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二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675/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二一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茹古畧集三十卷

〔明〕程良孺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崇禎韻樓自刻本

古今好議論十卷

〔明〕呂一經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名物通十卷附一卷

〔明〕劉侗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王氏整萬館刻重修本

茹古畧集三十卷

〔明〕程良孺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崇禎韻樓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茹古畧集

三十卷》提要

敘

茹古畧集



粵自爾雅甄蟲灸陸氏彙

艸木孝標類苑之輯梁武

舉林之箋堊王御覽之纂

集八方敘

一

殺書之取遠矣迨至徐歐

庀體而駭藹虞白棄櫛而

馳藻杜佑博東通典韓鄂

豔按歲華有唐諸家殆或

或稱盛焉漫至迄宋增爲

開海元龜又增爲紀原合
璧以望三才志萬花谷等
集麗矣未則複而尠財艸
無弥歆紛穠詭異奚誇戰
香澆醕已極蒿木堪息辟
則碎錦殘縑孰是禿上六
銖之製斷椽零甌莫壯蜚
僊三鳴之尻賴余爰人程
稚修氏舒翡林采摘虬渚
芡精櫟經畬鉉穎史闢居

鄰夢澤賦掇宋玉之毫家
搆韻樓書滿羅含之宅披
鹵陵黃金藏竊窺瑤軸琅
函葬南公岫巉峰敕領金
簡玉笈談林腹笥未足儗
雄藏室石企差可方富嗤
稗家之旨雜志譌語之肴
訛盪雲霞冒驅風雷聿陵
睨霄漢坐覲重囷鉅及鳴
章璫及怪牒靡不弄清而

吸醞合瑩而散珠如闕天
閑則齟齬駟龍云蹇步春
奧而无瓊舅繼壘燦嘗繇
知鼎飲水哉源斯真學海
之鈐航齟峰之葆徑矣蓋
先罔卿卣詒鴻藻迨嗣吉
士饒亶鷁毛簪咸歎咏於
瞽壇蘇黃唱酬於騷社兼
以逕踪日廣瀏覽多奇故
能撓險隘以爲鱸洪止索

以爲睨箴縷百氏摩挐千
穰役彼众霽歸余賦帛詞
雖驟而不斲韵以簡而能
嚴昔張茂先抵兀而圖建
章倭譚千門萬戶趙夫人
方帛而繡列國臚咸五嶽
十洲證之斯編故非竊語
臯奏循聲於劔邑系誦拔
籀栽棠茲隸寔事於留都
頻聳抽扇掣簾門灣置聿

研叙关左太冲之瀝思帳

匪挾論衡慮煩蔡中郎之

祕貯公之全孜刪此异書

六經成而紫葢降光太玄

就而白芻集瑞攷博物忠

知古集卷之六

六

簞者窻廣給側理帑用磨

角豪捧昌黎文讀者請先

襲玉蕤香浣薔薇露

賜進士出身右春坊右庶

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司

經局印信直

起居注知

制誥纂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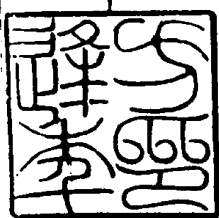
兩朝實錄

經筵日講官嚴陵通家友

知古集卷之七

七

弟方逢年拜手題



茹古畧集序

古學士大夫于天地民物
今古幽顯未嘗推之
徑寸外是稱通儒迨
通失幾之博、失幾之

古今集序 陳敏

剽、斯陋已學問之
道家至者赴以情情
敬者實以理故名數
咸有所歸而開賢不
為流浪此貴檢矣法

也儒史以選代著閔氏

顧祖績之區或力絀
冥稽肆言之士乃不
遑揆衆七略二山之
兼蒼會學海類苑之

古今集序 陳敏

標新鴻寶珍于鳳
肺以經爲於一美
亦儘探函六扶柳媛
鉅篆驚人琅函炫日
然未有研鑄滙家學

理諧情編瑟之簾膾
麟璠之脯者至若近
輓丘家亦率多為博
雅累徒令人廢然悵
憚耳風趨日薄實
詣盡泯奎章中秘曾
少藏書安復望腹笥
行厨備持橐之生
事者光祿楚辭脩
程公所集如古略辟劉

串珠聯珠嵌玉琢華
五色之雲以成錦綦
六鳳之羽而為劉前
人所能彙事而籍屬
辭摘漆而遜比類者
無或歎焉為書凡三十
卷合三百九十四篇天
道洽人事泐文赤字綠
間多景純所未詳自
非二十年工力門庭溷

壁皆著華研豈能及

此今

天子明習經史宗將懿

學將有石渠東觀之

舉如光祿淹諒弘麗

茹古畧集

五

心織華耕政應左右顧

問何況奪錦席十重

乎今嗣燃天祿之藜

青箱家數當與玄成

子政父子並範

昭代茲又不啻瓊璣之

緒爾昔人稱王朗不見

異人當得異書使懸諸

日月方將霸瑤章壽但

恐中郎秘之帳中且

茹古畧集

五

曰唯我與尔共之勿廣

也時

崇禎昭陽作噩之病月

清明風至日蜀人太史

氏陳盟譔書



龜谷略集序

周公瑾謂世間萬物未有
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陸
子剛王元美志其既又志其
盛統計今古公私之書籍

龜谷集

陳序

信之而結十萬卷所謂天之
生財止者此數也然就其
中北宋前南宋後之類
部幾且六千有餘矣即
欲萃會而剪裁之談何

容易及是見程脩程允
生茹古略不覺嘆曰古者
如此異書如此異人乎大抵
類書之難一曰儲本二曰

王造出者程脩程允金馳

龜谷集

陳序

二

於大邑通都購于故家野
老而後類可儲也程先生管
紙名宗萬性為他嗜好而
秘笈亞于石渠窮討冥搜
一事分為一類一類彙為

一篇務令匹白妃黃不使
奪朱惜紫非博洽而能
然乎大奇也一曰儲人唐宋
削平諸國降王羈客實
繁者徒于是開纂脩局

東古集

陳序

三

置之以此是消耗其離心折
磨其歲月遂成珠英冊
府所寬廣記諸大部書
今程先生曾賜大旨原
鑑乎曾給上方筆札乎

曾辟聘如雲之賓客於
幕下床頭手獨出一人之
手而組織三帙四庫之
精華大矣也論者曰類
書取其衷採詳銓次穩

東古集

陳序

四

流覽便而止矣何以耦焉
陳子曰龍馬見而河圖出
河圖出而卦象生乾坤
縱耦也六子橫耦也不行
以生成爲耦天干以六合爲

耦地支以三合爲耦，以陣以
四正四隅首尾相應爲耦。
推而至于影隨形響扣聲，
鐵運磁珀附芥陽燧燃火，
方諸津水席嘯而谷風生。

茹古叢書

陳序

五

孰舉而景雲屬蚤珥綠，
而商絢絕黃星墜而滌海。
決夫孰非以類感類哉，而
又何疑于程先生之茹古
蓋無耦必對乃天地自然。

之文而化異爲同，尤程先生
化之之章也。今略中或互對，
或言對或正對或反對或隔
行而實聯合，或宿構而不安
排，後輕前軒，左驕右服，何

茹古叢書

陳序

六

其整也，超然掣塵伐毛洗
髓，何其繁也，誇目爲奢，悵心
貴當何其簡也。此書一出，如
葉巖海中，多非寶藏，如
旃檀林內，無非異香，如登

博學宏詞科弘文集賢
館人人皆大總持而不必復
求陳氏之連珠王氏之合
璧矣大抵李杜以詩為父
韓柳以文為詩而以賦學
為類書則自程先生始其
子端伯太史公又取齊魯
聯絡之九轉丹點估之正以
漢稿七略非歆向父子不
能成此環璫巨麗之觀

真同人所希觀而亦同父之
聖主所必審覽也故樂為
茹古略叙

葉亭友弟陳從儒頓

首探

茹古畧集

陳序

人

古共茹古從儒頓首書



程老年伯茹古略題辭

釋修先生王謝名家文章

宿老星心月口玉珮瓊琚

曹氏石倉就舍頓高隣價

柳家篋子及門常起精廬

茹古齋集入集序

一

麒麟赤手縛束魚龍點睛

掣玄絃讀手賦修鳳窠萬

卷之樓堂憶汎書扛龍文

百斛之鼎昭經漢代茂宰

河陽驥老盛年難耗騰驍

之性鶴閑官署雅開錦繡之

堆陸倕晴寫五行及較不

差一字安世亡書三篋分之

足了十人膏潤百家皇惑万

怪上之瑤宮玉柱下之地志

茹古齋集入集序

二

山徑鉅而丹青

廟朝碑而吟吟飛走罔不

汗瀾卓犖剖髓伐天爾其

泉湧雲翻侍史腕脫而泣免

驚鵬起敵人卷甲而奔是共

敏也子雲繼胤諸葛侯素
斛律鐔于山新威斗重侍
中之席抽玉擣之單是其
奧也張榮識黃初無二月原
夫辯天寶多八年印搜亞
谷之文池躍庭賓之響是
其鑒也在昔左思門庭署紙
王充戶牖著筆莫不遲以歲
年笑經鉛槧若乃倪若水子
弟直日看書白居易諸生分

條編架綴之衆手始集全
裘又如石室觀書尚方給
札猶將助以國靈發舒志
氣而先生蕭然廳事密爾
自娛出則判牒如派入則退
鋒成塚五官並用八面應敵
擲地官商一片傳世鼓吹人
經嘻其難矣令子端伯史氏
被服膏腴一似龍門二馬傳
來江鯉叨陪皇甫三都敢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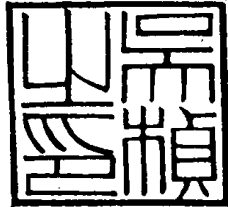
糠粃居先殊慚珠玉在側附
之千古副存名山

崇禎癸酉仲夏望後十日
年家晚生吳禎禎首涖
并書

茹古畧集

卷八

五



茹古畧集自敘

憶余舞象之年先大夫日
授故事數款余耳熟焉迨
出就外傳進退古今管見
所窺逾深狂瞽留之窓壁
時作風雨吼鳴先大夫頷
之今且不敢以示人矣類
書一種較之史則雜較之
子稍俚嗜古者以當海錯
山珍惟日不足如駢四儷

茹古畧集

自敘

一

六古人以拙筆爲工今人以華舌稱最拙筆者如石鼓之應鎚華舌者如八風之和律數寶之勤得酬之趣謂可空拳從事豈其然乎唐宋以來崇文書目類書不下數百家孔帖虞鈔傳者僅僅蓋取才莫病于不博博莫病于傷雅雅豈必今之非而古之是文人

自我作古斟酌百代克塞兩間漢魏且爲優孟抵掌彼竹漆之存卽是耳目之有累元會之運天地必不以缺陷恨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夫存之則論之矣如不論又何存之有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商羊萍實諸僻事藉令漢魏諸人何必不與一畫有兩雕蟲小

技壯夫不爲千載而下有
子長亦不能成史記大都
藏拙語耳余爲類卷總三
十析目三百九十有四事
若珠貝語叶宮商雖代無
分先後而就事褒貶情與
境會大約在賦史離合之
間堂上招呼不爲因人以
成事不奇不已不幽不已
不僻不已而不合其奇者

幽者僻者以成吾一家言
不已從吾所好余自知之
耳余屬草時抱長案哀羣
書丹鉛如雨注寢食俱廢
梳沐俱忘友人梅小往走
而蹴余子知日之在窓乎
余纔就睡猶不忍釋手思
多雜沓筆有淋漓入而黽
亂每于卒至之客竊有憾
焉先後白下之遊長安五

都之市朝夕與俱酒可以
解憂可以忘志可以遣不
衣可以居寒歷今二十餘
年穎禿硯穿亦且敝帚棄
之戊辰承乏恒陽簿書減

茹古畧集

卷八

木

少因得整理殘業視前舟
中月下旅舍僧房塗乙刪
抹幾不留原稿一字累年
陳債從簿書中得了此一
段緣也亦足異矣簿書無

情之詞說鬼說夢一奇境
也對隔丘山藏頭換面一
幽境也積案塵掃積貯邊
河兵馬醯屯以至經術造
士明裡奏假少所見多所

茹古畧集

卷八

七

怪一僻境也以是三者還
而尋吾素業何物不有何
異不儲又豈終階前盈尺
地以俗吏結吾硯礪也耶
書成示吾兒史氏討搜閣

本亦互有發明因以思吾
楚岫嶠二酉之藏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未知二山別
有啓蒙耶萬二山各有代
興耶太乙老人下逼劉向

茹古畧集入自敘

人

此是最先博雅足發吾覆
甚矣吾衰也筮之得震之
漸同人之坎孔德如玉出
于幽谷飛上高木鼓其羽
翼輝光照國爰是授之梓

人琴儕鶴侶閒抽一編口
津津涎出則向者云從吾
所好于以志先大夫之教
于有永也茹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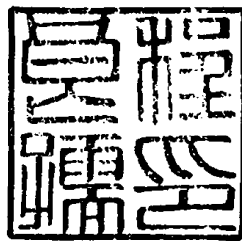
茹古畧集入自敘

九

崇禎辛未冬楚人程良孺

稗脩父書於兩河補天

清署



茹古略集序

茹古畧集者程伯子稚修氏為祿
時所纂著也伯子潛思淵淳秀藻
馳發題彫胸鏤風高黃絹之名目佃
意漁更富青箱之業鄴侯之架萬

茹古畧集八傳叙

一

卷惠子之書五車匹弗手自丹鉛親
為詮次人稱內譜學擅書倉爰自舞
象之年以洎飛鳧之日上窮巢燧下
逮來古高文典冊羽陵宛委之編稗
官小乘夷堅虞初之志倥偬休澣不

廢含咀風雨晦明無忘蒐討退筆

成塚渝墨作丘緝成茲編凡幾脫稿
而後就從南中寓書屬余顏其簡端余
受而卒業見其蒐羅萬有囊括衆芳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張華之識窮石

茹古畧集八傳叙

二

鼓孫綽之賦作金聲圖振詞條瀾清
筆海天苞地符皇林帝器山膚水奏
秘簡幽經莫不考詞就班選義按部
重葩累繡五色貫而成文沓壁連璋
八風宛其從律昔左思之賦三都張

衡之賦二京未聞比物連類若祝
穆之編事文章更之編執聚未覩
妃儼青黃自昔編出而山鏡家刺盡
盡作連珠泉液露英都成散錦合之
則狐腋之千金離之則忘山之片

茹古舉集人傳叙

三

玉其用物也宏而鑑裁必期于鍊其
石材也博而傳名必取其妍五丁丹
嶂不見斧鑿之痕二酉赤文盡入韞
鑪之內噉雞距者數千而後足食
禁鱗一獲而知調求諸梵釋類酥

醕之醕醕索彼仙家似金莖之沆
瀣芬馨不嫌于醕烈神奇靡掩其
美到誠執圃之芳飴詞場之膾炙
已君家橋梓有太史端伯氏後先濟
美則今之歆向遷譚也竹林春草

茹古舉集人傳叙

四

有大司寇甘閣氏中宰雪窓氏則
今之崔盧王謝也美江漢者邇源
于岷峨負人地者不侔于圭華衣
服之有冠冕冊府之有元龜專秉周
禮文不在茲乎不佞人非文宴之癖類

征南朵頤于郇公之厨染指于易牙
之鼎尾礫之導匪曰能之雖為執鞭
亦所忻慕泚筆談詞用識歲月云

爾

眷弟傅淑訓啓昧父題

茹古集本傳錄



稱脩老伯筆鑄西山之牘端伯盟兄文吹嶰谷之音而

不肖宋逃履因窺其秘書館帶自忘夫疎質向者

出雄文而命錄已漸入法未精茲復啓蔡帳而

恣探仍許千秋可陟若夫長書之宏淡與衍

俾用備之丹鉛諸錄元美之宛委多編西驚九

州之表更有九州至於作者之提挈牢籠今

士衡之連珠雋句昭明之錦帶新章始信

千煉之餘仍堪千煉津梁疲矣雙眸示勝

茹古集本傳錄

本

相于諸天芒必寬然一朝解金牛于寸腕

且其掌燁目營即在琴鳴穀擊矧茲花

關竹塢寧無塵脫棟充已醉心同食

字之蠹魚亦拭目觀卿書之馴鶴

年家子薛案書存託附題



第一卷

天 日 月 雲 星

風 雨 雪 雷 霜

露 霧 虹 蜺

第二卷

春 元旦 上元 社日 上巳

寒食 夏 端午 伏日 秋

七夕 中秋 九月 冬 冬至

臘日 除夕 暑 寒 閏

第三卷

地 山 石 水 海

河 湖 冰 江 泉

井 池

第四卷

符命 誕聖 太子 公主 后妃

宗藩 外戚

第五卷

姓氏 宗族 名字 祖孫 父子

母子 兄弟 夫婦 叔姪 賓主

師弟 朋友

第六卷

聖 賢 忠 孝 理學

使臣 將畧 烈士 勇士 廉吏

貪吏 酷吏 佞臣 讒臣 儉

奢

第七卷

茹古畧集目錄

品藻 夙慧 廣識 捷悟 識鑒

任誕 德譽 言語 雅量 俳調

嗤鄙 輕詆

第八卷

三公 翰林院 詹事府 左右春坊

司經局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御史臺

御史中丞 侍御史 登聞鼓院 大理寺

太常寺 光祿寺 太僕寺 尚寶寺

耳	髮	髭鬚	手	心
頭	面	口	目	眉
第十二卷				
醜貌	妾侍	娼妓		
第十一卷				
賢淑	才慧	美艷	節烈	妒惡
第十卷				
漁人	優人			
卜	醫	命	商賈	農家
琴	畫	射	相	奕棋
第九卷				
浮屠名義	禪	佛	僧	尼
佛寺	神仙名義	仙	道士	
道觀	鬼			
第八卷				
京尹	鴻臚寺	御史中丞		
中書舍人	監司	觀察使	郡守	
丞佐	推官	州尹	縣令	
儒學				

官	殿	宅	閣	樓
第十三卷				
容客	寢陋	長人	短人	肥人
瘦人	笑	憂	喜	愁
嘯	夢	歌	舞	
第十四卷				
生辰	壽	富	貧	冠
婚姻	制舉	登第	薦舉	仕進
隱逸	死喪	歸藏	哀輓	祭祀
第十五卷				
經傳	正史	諸子	書籍	文章
詩	賦	書法		
第十六卷				
都邑	州郡縣城	鄉	市	
村	邸驛	比隣	道路	橋梁
關塞				
第十七卷				

臺	亭	苑囿	官廨
齋舍	門戶	園圃	
第十八卷			
筆	硯	紙	墨
鏡	鼎	印	香
几	杖	席	簾
帳	牀	衾	枕
第十九卷			
劍	弓	箭	刀
旗			
第二十卷			
鐘	鼓	箏	琵琶
磬	簫	笛	瑟
笙			
第二十一卷			
火	燭	總樂	
第二十二卷			
衣	冠	裘	袍
帶	巾	笏	履
帽			

絲	絹	布	錢
第二十三卷			
酒	茶	麥	粟
穀	豆	菽	鹽
米			
肉	飯	羹	餅
第二十四卷			
李	梨	櫻桃	桃
荔枝	龍眼	杏	梅
奈	橘	瓜	
第二十五卷			
梅	花	瓊花	牡丹
芍藥			
李	花	桃花	榴花
梨花			
葵	花	芙蓉	蘭花
第二十六卷			
木	松	栢	槐
榆			
柳	桐	桑	竹
草			
芝	菖蒲	萍	

第二十七卷

鴈 鶴 鷹 鴈 鵠

鳥 燕 雀 鵲 鳴

雞 雉 總禽

第二十八卷

麟 獅 象 虎 馬

牛 犬 驢 豕 鹿

羊 騾 狼 猴 狝

兎 貓 鼠 總獸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卷

龍 蛟 蛇 蟹 魚

第三十卷

蠃 蝦蟆 蛙 蟬 蝶

蜂 蟻 蠅 蚊

蜘蛛 蜻蜓 蠶

虱

茹古畧集目錄終

茹古畧集第一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師 董其昌 玄宰父 訂

天

蒼蒼正色莊道遙遊恢恢大圓選功高八柱楚辭德蘊九乾

駉駉驅馭陰陽裁成風雨燦黃道而開域闢紫宮而

爲宇劉元齊賦五才亭毓六氣陶甄清賢錄去地九萬一千

之餘也分度三百六十有五焉賦夫日上靈選曰太

茹古畧集入卷之十

清冠鵬五之爲號周禮疏四以立名雅外其次于九陔封禪

間可云于七衡契疏居高治下白虎常正無私子甲因以

表測易通卦驗誰能管窺方朔答難轂于何轉天弓于何張老

無不仁于芻狗上少不羈于漁陽雜而不見翠蚪絳

嶺之將登必聳身于蒼梧之際揚鵬飛鳩笑之已及

四時行而百物生復何言哉論余且爲之談天焉

通恍惚成文先十載而徵相業曲洧舊聞逡巡踐祚通一

夢而紀中興南史以鵠首而錫秦何爲此醉文選以龍淵

而怒漢此又未繩詩傳赴會雲亭時味仙宮之侶傳

拾浪遊華胥超陪物外之觀詩話浩矣榮光法曹今

作頌齊書杳如鐘乳母后今加殮後漢匹練升而占吉唐

傳朝霞登而興闌皇覽壓不勝于穆子左破見夢

于王敦十二真傳捧之有期戴翼後游搏之直以舉翰

晉則求諸樓閣參差山嶽光明之處其何開而何開

錄抑求諸白玉輝煌紅雲縹緲之地其孰易而孰

難異聖傳吹白雀之侯封吾不信北門之與塞雜歌青

裙之童子吾致疑道路之多漫詩何以憐才泛遙圖

茹古畧集卷之一 二 韻樓藏板

之舟謫從人世詩何以偕樂命赤虬之駕注籍仙壇

宣室志階升而景已寂詩浩歌而聲欲殘南誠再旦兮

足訝家寧陽九兮永嘆度經所以門開閭闔疑柱

直崑崙神擬之黃合鷄子天譬之磨上蟻行周大苑

之氣無復真宰元始豐都之洞總是奇靈真恢恢其

無漏網詩歷歷其有培根詩無須女媧之補鑑何憂

杞上之崩列即虧于東南而興于西北太然吹萬以

生而得一以清老祇事禮也郊欽若書云書非蒼莽

其仰視管有於變其放勲書無臆斷以術數渾天第

行健于利貞禮無窮之迂大而闕辨五經寧子雲

之執滯而不情新則急黜秦宓之小說志而快觀樂

廣于此生乎本大極朴剖萬象昭回察文明而降祥

瑞觀草昧而動風雷風日朝上而疑壁河夜橫而如

帶破鏡飛乎其所詩長劍倚乎其外賦則夫德冠

三才名參四大有功不伐無遠不蓋賦皇家恩流品

物禮達上玄垂文明畫一之令秉神武不殺之權信

為親上而法天者焉天行

茹古畧集卷之一 三 韻樓藏板

健賦

蔽虧若木山海經隱映扶桑論衡上浮委質下濟流光王

捧日賦楊輝而四方動色霽景而萬物聳觀豁雲霧之

凝脂解霜雪之沍寒李邕爾其光垂利眼唐連神號

鬱儀太洞迅矣流珠之狀同契皎然連璧之規易坤

但俟天鷄之唱玄中何煩螢燭之暉王儉出自蘇門

山委照窮桑有幾尸淪于滌谷雅迴光不夜如斯齊

晷同萬里李訥園哀三千徐整于以昉羲和之爲女

子北羅耀之自真仙真誥君父夫兄之象洪範寒暑陰

茹古畧集木末之一中韻轉纖板

風之宜周禮若見冬愛而夏畏左文試觀樹表而陳圭易通

驗卦鱗欲闔而相應衡論驥有步而難追淮太平太蒙所

以司其出入淮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五經燭龍

照山不能窮其神異山海六螭還馭別以寄其遊魂淮

夫然夾赤鳥左貫白虹策羊胛今已熟舊唐鳥羽今偶

窮淮雀奚自而頃立考異龍奚自而寤夢顯傳邊不爲

人之至幼童傍乃爲船之通伊逐之杖有成于大澤

山揮之戈有事于長空淮倒景非遙郊祀負暄何微列

還可典于機密宋拾遺傳得有當于廣陵神陟高山之巔

嗽人境杳不可辨室會蜀川之事先靈武語勿相歆

續世程昱非私幸三城之有保障魏書隱林何似快行

在之可步趨唐書駿馬微行驚王敦而覺起晉書牛車挽

致奇遠西以抱歸北史若乃赤人表異齊書王字呈輝

世分之者以魏王談以陳主南史捧之者以神女內傳以

朱衣南史旭旭曠曠新書爛爛沉沉衡論往而秉燭子代以

流金楚辭收桑榆之得劉休擬葵藿之傾曹子文思于

焉寅餞宣室神武若何揭行言其斯鄭御頻載宣室而寧

寧秦坑與焚言又何車輪肆其辨博列駒隙感其氣

茹古畧集木末之一中韻轉纖板

氤華余又有說焉玄端可朝禮東郊以祭月令司黃人

之守英華命長史之字歷代白南視影處天地之中呂氏

沙彌聞聲訝雷霆之勢異域志九州七舍之所曾不留

行淮赤身碧眼之人若何蚤計辛翻車有壯士九曲

擊缶自里兒易從披雲霧淮勿薄崦嵫楚辭鞭可海石

三齊記繁何朱絲春倘有需再中之候燕寧無歌重光

之期古今注

月

觀乎皎皎星月含虛驚闕王令然賦圓光似扇班婕妤系質

如圭文通同盛衰于蛤蟹等盈闕于珠龜南青不云

平哉生書詩亦有之始明詩宵德揚輝賦宿餘分

于泉井行經金樞理轡望清賦占瑞彩于重暉古今注

經八日而成蟾體詩推徑千里而共見飛論衡又望

舒彌節成公綏賦海潮無違抱朴子求月兔之說什化帝天

感焦者之有意西域志窮奔后羿怪枚者之非真歸藏再

攷月桂之說靈隱蟠根改回軒以紀勝玉潤仙踪注

茹古畧集卷之一

籍多持斧以前因雜伺其候朝見日胸素夕見日眺

入其宮間以天青錯以天銀經帶劍披蓑之人

從何注視真誥處巖歷度之女奚自飛身束皙補亡無忌得

僊史封禪蘇上摩紀神大孔雀經瀉大地山河之影因本

分開傍表裏之奇書觀美金轡機板以測弦望拾遺

流陰燧明水以實尊彝新語銀橋兮遠覽史水片兮

餘滋高僧擬之金臂蝦蟆西陽錄萬頃琉璃龍城所以咲弄

影池博考上官之句集閑吟東海喜驚禿子之思

野史何以居心不謂微雲點綴世說何以明學伊誰屬

日何鏡世說名字見之關澤先賢傳氏姓占之呂騎左望

之何喘晉捉之乃罹一統志把玩庭中之色晉隨指天

半之規陽西于以咏哀宏之史晉于以模多遜之詩考

方唱而驚司牧史對飲而謝維宿南史據床兮興復不

淺書連省兮致有獨真續晉若夫今客有在陽胡騎

初來晉開山兮愁已起王褒傳千里兮興未頽史漢

吳神之祥符有異周宜室趙小之勾術幾回勿象爪

牙知叛孽之已事丁相携緩步誇天策之長才道州志

鷄子有取通甲魚腦匪嫌淮其七寶以作合雜聊百

茹古畧集卷之一

日以相占荆州記先節胡滿後漢三刻胡延野史畫蘆灰而

闕章驗准莫莢以長年世說清榮互映綢練相先瑤池

滿時玉貌和光難分浩浩虧處娥眉共麗不辨娟娟

月賦透影窓中若鏡光之開照垂綸簾外疑鈞勢

重懸明月照征客懷歸徘徊黃榆之塞佳人別怨

絲紅粉之樓秋月賦萬家盈手之時望牛女而纔見

里同心之際美鳥鵲而追遊韋琬於時也薦鳴琴

而滅華燭翫清質之悠悠月賦

雲

取象於坎易觀繇於需上開南山朝濟之義詩考西

郊不雨之殊易如是請設詞以測之曰此夫大而不

塞者與克盈太宇而不究入郊穴而不偏者與行遠

疾速而不可託說者與往來營營而不可為固塞者

與暴而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

與荀况則見其托地而遊字予雨而友風其質散

漫其光氤氲把翠石而留影入明水而少文賦比類

所生水潯山潯自異淮垂象所以秦楚宋魏皆分書

膚寸九霄無假陰陽之力公俄頃萬里不資天地之

勲賦龍伸雙屈成公鳳翥鸞翔時金柯玉葉上綉

文錦章成公濯魚而待之雨裕然石而聞之香黃子

書曰景應曰慶史以白春秋以黃上卷舒之自蒼

梧古聚散之以符陽山向軫而躡那見荷斧之子秋

翔風而落垺看沉璧之行中試以聚叢迴薄而難

為狀上叶以微應慈鬱而遠可望紀賦遊雲夢高堂

曲奏瑤池穆天帝鄉駕馭莊子含懷思唐何弗得于

山澤漢故有事于汾陰漢化日今常抱唐青天兮莫

禁廣于以覆隱士之茅屋京鬱王母之車乘漢武斯

將主帥以作合莊何名賊瑞以無靈唐若乃仲容雅

器五君延年仁表芳姿唐因成肆赦之典上政值唱名

之時韓琦大人之賦已就相山中之有多持梁趙太

僕之叩命詩崔馮翊之遷資唐賜羣工而有會宋

祈三素以何為詩毋侈封禪而成宮闕之氣封

毋驚長年而占駁車之危史毋砥行礪名而相憐補

巷之子夷毋徵歡選勝而失恨艷冶之姿杜求諸危

鬱絕嗽之間括囊脩貢齊東占諸鑿齒雕題之國于

呂申詞十雄兔映于晴碧呂範丹地怒于將壇晉畫

蘆灰而半滅感應結蜃氣而多蟾韻愁者挹挹詩

深者漫漫謝玄故曰縹緲羣羊京房翩翩白鵲易通

其事以官左其聲或聞晉露彼菅茅詩見茲珠玉地

時以潤礎淮候當待族莊雲兮雲兮轉光風則動而

愈出衝霄日則燦然皆分李暉五夕隨重陰則黯以

淮對晝混光景則煥然赫曦韋執中雲臣良而聖主

垂拱雲起而飛龍在天龍賦所以保章為吉凶之驗

周觀臺為啓閉之懸左誰曰不然

子 221-29

星

麗于蒼昊夏方萬物之精三嗟在空而錯置訝共貫

而和歸李程象高而遠質明而微夜則出焉麗乾元

以發彩畫而隱也讓太陽以藏輝景星連珠合璧命

曜靈之所起也春鳥秋虛書歷數之所紀也又歲

以春而布令辰以冬而候宜煖感奉炎于夏日太白

御然于秋天張叔良賦應黃鍾而正位建玉衡以辨方五

位麗而周道四野分而晝暉陸雲吾見曄曄曄曄

明珠于漢水中渾渾熊熊懸紫貝于河官又賦考靈經

茹古舉集人卷之一

哀百里長運轉中央星龍體天官鳥注之象上三台

天文五老論語之望聚四驗異聚五宋順行程逆行

太象拱北極論助夜明瑞伏見進退吾以考其經緯

天休廢王相吾以驗其精誠保章分氣成形既有感

于賢哲列殊方異色更有合于聖神威精邇始武丁

之言織女牽牛因而出字續齊會附保母之說王良

奚仲何與後身石氏北斗司春致疑回馭內平原置

酒乃見延生神若正練以長舒綸燭有狀宋如羽毛

以自飾冉冉起程天官夫然喉理以舌合談煩曲似

眉元命主各商晉左好殊異其謂陰陽而和風雨

秦附司祿命史而主圖書周驚天鴈之武墜淮看野

獸之多徐洞冥晦呂尚之宵夢觀象欽管仲之察微

上會真人以代起魏訝察座以幾希宋歲鎮可尋

寧甘敗軍之績載中台忽圻莫須修德以興晉東井

餘分其童子妖言而後行所事夜珠偶墮其技流

搜取而喜誦佳徵續晉入井自溺載步徑從餐十六

秋會有祈于典衣之子山海命有先于太乙之壇文

維于以望驛馬或爾後不謂誣牽牛有差焦林大

茹古舉集人卷之一

過梁而千里流血漢蛇隨楚而九域含嗟周天所欲

悲者隕以諸將晉紀以李相唐祐不河北之使祖

傳禳莫水衡之郎唐竊有異焉入渾天之大瓮西到

西之酒家國史絕以高其仙格逸從以戲于帝華

偶幸顧開寺以惶惶載痛元衡吉甫之流一朝見背

唐想太丘朗陵之役示我同行世夢指浮屠屬五喬

之解首陸游樹吞盆水結湯悅之錦賜本死亦有名

訝求死者之不得西使誠不偶驚奉使者之高張漢

其爲金門大隱上帝座偶加漢又豈非巫馬出入與

事史子駿一路叢謬也乎傳茹古氏曰天街畫于戎

野天阿察于山林天節宣威于邦域天陰進謀于腹

心天庾積粟以示稔天廩備稷以祈歆天圖曲列令

儲芳樹天苑圓開今畜異禽或曰星次何不霑于荒

服分野何獨擅于中華乙巳豈未攷于南瞻部州通志

畧並紀其北斗五車考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

星不罰有德杜牧孫無忌貫索之開星經那畏撓槍之

特爾雅戾矣爲怪袁山爲妖錄吉耶曰郎史曰客文

都古學集卷之十上蕭樓藏板

琬華玉璫謂消變之有明徵左川谷江河見繫命

之有顯則靈持以必決之勝負深見何知尉繚求諸

未定之縮盈政多不測舊唐所以歷歷映天連光于維

斗昭昭初月接影于紫微晏玄穎等管衛于宸極

類藩屏于王畿李程擬之者曰如曙燈之欲滅若秋

螢之不飛又曰金粟得似銀礫可希九霄靜而彌高

可仰千里望而咫尺無違于星也忝觀光于上國快

景運于璿璣乃作歌曰君臣穆兮純化清王衡正兮

泰階平嘉歷數兮無極配乾坤兮永貞

風

汝聞天籟而不聞地籟也乎哉莊大塊噫氣上太玄

中精子既隨虎嘯淮亦任鳶鳴禮則有須臾發氣武

清涼轉輪積寶而且穴在宜都荆門傳九真文似猿

爲母上應箕作師俗四麓仙遊未可窮其出入地高

沙谷應或以驗其會期朝經昶佷山凜然衣裘之想

水吹諸華樹快矣景物之奇起世蕭瑟長松之下噤

喉高樓之上驚塵則白日晝昏拂翳則珠星夜朗賦

斯以乍來乍往無象有聲賦調調刁刁莊冷冷清清

都古學集卷之十上蕭樓藏板

選五信莫爽吳萬竅相迎莊候之以統淮相之以鈴

遺山彈所以爲獸海折丹所以有人上吾以紀其奇

香若軟滑拾遺淨可祛塵上吾以錄其異其緩急而經

練番其怒號而多癡圖鵲有驗其見背東方鵲何

假于退飛春如斯調五音左而節八政昌指酷吏清

而想故知詩擊筑興酣望白雲兮揚起史汎樓思渺

感秋色兮長吟漢羊角可逢想高衝而撫翼莊又王

雄心自快坐蘭台以披襟選志願乘流直破萬里之

浪宋情愴送別留連易水之濱史奮滿之入座屏風

有嫌望月書張翰之从羈曹樣念切思尊詩乃若奏

霓裳之曲詩按玉管之吹廣尋飛燕結裙之舊趾詩

外傳致貪狼伐木之幽奇王玄冥使者之來取賂醇醪

頓還敗于吳二幽怪青衣女伴之致列圓幡幟特勅

報于封夷傳白犬何來田夫信候于玉燭三青

鷺忽至知藏作法于銀瓶宋自西自東看飛車之

逐遠世而南而北快若邪之採薪會余不欲四面

行旅之斷丁第看一番節候之新東無靳江淮

之時護風有愛船艣之彌旬詩御之旬有五日列

培之絕以九旻莊占以出關之氣初濟以同舟之情

傳神麾戈而霽山運斤而成上寧庶女之冤未洗記

而賈謐之禍猶櫻音寧良吏之政無反劉而令史

之司以更朱嗟乎才能獵葉列殊不鳴條陸或負

大翼莊或不終朝老類有應于解凍上事有存于戒

寒國誰為脩刑之候易施惠之觀考均習習之

容寧比空穴而至絕蕭蕭之響無謂高臺則多風野

馬和吹搏羽毛以汗浸應龍所處動鱗甲以參訛蘇

賦微聞聞下伴金奏之發天庭迥散雲中疑笙簫

之隨羽駕歷虛無而輕颺自遠拂松竹而幽韻相傳
風過遊步隨皇遊盼平陌軒豪深之逸興暢方外之
主冥適試則玄妙而無形惟茲風之興寂

子 221-32

雨

夫陰陽之和也子會天地之紀也河而雨云乎哉求之

草間委露拾空中散絲詩拂微風之斜度亂積水之

圓文玄共始至也歷亂希微霧雜烟霏其少進也堪

單凌厲泉飛颺逝驚翠滴于瑤池噴懸流于錦砌傳

聲竹樹之末濯色菱荷之際賈登理禁有伯真屏翳

為神廣雅碧衣赤幡若誰氏唐白馬朱鬣者何人神

蓋神召離畢之月論衡天垂貫斗之雲天文集又既

似泰嶽之朝下羊公又似陽臺之暮歸雨賦說者曰翔

石鸛易林黑蜨躍水淮南朱鰲浮波上魚鱗所以作狀

以裝易林黑蜨躍水淮南朱鰲浮波上魚鱗所以作狀

平威應類坎化先而巽化後雜歡喜未而瞋恚生別

漢之流上駭訝殿中乘筆而頌珠寶書遭逢河畔弄

態而指浮漚金如紀其時乎為潑火退齋為濕枝風

泚淚則以七日雜交賀則以三時上濕沾紅杏提

緊敗黃梅項若雀于秋至提那龍自分來續如紀

其事乎推所長于假蓋系視所行于折巾後不少

代之奇士南或記涇陽之佳人異聞頃有没于星月

輅會有洗于甲兵其君憂而拜命左乃下向而訛

音兩則以求灌壇入夢之會博樓船痛飲之奇

臣若開燮理舊行志五嗜諛而閑小醜特甚淋漓唐假具

無從宦情休致之已矣北賜帛有等吹遊漏處之多

非會聊且觀風後車之載者以應新因之憶舊幽宮

之閉者有幾舊以金樓子之筌枚雲捲金翹日暉合

壁紅塵暗陌丹霞映峙不謂亢陽之有勢自再以管

輅之神數檄召五星宣布黑符勅下東井告命南箕

豈不膏澤之無違輅馬躍瓶間無相負于滴漏玄

錄狸偕客舍且持論于夜分幽怪歷走牂阿上當天

井之次華陽志恣諧北苑相驚樵使之紛南則夫曰漏

道之淋鈴雜夏屋與庇法一車以隨傳其以為留

客之候要讀書之期書睡有將于陰氣漢破何見

于太平要十日為率論五政無愆子納于大麓書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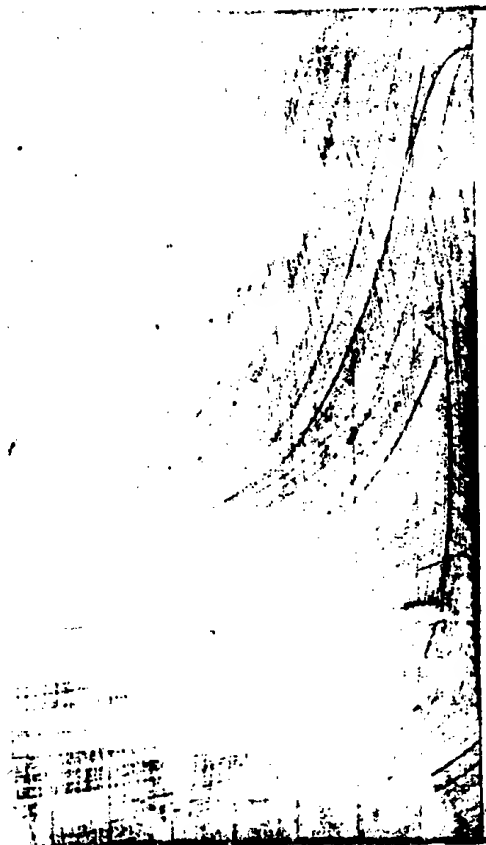
子 221-33

我公田詩如是惟大君之德曰如雨施于上玄如澤

漏于重泉李商隱

第古集卷之十

大



雪

余讀羊孚談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

暉世說而知是雪也感沍寒之德陶元化之精范雲

藹藹浮浮漉漉奕奕始緣覺而冒棟終開簾以入隙

選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矜照則萬頃同稿

瞻山則千岩俱白賦三白表瑞金載六出思春肆考嘗

州之味異拾遺攷廣延之色珍高道傳經五月而猶宿南

頻四時而多偏山海經犬胡兒吹柳集蛆有垂涎雜志呼以

公是矣夜怪錄主以女類然名其神曰滕六幽明求

第古集卷之十

其侶曰葛三原化記而不見姑射之神人肌膚得似莊

郢中之下里唱和斯酣也乎對問爾其乾坤不夜宋舒

天地無塵石敏詩于以粧獅張文潛而刻獸黃從教驚風

晏以飛麟西清詩話申歌黃竹穆天儷曲幽蘭宋玉銅駝

有其偶直北戶錄玉馬怪其大端異說其重裘累茵而忘

負擔之苦王孫其竹頭木屑而成朝會之歡陶侃其

點韻于天階衣以生色符瑞志其却掃于曲徑觴以煖

寒八寶進事寢至惟希事有期于真主杜車騎無迹禮更

絕乎尊神金第如披髦乘輿窺籬間以長嘆仙溪自

垂酥滴乳種大內以前因異人錄余憐者平地尺積壁

別謂帳交飛徐妃致恨江南之有異志五代史天運之不

義師雜而異者導引一吸遠吹息以蒸雜尤嘆藍關

之馬或擁青夜半之驚非鳴李簡或授于司馬李裾

何振于韋城傳灞橋之詩思有在雜記黨家之風況已

傾年蓋至馬耳恣其談示兒牛目感其精誠呂弟

事袒臥高士每與庭爭後周書且以穿東郭之履記併

角哀之衣春秋元振之計會事唐子敬之訪故知語瀛

州幽星子雜之談似皆夢司割肉東吞氈之舉莫少

茹古畧集卷之一幸韻樓藏板

參差非時而賀表羣工誠無解于左諫唐伊人而自

稱燕華將失笑于鬼魅古詩若紀射鵰戶外之神仙

奚似飛燕因成體物坐上之詞客與期漁隱何為洛

邑之丈餘時事已謬太公金匱其亦吾家之三尺賢輩從

之語噫嘻麴堆金井誰調肉餅玉滿天山誰刻佩聚

姑賦上苑再瞻鳳闕之清光已遍邊城一望龍山之

淨色非稀林雖見睨而無滯固御時以淒其殘雪

雷

作解羣物揚靈上玄若降在下如飛在天長門俯聽

象車聲而未已南山遠望乘雨氣而方來樊珣于

以聯春和于蟄戶正震體于東陔波濤翻而海水溢

樹根拔而山石摧張鼎故曰太陽之激氣也分爭

則校軫校軫則激射衡又曰太壯之伊始也所以開

萌發芽辟陰除害後漢余攷其一陽動二陰從相

傳百里論語一谷柴七山簸取驗六符胡以力耕

在雲霧陰冥之夕投荒胡為祠享自山頭鑿穴之區

茹古畧集卷之一幸韻樓藏板

審周號號今叱詩洛洛今依依師雖雉發乎先覺

範洪軒轅專其所司合塘幾氣出柳穴每聲希西期

于晉野起自金門師容止相戒月魁柄見存

行志位之長子論象以人君上拒難折衝今有當

京房明罰勅法今攸聞易道藏奇搜曾憶謝仙之火

補國史前村至止頻呼阿香之車神豈曰無知聲多吼

于樹裏本云何鍾念瞋日就于庭除雜偶值田中狀

獼猴之凭地神山遊臯澤會玄鶴之憑虛不填石壁

山直解江流之勢宜拓逕裂岸頻遺方策之書津

旂制俱碎雜油甕高懸上雖更生有噴作賊南縱媚

肆猶識弄權錄則逆臣所以風雨如撼宜悍妻所

以雲物無纖也五代倚柱自若紀碎枕無驚與曹爽

將亡之兆世西戎得伯之聲中則玉門所以給碁無

減中高襟所以破石而爭也晉朝夫青丘謝其指授

異人記七箸訝其欵誠華陽災不消于栢寢世過且旌

于棟薨南齊抹額之紅綰遂成故事二儀如盤之黑

氣會起山城西得驚如石得楔如斧孰非奇驗嶺表

須眉幾留馬鬣已及多所馮陵北罰展氏之兇愚春

茹古集人卷之十

主

韻樓藏板

威成王之代興書庶女之冤長號淮孝子之痛不勝

先賢傳碑至轟于夜半范仲淹麥有取于郊肩雜而不見

草木非罪柳航艇自膚南無道而行勝豈偶人之博

史記非奸而黨擊先元祐之靈步里或者曰飛魚可服

山海囊甚可克上其精武秉異人其類相通論墨篆具

存則祛疾立功何事分二五之輩神仙愈儒潛視則

運斤執斧其斯驚圖畫之工西蓋醫之從俚俗風俗

殷之有同風五迅不及掩文俗勿混同桓澤非冬月

而表瑞武詎眾呼以成功蔡將以還蘇伏螭論

驚起臥龍韓將以圖彘于形似國史而辨羊于混

蒙論蚊蚋有屬靖王瓦釜無庸楚母苗丘之拔劍以

入外母陳勝之揭竿以從前仁者投牒以爲利雜狂

者因病以相蒙其亦播歡聲于裴度傳仰鼻息于萊

公韻茹古氏曰輕如伐鼓轟若走轍業猶地傾繼似

天裂君子恐懼以修省聖人因象以制作則太音之

希聲也余如是據衆響而稱傑

茹古集人卷之十

主

韻樓藏板

霜

四時代謝考與陰氣常凝大戴禮不憑雲而自致稍變

露以成形賦在盤為繭拾遺在馬為蹄莊吾以比齊統

之顏色悲歌奔楚劍之光輝張東之詩鷹隼始擊威精鷗

鵠背飛古今注宿應房駟國語氣轉崑崙徐整于其時嫁

娶之事舉家語膠漆之作停釋驗其日春雷之始發北

鴈之來征載色以廣延而現拾遺味以嫌國而亨上笑

蓉借其名字草兼葭動其比興詩順天氣以取奸誅

夷乃及漢書傲日中而附質理道何從左抱忿殘臣扣

茹古集卷之一韻樓藏板

有先于五月淮思幽孝子聲且寄于孤桐琴操秘探僊

丹快神鑑之有日抱書工詞客挾鴻烈以多風淮若

乃無為檻羊逆有從于東海後漢一名介冒諺有肇于

羣工唐書搗盡以玄特紀裴航之遇唐持贈以紫相偕

李白之踪傳盛夏而溷求諸吳越之區尤所未有五

志自畫而下豈謂曆數之運偶有相逢隋書因時而信

詩先事以明中利賤于葛屨詩害被于棘荆唐憐人

生之多促曹慨兩鬢之已成范雲青女伺其候經王

者肅其令威精象之德秀卓比之陽城傳斯君子之

心也詩而學衆人之行乎林噫東離今碎以紫菊南

澗今萎之白蘋離芝蘭而無怨色拂松竹而不傷榮

則于以擬初覆之薄霧未起之輕塵

茹古集卷之一韻樓藏板

露

兼葭蒼蒼詩 蔓草瀼瀼上 流甘染素邢子才 玉散珠

連李德裕 如霜未結似雨還輕王起 散照林中謂瑾

燦之瓊樹遙思空際思縹緲之金莖五色 吾觀之千

里蛇遊說 聽之八月鶴聲周處 妻遇之有龜語記

泰山之有鳳鳴宣 嗣風行于秋日范 占天乳于衆星

列星 取以方諸淮 囊以五明述 其疑如脂晉中 其滴

如珠上 朱傳畢勒拾 紫美揭雲呂 故曰彩散軒轅禮

威氣運昆崙長 邇寶甕于高辛數傳月館拾 擢金莖

于漢室作想雲屯故 五色敷榮看吉封之滿室洞 羣

花艷藻多異域之奔塵錄 遲石梁以獨坐述 會銅龍

以忻承魏 京兆之可兩致上 豫章之自午停元嘉二

四句不解注 古今 十里爲期續 日飲以斗神 下流成

池拾 則以求零陵之宰後 軒丘之蚩海 得韓愈之所

題盟手躑躅柳宗 點葉喜之所注入研淋漓唐 宿酒

初消吸潤太真之肺開元 生帛欲染漬濃宮嬪之奇

錄禽鳥還翔里人顧而失色新 鳳凰至止太守視而

競輝陸 而不見踰躓飛九莫恭衣袂履濡之舉吳

官隸雨逾功途泥蔓草之悲上 望姑射之神人呼吸

以及莊 尋華山之童子踪跡皆非齊 天下多故庚

鉅歲序將衰春秋 如雪表瑞宋符 似薤傷悲古今 勿

爲爵錫所誤淵 勿爲掾屬所欺先賢 于海莫益張衡

匪陽不睇詩 譬之人精液已促蒼溪 擬之鳥大小無

違北 有踰秋泓劉 取譬朝危商君 貞婦厭浥詩 君子

履之禮 則夫松栢竹簞之上瑞應 文沉武布之時佐

期誠燕歌以沐君貺詩 故逸老以樂維祺海 歌曰各

神漿李德 稱天酒神 考祥圖兮嘉應之首降仁壽明

帝與東 零未央宣 紀觀舊史兮太平之祥祥符

阿王詔 紀觀舊史兮太平之祥祥符

霧

有物混成陰陽之精遊塵未足方其細纖毫不能揣

其輕謝賦攷之者曰地發氣而天不應爾奇之者曰細

如粉而色如金拾遺騰水上溢莊大雨時淫世紀于以為

金石之厲氣中天疋帛之餘威雜尋昏晝而莫見五行志

俄疾風而復吹拾遺煙轉廻于宜邑山川香遠襲于茂

林故白表竟寧之色古今注黃占夏后之陰中曲江之

積素不替湘州桂封之拖紫惟稀雜山河有象雜風雨

來斯仙神胡以醺魚世紀奚自乘龜安武若夫占羣猾之

第古集本卷之一

競起潛澤推隱士之避時京房障有呼于空步天衣

有浣于水湄肆四塞與迷負國重而若失烈祖三軍

滋惑法斗機以從之志大澤師行其還敗于赤壁三

全軍失利故冒圍于白登漢書列土侯封不堪同日

上太牢典禮疇是殊承伊尹覓仙跡于方朔內嗟枉殺

于希聲五代試想裴優遜學之日後漢雄鳴識道之奇

魏乘澤車視飛鳥泊浪者動念後一人死一人病飲

酒者疇期博臂之與善人遊不沾濡而自潤上烏知

與玄豹隱世鮮澤以處屯列蓋不必神半天李先五

里仙神之說不必就呼吸子吐教十之為未對樂巴怪

別者之有故仙神多逢樂廣幸披者之無遲晉太平之

世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噫休哉西京雜記

第古集本卷之一

主廣

虹蜺

夫宜以季春之候也月別以挈貳之名哉爾雅迴帶雲

館吳都賦儼蹇吳蒼晉人志吾以辨其雌雄唯考其陰陽

文氣成于章日狀極于分霞紅紫廣輪山戎之

設色以勝組長橋跨海陽次之對影猶餘風擬之雲

而怪彖象以烟而異鱗既為朱髻白鬚之鳥方瞳一

角之人賦所以絕赫山頂照燎水陽賦非虛非實乍

滅乍光上九以并御威精青故失常年或竟天而若

屬瑞或亂斗而靡遑孔演夫亦婚姻之失序月而兵

茹古畧集八卷羊韻神

革之浸怵潛渾夫亦沿美人之號異而占女子之祥

紀漢乃若劇飲宮池常怪間衣之服東寢處山澗相

傳絳色之囊神當臥疾而怒生風雨驟至獨忽擁抱

而逼甚习化未央入朝荆軻之匕首何來疑從日下

前鄒女樞之誕彌有山瑞月旁世下從井幹漢繞

自艚艘吳志水至空于甕列集酒日盡于几床上其

翳響而金似異其告備而玉將神倏爾收元諛禎祥

于殿裏五國于焉假寐期節制于海邦錄乘望氣

而炫五重忙聞鐘鼓前涼環廳事而行三匝抱陪堂

皇錄良馬因而問字唐寶劍忽而舞翔長者

亡而少者貴十六國邪則戾而正則祥宜室在東真

之敢指詩自西故以入望筆若訝夜之非明騰光有

異類不謂夷之初且棄和狂與絳碧莫有

其比舍神嬰弗胡手列仙殘雨蕭索光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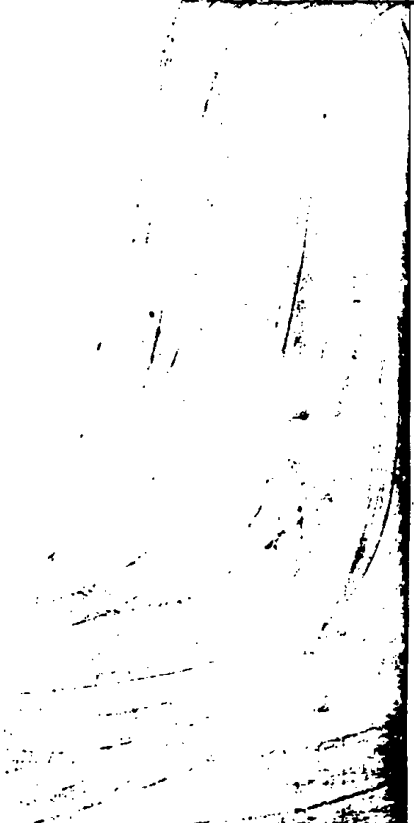
艷爛水學金波石似瓊岸形可覽色未去耀蕨

蕤而在草映青蔥而結樹江則夫帝合北荒之際

弁山西海之瀕流沙之野折水之津廣文此誰非樞

星之散詩舍神而帝弓之神也乎白虎

茹古畧集八卷羊韻神



茹古畧集第二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方逢年 書田父 訂

春

時惟獻歲楚辭日已載陽詩柔風兮芳草梁元景媚今

辰良上著太皞之德月令擅勾芒之靈上驚斗柄之指

冠識花草之青突厥候當振蟄月令時將鸞龜書倉庚已

至詩玄乙如斯月令斯以舞雲翹後漢歌幽詩禮宜木鐸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 顏懷戴板

于道人征觀民風于太師禮豈琴瑟不調于少海

淮南月令種稯不開于女儀禮豈或弛賑貸之政漢思展

案驗之期後漢故曰春者規也轉而不復圓而不現復

而不縱前漢又曰春者忠也鳥獸孕萬物遂榮華生

于繁采遲日詩蕙轉光風選柳將媚而爭綠庚信桃

含山而併紅孝元長安遊人載油幕而避風雨事遺貴

戚子弟結絲樓以鼓笙簧上得遇名花駐馬以恣飲

況遺事喜逢勝地驚鵲以護芳英上竹枝交唱袁中水

愷頻移遺事模以雲山之瓦石成都驅以蘆荳之懸甍

若乃望粉蝶兮不至開元獻鷹鳩兮已遲周曲

奏春光誠作天公之主錄詔宣上苑無俟曉風之

吹卓異探花之以少俊秦中籍草之共妖姬遺事不敢

隱君之賜李適致妍咒兒之詞史簡率而飾歲焚可

歌樂潦倒而會茶醪舊曲吾憐者舞袖弓腰帶蛾眉而

有色西陽異者羶車席帽遲馬足以無情其為田夫

之游情喧以屬厭物其為蘇邈之佳句中以邀榮寶天

時可挑饒曲江聊且担風上不燕谷吹律之異劉

別不隋園剪綵之工隋惟上辰有祓除之事雜迫方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 顏懷戴板

暮有競渡之風五代乞巧之佳人幾會續博登高之盛

節早逢中斯四令之首而歷代之宗乎且賦思春日

春江澹容與春期無處所春水春魚樂春汀春鴈舉

何年不春至何地不宜春亦有當春逢遠客亦有當

春別故人春望年年絕春闌愁緒切春色朝朝異邊

庭羽書至王勃春不留今時已失老衰颯今情愈疾

恨不得挂長繩于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蘇

元旦

一年入手詩首昨疑暉王羲之在四伊始記從三入

微通白虎于以望三素脩真人占八風漢天浴五木脩

書飲七松董助爆竹今鏤玉通卦磔雞兮懸羊新語桃

湯祛其邪辰椒水挹其分香勛董五薰以發氣風土

九醞以倒觴記雜聚宴屠蘇其孫思邈名替之義紀麗

書形葦索抑挑都山著戶之良肉翮而飛者將羣

妖退處無能為害拾遺手劈而啖者寧虛耗恣妄了不

相當史在璣衡以齊七政尚書御樓殿以遂賞慶歲時

五韻歲集不卷之十一

袞冕臨軒快共嵩呼之祝六詔書清問務通民隱之

帝御而不見庭燎廣設隋禮火城忻逢國史看百僚

之增秩起居謝萬物之混同世說試遵杜舉之遺樽開

白獸唐那從舍利之樂戲衍黃龍漢官從小者之兄

觴伊憐甲子筆隨會州人之鱗集雅覓孟公明集放鳩

有其故事三獻崔習于常供孔叢競捕者功過自及

列求舊者儉侈曷蒙南今是昔非之吟堪矜行獵南

暮歸朝至之術有快罪躬南若乃騎侍自貴陳州糾

老憊朝常東相奇司衛後謾作戲場典坐有傳于市

里法苑形有煉于仙家風土願不得如莫續青湖之

滕異錄歸寧有日相私李晟之娃唐得仁誰以于園獄

錄家照膽有異于袈裟興余意乎盧年交口以嘆唐

戴席拱手以加漢却鬼之有特賜海錄展親之靡紛

遮北鰥賜崇雅觀虎賁興嗟漢縱告瑞于雪蓋大明

寧獻頌以椒花晉方傳繫臂天義取膠牙時朝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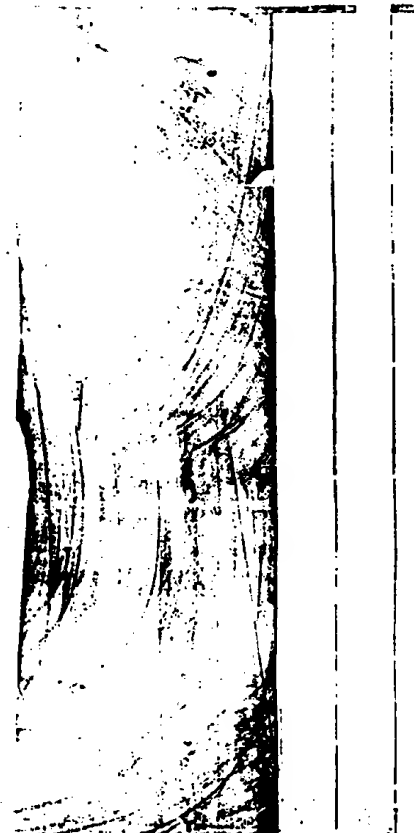
偶誤書曉照百華禮海日銜規忽覺人間之曉官花

剪絲恍疑天上之期元絲春帖十三月為正既迢稽于夏

道白虎二千石上壽匪闕畧于漢儀杜氏余紀元會

五韻歲集不卷之十一

下期乎



上元

月惟中食日則上元雜弛金吾之禁夜遺伺太乙之

在昏記于知夫光放舍利志籍定天官脩真拾荔

登傳柑時尋其故事角觥北畫杖燕行役縱其殊觀即

麪蟹無關卜之者當筵以為嬉笑遺乃等郎較勝食

之者致詞以共盤桓影燈記登高何先于九日鄭中歡

宴何借于臘天宣和遺乾德之展以日宋朝興國之樂

以年隨光無分于旦晝寶天色已奪于嬋娟上車馬喧

填浮行而躡不及地小妓娼歌舞裝束而費可千緡

五韻樓藏板

泛烟水涉冰霜目奪神搖乍見高明世界清異般

醕肆陳絲竹繁會觀粧袪服快靚神仙中人載結綵

懸珠風送鏘然鳴玉雜新聲曲調响至輒可凌雲下

時胡以縱觀盡官嬪數千人而多公逸唐誰何警夜

將巨猾數十輩而逞流氛上于以曲番酒肆連呂鼓

以漁陽傳本鶴林之遊恨陽臺以不返推言鑾鏡之約憶

明月以入望本事無恣楊氏驕橫之甚傳無從韋后

賞賚之端唐太守風流痛念貧家之哭鬼氏文人高

詠絕唱馬上之歡唐新余又求紫姑之說戚夫人之

妬殺何器卿之含冤異子胥不在曹夫已行當屬何

語歲時或就猪欄異或從溷廁是否申虔上後帝之

顯靈多所憑而證驗孟氏之疑貳忽爾躍而踴躍異

其南角以相召縱百倍蠶桑祗成淫祀齊如廣陵以

屬厭則俄登霓羽那事仙傳怪惟酬壽似家人之禮

唐宜男作幼慧之緣程崑崙之捷已奏事耗磨之罪

徒然摛齊安車以迎猶記中書之舊至元急馳而就

未許外人以先隋詩曰爛熳惟愁曉周旋不問家都

哉

五韻樓藏板

社

社日在世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舊合賦序廣

茅土之錫舊事洽鄉里之歡唐祖記設之以墮禮立之以

壇湛方生五戊有期唐從甲至癸者何說注呂中雷斯主

植自太至置者可詳禮于以受霜露雨風達通天地

之氣禮奈何非畝澮田峻祀淫春秋之常說世會四隣

而並會歲時曾一歲而三祠合璧春祈今有願詩稷報今

如斯隋書爾其饋若飯夢華錄賞若酒杜牧詩松柏猶存論

紛榆是有通典繁霜忽降于江南雞肋編新雨倒流于社

第百卷集人卷之十一七韻樓藏板

母提要開聰者而係之竹北史治顰者而酌之說事吳

歌忽起憐閨秀之功停墨莊漫錄漢俗非同誤細君之事

否叢書故家雞犬重以屠兒之思雜記里社豚肩善夫宰

臣之手漢書事有中忌此日為之與悲魏志獲有偶邀盡

人于焉却走通志設黍而先率愧叔于士謙豪推宗黨

北伐樹已往寧徘徊于宣子事絕斧斤世說誰為不用

即之徒時從顯戮書孰是幾屋矣之嘆日塵亂紛

胡會白蓮假孟酒于匡廬之阜雜記相嘲黃橘走

尺牘于洞庭之陰唐書鑿龍門以為遊香山躋美唐建

輩飛以共處洛水相尋聞見錄斯社也又何必引周公之夢以祖左傳共工之子為神哉禮記

第百卷集人卷之十一

人韻樓藏板

上巳

暮春之初義元巳之辰西取勾萌之發蓮池模觀犬

氣之新杜麗余攷女巫之掌歲事周永壽之紀前因

南漢儀以濯東流莫辨何水上古人例用千十未解

通句癸辛謂盟女之非美譚續齊試迦洛都月河曲

泰之問斯為事始如祈年之說有當南載攷十三成

元二七晉都之別是否相謀句晉氏中朝始參譙胥

之樂宋齊江右乃間文詠風流文畢出以步射鄭中

因是以揚舲蔡邕章句即爾登臺俄正練之叢繞宋因而

茹古舉集人卷之十九蘭樓藏板

路履看花草之青青饋飾斯以馳望郭渚岳陽痛飲

蓮池又蘭亭之少長咸集記柳春之唱和有思景龍

卜以油花喜成龍鳳之狀經闕以盃竿角勝馬兔之

宜燕北簪組交輝歌笑間發似盡風光之趣長混混

惟致超超玄箸幾高洛水之奇世抱琴而來充然其

若有得韓置亭而賞轟然後若有期西朝坐禮緣

想歸程而寄興唐肩與並騎俯道左以何之晉中長

門而喜相逢笑啼誰屬中朝酒闌而悲以輓哀樂非

時後余嘉者作銅龍相向歲時而悲者變蒼犬見尋

史稍雲有幸通夢廣畫舸惜哉半沉獨如當鄴城告

覆之秋舉止自若後漢藉令北海偶曝之會盼昧無侵

新遙望犢車幽昏已諧于少府續搜從過主第謳歌

乃幸于知音前和風穆以布暢百卉華而敷芬早燕

歸鴻俟迅風而弄影丹鴛紫蝶候芳晷而效顰賦吁

嗟哉樂事實心固盡得于今日白宴洛由今視夕或

有感于斯文蘭亭

茹古舉集人卷之十十蘭樓藏板

寒食

攷一百六日之節歲時疾風甚雨之期上其為寒食

也歟及讀孫楚祭子推文季飯一盤禮路二孟未嘗

不嘆事之無稽也郭中雨雹可憑絲介之果廢祀歲

龍蛇載詠客舍之想參乘琴午日為期琴操有異記

竟月之令書史無徵汝南則盡考司烜之鐸上從看

連夕之燈乎燕吳行鴈塞明習嘉老有不堪之患明

帝龍里恐熾愚頑有不解之猜漢周豈曰無文禮有

行于墓道皇明因明特賜事有紀于宣臺雜胃索以

嬉戲混黎蹴鞠而徘徊劉向豈必繩檟從事雜夫寧

揮柳處腰江倚幸梨園即輸力于麻經無堪失笑景

文館謝狀新火至闕奇于銀燭無當取裁帖制詰名

同勅以漢官傳蠟之句本事少年偶坐試以青娥靚

粧之才廣錄通獻伊始百官開假何來代餐楊桐之

飯後碎把醑醺之杯筆下歲乃其焚紙錢于野祭周

戶後認莓母于房間也哀哉天會

夏

祝融司夏繁欽炎帝持衡魏相行從赤道今序屆朱

明爾看斗柄之指午朝識蒼龍之在東注火王荀爽

今陽上子畏日左今凱風張九人固怨客于暑雨書

余冀應制于麥秋禮人固訝其鼓瑟論余獨取于披

裴韓水沉朱李與竹作青奴黃魯第以事其高卧

陶曾何畏于環鑑王仲雪噓庾信廣異水入葛洪抱

若以假其能詩更有妙于碧筒雜蕭颯今寒色元

遺察列今高秋劇談冷若南軒之蘸水杜激若瀑布

之飛溜唐說者曰迎涼有草上招涼有珠拾運七輪

之扇西京服六壬之符抱絞綃所就項冰絲所收樂

錄拂龍髯而在耳杜啖玉魚而在喉貴則賞此清和

之景景採彼招商之謳拾乎論其事南樓并幹望甘

泉而通浴記東頭竹篠思故鄉以相過詩乘小駟而

按轡木陰頓繁海開元訪百花而縱舟江上期會

滂沱老學造榜自天進非其時之恨陸立朝有日

悅不以道之非外薰風殿閣之吟堪為題壁唐詩洛

水陰陽之會曉可駢魏買山編草孫臨水刺荷因

鍾有取板榻北齊無嫌漏舸習囊螢之攻苦秋出

握火之縷吳越春秋豈飛禽兮見逐金詎鵬鳥兮相遇

誼飛雪如斯文可矣列降霜如柳衍奈何淮乃若棋

局兮解語西京雜記杞菊兮怡情陸龜蒙母為神仙之術晉

方士之行新其亦斷咎之請國語撫軍之誠蜀志翰墨林

滴羊裙可想其致宋書并州吟咏豹裘有意其人樂府廣題

傳粉與疑更朱衣而轉皎林語輕綃自若拭紅膩而多

珍貴妃冰鑲有情通國之公卿若醉遺事槐黃過眼長

安之子弟與爭南山虞斬木周禮凌人頽冰上朱索連

茹古舉集人卷之二

輦禮儀志腐草為螢禮衝茲綿雨纂涉彼樊山賦朱提

之飛鳥莫過永昌郡傳天毒之兇井失寒括地賢良施惠

淮慶賞崇頌詩於以節嗜欲而止聲色禮何不教車

甲而課材官禮斯有當于莠蕞之候素問恢台之祝也

辨九

端午

競渡余楚俗也汨羅一水今夕法然載攷蛟懷之說

統馬步之神武昌志飛鳧遠掉水馬戲爭三鼓奪旗標

之影連岸呼霹靂之聲其前事之有徵者乎于時也

天中名節提要地臘逢辰道書物多備于桃印續備有

作于丈人時蜻蜓化之西戶博物志螻蛄取以東行今月

槿繞鳴上楊花舞鶯渡條達之工別以極繡文于時

物寶襲方之候豈知示蠶業于婦人新語架箭彎弓

勝有事于布鵠遺事骨表肉裏形何取于菰龜風誰伴

蛭虎淮而守蜥蜴武帝誰揚百索雜而續五絲風埋蜻

吟而引化博物志剪鸞鵲以鳴奇零陵志金門之獺凡何

似歲時江流之龍鑄已成唐習俗嫌于曝席通風土

藉于辟兵抱事可傳奇蘆或托之胡廣世說事有中忌

戶每高之田嬰史舉餉相遺禁煙又豈一介子中郭潔

服而舞專祠那別見陳林漢余美夫飛白之驚絕筆

勢唐鍾乳之珍異命欽唐悲夫孝女之緣江號哭

會稽忠臣之澤畔行吟史記攷里居于彥寔周學改

聖節于天寧癸辛雜志舊約應追于常侍習高會雅意于

軍行宋朝事實而不見友善長源宰雲居而尊廟貌陝西志

奇絕王猛擬公子而大門庭宋書王猛脫顏色之如生

誣謀王綽北齊占名位之不偶識早信明唐舊裙襦微歌

士庶為漫遊之侈唐舊髭鬚角勝君王為廣物之驚唐

話蘭湯可沐大蒲酒成醺時五花施寶帳雜百草闕

香芬時再遇巴陵相憐傭下道過從廳事試問清卿

新帖子所以寓諫記天師所以利亨歲自巾至履之

言從看獻納唐代心風疊雪之句幾被恩榮杜余讀

續齊諧記三問大夫向歐回而語蛟龍云云事雖相

茹古舉集八卷之二

襲終未敢不與爭也



伏日

余攷四時代謝皆以公生賀秋公金代火至庚日必

伏則伏者何也金氣之所藏也唐御盡成祠秦相沿

于往事史驅厲勿崇漢自凜于官儀宋和地氣絕于

漢中俗可自異風俗陰陽值于時會秋以為期陰陽

惡避湯餅時費供酪沽漢宗祏有思薦麥瓜而情脉

脉月田家作苦勞斗酒而呼烏鳥楊憚余欲酣飲擬

夫河朔界毒惡避于湘南漢無侈琢冰之富遺莫苦

交扇之愁世稚穢則是上冰井已非郭中拔劍懷歸

茹古舉集八卷之二

想曼倩之自譽漢刺荷痛飲勿歷城之交譏雜憶圯

上之舊遊黃石為寶史盡長安之名豔畫柱交輝遺

茲伏日之可紀者與

秋

夫自春而秋也容平得名素禮肅恐後尸一之而為

三三之而為九五行羆腰是祭後漢縮內以時淮祝萬

寶之成實上見一葉而可知淮扣商之林欲以俯促

鳴絃仰睇天路陶淵明分秦之野其曰古舉而仰聲清

以揚合神自夜半以迄未曉諸陰氣周禮借端午以

表節頌美堂皇謝朓木葉則凋綠草云黃詩劉蓋美悲

乎秋壯九何知樂乎秋陽蘇夫秋風娟娟梁武帝秋日

淒淒詩秋望切于雲物陳後秋愁倍于四時朱希

茹古畧集卷之二 七 蘭樓藏板

淡慄烈則秋之狀秋聲縱舒浙瀝則秋之聲上秋色

傷欺客路王奇秋夜長苦旅情梁鮑故愁懷寓之詞

客事而秋興被之詩名上自昔賦之者曰絡緯已爾

蟋蟀有音鴈點點而排遠俱蟬嘒嘒而寒吟秋興乳

燕辭巢望雲海以幽蟄賓鴻建漠指烟樹以揚翎賦

簫花于浦上皮日下木葉于洞庭楚銀河既已傾

玉意又已明秋宵讀輶軒採俗風司馬治兵禮于焉

送將用是斷刑尚書若乃吟嘯相隨感李陵于塞上

與蘇應接不暇勞于敬于山陰世蓴菜偶肥豈必盡

故鄉而動歸思上江山如舊將無感十日而發清吟

晉率高丘之雲氣元命聽雕房之恭聲西京羽陵之

蠹書有會穆天淋池之神物乃登拾遺葉墜風生知秦

明皇之曲錄朱酣露飽由聞法喜之行明美盛事

于朱公冠加兩翼梁攷專長于鄧氏囊可五明續齊

景暖暖而向顏時冉冉而將薄褚彥雲既淨而天高

潦將收而水潔虞世獨不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

騷屑劉禹送將歸今山水九不能忘乎佳人梁武帝安

得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病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

茹古畧集卷之二 八 蘭樓藏板

父兄秋賜歛衽以歸來兮忽投綬以高厲耕東臯之

沃壤輸黍稷之餘稅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

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秋興

七夕

以余觀于七夕也玉繩湛色金漢斜光煙淒碧樹露

濕銀塘王傳奇者曰織女王曰牛郎王嫁自河西寧謂人

間有樂事相期隔歲不妨天王云黃昏七夕歌諸僊之

駕從返續齊橋邊之鵲盡髡淮看天河之白氣風土

訝淚雨之交痕時若相餘以桃花爭從麗色月非第

設以湯餅負愧良時風三潭步虛羨音詞之曉暢事

于闕嗣響屬情愛之交羈京試語神仙之事待我故

氏列仙迎汝安公上因紀王母之說侍以青鳥事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九蘭樓藏板

或班龍內忽見有期則賈客無歸而女子但驗唐

請乞何願其刺針以向月而披採以迎風歲時又留

謝青山多有邀于名勝西夢先赤霓會有覺于芳牖

洞四海孤踪誰識石橋之客道層城壯麗試看錦樓

封輿地若乃洞雲開天訝房中之寶玉雜寶流星

析爪上之校金秘閣羽蓋雲輿幾為采娘引化

駟車繡幄無減令公高深子儀思客懷之交暢志

奉帝命之有期星憑高僧之題壁五行從宮嬪之臨

池楊園同心屬獻金門晒腹自便世綈錦未嫌于憤

鼻七纏錦有愛于憑肩遺事疊度道人之行藏不堪出

入南寶家小小之諧笑那識後先東漢吾欲赴玄圃

之宴晉潘續明河之篇宋之辨牛不見其津溪聞雞

遽隱于雲油賦寸心欲斷淚眼常流雖廣寒而較勝

豈八日而堪留吁嗟乎豈八日而堪留其仙歌曰

悲莫悲兮離別長怨莫怨兮私自傷歛橫波而向秋

野垂玉筍今沾羅裳歌響既畢恍然如失獨盈盈今

一水間空望望今三秋日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蘭樓藏板

中秋

後夏先冬季始孟終埃塤不流搏華上浮詩序豈乏

與偕之歐陽修厥玩事集試迦直宿之蘇軾愛此清

悠遺江山之磅礴間閭之崢嶸映階輝以歷歷對戶

窻以亭亭中秋望月賦名之曰月夕提要曰端正月令光燭

寒林疑蝦蟆之色雜影搖瓊玉浮水調之聲詞痛惜

良宵扉可闢于天柱三水相攜勝友濤竚弄于廣陵

七試語村人快樂響以畢集諸山從教厨者憑絃管

以相勝石林霜娥抱怨古樂府戌婦懷情詩直火龍之

驂駕大會雞犬之飛昇上于以下決中正名數領君

平晉書夜看桂子之落林時表盛露之名唐太宗鍾陵之

遇合有緣歷山石而險盡記特秀之前因已定俯廊

廡而憂生七修類稿夜色名珠其海賈之驗歲新書日潮迂

鼓則杭俗之傾城上流光過眼能幾日又中秋佳節

可人況千里共明月高攀仙桂願步蟾為天闕之遊

坐對嬋娟即瞻兔數秋毫之窟乃若定試士于宋

代宋史賞騎射于新羅隋書識花性之繁陰編觀龍水之

澄波一統志月色長天曾無須于燈燭天寶明朝昨日

莫少透于巖阿新書余讀詩至餘閑魄鮮有懷勝賞無
隔年之嘆也趙文若夫重陰霾起如凌倒景起飛轍
之玩何朱喬詩

子集卷之二

主

韻樓藏板

九日

時維九日序屬三秋勝王紫塞蒼鴻迫風光而結陣

金堤翠柳帶星彩而均收賦授衣有咏詩落帽未逢

吾邈夫把萸之故事齊泛菊之高踪風土籍野莫

詳于何代時登高第取于遠峰日月並應如是錫

芳名而稱善鍾繇雲物甚美何不就讌會而起興

弘襄陽紀其地如堆龍豫章戲馬志憶其人如山簡劉

弘襄陽遠道之白衣饒有其致扶風之素質風

幸相承雜緩頰輟看一曲文峰振響南唐紅裳艷錦

茹古舉集卷之二 壬三 蘭樓藏板

非時鶴寺爛花續仙人耶鴈耶忽中沙苑之矢集異

仙耶道耶奇遇仙舫之涯松江下市玄龍通國人而

狂走易玄重施行馬謝故吏以離披北風雨滿城悵

行思之不續謝無江山如畫快選勝之多奇臨海或

或經或摘句晉陽或旌帛或賜綾嘉罰引滿于後成

人括西韵勅自今于速和使命萬乘唐余憶曲江

之應制有人御筆品其高下唐詩尤喜昭容之持觴

得韻佛會藉其寵靈文館宿構以肆謝夸將無怒生

几席唐家諱而分引避云何列錯豆登因話至今藍

田之遊時追杜甫詩商飆之館用紀孫陵南齊上巳已

過而翩然欲被者似為有待新新秋非昨而躍然相

習者夫豈無徵南齊余讀李喬閨節詩花寒仍薦菊晚

座更披蓮集此九日之興所以逾妍也

茹古舉集卷之二 壬三 蘭樓藏板

冬

天地既塞月萬物以藏准于以知其勝陰爾更有見

于伏陽律曆志悲夫冬之為氣也天悠悠而彌高霧鬱

鬱而四幕山崆嶲以含萃川逶迤以抱涸感時賦夜起

邈而難終日婉婉而易落鳴枯條之冷冷飛落葉之

漠漠賦則夫數良月左過小春荆楚歲時龍穉歲會國語飽

祀時禋南貴賤若一美惡不減吾以知其德至律曆志

其音中羽其地處碩吾更悉其野分台神巫俗相沿

擊筑而歌赤鳳之曲雜記陽氣未用養茲而紀潛龍之

第古集卷之二

文後魯恭傳賜浴湯池極香粉蘭澤之娛遺勅呵凍筆快

佳人才子之稀上排以肉陣上張以妓圍上西方百

合以設供佛經南詔清平以賦詩玉溪編事寶爐種其煖焰

道金合散其寒威傳哭羊祜而冰凍異憚周顒而扇

揮晉書先母后之校獵漢光武傳仁使揀之求衣世說而不有

鵝毛縫罰之候肆考犀角襲煖之時遺事塵篋莫解玄晏春秋

單練無違世說恨有先于抱冰吳越業何貸于織箕三輔決錄

隕獄吏之涕案法何似後漢廣絕交之論舊遊者譏書

一尺鏤形別寄常春之景杜陽九州方物寧專臣庶之

輝時牛車租稅之時薪乃利用魏雁門廣武之域織

故相師論政賢同愛日左職在幽都書女紉合乎習俗

漢學問勤于歲餘魏守關梁而塞蹊徑禮謹益藏而

閉門閭書大傳斯古人之足用也詩何小民之怨咨與

第古集卷之二

三六爾雅藏板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子 221-53

冬至

猗與日至鮑昭快觀陽生杜牧之其會亞歲宋其賀

如正月地為下凍神農天歛殘氛星連珠而候曉漢

日合璧而成文尚書寶鼎通神如是乎迎日史登

臺視稷必在乎書雲左吾攷其八能或調律曆或調

陰陽或調正德易通究其三極晝漏極短去極極遠

暮景極長月其器鍛其畜彘御者以黑淮蘆為灰竹

為管應且在黃太官線添長則女紅之不減唐絳

衣從事則官儀之相沿禮儀宴享太平勅天下以從

茹古舉集卷之二

樂通卦秉行月令戒有司以修邊月已上之風胡來

相期大有風角正朔之日以益實慶豐年淮則試歷

雞籠之別島治陟駿狼之崇巔淮貢菁茅而朝集

放囚非古故差孕婦之還梁卜夜為歡未幾御筵寵

看妃子有色遺其不才而作崇疫鬼居間慕當伏連

表賀之辰款具殷殷寧必詒所自始北憶伯仁稱觴

之日才分碌碌其或泣以終歡世繩中北斗淮行遠

玄明呂乾坤不老宇宙長春陳權輿七十二候

交會三百六旬表聽孤竹之管撫雲水之琴春官大

人事尚昧于先春天統已彰于建子則循道之生一

盡在陽之初九者固有如斯矣

茹古舉集卷之二

子八韻樓藏板

臘日

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左傳曰虞不臘矣然

二書皆不書日自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為祖袞為臘

則日始定也魏台訪議歷代順德上道家炁神道書交以陰

陽漢紀按之故新俗風脂花胡贈金明赤豆胡遺俗風相酌

以但送不迎之禮獨志怪六有得親之儀後漢茅葦

懸于畫虎風俗梗桃列以磔雞王肅民事勤勞讌飲而

歌藏澤家語君恩優渥歲事而致報詞漢官儀禮之賀非

也徐看初歲張亮丘之禱久矣何用先期風土記邪厲

嘉古畧集卷之二 子 韻樓藏板

相侵共期利導梁宗吉祥有會喜值晨炊神搜調發金

鑾花闌妍于上苑唐音高擗鼓草舒色于江津漢書脂

口牙第日重碧縷之飾文館記駐顏銀合併承繡刺之

珍漢書于以疏彈衛尉第五泣下五倫謝承盜樹而從

寬政晉書竊食以念明禪袁山處漠者篤志別傳僵臥者

強貧錄典耻諸博士之人所在為號東觀勿學形骸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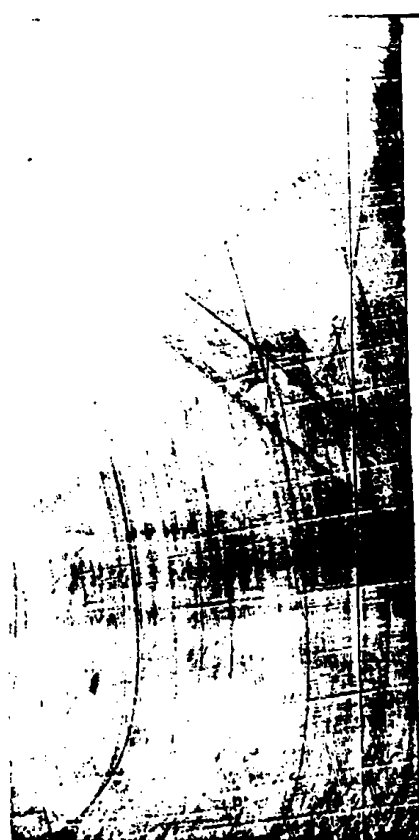
擬失其倫世說漢法猶存節何知于新莽後漢秦謠有據

願日切于茅盈內記公度知名相傲以主人之禮神仙傳

林甫引義深銜以侍郎之稱最復則夫供家釀月令

聽鼓鳴後漢行三驅于上苑貞龍常獻于在庭唐會余
于冬春也以徵

嘉古畧集卷之二 子 韻樓藏板



除夕

時乎時乎初開卷始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

謝曆窮矣七十二候盡矣三百六旬歲時其陽扶而

陰抑月令抑去故以迎新上弟子之所祝頌風土父

老之相餽遺聚歡則作別為苦達旦則假寐何時並

俗戲自藏鈎有生離之忌風俗從雩野無輕剽之憂

書虛耗可虞醉司命而有幸崇妖彌盛由山臊以深

謀梁讎梁翁耶秦儼母耶秦持戈執盾之餘玄衣丹

裳者無所逃其形似漢樂隸耶新振子耶絕橋斬

茹古舉集大卷之二

梁之役赤憤卑服者有以競其歡後相此煖熱吳

祈彼桑麻上取胡琴以再鼓九點盆水以交加洛

應對不凡之興公混從羣侶建清操自理之洪矩

雅傲時流宣余悲擊鬼之題詠無似五且異放

囚之往還何求南若焚商陸而增歲不我與之嘆裴

盍打灰堆而祈願有得如之休歲執犂尾于廣庭

相憐舞隊南走翟衣于衛障自署阿奢本侈官掖

之鋪張火山列焰續望街亭之躑躅癡臥生涯吳

其日食厘君德之戒漢寧屠蘇左歲至之華肆

祭酒還未了之債金將列炬憶阿戎之家世一宵

兩歲幾欲平分故歲新年介在一夕行將在日本王丞

相之登臨忽爾明朝戴侍中之重席王余謂春夏

秋冬已謝四時之炎涼甲乙丙丁那盡萬年之今夕

沉重以異鄉之感高浪以逆旅之迹皮則所云

日月其除而又云今夕何夕

茹古舉集大卷之一

暑

蓋聞之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云淮若隊于爐

若燎于原竹山焦于金石莊雲比于車軒易寧謂

將柯之稍粟再熟記流沙之人畜多昏也哉上露臺

烏有記冰臺凝然鮫巨纖數龍亦垂涎世吾

不信抱香在履草挾纒過肩二以名火王泉山

風以言玄洞上屋溜飛澤石今相激唐四隅冰泮

石榻兮孤懸記閉氣胎息之功經八日而潛遁

抱服絺絺之舉乘小駟以踟躕事盆水小山倏爾

茹古舉集卷之二王三 蘭樓藏板

雲騰霧起丁幽松怪石信宿客去主眠葉北窻高

卧陶故鄉轉思林曠俠若子通憤鼻較可事本豪具如

劉逆錦棚乃宜事而安見徐陵之求為可知也耶魏

蔑衣以敬君賜張胡林以肅主躬公薰風涼殿

之詞因而再詠柳皓露秋霜之曲曾幾楚發蒙王

安見公著之凝然其中也耶呂余又攷其異點

積雪大理疊絲寒風大帝多有啗于玉液貴會何

畏于爐紅元帝繫紀靈岩右洪崖左浮丘不覺涼颼

之已至人物多遊朝邑揮五絃寄一杆深謝塵霧之

來唐功蹲林卧石草卉班荆相狎以漁父樵客之

侶王僧孺答江濤捲天風聲振林木迅發以瓊琇琅珮

之夢張如是愛羊欣之練裙翰墨飛酒王義而嘉持

國之小榻彈板交馳本彼夫呂誨之驂乘吞丹沁入

傳寧第嘉賓之交易沾汗流離鄭然則松風之為

石也夏照月之為珠也太初劉白墮之為友也葉石

竹夫人之為奴也東坡寄柳子玉碧筒持飲鄭公脩竹分栽

獨樂鈴鐸斷而還續游山蚊蠅去而不來古無時以

尋鐵笛道人之故跡仲胡明時以報上清童子之暫回

茹古舉集卷之二王三 蘭樓藏板

泉停停風冷冷故垂釣于枕上已耳白居易山

之陰月之夕斯濯魄于冰壺也哉李白題古老宿云

避暑向鑊湯裏去此眾熱所不到噫其有出火坑而

笑冰山者乎則此集又為風雪中清涼扇子矣

寒

儒有計混元搜綿祀既觀寒暑之終亦測興伏之始

規風驚于一葉委時換乎千里寒之厥狀自茲而起

若夫大火宿藏青霜晨烈長河天決綴珠岸而生冰

幽朔地窮濛沙飛而雨雪趙白挈瓶以識淮擊鼓而

前歲咏之者曰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詩余不

欲忍半臂宋而嘗試藉茵韋鶴氅今醉舞詩狘

坐今翹瞻唐酒興彌高尋蘇晉之窟室本風味可掬

飾惟演之廚傳錢坐妓擁爐何似濡毫吮墨宋子呼

茹古畧集卷之二 三五 韻樓藏板

見扶杖將無樹靜烟綿黃山若草次之有太守陳米

具之有佳人呂微恩或隆于縑錦韋賦且美于燔薪

張文風前之骨力逾勁郭元雪裡之呵氣如蒸藍禾

負暄搔其痛癢袁鼓掉適其性情李月落參橫夢入

羅浮之境趙師風吹荷沼嘆絕儋邑之池諸泱汗

交流時剪羅而作戲張九漫吟箕踞故入甕以生奇

徒然則醇醪爲酒志瑞炭爲煤西涼國採雜梅蕊憲遭

遇半魁李錫有仰于永夕光州東馬有貯于錦淮木

蓋不必鼠食木龐鳥歎金雜玉從火得台片孟以煖

深唐惟執筆而從其款款白資冰而敲其精瑩休燃

莽蝗之草岱與過燠龍之亭石高景升之飲趣本發

灞橋之詩興鄭倚嘆窮律矜目郊垌伊衆物之皆悴

獨霜松之長青賦余獨怪攢眉歲事者無文史之足

用杜無綈袍之伊人史其以茲爲召煖之律記有脚

之春乎唐其謝超宗之作客本葛仙公之遊神乎神

客曰唯唯吾且呵凍以望先生之後塵

茹古畧集卷之二 三十六 韻樓藏板

閏

漢朱浮傳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化則閏也耶太衍

之數奇歸于劫易陰陽之交生不得中漢志蓋欲算

冬至之餘大小曷盡欽于以參中氣之會晦朔與通

陰不足而陽有餘月行之所不逮白虎通三年一

而五年再民事之所與逢左則夫闔以左扉訝非常

與處禮王詔以路寢鮮卒事焉庸周告朔之典穀左

有其異議唐本重黎之職提攝會其垂繆史若以習

羸秦之非餘有歸于歲暮志況乃多司曆之失時未

茹古畧集卷之十

審于西流語豈無天道日纏之偶差法應隨時而改

再攷二分二至之餘分理自玄始以求唐嘗試觀

之北斗漢志并以伺之梧桐通如是曰叢踐之數谷

消息之窮前何不備發文于左氏杜預而多考度

于元封也哉漢書

茹古畧集第三卷

楚人 程良孺 稗修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陳仁錫 明卿父 訂

地

至哉坤元易坤寧于得一老成以積陰素山岳河海

火木石金子西北一喉東南一尉解八寅之外乃

名八絃淮八絃之外乃名八極莊若其貌有麟鳳體

有龍龜理而抑有膏腴之利壻塤之害隱真之安累

茹古畧集卷之十

卯之危物理牽制一軸于崑崙而常轉神自然一柱

從大空以四垂尹傳其移游耶譬行舟者閉牖而坐

致靈 其乘旺耶豈患痛者附贅于茲常特黃金無取

略白阜有徵元命踏步跳蹈乎是矣列洛橋汶貉耶

不能上王者如是立土訓禮命火正歷區分指畫序

壤則賦成書一夕胡湧舊累土胡增山蠶蟲聚兮播

養別牛車駕兮沸騰史以色濯上方之錦詩調以

味盡渠水之珍紀胡馬駭其謀逆晉白鹿伺其行塵

集仙 駕姬滿之八駿世載大禹之四獸書聖德諒乎

淵重世說民勞詔以罷興紀帝簡文幽摯之時將無醒

醉南史敬宣鮮卑之夜應否吐吞晉紀關口有素封別業

相望而成癖唐書晉陽多霸氣與情踴躍而茲喧左嗜

于焚婦志貢自長安新書何金笥之羽化本斯銅海

之更蕃汴老若乃其迹茫茫禹紀其下冥冥夢卜市之

間有無驗神之祟新語幽都之下伊誰栖魄之靈招魂

無作賈耽之僻唐書師度之經新無講房公之幻術神

章亥之伊人山攷其動植推其廣輪禮準望設于裴

秀晉書動靜驗于張衡漢而不見雌雄誕孕赤沃瘠

茹古舉集卷之三

生成國語溟渤漲洋此天地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

此天地所以限西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

子之設乎北此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漳霧于

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洩流沙于西陲決弱水于北域

此天地所以界四維也路史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

國羅布九州並列連城巖邑深池高墉康衢岐路四

達五通衣毛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風

洩爲尾閭茫洋無際海州萬國滇洋塵穢赤茹古氏

之汜餘一舉而千萬里吾將與汗漫期者

茹古舉集卷之三

三

山

萬物俱仰說衆星秉精河觸石而出元命布氣而成

題辭春秋斯以遠疑將遠近若路騰氣氤氳綠潤滯對青

凝華山賦隱天揚雄蜀挿漢經蔽日會稽含雲與顧

比香爐之秀出南齊擬蓮葉之披芬九華攷陽九百

六之數海錄要半千五百之區關其其畫藏而夜出

記玄中或犬吠而雞鳴地鏡蔚蔚難離乃在雲氣之表經水

林林央央詎反土性之宜地鏡燦文章于崇嶺九州應

畧漏于時宜玉衡夜半登之日出蜀市望之雲垂

茹古畧集卷之三

江源記摸石捫羅去天以一握玉堂噉江望海穿月以

呈奇抗攝之悉動純頃之他移唐占驗非以稱慶

漫游或以生疑綠羅今常德白苧宣城紫蓋今

青泥蜀羊腸兮山鳥翻水鴈宕兮志牛脾郡看

星之經耀志望佛日之照垂杭州列七峰而更輔

之居江寧秘授鴻寶經疾赴瑤池子傳物在人

韓原文綏問二負以何在山嚴貞偶至詰四韵以

之居江寧秘授鴻寶經疾赴瑤池子傳物在人

韓原文綏問二負以何在山嚴貞偶至詰四韵以

韓原文綏問二負以何在山嚴貞偶至詰四韵以

何憑玉堂不然發金間玉書之未嘗聞見春秋求蛟

龍水豹之所任指麾上種仙翁之玉神磨烈女之竿

鼓巨浪于彼岸南齊白波于四時襄宇晶英則

火井張燄郡國凜冽則風門激吹水臺榭之從遠峙

記南唐樓櫓之若親披記秦州 盼望晴峰彌月不能屈指

記武昌歷窮石逕絕冥幾至忘身記似乾坤之有窄

今徘徊絕頂山賦如培塿之下視今迥回萬人玉堂

游之者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盛弘賦之者曰真人

有洞不死多靈山所怪緇服樓玄之士鹿裘念一

之夫漫然一往水竊紀高堂之姬巫山之女夢以相

徵宋余雅有德秀之僻唐靈運之偏宋縱應接不

暇世每開滌從先紀西來之有爽氣世高隴之有

飛烟南齊把白雲以解贈談寶羣玉而往還子傳譬

諸魚水之洽真神明之緣水應否濟勝之具上乞買

之錢友帆飛滕閣物銘勒燕然後淚濕峴首襄陽

功出祁連漢命子以爲實錄宋沉碑以爲名先晉安

問東山有望世笑事捷徑取憐唐夫山樵競聒耳郡

志吏隱澹忘歸水西陽投其逸典荆丁武挹其餘

志吏隱澹忘歸水西陽投其逸典荆丁武挹其餘

志吏隱澹忘歸水西陽投其逸典荆丁武挹其餘

志吏隱澹忘歸水西陽投其逸典荆丁武挹其餘

輝蜀王本紀天柱之封樹郡雲母之列屏荆州吾未見怪

者非瑯琊為美水經號者不騎射為馨也會稽馬金聚

積武壘陸玉藏陰吳地莪莪冠憤之狀袁殷殷抱鼓

之聲隋書觸以共工子列擘自巨靈述征吾未見日星

所以通四穴中風雨所以避二陵也左然則感忠于

叱馭漢書絕識于擣衣郡冰者不可據史銅者不可

幾通對皖公之翠影唐留子孝之丹丘廬山舒蘇門

之長嘯晉書尋屈潭之栖幽湘中寶雞飛去高僧白雉

來游武陵何如呼嵩而祝漢聚米以謀春秋於都哉披

重霄而自致與元氣而相凌賦始假一抔終見進于

吾往論終成九仞還宜景行而登北史積上誰可攀

轅駕鶴驂鸞之客每勞瞻望徂秦適洛之人俞蘇仙

石園今一開一閉晉書懸泉兮非石非璘湘中校金丹

之術仙傳開昌黎之雲潮州懷尚平之志于宗炳宋訂

懶殘之約于長源新斯余之凌黃鶴偕祝融鍾衡

岳也於是乎言

石

代有遠遊子植杖大野周目層巖睹巨石而嘆曰茲

盤礴也可用武而轉乎茲峭峙也可騰起而登乎英

之精李邑學學堯堯釋落落老鄒鄒詩為地之骨博為土

間遠近經佐岳而遷理王隱韞玉而山輝武叩之聲

志為星則垣宿渾元前涼錄偃蓋如松岷岷今涼颺隨

至雜連理若栢巍巍今金闕徐捫拾醉者自醉記醒

者自醒唐餘錄冷郡熱錄各以其候長雜縮錄莫測其

靈浮之一水可涉丹陽走之百步莫停寶曆不灰而

種之火宇入水而陵之水天呈華嶽之掌晉氏書武

昌之眉碎長生不老仙髮白轉細洞巨龜之依海岸

異白鳥之附山巍五行精感以龍蜿蜒有其形似南

錄閉居飲浸于馬鱗甲未少參差北窗山吼而水沸錄

水盡而火揚水經注觀其異彩異提其芬香中子嗣則

禱祠有間字人語則呼笑從常治其影見以罪福治

其歲驗以儉荒臨川故和藥之多偽補非來楚之

可方孫述何自為貞婦家為孝子志為輔相神為君

王傳江表化梓桐而為女記從弋陽而為郎王女掩

屏于何指顧州督郵攘袂曾幾徬徨明吾次第羅浮

天竺之族望集山青水綠之班行志縱觀以烟

雲雪月之景志衣帔冠履之芳野人伴小吏兮長

夜錄望夫壻兮不歸說日月兮形似石勒衝風

雨兮分飛湘魚徐化于縝紙石蠹且避于書幃閑忽

為變玉續高差可引金帝耀刀鋒之銛利石發

絃管之清音唐于是拋空以祝異植鼎以炊異物拾

指以碎康蹶足以揮唐至今攷晒紗之蹟會傳浣

趙古集卷之三人讀樓藏板

衣之輝郡識先臨平異就訪支機靈驗文學剡長幾

見充宗秘授雜記官情茹苦不堪陸續懷歸傳礪齒

之風流瞿然取致青醉眠之雅况竊幸相依記譬

之名山故不虛賞新嬾之嘉卉綽有全徽唐書牛

雲霧常披快虞公之縱覽書自在那薛氏之注

涕唐平滑方長誠可里居偃臥集偏歛輕重將無

西岸與思書暫憩陰巖聽空中之偶語先賞精篆額

見刻處之遊絲集吾欲賦詩以謝遺世為寶也松

志吾欲遇事以紀勝碧而藏之類北嶽之使何來

香若生其餘雜尚方之間以及磨若弄其芳姿

傳文士戲賭頻輸則迎置華林傾都邑以奔走南爵賞

有當則肇新庭樹因跼踖以便宜吳赤未有心恣

洛水之笑唐痕著以手憐公主之碑廣政則又有覩

以萬吉神左以五隕左憶金盤之往事稽攷甘露

之全文唐策杖而行何難峻嶒吳投符而去無復

紆回仙騰取燼餘守公之以入夢筆表揚神物宸翰

之所親裁聖如是擲之地書補在天史飲浹以羽別

飛直以船大超距作狀王點頭多緣詩可常山

趙古集卷之三九讀樓藏板

之市鵲神勿宋人之寶燕韓若侯以其秩顯清波若

丈以其拜先章又何自表押衙之職洞微別申蛙

艸之箋盧斯余所為石鼓文焉富哉石乎有盤桓

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

續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剗如劒戟者又有如

虬如鳳若踰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

櫻將闔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蟄若歛雲歛雷疑

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霏景麗之旦巖巒雲霧若

佛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百仞一拳千

一瞬爲余適意之資不鞭而至無脰而來爲余眼中之物則夫待之如賓侶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也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而來耶必有以也

茹古畧集八卷之三

十 韻樓藏板

水

蓋聞之子華水有四德沐浴羣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智也子顧是以無所私無所公靡盬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無所右蟠委錯紛與萬物始終淮南子朝宗有象詩潤下爲宜書交歡不啻禮性溺如茲上方圓異其所折尸浮載稱其所施玄中于以稱龜于巨峻水經攷輪輪于空桑海山天吳者誰氏海河伯兮幾行河東名以聖不爲妖異唐書彈以鬼故

茹古畧集八卷之三

十 韻樓藏板

事荒唐神如龍如蛇之母王氏神涸澤涸川之精子野若分而爽烈蒲元谷且空而和鳴華陽實錄傾羯鼓之曲調宋高僧傳逗梵伽之遠鏗地志若飛霞于天際湘川若點黛于岸青水經胡爲冷柳志暖新唐各異蜜洞醴名山與爭膏脂代用博物刻漏相迎與方草芥之所莫負貢金石之所莫沉述異歷車馬而見影天中伺鸚鵡而有心唐遇若沫陳留成膠自芳玉泉赤矣凝血三水香象鼓浪盧元一過房陵漬粉以有色荆州再游蜀國濯錦以成章華陽國志林表飛湍望之其若懸素盧山中流逸韵驗

之像以鼓簧沙麗更移來聊解山中之渴方輿西池
 洛處堪浣衣上之塵述石室之中鍾乳寶其靈壽水
 南陽之野芳菊美其長春荆如是曰神漢列曰瓊漿
 浣自水濱雄夷濮而得姓水飲深阻具躋零陵以
 賀郎神搜縱出沒之小兒徐看鱗甲裏汚知蠢動之巨
 物載闢源瀾異山岳之炳露以及錄蓬萊之去住幾
 刊仙續禁逆名左慈之幻朴下神作負局之觀列瓠葉
 從舉物博龍續頻看征懸者耽其僻元次山止者示其
 閒唐五渡三楓把修仁以祓邪詔州千金一欺就石
 茹古畧集人卷之三
 門以風頑書兩袖清風請酌一杯相餞附片帆雅致
 岸看長嘯以還續仙跡青蛇而修屯務唐就玄武而
 急聖明上過淮者適丁其阨志渡瀘者莫畢其生
 表出師福算屆期獲報冥曹之命錄夢魂有據爭奉輒
 財之靈部事紀憤流訝浮游于中嶽高士道逢鴻漸
 碑偽給以南濡溫庭筠縱是塗城而償其仁義淮何
 不拔劍而奮其威令水經當穎胄之作史南想德裕
 之勞人芝田索自枯魚之肆莊問諸飲牛之津史流
 勿為惡左樂可以饑詩方之舟之泳之游之上異出

今同流賦載舟今覆舟三國名賦曰浩蕩不極澄澈
 彌天晴霞晚鋪則漢江之濯錦夜月初上則纖鈞之
 映泉尹程觀激若流矢波若建瓶呂其近窺也水鮮
 與玉潔映曙空而若徹其遙視也雨露而日晶澄遠
 氣于初晴梁洽水游子龍頭鳴咽斷腸之奏古知音
 席上停聞盈耳之聲史儻為廣由中之德孟流潤下
 之情書所謂清通之一過可以濯吾纓孟又

茹古畧集人卷之三

十三

韻樓藏板

海

余三讀海賦喻波則洪連蹀躞吹滂則百川倒流此

玄虛之雄也華木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

此興公之雄也神孫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

覆此思元之雄也融張浮天無岸賦水動地有聲尸童如

何而邀路賦老奚自而偕盟易林冰綃以室夢北水精

以城大志斯有望于瀛島博物曾何紀于禺京莊若乃

連弩日戰史記巨燭遠標談國南儵北忽之游九日而

渾屯以死莊裸形連臂之狀移時而語笑以豪續墨

蘇古畧集八卷之五

犀達旦兵馬不絕諸神之所忽徙春明退無風洪波

百丈飛仙之所偶邀十洲紫以設色杜陽熱可凌寒域西

尾間由泄夷堅塔影斯翻西陽宮室臺觀人物車馬市

有開于河朔筆談疎曜星門橫立巖渚制有備于金機

幽感之星騁何以黃郵墜何以資淮求之水于焉

皆立西清于焉羣飛選風雷暴興微所見而若助金

銀綰詩話直攷所用而多神癸辛鎖者頻來試陟歷

山之頂雜俎鎮者靡盡再攷斷石之垠金華次鹿渾

魏次勃鞞後漢焦之沃以后羿莊瀚之至以驃騎博物

凌雲有志世說從風自生談貧賤而輕意肆志記濁亂

而負石守貞書壯始皇以欲渡齊地樂齊景以忘

歸說苑過有省于偶至孝子法得奉于長追益且以高

煮石之蹟晉書壯拔劍之威後漢從得泛于青使夢北聊自

效以白衣鑑繞一去而作九原削石之功致嘲于幻

術瑣言乘長風而破巨浪嘯吟之况承響于倦還世行

復揚塵悲矣桑田有待神仙自甘長溺何哉精衛與

填山海井蛙存乎見小莊飛鳥知其已然索泥油逾熾

海陰火潛然嶺南王之者百谷老學之者百川尚書

蘇古畧集八卷之五

其紀重譯來朝之盛外傳而迦乘槎犯斗之年乎博舍

三河而納四瀆夕九江而朝五湖賦何奇不育何怪

不儲木華察波浪之來往聽奔激之音響力勢之所迴

薄潤澤之所彌廣湯湯蕩蕩濶漫形況流沫千里懸

波萬丈潘岳功配乾絡運迴坤軸海不揚安得廣

運以遍羣生公羊而不波以介景福威儀

河

三門之險經水四瀆之精攷上應天漢契神累散列星

河九折兮入海淮千年兮一清拾曲以千記物理變

以三成易乾起積石而浮砥柱過洛汭而至大坏貞

欲知河之開乎日窮墟野河欲知河之遠乎自妙委

迤淮寸膠不理抱一葦可航詩翠媽之魚折溜而至

赤綈之物負圖以望元命祭之者野狐玄貉穆天

居之者鱗屋龍堂楚其拂怒于白旄黃鉞淮勿獲罪

以江漢沮漳左帶爰苗裔書山劈首陽記黑頭從

第百卷集本卷之三

出攷白面遠將侯有頃詰詞篆印馮其盼蠻唐書

未幾定策寶玉聽其主張水經當百仞之懸絕西故

八枝之已亡書其赤之而抱恨未已占其逆之而專

政井常別則以求治河之使乎承乏于時歷問健猗

之野華陽隄防無術祈親珪璧之神水經奔走而下

洪園歌悲瓠子史倏忽而波上岸事慘伊人水碩浪

長津無以湧屯翁仲天妖地異云何瑞表濟陰漢

治裝而游莫改韓褐之志說應召何語應師縞素之

箴穀嫉忌于清濁之間可憐胥溺唐痛悼于此逢之

事忻爾終沉韓詩對屬清渭勿舟中之皆敵國子誓

尋白水其舅氏之美同心左兆天下之平傳徵聖人

之生運命悠悠不反獻帝洋洋以思家渡豕者奚自

而至外飲鼠者聊復何為莊情諧于婚媾乾令先

于波津史夾舟之蛟操劒可以即事水經據地之虎

酌酒那弗申論憶語牛迴車駕從以還往杜言驕

狗視舩楫係以安危說悲夫烏鵲駕之而渡淮商蜺

望之而馳莊其為人壽之俟乎詩撮壤之填乎後其

為掌之埋乎後口之懸乎傳緊童髦之見存恒未

第百卷集本卷之三

有變榜曾客星之偶犯天亦有分博物以積濁而求

清何為其號泣戶以九里而沐潤幾當于芳聞漢榮

光滿塞中故道崇勳新何必不睹河渠以作賦史續

水經以為文哉伯子如是起而嘆曰治河者委之于

數則計拙也要之于德則迂談也事之以曰堤口排

日分日聽則唾議也王延世之竹落封矣而瓠子之

功難就則堤之得失觀已李冰鄭國之渠引利矣而

衰斜之湍不順則排之得失又觀已兩股開而衝決

益甚與北河之疏何如也尺寸不爭而漂沒莫救與

八百里之遙又何如也河自崑崙而來六曲在夷三
曲在中國則積石而上其所併而注之者必多延年
有言積石上引岷山自湖中而注之海世以爲非禹
故跡然禹之時西北表展安知積石之上禹無所事
而後胡人遇其流以併爲中國患乎世有秦皇漢武
此亦治河一奇也

蜀古集卷之三
十六 龍樓藏板

江

伊岷山兮發源濫觴仰井絡之淪耀河陰牛女以

垂芒賦江總括漢泗吸引沮漳上分二源于岷峽海流

九派于潯陽注水經且也越荆門而盤薄門出信陽而

長邁賦江注五湖兮浩渺吳灌具區兮澎湃賦江擬之者

如澄練謝玄如縈帶都鮫人構館于中郭泉容築室

于外吳都則夫分流學字志保寧廣源呼公通奇相之

有帝女廣雅遊奕之有老翁翰府相傳清白志成都莫與

混同東名故先之于鴨東夷形以象之于龍志保寧而

不見叩藤之旅人觀亭若待越南懷珮之妃女交甫見

招列有閭牛情相諧于婚媾風道逢赤鯉勝有快

于遨遊列自昔擊楫而志每壯晉鼓枻而興轉蒙楚

要害則並鐵以鎖晉阻峻則積薪以燒水經把釣以

桐嚴入夢以嵩史酌酒陳詞會見若弼敢死上瞻帷

行部伊誰子胥弄濤後漢姜麗之篤志行風號雪飛忽

旁涌兮作異列女吳猛之投幻術輕舟羽扇寧問渡

兮多勞晉惜以尺情以寸局任投于陶侃晉沉者沉

浮者浮書何負于洪喬世若乃倚樓船以舒逸外守

漸臺以明操列女中流有其慷慨唐書天命屬其達遭三

秋國春傷汨羅之任石安憐亭長之艤舫記異姬滿之

叱龍龍壯飲飛之擒蛟賦厭之以犀石國志陽迹之以

龍巢四番豈犁之有未濟仙神故塞之無解嘲吳志齊臨

流則鞭可斷晉書飛渡則塹彌高南史率草扇頭際有恍

于胥溺冷齋浮緝波上詬且厲于驚號異清河耀日

之軍行無弗懼悚隋書太真照渚之怪事有語爭吹晉書

羊腸虎臂之間逝哉君使水經蟻親鼉仇之役忍矣若

曹物六馬相追俱渡者將無手辣上三才未盡徐笑

茹古畧集卷之三三才未盡徐笑

者或幾心搖金陵余又試採菱華之詠傳攷萍實之

諸家語弔鵲洲之渚水經奪鵲岸之標左欲以相活計無

緩于升斗莊安知其量飲故操以壺杓外傳名誤曲

紅按桂陽之區社品先中冷快陸羽之師熬徒丹

志南北若限吳大小相尋李正宗朝瀛海書險設湯

金勝錢塘之有反折志洞庭之有合離地兆先于吐

貝運斗貢作于納龜詩曰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余

乃賦楚望如斯乎

湖

水之流通則為江今遠則為河積則為瀆今總則為

湖宋夏庚以余觀其咸池稟氣虞練影涵空僧文圖

畫映發其際地日月出沒其中判頻鯉之所隱現山

白鷺之所飛停揚州盤杯異其偶窮神威斗驗其

代興宋拾長未有蕩金短若以汀陽創所由來至百

千人而成聚訟會略以記異不數十武而感幽靈京

記則夫攷捐珠之事新肇浮玉之聲湖土石成山盡

曲屈環繞之致迷樓鱗羽滋阜極平晶清曠之情荆

茹古畧集卷之三三才未盡徐笑

志北破吳之西施絕景皆為尤物湖邇古來之賢達

勝地錫以嘉名郎官舍宅則怡情去住唐張帆臨縱

意往來金燦春花以明媚圖洩甘棠以榮迴唐彭蠡

大孤似舟人之與擲洞庭秋水予抑衙之多諧

夢北放飲中流急呼季野之念林慢游北嶺快足徐公

之懷東陽若乃值車駕之南巡纔堪飲馬五代相長

岡之王氣利鑿游龍京青蓋何為將有羿觀街壁之

事晉石函忽起看卜年卜世之窮吳欲以分風塗

旅相經之人何弗祈于亭畔州頓成佳釀百年于歸

之好那作惡于海宮字一夕而陷歷陽究老嫗之行

藏不須見縛淮百里而通零桂遡杜翁之故事具美

在公晉噫嘻一曲剡川吾欲希知章之特賜唐扁舟

遠棹吾欲追范蠡之孤踪史徵白練而入夢吾憶助

蛟于煌燉之頃經揭軟屏而繪像吾試立馬于吳山

之峰金主非冷非熱陽以五以千肆其亦占石鴈之

候南京動池魚之思焉永嘉

嘉言集卷之三

主韻樓藏板

米

易曰履霜始凝致其道至于堅冰易皎皎彌靜我

義遠連如雪滿地若雲披天比玉而白不為玷象月

而明自以圓劉表乍瑩洪濤之末時明綠岸之前不

解東風諒難質于如薄非藏北陸復何患于攻堅林

賦不磨自朗抱所向皆燃博物應候而魚乃上月懷疑

而狐每聽述充北鼠之腹神異語蟲之靈莊則有繪

畫莫精列舟車人物之象五雕鏤過巧多花卉鳥獸

之徵大金取薄餅以作緣迎刃而解盧氏尋韋絙以

嘉言集卷之三

從事約漸以成帝長飲泣于蒯人從教償直據神占

夢于索統會且偕盟晉琢之為煮茗之餉六敲之作

碎地之聲楊廷擬彭年之清秘初想姑射之豐盈莊

里則海波不蕩五一夕則柱礎相形關六月持于

捐館之辰西征千年事于大凝杜貴妃入官之日事叔子

巾之渡河俄驚敗潰後慕容之涉海詎替威靈晉駕

彼天橋南燕有同滹沱之濟東拜茲神力異亡憂關

隴之登北憶苦役于長城漸可消液史肆驕淫于外

戚弟遺寒威遺事豈曰逼帶京城諛工汝水王將無珍

玩內院象比蕙悖遺事欲以復仇則君國之在抱吳于

焉奉母則子舍之長歎雜詩納自凌陰詩出于朝觀左

既伴男女始偕風俗將什農桑乃詰家語于以蹈危于虎

尾書覆奇于鳥翼詩蓋生于水而寒于水荀以風壯

而以風出左登廟非寶集君恩已極禮載讀七月之

章詩而何曠凌人之秩禮

漢書卷之六

顏敏叔



具

以余觀於泉也習坎為德止艮莫前李程泉賦運鳴湍

於別派泛浮影於中天詩始泉賦候紫海潮沸然若溢

瀉飛瀑布潏然可思志靈符孔彰因時而為隱

顯海浴丹紀異多喜而有雄雌梁山必擎奉曲跪之

流多少足用法苑珠林非刻翳闢隧之舉亦將安之傳聲

希未耜孔味若醑醑西河輪長眠以歲月地延壽

考以期頤瑞應盤龍宛轉水經青蛇委迤舊唐白鹿之所

踐履金周青鳥之所幽栖雜大叫大湧小叫小湧咄

之而湧彌甚江深五里海深十里極之而天與齊

之憶始皇驪山之遊神女供其唾咳三秦紀劉季龍

湫之役土人伺其指揮漢嘉夫瓶貯金沙稽太守為

風雷之變西吳惜夫岩隨天窟遭愚禿為滿月之規

翰鍾脊兮追隨九江憑撫掌而怒號國多滴乳而淋

滿順司空之有舊趾南貳師之有後身字絃歌逗其

逸響宜城明月盼其重輪志廉者何居試問香火之

舊范食者何似無易夷齊之貞晉額天拜極呼號

嘉其志行傳子 恁地神通感格驗彼師行恭乃若窮

翁源水經記躡磻溪水經溫之烟浮采映荆聖之碧潤

金麗字飄丹砂于石磴山居舒金線于西池雜玉漿

懸乎千仞青榆木未以支離國豈乏太玄之神草五

玉沙之流津雜何異老人之入夢玉法師之通

神水經又以評中冷之第一唐上善之前因廣地

嶺味滋顧沉疴而起色記天階乳出快健足以絕塵

遺笑自而淫思拾而盜名元和而驟益狂疾南史而

永錮聰明字余憶夫高峰之一人鍾竹社之七賢

嘉古畧集卷之三 圭 韻樓藏板

衡碑且以善客山聊以參禪卓錫杜康所以工釀濟

志陸羽所以善煎景陵寧不萬斛之從地而出詩渴

驥之望風而前府蒙山始發空光下凝玉潭雙朝宗

路香潤下功能噫吾為泉加護惜焉白壁砌而青玉

蘭母為頑石所辱也瘦瓢汲而定甕貯母為穢器所

褻也戰若取足于雪液漱濯不得輕試也標格欲稱

其清容塵俗不得少着也又為泉加點綴焉芝蘭叢

種松竹環列而惡草不容託常木不容蔭也白鷗睡

其旁朱魚戲其中而俗禽不許浴凡辭不許寐也

無貴于華整蓋頭一把取足庇風雨而已招呼無及
於穢雜識韵一人取足供語笑而已泉主我賓我歌
泉荅而泉之常清者不受涸常靜者不受喧也是泉
於我交相遇交相益而交相酬也亦百千世一段佳
話也

嘉古畧集卷之三

圭 韻樓藏板

井

井之時義大矣哉象存吹邑義著瀛瓶收可知其勿

幕見不越乎數星尸去射淵究無禽易北斗之有狗

吠幽東湖之有龍吟涼鹽煎天水十六國火熾

臨益酒味飲而雋永漢香氣藹而鬱蔥從征比朋

脂而設色法興霧電以凌空俗出以雲其乘以風俗

通一青一黃辨廬陵之色宋半甘半淡傳司命

之雄廣州丹砂滿庾延歲以上壽圓珠三斛美

倩吟以冷容嶺表則有名其精以觀白記其鬼曰

斯古畧集卷之三主人

瓊天主星官以太白感遇神老氏于襄城幽胡以一

汲而泉動荆應浪而風生潯陽試論其吉凶者乎西

魏之交綏整冠而愴地北貳師之拔劍挽籠以塗城

後戰敗遁形兩鳩豈為相厄西神物有據三龍故爾

起行吳王廸之家沸溢而虞竭祥俊臣之宅嗟嘆

以成聲志救渴無人朝宗之遺書有待愚申警

有日先賢之墟攏何櫻唐夫懸鞭有日晉投轄在門

驚得竿于季子國笑處蛙于公孫後先石函之偶

出魏值木簡之有存南澄汰于馬殷之所居裏于斯

井

檳排于樂天之所賦柱何有言新未至而憂

得有當于海昏地獨怪楚俗之飲波唐尤異善和

之事負乘國史宰政者未能若平鑒北若房豹土高

義者豈盡若淳于東觀若管寧傳依稀丁氏呂恍惚

君平益錦以成其幻妄齊茅以謝其逢迎左驚顧之

老人布昭瑞應唐應供之太守快絕風清南則試

憶臨沉抱語漢陰莊勿觀天而拘于所見莊勿短綆

而非其所任說勿臨噎之已晚說勿恨唾之在今李

潘書畧集卷之三主人

為妙手廣具見誠心杜公從多禪悅西無與妬

于以興諸于漢代漢元紀謎于鮑生集夫何至

為飾略而黃金是營和藍取之無損李尤甘寧

弗鑿而成略為田莫塞莊可用汲焉史宏象

以九三之叶易鑿而飲也功寧堯舜之誣上夢有首

于亭長漢職或司于挈壺周茹古氏曰斯于為市井

之臣乎

池

窮髮之北有濱海者天池也莊幽人寄興詩君子而

名韓愈或賦春水之漫嚴維或夢春草之生謝惠連詩交

其中者渚洲坻島距其崖者林麓丘陵柳宗元而何

疑于名躍龍成都名飲馬名山名皓月確山名瑞星

雷州也哉則夫金城是防風俗淋岑以呼國按天文而

入斗府志錯海島而聯詩種芙蓉之佳卉魏美文

石之豐腴杜要當稱是林沼杜其何禁于樵蘇地里

乃若百頃遼望壁立通平千仞秦一泓淵注波浪香

茹古畧集卷之三李 韻樓藏板

乎千尋曲像海州自洽于島翔魚泳東周迴山上

不分于陽早陰霖治景水明媚花并環周都人之游

翫無賦錄荻莢被岸菱荷覆水京邑之興致彌深

加于以尋右軍臨墨之舊戒珠光庭浴丹之壘保寧

緬想泉明酌飲修靜之輩本有懷山簡浪醉高陽之

綺襄陽以誇羌胡開城所恨祁連簫鼓之音從傷遲暮

錦有先于內姬錄所憶靈芝鵜鷗之集混處崇卑魏所具寒松倒塔

之吟遇有奇于侍吏本所憶百年以後之記事有

處于披緇宋高僧傳翠水賦詩還約綿叢為禮本祿山犯

關何從絃管相吹明皇其必眺月影娥鶴臺入夢漢

將無歌風祿體蛟府追隨五代若乃狀如懸乳寶會

且停厄氏再試角鯉長沙但見黃鸝丹陽且以稱蓮

華于幕府王通達島于公塋見有宜于象岡蔡會

有唱于軍期唐央央盡省之奈傳咄咄西庄之為

記龍文又豈蛙鳴聽其言牛飲耽其遲遲本記

百畧集卷之三

李 韻樓藏板



茹古畧集第四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陳繼儒 肩公父 訂

符命

九五飛龍 易 昭哉嗣服 詩 聖人作而萬物覩 易 豈履

帝位而疾者乎信夷夏之無外度帝王之有徵 陳青

極 用千百十年之數有三千同德之臣 汪藻 望其氣

者誠曰有之寧一從遊可厭 咸定 當其錄者或乘其

五畧集 卷之四 韻樓藏板

便詎為禍始相狗 唐 頌之以鳳姿日表 上 卜之以天

授非人 史 鍾石笙竽之音相驚舞似 宋 樵漁山澤之

侶快觀形真 史 則以徵飛潛之無情者乎舟胡為而

魚躍 宋 媼何為而雄飛 搜神 羣蛆切為而相附 洛

紀火雀胡為而下依 洞林 入池中而解飲 寓 俯架上

而療饑 史 豈獨五色之虺鼻端以出入 周 異彩之

龍甕側以光輝 宋 則以徵草木之無知者乎嘉禾特

見枯樟向榮 晉 葭盧盛兮南指 漢 柯葉竦兮盤

橫 會 邊約于畫筆 志 立卜于青莖 纂 豈獨誦海晏咸

通之詞拔暈有象 唐 攷上天符命之字伐木與爭 神

錄又有乘不施其銜勒 宋 石猶著其履聲 山 習聽

于空中者 唐 致訛乎隆慶者明 唐 泥像烟飛擬彼

從曲突之狀 上 高樓眺聽躍然喪左右之驚 玄 未幾

而變芳醪會期巡警 真 因之而謝象局超絕凡

因 錄 憶往事于明廷相呼萬歲 宋 幾遮廻于天塹

感誦明神 冊 繫牛渚之遭逢老人亦 南 孰天

符之事應嵩嶺皆靈 南 嗚呼實為重器允屬元良以

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休哉 尚 命驗

茹古畧集 卷之四 韻樓藏板

誕聖

位以龍飛文以虎變華林洵矣帝王之有徵也試以

誕論履生華胥其開畫之神乎世紀其徵者曰樞統

紫電月貫瑤光世紀奄然陰風四合瑞頃且華渚成

岡休胸填北斗耀卯覆玉筐志雷電晦冥將無神

龍相感高寒水委置那從玄鳥來翔志甘露降武慶

雲漫唐太產生嘉禾武夢叶猗蘭景風動車回香從

遠襲南日華裙靜字若天成宋真但不解晉陽之神

所在而夢莊夫何有河東之尼相視而驚祖其徒

茹古畧集卷之四
三
韻樓藏板

步于禁中若從羽衣幻化元符官其入夢于腋下但

見綆赤分明柳氏縱爾多伺慮有寬于謁覆冊相期

一御幸有成于夢因書于是記營以孩受命名奴以

奇符瑞借仲秋之端午英想上林之春暉帝地角天

涯望南山而祝壽九州四海仰北極以傾心焉道喜

欲宴貢佳名自我作古是為美事唐實舉萬年之觴

獻繼天之樂不為立節是否德音海禮先于太后穆

願切于聖人唐明余將意鑑事十章之義張九葩經

半部之論崔日而何必表裘馬以進錄後賦頌以申

乎真茹古氏曰余攷嵩呼之由驚吏卒下祠官至萬

歲之稱代為沿襲再攷誕字之義為放誕為諺誕則

語助之解多不相謀有如未央之前記亾賴而驕生

產踣多仲氏書試憶華封之語多以辱而多以懼相

謝若儔有念劬勞勿諧世俗之樂唐太因思付託

相尋可汗之盟若以登其四聲天子萬福莫以

增其九願盛德好生書則余且為之祝釐焉

茹古畧集卷之四
申
韻樓藏板

太子

何以知天子之稱世子春秋傳王世子會于首止是

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太子發升于舟是

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晉有太子申生鄭

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然則周制固未有定乎初學二

體宸極沈約表儲副天庭張滿觀視朝宗于少海山海賦

應環極于前星晉天文志一有元良國貞之體永固周王褒請

立人自非明哲神器之重何司梁武帝立始生御以

銅吹有資和氣大戴禮稱朝拜以禱憤博攷注儀晉卽

茹古畧集卷之四五 韻樓藏板

爾避尊宴會西面以爲禮通典于焉養德藻脩東序以

爲勤禮羽葆毳帳共侈鼓笙之盛晉東宮舊事碧鏤金石

相題銀榜之文神異經旣冠成人則有司過之使虧膳

之宰唐書會要乃名家子其亦居以監國從以撫軍晉顓

董作其語識文惠本傳邪蒿急其名禁北齊書羣望兮當璧

左對坐兮藏針晉書試讀下蘭之賦初學記溫嶠之箴晉書

興思賢選勝雜記宜猷賦詩潘尼詩注劉洎馬周有奉爲日

直之重唐書王筠到洽相見皆賓禮之私梁書則往搖山

向光庭而作謝唐書事先祿祝若博望以爲期前傳馳道

之與爭相遲問故書傷人之見詰快絕有知唐書不墮

山不崇藪閭龍祗虞于穀治外傳長安遠長安近班鷄

驚服于庭墀世說羽翼已成之言商山幣迎恐莫辨其

真膺漢書骸骨乞歸之請東都祖饒何弗係以安危漢書

周儲故事一日三至于寢門晉兩舊儀一月五朝于

左閣崔融故曰立嫡以長不以賢也立子以貴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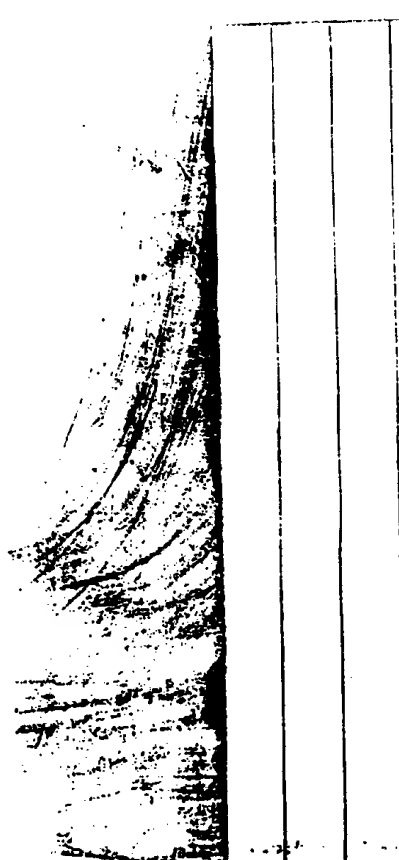
長也通鑑問安而退以厚之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

唐承祧主壘易知帝緒之無疆梁武帝立居震作離

易羨吾君之有子夏紀江清淮晏李劉手合額加唐書巍巍

茹古畧集卷之四五 韻樓藏板

蕩蕩之勲乃繼繼承承之統矣翰苑新書



公主

公羊傳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然翁主王主之稱義既不通于夫主劉如就奉來承之說禮何槩謝于舅姑肆考茹古氏曰尚主之制非古也後大長之輩何等乎漢制伏承詔吉本隔天姻表彼月斯望傳在鈞維縉上璽有佩于鉞銕車有駕于金根後烏鵲橋邊載叶松羅之契句鳳凰樓上宛符琴瑟之論蘇將無開以府第百官云何傳不鄉亭後約之舉茹古畧集卷之四七頤樓藏板

以部曲白尊之置以家令魏余取乎以明經顯以後才聞蕭粉奚爲而兄主相蕭奚似而母君府而不見道樾皆枯幾可設燎相屬文百官上壽或至數馬猶煩史孝篤于萱舍常義伏于竹園南嶠崕則持誦不倦晉賢明則先見有存魏麗以洽容無至稱下官而加殊禮說同爲托體云何引六官而忿不平宋紀其斯指鹿之奸勢奪沁水漢那弗避駿之使法執明廷後則夫觀戲無禮通折筋非情奏重惜而難所情後垂涕漢至今過房子之封血

痕猶故若在處高義陽之守廟祀以馨流落民間臺望鄉而思邈上徘徊亂世家四壁而情繁晉余未許客河間丁外人蓋長之詔以下書尤不解幕闕支私大父婁敬之議已成上糟糠貧賤之微言坐御屏而失色後炙足伴愚之往事疏帝座以申情王若乃爲重親怙寵漢累三世邀盟寶納幣絲而誇具從晉遺簪履而紀蓬瀛興書侏儒之形不堪東面南謳兒之舊故爾有心前噫嘻苦翠字以壽陽楚王名以山陰天官可侍中卿大擬可天孫大乞道茹古畧集卷之四八頤樓藏板

士以有願太平憶裏兒以消魂安直署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絳河常山公今淑之至比光明于雷燭可矣初學幽閒之盛匹穠華于桃李云何上斯以感釐降之事書詠肅雍之歌乎南陽長公主碑

后妃

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後魏書秋官配德漢書坤則

順成文后冊四星是效史八月先登後漢書以喻金

波之合義璧象玉床之連眾星晉書盤螭佩璽隋書輿輦

參乘漢書脂澤之田有在晉書湯沐之邑幾膺舊唐書

以統六宮吾必擇其令淑魏志以正九嬪吾欲肅其神

明盧植制則稱子漢書官則置卿漢書軒景成其潤飾

星椒房取其繁興漢書相術可憑當求益州取定之

日志夢祥非偶試問康王被選之微宋史豹尾龍旂非

嘉古畧集卷之四九韻樓藏板

關尋常迎送南史鬼呵神護緊來尊貴趨承王鏊毫可

旋引祖商或夜生晉書驚石之先吉兆雜記鵲巢之表佳

禎謝皇金屋欲貯武銀環每更帖望之月下雪聚拾遺

擬之步下蓮生南史將無艷嬌花見之而羞色淑從教

徹縷冶諤之而妬形邢夫此為續命生死之願已切

馮淑誠哉護寶霓裳之奏可聽太玄狎學士以賦詩

試採結綺臨春之調南史走羣工以展慕爭看撫膺辨

踊之情上如是細聽曉鐘想君恩今未斷南齊書速求

故劍測主德今多深漢書盼望使還泣有引于一絲相

外徘徊粧次咲曷償以千金傳掩鼻而色不黃魏書觀

釣而淚不勝上誠憶阿郎湯餅之會楊幾却使者

斛珠之恩梅妃夫一代詞華楚詞推而盡善唐書當時

著述女則勒以成書唐書具美絳紗其妮妮而稱最晉書

相憐半面故渺渺以愁南史香綉堪存形有圖于別

殿舊唐書璽符自守怒且擲于前軒後倘值禪代之辰逾

深憤惋楊麗華載聽白華之曲多所消魂古樂府晨牝惟

索書河雎自芳詩萋萋感于葛覃施于中谷采采布

丁卷耳陟彼高崗上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

嘉古畧集卷之四一韻樓藏板

知死不恤班氏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懷功微慮遠

女序次貫魚願雲雨之均澤紀靈通集為愉泉接以

抱傷帖婦人拜乎男子拜乎不堪謔浪唐書呂氏和左

乎劉氏袒右乎幾否敗漢書余案周禮天子后立六

宮三夫人九嬪廿世嫡八十一御妻和中官則正

寢一燕寢五之制似為非古盡人當明三月齋七

日戒之說豈涉不經攷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然歟

宗藩

天揖同姓秋官公族蕃滋叔傳本文百世王維翰維城詩

用宣寅亮唐太宗冊永作蕃屏冊漢王天發慶源衍

皇支于有永句國嚴大典章烈祖于無疆呂祖謙進

表于斯剪桐貽緒鑑訓梓垂芳書叶犬牙于漢制前

光麟趾于周邦詩嘉以白茅黃土孔注寵以繁弱綬

章呂許公集崔臺始成早摘從后之句陳思王傳兔園選勝多

偕賓從之遊漢武帝記構彼栢梁屬驂乘而把韻漢武帝紀賦

茲隱几那浮白以忘憂西京雜記其與鄒陽枚乘之流上

茹古畧集入卷之四 十一 韻樓藏板

平台以從事漢書其作朝雲暮雨之會望高唐以成夢

選墨妙非常雖當寢疾之時多煩遮驛後漢詞源風櫃

何堪訓詁之筆爭事雕虫本傳枰象之智魏占蟻之工

記漢爭先築宮之典雜記相高終宴之風子建述其美謝常

賜服單衣漢書諸父昆弟之行賑何弗及後漢求其失侈

府第晉書好遊俠後漢聲色狗馬之役事有兼隆書夫然

于衣領袖本傳于的標鋒唐豈不召先鸞殿李名次屬

封李程若乃種瓜常摘唐書煮豆相攻詩能無嗟花萼之

難再唐歌斗粟之不漢則又慕少年于彥度晉欽

美貌于王冲魏志講經于白虎書奮武于雲龍書其黃

白神仙之術淮非機祥鬼佑之共書圖識何似後証

呪無庸廣陵王芳而不見假可羽葆設可簾鍾漢書朝夕得

侍宣室劉入出與同潘王天仙不啻加雲母以從東

所未忍言者中河墜月半岳摧峯南史所不欲貸者葬

以民禮史奪以雄封漢書諄有下頒寧寬銓選之柄晉

獻權勿于假聊且食稅之供諸侯王表悲夫無短誰長作

布衣之知己唐彌高兼善奉家訓以啓蒙周書驥首奮

翼之思從看曳裾鄒陽上吳王書黃河泰山之誓是否追蹤

茹古畧集入卷之四 十一 韻樓藏板

擬于天子史次以三公漢官解詁永為盛滿之懼漢寧

是繩墨之窮朱浮傳蓋不必懲魏氏之孤立而俾得自

選王政不得濫唐時之相業而幾至鼎呂若語親

盡則祧之常謝絕賢輩王荆公試思代漢秘書之任具

仰國宗東漢噫

外戚

經所云貴戚之卿乎軒冕王官則許史之繁漢昏因

帝室則姜姑之宜周不有微房之親開門湫宅燕集豈

無甲觀之勢馬耀車流唐書則夫賞以舅氏詩戍自母

家詩不可為兄故私撓史記其獨因女寵有差馮野即

以祭渭陽之館世說覓老嫗之車漢宣帝憑望西湖看烟

火之交熾賈似道趨歸外鎮驚塵土之多汗世說居嘗而

巨萬與班勲臣無兩南北史一日而裂封並及朝典何

賒漢成帝乃若議恐台席石保選置學宮漢東步挽恣其

第古畧集不卷之四 三 韻樓藏板

感慨王解游俠謝其遭逢陰興茅椒石室之中正爾自

娛武攸平章樞密之任那事熱中長編縱爾賢行不欲

私于相國漢文况茲擅殺何少貸于渠兇薄昭余異夫

漢興以來保族者人不數有崔駰之而憐夫雲台並

列首功者杳不相從馬援任矜大于崔盧况復帝戚考肆

快請求于兄弟何待勲忠長編因緣囑託之奸無庸傍

伍書烏合疏辭之舉作好敬共鄭所辟為李固周舉

之流每存虛已東漢所薦若何熙李邵之輩具別名流

而不見箴有引于成敗東漢箋第拜于遲留李不

得願為孤豚試從殷監魏書多有訝于腐鼠爭事
子雄寶余讀史自古非獨內德茂也盖有亦外戚之
助焉則于今日不無三致意云

第古畧集不卷之四

韻樓藏板

茹古畧集第五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兄 傅淑訓 啓味父 訂

姓氏

昔者聖王觀象于乾坤考度于神明探命曆之法就

省郡氏之德業而賜姓名氏焉潛夫姓則觀其祖考

所自出雖百世不變氏則別其子孫所自分凡數世

而變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至于族亦氏之別

茹古畧集不卷之五 一 顧樓藏板

名也其實一也歷代源流茹古氏曰炎帝之妻之姬

似不可更求之古合璧西祁諸人之薄德不錄源流高陽

以下之明德遞彰奈何不內省于今上有微品于王

謂之千品潛夫其配音于正轉而五音白虎世紀則

遠嫌異類族望則婚恥非羣高士不必離析文字

而橫生諱忌吳豈其廣資聞見而致事糾文故曰五

帝三王之臣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

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

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

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

門西門南宮東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

謂志也潛夫四岳與谷幾共平成之奏世五臣濟美

疇黜典刑之望白虎博浪一椎或為十日相寬私

下邳張驃騎千駕試問微時得幸吏事平陽衛易則

筮之陸羽唐律則吹之京房漢家近稽山之側晉時

號水族之鄉唐義有嫌于疎東晉字有借于莘辛唐

並四柱之了義碑陰種一李之前因子若濫冒金陵

從鄉校之議記適就外氏憐仲淹之貧錄乘舟偶效

茹古畧集不卷之五 二 顧樓藏板

于陶朱名非伯越范入境遂稱于張祿志在投秦傳

元老登庸帶令諸胡爭似南隴西刑定星馳駝李何

人金屬次于第五北比似于半千新其浮屠而亡匿

命五代其補其上第而語故園蜀構憶崔陳之相去世伸

刁盧之微言晉中則夫安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成

虜配馬成驢而且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為

馬施角尾而為羊錄枝分派別萬轍千塗呂伯自

尚書領獲而來甲乙有異唐柳縱閱閱矜尚有日氏

族誰居唐新姓者分貴分賤則平章之百姓於變之黎

民似為有說姓者從女從生則女之適而別與天子之王族諸侯之公族卿大夫之別子各有所殊蓋別姓為婚別源為宗別祖為族其不以異望而婚也固也其以各望而宗也非譜通其始不族也族則近而別婚則遠而嚴甚矣夫人之不可不哲于姓也蘇明允云古之世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世族簡而知之者反少蓋由譜牒之明廢而已悲哉

宗族

以親九族

書

以定二宗

詩

世族遠長寧假問于蒼龜

星數

柳

衣冠顧瞻盍稱舉于名教流風唐門高則

自驕族盛則人嫉忠信篤敬乃食之醢醬不可一日

無者也

上

君賢而臣忠父慈而子孝政荒民敝則覆

亡之懼何敢侈言其盛哉

世

德勿喪宰相世系表家訓

是求

顏

服屬易疎未可分族而傷忍梁少長咸肅寧

庸情志以交倫

北

說者曰杜固壯氣歸然衣冠若續

新淮水波流不竭文雅伊人

王弘

即以看大鄭相小

鄭相

因

話南阮富北阮貧晉持論于八裴八王晉較

著于五荀五陳

世

呼有殊于微子南地有重于烏衣

上其高門以偶謝

南

其華胄以通議南余有取夫官

不假蔭

李

趨不顯榮客談論鋒生信是鄭宗之

美

王

操修清絕聊表衰族之聲晉書慕羅隱之詩名

有推異等

六

驚謝晦之賓客長慮居停世遡混元之

世代

錄

想豐邑之家乘食豈寄孝思于荒壠五豈担

魁選于廬陵

夷

豈倏忽見誦于同籍新唐豈依傍

共撫其遺行

唐

求諸異類之無情相憐共乳崔隱試

問綠林之肆暴語戒勿爭唐世睦則為三後累七
合纂則百指上千丁錄興而不見駕幸鄆州書百忍
感懷下涕舊唐義彰太守橋口風化聞聲如是
作而言曰仰觀堂構努力無已沈約未遠昭穆歸地
何論韻語酣讌之餘作韻語以振風流莫為盡美謝
竹林之會寬禮數而任放達率自有真晉書表光德以
同居士師奚愧賈氏勅太宰以致祭賢哲與崇魏書余
嘉夫名德芬輝蟲雕之有世業王筠高夫志行惇厚馬
糞之有門風王善夫鼎鑊作糜聲息幾以播遠錄
五 韻藻
夫閭閻既墜嫁娶猶以取豐新唐佐命歷朝相傳忠義
之氣唐雄才江左疇根雅道之踪天于以攷世家之
盛自古未有唐于以笑東海之大何所不容因話茹
古氏曰三屬通之母妻則事緣英布而不及吳芮可
為一證海單戚寬以婚媾則因之綴食而因之繫姓
自昔景從禮胡為不吊胡為不免上誰可奪嫡誰可
奪宗漢書余讀岑文本氏族志參攷史傳檢正真偽進
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屬右膏粱
左寒俊似譜系之信史再紀范文正義田記日有

食歲為衣嫁娶凶葬有瞻誠敦睦之高行錢公後死
而生如足如手薄俗難論小人利口蘇明允同源分
流人世易疎恍然悟嘆念茲厥初陶潛故觀蘇
氏之譜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

名字

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御覽是以紀別吳錄于焉吐情白虎通

依其事傍其形而不見先代無文主以太甲武丁之

屬今制有定相以宗廟燕寢之宜上求諸婦人野人

賤已不敵御覽推之伯氏仲氏命有深知白虎通雅意

依謙玄嘿冲虛今各當魏志微嫌中諱軍實詎鮑

寇吳錄者有奇吳錄祖孫父子之間二靖無分于處士齊

隨兩屈相類于安同北史此何說也聖帝明王之會趙

堯李舜未聞為逆王莽曹操不假襲名將安用之大

義慕之蘭漢仰之蘇第因時而及豹左斯千里

以名駒南史五百年間出員半十一世儒宗論語文學

有其刺技楊遺直堂構紹其家風陸象先邈蕭桐得御之

由無能賤舉神緊素立奉使之日切幸偶逢唐念故

主之誼情深任俠漢書憶異鄉之舊事紀乘驄東禮會

何人聯文章門戶之席錄因詰制誥有屬批散煙傳魏

之詩本客館之告平原忽爾嗟嘆魏書錄之題劉向

無用驚疑宋郊答馬通叔史鯉恰伯魚家歐來幾

殢列瓜下從乎傳不問呂后夜帷四朝見伯孝

朝鳴齊書無取飛龍在天之義五代史何來阿羅兵士之

評記知之者以婦孺司馬公以官禁歸田錄以草木唐

以虜夷裴度傳事業在中書張名望先勝國李故相推

重降從天帝之命舒忻逢堯舜之君李曾幾追隨何

庾姑才泛于嵩之舟石城終恨江南何以嗜殺投曾

參之杼費邑已罹秦則游擊之守正後梅福之潛踪

乎漢書成師所以兆亂左吉甫所以予雄乎傳故曰君

子之名字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

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

第古舉集入卷之五

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通告內外所以招其名也書

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之所以貴其名也冠

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御覽吁美名哉

祖孫

余讀顏氏家訓潘尼之稱以祖侯霸之稱以公則夫

祚首自始什王首加宗爾秩祐之詠詩蘇斯之章詩累

以百葉若一體也左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用義用

恩無岐分于輕重記荷杖搏杖差辨論于等夷呂豈

為作尸提抱之情每篤記將無繩武蚤夜之際以思

武下累傳清白後聊酌安危公故業可思慷慨中興之

業馬遺書有在暢發後起之奇姚于識友行任年少

而官薄書頓超羣伍將悔暮而追遲衛如是曰吾

祖之殆聖晉此兒之興宗魏視遺書丁留硯范而有

當憶甘棠魏典冊世說以相從楊奇之負強項後員淑

之逞詞鋒唐引佩刀而刺淚晉據磐石而慘容薛元

幾以元和似與于先之監國唐信茲平允何必不後

之崇封謝登第唱名之時亟有煩于清問李東佳賓

旅見之會多有快于在公周若乃登北固以成詩

語嘲貽厥南命脩篁而作賦仰羨家風梁沈為純孝

為純孫感悟者若為有待孝子事日長報日短陳情

者莫禁于中晉縱酒譙歡之餘時與披薄後周李問

者莫禁于中晉縱酒譙歡之餘時與披薄後周李問

安視寢之際一曰領之郭子逞山北迂塗由來智更

之笑列倘委蛇少識寧無禦寇之警列噫嘻織女借

其麗字前天幼婦美其諛詞府餞風俗賞甘之所有

事詩李白文志因話錄所共推尊看鼻祖方傳但耳孫

應貽謀有日史攸行滋蕃書其木有本而水有源也

乎

茹古集卷之五

韻藻藏板

父子

生我劬勞夢我昊天罔極魏蓋門間之多倚策常帖

岷之與陟詩南面而明北面而順次疑高然而上

晉晉然而循書大阿哆之呼以回紇會郎罷之呼以

八閩顧取義于肯堂肯構書比事于烈主嚴君淮若

曰雙珠之生老蚌後野鶴之在雞羣嵇相較于季長

伯高之間勿爲輕薄漢更酌于伯益偉長之輩匪但

親昵三國家法有存則構事小齋鍾若偕其佳韵

柳公王和法誠欲切則旁搜往古屏逾重其師資房玄夫

第百集卷之五

同居禁筦唐書代有文詞謝當吳元濟謀逆之時統

兵塞外平淮當楊嗣服貢舉之日置酒私覓六而不

見一日居官代爲請乞孫公庭朝會具展私情隋蘇

環有子北仲謀佳兒說擬之日冬可愛夏可畏左

高其風畏人知畏人不知胡歡從仲舉汝南談共

阿戎上賦鳴蟬今有富歐愛砥憤今多窮後而且嫌

殺青簡開破撞烟樓東坡勿復蓋而恣蝙蝠之

謂玉泉豈對奕而厘瓜葛之憂說於休哉以文章以

號勇以草隸美夫三絕之各擅宋文竣得其筆測得

其文奧得其義躍得其酒更妙一狂之無餘顏攷

真人之東行則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叔慈應門慈明

行酒說想家法之整肅或侍以參政侍以補缺侍以

侍郎侍以起居賈三槐手植邵氏百果心推南感之

坐卧與易杜念之遠近相遲王譽或成僻唐功

勿滋疑韓有頃泣杖家未幾觸屏書語相嘲于銅臭

烈念或事于杯羹漢豈必解橐中之裝時從歌舞史

將無窮水陸之美猶爾杖刑資落渚石磧之累行

不堪奉教博塵肥鯢鮓之往事無問趨庭天取風月

第百集卷之五

山水以名其心每異莊置奴婢田舍而去此念最真

霍光傳一日付厨而言者誰氏俗他時還朝而見者伊

人之呂則悲夫鏡膚以驗孝憐其行乞相隨程嗔

招權者之幾敗事狐恨居貪者之致毀祠秋晦曰

使君乘板輿忻忻色喜北是關吏部別河洛戀戀情

癡南昇輿相代之微詞可稱純孝師追捕自刎之節

槩雅重倫彞後如是幹蠱有屬易跨竈允宜上則所

謂有是父有是子有是子有是父者余得以快談于

斯楊

母子

母氏聖善母氏劬勞詩 後燕喜之咏上 陟岵嶺之高

上朝出耶暮出耶情生而望在矣大痛乎小痛乎離

裏而屬毛焉談曰社注 曰媿曰姐說文 曰嬰曰嬾曰絲

集韻 稱若異俗爲生爲庶爲乳爲慈爲保爲出義有同

曹合璧 吾聞母以子貴更想慈以成嚴乞郡夫人以申

情可爲故事趙康拜公 以盡養勿避私嫌春明退朝

錄歷仕平章典有榮于特詔賢臨觀御宴禮有絕于

寵班職官分紀 觀洛水之遊鼓吹喧闐登凌雲而動色亮

嘉市畧集入卷之五 主顏樓載

憶閒居之賦歌舞駢奏坐板輿以偕歡潘岳 而不謂非

此母不生此子也乎列女 則邈其所安者焉不必傳奇

于搖竹孟詩 亦不必罹慘于威豪之執後漢黨

錮之寬范滂 舉兵慮其成敗陳錄 因問所平反書 招賢

士以共卧列女 評俗客以投餐華陽志 却遺金于田稷列女

急封草于義方傳 蓋至責其佞諂王 怒其蕩狂趙武

憂其驟顯潘孟 竚其擅場宋 相謝以孤憤觸乳之

諺漢書 相囑以輕肥惡息之常唐 無忌躊躇于當歸之

旨孫盛 無煩掃除于墓道之傍嚴 小人左 有母分

子

以樞實蔡順傳 懷以橘香吳志 賢者莫測傳 絕裾何忍說

叱馭何忙王 雙目俱盲惟虔祈之有願傳 寸心既亂

豈齒霸之靡逞蜀志 憫湮廢于周官以隔紗而高講席

拾遭奇誣于刺史或擁笏以飾家常王碑 余憐鞠

獄之少年有其形似杜 更憐解職之郎署益其亂荒

朱壽 悲夫甘泉日黯將重苑馬之戚金日 佳哉雲臺

烟迴從傳隣舍之殃孫盛 逸若 夫神黃雀之入幕晉

誣蜂螫之綴裳琴操 相憐几杖胡 遺誚蔡延 公私

以制練叔 伋白以定喪禮 彼衣冠之家傳乾道之事

嘉市畧集入卷之五 主顏樓載

而談爲美曲 豈百世之後知蘇氏之保而否以藏

嘆噓太湖之旁無復餘草雜 幽冥之理幸以再生

狀以發情寄物之談殺已有漸孔融 深思于先

國後之誼忠亦可成鑑 余又求之陽德炳如則日

事內 秋風森起則虹暈從微嶺表 就市上以飛

還青蚨者屬談 登華陰而疾走綠蟻者靈列仙 望壇

壇而集寶原 妙烝化而隸金仙傳 南陽之歌太守

後著作之美聞人史 夫何里名之較勝陽 而坤德

之稍溼也哉易

子

兄弟

以余讀蓼蕭之詩也鴻鴈有序杜鵑在原味如足

今如手李華戰吹笳兮吹塤詩何山鳥之羽翼已成

分飛何似白竹箭之積聚既衆摧折何時中蠶績與

謠情親而更俗鴈詩作謗諸謔以貽譏聞覽若非

龍駒當是鳳雛持論之餘有當陸雲蜀得其龍吳得

其虎盛名之下無虛世吾遜稽于封胡羯末上竊比

于酪乳醍酥上猶異乎八爲荀爽本六爲下壺帖白無

已陸氏之雙璧魏書王氏之三珠本詔書疊至唐開科

茹古墨集入卷之五主韻樓藏板

目並途韋述則有曰皆謂金玉南少爲鵲鵲河東又

有曰騁雙驥于千里南躍二龍于長衢張詮南季方

難弟元方難兄世肩白最著志腰鼓爭鳴南俗事最

喧其寡詞而稱善世說神思清發無假寐以游情晉草

舍繩樞莫益鳳樓之舉續苑沿江負海浪誇兎窟之營

行紀其貴者曰弟草兄制韓子兄草弟麻遺事則高

元裕之舉代孔韋嗣立之叢誇也書高其義書曰兄

飲弟孔融優弟報兄冤索靖則流矢兮誤中裴載

旌今以先也左被可共試看姜肱之卧後衣可易無

長李充之貪記南避爾名高辟先辭于公府詩自朕

家計哭何向于生人晉諸公議委曲而成讓德帖感泣而

息念端蘇勿出擲火之策世說時非儗博之觀因詰吾

有異掩尸自撾之妻俛首而多禮形但不識作脯定

坐之婦縮口而頓還隋帝記其乙那以謝阿干輒鳴奔

馬前如三清而行君法無籍冥錢舊曲未幾泣投冰

有開于宿岸異因之詭厲杖莫舉于市閭通慮厘亂

階雖作謗而語切晉書義明委質寧假會以情牽江表

非漢相不可私撓坐從東鄉書漢彼大才終當晚就好

茹古墨集入卷之五主韻樓藏板

任文淵馬援噫嘻遣少匪私料家督之見殺趙世爲兄

有願快侍養之日長華陽居嘗則行事皆詔無充私

豪郭寢疾則盥沐俱廢有痛連牀南史蓋何必滅驃騎

第五之譽世說何自殊東山一壑之常上何必不感悟

而成清白之吏東觀何必不疑似而對豔冶之粧俗風

張伯榮戟俱列孔帖臺省世均裴聽謠歌于西河之上

大馮看豐碑于洛水之濱宋碑比當年烏衣之遊時

借雅會介修一日蜂腰之譽允叶輿論周弘而不見

經紀畫工朝廷稱其兩絕舊唐婆娑庭樹造物有其千

真齊諸則父父子子弟弟兄都哉

蘇東坡集卷之五

七 似按錢板

夫婦

易基乾坤詩首闢雖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

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是以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

陰陰陽陽而統御尊列女偕老矢願詩一體聯恩儀若

比以肩連異從書以肩漢其畏之如應母唐或遇之

以嚴君漢親卿愛卿語有諧于誰復世私我畏我事

有喻于合從漢河南之自堪以才訝傳鄉里明彼庸

之具將以敬驚舍老翁後非久長貧相顧而揣其九

稱晉山未幾封事俯首而憶其奇窮王不意天壤之

微詞生嫌逸少世說祗謝河魁之殺景却走豎童荆

則夫千金而憐亡命史共載而下侯封論名急成守

命將史制素奉于在公郭余嘉夫燕居以禮仇寢疾

必恭樊嬖幸非其好南貧賤幸以同尉飲或期于

竟日沈文笑幸邀于偶達左昵之苗奉倩之取冷晉

忍之周稚卿之鞠凶漢疑矣搥從吏卒劉癡矣局自

戶牖李蓋至尋當作粥世試語選弓晉憶以書而真

草惟命蔡文思遠禍而去住追蹤唐阿郎何似胡

御士幾供列白頭不堪于啼詠西京兩袒故切于情

通俗從容謝貉世說憶恨伏雌俗其怙然于落枝詩

其更事于鼓吹司馬懿謠兩日之並出後漢筮久困之多

惟左誠非夢耶嘗試國忠奉使之日天寶可與言哉

已偕堵敖並誕之期左刺有詩思恨少恨晚之篇幽

懷莫述唐多看義重廢梳廢沐之念老死何為北史環

茂而召餅師增憐明媚寧王猥處而配徂猶失韻林

詞李易偕老鄧襄有心之押衙幾遇太平自甘澹泊

可奉之皓叟尤奇孫明母舛義于一日家語母笑曠于

宿時昭或為馮衍之娶罵本多少義方之相知唐籍

嘉古集卷之五十九韻藻

注已定晉禮盟誓在前物理請以誦有別之章焉

諸父

夫所稱庭階玉樹也哉世說吾以讀杜牧寄阿宜之作

馬援戒兄子之書漢書方之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伊

憐往日之癡誠為實美晉有如駒齒未落龍文已成

求諸千里之外疇美芳譽北史遊春黃胖之吟無能終

宴談玄晏先生之學曾否卜居晉書得色而來盛增北

府之愧謝並名而起便教耶輸之吁北齊豈必朝野希

榮了無止足漢書何事書劍遺悔日飲多適袁余又以

高于恭之任捷後漢僧虔之回舟南史遇歲荒而度活東

嘉古集卷之五十九韻藻

紀漢值獄事而餉羞宋書有明其先見三十國春秋無穢其素

風晉書紫囊但戲謝玄華錦匪謀晉書雅慕詩名賂遺而

通晉書敘史矯誣風疾遊狎以敗行修曹瞞而不見車

則對坐食則比豆感髮髮之二色蔡邕朽敗所安荒頓

所戀曷肺腑之私謀後漢夫所賞者疎野因話作傳者

孝忠宋齊語錄嗣定遠而光家道任破萬里而乘長風宋

如謝安之與謝玄鶴唳風聲奏可淝水之捷鑑如文

穆之與夷簡紗纈唐書魏徵之請

封聊可勸俗上楊紇之奉旨那不解容隋書謂天道之

無知棄之者故先情絕道 乃良吏之有待哺之哉

豈曰幻夢唐書 假寐安寢之私將無近是漢 顧名思義

之訓斯謂大同魏王 至今過烏衣之巷西 高竹林之

遊晉 何必不明珠之在側宋 何必不裂土以封侯魏

基乃如葵以作解什 絲可相呼袁 亦奇聞也夫

茹古畧集

卷之五

賓主

我有嘉賓詩鹿鳴 魚川泳而鳥雲飛韓文 不欲俗物收意

說寧謂鄙吝復生傳 則夫東階肅入禮 北面相迫左

厨以分其三列烈 揖以重其深知漢書 其上于五侯

若闕唇舌漢書 其稱以賤子驚離席帷漢書 湖海元龍卧

百尺而與語魏書 義興太守爇區座而匪衣南齊 驛遞之

莫可少停輒從郵勞鄭 名之未幾都盡那謝晚

歸何 非車榮不樂世 長信源與居范 未至而觴不

欲舉晉書 每見而席第以除宋 款雜之言誠所未有世

茹古畧集

卷之五

襟懷之咏偏是所長上 雅對忘疲而縱觀酣暢周 相

期奄處而突入踉蹌陳 乃若處逢鳥噪南 雅繕侯鯖

書漢 蒲博塞之多能誠堪選對吳 院庭舸舫之間置

却勝主盟南 輝赫黨朋勿致仲舒成季之好唐 輕薄

公酒若成王儉張緒之行南 司馬庭前直奔走而共

設襄陽 清油幕下指形似而多輕蕭 吾取夫者德已

成憂無煩于密伺列 而異夫簡潔特至拂有事于相

并南 嘉夫真率從常無似美供于晚至世 嘆夫劬勞

自執且為報貴于前迎南 蠅胡作吊吳 雞亦從鳴傳

策借面于尉監器早結緣于山靈志其豪之而名士

皆集遺事其殘之而權軸誰櫻梁其夜半私之而號

稱十哲撫言其南浦傲之而慘絕三生吳佐獵以豪妙

鷹絲之在手禮負慙以依競龍食之騰光史好事

已諧日中之所欲舉仲王毛齋閣始至年少之所靡遑

袁空朝而關吏部之赫赫南盈路而訝長史之漫漫

張嘆一時之興廢崔廷想此日之誼譚梁逐既不韵

秦何浪誇書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日暮之後掉臂

而不顧矣策奈何有差獨樂者乎長短自裁學步所

茹古舉集卷之五 王 顧樓藏板

難持矣漢十年去國門前之崔可羅一日登朝屋上

之鳥亦好啓堂上百里釀明無撤器之因昭門下三

十毛遂之處囊之道文相知多著籍策樂聖且銜杯

李適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斯東南之

美也哉

師弟

蓋聞之楊子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

異說焉于是起而尊之曰吾師乎求諸經術歸耕之

語夏戾羈貫成童之時殺譬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間

時為砥礪驕驕驥驥纖離陸耳詎少鞭箠荀身名之

顯也在于師無懷腐而欲香也無入水而不濡也呂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呂大墳祿

圖之人其所自始韓詩蓄缺被衣之輩或非賈傳莊往

不追來不拒孟虛以往實以歸莊德在三之義後秦

茹古舉集卷之五 王 顧樓藏板

函丈之儀曲齊戒而來未幾填海移山之力蘇輻輳

而至曾是生徒女樂之輝融無喜擔簦各市宅以相

就張求親洒掃多擲地以無識林宗感鄭生之夢南

下仲舒之帷漢書鳴董春之鼓上端盧植之思本人倫

作表世說吾道已東高士竊笑影質北幾幸唾夢南高

南面之殊禮晉敦巖石之高踪朱藍泥書而作謝魏

食較信而有達魏尚書著作之名流非殊剛克北西

河正始之風咏曾幾奇窮北史莞絃極樂厄酒聊供兩

人之聞知各得張莽卓無為伊霍有願儒者之所見

畧同唐呼青溪而不名相憐屋漏南史卽白晝而假寐

事絕夢通邊不爲摧鸞鳳之翻而游燕雀之宇先賢傳

則試五百攷其運數而半于快其所從神異記如以論年

白首高其先達文中無妨稱母高義快其崇封前泰

踐祚之君斯乘輿而降幸宋紀異類之虜抑仰闕以尊

崇蕭領登山採玉入海探珠飾勿東豕之故事原俞

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曲木載稽子厚之

書辭唐新豈不及聲樂賤工譜以明其授受韋表微亦不

妨膏肓廢疾旨以暢其歸依何休乃若步擔相勞薄德

茹古畧集卷之五 三言 閩樓藏板

爭趨事有感于飲泣晉王貫械何爲宿誣更奏寃有

慘于垂紳東漢且思因我之楊城解難無及南若語作

質之子慎竊壁非真世說忽而求監忽而丐歸料不負

于家國趙于以吟風于以弄月會有想于伊人周敦

吾家故事門前三尺雪坐上一團春都哉

朋友

以余讀伐木之章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交而

成者毛詩名由之成事由之立猶唇齒之相濟乎劉

新固如膠漆堅如金石斯蓬麻之自直也子吾不堪

翻手覆手之句杜而第申覆楚復楚之行左卽無從

龍隱鳳衰之諷後漢而用尋丹雞白犬之盟北戶就體

而分首尾魏自度而俱死生列其神交乎何必相識

有素山濤其莫逆耶故在一笑與盟左可以勿頸漢

可以契衿世說可得意于濠梁莊可酣暢于竹林世說

茹古畧集卷之五 五言 閩樓藏板

雲間以結想南史甘世外以澹歸晉書杵臼之間相驚備

服東觀鍾阜之側聊遂初衣南史雅篤虛襟何論耕夫牧

豎周書相聯名閥已忘顯晦升沉齊秋軟美中乎柔情

驚呼以小唐新適莫要于至正往復相箴後漢廉儉自守

放縱不拘政無妨于異行書疾疚愛我藥石惡我似

有妙于知聞左風契有懷以紆縞爲美談以私章爲

幽贊後魏風味轉墜誰爲牙生鍾子誰爲匠石郢斤說

則夫以飲泣鄒以夢迷韓美醇醪之款款江表感山

河之淒淒世說千里今候食會語一榻今關唇尚書豈

鹿豕情牽女子孔叢寧貂蟬恨長惡賓西京雜記周旋作我

說識度猶人山公相期始終非日東之高閣晉中興雖經

險阻無稍易于性真唐而不見羅浮之山樹鐘情而

合抱廣記永嘉之夜夢慘淡而思顰通鑑憶昔時之遊

乎或提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于林抄追素月

于園垂南史且思平居之悅乎多遊戲以相逐強笑語

以相親出肺腑以相示指天日以申詞子厚墓誌憂煩未

遣周書過失相規北史青莽非樂死豫章胥鄙豈居危新序花

侶招攜更名以玉北戶空門晤對好締以詩醉吟先生士為

茹古畧集卷之五

知已者死外傳儒有合志者誰家語若夫耳餘之隙未

況泌之遊嬉唐新噫十年之已盡交遊賦恨四道之將離

通白虎斯為臨風對酒之詠魏書將無一丘一壑之期舊唐

所至而擇郭太不三而攜續漢書青松無落色孟郊詩門庭

無雜賓孟浩然詩叶鬱郁于蘭蕙志婉變于荒墳廣雅如

是又何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後漢王吉甫

茹古畧集第六卷

楚人 程良孺 穉修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印司奇 雪浪父 訂

聖

五百載聖紀符考靈從天帝而加算河圖承歷數以受

圖鄭玄庶品之自然以協萬事之終始以窮家語淵微

畢照顏延之元氣與同姚信吾知其洋洋尚書穆穆禮蕩

蕩列子純純禮神明兮幽贊易天地兮彌綸揚雄五內

茹古畧集卷之六

修澹漠進與道浮沉書大制調高下燥濕之要書智

崇河海山石之深神異但求足譽淮勿以府謀見九

拂而慮遠秦妙萬變而神游淮吾不知曷獨擅于東

魯論迺專產于神州士生也天行死也物化莊求之

事功抱雌而守清文譬之水火益遠而彌壯楊沉淪

徹于無內曠蕩比于無外孔融聖人 猶中衢而致尊

其明鏡而通昧莊蓋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道

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子非天下之至德

其孰能用之楊

賢

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繁則以譬葵藿之不

採子等黃金之累子其處世也猶豫章產乎幽

谷論金玉生乎沙磧其得主也翼乎如鴻毛之遇

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王易稱鴻漸詩喻鶴

鳴詩辨星辰素而罩宇宙散安社稷中而坐神明

家勞身樂動聲礪行孔虛已任忘心莊不魚鳥之為

智孔勿風雨之累行操形之誦讚者曰含真謝萬地

抱璞官徵玉粹金貞孫綽原翩翩今霞舉王冀辛猗

茹古集卷之六二爾樓藏板

猗兮雲停吳先又曰百里戢景陳大虬川摘光謝萬

頌鸞時鳳立史龍翥華太鴻翔吳先六關與鼓

抱三握非忙史渙羣叶吉呂遠鐸從長列女分有嚴

乎上下文事何咲于遐方呂吾意異世而接踵千里

而同堂記百代為美孟三世逾芳黃石公出則東閣

弘開儻作公孫之客傳處則竹林雅適與陪阮籍之

行晉噫賢矣哉

忠

憂此社稷策竭彼股肱左卑身賤體夜寐夙興說故

曰古之制也左民之望也襄十約言有在宣世篤如斯

書則以我為知乎以我為仁乎以我為勇乎新道覆

君而化之德調君而輔之是非諫而怨之外惴惴疑

歎屈原進思退思管以余觀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之

誼成並想東鄰構禍南箕扇疑之詞宋朝何以失七

何以失軌新妄不以死詐不以為說厲節狂豎魏視

息人間晉斷臂而爭從教陳列新排闥而入豈幸生

茹古集卷之六三爾樓藏板

還沈無有代君之言吾竊疑其幾倖左殺身贖國之

語吾亦怪其疾呼國豈曰土臣似當從容之義上此

猶一卒是為慷慨之圖策蓋承命以來深度兩全而

任劫說自渡河以北那弗長逝以遺行東骨親肉疎

感念平莽之少烈典分榮班錦深嘉丞蜀之潛聲雲

雖而不見傳形之父子蜀欽寂之弟兄唐衣帶鞍馬

之賜衛鏤金鑲石之銘真宗過一遇灞陵下車而湏

涕東再經扶邑椎牛以輸誠東忠矣哉吾求之孝子

比之女貞論抑寧為良臣無為忠臣也乎史

孝

思念陟岵詩哀號倚門孝子于以補亡詩初過寢門

北遮莫嗣服詩而繼志那末愉色而怡聲樂括百

行上並通極神明契神日就日度日晷日究日畜品有

通及龍獻圖龜出書妖孽滅景雲游瑞乃相成上並魚

合竹筒觸彼岸而咲語傳米滋桑椹裊十斛而寵靈

殊美甘馨未幾明失若霍盛彥相依喘息頃爾齒

落更生傳則試咏餅空之巽看園中之雅詩病從十

指以入載毒公一楚以遲續定至道真傳聽斗中真

人而說法十二真天司紀錄從衛家女子以傳奇傳

感自駒懷芻草且以暫綴魏冤非市戮旂竿胡爾奮

飛傳窖錢若待史鄰火已微東其何異醴泉生于甕

下上怪草秀于庭幃神如是為之說曰曾問同此念

也語荀何彼何人哉傳陳紀之像生還死先賢楊引

之門去復來漢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

雪之悽愴懷燧穀而涕零孝思與人子言依試過成

都之市嚴伺親舊作好爭趨權倖之門後得解以策

名願深家國宋德椎牛而祭墓想何難外悲夫

理學

唐虞三代道學在天下春秋以後道學在六經漢唐

諸儒皆無實見道體者宋興真儒輩出周程諸公倡

道于世遠言湮之餘猶桑間濮上之黃鐘大呂朕鹽

醬醋之太羹玄酒也考試選其始八卦通衍伏羲皇

極相宣三代迨更以荀卿之理要荀草以揚雄之太玄

漢講授河汾繫中說以不民進學國子振八代以

從先唐嗜溪流而愛庭草周茂凌寒雪而擁春風程

李氏之源流者可經世節仰關中之學術指屬正蒙

如古學集入卷之六五韻樓藏板

張橫渠誰堪風力呂利已足操修李伯穎悟捷得楊龜

溫和彌留范若乃英氣偉度楊應秋月冰壺李求以

未發之氣象羅從引以未起之蒙愚子吾又稽夫康

侯之父子胡安象山之弟兄陸象河洛之關或悉恭

傳義利之辨已精張南學永嘉者根極致治陳良學

永康者晰說用兵父陳同鄒孟之所猶昧歐陽王伯之

所未惺溫公老友幸托蔡元斯道望殷幹縱一室之

蕭然其樂靡極陳才况他日之望在其進匪羣李則

又有歸諸的當方賓久愈密精上不支離之為繞

融林于不葛藤之與橫上夫亦有根據廖明見本源陳

寧第大義之扶真德秀書傳之尊蔡沉說者曰斯無以

回勢陷形危之元氣平楮輕物重之權衡寧知心以

竟舜而在揭以日月而行吾惜夫世不皆唐虞三代

而正學在天下者枯而且瘁也唐虞其春乎三代其

夏乎春秋戰國其秋叔季其冬乎雜中庸之作責在

後死也信夫

茹青集卷之六
太
韻樓藏板



使臣

周禮地官掌邦國之使節也哉以謗爲函英華之從

外著禮執圭而信私覲之所多器自虎人龍以有

象注隨山川風俗以毋違考蓋不越樽俎之間而

折衝千里之外春秋大都無君命之辱而輝煌使事

之宜論侑飲則琵琶與鼓宋王聚觀則屋棟以騎許

將思束修以有其問學唐諸往覆屯而厚其賂遺杜

牛酒迎勞曾問關于赤嶺唐妻驛輶驚愧邇通好

于柳湄宋劉余美夫大諭監軍相期詔旨唐李獨將

駟卒却了他疑宋唐而猶美夫動色主憂無官爵以

相逆宋富決策死事終印篆以長持宋朱于以減偽

國之稅宋王賑河內之饑漢不多罪于矯制况復斬

樓蘭之頭傳介傳郅子之首陳豈厚誅以興師惟游

覽餘情偶爾邀于從軍涕泣莫勝唐如慷慨就願至

屬目于有列請乞有詞宋洪胡婦生子之傳或好事

者相爲附會武蘇我輩自媿之語誠有心者所自嗟咨

休仁而不見金石與賜唐太封拜可幾東漢兄弟以

分其優劣唐李賓主以謝其安危唐張裂裾爲西征

義瑛

盛事唐韋弘成著跡為副使前知唐趙璘詩云不辭驛騎凌霜雪能使天驕識鳳麟都哉

嘉古畧集人卷之六

八 韻樓藏板

將略

余讀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邇始井田夏官司馬之法通相嗣林木蚩尤利械之原呂其以為不祥之器老大事之存淮夫豈不五才並用左而仁義常尊孫卿鼓鑿音聚橐之間吾以想其所司禮挈壺挈轡之際吾以專其所令禮畫雲氣以高懸其物若弁禮從書契以校錄其要乃貞禮所不解熊穴而鳧侯遞有其象海

嘉古畧集人卷之六 九 韻樓藏板

竊意妙六神黃帝而五色越綽有其精則夫以中長子易無咎丈人上糾糾武夫詩矯矯虎臣上氣奪千三鼓秋膽在志于蜀一身似據地之虎本若著翅之人傳本米可聚于山谷馬援圖可獻于金城傳刀斗之所不擊李廣囊沙之所共爭韓信所向無前何晏難與爭鋒陳思無受詔以辨口東故迎降以望風上蓋其猛如雲謀如雨李陵發以虎變以龍傳矣必拜井後拔刀漢記其幻妄將無敦詩左傳檄抱相得主從余以想其人乎虎頭燕額郭知飛

者有屬李廣真者與趨漢文其誰南牧之震賀惟忠北顧

之紆宋其誰將門之種隋書父風之餘宋真宗又以紀其

名乎黃鬚詣其行在魏紫綽意所追隨蘇軾未嘗辱

寢自絕後漢從教羽扇指麾世說投壺令雅適蔡橫渠兮

妍思赤璧賦又豈不示矍鑠于馬上東觀料步伍于兒時

魏嗟夫輕而無禮左貪而無親注既已知其必敗衆

可望而不可當三畧多算勝少算不勝孫夫乃策其

萬全其爲容耶旌幟蔽野光武于戈若林陳琳應應

駢駢詩者何似其爲勢耶哢咤彭蠡駭轟嘈嘯庾賦

希古畧集不卷之六十顧樓藏板

鳬舉呂鷹擊者相沿若乃玄狐夢入正軍黃

鳥聲先驚看太白之入西會指慧雲之顛史雪夜

爲鳴與元濟風聲鶴唳以走苻堅本夫豈灞上

同日戲漢街亭之辱家傳史草木長風威有王師

氣山川積雨盡消胡騎之塵韓部落離心舟中

皆爲敵國妖徒革面荒外非復他人駱老入孤城想

泰山而惆悵杜傳收薊北感劍氣而沾巾賦幽夢春

閨雅念河邊之骨噓悲青塚長消塞外之魂賦試賦

從軍之蕩子駱可忘在形之清人也哉詩

義烈

聞之尹子賢者之於義曰貴乎富乎生乎是故堯以

天下與舜子產以不受玉爲寶務光投水而噫三者

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也子豈拙逃亡啖盡田橫

之客南無繇圖報知深德裕之賢續世當吾世而與

語者誰能無痛哭魏思往事而求歸不得那禁嗚咽

修志膽具足漢愚猶取憐魏憂喜所以角異徐歌舞

所以慮煎宋書每致書而待刑憲南不肆情以爲名

專吳余觀陸氏之遺發恤有勤于太守晉中楊彪之

希古畧集不卷之六十一顧樓藏板

老髦詔有謝其官聰後何必背死違生仇對之假枯

骨漢不見蒙危犯難送別之遠藍田唐罪無習誣

李春秋事異相成撫指海神而要誓隋偶村落而鍾情雪

泰水流漂殊堪執轍陳綠林橫掠曾否盱衡崔

雅念遺珠檢之可驗其美尚書相看負釜蔡之不易

其貞風于以爲生死之美談存孤趙氏續世于以明

富貴之非志語謝楊生隋卽更姓名而從教明逸易

簡之輩范楊何不失忠貞而卒成孔車樂布之聲陳

君子哉若人游聲嘆吾所願親其行也

勇敢

人固有暴猛獸而操兵出入白刃之中而不變者有
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或慄然者是勇怯之
不齊至于如此子以余辨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
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
色不變燕丹又不有負長劒赴礮薄折兕豹搏熊罷獵
徒之勇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鼉鼉漁人之勇登
高色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陶嶽之勇剽必刺視
必殺五刑之勇乎韓驚悚百步北史叱咤千人項羽扛
龍文之鼎史負山谷之薪五代瞋目則舟中不敢直
視呂截腸則沙苑未有還輪藍拔樹多以俛仰北史曳
車任以縱橫御史持諸客之飲床略無傾瀉上挾太
學之礎柱曾幾震驚戴則夫馬稍自失南齊搗石從輕
角力尋不自持之都知幸無他魏力以自負之
神策任可交并欽州撮碓而書壁間之詩頓滿戴跨
馬而挾衆中之刃幾傾續高僧傳首健之吾徒就小吏手
腕已脫南唐悖逆之新婦語供奉背汗交迎劇談淮泗
之間屬兒童爲止啼之藥後魏東兗之境視羣盜作攝

第百集木卷之木

十一 韻樓藏

敵之兵晉書豈其羊質虎皮不以拜君之賜南史抑亦

蟲股蟬翼非是惑彼之形列如是曰飛仙唐書曰逸材

揚大求之夏育申博選推侈惡來吳試賈其餘者

聊嘉其捷拳北史豈壁龍而外及戴抑金剛以唐書

習可以成試問掩戶覆頭之人從何負九州射

不中有幾修文美儀之輩自快踰垣北史彼生而富而

貴皆不足與易也尹乃上而中而下其無可立音

焉荀吾人子匡人之國絃歌不輟莊此自五補之

大勇也誰曰不然

第百集木卷之木

十二 韻樓藏

廢吏

女而貞士而廉一而已矣改節者不可與語語驕人

者其可以令乎吾自有性分之常原不為四知起畏

舊唐吾自有遠謀之策其何妨清白相遺楊震傳而不見

惡木之陰無息盜泉之水無滋周書固其困窮非樂名

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後周蓋利之為貴莫若安身非

惡才也周書如帛之有幅為之制度使無遷焉裴比尺

玉界事類映水壺上琴鶴往有其致趙貂裘非有所

誣傳試看潁川之飲馬風俗南陽之懸魚費有惜于

茹古書集入卷之六古顏樓藏

牙管梁賜何廣于賊珠鍾離梁上之絲宛識竹林

旁之金奄餘詩余有愛周伯仁之流風敗絮醃釀不

堪沒藉晉紀賀太常之表俗屋室服物止可周身徐廣

紀尤嘉夫善政鼎紫九十之老人情深臥轍北史卓行

表表布衣之天子感切綰綸南史杯水呈詞曾否揮涕

共酌北史古風志嘆從教隆禮相賓玉緒綠與青衣者

誰氏幽閑委船勅吏者何人晉中譬之石生堅蘭生

香前後若一東觀問之若清水若明鏡受授以遵唐

豈無蕙茂之嫌家書多其補葺唐何為賈客之舉

側表其性真顏三携者不敢發言而去國史一乘者

多所惋恨而來本傳來古謹承一日之贈率爾其不思

也北齊高誼謝半萬年之祝其何能已于情哉耳目有

官鼎甯無地樓臺人有殊羨野山鍾乳三十兩胡椒

八百斛人有遺訾唐書誰為強清詐清史誰為人知人

不知晉書陽君子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寧此

清貧嘆爾在位祿厚官尊盡簞屨勤之節而塞貪競

之門姚允崇水壺賦

茹古書集入卷之六古顏樓藏

貪吏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賈誼論金珠脯臨契券

詩文集朱公詩有成于西蜀華陽謠有事于東門魯國

傳誤裨官之故事文員直堂酒之尊宋一稱尉以

回身安能生活裴啓汝何官不在俳從致驚喧趙掠

地之聲具相訝于神思近聚納之響乃上徹于主

聽海錄鬚何埒于廬國近何拔于宋庭五代驚蛇

會訴其狀近真鴈往狎以伶後漢而不見獄窟出納

蜀檣涸軒載歸鑑夜半則海潮大至聞日餘則中山

茹古畧集入卷之六大韻樓藏板

幾移魏所最鄙者有自持縑若懸弧之可再該聞無

端得履會喙木之相隨載定賦卵雞非夜以為候南

聚生莖竹固秋以為期載謂選部非市曹通請看掛

錢于靴後載謂公庭非白劫史由來負鼎于場鑑床

至標分黃紫南禮絕賈商書浴具之美金飾鑑床

頭之寶瑟良唐經紀有人值朝會而抱慚錢貫載流

離自苦縱肆赦而長恨曰塘南市帛以趨誠咲偶

頓不勝之狀燕珍奇悉變曷守多藏厚亡之常晉斯

謂錢愚而無常也南

酷吏

考古酷吏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新所為倒

竟門者由入來臣傳所謂生羅刹者何殊載梢濕忒甚

載會裏樣有成補寧小駒之驕倨宋類臥虎之吼

鳴南鋸鑿鉗錘備置殺人之具晉中寒嚴酷熱時專

校事之名北荆棘之堪筆咎無須人試上木拳之多

奮擊纔與力爭元嘉起居若其取媚權貴唐希旨聖明舊

睚眦以啓隙書口腹以賊生隋置剄確而膽落魏投

鋒刃而技分記涼州噫嘻悲哉鵬肇創始唐於菟見存

茹古畧集入卷之六大韻樓藏板

北史吠驚天狗上笑碾胡孫談賓仙人獻果鑑玉女登

梯載曬以鳳凰之翅上鑽以獼猴之蹄金樓斗米萬

錢自嗜酒之人比嘗糟味唐舊之生之死從筆楚之下

致咲鼓吹外史其年幾何若期頤而未已五代其地

與盡因酺宴以相遲唐玄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

弘度寧炙三年艾不過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過屈

突通南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唐噫嘻悲哉除狼

莠生嘉禾情傷屠伯本傳救目前賒後死慘甚宿囚元索

禮未見苦楚無何眉目為之滿暢唐安得哀矜而喜

意氣爲之優游王弘其十枷與號志自三脫以稱紀

羅鉗吉網唐舊乳虎傳蒼鷹史而不見羣妖橫道唐衆

鬼滿庭萬國蹭蹬者之生氣凜凜載孕育者之死喪

冥冥廣豈盡日以渺視魏抑亦妖自天成載不寒而

栗義縱幾絕而生李悲哉

嘉吉畧集卷之六

六八 韻樓藏板



佞臣

阿諛順旨蘇光作偽習非傳食六蔬之食衣臣勇之

衣英伊彼巧者始容于時元結揚州押衙試習來蘇

之舞金陝城縣尉由歌得寶之詞世劄子相通萬拜

而甘僕僕蘇筆詩詞寓意元鑒而語疊宋嫺母阿

奢諂非其人而偶誤新中書滑入意得所當而從來

說續世承銓捧溺之流並作何狀載狎居逐遠之客是

否相猜避暑則夫獻畫日之筆續世捧蓮花之杯王永

年褰紫衫而挽車犢載把長淚以祝雀媒御史無爲

嘉吉畧集卷之六

二九 韻樓藏板

濯足仇池何用拂鬚準那猛獸之出境馮希豈黃龍

之經時續世吾嘆夫哭未有緣率高義于帷次北史

乃作態第增妍于履聲載快夫貢媚之有深情當者

之暴語唐附之有巧態頃者戮其佞生食代儀

圖而莫有其身與同宗祝語美嘉樹而不啻其口徒

恥聖明大唐競償啓箋商販之行藏從教驚嘆五代史

緊還封事逐臣之論列爲辨重輕錄滿坐生悅每言

輒佳世此放鄭聲者之不若遠佞人耶東軒筆錄

說臣

余讀元和辨謫略聖德先辨謫何繇興續世說乃如天

與姦回更羣不逞之代吠上人多痛惜祗公作惡之

相仍唐舊爭表賀于宰臣旅揖作態上傳治葛于時事

臥內與憑上則夫崔羣之有公望唐新韓愈之幾狂疎

唐假寐而趨閣內唐舊爲請而事邊儲唐舊計何深于故

舊嚴挺表何事于宰屠續世說驕色可鋤目送若階之

厲王勃除書多免搔頭乃肆其誣李固豈爲愛擁妻兒杳

無心于內顧班超孰是私歡游士反有嗟于案通李唐乃

布衣集卷之六 三 顏樓藏板

若質對馬周猶央央于伊霍故事劉洎鞠訊公喻終志

患于宗廟深憂長孫無忌傳料泉石之多情誠恐見逼琴操

非水草之偶乏已誤宴游北史朝議莫遵那禿巾微行

而唐突宮掖後漢王道自潔率亂羣惑衆而微語王侯

蓋至蕙苴之珠以懼東漢錫鏤之劍無生史第有謠

于乾象裴度了不省于廷評蕭望之狂奔陽翟之野楊億醜

飲夕陽之亭楊震曳踵有狀姚崇積篋已盈李華取賦新

井白居易亟發小櫪白居易倚粧飛燕之吟怨野妃子李白

曲處蟄龍之證語宋玉人鑠鍊老翁終魏都

以不反史雜陽年少旋長沙以問津史悲夫之紀之

綱幸有鑒于奇寶李靖此來彼往妙有術于東亭世說帶

二江之雙流寄語史氏南傳禁中之偶醉早號司刑

如怨絕老僚掖庭沒入之女奴因申詔獄異聞錄奈

巧專要寵前席傳呼之名士藉予忠貞世說而不見霧

合風揚軍士之皆流涕陸機別傳家殄戶瘁識者之紀前

因北史爲鬼爲蜮詩以非以妻上其在市之虎也魏其

止棘之蠅詩浮石沉木新書銷骨鍊金鄒陽誰非流

言之毒書遮莫窮奇之林左茹古氏曰說毀小人之

布衣集卷之六 三 顏樓藏板

所爲也其禍常加于君子舜聖說說禹慮巧言湯懼

匪彝武戒比德有以哉

奢

反儉者奢文說必以惡終義將以力斃義無乃不可乎

以余所聞金龍吐旆玉鳳銜鈴記山層華嶽水引

天津俞載玉砌金堦見鏡光之榮飾記錦帆綵纜快殿

脚之妙婢錄候高陽之鳴騶鏡吹響發藍映華清之

危從銅鳥香聲唐書夫然棟香伯而梁文梓義柏煥

釜而蠟燭薪唐書盡山海之珍饈抱慙玉食曾子誤箇

中之茵褥笑語羣婢林語亭樹之間隨所至而皆如宿

設唐荆楚之域載所歡而多以忘歸徐君金丸之所

茹古習集卷之六 三 韻樓藏板

馳逐雅寶帳之所芬輝更襲皂旒祖妙事肉帷南

事近水面映之若畫續世山頂掛之窮奇獨窈有懷于

阿隸計唾止含于小兒符堅爐有捧于七寶半燭

有握于十圍遠駕輕舟割以甘寧之錦吳志阴游西

苑曝以元載之衣杜陽何環龍而若抱續世忍走馬

以如飛異其與羊繡王愷之徒每增愧羨章夫豈

安成臨汝之輩並可憑依南史盛飾蠻夷則珥翠羅鮮

莫見慳于市肆隋書冠絕邸第何剪金塗玉至相效于

京畿侯倅吾不知梁冀詔收殆滅天下田租之半後漢

又不解江陰先事長抱石崇見之歎洛陽則夫施

子頓盡列勝賞有奇南史猶有誦靈光之賦蜀志無妨詠

北海之詩魏書記彩牋侍婢女掌之裁荅授意牟陟

三入駱馬小黃門御之端秀冠冠時明皇試看賓旅相

與有錦文之勝天寶何似河橋緩步生憎煉炭之

說者曰地仙則是五代人亡已非載猗歟休

茹古習集卷之六 三 韻樓藏板

儉

儉德之共也禮君子以儉德避難易昭其令德左篤

其素風唐當如是以惜福宋寧孜孜以熱中周則夫

頽簷敗壁宋李澣衣濯冠禮食不兼味傳裳不加緣

漢思一日之事為有期正公文遡兒時之素履那

喜華顛司馬公快處青幃公孫弘之矯詐相從靳者

有事危生憎統綺乳臭兒之騎侈忒甚棄者多偏唐

滿架圖書輕肥自非所好張一腔風雨甘旨且以

嗚咽正公乃如景卿之作宿客三輔叔山之了悟緣

茹古畧集人卷之六

江表門無簾箔以處盧懷行如環珮而前允錢已從

于減步林紙猶事于裂殘韓莊致時覽刺而怒獵世

但延話而啖甘蜀橋解以守儉之嘲則種以十八

種以廿七史猶多豪于自奉約以破慳之術作百

人厨作千人食且絕幻于大端靈胡為義路蹇榛

顧一銚而若失九國試語估人宰割未一筋而終寒

廣五所嗟鞭撻鎖鎖之人頓啓帑藏曾莫貸其夢寐

原化記猶異荷鋤理園之及別開林沼逾益苦其往還

南唐語有云君子侈不俗上不偏下豈尊臨千里

而與牧園等庸乎詎非矯激未可以中和言也漢

茹古畧集人卷之六

子

茹古畧集第七卷

楚人 程良孺 裨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吳 衆 亮之父 訂

品藻

余讀世說蔡中郎有言吾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惟郭

先生碑頌無愧色有是哉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

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

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

茹古畧集卷之七

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畧吾敬劉玄德嗟

陳登而驕乎悲餘子之項項魏志公叔座而悖乎憐魏

主之盲盲魏志以定功德後先犯上攝下之間何持

疑論魏志于以定品望優劣三輔江南之域爭似比

雄桓帝西望隆中思卧龍之高翥東眺白沙思鳳雛

之遺踪晉書千載之廉頗相如凜凜生氣見在之曹

李志厭厭泉中庾道為酖為酖為酖國史補

故曰八音之琴瑟空谷之白駒世說誰是將來之津梁

魏六籍之婢奴前百尺之樓高卧魏志九州之被誰量

後愧鄙邾之如昨唐書快識度以非行唐書慕汲黯之為

人姓字可續南史愛子雲之作賦世代幾行北齊書設風教

之多資生憐贊府唐書如行伍之餘孽豈謝汾陽史樂

序唐書譬之朱漆澤光朗然詎不求備唐書譬之鹽酒至味

所在故以遠將魏書評其四凶為穀為笨為猾為瑣凡

庸乃爾晉書求其八儔宏耶方耶達耶裁耶朗之與誕

耶委之與黠耶名譽滋張「公慙卿卿慙長逴紀太

丘于四世物博大兒文舉小兒德祖雅善正平于同芳

後不惟其官惟其人洵有愛風流之小吏也晉書人之

茹古畧集卷之七

師未吾愛之重之又何少交遊之大常也哉周書

夙惠

虎文鳳采陳子昂云龍駒鳳雛書一不為少也南百豈為

多乎任余觀其小時了了林時望超超書豈咫尺驂

駒不能致遠新顧要裊飛兔頻雨前標魯如是而

宿棲金樹芝田而聳豁昂霄唐而畫斜內殿劉而羽

儀當朝紀則夫池蛙記詠唐大鳥入夢宋孝從其至

性漢才擅其名文士彼饒之老翁賦先坐席上

豈條面之乳臭對嬌配松世說者曰吾家之千金說

海上之三珠唐不堪與徐陵作解譚賓那無似虞荔

茹古畧集入卷之七

終思唐事有嫌于惹苒漢書有詞于曲賦吳四聲並

詠唐朋字誰任錄應聲廡中之兔開天遙指架上之

鷹南詎作阿翁之戲世雅足嚴兒之稱中于以書

讀湯誓唐職辨成均北夢擁篲趨庭非與備保而雜

作開天彈棋撫背將無文學以絕倫田非第應對為

工有如何顧北崔陳世之屬柰何疑惑忒甚始信東

阿南書判唐之名比人中之驥騏必致千里徐到玉

皇之香案始謫人間清道山憶假以年都士之奔馳車

且嘉以瑞聖朝之賞賚衣物幾班外傳而

不見科名童子錄官拜上卿魏纔可總角柳記畢

生列女韓蓋宿昔之緣種先文字之果慶況天授之

異響絕碧波之揮古今即以求之女流得名幼玉野

雜記又何疑其帝範莫紀蒲衣高士噫嘻觀者敗藩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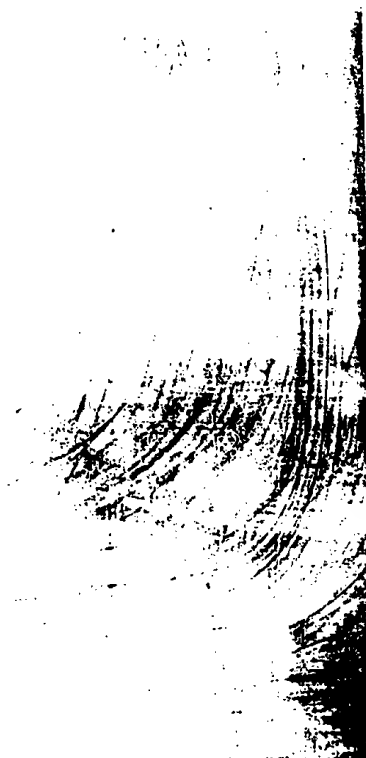
想良辰美景之會唐官人爭遺矜看及第射策之暉

乃其無雙特異漢不苗長欷揚也謂之何哉

茹古畧集入卷之七

中

板



廣識

夫其博雅君子也者古有輶軒之使華陽國志山海之書

目紫文金簡之秘緘徐參禹服抱朴子露壇月館之銘識

具紀舜餘拾遺出使虜番土地山川之所終始雜說陟登

嵩嶺蛟淵龍穴之所蓄儲殷芸小說所以直日之食狼若

稽列宿史野事應之巫雀旋且含冤朔方雜記來賓者以白麟

前以神雀漢後精古者以髦頭摯虞要以犧尊梁史範樓櫓

之近狀清話械窠跡之離魂山海經侯囊之小兒奚自神搜臨

洮之大人具存張瑩漢記則又有渭水女子舊唐書未央老翁

茹古畧集卷之七

怪為實沈為臺駘問禱祀于晉汾之野左傳或乘舟或

控鶴設禮祭于江海之宮漢遺事銘有諸于鼎斛高僧傳聲

有諸于洛鍾說小勞薪所以伺爨隋書劫灰所以數窮高僧傳

尺以在罍非久甦也之入神搜蟠以覆地晦解快哉之

憂方朔傳若夫驗在焦明齊南烹可彭侯神搜佛齒終為神

物史補海眼別自盤叢名畫錄訂亥豕之誤解弟驢駿馬

之雄管子引短推長疏數十事未厭南史殘文缺記辨三

五字有奇唐書攷質石經賞絕華林之宴北史識人三篋

具購河東之遺本傳其為着脚之御覽吳地志行在之秘

書陸唐書遠西之麟角南越之側理誠博物者之滿志

殷文圭扇以白團扇以五色妙大力者之登車南史余

讀魏文帝觀立圖書益者寒家莫舉項言再觀何承天

識精威斗疑者往往相如宋史憶平阜之東遊悵然自

失別傳檢持索之往事信矣無虛宋書蓋欲習山海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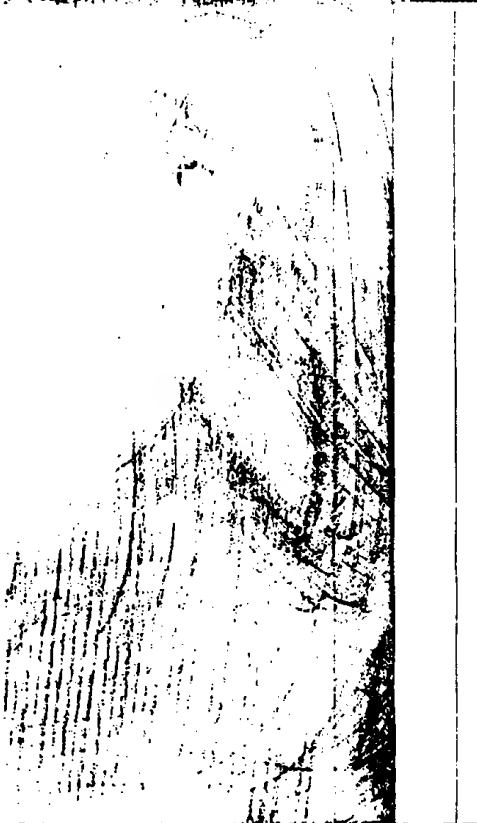
熟尚書實于以嘆樵子之可茹晁補之搜知允以秘閣之藏

無差第幾清話按顯晦以海外之記果見本初清波雜志

嗟乎子雲不再曼倩焉居蔡光宜改肉譜清唐書勿載

副書上其亦學之府南史而書之厨也歟十國紀年

茹古畧集卷之七



捷悟

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挈石驚馬亦能致遠是

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新序微言響應史厄酒參同

各陽索黃絹之解自謂不及世說思枰楸之用有幸相

從上時日西斜訝敬文之不在杜苑人間傍立本湯

水之多窮席上于福有待清話與原有通越絕書哭智

號出左餉酪題封世說生擒兆于裴度宣室獨眠諒于陶

公十文青鵝自與知合謀于往昔金載雞肋可惜曾無

意于漢中九州若乃淮海從遊顧賓幙以若失佳苑

茹古畧集人卷之七七韻機藏板

東川命曝屬書記以前因簡爾爾山庵醉醴泉而偃

榻下宣室從教商洛更旬服而數浹辰興受青之

星流戲者幾談習鑿題門之相國識者絕倫世說非郭

舍人之嘲狂顧期榜百前漢抑梁武帝之懷忌致嘆經

句南史道旦者未知何氏韓詩卑髡者莫定所論新序悲

夫

識鑑

以余觀于朗鑒也智在事先言與事叶若是姚崇之

以生算死也明豈默桓公之暗夜燦燭哉世說是以

見幾之君子易識務之俊人鑑夫自有心豈必待洪

濤蕩岳餘波見漂之日晉書勢當有盡其何至毀骸裂

體煙寒灰冷之辰遺事生行死歸第承嘆于諸子後漢

多識寡已作愧于孫登文士侏儒一節之驗吳志小人

道長之稱後漢觀蒲博而求必得世說調筆策而思擅能

府遮莫解衣而贏前漢那從縈裾而傾南史雅慕熱官試

茹古畧集人卷之七七韻機藏板

想披猖之自北齊旋思卿族佇先拜賜之榮語謂嗽粥

無暇謀追噬臍而悔何及南史苟思尊有遠計故執手

而語相迎晉書主關隘者此輩世說平天下者此人先賢

其不必美秩崇階吾嘉陳尚書之乞骸骨前漢而不為

危言數論吾嘉郭介休之善人倫後漢若以矜淵中之

察韓知凶後之賓苑與勿笑端豈熙載之自污子馮

聲妓南唐待可翹足彼玄齡之却顧証但黔氓唐書尚主

而思其穢冊致祭而忘其牲說自為查外之傭兒幾

先折節申居先于兆亂之突厥屏迹絕聲語吾不謂

識鑒者之多其人也

茹古畧集卷之七

九

任誕

若有人焉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晉書吾見朝

憲不拘謝幾卿而寧形神可惜王士露首跨牛之狀趙鄰

括頸索輪之行北史清風朗月今晤對南史美酒名勝

兮交傾北齊書青山綠水蜀檣蓬室草筵魏書第是攸攸岸

憤而嘯咏晉書聊是殷殷宴集而翩躚馮吉杯酒豈加

于身後世說名位那重于目前劉舍度游且澹歸太守之

相逢不識王僧達終當情死茅山之痛哭堪憐王長史吾

求之天下無偶後漢史人地並高南史覓無失于酒肆拾遺史

茹古畧集卷之七 十 韻樓藏板

每弄于輕舸李太白天地為宅舍屋宇為褱衣時堪捫蝨

鄒爚明月為鈎虹霓為餌頗識釣鰲遠步白楊第

期作偶袁宏縱懷名阜那却中邀孫承公余悲夫看屋梁

而仰眠牀上侯肅嘉夫痛飲酒而熟讀離騷世說五十

之年宦情文意已盡李厚基名教之地裸程袒褐相勞

子王平于焉窺竇光遠于焉解貂世說其弓弦霹靂如俄鷗

叫澤中安事新婦之邑邑曹景宗其布門簾惡騎行馬

入市里任樂傀儡以陶陶杜佑酒至興酣把琵琶而叶

佳韻馬老屬詞染翰高卷軸而劈綠毫賀知章但不知鄰

女之盡哀有無舊識阮官妓之肆穢曾否作客周何

為醉卧當壚聽其便適阮甚且抗聲銓判忌其迎逢周

五代史補彼其輕死生更百年以誰後桓論併爾聯且暮

曙城郭以鮮終范純又何怪得道矣皆述其祖晉行

樂矣靡恤其躬乎浩然集序茹古氏曰粗得鄙趣王坦之

輒哭窮途晉謂滅性以居喪基故增其號泣晉若從

容以顧語扇豈任其狂疎胡母驚訝綠林尋山涉嶺

之為展可半折宋事從白簡青羅朱粉之飾姬那從

史王裕且以傲教坊之名手書且以盡僕射之佳孟

蘇古畧集卷之七

乾牒且以作監軍之食客世說且以稱學士之賈胡石

厲聲以指其舫殊效顰以盡其鬚郭忠屈指而併

以五朝野余載羞死而見以吾續世嗟乎斯以語于矜誣

者乎

德譽

蓋聞之武功聲名撰于眾口之多駱勒之鼎彝詩垂

之竹帛選塞之宇宙與懸之日月文統德衡門辨命

安身陋術原憲漢接于俗則超然而默標荆州授于天

則傑然而秀出南齊志曰快士蜀志曰奇才金陵海上明珠隨

所在為至寶也與雲中白鶴豈鸚鵡網所能羅哉却原

夫無德可以堪比後漢家寶勿以示人江表從暗中以

摸索目萬頃以奔奮南齊波詠襟懷何知明且世吐

納風韵如奉明禋南齊則試襟襟蔭蔭之榻後漢登李膺之

蘇古畧集卷之七

門世說欽其實莫名其器上分其緒未了其源南史河

朔英靈忻從天上而至李德東南遺美頻驚獄吏以

冤秋仁落落落巾車無蹈祭酒之輕薄南史殷殷館席可

成尚父之推尊小迨至并齒畫像伯傳競立豐碑陳

心中如醉魏目送標奇梁將羔鴈而諧徵召陳定持

白羽而任指麾信汝南之管鑰許仲中林之惠

芝吳如如是潘陸已見書管晏絕倫魏誰為勅敵之遇

北津梁之人上休哉龍翰鳳翼志玉色金聲上煙飛

而雨散辨正嶽峙而淵清李唐超超天外矯矯雲中

如霜台籠日如寒風振松宋書昂昂千里之驥先賢

渺渺霄漢之松商芸百間架屋世說著月懷冰南史無採

春華而忘秋實魏志無維黍稷而混辰星孔文纓綬之

徒紳佩之士孰不望表而影附前書少者懷之長者

慕之寧至執忿以偶爭先賢郭有道之善行里兒重

其半胡豎子而幸其成史郭有道之善行里兒重

為失笑本傳黃叔度之懿軌牛醫何事相輕汝南說者

曰相門有相南史吾曰名下無虛唐書說者曰公器可

取莊吾曰盛名難居房瑄則是名也洵造物之所忌

玉壺清話而杯酒之不如世說

如霜台籠日如寒風振松宋書昂昂千里之驥先賢

渺渺霄漢之松商芸百間架屋世說著月懷冰南史無採

春華而忘秋實魏志無維黍稷而混辰星孔文纓綬之

徒紳佩之士孰不望表而影附前書少者懷之長者

慕之寧至執忿以偶爭先賢郭有道之善行里兒重

其半胡豎子而幸其成史郭有道之善行里兒重

為失笑本傳黃叔度之懿軌牛醫何事相輕汝南說者

曰相門有相南史吾曰名下無虛唐書說者曰公器可

取莊吾曰盛名難居房瑄則是名也洵造物之所忌

玉壺清話而杯酒之不如世說

言語

言心聲也楊妙有四術賈誼酌以九無左興雲奔踊

交州名吹生噓枯鄭太一字不可增減馬周百金更

不踴躍則有今音之賞王深好語之疏林應答若

響左引議如流漢理會之間要妙之際既絕倒于衛

玠別傳民之協矣民之莫矣將釋辭于通侯左銛屑

之罪罪不絕晉珠玉之嫋嫋相投謝公縱橫焉五兵

之在武庫書宛轉焉五音之叶歌喉周吾以徵其才

曰奇劉士曰異世吾以嗣其響曰苦曰甘史不妨抱

以羸疾衛叔況復假以醉酣焦棄無虞于糟粕杜之

洞有見于肺肝宋如香葩之麗燦遺如下坂之走

九遺事一片清談自不假于潤色簡需時辨答但益

共其雅嘆史因而尚論廢興倦容則未魏即與陳

說今古冷味有存張天善叙名理裴唯道寒暄世由

西府而乘雪興李取胡牀以坐籬邊南維裏迎眸吾

笑何遠之儕莫伺其一梁幅中奮袖吾許李膺之客

俱退以千東嘉夫簡要忻然未幾除書有至北怪夫

縱談竟日漢嘉夫簡要忻然未幾除書有至北怪夫

身隱焉文食天功以

為已力難與處矣左從使往立若無言而少不驕幾

失子焉史混混名理超超箸玄七賢仁人之利以溥

傳本十萬之師以賢帖勿深于矛戟荀榮由樂以瑟琴

相荀非但孤寒以率性石蒼寧押闔以沾襟史乃若垂

戒于蝦蟇蛙黷墨覆辨于躁人吉人另當正始之世

而以德掩王每不足之處而以誇狗肆言也哉

如古畧集卷之七

主 讀後藏板

德量

易曰包荒書曰有容故德者福之基也國汪汪千頃

漢休休大臣學若吞七澤上林可容百人晉夫豈多

為福急左噴有煩詞注何不差疆人意後秘客卿

知司馬微從喜溫以亾見別傳處風度以自怡唐有

事禳祈若致矜于木偶唐自彼逋蕩此暫汚乎車茵

前雖當流矢雨集之時談笑自若後況復林泉枕帶

之好簡澹絕倫周乃若遂與破賊晉聊以遣婢北母

禁偷兒之飲九時寬膳者之欺家擲鵠且從其

如古畧集卷之七

去 讀後藏板

誤隋認馬何必非真東徐定盟洗世但謝秉鈞李數

憑以玉韓羽化以銀唐狂酒與沐之為應作何狀牋

子陰間勿藥之似是否相殉唐夫選部非私無容灑

墨新鋤園雅適未許更衣別作態于小鬟從看相業

呂夷奄留于奕客粹辦賊圍蜀舍逆族而狎所不知

琴若增其遠韻趙例延叅而值所未有茅蓋共其芬

輝龐蓋至願切謗訕史問謝姓名呂非關癡絕北

自不寵驚國史余異夫賜死伸毫屬監刑而理多懸

至劉稭嘉夫尋郊呵騎直水南而舉有逢迎富韓几

上深情至他事無生猶恐湮于遺德開覽岡頭送別
曾三日共語輒引絕于宦成說世故以狄仁傑為人莫
窺婁公之際語林有如夏太初往事無辭明府之行魏書
多見其不知量哉

茹古舉集卷之七

七 韻樓藏板

俳調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前漢諱浪笑傲詩

知計交酬姚讀屈原之騷辭如脂如韋注攷楊雄之

酒賦盡吐籍沽天啁而若流裔之書詞此類志戲而

相愧靳之字義何乎左吾取禳田之喻記乞火之功

勿唐突于西子史元第得幸于王公林想當然耳

後精苦其中孫安索具于私釀之家從教吏議志逐

臭于新貴之子詰語家風南劇秦美薪之誣問子雲

果從西漢北巨鼻長年之證計彭祖幾許孤峰別

茹古舉集卷之七 六 韻樓藏板

輟鋤而深忌諱南長溷而保穢叢謝幼與喜清風之

已至林苦熱日之交攻西陽何作轅中之客謝生憎蕭

寺之逢談杳無潼關以歸路載從教羅刹以漂蓬顏

誰為狗枷誰為犢鼻宋于焉載蘇于焉執鎗談

生者未識胎卵韋航死者未遽逃遁我別開一太湖

瀦洩何處明求益以隣舍載有餘南史罰誤收

之堂印著驗落地之數珠五代許而不與徒胎為

鈍之誚談忽焉在後長憐補批之殊世世不乏雲間

之龍騰說寧之羅友之鬼挪拾世有難得之

佳入知風之自蕙猷抑抑有彌天之太保登高而吁世說

如行恭之蒙冤言訖而悟善謔如東山之就辟目謝

而呼世說豈誠寒暑莫知鄉來有意南史夫且聰明特著

鄙俚無拘啓顏錄噫嘻邀楊玠以相過因而酣醉談藝錄愛

侯白以作謀今且晚歸啓顏錄既而倒着徐徐誠玄齡

之不死唐新語未幾草制切切快博士之芬輝異記太史

公取滑稽名傳淳于髡猶爲諸侯王客而孟府皆優

伶乃與諸君子並列矣何哉

蘇古畧集卷之七
七
韻樓藏板

嗤鄙

以余論于嗤鄙也母爲才語世說祇是穢流庾元威誠

省中之未有唐書故夷使之所羞隋書試求諸茅鷄之吟

相鼠之賦左抑取譬園中之鹿欄中之牛衡論卽以接

可名流與增諧笑北史其然快彼封爵具鄙宴酬三國志

謝眺之詩非誣從教華省南史韓信之說每及見事

欄构談苑則夫驗蛙聲千王莽漢書覓鳳毛于趙宗南史懷

胡父以薰鼠世說驚漢兒以真龍北史賀傳得鐘今耳掩顏氏

訓刻舟今劍求呂覓何火具林迎共石頭說世破賊之

蘇古畧集卷之七
七
韻樓藏板

兵矜得筭于請禱晉書登仙之品任靈變于題封晉書若

乃語次金雜志遙想鍛工畫士之役仇校經文會

叢史唐書直訝印函文選之庸句欲識士衡試誦營道

烈心之句劉義恭未知太傳從驚網紀世說淚之由忽

爾馬市與擒焚惑兮狂語十六國春秋與圖見示盧

簿兮網繆南史非誠見揮鞭著帽之流北齊書以役鬼齊亦

第問總慘愁昏之事聊以聚鹿南史則又弄聲相慶唐書

闖難與紛史國忌之辰恣其歡笑載多感之歲判以

書文上賊至入其中藏牢伺柄鑰上寇急懷以國寶

易了從軍薛史曳以露布續世說 搗何流水東軒筆錄惠損蹲

鳴家爛矣錦衾說月下長吟至處眠而絕未有異書

階前典謁將履席而漫爾相尋林笑但不知黃閣之聲

名鼓吹不啻其口兒張敬道旁之癡事悲涕不以爲多

世風流文雅之知章喧集以訴事天家學庭訓之校

理憑臆以訂訛善謙京兆有聲時投牒以無狀白簡

姓名自及故署尾以相過林悲哉遡義皇以上之人

何爲其號泣北憶蘇州與權之日安測其勘磨東軒

門第則方相之再乙啓顏才華則妻子之不吝家茹

茹古畧集卷之七 圭 韻樓藏板

古氏曰此誠有快夫嗤鄙者耳可奈何

輕詆

夫我當何處生活林名士豈終安語世其輕詆也歟

哉仕宦有情則子魚之老吏世著述何事則孫帳之

下兒世豈爲聚溷之因羣狐所托世將無搏擊之用

怪鳥少知世則夫降階已甚世將無獵何居世其相

凌以樗蒲世其肆機以連珠世其增嘆于狔虎世其

忽競以雄狐世鸞鶴可乘憶遊仙之咏吟每煩夢

寐世駱駝從伏想六合之奇博莫易狂愚世委向興

謠勿誤傳于身後世霸朝有兩率爾比于邪輪世

茹古畧集卷之七 圭 韻樓藏板

彥舉精騎試較于此千彼萬世韓陵片石誰解以若

薛若盧世夫元禮爲龍津旋當黜額世迨康成于車

後抵是垢囊世曲江之名字炳如忽而指顧世西川

之功業自在漫爾相商世乃如何櫻桃以作賦世唐

華林以承芳也悲哉世

茹古畧集第八卷

楚人 程良孺 稗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王思任 季重父 訂

三公宰相

三公古官也尹為右虺為左馬吾邇其始于六相管子

呼以事周官呼以吏左吾取其義于三台戰官未有定

員或漢行丞相事之例通典嗣名僕射抑唐副尚書今

之階百官志邇其署朱門黃閣鄭玄辨其服紫綬金

茹古畧集卷之八 顏樓藏板

章儀余以占山岳之象禮傳斗杓之望天文姓字有存

其焚香以上告五代儀章悉具則金石以導從職官

為鐵為銀列有殊于金榜怪以夢以卜語任解于紗

籠原化夜半之聲音聽古槐以發响附經函之形

似看珊瑚樹以騰空異燒尾尋其故事錄食戶快其

堂封唐多餘醺之已熟李絳私匕筋之予維宋非妄

一男子而得志漢豈無賴子弟以穢風唐而不見金

駸價重鑑火城禮供補余且一揚推其實乎廣耳

目求賢訟牒可無與覽房先平章次事成憲無由變

更職一善斷一善謀謂同心之共濟房不負天子不

負所學切矢願之至誠陸贄沉毅果斷趙靜重簡明

陳康伯于以處危疑而杜苞苴呂文借民力蕭簡而壯

兵聲富文字貯其中滿開見例薄處其常均寇災異

奏辨事水旱敷陳史外不取怨李內不避親狄仁非

諛則佞之奸寧容密啓以入李求節度求樞密之漸

將無長慮以明王譬之乘舟而毋偏重那氏見比之

推車而第主行魏王勿棄蘇合之丸而取蜚蜋之轉

夢其為柱石之用而勿棟梁之傾世減音樂損車騎

茹古畧集卷之八 顏樓藏板

如楊琯拜相之麻秉筆者曾無愧色芝田某賢而泥

某才而健如林甫茹賢之素從御者何後諍爭獨異

擬之以斷臂薛以失手房或多停于鼙鼓唐本嘲

之以伴食虛懷以覆餗易鼎乃更事于模稜唐即急

切奉旨續有取救時姚崇比吸醋而得當事顧新履以

何為上誰是風流之士南史信用讀書之人文平日之

艷詞盛德已累疑今日之歇後搔首以徇唐倏忽降

語于家增憐後死五代未幾覽詩于壁物色前因王

公所怪秦城王氣之詩率賓僚以共賦史幸直閣庭



姑蘇集卷之八

三 顧樓藏板

天命之兆若雨露以滋春唐志此榻高懸因李峴之
 未至唐志彼輿上昇故鍾繇之可詢魏志則又求之與持
 黃陂北史非是都亭漢記詔有還于擇日唐劉事有美于
 隔屏吳錄彼家居當中使之傳宣衆情鼓舞言况顧命
 爲先朝之倚重特旨師資史豈曰一鉢相傳添廟堂
 之故事聞見錄試憶複名何氏深夜半之相期宋嗟乎
 伊陟或聞祖韋賢猶到孫因話錄千錢從故事後三旨
 豈忘言續編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載頌虞廷之詠惟汝
 鹽梅惟汝舟楫誰共悅命之倫

翰林院

進儀內相舊唐書妙選一人唐蛻骨地仙直上蓬萊瀛洲
 之島影纓天策偏儀承明金馬之庭李劉攷秦府故
 寮之所由起翰林故事太元集賢之所由更故賦之者曰
 荷淨蓮池繪水寒郢水醪一記之者曰畫壁看飛鶴
 仙圖見巨鰲筆談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鎖闥夕
 宿嚴衛密之至也驂鑣得御廐之駿出入有內司之
 導豐餽潔膳取給大官衾禡服御資于中庫恩之厚
 也備待顧問辨駁是非典持繅牘受遣庶務凡一世
 姑蘇集卷之八
 得失動爲臧否職之重也故事首大以稱似有極于殊
 寵集賢記權直以入故有事于他官開寶六年出自上裁非
 論官資先後官職趨陪佳宴或云品秩餐餐唐書別號以
 廳看巨槐之聳翠續志時鎖以院宣黃紙之瀾漫故通
 華蓋杜詩而翔紫霄翰林志從伺直于日影傳堂摘文續
 要而臺視草筆談每典事于漏殘金波則夫風濤浩渺
 月色滿庭蘇續望雙引以有色故比一條以言水陳
 卒其爲鈴鐸徵响之會續志雙鶴鳴噪之羣金波當霜
 降而實成從教夢入唐非月蝕而事應嚆語野分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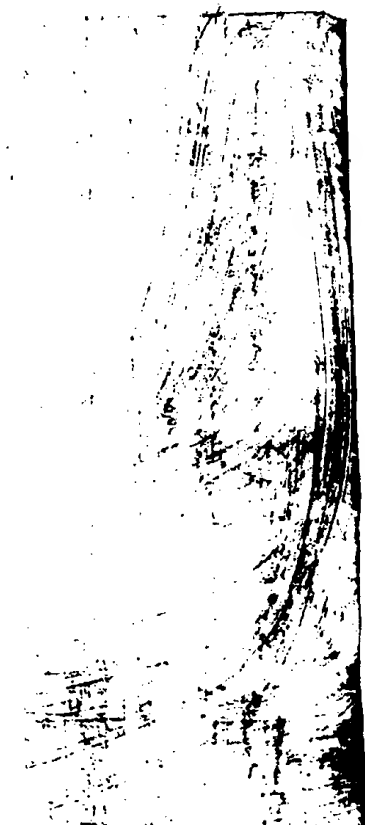
乃若經術已洽鄭履行相妍郭多訂疑而搜癖王任
 砥筆而和鉛金鑒譬之以小三昧大三昧志抵之以
 若注射陸若湧泉陸縱其不專辭藝唐無取凋纖長
 而不有浸可商量注糞壤而徵故事歸十嘗八九什
 筆硯而操化權李絳豈非類以詰神奸弄矣神器志
 自別頭以恣髮狎負在官聯唐蓋有禁中之頗牧畢
 母往日之申韓晉幸斯文之不墜唐想諸事之未安
 歸印私人通玄門客集之談誠已不韻三俊德積
 五鬼九國之屬多所殊看則試紀其遇乎金蓮未盡
 茹古集人卷之八五韻藏板
 今狐蠟淚非殘柳公散布櫻桃飲以清醕之酒注垂
 鈎金沼合以絲毫之歡紀潛思停筇隨手述贊染翰
 紀注至今夜半燃憲稱為盛事筆天寒呵筆特紀殊頌
 李白飛白與題卽扁鑰于堂中而成佳譙記祇候不易
 任費糜于食本而紀大觀集賢則又弟草兄制慶兄
 草弟麻金居第反為寄宿九國主文空議髣華文
 忠傳三人屬厭朝錄送處留芳高元豈曰役勞老三
 十年之典誥李時解夢更四五人之偏傍元厚嗟
 乎具員之吏不敢望其華選注聖明在上且抱恨元

不為紀景行于六如無能匿迹志起居以一事幸有
 深知隨手馬不進而帶有餘識先大器侯餒若教
 而饑方朔請局外庭東軒縱推觚為艱忽嘆老卒之
 欠伸自適梅然千牘無有還思今日之色叫誰聽史
 讀平生未見之書為儒者不世之選人間風日不到
 處海山神仙皆在焉吳然則居一品上唐故第一
 等官文仰望異恩有以紀其榮遇李況承時
 望寧不美其崇班識

茹古集人卷之八

六

韻藏板



詹事府

或問東官官屬唐六典載太子東官官如一小朝廷
 置詹事以統眾務是猶朝廷之尚書也置左右二春
 坊以領眾局猶朝廷之中書門下省也崇文館猶朝
 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也朱語故曰詹
 者省也病諧儲副總務官端銀章青綬李寬絳服
 梁冠上于以序班母給宗伯之舊唐舊如以引奏所據
 六典之同上大都雅重明經非似尋章摘句劉憲是以
 增輝睿德何為小技雕蟲張玄素彼夫有潘陸之華無

卷之八

七 制機

綺園之實竊謂喪其所處南史況非威貴如寶嬰風素
 如陸曄何期參冒于中孔稚圭妙簡才賢盡一時之
 勝晉起特隆匡輔表祗事之忠晉書想其清節晉書高彼
 膚功謝琰密函之所來往南史長夜之所遭逢南史爰任
 操刀相謝以元楷之輩唐書但從指指競得以盧氏之
 翁舊唐書荷送東征典有先于錦衣唐書屈偶官事望莫
 缺于桐封上然則非端諒老成寧虛若秩周必大縱貧
 賤交好莫負在公晉書肅事于東朝彈違是蜀王祥答
 斷裁十博望資任匪躬啓斯以攷職掌于東官也哉

左右春坊

陞華儲幄列位龍樓宋中班三舍之次唐休司日
 直之優劉受命天朝無同藩屬之體鄭近私密勿
 應嚴雋選之傳吳志授以一經歐陽何似採春華
 而忘秋實劉請從墨勅唐書匪第談玄理而妙博蒐陶
 傳于以還其正始齊書母自比于倡優隋書故久留而想
 其風采陳書抑閉關而勞以芳猷唐書欲機務之與參頻
 煩牘事唐書勿刑名之是尚時切論頭晉亮從酒肆以
 言歸但母欺于中使晉書就嵩山以招隱還謝賜于

卷之八

八 制機

君侯唐孔古義具存那弗多于騎射之舉蜀時政可
 議曾未見有鍾乳之流高季惟廣之官訓唐書翼以善
 謀唐書勿寺人多其凌轢唐書非弄臣佐其遨遊隋書
 嗟乎參之者以判官楊徽以太守石兼之者以諫議
 張士以宰臣宋年老腰與紀內殿之盛事唐書當世
 像繪更尼山之前因王起豈資久慕官冷熱之謠以
 及唐書抑悼傷侍讀朝夕之謀以狗唐書之由斯以談列
 青官之局文備儲坊之曹胡恭北門見稱釣龍池以
 終日東僚是辦隨鶴駕以通霄唐書斯官相之豪也哉

司經局

聞之漢制職如謁者清道馬前紀分其重以桂坊之署

也進典抑著以高山之冠焉紀分歷掌圖書則受藏之

所有事志職當調護則官僚之所勿先唐舊才若松之

非久居于邊務南清如子介寧格恨以司銓梁書章

奏詞工共視同官之草文士定書讀伊從師匠之

傳唐舊何爲曲記媚娘比倡優而作穢唐舊夫然情深巧

宦薦卿貳以增憐漢書如誠款可加御供之有特賜陽

舊乃私懷欲遂俸料之任薄綿唐舊余讀韓子勾踐入

茹古畧集卷之八 九 蘭樓藏板

官于吳執干戈以從事斯局之不韻者焉

吏部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熙天下仲長官屬不理分職

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也家六

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遠遠欲審別其飛翔謝

以取名則畫地之餅也不足以致異人可以得常士

如以廉訪則停浦之風也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

所應無而不必無世取士之難無正調者被擠偽集

者冒退常選舉之當故文才在其次及德行首其良

茹古畧集卷之八 十 蘭樓藏板

模弘則夫列銓注期限之榜選舉條事同例異之宜

任時王若所傷者細所弊者疎不則失之浮華而喪

名實北則道麗者號爲高等拙弱者號爲藍羅何至

循乎資格以一賢愚唐新余笑跪唱注者之被詒唐

而異減點畫者之徵証李至豈必一意沙汰溫彦云

何僻性貪婪史市瓜有似情蹊李無行唐書相與以琵琶

歌舞之客唐書時謠以丘山沔水之英唐舊除授平允

幸承強紀分明李敬案牘之無留滯范請謁之有悉

房暉元真素寡欲啓事敏識東情詩姦吏無所弄法

微孤僞所由盱衡樓攻其用如真卿穎士之流皆爲

名士孫所舉若玄齡如晦之輩具陟巨卿構選自宸

衷母煩給假以索北還從令史遮莫設齋有奇唐求

其人夷曠如玉永嘉記其享持捧以泥分聲有發于

杞梓南史筆有仰于鬚眉劉禹錫作倘或披簿見侮會

何不懸車自持韋世若以侈冬集之誚唐安從謝市

井之管林前有裴馬後有李盧此異世而同稱者也

要蔡郎之不拜王惠之卽拜其異事而同情者乎南

奪閭禮于巨源試一究其詔旨所向晉攷風俗于毛

玠尤致疑于長吏所攀傳豈爲便江嶺之人主選遠

涉興元奈何就國忠之第諧笑居間會深計滅名若

縉紳以不道宋會期送別顧賓客以何關南賦曰王

戎簡要何所能名裴楷清通于茲寡譽世高衢以聘

若積水之奮鱗幽谷必登比初雷之啓蟄客有希山

公之密啓晉庶場苗之維繫詩

戶部

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

張鷟集稽戶口于版圖參司會于內地箋盡觀王佐之

才文武庫之譽什頂立朝之風望已隆崔奉法之

賢聲遠著紀寸祿無沾吳隱朝章第示既理行重于

丹墀裴向清操攝于墨吏編尋見儀風劉禹錫詩畏如夏日

長慶白豈其用官物以希恩李或不疑幽明以負愧昌

衡如是作而言曰披薄韓弘之家豈憶官側朱書可

爲定案牛僧報牒太乙之日何須墻頭棘刺自表弊

端唐新卽以王彥威之通儒財用非其所悉傳而不

見武儒衡之氣岸風彩自有可觀舊唐條奏于一日

者生人之利害時議之得失元紇損益于萬機者內

以利人外以救邊杜預感激于心宣索必盡柳明辨

于口依據多先盧承余嘉夫兼領三曹通知益縮中

錄年數陳萬事無爽末顛崔仁一善判一工詩稱同

朝之二妙唐或彼唱或此和紀正元之十賢唐盧積

貯有其名佐君父以寬免授滋中外王師水旱處其

苦從民間以奏辨侈說豐長孫平俛首于亭壁之

句盧汝弼從容于庭柳之前韋傳勿代獵以啓事蕭勿

銅臭以輸錢九州春秋恩有先干早宴蔡景凶有冀于十

痊紀分于以愜當詞理隋書好第髭鬚唐不妨知人則用

有過則懲李石又詎不兄弟梁書父子並爲詩本若

其爲勢門之所不悅畢誠二之所長吁唐新廣武而

封征伐之功已著晉書若耶而隱白衣之賜且虛唐書

私嬖倖而雜優諧既足笑其張皇于內制張平恣賞

遊而縱酣飲得不戒其狼戾于江渠潘孟余讀史至

狄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未得其人欲自職之

姑古畧集八卷之八蕭樓藏板

林斯可爲判入判出總統押案者之師歟



禮部

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周並爲宗伯之任矣南

勅首以春令通著以臺容鄭祀天郊地之典朝日夕

月之共張鷟于以款賓客之至典上賢能之公白呼

以冰廳因話豈謂摩睡眼而作諸生事業洪邁推

爲南省國史試以考職掌而綰天上絲綸唐職兼攝

他曹戎祀之關北史應清要衣冠之華選誰

因賀知則夫日角有殊非時事于搏擊李天邊欲舉

曾無俟于借資張魏從闕禮以屢歲真爲不愧南自

姑古畧集八卷之八蕭樓藏板

流品以相向遙想于茲崔于以條時政劉正定樂章

益訴任喧于門蔭賀知貢有却于西方二馬豈舞胡

而拜命之辱李豈高麗而破例非常蘇軾豈取士而先

晏路之子弟王豈卑賤而事夷虜之班行中興憶農

桑海濱之交從教禮祀李屬司馬呂公之舉曾幾

裸將宋思惟以遲若客之十載錄且以憶我生之少

年柳宗一人有驚于酋長唐書往事有勞于御筵上休

沐幾時走中使以就問唐德博綜何有自大儀以相

先南吾又以想中書之集句石林舍人之引麻新石

上之碎痕有在唐書窠裏之瑞事從誇其為侍從之

副貳于一時前所未有唐書若是德基之偶邀于僧舍

任以相加南史非道不敢陳前惟禮可以為國貞觀禮

樂自天子出雖上稟于聖謨遊豆則有司存當俯求

于典則周必大表故曰劇部列名清曹賡直哉惟清舜典其

選則高制豈持規守成法視故府鐘鼓玉帛周章有

司之後而已哉洪邁禮部長貳壁記

嘉古集卷之八

主 韻樓藏板

兵部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書睢鳩之所由名左縉

雲之所取則南史是以祈父國之爪牙應釐九法書尚

書帝之喉舌式綜五兵通典又方岳賀啓軍師戎卒之籍山

川要害之圖廐牧甲伏之數疇然專掌六典曰禁兵曰

廂兵曰民兵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曰繕作曰給用

具可詳行東都事略有自嚴威看戎裝之耀目李輔于時

更植善街樾之崇封吳蓋其選清其權重故將命從

軍往往假以為寵周必大題名記乃一人貢舉一人選院彼

嘉古集卷之八

主 韻樓藏板

老謀解狀那不待以在公唐六典驕豪莫任隋簡率自

盟李懷于以求其敏姚崇幹李登更以核其忠杜暉清屈突

通秦隴之情形如畫王崇案庭之功狀匪盈張嘉貞閱簿

領而口陳已悉馬子語兵伏而詭對以成顧試想其

從容坐語黃端明慷慨庭爭胡銓首以兇狂客豈無分于

軍國蘇軾肅以伏衛勅且有事于旦明蘇軾余嘉夫陸氏

之皆有賢舉唐書盧奕之所歷有聲唐書紹可祖武盧元

不媿家乘楊弘其江智深之門孤援寡南史其崔元亮

之特介謹清其沉靜寡交而公務以整裴光其簡

率彌尚而款段無憎唐謝北扉之承乏中興念王府

之餘勲唐無聲伎供其願使王寧剛悍具以疏聞唐

嘉多所急馳故醉醒而失節五代忽而引謝誠清濁

以何分唐然則無妨越局盧承有謝詞林東萊中行

非博國史嶺南莫禁韋執且以氣攝羣醜李文器美

大臣韓三起三留言有期于他日仲賜金賜幣意且

感于宮春厚非獨私于行能但求所稱杜正誰為

當此煩劇擬非其倫隋慎之哉

嘉言集卷之八
十七 蘭樓藏板



刑部

余讀尚書立政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詰彼四方新書掌茲三典常袞秉丹筆于國綱箋唐

白雲之妙選復制棘木之下王秋霜之寒詩罪隸之

名何紀入于春饕禮中兵之屬抑有事于征鞍晉稽

豈庶事草創之初第為功賞周益如祠屯請行之役

終以殊觀補國史則夫至于敬寡至于屬婦書予罪無

罪予寬無寬杜牧行奏獻無避九朝案牘從看宋言

母伺風旨多所平反東都廷無留事李適省之奇

嘉言集卷之八
十八 蘭樓藏板

寬編大獄覆從將獻欬以累日劉祥巨蠹烏有其憐

慨以論還裴豈必論威無過犯而皆從咎決笑云何

責衆致朝論而偏愛賞班張九即以情憐鞭婦柳公

罪薄公珠呂法無寬于優伶通水刑有議于大夫

蘇試看王播座右之格唐劉瑑一家之書上守法不

撓之樂杜景引例固爭之餘彭汝而不見諫厚山陵

者之多逸直令諫迎佛骨者之抱孤忠韓文近潛有

其往事韋作賦賞其流風魏苦督將之侍恩浮沉醺

詠武元鄙仙客之庸劣潦倒孤踪崔隱豈曰都官一

言而成語識詩于茲郎署滯時而滯在公流進秩而

知雅州遇絕清選張守貞而息鬼魅還想予雄徐孝

若乃入夢以昆脚尚書相號以比盤國史屈突蓋非

其任唐書張柬之非所安傳蒸曰制刑不以爲疑原情

爲無可憫范禹抑曰遁其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怒

縱則生奸帖斯所謂哀矜而勿喜者余天夫秋

官通

嘉古集卷之八

十九 韻樓藏板

工部

司空主土不言工而言空空尙主之況于實乎虎下

理坤道上和乾光漢官相物土之所宜家象玄武之

所望後漢于曹爲起通典于平專司典其刻戟以爲殊典

隋其把萊以爲譁資先賢乃若宰相之器已著李楠

宣撫之才勿先沈扶從與知以制誥范或兼直以經筵

周平慷慨言事蔣係剛直性成曹大權倖無逃其指摘

元集佞人直指其姓名編年則又有風流警拔之士

北督力豪俠之人証聲勿尋于門蔭錢譽何擅于丹

嘉古集卷之八

二十 韻樓藏板

青本閣立紀名位于開元如子美之叅謀者幾國史省

鄉音于士類並裴家之清立者誰北史非出特恩無同

省而誇雁行之美唐時多冷眼乃一日而揚角觥之

戲南賢惟所命何資之有唐書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書程品之重有若百工號令之先尤難六職唐太故

非國之髦碩詳于典制則不可以綜事訓工建明理

本也

御史臺

余讀烏臺賦官則秦置漢百臺從漢起通或掌方書

六典或稱柱史表虞詡之人方側目漢暴勝之名兼

直指漢書而知是職也付以中執法之任綴從諫大夫

之官宋趙德植風聲于天下總憲度于朝端柳分八

品之印上立五花之磚唐國捧白簡以從事南署梓

板以相先漢官更置司空試問烏去井枯幾經休廢

漢書義關肅殺幾攷桂坊經局是否兼員通秦法之掌

以圖籍秘書相鄰台省六典漢制之參以平章軍國

茹古舉集卷之八王蘭樓藏板

仰副丞相通鵬鵬鵬鵬非同儕偶舊豺狼狐狸疇紀

行藏張細事相彈崔非曰舞文巧詆張風聞入奏

通自信方挺多長李栢煩簡自酌唐會小大皆諮崔

甫老覽之先騎姑從詔免類真假弄之虐焰無與避

規薛竚想鞅鞅重樓複閣之貴戚唐無容嘿嘿嚮恩

樹黨之端揆崔若其傲很自用紀踞慢相持漢故事

而尋倡顚唐寢求而先韋脂上卽以人稱長者張何

至法軌丹墀通若司故府今呈乞會彼彈大夫其白

誰上簡命自天詎謂非舊非勳超處于故寮藩邸之

上唐徵召有日將無受慢受辱頓解于同堂盃酒之

為唐新辱臺有所由名覆射增其愧艱李京燕語曾未

一及休沐任爾棲遲孔桐藩之輔翼需人還非以左

史禪封之議論不及笑如何其倪禮有絕于下拜通

體有肅于簡持命卽以傲栢梁之上坐漢推明堂之

儒師漢父子相承坐臥異處杜弟兄同列司判一時

峴李而不見剛不護缺清而畏知舊門閨耽耽室室渠

渠留肇重修于時也將何紀風憲得人之盛揚紀綱

增重之思陳賈御史臺壁記

茹古舉集卷之八王蘭樓藏板



御史中丞

漢官尚書御史諸者為三臺百漢置御史大夫而憲

臺猶置書則中丞者御史大夫之丞也漢書席以屬坐

記權次尚書解詁秉憲轂下漢書乾法殿除漢書不縱侯文

光不刻唐不吐不如晉則夫眼領殊似蕭惠氣貌竣

孤崔非才非望非德非勲自凜凜筆端之所至劉小

利異端貨財弊寶寧規規臺望之所趨融乃若三世

並為恪守天寶遺風不堪苦節盧懷四世相及諸敘

江左舊事緘之青封宋兼謨之有家法唐魏氏之有

茹古畧集卷之八主事關機藏板

祖風魏徵五聊試以烏衣諸郎之舊坐南歛望以膏

梁名士之偶逢典通詰自御前有何顧望陸請從便殿

寧比私衷韓義激于心則言出而禍從雖死不恨唐

直形于色則公言而私恨深愧無尤魏假韓鬱如梁

似似有銜于述敷隋非容容如柳或邪不于案頭

上蓋至載老母以待降九國服白衣以唐事往

例于僕射盧謝全勅于中宮魏繕寫彈文中朝之紙

為貴徐動思成法關吏之挺無橫東軒其清道耶

太子分路王公競享尊榮捧之龍其籠街耶

行李自大道路相高嚴乎明旨之調停唐獨以荀伯

之彈章胡為謗及祖禍相雜嘲戲宋試觀沈仲之恐

府將無慮歷慈母竊幸幽冥南幸為任昉之龍門簪

裾日滿南不幸為李傑之里巷不幾傾唐賜爾衣

馬後命爾佳醕北史嘉近世之步勅王門之勿

疑張乃不宜稽駐者在京輦之多有事通典而親

加臨幸者乃蘭臺之多所徐又何自誇徵辟府

故仰負繪圖也歟張茹古氏曰由唐而前以刺史為

開府由唐而後以節度為開府而開府之名昉于魏

茹古畧集卷之八主事關機藏板

國朝被邊距險負海挂扼開府以總制者古制置等

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也省直提封都會要害開府

以巡撫者古安撫等統軍旅察奸宄肅清一道也時

有啓疆觀邊振旅衡擊而開府經畧以節制者古之

督節度都統招討經畧防禦等即其任也鹽法屯

田漕儲河渠開府以總理者古之總領經制度支營

田等即其任也勲猷既茂加進官保往往不乏即古

班同三事謂之使相不亦宜乎彼以親王宰相遙領

而不親任其事以巨盜強藩竊任而不聽其予奪唐

宋之弊政也宜乎任者無尺寸之樹矣

嘉吉畧集卷之六

圭 韻樓藏版

侍御史

余記唐高宗語此官清而不耍此官要而不清遂提

授侍御史唐書奉白簡以聞日提綱于三院故實執青囊

從事矜峻絕于百官南史膽于何落知爲鐵面唐書角不

可截試問法冠晉書于以觀風所至專行誅賞後漢書曾幾

入侍從看書史蟬聯漢書更百日而牀癡倨傲已甚通典

踰十旬而臺辱章疏以表上賦之者曰寵服豸冠六典

寧是避驄至止鑑遙望豹尾輿服志匪第棲鳳崇偏周必

大而不見朝列之規故隨仗以入職尊事之禮非哄

嘉吉畧集卷之六

圭 韻樓藏版

堂莫前史國從不爲碌碌以保妻子舊唐書其有如耽耽以

視鷹鷂史則古有埋輪之文紀後漢書策逆之蘇瓌唐書何

多棄于藏器新書斯所貴于德淵吳志爲陳狀唐書爲寫圖

漢不辱奉使橫以劍東漢書執以戟舊唐書有富幾先治獄非

冤似霖雨之有意東漢書徽號自正寧上陽之多牽崔暹

咕囁而前會舉罰之有日崔威豈偃僕勿待訝和事之

自天唐書縱其不尙沽激何遜非喜擊搏陽俟後有其律

令東觀漢記全活紀其大觀元后尊在朝廷莫可恃其勲

寵李勉法先輦轂未忍奉其殊寬分紀伏雙闕而憶兩觀

將無引愧王義方謾腰領而疎天綱試究所彈唐書若乃

受命無私風濤之不敢帆舉陸元芳隆禮未割徒既之

忽爾居危決錄臣客馬周無嫌樂工罔人之舊唐先朝

殿院從教府寺宿衛之思繫年錄非判佐以相比章絢莫

媒介以先容張行成試想義琛爽拔之素唐書似惜柳渾

放曠之踪本願事願有加于弘霸唐語何諱于楊公隋書會

韓見奏免之時年考雖深猶從憶于永泰趙設好禮

客問之及見聞不謬未多見于有功本傳然則具擅以

能傳急補以才山公啓事第獨鵠兮愈勁王素勿白兔兮復

茹古舉集卷之八主王爾樓藏板

猜王弘義相較于呈身識面之際紀分比重于小過大德

之因唐書著之本草或熱毒而令人冷峭金比之脆梨

亦驚悸而有異辣辛賈至言於休哉職分柱下職任

長行典出入兮蘭臺通俯仰兮松廳因語聽我衣

仁者遠李華壁記安措羽翼無禮是屏中非難

其人惟難責已御史責人也御史獨無責乎哉處乎

難不難之間斯稱其任矣曾肇重修御史臺記

登聞鼓院

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漢書屬望銀臺晉司禮

廐唐導人使諫聖主實千載之逢命汝納言堂下無

萬里之隔李劉賀啓書多不諱政有當于廣延唐職有分

任亦何難于闢白杜牧志自古若召對殿陛品敷獻壽

寧真宗實錄文藻淵涵詔且頒于上國六一集錦袍寵賚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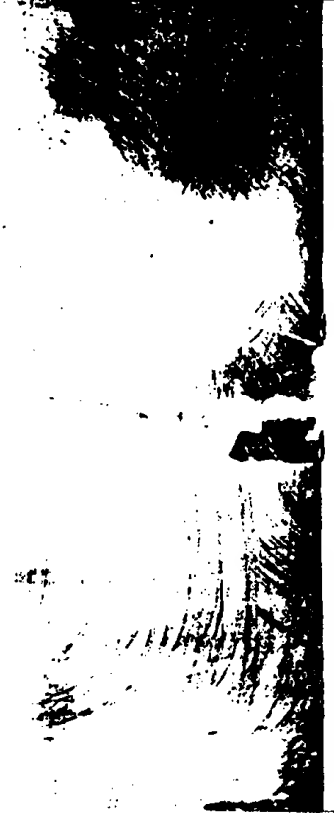
有賜于近廷仁宗實錄恥開權門顧乞骸其有願晦求

局開局悲壯士兮誰令言行錄斯職也居雙闕之左中

與達百姓之窮帝其無冤滯擿于內殿唐大曆嚴

茹古舉集卷之八主王爾樓藏板

遂叩于九重也哉唐大詔令



大理寺

漢楊賜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而各縣不與其所由

然也平星有主天文錄司雲以專唐陳子昂表祥刑有在書

尉懼何傳什進丞棘路制治讞竹行胡承恭制字通于李

會法則是卿錄明謹以讞疑獄哀矜以去冤獄分平

以勸庶獄吾既存其三慮曰氣曰色曰視曰聲曰詞

吾又悉其五聽六典第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典通

切無朝示而暮改同罪而異刑續通則夫過典侯必

死遇徐杜必生典通無活法者元禮之怒遺無死法者

茹古集卷之八李九韻鏡

口知之允平新語賊子所以伏法張仁愿逆黨所以就誅

唐舊犯蹕者止當作贖漢書盜陵者應否殺軀大唐新語執法

一心曾不欲以惜死隋書居官作長固不能以自誣詩

外余不必多稱恩于盛吉會稽典錄第思無虛誣于李離

韓詩即以異唐臨之動天鑒新語寧勿快杜邈之受人

天五刑條以律令陳十事上以便宜晉書視表而見

決嫌而定疑蘇珍當斬將戮御之時必不陵

上弁君以祈敬事說苑迫缺踰竇隨之日乃知情憐色

慘別有相窺宋余怪燕趙之間三月共娶為人倫之

大逆後漢尤恨則天之際同惡相濟啓告訐之嚴威唐書

嗟乎名法崛起後漢左監代興上孰南土之秀望晉書

緊武德之一人唐書廢矣有設羅之嘆鑑任耶有登仙

之榮倪若水而不見簡策自天異老嫗之秘授何氏出

緊非小高銓選之芳馨西京雜記史氏之言曰張什之爲

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前漢楊

廷秀之論曰如殺人者必死此法不可以更議而誣

訴者罪以其罪此法不可必行刑法論且哭且歌至齋

禱于累囚若期夙願唐書于耶張耶邈遭逢于革命更

茹古集卷之八李九韻鏡

可美名徐有功傳何自臺按而寺署北史每沿祿薄而任輕

通惟倡優之從減清望陳封在刀筆之莫任公卿張

于以宿推長者抑先友記特選正人唐又何必空獄表以

稱賀宋李洽而曲筆終以相徇也哉游擊

太常寺

古曰秩宗唐書秦曰奉常上清選于歷代易白居妙簡于

時望漢志帝位正容臺類典禮漢先于上爵志秩高玄

冕上整儀唐亞于三台招諸生齊魯之間則俎豆

聞之矣致吾君堯舜之上豈玉帛云乎哉李方岳

其翩翩文學漢書表表德行魏志冠九列六帖而備四

院唐制典六樂禮周而導九儀元集趙驅赤車之千乘初學

記响蒼玉之明姿晉書勿襲鄭衛之音命梨園而秦雅

唐時參新舊之典表元和以爭奇王彥蓋其就決擬

茹古集人卷之八

議鄭無歉倫魏書具精經學鄭且訂會期趙宗彼胥

史之匪才從多勲烈薛豈僭議之有口漫無折衷通

乃若謚法為貶為褒與參行實白事論可可否否更

以黃綜唐側堂堂桃堂堂而知作難唐書彼編鐘此編

鐘竊幸相逢魏錄識有精于鳴鐸後周相有善于啞鐘

舊定以臨軒之金石蔡致以先代之苴筒解斯非黃

道之誤行畏從典故筆乃胡琴之與鼓調盡迎逢職

余嘉其玉潔冰清行為俗表賀尤美其鋤騎抑踞威

生吏胥唐書裏自尚書國史不為備員閑廐齊入多政

府續通是否望省樓居羅洛靈彩段相映林瑞錦交

譽唐書捉筆賦詩相承帝命楊師脫巾就署榮奉母車

崔無但曰有音樂而多美酒北史猶且曰設几杖而幸

乘輿相若乃方仗任雜品之入舊唐書伶官縱荒誕之餘

上非有當于聲樂兩京自無二雅儒武念母有心

還第以行攝者不為故事晉書士武甚入官以指

授者何苦長吁唐書頓爾覓孝廉之船誠喜得士張夫

然高隱士之野那任虛拘林賦茹古氏曰聞三禮書樂

亦在焉而名書皆以禮太史公謂三百篇于且歌焉

茹古集人卷之八

韶武自是而可述然昉古為樂屬設官自府吏胥徒

而下其上中下暨及眠瞭何其備也今自太常司領

其大司樂以掌成均之學政而所謂樂德樂語非復

之舊矣惜哉徐

光祿寺

職先令長漢官儀署列殿中齊職儀吾邇其德行革沿究其

勲功後漢初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共見汲引之義杜林

事上以禮遇下以和伊誰才地之同嘿以武帝之難

其人而躍然于曜卿不得獨擅南以太宗之重其托

而諄然于故舊不可多蒙唐舊至德清純曾幾暗中伺

察孟宗別傳恣言極切何妨廷見雍容王則試以辨魚于

武庫後漢按蜺于春秋上拔佩刀而斷車韉後漢悵秋水

而泛輕舟孔清廉美于二雅後漢陰重推乎老周上致

茹古集不卷之八李華相憐好篤從多垣下之

恨情深遂重後車之載晉陽秋相憐好篤從多垣下之

酬魏志斯不愧九列之首本而古闇之優也乎初學夫

名沿實悖者惟光祿為然古宮正長王官之戒令膳

夫酒正故所稽功緒而聽教成者即以之統尚食諸

役似也後遂謝官政之柄而專精于酒醴膳羞噫天

下政令風教未不自王官始者其奢儉汰約之原

治亂以之矣任此者寧曰止供食御可忽乎哉

太僕寺

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書所以惟

月膺望象河稱聞景弘汗血霜蹄擢拔自北驪之外

方臯伯樂顧瞻空驥野之羣賀直指策司指揮若習

于明問漢雜事留心番事充物足濟于邊軍公議于是

馭駕有小漢驂乘以前選杏壇幸臨爰指禦侮之室

紀栢梁賦就共摘待駕之篇古文苑快喜車騎之來宣

揚有命續漢書嘆息賞郎之任封駁回天唐舊豈廉平而

有事賂遺無辭昏夜漢書如恭儉而頻分祿賜雅擅青

茹古集不卷之八李華魏公孫之世及以時功有紀于騎士雜夏侯之歷

事未已法有奉于先年漢加意芻圉周官秉心寒淵詩

應足驂騮之選晉故誰為騏驥之先元豐彼張曄之

乘傳華髮皓鬚映錦袍繒絲而一色本邇宗彤之遠

畧青鉄白馬與刀劍衣佩而同妍東觀漢紀是在驅馳王

事者加之意焉

尚寶司

地有掌節春有典端周禮漢時名符既不同于旌節之
及上秦代置璽再有考于府令之班六吾以想其中
分付受為信環濟要畧吾以辦其所用既事而藏唐舊于是
列中丞之秩漢如何并蘭臺之章晉太始元年寶或易于
天后六劍且按漢新璽卿也哉

茹古畧集卷之八

三五 蘭樓藏板

國子監

國子周之舊名也省嫌外列唐館重司成通齒胃之
禮可行名故不稱桐溪之設有事義更在并邇詔以
太師加之氏而乃為專掌唐如位先元長待以饌而
試舉交觥胡則夫紀佩玉晉中絕影纓張說從過槐
席史列坐虎闌唐東庠西序之間百寮與率前秦三
行六藝之及保氏以幾通論難鋒起隋精義霞流唐
言辭若屈權風采無求南屬在潮溝五節之諸生畢
集南會參天保隣家之宿客每由北語者莫測其深
茹古畧集卷之八
三五 蘭樓藏板
淺馬聽者已忘其倦偷徐夜半之扣戶何來若嘆
誰毀北一日之掃門以俟似快野謀北試事有其否
臧始末依然未敢處非而自飾隋詔令有其擬議意
向所指那弗泛應以曲投賈余又重其名節孫高
其操行唐奏無多子芝草黃諷有切于鹿鳴唐
貪凌謫詐之流于公有待柳東封西祀之舉此際
何爭宋絕俗閑棲應每多于三至晉書因時喪亂
急有請于中興晉非其人則都尉備員方伎庸流新
徒資濫予求其實則以黃門拜後以宰相領通

可憑陵憶師授之先資乞歸骸骨唐舊實清貴之散列

切忌股肱楊瑄碑碣尚存豈喧謗而相從歐擊唐舊平原

有在詎詔獄而據喪幽冥後漢然則奪可重席殷氏拜

可下牀載朝命不再魏書手詔多忙唐而不見王氏之

世官未有南史桓榮之家法彌彰後漢其先生而識猜爾

雅儀漢官莫腐儒而肅未周行新書總太學儒官列燕于

堂斯為盛美合璧儻牧兒莠豎薪刈其下致愧鞠荒後漢

恨得之晚桓榮幸見之疎張又豈五經之掃地晉書廣文

之濫竽也乎鄭茹古氏曰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

茹古墨集卷之八 子七 韻樓藏板

匪曰蘭芷疇變入室之情王融為王儉讓國子監祭酒表新進瀛州

均叨零于時雨雄觀館閣共託聚于德星唐亨哉

京尹

尹釐神甸舒信召典京師洪制領萬戶之板籍統千

里之神畿六帖故曰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市買

奇贏則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傅然則得地大驟

可迴旋去天近猶難度法賤左掖之郡近入黃圖新

勅豐輦轂之下必先彈壓唐舊以余觀其具瞻允若唐師

表相承筆德教遠敷無少赫赫之譽傅威風兼勵猶

多灼灼之稱紀分邊延擅其美後漢張趙可其人古訓如

父愛如母威如虎思如春李燮時號嚴明從未網人

茹古墨集卷之八 子八 韻樓藏板

于聖世袁政尚簡約曾不附座于編氓張延黃河比

笑筆枹鼓希鳴張雲有摩于蒲絳李罕地何立于強

橫鄭倉卒敷陳姦倖者無所逃其指斥吳分外遊賞

凝男子共自凜于神明因則夫黛墨鏡膚之輩元

屠沽商販之倫因母再奉中使之命許孟母辭連

近貴之臣東都母戚晚之輪租莫及秦母偏袒之耀

馬以狗因疏具頻設唐舊長揖與爭英後事而歎

借誰為惜死薛元經宿而制下人已樂生唐列吳湊

之佳筵辨間禮席國史拜吳市之簡命賀且傾城唐

沉其三世盛事國史異時芳碑賈誼詔書今褒美

李朝屬吏今號悲越廣幢蓋鼓吹恩有加于常例別傳

玉麟銅虎績有考于旦評紀分余笑者三期之間乍賢

乍倭王五日之內且止且行張淫雨為災李峴之避

責譴唐榮惑有驗桓景之多送迎晉其欲承膝下之

歡錄以曼倩傳不不欲同枕上之腐辭可君平語若

夫自甘脂韋帖少弛威令翟方廷賞有及有不及林語

黃伯有能有不能晉袁嗟乎安知曾有宰臣之擢元

京尹而從非勲戚之登也哉魏少

和古畧集卷之八 爭孔 韻樓藏板

鴻臚寺

稽古唐虞賓於四門茲其任也漢官臚字從解以肥

誰事腹心名似不啻任于聲贊漢官卿僚加除以大

再經龍朔更有易于司賓典試攷故事自當確選中

丞而高秩御史山壽今日主客其何影響文武而殷

勤秦魏于以嘉其宿德魏任其專才前不第儀

容之美魏匪從祿食之媒晉當草創之初有慮勲人

之濫于唐豈重譯之會無喻使命之新裁魏蓋淬鏑

磨鋒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吳金錢縑帛數幸以

和古畧集卷之八 四 韻樓藏板

未曾有而莫可回後重以元方若卿輩之所負愧

後並以朱寵珩公等之有殊遷東觀周禮云行人掌

賓客及諸侯朝覲之事母乃有名實之不相沿者焉

給事中

秦初有給事黃門之職其官舊矣歷代沿革古者工執藝

事以諫有常員哉書瑣聞入對漢儀畫署叢誇漢官儀其

或兼于選事唐何不奉于把麻嘉話錄則夫虎視殿上

鳳鳴朝陽上隨宰相以平章與分其責上先有司

以糾察獨領其綱六帖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或不欲有

貪位愛身之意白居易品疏多為名儒多為國戚何少遜

以勿欺而犯之行儀注倘必擇辰則睹天顏獻可否時

能有幾唐舊如終呵譴則欲陳而去其五將聞而削其

茹古畧集人卷之八四十一 韻樓藏板

半達者已涼李詩爾其選可立德熙寧重明經鄭忠篤

履素晉起居注廉潔性成邵月慚諫紙長慶集日起內朝要會

軒軒得志子傳孜孜任勞紀分其利溥哉挽以回天之力

唐洵大器也高以批勅之言李藩邦彥之五罪已明無

容阿避置瑀傳俊臣之三陷得實那少平反唐舊時疏及

于禁軍王源內侍白集無濫予于妖人唐舊伶人冊惟相臣

之子合以引避唐如徽號之上豈或相徇唐舊非造次

于顛任浪邀浮譽唐舊縱遭逢于雷電每切凱論唐嗟

乎余嘉夫名有所不受言行錄體有所得宜事彈擊不

以其細言論列每窮其思賈而尤嘉昇觀于際五代

焚草于時事畧從是聖朝無闕事詩我知天子有諍臣

啓異已而去其權署惟案牘柳氏家移家而掃以墓

感切至行南史二十年難進之臣故充番使寶八十餘

呼嵩之老共仰太平陽城牧守非難郭承寧出補而憂

在外郡前漢銅匱有意武奚用衆而廣可庭臣唐乃若

載酒從遊門多好事之客前漢牽羊異數時終孝子之

身後漢聲價已高從諫議以志喜魏書濫雜忒其時謠誦

以非倫天授三年豈無憐子昂少陵之剝屯成詩人之命

茹古畧集人卷之八四十二 韻樓藏板

蹇唐舊恨不多父徵子暮之濟美快聖政之平均唐噫

聖天子從諫如流之秋未嘗罪夫言者諫大夫憂國

若渴之志可曰無其人哉宋楊萬里賀

中書舍人

司馬鳳綽揮翰龍池拾遺五花判事鑑六押分司李泌傳

蓋以宣王言掌呈奏初學抑以參典王命曲阜首聞萬

幾張省設紫褥于院庭相傳壓角朝野雜記視威等于給

事寵例賜緋四朝國史如是迺其檄駁施行者批勅有當

老人更攷其都堂面試者除日可幾石林燕語推高給省

文館伏奏青規粹文榮哉一佛出世國史洵矣文陣雄師

類蘇余愛其三人及第一家詞頭唐大詔令父子相承累

上鑒坡之值春明退朝兄弟對掌兩陪鳳闕之遊九國志樣

有成于鳳閣舊唐書象有垂于紫宮齊書便殿承顏幾高燒

夫蠟燭國史行在賜宴用屬和于歌謳分紀則以求舍人

之文乎冊奏之工皆出其手也顏思古詔詰之敏其獨

成于心哉職林一日而九有追封立可却坐實錄一官而

十為誥勅妙出新裁言蓋其有峻峰激流之勢許景先

有蘇齊賈許之風孫思邈如湧泉手腕將脫會文若風

構夜半無庸王君賜與班憐才者每多吟咏封藩邸

有屬握劇者暫令迎逢文其何愧當朝之大手林一

代之詞宗分紀以論舍人之品乎自負鯁正宋具絕饋

遺南史獨主國綱高岸日習晉書權傾天下廉靜風披書

其徇公耶微泗見誚國史其風采耶反袂相規分紀則安

見論事多端一字之可增減馬周傳餽典偶及除制之

件公私唐書於休哉中書訪咨何來門局或塞續通西

省盛美不再篆額親題國史險發樞雜記領外藩四朝

試窮事始不試文辭言行命典箋奏會要孰訂稽疑余笑

夫顧大而髯多者虛有其表蕭豔冶而巧媚者富有

其姿鵬從覓堯庫載蕩失紫薇野錄悲夫排擯而才

有不得用唐書封題而貌有所見知齊北齊據道衡之石情

深感泣傳伏靈武之陞事絕哀悲舊唐書蓋古誼之有以

相準齊書制草之不可以私唐書齋甚分遺誠有檢于昔

昔鍾元賦成受賞曾何訝于遲遲王臺閣彥髦無不

以文章達故其為文士之極選典通朝端機密當自有

任使在業幸蒙天子之深知岑文有取雞水初母奪

鳳池本傳則夫名瑞柳而署堂薇者分紀固有如斯矣

監司

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唐制都督節度都
 統招討經畧防禦因事特置而方伯之名不副追後
 武夫賤卒起功行伍而節度之禍尤櫻刺史若任乘
 傳然秩以下大夫則州牧或從更置監司有嫌監察
 如督以及御史則丞相或奉遣行歷代沿革故其居位牧
 伯分刺諸侯漢百官表其承宣以著績其屏翰以揚麻書
 于以可否之並察唐書利病之相迎紀分詎曰案牘之鞅
 掌王吏胥之縱橫王密有心計范濟以民貧紀分科約
 期于兩當言行都簿第是惟均中險避長淮事樓滑
 望春唐書千艘浮江而上事桴鼓更夜而巡郭言念
 沉溺之苦鄧逃遁之虞類何得八條疎置宋四聯留
 餘孔宗旦然則廣其視聽賈事未敢以蹈襲客吏或可
 以仰舒賈計有本末言歲增無妨于民命李奏減何
 損于國儲賈行部傳車會甘雨之多注百里歌謠徹
 響看黼冕之從予郭彼元禮之家濟美以及東若中
 興之舉少年莫如晉荀水火深情應教乳哺之念宋
 十部從事猶賢一紙之書管陽益于以邇侍從公舉

中書置籍之盛美

中書置籍之盛美七年并以想一家哭一路哭之躊
 躇言行薇省署名貴旬宣之方伯中書統轄重行在
 之尚書箋其可負此保釐也歟書

觀察使

舜以五長綏四國若今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侯

若今之廉察也白集奏最觀風宣憲節啓刑告爾祥

事陳時臬書奢多綱漢書導朱衣職有取銜雁之

序唐輅車之威曲阜迴始千行之美意漢書清問之

深仁貞元八年所辟名流則鏡湖秦望之間皆為絕唱唐書

從教遊賞則笑語輕脫指顧軒昂之輩那事引身劇

豈假寐之留連清暑郊勞先有疏于書記唐書繫平

生之愛憎大蟲妄倭並有紀于性真傳則夫主倉曲

每更崔獨獨租賦之入衛次尤多庠序之興韋于以

瞻軍豈傾府藏而長其驕態唐書于以禳厲故從巫蠱

而想其款誠唐書痛飲賓僚尋省覽之無忘夜半上私

銜讒愚何殊擢之有駭聖明新唐書獨以議事之諫臣

憎憐劇賦王試想餘風之判使速與持半東若乃客

禮相加雖黜死而無恨舊唐書今嚙是石門搜貯咸詣

闕而稱榮李獻丹辰以名箴無邀明旨李德裕拈銀瓶

以作貢徒恥穢行齊嗟呼馬前之有鞭弭張建封腰下

之有金魚陳堯咨斯為異數而殊恩也歟

古今集卷之八

四十一 願惟

郡守

以余觀于郡守也隼飛旗上熊伏軾前新編署黃堂

若相沿失火之故志右叅五馬寧習悞閉閣之導

丹陽每一除授考所行以質其言故漢世良吏爲盛

前多因貶削重內官而輕外職則具寮倡率誰先通

議自朝臣特重諸侯之選唐課茲殿最同班卿貳之

聯合璧母曰主神聲有聞于披甲遺事因知薄俗詔有惕

于懷磚伽藍記余異夫降甘露東觀漢記湧醴泉北史麥兩岐張

而禾同穎東漢馬神境內上而虎渡河邊上如陽春之

茹古畧集入卷之八五干韻樓藏板

有脚遺事如時雨之自天決錄如江海之霑潤應如冰雪

之芳妍魏令起死人而肉白骨祖述安反側而息妖

言唐即以抑強扶弱耿純擇更選賢黃伯農桑往教北史婚

嫁母怨東觀商旅頓湊趙清饑卒苟全言行錄豪右所以

見後漢獄訟所以引響韓延壽自主于青山白水小橋

竊比于葦杖漢蒲鞭異苑又乃若詩思歷歷宋飲況

翩翩蜀賓客之履常滿游敗之興靡還率然

曳杖任聊爾泛船陳照天之燭而名蠟東齊載帽之

之富可十世轅車已邈張夫然無溫飽在志上有清

白相傳楊彪于踵曰繼二李詩序於壁曰連草叔喜告成于

知頓裴耀卿疑起家以少年南史豈不來暮之歌夢響

去思之碑早鐫南豈不兩州爭奪于境上宋一語願

借于君前後漢余又求之麾伍之相應吳苑鹿鳴之廣宣

王侏儒之例貢新唐書曹掾之佳緣俗風東峴西峴之殊

峰多堪流涕韻語白馬青牛之勝蹟任可周旋陸

孟別以江別傳若派傳于尸祝別傳是父唐是母東觀漢記更情

事于源淵上陟望峻封相代何嫌于往事夏侯從看

茹古畧集入卷之八五干韻樓藏板

邊塞閑遠故恨于茲南史而不見雙鴈相隨名以留

于池上輿地志白鹿來夾兆有紀于車帡漢洵天子腹

心之吏史玉皇香案之仙白居易也乎如古氏曰州之

名起于真十二州後世刺史所治郡之名起于秦三

十六郡後世太守所治隋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蓋

卒不可廢至唐而復之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蓋

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稱則州牧之官矣唐州牧守

爲節度觀察諸使其屬則有推官判官書記支使之

州牧之任則有閫帥漕憲等官蓋雖冒以使名而實則郡寮耳

茹古叢書

卷之八

承佐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

司馬曰治中曰長史故緹紬屏軾下與主簿同賜而

州牧或得于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

廢者周必大記端寮題望長戶別乘參同漢制冠一梁而衣

早服綬以黃而印以銅職朴百里掄材纔當展其驥足

純半刺是職通有佐于上公原職豈謂吏隱于茲愧靈

殮之有素記將無英儒得當幸羽翼之相從管寧則

夫德爲人表行爲士則盧昌誰爲伏雌誰爲飛雄漢後

茹古叢書

卷之八

孔休源之累位名藩一榻孤懸無容濫預宋書車武子

之多聞今古佳筵並集其樂已融續晉恨伯騫之莫

識張悲桓溫之不達世說題以姓字之各別後漢誤以名

氏之偶蒙崔敬箕踞可以彌日世說岸憤何弗從容

豪俠者幾卽與之伐鼓窮歡猶恨不足御騶有事

奈何不驂駢載酒自快靡窮漢書如是曰鐵石心腸

水晶燈籠劉嗜癖有日雜記撤屏無庸漢書所辟若

慈明文舉之流時選爲允宋傳相知若顧球顧和之輩

超絕以宗別傳倏忽名藩迴感慨于舟中栖遲猶舊

宋幾司馬從悲涕于廳事世及以共陸而不見

蘭菊挺生為至行之事應羅含蘆芽滋蔭看勉樹之

豐隆李全余又快夫湮厄威權之望一寓為文而田

水以顯柳守陶寫詠吟之致並教公而溪洞移風

錫馬制諸疾趨莫訊輕之之易臣廬念久頻登

香鼎之峰白居易若乃賑饑之之舉定諫宋趙

理枉言行之功奪責使之驕倨言行抵內侍之芒鋒

唐與爭鼓鑄上畫策平戎張方清潔有其至性宋孔

恬退有其孤踪王安石于以環珮作別宋芳碑推崇于

壽古畧集八卷之八王韻樓藏板

唯陽斯誰非台輔之器宋千里之雄也哉唐

推官

蔡襄有云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

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苦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

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蔡襄送張責在彈舉

北憲司在繩糾從容陳當世之務言行慷慨折司

馬之偷杜允當刑書且思錄吏以有地言行于干

盛怒何妨雜案隨錄勿重易一字而輕數

人之命范如安知非已姦而妄仇家之聽宋王蓋至

蠻獠兼其城守吳妖蛇副其書銘孔道從暑月而汗

壽古畧集八卷之八王韻樓藏板

流淚背胡氏那夜半而秉燭閑情歐陽手扳馳歸曾

幾爭直宋印篆疑讞應否輪誠趙吾又想其造士殷

勤隨賢愚而啓訓策兵指畫官節度以軍行東都

詔自雍熙故帑藏之不與事宋幸從梁穎乃邊事之

夙有聲宋何必減臺諫之風多所論列儀錄伊誰是

宰相之器重其芳亨邵氏夫薦剡相推此道古矣通

如歲銘見諷比事誰令李文讀秋光山色之吟可志

吾過東坡長新第少年之慮要稱威靈事嗟兮狂

恐入孫國鼎鴻臚唐子而造王惡卑辭難明劉漫

屠是官者尚其欽若體彼好生以盡其辭以察其情
又何不曰今古之祥刑前人司刑箴

右古集卷之八

王季 蘭樓藏板

州尹

秦漢以來郡縣也唐盧州牧耳各授以方何必減縣

令之任如加以部奚啻襲太守之稱則姑從州事以

爲徵焉遙分竹使特陞刺藩胡永恭行郭元素制何似空員多

非清望之及韋嗣立奏將無逐客第因附會之班張九齡奏當

魚書之有期專停已漸楊綰奏豈詔旨之日下張設殊

觀陳子昂奏故曰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

刺史十萬戶受其困上其亦竚想夫金紫劉車蓋黃

之盛事而央央于進五階崔謹課第一者哉虞從夫云

茹古集卷之八 王季 蘭樓藏板

何加勅尹思所由立碑賈敦縱疑于產以馬生以

芝韓思虎有勞于機李蝗有捷于指揮王事不

援之爲快陸象先治且臥之而神王寬省多子知頓

裴羅匪躬足于專閫盧讀圍師清白之篋墨吏可成

乎廉士本聆蘇章公私之論刺史何于故人裴

石可垂遮莫遠賈而廣聽考且日上豈或寵愛而

辱陽城若以紀其實政乎豪無通稅李有通行大

羣盜之多感愧呂元貴嬰之靡縱趙且以開鼓

鑄李貸常平孫豈獨灌漑爲自然之利溫學校乃習

性之成李景駿又以求其武功乎譙櫓早設馬砂磧歡

虞劉孝其有備耶看旗幟以或假霍王其權勝耶登

酒樓以大呼張守即以緩池隍而事農業敬借上方

而啓無辜秋仁又何不賦詩于樂職王罷貢于侏儒

城陽租入羸異之流惡其潔而誣其罪薛戒途立木

之舉指以事而愧以容權懷如欲求文學之兼長遊

門下者相望張倘不責章程之允協坐閣內者何從

鄭善情願自試李抱所至有恩裴子經術得當鄭惠

文雅推尊員半而不見摩羊叔子之碑陰淚痕猶

如古集卷之八五十七韻樓藏

濕羊謁徐申遷之祠宇廟貌惟馨本即以予還稱錦

衣之盛美姜無從更諱快草木之知名張有是哉

刺史之非虛榮也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

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也應宿

由懸星臨下有赤頻傳象洽雷封各恩垂雪澤類

歲之者曰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

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縣令無傷

製錦左有韻鳴琴呂瓜猶未熟左棠已成陰詩爲仙

島之望闕風寧窮懷之奔林文有法而御之無妨處

廊廟之尊韓女子之色子譜有所不載也將無深吹

如古集卷之八五十八韻樓藏

釜之約置飲酒之箴南臺郎給舍之資非是不任張

三物六德之選非是不升漢余不必徵祥于

鳳集呂氏于鸞停楊仲渡河者隣國爲寤東反風者

偶爾在肩劉亦不必異以三紀後漢奇以十名宋分

走妖神以居正開元訝女子以守貞唐盤錯可知屈

虞淵于朝歌之注鑑保障有賴得尹鐸爲晉陽之行

上守不擾以有終誠無卓絕宋伺雙飛以人直第任

款誠風使命還追試看白首之載新墮書再請有甘

斧蹟之刑說若人未有心則漫遊之刺史何昌長繫

之倫兒延歌從載道沉民實有口則尚方之景因沈

之北苑之樵者事且野衡蓋至軒綬成其故事官

劍客嗣其別傳談或執鞅于醉吏九故落洛以

少年十六其爭高而賦作張其捧微而情偏東

夫何獨體之狀其形似齊湯火之肆其狂顛異嗟乎

治功競唐世譜相先南香火有屬朱脂膏誰憐

東觀自昔公車徵召之時男女以軹道鍾詔書褒

美之日碑碣以軒前得之長宿傳聞古人可作

新何來現並語緝使從天宋五柳相沿彭澤在

茹古畧集八卷之八五九顏樓藏

官之時非所從事南千錢假貸奈荆公和買之役

故有怪緣范蓋南金未能方其勵荆玉不足喻其

溫孫作孔元母侈于金章綬移文曾何多于華

穀朱輪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

之如時雨余竊有意乎其人

儒學

自慶曆詔書大都悉有學而立官教授則繇熙寧始

洪通福州蓋先委之漕司而未隸朝廷也軍監之未

盡有也尚書之遷妻也他職之不許兼也此歷歷可

稽者也言采其藻言采其芹詩夜談說劍春夢橫經

東其警之以洪鐘願之以煖律周其冬煖而兒

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解先生自此升大作棟梁之

用小子皆有造樂依鑪冶之奇啓訓督誰嚴竚四方

以輻輳陳教化日起誇鄒魯以依稀前嬰諸渠燧

茹古畧集八卷之八五九顏樓藏

之當集嚴諸心術之微紹蓋端以自肅北勿

冗而不治解非明經莫以應詔臣必先已後可率

人四時務先資往有老于吏事錄樂語却謝開

有力于性真政豈要倖之當官爭先奴事錄故

宗派之第一嘆絕詩思東飲況怡然就孟案以清

談不覺移晷淵儀文邈爾偕父老以升坐雅自得

師徐節當聖主寤寐之時幾先姓字趙擯京

師首善之地晉秩羽儀行狀則斯官也惟自任重

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皆苟道也彼烏

是以知之
朱熹教授
廳壁記

茹古畧集
卷之八

李一
韻樓藏

茹古畧集第九卷

楚人 程良雅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弟 程良規 健卿父 訂

浮屠名義

蓋聞之佛教上屬鬼窟俗言又曰成正覺轉法輪皆

以沸星為驗史婆多論巨戒三定三慧誰為果滿無因求

滿猶夢果也五燈為律為法為禪同歸一致譬江干淮

豈有異乎白居易慧照所傳一燈而已宋僧無畏傳善惡生

茹古畧集卷之九

處有六道焉釋老志如是心燈夜炳意業晨飛晉安流

支達摩翻變易真如五燈驛六通之神驥維摩經乘五衍之

安車選頭陀碑即以當五濁陀六塵論之世三緣錄四大

同之軀見苦滅集因斷修道注但空諸所有無實

音所無傳和南尊禮禪清觀偏袒躬行西域集眾聽椎椎

之樂要振杖作錫錫之聲翻一捧一喝一唱一和幾

衍六宗之派天脂耶主人波斯主實印度主象儉狁

主馬時傳四部之傳惟是窮震旦之域記登大

願之舟淨土千手千眼觀音兼修甄覺吠

云何且著掌中 過恒河沙諸之外後漢書西方既

遠那生愛著貪留懈慢疑城之游菩薩處擬之者曰

如石女之懷兒陽焰之翻浪又三洩河之有香象入

海之有泥牛傳三句正見林語五分法身王介甫財有

資于七聖報恩貪有藉于五辛梵經勿言三而昧在

翻第舉一以諦真翻垂戒者云言語尤甚奉法關

照者十地九元元神所以對校冥五

官所以典文說日中中食草頭其戒醺戒梁武帝

文定業因果翻接引丁根于以供衣蒲之饌楚王

茹古畧集卷之九

持倒懸之盆要奈何襲繆儀失體韻臂嚼飯以推人

徒致嘔穢鳩摩曷試游魚山臨東阿 巖岫之清響

往摹明文異負哥者比之龍象不啻 剽竊者譬之

鸚鵡無聞錄無為法華所轉燈頓爾優曇利生法華

剎那經年誠若東道之長波西垂之殘照俱舍孔周

異地將無地獄為小人之入天堂為君子之登國史

茹古氏曰凡聖無差真性即不垢不 階級殊等禪

門則有淺有深所可咲者陰府寄庫之說龍所未核

者西方極樂之林柳澤毘劫灰而焚心印天開靈照

而鑿大昏龍興寺記庶了此福田之願見法或饒有彼岸之尊心經

茹古畧集卷之九

三 韻

禪

一味禪學廣傳三句法門燈傳吾迦其頓悟有最上之乘

上詳其出入有大定之言知禪煩惱憑智慧以出祖

師虛空絲清淨以明大通決擇嚴共正古禪師究

竟會其淨名維摩言下知歸亦言下無婆無情說法

亦無情得聳雲岩試看鴻三安六屋牕猶猴洪

禪透影之日忽出六祖楊之風夫收錄梅子已熟大

和尚些子無留日左老婆心切義禪公案眼浮燈迨至

咲枯迦葉禪師悟點石頭長一踏與着水一柱

茹古畧集卷之九

忽根宜鑒則夫菩提日月臥輪真實道場惠忘幻與

空等錄是否見量元圭休則如寒灰如死火大迷

則是翠竹是黃花登有幸禪板蒲團之遇龍無憐

合盤碗子之差善道苦行未明誠黑夜之陰無憐

長坐不臥擬鼻骨之存囊惠成勿為騎驢之勿

我牛之狂牧牛其聞鷄而縛解無其弄獅而慧

禪師山趨速者觀體足用和架箭者破襟以當石

和水盡西江一口以吸居士悟深醞酪半鏡以藏

馬雖在家亦好坡其亦飯喫百捧洛

而字雕兩行也哉和茹古八口自拈花悟肯以至

春米傳衣西域此方燈歷速照黃梅記曹溪日向後

佛法絲汝大行南嶽青原殘燴欲燼所以然者無其

種故也祖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要法

譬彼天澤然則既無其種矣天澤何施悲夫

茹古畧集卷之九

王

佛

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

後漢書

漢明帝時使者張騫羽

林郎中泰景博士弟子王遵等

于大月支寫佛經四

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

年

其佛經入中國之始劉子

政列仙傳得仙者四十六人

共七十人已在佛經何

也則又有在漢成哀之間乎

世說

余攷甘泉宮燒香

禮拜之神其神頗類

注

再攷嵐毗園穿脇舉手之事

其事乃徵

大

外國曆法何從故紀魯莊以恒星不見

之夜

陶隱居難流

梵仙古驗有異寧紀聖子以天像

茹古畧集

卷之九

大

顏懷慶

悉起之名

釋林妙

茹古氏曰目邊則金色一丈眉間

則白毫五尺開

記序

字于胸中躡于輪于足下此誠西

方之聖也

釋彥琚

氏曰瞿曇種稱利利俗名悉達道

字能仁夫非盡人之子與

上

化繇天竺

世音是所觀之境

翻

阿羅是所破之原

雪山多為現相

文

維摩直指法門

浮沉馬解音而聽法

本

樹名陀那龍配字而忘言

靈鷲峰頭翠影以相映

唐書

師子石室蹲坐以誇

尊

加蓋

履石之有指跡

晒水之有留痕

上

虎穴類

按逾燦流脂之色

上

蜂窠若少均看著千之靈

悲智兼運

翻

開覺有情

佛記

倒門前之竿刹

上之花英

上

真實常湛權應同塵

釋老

真即所證之

理應即所見之身

垂裕

歷劫耶有現在有未來有過

去

鼓山

分身耶有隨緣有萬善有惡心

釋林妙

青蓮

之所布種

六

紫金之所著

試

迦玄裝鳩車竹

馬之歲

紀圖

顓初溪梁江渚之行

從香苑以不沒

豈壁觀以無生

天調御越十地以居尊

三藏聖

非實而因名以悟實

茹古畧集

卷之九

七

顏懷慶

非真而因像以悟真

明

若事之乎踈髮而升上座

頓頰而至贅瘤

野

行乞于歌妓院中增憐

飾以天子鹵簿伏借鬼裘

續高

將毀之耶棄像以當

瓦礫

地獄

焚經以捐厠溝

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衆生之有餘必不然矣

佛年

既有因緣豈無果報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

疇曰非宜

顏氏

佛者覺也平等慈悲佛道備矣

豈神哉應世道俗禮教安

其景序常春故各極

樂世界其梵志無慮從教祇樹匠師散話鳩杖白
永結可香山之輩居易醍醐乳酪案疇涅槃之奇本傳
觀光明而放舍利說苑思罪孽而呪懺詞南余于佛也
又何敢以讚為諒以即為非也哉

姑古集卷之九

人

僧

余有詩曰學人元不徒資于衲子胡為只禿頭則求

諸今日之僧可知也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

三破以圖為屠字之誤也滅或以釋命氏其永式也

論中佛圖姓濕亦異聞也封氏八以上名僧一人亦

名僧其亦萬二千五百釋軍之例善覺七歲驅鳥十

四歲應法將無二十以上名字之役要大都內有

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要不作愚癡不生嗔恚曰

陀之頭翻有自都綱合緇伍而生懼胡然火宅

姑古集卷之九

聚家室以為休難記了無擬蕙中本入如何是

臭泥蓮華高僧野鶴孤雲何天不可飛去紀事法江法

海恁地殊足相誇高僧細行無拘幾多笑酒嗽阿和度

西方既遠無論在家出家傳如是紀之以白足釋老

以赤貨釋斷可以臂舊連亦以眉連眉三車今頻駕

神一壺兮相隨趙僧蟲鳴簫管之致續高虎溪天籟

之奇釋氏則又蓬戶靡異高僧春圃載逢道堂香有供

于手指釋玄疾有瘳于頭豐干則以驗侯景之棄

市廣古今安樂之夷宗萬回馳萬里書緘就濕上更

步如徒耽相從唐書余異夫巖岩萬重冷海無畔通

智顗之夢中天指爪繞身鬚髮被體概志遠之奇傳

十八人而朗朗清風早黜淵明之嗜釋氏通鑑約二三輩

而欸欸盡日載摩李華之碑釋法功德其若山積高僧傳

風宇豈誤塵資釋神竹夕花時好四面而作敵宋高僧傳

野村屋壁從抱石以賦詞高僧傳珠玉之詞鋒林宗何

愧上挹風流之志韻天竺高僧傳而不見太史占象

進士掄才賈島聖躬為之禮僧御贊為之取裁

孤情絕照道謔語浪回釋曇薛王訐好綿

茹古畧集卷之九

之棘刺釋凌雲遠逝憐草袋之死灰一一任惡風吹

墮從教椰子胚胎智常豈參權要而謀事朝廷勢

伴宰執南史將申縞帶而投分朋侶禮絕與倜續

晨鷄暮鐘為僧之不了也守清石苔茅茨此外之浮

名哉傳麻麥一齋自同禪悅炎涼一衲暨蔽枯形宋高僧傳

傳其耳白有名而類高多智釋貞抑北神秀而南

宗慧能燈傳常慨教缺傳匠理翳譯人遂雪山之偈

猶半如意之寶不全談經天堂無待上界上地獄不

指泥犁徒加刺剪之飾虛崇如是之詞匡救寧殊拔

苦剪罰理是降魔疏食正好長齋豈須斷穀儉約實

是少欲無假頭陀廣弘明蓋言下旨歸專習誦以何益

者城日新善誘廣道契以英多所以出重昏而炳慧

炬昇彼岸而拔愛河劉孝曰舍愛捐親仰眾聖也推

棄聲色遵梵行也剝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

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

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慎詞令也貴莫屈守

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入正也顏

下色敬慙眾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玄極真取

茹古畧集卷之九

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論

尼

神之最高謂之大覺二從于道二守于俗福田論故曰

式又摩那要鄔婆斯迦上夷即女聲之字翻為近住

之家翻研入維摩且登壇以說法東晉滿然物外但修

靜以焚香慈慧兜率之天慈慧悟于曠劫流約山石

之窟證顛倒于生亡經蜺之直路錄期烏鳥之

破岡杜集胡為年少與游順魔未盡怪記不見餓夫屬

厭貪漆多忘尼經則夫索代公之偕緣無問所自詩

傳王相之情事欲得以當南山東天子之興有期神

茹古畧集卷之九十二懷德藏

智王勸舍太原士護之舊猶記媚娘武刀若鬼魅與

憑狂走公卿之輩溫公滑稽從事受汚乳嫗之塵異紀

錄涕泣以求碑可為故事柳慈悲以舍宅特紀前因

紀原事物未許同壇詔有存于合度僧史于為給牒制有

下于詞臣要彼曹郎之方駕而行相憐綠業後魏若偽

主之從旁而觀志戒裸身晉書洛陽阿潘此中國為尼

之始事建康惠果其尼方受戒之辰師賢逮今強半

女流相率披緇而俱以大士稱姑也乃欲招呼朋侶

謬加道號而終身試足許矣

佛寺

梵王之宇后山詩野僧之家聖南其為佛寺也哉尊之

比于曹署此其源也新立之授以生徒非盡寺也

合極土木之功珍珠錦綉梁三寶之人珍寶分題

高力白馬相傳始之梁既之騰空悲泣

法金剛具相胡然鳩俱不下樓加則

夫俯瀑布之壑負香之石迴苔合森樹烟叢高

生受菴羅想妃女之佳冶雞勅從舍利覓秦姬之遺

踪高須達之布金相成諱浪經朗公之搗錫逾

茹古畧集卷之九十二懷德藏

暢宗風續高僧紀神明于慧燭冥祥識篆字于盤銅高

形像靈鷲法華夢紀青龍受枯林色秀志朽壤泉抽

高施矣無厭高去矣或留北史工有箭耶駭風雪

之暴作志路有崎耶聽夜半之除修武野火焰燒頻

演雄飛之羽翻潮音浪捲忽停螺島之舟寧波噫嘻

社入白蓮時推名士盧山植咸聖果旋蒼蠅流翻環

以居奇則芒嶺旗亭從同上覺四以禪絕則斷雲

殘雪幾到溪頭曲舊梁而碧是玉帝藻則夏

而蓮以秋高僧香城唐高叢林虎

遮莫二梵之福中無省開奢之音石其富兒之伐

佛者乎權教也漸教也法華之化城彌陀之淨土實

教也頓教也圓覺之普照現門金剛之無所注心茹

古氏曰寧說有如須彌莫說無如芥子命之矣

茹古畧集卷之九

十四 韻轉藏

神仙名義

大洞者神仙也別為仙館真試授真人上涉閭風之

巔杳層城以萬里仙傳讀歸藏之秘授星精于九華

陶隱真誥瑶草之所變化高唐賦序朱雀之所浮夸波詩于是

服可以日東華餐可以霞九華睇窺脉望雜擊運河

車真誥三十年花九千年實誠不同扶桑之權十洲素

麟有脂班螭有髓寧致疑空洞之瓜真傳余又求之

胎息歸元歷視鴻毛不動傳精液自攝逾年穀子乃

更上豈必資一丹一藥之功忌鬼錄而妨姓字別將

茹古畧集卷之九

十五 韻轉藏

無從日中夜半之解主地下而照靈英上曰赤書曰

瓊簡曰琳札曰星書熟看仙相真誥為六丁為六戊為

右庚為左乙疇紀靈飛內荆棘相雜交梨火棗今不

見真誥宴會多設冰桃碧藕今行幾子傳暮暮朝朝信

宿水空山淨真誥功高行滿企及味淡聲希上故曰龍

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真誥倘賜刀圭藥還留不死

名唐詩或曰有志無時有時無友遇師不覺覺師不勤

是九患之所繇也言不可若是其幾悲夫

仙

惟昔賢聖懷玄抱真笑參同霞衣風馭羽蓋霓旌六甲

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跡終古

一咲昔人文事姓名已變福梅此行以成史唐一枕而三島

十洲盡入其夢卿一睡而登山涉水了不關情微仙

李郭之舟望者誰似漢後賀張之侶者有聲杜而不

見索入經函自分五色丹砂九轉享可遐齡夫果其

必不可親之人日中符錄孰窺其際兒錄果其必

不可到之境銀宮金闕孰按其程史水運降靈始分

第古畧集卷之九十不顯樓藏板

輝于玄帝仙源聯祚乃襲慶于彭城莊子疏又益壽

野合之爲杳矣無據錄少君假途之事快矣不經董仲

舒家則夫棲憩五嶺仙傳力絕兩塵史唐常導引而行

氣彭祖要絕穀以全身傳內其服食而尸解上其昇躡而

游行神仙綿綿常住繩繩無名道胡然青牛遠駕傳內

白鶴偶停仙列入涿水而鯉出傳本伺葉縣而鳧靈傳王喬

又胡然摘中自若神搜壺裏多豪費長一日而妙語畢

至前子終年而長睡以消傳陳顯著之陰功非闕本草

南史雲見屬之圖籍有幸青毛紫陽真氣若龍蛇吾

快融風之三至化明道術遶鸛犬吾快白日于中區

王淮南石室已非吾悲叔夜之讀其書莫得其道王湘

水未渡吾憐始皇之緒其樹從益其愚泰本則求諸

玉函飛仙之印卿衡叔金匱九錫之章真諱都仙大史

十二真碧落侍郎沈歌有踏于朝市仙文有禁于上

方雲笈吹洞簫而撫雲璈通座起彩雲而引鳳凰仙

岸頭神水自石澗以流出負局阜鄉玉鳥那波上以

還將期安名在丹臺弱水舉以萬里周君官名陶正烟

色凌以高翔子封採松實于槐山幾看逐馬金

第古畧集卷之九十七龍樓藏板

華之石嶺多否叱羊黃初若大鳥化以冲舉王次迫

花大逐以奔忙子宋愁苦無聊誕誕以崑崙芝草朴

修持有待謬托于紫府金床須曼噫嘻流沙不歸扶

風之隴空樹子鼎湖亡返嶠山之豕獨帝東海桑

田數變而非永西王桃實饌然而靡辯正所未知

德不修而但務方術把慳未止而第講長年化致令

係猿蜚蛤之論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振者以非器

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辨道余

讀參同契以周易論作仙丹之意不知者多作

陰陽注之夫其肯矣三謂乃若神仙傳自老子變化
致後范蠡之徒于其子竟以屠戮從事謂之何哉笑
詩

卷之九

龍樓藏板

道

道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其

為教也獨去邪累澡雪心神隋經元始天尊從教眷

脅之倚元始上無量劫度以我因緣之動上然則祛

以九患天去以五情消水樂處之諸真高浮上清雲

衣籠而靜在素淡也居守靜篤也定真稟元

一之炁以有經試考劫漢開于何秘授漢分左右

之司以晉秩從教隱芝得服是否申論天龍虎丹成

已得分形散影之秘集仙蟒蛇遺穢誰是利生販死

之因辨惑解脫三尸無朝生之茵而談歲月蕭城集

遐期萬壽無尋丈之木而訪淵鱗王君號舉太上法

窮下愚有來燬國蠹民之誚弘明二者餌服三者禁

厭乃徵王公庶人之身二教試攷六丁驅使之用仙

遺三景利度之身考與飾冠簪看乘馬而若失拾遺

矜談餌藥顧躍鯉以何狗辨道以至學荷殺者中其

泄利李事呼吸者逆共轉仲董不亦悲乎余且徵其

人者焉世味已枯望通而染室傳落魄以及尋酒

肆以完行范子

十書可三至韓聳雲霄

之迹為篆可數行夢換經之熱香不知其所賞王

橫江之鶴了不測其所鳴後赤壁姚月宮之遊雲霓見

舞事值天榜之會車騎與迎范然則善詛善罵古名

鬼卒非造非俗諺號閻人王辨豈無有回風之術俞雲

步虛之聲記何必不脫穎而含譏諷韓吞奕而解

化生崔之但碧窓以深鎖唐明皇將白雲以中興趙鼎

物色多勤忽相知于畫壁張翥夢非偶涉往事于海

艇萬州城而不見投可以錄黃希出給可以脾宋天

裂土宇以偶國後周居金紫以崇階唐中為知章之

希古畧集八卷之九

賜湖唐為無夢之還山韓寄迹法中張序寓形人間

蕭防乃其但金門以出入南從二象以索還也續博

惜哉

道觀

余讀封禪書仙人好樓居則觀所自昉也史如周穆

西遊秦文東獵彼教所繇崇乎樓觀開以陽平則有

仙玉仙官如卿相輔佐之屬仙別以慈母詎不水旱

風雨統龍神血食之同上李聃之坐上孤懸誠多玉

局彰陳搏之枕中秘授待紀雲臺神授館地仙誇

兩岸之絕壁長堅卜居司馬壯瀑布之崇嵬崔尚倏

而烟霧倏而震雷吾不解選勝于林為猛獸毒蛇之

所據五箇神龍隱沒見霧遮迷吾尤異傳奇九井乃

希古畧集八卷之九

羣兇巨寇之所限道教靈若乃拜賜剡水師與立錦

帷許旌紀盛于璇台玉樹傳志慨以燕麥本葵本師

昭安悲秦川之流血劉功成潘黨多楚郢之封尸

左白虎題名講諸儒之同異前宣清風攬勝繫太守

之安危北其觀之勝事也歟

鬼

予所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異記序無形與聲者物

有之矣韓愈夢覺之所出入寶魂魄之所憑依左

論國事而稱雄傑楚辭聽風雨而但歎歎府于物則怪

物于人喜驚顓頊飲臨安之酒家何從陰錄綴耕汚鄉

人之醮設枉事爆聲未如刺如射商鞅如轂如轅莊

伊誰西土之人自呼姓字湛疇是通名之客且畢

寒溫晉當黎丘之醉歸似者終惑策如伯有之介殺

厲者含冤左相脫白輪吾以尋奇逢于承業陳書旋傷

茹古畧集八卷之九

圭三 韻樓藏板

柯芥吾以遯寢事于陽元魏孤韵有存彷彿若期于

械具本法書偶誤逡巡已入于棘垣嘉話自江州以進

謁楊一少年以扣門九恨別金碗府趙押短檠廣胡

然衣冠從出徐孝胡然元實諱名異胡然禿帚破笛

之流各成佳韻異語胡然江淹謝莊之輩相造主盟

上若乃祈燃犀之故事括紀采石之芳名歐陽將無

花月以却走六鐘漏以潛行北齊余生憐椰榆之及清

事相從怨恨之明崔成且無辭一夕之玩魏元何不

可五窮之橫韓他售者予以止啼之藥括前席者

煩以清問之情前雅善情深見埃伺衣之幻晉

徵衰兆怪絕索筆之靈史彌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

長兮風淅淅日光塞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李華友

記者曰此鬼之董狐也于寶歌者曰山之阿若有人

兮楚辭

茹古畧集八卷之九

圭三 韻樓藏板

柯芥吾以遯寢事于陽元魏孤韵有存彷彿若期于

械具本法書偶誤逡巡已入于棘垣嘉話自江州以進

謁楊一少年以扣門九恨別金碗府趙押短檠廣胡

然衣冠從出徐孝胡然元實諱名異胡然禿帚破笛

之流各成佳韻異語胡然江淹謝莊之輩相造主盟

上若乃祈燃犀之故事括紀采石之芳名歐陽將無

花月以却走六鐘漏以潛行北齊余生憐椰榆之及清

事相從怨恨之明崔成且無辭一夕之玩魏元何不

可五窮之橫韓他售者予以止啼之藥括前席者

茹古畧集第十卷

楚人 程良孺 稗修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張 溥 天如父 訂

琴

琴琴朱絃雅器太古遺音文說前廣後狹之制圓天方

地之儀則九星而象六合應八風而法四時並琴本

乎朱襄氏以至陶唐通因加而自七至入以少乎

惟官與商廣雅又玉琴賦寂兮琴之德寥兮琴之聲德微陰

茹古畧集入卷之十 一 顧懷武板

陽之與聲涵純粹之精賦本實末虛取之孫枝有常

林輕鬆脆滑求之朽木愈殷談筆于以珍奇寧必金玉

為飾西京雜記斯為常御從看鐘簾有分通風俗暢與操異

風斥匪肉升光忽焦桐以發響蔡中郎幾墜柯以成聲

南鳴益登木之言似非絲獨考浮雲柳絮之句未易

閒評西清詩話故使之悲其張調而急下說不足以聽或

德薄而義頤韓則夫松間風入石上泉流詩離鷺之

與別鶴懷陵之與樹幽怨以明君歎以楚妃烏夜夜

而生啼雉朝朝而與飛風寒山覆雪楚澤涵秋冷齋夜話

蟬聞葉下曲燕立池頭集玄鶴交舞詩遊魚出聽列

附木上今仰睇詩響壁宋今舞庭六于以見甘露

峰澄泉涌景風翔慶雲生宮調戶詩放聲泛

聲或蟹行或鳴琴彈嫌軟弱按怕鬆輕上綽則

上今下則注柔為大動細為吟上不彈者醉酒笑談

相顧失于俗子琴應彈者清風朗月多幸遇以知

音上悲樂異感淮治亂相迎琴風雷頓作晉雲霧絲

與石室幽居曾共主賓之雅東陽郵亭夜月相偕

伉儷之盟別止息廣陵神鬼之指授不再異調吟

茹古畧集入卷之十 二 顧懷武板

十弄異人之覺夢乃驚北曲淵深林初不改其常度

史初秋涼夕遮莫暢其風情南視之怪格有異林和

之林壑交并阮神氣沖和了無色忤晉生韵清遠

此與世搜南慟思誰賞晉有念俱亡世聽文業之歌

前泰傷吉甫之履霜標傲中書而飲恨史謝京兆

以有詞唐了不韵于嬖倖左應遂授于佳兒江表夫

宮常伯也世彼伶人晉投間巨澤六就訪清

溪琴泣從散操詩鄭聲漢女子多奇絃從辨

于絕響琴才人詩幽貞文酌彼清

泉快松石以相賞宋書驚其哀韻賦筆墨以皆靈謝靈運

溪耶泗濱耶非有妮于山澤天心驅耶神遇耶將無

一以天行語林論器之美代司酌器史補時擅響泉唐洗

凡物色于瀑下中天靈開起視于山巔新書論名之殊梁

高而遶賦鐘大而號上清角合之神化俗風綠綺弄之

妖嬌詩又以論斲製之巧霄亮則清雅而沉細撩越

則響亮而並鳴陳氏落霞看其具美吳臨岳有其芳

亨孫綽論賞鑒之實是為揚州薛滿隴首沈妍書辨琴

擊浪奔雷之狀長江廣流之天晉書蓋氣和故響逸絃

第古畧集卷之十 三 韻樓藏板

急散聲清間遶故音痺絃長故微鳴斯為盡美陸叔夜賦

聽商則知愁霖春零聞角乃睹韶華秋榮羽發則寒

生春夏徵來則暑移玄英應不虛傳賦無已求之海

水傾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之處樂府題解又感之臺池

既壞荆棘叢生牧豎與歌之間新論誰為岩棲谷隱齊諧

誰為霖雨崩山列子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哉哉兮若太

山呂氏一奏之雲起再奏之風還韓子余取諸葛之經以

備述中興書從汧公之譜以訂剛四話錄有趣耶不必得

之絃上本傳有氣耶夫亦相之仙班晉書如是兀然收聽

反視沉吟不已感樂之至精得音之微旨誠在聽之
以心安可察之以耳嗟嗟琴韻盡美矣辭曰惜惜琴
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乎遇今世
紛紛綸翁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
琴惟至人兮

第古畧集卷之十

韻樓藏板

畫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歷代名畫記其唐虞之文章夏后

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世寄思出于象表寫照政

在堵中世說數月之工與一日之跡俱擅其妙類有筆

無墨與有墨無筆類匪相從荆氣韵生動骨法用筆

應物寫形隨類傳彩經營位置傳模移寫斯畫品之

畫一者也品書野人騰壁弄筆下牆禁五彩于水中起

雙龍于霧外亦方術之志見詭者乎能巧之外曲

盡情理名畫記巧妙之極至奪化工王盤鬱于胸間信

華古畧集人卷之十五 韻樓藏板

奇奇怪怪而有當史書游覽于天際詎優柔軟媚以相

蒙宜和人物舟船煙波風月已極聲律之雅名畫山

水樓閣狗馬神鹿雅繕圖繪之工通紀求活筆敗墻

之上若見曲折高平皆為天就筆談求定理樓塔之類

寧必飛簷重栊悉與缺空上迹簡意淡得上古之秘

勢名畫州郡離合之形名麗三景而成氣象詢通萬里

以愜精靈南而不見禽無噪集蝶有隨行志梁

于龍點睛而出名鳥絕筆而藏聲鷹離構而

奮舉馬蹄齧而長鳴李嗣子戲散走還吻摩牙

委見其妙評嘆天驚露翹足整羽更愈于生益州隨

意所匠冥會所肖相驚設色之巧西陽析出三停分成

九似誰難合口之形見依稀體貌變滅影容拾翻

浪莫知其涯涘錄披蓑雅得于朦朧見火灼今相

逼張南寒色今多攻鑒或騰廟貌或闕鏡湖試聽風雨

之駭異西明雲台熱至北風涼來緊考節候之異同

孫暢之則又有隨童儒而指顧武烈偕夫壻以留情

玉堂烈女之傳閨範名畫功臣之紀勲名本志之

華古畧集人卷之十太 韻樓藏板

驢似虛氏誤之蠅成雜錄終有利于佛法記急當泊

此妖精物傳致禱以誠起經年之痼疾八朝窮欲寢而

偶幸往日之妬私南所妙醉時揮灑如意錄更優月

夕摸索以幾李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了不下筆品書體

運道舉風力頓挫從教解衣微堂構將隆做聖賢

而作法名書門扉忽啓怪兄弟以鸞飛志謂風恨

之相成別無償直世題名籍之已定會且禍罹京西于

以一探微之筆志于以詠摩詰之詩東像人之美

張得其肉顧得其神陸得其骨名書絕世以三候而

圖繪倏而銘贊倏而臨池記若乃帷帽不詳于創始

水芒鞋不究其根繇商唐劉太朝服靴衫輒施古象

衣冠組綬且共時流經水甚至有頭足俱展之飛鳥池

筆有尾髀不夾之關牛錄見芭蕉亂于雪裏筆牡丹

比于日中歸田吾以宿經句于近代嘉成一家于羣

公寶亭監有加于真趣記詔書匪事于雜叢古書在

收藏有元章之倂本在賞鑒有彥齊之工見時暇

茶以點酌錄勿涕唾以殺風水聖稱絕代名書役猥

廝奴唐寧頓掩其本業光抑羞恨于吾徒家名筆

茹古畧集卷之十 七 韻樓藏板

相傳慨古今之不及建惑性所及想播載之與同

金石錄不惜國亡蕭不悲身死廣金玉乃丁其阨運唐

冥助之資錄見公退之暇書舸艘顯揭其家風米山

要回抱寺觀可安新岸亂堤小橋可置水閣處征帆

林密處店舍岸斷處古渡山漸處荒村古木節多而

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春景則露鎖煙籠樹林隱隱

遠水拖藍山色雄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一半坂倚

雲瀑布行人羽扇秋景則水天一色荻荻林鴈橫

煙塞蘆鳥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

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帘孤村風雨則不分天地

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雨霽則雲收天碧山

光添翠網晒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霏霏朦朧

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帆卸江湄路人歸

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

或古塚斷碑如此之類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

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噫微矣哉

茹古畧集卷之十 八 韻樓藏板



射

有美人兮操其矢獻其藝發茲手敏與彼心契廣場

爰誤砥平于百步之中衆目所瞻流星于片葉之際

賦禮正六耦詩歌九節終并義以奠名始睽畫而取

則賦設五政張三候輯朱膊捍韋韞既垂素以弦弧

亦啓箴而抽鏃喬澤賦落殘月于象耳飛明星于金策

上其一發也驕若輒札其再中也抱如貫笠雕弧半

滿當畫而明月灣灣銀鏑忽飛不夜而流星熠熠英華

吾知義取繹志義射道不主皮論其作止以剡注義義音

茹古畧集不卷之十 九 韻樓藏板

尺井伐爲度記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陳王

鏡首之牙旗有無受罰劉信孤懸之莎草曾否或歌盧豆

寧挿可以簾史南帖可以梅上竹竿洞發于屋際林語

簪立中于山隈宜武毛輕風數遺事毬抱馬回五代胡

驚峙于水次續世驚兔起于輿倥說世尤有妙于摩空

而下南連筈而前史宋山失其峻魏鐵亡其堅載不披

戈之雙鳧更無幾幸宋並與飛之羣鳥寧詎生全史宋

豬或走于郊郊致嘲南越詩強或懸于戶牖却視車

餅列自想少年附庸落毛非善三十素言人志三

起三疊從之世緩箭強弓事歐陽之彈疏隋會工

展拙擅供奉之談資御史引長而斜者亦引角而仰

北史后擁柱而號者勿搏坐而熙楚史支以左屈以

如傳史右穿葉存乎見少周志目則目志口則口嚙鏃渺爾

無遺雜熟至驗于葫蘆金坂遺事賞重于金瓶吳越猿

臂分有象李狸首兮有聲記草以北海之制北勒以

宣武之銘魏世載其德天才未盡卿晉于以決疑訟

解鬬爭英又何天山之不定唐南渡之無成吳

觀武于茲可明七德之要取才于彼亦彰一藝之能

茹古畧集不卷之十 十 韻樓藏板

張友正 韃索既啓美六才之定體拾決將臨伶登發

于巧心楊弘貞吁嗟乎飛衛一學于逢蒙而顧希

其術窮也哉喬澤破

相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咎之證如指諸掌六知人之

哲可謂形狀未也哉語家是以身虛而志立體小而名

高論衡求之氣色形神每增妄想就日驗之小大美惡

似無偶逃荀余又自閭中之五綵深為廻視天西行

之一步再任推敲詐曰某相類鳳某相類龍某至

卿相某至王侯相圖錄之屬天日之姿唐項上五

柱已見隋髮際四道有奇石雖賤必貴史當刑而王

布且相期于目渺章耶自得當于面方涑水則夫撥

布布且相期于目渺達自得當于面方紀則夫撥

火煨芋之日甘澤在東獨立之人家早以識其啼笑

桓溫別以看其喜嘆廣記過華山之側野渡汶水之

涯晉當吳門之就寢序值虜地之傾夷清錢塘之有

王氣錢西川之有伯師書就耳根以摸索唐從趾下

以驚疑傳骨何類于多遜歸田眼何似于王敦仰氏

夢何先于龍樹詩覺何悟于鬼九陶暫過香山陰德

識于欄楯推還從劇縣關行垂于園扉記揖讓入主

之前躍馬疾驅志願已足蔡盼望同舟之侶驅驢徐

至名姓與歸定命方岳後自有時入沒庸慮薛大富

貴終當不死痼疾可期呂彼裸袒之多驚隱供日

月南齊江縱顏色之下逮飾那冠衣南寒剝自慰定

慶弔踰時歸田射盆將驗唐乞杖何知命圖畫而怪

虎幽明伏枕而息龜田豕目而長視者不敢信為亮

直之節孔為肩而火色者容詎伸以慷慨之詞新還

語登樓步向前而氣轉下金奏對上殿履為跛而聲

為嘶雜如是急流勇退之義唐消名得諄之宜仇無

以廝役而定其儲議錄無以浮屠而喪所皈依柳

母以丞佐而乏上第之想定命母以布衣而嘆亡虜

之危論余不解從理之褚羅且無矢折南尤疑龜文

之李固頓爾榮禧玉堂恨薄恨小恨赤恨短恨雌煩

恣笑唐如蒙供如斷苗如削瓜無見膚如植鰭孰

比芳姿荀是其人世祿之家居然濟美項非其人若

放之鬼不共餒而左期會有屬南富貴在天周傾國

而奔走吉凶之詭唐問心而捧持生滅之言青箱是

姑布子卿之所不及史而唐舉之所不能先者也

奕棋

夫奕爲藝也奕原縱橫闢闢出沒死生或言是兵法之

類桓談坐可以隱世手可以談上九品有在經十勢

相參離馬目連連鴈行怯者無功貪者先亡

將軍出塞又若猛士臨邊英局必方正象地道也道

必正直神明德也恭必黑曰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放

天文也班何以稱聖抱孰是擅奇江中興遁爾徐廣

屬邑于茲南夫且聖教之裨西京非第忘憂之資祖

茲古畧集卷之十 十 韻樓藏板

豈不虛心有法見而徒機變與隨恭則試以較

其品乎誘成龍鳳之狀音呼可鸚鵡之聲韓從溪

濱以指授集自夢覺以縱橫紀其與朱丹韋黥

之流覆從御座到其錦金構銅池之景約指宣城南

余異殷仲堪之換辭每有往復世尤壯張中令之決

策急至推枰帝彼當羽檄交馳戲曾無倦色費即

令全軍奏凱脂豎似有閒情得起于車轅馬鼠之

間匹夫可以作對北但傲于喪狗懸蠹之際君上可

以從便到時以賜耕巧下生不死不勝不負別

高絳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南立身有素未嘗一口

誣妄何不敢前武惜彼盛名誠厚德之可述嘉成

茲巧宦則嗜利之相牽續而不見齊已爛述蘆

荻伊傳南局上之劫亦急急之悲可捐新勿

致誤道魏第得爭先西勿終以信然明

晉人之美風流爭道或嫌于葛明君之善督責

謝表猶計于銀裝南天帝之便令胡來從教行在瑣

長安之仕宦果爾試語高堂魏急亂其贏輸似爲不

茲古畧集卷之十 十 韻樓藏板

韻楊假若其進退那弗相忘瑣三代而下余有取

于陶侃之振局本良娣之刻乾李無誇君命之不辱

新無恃主度之多寬南求之白鶴興適坡野狐事偏

元懷負擔肩頭求雪林逋之恨坡長消永日相信

李遠之篇詩詔奉雲公從高下之品以雉較南才分

柳渾豈優劣之格而妄銓上若是饒三級五不解奪

角爭關所以難求瘦腹易得肥邊被謀既失我謀先

之我智既虧彼智榮之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

遠必先攻近如蘇之遊說若然者奕

之始自戰國縱橫者流矣豈曰堯哉

茹古集卷之十

十

讀後錄

卜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書于以見龜長而筆短

左先卿士與庶人書曰方曰功曰義曰弓試問春官

所掌釋以馬以牛以難以鼠從看北戶所稱北戶如

少精誠卽一身吉凶靡驗陸龜每存齋戒豈一日神

明不應鬼無取事後筆錄妙哉不疑居惟宅之非而

鄰之是左豈居之汚而行之卑史若乃龜精常疏吳

備鬼賊相留三國當燕秦之未遇春秋有董賀之兼

俊耳目書以隗炤之板本乘以端木之舟衡波僕可

茹古集卷之十

十

讀後錄

得于莫下杜婦可還于甕頭六獨立一著史並舞三

錢耳目其積薪而假寐合那掛樹而流泉瓊不解當

門之狐拊心而號哭子並異分走之蛇巨歲而推遷

馮四相嗣登曾何笑諛言而減聲價范蜀狀頭早定

其試憶垣下而記生年續定總角如女子之行金釵

有象續高超步自少年之客布袍已先續搜逼絕丘

山悵悵以推國號晉相看簾箔垂涕以語典籤齊縱

爾青蓋入洛吳豈誠六龍御天史如狸鼠成其早計

天若熊羆決其已然齊欺于趙神于秦從何解說

非子貢占凶夫子占吉妙有往還論衡讀曲阜之命龜

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國說苑再觀邾

公之遷繹孤之利也吉莫如之詎非知命而居間文

有是哉法天地象四時史于以定夫皇策禹穴曾何

恥于人知六帖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著名聚雪非

關北極之山洞林道固于斯定守以江漢沮漳之望

左言者過半利導以子臣弟友之間漢書乃油花

狀之女婦國經陽豫傳之夏殷孔演也亦奇聞哉

荀子集卷之十

七 讀後藏板

醫

以余觀于醫也聖人登從事焉韓欲以不疾者為功

則司命之所屬有在韓藉令使生者勿死則尸厥之

往事何居史未遇長桑君即彌月而欲見垣從何指

授史相師傲貸季則一日而輕數死訂可方書素問優

劣與參吾以觀其三折孔叢言凶類驗吾以要其十全

禮論其家為經為方為房中為神仙各臻其妙七稽

其世若祖若父若子若孫似別有傳禮故曰醫者意

也唐彼恒而有矣論吾委而治之尸配合陰陽誠考

荀子集卷之十

七 讀後藏板

子母子兄弟根莖花實草皮骨肉本兼收鉅細又何

問于玉札丹砂牛溲馬渤赤箭青芝韓求之陰陽風

雨晦明之候續勝理膚肌骨髓之宜韓稱夫胡王使

骨鯁元君草八月之珠炫色香九月之官邁羣

可要名女青琥珀作孫脂猪非在閭黃狗不迎門

地而為髓黃地在日以美精雲忻逢國老甘怯敵

共豆于以設一寸之機臺寧無處混沌之螟蛉

則有總角期許何爾肘後專工傳昇而鬼語搜

神茅以靈通齊諧駭眼睛之沈異腹背之左

逢史走天使以相謝書神黃父以予雄見夫方蕭筆
 仍看不必奇居草澤名化身普救有無快觀上游
翻譯育育左靈府書之間多從診視滿腸史徒背南
 之巧喜見功收別竈則三四指顧國植杏則千百
 歌謳董奉傳吾見涕泣以請顏奔走若流陶儒隨獄
 灰以供燼華陀傳合雜家以多繆唐又豈困醫滋患集
 諱疾莫瘳周蓋醫有名而不良者有良而不名者祕
 兄其不可托不可任不可信物理醫有廝養而輒效
 者有貴高而不效者多見其私意自用將身不謹骨
 節不強漢後方古而疾新問之世變隙駒豈千秋之書
 一全情猜而意度譬之圍遮獵兎冀一人之偶逢資談
 錄自利利人高明者在高傳醫人醫國景行仰從國
 其韓伯休乎名已逃于共市漢其宋清氏耶報且邀
 于厥終文德既厚朴宜典從容陳補醫博士腸滑胃虛更
 服返魂之草氣哀力憊時懸永命之符張夫子曰春
 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舖飲酒不
 醉斯良藥也夫賦曰安期神樓散扁鵲陷水丸銀簡
 昔誰蘊金瓶今子彈射驚蟻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

嘉古集
 卷之十

子
 順
 懷
 賦
 版

丹邀錢佳兮雀躍共喬松兮鯢桓

命

鄭俠淙志經籍有元辰三命諸書近本所載僅僅耳

然皆屬之五行乃如虛中之吐談雜記耶律之紀載律耶

氏日月所會後藝文志枝幹相配后律志幾問行年之絲楊廷

秀而泄天賦之晦文中吾欲天賦相忘策劉黃威儀自

定成母訓賢多薄杜文章茲憎白居易則夫遁甲有

在湘山磨劫繇來三星不逢李廣之萬戶漢顧驚吳

育之西臺宋會有替隆操南音以押闔劉尚數多蹇

剝憶往事以留淹魏元志非司馬長吏之流生憎逆旅

唐宣宗其裂土侯封之輩枉重茅簷湘山老翁已放

軍校非遺宋人徒長咨于日耗溫敦往痛惜其才豪

六災騷怯于檣机福曜遠于簞瓢楊廷秀論定前則推步

自合歸田錄取悅則祿命虛高史夫賞善罰惡之權君

相所造唐史前因今果之說僧俗無逃夢華亡之或以

作匪游俠委之第以見嘲定故曰未言我貴先脫子

貧楊詩又曰待余心肯日便是子通時王業元度元長或

同莽而逸其半却栢若鄭若蔡且浮浪而喪所歸蔡

豈今昔無同多有帶于擊殺貴耳抑純駁有異應

各得于盛衰詩序猶之耕而與穫弗耕而望收總不

可解李翱譬之一類而榮枯長短一本而摧折歷落

寧必無差山文古諺知星宿人不覆考斯訊命之法

也考文中子稽之于天合之于人吁立命之學也哉

鄭古集卷之十

子

商賈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詩市于日中易通于遠國白虎

邇如噬嗑之取繫辭競勝阻僧之值貨殖傳質劑繇是與

行權會于焉積實所以販繒之子侯當午以員來抱

市之徒恐移塵而忽至詩又余觀計然之著錄傳王

戎之持籌本傳居以陽翟之貨史泛以范蠡之舟本傳

耶樵耶曾何分于遠邇貨殖傳隊耶肆耶又何費于思

謀左太處甕心勞候爾而成夢幻小當爐計拙未幾

而失歌謳嘉話彼拙業也千役萬僕恨繡刺之徒苦

茹古畧集卷之十

幸 韻樓藏板

貨殖茲素封哉俸需里入感貨殖之靡休貨殖傳巷列

羅居吾見窺窺分毫智談尺寸帝賦徵貴徵賤將同

園中之鹿欄中之牛法言善價有在到處無差東漢買遷

乃日物各以時又何怪其穰穰而熙熙

農家

吟望東臯詩望彼南畝詩痔乃錢縛周占茲星雨賦

斯老農之流哉則夫父苗子穫周書妻媿夫耨左是蓑

是襦左垂穎敷芬西都賦但勿鹵莽而滅裂莊何必象

耕而鳥耘陸龜蒙羔酒相勞嘆人生之樂事楊豚蹄更

穰工座上之滑稽史于起家顧兔園兮何語五代

因而立志彼燕雀兮安知史食之力徐帶之經漢倪

勿恣睢以負主上諸葛表毋仕進以誤生平文中試想

蕭何自污之計本傳蘇秦未遇之時本傳望驚黑胼胝之

茹古畧集卷之十

幸 韻樓藏板

人無能自己韓詩外傳况憂國忘家之際曷以處卑許元

龍千畝隴雲臘日千家酒滿一犁江雨晴天田舍禾

歸詩牛吒吒車輶輶誰憫皮毛已盡元稹二月絲五

月穀孰憐心肉無幾田家自說年稔風夙願官清王誰

是不輟荀誰是不昏書斯民事之無緩孟而人生

之在勤云管子茹古氏曰發惟司膏蜡必田畯異畝同

穎豈獨瑞于往年望杏瞻蒲是錫羨于今運適有田

夫起而歌曰酌酌千畝兮理有彌濟濟千耦兮稷既

良躬三推兮供神蒼分九屬兮應農祥桑盛普淳兮

潔斯斯皇神之聽之兮將登穰穰

茹古畧集卷之十

卷之十



漁人

客有問于予曰善釣者其為漁乎呂有慮偶亡求之

竿釣餌淮于焉從事問之網罟釜鼠尸因水以為

教也史象離而有取與辭名利相纏待秋風已晚杜

行歌相答舉薄暮為期後赤茶竈筆牀好隨天于

物外賦非龍非彪任把釣于礮溪呂煙霞日足張志

物我何知王弘留琴韻之清香莊感劍佩之楚淒史

梭之從空而化陶盤之見貯有奇左奮暑之餘期年

兮屬厭莊盈車之狀百仞兮躊躇唐舟泛靈鷲何相

茹古畧集卷之十

手去

窮于咎夜拾淵淒宰路訝得夢于且余史在野之羊

裘不堪物色微光更垂之豚餌是否貪痴孔輒醉輒

歌記楚江而無言姓氏考洞庭夜月駕小艇而但咏

歌詩夷堅則夫款乃音餘次山滄浪咏裏漁父女兒

浦口狂歌一笛晚風新婦磯頭滑弄半江春水桃花

浪暖江天氣味殊清竹竿翠橫楊柳情思獨倚並美

爾漁翁坐石滑兮積苔蘚蒼葭變兮老雲煙任公子

願昂志氣振奮泥塗駕一鷁之舟彌彰放達入非熊

之夢不掩瑕瑜釣下此所以臨清流而耀川靈者歟

優人

倡優下賤賈誼 不根持論上頗俳優蓄之東方豈謂

非文物聲名之所宜乎元命 貸金優孟漢書延壽 戒

飲趙裏新序 欲漆城室為難陰史 欲禁月天不可量笑林

出關三秦秦史 笑兩韓程史 食且嘲于師使近事 究任

鳴于宰官銓可 彌遠天中 掉以勝班程史 飛鳳兮作瑞

金史史 六鶴兮趨班王 驚博盧于局上史 銓篇詠于石

關東事 若乃今日國忠擅威權而作惡白 異時旂倬

與大逆以希歡明皇十六年 擊毬之作狀頭知貢舉者誰

茹古畧集八卷之十

氏言 釋奠之先名世趨祝堂者何安夷堅 余讀史至

唐莊宗好優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不得進還洛欲

復東扼汜水其優者門高作亂從樓上射中莊宗崩

聚五方樂器焚之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不戒

哉

茹古畧集第十一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夏時亨 孟嘉父 訂

賢淑

余讀列女傳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

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工不必工巧過人

也是以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戒程

曉戒 斯君子之求也詩 寧貧家之思乎古 吾邇其設

茹古畧集八卷之十一

悅門右禮 弄瓦牀前列女 教之以蠶絲不倦禮 授之以

織紉惟先內則 偶一下堂鳴佩之聲嗣響列女 有如值夜

燈燭之光早懸內則 入計有心誠副箕帚之使韓詩傳

宜得當何私湯沐之田馮寶妻 自揣名譽興替之實

列從教技藝工拙之便上 夙多慧識鑑 雅擅辨才列女

鹿車可以共挽史 牛衣何事興哀王 無功名之沒沒

史勿文學之平平上 勿犬彘之不擇而食列女 勿冰山

之長住不還朝野 具詰瑯琊料舊嫌之靡涉襄陽 申

詞阿瞞寧此恨之惟偏蔡 雖富國賊熾燭之時識先

避地敏死士衝鋒之策足保危邊李希烈則以分

東壁之餘映列女感逆旅之奇姿成敗覽然夫何

愧于博士魏興隆可待抑抱恨于男兒文明噫

卷之十一

嶺南賦

才慧

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倘慧業不具且亦徒然豈意得

于脩蛾長腕間哉落筆生波澹蕩春山之黛嬌霞解

語掩映秋水之神其為柳嬌杏倩吳受罕曰蘭形辣

心程曉詞屬和于若兄若弟氏句不知其為古為今

才亞左芬謝太冲以不及鮑含世稱劉大與孝

標而齊推劉則其賦頌每屬曹大詩句絕奇王直方

聽子夜之曲樂府訂浮雲之詞裴柔伴桃花以靦面

崔托梧葉以榮思天寶銀雪滿群山殊多况咏魏夫

玉露催三鼓雅僻淫詩氏夜月澄輝轉憶琵琶逗响

佳秋風鼓竅從教木末分飛編小詞從工絕識于閨

位朱語集韻多廣應聲于空門曹邇家世于王郎相

驚驛壁高議期泥洹于道契羈想故園楊荅華因之

以賦哀怨牛淑觸之以弄芳春李弄嶺梅兮非舊英

冠鏡分圖真薛若夫已過重結兵士不住教留

沈夢有驚于玉枕西清事有記于驛驕編對黃花

以下淚夜話俯文錦以織愁晉長門擬而作賦承雙

影感而興牛應一日哀鳴嘆桑榆之晚景編少年

情致憐蛇蛸之驕羞通 聚位官注籍王 洞天借綠燕

脩真未夕感道 歸戍連年前 或權甲乙而作文壇之

盟主上官 疇失沿華而謝相府之佳筵黃崇 如是遊

興渺渺杜 飲况翩翩荷 幸昭陽之盼睐王 緬長安之

醉眠趙氏喜杜 勿翰墨見請友議 詎脂粉見憐張

有德不妨才誠為平等之論無才便是德豈盡矯枉

之言迺知仇女幽棲割敵金之秀句名媛高竊多憂

玉之鴻篇是江山所勒字靈氣所蜿蜒並立西子玉

真間誠恐無色也試攷大家惠姬輩寧易彈指焉

茹古畧集卷之十一 附 韻樓藏板

美艷

李太尉有曰家藏女寶希一表以進第不得善文如

登徒子者狀其妍艷有是哉佳人之姿文人之筆乎

顏綽約以冰雪氣芬郁而蘭薰腰佩激以成響首飭

耀以騰文呂倘 疑芙蓉在臉望遠山在眉西京雜記 魚見

之深入鳥見之高飛莊 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月初出

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高唐賦 著粉太白

施朱太赤減之一分則太短增之一分則太長登徒子好

色賦 噫翡翠簾前悵望三千之女芙蓉帳裏分明二八

茹古畧集卷之十一 五 韻樓藏板

之人賦 雅服淡妝四萬嬋妃失色梅妃集 風流艷冶六

宮花鳥生嘆傳 余以觀其飲乳隋書 索其啖香薛瑤

唾之花若成碧飛燕外傳 吹之氣每勝蘭洞冥記 瞻視盼睞

之間分左右而光映隋書 凭肩擁步之際入肌膚以饗

殮清異錄 則又聽其歌聲如彩鳳之絕響杜陽雜編 觀其舞

態若新月之凝暉道山清話 夜露雪飛疑神仙之閉息燕飛

外深帷燭滅極人巧之憑虛拾遺 當垢面之時扶之而

姿轉甚世說 孰低頭之會泣矣而痛不如外戚 此日歡

情感洛神而惆悵曹傳 他時清夢憶渠韻而容與史若

乃俯綠井以生姿沒者似為左券御至臺而薄怒

賦者祇是游情容齋隨筆有念無家弦管歌舞之兼長逾

深鳴咽唐書深思非俗吞刀吐火之幻術那盡逢迎音

美里餘囚非由宛懷寄命六帖平城困獸將無閑氏要

盟桓譚新論顰笑皆妓南唐書誰浪頻舒楊妃傳雖愁貌而較

美潘夫至啼妝而喜予東漢書非爾不能假寐韓愈詩見

如是方可尚衣古今注錮疾所不足諱雜記溫柔所以庶

幾外傳故曰佳人難再得也漢書寧曰尤物以移人歟昭

天下多美婦之談余未敢信左金屋貯阿嬌之事

傳曰有諸漢武故事皮褐與衣而毛嬙西施爽然若失慎

顰心欲捧其貧兒富子頻爾遠徂莊子芳澤無加鉛華

不御欲搔爪之無匹詠牽牛之獨度洛神有沉靜見節

有語笑呈姿呂向人賦余情悅其淑美心震蕩而不持洛神

夜如何其夜遲遲美人至止今皎素絲夜如何其夜

已半美人至止今青玉案麗女賦半推半就又驚又愛

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西廂歌曰涉綠水

今採紅蓮水漫漫兮花田田舟容與兮白日暮桂水

浮兮不可度憐形翠于幽渚俚妖妍于早露

節烈

汎汎何舟在彼中河詩象破鏡而難合似斷絃而靡

宅賦其德不爽詩其禮攸存禮淚下數行載聽黃鵠

之咏列女傳恩深舊日試看孤燕之零張崇仁詩目剔于一視

髮封于茲辰言傳于以抗賊鋒之逼處列女報冤

債之久淪武叩之闕下衛厚妻問諸水濱楚昭王儒

風宛然救死惟恐不瞻李太家聲依舊得死有勝偷

生晉記百兩幣歸何事浮屠終老崔儵妻群鳥翔集將

無太守蜚聲帖余故為之說曰秦家之女今在德何

有樂府賈氏之妻今有言亦苟本傳誰令喋喋駐五馬而

誚使君之愚古詩惡用嘻嘻獲一雉而忘大夫之醜傳

外結舌而內結腸先鉗心而後鉗口悲夫顧影兮傷

催聽响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序已流兮

忽代序歲云暮今日西頰霜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

今星漢回丹心不死血淚堪憐猗歟休哉海枯石爛

地老天荒其亦仰天地而齊名字與列星而並明光

妬惡

夫妬有記乎入宮之日鄒陽書薦枕之盟李白詩長門之

賦有待孝武曠蕩之旨未并孫秀豈曰事失者色也而妬

者其情哉策三同懷古梁書四畏顏堂謝見其種自異

其疹幾梁書余讀馮敬通之書憐其奇數類聚載攷

博陵氏之報紀其大常王國大都巧以中其情逆命

無使說矯以飾其語盛德恐傷世說列坐屏風刺刺于

不速之客要長栢塵尾謝安于九錫之章世說扇戶而

入之時訊獲誠已不韻謝安與杖不勝之日總跼聊可

妬古畧集卷之十一

相忌如選自良家恨幽魂之已渺王化歡從佳宴看鈴

吏之多忙齊感痛微時醺飲今靡恨金寄思周姥螽

斯兮浪名如我見猶憐國破家亡之語世說彼多見幸

撫膺垂涕之情九國春秋迫富貴非其志典嬉笑得其真

子玉泉伏聽聖旨宋書遭遇狂人如早衰多病之游詞從

何幾幸近事爭事如見之尊禮是否逡巡上尤有異

者恐地下有知髮頭而墨面魏志遇江神鼓浪捧腹以

效顰西陽執生前之詛盟奮然一割墨憤中庭之疑似

慘絕兩殞晉書而不見巫姬紀草痛憐于羊似如

師巫典懺高歌呪事于蛇王貌首而登戲場白眼

相看尚任嘲于咄咄王撫心而憐敵族深山偉論猶

遺侍于諄諄左鳩盤有存持鉢之門多以相戒本傳

鴿鳥可致調羹之手何弗交伸快攷之經焉非婆最

毒毒故在心以急求人人盡可怕髮物絳顏珠翹翠

鬢是諸色故燒嘶嬌媚語娃音是諸聲故脂濃粉

膩茉莉開提是諸香故華津酥乳吮玉含丹是諸味

故黎嚼美盼腰折步搖是諸觸故勾頭坐膝捫軟鬪

唇是諸法故如來護念囑付嚼蠟空花寒岩枯木六

妬古畧集卷之十一

道輪迴風注難于今世而更之世人俱以小乘法門

一任黑風吹落船艚豈不痛哉茹古氏曰屏開孔雀

駕馭乘鸞鸞鸞甫交比目相麗即香夢長夜惟思

聲驚破何至分倉庚一盃羹也耶

醜貌

谷永傳婦人母擇好醜後漢記雖慧心妍狀愈醜
 焉辯杏其目編貝其齒詩 喁儻醜辰蓬頭率耳登徒子好色賦是則隴廉之屬哀時命 此佳之比淮 豈不三還于鄉
 五還于里子列 則余且爲之一解嘲乎具陳四殆杯酒
 停于漸臺上 敦比百行衿裾提于密趾世說從事東郭
 寵幸載之後車女列 入奏後宮歡洽登乎侍寢世說賈種
 妒衛種賢將從決擇書 東家食西家宿徒咨笑論文事
 宿愛不虛望酒帘而動色食載 色痴何負賦牡丹以俗

茹古學集

卷之十一

十 爾樓藏板

神本事 于以彷彿彥雲神色可下世說 試問周游方相
 時祭有期軒轅本記 絕識牛馬之群急求庭見女列 終死腥
 臭之市厭彼厚貲韓詩外傳 茹古氏曰西施病心而顰其
 里之醜人亦歸而捧之彼知美顰不知顰之所以美
 也乃若效顰亦盡效之所以爲神哉

妾侍

余讀元亮間情廣平梅花情之所鍾亦復誰能遣此
 載觀韓退之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女妓戒人
 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可云爲樂幾何我見無憐也
 耶夫明月常圓試看嬌桃弱柳語 芳時伊舊伊憐秋
 落春華拾遺 是翠娥之在眉那從換馬異 非彩鳳之殺
 羽詎請隨鷁全堂錄 其始生也海棠占其吉夢外史
 其見易也明珠傲其芳殘異錄 容止纖纖恐不勝其羅
 綺小 冰肌馥馥幾得當于旃檀杜 筆札稱善書史圖
 畫見長翹 司沂公之譜因話 慕貴嬪之章侍兒小 沐墨
 劈牋迭更唱和余媚娘 依絃把韻雅中官商集 不借
 餘年抱憂懷于殄瘁世說 願依喬木諧好事于倉忙異
 共銷金帳下而恣飲陶 指玉環帶下以還魂雲漢
 醉則爲之掃墓俗 寵至爲之不昏本事 駢珠聊爾傳
 半臂都佳宋 寓懷錦瑟詩 一咏金釵吟窗 星漢影斜
 浮雲之車既駕侍兒小 袖羅香動蘭翹之采以諧裴
 薛昭傳 誦文君白頭吟知者如從馬上張 歌明妃出塞
 曲聽者幾成市廛盧氏 惱着襄王悵悵情憐覆水世說

茹古學集

卷之十一

十 爾樓藏板

幸逢連帥央央誓邈皇天崔縱賞一日之山河恩情

有在陳季驚落半天之風雨誰浪誰牽遼齊宰相牙

郎掉寸舌于一日日富平公子率野服以誰先漢武帝

未免有情任從公以彈刺思幸是誰終願誣獄卒以

沉冤南史余悲夫鸚鵡猶在琵琶已離侯而憐夫魚吹

細浪蜂螫花枝上韓嘉者一飯靡顧新唐劉十年永

思隨隱尤壯募死士以列隊舊勝健兒以吹篴後魏

劉李于昔昔友詠色絲以交交古今豈元湛之應聚

史北豈鍾繇之驚憐天嗜絕生平將以快盈房而偕永

夕張賦工外傳云何捲銀燭而泣荒田伶求諸殘燈

曉漏之間清範有嫌于燕子長慶後言帶幙帷帳之

美姿艷乃匿于少年盈處仲之後閑無留徒悲零

落本嚴武之七首自在氣壯嗚咽本老去風情虛勞

于雲雨南唐滴來紅淚漢挽于蘼燕本而不見特詔

相原新聲之有共賞周清河任誕使典之有偕緣史

幻化老翁無憤恨于往事開功高行者持得報于

不平燈下若乃蘭麝馥芬花月所不敢出六璇璣宛

轉車徒致有相沿唐珂堵貧兒相顧于花影茵席皆

為掩面三小風流詞客屬憐于浮花浪蕩那任伴眠

者舊則繪之釋梵天女酉陽嘲以政府尚書言余以

麗詞快雪兒之口瑣俾奴謝春風之譽天文字索解

孔毅天巾櫛遂初言行庶不個中之興淺西清天寧

尤物之禍餘左茹古氏曰先輩有言蘇子卿嚼雪啖

鵝蹈血出臂可謂了生死之際矣不免與胡婦生子

寓居海上且爾而況洞房綺繡之下焉則從垓下之

歌視咸陽之火羽翼已成欬歔不止杯羹可分笑媿

自若誰曰不然

子若誰曰不然

子若誰曰不然

子若誰曰不然

子若誰曰不然

子若誰曰不然

子若誰曰不然

子若誰曰不然

子若誰曰不然

子若誰曰不然

娼妓

訪古營妓雜志名以校書胡則求諸平康之里唐書惠嶺

之居傳貌逞嬋娟縱王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

襪以生塵馬或賦勝雲霞迎日似桃李向春班婕妤

勿謂蜂蝶無知隨香風而若失天寶遺事試看花間有語

比艷色以蒙羞元集所歡者曰卿本良家氏余非蕩子

儔庾信慨然者曰枝迎南北鳥葉任往來風郡國志愁

寄龍雲鎖四天之暮碧恨隨山鳥啼百卉之春紅黃

館姓夫表英烈歌舞不與風隱稱書仙詞翰兩精麗

如古卷之十一官至借于御史桂苑慧且捷于阿衡林阿家之有

樹樂府河漢之紀芳卿善呼以邑而不名觀舍元

酣燕之時一聲而喧者皆寂南史紀以遊而題壁聽復

本傾談之際移時而已已過寅異聞集有西園之上客

命南國之佳人共推絕賦言髻上杏花具有幸枝頭

梅子豈無媒亟賞快論英集謝小過于尊前逾增

愁致呂士按真容于繪軸莫禁狂羸麗情集則夫短駒

馳書之舉遺事軟綯和淚之盟麗情集潦倒揶揄之分唐

元倦卧急呼之情坡瑣蓮今點韻史鈴鐸今知名唐

集紀黃鶯之相識韓笑山鳥之便驚李泰伯詩觀舞上元

邀殊恩于孟果蜀史停舟七夕憶往事于金陵愛若

輕財而振落魄五代仗義而矢捐糜三朝國史含涕而言

長沙之舊事續待兒度曲而感御座之深知李白刃

可蹈言英氣常凝孟何似徹阜陵之聽漢東應否

成射圃之奇隨隱入望鴛鴦生憎橋邊之水徐月能

言鸚鵡徧滋菖蒲之叢元蘇州刺史信客懷之憫

亂唐西川節度憐酒佐之多窮記鳳鳥不至老

鴉在原侯毀之杯盤失錯譽之車馬盈門雲溪時將

如古卷之十一拂乎紅袖香箱小失望于朱衣兒又以攷幕府出入

之數詩詩筒來往之微長奮筆以額禮芳狂颺動搖

有期偕老志構樓以終晚歲碧雞曉唱那弗怡神蜀

彼門客之豪舉以乘墻竹若諧其盛事塵如案吏

之深文以逮關筆故了其前因麗花草叢中可終灰

冷李公松柏樹下幾見烟塵解題西堂十國汧國

聞之名封香埋千載秋岸王相文昌蜀之實錄恨

絕茲辰故曰欲汝作參禪操愧我為薄倖相

如木畢有戀于春色紀竟何解于副車惜黃金之

用盡詩恨柳絮之狂餘林痼疾稱老之微言不堪入

聽因話成名與嫁之素志是否長嘯羅隱嗟哉歎寢方

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情未洽嘆馬足以無情與郭耶述書

秋帳冬缸泛金微而寄恨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尋盟

步飛烟余讀百里之志集海子之詩趙其解語之

花平情憐景切其無文之史耶致足韻思又攷其曰

錄事曰都知押居廟客率奉白眉假爆炭之性習鯢

鵠之行于以買斷豪客倒唱科名井市門飾其所居

不減輕烟淡粉梅妍柳翠之美尊其命字從教驚鶯

茹古畧集卷之十一

燕燕愛愛好好之英迫今黃四娘之著聲推綠子美

王昌齡之絕句播誦歡卿挹餘香于梅翰較所如于

綉紋擬之因事矯廉當筵不一舉筋臂之書生戎馬

翻經別有輝芬風流藪澤遺事太平又豈非百里峻

谷之戒北里志雪衰艷史之稱青樓集乎余因是有慨

焉越絕有獨婦山勾踐伐吳徙婦至獨山以為死事

吳越作獨女山勾踐逞淫俾憂士遊山上以喜其意

齊記齊有女問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克國用論語

有歸女樂之文齊其女問之餘平管仲相桓公而立

此法其為聖門所羞稱也宜哉

茹古畧集卷之十一

茹古畧集第十二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吳 顧 澹人父 訂

頭

三台之君洞神經精明之主素問行者辟易坐者踈蹠如

此者固我形之足偉也頭青羽文則夫百尺之竿再進

傳一人之地勿先詩魚或指其參政宋書虎每象其芳

妍班超于以相其玉枕舊唐書點自朱衣此恨未消仰天

茹古畧集卷之十二

而長語新史言猶在耳望風而已捐糜異錄觸以萬年

之家訓漢書卜以內史之前知晉書尖有啣于留守魏書小

已察于澠池嚴尤傳蒼者皆用鮑宣傳黃者何前依幸

如遇賈逵語多咄咄後漢書自持范岫識謝袁宏史南張篆

之催折不勝比立身于矮屋遺事弘景之肥遁可致少

畫形于水邊梁史昔以黑今以白莫哀昂之特簡晉書多

太公之二年少伏生之八歲取梁顗之書箋本傳怪不

可知夜半聽其飛去搜神記驚而却走妖夢記其往還幽明

單騎鏖戰之餘威語相刺于浣紗之女杜甫歌五柱光

騰之異質生有駭于波若之緣隋記然則一朝之科任

過管平時之縮不前世說吾係之以孫敬本傳濡之以張

顗上持以謝之于楚三巴函以盛之于燕燕丹一羯

鼓一吹笛無綿纏見貴妃外傳為飲器策為溺器韓圻

露布相傳句說法虎丘試語無情之石傳招携酒舍

從看有盡之錢晉書玉以為搔宮嬪有其故事西京雜記床

以競列遊女狎其喧闐成都記余故歌元首之篇云

茹古畧集卷之十二

面

鄭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神之庭真誥靈之宅

黃庭經吾以論其本來佛經更欲善其脩飾女戒諛也為佞

折也為直漢紀立也非學書交也非德子楊日月幾何

有相締于舊識應永夾袋已屬幸得當于名流長編求其

為人沉毅多計劉牢之占諸他日寵貴匪謀涼水紀聞望歲

相如擬得艾于國門之入哀噬臍無及好蒙絮于泉

壤之遊說苑兆有先于照鏡殷仲文恨有切于投甌齊書厚

期許于維翰傳屬惠施于孔休王莽卜韋家之率術書

東晉書集卷之十二

快李氏之封侯宋書憤憤油幕之及南史刺刺法華之繆

宋如余有高位俠擊劍之風把白堊以從事魏志竊壯

慷慨復讎之舉袖利槩以稱雄晉書曲江之故事可尋

何多爭執唐書東府之狂呼相判從教喜逢晉書則求之

少言笑工騎射之小兒人世之盛名若奔北史再觀之

善容止麗狀貌之長儒一時之名輩生恭北史嘆自真

長豈窟穴而多鼠郭子呼為謝白或岩處以來龍異苑似

驢有其雅諠吳志如鳥有其奇窮拾遺乃若御史行權不

為法撓長編風流罪過逾以情昵宋命有前知問其名

則高而訪不減後山叢話事無由濟何如耕問奴而織問

婢宋書稽康之有癩癖交王勃之有藻思詩唾從自及

妻師德傳拭以悲時左傳七寶遮幔逗歌聲于遠近唐史章

臺命駕借顏色于送迎張敞紅花白雪之吟春思可續

北齊樂府闌干之曲醉狀已醒李悲夫吾將以鯨湮之

將士漢書較傳粉之佳兒文又將以謝氏之家風不辱

後賢記較明妃之村俗相師唐書寧為荆軻之怒燕曾

是盜跖之光莊聊可黑子之晉書伊誰千里之量

房玄宋遊道日常聞其人今始識其面子產曰吾見

東晉書集卷之十二

篋之而今乃見其心如是八以揚其鋒史而母一以

孤其托也傳有人哉

口

象彼機關鬼是謂華池養生要母鉗之天下唐書致爽于

一時老興則以戎書鏢可以金鄒陽傳惡聲不出義釋

言相尋刑書啍啍無取家語喋喋何為漢嬉戲之需會有

妙于他遺錄東脩之業次有在于寡知杜如晦論而不

有恐是昌家周昌又疑非類韓非不見雄名楊雄惟聞艾氣

艾者乎錄乃若酌據精悉南齊談辨風生南唐木訥自

處南史沉毅而行魏明帝稷下與遊誰復窮其渺論七政

府請謁雅足當其謙卑王泉至味之所吐茹溜瀝有

茹古畧集卷之十二

辨易類且品之所傾注雖黃匪欺晉書看此中之所宜

殊多酣飲南史乃兄弟之不協痛念糊飴左莫探叔孫

之虎傳寧處季子之鷄上怒何加于牧豎傳恥有切

于犢兒西京雜記若噬嗑之深情從教上使申豈鴆毒之

有意乃就便宜漢官儀長恨把于謝詩覺我形穢說奇

才憐于天后令人神馳宋之問蜜劍如斯有似險賊之

輩李林甫旗鼓從事應為乳臭之兒漢書余以徵孫權之

貴顯江表傳亞夫之窮奇漢書試聽公孫之說史誰工司

馬之詞陳蟬無之入聽淮虬兩之爭持林合耶開耶

椒有比于御史賈干可耶否耶橘有喻于君師莊大

蓋百為保也杜故三而緘之家語誠笑者之厘厘杜牧

何防者之遲遲國語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

蹊者李錄茹古氏曰某益矣

茹古畧集卷之十二

目

禮書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歸觀有在韓藏識于斯
充論不知其所計策逆不知其所為左其察度也
在步武尺寸之內其察色也在文墨尋常之間國語誰
曰道海道應否名泉三水擬之電瞬五國擬之珠懸
書擬之秋水郭侯擬之星經隱義重可以帝上方則
是儒書其文名而眉有迥史其驍悍而夜有光五代
將星月之可晝見西寧千里之偶欺方東吾知虎濺
朱亥傳龍濁鴟兒五母為元載之鼠唐應是王莽之
茹古集人卷之十二
鳴故晚晚而耐溺載或眇眇以愁予世無令直于
宿衛唐並以成其名儒劉所恨食人人食之流終當
世亂說何來第一第二之夢下與鬼釀陶急有貫于
白虹增悲袁燦南了不瞬于杲日禍始蔡京百家詩序
秋信高視木晴而得當史車輪比似攘旗鼓以相爭
北如以朋奸禁之而相授受開撫以損福瘳之而厚
送迎說尋之蛆次東數之鴻門史射鷺以壯其暑唐
中雀以締其昏唐佩刀引其忿恨十六明珠厭其真
精韻潛有遠謀爰年來之庭柱五國密以發覆意慕

下之兵聲五代大白得請之時知節餓之有今日史
丁搦議論之會屬昏媾之有深情深池夜半之危
詞逼者忒甚世江東四海之警句忌者已成景禮俗
之嫌不堪踰時而請世六軍之勇將無忍死以生晉
擊之大道斯在家成之美人云憐選具隻以看釋古
方相傳晉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脏不入已
余縱觀之四海九州之遠可矣

茹古集人卷之十二

人 韻樓藏板

眉

樂之圖有以十紀者乎東坡詩話從義取媚方從目像形

文語有誕于豎形抱字有借于揚衡續博物志試以擬之

華蓋黃像之遠山千如蛾比其女麗詩似虎睹其君

顏世豈愁逾有態後故廣可相商馬布置亦以勝

人從教轅下林借易如以得當那惜在菊孔則夫介

之為壽七察之有方傳名利之心都盛房土木之舉

未央郭崇覆眼者從識其性若過目者熟視其長文

本偶遇陽都奉坐而連犢子選指從北店誤刺而事

茹古畧集入卷之十一九額藏藏

僭行怪求諸饋食之常齊可舉案逸索以閨中之隱

畫且專房張若去之自為行乞策射之以志吾強左

亦有別于盆子紀白有推于五常說貢者告之冉監

者見之霍光傳反欲何求想玄謨之性嚴而仲

未南疾有復作憶宗歐之狂直而炙忙王遠師蓮社

之遊掛者至以啣謝唐始皇泉噬之毒亢者狎其主

張楊淡掃以朝至尊薄言脂粉詩黃蒿以從海上快

語糟糠韻則又何不自圖其進退薛而無少僂于

將相也哉楊雄

耳

耳者身之牖也真心之候也元妙母容麥樊氏聞

寧塞豆陶名有嬌女之傳黃庭字有幽田之舊上傳奇

者曰環列樓池闢混沌于天地錄竚超龍虎旋指

顧于風雲錄事從呼黃水之稱使者怪正郎風具

上元之有神君張君房小說以余所聞見從轉目史大

至垂肩晉無根訝其非壽唐若小卜其少綠和開胡

以蟻殷仲息則以龜定命母為盜鍾之掩劉從教鼓

鐸之為上值荆軻酣醉之時呼者有在列士若臺卿

茹古畧集入卷之十二十額藏藏

應答之際戲者與期北史作法雲典想許公之奇製北

爭高天柱卜太尉之名威長沙枕流習誤之子荆洗

者奚說世治兵敗績之子玉貫者何人左但以輔時

政勿軍行與劇蜀况稱廉守那失賢者相親黃于

以成高尚之節王于以志奏對之林命于以黜小臣

之躁妄孟弘于以急降虜之生擒英第看慈母情

至史母煩天子指迷韓命面不替韓躡足可幾高乃

如錄事天符忽而審通有夢東坡晉州冤狀頃爾成

已相遺唐其三之非而兩之是史其處之高而聽之

甲志又何大音之不入司聽之從譏也哉

和士集卷之十一

士

髮

夫髮之有奪朱者哉歸藏有射而光有在南四起而

繞有餘東觀其委地耶南其齊身歟唐撫曾孫于床几

記齊媚側室于帷居宋我見猶憐襲之刀者不堪再顧

死無以報斷之繚者豈不長吁舊有客山甫之家

梳沐何人縱捧持之形似牧探奇簡文之輩尊嚴

無狀極圖畫之躊躇南則夫多以握會韓記取燥

時宋莫入遠公之社鈔時憊徐子之思齊蓋慕之

而有相癸故壯之而多私蔡若怒之而冠可裂

王即封之而帛以歆賈直晉有截于鹵薄歌有重

于羽聲策值周南之用兵斷者在子韓擬韓昭之即

事削者如僧外史韓而不見知古方第天廷尉偶罹趙

宗力備遮剪左野祭時披左陶侃之客徐至樂羊

之書有成列紹宗之蒜忽盡唐顧愷之柳先零書種

種已矣左鬢鬢若斯詩麥無騎卒之敗曹瞞連何與

人之施後據胡床于中庭傲如謝萬晉從岸憤于少

頃雅重桓溫晉生氣有存杲卿有疑于若動唐殺機

已熾呂姜試憶于別髡哀乃若句驪客之用針中虛

自抄西神仙家之換骨脉望有聞原風骨生憎則

炮人之就死韓非犧牲與禱則桑林之有君呂豈一宿

而盡變周興更白首而不衰伏湛豈罪狀之莫擢史

乃貴人之無私杜馬肝有願天甘露多飴明皇箕踞

想軒轅之道術大中卧眠失劉誕之指麾續異又以

求水苔之上爾鮮卑之遺史蒼華之有名字內窮北

之有天池莊母為煩惱之累類可為軒冕之辭庚肩

余于髮也其何知夫霜點詩而又何嫌于風吹杜

古集卷之十二 圭 續藏板

鬚

以余觀于吟安五字詩留表丈夫類則裴泊入相之

年其抱歲不我與之恨也南周靈始生之日亦知

世有休和之澤乎風俗稱羝以根寰擬蜩以毛晉離

離若緣坡之竹若春田之苗黃香四非傳廣

文五若處饒載猶聞出骨北且見垂腰文中赤者具

有其表載紫者信足以豪蘇帝夫岑彭之兵早發漢

新臺之使胡招昭杯酒今咲至吳几案今怒叨其

飾彌高俯劍光而錯愕後其寃實甚把土塊以長號

古集卷之十二 圭 續藏板

前趙侍兵之所偶燃誠堪見拂遺功臣之所惡剪那

復別操唐吾快夫聊以效輶郭恕先之見黜說憐夫

用以廣物謝靈運之非遭國史顯陟民曹其旦云李

緯之好唐情耽聲伎何弗先元護之彫魏其盛歸于

東門憤然低乘世其見握于省掖懼矣弄刀三國怨

詢從來曾不撓于崔琰魏誕言自昔抑得見于神堯

抱乃若依稀射靈洞狎侮似羊宋當張弓挾矢之會

西值睥目瞠腹之常左了不及謀徒致勞于潤岳南

事如有待早定象于王彰魏陸雲之從笑蘇子

之幸逃亡賦注直宴會而重不凡之感對客坐而

意是阿之行俗說令公喜令公怒參者有屬說署以路

署以承統者多忙志忽爾變形表表丈夫之氣論

看飾態嬌嬌女子之良史自夙昔以相將衾枕無庸

從敘内外之皆失小必擇日以利躡藥石可代保勿

時事之乖方中天闔有刺地角不毛方諸問辨之

工綽乎其我暇也典崔謹插種之方有聞之若曹乎

史斯以稱之髯也夫

東晉書卷八 卷之十一 圭 麒麟藏寶

手

釋名曰手者須也掌圓以象天元命指五以法五行

上毋翻雲而覆雨杜則旋乾而轉坤史吾求之奇

瑞東象之握文象六轡自在詩兩驂不羣上威射而

是決鉤弋與分漢而何珍物憊于霸主義玉盤捧

以美也人哉丹王衍清譚捉塵尾而有態文劉伶任

誕謝鷄肋以何求晉左方右圓誇元嘉之穎異垂

腰過膝表元進之陰謀隋試想小白中鉤之會幽

夫差索國之秋吳越孤老卿毒交相于莫夜上說

東晉書卷八 卷之十一 圭 麒麟藏寶

長判重嘲肆于時流本利泝泝之用莊發霹靂之聲

裴瑒情無私乎上下左事不居乎模稜唐徑丈而逞

八叉而成言貫鳴之為刺枝統擊鹿之為壯行史

不因人以成事史勿縱敵以患生魏唾一掌以成名

興懷止武九州顧偏直而卒業雅擅主盟典吉事可

徵事或解于螻螻北誕生有會兆何見于鵲鳴西如

掾之大晉斷輪之精華挑針有日史刺繡為榮五代

取印提戈已見大意宋舉杯持螯足此一生活本其唾

以成遂良之志傳大以高燕許之名唐其藉以答

宣子之賦生 欲以謝鮑氏之英乎鮑水 乃若冷觀權
門炙之熱燭愈熾元 媛從佳麗揣之凝脂背亨遺謝
氏之有棋聲奮趨作勢晉 昌黎之有佳韻盟沐幾更
柳宗 垂垂若彼謂 慘慘如斯詩 則將闕勿絕白 帖而入
夢以捧者錄 余可得而言之

茹古畧集卷之十

士韻樓藏板

心

為君之位管 為神之臺莊 如管鑰有屬傳 曷山川處
隈莊 至人之用以鏡上齊物之論以灰莊 如是潛地
而地潛天而天楊 又曰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思 則其
為赤城童子黃庭 九原真人上 母步高而視遠國 其
寃似而椒頻昭 假寐陰濃一寤而東歸有幸異 致辭
夜半經年而苦役已離廣古 美而狠醜而才吾以相
其舊識書 少于慮而傷于專足于謀而寡于斷吾以
訝其神治列湯 幾北面而相稱師友尹知 將向明而
茹古畧集卷之十
作疾聖神列 則又有如金石之韞後 山巍嶽峙之
身唐 搏蠱則夷然指顧世 墮幘則物外風塵世 如面
而相狗詔獄漢 彼吟而從泣慈帷李賀 林木翳然便
有濠濮間想世 竹林况甚從教醒醉相移晉 風流放
曠之行挑不妨于新寡和 嬌媚取憐之狀捧有咲于
貧兒莊 有可愧之婪臣塗茲面目文帝 多所疑之將
士慘絕肺脾樂羊 刺語宋權相將于片肉論 動思魏
武何報于捐糜世 母似攢于萬箭沈約 母似掬以丸
泥傳 異不欲坐觀成敗田叔 不欲為人重輕孔求 之

池淵不義蒙山不賦詩令不市門有通于朝暮再
求之哀者應以殺怒者壯以厲愛者和以調聲或逗
于送迎說機心不可役也莊蓬心不可萌也漢童心
不可為也左豕心不可豪也上如此心一逞不復逸
乎此此心一驚不鹿撞乎梁此心一戰不兵起乎韓
此心一動不旌搖乎選二君可事晏百年不朽括地
莫重別離之思鮑誰識族寒之苦鮑令無過去無現
在無無利害無賢愚無好醜關尹斯衆知
之林而神明之主也解

嘉吉集卷之十一

七 韻藻

腹

夫此五臟之總也

書正

佳耦偕緣重締郝鑒之好

世

平生意氣雅篤邴原之交

魏

屬想完文被中之指畫

說

已盡

王

富藏萬卷庭前之假曝相高世則以徵十八

公之夢

史

容數百人之豪晉占客星之偶犯武苦睡

魔之未消

邊

鼯鼠之所或否龍神龍之所叶兆外

長鞭香其不及

左

尺素忽其相遺古監厨請客之

流徒咨話柄

畧

棄甲于思之詠幾負郊勞春何事唾

壺咽陸春之口

而

知惠有願帖因之戲設虛徐子之

嘉吉集卷之十一

七 韻藻

心而思義乃饒

北

無小人屬厭左有知己相披卿負

負莫黨進之將

編

不華陀之醫傳其葬魚而恨滅

賀廣或處蟬以悔遲

宋

則又求之憂自武夷快共

阿香之輩

類

語嘲四大忻逢李洛之姬史鼓之者若

昨之非而今之是

五

捧之者豈行之汚而居之早口

嬉遊以處

莊

推置為宜光武子蜜口于林甫唐

對赤心以豬兒也

鑑

余于腹也子

足

余讀足之銘鳳凰乃禽不棲凡木騶虞乃獸不踐生

物惟爾棲踐保茲無忽則夫無事曰趾陳設曰足

而乃如齊謂之纂楚謂之蹶術謂之輒乎梁通于聲

既一之有誤韓履于已何右之多殊世說伊誰眩乎機

之從自動秋若猶藝也知之有不如齊辱魯公之步

上唐異唐叔之圓來韓漢南之檄半士續晉陽秋祿山之

遙賦才定命覽古良將戰攻之形長嘆以歷廢吳志抱

茲故國覆亡之慘百舍以繭回幽通洗自子春幾誤

茹古集卷之十二

敗于乃事南摩從問里抑飾信于姦媒張湯向陶潛以

取度晉詰王濟以多乖三十國春秋孫贖之禍未至史塞

翁之福已階史若乃繫彼赤繩則宿緣之早締幽怪錄

懷茲白璞則賞鑒之多非史恁地陽春入廣平而有

色唐經天客宿視于陵以揚輝史諱冒遙光餉履而

被呵譴南疾引聲子席襪而愈怒嘆哀其為駕馭英

雄之謀踞從宮侍漢其為諂媚小人之狀氣喪朝紳

仇池嗟乎至死不偃北為害及身田儼毒蛇之以誤

羣史展驥之以絕塵三國志萬里可濯詩兩翼相分

董仲舒傳其長物以處莊外而高才特聞乎制通余因是

有考焉墨莊漫錄婦女弓足起于李後主樂府雙行

纏知其始于六朝史文綦絲縹足水綸鞞羅滕足縹

碧玉神人形雲呈牡丹之色脫情五陵年少盡初看

細尺之靈杜生塵作賦子建莫愁與懷梁武帝鸞靴脫

以好合唐絲履結以周旋明賦茹古氏曰此以色事

人者耳深閨女子無辜而受刑以半世也哀哉

茹古集卷之十三

圭 韻藻

茹古畧集第十三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陳 盟 雪灘父 訂

姿容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德充寧獨平原之有佳公子史

汝陽之有與天人端疑如神崔陵閑雅甚都相如

一時兩玉南並美雙珠軒軒霞舉天中飄飄雪立右

軍見之精神頓生非久名利盡什元德豈玉冠而

茹古畧集卷之十三

長貧傳故荀班而表瑞凝月湛霜明集珠輝玉潤集

擬之者曰勁若松挺使子濯若柳媚恭王如霽月光風

風茂如鸞停鵲時又曰如明珠之在側說世如孤松

之獨立精叔如日月之人懷太初如琳琅之並集季

平豈不野鶴之在雞羣稀珠玉之在瓦石說世似之者

在蓮花楊六似之者以柳絮類眼底鍾情即鄢陽女

子此恨不釋花朝端負望豈欸漢單于野性無驚王

越布單衣逾以高其物色吳地吳羅蜀綺雅足副其

神情傳一見今日送到到家今神飛北而不見傅粉

以遊拭之夏月轉甚世說挾彈以往逢之羣姬多親清

光照映人信是玉山道裡裴瓊姿徹遠自是物外風

塵王蟬冕入對南齊雲霧自陳張嘉龔服亦自可識

世哺食聊弗消魂宋賜之與服鄧擬之國昏荀其任

誕于帽工之肆林抑巧繪于畫筆之神馬有是哉神

仙之客也杜弘席上之珍焉崔瑗

茹古畧集卷之十三

二 韻樓藏板

以余觀耗土之人也語家謂子草木肢體屈伸謂子禽

獸形容似人傳徒廣顏雄穎氏蹇頴欽頤史蔡其喻

于崑崙史而請以支離莊須先繪象見聞但坐堂階

混混團團今漫漶冷煖詩本事悠悠忽忽今土木形

骸世說從里巷之交遊車馬盛飭兩京恣羣小之弄玩

瓦石頻投林一紙偶通忽爾遊山有弟齊北外番重譯

恰名少府通侯南史恩于以卜興宗之子汝南現宰

官之身孔堂上有重帷之主呂牀頭有捉刀之人世說

鄭古畧集卷之十三

朝廷憚其節槩後漢同輩重其文行梁書三都之賦幾就

續文中領之秩已成沈攸嗟乎向龍門而作客孔

鑑湖以藏名唐方西市名香曾何邀其一日樓法華

大古故多謗于平生宗如誰從教于真似宋拾與每

高于醉醒晉果駭而莫與之處莊合怒而頃以興兵

晏子僅長三尺趙武如不勝衣臨淄之市面正紅

白鬚髯如戟伊何人哉其有得敬于市者幾希

客有問于余曰長之極幾何求諸大荒之中神異

崑之北河圖豈誠與焦僂氏較數之極也乎吳日有

倦行倚市簷而小憩續夷時多快論比洪鐘以大鳴

後匹練上舒若有占丁扛鼎漢斗酒一酌了未解于

總兵後漢則夫侵莫瓦石穀載莫輶車前漢徑二稍而有

用北齊力拂蓋而多餘前秦憶往事于臨洮置像咸陽

見之者猶有生氣翁號萬石于趙魏詔扶御殿親之

者輒顧佳譽後漢當河渭泛溢之時覆載之中何所不

鄭古畧集卷之十三

有迹若羸秦併吞之會夷狄之服乃或相如前五其

防風以誅後至吳越其黃巾以類招呼魏其盡大秦之

西風雨以和三秦其超沃沮之界耆老非誣山乃若

美哲如玉王延性厚而賢漢訝趙臺之傲物東紀張

蒼之歸田漢管樂之聞于以核武侯之事業蜀生立

之際于以想尼父之天全春秋演斯所為長名者焉

短人

余讀蔡中郎賦熱地蝗今蘆耶且蘭中踊今蠶蠕須

觀短人今若斯水門閭今梁上柱弊鑿頭今斷柯斧

視短人今形如許藝文類聚吁有是哉狗門從入晏鵠索

以幾博物志因寥徐言因癭舉願求之將無近是北史迎

風則偃背風則伏其亦具體而微外國圖入自王家挹

酒瓶今加帽世說名來方朔行几案今裂衣漢武故事語怪

于駕輅車而引威從神異經紀異于附飛翼而享長生

上擬狐貍而罔功徒憐小子左比螻蛄以成象試問

生平廣志而不見胸中命世之才風為闊絕漢書腰間

七尺之劍猛欲奮飛苑說儒者所歸宗五經稱其該洽

後法曹有執掌三尺副其精明三國典畧如從半減續世說

故以子驚唐新怪以稱其功德晉書語以刺其清名世續

竹林之中莫小隆儒之制考陛楯之下盡急優旃

之聲史表具山濤與辭詔晉書書窮劉杳就檢論衡

益不為緣骨而度肉交州名士傳夫豈屬雨晦而風冥

斯所為短小精悍者哉漢書

肥人

益自笨伯之號晉書弱土之人家語榮義而勝誰是胸

中兩戰韓子為善最樂應知日用多真後漢豈滓穢之來

忻悅已甚世說斯有德之潤修組惟淳吳苑余異夫噉糠

今色逾美漢書納李今核猶存笑談而嘉夫抗賊鋒以私

請後漢急國亂以希恩東觀漢記傳食于好義之家一鄉為儉

拔刀于俳優之輩几案皆噴吳質別傳懸壁何為業有

窺于上旨林語踰城有策長第想乎佳人魏氏春秋膚裂武

秋焰光張于屋表異苑脂流董卓曙色達于山陲後漢勿

觸牆而成八字歸田錄勿直舍而問所宜盛唐勿無道之

已甚撫言勿食言之逾滋左逃廁以及世說掃地有期唐新

勝無穀氣物理論諱與臙私方乃若過避風之臺負慙

飛燕楊妃外傳拜華清之賜雅念豬兒舊唐秋以為候憶邊

茄之有象趙充國傳因而作法無書翰之少欬墨如瓠得

其形似韻府於猩重其連而裴炎錄其亦瘦勝肥而狂勝

癡也哉南史

瘦人

茲有脛約之狀什名墳衍之人周也歟哉重繭衣裘

血氣之未動襄乞骸握背則革帶之常移梁治有益

乎何妨處女子之色韓情有屬耶那不老牛犢之悲

後相識溫園恨有餘于阿瞞獻帝伊憐破甕愧逾切

下山陵世緊衛玠玄解之餘相憐羸疾晉書比江安

請謁之會多苦遺行述則夫死以王戎生以和嶠哀

毀之容幾立世張氏得鈞何氏得算吉凶之事以成

三輔錄注馬留遺誚古今詩話鵜原典悲和嘉莫苦韓休之照

事古集卷之十三

唐長吟杜甫之詩詩話語沈公而成狂態南逢釋子而

帶詩容西清詩話于以論書為張旭為鍾繇各開以法藝

子以肆譎喜焚香遠沐浴疇貌以疎錄歸田憐客舍之

多窮咏從賈島詩話顧美人之不韻吹任玉奴楊如于

其亦在春末花枝之候也夫李易安詞

笑

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與前文

何以異也李翱答王叔言投壺之舉似誠司妄神仙絕倒之

文終屬傳疑中五行之氣偏有所入後下士之道多

所命之老禮有戒于至矧禮事有快于解顧漢勿為

相強儀有貴用虛淮理會之間玄妙之際世其局局

者歟莊其啞啞者歟易恨下伊人那紀三吳之獲晉書

東家有子矻看上蔡之迷遠齟齬以爭妍為愁為啼

無非變態梁槃跚以作色去者來者就是凝睇史

古集卷之十三

則有入楚之毛遂史適趙之淳于史大家兒之舉止

世史是公之躊躇上鸞鳩將徒莊海若非低秋獲雉

未可知也賈生隊驢其有人兮陳傳若乃管什一之方因

從鼓掌南上萬歲之壽應可持鈞高帝其人是其面

已非曾否入夢四與人官不與人官無如見喚南未

遇張華莫解陸雲之癖世相逢元載深銜王縉之倫

唐史從傳呼于狼煙史任送別于虎溪廬山俟河不

啻墨客哄堂無譏國憶相交于卿拳孤手中竊抱恨

于祛志史詞史右顧則殺機乃止左先眺則同人可

知易儻其從刀下以藏伏李義將無從花底以相逼
登徵聘偶然禿御禿跛御跛御御僕臺上之
人寓目何似元成人生不再病者病瘦者瘦死喪有日
憂患有時一月之中開口幾時莊余且爲之笑曰交
頸偃仰椎胸指掌亢洪聲于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
參談以相屬若將頽而復往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
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方圓得其機要斯天下之笑
林調諠之巨觀也

茹古畧集

卷之十五

九

顧維寧校

憂

憂者與生俱生史從受而三佛非以帷帳之私俳優
侏儒之笑而沒不相與又豈以庶人之賤大夫諸侯
之尊而迥然有異文漁惟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家無一
朝之思孟又曰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家沖
中有懷詩耿耿不寐舟若抱薪而在胸子那樹萱而
在背志草木月有犯于少微秋治有從于擊磬子則
有監門之以君晉漆室之以國列曉之積形積氣于
杞或然列遡之畫地精衣于秦則特建況乎屈子憤
茹古畧集卷之十五
十 顧維寧校
蕙而結之于心楚傷足于春恫恍而形之于色本心
可悔詩眉可小也詩酒可解曹操藥可救乎淮千載
無酬萬里並陟虞照若然蕭何之在西後寶靜之在
北傳斯誰厘天下之先范仲淹語而每懷風夜之力書

喜

余讀仲子閒謫而怒者諶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
 媒也不言而悅文事有情則是預用收之以正孫公勿溢
 之以美莊越下而休矣淮空谷而蛩然莊每多一善
 之得呂集無事千金之懸唐蓋有喜而憂如有憂而
 喜情不能以兩屬左凄然似秋煖然似春時若有以
 相宜莊傾蓋與語莊挾纊作緣上知何似于陽子晉
 鴈遂偏于臣聯西登徒之說已入策洛陽之使具還
 吾人各有情微得抹于侍養後漢詩誰為好鍾每撞于
 茹古集卷之十三
 主 韻樓藏板
 得篇話一局偶事于鶴觀無分勝敗蘇大捷忽來于
 淝水那折後先史勿先以否易或負以占東說者曰
 蜘蛛有在風吾則曰困獸猶嫌左四者誰並曹七
 者誰兼東見之津津唐處之沾沾寶頌股肱之
 感舞蹈之酣唐其遠離而少欲要抑暮四而朝
 三莊語有云日不燭朔月不薄望霜不夏繁霜不
 不冬洩此天喜也趙余如斯以為美譚

愁

愁之為言秋也風雨有思淑真草雲且絆半山將寸
 心之盡容虞信情落花之飛亂白居易余有感于倚門
 維王傷于去國陳子昂燕姬之料黛增憐杜貧婦之裙釵
 未識杜孤月以聽猿聲王昌齡枕席其聞促織詩豈錦
 字堪緘李而萱草莫植編警仇有期吳懷沙無極揚
 雄蕭然景色東渡河而縈思陽嘉忽爾漫聲更逆旅
 而若咄博顏色雖好自無解于石城樂著述徒存曾
 何益于毛髮虞卿蓋白髮常添選剛腸每斷上惟酒
 茹古集卷之十三
 主 韻樓藏板
 有權詩惟種無算潘安空堦夜雨總屬悽愴古遠漢
 秋蟾固非惆悵高駢賦陳王之賦不可再讀文平子
 之思豈堪三唱選斯愁也不召自來推之復往尋之
 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
 臨餐困于哽咽煩寬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食
 之以兼穀不肥溫之以火石不消磨之以神膏不稀
 受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北齊書又豈不
 潛白日于玄陰翳朗月于重幽零雨濛雲迅集潢淹
 汨以橫流繁欽辭曰秋風至今愁以來秋風逝兮

愁不歸愁帶長今無可減愁淚枯今不消衣萬古愁
今一身飲祇應人世有愁稀

第十冊集人卷之十三

主韻樓藏板

嘯

管致激于舌而清者謂之嘯語感口出聲氣舒憤悶

詩斯出其嘯善萬靈受職者哉孫廣嘯音內外之別藏舍

之名散越通用疋叱互更五六五小小沈太沈聞百

里聞五十里如奏笙竽之響或清亮或下沉更辨節

候之倫拾遺妙自孫登與林逖而俱動世說善從阮籍若

鼓吹而非真上賢傳石頭之多遊人風迅帆飛神氣自

逸庚別傳錢塘之有什子遊絲茄葉哀梵聲希高僧傳須

吏聲震雷霆傾觀羽服林語未幾清徹雲漢且善緒衣

茹古畧集人卷之十三

主韻樓藏板

孔興師動衆之時登臺之主曷爲南向吳越春秋君老子

少之國處室之女子爾長悲列女傳抱膝于早夜諸葛亮

所憤于幙幃桓溫危坐呼風日競長年之渡神登樓乘

月時輸胡騎之園石劉越斯逸群從事成公綬賦而但坐以

几語乎賦曰發妙聲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齒響抑揚

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列列應揚嗽嗽響作豈胡馬

之長嘶迴寒風于北朔又似鴻雁之揚鐘若鳴號乎

沙漠藝文倚歟嘯音固有十五章之可索

夢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列至人無夢三代作焉禮周故夢

者陽氣之精也莊太卜所掌曰致曰繇曰咸陟禮周陰

陽所驗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

病有性論潛夫古有夢官世相傳也夢古者無夢則知

夢者習也陽無想無因那乘鼠穴之駕說世乍否乍驗

多憑神化之靈論潛夫占者言之而信夢覺者失以無

徵莊試紀人君之夢乎白龍今夾舫書宋赤龍今上天

紀禮槽三馬而與共幽明座一羊以升前南唐登樓而

如古夢人卷之十三主續續續續續

奢鐵騎之勇杜直省而驚道從之偏陳雙陸不勝說

寶厨堪憐拾其何緋庫人之置日錄定黃頭郎之憑

肩通紀文人之夢乎自通帝座趙簡義與鬼爭崔布

三父而劇飲虞翻吐五臟而長鳴新言神仙之事司

如相荷東司之榮載又何不蛟龍俯視仲驚驚著名載

官府穗見後銅柱花生北道士嘖嘖欲語神童子迢

巡有聲載烈焰蕪室崔黑幔繞車晉積鹿之數已盡

先定官臭腐也財真土也見者之識已真晉有悔九

龍幾登臺而四望宋數見芻狗寧值夜以通神書

幽明所召祠園議復雜寢具多憑夏寧謂歲在龍

蛇痛高才之不遇也後如祿命有定窖錢早發明車

子今生神寧謂殃連雞犬幸大厄之勿傾也南余又

紀其異乎將時未至如浮如停奚自狎巫山之女陽

將將而死且歌且酌何為期節度之官南以為幻

耶白越卑異列洄流瓊瑰十似從實驗以為真耶弁

王之求王朱絲之獻左那紀大觀皓鬢白頭整衣而

候洛水書兵馬愷甲相率而識善人梁傳岩之事偶

如古夢人卷之十三去續續續續續

爾中耳傳西施之說是否渺論列故曰夢攀日月覺

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傳夢飲酒者

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

也夢之中又有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

後知其大夢也莊斯言也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歌

歌妙之曲其來久矣說雅曼聲婉轉列子清響紆餘陸機詩

逶迤超暢繚繞容與雅調相依而漉漉清音迭奏而

綿綿賦疑欲止而後舉詩似將絕而更連謝靈運歌賦則

以附威儀之濟濟和金石之鏘鏘又豈獨觀其蔓蔓

嫋嫋颯颯央央也哉夫曰清曰高曰安曰緩曰哀曰

浩曰雅曰酣曰勞曰怨此歌名之異稱者要而晨露

卿雲南風淅淅水朱鴈白麟房中樞陽非曲歌之異代

者乎中天鄭衛喜淫故有秦消桑中之曲楚越好勇則

茹古畧集卷之十三

有赴湯蹈火之名情欲所鍾各有其好矣劉塗山咏

于候人有戎謠乎飛燕夏甲嘆于東陽般覽思于西

河音聲推移亦不一槩夫龍以余所聞擊壤餘音謬

入帝堯之聽說世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巴記又每

出朝霞鐘鼓笙竿嘈雜而莫過遺事相嗣咸黑山林谿

谷迭韻而咸宜呂覽高秋明月之時响已轉于九陌雜錄

深宮內苑之地聲且薄于五雲雜記悠揚六引宋纏綿

九秋古樂府雪飛雲起漢枝動葉浮漢上如抗下如隊

倨中矩勾中鈎禮千人唱和上中心嬉熙白大夫相

聚以遊嬉地理行人宛轉以妍詞晉書擊筑何為過沛鄉

而有感高帝倚瑟何似指新豐以如斯漢書跨黃犢為

廬山之遊誠堪圖繪宋前白狼為重譯之舉應否歌

詩東觀余所欲聽者遊于黃澤穆天宴以瑤池上傾白

紆而增嘆樂府採紫芝以療饑漢余未忍聞者鬱尼拘

以西伯樂府陳蔡阨以仲尼悲壯士之不還燕太痛

虞兮之不歸羽夫父山相送荆州子夜別傳古樂府

瓠子之水史酌舒姑之泉紀義憫孤飛之秋鴈雜錄

南山之飯牛三齊鉏商之麟胡為而至春故鄉之駟

茹古畧集卷之十三

了不相謀錢才人記曲之時即七寶聞聲乞願已足

難雍門轉調之日豈三日逆旅爭賂有遺物博顏強謝

鯢投梭得當于長嘯晉書私銜秦相貫瀚自識于吹屨

俗托黃鵠以加憐從教宛頸列女撫高車而若失羞語

畫眉朱買臣噫不得為接輿之狂行同赴海名臣胡不

歸為孟嘗之客念靡無家本宴饗懸弧就一室而稱

快事後魏唱和就檻用千乘以壯生涯管凱今以武禮

挽者之生通典舟中寶寶六帖花上盈盈異顧備員以擁

轍列女從疾俗以稱觥五代教教執笏之舉夢思若

若之榮武王滿座清風試聽李郎絕調國史北林秋

月伊誰謝妓魂驚世說微眺閑情羣實失席而名娼無

色魏文答登壇擦髮喜者氣勇而愁者腸并雜吾憶

渭城之雅曲盧氏梨園之舊人太真已知絲不如竹

竹不如肉孟嘉保無子胥之立吾左右曹娥之寄彼

酸辛書於休哉其繁會也類春禽振響而流變其徵

引也若秋蟬輕吟而曳緒短不可續長不可去謝察

乎靡靡聽乎鼎鬯賦一成而芳氣初振風篁木韻再

成而逸思奔壯正聲寥亮三成而洋溢無間在水徧

茹古畧集卷之十三

水在山徧山天乎有耳雲也無心歌通行又豈獨美

歌之謂乎

舞

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方樂以舞為主魏名

舞為氣之通月非第明德史亦用象功魏名其為體

也以流風迴雪而相應其為勢也似野鶴山雞而對

境躡凌波之緩步曳飛蟬之薄縷低鳳環于綺席聽

鸞歌于促住賦千戈習之春夏羽籥學之秋冬禮迅

如飛燕飄若驚鴻樂手之足之進旅退旅禮值以鸞

翻詩曳茲蘭緒仲賦揚微兮騁角上結風兮激楚上

而不見憲左之與致右三步之與再始禮于以翹袖

茹古畧集卷之十三

于以縈塵曲集可以羽初回可以鸞上楚傳玄趙何

俱臻其妙容滿並佐其歡白居易值香風吹起之時容

冶妖麗拾遺豈紫袍披拂之會舉動嫵盤拾遺肥若祿山

任牽挽而胡旋作態本拙從藩舍更加益而環袖回

看前漢若夫作別李陵終異域以無返漢銜私王智

淹吳會以曷歸後漢公莫之詞鴻門有氣志掌上之狀

飛燕無譏傳成武公而酣飲吳會文館以弄詞沈期詮

衣袖之間劍光如耀志竿頭之上鋒節競揮樂施以

金鈴胡濙踪于蓮辨樂傳來庭草抑按拍于婉姿水

則求諸孫皓之播虐晉世之求寧志有所不

下史恩有所多憑江表一戎大定唐書六合還淳上戟

可拔之席上上萬可振于夫人左商羊有其語柄家

神魚似乎佳珍宣帝有為一座之傾巾憤從解晉書無

為五經之掃頭而安施唐史少府趨承事有糾于關狗

史英雄並起志有動于荒雞傳噫嘻曰蹲蹲曰傲傲

舉職之以旄客夏傳教之有簫師禮若為服朝衣

而走基譙齊書尋山穴而廣禾菑續搜神何不傳形于壤

杵晉書耽癖于柘枝筆談蓋退不失倫進不踰曲流而不

茹古畧集宋之十三主韻樓藏板

滯急而不促絃無絕袖聲必應足香散飛巾光流轉

玉謝靈運所以樂之容舞為則導于情崇于德製其

衣而五方咸備頌其序而八卦不忒英華

茹古畧集第十四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曹景參 大箕父 訂

生辰

揆予初度發吉日兮辰良志定懸弧則夢吞弄璋斯

無論羅刹之像續高僧傳彌勒之身壁合靈運

轉真王何必傳奇于弄刀記而墮井晉書與夫

索香而而取金羊祜才名疑其類商篤行嘉其深

茹古畧集卷之十四

范祖禹 頑石從化淮空桑匪生呂脅帝腋商今紀

異句學策寤左今由名句則夫毓太白記孕長庚

傳本絳霄流繞關令足練縱橫論衡走泗濱之野史游

大澤之陂孔胡然一珠懷寶史五色招旗南劍矢

或置宋木杖與持論衡玉燕之東南飛入天寶靈塲

之朝暮追隨唐摘蓮花之五葉相陰燦老蚌之陸離

草山氣為之半減王承門戶卜其爾振孝子小有戲

子戊子家雖有別于甲辰雞老者無成生憐撫背文

化書適奴命宇庸事擣衣五代徐任事肩輿若前驅以

引事曲頻登馬嶺時巧發以中奇方輿勝覽吾不解者

走天竺市香遶環七匝僊公起居注過虞淵煎浣動別經

年洞冥傳驟而語笑從常齒牙已具異苑非時叱聲震外名

字炳然先賢傳脫自武夷剖鶴雛紫堯尚在詩序傷憐僕

射盤蜿蜒鏘釜從捐九國志向少梁上呼號幾同閩俗

孫公談園要非異人指點那紹崔傳南部新書若乃生而虎乳

棄而馬噓魏野錄什氏之所欲送徐卿二歌勲卿之所不

居世說談紫厨之舊事湘山野錄覓翠微之緇禪新書張仙往

應于玉局蘇洵魔母得了于金錢廣記彼哀悼之有深情

依就半生詎諧別寢幽明乃衣冠之當豪舉旋思焚獨

重講良緣乾僊子庚寅吾已降驛丁卯子同生左似謂

人生之不偶牛奮其角箕張其口何同我生之受憐

椒聊繁衍唐風蠡斯衆感書則宴湯餅而日以三舉

鄭志寧醉羊酒而樽少千傾也哉漢書

壽

首茲五福書歷彼萬年詩如松栢之茂詩似岡陵之

堅閩非閑以養加無怪以妖禮外傳更者叟也三德五

事之疏似為轉誤鄭玄注壽者酬也呼吸吐納之術或

有別傳莊食噎而坐傾常虞斧鑕說苑霜毫而雪刺雅

樂太平開元遺事問絳縣老人年深念泥塗之辱左讀襄

陽耆舊傳頗參月旦之優志試問諸滄海桑田曾經

幾變仇池筆記何喻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說苑常溫氣海

唐卧振高風言語次于鷄窠之翁語食都廢舊唐書

茹古畧集卷之十四

請于灞橋之侶狀骨皆同載傳衣服之猶唐裝有無證

驗竟往事之皆大業是否混濛于伯龍七娶十二子之

餘于役行間高摩肉角史南三洗髓一伐毛之日潛形

太白遠映晬暉東方朔服食之以乳供曾孫有婦普通中事

傳呼之以聲似若子皆翁父留一枕于好事之家相

絕形影南史較遺書于回祿之後剩寶簾櫳隱逸傳乃若

三人雄藩所辟者皆為各達晉書獻俘闕下斯舉也克

樹壯猷傳書以經年刊誤明詩以晚年益工文酒

足生平之志唐陰行獲果報之崇高大事之就訪諮

多勞驛使書賓禮之申悃欵特重御供書吁嗟乎老

驥伏櫪志在千里史燭龍躑躅伏在天東海河清誰

俟左乘燭夜遊李余嘉夫憐老而昧禁自效傳隱年

而馳射以從魏書悲夫先馮唐而下顏駟漢武少伏

生而多太公謝表若其二毛無恙傳三矢莫留本豈

不戒垂左史楚語善麥丘韓詩病瘦死喪憂悲而外開

口而咲者能幾時矣莊艾耆耄耄期頤而後盡道而

養者有如斯不釋名余老矣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

石而趨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韓詩新序余故有願願

若古畧集卷之十四顯樓藏板

選良吏臣得壽焉役無煩苛臣得富焉少敬長長敬

老臣得貴焉說苑婚嫁已畢向子平仕宦無求詩此日可

愛詩千歲何憂上母為神仙所誤韓詩每求貴人之公

杜心長無妨髮短左老成奚病耄耄書余讀史至漢

之四皓錄唐之香山宋文洛杜錄而重有愛于

四百年之甲子八千歲之春秋

富

九五福二曰富洪範其止莫知老子其封曰素史嘗試存

乎戒淫左襄二嚴于懲怙昭元年非故多藏以益驕唐

高貲以自負正胡看垂釵曳履之踪無識艷粧新婦京西

記讀王愷石崇之傳深咲窮儉乞兒蜀詩舟車所通

足跡所履比樓觀于王者蓋畫望如星夜望如月朗

明珠于四垂拾遺則求陶朱公三江五湖之際妙論卓

王孫蕭鼓歌吹之時華陽國志銅山憶萬上寶庫紛披拾遺

田疇望而成癖忠義舸舫屬而與隨唐北邙山園奇

若古畧集卷之十四顯樓藏板

禽怪獸異草奇花移刻晷而未偏西京雜記湖陽遠野高

樓連閣波灌陂注窮奇巧以多貲本經夫然龍以金

鑄南脉以玉儲幽金牛伏沼寶井環廬拾遺表上優

軍奉儀者誰氏唐書代輸下戶青麻者焉居春渚方欲

經災于以廣求其類本傳未浴寄宿旋看積有其餘神

志就見白龍至貴今與敵南助茲朱雀酒胡耶以幾

泉窰變轉旋若關駱駝勝業載流星倒影直衝鸞鳥

分飛泉噫生若可嘗試問白圭取與史富亦有術將

無倚頓蕃滋孔名行豈曰無拘為京口一大蠹晉三

阿堵聊可自負先北庭以長羈唐書錢則是虜馬寶已
為精九國即目從愿以多田垵推相望明皇然知韋
宙以足穀戒否貪行瑣富欲貸以不德說喪有願其
速貧檀逃之而免死楚幅之以利身義二孰為賞善
孰為殃淫義孰為種石不移而自具孰為顏回茲無
靈之輔國而副任新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于春
秋吾竊有意乎其人

茹古畧集卷之十四

須

貧

富則勝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顏延年圭寄記華
戶符甕牖禮棘庭抱四壁而徒立上一絰以皆徵思
緯蕭自昔莊苦益于茲廣論擔不華歆之石魏立不
孫權之錐記斯何物耶盼響之間伺出入而相逐劇
錄其遺類耶千里之會比籍沒以多施天豈十盜相
交至無事而燈燭之舉六抑世卿與賀從不備以宗
器之遺國則夫三日不火莊經時無煙漢甑裏之塵
已積續雪地之履幾穿傳窮猿之所不擇世沙鷗
茹古畧集卷之十四
之所未前鑑故曰郊寒試誦客舍金中之句張文
無言莊鮒相異西江東海之緣莊躡屣何為猶訝馮
驩之有劍史皂囊自在斯愧遙集之無錢晉豈功曹
織業之時可終羈賤決若朝廷下問之及嚙恥窮年
唐太而不見成阜遠至別都養時牽漢聲若出以金
石莊願聊給以粥饘莊碧紗有謝于僧舍王白石莫
逢于舜禪寧噫嘻里號鳴珂勝業嘿有所生劉談姓
通諸葛題識宛然無疑天貸一布而償千金逝從易
水典召左右而營什一咲發鬼魍南德是陳平多結

駟之跡漢書識絕太尉誰党錮之悲續漢書逐貧作賦揚雄

送窮有詞韓文誇盧載以爲誅芝田任啓期以解頤列

傷哉貧也檀弓出蒙誚于臧獲入見謫于子息應璩答董廷連

書且以喪氣且以避席芝田則以求伯子于今昔乎

窟室徘徊聊同鑿垤相間露落抑下風來坐帳無鶴

支牀有龜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離披落格

之藤爛漫無叢之菊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爲野人

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茹古畧集卷之十四
人韻樓藏

冠

始嘉元首史用本大經唐新吾求天之吉而卜日家擇

人之賢而筮寶上先盟洗以俱設上各階次以相循

上其爲踰志之加曰皮曰爵家禮其爲成德之祀爾弟

爾兄祝文十五而行于以行裸享而節金石襄九十尚

未將無念往事而悲所親南史裂苞楯以壯軍容事教

楚漢輿服雜事御章臺而陳俎豆寵絕君臣東觀漢記以庇爾

躬何必窮谷之追而瀛海之迹南史各司其物嘗試覆

露之自及而善險之從新晉斯所以貫韜髮什而象

茹古畧集卷之十四
九韻樓藏

頤胡也哉輿服志

婚姻

以余讀梅實之詠詩桃天之章上取喻魚水子載歌

鳳凰新玉台其為六禮之備禮兩姓之歡上于以鳳占

叶吉左龜筮從長上自昔禮事于箕箒子顧切于蘋

繫左以覓快婿明以擇淑媛紀識者曰芝草無根

非楊雄之出于孔氏弟書培塿莫植寧守義之始

以亂倫說世旅次宋城遇奇月下之老傳夢期春仲

語傳水上之人晉試求藍田之種玉神搜彩幃之牽絕

振郭元比之龍形似楚國先呼以鶴逾奇傳余不欲

茹古集八卷之十四十一蘭樓藏板

論華陽契合之事雲堂藍橋唱和之詩奇傳亦無論願

事聚以雜寶林村中戲以絡絲郭璞則擇婦者乎據

東床而噉胡餅饒有其致綴帛幡而乘竹馬莫擬

其倫後漢但以睹其姿容範寧久賤吳志為不知已詬

厲平豈長貧傳則澤婦者乎比仕宦之金吾得俱有

當武光問巫覡之敝族矜幸明徵黃大業之在草廬才

堪相配明高風之偕縞素志有共成休世昏者曰劉

范曰朱陳白鹿卒偏裨王不妨達識幼學丁師事

洪逾以諧親少之無嫌育尹氏有愛各駒傳晚之

慕名者竟以錢入晉本疑是者故以鏡虎約之情

有啣于名將武傳已絕于東都家訓強之外禍之懼有

日吳夫勢誠之至多虞典貧無妨于徒壁本富自可

以乘軒傳似性較好李末隙與反王膠弦兮斷續博

驚影兮寒暄本一夜西窓竟作詩媒之托漁隱早催

粧伴會成仙子之思儲樂廣水清衛玠玉潤洵為雙

美本崔李名門鄭盧舊族曾幾相援國史余咲東家

女之詞分左右皆祖俗並疑息夫人之事經三年不

言左揚鞭躍馬之丰姿母容再誤詩話拾翠飲娥之

茹古集八卷之十四十一蘭樓藏板

佳話聊可思存清話余又有說焉寒脩為理紅紫

可親御滿君不見濟渡之舟子掌判之伊人禮望在

山東袁宗落譜兮有禁唐道無夷虜仇讐今相

狗司馬溫勅斷家事高恣意名山向子為毛仲未得

之客史有汾陽與頤之班史斯人道之始者焉

制舉

慨自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焉崔實始

大業盛子貞觀補史則進士也歟哉其位極人臣非是

者毋相推重補國史縱年登五十得之者猶命俊英策

漢先行誼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尚詞賦既不同

此甲乙之典崔登疏有上書而得官如何逢堯員半千

之類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有出于辟舉

如韓愈之出于張建封董晉有出于延譽如吳武陵

之薦杜牧又寧盡此科目之名項安世擬策聖主臨軒九

章補史卷之十四

天傳金殿之響蔡持正崇正殿放榜春風得意一日看長安之

花孟東野語暗指朱衣從在旁而點額侯驚看玉笋盡一

時以搜芽附話奪錦有會唐什褐有加上母上啓陳詩

而希唾咳之澤唐舊寧投磚擲甃而詔呵擁之譁名臣

吾見鸞鳳舉集楊嗣後權公集序輶輪問奇苑談驟變險怪之

習歐陽時動風雅之思王師奮筆而擬司馬上林之

賦北史把手而頌鳴蟬野岸之詩雅言述懷疑事以母使

清波補史薄小蠻以陳詞通其筆胡濶清話于空何司環

認錯顏標鄭舊是劉幾志蓋至是父之有是子南門

下之有門生補史屬沆瀣之一氣南快毛羽之已成錄

金魚拜命補史霓羽載宸上又豈庄田荒之陸氏獨異

而燈燭忘于三更劉虛白夫由此出爲文人故爭名常

切舊自是薦登顯列故制置尤先補國史久在名場五

老之寵綏既異補史誤因文軸從事之排斥多偏玉泉

休沐于政府之居每從容以終日石林謔浪于妓流

之輩由臭味以沓還江南遇則衣鉢相傳不以甲乙

爲序石林不幸則文星值暗將無功令慳緣南五色終

迷卽早發楊雄劉向之緘徒增悵惋玉神人與助忽

章補史卷之十四

假寐于祥風氛霧之句頃爾高騫名士飲墨奪席之

罰乘輿重其監試通典澤枯及朽之役蕭寺妙有微權

露王於休哉縣次續食武帝郡守勸駕漢高歌鹿鳴而

借計吏通典逐馬蹄而忙槐花中書之者種筆淡墨言

張之者南院東墻補國史所欲變者學究叢不必條者

科場遺茹古氏曰何自知邀衡文之清眼詩斯爲

長策賺英雄之白頭補國史寸有所長不負平生之胸

畧戰當孰勝時提大敵之戈登啓乃如翻名以定武

刻燭以前唐相識于題解隨筆詳覈于榜天唐置家錄

而牒請南判雜文而恨幸風俗所趨求知己之行
藏溫券曾無愧色江陵項氏浮薄忒甚無名子之誚孽打
耗曷有窮年補國史舒云輿有云羅棘遮截疑其奸非
所以求忠直也吾于今日亦云

嘉九集卷之十四

韻樓藏

登第

蛟龍得雨杜鵬鶚在秋上帖新泥金天寶遺事宴喜登秘

東坡擬之者曰扶搖而上九萬莊詩註縱橫而出三千啓

又日期中于百步驚鳴于三年賦闇中摸索世說天上

吹噓詩經品題而作佳士世說擬汗血而賦名駒雜記巨

鰲不靈因頑石之在上撫言又鄭毅夫謝主司啓甲鰲有幾匪沉

江之所同言撫于是揚君賜而替花非言華靡晉溫公傳

謂開新第而置宴具美顯崇魏朝徵其夢橫木以踐其

上撫言仰梯以陟其巔容齋隨筆髡無依舊皇明類苑菜每長延

嘉九集卷之十四

東齋取其兆逆旅之村儒已至澠水燕談市頭之擔子從

前倦游題縑山之夜月因話曙泰嶺以經天玉堂閑話豈曰天

荒始破言撫將無日色長憐玉露若子貴矣謝從階次楊中

立父任矣再耀門庭李宗諤三頭並美南兼勅爲榮上

更有梁張之是父是子合璧宋孫之難弟難兄合璧兩度

月宮嫦娥憶其舊識紀異錄真趨天府中涓勞以敦程

洛中虎耶魚耶燒尾而語幾易西齋話記龍耶虎耶得雋

而色有聲科舉記各母角勝諫水守第不欺非溫飽

有在東軒記無忠孝少虧歷史斯有愛于不越次國不郊

迎吳魯漫錄尤有紀于僻以稀姓部娶不貴卿談筆日華天

鑒之篇幾看孰愈場一唱五拜之典致美芳馨談燕湯

睡漢從何解醒歸田鬱輪袍奚自回旋廣雲以五見傳家

綾以紅咽洛中記異青錢今萬選驚牡丹今多緣詩誦先

生進學之規願為籍韓聽一飭得人之語愧在盧

前世說且舞且歌頂千佛而誦名字唐書年來年去為他

人以作嫁衣詩話莫謂孤進還丹老而彌健金華曾是

數奇淹蹇稗以驕譏部若乃作賦錦標事慙策蹇宜

信授餐後閑失恨墜上綠衣紅裙具憶以往事直

茹古畧集人卷之十四

詩圖名遣嫁相較以不如羅隱得賦千似銀似錦李源

相啣于西抹東塗言洗言以看馬頭之人上束翅以

成錫子之呼盧氏雜說道江神之世情風光有意唐詩紀事看

東都之花樣文彩久疎新刀劍深愁一日走長安之

馬是為何事唐遺事慈恩偶及相率指比丘之鴈信矣

傳虛新書又雜說以人主酷愛此科名每煩清問盧氏倘

驛使傳呼于金榜有謝芳聲事惟勿深劉黃之恨傳

尤母綴孫山之名本鈿車珠鞅勿比櫛而期東床之

選唐故青雲紫陌勿後時而失同榜之情范至能姑蘇同

詩曰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時文反覆

家書雖休官而自可張天錫喜博觀子姓將中雋以

多嬉隱西都得相也無似置之丙第聞見一第涵子

耳多且賴之有司元結余讀寒儒景運之句黃父再誦

青樓薄倖之詩杜牧所云不愧科名者余得而言之

乎

茹古畧集人卷之十四

韻樓藏板

薦舉

史言引重史易紀拔茹泰雅懸進賢之賞漢武應感

知已之嗟越石不忍奇寶之棄韓愈有先藥籠之儲伏

則夫鄭莊可師隆推轂之盛事書山公有在登啓

事之佳譽山夾袋之中有以先其姓字唐羅網之設

何弗抽其琬璵虞允千石家起田八百吏除崔祐

臺官其何愧錄能吏以焉居上若乃重纓玉陛陸雲

珥筆丹墀杜預舉賢良方正表陳蕃薦王蜺虹之

光垂孔融薦特勅康伯吳隱幾失然明左二龍共御

步古集卷八卷之十四大韻樓藏

陶丘洪一鶚獨英東吾知其爲自伐東漢不私門匡

傳衡莫識以面韓非市以恩王沂稱長可以稱短王且

貢名非以貢身舊而不有先之適以興議黃與之

遂以亂真程正叔告韓不得則嚴谷之一叟蕭葛恐

謫則今世之高名杜牧之善有所可舉右上黨以柳

將水相穆與并期時名年輩之允望韓愈驚秋

光山色之佳珍張詠不無處囊之客毛非少禁宮之人

郭率具美聳猶記攀靈之往事今孤自矜顏色從看

飛度之佳名王荆母悞恨于宰臣生憐裴度唐母縱

議于僚府致格玄齡唐茹古氏曰自昔先茅再命左

瓜衍崇墉上其或貽譏銅臭漢胎亂斜封唐遭遇雖

隆思脫腕把椎之俗劉子等夷可越高鳴玉曳履之

踪馬周于以挽雅道之陵遲不妨溢美蜀靡于以慰

烈士之仰望求盡苦衷漢楊典則人有懷璧而空歸

者忠穆慎我有焚香而再拜者東軒夫亦慎其所從也

哉

茹古集卷八卷之十四大韻樓藏

仕進

以余觀于仕進也者時曰強仕古以爲人需筮之而

得聞李占之以比屯左懸牒宮門應以紀其名字謝

彈冠知已似有篤于恭寅漢余有取于代顯忠

孝漢世篤忠貞周一門之多華轍崔五業之掌鈞衡

謝宗與國運而較盛唐八守家風而不傾東漢則夫

法明點陟晉考第上中史盧故列嗣其聲望列名士

歸其下風唐信見之泣言所以傳恨之時有不同司

相柱笏而看爽氣王微設榻以禮英賢陳其以依英

茹古舉集人卷之十

蓉而泛綠水王奚必選歌妓而飾厨傳聞見縱猶介

寡合唐太無願望多譏劉文董有耻于仙客張九傳

靡同于韓非王如以論其遷特加金紫李忽除銀青

必李未終歲而歷轉主父可一言而遽升車千勿權勢

之見忤傳寧門祚之非稱陳欽則豈不鳥集而瑞柳

鼠噉而靈張如以紀其謫生度鬼門李德長流夜郎

白咄咄而書怪字殷寂寂而錄古方芝田錄無衰朽

殘年之惜韓聊昏憤老農之忙黃廷豈不猿穴爲伍

柳宗而大吠相將東噫嘻君恩原爲至厚實名器不

可假人左統務從事唐襁褓相狗呂秦爛羊頭其與

語漢續狗尾今多違晉但集翠而終戲集偶然燭以

留輝翰林干焉高其晚節孫游但欲遂其初衣孫則

夫堂開綠野裴度里會白沙龐二孔司空今休去句

牛李車本史今漫遮句鄉里小兒作淵明之敦促晉

香山九老成居易之浮誇集第有知章何似鑑湖之

乞漢况多踈廣幾就東都之華傳誰爲鱸膾莼羹庶

幾不朽歐陽誰爲鐘鳴漏盡夜行不休田誰爲廷尉

之門雀亦見侮傳誰爲玉章之聖龍已無求考余讀

茹古舉集人卷之十

林下休官之句雲溪得閑未老之詎遜齊此可語于

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不

隱逸

余讀招隱之詩文而有處士之名何哉韓處士艸艸

繞南浦蒨荔滿西林鷗泛空而點雪月零渡而蕩金

可以擊壤何病捉襟蓬門露曉野岸波登華英于是

歷追往昔慨然慕想其行江湖自放唐書烟波取憐上

就清泉而酣飲續世說聽松風而晝眠張令鶴之所以

為整五代史賜之所以為冠真隱樹構堂蕭然有致金陵

志尋山採藥淡然已安齊南擬之潛遊巢棲飛沉所至

何問其主宋書高僧傳求之盆魚籠鳥網羅不及莫改其

茹古學集卷之十四

觀南康志三徑頻開從過以裴仲羊仲之筆三輔一廬

自足謙聚以管絃道韻之歡襄陽屠沽不事陸龜浣

濯偕盟李德嘉傳自為東臯一叟南史何假南面百城魏書屠

肆今卑處漢選市卒今隱淪郭璞却公曹之重席雜事

辱都尉之掃門謝承右軍之造訪而避愈急永嘉志蘇

門之邂逅而歌乃頻李叔真不妨王事執掌之時尋

山水以自娛北齊書謂四海昇平之會育樊籠以喪身

故實若乃思肥遁而乏人充之著作晉書異仕進而求

友假自蘇威唐書銜貞白于少室之間未幾趨超于貴

倖錄歷寅清以補衮之職奈何受賺于山魏鼓吹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偕四海同羣之侶唐書列壑爭

議攢峯聳請從北山通客之行孔德璋謝朓閑抱病

之故南史通江湖魏闕之情廬山盟誓可幾赴之者皆

為道味玉堂意氣彌遠望之者若謂神人南史試讀彥伯

之唱和海錄李淑之錄真南史斷家事以草勅高士詣長

者以脩詞真僧傳就山為封侯之成事緱山徵行為沒

謚之永宜高士傳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非

志驕富貴南史但目覽盛衰廬山無勞河東貫酒周何

茹古學集卷之十四

貴玄德刊碑高士傳則所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如

斯噫橡飯簞羹羹咲謀生之大簡龜床鹿憤訝招隱兮

何遲暗坐飄紅盡是松脂桂蠹頽垣抱碧無非海髮

山衣誓洗耳穢那挑指文惡心長而髮短驗齒亡而

舌存損又損以立操材不材而用神歌曰重巖邈兮

脩已遠洄渾渺兮深復淺羽余觴兮空余壘玉顏隨

今山已頽世兮如我何哉

死喪

夢入泉局魏文帝與屬續表今懸水周

損館蘇秦今就木李崗相傳以舍記誠委以形列贊

之藏山于澤藏舟于壑上較之太山匪重鴻毛匪輕

司馬為主簿耶冥幽為侍中耶陶隱從官家之爵號靈

芝宮耶錄芙蓉城耶詩話聽長樂之使令宣父科斗

之文麗眉古眼者誰氏神仙感丁公車騎之狀艷粧

麗飾者何名括異胡然而溪流泛漲朱而城堞烟生

太平而霍雀自空而下節而甲馬凭地有聲富韓

風吹竈火李南雷動釜鳴古今傳嫁米之諺雜定

破瓜之詩范日有斜于庚子賈歲忽紀于龍蛇鄭玄所

以分香散履曹欵具開筵廣數卷圖書經紀于家釀

六列株桑里粗足于薄田諸葛如興師高麗房玄後

事封禪司馬子囊之城郢左史魚之薦賢史而寧謂

遺書者語私事以相牽也王友如用資人鑑魏籍賴

長城趙道垂涕于司夜岑文馳想于太平楊而寧謂

殊禮者不痛悼以深情也褚無夫奉祀之在桐鄉相

供香火朱幻化之長百歲聊足醉王吳文募孔融懸

金帛以上賞本像圖司馬多畫繪以輪誠公憶稽阮

竹林之遊江河邈矣晉讀向秀舊思之賦日月幾時

選虎賁之類中郎歎然假坐後本衣服之猶平昔倘

或有知史有曰但少一死宗亦曰寧就求生李勣有曰

疾病連年人相傳為已死開見亦曰帝城幸入竊不

恨其無生陳舍與含笑有日漢桓不朽而瞑左秉筆

者爭為之誄傳刻石者自以書銘璧合玉樓之召以及

李長少微之犯莫膺帖其何如塵尾之持換世說王

馬革之馮陵傳吁嗟兮孫揆裂體于劍鋸唐果卿斷

舌于刀鋒死也何諱如李陵屈節于匈奴承業偷生

于逆賊生也何為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則將腐

白骨于土壤乎抑亦炳丹心于汗青乎

歸藏

華表之上傳神 窅窅之鄉左 取諸大過易 飾彼惟荒

表大牛眠卜吉佩陶 馬迹呈祥物博 勿為玉魚之奪西京雜記

金梳之將光 試看羽葆之寵房玄 儀仗之光元王承 晚

送車輛孔光 鏤飾黃腸梁 經三年始就檀 歷五侯並

看樓 極之以重樓複閣漢原 美之以龜麟鳳鸞西

記因 未見州閣之穩帖齊 陽翟之封完也錄見 柳車

頻載唐書 黃壤聊加趙 遽然請隨國語 聊足聚沙趙 固未

見麻 葬之書為謬楊王 篤終之論有差也皇市 若夫

茹古 集不 卷之十四

餘風可挹魏大 風德彌張唐太宗 省素書而悽愴後

范巨 檢昏牘而徬徨晉王 停侯不妨于千里本 好會

有嘉于四方璧合 雙鶴之作吊客世說 孤鷺之成悼亡姚

京白 兔兮至止帖 羣鹿兮徜徉褚元 那為掛劍于樹

左立 碑于旁章 玉樹與惜邵康 紫茵乃盟楊 松栢為

之色慘王 道路為之淚傾崔 寧不禁嚴隴步策 名

誤壤 陵西京 余故有說焉桑田驟變郭 竹幹叢生廣

水有曲害後山 雀不和鳴余 青山今覽勝李 壺酒今

放情世 五患不得不謹程正 叔四德不得不成盧

公惟仁與達晉 還骨歸精後漢 豈必考以歲月日時之

數相以山川岡隴之形司馬 又豈高談以天地日

月漫侈以萬物列星莊 寂居絲署新唐 客店伊誰詩

設可以榻李 賦可以詩唐 第為姓名之刻傳 無

用官爵之私盧 即令求必韓記韓愈 作張購 必

柳書唐 愧色無有世 遺恨或餘韓 其何如醉吟之搨

管白 雪山之留譽傳 吁嗟羨門記 長夜選 潛

閑曹 佳城文 宿草多念曲 拱木傷情公 迫至縱橫

之以荆棘孔 躑躅之以樵兒桓 其亦馬鬣封之

茹古 集不 卷之十四

從俗檀 狐首丘之長思

歌挽

知生者吊知死者傷曲禮義高匍匐邱谷戒謹封疆弓

試歌薤露之詠紀事物原蒿里之章神搜二解足述李八美

孔彰北史則是蘋蘩蕙藻左桂酒淑漿九歌其僅虛位以

設李而愧無德以將乎徐悲哉雅念奉公幾先命駕

情深舊故多否愴顏繼讀居易之醉吟塚前泥滑

賈錄成橋玄之知已眼下淚潛曹秦川之所眺望明

靈座之所悲酸杜如于以口占而成情致宣帝易

鬚凍而忘迺寒羊祐二客冲天仰視陶家之鶴晉書孤

嘉古畧集卷之十即

臣永沒頻看虞氏之蠅吳志觸境遇哀懲彼綺紈之

侈唐撫心感動重此棟梁之崩衛赴錄萬里後聚無

雜賓姑且就舍范水會有叩輪唐忠節曾未有

間秦叔文範已實其人陳吾未見放可箕踞阮步縱

可嗚無淚而從案驗慕容長悲而自拜興劉德

裸桓之為誕節王匍匐之為恠行石林蓋天喪予噫

論人悲俱亡世傾如河海之淚上痛切山木之章引

脫之以驂上解之以牛寶具折束帛記已付麥舟

夜齊有堪敷辨之令何無少辭萬之倫管寧第先

布衣之好陸請班兄弟之貧陸若悲歌者辭不欲就

韓文董哀挽者悲不忍聽代宗又何行以哀終之殯

公行狀裴而搖以武陵之鈴清余因是有慨焉官至卿

相必有一篇醜文字送歸林下惡至構机必有一篇

好文字送歸泉下句余攷其本始顏延之所以作古

合詳其體裁韓退之所以讀詩文虛談仁義禮智

妄言肅惠忠和但自出門生故吏之手李期百官稱

其文簡而有法稱其學讓通今古猶未快後生小子

之脾聞見金以高其諛墓韓金擇事有利于什緇山

嘉古畧集卷之十即

寺強項則甘獲罪却放言致美好辭聞借題者

發所欲發朱語作賦者同所欲同范景仁父子之性

云何不及遺友朋之筆幾幸多逢中與傳曰為人子

而以非所得加之父是為不孝胡又曰祖父有德而

子孫不能表揚是為不仁禮三復斯語此余為知我

罪我之人者也

夫國之大事在祀也乎其爲報功脩先之典

詩
蠟吉詩
之虔禮莫急于人道
統祭
序有重于承天
禮
舍

文是禴是禡既伯既儔試次第其差等爾雅踈趾腓肥

薌其量幣且脩事于後先禮曲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曲

非是而加曷有當焉國語則夫支子之所不事曲禮祝史

伯有之作厲左若敖之餒而左母瀆之

而跛倚而逮闇禮母淫之而望渤而按芝漢書或以咸

秩于新邑書那弗見受于西隣易非于典而屬之宗頌

香集卷之十四

老率語明信而吐之鬼神之黃石可寶苞茅是徵

辨六變以待禘禘加四豆以成登登脩有助助于鼎

住 勒詩 日有取于辛丁 近義 所不解漢注無文帝

王肇迹之樂莫助麋豸書事宜未介功臣酌食之少

方藩可靈化之賢胤曾幾爭榮東走有竝于薨安吳

代有奉子言凌漢殊不逮于朱邑郊祀多缺絕于

東陽鎮西之遺命靡更齊

豈不祥而此以富豈多餘而亡以咎若乃石室

稱公作吉凶之布神搜六丁受戒斯長主之可成方成

圖
館礪氏之長陵後先宛若漢武工楚靈之羽綬信宿

吳兵桓子新論嗟乎埋可敝器禮售勿處貧禮毋誣詞而

矯舉左其用純禮而以騁毛生世不諧既有疑于周

澤維惟道虛寂且相異于顏回其其何犧雞之見憚

而鼯鼠之多非也哉

100

[illegible]

100

冬集入卷之十四
三
韻抄藏板

—

楚人 程良孺 樺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門人 劉之瑞 瑞之父 訂

經傳

夫經其羣言之祖乎義既極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

可謂泰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文心別分涇渭楊泉物

從教庖厨高彪集學官之所首列唐臆說之所掃除孔

與諸牌書篋叟醬翁金成都之高隱程順柔勝剛克拔溫水

卷之十五

之宗儒常詔幸丁鴻無妨定其同異東漢學知子靜故

已謝其皮膚陸孔洞于以敗平一之績東漢解雅圭之願

傳發墨守而起廢疾玄卜將相而壯儀威東漢事何踵

于巫蠱武耻有切于胥靡中恨相見之已晚父快指

南之無迷蓋火于秦口授于漢易古字以時畫裂舊

簡而編章今且非漢能必漢之即古乎心所非是安

知心異聖賢乎抑陋儒傳解之悞異聖賢以致吾心

之異乎故曰經傳可信也執漢唐之脫悞為經傳不

可也月宋註以解經傳可見強經傳而附宋註不

可也五代各家豈盡

不足取而專用外蔡邕胡耶七百餘字之異即中古

較三家而已然而謂經數切無悞得耶甚矣經之為

註脚也尤甚矣註之為枘鑿也安得信心者與論經

乎

卷之十五

韻樓藏板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故史佚居三分

之次博聞強記備天子之遺忘者也隋經籍志後之述史

者其體有三曰編年曰紀傳曰實錄晁氏記事者其

用有四曰時政曰起居曰曆曰事狀王氏以余觀

馬遷之史記史班固之漢書前漢書少孫裴氏之補解

論晁氏左傳咸英之比譽班彪之續入其奧闢大家之

補叙其本初並通志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

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

本卷之十一

三 顧棟

賤班固斯史記之失遷何據而寓之于書晁氏論國

體則飾主缺而斥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正直

述時務則詳詞章而畧情實范曄斯漢書之失固其

受而鬻之之餘劉知幾簡而且明疎而不漏良吏無愧

矣史何計及于羊鳴鳧履晁氏多缺于貨殖藝文上

勁而有體文仲文而過質風化有補矣范曄何啻孔

明之貌而致貶求丁氏之米而濫開周平蓋鑿齒

應嚴蜀山之統序蕭蒙應指帝魏之非許詔房喬以

盡善許取沈約以遺議許家魏世惡兮互詆備天文

戶口今未精見夫在為史者至第私以揚名史或

受金而附勢本或諱祖而私宗晁氏非其實錄者何

所取以折衷上本末兼明信魏徵之無遺恨通志煩

闕各當信延壽之與有成晁氏隨篇增輯者韋述之

撰崇文技多闕漏者劉昫之增晁氏雜授其記志列傳

高氏分成其間官五行晁氏夫如是核以舊唐之失取

大節而棄小目先君子而後小人晁氏掩缺失於人主

明節義于人臣上著以新唐之失粉黛飭壯士笙匏

佐鼓聲宋氏文則于舊有損事則于前有增劉元迫

本卷之十一

甲 顧棟

五代而兼脩重居正之輩晁氏刪定善歐陽之名上

著長篇于李燾備作本紀于仲微上嘉陳經之能知

正潤上怪侯斯之多紊華夷上惟是賢繇御製史美

自胡公史進曹魏而抑昭烈帝朱梁而寇河東年記

武后號誦中宗遺佳辭于騷語書入寇以卧龍許則

得不救失藉之文定許補缺仰之劉公並噫五

難猶舊三長何居春秋而後吾有取于綱目一書既

不可悉指為門人之作亦不可遽指為未脫稿之書

訂證是矣脩補何如以宋史較唐則幾信以唐較漢

則加煩謂非史事之日下而按刪之可觀其矣秉筆
者之難也講聞有限則弗徧意見先入則多徧野史
雜記多恩怨好惡之口濫述諛碑多故吏門生之言
况好惡有關於時諱否臧或碍於世家知幾憤于十
年九牧退之卒于竄定有差君子曰蓬山道上地至
清也丹府芸香職至華也披閱金匱石室之珍儲討
論鸞臺鳳閣之故實儒生之至榮遇也苟一私纏縛
百事顧畏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有期汗青無日
居是職者亦有視面目矣

如
卷之十五

車
韻樓藏板

文章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盡榮樂止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典是以歷代
變遷事與時高下柳文有治世亂世衰世之殊錄有
應世名世傳世之藉程建安才子始定伯于曹劉文
典永明辭宗先讓功于沈謝南齊徐庾為宗北富
吳一變舊唐大放濫體而爭趨載密真訣而自見孫
與王雅有王楊之儔唐序剩有燕許之輩上元白為
之主盟舊元白楊孟為之金隊贊然則得之于敏倚
馬而作說刻燭而吟據河傾不竭唐泉湧莫禁蘇
頌如構之以宿史似成之以心野臨事而筆可執
南分寫而口已任唐豈錦繡之堆無當而本上水
之船或侵本得之於運戶外之人多怒衛制詔之
官欲辭李建氣已竭于沉慮朴名且知于苦思唐一
紀猶待左十年屢更張元無妨濡筆而毫腐相故可
堪輟翰而夢驚雄文貴乎粹詩當學杜文當祖遷唐
開筆今欲措魏焚視今已然陸擬積玉于玄圃晉此
審緒于雲邊史同輩淪湮稱雲心之獨絕南六宮鳴

咽識露布之孤研史國擊筆竟誰增損典好事每遂流
傳南扛可以鼎錄選則是錢張文間有疵點鬼可
議倉算士錄名上張融之構白出素齊少逸之天朗
氣清遜齋間糞或着于佛氏陳石僅語于韓陵載又
何王陽之沒恥唐而曹陸之並乘傳其文之蹈則
共人生活史北寄人下籬與向沈集而作賊典三國竊
向注而得師文郭文之假則邢邵每陋後紫微多忙山
錄野誤葛龔以並寫語林客馬周以推長盤又有負一
字三縑之賞皇前傳作心衣筆食之觀翰命駭為奴僕
杜牧李賀詩序杜宋作衙官言傳仕宦之才名頓減齊老
來之吟咏非歡李余以求之洛陽之肆左思戎索之
蠻語夢未先于江淹傳神若逸于李翰唐即二恨之
相成長緘一篋部南豈故物之可冒祗誣不刊唐拙矣
魏公問江流之泛泛佳話宗如孝綽多河朔之漫漫
南則夫如開鵬野雀歸去如繡虎伏鸞玉箱如素練
輕縑濟時用而乏遑幅計張如燕歌趙舞靚佳麗而
罪孽壇隱閣蓋鮮無瑕病龍但真譏彈容齋怪怪奇
奇入匡廬而高物色方燈孫序酒酒汨汨直山石而縱紆

盤史坡虛濫者猶有當于節儉之旨相如淺易者何
必文以艱深之詞歐公論趙普語助而助將甚事山
錄野子雲好奇而卒不能奇詩后山吾以為靠實未也事文
減換如斯錄雖顛狂必醒獨任頭風可治與養根
俟實韓退如古函今皇甫勿疊床以架屋世斯點鍊
以成金洪駒父有軍旅廊廟之各當記雜有羈旅草野
之咸宜詩集序誰為黃絹幼婦後誰是孫帳下兒璧
非繩樞草舍之子詳非縷冰畫脂之群竟蓋無分娉
笑怒罵東坡曾何垂月露風雲史北大抵文章之體可師
李賀集序李賀集序李賀集序李賀集序李賀集序李
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
其體張融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
出于眾出於眾則奇矣皇甫意翻空而易奇文徵
實而難工黃魯直等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于雷風
奈之穀梁以勵其氣奈之孟荀以暢其文奈之莊老
以肆其端奈之國語以博其趣奈之騷離以致其幽
奈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是將人文之以化又何患乎
美言之不文

諸子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六國以前故能越世高詭自
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于坦途而類多依
採此遠近之漸變也離然自太史公為六家指要之
說而劉歆則有七畧孟堅作藝文志十家之名始布
方策而後世分四部之書皆列于子則效孟堅之體
也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儒道法家各墨繼
橫之類太抵言班固而陰陽之家不列于國茹古氏
曰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瀟而泉出論既畢鉛摘已就
諸古畧集八卷之十五 九 韻樓藏板
殺青劉遠之其虎之一毛金其鳳之一經雜藏之名
山非蛭蛭之謀而周周之計燕傳之後世將風追絕
景而霄朗兼城抱誰定吾文作野城之知已曹子願
與子序杏終南之主盟集本多以爭奇政欲沓搜散錄
叔倫 窮而益好無妨抱病多愁盧氏苑有廣于玄洲
因邀御覽三國遇有期于轅軻雅重時流梁則未咬
龍以夢雜風霜與遊上不見異人搜以帳中之秘陳
書猶之奴子愧以六籍之謀賈氏無為古今以差殺
起無隨偽俗以雜謬論尺璧寸陰有深志士之大痛

筌筌鐘蠡海府事賓客之仇讐金百金莫償蘇一見
數奇史分知四庫貞恨不同時論傳矣無重醬瓶之
誦楊子行耶莫易駟馬之貲北戶牖今各置抱涇渭
今奚為書廣招文學之朝疏十餘事而何必相高徧
客梁運應天寶之役依一二字而乃致相詰與嗣黃
錄書誠快耶昌言新論之所遭無須終恨抱疑可存
耶新語寓言之所及應否相知新論素王之業素相
之事意指從尋其會起富故利有其金貴故得懸于
市畏忌那重于時呂夫然懼楚而趨僅副千金之劍
諸古畧集八卷之十五 十 韻樓藏板
符如何劫運相值長憐一角之犀抱夫文多勝寡財
富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身
與草木俱朽名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
雄為雙荀末 世俗聞則貴而見則黷古則高而今則
下如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
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哀哉金樓子曰
子嘗切齒淮南不韋之書謂為賓客所製每至著述
之間不令賓客窺之也是亦余之私也

書籍

蘇子瞻云象犀珠玉珍恠之物有悅于人之耳目而
不適于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有適于用而用之則
敝取之則竭悅于人之耳目用之不敝取之不竭賢
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噫知言哉處則充棟出
則汗牛表牙籤錦軸之美雜記金匱石室之休藏書正則
掌目蘭臺其任乃重百官表付之梓氏其用乃盈見
通知庫監貞觀自署街名肆考藏以二酉荆門取何六丁異人
則夫相延廣舍宋曹誠並揭油黃張伯玉六經記或積聚于累
世梁或招求于四方鑑褰袂從看寧計斗斛偶縮魏志
手口不輟曾否寢食俱忘幸麟士有充十篋齊書惠施
無少五車本笈以負之郗原本篋每溢之張華晉書天
授異才誰爲中郎之與王風流罪過繇來子義之嗟
即其至若投贊有日唐餘錄課紙多忙後似甘乞行却
勿靳囊裳孝儲則假之大姓雜記表則啓之君王南
補缺于名山本不必權勢與仰蔡何事實從同剛五

夫較如掃葉中誤若渡河明朋字未正錄皇太
乙下過拾遺余憐取定以沈約和資藉以洛陽允王允
與脩贊者見後錄貧交者相戕梁蓋借亦蹈二瓶之
誚姚况售以重不孝之傷杜授秩者不可復見後
興後者殊足高張丁余歷指違代痛恨秦火之烈史
悔遲漢律之除繼快建藏求遺之舉武嘉選集募獻
之餘後校之白虎明緘之秘書文朱紫有別志甲
乙無虛李何入郢而江陵之典籍爲燼梁浮舟而東
都之卷帙已魚王至唐而監求天下所藏唐借錄
民問未見玄仇校皆爲名儒集脩且爲官院制
甚則構以千錢之償元使以江淮之徧上至宋幸
有荆南之平保江南之獻上崇文用改文秘閣斯
建上何屢求以熙寧而無奈靖康之變鑑頁輯于南
渡而隨爭帆海之喧高余故有說焉陸賈秦之巨
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于秦時以文學待
詔博士則秦未嘗不用儒生也蕭何入咸陽收秦律
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馬端臨曰秦火焚書
而書存諸儒窮經而書亡余曰吾曹莫恨咸陽烟請

讀焚來以後書噫嘻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唐思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之伊何人哉倏而

語言無味山谷與倏而襟裾非空記豈無三餘可惜

三萬乃甘一事不知陶弘故余欲使來者知昔之君

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不讀為可惜也蘇子

李氏山房記

讀書舉 卷之十五 十三 劉陳藏板

詩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嗟嘆不足故咏歌之詩文斯以

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髓梅聖俞而且隨波逐浪

截斷眾流函蓋乾坤石林攷其八病如蜂腰雀膝李

死究其八對如疊韻雙聲上有葫蘆轆轤進退之格

湘素有拘句折句促句之名詩話甚則平入為偏不

入為正至令蹉對倒用假對順門筆如是形容俱在

童蒙體用並存夜話迦厥所始卿雲之頌南風之吟

楚謠名余曰正則騷夏歌鬱陶乎予心詩河梁五言

之目文事栢臺七言以成詩迨至西漢競爽東京主盟

曹公父子之篤好平原兄弟之齊鳴品不襲建安

之風潘陸齊軌遂革太元之氣顏謝同聲三國擬之

者口如求寶于玉匣郡國如探珠于驪龍唐既似落

花飛草又似迴雪流風白窮其妙月脇可出天心可

穿皇甫摹其景藍田日煖良玉生烟集一其布置也如

官府甲第廳堂房屋之有定詩飲其搜奇也則虫魚

草木風烟鳥獸之所偏歐陽永叔社牧之曰雲烟錦

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盛

益不足為其和也月之明潔不足為其裕也風清陣
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
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怨
恨悲愁也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虛荒誕幻也
有是哉語必驚人杜思必通天李陽水序必擅場于公讌
國史必競寫于民間謝靈運鼓吹來思進通華綺相形詩覽
比芙蓉以初出史南似牡丹以宿醒玉臺清話力得于江山
之助張說傳護持由神物之靈劉禹錫傳別見孝弟之性世說
致規雅正之音虞世南傳其造化作敵李陽水序寧兒女情深
如青界卷之十五主 觀樓藏板
詩欲以全名試看笙歌昇沸唐紀於焉致路跡傳圖繪
宗葵唐書李益句就吳楓故所見之不逮崔信明傳韵成繡虎
乃自怨之有時尚書實然則多虞口臭談直對耳聾
恨長轡之未聘品詩戒小犯之無從沈約野史市賈今若
輩白集頗叫耶欲狂言隱隱有是日仙李白傳曰聖朱語
憑轉黑杜老鬚故垂長慶詩如是日仙李白傳曰聖朱語
曰入室詩品曰升堂詩品母女子之弄粉詩話母矮人之觀
場朱語母亂以屠沽之輩郡閣閒談母雜以文祿之行山谷
說富貴而誕出朱語言酒色而識芒王荆公集韵得

當于競病景宗語吟絕于印黃數則又有三者可
得而言乎不才明主見棄然孟浩多才妻子不容訓家玄
都之稱薄行傳本西臺之發幽夢家語錄庭草無人今生
忌隋唐空梁落燕兮鮮終國朝傳信如是者詩之窮幕府
有會王欽若御屏幾隆楊徽之載讀江西之咏馮允先奪
錦袍之封卓異記將以栢梁上座詩話蘭陵追蹤元稹傳豈
不賞高繖帛唐祠立像銅書如是者詩之通又有朝
官不逮張衡玉局有終蘇軾集翻天日渺東坡過山萬重公冠萊
竟天涯以望斷李觀隨野度以相逢畧典坐是于鳳凰鸞
第古界卷之十五 主 觀樓藏板
鵝王元之有志于鹽虎玉龍韓魏公如是者詩識之同是
詩也戒數病李淑論詩忌三偷上無須怨刺丘山叢談第美溫
柔楊龜山快老嫗以索解墨客揮犀任小胥以雜抄杜老間唐
突于京尹賈島或驚走于山樵周于以鎮浮靡陸象先訂
是非真西有鬼才而言不相列宋景文評無僧字而格已
從卑鄭谷詩窺其意銳而才弱詩品嗟其才秀而人微上
每言輒佳因文字以別其難易韓無字不善率時名
以假其從違南史境與時通行到坐看之聯無妨取入
補國史才跡思發野水孤舟之咏已卜奮飛冠月夜靈

隱之遊評遲老衲宋之庭前解縛之舉浸假房幃

地以輞川人以裴迪酬和其能已已王悔悟而回

逡巡而待交好庸事依依唐王貞曰小杜不愧短李

無嘲李神足任詩史本傳莫負詩豪上饒詩害而稱富史後

廣詩簡以類招林通集註恨詩魔之未去白苦詩債之

難逃齊無已詩豈不燃吟為苦崔浩推敲自勞豈不壓倒

元白本傳噴視劉曹元稹集斗酒作客八仙歌美景逢人詩

誰織秋浦齊無已詩而搜春卉韓退之詩誰揮金玉上而泣鬼

神太白禁省觀花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

之十五

顏樓藏卷

走之口無不適至于繕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持之

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又何怪其識艷不逞非莊人

雅士多為其所破壞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

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也哉杜牧李戡誌

賦

賦者古詩之流也康肇論傳曰登高而賦可以為大夫

迫周道寢壞聘問歌咏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

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悲哉漢書屈原離纓猶存

測隱古詩之意枚乘競起乃多侈麗荒唐之詞漢故

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上又曰合綦

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官一商此賦

之迹也相如云嗟乎倏而溷廁倏而門庭歷十年始得

三都都忽然如睡忽然而興更百日後成雜記非後人世

而莫測變化所至上

大

而來莫測變化所至上斯亦神人與助還願寢夢而

驚閩川名如是有結彩感金之狀史有浮艷漂淫之

形典飄飄然凌雲之氣相如鏗鏗然擲地之聲孫都城

為之紙貴世說長門奉之金籊賦小巫之神氣已盡吳志

俗父之撫掌與并世說而不見文字從分香作淚以成

識因精思太劇夢出臆以相櫻新論較量于無我無卿

之間相雄江左宋書求易于卿遲我速之際狂掩聖明

漢武故事若乃托名姓以相傳貴者以耳雜記為親知而長

價定有其衡世說恨不同時非媒狗監之合漢書因之自

况多誇豪士之聲陸士則夫某也賦席某也賦督士文
傳某也大言某也小言選諸子趨登其誰援筆而就
魏佳賓朋集會看授簡以前文士鐵硯欲穿志有寫
志五代石賜不改興有發于梅顛宋廣吾不知
于桑扶史漂瀆貴幸之儔類倡優而自悔漢即劇秦美新之作
愧壯夫以無顏顏氏於以染翰則潘岳悲秋之會與
賦因思大道則桓譚感舊之班後漢黃衣夢杳雜記王佐
才憐張其升堂入室于孔門也書抑吹之噓之以上
大乎詩義理綜錯詞絲布分青出于藍後增華于風
雅米生于水初變本于典墳白居茹古氏曰鑄鼎象
物徐爽披沙揀金柳子洞簫之有遠韻王長笛之有
清音馬鷓鴣欲寄張鸚鵡相尋衡第以抱恨怨別江
且或喜霽愁霖王哀以江南信擬可二京張嘆彼逝
者陸士感此秋聲劉禹若夢以渴何或逐以貧韓夫
亦從舍元李景福何平之中相任揮洒况復與洞庭
沈赤壁東之勝那事逡巡賦之哉

書法
玄洛起居著頤剖竅庾肩吾六藝歸源八體宣妙和
末斯以心經于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王
賦寢興于西京曹魏之際極至于晉宋隋唐之間潘
讀書吾觀書評而技癢實觀畧論而訂刪苑類出
蘭之蛾分行紙上似開琴之雀結畫篇中峯夢間起
瓊山慙其斂露漪瀾通振碧海愧其下風庾肩吾其
真者如奔馬如朶鈞波撒平勻如碧海之風微拂掠
輕重如晴天之雲浮虞世南其行者頓挫磅薄若猿
茹古舉集八卷之十五顏真卿
獸搏噬進退鉤鉅若秋鷹迅擊容曳而來往如長空
之結絲勁實而後虛似蠱網之絡壁上其草者發輪
擱藻如春華之楊枝掙縱體如美女之長眉滑澤
滑易如長流之分陂骨硬強壯如柱礎之下基斷除
窮盡如工匠之畫規芒角吟牙如寒霜之傳枝書則
又有筆法之雄健烟飛霧疎結而復密鳳翥龍蟠直
而若斜筆體之和暖行行若繁春蚓字字如縮秋蛇
雅麗則釵頭出玉鼎足垂金俊拔則行間潤玉字裏
生金書如是某得其筋衛某得其骨索某失之瘦懷

某失之肥史真生行行生草木可凌獵而到林

而不白白而不飛要亦斟酌以幾梁武帝祭其八訣

書攷其六文禮三體有屬林三品攸分書誰為聖四

勢誰為賢書遠垂百代之法戒張安播廣海外之流

傳子說者曰無意于佳而佳自足揚少保又曰

當使指運而脫不知筆求之部位之間相期中度魯

筆論明得之醜拙之處曷以冒欺黃魯直論肥自成

一家母為優孟抵掌直豈誠不韵致煩老嫗攢眉

法自昔擬之如散僧入聖師如法師參禪李西如

茹古舉集卷之十五

深山之道士見人便縮袁如王謝之子弟風味多翻

度王僧如抱道足學者駟馬高車而橫斜如意張安

如佩玉廟堂者騎驢荒野而進退從便楊廷秀跋然

則如怒猊之扶石渴驥之奔泉也可空國如驚蛇之

入草飛鳥之出林歟張無為新婦扮粧徒憐點綴黃

直李致完母事漢武好道修慕冲虛張余憐王逸少

之為人瀟洒風流第以書掩訓致笑蔡君謨之潤華

清而不俗但少餽餘歸田怪從降于天台精明相攝

羊飲筆驚所得于石室叫喜誠偏羊會稽之山一

陣圖

仙人披雲而下筆碧落之觀二道士挈囊而前洛中

蓋其業精植誌先畫塵南學之池盡黑傳退之

塚已神錄聖帝今揮酒書輓輓今翻翻聖明帝折荆

釵之股廣川畱屋漏之痕法印以寢卧于下國史委

宿于旁異懸之帳下梁綴之衣裳異淮南之障屏得

似荀荀勗之寶釵以將世有狡兔之夜哭淮有飛鳥

之書荀勗勿值霜深筆冷之候李少保幸當手和

墨調之良異工于女子續主以宮嬪書頽然多得

于醉後石忻然想見其為人吳事議田舍倦游語

茹古舉集卷之十五

塞賊臣朱道士之鵝歡持以去義小兒之驚屬臘

乃頻晉則又有僧虔之第一本子敬之齊名天百字

環索若一續隔行氣脈相并法大之方丈可逞錄

小之麻粒以森江南無精筆墨唐不盡摹臨黃山鶴

姻盟而工模範林指衰德而謝逡巡王遇薄領而

惘然起敬唐工小人而率爾亂真張慎驚削几王

快賞構亭補發石函今若寄南書幅練今以醒之

覽勝題遊多層層於吟咏洛陽相需謝狀勿拘拘以

真行舊盡子弟之孝思相尋碑誌書憶生前之寶惜

真行

與俱昭陵尚書魏德非常任語懸燈故事宋明帝君

恩以及何妨辭輦同情故鑒賞在途語移時而事多

不韵劉賓客呈擾有狀詰僻嗜而法備絕精幽閑然

則喜怒哀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醉酣無聊之狀皆

自其中流出而于山川峯谷鳥獸垂魚風雷水火歌

舞戰鬪那不因事相稱韓愈送高獨兵火消沉委之

山峯墟莽時多散逸集古奈國禁嚴密求之弔喪問

疾久矣無徵評法茹古氏曰流涕何出筆陣嘔血與

濺墨飛帛三百點俱窮其致宋仁禿筆十八瓮且歷

茹古集卷之十五韻樓藏板

有年智掣肘寓意于單父呂氏正心雅切于公權史

開溫公卷邪關之心都盡范至藏東坡帖忠義之氣

滿烟欽斯書也于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于日

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于雲霧草木得霏布滋蔓

之容于文物衣冠得進退周旋之體于眉目口鼻得

喜怒哀慘舒之態于垂魚鳥獸得屈伸飛躍之理于骨

角齒牙得拉撮嗚咽之勢李陽水而極之變格難儔

也或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像或其容憔悴有孝

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郭忠恕書札細事于人之德

性其相關如此者余于此竊有感矣

茹古集卷之十五韻樓藏板

茹古畧集第十六卷

楚人 程良孺 裨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劉若金 雲密父 訂

都邑

王者受命義體國經野天官其搯吭拊背之雄哉史傳

龍蟠虎踞之勢也西都顧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周禮地官于以求之王

氣志紀其上游前傳高大以丘非有關於人力風俗規方

茹古畧集八卷之十六 一 蘭樓藏板

以旬會有宅于神州王嬰古今通論大湊如彼周書內史譏行

將建瓴以百二前紀庸吞舟以汗潢後漢蓋度夫勢大

而威遠勢小而威近通典再攷夫翬浮而輕巧很戾而

復唐書聖武龍興豈慮寇入長安貽百世之笑柄唐書

戶口蟻聚盡試冊深根蒂成中都之草創通典若乃涿

薊榮陽溫軹陽翟之間形勢具在壁澗水東纏水西

之上卜兆以當書歷記偃師浮言之所莫惑上請從

西督童謠之所浸漫晉書妖自官中則破木之衝散不

可以久處隋書符從北去彼南渡之象曾何賴于偏

安宋賦蜀都者曰銅梁金臺火井龍湫楊雄賦吳都

者曰龍盤鍾嶺虎踞石頭吳賦關中者曰弱則內保

一方強則外制東夏田里上腴天下之半陸宣公關中事宜疏

賦洛都者曰蜀險漢全荆惑閭鄙日月所會天地之

中周邦彥賦嗚呼繁金陵之僻在東南控御不及比洛陽

之受敵四面用武已非三案重圍鸞鳳峙而蛟龍走

九河歸宿浴日月而浸乾坤蓋于禹為奠于虞為幽

雲中之發脉既遠即抵以居庸抵以古北狄人之長

索有存古今私評蘇秦云天府之國杜牧云王不得不可

茹古畧集八卷之十六 二 蘭樓藏板

以為王百代不易萬國朝宗唐書休哉

州郡縣

夫辨封域而知妖祥也天文立銅柱以表漢界也廣記則

星台之所區異元命苞豈水泉之所攸同乎河余讀禹

貢九州迨漢武帝開拓三方通并梁之數而加益物理

論所謂黃帝以來德不及遠者妄也周禮春秋時

屬于縣戰國時縣屬于郡所謂自秦用李斯議分天

下為三十六郡者又何習其讀而不察乎有取專權

君臣之禮彌綏十三州記相因用法曲直之象無虧上其

錯壤以處分犬牙相制京西若儉地以增損雄望等差

茹古集卷之十六 關樓藏板

郡國車書與共聲教與齊籍不攷方域審形勢而欲

情窮載籍掀談時務顧不鄙哉國勢一統故增損時

定土宇分裂則得失不常為梁一也有南有大有少

焉為蔡一也有新有上有下焉三齊三楚三蜀三吳

取名列宿則曰 曰葵率尋姓氏則為姚為蒙以至

地列荆揚中分陝右青齊沃壤復號秦東東坡治形

則亂弭泰萌而否消猶之重明麗而妖氛消洊雷作

而羣德懷王者大一統四海皆徠臣巍巍乎盛德太

業將底于億萬斯年之永豈不偉歟上總論

城

槩自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

弱者守敵者戰城郭皆禹始也吳越春秋堯用鯀脩

水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又始之始乎取像

粉堞增韻流覽女牆什巍我百仞白虎通睥睨非常什而

不見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

具餘糧宣何以因山地形今險固丹陽何以蒸土將

作今徬徨晉載其勞民以皆譏能無動念左儻恃惡

而不備自取覆亡左余聽睢陽之曲太康攷大畜之

茹古集卷之十六 關樓藏板

占新于斗得其形似黃于月却其再三荆州飛鳥今

有意郭璞紫雀兮偶然城塚云何而馬走神而龜旋

字寶而一鵠之徘徊竟日虞氏而五羊之奔逸摩天字

金墉兮玉壁白帝兮錦官並看芙蓉之佳豔蜀聽

鼓吹之喧歡水經私一夜而忘去博物志絕九重而高

籌杜審豈不六合通其神力隋何百代極其巨綱管

夫仗我以義唐書受敵以降張仁天奉有請唐書鬼生夢

怵古今詩話天雨黃金珠有當于麗質述人衣葦席聊

足于江乘晉求丁壯于女流羣賊遁走晉清靈奸于

小吏厚利馮陵唐自昔霸形歷百代而績著晉世有

道濟哀萬里以聲稱史所以孤懸樓櫓馬鳳縉隍

陴張建入壁而深澗漢深溝而高壘左蒼煙古樹

吳城賦斷岸長雲蘇負以白石上元織何錦文玉臺

較量于千雉百雉五十雉之別五經試思以父兄法

度輔翼守杆之羣漢乃若列炬鳴珂相臣今未至補

登壇持捧法衆兮追隨法絕代佳人不堪再顧外戚

五言詞客直擣偏師劉望磯頭而下泣南役龍首以

相狗三秦其何疑東萊之不夜地理五鳳之皆春王

茹古舉集卷之十六五韻樓藏板

詩余有說焉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

至瑯琊入海郡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

海西至濟洲千餘里以備楚齊唐劉凱云關塞之上

名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通典則長城之築固非止

于始皇也而邊防之利萬世且永賴焉儒書之劇秦

者率以是爲言惡居下流始皇以之矣功過相準耳

學者類習非哉

鄉

孔子云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也記鄉竊有感于

鄉矣古者五十家爲一里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

二百五十里之積也文漢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追唐

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里係于鄉豈盡秦破壞先王

之法哉輿地攷其三物禮究彼三朋外紀立於榆之

社漢篤桑梓之盟詩校則與遊公善惡兮得當左飲

自有義至尊貴兮高名記居廉讓之間請從南海范

年老溫柔之境那問白雲武說美峴山成冠蓋之列

茹古舉集卷之十六六韻樓藏板

襄陽還思桐邑挹香火之芬朱所以善宰史所以

渡關班曾豐約與共晉豈劬窳居間新倘鑿井而

得銅公探樹而得環羊估盍不持斗酒相勞漢而

叱阿堵以還魯夫佩印有日蘇杖節可幾白馬

承其異數魏銀郎誇其餘輝楊操楚音左弄越吟

鳥禮不云乎樂所生檀詩亦有之胡不歸詩琵琶響

逸序胡笳聽非劉東頭之竹條在望林秋時之蓴菜

偶肥張萬戶乘傳非快恩仇于故吏朱里門眞朱

那恣豔冶于王孫志縱爾齊名每月輒更其題品東

遂成終日比隣那盡其壺殮晉陶賦就子虛恨不同

時之嘆漢書居連洛水天涯與共之思錄見大馬連年

顧乞骨其有願南齊書雞豚卒歲幸促膝以解頤司空高

堂有駒孟闕里吾師續晉懷此通德本感及偷兒孔

看庭槐之忽茂北史美若桴之經時史欲因乎條山之

歷歷柳子厚書每慨于秋草之離離楊舉笏知名時多叔

向祁奚之雅韋推轂得當詎忘大夫公叔之遺世

允得擢巍科前此僑寓滑臺未識其面五代列張軒蓋

就此趨陪相府具美其儀張佳乃若往哭深井史躋

茹古畧集卷之十六 七 韻樓藏板

美居巢孔朝歌不入墨勝母相遭曾何似而居穢繪

應否以名豪帖王彥方之懿行畏壘而反漢任子旗

之宿德類聚以譚魏于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

西慙唐登斯以擅達尊于天下也乎

市

蓋自高陽氏之衰也而祝融脩之可謂曰市矣古史

大都畝井取義風俗貿易相居上通閭而帶閭黃朝

滿而夕虛青箱次之以筐以葦或倚或垂李資翁禁

之珪璋琮璧樞輿牲犧家語胡盧瑱子供其語柄西京

咳唾冷熱助其談資青箱將無從貝闕珠宮以成勾志

其何必銀蠶金鷹以傳奇三衣稅食租非多計成之

籌畫食貨貪三廉五乃供徂僧之參差前貨驕語花

簪楊州之拂旦如是藝文伊憐燈火東京之值夜有

茹古畧集卷之十六 八 韻樓藏板

期續韻備歷清華不堪作令新從教高隱故爾知名

後副以豪俠之行萬介此暑沽之盟政其懸一字于

金之償呂其銜衆人國士之恩讓乃若朝夕以利莫

南北具存黃侯羸之以虛左史田文之以處屯高士

指斥宮輿白望兮莫償唐勝誇異域卻直今相驚京

樽鼎香紛惟憐美門之舞吳越風雨曠晦時停街

鼓之聲歲時僧珍兄子勿販蔥以失業南長安富氏

其剔糞以利資僉市販屠酤錄事任而將闕南盤玲

傀儡小駟跨而聊為劉禹錫青羊尋之令喜蜀本續

鼻著之相如本傳擊筑之以漸離記吹簾之以子胥吳越

秋自成都以買卜君從會稽以埋名漢洛陽之書肆

無主後漢長安之錢券靡爭新書余憐韓娥之鬻歌不堪

入聽韓子因笑龜茲之權利是否留餘新書恣意縱橫

解光先以入奏中傾威闕變尹翁未及下車漢書虛言

成虎韓子嘗試觀魚伽藍記習矣乃無嫌近韓子直矣從何

飾虛郡國志一心如水鄭崇傳百年爲池兩京記由此卜交

我去我從恨所見之未遠史本于茲爭利伐韓伐蜀

傷王業之無奇史夫然宜僚弄丸兩家之難以解莊

茹古集卷之十六九韻

寧知公起深隱及門之士多隨後漢茹古氏曰業于餐

者具饗饌陳麇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盃孟

而憚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牛而赫然韞藏而待

價者負犂而求沽者乘射其時奇贏以遊者低欺相

高詭態橫出雞鳴而爭起日午而駢闐嗟哉余如是

縱以觀之焉

村

余考輿地志山西有禹墟及禹會村則所由昉也錦

石舒文喜素波之澄映覆州志梅花點韻看清豔之紛

披西越志弄明月于山頭興耽酒肆徐鉉帖拾芳春于陌

上信阻歸期寰宇記穢草怒生好凌波而雨平樂與鳳錄

浣花興到姑縱酒而枕江城唐已去不迴似有憐于

合抱江陵志悉生而合那弗快于長生桂陽則試攷絳帳

之別業漢尋角里之芳名史正埋懷寶鼎白老壽清

城水美爾世昏好締于兩姓白聽茲若下味昉于長

茹古集卷之十六十韻

興志任太守之行春不無竟日漢唐方干之故業繼

有遺榮胡乃若芻之爲萃淵之藪華陽志神之爲與乞

之明夫危之而江濤鼓壯宋高發之而雷雨晦冥林

北岸之舟人驕看絕壁與海鹽之聚落宵聽夜鳴音

相傳鼠闕武時馬肥接薔薇之馥馥揚州佩茱萸

之纍纍上彼有人焉已識黃巢之履嚴此軍壘耶乃

墜諸葛之星鳳翔表以惡名由拳兮望氣搜神記詣茲佳

麗獨頭兮蜚聲楊盧氏之有石城詠千古夕陽之詩

語自金陵者已誤肆王嬙之生峽國攷今日炙痕之

事賦自樂天者曷爭「嗟呼其亦隨牧童以遙指」杜
而成方士以畸行也哉台

茹古集卷之十六

七

頂樓藏

郵驛

左曰郊勞致館夫非於禮為合者與余自京師朝宿

而外求諸四方郵騎之餘玉日馳日置日乘日輅或

從車騎而傳遞者異釋或從馬步而郵置者昭音客

館周坊飾賓侶之所集名傳厨稱意希名譽之相

高紀余有取者尋到之將軍自白衣步擔以來名姓

不先于亭長傳余資笑者經事之驛宰自杜康鴻漸

而外配享故及于中郎補揮毫決勝沉慮經謀徒

酒千古英雄之泣明風光依舊連帳無因伊憐翰墨

茹古集卷之十六

主 頂樓藏

女子之香雲溪相思通于碧水詩笑殺誤于高塘

書縱枕席之情事不屬新南部書那膠弦之斷續多忙

感青楓而題壁劉元把翠杓以稱觴錄放鴿有其

善謔史納車有其直方左乃若奔蹄走轂管隼宿

馬伺襄城信父所欲共語褚公陽城所欲諱私本問

水尋山猶憶痛飲困逃之舊元積詩鑿岩通道母滋均

徭委頓之行傳遲令公之樓勲猷早著乾元奉相如

之壁英烈直聲史絕塞征人似有勞于夢覺太唐新語長

安貴客遮莫徧于送迎前而不見百不留行之使兒

具賦草烟于好事透齋詩話五十餘年之吏卒惟言亥字

與時人新書豈為駕肥衣緋之流將絕行李舊唐書誠快啓

屏曳堦之役藉可鉅緡唐詩林年少樹威不謂貶自江

陵反存憲臣之體唐新專知通監孰是用兵淮水致揚

內侍之塵唐舊夫勅以御史傳載創可侯晨會要飛之有說

史捉之何論上信宿見官亭之嗣續鄭當未幾傷客

館之丘墟合壁蕭然傳舍信爾蓮廬莊吁斯有當于皇

華之使歟遺推

茹古畧集人卷之十六
十幸 韻樓藏板

比隣

讀周禮至大司徒五家為比遂人五家為隣然則比

隣皆五家之積是何名之異也與地提綱余從郊以別其

内外上隣以判其里間禮母棄信相背左好洽比相

如詩取足幾何萬錢而無當呂僧珍揖讓是矣三遷以

有終列女而不見里媼多誅束縵為還婦之策策東家

决計伐樹成偕老之夢王吉傳嘯歌不廢鮑事毒手頻舒

石據胡床而聽玄解顏延之奉濁酒以迂軒車陶侃秉燭

嫌于達旦記穿壁得于讀書雜記南郭子之交遊經年

茹古畧集人卷之十六
市 韻樓藏板

虛其請謁合壁富韓公之資介終歲任其迂疎上秋風

衰草之吟不堪把玩楊茅屋數間之咏雅足延譽韓

泉分地脉句杵共秋聲徐鑑詩展席頻換酒杜澆蕪故

同情詩則夫明月三徑之夜句綠柳兩家之春白斯

相看隣舍之老柳而愛此里中之人

道路

良爲徑路震爲大塗易施于中途詩生于道周詩

杜野盧氏之所掌地虎賁氏之所通上南北爲阡東

西爲陌風亭旅通望前秦土埃崇封北夫義取于甬

紀名重以馳黃第是金吾之禁新母作窮途之悲魏

秋取陰陽之王氣地肅官府之威儀吳紀馬猶識

其故道韓羊豈亾于多岐列說余憶鄧艾東馬懸車

之處任並讀宣明木人鐵馬之詞唐新入蜀金

牛若假五丁之力十三堙路鐘鼎何忘赤草之思呂

茹古集卷之十六

勲詰曲龍尾賈氏迴繞羊腸王智深銅駝集少年以

相視洛陽飛狐役刑徒以相望后杜逞王饒之凶毒

中念名伯之甘棠補鼠不爲虎蛇不爲龍田父深

思于天網杜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妬女寧匿于公裳

舊高義相將從騎可以專事後正身非屈阿里乃苦

怵怵水賀者在門顧酒帘而每下唐語新者無狀語

馮翊而兩忘補其楊愔之素交愴惶樹下北其王

戎之故吏擲躅道旁七賢余故有言畏途之苦莊木

路之難策幸無迷途自遠楚將曰邪徑苟安焦試看

孤山綠水之際長慶漳流祭陌之鄉水術表鄭邑覽

阡紀南陽前天威忽下唐書墻耳通方九國安得道路

皆列食志而行程不齋糧鑑也哉茹古氏曰伏波

之將軍刊隨山海馬援埋輪之御史安問狐狸張九

折險絕忠孝無妨于同異王東都帳麗進退已裕于

安危疏廣若祿山之所睥睨傳仇由之所贈遺說于

以示意于項羽紀懸首于郅支三轂擊而折丈夫

之車詞窮趙野列女雨畢而弛先王之法識蚤卑歸

語噫

茹古集卷之十六

茹古集卷之十六

茹古集卷之十六

茹古集卷之十六

茹古集卷之十六

茹古集卷之十六

茹古集卷之十六

茹古集卷之十六

茹古集卷之十六

茹古集卷之十六

橋梁

大橋何助乎造舟爲梁見于詩詩杠榱猗猗雜出于

子史志廣若橋之爲名則始于商而馱著于周書逮秦

漢各冠以地或因水而稱也朱弁力將岸爭勢與空

關張石郡國襟帶山河領袖虹舒寬拖虎步雲構

截險橫包乘流迥透却頓鐵牛駭浮川之颺颺

傍飛畫鷁駕入浪之龍鼉漢書竹竿其維不虞奔濤

孽赫華陽金鏤斯纜何懼層冰噴峨元和志又於以

資飲馬黃象牽牛上萬里而利涉華陽七宿其相俾

茹古畧集卷之十六上 竊樓藏板

累石爲基則勾欄之雅飾假國沙築土爲障無峭

岸之波隨韋景長虹飲澗初月如雲第見青龍之卧

載忽爾車行忽爾雷駭相驚喘牛之奇征述應募軍中

乘東風以焚炬光武信威異域從枕席以渡師趙充

海島孤帆送百花而駕遠馭奇傳廣陵燈火自元夕以

炳陸離幽怪若夫尾生之篤信抱伯吉之風流杜詩

園辟雍而觀睹儒林期玉杵而綢繆廣記萍水相憐交

誼深于東郭張志覆車殊念治行著于王周本渭北

行人訝風雨其驟至后延津河伯導珩壁以與浮水

然則領巾之偶擲也史桅樯之鳩功也駱駝求遠之

若柳實也奇潛走之若朱蒙也大舫可受一舉

以幾上豬蘭偕其雅謔者鵬鳥訂其旨歸聞見于以

尋漢人折柳之處高河間營軍之壘伽藍有時竹石

處乏李存冰泮懷憂賈奚自河陽失保郭子洛水不

流李孟賁諸人像祭之而斂寂寂黃東明小子弓擊

之而水悠悠衡海石之有神工鞭因流血齊地天河

之有織女駕且髡頭准作別魂消誰遣送迎之苦遺

相思情盡逾深夢想之同唐詩有自昇僊駟馬政堪

茹古畧集卷之十六上 竊樓藏板

千題柱因知登第羣蟻得幸于下風筆斯余之所

以從橋也乎薛廣

關塞

取諸豫象易乘彼坭垣詩用之重門擊柝易察以異

服異言王制昔在危時屯千夫而莫守幸當聖世置一

卒以經還王啓武生度王關其必酒泉點郡班固出封

函谷無煩七國堅城史偶爾東來幸薄板之遠駕關

傳因之見詒會寶珠之夜明吳越石龜猶存故蹟哀驚

馬何苦留行上鴈或矯翻而度荆鴻寧殺羽以鳴項

試觀漢單于之款入匈奴秦公子之榮歸呂勿為法

自獎史勿雄辨與違新勿鹿門作逆左勿虎牢相爭

茹古畧集卷之十六

水逆旅高其獨酌馬周客伺其夜鳴孟嘗嗟哉寂寞

空扉或揚僕之移後本蕭條古壘則臧文之廢來左

林郭蘧嶮山岫層深偏羈人而下淚水青山百匝飛

鳥半程似歸客以無回新自以步趨每念里門由

入苗晉終當傳奉竚看使命有聲東于以為解印

之李固梁州柔繻之終生本故約先于漢將前高幾

見抱于侯羸信陵吾世之利名小歇謝顯故人之杯

酒多傾王維記寶覺法師語觸者忒甚傳讀五柳先

生傳閉者任并文為巖為險曰咽曰唉恢天網以無

漏負地雄其阻修賦今之為關耶古之為關耶悲夫

茹古畧集卷之十六

丰 韻林賦

茹古畧集第十七卷

楚人 程良孺 釋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門人 馮啓胤 永錫父 訂

宮

取彼大壯易此穴居易繫辭余讀呂覽武王克殷靖箕

子之宮禮記繇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儒有一畝

之宮是士庶人皆宮稱也秦漢以來尊者但為帝號

矣天中體象天地經緯陰陽東都賦三三為位經言言入

茹古畧集八卷七

望李庚賦彼人化中天則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列芳德

隨草木那茅可屋覆蒿可柱當呂列岸脩廊屹看堊

堊之外儀鳳四年右平左城時聞璫珮之芳黃圖馬頓時而

迅疾阿房賦雷方丈而喧闐拾遺龜魚盈藻郊祀鸞鳳高騫

上五祚遠蔭雜長楊肆畋黃圖望終南有如指掌長安志

援天門差可迴旋劉歆賦一日之中晴雨異候經四寶

之具晝夜光懸三秦則又攷西方主信之義黃圖繹前限

未到之辭正義抱可出死要會張可水嬉雜記有磁石之偶

協本母劍戟之倒持說傳作李氏之興符似魚隱現京東

記縱貞觀之游覽若鏡紛披魏徵錄美女為娃傳紀閭

閭之徑言僊靈可集載讀華陰之碑金錄胡爾墮鳥遺

錙恨璣璫之狼籍楊妃傳乃如較晴量雨聽源混之流

漸固望從太乙郊社志疑在廣寒唐蛭蜴以守武濯龍

來盤紀登臺而發詠西京記臨幸以製詩一統志何悲于

銅駝荆棘音且慨于麥秀黍離宋世家余因是有賦焉

玲瓏玉樹則偏澄霽色連騫繡檻則却映斜暉長安

蕩蕩五雲冒芝田而不散翩翩三鳥拂朱樹以相隨宮賦

賦瑤池非鬼運神輪幾問庚廩之乏策雖因山藉水能

茹古畧集八卷七

無木石之疲舊傳厚歛有奪于民財誠為至論墨子壯麗

無加于後世非謂諛詞漢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

帝居都哉

殿

夫瑤臺之美不可以形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天

地則殿者乎軍行非是蘇氏政地疑然師古邇商周

以前商子荆軻之書始云入侍中迨炎漢定制孝子

悌弟之舉乃得上先黃霸納階以金吾既知其左城

疑居休以禮吾又知其九筵上取象太極水厭氣菱

菱通柱石有屬五代路寢何微丹陽則夫朱窓網戶

史南白玉黃金前飛雲去住漢列宿差參歷四時而

有制音華百子以佳名選溫耶締綵冬服清耶霜

茹古畧集卷八 七

雪夏迎七元會禮成望之如在霄漢劉琨羣寮期至

御之何減蓬瀛會事有上聞則尚書之伏奏漢官禮

有下接則詞院之脩盟會夜虛前席黃日紀長生唐

無嫌賜乘魏公特重調羹本寬中張禹之流傳經者

再傳宗懷王褒之輩賜宴者頻書忽爾飛霜競絲竹

之道響錄于焉犯宿快悵悵之同人錄咫尺玄門恒

玄之與語世幾希至德令狐之翰誠唐其窈窕之所

棲九華錄列雜武飛仙之可作絕壁晴瑩南胡樂非

宜無受朝而事嫫唐楚聲得以嘯清暑而語焚晉中

誕降何時蔽四牖而翳鬱以起洞賓款使殆至鼓十

部而喧卑以聽通香隨風至黃水自洛潌漢屋不成

材墻不露形西都余嘉夫甘露從降會神龍來并官

薄感鵲鴒而頌至性寧表鸞鳳而叶佳禎漢樟何流

于陶渚陳梅何底于石城金陵輪軸轉移倏忽而觀

風以處字文神明規範擁護而靈光有聲官殿於都

哉雲薄萬拱風交四榮曜天開而中絕黥日翳而不

亨含元所以法乾道而遵帝度又豈惟安體而明威

殿賦

茹古畧集卷八 七

子 221—243

宅

昔者聖人之爲教也上棟下宇非以示奢麗也故一
畝而官環堵而室華門而圭竇也蓬茨而甕牖也亦
幸而與我脫構巢管窟之陋也與我免震風凌雨之
暴也又與我遠蛇龍禽獸之害也如是則已適矣
舉若考作室書之子於垣詩看鳥鼠之攸去上候燕
雀之頻來淮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
月矚看中雷之主肖琬論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
幾全要領之媒引求尊處之優非增廣三面而皆宜
茹古畧集卷之十七
風盡考祥之策豈躊躇五事而尋凶家語以勁財而任
輕塗詞窮匠氏淮此金傷而彼玉碎辨在阜圖盧氏
比邵伯之仁負慙文靜晉書高會稽之守聊足孔愉上
渠上言懷拓落于江陵之野唐稷門養士寵異於康
莊之衢史記則夫務求與愷左想願膏腴蚡門多假弔
之客唐馬琰李義時有未滅之奴漢每以高其逸行却但莫
速此禍軀徐鉉之潤筆有及聖宋拾遺王潛之右職
多誣唐舊唐記勿障吾遊豈必誰已後樂范文正公遺事若蒙以耻
斯或先後與睨邵康節如有太宗不乏司空之第魏徵

恨非子美遮莫浣花之溪南甘于陋者曰毋以勢奪
蕭不爲人益何開王傳權作小船融張定是誰室徐免戒僅
爲旋馬之容溫公每堪蟄蟲之恤則玉川之數間
詩而德秀之十尺合璧習其侈者曰錦綈借色選松栢
崇喂書莫知重關復壁李林別號煥館涼臺裴度飛
簪而下見闕長戟與迴書西市見之失色長寧華頂
擬之未該安樂夫鑿岸以處呂種竹以還說世剩可農
桑之業海錄碎事其在廉讓之間史牀帳儼然楹軒疎朗
兄願之何弗推與別樓閣勝絕山谷空蔽帝幸矣爭
茹古畧集卷之十七
共賞遊記西京相望曲洲則涉水褰裳還桂拖于千里
輿地恣遊履道則徵歡選勝傾瓶疊於同儔難疏彼貴
倖之女流爭先步輦錄繁疎狂之霸監早事紗籠蜀
机而不見青溪夜縛異苑大社凶終南未幾妖生於木
德宗喪驗以工陳留捧微書而短氣襄汚憶舍元以
悲風談斯買隣之先爲得算史寧傳舍之所見無同
本余故爲之說曰車驟馬馳不堪築者之應對開見
郵亭驛舍祇資達士之渺論北史前此幻形何來柳堪
作祟西京人世佳祥未有芝且含冤詩氣相保常詩

相與成晉書勿戶牖之多泣但車騎之偶乘趙保可

舊有左昭剩可敝廬左襄奉之常恐失墜唐書仍之無所增

餘李斯沒量之有兩也夫堅抑不得者惟三歟筆談

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處孤另之地以速彭祖

之夭其可幾乎則設為三公之宅而命愚人居之吾

知其必不能為三公也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

不可求矣

蘇古集卷之七

七 韻樓藏板

閣

余攷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夾室也以板

為之閣者門旁小戶也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韓延

壽為太守閉閣思過唐正官日喚伏入閣漢三公黃

閣然則閣耶閣耶義自昭然黃閣老子美詩已誤用

之矣五雜臨觀之美韓愈高明之居李白倚天

而就拔地而區唐詩則以廣求于崛起之彥隋志邈得於

五始之文春秋頡利功成置酒而相燕勞西征東都篤

幸特詔以美階五代史體仁而壽隋經凝眸皆睥中麟

蘇古集卷之七

韻樓藏板

于何止疏鳳于何飛唐六何以凌雲等山形之截藥

二輔何以烈酸盼天冊之霏微文昌雀舫可以乘遊

枕江水瞰湘雲環瑋特絕閣記蘭麝非關風送賞名花

携勝友壯麗幾尋遺事賞之者曰秋水長天一色落霞

孤燕齊飛集賦之者曰雲散便宜千里望日斜長占

半城陰金陵著中興輔佐之猷列儕山甫蘇武覽前

世覆亡之鑑屈指揚輝傳本王母繇來第近妖于藻井

妖亂符符命可作忽播語于都畿楊雄噫嘻太一之懷竹

牒拾遺武庫之盡車騎馬援屬和工于席豫傳本起草望

于仙儀宋之問傳春之日花景闌新香風襲人憑高送歸

極目蕩神夏之日鷺古變呀葉陰如棟紉扇罷搖綺

窓堪夢秋之日露白山青當軒展屏涼風遠來沉醉

既醒冬之日簷外雪滿幄中香襲耐舉鐔竿好聽歌

管斯閣之盛縱遊之美賞心樂事庸可既乎

茹古畧集卷之十七

龍樓藏板

樓

余觀漢武帝時圖上濟南通水園垣以為複道此樓

之始也再攷淮南子流通大構擲水搏摠以相巧飾

則歷代營建之異乎樓樓射孔釋名曲曲脩登爾麗譙

美而盛列莊井幹疊而百層郊祀志又壓吳雄楚考

萬歲千秋北齊山影水光參差而成色相津陽門詩蘆人漁

子泛濫而啓歌謳水經注粉黛爭憐忽爾微風東至花

翠珠炫轉果然寶欄光浮連昌宮辭其何必十二高懸

盼仙階以去住得無誦輕重偏力損鬼斧以綢繆

茹古畧集卷之十七

龍樓藏板

世朝于日夕于月王隨施以青本畫以紅古畫樓息之

有彩霞水經注被拂之有薰風成都志鴛鴦戲藻選裁

翠度空崔鍾乳得其形似詩鼓吹聽其朦朧上炫

海棠之佳艷鄭谷詩美芙蓉之芳叢記四望極于石虎

拾九柱見于猶龍湘鄉記負翼則飛從天際吳搖落則

自起星宮吳都賦秋色滿前興復不淡世春思注目情

有相憐姚南仲疏紫氣成雲迴薄而難為名狀輿地晶光射

日輝映而差可周旋方輿勝覽策對封邊崩地之情形俱

悉統功成執馘天庭之賞格誰先子不謂擊事道旁

誤俠士以若掃列猶異廢從江外走遷客以如烟地
 故鄉父老之思名義有在書高齋學士之號臺址具
 存志謝賓客而杜送迎丹成九轉書更羽衣而度聲
 曲籍注三元唐萬卷有其積聚本入詠於以歌賡金
 志祥有祈于方術唐德有誦于專城長余嘉仲宣
 之作賦荆穎胃之構詩傳而悲緣朱之墜井石白
 盼之孤幃集白竊異黃雀之有廢筆本五鳳之有藻思
 浦豈無任樵兒以共指白嘆真仙以終迷隋蓋至酒
 肆多嫌過雍州刺史之第談街亭中忌寬巡行御史
 如古集八卷之十七
 十一 蕭樓藏板
 之彈金華何為傳傲怒非其主孔何為持板赴召天
 宮李居龍者聽更籌之歷亂漢觀屋者神海氣之彌
 漫韻甚勿殺風景而背山以起雜遮莫駕雲氣而撞
 烟以還坡茹古氏曰聞之處卑陋則病恙慘怛而邪
 僻淫戾生焉居高明則思曠博大而和平康樂生焉
 自下而望之也若鼇山冠雲蜃氣橫天及其登也坐
 青霞之側居顯氣之間耳聞天語目視鳥背倘悅自
 語謂生羽翼雪山嶽岑山與雲齊風從中來饑骨淒
 淒於戲極長川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黃鶴來時歌

城郭之如昨浮雲一去惜人世之已非則如吾楚之
 江山甲勝者有幾

茹古集八卷之十七

十一 蕭樓藏板

堂

或入之室或升之堂則堂者乎百里或遠管子一隅勿

悲說文糟糠之妻不下紀千金之子不垂袁盎傳吾以高

其嘉德播其芳音晉官祥光迫現麗景皆臨為流風

為碧月為湛露為鮮雲炫芙蓉之佳麗臭蘭蕙之餘

薰天雜蕢菰而勝賞韓集垂金玉而續紛羊頭試想西

王母之光碧十洲李夫人之遺芬拾遺暫構馬泉引曲

流而卽事襄沔寂然湍水入石室以無聲漢白雀任

其翔止三十國彩鸞寫其韻生肆樹之以萱詩指之

以冀論衡藏可萬卷張競教以一經韋雅化之遺址有

在益州騎射之盛事誰令北史興起游觀不妨競慕北

宴成禮樂是否偕鳴魏盧家賓主之歡快其觴咏希

意韓氏祖孫之勝躋矣崢嶸考若乃華麗爭高梁棟

戶牖之間皆為徵貴杜工高莫償蜥蜴蟻蜂之屬道

任飛停津陽門絲竹管絃婦女優人函席了不可詰

張築山穿地涼臺烟館東都綽有餘聲本陟彼雲霞

傳脩真之幻術漢武覆以茅茨得命字之指歸伽藍

覆杯水而置芥莊卜溪流以浣衣成子以求龍膏之

獻拾遺鮪珠之遺楊勿三善不再考勿四畏貽譏因母

習讀于失火之故事郡國母相襲以却月之餘威傳

於是攷君侯之雉級論衡盼王謝之燕飛劉禹詩其于堂

也幾希

茹中集卷之十七

西韻樓藏板

臺

以余觀於臺也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妨官府民不煩時務官不易朝常故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淡而因之爲樂者也吳越春秋夫累址則三休乃至賈新望遠則九曲以從吳地記市可成于一旦本傳木且緣於長空拾遺珠彩揚輝炫耀恍如照月洞冥棟林較稱高峻動可隨風說世候之以神龍鳳兮變化黃圖望之以氣山岳兮巍崇水經從螺以陟廣州志似蠡而廻水經注超出新古集卷之十七雲間也欲以下絕囂浮水經上延霄客上刻以鯨背也即欲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來伽藍記夜半之時忽感五雲花卉六朝晦冥之候時間一部鼓催南康記而不見泉堂陞以伏翼說苑鳳集業以呈身金陵志荷縈委而若係三齊珠隱見而有神述異說神仙今何事洞冥望夫壻兮不歸詩白草玄關楊雄之宅本翻經啓謝氏之扉考巫峽與遊時作雲雨之夢選吳江宴飲誰憐麋鹿之俱夫貴妃狎主之時語私于太液天寶遺事溫嶠覓壻之日疑怪于老奴傳事應具存則分流而若導考說法

何有則鑿壁以嵌空長安藻思增高賦可命于諸子經水典實有在訟故起于昭容長安志其爲居易禹錫之文雅風流激波其下裴其爲杜甫李白之慷慨懷古酣飲於中孔若乃驚顧野雉雜記歷數病龍五代史玉女那從天降高太乙了不相逢黃圖椒房有其遺恨本傳栢梁幸以上承史衣金環玉之人因而指顧洞冥來雲依日之曲擅矣幻冥漢武鷗亦有情燥鳴而烟有思拾遺胡不韻性僻而景有升水經受之以銀宋書築之以金本紀丹者署名乞羨門長生之訣六帖般者卒業修西方淨新古集卷之十七土之心廬山記然則王侯擽擽上衆人熙熙老子其樂亡死魏其役有辭左萊乎薪乎秉耕而入者直作敢言之氣說苑敬耶咎耶築底而馳者誠得與語之宜說苑度地而衡天平有商于一力新序張弩而持矢危豈貸于累碁說苑重以金古之感兔園絕響水經馬鎬浸淫水經紀以人地之重君平之買卜蜀記相如之鼓琴李唐余有嘉承佐之爲使范范甯之作師傳則仲夏以處月令至日而登傳者尤得以載筆于斯乎

亭

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亭也其旅客之所留乎訟民

之所乎乎俗風相度十里五里白帖錯置為鄉為郵漢百

此地悲風勞勞而恨別集李于焉宰治燦燦以承休考

林木翳然雅稱幽閑之飾通王山川天繪峙供清婉之

尤夷堅閱之風國弄之雲杜詩修金谷之靡麗記潛玄

草之芳馥都成可以登翠可以割青可以整冠可以濯

纓考肆興公玄度之才情追從往達說世安石彥伯之機

辨取捷名卿陽秋四座之狼狽相驚誰語季野說世夜

半之醉醒有狀頓賦清平松窓得遇故人採白蘋于

汀上柳渾聚歡學士工繪草于楓庭翰林即為振旅

之待詩傳留客之殷陽詩飲千秋而狂叫紀漢呼萬歲而

聲聞漢書夕陽兮猶晚魏早春兮相迎新唐月觀吹臺無

妨於吏牘宋書千峰萬壑往憶于蹄輪說唐歌舞聲殘入

夢清深吊古集白楸松思遠感懷念切伊人記過脩

袂之野紀浣花之陰成都駕雲霄而乘清夜張駉

風雨而快甘霖歐賈充蒞鎮日晉書袁宏出守時續晉

誦事若李璋毯猶在地杜治行若周厥鵠別有期後漢

徐苗不為所遭神人見告晉書郭休饒有其術山野相

追天寶對泣楚囚戮力晉室舊時之優劣始判說世合

得遺事以舉振衣自定兩人之意氣乃披丹陽識謝買臣

即出綬于吏人引裁何事金剛名聞陳寔故折節于

太守尺牘僅遺會稽思復昇平誦江頭細柳之句要

喜逢盛美忘金蓮華炬之私統志癡人未遇南史儉父從

之說世怨者胡急文偶者胡禧中賓從交輝則半隱唐書

野春清洵為勝槩風景相映則三會考肆九曲唐書可

浪得名即慮切勞民折卸摺疊之奇有當殊賞宋書况

樂偕醉叟禽魚山鳥之致何弗主盟歐陽余因是有

取焉溪左巖右川空地平材非難得功則易成一門

四柱石礎松檺泥合椒氣瓦覆苔青纔容小榻更設

短屏後陳酒器前開藥經自造此亭未有茲客自從

為客未見此亭王冷

門戶

以余觀羊叔子之理荆晉書于定國之治獄本傳其有賦

于斯哉晨昏則繫唐六典閭鍵以司爾雅重之以取諸豫

易關之以求所知書莫憂非堅了不關于見朽潛夫論

因之舉勢便有妙于相罷晉書陞階飾玉黃圖覺棟干

雲伽藍旁左右而張掖漢制畫中邊以鏤文后傳偶有獻其

馬至漢書日有伺于虎升周禮二水伏衡列彼風雲之狀

水經八憲聳立厥矣馳龍之形吳越豈為屈宜白之占

時無從奢願說苑猶憶宇文愷之遺澤相寄深情西征記

茹育晉書人卷之十七九蘭樓藏板

品重士鄉車有容于北海本傳行孤游俠關有抱于侯

羸史參機務以北劉禪傳悔往事以東李斯一柱飛而若

待儀漢官九鼎定而予雄紀世家訓攸存弔者在門賀者

在間柳玘傳軍容不貸誰則是吉誰則是凶梁南詔不奉

于柳憚故曰典守自在東觀削更生于步隲豈謂仙術

無從郡國志羣小書生過揭登聞之鼓世說豪家外戚遺

譏流水之駿袁宏倒屣者客懷交暢寶憲掛冠者岸

節已崇陶弘景壯數枚之氣左徵澆腸之夢符瑞詩有

詠于相鼠本傳詔有詣于雲龍典引沐宴春明喜花萼之

競爽賈夢通天闕快雲路之時通陶侃得遇李膺接容

光于俄頃傳辱書韓愈多景仰于在公傳感舊吟時

蕭郎之遇合不再府望思作賦司馬之韻會已工武帝

紀其為他時之陳寔此日之叔慈世說主父偃之相齊

千里郊勞不堪迎入漢本翟廷尉之去國平時交好

倏爾過離汲鄭有無待詔本傳是否下帷董仲舒環之以

多士儒林候之以穉兒陶于以望山東之族史補謁承

明之廬三國志由眾妙以入者自不二以殊寺碑斯門之

韻事也歟

茹育晉書人卷之十七九蘭樓藏板

官廨

用禮八法治官府什者曰百官所居此則官廨之說

也什羣聚不散左傳嗣續靡他侯鯖御正朝而亦各

不知何起類聚指府廷而通謂或有小訛續世傲舍而

居恐有稽緩泄漏之慮石林燕語向明而治試聽夙興夜

寐之歌詩雖一日必葺左縱已去猶完蔡無第言池

壁之欠事韋仁其安用屏障之殊觀晉憐以左遷競

老幼無須加督寇快從清僻絕妻子並不之官本茅

屋與安闢小湖而了官事羅私家得當界中雷以伺

茹古畧集卷之十七韻樓藏板

朝班揮塵錄野鳥至止朱神雀于飛張惜蔽芾而勿剪

詩賦綠莎以生輝雞訝風雨之驟至南尋車駕之

臨予王衣冠從其日夕南弓矢見於丈餘唐雅念遺

骸重獲金吾之報廣常先孤穴應期墨綬之除明

錄訟構庭中母誅負乘水經詣徵廷尉詎畏檻車杜

傳則夫憶蓋公黃老之言愴惶而避席後繼曹參後

園之請掩匿而呼盧上都督若羊公怪將終絕晉宰

治非房瑄利誰與居唐茹古氏曰起居坐臥偃仰棲

遲古者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在府言府在庫言庫誠

非後世祿仕者比也吾政恨其以傳舍而視之也

茹古畧集卷之十七

主韻樓藏板

齋舍

齋居有名非古也至於公家學校自胡安定始置治道等齋以爲諸生肄業之地此其作古者乎孟子俊求齋名

書余觀孫公之閉戶先賢別傳董子之下帷漢書韻者綜覈

諸家學士以相推重簡文不韻者沓雜小吏案牘以

供指麾漢書王褒之書野王之畫俱稱雙美南史甘露

之降白雲之繞不愧兩奇漢書周易之脫稿有時晤

借女艷輿地志文章之夙願未了妙絕醫師東齊記燕處

東偏則左山右林之相映日與休偃齊記卜居大隱

茹古畧集卷八十七年韻樓藏板

則夷下銳上之盡善聊足棲遲朱熹香或凝于舊寢曾肇

藥有餌于瀼西陸游何龍盤之至止溫那漁浦之多

迷嚴維高若其敬不可懈朱晦菴坐每以忘莊傲怡容

膝洪景拙守盱江張軒于以題德星于望族孔帖關松

雪于堂皇考名流引于朝夕蔡吏事老于平常胡拂

拭几案也有如措置公卿呼吸童子也有如畢力赴

敵撫解露腹也有如休沐醉吟斯浩然之不可惑馬存

記而雷在地以中復螻因屈以求伸抑潛處之所自

方晁補之飛以大白竭江淮之產而靡惜國史記以流

寓懼黨錮之禍而彌芳山堂肆考噫嘻流水周于舍下柏

木幾于萬株記花塢藥畦之景會長安志風亭水榭之

環鋪唐或緩步花徑史或浮宅舳舻王維何似高峰作

家山于申甫長繇來玉尺例比德于長夫李第一

草一木之平泉今屬誰家之子玉泉雜記乃偕飲既翕之

家聖猶傳案上之書休有舍如茲一泓半畝三徑長

廊晚山翠映初日暈陽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

覆地有堂均撥蒙密今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

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思主人如此進退今古響答宮

茹古畧集卷八十七年韻樓藏板

商或排空而叫閭閻或枕流而咏滄浪琴無弦而有

趣酒徐酌而靡量一顛白日幾熟黃梁驚漁歌于野

岸拾喁響于禪方山林而去寂寞城市而絕囂喧主

人曰余何知蠻觸之有人世風處之在吾祖

苑囿

天子曰苑諸侯曰囿左取生氣于東方通白虎攷分野

于昴宿隋天先聖僅足于觀望勞形豈盡好儉而惡

費哉呂則有黃山漢白水京邦甘泉黃芳林上遠帶

丘荒周旋封域殆幾千里漢銀樹千尋玉臺百尺未

盡長吟梁穿池構山潛形者二百餘步清官連房交

閣徒役者二萬餘丁晉載剪綵為花則美女千騎試

作清夜從遊之曲續世當啖更植則花石怪色何啻

男女私褻之行南于以昭祥異物梯航而至洞于以

茹古纂集十七主韻樓藏板

遊樂光風傍樹而生雜賓客偕遊試作中郎之記梁

宦官可遣能無長吏之爭新噫嘻誰用竿而詔以下

水無適嘯而麓不聞晉所以禦災周聊足活民韓因

之以原野東應之以德星禮機樵蘇往而無忌魏都

葵織比而相形唐豈復逞此雄心奮茲神武唐奈何

任可錄事罰在居停東昏則又以覓博望之故址漢

攷覆舟之舊壘樂遊進士與宴瓊賢士多思雜法在

不敎漢約借以期宮苑而不見齊後主之仙都功纔

告就南五西域國之佛舍異記特施雜蓋無愛于騶

虞麋鹿封何私于神爵麟麒楊其絳帶移鞍以即事

其賞花釣魚以賦詩宋余讀徐鉉序望薄嶠之

嶺峯祝為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作恩波歆歆休歆

茹古纂集十七板

茹古畧集第十八卷

楚人 程良孺 舊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弟 程良籌 持卿父 訂

筆

余讀毛穎傳穎者中山人也秦皇帝使蒙恬賜之湯

沐而封諸管城集韓漬毫端于一勺施墨妙于八行實

五色筆賦雖迹于眾毫誰難脫穎苟容身于一管豈是

鋒芒筆賦說者曰筆者畢也形舉而情序矣又曰筆

茹古畧集卷之十人 穎樓藏板

者意也意到而筆到焉博古通今雖間世可知也策

功行賞何萬戶足道哉制刀稍文陣義之筆鋤未詞

園林語吟咏之時見囁如中霄之間夢吞筆曰床曰枕

云梁如鑿如椎上無分羊鹿陶間取麝狸鄭公所講

四絕元銳之有當硯厥惟三品盛德之永宜梁江城

下濕之餘中山處天東魯詩書之國方策如斯周

記石風潛踪天緣水浪名于虎僕物人顏責直上柱

髮偶及于嬰兒天取其三重五束賦定其二握九分

王羲之毛細之去鋒長斯為妙矣能改齋綴之與

歸壁安足貴云王羲之茹古氏曰儒書有日漢持棠何

時漢青鏤密授書足錦夢思齊點可在額上大或如

椽晉賜之佳博物之志拾遺給之成游獵之篇史傲有

搯于阮瑀文士賦已就于彌衡本畫以荻陶弘削以

荆拾遺逢王燦今見閣魏過陸機今欲焚陸雲與門

庭藩溷之間皆為措置漢畫行夜寢之際那事紛紜

女其貽詩於以事絕夏后魏晦處僧虔本過則何

之周舍韓詩諫乃比之公權唐向北辰而磬折神入

茹古畧集卷之十人 穎樓藏板

甘露以參聯龍文懸蒸有會經痛頤從年上獻可畫

日天夢可上天五代陳破賊之形無妨滌血謝承墓

敢死之士立且摩肩唐裂土侯封丈夫有期于異域

漢紀長鎗大劒毛錐何累于青氈五代再擁節旄憶

華山之禱趙旋知貢舉看選店之緣五代為請謁之

布衣從教禽化大唐為起舞之妖物乃見鷄連錄光

禮嫌親授蔡典誚備員隋任詩以敵梁廣談曷先上

事傳于冥判天用藉于病顛王光則舍利之放金臺

則高指之偏記試寶家傳右軍之帖新尋拾涅槃惠

遠之詮天豈謂化僊吟嘯于道宮佛院而有得石自

非人力精絕于人馬山水而稱妍難氏舞袖沾裳縱

以臨池之興休累金豐帛垂以賣文之涎志迦所得

于白雲先生之法義貲所費于晉陵太守之賢范又

何不纍纍多智永之塚本而津津廣南部之傳大客

有學書臨水負笈辭山含毫既至握管未還銘曰文

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茹古畧集卷之十人韻樓藏板

硯

有子墨客卿從事于筆硯之間學舊史之暇日得美

石于他山黎述溫潤稱珍騰異彩而玉色追琢成器

發奇文而綺班張可傳人情厭常喜新顧維塵埃之

物少年好古博雅不遺斷缺之文賦盈虧伺月中隱

覆從雲上迅狀如龍遇陰晦雲興霧障揮塵翹駐有

鸞轉石岸色映聲聞天則求之馬肝敷彩上斗宿星

文上圓靈敷重活眼淚眼死眼而較勝瑞硯紅黃相

錯山峯林木花草而絕羣澠水斧柯從出硯綈几頻

茹古畧集卷之十人韻樓藏板

乘西京木則貴其能軟傳玄玉則取其不冰雜胡然

歲至丁僑回憶封題之舊柳座果而居奇海嶽代增

賞鑒之靈漁陽計擔水之餘誰為估直孫之就擲地

之狀那弗屏營硯翔鳳之侈殊觀禁錮有日南史

銅雀之尋遺趾市贗誰憑四不頹不魅紀稠桑之盛

事資暇與灑與染寶岡栗之佳珍李會稽之有老叟

硯石晉之有達人天神所得于鴻氏四隆所遇于龍

紋新安云何青衣迎入東湘水遙分異結鄉隣于李氏

公衛作城池于右軍筆雅念同盟幾拜侯封之寵漢還

思一本長憐孺慕之真志博物貨于張華不為承乏

遺拾議事爭于王鐸且見生與語林聲價已高故作丁丁

之响鄭法物具在時看淙淙之鳴東坡雜記如是蟾蜍與

獲西京芝草從生天伴夏門之三趾繁欽異孔廟之

大成從磨礪以須王出提挈而當案前萬斛之所從

汲圭角之所必捐磨不磷涅不緇屹然雅操圓成規

方成矩凜若匪才洗以索般譽乏山公之啓書難自

鬻達可右生之媒吾于是得養生焉以銳為體以動

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銳鈍動靜所致僭令筆不銳

蘇古集卷之十人

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而勿為

彼也

紙

漢儒推尊誼仲舒至矣然于誼曰賈生于仲舒曰董

生友之而已獨于楮先生者師之其為世所崇尚如

此古人竹簡編書有當結繩之用什嗣后帛緘廣幅

猶沿方絮之名上從系從巾亘古今了不相及王隱

曰番曰幅于載籍別有可評北夢母訛側理王子推

本蔡倫諸物在人亡未陽其舊識湘洲代淹世遠雪

苑以如神元賈著蜀余試疏其名乎胭脂染色元賈

拒柳飛香劉恂嶺擬玉以屑上錫銀以光丹陽賦鸞

蘇古集卷之十人

箋于蜀樣韓浦承鳳詔于堂皇鄴中決勝琅玕那見

異蜂翔集西薦茲典乘伊憐朱鳥搏傷杜陽若是寄

情思于松花恨深烟水牧聚唱和于玉葉韻絕縹

囊三蘭亭縱其逸興本桑根世其守藏諸出異藍

雲段成式凝類皓霜方豈麥麴稍稗之無取錄而

藤苔霜竹之非行上則又疏其事乎于寶撰記表杜

遲懷歸唐卧布陶今相補謝承給薪爨兮無違抱柿

葉廣慈恩之惠林邑桃花侈中翰之奇唐贊得失于

魏武魏武約貢獻于和嘉東觀注緒起居精求秘府

之物項兆先補闕幸占邯鄲之禧錄紀名對之美

談蠟濡有當唐成清白之世業湘纍何為史嗟從張

永宋索自羲之林逞徑丈于章誕錄工啓事于孝威

林語賦就子虛價重而幸逢得意書兵興吳下画裂而

早識意其神仙夫錢氏得從蠲役補義陽聊爾克

饑顏氏詔勅施行純黃免于虫蠹唐按彈故事全白

例見龍墀柳文一事而重叠相看請由光始拾如許

而鑽研日在疇曰蜂知燈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傳成

陋癡人之刻葉異墨客之天藤邊幅未易盡卷舒不

華古畧集卷之十八

七 顏樓藏板

言勞豈陳玄毛穎之流力期推挽念左伯楮公之屬

久嘆寂寥褚知白一紙賢于從事千卷重于斯文賦又

嗟哉豈不裁其偏側束以繩規愔然而起賁然來思

墨

槩自周書有涅墨之形莊子砥筆和墨晉公墨纒色

宰墨綬是知墨其來久矣天義取于晦什象同于陰

詰真古人灼卜而先畫文官司戒石以名箴左曰螺曰

蠡曰九曰枚中五尺衡其數補四和美其才紀色以

別下左子則是卿楊吾觀漢制尚書之起草官唐時

賢院之成名藝文畜以成莊家藏何盛府遲之入夢

袖手已盈王其以婉之多知用精醫藥瑣碎抑海人

之無行繕寫券文本余又攷神僊之說或以入木傳

華古畧集卷之十八

八 顏樓藏板

如是救焚仙神因紀怪誕之事昏因相祝四跋陲絕群

驗之日用經歲無減譜和之樊榭設色如斯上如

鑿石鎔鎔聲遠錄值秋霖冉冉光垂天際可以刃譜

圓或如規上潑汁累山石之狀書灑地成蚪蚪之文

遠聽懸嶺之淙激新安見盤龍之簾鱗后山質堅以

玉春紀聞色白以銀天箋奏何來每從皓嘆唐倂獲所

有詎不奇珍邵氏用以濡頭草聖工絕於張旭本因

之畫股從衡調合千儀秦拾遺朝會之儀謬誤有罰于

飲水北齊會朝錄淨脩之業清狂不耐于持平志汚扇上

成特書就屏點或以草穎用之檄詔御府

之綸雜夢入畫僧精妙有進于醉後談情間偷盜治

行益洽于明神上夜半東齋悟入瑤姬之話與地居

嘗牀第畫工阿敞之情傳豈謂好事流傳相憐亡恙

之徒帳煙可識見辟嗜以行甫浩然之輩老病相驚

江之後或作廷珪者非覽潘谷之券有存祇發狂而

浪走志淵才之素不偶任涉遠而幾希宏韻事則景

煥儲才願終身而托業清殺景則莽新竊據視二陵

以掃屏東漢于以探豹囊之具詩烏玦之奇東坡又

何必尋通人之獎志而多玄中之悲也哉上龜非肯

問寧覲死灰復燃噫實式松階俾陞槐次予不憚于

研磨爾益深于策勵

扇

伊彼執素班婕妤居然可珍象明月以常滯徐幹發惠

風而愈新曹植形五離而九折簾釐解而縷分微

虬龍之蜿蜒結雲電之氤氲賦無謂其求進也所以

應時而至待命而行無謂其速退也示不敢蔽人之

望掩君之明賦有取鵲翅拾遺具美象牙記六未有角

晉九則多華拾遺綠沉之與紫紺鄴中桃枝之與木蘭

上大有遡于扶邑異物長或肇自劉漢古今運七輪滿

堂寒戰雜記搖五明中外殊觀古今水或以灑林語雲則

以移詩同心伊昔東宮比翼在茲晉若夫博選良

家遇下藩而敗興語書精逸少從老嫗以染翰晉道

術之有幻形橫流競渡續搜盡工之有特筆咫尺飛

翳齊蒲葵非時頗爭直于中宿晉草虫得當任把玩

于非常司馬出隴秋雲王融之嘆賞斯寄梁資清寒

雪恒胤之吟詠乃長世就飛蚊以志感漢覓蛛網以

愴神莊搖之相憐中夏林執之雅重垂紳張溫燭

之娶姑女世說王敦之見伯仁上疑庚翼之故物語傲

元顯之通津梁隸事之賞為多掣從阿儉南樵容之

理未已羞見郎珉晉書遊飄支影之精絕搖者誰屬拾遺

青綺紫絲之寵賁召者何頻翰林志吾又究彼酷吏見

錄世紀磨此渴人世紀那堪點眼世紀隨任指麾語勿羽翮有

損少之嘆晉中興勿筭篋有棄捐之悲班婕妤詩但舉絕其

流輩武儒衡工職守此清貧何植無已王莽之屏面漢梁

與之擁身續漢書比逐惡之光庭實從至性唐少所見

之范質從似渺論開見錄光搖懷袖涼生毛髮起退想

于青蘋引青颺于天末詩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

可蒙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嗟夫用舍有時

第百卷集人卷之十八士顏樓藏板

出處有宜彼狐貉之御冬豈當暑而亦悲惟人亦爾

于物異疑

鏡

太陰之精流為金英虛函不窮萬象在中崔應金均鏡賦

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明不盈不闕磨

之白璣拭之玄錫曾無點其纖塵淮陽陽隧以取陰隧

以取更何獨夫毫髮魏名臣奏則夫既明且好秦嘉不將

不迎莊玉匣方啓句秋水時澄賦僊山並照智水齊

名東觀漢紀兩人相覩相見之情漢書忽而茂林叢竹忽而

流水芙蓉朱朝類記忽而隱起雙龍具體無異小說忽而

文成蝌蚪更時自如博物志金輪晝轉廣異玉兔夜舒墨客

第百卷集人卷之十八士顏樓藏板

其七日而見神仙耶抱朴子其一且而逢鬼魅歟上遠

之二千里之飛蠅隱隱不絕南野剖之三兩處之人

物歷歷相爭史鼓艷波中肺肝今如見松寬錄應聲影

裏屋漏兮揚明拾遺三公叶其瑞應齊書相字美其休徵

天寶遺事青衣童子坐酒樓終當化去外史黃冠道士泊

風浪驚訝聞聲龍城錄內苑深宮胡自胆張心動西京雜記

碧光絳氣猶然洗玉塗金隋書病疴而起色天寶早

魁而甘霖異聞集騁從香朱衣之色玉泉貂蟬揚綠緋之

塵筆見爾前必慮爾後大戴禮照以內更鑒以人符若

夫張裕蜀志侯惇魏志每生嗟嘆揚真徐穉世守清貧內
 品如是貌如是才見容當代唐知興替明得失寧忘
 老臣唐書張敞之燈燭誰施相驚貧士宋趙凝之衣冠
 日蕭拂可侍嬪梁無疲屢照世說有快磨瑩隋書無混魚
 目向書有失虎櫻梁鵲立緣起神異犬吠分明神異
 遺之爲信三十國春秋夢之得名梁揚州之脩貢事補國史
 道家之美聚形筆記吾且求好事之珍藏祇偕佳侶清
 又錄何信妄言之禍福耗厭友生續搜神記響應不疲封
 容成侯爵而朝請冠冕偕進號壽光先生而不名傳
 第古集卷之十 十三 蘭樓藏板

鼎
 以余觀于鼎也九牧成貢記三命與傳禮其足胡折
 其趾胡顛易致用王家取崇貫之貴禮觀象犧易利
 金玉之芳易國弇謂鼎附耳謂鉞初學諸侯之飾以白
 天子之飾以黃上下實上虛外圓內朗賦鏤厥奇狀
 又有鸞鳳蛟龍禦其不若怪無魑魅魍魎賦不灼自
 沸不汲自盈瑞應潛伏有會史望氣無憑越南藏彼深山
 則文明啓運錄致諸堂陛則興王崇禎瑞應東南移
 耶自邾邠以來當在何國孫暢春秋侈與自鄭重以
 第古集卷之十 十四 蘭樓藏板
 對是否在躬東觀漢記佐漢佐周祇諛詞之至武謀梁謀楚
 將何途之從後漢書數里自廣南三斛見容起居守以一
 龜傳大可九龍淮壁先于荀偃左金淘于赤松葛稚
 川狀之鈞而形似武照以夜而光濃平陽若乃危見
 魚沸伯陳妖紀雉升書玉璫相把注銀甕時傾錦不
 然而熾和陽有毛以形漢煎沙爛石之秋山川有氣
 先巫錦黃雲之會祖彌多靈史忽指爐石工侯喜之
 作賦韓別無鼓鑄屬宜子之書刑左崛起之英雄負
 之而稱至味伊慷慨之烈士赴之而已捐生文董卓

云何徒尊崇而加拜錄王商得當輸忠義以惇誠上

華督之路非禮從教納廟左王孫之辭正色那許觀

兵上勿獎叛人食邑今有愛管光昭先業冥府耶殊

旌孔相視滌指左併語造冰徐蕭何之功久著

漢陸遜之績已成上非無見于義士左賜可拜于鍾

生錄斯鼎也非若醯壺醬瓶可懷藏提挈非若兔與

孤逝可旦至暮程策較量于多汁少汁之間烹鷄何

用邊籌度于處艱處難之會參魚與爭策扛之爲

勇羽舉以兼人淮脂以身何訥楊烹以死何嘆主父

第古纂集不卷之十八主蕭樓鐵板

魯或以其質往韓趙或以其人論史攻之新故易

盛以秋春賈則吾亦愛吾者有如斯哉

印

當司存之簿領覽執事之巨細舜典輯五端其璽印

之所由始乎群吏有虞其欺故合之而給天子不責

于人故司契而執賦象其爲爪爲目說辨其爲銅爲

銀百通以六書惟古文之有屬漢足以五字沿漢制

之相因白白下爲羊豈一長吏文有互異紀官著爲

令彼二千石斷有專名魏龜則取螯藏之義漢官虎

則壯威猛之英上則夫磊磊落落海隆隆平平經

舉之坐中雖玉質以何飽魏係之肘後故斗大以爲

第古纂集不卷之十八主蕭樓鐵板

榮晉由錢穀以陟崇階抱慙人望記乞骸骨以歸田

里冀想情親裴重將之倚任方隆控以忠嗣傳說客

之合縱有日佩自蘇秦本若乃黃紙作書安諸軍之

反側李白茅受事明五利之不臣史當工賂進賄之

餘終秉筆而不敢下程酌舉賢任職之事一解佩而

詎非真孫司農倒之克壯陳節度假之見嘆李從

闕下而亡命張徙上谷而呈身史揖遜主人之前富

貴其已足蔡周旋海島之上往事以何殉順豈謂

步歸郡邸之臣相顧失色賈孰是朋黨充宗之客具

評同人顯朝廷之信賞惟憑無利而不與使命
之往來以事寧信不可論國三無千重譴何第任緩
求度毋為舛錄寧與狂酬遠行次餘干乃中流
而左顧孔相遊梁國斯併附而景從錄抱道何人百
步泥封虎狼不敢近抱方回往矣五祚山迴門戶莫
可封列銷之幾敗乃事漢弄之熟視其中越光武功
所收夏侯書段頰之流以枚以紀相法所始文長
仲將之輩誰吉誰凶經乃急就用鑿私記用刻既不
同鼓鑄于上古而法之從刀法之從筆何不明篆隸
第古集卷十八
之相通故曰雅佞罔識妍醜關趣徒弱關力偏該關
學正傍關派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香

凡香之屬皆曰香遠聞曰馨美者曰馥音氣曰文
余求之香市述香戶上香界香譜之別抑索之或
木或草或龍涎或麝臍之靈香品蘭蕙桂椒名不先
于漢代上朱煙青火詠僅及于爐銘記豈武帝窮
極侈淫史氏忘所未有上乃王母奇傳名異後人好
事聲稱上以之廣佩以之供焚要表三洞今珠錯洞
要珠准百刻今篆文詩從紫囊以戲睹謝自瓦棺以長
聞府薰于鄭姬鄭啖自瑤英杜陽灑衣而衣可敝周
第古集卷十八
德五坐席而席可更荀舉之袖郁然清室歸田懸之
帳絮矣連床郭謂草木之無情溪流自在唐謂星
辰之寡識鶴羽曷將本披草負笈之流匪關同調譜
旄山旖峯之舉雅擅孤芳清異授自秘書芳分于芸
草集詞刪花譜恨寓于海棠詩頗有精摩將思妍而
脩入黃山谷癖從至性母事廢而形忘清厭茲虜氣
語喜竊涪陽詩三壘三浴國以都以梁志刁存之便
宜欲就漢天錫之富貴幾當肆括以御史之職王握
以尚書之郎漢官吾有異返魂之謬香而亦假效聲

之驪記正可解疫志邪不辟寒異飾壁塗欄誇

勝于芍藥盛開之會唐勝車煎甲競侈于宮中除夕

之常隋丁諛妍思鑲怪獸奇禽自然生動記楚連驕

態看峰狂蝶舞多否神王事中國之有聖人其搜奇

而剖異十舉朝之盡蠱媚誠鼻塞而口張仇夫然有

樹非林有孔非泉集非空非水非火非烟童禁

烟者豈曰初政魏成穗者或亦偶然傳較勝以西湖

之風月詩佐會以南海之駢驥傳梅詢就其舊僻田

韓壽假其良緣傳如是馮錄事之拜勅元趙清獻

鄭古畧集卷之十八九韻樓藏板

之告天乎本

屏

屏者屨之遺象也三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

直處必廉方李且也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

圍我床易賦連以文錦句映以硫黃羊注意按仇

明千秋之得失劉留心墳典搜往代之明良唐

圖有徵于瑞應古銘有切于農桑三而况是父

是子轟然並列紀門生座主相值同堂弘謂非屏之

佳話也歟乃若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漢餽遺飛燕

叶婉嬋之情外拾翠竊香當壚解佩之人姓字可參

鄭古畧集卷之十八華韻樓藏板

于卧榻楊當熊捫蠶剪髮攬髮之事圖畫具列于

庭合好合門楣恰良緣以幸中氏踏歌床第因醉

客以相迎陽馥馥吹來則孫侍兒之夜直拾鏗鏗送

遠則王美人之琴聲三勁健越于七尺雜張皇徹

于兩楹顏詔書有事漢檄草已成陽于以屬其

紀事後具以聽其擇昏漢立可蕭彪京排可王

現宋無言教誨書豈患體羸林飲况自豪蝶或適招

其夢本化工在手蠅或巧副其名吳風韻何來擬

之屈曲從俗南談絳不輟從教偶誤相傾齊術士

之牽率以時寤寐而濡迎有先于東觀唐未少年之
謝無與語狼狽而走妬有極于中兵俗玉石有分豈
戶外侍人模之方知有間拾遺琉璃可作彼神臺物色
映之更已絕瑩漢武吾以徵其奇妖何在月武三吾
以明其侈母亦從雲王植之爲蓬竹若供其儉德晉
剪之以甲龜何事于繁文洞冥因是有取于素屏焉
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冰之篆文張旭
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
畫于上欲爾保真而全白白集

蘇詩集卷之十八 李商隱集

几

古者坐必設几所以爲依凭之具者也說文在聖主不
倚昭非尊者莫施義既拂而獻矣禮亦操而從之上
助自軒轅制作若爲闕事李元升遵茲內則敬共具
有素心禮嘉之綈錦西京雜記飾以黃金漢武味以百而
美麗幽明錄色以五而離披郭中白日飛昇往見虎之
附翼典錄朱門傲睨寧必錫之閑棲語投之深智伯
之怒左斫之重呂布之嗤魏志奮髯而抵漢書拔戟與推
志魏志仰天似喪其偶莊路露自罹于危後漢巧擅班輪從

蘇詩集卷之十八 李商隱集

山君以相召吳先望隆公輔贈儀同以何爲晉書古人之
風深嘉不已齊春秋太傅之德撫憶于茲漢紀吾觀逸少
之興到而書真草相半晉書再觀阮籍之醉扶而起使
命奔馳竹林七賢傳憶前代之舊臣特申追寵陳書恤當朝
之元老靡靳惠遺魏舒從之共卧漢紀或以相憑姚信當
流矢雨集之時論議自若東漢豈滴滴霜凝之會夢想
不勝後魏狐何資于房壽雲仙散錄烏有咏于杜詩本集凶仍
而吉變禮饗射而登祠上其春官之所有司也歟亂
曰珍其曲脩其直是憑是式惟爾之德

杖

陸賈新語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

聖賢為杖問之有貴賤禮記持之在傾危說文伊耆供齒

之用周禮武王嗜慾之詞禮記執末兮相獻禮記在函兮成

義周飾之鳩乎義有取于不噎儀禮解之虎耶間有乘

千所司黃魯直贊洪範五行之文從黃衣而日授拾遺糜竺

千間之庫憑青氣以雲垂上懸崖可掃宜室志刻塔胡

先塔寺記葛坡之所變化神仙鄧林之所滋延山海經占吉

丁夢魏志引諱以偏譚酒酣兮說劍典論任誕兮掛錢晉書

華古書集人卷之十八

逍遙行歌之日禮記長生不死之年本草龍若可乘訝光

彩之滿室南康記錫于何覆異飛疾之從天神異記再信

宿而還魂瘞從泉下傳五百人而說法叩且直前法顯

然則蔡為原憲莊子金為少千神搜逾大厦以作市史記自

扶風以經還內傳象箸柄之纍纍晉書拾藤葉之芟芟南陽

日精有氣別傳銀角從傳與揚那歎而合五代勿規而

圓唐史于以守朝廷之法後周遵先子之言史記斯寵綬于

衰朽後魏而無驕蹇于少年新序先生咲而言曰潘岳秋

興稽生倦遊恒譚不樂吳質長愁並背年華未暮容

親先秋然則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將以養
老將以扶危先生疾趨而起於以搏虎豹而逐熊羆

華古書集人卷之十八

華古書集人卷之十八

席

席者釋也其為虛左之問史侍聘之珍禮試迦黃帝

蘭蒲之詔拾遺桀紂文綺之塵六臣不敢以憂侍坐晏

君不敢以鑒忘身禮豈以饒車微嫌祀上之義韓

無因煬竈相看舍者之論列渡口徘徊堅冰而利涉

柳間庇陰茅葭以殘真汝南有紀重坐殷不愧無

完良史何緣以絲甫第設以卑舊就省叔賢之家談

鋒起于桑下後共事故人之野盼昧絕于車端齊春秋

金何籍于陽邁宋蒲可編之郭丹漢如克國之信威

茹古舊集人卷之十八

異域本如來歛之置酒高歡後時政敷陳持筐辨髮

之行藏不堪一過代宗烟霞嗜僻駟馬高車之舉止

固已羞看高士徐穉李贇之流相邀禮絕典張儼朱

異之輩嗜語才難文士則夫嫌以子敬西京激以蘇

秦史石虎之為豪客神中白鹿之有神人成公典倪

首于長樂後奮臂于家令史覓快婿而別設魏求吾

友而若屏齊繫博士之說經奪者無筭家值主人之

宿客撤者吳辭晉或拂簾幌或落糞溷悲人生兮不

偶世同之司隸同之尚書快獨坐兮無飲武同風之

美記半月之奇拾遺于象則牙傳于虎則鬚古今

佔輿山樵鳥跡所不敢近拾遺濡奸葉紺海人所以相

師上擁自昭陽望之者無能注視西京覆來瀛島澆

之者日事紛披上如之何斯君子之攸宜也哉張純賦

茹古舊集人卷之十八

簾

戶幃爲簾詩草色入之杜緯蕭之爲素業莊蓬薄之

爲土宜言方于彼僂靈色有聯于翠羽洞因之漸水飾

有燦于珠璣秦風至和鳴如珩珮之響集拾水波盪

漾若龍鳳之祥輝西京雜記日事刑名夙夜而甘岑寂史

晚耽音樂艷冶而弄騎姿梁書乃若清風逸于三至史

補苦節篤于重幃沈麟入成都其憤憤漢書望首陽以

遲遲汝南先賢傳龜甲而神典箴之命齊書軍政而拾叅箬

之遺唐書寵幸相邀五色之明珠莫禁謝綽德只自

命一庭之布縷相師晉東官故事豈爲嚴武之殺機指顧

者再唐史豈爲張說之要地依附者幾上豈母后之乘

權軍國聽其願指王文政筆錄豈憲臣之展陸雲霧乃爾

駸達唐書斯簾也可以搖竹間明月古詩可以約花底清

風蘇子開詩憶紅塵之早隔唐書快春色之與同杜捲上銀

鈞蜀織纖之手羅隱報來玉漏憐泛泛之躬若夫因依

華省隱映長廊禁鐘啓明納晴天之曙色嚴城警夕

引華漢之霄光輕明無隔卷舒任時誠繩約善結而

組織如斯逋乎

帷幕

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幃之屬也西風赴國之侯鄧文

君王入侍之時曹植覆斗得似拾遺題雲有奇雜散者

未可盡棄損者或有深思京所云三年之攻讀仲

千里之運籌漢書經戶閒無人何以披之斯在宋成

都幸已貴何以張之幾周漢書七日西來燦燈光于雲

錦內入分並至炫象席于綺稠仙神飄然御風而行時

爲絲絕拾遺未幾緩步以俟快此錦封崇風動移時入

有偕于鄰氏晉書日前行部蹇有事于賈棕漢書則夫易

衣而語坐客呂置酒而伏兵戎吳志起臨軒于所設晉書

多宿露于在途拾遺幾環珮而絕響典並玉質以凝膚

其笑爲婦人之常態左其泣爲孝子之長吁齊書必

咸陽之不移而具史寧衛國之長樂以居襄長夜爾

思故相役于彼匠內傳椒房深處每從事于大官東觀

三世之朱兵青油頻入宋繫平時之蕭律玉晨從觀

飲劉若瞻鳥于上射犬于旁京疏縷以成增悲倉廩說

連祗以屬矜翊君王史今有埋金唐書寢布者漢書俱爲

佳話如昔就拜漢書上遺者西曾否流芳也哉

帳

夫其為帳之用也于以鼓箏伏兵無嫌于夜半

魏志

之擊筑傭保誰識于漸離

史

甲之乙之夜光之與明

月

漢書

是耶非耶暑雨之與寒邪

杜陽雜記

月下聚雪

拾遺羽

上流蘇

晉書

試想瑤英與得之日

詩

昌言見嬖之初

武后

紀雜之百子斯屬

齊書

哀之千人乃舒

書

蒼鷺其叶吉

宋班虎所從施

左襄

工聲妓而樂作

魏武遺令

置左右而兵

隨

魏志

物無嫌于用故

俗說

風有惡于移時

東觀

剩可書囊

非關君德之約

益部

分從馬鞍由知兵務之煩

晉後嘉

汲黯之奏章急報俞旨

本傳

嘆蔣欽之苦節深美殊恩

吳移杭而第假咏

聞見錄

擁胡而慮司存

風俗

逮至五玉

共處

明皇雜錄

好友相依

下範

尚書入直

故事

麗嬪留輝

趙后外傳

絳紗日煩受生徒之業

馬融

青綾自以解小郎之圍

列女傳

偕佳麗于嬌如多從車載

記問

媚深情于陶穀得

顏羔肥

本傳

余悲者影見神搖空期夢寐

恒談新論

而憐者

同歡假寐浸苦房幃

郭子

境色如鮮相憶燈烟之業

范

薄技自許行看軍旅之師

淮

倏爾用華不甘看寢處

相因停宿瞥見珍奇

幽明錄

有勞敵竹

唐

第寶異

書傳 試起迎于佛骨

年

遮盼昧于僊衢

武宗

春愁

幾散夜月幾迎酣香幾夜浪醉幾更

煙花

其帳中之

英英者乎

子 221-269

子 蘭樓藏板

床

安身說文偃息釋名載寢之床詩明月我照選白玉君芳

上試求方言之所攷異釋文之所參詳思義可窮

橫六尺而臥足書諷讀不倦勞三伏以陰披魏書湖海

元龍不堪上下傲絕魏志昌黎孫鳳伊憐方丈棲遲書

宴凌雲而長惜晉書對明月以追隨孟郊取喻仰照宗中勿

縱醉昏希蘭綺新遶南史桃符見存王齊獻終當此座隋史

第見積塵南史馭以豪傑前漢待可慕賓漢勿好事以虞

翻之舊南史常導養以陶淡之神本傳若乃埋冰掘地之

茹古晉書卷之十八是蘭樓藏板

之苦左坦腹嗽餅之奇晉書寶劍賈直之日策飛白競

得之時唐史從七寶以應召李白集憑六甲以分飛內傳堆

笏成其盛事崔薦蒿守此芳規高士傳愛有鍾于袁術

漢事有泣于麗姬莊陷矣似關于聖德桓移之乃竣

于孤危齊書喜庾亮之登臨咏談不倦宋盼管寧之獨

生精讀靡達魏志睨視而語佳兒不堪醉侮甫杜深謀而

虞刺客致杜禍機唐史懼或有心潛匿豈推轂之策然

寢誠有日累遷想設榻之資通典對賓客而驟與談奇

抱自負六整軍容而從夜劫勝筭幾持左遲速有餘

真巧不足吾以此惠遠之子畫品綠竹扶疎清風委拂

吾以想文斤之倫湘州記孝先見壞之年成敗何經于

人事仇池筆記知席論佛之會飯依常切于性真佛書嗟呼

屑沉水之香相憐細骨石崇論環壓理之栢見洽捧掣

書叩之鏗然有聲幾忘先隴西征記挹之餘芳遠襲重

絕禪因先以金龜茲梁書以玉商辛世本勿須雜寶西京雜記

勿愛塗銀沈約又何嘆其剝膚以及易而腠滕以親

也哉後漢

茹古晉書卷之十八是蘭樓藏板

余

夫有寢不愧衾者哉兄弟與共先賢傳女姊相親雜記大

之貧士得為君子劉推之大造別有陽春晉書牛水

夜眠對妻子而長泣史雞聲曉唱蹴友士以無違晉書

氣節相高豈誠役志百幅晉書清風可挹從教貧守一

圍羊續盤領有宋空囊何譏上則夫人直相供之

日典臨戎下勞之時漢東以太司徒之貴尊官庭寂

寂漢以右護軍之色養子舍依依吳志其奉公而無私

積祭其飾詐以鈞虛名史其詔雲龍今勿獻漢書其成

第古集人卷之十八

驚驚今與盟雜記輟輟生塵勞想華清之夢鄭愚詩朝歌

出狩伊憐黃署之勲起居注當骨立毀形諱言繡錦世說

豈居貧屋漏敗致典墳虞而不見百錢處乏之家鼓

亂相率羅博昌計死之日壯語驚聞晉書為不足為有

餘早動憐才之想史若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誰共

作別之身古從亭舍以隨風陰行有在舊托採薪

以踰日高致可詞晉書蓋無取奇花異卉周昌無愛鳳

彩龍文杜天台之光紋有色漢書地日之柔氈由開

洞戒忘起而息事杜思除癩而辟驚錄余讀晉史

魏舒為尚書郎時議清汰舒曰吾即其人也被披徑
出同寮愧之歎歟亨哉傳本

第古集人卷之十八

枕

應龍蟠螭潛德保靈蔡邕有安有危以邪其思羅但假

寐之時光輝何取于四照遺事即薦之物文淫巧何

貴于重明唐杜陽編玉溫相看夫然三島十洲盡供遊興

開元黃梁未熟亡幾出將入相快絕生平沈存中故

日黃金可成鴻寶無多出世書白光隱見清風那應

少登拾遺家藏靈物有年久而為魅集臆下篆書莫識

神或有憑拾遺夫白鹽形質後漢丹書寶咽越絕彎弓而

期一咲宋書剪紙而任高眠上或以下相思之淚詩或

以替夜半之眠吳越不為佞人而卧魏志其為孝已以

便尹循吏之守清箴木亦垂戒後漢力士之快夙隙

玉者從先晉書言念金瘡彼北征何惜于舊獻武帝相

將布被在陽城並售其多賢唐則夫擲之那猶高卧

書乞之固已醉顛南史歸之于以退虜淮近之果爾悞

緣晉書豈流芳遺臭之論云何撫嘆東晉風定雨晴之會

還教夢偏見以玉清之還合不偶宣室合浦之情事

已然唐鵲駕但留于郭翰墨莊龜文安美乎飛燕雜

勝負未可知高卧想薛公之指畫前精苦日以用

假寐高李鈞之芳妍北齊書攷漢官儀之舊傳張
子幼之篇晉書廉稜方正密骨直堅銘吾以知終始之
不忒焉崔駰

子 221-272

釵釧

失女子之以色事人也哉說者曰無脂粉見誚詩評無

情至增憐吳志注分香賣履之談似誠多韻曹瞞傳墮珥

遺簪之會那弗爭先浮于注而以丹若有識于御事

什鎮耳以玉第有警于旁填什名若乃駭難與剗黃香九宮

賦金雀交妍陳思王美女傳其辟之以寒拾遺其知之以天周書

其美則分疏以七葉其寶則估値以千秦嘉與婦淑書夫寧

誤重絳之色古今注而或減合浦之圓西京語以城傾沽

販何從以翁伯漢書聽斯歌調得失乃並於祁連河西舊事

蕭古集卷之十

巴穴之作貢于京師華陽國志試占姪夢夢書義熙之偶期

于村曲甄異錄乃探幽還集靈記吾又想靈芸之所不勝

遺溫嶠之所自便世說江夏記其幻化續漢書漢濱善其

借緣梁書異所得于季瑀之婦苑異忽有拯于參軍之顛

幽明錄幽明錄色艷聲輕多恒舞于晝夜之交寧呼姓字拾遺

祥攷吉驚翩翔于明旦之際莫碎婢娟洞冥記以驚異

書名譽所流何愛箇中之索唐書與翻妖識英雄有事

由名榴上之環拾遺若侍中之皆以傳漢書長令之處以

偏孔磨斧有其長恨春秋後語典櫛有其專權北史陶

淵明曰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願在髮而為澤刷玄鬢于頤肩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開揚願在筦而為席安弱體于三秋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願在畫而為影棠依形而西東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于兩楹願在竹而為扇含悽颺于柔幃願在水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間情哉

蕭古集卷之十



茹古畧集第十九卷

楚人 程良孺 穉修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楊 京 宗甫父 訂

劍

代有劍兮物之至珍英華精鋼百鍊處匣千春賦綠水

是投青天可倚詩千里萬里之斜漢耿耿方俾八月

九月之洞庭沉沉相似賦煌熒連鏐煜燐霜鋒上龜

文龍藻魏都紫電白虹古今注涵空而表裏澄泓詎私毫

茹古畧集卷之十九 韻樓藏板

髮騰氣而風雲慘澹如隱蛟龍賦突鬚蓬頭不留行

于十步莊白堅黃鈕伊聽說于兩封吳氏春秋則以攷歐

冶子之作法吳越胡風氏之相工絕斷髮剪爪兮鏤邪

之為夫婦吳越發函掘獄兮波海之有雌雄列二十八

伯之文試登秦望錄天下與清之會幾見神叢王

錄處在匣中龍吟而虎嘯拾遺用之觸物光晦而形空

下從庭樹雜二童子拜自階軒晉書非鑲身以消其頽

吳自代形以全其天神仙傳豈僅僅一人作敵項羽而

恥必躍治爭先莊是劍也劉季用之必揮拂白帝之

卧史朱雲請之必齟齬倭臣之頭本傳奪自張陵省院

為之動色傳拜先王緒閩海據其上游唐史豈不壯哉

所以學之有素項籍傳說之請先莊必不繞指柔詩必

不自挺出詩必不屬鏤以害忠良伍子胥傳必不舍光以

大刃惑列子必不銘金字以識奸雄錄必不飾犀文

以資玩好七必不潛于魚腹以逞窟室之凶左必不

舞于鴻門以決沐猴之怒史噫嘻悲哉思念微時鼻

端火出漢書自提三尺掌上風生史余慷慨欄具之往

茹古畧集卷之十九 韻樓藏板

漢酒政之行史夫撓啓櫝合璧麗削同盟漢書照膽有色

倚戶無驚淮茹苦迷津刺魚舟而假渡呂興嗟宿

草掛壘樹以鍾情季妬神物于江中蛟之夾舟者何

在品課農桑于部下牛之任佩者以更良吏利資楚

鐵史具美齊金國語流星有其形似論象閭紀其升沉

梁武虞公之有屬獸古騎士之有殊恩東觀拔自要離

泝江迺壯呂氏春秋揮從虞國落日驚喧淮豈獲稻而如

剛元豈臨履以似錐說苑豈無車而長嘆馬豈刻舟以

多痴列某為明達某為知謀某為敦素皆因名而表

異紀此為天子此為諸侯此為庶人故量輕而較軒
劍守伺道路之旁多所抱恨王烈傳較奪尚書之省應
否消魂後漢張陵賦曰恍恍武臣耀雄劍兮清邊塵威遠
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裾之奇女長袖之才人

和古集卷之十九

五 韻樓藏板

弓

夫善弓者之師弓乎寶在東方書倚于西序儀禮曲張
為神河后昇為侶子揮耶僊耶疑義之有聞山海經
龍耶烏耶號呼之並舉史論其才角不勝幹幹不勝
筋當鈞和之妙禮論其用射遠用勢射深用直着往
來之奇上寒體莫也冰漚折之月銑珥珣珥吾以因
其所飾爾雅瑱瑱縣纓吾以適其所宜周官則夫越麻越
晉竹晉黑幹周禮青檀通山才有資于烏許異狀有類
于角端續服行貌于三制周官彈精思于九年子圖石則
茹古集卷之十九 韻樓藏板
紀之羊侃梁書斤則益之蓋延漢書懸弧已定禮寢石非
知李挾丹而表天瑞博物志探樹以明神威外國傳虎賁
直前天風聽于詔獄上繫橋問渡兵氣惕于索離魏志
脉理先邪剛勁而靡當唐書諛詞日至孱弱以處卑呂氏
秋太平無事之秋曾否一丁有識五代國事日非之際
從教大盜懷歸左夙昔紀遊惜楚人之見小家語今茲
校獵痛敵國之禍罹史俯柳葉之偕緣海波浩蕩上
繫曲木之在望鳥羽驚疑策而不見囊載云何繳有
加于勇士策軍容克壯寵並錫于文侯書免胄而趨

風聞可三至築臺而解珮悔勿旅酬于以譬之

天道老比之弟兄詩勝者張負者弛下者橫自非耦

角氏天子九合諸侯七合大夫五合疇是規成周

惟大言以掛扶桑之嶺荆楚惟分派以同良冶之嗣

禮往體胡多來體胡少周右手斯發左手不知列斯

謂聖人之威也

楚辭集卷之十九

韻樓藏板

矢

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盛之者曰箠釋舍之者曰房

上掌之周官枉殺增桓絜鏃弗痺各有所用孫卿臨

以強敵赤莖白羽青莖赤羽兼用其長六則夫木不

直而敗五行筈欲生而搏帖設羽設刃今有辨禮視

豐視鴻兮殊觀上吾以取之董澤左伐之淇園東如

雨之下漢象星之垣禮發發相及列遠遠長存淮而

不見信可馳往書志不欲歸孔男子有事記天下于

威湯余悲夫受敵匈奴李陵徒手無策漢異夫奮攻

楚辭集卷之十九

金滿耿恭傳毒幾神續漢治美晉陽用有先于枯楚

韓令行雍境謀有問于木人唐一紙書賢十萬師聊

城直以泣死策告成功而洗舊恨契丹寧以倖生北

囊人賺其射絕張巡雲梯盡其火攻魏賞肘者非病左

中額者與衝史載之了不事事后耿負之時以匆匆

相如天山則三之而定唐百步則兩之予雄南回船

母失其重吳捍海急殺其鋒梁乃若素服之女流從

教涓涓吳禹步之老嫗有無指揮齊書陳婦態可憐

偽朝之供奉伊始吳苑人間未有青城之道士如茲廣

神異其為虞翻所注吳志顧眾所推家語譬之弦上不取
不發魏喻之隨人無能自裁周括而羽之鏃而礪之
尤為深入家語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是否相猜吐谷削
木梁濡竹舍之奇未之有也飲石新號林養由之技
今安在哉銘曰江淮之稱方東南之美雅易以獲隼
詩以殪兕如是紀續張之神法攻蟬螭之始卿

如古界集卷之十九

七 續後藏版

刀

聞之採首丘之金自黃帝昉云洞冥記水火之齊五精

之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非阮師神授而云然

乎楊泉物騰從地氣禮數協火精志鞅與飾詩鏤

鄒同鳴賈誼摩礪以須擬切泥而得似十洲記勾妄其

說則引鏡有於茲神仙傳新發之礪恢恢餘地莊中理

之解刺刺多姿賈誼牛犢相看何似偷兒之暴蓬魚

腹有當斯假逆者之期士玄琰途間鏗然有聲者奚

似肆馬當舟次忽然躍入者何奇博若乃會酒酣而

如古界集卷之十九

起舞史指天地以邀盟郭翻無取厭虎之術雜有感

屠羊之行括戲偶吞干秦漢纂水并剪于吳松杜其

為沉豫明決之徒聊以相贈唐孰是保傅公孤之望

具美登庸晉王歸心今與折杜意氣今與酬卓文笑

輦阿李義離合劉王莽于以自方吾有將于羣狗

蜀因而特賜吾有愛于鳴鴻洞冥豈必善良吏之偶乖

操而使割左將無意美人之見惠報匪相蒙張衡母

吊以鉛吊具奏以銅傳威則試以訂麥匹之小誤

典養葛溪之全鋒也乎清異利推百鍊不愧于太阿

漢文
帝 聲中八音自合于經首式微章名又賦鄭有異產遷其

地弗能為良禮記周有寶藏列之西光昭以守書顧余命

如是橫爽氣于方秋而頓霜威于不朽

類古界集八卷之一元

顏機藏板

漢

周官司常舉九旗之物以待國事則其與衆期也乎

哉釋名建青建玄想季春仲冬之會淮齊軫齊較攷諸

侯大夫之號禮太史奉之禱有先于太一郊祀志天帝

象耶怒有起于招搖記表龍蛇而行五法淮制熊虎

而象六星周禮代以尚黑史代以設青車服志綢素錦

為美關雎飾明珠而靈子產慷慨尋仇載姑蔑以攸往

左周麾有象拔菴弧以先登上豈空壁逐利之時不

可馳入書漢乃肉袒乞憐之狀是否遺歸東陵誠降耶

類古界集八卷之一元

顏機藏板

恆谷之乘隅軒者已盡李陵別傳文有罪乎雲夢之游獵

拖者皆譏新序赤可懸于商受王孫絳且獲于鄭人左

命黃鳥之有赫墨子驅軒鶴之已淪左建阿房而並下

本直河鼓而兩陳天夕志即為東宮寵愛之具梁孝然

何匹夫鼓亂之因陳勝傳則大曰蔽日策日彗雲後忽

饒竿而自解出兵訣或聽鼓而舉分軍其前指而揚勝

衆抱勿逆風而多敗羣抱喜從明主占勝有佳侯青

參時以守元命苞翼未有休夫文余于旗也其受之以

吉日淮辨之以仲秋禮也乎

戟

釋名戟船也單枝為戈雙枝為戟增韻寒霜排列詩萍

金煉剛名配越劍用過干將張協手于以例彥回之

髭髯直而不屈宋史比鍾會之武庫莫知所藏晉書爵級

有差非懷私而上唐史雄心自負那廣步而他長晉書

睿屬提應手魏大一發擅長呂恨有銜于射鏃三國志

德有戴于翳桑左韓休蠹簡之家列可相及唐史方朔

金門之隱勒僅未央漢吾讀唐史稱崔張兄弟皆于

以世其家也斯戟事之芳哉唐史

茹古畧集人卷之十九

十一

甲

按管子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尤愛而刺之

則甲者乎初學謂之橐禮藏謂之橐語權其上旅下

旅若一官周眡其窓孔革制稱宜白綴組猶事左襲紙

于庸六籍第令水犀為美吳亦安事算馬予雄王世

乃若鍛之其以為利主父繕之因以從公張儀山東

會戟之流徒裊而襲敵上并州人寇之虜披緋而占

容北全兵賈勇三百算無遺策左一發洞貫七札裕

有前鋒左稱去三制于燧馬唐耀五色于季龍中關

茹古畧集人卷之十九

十二

前漢書

輦所以克壯春秋蒲袖所以首功宋于商善駁書于宋

胡衷上衣之夫差國環之公官左彈文則鹿皮有當

起居詰降則熊耳非崇漢葬以相殉何及計地下之

陰謀而成詔獄白事有必舉何至入室中之晏享而

伐軍戎左扶弱之大義已與雖先人藏器有愛吳關

東之霸業已就豈先王雅樂無從上則夫洛以鐵呂

縹以金車頻蒙輪未可左履豈不禁吳被勿以露長

賦執勿以冰左菱者所不拜禮幟者所欲馮傳其後

之而有祖稟禮豈敵之乃不組梁茹古氏曰車驟

馬馳吾聞之曲禮輕裘緩帶吾見于羊公天上

神人耀金光于語次史小范老子貯數萬于胷中

愧負于顏但權豪之辱元機藏于腹幾傾廢之凶

載芋陽氣取喻介蟲月之在畢歲之在逢

先後之紀三日開通之始后風武鼎者相望

令將無同紀則甲事亦幾窮哉

卷之十九

士 廟樓賦

舟

崇崇大舟內崕呀而坑谷外突兀以山丘說者謂

肇自虞姁工倕起于貨狄共鼓雖權輿于窾木

抑矜誇于雲母凌迅流弄洪濤水淺但能浮芥

河廣曾不容刀多維縹緲上相接舳艫賦向見

虛而今見實巧者勞而智者憂非用夫瓊艘瑤

檣何愛于繡豹錦狐鸛首形圖悚泊江神之懼

鳥檣類聚駭從日影之俱青蓋絳幃望若神仙

至止龍飛鸛唳名皆官閣芳譽蓮花散落于

茹古畧集不卷之十九 十四 廟樓賦

浦上風土竹葉往復于江隅則稽其事乎汾水起

興漢巨川長呼于以見秤象之智求劍之愚

山齊海絕宅泛家浮揭書畫于遠浦覓孝

康于須臾敘別情深雲幾飛于天際伶歌音

游蜻每翔于意中駭視廩君雕上塊而浮游自喜

戲隨飛燕駕沙棠而出入以從泛剡溪之逸興

寄米石之高踪怡然鼓柁之漁父屈范矣

挽緯之英雄于傳蕩有危于南國焚何壯于西戎

美丈夫之行藏不堪疑似固野人之風韵好惡

追從晉書聽鐘聲于夜半詩載明月以滿頭詩期胡

越之共濟易看郭之交西漢平心而思主聖臣直

之言安危蚤計漢因是而論熙豐元祐之事輕重匪

伴語夫然沉之以螺拾遺以龍呂蟻聚今俯仰傾

笑戴延之虎視今上下與共晉書西盡月窟東臨朝曦

南國徂遊北極馳奔大舟相好風于曲岸邀巨浪于

中坻虛舟聽榜人之奇唱任山鳥之亂啼詩清流鼓

棹新月扣舷吾擬諸秋時之落葉夏日之初蓮乎賦

亂曰安卑委順外靜中虛混泥沙而閑矣象智者之

落古畧集八卷之十九十五韻樓板

居諸逐便乘流排難逐物泛波濤之不屈狀勇者之

鬱鬱徐孝良汾水新船賦

車

以余觀于車也望塵不及聽響爭先賦山欲伴澤欲

行周禮前如輕後如軒詩宛轉而向軌踴躍而入轅賦

法乎天地周禮矩乎陰陽上象雷而鳴曾不聞其霆轟

如蓬之轉終不見其飄揚賦夫為金為玉為象為革

為木沿王者之製曰重曰厭曰女曰翟曰華王后

之名禮公侯之有紫蓋后東宮之有畫輪禮碧玉黃

金今相飾拾遺倚龍伏虎今名珍車服志載牽載脂驅之

馳之詩輶以積膏而潤史脂以割鮮而宜子虛賦鍵則

古畧集八卷之十九

十六

四而必用尸輪則三而無違周禮俄生以耳國語別垂以

綬援神契運斗用矣圖指南命之周兆大有之年黃雲

吐色朔叶至德之瑞時雨凝脂弘天步與回窮覽在

太微之北最國計莫裕算緡盡賈兒之遺武帝余異

者專防風之骨左見長狄之脅上而憐者罪人似有

未當夏勝母所不可知曾子蛇洲蜂岑歷五十輞銳幾

盡拾遺翻張翼附更四方風號有期世佐命勲猷曾否

金輅與共唐掖庭顏色將無玉趾相追錄稽古有力

後漢書彰德承休黃將母者挽漢書留客者投陳事按捕以

無誤漢書推高義以交修子後之流水得似

法駕何求鮑宣志夫鍾繇之以羸疾志千秋之以高年

書彼安平王乎多邀殊寵王駕駟馬為故事傳伏

能軾為具瞻上則短轅王何資笑諧豈陳平

之門較非長者傳豈侯生之趾虛莫左堦魏世家豈相

如之望塵偶爾見犯傳豈范滂之攬轡猶或少乖傳

魏蒲有駕鑑齊鉞無彈傳令監之異同奚自晉廉蘭

之避忌幾刊本于以走梁冀史敗符堅上詐稱韓將

史誤中秦駢留書想借乘之風焚之無惜晉料彼挾

古畧集卷之十九 十七 調羹

高之勢覆且從先飯車說無事而走羊腸盡皆福袒雜

居常而就犢鼻疍語憶慢錄則又有追鋒副急晉書執

佛旋盤式鹿胡為而載道神仙鵲胡為而舉翰元紘三日

新婦邑邑使人氣盡曹景宗六宮粉黛停停夜語情關

唐衛玠之美姿容秀異迥絕指顧而市人無色傳定

國之陰行德芳懿光裕信宿而問閱聳看傳遙遙以

入彭彭者遐表合縱而道廣知轍迹而路賒自行簡

賦前覆後戒殊途同歸英華靡假顏主之御寧顧奚仲

之揮以德為車賦嗟乎倖茲樹之獨立似高雲之未歸獨

挾水也如舞鶴之對明鏡衆行陸也若翔鴻之赴遠
垂武則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其庶幾哉

古畧集卷之十九 大

茹古畧集第二十卷

楚人 程良孺 釋修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張 溥 天如父 訂

鐘

八音之列數者鐘為長金聲之動物者鐘為大

倫特專所司隋志鼓延適丁共會山海經求人君之出入

左右以諧大傳按二至之景光清濁不昧天中敷茲文德

看毛羽拂揚拾遺教以義行聽韵音響于象為兌

中畧集卷之二十

五經 于時為秋上調之以師曠呂範之以九州樂聞

雅任以筵撞詩品上節奏或以通求王哀春容鼓怒之

音千石萬鈞之實洪爐鎔冶之姿蟲篆龍文之質長樂

鐘信不擊而不考詩能大鳴而小鳴史又霜故曰前

聲未斷後韵相及羈臣之空館屢來思婦之空樓偏

入莫不恍然驚夢歔歔淹泣並豈獨稱鳬氏于周典

發鯨魚于漢賦哉東都賦若夫侈則柞弁則鬱冬大不

櫛小不窕左兩樂從其劇拭楊牧七寶極其巍高天

取勝庚申晏別識蒲牢西京賦占以霜雨之候山海經度

以雉雉之妖漢未央之無故以鳴氣類相屬傅平原

之所在而應志事匪遙十六國春秋說法之有高僧似聞

大乘經受符之有天子見筮若曹晉書水次傍徨期

有邀于後載道州志城隅指顧事有屬于前茅退齋筆錄會

設龍宮覓三珠而還夢覺天中棹還漁者暗蘇草而耀

波濤王堂看碧紗之信宿言聽鈴鐸之牢騷李嗣真傳非

去滓無從遂其清越南史若以鑣乃可止其怒號樂乃

若忽忽涕出晉書洋洋聲聞唐撒子卯之樂禮盟金石

之勲左不德而戮在通臣可憐燕幕左力占而功高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

閭闔莫保龍鳴合璧朗然而吟含毫思于一扣直方詩話酣

然而飲雅興發于千傾左于以感客船之夜半詩話憐

僧舍之窮文言夫豈吳江一字莫讀志而方車二軌

以云韓程子起而賦之曰其發地也衆竅怒兮羣竅

起既聾山兮從噎水石鼓震于四方雲雷飛于百里

其在空也漫兮浩浩殷兮雄雄若陽臺之散雨似溟

海之生風其稍絕也小不窕兮細不緊斷還連兮遠

而近著四風而欲散值輕吹而更引寂兮寥兮不知

其所盡

鼓

劉琨曰鼓動也易曰鼓之以雷霆其象也春分著義

說啓蟄施功禮周擊其小而導其大上懸在西而應在

東上誰謂再而衰響不可遏誰謂三而竭志由是達

左聞其音知獻替之士記聆其響思將帥之臣上所

以諧節奏于諸器禮書明號令于三軍記廣首織腹典

八面四足樂比之射臍古今象之博局正邇諸黃帝

興師之始紀世黎丘告警之時穆天隱旬軒轅賦東耶

婆色雜錄其飾之乎蚩尤飛廉色豔不減盧山其竭

茹古譽集卷之二十

之耶山峰兩點能事可推宋開到者如靈相呼以老

雜精之有日他不可幾志則夫海汭飄至范希交趾

偕聲雜記南北各當鉦若神于異代山川尺寸有間木

且聖于始興荆州狎雙鶴以入吳雋六龍而靈孔演

混雛雉兮作合後秦任蛙適兮潛停錄月色江濤一

奏曲山猿鳴噉錄杏嬌柳媚纔縱擊風葉飄零上求

狸獠于好事之家叩者何執馬記畋獵于史籀之迹

狀如何形志郡豈必都亭移置後將無卿士與爭蘇或

抱憂而色起後聊受諫而聲屏張玄其為建福之請

謁南孟蜀之屏營耳日良吏馮其號召李好容副

其指令異伺夜已半錄小偶醉未醒韓母女子以弱軍

氣漢母妖謫以惑主聽晉母發響于羣盜通母驚異

于山陘東陽音節已諧旁若無人而神氣豪上世法

服未具罪同胥靡而清夢寧馨上紀卓異于萍鄉更

無偶錯宋謝肝腸于延宰打未逮央南率舞之儀卽

羣羊踴躍之餘旋看宛頸五代華陰之役彼祟鬼術

狸之際那不迴腸廣異然則無工簧舌莊無過雷門

三記田蚡之女樂傳比景綽之弟昆家花奴催于庭

茹古譽集卷之二十

院唐春草唱于荒村歲莫值丙寅之晦貞時諧金石

之暄六朝而不見天子之臨軒自誇中節晉少年之

結習具足高騫也乎宋晨應雞鳴夕催人歸牛羊下

時迎暮煙而斯發河漢云沒伴曉色以漸微四聰之

耳必達七諍之臣乃來諫鼓又豈比夫繁于手盈于

耳而悅彼妹者子哉六街

箏

箏秦聲也傳玄賦序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

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

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亡國之臣所以

開思運巧哉說者曰秦俗有父子之爭各以半入集

然攷古憚傳從汧渭之派或以聲私楊惲傳鏗鏘通奏

溫潤初鳴陸離抑按至落縱橫聲習習而流韵時忤

忤而交竝異雲龍之無帶如笙鳳之有情學離鴟之

弄響擬翔駕之妙聲並簡文帝肇傳郝素子獨撫長離諸仙

茹古畧集入卷之二十

記從一靡他悔盡管絃之誤內傳使君有婦細聽陌上

之詩羅敷有願玉手纖纖放嬌聲于裙上麗情集無生陰

謀寂寂遲緩步于管壘英雄記跋扈滋嫌寄意風前別

調高駢譏四巧中一曲淚下長嗟謝安豈孫紹之非情謝安

涕無鳴咽傳緊張環之至孝感絕傷悲本傳跼蹐龍靈

何必自承天以相愧南史激揚意氣其亦詔張碩以成

吹語遲速合度不徐不疾阮瑀傳楷模合則不端不盈

陶勝或離或合挈重遲輕傳斯以味喪于狄牙謳

輟于王生曹植賦戚者由之舞起喜者由之淚傾敬瑄

都哉情長響怨意滿聲多何必命麗人于玉席陳寶
器于統羅

茹古畧集入卷之二十

本 顧樓藏板

琵琶

余讀成公綬賦盤員合靈太極形也三材片合兩儀
 生也分柱分位歲數成也四憲華表日月星也其以
 琵琶名乎碎國之款誠似為事始琵琶錄長城之苦役
 曾未經還上遠嫁情憐繪馬上之愁容能無失笑天
 技精思屬擅崇仁之芳里多幾披刪雜錄促聲每高若
 使人形躁而志越補康曲章未當將無請護索而轉
 關詩象牙工其器具志樂龍首善其流傳考逆或需之
 以順唐書後且却之在前名釋則夫旋可奉旨范想欲際
 鄰古集卷之二十
 天世說實別楊了不事事柳氏據胡牀聊爾便便語母
 比倡優而貢媚綱李豈終伎倆以承顏王僧虔文季之
 專長讀封禪不堪一過南史曹左裴右之精識答方響
 實或居間樂府雜錄二女子而疑虜唐書一少年而起行吳
 賁人幸而酣舞唐史逐客得而坐傾歐值除夕以為歡
 無嫌長夜九國志因遠殿以為號有愧餘生五代勸酬
 初合之時援梓上今何弄北史乘輿既駕之會語戶外
 兮何反上則夫表進以國工之舊四史賂工于銓宰
 之門宋書帷中之鬢鬢已極余夢裏之指授逾明上緊

靈侯之至止吳快鸛鶴之幽聽明影雙鳳者飄然絕
 響錄破鵲難者了不成聲西教遣崑崙候十餘年
 忘其本態錄視先宋允指一二事具悉隱微飛鼓號
 國夫人牽率為楊妃高弟錄試官何職唯諾聽官
 主指揮王蓋名士多以自副語風性偏有所希二輔
 豈尊貴之大首以為事錄終資蔭之子弟以長識三朝
 乃投彼奸兮款語宋而伐我長兮著緋武德嘻求
 其人其亦季倫書之與君性別阮咸七賢之與孔輝
 傳也哉

鄰古集卷之二十

入 韻樓藏板

笙篴

夫樂之有笙篴也歟初學忽而不載御覽遺而不書

吾且搜其餘焉篴原姓系合璧笙則坎知題解曾以為晉

名鄙不識狸新論求之侍兒小名莫得五十絃所繇起

求之素女絕調安知郊祀志所繇師國名既已無據

胡服又未有稽容齋隨筆依琴而造合璧從擘而鳴原天竺

之多刺技中天濮上之有遺行名釋技擅月華讀明妃出

塞之曲仙情閒麗玉傳公無渡河之吟古今注陳都尉

之叩關聲聲入聽吳陸長源之諧偶的的爛衾逸史葉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落風吹寄寸心于明月荒邊烽境鐸屬樂事于玄音

簫

江南之竹弄玉有鳴鳳之簫焉華賦釋名蕭蕭釋名作賦

烏烏前赤斯中呂之氣也白虎則天籟之鳴夫莊參差

其形吾以求之虞代風俗陰陽有候吾再攷之夏時通

巧絕班輪豈假形于木表子傳好殊角徵終喪氣于野

吹呂氏春秋聽從禰廟周頌感自師夔書多含情于游女傳

幾自表于錫兒中天列散梁園白玉若以借色通長生

慈姥鼓吹且以空山記豈宮貴人之無知相憐作

賦漢書繫雙倖兒之多狀漫爾承顏張景鼓腹嬉游從伍

負之過市史生涯薄曲見周勃之給喪史斯簫笳之

別爾雅頌之芳乎禮斯簫也余聽其巨音則周流汜

溢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厭

順敘卑迭若孝子之事父母也其武聲則雷霆轆轤

佚豫以拂憚其仁聲則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其悲

聲則莫不愴然累欬撇涕攷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

漫衍凱阿那腰暖噫休哉

漫衍凱阿那腰暖噫休哉

漫衍凱阿那腰暖噫休哉

漫衍凱阿那腰暖噫休哉

磬

客有觀光于樂府見玉磬焉追琢既成磨礱載白掩

淒清之瓊珮洞開華之水碧張仲素賦說者曰夷則之氣

也象萬物之成也唐舊義有秋云乎義出自天成非同琴

瑟笙竽難齊高下海玉作我韶樂固與金石匏土立辨

君臣天中水土所宜肇昉蒿山之薦善樂陰陽恰適無辭

泗水之濱善學如萍藻有當拾遺若鴻毛匪輕上采以賀

循之玉本傳浮以漢武之金洞冥王母西來入洞陰而點

韻內傳神人偶至着素服以諧音冷妙一擊于楊妃顧

華古畧集卷之二十十韻樓藏板

藍田其何稱信傳辨潤餘千率更把黃鐘以相尋異纂

憂兮聲聞郭璞山海隱今鏡可紹夔異纂徵華原以作

識樂善鎮壽陽以備詞志梁深紅聽其期候異廣懸黎任其

指麾洞冥倘謂徵故宮而勿壞尚書能無詔諸生以雅吹

桓如是隆雅頌之音與彰風化劉重神明之感率爾

來儀書猥俗莫醫急聽清越之響澄懷錄沉吟忘味深

諧曠蕩之恩唐翔鸞逸止東漢野草驚喧左而不見叔

之離三代尚紀璧子之擊千古攸尊乎賦亂曰王道

可得通封疆作思記如磬也其相知

笛

余有味于笛曰窮不易規管能有截柔指斜據丹唇

上列引氣內填流音外泄更微迭盛將聯復絕則蕭

不獨舞鳳瑟不獨躍鱗嘯有以振木歌有以驚塵而

何疑于苗也哉爾其昆谿伐竹史雲夢剪筠樂發揚

一聲出入九息甘澤謠律呂欲叶清濁幾均善傳之者

曰兵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朝賦之者曰上擬

法于曹箭南簫中取度于白雲綠水下采制于延露

巴人馬融賦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落梅流韻感金

華古畧集卷之二十十韻樓藏板

谷之游人甘澤謠又悲旅舍唱和之聲追蕭琴而作

頌長笛賦序憶舊時宴游之好破嵇呂以留神思舊賦序其為

張華荀勗之流雜引相和宋書或于凭欄眺遠之際相

視悲興外傳詣輕舸而一奏安尋父老錄投胡牀而三

弄奚必舊知伊桓有客呼舟將山石之盡裂補國史為子

出袖誠魚鳥之飛鳴博異志颯爾風生感舟人買客而

善怨區史補飄然雲合盡良朋勝友而移情逸史團色孤

惟情憐誓死幽幽牕靜院閒把和吹傳別小失意殺機

已熾世說竊有願好事相遺上料江都之不及雜錄幸太

常之有人傳怪可窮于月下開覽妖曷視于望旬甘澤

發駿餘而點韵三十國將鷄尸以效顰幽孤冢荒涼

清秋對而生色青項月宮汗漫紫雲薄而成音傳信

傳姓字于酣飲之家無航閒寂明尋面孔子假寐之

夕且盡沉吟集則又求變態樂引新聲唐滅之似

因奚縱樂加之乃自君明馬融不必誇猿臂以成佳

器雜神龍德以洽幽靈雜又何不可短椽為用文士

而夷鐵以聽方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

樂斯道兮雙枝間麗貌正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

茹古舉集卷之二十三 韻樓藏板

美風洋洋而暢茂兮

瑟

促柱清徽六帖疏越遺音記儒者嘗其不義則小絃大

聲大絃小聲子韓賢者以其義則欲樂而樂欲悲而悲

子流入于南不歸于北遙聽中節之響說天有燥濕

絃有緩急誰為書柱之知上大曰灑小曰步爾後柱

濁前柱清月吾以取其體靜拾嘉其骨清李于御每

在詩母張以吏漢而不見鳳之舞白魚之聽荀槐耶

桑耶候有分于二至易雅耶頌耶製別紀于六經爾雅

用寶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殊美新因思懲念室慾

茹古舉集卷之二十三 韻樓藏板

潔心淳行之芳聲白虎通玉烟珠淚之解肆曲終江上

之吟小別求偏鼓西征賦得遇知音志拌者有間呂悲

者莫禁郊祀志受讀父書非膠柱而靡當楊羞言往事

乃鼓屢以為名百里奚暫醉佳人憶金錢之在手杜願

偕仙妓酌流霞之有情鄭休彼祿利歟何必鬼神之行

通軒轅之合韓其聲聞耶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

家余不解楊惲之能秦聲別工趙韵漢蘇秦之司齊

鼓並紀秦笙選笙賦暗璣璫之很錯雜感風細之淒冷

王融哀太子文大都母多風而恣陽氣呂何不因舊恙而微

新聲昇詩西王母奏環天之和樂刊重霄之寶器共
圓山林木疾風震地而不動也噫能無呼此瑟卿也
哉拾遺記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

十五

笙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
篠焉若乃綿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偶威夷險
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
之也潘安仁笙賦所以象物貫地什苞鳳呈身五經太簇
司其令月賦女媧有其人音樂志七政奏節六合和鳴白虎
飄餘音于霄漢過橋韵于簾櫳賦聲逼雲間于瓶似
足詩響傳交趾在瓠已明錄吳人錫簞以名用或需
于桃竹吳都賦舜祠鑿管以事質有絕于璧瑛說文夾秋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
十六
韻樓藏板
靡得劉雙成不孤傳內有自神游伊洛謝向傳豈無廣飾
輿圖集仙錄而不見元卿之遇合續仙墨子之向趨劉子西
王母從天而降穆天子傳朱小娥拔山而吁武夷志靈王太
子之漫游浮丘接之以去真誥序南郭先生之竊祿田
岩聽之以通記客坐維陳雖奉詔猶多難色魏佳人志
登弄曾幾度可洽歡娛筆談思蓄歛之臣纔堪入耳禮
聽新宮之響相異有孚儀禮短長揮鳳翼洪細摹鸞音
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設官
分羽經徵別商泄之反謚厭焉乃揚悵唳辛酸嚶嚶

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啍啍諧雍雍啾啾若羣雛
之從母也遠而聽之若游鶯翔鶴嘹唳飛空近而察
之譬瓊枝玉樹響亮從風協和陳宋混一齊楚近不
逼而遠無携聲成文而節有序非天下之和樂不易
之治音其孰能與于此乎

茹古畧集

卷之二十

七

韵樓藏板

火

余觀炎帝之名官也而火師云乎左冠五行斯用審

四時是取司方守赤以備于南北東西利物濟人用

配乎金木水土輝赫赫而不滅性烈烈而自馳其猛

也物則望而畏矣其炎也人則寒而附之王起夫然

回祿卽吳回豈謂崇山興于有夏國如云玄冥祭脩

熙不知回祿祭以何人天體宜熾而蕭丘之寒焰可

考抱用方切而司垣之木鐸何徇禮變以趨時作新

作舊隋夢而先兆惟楚惟秦鎖高麗烘烘入水猶多

茹古畧集

卷之二十

一八 韻樓藏板

餘毒北夢圓淵騰沸投金邪利從辛拾揚輝如果今

升氣以雷郡是竊脂之鳥也海武風生之獸哉十洲

如是過燔煨以臨池無分晝夜相走臨卽以視井

有紀後先異傳粉施朱諧笑倡人之飾芝赭衣赤

幟堪作小兒之憐錄其行軍之須放雞晉縱牛史

全無勁敵其救災之藉酒功晉水楚事有別傳

吾痛夫君仲號哭先賢古初哀悲漢而憐夫蔽窓以

學后徹屋以炊梁深嘉爭渡之智後魏奮斬之威九

竊笑阿奴之下策晉魏武之陋規令若其阿姑隱

隱集 毫社諱諱 赤色之龍降止 仙獨足之鳥差池

周 吐之待客 仙蹈以成仙 列公車之上 與王屋之

顛 史有感飛鳥 拾遺勿及池魚 風俗早八人之趨駕 雜

緩一使之長驅 神搜每夜光懸戟上 宋忽爾迅發矛餘

前識信旂于廳事 志多抱卷于扶居 吳妖廟慈熾 史補

西宮怨賒 公于蟬何德 荀于蛾何嗟 魏出自鼻頭聽

拓弓以發響 南史定觀神宇庸曳履以多譁 世禁烟從

民試想歌思廉范 漢紀積灰為戮幾驚博視張華 晉海

島無居人帆去從教入望 子傳江陵有良吏風反何事

茹古集 卷之二十 九 韻藻

漫誇則又有保母不在 左敵國與仇 吳韓兒之幼

慧 晉里婦之深謀 漢書聖之以成南渡 建康王之以紀

上遊 志物類穿烟覓徑之知嬰兒自適 遼齊病頤覺瘥

之會沙門幾投 南史待并瓮而成功何酬標尾 劉盡遍

羊酒而作謝寧貴焦頭 新論上梅福之書闕庭報罷 傳

下漢武之勅山海校讐 山海經序丁為王妃陰陽五行之

法 正義玉與石并昆岡一焰之橫 書譬人生之多才有

而不用 晉書申君令之畫一賞而必明 韓與知作苦

有戒療原 上毋肅芝共弊 洋寧燕雀與存 呂賦曰

炎盛亢極途窮勢催何倏興而忽歇何有往而不來
無介推之生氣見韓憑之死灰僕乃愀然歎息高門
窮羅雀之叢曲池淪涸魚之轍伊涓涓而不禁固炎
炎而欲滅之

茹古集 卷之二十

手 韻藻

燭

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燭名揚丹輝之焯焯識朱燎之煌

煌賦行紀紅燄遺事班美綠衣上功惟績且用效明時

賦白晝為期試迦制科之舊典唐制夜分而滅載讀連

昌之宮詞筆記更惟漏曉粧連城以百炬國史補樂可酬

夜照擊毬以十圍世說紡績聞聲曾女紅之不減列女傳

晤送遠則學士之相知巨于以紀雅量于韓公追呼

舊史紀邇儉德于杜氏遠絕鄧州歸田錄束帶之有童

子遺事牽衣之自好仇史當叔子之獨處史值主人之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

相留遺事奕局美譚有紀蒼頭之事後魏玉堂盛事相傳

宮嬪之由策軍旅潛行投矣雙旌叶應唐史主賓促席

刻矣四韻交酬梁竟陵王所以政成與照史酒酣則昏寧王

誤燕彙進韓揣帳游魂後漢其為召對之美唐書其為

送院之私上娶婦之家繼三夜而必舉左太虛之室

邀明月以相隨唐螢火借其姓字古今注鍾山主其神

祇左徵之自晝而夜左秉之自少而頤劉當夜裸之

會抱作風中之觀詩夜遊良有以詩相識未忍殘曾

問悲夫余何知燼長宵久而光清夜寒哉

總樂

夫豫雷有象易鈞天豈不可逢哉傳其天機不張而

五官皆備莊其行步有節而肆夏與其禮樂志六以鳴

雄六以鳴雌從取才于嶰谷呂物以三成聲以五立

合成數于黃鐘荆璣集于以氣候葭灰樂錄溫生黍谷劉

寧是克偕調露繼想南風昇則鐘鼓琴瑟之外

有可得而徵者乎月以肇形竹林寓偕其圖繪阮成筠

以成小伊者妙有精思肅蒸自黃泉暴辛之始作于

周代風俗飾以白玉奚景之所得于舜祠風俗通扣之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

窮鄉或足羞于巨鐘建鼓淮吹之老嫗曾何多于快

馬健兒伽發聲于中若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樂記

故作拍于際將無孤鶴嘹唳牧馬鳴悲蔡琰別傳其何

必徙詣咸陽作羸秦之有事三韓夫抑亦賞絕樂句

善僧儒之多持本事又以其章乎長相思樂府古別

離李陵獨不見樂有所思曲其凌波兮太真外傳映水范曄

其倚樓兮宗傾杯太宗紫玉樂府詩集綠珠石崇莫至王

孫樂府公子何來樂府拜有須于星月周美成醉已會

于蓬萊宋柳棗上纂纂樂府花上盈盈吳場則少年

乏結客詞窟則飲馬之長城上于以擣衣詞于以織

錦虞世于以鼓鳳翼樂府于以聽鳥聲中朝腸斷江

南賀方回之已至宋歌迴垣下符存審之猶生五代

嗟乎曰宮曰軒曰判曰持吾以想小胥之正位周堂

上以懸堂下以展吾以訂一部之旨歸本自採風習

誦之時或協律或賦詩神光之有止集樂府乃新獻

聚觀之日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誠播遷之可獻

歎唐明所不解和雅我心但一宮以取象隋尤有

異長短最忌至減幾以庶幾朱語蓋備其人者壯可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

一千劉舞可九百唐武專所掌者非從任禁則紀韎

離周先儒云依人音而製樂就樂器以審音元豐書

聲依永律和聲書噫難言哉觀止矣

茹古畧集第二十一卷

楚人 程良儒 稱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夏曰湖 塗男父 訂

衣

衣身之章也古說者曰取睢渙之麗陳留象聲翟之

新漢甚遼有鬼天胡曹伊人世縵為袍而續為繭

袷如矩而袂如規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纁纁歌其

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其武之服詠其武也傳爾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一

其紛紛袞袞子牝牝委委詩戒以九月之授詩歷以

三世之知魏商火夏山之制禮前方後挫之儀上紉

麻索纁指挂手經初製若網羅之象淮南趙堯李舜

倪湯貢禹各舉以時事之宜漢日月星辰山龍華

虫似莫辨其差等書膳夫庖人羣小賈豎盍致儆於

安危後如是在笥之戒書維鵜之哀詩無斃之服十

不衷之災左一篋殊寵後百領榮施吳彰德有念

後朝望無虧齊于以嘉其為清吏呂是婦師襄陽如

客卿有加金紫李豈奸佞故假銀緋韋余持書天

子之親三浣漢書着小皮史記宮中有服練之后後漢書無復
地之妃史記卽澣濯之爲小節柳公權豈細綻之非深思
和政虎文輿服志蚕鞠周禮狐尾梁異雉頭晉書百鳥羽成
分艷于正旁表裏五行志羣芳卉就求新以百歲千秋
遺鏤金則花鳥之狀安樂公主飾玉則翡翠之供拾遺不盈
一握合璧更紗無縫孔象繪雲霞盼若神仙之侶王行烟
飛金石綴從祈禱之工拾遺豈謂鎧形炫而玉潤上將
無垢集怒而火攻梁異勅從褒大漢書屬喜鮮明李貞
增損有其制度宋儉率本乎性情南史遞爲出入書互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一 二 韻樓藏板
作送迎左稱疾不妨于汪湛吳書往謁第任于儒衡鄭
慶試想疏勒見還之日耿恭義興得代之辰任昉舊
有需于謝晦王琨素有約于祭遵後漢書製可以葦說懸
且在鴉孫卿非新非故世說非億非貧莊王朗何爲見
辭于戴笠後漢書顧颺有意卻謝以隱淪郭文痛逞惡少之
風每從散製李雅念會昌之績日苦敝嘆張仲騎若
謝于朱敞北齊書首不易于壽春夏侯持巡方之斧暴勝
掛神武之門齊書誰是夜半掖門之早至宋書會見桃林
傳舍之俱奔李加謗牘於冢臣繇來傲坐漢書盛帳供

千使客早已絕塵楊行愧作無庸窺作賦于女子晉書
涕泣不禁感還乳于上賓明帝內苑作貧兒之村假襪
襪而行乞隋書京畿多鬼門之客暗襟袖而愴神文則
夫改爲之魏武易自煖之伊人鄭解而推恩者何賴
漢躍而伏死者何徇漢書無散幅爲不周之兆荆湖無
偏製爲用詛之因左無鳴玉曳組而襲先王之法李
無耽歌嗜舞而喪少來之真後魏水濺舟人相望巫山
雲雨裴餘簫吹羽客伊憐洞府仙春張昌有菊無酒
之時從何悵望明多愁多病之日是否吟呻王中夜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一 三 韻樓藏板
醉寢頻加罪何并于典冠之子韓濡時劍履得上望
且隆于司馬之臣漢書歌曰秋霜落今歲已終秋雁吟
今悲遠空短褐不完今憂思克庭蕭蕭今冷暮風

冠

若有敝苴之戒六新沐之時乎外防諸顚胡之制與

志通有委貌之規禮斐玉彩而晶耀鈿珠翠而陸離

越賦盛服將朝此為大者結髮從仕曷莫繇之王起

說者曰柔以虛中剛而淨外綴香簪以半出垂組

纓而雙對賦文成五彩春製美一星唐上自元后

至于公卿用則異數製有同明則則自通天而下於

以核其名乎禮進賢特著則翼善通稽唐為鄒為

魯初曰楚曰齊上封豕之雄莫辨其等梁南蠻之長

非古集卷之二十一四韻樓藏板

或異所聞淮高山之有仄注三禮柱後之有惠文上

飲露以為清高蟬加之異百官聞風而相培擎牙飾

其儀漢官則又有仙家之芙蓉神仙王母之晨纓內

聚鵲而高談天之秘六載鵲而契道法之精真隱比

倖臣以一驚傳嘉宦者以四星真服余意北斗之奇

製曹植與南部之芳規後漢制相沿于緇布與令且服

於竹皮史解金貂以佐興晉服瓊弁以稱時七可以

交讓東觀可以却非三禮其或簡藝與慕國何必飾寶

貽譏梁余笑白者之西秦以送荆軻而悲黃者之故

鄉以歸宋訛者步搖因共好尚前燕大者長劍副其

指揮蓋寬鳥于何集古今蟬或以飛梁沐猴而誚項

戾虎而悲齊文雅風流舉止有訝于欣秦梁任恣放

誕情事有怪于王綸南史汲黯前來望風卽以避帳鑑

莽新竊據踞天乃以掛門東觀再仕儀同諷鹿皮而

成佳話宋奪情故府感烏泣以念深恩韓渥叔孫之

風節凜如裂者已盡左貢禹之霜威肅爾免者何徇

傳在位有王陽彈必先于知已王傳登高自杜甫正且

倩于旁人杜若乃無頭示勇新結纓歸全左排營而

非古集卷之二十一五韻樓藏板

入樊怒髮而前趙世敢截以角晉急補以穿後偏盲

嫌其姓字杜欽奇士多于趙燕江成南部之故事漢紀感

今日之平天近表素而中紺試看縱履杖藜之輩莊

子趨而孫列那問燕居獨處之緣萬石分夜光鎖子

之奇誠不能償其所直雜錄按鸞栖崔立之狀又何從

詰其繇然陽詩不云乎服之無數吾以斯文之為度

焉

裘

堯之王天下也夏則葛絺冬則鹿裘子其有愛于輕

煖抑或象于首丘通白虎神馬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

灼記上洲諫珂之屬文身而赤足憎烏而愛狐說自昔

解驂左子焚雉頭起居羽鱗曲阜田休色耀渠搜說世

得一毛其若侈道但有尾以何求子而抑知學之者

工以良冶記負之者說自文侯也乎夫黑貂未敝

策白狐欲偷史與至不妨賁酒雜記笑諧乃至輪蒲秋

劉敬之便宜言事本傳楊厚之秘授成書本傳每以感

茹市畧集卷之二十一 六 顧懷義

其至性寧管何得肆此狂疎典上下以語參軍幾于施

逆書晉富貴而忘列士是何見述漢書涉雪徒行望是神

仙之侶書晉高風自在行看把釣之夫光嚴五月而披豎

拾遺其有愛越吳夙夜匪懈或徐解以相需魏氏續昧

胡亾深有慮于醉後林說金陵見過雅有異於棹呼李白

吳會之有蒿師飾先叔向說幽州之有刺史儉昉劉

虞後漢而不見輝映羣僚破曹之武功有著吳志價高良

賈佐齊之相業多殊晏彼藩第之來朝觸寒可念漢紀

如廷尉之正典縱盜者說晉書豪具有所不必林語飲况

政以急須唐溫耶寒耶雨雪之有會子無戾耶無郵

耶行旅之在途呂駕駑馬而服緇衣所以引君之賜

劉子游襲而會子謁斯誠好友之俱弓余悲企生之

害不旋踵桓昭侯之賞不別圖左而異重茵者之擅

殺趙布算者之偶符熊步朝委兮不亂書漢譚柄兮自如

萬謝有期共弊齊北勿變中孚說聚族而與狐謀不堪失

計符旁徨而為大計益甚處愚繁如是季秋之候也

禮試求舟人之子夫大東地卷朔風庭流花雪簡文帝

賜自疑狐貉之珍陶雍載重車馬之飾趙簡茹古氏

茹市畧集卷之二十一 七 顧懷義

曰衣褐可以備卒歲挾纊足以禦寒夜何勞寶劔倖

貲而驪珠同價

袍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作字迴文從鳳雁鱗以表飾唐書

加稱稱制自緋紫綠以稱高身章說者曰東周負扆

之時于爲事始與服載攷仲尼逢掖之服代有若曹

上縕以厲其介良吏皂以居其清後漢吟咏而高漱石

枕流之思蜀志儒雅而恬單瓢陋巷之行晉書上元夫人

之降臨色莫可辨內傳白馬軍中之立命謠已先成梁書

旁若無人采石之興不淺李白幸而得偶今生之緣幾

盟本事則又有幽州使出雞距洛水駕歸盧志秘書嫌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一

于終日魏書高風憶于往時張駿向有先于披靡國史補

夜不戒乎拾遺唐史深思逐吏之舉楊炎雅重故人之

思史偶逢一少年而有意神冥合于婺女以傳奇上

其龔疎乎望之者反文綺以相顧東觀若朱明耶議之

者視絳紗以非宜唐歌鬱輪之曲調韻府看都祿之芬

輝漢讀卞彬蚤虱之文敗絮今庸寢齊書考祿山雞馬

之目刺繡兮曷歸西陽而不見奪自東方得才人與增

聲價雞距幸從北闕念妃子雅共合歡韋疇是賜緋

金字邀于仁傑傳將無統續玉勅及于舒翰唐史濁世

長羞盈餘之未有事後漢十年不易儉薄之所日安唐書

兵交使在其間本懷斯奇晉書衛府將軍自與歔涕多

寒宋書余于袍也何哉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一

帽

史記薄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其帽之始哉與服裁兩

段非也魏文帝與劉曄引四角如斯尊之以名為紗為絨今

有制後漢書服之則雅小朝公宴今相推隋書夫豈惡小

者流衣從散帙六帙將無意氣與語殿有餘姿荆州記風

塵之所欲隔齊書賦顏之所耽奇世說博風所以入識

齊高屋所以相推說文詩話如是曰鳳凰渡橋山鵲歸林

齊飛之以翠炙穀子縷之以金三十國春秋飾以雜綵梁陳書

以紫綸飛燕傳濯船以為郎黃者處勝侯幸泉石以終

始古界集卷之二十一顧棟

隱白者情親管寧放達若元乎相謔無禮後魏傲弄如陳

暄致苦長悲陳偶爾赴局之袁耽絕呼而擲地晉書未

幾曳袍之李異得志以乘時詩話日暮馬馳獨孤之側

者奚效後周倉皇客至謝安之着者何遲晉曹休已破

書魏將已傾上雅負司徒之望後魏時申孟達之情上

繡者自表壯先聲以奪敵李晨碧者別識棟精騎以

長征張巡別號蒼頭餘威震乎羣醜宋書相期朱雀壯氣

比于臨刑庾弘遠居廬之櫛沐無庸至性者在後漢到門

之冠服幾易賓禮相成呂氏家塾當壁何人夢有先干一

日梁書勅書得代寵故絕于平生齊書于以成風流之宴

會嘉傳於以杜賓客之送迎南齊書於以來老嫗之別

識晉書於以謝權貴之持衡職官分紀耳胡驚壓唐腦豈居

危五代身患于狐腋宋書家誚于鹿皮何尚之驗之寶誌齊書

諱以瘤兒隋其無風而降也宋亦有雪而念之長編若

乃登彼銅臺合金石而迭響齊書夢通仙籍燦花卉以

落英仇池忽然替荷了不覺其有異明因之摘槿如是

邀以殊榮天寶遺事其帽類之佳話也歟

始古界集卷之二十一顧棟

帶

大其為帶也鉞尾有取子綴綬以時要貝從駿驥

侯幸博肇蟹雌北戶為婦為男象以佩繁說乃文乃

武給以身隨唐寶嘗試取武毅重威儀會相見勿下

禮賦性有宜韓重以金重以玉飾之魚飾之龜唐車

則夫名鉤絡外國紀寶細突厥望之若月錄通之

在天唐澗以十四稻而異老學庵環以十二勝而傳

李而且百步舒其精彩唐敬圓鏡擬其形全九國又

何疑開水而相驚山岸贊因風而遠散塵埃也哉本

第百集卷之二十一

余求之北征珠澤西征赤鳥之代穆天并攷之大秦

赤石海西青金之年魏受命淮西對延英而語壯裴

公奉公異域屬鮮卑以飢旋漢紀夏月之講席無虛

求稱上旨杜陽香山之陰德有在雅足家傳撫寶先

百騎五秩晉平臺工捧白簡以待旦傳長墨守以

不迴魏陳其為羊祜之從軍旅傳文正之謝賈媒道

寬之步吏非急晉束之督郵以來集橫之生死可念

策索之音韵乃諧列鎮自山門遜齋詰可御筵雜何

為懸爵以償辛漢求貨惟偏左喝采不勝漫聽長歌

一曲南唐黃金可掬祗留遺恨九泉杜如怒殺氣于

海商照夜之光已沒九國抱深思于二卒隱水之舉

勿愆其從床上縈懷時驚幽夢述異尊前委頓急謝

佳篇名臣念歲荒民散之常封付若擲開元占地下

人間之語狀奏多咽因話噫瘦以苦吟已減圍腰之

載沈歡如舊識不堪握手之忙札休偃無時終日而

坐政事崔元使命忽爾正謝以赴都堂容齋黃河可

矢前功萱草與量府香峰環而形似應山星像影而

輝光夷堅則不下而道存也孟亦伊垂而有常歟詩

第百集卷之二十一

中

按陶潛傳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酒畢復著子美詩

曰謝氏尋山展陶公漉酒巾嗟嗟此細事爾拭唾何

居傲以花陰之狀李白詩漉酒有意傳可彭澤之神宋書涕

淚以沾義或通于襟佩杜詩脂膏與飾名更借于車茵

禮周志去然斑以帽等于冠古文謹脩四教釋名比承露盤方

資其具曰桐車服志壯其形以圓上加簪而纓不施後周

但束而幅有全後漢而不見勒以回文則天之多無度

志車服採從白野高昌之別可傳詩于蔡聊樂彼岸

非顛唐書得膺殊封快資心賞漢紀相從軍事雅任指

麾書九列崇班無唐突于宮掖後漢二千賓侶有趨候

於郊畿東觀興發高陽是否接籬倒着晉書選尚門第

從教夾羅貽譏唐書俗尚相高明珠成其語識秦書思

新羅異獲馬隨以分飛西陽珍藏藩邸車服志人引華

林梁書聞變者倉皇靡及李起舞者汗漫與尋唐書嘉武

攸之書名不拜唐善華歆之是主是賓魏志競效于僕

射帖偶折于梁陳後漢王敦之所欲伐晉書稚圭之所申

論北山益見尊榮烏角四皓何妨解脫白綸晉書若夫

執周易以壯遠遊饒有其致竹樓記簪蓮花以脩淨業

代寫其真李清辨可聽相憐寒夜列女列宴有在何似

遊塵本不次之尊勿敦請于人事久絕之士陳嘯起

之業試還邈以少孤子處之身王從事中郎萬石

之作談客晉書拒師斜谷司馬之似婦人魏志袁紹崔鈞

之徒國容何似子鮑永馮欽之輩素履無違東觀邊事

已成臥羊祐于洛水晉書東來有意還王導於烏衣上

則又攷六經止言冠學齋佔俾古者有冠而無巾蓋

巾爲難尊疊之用至罪人加以黑幪如靴反爲履之

規沿武靈配以胡服冠履兩事至使今之道流得竊

其似也悲哉

笏

以余觀於手板也法天地體陰陽欲其表行見能則

外文而內質取其前讓後敬則上圓而下方賦上自

君王下及庶士與服雜志魚鬚而表其章球玉以申其理

三禮說者曰間瓊弁兮雪白對華陰兮冰靜其在宗

廟卽措而請享其在朝廷卽端而受命王于試攻義

恭之啓事本傳孫樵之請銘文粹架有紀于會昌常朝囊

有傳于九齡本傳却揖唯唯宋叩額英英宋入大內

而陳攻守林賈隱巧田里而佈血誠褚遂良占奏惟頻十

事未嘗偶漏王數陳有據一字寧或失真余蓄地者

不恭勝負之情形自失王彥振衣者非教崇卑之等

級無循後漢用以唾賊唐書用以捉奸上試想秀實少連

之輩句于焉擊而中于焉叩憤晉書可少溫嶠張貴之

行句柱頰而看秋爽王微撫膺而慮人情宋書狂襲少

年之態賈直諂邀明主之言五代乃若謬爲帝賜六喜

自天成五代出入宮掖之間特與染指唐書涕泣聖政之

舉親自邀盟唐書三世黃門示敬恭于別榻語一家赫

奕紀盛美于方亨崔對此甘棠應重先人之價本記

彼故物殊誇世胃之榮文粹舉之長短莫下江表執之

吟咏相隨宋去之仇讐何慮周賁之親信以婦宋誰

留誰去宋誰安誰危上毋憊以忤宋毋倒以持晉

少司空之用世唐信文宣之實癡北齊白鳳從教于晉

貳志黃橋任覓于王嶷齊書舉往事于國初相看賜

玉記兆前定于後日曾否借緋中薦剡與騰京兆

之姓名具在之推轂得當尊前之好會以歸吳余

又迴事始于前刀劍七首之遺意雜志尋名義于內啓

自教命之精思名爲王侯爲宰相爲卿監用者已足

爲長年爲高官爲厚祿相者前知南居士猶存希

出使不數于今代嘉蕭何已矣恨相法絕傳于來茲

冠冕之貴黼黻之飾徒有備于朝儀孰有茲于

同德

履

履者禮也釋名其義與異其貌邕邕曳踵則輪軌不斷

接武則塵迹相通賦其取進也每迎前以啓路其守

謙也管處下而翹容其受用也既虛中以待物其順

人也亦應時而曲從器賦所以豹斑耀色見自春

霄之宮列仙傳鳳舉儀文睹可長生之殿漢武傳鵠化翼

而常翥南康記鳬張翥而莫倦列仙傳即雲霧以由升樵人

豈霜露而或盼曲禮余嘗抱納爪之嫌禮尤存直冠

之戒六韜伊誰樂只之緩詩遮莫考祥之快易周家侯

業傳清濟之餘封左漢代官儀瞻上公之自便蕭何尋

山陟嶺之時幽峰巖嶂或上下多與齒謀續棄甲曳

兵之後旗捲旌搖何出入不與騎戰新書中雪多穿本

家風莫換清興錄給以長安之學列傳假以陵寢之拜起居

多陸車之畸行齊成軹道之佳話崔欲徙越兮遲

遲魏將奔楚兮介介魏諱整於焉見嘲南史搏面將無

事判志登誠倨慢計有决于起行崔或出險薄語

相嘲于決汗孫是耶非耶視隣人以何為史自信耶

信度耶走鄭市以永嘆魏驪則王符之在門傳展則

崔駰之候館傳織之高士樂在其中高取之孺子面

非云謾侯曹瞞之痛訣聊寄死生魏東海之繁刑曉

徵貴賤晏故曰何南海之燕駕異矣冲虛志仰樹上

之鵲巢杳乎得算命少年好事致毀新以為奇後太

守風流故先聲以鼓慢東長袂而躡趙女鄭姬之作

態何弗取憐貨曳杖而拖敲金戛石之新聲從教

發煥劉若乃綦金而侈晏飾珠繇願春加穀為

陰氣之已萌五行志綴寶為同心之共參雜紛然而墮

者何從紀西去而携者莫按趙紫齊于以持書

草木桃木南方草木狀可以參看不借則用各有宜方入

夢則事有相貫夢甚勿令人以重寒史奈何足下而

長怨南方草噫嘻刺史之度續尚書之聲鑑吾將

從事焉而為之讚

茹古畧集第二十二卷

楚人 程良弼 樺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鄧 謙 心益父 訂

金

起于汝漢管子美以華山爾雅主清風之氣上生麗水之

間韓子紀之者曰百練不輕從革不違文賦之者曰承

土伏火亦有謙卑之性生水克木豈無父母之儀賦

爾其于乾道侯入青女光垂白陸寒陰作而霜露濃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二 一 韻樓藏板

殺氣橫而風雨肅于坤道麥苗含秀二粒同杼既收

成于萬物復搖落于千株賦巴丘牛躍幽林邑螢輝

白鼠時出白澤圖黃龍曷歸淮迫就之如鳩鳥幽遙

望之似神鷄述亂翡翠以屑墜歸田錄隨蜂蟬以分飛

志林邑吾不解其羽化戴以赤緯神搜着以黃衣上吾即

求其形似角從菱出晏盤若鏡規地鏡圖覽方壺負嶠

之闕列登屈露悉立之巍王玄榮西聽金石絲竹之

響北史睹雲雨烟霧之奇至大寺碑核飛夜半梁簡汁流水

津齊書章乙之家美麗若婦正堂蘇過之宅語咲僧人

記碑中之生生不竭晉書印子之往往以存續博物志青

餅之所寄意錄赤光之所爛門郡國志蛇何發于刺史

記牛或躡于漁村羅浮山記天有時雨及述山無自空鳴

遠拾夢藉陽適南史藥廣春陵抱若乃覽鄉無取七賢客

舍匪欺益部記埋可幕下唐書却可袖私魏即如果不以

邑借漢書縱至斗不以念發張而尤有汝救之婦列女

樂羊之妻上同舟之弟中風慧之見南揮鋤者瓦石

不厚楚者鳬鴈興悲泰始太乙之縱觀劉向傳

沙場之外客王筠傳清河之祥有驗晉書甘露之禍已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二 二 韻樓藏板

殉紀攷其事政堪把手後漢識其素那問遺行南史圖史

可知政切于鬻異史彈丸相逐安事乎傾城雜其為

季子之多揣摩卒業傳試問公孫之償刑法允明記

世有干戈紀龍云何應瑞唐民多水旱贖子寧是沽

名上報有當于瀨水吳少有貴于夜明錄有如取肯

以屬元鑄像以生都鐵像之有孝子孝子傳冶場之自

德興志計工間楚史交善伐秦傳享以敝帚選願以

良駝伯樂聚則以穴傳數則以斤上一舸頻載白被洞

多聞王則又攷神仙無術淮黃河莫平漢書杖策之老

人但從所請錄 漫溺之居士忽然而驚宜室 損福

足慮張永 喜奢胡成風俗 制草可就唐 國事四并宋

牟尋之紀特詔書 孫軌之美殊旌後漢 弘照社者何來

應瑒以顯神 若乞骸者有願疎廣多榮傳 其為至孝

盛德之朝應時而出書 抑亦家貧力作之士由是與

爭拾遺 邈西漢之賜予豈鑿山披沙神變者卒不可測

錄聖政 如北方之估值則神通明洽貴賤者適與相衡

後魏 嗟夫後承先德先德留于後人唐 悲夫君知故人

故人猶不知君楊 余欲為諛墓之詞月旦莫假韓愈

欲為長門之賦風流幾聞漢書 一諾不如史 三緘自守

郭隗臺成新 阿嬌屋取武帝 斷之得于同心易 樂之

由于眾口上書 無矜市上之懸呂 休疑同舍之否史

躍冶料其不祥莊 滿簾知其見醜本 披抄而得南蠻

琢石而有孔 擲地之才綽 作礪之手書 斯三品之惟

宜書 而六齊之不偶禮 噫至珍必見朗鑒恒開

良工何遠善價同來客有希採掇于求寶之際庶

斯文之在哉柳宗元

王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含溫潤之

麗色抱清越之奇聲管之 韞匱之資忽雕鐫而有立

出藍之色作冶瑩而斯成張餘慶 有時亦以改步左

無故不可去身禮 五瑞輯之朝會書 六器表之明禋

堅而舉蹙磨而不磷木有枝皆下雜 舊不汲自盈

國瑞應 視月有得孔 觀日逾明梁四 涼煖所以體異天

紅杜 倉記 所以色徵其為火也積之可以燃鼎冥之

無復夾纊杜 其為軟也屈之首尾相就舒之勁直如

繩遺 燈影蟠螭鱗甲于焉悉動西京 香飄衣袂芬馥

直以遠騰六 序其名琅玕琳球之美書 紀其出龍首

放皐之靈經 用取為笛吹之有車馬山林之狀西

記雜 鑑可以髮較之有奔蜺伏獸之能杜 夜山火出武

內傳 丹水流膏經 流虹之所從現神 積雪之所未消

紫衣女之艷冶錄 白首翁之招搖吳氏 層城九

重封之為樹淮 瀛洲十島漬之為膠十洲 如是崇山

變石隋 大樹拔株錄 苔華工其琰琬煥煌 楮葉陋乎

婁輸韓 懷之者何罪老 襪之者奚虞異 玉京賞直尚

集夜光輸眠史鄒疑廡而怪文披圖乃前且以
 植之神屋漢武故事種之藍田神搜釣之磻水尚書市之干
 闢前涼當入用之時氣騰光祿續及焚如之際火烈
 比岡索書未遇魏王竊從照室之怪尹時逢和氏欣賞
 連城之良採母覺我之形穢母訕貌之徒妍陳平披
 李繪之雲霧北比文康之豐年詩人生芻取喻賢
 則高矣徐孔子佩環讓德謙曷比焉禮又若乃鏡臺
 作合世如意繁私胡綜履見躡于虞卿史舌尚存乎
 張儀史報可綉綴四愁係以朱絲左靡惜其撞漢從
 便以推王反無君命之逆左獻為闕下之資漢書現汾
 水而祥致趙沉太川而利資左寧有餘兮鵲抵鐵不
 相涉乎鼠疑策則又辨其鰓理說文見其瑕瑜無倚
 兼葭魏但戒玳珠策食之者有法後執之者不趨左
 漫遊敵澤穆雅擅得符白虎斯揚州之美也書而他
 山之緣乎詩于是有客感而嘆曰玉也者固可取貴
 乎天下今不售于人猶獨高其價必使反荆王之深
 惑審田文之見詐美玉器而髦士官豈徒埋身而照
 夜

珠
 德至淵泉明珠出焉白虎銜光芒于照乘史發晶熒
 于媚川賦文無脛而至有感必通垂輕簾而璀璨綴珠
 網之玲瓏王棟上遙星彩遠迷月規楚賦質若累累
 點綴于霄漢色仍皎皎炫耀于漣漪珠還令爾其出
 赤野管子產丹淵子映秋波而圓折尹候夜月而虧全
 吳都夢入昆明驚巨魚之托想泛從河渚探赤
 蟬之幽澗錄指栢樹之半其鬚伊埒上鳴瀛洲之
 鳥其翼乃騫拾遺曾城之上淮開明之巔山海色紀木
 難之碧廣徑哀北荒之偏神菖蒲供其食味唐酸棗
 以其美妍志積如紗縠之重沓南規若明月之重圓
 注古今鈴頭埋以午日博鯨目躍而驚天廣州遡自屬
 賓視之則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雜貢從拘弭
 驗之邪弗舟人漁子洪波巨浪之顛考吾欲其記事
 每屬唐如意果然孔盼霏雨之往往五代聽涼風之
 菱菱肆驪龍適遭其睡莊象岡或假以便莊燉煌不
 求自至魏合浦去兮復還後龍步唐馬旋合似傳神
 異之事句隋蛇神噲神鶴上雅稱報德之專句得幸如

董偃書被讒若馬援上吾未見清聞者買自身後唐書

穢著者拜可御前傳栳之累富漢販之成仙列仙吾故

聞麻姑擲米為戲府交甫解佩見憐列仙有衛玠光輝

映矣列傳有定祖和澤炳焉志係臂以入秦關情傷笑

獨列女無心而覆鼠穴事紀佳緣書海內告災文襲之

貢以至觀楚國非寶奚恤之問乃先左若乃瘦骨輕

軀之賞拾遺清風苦節之宜筆錄長年衰老今相及志

荷鋤理園今從之事無譏老蚌孔祗羨靈蛇曹競同

輩以相誇諱先一日集較得雙以為吉撒紀四時

如古畧集人卷之二十二韻樓藏板

非是賣綃將泣下而情多作別博物志于焉市餅豈

懷慳而術有相師原化記馮詡之遊偶然試投濁缶宣

丘開之識未有指自水湄列蓋但照魏王之乘策

莫拾豫章之遺漢母竭池而憐魚之自及呂母剖腹

而動燕之殺機策乃其志慨于聘使蜀志屬賜于昭儀

也則珠之不韻者矣唐

錢

錢錢孔方法地體圓象乾錢神論用資撲滿合璧義取布

泉禮遡始于前夏貝周石之運益定制于今三官九

府之傳漢書鏤貫今驚眼宋掄筭今鯨文後漢四銖書十

品禮半兩書五分漢則有青雲之氣地鏡圖半月之形

帖六其及曰赤上其鳧以青神象以面而更尺楫以甲

而靈談綈賈幼么之所從辨書肉好之所取精上短筆

省侯應制契錯雜陳志又有錫鐵互用合璧幣楮例遵

源財貨當千北今直百周厚郭今大輪宋鑄以民間有

如古畧集人卷之二十二韻樓藏板

司糾繩不及北齊播之蕃界朝廷法禁乃申長其曰上

清童子合璧金甲神人史銷可飛廉銅馬之屬後漢種以

案頭盥底之均幽間青鴨文孺駭帝座其忽置洞冥黃

牛白腹知漢祚以將新漢觸黃氏之籬園風雨驟至

掘弘農之孔穴環堵前因魏按成滿手大中摸出

偏身神仙飛從紫禁唐雨自蒼旻冥第資正甕神勿

厚生傳塵堪集蛇胡為人語維牛乃以類親六帖貯壺而

通泉路書伐木而半石垠始興吾以嘲和嶠之癖語

魯褒之神錢神論龐儉將書其事紀江綠有憶其人紀

趙勤之所不拜東觀景讓之所持論 塞屋子小措大

之孔眼軒掛杖頭任狂士之搖唇 書院光陸房唐鑄

督五倫後漢 三斗噀元誕之濫後魏 一囊充趙壹之貧賦

郝情何爲一日散施都盡世說 孟嘗誰市千秋名義相

狗史 爭所質于陽城清風可襲續 趙急所投于郝子趣

味乃真府 少數以留莫洗內史之愧梁 大者入選猶

云太守之清漢 飽死侏儒伊憐形似東方朔 頻呼仙子

特誦神明葛仙翁 主蕭何而作客傳 敵戴顒以爲兒宋

無邨原之多故考律 寧袁淑之相戲宋 視之瓦石匪異

如古畧集卷之二十二 九 韻樓藏板

厭之阿堵如茲晉 倘得汚名莫如一日賃傭均殊

多臭氣猶事三公顯榮崔烈 余異裂坐以千憶亭長相

加舊識史 買鄰以萬剩僧珍燭有芳聲梁 尤異輔國

祈求陰陽之文隱見唐 宸書飛灑行草之字崢嶸侯

錢塘多致記 易水由分蘇秦 無愛潤筆隋書 何暇質文梁

守則虜似馬援 專益愚名梁 矜矜好官多得長編 快快銓

選不行金 則馬援鄉里之贈送合璧 安世父子之持盈

乎漢 則鄧通之長鼓鑄史 吳淠之滋縱橫手上天有

所短錢有所長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

行無翼而欲翔才如顏子空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
希望不如早歸役使孔方同塵和光上下交接名譽
益彰

市畧集卷之二十二

韻樓藏板

錦

余讀南憲記談中殿大夫謂十樣錦竊心儀之昉之

歐陽肯堂而記在矣本傳比之管仲登廟而醜如斯淮

雖矣渙矣陳留風俗傳斐今爛兮詩攢萬緒之苒荏採衆

絲之綢繆張仲素絢霞光于陰火綴縹藻于卿雲舞

鳳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叠葉紛宛轉以成文李

房獻文景吾以窮其工巧數其奇淫辟邪今天馬詩交龍

今畫麟唐書似雲從山岳似霞覆城闔似貫珠以環珮

似列燭以光輪拾遺大登高小登高坊開三署郭中資

以吳市以魏江且專城丹陽記冰繭牽絲任暑氣之侵

逼唐樂府魚油漬彩看水面之分明天色以五而相間

陽縛總一以如璵昭載至二十家駝乃勝天造至千

餘機杼莫禁北史鋪廣池底開城錄遍覆山林錢紛沓施

熱便耀三冬之候中飄飄曳繡要稱九曲之池杜寶

五岳之真容一書案飾內迎八公之至止百合燔輝

仙束之以止藩舍左懷之以詣幕圍上賄荀偃加璧

見少上饋左師先玉以幾上寵邀太尉東聘遣解俚

代歡不公帑之市裴獻每闕下之私杜鴻挽車未也江

子 221-309

維舟從之志儉性有存則憲英氏之反臥唐書至德

可頌則新羅子之懷歸律考若樛蒲相角後圭璧成儀

子穆天約以增市神賦以載馳左陣前無妨表見李苦

次庸許混施林表政其異數唐決敵其先資諸葛憶

戰場之歎說還夜半之遺華陽慘切流沙迴文者宛

轉入思晉書歡從私第纏頭者艷麗占詞唐謂土木之

有靈從教靡俗貨殖傳誠玫瑰之不韻僅副蔽泥雜花

樣非同顧舊坊而若失雜地產斯暴署某郡而皆宜

與錫上方既有允于官號天多為中裂似有速于

師期南史享宴羣臣試看鸞章之舞拾遺狎私妃子何多

文綺之貽六而不見公奕之素風自若吳德秀之澹

志乃持天采石任其笑傲李奚囊剩其詩思賀茹古

氏曰代有文人原非由景賜見寄南時官學士將無

更盤雕于茲金坡龍門之詩賦誰長號奪自好武封

教之詔書已就特賜有奇天求諸負販之人苦無裁

畫世遮莫學製之子傷矣過離左第報美人之贈四

母工諧者之知詩如是為畫服之遊張士母遊行之

掩也漢書噫嘻

絲

厥篚脩貢書其釶咏詩詩周官有辨物之職禮時令

著分繭之期上屬以王言出之誰堪擬論禮秉為臣

節堅之何有離奇詩吾欲朱藍之附漢而勿管蒯之

遺左夫誰五者之續命風亂者之縈思方累日功成

試看緝絨纓記因時色就或聽丹葉藍泥部正商弦

未絕淮日食以幾羊想淑人之帶詩思初仕之衣謝

貢自扶桑懸以爐今餘力梁種茲香草大如甕今

相持仙然而為鞘試憶枝盤幹屈之象杜因而修職

再讀補袞繫桐之詩陸龜吉占幽邑後凶兆水涯書

快牽紅之有願唐看瑩碧之多披唐素者日以絲雜

淚痕莫禁墨紫者若諸佳耦步障誰施晉書印濕具

存攷梁山之遺事傳行乞匪愛高蜀市之芳規雲仙

把筆而題曹娥之碑色驕黃絹顏板樹而慳女子之

物路艷佳纓山則夫暴宿有法周貴賤每由緯勢之

益亂左賀之來謀詩瑩如委露晶比凝霜杜牧對彼

鳳毛从之而寡其色植其鷺羽雜之而奪其光五絲

斯婦人之業禮女子之忙乎詩斯斷織之義孟從

繩之良乎詩茹古氏曰代若好五彩我則大白以受

質代若厭羣居我則衆縷以為匹張良器映羅袖而

恒麗度金梭而轉明當軒今婀娜之織弄杼今軋軋

之聲賦不願克娶婦之緯不願托寒女之絲因停杼

而成韻庶補袞以為期

口畧集卷二十二

絹

吾鄉故事董永貧不遂塋以身質錢逢一女子求永

為妻一句而三百償足我天之織女也今千餘年丘

隴猶存但莫考其派系耳孝子此身可備寧計償直之

日此名常在分芳香火之人並來而遊故裂襪以失

咲世說一騎而就乃舉袖以相徇船欲委之道淵政

堪殊賞中興屯具創之裴遠應爾微申書而不見任昉

登舟之日梁李愚捐館之時唐累奏連章其何愛于

衣履太和元年工詞博物未足比其鼓吹梁販從解隸石

代向公家晉沈老之夢已及宋阮倖之權猶賒書事

有謝于驄馬南史侮有雪于南蠻梁鬻之第以償直魏

掠之乃復愧還先賢其高會以取左藏隋其伺察而

知賂遺唐其何必嫌一字三縑之償梁其何必眺我

機我杆之奇北齊若乃客舍幾時渺不復識後漢兵馬有

司匪便遠離世說十里遊騎急索偷兒之態魏千車軹

道有懷古人之思陸敗類貪人作顛仆不起之狀北

梁上君子動習性與成之悲陳河岸之任下挽齊部

曲之有奇贏傳從天竺胡人以述異自青州女子

以傳疑述異余且徵其奇乎乘傳之名醫無憂殄瘁

行王談天之日者誤幾號呼晉名着署于中書猶

煩上舍言盜不聞于宰輔忽責負遁王乃如嚮妻

賣子之情弗堪薄減考遣嫁陪門之制未許居污唐

一日而盡虞鄉從教潤筆司空終朝而先謁者但羨

佳衿杜如是日斜封之相送也盧抑亦日清風之戒

寒夫令

集卷二十二

布

夫有垵之虫虫者哉詩見廣而求矣說利幅安知之

左火裏穿鼠白氏水際鳴羊史色艷之有如鴛鴦南

率縮之得似羊腸魏烈焰橫生產蕭丘而堪續抱細

蓋從出種殊草以承筐碎白越絕今黃潤蜀春燕

今洞朝霞唐其木堅而毛柔辨從市上梁四其從丹

而用卑証自史家拾宴會酒行佯失杯而作態子居

嘗食供故剖實以相加南或以求之留仇之國遺身

毒之涯張花有資于玄菟玄中脂何用于艾豨漢

口畧集 三十二 十七 韻

其懷頃以懷歸應先內報燕如須臾以還索何弗見

遐王戒深厚積後誓不忍欺史輸在公家風可比之

卜式唐趨無市僧論且垂之公儀韓清瑩麻蒲門下

之交通悉絕陳書法屏統綺左右之獻進無違馬太

藏勿殖晉奇異與焚梁試觀縛蒿者之指賊後責梨

者之敗羣宋荆釵今比質後白苧兮投分子其負而

行歌于市三其覆而俘獲于軍後蜀以張騫之遠

使而見本越以陸宏之丰度而聞後公孫約之為

被史植市之作帷曹有自給之王釧劉語遮莫

服之照隣本豈不積矣而置不問王斷矣而帶以狗

裏噫取妾相需衛人之妻與祝韓飯牛而隱魯君之

使莫反莊詰以郡大夫之罪名令尹安解列慕以王

彥方之高節州間見存先賢行吁嗟乎而不見有餘于

女子孟比縫于弟昆史

三十二 十八 韻

釵釧

夫女子之以色事人也哉說者曰無脂粉見諂詩評無

情至增憐吳志注分香賣履之談似誠多韵曹瞞傳墮珥

遺簪之會那弗爭先淳于髡傳注面以丹若有識于御事

鎮耳以玉第有警于旁填名什若乃駭難與剝黃香九宮

金雀交妍陳思王女傳其辟之以寒拾遺其知之以天周書

美則分疏以七策寶則估直以千李嘉與婦叔書夫寧誤重

絳之邑古今注而或減合浦之圓西京語以傾城沽販何

從于翁伯漢聽斯歌調得失乃並於祁連河西舊事巴穴

之作貢于京師華陽國志試占姪夢夢書義熙之偶期于村

曲魏異錄乃探幽還集靈記吾又想靈芸之所不勝拾遺溫

嶠之所自便世說江夏記其司化魏漢書漢濱善其偕緣

書異所得于季瑀之婦異苑忽有拯于參軍之顛幽明錄

色艷聲輕多恒舞于晝夜之交寧呼姓字洞冥記徵祥攷

吉驚翻翔于明旦之際莫碎婢媚洞冥記以鬻異書名

舉所流何愛笥中之橐唐書與翻妖識英雄有事由名

榴上之環拾遺若侍中之皆以傳漢書長令之處以偏孔

磨笄有其長恨春秋後語典櫛有其專權北史陶淵明

曰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願在裳而為帶束

窈窕之纖身願在髮而為澤刷玄髻于額肩願在眉

而為黛隨瞻視以開揚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于三

秋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願在畫而為影裳

依形而西東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于兩楹願在竹

而為扇含悽颯于柔幄願在水而為桐作膝上之鳴

琴閒情哉

茹古畧集第二十三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閔士奇 稻公父 訂

酒

余讀醉鄉記而知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朔寒暑其俗大同無色居聚落其人甚清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

卷之二十三

韻樓藏板

驚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吁嗟哉酒之說乎酌

來飲取偏樂少年能誤老叟對月不可無看花必須

數白樂天一字至七字詩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惟有坡空

桑穢飯醢以稷黍成以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楚甜

醕九酸澄清百品酒之終也經醇儒無偽陸諸驪伯

靡愁易宴醢禮在韓詩賢聖名優魏志說者以酒星經

酒泉圖邇之事始李余更以酒山南昌酒井羊頭列

之論頭為狂花為病葉醉鄉為從事為督郵世但多

憂戰武勿與亂酬論醉鄉之無戶稅北夢春色之有

浮漚蘇集且無讀酒語以重戒書而第頌酒德以揚休

伶劉焦革之經有法合璧杜康之譜以收上溺茲窟室左

營彼糟丘史如何得酒中之趣晉書奚自消酒畔之愁

詩緬想伊人俾家釀之欲罄劉尹相逢坐客快樽酒

之多傾世說不醉無歸畢降尊前之禮詩樂茲同夕那

知身後之名世說夫然流連大雅漢沉醉東風詩神有

爽于處士杜狂無禁于次公史三雅浮之季代論百

錢掛之杖頭世說經年而嗜甘上頓宋明停車而語洽

三騶謝幾形神較暢世說壘塊幾澆上倒可接離上換

可金貂三十六願畢陶家之壺晉書行荷世上之鍤史

設具而矢天日世說痛飲而讀離騷世說一石不醉魏

日乃醒周伯仁益以儀容之溫偉漢捷以政事之曉明

而猶異混處田父新書班坐野人漁樵步白楊而作

偶史坐黃菊而來賓弘王美麗當前裸袒為歡娛之宴

論舊知幸遇據鞍為傾倒之謀宋書飾態以幾冠欲遣

千殿上晏無禮而入帽或加于甕頭北史更施朱粉蜀

行酌比紫酥會昌仇聲之以美指開元通謁之以侏

儒十洲納言而賜餘醪唐書設色而寵醍醐上于以賦

內醢于春社賈氏錄賜大酺于東都宋放卷席之故事
資暇集例整衣之成模華嶠其躋列于學士王統並錯
雜于麻姑李泌傳其憐書記之流離月夕李元忠而嘉文
君之放誕風流雅夫曲沼名園乘犢車而携妖妓天寶
遺事水光山色弛扁鑰而弄間勾唐書博訪蘭亭辨才
之款密特至書法逍遙衡泌韋叟之隱逸何求後世
有使酒者而儻如罵坐之知訓五代吳耻諛之灌夫
傳本吾未見狂藥之終可誣也傳世有禁酷者而苛索
無因之釀具蜀志姑待未至之麥秋賀志吾未見天祿之
不相謀也漢書索其味如釣藤今談椰子竹葉今梨
花白集築廣三臺劉賓吾釀取百華妓女走宜春之市
安成泊若水之涯吳興安期酌以玄碧列仙稚舒抱以
橫斜語索其地武平象洞經西蜀郾篁成取陂水飾
稱女號房千里校釀川浪醉他鄉崔豹古鄴湖之多
湛綠記鍊門之舉地黃天羣有呼于荒渴拾遺特以
紀其仙衆物類若乃直糾有事南招手相程類韻
以形逐言字以三橫藍搖綠玉于木末釋氏捧白蓮
于花城東軒須時其候頓熱清波貯瀉鏘然有聲南

閒居錄試想抱器索馬之狀乾餹與夫長卧呼鶯之神
五國錄逾以成即席之美梁或以高求乞之行北興致
多于竹林七賢續史懷飛于狗寶八達從看晉
邈若山河遙憶黃公之侶世對茲風月憑從我輩之
歡謝具有別腸不堪下視上信為名士長教生憐魏
對不醉者而議事無先可為醉聖天寶非佞佛者而
長齋恐後尤足醉禪杜有不避權貴之彈章奏揚明
旨後有雅篤天倫之時望舉止佳筵唐氏過以王式
之地鑑仰以楊惲之天史聞袁紹河朔之遊當思追
步典說山公高陽之會亦重垂涎傳况愁且聽之明
日羅隱滴真到乎九泉詩誰入黨家之錦帳陶誰開
烏孫之青田古今忌以酉日論什可兵權宋樂足蟹
螯傳笑取豚肩史述之者曰染海棠之色于妃子中
從草聖之毫于張顛張旭又酒狀之者曰如玉山之
將頽如長鯨之吸川歌其何使疑于千里梁傳廣以
三年博其何訝豚韻之偶脫漢而經事之多牽侯
于是飲者並醉縱橫誼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
或嘖嘖辭觴或奮爵橫飛或嘆驪駒既駕或稱朝露

未晞曹植賦則又聞之醉鄉先生曰凡醉有所宜醉花宜畫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宜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狀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觥孟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汎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朱之二十三

五 韻轉藏版

茶

黃魯直賦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雪賓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渴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勲者也集本是以味同露液錄宋白况霜華茶經擬梔子而散葉比薔薇而放花經樹異巴峽之合抱字從草木之交加總論藏精封蔕譜法取種瓜德方嫩而比竹矣志寢大而成旗耶塵蜀岡牛阮上洪雅烏程上栢岩今松嶺應鳩坑今鳳亭譜並嘉雀舌之纖好譜玩蟬翼之輕盈上勿入以茅蘆竹箬之屬本勿點以果珍香草之名韻茶枳茶籠茶椎茶鈴茶碾茶羅茶盞茶匙此茶具之精好無兩者也蔡襄瞻背蝦目龍舌蟹眼瑟瑟瀝霏霏靄鼓浪湧泉琉璃眼碧玉池非茶事中

之天然偶字者乎臆夫冬芽早秀譜麥穎先成錄疾馳于春仲貢茶養火于清明茶譜毛人之所指顧續搜白蛇之所蔓生舊閱自山靈委翳消腐黃仙關非人力敷闡薄瑩郡則求之毒蛇猛獸之處經斷岩缺石之間丁謂參中頂春雷之聲以俟茶譜傳空筒烟霞之

氣以還九華山志咏木金沙母稽太守之旆諸青牛瀑布

時供道士之顏神異又考其輕颺沸水浮雲出山經茶試

之雲脚乳面天中置之醇去沫還經蒸牙必熟去膏必

盡試茶水痕須較理潤須關諸服自丹丘看羽翼之

冲舉天台記別求巴邑輪渴睡之冥頑桐君錄說者曰一

日之利暫佳消壅釋滯終身之累則大瘠氣侵精唐大

語然試從滌煩破睡之功爲之甲乙黃賦損陽助陰之

害酌其重輕蘇子瞻雜記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蔡襄

序黃儒茶要無紀淡泊之貞東坡書茶要錄後貢之者研膏

蠟面貢茶錄賜之者綠華紫英任陽編清風從事清活火

妙烹因話錄無取霜苛竹籜經茶白木黃精述何疑建康

之足跡有限志郡玉泉之掌痕分明李白詩如是陟日鑄

之嶺方輿勝覽登月峽之橋桐君錄竊異牖中飛出廣陵叢

裏呼號續搜神往往縷金之貴歸田錄潰銀之妖貢茶錄尤

愛烏紗隨其供具語林蓬席任以遊遨唐書素業無損晉書

廣識見存玉泉敲溪冰以宴賓客遺事舉瓦孟以奉至

尊四王啓事吳王之優章曜吳志積師之辨漸生盡統素之

雨中躑躅左思詩樵青之竹裏逢迎張志饑醜之餘

或假神異解痼之疾那成搜相關不堪小劣魏志作阮有

當水橫世說于勾或甚清于魔已櫻上先驛宰之解事

錄茶工胡生之唱賡漢其宰以御史之職異其賜以學

士之行金縢志其通狎勝流者之以博士語林其駭驚巨

浪者之以貴卿南齊書呼酪奴而不加貶魏錄命嘉瑞而

不取榮貢茶錄無失翳桑之報異共推甘草之名清異

勿冷而以相失上而苦口以頻迎上若夫詔停其冬

候唐史體屬于縣官宋江氏家傳置邸則日中爲市楚馬採

推則天下叢奸九年此東晉以前未之前聞也述乃

聘婦相傳義固有取哉天所以不羨黃金疊不羨白

玉杯因話錄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上一曰陰採夜

焙非造也二曰嚼味臭香非別也三曰膩鼎腥甌非

器也四曰膏薪庖炭非火也五曰飛湍雍潦非水也

六曰外熟内生非炙也七曰碧粉縹塵非末也八曰

掠蝦撻選非炙也九曰夏興冬廢非飲也斯茶經之

彰著云茹古氏曰蓋聞之茶有經矣茶名見爾雅而

神農食經華陀食論壺居士食志桐君及陶弘景錄

魏王花木志胥載之晉杜育荈賦唐顧況茶論其筆

諸書而尊爲經實自鴻漸始溺其好者謂窮春秋演
河圖不如載茗一車稱引並于禹稷而鄙其事者使
與傭保雜作不具賓主禮悲夫酒食禽魚博塞樗蒲
諸名經者多矣茶之有經也奚恠焉

卷之二十一

七

麥

六道爲首記勝東方所宜范子麥之爲象金也于秋

乘旺而滋陰文說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春秋

說題吐啖之旅力物博食之肌香呂覽先時附蚰蛆而多疾

後時穗蒼狼而美呂覽調六腑益元精拾遺御風有香

有色編凌寒如醉如醒拾遺回飭之貢以白中吐沓

之嫁以青上紀實于乎甲鄭注表嘉于槌莖前涼或

于宿以成種雅或于習以加名佐助所宜墳脉孝經

所應虛星今削木無疑其似博區灰莫化其形神搜吾

以高羊續之居宦漢書五倫之免歸漢紀推之隣里與共

陳竊之孝念以幾秦子事有還于代刈書情有餉其密

遺漢紀三輔軍行每高輪義之節東觀漢紀單城遊食何知

禁獲之威家語令嚴于士卒之紛馳馬蹄何及曹瞞乞

行于長安之潰亂龍首以非後周書蝻蝗爲災耑過孝

甫之野陳留書雞鳥與咒試聽巫者之詞唐書作厲胥躬

尋桑田今幾幸左痛思殷舊彼佼童今何爲史于以

感悟偷兒且慰且論隋書無已笑偕門客非錢非泥典

夢入火宮載聽紅裳之咏小封題大內忻承黃帕之

禧東坡詩話噫嘻渡滹沱則帝業克濟史守漁陽則民樂

以嬉紀索筆而賦成佳矣宴饗盛事諸葛格別傳秉竿而

習讀美哉風雨來思東觀斯麥也纖芒濯露疑因黑壤

之宜香嫁搖風若吐黃金之色崔融賀表鬢髮者髮老風

雪之彫殘嫩嫩者心抱冰霜之潔白代關內侯載行未麥謝表

于野斯饗我農進封年表斯指星之候拾遺而搖風之期也

乎劉禹錫

卷之二十三 十一 藏版

粟

余讀是錯傳令天下入粟縣官拜爵除罪斯粟之不

韻者矣如來借其名字寺碑一粒香其升沉呂仙詩拜都

尉之司事宋書比君子之芳歆管右契執獻曲禮旅師專

任周禮雖有金城湯池無之弗能守也策乃如背親捐

舊有之何以爲心哉潛夫論因而長餓自甘薇蕨本傳

以罪凶莫愛明珠說苑驅游食之農民田禁可議後魏成

習詐之世界書券馬居淮注方船而下漢書甬道而輪上

余未見侏儒之飽死東方朔傳亦何似燕丹之長吁俗風乃

若食之而厚力鳳冠而美姿雲渠而多壽不病瓊脂

而歷月不饑圓嶠屈曲則猶龍之似選長弱則無風

之吹搖枝忽爾蟲化述異有自龍飛宣室瑞表閩國荀嘉

紀漢時宋書爲惠而從家給孔叢占候而幾人疑後漢鞠吏

之持平因而刳馬晉史孤竹之利用曾否質龜符乞彼

監侯早索枯魚之肆莊辱爲健步忽驂兩駒之緋雜

飛輓多艱率州音鍾而致一石史饑荒誠苦空都市

而賤珠璣述異邇元符之腐積漢書異江表之野生述益

以大倉一粒唐書輸以所部多情後魏巧可見之孝子

劉三 脫可怒之故人漢書覆橋自責漢書貸斗相狗史記

無防削籍蕭復雅足濟貧蕭春或諧于介弟諸耀詎謝

于西秦左矯詔為羣生之全活汲黯興謠想太守之

平均李如榮陽之兵爭金玉失貴貨殖非涼州之都

督嫌練猶珍郭元辭少受多子思之度義有當孔遺

我罪我子陽之所見為真節則于以觀其蓬蓬史陳

陳者乎賦曰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

也欲相扶呂氏春秋何以小人蓄大臣辱而有德者不祿

潛潭

卷之二十三

稻

杭稻屬也亦杭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杭米

此則兩物耳養生要集余攷樂浪之國拾遺鄴都之城雜志

以紫芒白漢廣志紀以虎掌上龍睛續仙一歲再種異物志

半夏先成蔡邕月令相遺蟹種國語習聽蟬鳴廣志則有肌膚

之滋長顏色之華軒養生要錄熟者食之而冷寒者食之

而溫和靈歷年未有饑色清腸延年享有遐齡涑川

香風吹于五里魏文帝瘡鬼逐于荒冥洛陽伽藍記歷水

旱頻加占城布種爾雅從草垓變化交趾飛英江表

相咬于麋快海陵之盛事博物志恣生于野美郡邑之芳

名吳志如是求水陸之利郭元振辨先後之時呂覽俗有所

必易延任民勿可與知呂歲入以萬隋書野熟有奇唐地理志

取勿行道陶侃乞自沙門梁書長吏之章程乃爾吳志小兒

之案牘攸存南史曲環軍中芒屨可以事事唐書睢陵野

畔劍佩乃以徐徐梁書經年無主之家既熟而誰為識

書晉太倉與盜之子自効而恩有餘後魏其草云何對三

日而語澠說此獲正快謝終朝以晏居齊書遊說為西

周之策戰國慷慨為都尉之呼漢記鴻可長隙江表崔不

任驅宋書自謝為麋松滋之有逸致晉書固請種秫彭澤

之有高風上在邠之文顯然載讀麟傳唐史如椽之筆

得當齊爾免鋒瑱言故曰稻之為言藉也天雨不及述

地利應修杜預試滋孫于再抽之後天中而何索生于急

湍之流也哉淮

穀

黎民阻饑播時百穀舜典福聚異稱方金土相卜春秋

辨所明于八星異錄擇所先于五水師曠神明而壽何如

知惠之多靈禮痴笨而肥何事導引之大蓄楊泉物

求諸邦國都鄙之宜禮八政五行之屬史十室之

邑必有千鍾之藏杜游食之農幾盡澤山之輻見錯

年登為瑞喜看雪蓋紛飛唐書天司以和竚聽鳩聲競

逐淮都廣之野曾不假力以播琴山海經淮陽之泉乃

載一歲而三熟荆州記以余所聞春秋報之儀禮

豚蹄鮒魚之祝史無從事于禪封史無借厭于吏卒

曹瞞傳為善者窮晉書治功者錄陳君封識宛具而巷口

頻擔幽真錄雄據無成而眉塢偏築後漢則夫亦眉鼓亂

之餘漢紀建武軍興之暴風俗少時之賑貸尤勤史一日

之寵綏尤渥後魏備貴恐抑價以阻其來盧借需則計

畝以償其足別傳友愛情深漢紀巧力習熟三國吉夢相

從夢殺機乃縮殷氏韋宙積其千堆本王循蓄僅千

斛魏書而不見漢宣之世魏地奏述吳桓之時貧家

沾沐上甚至禹餘猶存博物旅生可日漢紀教民者但以

播種而何紀怪如中山之屬孔叢居夷者任以散飛而固傳奇于暴風之屋論衡如是佐地官而裕常平史賤金玉而貴五穀史正德惟和惟敘舜厚其生休徵用又用成禹敷其福代開國公穀實謝表學深種植仁熟培滋爲道之原三代處農而教司民之命一日無食則饑水火金木爲修斯誠萬世之利歲月日時無易載讀洪範之詞進封穀實制幸免握苗勿正勿忘勿助僅能維秬實哀實發實堅則吾所服力如斯焉

卷之二十三 關樓藏板

豆

夫天雨豆之類皆非中國人耳目所及也司天角謂之策葉謂之藿莖謂之箕說文鳥頭別種花木靈植明師春秋佐助期二七爲族拾遺八月有司舊者則求之韓地險惡之舊張儀山戎北伐之時爾雅如挾劍句如繞明句如見日而傾葉拾遺如帶甲而長生汜勝之書曰登夏侯曰跪秦以黃以青廣志紫草之所變化宋書玄鳥之所吐靈名臣啖一丸而香美杜陽取七粒而嘉歆雜五行書則見旅生顏水東觀漢記而何價重黃金東觀若乃偵華陀之非贗魏志會朱倉之有心舊者誤以霍今若在晉書置以莖今不禁范雅烈士如何無愛于庾釜孔融教高密令先民有說况辨傳于裾襟蜀志儵然自處之風留連永日雜錄硜然見信之約驚嘆還魂漢記則又求桓牧于都尉舊傳想仲叔子太原漢紀黃巢叶其識應五行志赤眉走其軍屯漢紀事有閑于陸遜吳志詔有奉于黃門漢武記掌食之人自及罰杖北齊書提戈之子綽有器根曹彬南山之蕪穢不治差可行樂漢書河東之權酷未已坐想聲吞唐書德著齊庭無充鳧鴈之口說苑職司補闕寧辭伏馬之轅李林其爲

痴者之候左算者之捫吳志並舟而行似若以經驗之

方成其夢宣城記計屋而繞那弗以欲除之崇熾其

佳婚晉書豚肩不掩雜記牛口斯奔寶建畏壘之民因而

有欲莊寢病之子聊復見存五行噫嘻冒諱以國中

傷敗以聲魏志繼棧則驚馬無用晉書塞耳則雷霆不

聞冠乃其令人腫養生論令人肌燥粗理也博物志悲哉

卷之二十三

十九 韻樓藏板

菜

余聞之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聞見錄第食老葉則生

意常含齊書此菜之美者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可

使天下之民有此色乎黃夫耀彩以金徐福頻來于

海上金樓子驚視以碧玉母屬饜于瑤池漢武內傳五色因

時秋蔬而冬馥拾遺餘芬竟體止渴而療饑上常性固

然無紀異于連沼龍蛇之习天中心有當其並獻以

佛土波稜之名唐書則有曰鬼目吳志曰嵩蹄吳書娘則以

孟雜歡則勿携雜記白光照夜齊書紫色邊城魏王草遇

瀦宮汚室之墟義士無色尚書本傳屢中書門下之任條

宋有聲唐書若乃貧以守常失城陽太守之貴晉書辭不

為詬尋故鄉軍旅之盟宋書玄謨之事老僮秋調已厭

宋胡叟之歸田舍編局處盈後魏前相所遺云何染指

小人有母曾否之生齊書終始無踰誰矯廉吏之素

吳隱涕泣而請相憐賊子之烹後漢則夫居嘗蔬食之

崔瑗好賓客而將館每飾後漢日在灌園之邵續作累

囚而穀帛邀榮晉書南岸所餘旋以付之園守宋書冬藏

有幾寧或誤之農卿唐書兆割唐之半土聞念平陳之

一人書母多媚事唐書母第潤身王嗽禁官廚唐文愧

發盜心傳急夜絕于渾城傳素志慕于甄琛後魏有

如荷清風以寵賜三國會比舍以遙禁漢何似傳京

兆之旨唐書而寓意力士之吟雜蕪菁松芥中蘊藻蘋

繁左侵之屋室尚書踏以家園晉西山長餓夫之蘇

史南澗募野人之芹晉名以諸葛尤重傳事以元修

特聞詩緊登第之與釋東立學之有成也歆與亨

哉文王世子

鹽

夫齏醢醢醢鹽也釋名磊磊幕幕銀圭椎壁晉山海之

藏食軍國之利策色以五殊博種以九異後魏方印相

蒙唐書細石可識廣則有如雨筆如瀑雜似玉後魏似晶

子金樓之絳雪思州狀之春水渠四公湧穴而出西

累基而生異物詠花為隨月之候鄭公霜草為彌日

之靈襄河味過香肉錯具鏤形異物方寸隆隆

以起水經扶疎冉冉而耕金樓田開郭善西井列瞿

灘水經主之以尉府蜀重之以典官魏地記稽異于瑞

生廢井胡昌寶應靈慶韓而譏夫椎始琦宴唐衛自

廟堂張叔母因貲民計口而持常額盧母弛弊法課

入而利平章盧弘徭車輪輓為常何如飛艇杜中屯

流壅積已甚曾幾開場姜師憶昔圍城俄忽而生辰

有賴錄因思羈旅信宿而名字以創第五搖指莫息

宋書搵腹多忙宋母怪情而失笑笑母減性以居喪齊

宋絲之家僅別圖書以千卷天郭文之業聊稱裘葛

以空囊晉緊中使之傳宣饒池風繕王仲顧李晟之

不作靈座留香傳盖以食記符朗裴景春味辨子揚

夫豈蚩尤之懷仇莫解吳郡玉女之痛毒以強

志郡余又聞之顓頊則引池而化末鹽則煮海煮井及

煮醺而成引以名之畦戶煮以命之竈丁熬波漉沙

之狀賦海東斤西鹵之名俱合皎晶池濱皚峨嶙峋髣

髴珪壁依稀礪珉入澤遐窺喜晴天之迷曙開林斜

望訝瓊樹之驚春餌之者若茹膏之客捧之者疑獻

玉之人驥車既駕羹鼎逾滋有美玉之價沉之而不

汚有君子之德涅之而不緇君子謂鹽如是乎彌奇

北古畧集八卷之二十三

主三 韻樓藏板

米

諺有云的的白斛米射的的玄斛米千余且疏米事

以為知言乎烏者作貢地理志紫者尊生杜通腸持而

高直南楚新聞長腰狀以麗形風土記滋秀有時介天中而

有象詩古芬香何似錫大人以成名玄裝傳取以論兵即

有山川之勢馬援漬以為種不無霜雪之精唐書又聚

吾不知義切輸公有白骨如芥之嘆後漢情深救死

福有百錢自殖之行宋書其藜藿之不斟幾熟有願語家

豈雀鼠之誠壯但笑相迎梁書指之以困三國志榜之以

北古畧集八卷之二十三

主四 韻樓藏板

門何思澄傳生計于馬處拙法帖常例何弗平反唐李操茲

量鼓曲禮炊可劍頭林語寄載者或無驗實梁書具還者了

不相謀吳全琮傳則夫奴子與易之候魏書季路強負之辰

城陽太守之勵清風不堪持餉劉懷惠宗人之岸氣節莫

厭常貧沈約月食無幾付酒媪徐堪共醉杜陽五斗可折

見里兒無愛微名陶潛乃若索之而作佳傳陳壽害之而

有常贏漢書褒之有比于卜式宋書賸之有愧于諸卿唐

審耕以白水斫以青山迹有憐于東野詩話誰為仁祖

誰為胡奴致有高于修齡世說雅號盧郎侈視魏收之

訐北齊書長憐方朔索空漢武之庭漢書其進腴以自聖唐書

其供御以旦正魏府脫之者若閑豐儉晏種之者何關

蠡子靈相戾狼籍孟致嘆榆皮史吁

子集卷之二十三

韻樓藏板

肉

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左人知其味對屠門而大嚼也

新士堅其志不晚食以得當乎策則有一嚮自禁謝

萬錢不勝何紀之為林漢書為山曹植與吳如坻如陵

左無或兼于他味傳無設欺于性靈孟充國相之庭

子以奉詔李泌經宰夫之手如是分均漢侈不可為

列坐而皆屬王慳不可事封識而致生嗔顏其相

顧而鼓勇不堪飲況品其各累而佞佛試語前因史

喜揚收之登第本多劉贊之博蒐五聽陶潛之偃臥

茹市集卷之二十三三韻樓藏板

傳愍何胤之組修史驚燕額虎頭之相班高飲酒拔

劍之風樊躍馬而期相食蔡痊鹿而忘在中唐訊鼠

以傳爰書相看老吏漢伺鳥以通神察曷隱在公黃

若其走狄山而形似海過月支而生供玄中怪有紀

于司馬錄夢有異于楊雄書死士得于秦繆品知

已迎于茅容文欲以倖恩蒼頭今有愛鮑于馬使

虜部帳耶何私唐語刺滑稽細君之從自及傳事因

悔悟里媼之所與規韓當閉目凝思之時僕從多噉

史隋疇赭衣畫地之慘毋也相遺後了不掩豆子勿以

登祖左計出于口林算精于對史與俗匪異高僧緊

我獨無左其曹劇之多鄙也左抑崔瞻之予雄乎類

茹古氏曰召自禁中胡熟視而不下扶從亭長故

相念以與歸史嘆日月之如流征鞍忽解蜀悲遭逢

之不偶彈鋏增悲傳杯酒所以不事魏絲竹所以不

如孟嘉無蹈任永之學拾雅善伯英之書晉魏魏糟糠

勿厭孟嘉治平有逢崔相憐枕上魏取譬土封傳則

映之紅顏可矣北如更之白骨何從策余讀魯史孫

叔敖曰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則未嘗不爲肉

古集卷之二十三 主 顧樓藏板

計拙工也

飯

蓋聞之呂覽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

稌南海之秬五變而蒸迺化生于陽氣運十取而浙

事祓除于土宜風鮮如朝雪七香若凝脂安成濡耶

潤耶每精之漿之左漿人所掌記宰夫是司禮攤以

午睡李白眠之春暉禮侈之者曰精瓊靡楚而屑瑤蓋

賦思神之者曰蛛习化雜而蜂分飛神就黃梁之炊

生平已足仙楊青雲之器努力與從詩倒戈禦敵

之恩故是翳桑餓客左鼓楫中流之勇長憐栢谷老

古集卷之二十三 主 顧樓藏板

翁史貧賤可安謝主人其莫與吳慷慨武甚慙食客

其何容孟嘗郭開之多尋仇致嘲遺矢史范丹之諱

不德已事發籠本懷君之賜張安篤母之共南史有

班荆之偶設左母吹竽之偶窮本先齒年以作禮吳

勿睚眦以終凶范射之力與及前清白之志

每隆第五解綬伊人試問大儒之業漢作溝何事安

從五父之開韓楊素高穎之流敬者但足隋子輿子

桑之輩裏者相逢莊于以訪之李固漢問之左雄漢

告山令之往事樹陳客之談鋒世豈必盤遊窖內仇

吐納煩中夢又何于彼壞屋語而在後開鐘王夫獨

眠孤館博異駐蹕南宮後長安之祿未有賦彭城之

橡無同載解旅舍之凶夢相憐白釜聞充壽春之

野殍故取蝗蟲吳繩牀之道士從來于取若寄雜天

台之客子已至聊爾見供府噴之其失笑假索之

其在躬東軒忘可言于措大志施何先于若公李五

里猶穰杜七日忘饑苑衣即著困即眠道非在遠語

熱勿揚飽勿搏禮固如斯禮憂者弗能為美淮戲者

各以其羣韓乃其忘辛苦于民業詩憐不足于廣文

白畧集八卷之二十三
二九 韻樓藏板

也悲夫

美

五味之和莫美于斯詩既戒且平合鹽醢以相濟吳

作霖作楫並鹽梅以咸宜書如是迺其風韻清窮其

珍奇孫不錄有會異骨董相持筆在先人非以速

客本豈今日乃至殄師左學士借其名飾清主人佐

其款資宋寧負千鍾之償水物莫縱一庖之欺序

用以呈身相席虛分若待用之饗帝壽永多夫何

長上非盡壺殮之恩不遍者憾策恰直天中之令與

賜者芳紀何以反錦左何以汚衣蕭何不糝于旅

次莊何志轅于賤微史考叔有心悟鄭莊而語切左

漁父既渡視子胥以色饑策寵絕金鑒幸調于御手

白明賜先甘露驚看于班髭明皇既至而歡雅善勾吳

魯衛之語書居嘗而設誰為林宗季偉之流史卒以

致辭之趙琰有伺盜行書振不自禁之彥節那事逆

謀天則夫千里下之吳會世一脆爭之雷州北戶指

動于鄭龜左味喪于楚猴淮聖有疑于西伯世神有

謝于令公魏陸績之徘徊于獄窟後張翰之躑躅于

曹東世謗樂重憐垂首而看羅織之吏唐優游卒歲

撫心而感祭享之供王肅書大官有被書常食母差則

約費萬緡雜沓以貝砂之汁獨異志取憐懸磬奔走以

江海之涯晉書殺景而訂乃翁之約史韻事而重月兒

之思柳公權嘗試求龍門之客盧照鄰公超之私後察察

然神不可掩王介然天若有知齊書乃如色香味而

絕美蘇某斷割某煎熬某利劑而有詞新則此物此

志也余可得而言之

集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韻樓藏板

餅

余讀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內則諸饌不

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麪也賦昉古進自梁冀

嗜自齊高謂煮為水引洵有誤矣以麪為食具有通

解乎俱素故曰細如華山玉屑白似梁甫銀泥注

既聞香而口捫亦見色而心迷吳均殮彼玉英七日

而羽化廣異記縷茲花草五色而文綺雜非是統綺乳

臭之兒澆俗見病鄭試憶風流坦腹之婿神色乃怡

况福如是惜柳氏儉有所宜齊書無侈何曾豪華之性

集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韻樓藏板

傳第是石虎幽廢之時齊書其何縮蔥必用金而故引

水居奇何又何必大珠見市原化而遮莫薄綠棄之

南都新書余高者窮途以耽學晉陽清節以居官王悅而

憐者半背之飲泣魏袍袖之嗜甘隋若其取淨土

入屑天柵山谷避難黃而不見食尚京師董卓稱兵

之應續諱從胡物石勒易名之觀後趙痛想良緣恨

朱顏之有悞本轉麓心計聽歌調之常闌劉仲華

情私故都尉之榮赫赫拾五倫愚殺乃市掾之語漫

漫東鮮不觸熱無重勿踐殮明偏提可會封

事可彈帖畫者不可噉敏補者未有量胡然兼

金累紫抱取譬左氏公羊魏則試誦殘牙與啖之句

唐史又徐詣長房並跳之行仙豈不拂拭快其多白帖

而踳踳善其終藏五色豈不還蔭悟其玄旨傳燈而

往誘信其大常唐史李俊叻未知何物傳傳自李

唐歸田安乾粒粒之倫糺耳狗后之屬劍業案成館

鈺髓燭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乎殊俗水澆湯淪

蒸熟籠食一物更有所長記饅頭薄持起洩牢九

四時用各有目賦重羅之麤塵飛白雪黏初筋膈滿

五畧集八卷之三十三 三三 韻樓藏板

液柔澤薑株蔥本峰縷切判辛桂剉末椒蘭是伴和

鹽漉鼓攪合糝亂殊媮洌較薄而不綻則餅之所以

為妙

茹古畧集第二十四卷

楚人 程良端 群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熊文舉 雪堂父 訂

李

倚歟穠李其食繁詩玉衡是散運五沃攸宜地

員既乃長條四布密葉重陰夕景迴光傍陰蘭林晉

玄傳余且盡徵其事而徐攷其行乎有自起嫌垂以正

冠之戒古樂無煩置說頌以成蹊之芳古蟪食何為

古畧集八卷之二十四 一 韻樓藏板

似養廉之有待孟瓊報已足任投我之相望詩木盡

所薦之為名臣公門有待唐得所處之為賢達世論

與揚上胤胄相傳自老子以作祖仙道旁非苦走小

兒以若狂世若夫崑崙偶到之會抱廬山其食之年

列異感殊祥于法會高僧競食味于丹仙內計奇光

之忽見漢武快痼疾之多痊高士如李將軍之為人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傳如牛僧孺之有識是父是子

似有相傳傳則求之細小呼鼠述盤出隋龍舊連理

則隔澗猶合唐同心則在苑與共花木為余李牧為

玉記碧上以紅漢一武假蓋忽成于春日唐華豔

乃出于幽冬記白楊之所忽變別錄櫻桃之所遺

封述品何資于玉文內字何睹于黃中集異過苦邑

之林二色不勝中讀李尤之賦如拳幾逢上標以為

名顏回借其姓字記鮮以為美嘉慶熟其名通西京

于以定直方之品第史發右軍之緘封帖培之都者

有幾唐降于殿者何從述無核而覓所自琴止無種

而生以叢錄乃持斧先之王濟世事鑽約之安豐

也亦李事之不韻者矣

古今集八卷之二十四 二 韻樓藏板

梨

余讀唐史賈至謂侍御史為脆梨也建業詫其味為

蜜父清方言悉其狀為老人楊幾合生于玄圃晉

供御于前村記是以離離玉潤落落珠圓李遵進

關西抄風之界西榮南淮北之間漢金柯兮縹帶雜

碧色兮紫瑛尹記之者曰為紫條為細葉為大谷

記擬之者曰脆若菱甘若蜜大若拳魏文耐寒不凍

雜記一秀千年洞冥融雪匪白孫楚化水忽然伽藍訪

行道之仙丹第看搖落括重官司之典守安問芳

古今集八卷之二十四 三 韻樓藏板

妍永嘉異色飛香邈白鳳其至止紀奇形哀大驚赤

蛇以纏綿吳越寓意同心涼州托迹高聰北樂遊不

倦中御宿在公吳都勿征多於玄謨宋第取小于孔

融文士從河上以拜賜李弘自西域以潛通唐三

吏之妄作解事湘山小名之推事子雄南奉使事于

恒南蒸則有恨世牽別緒于彭渚臧未有同俗脆勝

甘嘗一檢壽春之表記紀遊聯句相高擁蜀之風新

家傳崔遠文才珍有比于席上唐曾參至性事有絕于

庭中令于以追石勒十人之騎三晉山覓介象一日

之踪仙而不見種消有其識應廣行志掘血傷其寢容

傳曹瞞恨荆棘之未掃記恐病魔之偶逢孫思邈傳洞庭之

上海山明光之宮晉宮闕名斯千戶之侯食貨志而真定之雄

乎宋賦曰素花開處擅美春林綠蒂懸時回光秋浦

表有願還年同靈棗而稱異無因留核向仙桃而誰

語庚行吾啓

茹古畧集人卷之二十四

四 韻樓藏板

櫻桃

通條葉潤附節並生賦既離離而春豔乍冉冉而夏

迎梁宣帝賦扶疎柔弱暈豔分葩鵲絲含彩攢紅吐霞賦

鴛鳥之所含食呈蠟珠之所叢誇楊勝夫錄月下賜羣工

赤瑛比而若失拾遺記口中承上旨紫宸聚而彌奢推

則有美曲江以會宴唐書詔離宮以薦馨漢書夢入瑤姬

枕畔之有宿物西陽情通姨氏蠟帛之有芳行杜樊川集酌

于奉尊賜卑之間可做巴陵故事唐書隆以杏酪酒醪

之屬試記儀殿深情景龍文館記韓約之能作饌饌味不

茹古畧集人卷之二十四

五 韻樓藏板

少變西陽景思之養經祗職法不可幾上政事交驩胡

作賦以成其刺謬蕭穎士朝紳舊識乃款語以喪其威

儀續世說噫使發九霄集繁星而有耀味調六氣承湛

露而不晞柳宗元似得金丸同秦人之逐彈疑藏珠

實異合浦之懷歸唐書非關御苑纔薦寢園李商隱詩試

想秦中三月之候唐書誠有味詩人只恐之言也唐詩

一桃

夫果類之有桃也乎說者曰六果之下韓詩外傳又曰五

木之精新余想上林之作貢事西京常山之廣哉成拾

哀衣應步者誰氏傳外紫雲陟半者多驚白王于以期

擇于所樹書慎援于垂行呂夫豈卽事以忘戒史後唐

于小以銳情列若乃瀑泉頻酌野人水石幽勝神仙

傳蝦蟆于鄴苑記洽問紀彌猴于雲亭海錄經三千年結

實漢武亘三千里盤根十洲記如半月而形狀北戶錄幾

向日而消魂魏興錄板緣得上之巖指胡麻以宿福明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四六韻樓藏板

懸絕無依之谷從雲臺以高騫郡國志忽爾騎羊盡

王侯之追逐列仙倉皇賁虎駭高廟之吐存梅子妖妄可

知王母猶煩于一顧事故呪術較勝夫人乃闕于交伸

傳余悲夫杖以倍名后羿之所見殺淮而笑夫車

以矯事彌子之乃見嘆呂愚夫剖腹以求趙觀有其

私恨鍾離雲劍傳而異夫挈領而反冶子有其終殉晏較

其核容可升西陽斗墨莊美其狀燦可玉神農金事葉見

于桑芋之翁聞長如許北實哀于斯離之國斤重相

尋玄中色有殊于青艷拾遺候有熟于霜侵海奴若

梟而落未經本既強而毛生記惟安陽敗北之時

大官了不事事西王迨五原還家之日家人故爾遲

遲抱走道士于玄都劉郎去後詩詰僧人于蘭若史

氏已非西陽顧公門以有在鑑誤相林而有聲拾遺其報

瓊以何日詩其懸華以多靈歲時如是曰離壁間物

世說土梗人名也哉說苑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四七韻樓藏板

棗

纂纂離離

潘岳

新之建之

禮

芳園列幹森梢繁羅蓋

餘莖少葉暗芳多

陳后

有知等可千戶

史

凋未四時

劑以百益

清

賦以六奇

異

其心赤不啻

齒黃如茲

論

岐峰之陰枝與莖而非實

遺

波斯之

滅蕉與藤而其珍

西

龍骨

地

雞心刺有牛頭羊矢

太白單父副以夏后夫人

上

雙卷而圓擬之實如

杯盤葉如栟櫚

狀

敷深自遠何以疾風不能偃雷

電不能摧

神

則夫蘇氏之登仙從教處子

北

太原之

茹古果集

六

之二十四

人

韻樓藏板

避亂指顧小兒

明

果爾覆在轆轤枯者有待

括

忽然

達于洲島碧者相持

杜

每自神其算術

北

將無例此

膏昏

和

當樂毅破齊之會

齊

紀文舉賦士之原

秦穆之乘龍對非所對

子

漢武之叩檻知有不知

故國懷思誠西向而偏引

字

玉門相設約七日

以為期

內

又因地名以韓邑

經

因人名以仲思

並可以核

弱

且從枝

閑

邵老自見

時

王

羸劣之情自及

蔡邕

婆娑之兆以隨

于耕鑿

風

何毒惹于圍棋

世

蓋兩若從天而降

水

舍

至十年猶勝

漢

其或燃膏以事

記

曾否媚竈以徵

杜氏既嘆其生于荆棘亦傷其念我弟兄

傳

乃約元

旦之椎恐其零落

要

試問八月之剝何許豐盈

詩

于

棗也亦安能悉數其名哉

茹古果集

六

之二十四

九

韻樓藏板

荔枝

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多矣梅花優于香桃花

優于色至荔枝無美華而牡丹無美實論受氣震方

稟精火離下合圖以擢本傍陰賦而抱規紫文紺理

黛葉細枝蒼茸靈露環合勢說暑雨初霽晚日

照烟灼灼若朝霞之麗日離離若繁星之在天賦試

遡尉佗之始獻雜閩粵之切無早熟而薄其肌

肉無郵傳而轉其味香如雲之垂如蓋之張賦如

剖朱苞如出明璫上為牛心為蚌殼為玳瑁為硫黃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四十韻樓藏板

請甘酸以細羅山瑩白如肪北戶信非葡萄之比雜

恨少橙橘之行論余又稽其名用刻今有自扶南核

其字從欒今非常北戶未採諸蟲若避本方熟百鳥

來翔廣志當置埃之秋鳥驚風發漢豈破越之會馬敞

車藏三輔黃一騎紅塵博妃子以長笑新舊上元麗錦

失宮嬪以爭狂開元小部歡呼此日之新聲迭奏甘

諸大畧如彼一時之圖繪留芳白居易試想王氏黃巢

之後湖山東城孤塚之傍諸燕赴軒西漫題以嘉賓

滿酌之句青瑣夢留樹下醉吟以南州却憶之章天

括之日中黃解之蜜漿雜表劉渴補髓稱最通神

益知有加木又何側生之見諸實而敦本之浪誇賦

則夫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

桃紅花核如丁香母剖之疑如水精食之有如絳雪

此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蔡君謨或似龍牙或類

鳳爪銀頭紅之可簪綠珠子之旁綴此形狀變態之

不可以理求者也洪景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

枝耳陳紫之後無陳紫過牆則為小陳紫矣華一日

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味香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四十一韻樓藏板

盡去矣白居易貴可薦宗廟珍可羞王公每被誚

于凡品罕獲知于貴躬奈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于張

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

龍眼

用美益智廣雅亦說比目本草豈晚山南方草木狀之為奴本

蔓生之緣木廣志

奉古畧集八卷之二十四

十三 韻樓藏板

杏

美滋文杏雜記稟于歲星結靈山之茂影布魏郡

之繁英虛說色以紫異南齊書會以冬生儀賦移

自蓬萊五色續而若漫留海上六出蛻而敷榮

擅美含章洛陽宮留與顯揚貢西山于魏土

競文彩于上方記豈無滋范蠡之宅地經老子

之鄉豈無從仙人以稱號自漢帝以孤芳陽西五

月茂黃食充于嵩嶺嵩山濡時漿酪渴解于裴郎仙

感遇 別三果之採雜識知已足玄晏春秋看隣家之搖落

奉古畧集八卷之二十四 十三 韻樓藏板

具送靡遑后余第坐緇帷之素莊步廬山之陽澤陽

記月令者曰則之而耕土圮勝賦長門者曰飾之以

為梁相如長往少而來多北嶺之虎隨至神仙分行

而表俗此日之蟲已占術斯所以冠郁棣而稱良

也哉

梅

詩曰標有梅詩若作和羹書否則置醢詩於以用之

為梁述表之名溪蘇州檢綺里之丹法抱擅石湖之

刀圭神異歷盼成都天橋可異老學狂走姑邑清艷

多聞其其味可嘗酸不及于累百其其望已極渴竟

止于三軍世則有柳惲之善射南蕭傲之居貧舊盈

斛而嗜語漬密為珍吳植以題詩情有感于往事倦

鋒鏗然一嚼竊有意乎伊人六帖其為錦心繡口之

章遙瞻廊廡常朝將無青虬赤螭之客笑入薄棹潘

章古畧集卷之二十四十南韻樓藏板

析靈山兮攀上林賞紫葉兮玩同心山海視容何以

未審禮豔額何以見侵雅五茹至味于彈子格物弄

逸韵于琴聲詩五月之風表信風夏至之雨得名土

余于梅也何哉

栗

果之美者箕山之栗呂余觀沈約侍宴會豫州獻栗

問眾栗事多少各疏所知余津津而口啓者也梁富

珍產于五方詩義比素封于千室漢置在道南禮用

可邊實周吾以紀其色黃玉為美魏吾以象其形刺

蝟匪真論錦里于焉取供杜中山不謂無珍冀州水

渚時屯俊彥多所遊薄水經田饒與語宮嬪何幸絕

塵說伏自南山豺有稱于銅葛山經來從北燕并首薦

于朔濱王逸如是擬以柿詩義象以梨后四似冠

章古畧集卷之二十四十五韻樓藏板

在鳳續仙若子頓雞義曹龍之所進獻雜伯喈之所

品題齊民漢武園中更十五枚而別計三東荒嶺

上高三十丈而與齊神異泛彼江流相逢以玉冠霞

帔之客續神歡從願事祈擲以阮咸阮籍之倫世敏

悟出于羣兒多誇王泰書恪恭貢于主上會見嚴遵

賢傳會稽醉伏御筵矢可赤心之報史戲從粉黛慢分

蘭臭之均小賦之第以閭蔡考發之聊以甦秦大業

雕陵之有遊客莊東門之有善人韓賦徂兮不足莊

集謁兮有餘上于以飾醉態梁供軍需清誠巢居

之利也莊亦婦人之贊歟左外刺同夫荆棘內潔甚

于冰霜薦羞則枳榛並列嘉籩則菱茨同行斯栗也

洵金盤兮麗色而玉俎兮鮮光陳陸瓊
栗賦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四

十末 韻樓藏板

奈

夫天下有不以偽亂真者乎則日給之華與奈相似

矣杜恕
馬論斯以于光有承洛陽
記匪聖則出洽開
記英半緣

而半紫魏
記色或丹而或白問居
賦昉自黃河時進于天

朝玉府金
載傳來白寺驚視于內苑宮人洛陽
記作品

事于天公兆先國難晉
書訝靈寶于禹會啖絕九真真
誥

當羣兒之喙爭了了不事興
器值母氏之嚴命唯唯而

遵孝子
傳其為仙藥之次內
傳福鄉之珍洞仙
傳陽氏之家

園並株者異述
異魏家之靜室三異者神續仙
傳研入上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四

十末 韻樓藏板

林無假湔浣之素舊
唐用須玉井從教澆濯之頻拾
遺夫

味以絕口為厚物以非時為珍曹植
夫則有如此虎丘

之並峙虎丘
山記兔頭之共論者矣西
陽

橘

以余觀于橘也氣類從地禮精散以天樞天漢之華

星焜耀間風之珠樹燦然賦直竦其形蜀國所由稱

護江表志馨香其味南劍所以名錄格物叢話其斯與虞荔

申根極福藁嵩乘傳而入傳那弗同泥山之柑雲

夢之柚並序而前格物叢話如是白花朱實李元標詩珠顆瓊

漿白價重溫成須收藏之有法歸田錄奇耽光祿或覆

裹之有方吳錄地理志擬之彈丸通歲而華實相繼花木志

求之吳楚渡淮而丹碧殊芳列風昔芳菲連枝兮若

茹古畧集本卷之二十四八蘭樓藏板

峙宋書于茲瑞異並蒂耶以將建武故事則夫等侯封于千

樹史責秩守于一方異物志稅之具有定籍通鑑禁之未

可先嘗唐書交甫幸逢于漢臯殊當解珮南都賦安國接

談于廳事有見衣黃三吳志梧地深陰勿空闕于枝頭

之蟻宇洞庭波水庸少耗于秋後之霜文呂有客覆

射南唐近事似解合歡傳擲東野而成佳話詩平百越而

幾厭觀論于高納直唐史何假樹藩漢書欲有遺于公

紀吳志了不顧于虞愿南史須待欲題試攷右軍之帖芝

并食不割竊愧晏嬰之知晏安一分貢而馳何以

封山斷道唐記計歲已足詎非業創統垂賈夫行藏

有老翁商山往矣幽怪錄神異若陳子豐港從之異人錄

申赤牘于涇川聲聞萬戶異聞錄會瑤池于王母光可

陸離列仙傳聽得俗談醫士之藏有日今大異書并成天寵中

使之命多芳集一品吾不知凱歌已及之辰異瑞遠臻

但有增于哽噎集一品隋兵欲舉之際黃衣通夢會有事

于恰惶廣五行志乘腰輿以任指麾從何覓補齊書縛絲林

以恣諧謔未幾病傷吳貞藥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

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盤映皎日與赤瑛而共妍樹

茹古畧集本卷之二十四十九蘭樓藏板

隱方塘比丹墀之効實集一品賦曰后皇嘉樹橘徕服

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一志兮綠葉素

榮紛其可喜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儀兮楚辭

瓜

佳哉瓜之為德邀眾果而莫賢背芳春于初載迎朱

夏而自延氣洪細而俱芬體脩短而必圓陸機賦方翠

羽而結葉比碧石而為莖葉金光而絕色藕冰折而

玉清黃文選衣丹裏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綠瓢內醴

張載蓋其為羊骹虎掌桂枝密箭廣志而或附頭于狸

屬蹄于龍上豔分五色異種遍四時勝覽金箱名異

傳玄蜜房味滋賦劉頌毒有嫌于並蒂記長有見于尋

支經行四劫兮方實漢武內傳千歲兮猶飴洞冥漢宮別掌

希古畧集八卷之二十四

主 顧樓藏板

漢官儀織女司權天植以戊辰之日後漢剝以八月之天

詩燕覆竹林試問新羅女子志鵲飛雲表那是富春

少年幽明錄從微異術之奇務期屬厭神夢到仙家之

勾忽爾流涎仙青蔓離披誠岩石以偶獲王黃冠髣

髴多香氣以芳妍孝子召集生儒方冬而實先銅谷

史追陪刺史須臾而蔓引酒船續乃其開資半畝南

與索百錢唐書黃瓠少保之紀事後漢白兔御史之往還

唐梁上仍懸吾以高其清望北齊尊前與設吾以想其

搗謙齊南無貧賤以相忘依憐亭畔聞見那富貴而傲

志脾睨尊前吳志之聊以修務前何離之或以外延

續漢還之而盜亦有道史拒之而置可勿專府其黃臺

以入詠唐其綠沉以取憐宋其愴然于靈座之客唐書

其交驩以邊令之賢唐書余為之說曰無典選若楊

情貧兒入市魏無出政同天后小者淫緣唐先事以

悅婦人詩譏供奉魏異聞以傲坐客識者疑然唐書

副巾有制魏納履無愆魏孤裁不知所處元磨蕙

武有由傳魏又何不紀其一歲一熟而表其三蔓

三連也乎唐書邇其所始胡嶠入虜至與珠塞始得食

希古畧集八卷之二十四

主 顧樓藏板

瓜移于中國東漢則所云元世祖之征而城者誤也

子余得以詳考而訂之焉

茹古畧集第二十五卷

楚人 程良孺 穉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門人 申 鐸 伯聲父 訂

花

杜詩云感時花濺淚又云且看欲盡花經眼其有賦

于花哉夫嬌而欲語杜笑且不言選呼之以友若芳

蘭若清梅若奇鵬若殊瑞若淨蓮若禪磨若佳菊若

仙若名海若韻似別佳賓之奉伯曾端錫之以命

茹古畧集第二十五卷 一 韻樓藏板

如重頂帷障如金錯剪刀如甘泉浸如玉缸貯如雕

文臺如壽圖如翻曲如賞美醕如詠新詩伊誰直阿

之綠陶秀風味相和妙焚香之有候清珍重輕薄看

酒興之多偏玉堂于以見小南强大北勝清其亦四

照之經遠山三昧之從天清若乃翠筑清歌于流水

賦江淹早金紀于契丹五代近鳳仙而須蒔草木凌鳥羽

以飛翰古今或比大于拳握珍珠或疑似于彈丸武

帝食穠麗莫名情有私于僧舍詩綠緋相次色幾

弄于文官王家之節鎮有時須臾爛熳珍珠張審

之遠使以至萬里馳觀具多香美詩注視从白黃

清玉玦交情訝真仙之至止錢金縷獨立屬使臣之

獻將孟名洛如而文人輩出張寶遡別思而王

子戎行杜道何將印噫嘻剪綵陪園易歲寒而為春色

隋催花唐苑以人事而喚天工問元弼之吟幾陪

仙宴施文通之夢雅擅余有愛梁棟臆壁

柱拱階砌之間榜洞天而若錦尤異月朗風清徵

歌命酒之會偕洛苑以留香其春秋以表信國

補豈金石以皆狂東坡試讀張翊造花經以九品九

茹古畧集第二十五卷 二 韻樓藏板

命升降次第之斯花史之芳哉

梅花

以余觀于梅也識春獨早梁簡文帝學圃必先范至能序朱離

而玉綴電布而冰懸梁賦求之氣條吳下醪醕薔薇者

不似梅譜再求之粉色村中認桃辨杏者疑然東坡詩石

賦曼卿無論月落參橫冬半之黃昏已沒客齋隨筆有是清

閨夢裏梨花之曉色幾偏東坡詞陰鏗云花飛雪尚飄

照日不俱銷蘇子卿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崔

道融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倚歎都哉楊廷秀和梅詩

助凍雲之欲結委朔風其將吹向玉階而結采排綢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五

戶而低枝賦四面亭開色豔無妨于爛熳古今詩話千村

道直景物具街于陸離記試憶隴頭之人相逢驛使

荆州再請揚州之任忻賞神披何遜素服淡粧到酒家

而作態龍高髻大袖倚東壁而長吟據調入琴聲三

弄之餘音嫋嫋譜望馳禁闥餘光之照影參參記點

宮粧兮作額雜五恣憨態兮累行南部愛此弄嬌老

叢恨不傾城桂林志匪類鐵石人作賦而清新富豔皮

休桃誠無千里畏詠詩而物老妖興楊誠齋記則夫疎影

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斯梅之形體寫梅之

真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斯梅之性情

傳梅之神梅賦獨吾楚騷人遠取于江離杜若而梅

之高韻不存即二南風咏間取于葑菲芣苢而梅之

華豔已淪楊序於是詠以六言曰夢斷笛悲風渚更闌

月淡烟村空想暗香靚色難招雪魄冰魂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五

四 韻 廣 藏 板

瓊花

偉赤社之都名異茲壤之饒沃萃溫潤之秀氣發英
華于地軸是為瓊花異于衆木合璧枝珊瑚今縷冰雪
蓋珠璣兮爛金粟儼豔質于茉莉抗素馨于簷葡笑
玫瑰于塵凡鄙茶蔗于淺俗惟水仙可並其幽閒江
梅得似其清淑賦聞之移于后土勝自揚州總兵火
相尋或非玉藥之舊野燒堪惜致誤八仙之由廣陵
作亭以償劉禹錫詩序賦詩以求合璧辨之大寧道士壯游
紀以金華杜旂類事蓋豔冶爭妍者衆之所同獨潔尚
希古畧集入卷之二十五 王 韻 廣 陵 記

白者我之所獨是以移萬物而復還本已枯而再續
瑤林瑰豔之蒨蔥間苑瑤英之耀煜若錦而綉似璧
而殼如黃琮瑚璉瓊瑳乎禪壇文佩環琚玲瓏乎衣
鞠並張昌言賦獨怪其孤踪一跡花神厭人境而不處假
令其再出也亦豈容托根長樂擢穎建章乎唐綺重
玉藥謂似瓊花耳瑒花山禁復津津潤玉藥花之處
世且有幸不幸天閨隔九重安得一見瓊花顯太平
之瑞哉

牡丹

余讀舒元興賦我家花名此華第一脫落羣類獨占
春日故其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赫殷者如血
向日如迎背者如誤訴者如語含者如呬俯者如愁
仰者如悅梟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
密者如織疎者如缺鮮者如濯慘者如別而乃知天
下真花獨牡丹名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若夫正
暈側暈西陽乃碧乃紅開元遺事千朵則獲西陽雙頭予雄
昭容宜華至以名院蜀志天彭別以名村志惟獨以其
希古畧集入卷之二十五 六 韻 樓 藏 版

姓著天夫何斬以王稱永叔花則夫快人閒之老眼
如如修近臣之芳殘墨莊漫錄醒者以酒天寶遺事合者以歡
西置之異錦作幄劇談錄飾之百寶憑欄遺事豪家名族
楚宇道宮競取賞花似有輕雨流雲之候中七盤九
折懸陰漫天通相植本孰非窮奢極麗之觀王氏都
城之奇賞何人豈房瑄悲其不與西一夕之彫謝有
屬彼李嵩快所得看如吾以想芙蓉之命乘六官
頓滿南都新書吾以想沉香之宣賜樂府未闌太真詩誰
為好酣酒染衣之句松窓雜錄藝誠處幻神工鬼斧之權

錄 比舍微嫌訝司徒之洪飲名坊偶集異小

兒之狂顛陽西而不見一擬新粧附梨園今作曲青太

守大宴極拱柱今爭妍漫錄致恨韓令之多廟國史

雅好李卿之工煎漫錄卽品題有工于異日蜀統豈

幻化莫奪于先天廣記韓然則作偈以成事應法服

偶題以叶佳緣漫錄釋氏之長獻遺鹿來何處青瑣

客坐之歸前定馬去多還璧合爲游人乎載舟以頻往

邵氏見其國戚耶開閣以登仙楊國忠紀盛者推之洛

陽誰知武后所由貶事物紀原格物者廣之越國誰知景

嘉古畧集卷之二十五 七 懶樓藏板

祐所獨偏冀王宮花品藥載本草于花中不爲高第朵詠

夢得于佳品不爲芳妍訪之丹延褒斜與荆棘無異

攷之元白沈宋非咏吟相傳並傳無已子華之筆當屬

何代劉賓客嘉話康樂所載是否疑然陽西又何杜撰以醉

妃顛嬌之日記海謬邇以鹿非鼠姑之篇草本匪時勿接

匪接不佳白歛和種蕸葉作菴置棘以養其氣打刺

以全其函忌以鳥賊之首治以硫黃之穉歐陽永叔風土記

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時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

物之一惟也

芍藥

夫芍藥也歟哉鄭詩引芍藥以名士風香草也司馬

長卿子虛賦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芍藥主和五臟

又辟毒氣也謝省中詩紅葉當階翻草色紅者也其

義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矣孔常父維揚芍藥余攷西京擅

美盧仝杜牧之流模寫不及孔常及見居人相尙歸

根理脉之法習熟于茲王觀詩序綠葉青蔥忽然有色荏

苒繁茂曾不踰時賦之者曰豔芙蕖映朝日詠之

者曰以碧股以黃絲白詩花有紀于六出合璧候有應于

嘉古畧集卷之二十五 八 懶樓藏板

三春上征人寄其別恨詩話八品譜其佳珍上豈宮彥

之愛君相逕遊驛漁隱叢話豈佳人之偶對雅謔絕塵

金蕊繞腰楊州之盛事不再後山叢話玉盃叢夢東武之

佳話有聲東坡詩集自其地和人力天時參并而具美序劉

孰是廣陵姑蘇射陽飽玩而鍾情序著于三代之際

風雅所流詠也表于四院之中拂旦有花市焉序劉獨

怪今人貴牡丹而賤芍藥不知牡丹無名依芍藥得

名其初曰木芍藥亦如木芙蓉假以爲名也牡丹晚

出唐始有聞貴游競趨使芍藥爲落譜衰宗也悲夫

海棠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名者悉從海上來海棠是也余

未知所從始至南朝時沈約始以詩詠之格物叢話紫綳

吐蕊屈曲多枝詩其接以木爪堪驚異色長樂志倘聘

以梅韻舐想同時金瓶芳樹煙華叢烟散馥露冷則

曉粧猶遲日煖則春睡不足楊妃外傳雨中有淚亦悽慘

月下無人亦清淑坡與致頻生時勤巢上之賞詩灌

焙有法特重庭前之移王禹偁傳嗅之香氣杳如無能什

恨詩賦之臨文重諱其不爾思詩試以尋春宴之故

事長寧志首唱之妍思沈立記睡恐深于蘇子詩或及

于李宜坡集毋混棠梨李贊皇集益重垂絲華書要錄爛熳硃砂

之色寰宇記馨香錦水之奇詩偶成纈暈染盡胭脂詩余

將名友之不負詞話而神仙之與隨乎花木錄賦曰逞鉛

華而掩蓋垂粉黛而臨粧吸赤精以成質纖落霞以

爲裳婆娑壽橋之烟水毡氍毹白下之鳳凰得酒而暈

生臉迎箏而笑欲狂態動長門之露輦欺虢國之麗

向詩嬌鶯之睨睨沾泥來子燕之奔忙著雨而濃

脂透臨風而朱鳥翔對鸞鏡今知紅顏之獻媚照尊

釀今訝流霞之滿觴紅相亞于軒檻碧弄影于池塘
擬芙蓉之半面羞蓮花之六郎逸似仙今擁宸遊之
羅蓋濃如醉今惜春晚之韶光蓋獨跨于深紅淺白
而何羨乎魏紫姚黃

李贊皇集卷之二十五

十 韻 樓 藏 板

桃花

花品以少爲貴多爲賤也乃如桃花不擇地而蕃不就培而茂漫山填谷容易成林樵童牧子厭觀熟玩何若是之多與格物叢話余讀日休賦輕紅拖裳動則凝香宛若鄭袖初見吳王夜景皎潔閨然秀發又若婦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闌脉脉又若姐已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豔豔春曙又若息嬌含情不語或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若驪姬將讚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庭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歛態微動輕風婆娑煖紅又若飛燕舞于掌中半露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半葺旖旎互交通倚又若麗華侍燕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夜奴初隨戎虜滿地春色階前砌側又若戚姬死于鞠城吁有是哉放浪武陵紀漁舟之盛事桃源從游記市誇孟水之奇供豐樂堂好事之曼卿山頭掩映同更前度之道士觀裏蒙茸詞御苑生嬌與妃子而一色遺事芳亭賞宴和百官以承風外史踏歌遍花封

之野紀悟頭了性地之通傳燈錄傷春風以絕艷李白詩勿流水以攸悠杜無以滋河陽之保障傳唱公幹之酒籌博異記丹葩承露紫葉繞風江淹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粧翠靨映楊柳兮擗愁眉茲花之所以爲奇

李花

桃李並詠久矣評花者言桃必以及李賦詩者何必

有花不見桃惟見李之句哉

韓文公集

余求之香雅細淡

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泛酒無異名皆實事也是以

葦綃萬朶之篇香山時為嘆服

高隱外書

碧落夜綺之賞

昌黎用是精研

誠齋詩

染就綠裳快芬香今滿座

遺事

分夜雨把仙侶今聯翩

柳耆卿要錄

于以成蹊不啻

王廣事

種

縣必先

潘岳

咏之者曰自明無月夜强笑欲風天

李商隱詩

余所以拚勝賞而鬬芳妍也哉

李商隱集卷之十五

主

韻樓藏板

榴花

春日盡去榴花始然

陳元后詩

揮光垂綠擢幹曜鮮

張翥賦

遙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

雲間

潘尼賦

紅鬢內豔頰牙外標

夏侯湛賦

瓣授有象

裴話琴

軫象高

上

爛熳衡麓尋芳自祝融而來

維祖

迢遞河源

輸貢自安石而得

陸機

修條密葉感入態之芳姿

格物

萬綠一紅羨動人之麗色

王直方詩話

若作伴旛利有

加

博物志

迨後時春光靡測

孔帖

情聯妃母寓意祝男

史北

醉索吳興相堪題壁

四仙

則何日為之移榮

沈亞之詩

而幾

李商隱集卷之十五

主

韻樓藏板

牢為之封殖

柳宗元賦

賦曰夏景焯而開花秋氣結而成

實剖之則珠彩輝掌捧之則金光照日其生也雖雜

居幽逕之蘭其用也亦閒居雕盤之栗

梨花

一枝帶雨長恨歌千匝繞欄歐陽公集見以百花開盡格物叢話

甘以靚粧上寒何堪等至千戶漢書多見壓于帽簷

記唐詩攜酒洗粧幾為洛陽之獨唐詩瞻旗顧影信為杭

俗之僉長樂集白雪飛來香若啖于花底神清明時候

淡可啖于舌尖坡蓋闢以木華造物變態曾不知其

何也叢話若妍之秋月仁風廣被其如是以占乎唐史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五

韻樓藏板

葵花

惟茲珍草懷芬吐榮豚耳雞掌紫蒂白莖鮑照賦脩翹

冉冉園葉青青真繁賦當春生葉格物叢話徂夏開花上承

朝陽之麗景爾雅仰湛露之朝華詩分地則楚蜀各異

志花木設色則綠紫交加詩木槿今疑似爾雅牡丹今叢

誇本草鮑莊之知足否左公儀之康未耶史倚柱而悲

漆室之情思若寄列女傳得戟而刈六宮之勝事有差

淮其燕麥以搖春風遊有紀于觀裏劉遍草書而伺

明旦事有詒于王家古今注草萊錫以佳名觸之生諱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五

韻樓藏板

蔡羽蒲工其高致慕之有佳晉書詰次都之從來日南

有路列仙占符堅之遠出城社紛挐異苑朝種暮生或疑

爆咤之司博物志徵貴徵賤那信蟲齒之奢占依依澤畔

泛泛水中馬融傳烹以七月之候詩推以百菜之

詩曰譬如後園葵有葉待秋霜又曰無以肉食

資取笑葵與藿斯葵之家風也悲夫

桂花

物之美者招搖之桂帶霧古標連雲老翠詩古肇錫以

木犀應攀以甲第調古是以種落人間利用吳剛之谷

陽香飄雲外忽吐嫦娥之華詩上林棘荒蔓之間欣榮

而香鬱經水剡溪採樵之客移植而芳賒敬善鄰林第

一史晉燕山五葩代五驚嶺之子搖落東坡臯塗之根屈

盤地理露承于左氏志隱招于劉安詩憶徐錯清

閣之談從恣攷索死數德裕平泉之景恁可爛熳集本

若其因蠹而成疾金樓從性以相成雷公凌長波而

菊古集卷之二十五一顧機藏版

作柱洞直百尋以為航拾後天而老遺所至風揚洞

於以譬孔子之春風一山塵塵抄事於以想太丘之氣

象天下蒞蒞說世又何盡青腰玉女之神共為典守地天

經度其斯作袁高陸羽之客雅稱名芳天中異矣哉

光雨露之新沐拂香風以徐吹故能使影氣凌空孤

陰耀質心既丹而不二花又白而不一凝霜頤而色

鮮嚴景凋而葉密若然與大椿而爭長豈徒擬小山

而間出亂曰托之根兮蟾兔拾以子兮牽牛若有人

今悲秋天香亂墜月露綢繆攀桂枝兮聊須留

菊花

茹古氏曰人于牡丹獨曰花而不名好事者于菊但

曰黃花已耳得色之正品高中質史正侯時之早俗

尚重陽風土珉枝金萼翠徑紅芒其在夕也若庭燦

之哲哲其向晨也謂明星之煌煌楊柳所以籬落畦

圃之間情生而韻至史幽人逸士之槩寂寞而荒涼

譜列檻兮供其觴咏范守好時兮用以書囊終南婆

娑團圓如車蓋重龍之雅飾范離披搖落曾風馳雨

驟之傍徨正史葉有分于鈴鐸格物種不外于白黃

菊古集卷之二十五一顧機藏版

值清秋而花放上異春卉而英殄史若余求事彙

之攷証曰艾曰蒿臭味香而迥異范載求老圃之蕃

殖天耶人耶資沃壤而奇觀上為馬蘭為烏喙論為

日精本為冶牆雅如蜂之鈴如麝之香茹精龍腦巧

配鴛鴦胭脂間色紅粉留粧玉毬較白御衣比黃則

以啗銀杏佩木香斯萊刊餘醺分美豔金錢玉盞分

滋芳並夫勿謂根無益陸龜蒙之盃以傾把菊勿謂

花無用康風子之仙以成神仙晚節彌高吾誦淡圃

秋容之句李歲華逝更吾荷歸體延年之榮魏甘

俗相從遐享谷中之老記菜萸引避徐斟九日之觥

齊諧蓋欲驟乘雲氣山名祛去風魔仙傳其何坐宅邊而

帳望續晉春秋尋廢圃而縱橫蘇集貴之者曰苗可以菜花

可以藥囊可以枕釀可以飲史正志採之者曰春則

玉英夏則容成秋則金精冬則更生玉函方木葉下而

草萎霜露降而雁征槩望若結伴而違俗單玩則各

立而獨行推之不後挽之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

何辭乎末年

茹古集卷之二十一
韻樓藏板

芙菜

彼澤之陂有蒲于荷詩紆綠葉挺纖柯潘岳賦上星光

而倒影下龍鱗而隱波鮑照賦所以蔭曲池之清泚漾

波紋之奔淪歐陽公賦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京夕

而察之若霞標的燦散赤城孟宋之賦七發之賦芳

苓字攷諸古註二毛之想呂義有在今陽未發苗

昌已發芙菜詩人之博物有據疏或用其母為華名

或用根子為母葉號習俗之傳誤已深南則夫紅綠

間明妙漁船之掩映西芳香遠襲看瀑布以流漸記

茹古集卷之二十五
半韻樓藏板

盛府元僚景行入而增麗史檻前佳耦容質狎而相

期北覽勝之在平泉蘋洲數列山居草堂賦習術之從公

遠月華炳離傳勿謂里人無知徘徊別墅尚書試問

貴妃解語宴賓液池天寶遺事比之車輪汎河有會幽明錄

象之蛺蝶從風自飛杜陽雜記仗兆其終通雅或陸地

明其始生陶令詩送人入款之應典字子修供之誠

其玉帳以高會拾遺記值水草以纏榮宋書恃才傲俗

之謝公肅然人社詩指梅狎之馬監莞爾更盟

後則又求六郎之形似潘后之窈輕衣可剪干

楚客楚辭帽胡着于鮮卑北水殿落成誰列器缶之舊

還大官偶誤爭傳刀削之遺本善乎容客之言曰欲

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書

劍脊爲雩山倒影陽春日若葵霍傾陽益部方夜舒

畫卷拾畫出夜藏北胡然徑尺開面廣記胡然如

笠從房楊氏六胡然傲霜威而方茂唐胡然亘千歲

而始芳還竅過以九史臺數以重史其歡則合英其

心與同書根雖剖而瑋徹柯既餘而絲繁折水而珠

似積露而玉成賦蓋其生也春風盡蕩燦日相煎天

第百卷集人卷之五十五 圭 蘭樓藏板

桃盡今濃李滅出大提今豔欲然其謝也秋灰度管

金氣騰天宮槐棘今井桐變波搖寒今風颯然賦噫

墮虹梁倚鳳臺歐陽公何秋日之可永託芙蓉以爲

媒賦

蘭

楚辭所詠香草曰蘭曰蓀曰葍曰葍曰葍曰芷曰荃

曰蕙曰薰曰薜蘿曰江離曰杜若曰揭車曰留夷釋

者一切謂之香草而已陳正敏如蘭也者盤根衆

草吐香薷林韓伯佩若消魂吾聞之桃花水上佛坐

亭開宴吾走夫竹箭山陰上可以辟蠹可以藏

衣著之曾無遺種詩君子不近庶人不佩願之必求

所湛晏于是指而言曰漢時舍汝何以對乃辟雜楚

人舍汝何以徵其祥記鄭君舍汝何取七穆之瑞左

第百卷集人卷之五十五 圭 蘭樓藏板

屈原去汝何誇九畹之芳楚辭又止齋蘭亦有言與

善人居家爲王者香操珮可幽士騷樹勿兒郎淮才

思岸高偶催于毛子世意氣閒雅竟體于謝莊梁讀

懷壁向楚之吟悲生哀淑史竟海蠡酌紅之興妖惑

寄唱于車傍樓竊之曲江春宴合賦之賢院班行孔

誰爲嵇康阮籍之好齊何先朝隱行誼之良舊則又

尋其名以石以竹經曰鳳上曰燕本紀其地焚溪

層障周淳水都妍州鑒別春秋無疑深淡之色本

辨滄沙蕙有驗五六之茂雅勿受變以燥濕紫陽離

每高潔于風霜格物就問圃師假穢而亂其性楊葵

說請從門客經久而持其芳志蘭膏獨耀蘭麝氣

氣如蘭兮長不改心若蘭兮永不移賦一室之人雖

嘗執我之契十年之臭尚可懷公之瑜喬彞紫莖綠

葉絕壑深林李公夫亦訝秘芬于十步痛衰敗于秋

砧也乎韓伯歌曰蘭之幽兮可拆幽無人兮芳不絕伊

哲人之素履越江山而採拾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五

主蘭樓藏板

茹古畧集第二十六卷

楚人 程良孺 澤修父 著

男程正揆 伯父 較

友人 胡 江 山公父 訂

木

冒地而生東方之行說其為木也歟陰陽無用周曲

直相陳書結根而聳本吐芳而揚榮張平子火所生

也陰符工則度之左廊廟之材益非一枝之力慎

舊之國何殊千乘之資漢從繩則正書積小而升易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六

主蘭樓藏板

卦從譽合抱老有病疔癭爾雅夫其為蘭椽為桂棟楚辭

為藻稅詩為文榱曹植赤實玄華拳弱水兮百仞海

經朝暾曉日遇析木兮生奇楚辭園美華林經萬年而

若動晉宮山高很麓更千歲而常持宜都山屑米作

食錄甘酒如飴吳無患則邪氣頓逐古今合歡則情

語共披論西海方石笑動之生兒宛似周十洲聚

窟幽冥之遠魄有期十洲在夕多迷四照可以索解

經山海居嘗積怒帝休不以相移上撫茲日戰神索彼

風聲舊不灰而焰水經交讓靡爭記嗜以甘辛金

刀之用刊為快

神異經

嗅爾清稷玉膏之灌溉多榮山

如是品濟君子

晉書

壽紀長生洛陽築沙苑之武觀

周高闕里之真聲

漢書

銀實綴于平仲瓠子結于君遷

左思賦

倚梧

今聽鳳鳴而至止年詩傾虹今象龍體

以蹕蹕洞

駕茲

辛夷之轍楚辭泛彼小蘭之船述搖玉

樹于赤水

博物志

列九棘于重巖周禮荆奚自而茂本

邵棠奚自而傳

詩

何日無摧折之患前無時有枯朽

之憐符

勿盤根而錯節

後魏幾枝并而理連唐書于時也

其保此不才之福

莊

樹之無用之鄉上天涯雨泣

茹古學集

卷之五十六

二 蘭樓藏板

塵外風吟喬枝逸以架迴墜葉械以辭林則夫擁玉

砌以初聚值金風而後搖浮于水中似孤舟之遠泛

落于山際若斷雲之已飄何如動體物者之牢騷也

乎

松

問松材經幾冬

詩

不學春開之桃李秋落之梧桐李

寒木

鬱鬱

左太

茂茂

詩殷

亭亭

劉公

落落

天台

其孤

高也則排烟而泣露其堅貞也則超代而越俗

幽松

旁生兮抱木

羅浮

水際今康于

唐書

寵以將軍

陶朱

列

在大夫

史

謾謾元禮之功

世說

巖巖叔夜之孤

說世

柯下

假枝枝不假葉有若龍攀虎踞壯士困縛之狀

怪贊

歷歲以百歷歲以千豈無牛形龜似長生不老之供

嵩山

列自平泉翠葉金貫者異

英華

種于水磴兩

輩七

茹古學集

卷之五十六

三 蘭樓藏板

鼠者收

西陽

吾以登之俎樽佳味有屬

草木

吾以燃其

艾納香氣遠浮

廣志

乃若風生庭院

梁書

脂繼晷燈上一

丘可以神往

符

偃蓋那弗馮陵

抱朴子

老號尤徠築樊

崇之堡

水經

歷傳晉代結秦系之庭

本傳

裏行之主人

滋味自足

新唐書

隱巖之處士致趣乃生

南部新書

譬取朝菌

何似發春華于寒木

家訓

如雷大厦從教施礪呵于棟

薨

晉書

十八年為公夢占

孫康

三百株為守事紀諸

州

金陵志

志不折腰自可酣情彭令

晉書

功成佐領將以

結伴留侯

漢書

幸遇聖君較求于嵐勝

譚

何來遊妓經

悴于山陬陽結毬而成佳話陵代塵而豎談鋒陳青木

醴兮飴建康隹實錄漂穢今象龍始伐香巖而得句浙川錄志

習劍術以渺躬羅浮周梓之所變化兵華陰之所景

從一行傳淳水泛流其為繕修有意載早魃毒虐都來

靈感不空陽長鍾輻之圍朱衣非引撫摩玄裝之頂

緇服始東大唐種之夾道郡植可齋中張寄生嫋嫋

僧傳宋高倒置籠籠舊居下則其草不植左在地則其土

不肥說詠入詩人卻步武而卽就後誤深仙術多服

食以罹危家而不見琥珀之化博物烏羅之施乎詩

茹古畧集卷之五十六四 韻樓藏板

倚層巒則梢雲蔽景據幽澗則蓄霧藏烟窮石盤薄

而埋根凡經幾載古藤聯綿而抱節莫記何年于以

叶幽人之雅趣明君子之孤騫吾有快于歲寒之論

焉

栢

夫受天地之正氣者惟栢而已矣李德春日自芳霜

下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王絳修

積翠婆娑聯數人而合抱少林集錄龍陰燭爵五品而

名官河南登御史之臺烏頭有象朱博立未央之殿

鵲尾從看明入貢得之楚俗書上壽美自漢儀月題

象之所却走風鐵藏之所經時異聞井底盤根試過

漢陽之野異霜皮溜雨仰瞻諸葛之祠杜忽一枝而

在手蒙若五采而揚鬚南谷以長傲連菴以滋疑後

茹古畧集卷之五十六五 韻樓藏板

餉冊簡于溜華傳托瘡斧于赤睂從再宿枿生雖冬

日而更翠梁忽然掌合直暮夜以無歌西狀似荷花

不為王敦佳事南實如珠子那稱德裕芳規錄重以

孝思則庾亮書李充陳留之流洵為濟美衡以大義

則掛劍史沉舟詩之事何弗相師則夫甘棠與比燕

文煙並資咸仲寶英材早具棟梁之器齊王鋒素

志動把蘭蕙之悲南泱泱乎堂堂乎登寢臺而飲泣

水火耶刀兵耶過終里而競遺洛陽滋連理之有

會南看點枝之多奇春感山陵其變金顧日影

其參差開食實則神仙與益內採葉則羽士所劑說

經年已過夫漢晉書延算不短于期願漢武紀以左

花右實右花左實之異志訂以東南回抱西北漸指

之期北月下笛聲不堪窮之以怪覽雲中文理時或

競價以奇草扶桑三枯海水告竭之年誰看驚落洞

若羊非羊若猪非猪之物時並虎犀宋符割削無餘

俗傳經千年而瘳心痛封氏見生理有別日後撫舊

趾而發所私集所以含輕烟于夕景法露露于朝

曦遠而象之聳幹參差疑翠旌之陸離迫而玩之布

茹古畧集入卷之二十六六韻樓藏板

葉低垂若孔蓋之威蕤李德楚辭云山中今芳杜

若飲泉石今飯松栢余如是其傲梁臺之上座漢而

誦新甫之鴻詞也哉詩

槐

余讀周禮朝士面槐三公位焉槐者歸也情見歸實

元命槐者懷也言懷來人禮則試看兔目鼠耳之狀

畫聶霄阮之倫雅相傳以玉三其應以星說題于

柳並衙中朝與榆為兄淮作南河而燭有事草叶東

方而火乃生莊徘徊司馬之亭每嘆婆娑之盡晉坐

憩新都之監時羞行列之橫隋即廢法而出囚情深

所嗜晏九求援而或繫欲故已盈晉雅念先皇馳道

之薪樵何賴唐易從刺史一路之土埃有成後墓側

微其鬱秀隋就舍表其滋蕃開懷京兆之街樹本觸

大夫之寢門左忽而通體上衝秘藏不及玉堂未幾

抽枝見過抱恨有奇子王泉配以公配以鬼捷可僚面

劉賓客佳話癭以雄癭以雌辨且揚眉盧氏乃若夜聞絲

竹之響因曉如煙色之焚筆塔戟中其理解西冷陶

洽其新聞杜詩語次瑤芳餘尊尚湛于東牖淳于陪

趨崔鳳手板相憶于後時清西夏之有頃移牒西酒

泉之長恨賦詩晉一日之間三榮三悴玉新同居之

代一本再枝唐仙方補腦抱藥用明神庚肩取以一

陽上巳之日草木狀掌以烜氏司冬之人禮庾信曰建

始開華後曹植曰文昌結根魏其鼓柯而振葉虞摯

其市列淮而畝敦傳興後有在言行累德如斯宋書

余索感衮衣之夢伽藍而何滋眾寶之疑顏師古

東晉書卷之二十六

八 韻藻藏板

榆

夫玉衡之散而為榆也乎運斗結隣于柳聯名于桑

蕪夷策刺爾沃土條長管其為行人之至止風土里

社之傍復漢那不濟南利用應璩而秋塞得當謝休

指彼無情始信仙學多謬論相偕語笑從教賊子來

同魏傳設色以白種有成于天上詩閱歷以境望有收

于隅東馬異若者為錢無當青鉄之選爾不教而令

長輪高卧之風養生延所舉之鵬搶枝莫附莊中已

成之蟲數幹幾重魏值羣羌圍迫之秋于鞭幾幸水

東晉書卷之二十六

韻藻藏板

當民生處乏之日似離有封魏樹之為寨韓安把之

為珠古詞夢而得官夢而薦福夢稱何以郎稱何以姑

志則榆事亦幾窮歟

柳

余過隋堤之故蹟史攷尼拘之別名高僧而竊有賦于

柳也沃土斯茂管子正月始莢戴大絮或經宿瑣碎花且

從醕南蠻歌東門之洋洋嘆昔日之依依詩其和尚之

偏青得幸無恙清其女兒之嫋娜斷說以幾杜乃若

展禽之家傳其姓字淮南子陶潛之宅挹彼芳踪史風

流推之張緒史濯茂擬之王恭世笑顧愷之痴絕上

慕稽康之煉工晉書昔種虜中比甘棠之遺愛齊出知

彭邑多補闕之名封王仲甫一時顯要同朝可憐摧折

如古書集入卷之二十一

十韻樓藏板

書並宅意氣相許具美芳隆齊書離懷翠色述想見高

風南史虞城因之頌作李集去省署對之愁共韋驚雷

雨之驟至唐書看車蓋之摩空隋書多所值于振武唐書異

所遇于廬公宜室全忠之殺機有萌生憐游客舊聞桓

溫之感年已極泣下在躬劉義慶乃若公孫之食葉舊

天錫之化松本期射于百步左剝眠于朝終溫史

簡以從苦茹素志世結帶以乞妙絕冶容集望秋

而零曾何怪于弱質世登臺而詠遮莫侈于花叢韓

想女手之素蕙妙稱三絕韓顧子衣之爛熳料匪長

窮三峰集其作賦而非非是是舊唐其入夢而吉吉凶

因話無為兵革苦辛之嘆土隱無為金雞鳴祗之逢

書隋書小蠻于樂府詩刺有宛于山宮詩煙河旄澤雅

鳳伯直陵海山合一則人官之巧暇日將雨則地氣之

靈天勿益樊圃以折詩誠向汶水而榮詩疏嗟哉參

剛柔以立體應中和以屈伸長莖舒而增茂柔條那

而孳紳傳玄無土壤不植雖尺斷逾滋賦斯楊蒲之

為物益民用之所宜三齊

如古書集入卷之二十一

十韻樓藏板

桐

葦葦萋萋寔惟梧桐詩濯靈滋于玄雨魏明猛合奇

律于黃鍾七命葉閨餘而有數通花清明而應風禮托

險生危每過玄谿之側崔琦成音中律相看孤嶧之

峰書毳毛淹漬志華采如絲國淳氣獨稟王太冥乘

時張協吹臺累闌而獨聳遊山龍門百尺而非危七

間赤色之映發南方草多三葉之交垂古今白恰偕

綠驚渡江之未半怪緇衣立誓故僻院之多知宋高僧傳

胡爾斗樣紛披主人不利瑣將無雲烟鬱勃物類九

宜淮而不見長滋沃土管堪取孫枝琴賦其鳳雛之至

止淮抑春鳥之巢斯上再稽其事種列土山情懷于

微蕨南形入紫閣意在干青雲衡陽王傳吳平應兆而歸

何必嗔歌聲見伐異慕容先謠而至夫何植阿房相

文秦吳官秋怨述楚使代爭說省院繼枯戴僧舍忽

榮高僧看木囚之偃臥論聽石鼓之繁吹苑對佳樹

今酬直王義宴芳林今秘思北破之分義已悉新剪

之戲謔何為史矯語枯薪治比之情既屬呂應聲焦

尾賞識之遇乃登蔡中但咏悲風之詞自當驚悟天

豈失後凋之節作彼咎徵南部勿求作弩淮有蔭似

廬十道其濡毳而空中者也易其乾輕而濕重者歟

桐優素至潔體柔常存花繁與子幹直謀孫佳鎮直

不緇而特美圓匪規而天成謂繁華今國人服媚吾

獨後春而翠謂搖落今物情若棄吾亦先秋而悴華

噫嘻所居然也世不受摧拉之患府代有王者計惟

堪任用之才瑞應夫但乘茲火德矣禮緣何傷此

鳳柯茂陽

如古舉集卷之三十六 十一 韻樓藏板

桑

扶桑何昉乎洲空桑地名耳列伯子者氏府箕星之

精格物伊水孕夢從何勾化草茅庭見庸詎違陰

說泥勝之種有法陸機之賦為淫集則試攷近川

之室禮而發南山之吟乎詩綠葉興而盈尺崇條蔓

而增長陸機翔交交之黃鳥集蕭蕭之鳴行詩

灰汁通有其事廣興馬革蠶祀試邇所由神祭之者

有苑窳婦人之號上觀之者若范官天子之儔穆天

枝上拂乎十日淮根下屈于三泉寶丹內紫拾或以

茹古集入卷之十十南蘭樓藏板

相幻秋苑英華若以借綠名之曰帝女海變之自兒

童衡豈不后天而老拾遺夫亦負翼以從括地則夫八

百利用志十五成岐齊儲之新鄭魏廣于江湄十六

秋駿馬奔還期江東之左證世說鴟鴞已革見夷貊之

懷音前涼錄又談人世之廢興誰知德操先賢察中

牢之治行具有仁心魯恭偶爾聞謀既告之矣殺何

慘于姜氏左縱然德報誰禦者哉免有拉于餒人上

羅敷有夫使君有婦一曲箏聲猶逗邯鄲之響古今

云何受教云何不受教移時稻宿頓揚東郭之塵列

徵其祥羽葆分非妄三國志車蓋今有靈南占其厲種

有出于井幹舊堪且得于新亭五行採之為神仙不

死之藥內感之以純孝格天之忱俗永利先成于崇

邑張初政匪急于汝陰後何以七日而拱帖數日而

枯晉何以九日而再華實異六寸而坐踟躕陸游南

千戶與等史三輔惟偏范子葉葉相當曹植兩兩同

憐十天風兮候應詩海屋兮為田仙而不見元紀

持斤來晦明之風雨伽契丹肆罵逼虐焰于昊天五代

史余觀李德裕儉示子孫吾性不好貨本以至貧乏

茹古集入卷之十十南蘭樓藏板

然京城有賜桑若干根可以充衣茹古氏曰賜以稱

榮畢竟之為子孫謀不淺儉可作法他日之記不泉

莊何居吾不能為桑索一解也

竹

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譜竹余視其

節凜然而孤也視其貌欣然而癯也視其中洞然而

虛也此君軒堅可配松栢勁可凌霜雪密可泊青煙

疎可漏宵月劉寬夫賦吳都者曰鐘籠南越賦閩中

者曰貫箚物西南攷其生性齊民左右引其班行

山記曰箬文曰箬本曰个釋曰庾吳地此君不俗說世

千戶焉居清史其妬母耶其護孫歟譜雞舌得似清

炸狀相如異余極其形作可舟楫草木任可棟梁征南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六十爾樓藏板

八郡而抑累寸以成象續竹受斛以彌量廣紀其用

聲諸鐘磬拾試利劍竹而抑局促今生多臥土異

搖曳兮老不耐狂杜詩如是玳瑁之班駁異霜雪

之瑩芳譜錯甲可爲曾何比于頑鐵嶺表齧齒有當

遮莫著夫錦章竹節凸繞來似點畫以成字陽谷中

實象處具頭足而爲人異千百成株縈結踰乎咫尺

英十六名掾聲響送于逡巡文士銳可刺虎山狀或

化蛇異間月以出定乘電而輝地則索之東海之畔

述南岳之巍天二箭葉異宋四苦味宜實心殊好

雲南志宗本莫離唐照夜而茂南史迎冬更滋譜疎節可

矣北戶芒刺胡爲廣新從爲之說曰三稜叶吉天中

一符傳真錄沅到水濱知嬰兒之有種志柱看雲

氣識仙侶之前因錄擇用良辰日則有迷有醉異

識先枝上類則有雄有雌志交州之阻過曾傭從

看藩落譜杖林之遍滿山谷幾度佛疑西則請博稽

竹事而無遺焉溪號六逸唐史林稱七賢晉造其下主

人莫問世詰其所令尹誰先宋史成茂林王羲之置修園

漢隆暑赫曦但有涼風徐至寰宇分流越澗那無仙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六十爾樓藏板

杖高騫游名若其金姑發響海衛女懸竿詩瓠子與

塞漢慈母從看斤陽紀遊云何迷沒孫光剛維日報

平安西甲或有需其戶世冠豈無藉于皮漢償簞珠

于老叟聯車嗟圓漆于沙彌梓苑戶外淨瑩夜發比

丘之夢異窻櫺聳翠徒附義宣之悲渚官于以佐學

人之攻苦譜賈隊將之威儀宋高張薦之行惟言依

苦永嘉表褚瑤之潔第曰匪伊傳擬王濬之討吳迎

引以解譜進子路之好學括羽如斯語善哉善哉不

慘而直不規而圓裁六律以協氣也調八風而順常

馬余以擬蓬萊之璀璨廣漢之嬋娟賦實勝蜜甘若

爲兆荒年而形解莫資鸞鳳集義從恭得豈謂絕

嶺石而破篋有異禹畚北試問守官何恃而不恐晏

諭從長吏其況也永嘆唐新奈何歲月滋久蔓衍浸

淫日光雖透陰氣常凝荆竹之說安得緩于植竹之

文也前見英華

茹古畧集卷之十六

十六 韻樓藏板

草

夫輕塵接弱魏落花相依史則草者乎河畔青青古

原上離離詩東門兮漚管詩南山兮採薇上無風

獨搖經望日則舒祖如飛鶴而翺尾皆具拾遺從化蝶

而蟻螭留餘肆則有海上餘糧博井邊扶老賢傳

指佞所需博懷風爲寶雜鹿韭宜男風黃精壽考博

瑞應得之靈芝上神明通之蘊藻左解俚語而非誤

肆駐餘顏而自早上何道弗之難行國而墻茨之未

掃詩豈遺閭之無須編而植欄之非好六若乃非

茹古畧集卷之十六

十六 韻樓藏板

涼非炎杜陽之死之生十洲莫悉其昏晝杜頓解其醉

醒遺起可以鹿雜息可以雞五代迎風有候瓊積雪

不知祖而不見睡寢時濃若假嬾婦之便述餌丹已

合旋看帝女之英海東海之霸業方新貢獻者至拾

輔氏之老人有意報答者并左所以浮山除吾厲氣

海濟陰壯吾兵聲風茂春江上之想丘希范與涼風

塞外之悲李陵與吉雲之以應運洞冥秋霜之以感

時詩合歡若待拾叱夜何爲雜屏風欲設博書帶莫

移三齊德云茂矣且自蒿宮紀勝史士而貧也何妨

藜杖稱奇家語白羊之在午橋從教裝點窮幽記神龍之

出崑嶺是否游戲抱勁矣若孤蕭瑀之素履不替傳

青為有閒昭君之抱恨逾時史蔓生仲蔚之側傳夢

到惠連之池傳余徵楚事之哇留夷屈江離騷茅無

情而入供左荃有識而多伯楚勿棄蒯之有日左故

班荆之未遲左又豈葵藿之無常詩而對非之相遺

詩揚列吐芳賦綠草被岡西京斯草也其喻小人

之德論而生君子之邦乎屈也

蘇古集卷之二十本 三 韻樓藏板

芝

客有問于余曰其樁以水說文于草為神文曾一年

而三秀賦為五臟之百精黃庭以余所聞滋生和氣

衡專應休祺神農其色則珊瑚截時抱其形則樓閣

車騎廣異金色九莖肇起芳房之詠漢官儀玉質三花再

誦靈芝之詞金紅為仙家之藥南齊紫為聖世之藥論衡

經一宿而生盈尺唐詩別三幹而分九枝藝文御榻叢

生四十二年之國祚有據聞見錄新第賜幸一十七字

之詩句何為古今詩話吾竊笑饑凍金闕之仙人誕云鋤

蘇古集卷之二十本 二 韻樓藏板

草抱朴而不見吟咏高軒之賓客頓作挽詩齊政雜錄何以

搖光運斗何以療饑四皓歌雞蘇味足坡詩羊脂夢期

傳續仙伴羣仙之耕耨拾遺感王者之仁慈古瑞命記荷在粉

而色艷本草蘋在土而味飴上徵事則苞符已叶紫芝記

命字則草隸可知晉人張芝倏爾齒髮再生屬紀事異抱

未幾眉宇作別增嘆遇奇元芝客如是否否唯唯

葛蒲

夫自玉衡星之散也運斗先衆草覽感百陰術曲無爲

著倡優遠雅頌運斗豈不名堯韭草錫蘭蓀義僻性

自殊適乎正味韓饗禮有托洽乎君恩左紫餌以之

得句李九花見之盈盆南兆文濟之家禍南齊表張

后之華軒梁試問安期可以忘老南越忽登嵩嶺儘

教長言內甘冷異于長流從看澗底廣州祥瑞表于

重午美頌德尊西余取乎視萬言而默記抱值重寒

而處溫抱則益聰神延年俗之說其亦有本原也夫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六 主 韻樓藏板

萍

夫萍與菱之浮相似也隨波是以杜恕觸水自居體

任適以應會亦隨遇而靡拘蘇彥干蘋則別以沉別

以大府分種則類以紫類以青格物如楊花之飄零

相看變化府緊仲春之節候乃始含靈月無萬物以

滋擾酒德肇九子以成名雅擣以爲堊誠咄嗟焉可

辦晉石因而成享其明信哉惟馨左獻紀塗循試走

太湖之畔穆王歌謠童子曾憶楚江之濱家好事于

浮光之池茵褥有在雲林豐稱絕于田父之里口腹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六 主 韻樓藏板

幾狗列嗟乎魚以名白古今劍以言青李德愛官河

之不相屬劉悲大海之未有因白萍也哉

茹古畧集第二十七卷

楚人 程良孺 釋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楊 魯 得之父 訂

鳳

丹穴之山其上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

鳳南山經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翰舉啖天衢

而高翔唐書則夫覽九州觀八極天老對黃帝高蹈太皇之

野楚辭傳聞君子之國文說求之砥柱弱水之間淮南子非得

之藩籬西京雜記郊藪禮記之側斯羽匪稱長家語而火精靡

忒乎孔演圖夫其羽翹翹其聲鏘鏘詩備五文而歌七

德成六象而燦九章帖六曰節節曰足足曰保章曰歸

昌韓詩說苑不食生虫不履生草宋志吾知梧桐竹實之適

絕詩義疏天樞自得鎮宿無愆吾紀上林長樂之班行

書降或以德書升中自王禮任群馬之趨列宋書看雙

鵠之傍徨宋志徵瑞則錫名里邑宋志垂象則肯構堂皇

追王業之艱難而作賦唐書名少皞之官爵而分司

使之遊池庶承恩于歲月晉書用之銜詔與宣命

下軒墀又賦藥藉仙家炫九色分爲腦漢武內傳薄言好

合鼓兩翼分求雌宋書彼車轄其何還相逢羅網齊書

乃屯區其有屈具聽鼓吹宋志兆文成之佳瑞唐書來

僧綽之遊戲宋書尾工江夏之學齊書毛美超宗之辭宋書

集庭除而徵貴宋書詣臺畔而諧吹列仙傳育之苑不可

作拾遺記中亦有知西郭李形奚白款誠莫償路人之雉

帖試語好事徒寶徽外之雞南唐書非繩樞草舍之流

樓爲減色宋書繁並駟齊鑣之舉門且邊離晉書余不

解刻以公輸之手鳩鴟鵂鶡未稱其巧先笑其拙列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七

尤不解責以離珠之職瑇瑁琅玕高以積石傍以水

涓逸篇煥質眩肌匪可贖錢之藉拾遺記絕絃斷刃無堪膠

合之資十洲記猿狖不至之巔巢之可矣上鷺雞相爭

之處食有如斯抱鳳兮鳳兮曰惡殺曰好文世說上凌

紫烟擊九萬里而一息旁應玄律調十二管于餘分

賦無野鳥爲之形似九國志無絳雀得之虛聞楚書鷓鴣

鸞驚之倫或亦從其類也宋書役喪水旱之感寧詎叶

其瑞云宋書得鳳儀之一者鳳過之上者鳳下之三

者則春秋就之四者則四時下之五者則終身居之

嗚呼盛哉韓詩外傳

第十卷集人卷之二十七

三 頤樓藏板

鶴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僊禽鮑照舞鶴賦群鸞鳳兮遐

驚相鶴經薄雲漢兮高尋上絡頸以成飾頰首以表儀

羽凝素而雪映尾舒玄而參差賦潰髓可矣漢書獻血

何哉子傳雲擁華山王子喬一朝歸去列仙傳月明華

表丁令威五夜歸來神搜豈不掠蘇氏之舟赤壁吊陶家

之臺陶侃豈不南征多其變化神搜西隱久其徘徊神境

翔回紫蓋山帖字育青田禾加繞塔月夜河東帶箭雲

邊神異記爾是仙禽樊可蓄之庭下筆談縱爲國寶軒豈

第十卷集人卷之二十七

四 頤樓藏板

乘之御前左集句曲則丹還九轉茅君內傳俯崆峒則金

璨絕岩岸以蒼古今注以白子穆天以丹拾遺以玄瑞應似

知音而乃下瑞應圖若戒露以勿愆風上胡然報以赤

玉張氏家傳有自賜彼金錢漢書則又求知異虛曠之境朝

雷門潛伏之鄉臨海記赴雌之雄交頸頤頤如鐘磬

之成響清官故事朶巢之日拔毛委擲謝髦眊之多忙隋書

志五行情動少年艷蘇瓊之麗質廣臂宣老叟快李靖

之奇逢逸史愧爾病魔疇冲飛于庭畔孝義傳得偕仙夢

時引舞于洞中秘閣閑談跨之楊州已上說放之徐亭不

空州子野之舒清韵瑞應羊祐之敘舞容與若乃噤

喉孝子之宅史迴翔老氏之宮靈驗六翮已摧雙心

俱怨華小者何似蹇躍與共記盛載歌于啞喋雜

小失望于耗耗世嘉叔偉之芳塵眇然烟滅述憶華

亭之往事恨絕終凶悲夫坐客千人未當背腹之

用韓詩加已百仞莫控江海之遊楚止園池而喙稻

梁從來者遠史飴潭粟而飲溶水貢獻以脩拾曲頸

而息壽有徵也要論隨時而逢木可登也抱先期有

喜清夜半多知疏步斗之看履迹雅兵爪之任指麾

秦古集卷之二十七六韻樓藏板

西勿墮網羅而為鵠為鵠原盡因金氣而比驥比驥

經相鶴一舉知山川行曲再舉知天地圓方雜鶴即是

鶴音之轉後人以鶴名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鶴

故埤雅既有鶴又有鵠古之言鵠不日浴而白白即

鶴也鵠名浩浩浩浩鶴也龜龍鴻鵠為壽鵠亦鶴也

漢昭時黃鶴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神異

經鶴國有海鶴其餘諸書或為鶴或為鵠以此知鶴

之外別無鵠也爾雅則又不可不辨也

鴈

以余攷爽鳩氏之紀官而竊有感于鴈也指重十字

尾貴合盧嘴同鉤利脚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

點血大文若錦細班若擷生於窟者則好眠巢於木

者則常立雙髻長者則起遲六翮短者則飛急並魏

賦故曰金氣之英瑤光之精詩在南為鵠書與鵠

為兄古俊積怒未形睡夢其少覺裴氏儻得霜自

命俊捷以誰并戴天子按此奇禽憚生樞密五代都

督表茲名物嗜絕萬乘史余攷夫取之時或為上或

秦古集卷之二十七六韻樓藏板

為次或為下天名之目一為黃二為撫三為青廣五

色詎未唐八封從庚抱翅短尾長與鴈爭其形似

陽青冥金距逐兔錫以佳名雜愛其神俊建康賞其

羣飛爾逸氣翻翻校獵而決勝事西愁思憤憤出籠

以送餘暉馬融固請而行試憶風塵之會載自應見

在矜看軍旅之威虞其將軍之虎眈噬心屬厭魏如

舍人之狐假犂事亡歸舊若懸岩自絕幸挂棘相

殉唐寧三日不食與勿所使非人唐則夫孟卿之善

史東觀行父之事君左向郢都而側目漢同尚父以

絕群上東門增其感泣史記西市想其餘芬史曲有

歌于汚水水經語有攝于博陵崔洪化鳩而識者猶

增其眼說世刑免而議者莫必其生錄戒購條有在記

羅網勿尋王聳翮而升雲際之鵬頓落漢摩空而下

肝南之猴以擒呂甫秋吟托咏魏文霜至行詩

漢萬雀不以與抵朴一虎何弗相如說者曰飽則

高颺載饑則爲用魏余于鷹也又何置其否哉也歟

茹古集卷之二十七 七 胡接藏版

鴈

邕邕鳴鴈詩順時翱翔書夫婦典禮白虎兄弟序行

壯沂長川凌洪波賦行則接武鳴則相和羊祐大易

稱其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曰鴻飛冥冥騫焉

也淮南子曰東歸碣石遠溥署也乎子賦曰南翔衡

陽避和寒也爾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鴻雁避戈繳

而蕭啣古今受氣力而風迅經門應高柳海塞逾梁

州山雖高若宿禮水縱下長浮南康一徑可遊颺

同集于廣野間關非苦掛聲勢于晨風賦吾擬西戎

茹古集卷之二十七 八 胡接藏版

之得士說比狄之來同記千百緒之孤懷于焉却

寄詩十九年之勁節早幸相逢史夢者之子乃行飾

言伯說秋不才之間將處幾幸天終莊于以飛隨虞

回錄集偶季龍載附會卿執蓋忻賞農功帖指看舉

千畫一錄蒙莫考其文通史窮海疊臣歸期在望

錄關門太守名刺幾空皇甫其入夢而事有相及

秘開豈逃餌而害有或蒙隱禮與成異代已無

慙德唐史編可入五嶺具見高風合縱南面之有時

願期引滿項顧驚心之未去技捷引弓策胡自八字

位缺相感累石文工詩話蓋其慨然多緒北雜且殊

翁漢書衡陽有不到之處志平沙見類聚之同詩江南

河北之間中分腴瘠古今屏氣潛行之役詫利樊籠

玉堂開語囊其毛江流可涉博物志取其翅暑雨無攻西急

需題塔新書停望回峰志子憑來往伽藍記自叶雌雄

幾又何不仲父見重管子而駭者取容新片茹古氏曰良

人遠戍賤妾孤居憶紫塞之年盡恐青樓之夜虛莫

不聞之者憤惋聽之者漣如賦霞侵天路月映河津

婉轉豈能無別意千行何事只書人吾羨爾兄弟取

和古集入卷之二十七九韻樓藏板

翻之勢勞爾春秋往來之頻其收拾以滿天之物色

而早喧以比地之風塵也哉

鵲

夫有鵲不為鵲也哉史生無隱嘿貞有玄素徐勉饒

食茗華渴飲清露魏德性何知避歲說文理所由向風

淮類集而尺肉懸聚散所由然也上乾燥而行入至

瑞應固相蒙乎西京雜記則夫神女名似古今飛駁形通

雅先此陽氣卦通巢在季冬禮削竹以成其巧子飾鏡

以美其容白帖崑山之傍玉璞有事鐵清溪之上金雌

從供洞冥記槐腦啄成鳴噪胎卵今俱廢天玄主枕石

媚入金簪瑞耳今何庸投荒錄玄衣出使載素影來同

和古集入卷之二十七十韻樓藏板

拾則有省悟之上西麥浪之東五代取其翅雌耶雄

耶淮驗其尾傍風背風東方朔傳山絕園中採粟群飛于

湖際拾遺功臣仙觀啣柴雙效于雲對西若夫附權勢

而道喜唐書報太平而什疑宋高僧傳神氣蕭然自適王澄

之興齊書憂懷相逐誰共子景之悲南史巢之帆檣吳志

巢之磁石唐書非云吉兆相思中酒淮向夕生風北齊是

否前知東家訴訟之時占從管輅魏志雪山脩道之日

具報芻尼燈傳而不見西軒之遊徘徊而翔玉金拔雕

陵之役踴躍以塞裳莊勾化有時椎之而金作印神搜

繕葺忽爾街之而筆可梁西陽當循名責實之朝斯與

縱逸雜五豈好生惡殺之主不可頡頏孫卿如是橋

邊月下李詩繞樹依枝魏武縱眎知往之哲淮勿集高

城之危莊受卯傳于午日西陽髡頭約于秋期爾雅斯鵲

也賦為巢者曰俯仰求容與資拾芥之力縱橫止止

顧就積薪之功陳仲賦賦背太歲者曰不可巢南如石

離宮之內無因逐北如當于午之中賦悲夫一朝完

葺卒歲優游曾無嫌于摧枯拉朽又何羨乎命作引

維並見英華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七

士 韻樓藏板

鳥

鳥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焉運斗是以

周書神其流變尚書詩人瞻其所集望室者瞻其爰

止詩愛屋者及其增嘆六茲蓋古人所以為稱成公

序賦余攷其種類燕耶養耶頭俱白而群飛有異水經

耶慈耶色既別而反哺無同上什譽斯以卑居試訂

說于壁屋雅求榮臺于姣好幾見捕于弁童上昉諸

天地之初三白始育歷參諸陰陽之數三足俱奇

抱聲叶以呼似有取于助氣說文秉精以日更有散于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七

士 韻樓藏板

瑞輝斗則夫構起靈臺相風鈴而雄壯麗述征肅茲

栢府共冢繡以飾威儀漢凌西極以翱翔其王母之

所使括地借上林而栖息其聖主之所希世說說者曰

至孝則出書敬宗廟可期齊亦有遠人懷惠而至魏

人子躬行以幾孝子卒大業而瑞臻火流王屋尚書

得神書而元改崔止龍門吳桐丘來奔吾以瞻之楚

幕左平陰共遇吾以候之齊屯上所憐者燕丹頭白

史顏鳥口傷異死助蕭放而悲鳴鼓翼北齊感聖俞而慷

慨迴腸燕所噴者集戟不再長安嘶繳以靈世軍行

隨有其象載天台偶有其形唐書坐看翅飛知天雨之

候西陽志相從行列快明旦之偏史冊配之有良緣啼以

村夜志秦養之多平昔乞可席前載頓起沉疴小過

占之爰泉林誦言苦行脩德差可回天寺記客藏竊

發之長飛聲而評往事高僧傳中夜寢處之際啄口而

問前竟夢俠兒群非咄咄而無語西子猷兄弟寧

啞啞以交喧世說若乃新豐華漢世說武昌端吳吳志望追

騎而指伊樹高僧傳美驍射而繪新圖信宿城闔如故

貞元四年應時臺望不孤道甘露同祥無從比于叔和孝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七十三韻林藏板

傳銅環具在異所獲于潛之陽馬圈失迷之時相憐

行使元和志輦轂肅清之地庸省捕兒溫櫻肉之有知

善避漢書投丸之與期吳錄甲乙耶以辨語八九子以宜樂府

胆以悲管鳥兮鳥兮來如雨集去似雲散哀鳴日夕

鼓翼昧旦錢賦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

本于爾爾亦安能凶梅聖俞譬于木形恐于未熾知

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文賦吉可喜凶

可悲感物之意有殊塗而同歸者矣

燕

玄鳥氏司分者也名齊曰燕梁曰乙方布窠巢之列

列孕子殼之嚶嚶銓先後下哺盧酌輕重以均

衡其入幕之遊相忘後患之及左其處堂之哺寧

知烈燄之悲孔上下雲際頗頗小渭風更巢而乳玄

瞭差池而飛詩比額入相起于尾興誦祥燕于素

順宜城訣貢于豎毛記于以微之內向瑣抑其尺

梁海渴江枯投游波而立泛相庭虛門寂剪桐

葉以靡徂天聰敏博識之流語從行道高推移先覺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七十四韻林藏板

之聖事紀浮津十六國索師曠事晉之年色有叶于

金德拾遺值郁鑒避亂之日蟄有掘于蚩氓晉中躍入

雲中之夜續異記同遊溪水之濱燕長吁則音信與

寄事馴狎則几案相親書如以明其貞遺殼有存曾

無疑于更偶元所以肆其妒嫉中有物或亦驗其

僮兒語恨生羽翼之詩回首雲軒不堪再顧雅慕

黃老之術爭看窳窳頓爾加遺蘇州墓則又以驚吳

官之或失吳地志訝春城之不歸雅識鍾聲似未有樂

左鼓角若重以悲中州其藍田之所深痛史其茂陵

之所加遺名臣酒泉並列涼州玉篴有司呂依王謝

今不去後魏賀大厦今以時淮鼓闕終朝弱竹供其案

續後魏過浸赤地林木終以窮奇元嘉抑亦五百歲而

生魏搖西戊巳日而避塗泥博也哉嘲晰間關條忽

瀏瀏來如隼擊去若鳬蹤賦逐仙羽以長生馴主人

而含職霽光分曉出虛竇以雙飛微陰合暝舞低簷

而並入樊殺氣澄秋晴光滿曙縱眷乎此巢可

賦燕居固難侯以久而不去巢今徒有空思其所燕秋

茹古集卷之二十七

主 韻樓藏板

雀

舊傳公冶長能辨雀語啁啁嘖嘖曰蓮水邊有車伏

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喙而余有

感于雀也錄武儀文班固神爵之頌栖庭集瑞曹

植嘉雀之論隋時化蛤記月間抵鷹抱穿屋若

有詩賀厦每曾淮變化聞于入水禮翔集見于依人

說於以化丹書尚書而牽黃犬漢稱憑霄而號佳賓

古今注承之崑丘漢武獻之條支白人以任城集在

不其漢試看九齡之樹上合知春之庭幃上頸可照

茹古集卷之二十七

主 韻樓藏板

周祖太翅可鼓司馬懷可馴唐肩可隨北齊更以悉其舞

態述異賞其躍私莊奪何工于巢燕白居易驅每狎

于背雞洞鳴叢棘以有兆舊焚突棟以無知史野妨

曼延埳見長吏之素唐為雛徒探無救主父之饑史

孝子精誠感相知于八墓晉奚奴方術任長嘯于空

帷孔綴五彩而嚴上下孔集萬餘而亂尊卑神于以

徵聖人之德委專貝多之奇述覆栗猶存試過河內

之野益炳離有象共占太史之靈崔信如此環矣啖

黃花而朝朝暮暮孫謂非錢耶愁春色而夢夢醒醒

石晉則夫夷中未有邵氏小人雜居嫩煌從者可慎
語擇者無虞西爭巢而燕之不顧埤同穴則鼠之與
俱沙州督替繇來夕昏其未有著感應脂餅相引雨
露所不能濡埤却火名珍浴沙塵而受卯杜知更風
慧應玉漏以長呼遺其為王孫乎彈于何挾北辛對
將為廷尉乎羅未以鋪鄭當則猶曰鳳之黨莫及言
而鵠之志安知乎史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七

十七 韻樓藏板

鵝

鵝鵝曲頂向天歌唐詩行有列埤飛有俄宇既能驚盜

亦能却蛇何從悲志同類而拍翅異類而差翅是

否性靈禽南道酋豪多有挾續之用異物嬰兒驚癇

將無踐履之形上若夫屠殺而饗靈祠用堪祈雨事

鳴翔而出他事日且聽經兩京驗象使巫妙絕苑中

之寂寂抱朴吳尋聲覓影伶深溪水之冥冥五行金色

而發九臯之響幽明銀鐸而起元昇之文陽闢者指

其長技德鳴者想其驚聞沈知味以別秦引導以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七 八 韻樓藏板

群異則以紀駱家之幼慧紀卜沈氏之中興西戲有

先于一夜世說稅何推于雙生開見城角于飛國諱

若有其象晉帳裏頻入戎索竚取其徵書贖負擔于

錄事載題紙尾于江陵三國作黃金以鼓鑄唐表尺

木以浮沉唐中書之詔文粹辨江東堂之風恨已深

殺劉落宰夫謝鸞刀之從事禮秘太守評斗酒之

多盛南欣然而籠山陰之書法固在仙傳遽然而饗

官家之往意誰爭世蓋用之為私親禮養之以尊生

語禪余愛其翠尾有屬內筆意相追黃頑而傲者為性

會歌 貴而賤者猶婢魯直注對酒以有會杜 惱降以無
知社 後軍之作別京都紀蒼色紀龍頭莫可賞直 俗
沈朝之述異天寶始喙敗薦既街芻草似有深情宇
乃如充庖聊足孔 負籠不驚陽 賴丘之師視鶴而別
有願女 淮西之夜共鴨而擊有聲唐 亦鵝事之亨哉

茹古畧集 卷之二十七

九 韻樓藏板

鴨

覽茲班色金樓 異彼白纓太玄 爭戲以水藻后 入味
以金羹蜀 隨岸以呼從異類之伏俗 自海而得悲亂
世之達物 向松間而息南越 望翠水而飛洞冥 曾落
霞與共勝王 勿短脰興悲放 栖之以五日錄 碑 卯
育之以冬時唐 雅會堪需嗣徵于玄鶴南園 同惡
見異于野狸唐 余感夫青綺文襦信宿三童子之化
天訝夫宮階庭畔倏忽白頭翁之期述異 糞金所由
累三世官高使府嶺南 異 蒲鞭有在自一父法絕家
茹古畧集 卷之二十七 子 韻樓藏板
婢余 池遊丁密廣州 先 廬狎頤琦先賢 諒陰而競物
玩江 小巧而作欄私吳 恁地飛遷想庶人之脩贊禮 周
于藻馳逐擬士卒之和嬉後 僻所嗜以相遺餉為至
厚補 善為諱而上進索且告垂光 偶一引弓則歡然
拜舞之聲政堪圖繪唐 從驚入夢則哀鳴請乞之狀
那弗大悲夢 如是迫之則隱馴之則前繞菰蒲而相
逐隔州清而相先李邕 闕 于以耻園雞之戀促悲塞
鴻之赴求傷雲雁之嬰繳懼泉魚之受餌江西 孤 誰
曰不然

雞

雞之為言佳也說取與之象易稟火之精說題性惟

司夜韓子職在鳴晨候天星今肆赦北齊書金馬今

為神漢書賦之者曰秀尾蒼距升頸玄膺張文潛膠膠

風雨詩福福晨星古傳在雒陽祝祝所自起博物志化

從朱氏眉州所錄承俗第不知伯勞有其名字列仙傳

工商具此聲禮三歲為株時塗膏以數勝莊十日

幾水繇全德以徵應陳留風俗賦隨鼓節而更不亂天如

吹角而潮可聽輿地志終日映水博物志濡時鑑形異試過

茹古畧集人卷之二十七 王韻樓藏板

很育之野天馬韓之羣四夷水南之有石穴唐天翰

之有錦文爾雅金鉸胡髯今竊異并州之獻西重翼四

距今會識神龍之分白澤或紅碧以舒角詩或陰陽以

和鳴相感或承露而有象江表或鑽籬以成名傳若

乃憚犧牲于廟祀傳占戎馬之郊生淮將尸作其氣

半露識其精晉書未渡秦關悵悵三千之客史幸還

燕塞漫漫昧旦之聲本窗次徘徊快縱談之有致幽

記夜中夢覺勞起舞之惟頻晉書把牒以中詞官聯冥

府載長鳴以請命情切市人西飛入陳倉兆西戎之

得霸辛氏三柄來渭水作皇始之多奇符素即鼓翅

以眾多差池其羽後乃破卵以控地恍忽有知高僧

響飛山澗異而便以伴什氏之塚宋高僧傳火縱軍

營晉書而並以啗邑宰之治半早博了不鳴盤之怪

錄異是否登背之頑林邱伯之禍不旋踵淮路人之

利絕生平尹文鳥衣有婦入相通夢寐載太學有公

子立正典刑御史臺記豈曰素封糞忘剔于里肆載自多

清論卵局賦于吳興史余謂棄肋可惜九州合舌自

靈官愛勿野鶩南聽匪蒼蠅詩幾同抱罪之臣展其

茹古畧集人卷之二十七 王韻樓藏板

後效吳志試問平陰之役應可相爭左函牛而烹之乎

器不自勝後漢張弓而祝之耶理則安明劉象所致謝

于越莊玉則不敵以金百官志誠戒惟家之索書寧

甘處楚之深莊余且向雞而言曰嘿幽窗之統統恍

余夢之初驚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凝清應雲外

之鳴鴻弔山顛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

明萬境皆作車運馬行先生杖屨而大明之東

生

雜

以余聞少皞氏之官工正也脂曾不處于下陞考聊

見稟于機星運斗彼雷在地中若以感其至性五行

如雨欵木末直以遂其孤汀博物志則夫不再合而信

化絕有力而趨說文中旌旄其作貢書美山龍其相披

蓋飾形而日麗車服注弱作尾而雲移古今注于以為

后妃之服雅士子之儀禮列粉堞以成障羊公盡墳衍

以分畿雅朝飛兮作操羊公喝采兮與規音劉所不解

勾化其形傳弓足於女子漢書尤異張皇其語假曲領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七 三 韻樓藏板

于大人北史明德之貢獻為奇試問南越相傳白者有

種抱一時之飛射不偶將無西方叶兆暈者絕倫瓊

儉德有成已下焚裘之詔起居注國瑞何似矜供列俎

之珍三國志馴飛于禁衛五行朔集于咸通孔聽經想

其舊識什氏古驗快其英風唐遡武庫于張華無絲

蛇作帖問負担于楚子將紀鳳蹤尹文酒置愁臺對

野人而泣性孔情私庚邑遇婦子而凶終左將彼姝

之一笑呂聽老嫗之相尤列早撤翳而以客吳任銘

住以承床魏春秋之間晨出而夜還惟航奇于係氏

左右之屬逐鷹而闢大試紀事于昏侯史當法會

之與爭念從長樂三國志若驕心之未警快可豫遊南

其為陰晴之候中疏趾之推曲艾如張也樂媒以誘

之上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信不焚中之畜莊文彩而

章多說文耿介而一志劉贊論誠是擅澤所希抱已矣

乎彼龜何辜而腹將割乃願掉于泥塗彼雞何知方

論其肥乃自斷于郊犧裴損雄山梁雖雉時哉時哉

下有以中牟紀異魯上無以彤日書災書又誰昧其

從來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七 三 韻樓藏板

總鳥

乃之羽民是生百鳥則羽蒙也歟哉歸藏從教擇才

未久處籠鸚非同凡者之卑卑置同外廐朱浮不

必高者之惜惜並嘆良弓史大都因陽氣以滋育淮

或亦掌碧簇以追從周又何矜詡于遺卵詩銜書東

之往事而紀其為舞雲東觀為背風也哉史夫其翼若

比宋其心幾同上言則以傳海命則有共什氏遡帝

江之妙靡王顯由木客之泚濛述馮雲霄而吐色拾

傲雷電以凌空經其從來于弱水海錄其間直于海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七

宮符笙竿有聲既奮翹以迪吉西虎狼具在那肉關

以終凶拾爭顏色以取憐金如何激陽入衣袖以蒙

幸玉未有窮唐若乃兵戈之象青水海旱之期樂微

可以禦疫海可以已痢遠可以速孕續博而且服之

不昧海佩之不惑滯食之不飢鵬綬任吐吞曾何

問于風雨吳丹幾形似又何輟于晝昏西聞人語而

索解拾候主廟而環屯說狂若以肆其機孔融周香

若以資其薰集或銜羽之有事韓勿反舌之相聞

豈王母之有長生玉函以守雜料聖人之還再出

古鼎相尋拾遺所不解鳴情未達終日歸飛莫及計千

十千萬里水又有異毛羽外形顧影悲絕伊誰憐千

石室黃金南康余想其聲神仙卜筮之學別工符咒

詳錄察其性冠勇帶仁之際多且樂纓經啞啞鳥

雍雍鸞啾啾鳳噤噤雄呶呶雌啾啾鸞啾啾鸞

以食顧鵲以嗔視鵲以怒瞋鵲以猜瞿雀以狂盼

以喜轉鸞以悲啼鳥以潔唳鸞以凶呌鳥以愁囁

更以悉其視鳴經如是多識于鳥之名也乎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七

韻樓藏板

茹古畧集第二十八卷

楚人 程良孺 稱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夏雲出 四雲父 訂

麟

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曰麟如麟也問者

曰若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尚可解哉牛

理或夫至仁則出詩疏其主乃生春秋感食嘉禾之

實飲珠玉之英瑞應其曰遊聖曰歸和曰美綬曰扶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八 韻樓藏

幼帖而抑行中規折中矩不羣居不旅行宋符如是

毛蟲推長戴大歲星淪精保乾百獸今為瑞晉四靈今

乃名禮于火得生脩母而致子月于木相感日燭而

月明春秋孔在苑宋在圃中在田唐在庭吳有得于

視明禮脩之教令無縱以剝胎破卵之刑威精屹想

吾家角已總于顧和本相期天上頂可摩于徐陵

衰周之素王者誰空中秘授拾開國之功臣非何

上標題漢居天子之廡而名似唐行麻姑之酒而味

滋仙幾來猛獸當塗恐惕倍至晉幸勿犬羊處室參

養相欺驛語自終軍改元有事于漢武漢棄從車子

非時見泣于仲尼語家元和之間郡國上者接踵季龍

之會司虞調以駕芝蓋自晉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

之邦至多于大甦不知果何物也史路故曰麟之為靈

昭昭也韓

茹古畧集卷之

韻樓藏

獅

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為狀也闊臆脩尾

勁毫柔毳鉤爪鋸牙藏鋒蓄銳耳宛足俟間借勢

南集狀之者曰毛大如斗目光如電聲吼如雷又

曰虎見之而伏熊見之而躍豹見之而瞑中似麟無

角後類虎少青黃白易色大小希聲于以用

之絕絃用之拂蠅明珠吐色蘇合芬馨邪

魅者若何相避五百里曾不留行屬厭以

毛羽之倫吹而脫落耕經過至洛陽之里無敢吠鳴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八 類樓藏板

博試問天竺大嶺之間哮哮檻檻者何以血若泉湧

宋炳擊而不見林邑象浦之國紛紛錯錯者乃爾望

之風奔宋偶繫郵亭訝風雨之驟至相看畫壁

快血肉之淋漓稔鄰侯之誣無從納賄高士洩

邵篋之氣有誚殊倫母自怵然吼有憐于陳慥

未幾禍至殺有辭于俊臣如是樂非朝會不作

夢至大尉有奇故犴狴之相憐而稱救苦豈鷹

犬之不畜而給厚資則吾以之賦吾獅也

象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象焉爾身倍數牛目不踰豕

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雖外魁梧吞之且有先于

蛇蟬彼中豪族蓄之曾何異于馬牛立名

字以相呼似解人意從其杵以起見那悉盈眸

則大送諸伊水之野歸爾林邑之隅縱堪

水上出沒還思樵徑招呼時在偃兵豈嬰乎燧

尾上惟賤賄寧惜乎焚軀忽爾三頭至來

格殺之慘相看拜舞競奢貢獻之殊乃若王敦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八 類樓藏板

問鼎之際孫權祖道之餘而且小兒刻船之知

獨孤感之以成忠憤用之以踐罪孥宏詞賞之

銜恩沙門之與大客代耕負義會稽之與蒼

梧世思聖人昭儉之心無勞遠使備元會充庭之

飾非舛物宜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廣泉數人之聚

罪錦繡垂身金羈絡首遮莫列宴之奇帖耳伏

罪東與師何自而鳴三匝應否以辨兩

詞莊有傳于洛邑坑有掘于隋軍吸水以

怒安南志嗜酒而醺視聽錄其為覆草之舉乎唾孟有象

上其為懸竿之舉乎煙火相聞上夫三年字孕說文四

時瞻憑雅見皮而泣雜脫牙與爭異物志性殊雌妬山海經

時畏犬狴視聽抄以青北以白瑞應以舞吳書以馴杜陽編越

童所以見制論衡子喬所以命乘記章那負不歿之藥

瑞應從教至味之烹呂則得之意思乾而散自搖精

運斗固有如斯也恭

茹古畧集卷之十一

韻樓藏板

鹿

鹿其純善之獸哉瑞應稟精瑤光重江淮之典通斗伺

權道粗廣王者之仁瑞應登宗廟之堂清淨為性山谷

作道家之脯爻卦非辰陶氏不任觸古今每多驚山谷

為背食字為旅行說文節藻續以成享史代麋峻以為

耕初巨帶激流皎爾超飛踰走白鹿山窮山絕谷胡

然跳躍呼鳴事吾不知姣好之姿容紫頰青裾今

並炫神幽深之道士單衣黃練今相迎抱盡苑荒涼

一旦而作人語金陵志七星隱現歷世而紀姓名吳舉

茹古畧集卷之十一

韻樓藏板

老翁之杖明扣黃衣之門晉角以三異古今頭以兩

成雲南彈丸之珠憑其膽出集寶鼎之字至以代

更異若乃升從天際會昌雨自宮前述特號以仁青

故識以仙陸園寨于村驛之下夷堅作市于願慕

之顛經就講席以多馴三遠登樹以無侵唐而不

見積皮入夢史挾轂有心鄭天使相謝中州自任

如絕妃人情憐于一矢魏本滑稽方朔語刺于上

林別小軸之兼乘不堪曳入宋異香之索解那事

幽尋異日成服食之素中興時看捨宅之誠京彼

釋農其有事管子乃採薇其何驚楚辭指馬之奸肆荆國

士人之辨爾雅放鹿之舉看孟孫子傳之行秦西蓋格

于誰手史記撞且從心詞吾哀其胎多植草浙江志憐其

死不擇音左聊爾唐苑之蓄唐謬致楚人之擒管子何

不菹臺遂駕穆天而金方莫禁黃帝悲夫或騰或倚楚辭

猗之角之左字之以仙客宣名之以伊尼佛書揮之以

塵尾名苑誘之以牝孳北隱几從化獨姑蘇與遊書余

意配鵝湖以名洞李先鴈塔以歌秋記吁嗟乎其食

萍之咏詩而荐草之悠乎韓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八 七 韻樓藏板

虎

虎哉虎哉揚子陽氣成形躍雄威于伏草通樞精嘯谷

韻清賴于驚蘋集其必託幽與載管將無卑勢潛身

越其威如乙北其客以寅真其衝破之有知博物志其

堅石之非羣北故曰眈眈其視易斑斑者文考異文

彩未成已具食牛之氣尸爪牙未備則全伏狗之威

韓余不欲狐威之假後更不欲羊質之披法有期大

人之文炳易莫中市上之讒疑韓犬以供其一醉雜

蜎以伺其偶伸西更千歲而角現類第七月而孕因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八 八 韻樓藏板

異考伯都李父之稱方言可據風戲虎魁麟之號變態

有歸音非是小兒之癡或自勢而從乳癸那復俛鬼

之導至脫履而解衣上則夫厭可赤刀京蒙自零門

左南山之使徐至俗北平之獵將反漢如牛哀之搏

以轉病淮封邵之噬以後身述此虎而人者也如噉

煌之終非竊據異審菌之會有叩門奇此人而虎者

也赤幘大冠亭長之文書具在神金簡玉錄道士之

石穴猶存將侍以二空侍以二青法術之所自及志

裂以毗噴以目烈士之所消魂傳噴噴而聲以振吾

既想其醉况載金慷慨而負以去吾又壯其精英原化

執符而前期三日以約信青鎖行法有自聽一者以

長暝童收砥介象于山中從教高臥傳阨李后于宮

內却怪幽冥錄乃若除名與約張讐役相啼馬黃童

之所偶語謝太白之所留樓錄屢有負于書笥鄭

遠急有請于故祿天寶少婦依然看黑衣以從引謝

老人徐至旋角馱以幾希事當清宵朗月之時嘹

唳有聲似懊嘆于假寐唐彼孤館茅庵之會嗅鼻

以及故取厭于少腥柳所不解建祠以媒林木之間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八九韻樓藏板

已及張相信以呪疆界之內與清丁尤異夫置以娛

賓時撲跌其作戲巴丘因而佳耦頻解脫其滋生雙

逆旅之發疾誠狂幾誤故人從林藪而縈纒道舊李

涪陵之舉措如醉相驚慈嫗倏山谷而愴愴悲情端

曾未銜思鹿若供其冥助王于斯决獄鰥乃副

其廷平異窮谷奔趨漫擬戰場之赫赫北枝江環列

殊多宿衛之錚錚者政紀渡河夫豈咤至之方而絕

城之地風射還叢薄何爲山石之盡裂而弓矢之莫

勝國史然則無苛政于上禮投有界于間詩不必李

固之應募而至漢奚似信陵之投餒而還傳馬氏之

狗何類馬諸葛之龍勿先三國夫抑繡憑其七步

玉箱雜記艾事于經年歲時噫嘻懸鼻則宜男之兆河

晴則列裔之名拾其蹲宮兮有狀備其放市兮多驚

管世有編以鬚莊蹈以尾書拔以舌周而亦有探以

穴吳縛以餓英擒以生東疑馮婦以女流所不可

解談通蠻夷以猾夏義有相并若其驗且在符漢

懸且在旌抱孰是譚之而色變策煉之而丹成也

哉張道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八九韻樓藏板

馬

以余讀翰如之象易沃若之章詩而有以知馬之爲

馬也莊象月而走說行地無疆易入鑾節步年賦

兩服上襄詩所以增幽都之美華廐之妍既信且閑

軼其羣兮相望視遠于邇遵其路兮且干王起用千

夫然天駟之宿漢河水之靈瑞應慎原蠶而置禁禮

宿石穴以名亭東陽而且啖以甘草抱佩以杜衡海

豈不壬申從忌說正帛與成風俗指其名曰飛燕宋

曰晨鳧古今紫駢表之與白鵲拾玉獅說之與朱

茹古畧二十八土韻樓藏板

龍晉紀其狀龍鱗虺尾柳宗鳳膺麟身晉藏緒丹

于腹內中壯炎火于幽冥抱頓生頭角西河具立肉

駿百斛隨四時而色異洞炫五色而花叢品紀其

用歷塊于國師古藏形于空洞如躡雲志如匝日上

如逐電注如遺風呂照夜兮雜絕景魏驚帆兮飛

逢洞一嘶羣者聳耳杜長鳴萬者掩聰海紀其色鰲

神駿世寧曰教此孽蟲文余不欲棧豆之戀紀第想

芝田之耕洞或從大豆以習相法呂能無笑尹子以

泥相經載鈞飾在前錯綴在後將來造父之泣非連

以羈馬編以皂棧逾失伯樂之真莊金賁銀煌品絕

于爵次五代青廬黼帳禮重於婚姻器取斗酒共酌

詩話調酩酊爲珍錄故曰某家嬌寵雜又曰千里

將軍清其難捕鼠無用東方突飛非羣韓則徵其事

以爲文乎走章臺傳飲長城樂蟻封較勝晉寒御何

爭衡夢孫之宰天邑唐孔子之望吳門家敬仲之徘徊

孤孤竹語子常之拘繫晉藩左排空駭浪錄望遠

馳奔後周唐迢臺畔而幾仆新直虜地而若摧史未幾

茹古畧二十八土韻樓藏板

精神沮爽南忽然意態驚疑續晉安帝不欲羈縻開鼓

聲而越敵齊因之培地隨草偃以還壘吳操過而

前調馭工于侍側通執稍而上擊刺妙于折枝南道

遙以玉錄品題以金韓寧赤蛇之從鼻穴靈鬼羊

鬚之拂地陰十六國事紀望驛瑣語訛度絕俗抑志

怪河神之屬厭志廣場之終靈小由斯以談伯樂未

顧後子方未生淮何不操東野之賞識列定九方之

鑑衡燕臺未築史屈產多非左何徬徨寒翁之或

失准奔走華元之不歸左並轡都市天寶競約巡行

竹林七 賢傳 玉勒乍迴初噴沫杜陽雲錐若在日愴怛長安集

此僻之所以成于王濟語林技之所以工于曹彰也詩杜

橫江以渡晉紀共槽以騶晉書赤岸閑其蕃息綱目青絲賭

其行游晉書則騁黃之談何以若劇選非白之說乃不

相作也孔叢噫嘻求之新豐年既老鍾乳猶孕食求之

司隸貌雖瘦行步較工列異記下廐之中何怪于立骨

賦傳玄濟難之日似慘于圖容載豈捶楚之頻加忼憐

故態明皇雜錄那飼秣之稍失便爾噴蒙玉堂清話風清廣陌

香爇清闥立就江淹之賦異聞禮稱驪驪詩頌騶駼等

希古中二十八 幸 韻樓藏板

賞張率之工張裕傳若乃命樂工以疊曲梁志顧神奴以

希逢集異記貌盡筆端倏忽滿川已殂雲煙過眼錄相先神

外果爾中道尋凶魏志贖以束帛淮埋可敵帷左鹽車

既泣策白駒堪悲前漢吉行師行空騁千里之駕漢式

金式玉從繪八駿之騎穆勿相以形試問權奇倣儔

天馬 別賞以意更為牝牡黃驪列取馭臨民見憐于

朽索書諸對敵慮切于長鞭左于此據鞍誇將軍

之可用鑑誠為立伏斥補闕之在前李林甫傳然則常鳴

向日翹首臨風王元之舊皂以辭步步風雲借色長

汗血賦

衛一去行行珂珮凌空廣伊六轡之在手詩信天閑

之可通 寧泛駕而莫御漢書豈伏櫪以常窮樂府

希古中 卷之二十八

十四

牛

余讀下邳侯華傳華者其先隴西人也大司農以

關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都尉侍宴姑蘇

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韓天地之數所自起說文萬

物之植所紀其年物慘惻憐格物論辨其色推

聲聲辟說文駕之以臣紀其年物慘惻憐格物論辨其色推

椒丁櫟論新之以怒肉懸蹄經盤辟之所從好說世淨

梵之所品題師傳法體有橫于八字氣味獨稱其四

脂經角以三色而異經額以萬字而成華眠則西向

如一卷之二十八

瘡則夜鳴周比鹿似矣廣如蛟非耶異夜光遠

映郡雪水流除志摩其頂以覆斗上披其角以蓮

花金耀錢塘之色記鐵鎮陝水之涯奇胡爾潭中

隱現南越殊看石上縱橫洞百里神于缺適萬歲

老其妖精山飲血而期不死歷割肉以幸再生

以追隨中自鼻青烏並集于陳舍南施頭精騎經

走于怒祠異而不見軍事之占合蹄都尉之

詔耦型有知食填加以較轡之飾以賽因之詞

世其何魯廟之見左東隣之少知乎試稽其事

焉荀晞以之致遠怪倚頓繇是起家孔母飾偽于飯

帛少或致美于代麻帝乞生則隕涕若再故事從

死則負義有差真即以狎阿旁無忌傳然何踵望蔡

容嗟語別有開過客子鳥鼠山槃達望天邊之

月說泛槎上之漢物竚值封禪之事雜行歌長夜

之漫漫傳頭曲于諸尾燒于田單鑑致嘲飽

乳載從斃獨肝陽富則翻其百利載過則屬于一搏

傳劇賭相爭據胡牀而語壯世感懷欲死傷門守以

如一卷之二十八

生殘張溫自吾又求其明決傳昭之與包拯窺其識

量管寧之與劉寬壁平乘樓觀況之殺機以動世春

林花宴指之勝賞未闌訓駕爾偏轅頓見飛禽之迅

說世應時清夢殊當集錫之誰為長柄塵尾之誦

說世金龍竹杖之觀史誰為十九年之新發莊三子

之承嘆陽衣之文繡食之救芻悲乎太廟之饗莊蚤

畜聲矣孤憤鳴矣異哉清角之彈子一矢拂春一矢

磨腹巧智在附庸落毛之妙錄曾幾牽走曾幾鞭鞭

調伏在鴻山露地之班傳夫眠山叶吉陶蹊田受殃

左風馬知其不及左鼯鼠憂其見傷秋見全今未有
為後兮相商策蠕蠕遺虜云小小驚狂玉堂舍
智有性鈞沉療痢多方草木斯亦債豚與死左累續終
祥子又何謂執鼠無用莊逐兎匪當林余因是讀蘇
子瞻書牛賦後而並有紀焉嶺水俗病不飲藥但殺
牛以禱地產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
祭鬼無脫者中國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
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哉

莊子集

卷二十八

七

莊子集

犬

易曰艮為狗卦說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說食虎

伏豹之威靈于彼匪易禮刺牛屠豕之歡晏惟斯則

否洛陽應聲者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徐才傳之作賦者

曰搏飯引來爰擺續貂之尾索陶牽去頻回顧兔之

頭膝邁牙如交戟賈岱宗目若泉星走狗辭紀信信

楚詩承令令詩懸蹄短尾之號廣雅青骹白望之名紀

史馬多其慧性通花鴨愛其餘生王掘地于以善賈

志吠雲曾不留行天是否募頭負帝女于石室後

有無棄卵衍國派于徐庭長安男子之家格擊

而或死或傷者何物行志黃龍老嫗之輩引見而若

仰若伏者何形錄幽明其狡獪以盲飼生憐高義建寧

其雌雄以池異頗足豐亨神智足與謀齒親暱而事

主阿從所好韓信功深學道居山林而辟邪錫之以

靈陶弘夫神駿在側室波斯在局齊號之宛轉若訴

南祝之俯仰如聽江璚橫卧妬媒位食頓之有會續

傳痛思恩舊喜闔場之偶迎南處簾幃意隔之間殊

稱吉慶記宅懷慶鹿麋豕之志那事不經相期魚

軍志悉走蛇圍幽得七首若寄撫異取家耗如飛述

結信純之草神搜引諸葛之衣志吳其作樂于軹道史其

象形于壇壝魏晉其見夢于着錦集異其相識于衣

緇列未遑遣嫁書聊奉居官南行避于晏子集本丹成

于劉安述抱卧卒無廢業家訓驚吠第見忘家徐免著

冠進賢袁山聽唱梅花述呼若中解典齋每分涯書

暴凶兮若待風孝順耶有加廣如斯以談放可新豐

白逐勿少康楚馬氏之虎反類馬援漢王之兔已公

史蒙蒙兮未視說苑鼎鼎兮若喪家語故惟與惜語鼓刀

多忙樊何紀成功于田父之後策而重取憐于尊

客之傍禮而不見鹵簿見設古今軒冕邀榮北立祠

以像福寧作誌以靈燕水康衢長者因之掩徑子齊

東瘦子何以啟扉子指示發踪從論功之自及書漢吠

日吠雪故所見之多非集柳過范蠡之門聊且作狀別

秉元發之筆于以解圍疾有人如斯朋黨與聚唐厓

柴相爭魏信是孟嘗之客本應典上蔡之刑李斯余

如是生甕有以煨其美照而豈吠景所能焚其聽史

驢

余讀臧道文聰敏寬詳高音遠物其驢氏之名駒也

弔驢青絳絳身長頭廣額備尾後垂巨耳雙磔宋袁

文錫名之黔寓言可讀柳文名之衛文字未見資服無已

衛玠之所喜乘爾雅衛地之所過現資服歐歐入聽

天服駕自擅楚辭故曰服重致遠上山下谷之為大常

後五又曰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之為至賤國朝忽流

蟲蛆扣杖則凭地起行後漢置在中廂嗽水則元形迫

現神仙悲發孫楚之聲晉書笑題諸葛之面吳志放之任

可樵蘇晉陽乘之飾以寶鈿書夢入鄴城濟負從仙

院管子果因有事于徵錢雜強弱或分于負捐後魏較勝

王葛馬通不前晉書巧飾紫朱麟植何美璧則又有東

平太守之赴官文士都水使者之引薦唐過京兆知

賈島之名流本走華陰識李白之俊彥唐金榆山頂

喜共樵者之聽雜翠嵐亭中驚看驛宰之喧墨客幕

下販依北夢殿中想見世說謝劣性者之以類譏南

今才者之從時盼南蓋畜以匈奴之廬漢奴傳抑養自

耀靈之殿宋于以鳴五夜之更籌雜夫何縱名園之

偶戰驢吃壯形與功著知並能雄是用遣中大夫閭

丘騾加爾任衙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官亭侯以楊

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朱廬封

爾為廬山公也文九錫奈何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弘

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也今

若是焉悲夫柳宗元黔之驢

卷之十八

驢騾藏

騾

驢非驢馬非馬漢書吾辨其為騾乎為羸者古今遡大

武之遺體爾雅讀高昌之歌詞漢書雲氣繞來想山色

赤斑之文央央滑稽之子洞冥泰峰陟上看樵積壘石

之舉嗟嗟有司之儀開天傳信記舍舟以問睢陽鵲鵲快

其從御陳仲舉款門而通謁者胥渠謔其相欺呂如是白

可汴邑陳仲舉青可美城事來暮恣其譁笑至味美

其芳馨子奮力所在甲伏皆明乃其大骨

若白小骨若杵終其身以無滋生也悲夫

卷之二十八

驢騾藏

禾

余讀大蘭王冊文袁叔而如禾也者其號王耶宋明帝其

稱仙乎燕昭王佩之以凌孔子事為不屬史豪之而類

伯封語有相牽昭左黑面昉始承平白躋絲聞爾雅攢毛

象其族望海山長蒙號以將軍古今進涉波而雨降雅

仰奮氣而風鳴九錫不甌甌以擇食淮自楷尊以尊

生雅余欲為晏嬰之紀相業左樊噲之謝鴻門記勿

得色于遼境選勿逐響于司原潛夫為謀者曰不如

食之糟糠而錯之牢筴也莊作歌者曰既定以婁而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八

盍歸吾艾哉左口腹可甘毋為邑人滋累閔仲叔素風

自在何來故舊繁迴後雖辟舉可以不就高士詎登

聞容以無冤淳化隨認亾而作謝董正幾售欺而徒

反漢書資其飲況晉肆其悖昏休仁相乳以儼似京兆

之上理後並升以犬俄宿衛之消覓五行語次阿耶

試詰渭南之宿客隋聲聞里黨會看歸覺之禪因

都末于闐故英英而賈勇張璠城西別墅乃啗啗

而飼困南蘭橋之下帖貝丘之傍左味有侈于王濟

敬有偶于饒陽金璽履分歡月夜絲桐幾弄神金

鈴密納阿塘雲雨相望志河伯之娶婦誠堪小相幽

五臺之遊納雅託笑囊洞微從是傳畱長孺之相

法史商丘子之養方博烏金利用金紫衣得當仇而

不見少時老姬之別識郭五門兄弟之班行錄四十

餘年海上之踪跡漢五千老子圖下之行藏後豈

為祿山沉醉津伯感亾無已園出永巷志五行

自中郎都其同見愛而異見惡子疇溫擇蝨而翁調

糠天然則君而美乎君而德乎君而勇乎斯衰淑九

錫之章乎大蘭王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八

帝

羊

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則羊之有足多也說者曰有

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投之不謗類死義者

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繁比勢于峭^史取義于祥

文闕云乃來^天祭比鬣剛^禮短其毛以似犬^大其

像以如驢^西觥者毅鳴不類^太饗者脂液或殊^中角

自三至五^{漢書並}而至六^尾濶尺拖地^勝而盈車

中羣而不黨禮以為贊戴禮之文幾為讚述^天從大

而美以羸為病膳夫之子別有珍儲^上君攷其性極

茹古畢集^{卷之二十八}

淫而極狠^央別其味從臭而多羶^{膳夫}千歲歷以老

樹^{玄中}洛水滋以苦泉^袁看頂角而龍似^{白澤}異文

質而犀偏^{益州方}牧自雨工飲齧甚異^合疑為神怪

丹彩誠然^{續異}恨土缶之相牽驚傳季子^家任白石

之衆立叱起黃仙^{黃初}夫監門隱處^{漢書}屠肆徜徉^上

傳有在覓老子之迹^{尹喜}無從識左慈之藏^{仙神}高陽

城之封爵^{伽藍}解東魯之兵傷^說見牧深器其品^{晉書}

偶亾直償其良^王而不見瘦羊博士^漢五穀大夫^策

江州使者之多舊識^中散騎常侍之為名儒^{魏志}憾未

快于贖馬^左夢有紀于負魚^{高僧}都尉以見誦^錄將

王人以延譽^衛博塞讀書笑同亾于臧穀^莊褻帷止

轄從傾愛于嬪嬙^{后妃}遍滿山谷之間不堪指顧^中

故張皇振武之際頓爾嗟傷^{補錄}富非富貧非貧^祇

見牧數未足^符東則東西則西從教華荷有常^別夫

然曾子之運大乎^劉蘇武之忘歸乎^史王處存之輕

兵布野^{李茂}薛昭緯之感舊相依乎^{南楚}余且向羊

而言曰汝能格虎^{春秋}汝能將狼^史牧汝以下式^上

錫汝以鬚郎^異羊且唯且否維羣自有^詩多岐勿亾

茹古畢集^{卷之二十八}

列有如冒以虎皮^法無寧耳以秋霜^後噫噫禱祀^潤

流禁婦人之拍手^水盟邀里社視王國以迴腸^{墨生}

自拂林鳴鼓音而驚絕^唐長從月氏供食饌而芬香

宋^齊異穴飛有翼^天西走若狂^{蘇湘}尋一轡以幻妄

續^搜辨六指以荒唐^{北齊}縱其衣冠見告^紀拜跪與

行^{顏氏}就苑市而善買^神從好事以登塲^勝乃為鼓

鑄之用^{物類相}皂筴之當^{南史}關而不解之微言言

可入聽^張忍而勿嗜之至德德可留芳^宋斯羊之盛

事也歟

猿

猿屬也孝子傳昔傳奕于猿猴賦但說其變態似優

不言其二物殊性予能無辨乎李德裕賦序顧猿之貪婪

而鮮讓也燥動而不忘也猿然乎哉動不履地居常

在林霧嵐昏而共嘿風雨霽而爭吟吳筠賦或哀鳴于

永夜或清嘯于朝嗽李德裕賦綠岸則勝絕淒楚世說透擲

則聲號悲吞南史屬引清遠過三峽之岩障荆州取憐宛

切當一部之鼓吹北戶乃若共談月夜異聞從事費中異廣

向巴侯而私假寐宣室醉翁叟而豎談鋒樹古木婆娑

茹古畧集人卷之二十八

憶紅綃其舊識王氏見聞江流泛渡共琴韻以凌風商

山之更漏幾何因時有覺遺事涪陵之車騎已至傳創

在躬華陽志則又求之精劍術吳越志曉梵聲宋高僧傳伴有

逐于別挈韻府化有伺于南征抱袂路隅亦有箕山

之志宣室從呼庵側伊誰茅草之屯清異柘棘枳杓之間

將危行而側視莊調弓矯矢之際或擁樹而消覓通幽

賦善緣分較好孝子傳導引今長存王本南海之餽遺

無憂痼疾社陽編豈浴湯之偶具頓爾爛糜北史擒白狸

狐淮吾知其所窮矣晉書禍延林木鑑獨不見夫鬻子

斯猿也閑栖而聚迥趨而分連肱飲澗嘯侶含薰
吳已矣哉樂鶚以鼓載鼙以車固不如深林之棲息
窮谷之虛徐

茹古畧集人卷之二十八

猴

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規而醜儀頑狀類乎老公軀體
 似乎小兒性獯猜而播奕態鋒出而橫施或羣跳而
 電透或爪懸而瓠垂王孫余所聞呼從馬留古今冠
 自楚人史伐巧以相傲莊用智以申論列何難于知
 味准而妙于塗脂典觸不以網加忘可以機哇
 國如拳僅老壽蒙言語可通須蚤靈砂
 之餌野滋味較好任負石粟之期異于以見孽
 焉之智景搏鼠之能論守翁之義考擊賊之行間
 錄胡然隣家火烈汀州非是洲上窮羸南中國有聖
 人近思歸附注山中有道術那弗邊離神刻自
 棘端絕酒色之深情乃見備忽來塵上驚覓夢之遺
 恨于茲抱故曰掘尾狗子山家小兒梁嘲形似于文
 樹傳比躁率于仲嗣載應否賜緋承君王之一笑
 錄居嘗雅謔偶路上之相期宋所謂八百歲為援
 五百歲為耄又一千歲為蟾蜍者皆當屬也余得並
 紀于斯

狐

狐者微物也白行赤詩玄山海色異封楚妖說種殊迥
 始于阿紫名山像形于狗餘格物死也首正檀濟也
 尾濡易六月應陰陽之變子三德美中和之餘說風
 嗥雨嘯昏見晨超孔潛則上伏類捕每下舒淮星流
 几案乾斗事體體管于焉忌犬異乃見似牛宣太平
 兮始出注千歲兮為神玄不欲假為上帝有命春後語
 何必詐謂天命有真勝美女神巫智迷惑而若失中
 丈夫籍宇夢躑躅以何求記芳草蔽形似豔冷而悲
 鳴作態宋淨裝截髮偕佳麗而睡夢好仇伽工
 誦事于他年搖九尾而得幸陳貢諛情于今日伸
 兩脚以承休思則以攷姜里見拘之日大塗山未
 娶之秋吳走秦關悵悵三千之客孟田滲澤殷殷
 河伯之儔穆天迫欲通天試問赤舌之黨牛羊急需
 藥火寧事舞腰之遊管格教授書生擁臯比于吳會
 神邀同坐客官校尉于玄丘宣馬得其變化搜風惡
 其混淪說作休徵于李相宣從獵事于桓温渚宮攻
 之或以託說無之不以名村食擊鵲有事合璧置

岸無歸淮然則為狐計者曰平澤自在金樓子重丘何

之符子渡河途深其恨風俗通游冰第解于疑述征若夫小

失宋人之望廣異莫從伯主之誣說苑中其妖蠱瑞應圖檢

其鈎朱搜神又何醮符以人供西陽而絳繒以雷餘也乎

渚宮故事聆遠吹之颼颼謂波搖岸曲聞殘鍾之淅瀝驚

溜斷河湄水賦死不擇音嗟逐鹿于往日生而隱霧

嘆玄豹于昔時固茲獸之可奇白行簡狐死丘首賦

布古畧集卷之二十八 續後漢書

兔

兔之時義精矣哉稟于明月典散自衡星運斗試呀

其蕭蕭躍躍詩炮之燔之上丈人則中山錫號抱明

听則宗廟成儀禮兔其大者競其狡而總論雄曰朴朔

雌曰述籬天何以居身看月腹之皎皎楚辭何以變

色更歲華而遲遲述其望月志其詆豪論詎見口中

忽吐博日積陰運斗日在水論從教窟穴頻施春秋

以銀帝以玄莊曰顧楚曰飛衡搏之何策淮脫

不可知武余不欲解角以出述夾毛以幾括地何不

布古畧集卷之二十八 圭 韻樓藏

為甲兵有象述盛德所歸應獵所得于雲夢良工絕

賞異生環走于北極丹客依稀洞一味西方法象流

而車馬渡燈射朋三日勝者角而負者畸燕北其作

氣以先人碑陰有在後毋得巧以媚上前事可師唐

此日射馳父老卒其幻妄前燕 伊誰闌入嬌嬪占以

嗣徽後若乃宴梁園而授簡雪從隣舍以指哇唐犬

城中其所忌史狐獵偶爾相稽隋逐事青州滋彼多

之口史同升政府來在中之譏唐分定何嫌滿市淮

愚甚乃妄守株韓獲馬日史稟昌買胡漢道士所

以伺竈原化孝子所以居廬漢吾謂其逮月追風之

走淮悲其騰山環嶺之餘春秋難修真于生角論比

得意于忘蹄莊則夫靈帝之車要諸利用後漢呂布之

馬亦幾浪題傳以羊傾犬之談楚為得策莊辛敵國

謀臣之喻漢亦少恩漢書財所從來既賈趨于少弟越世

家書者絕妙誠利益其子孫也哉家賦曰隱霧而憂

者其文蔚反袂而嗟者其道屈易若保貞白以暉映

承聖靈之剪拂蔣防白

茹古舉集八卷之二十八

書 顏悅

貓

余讀郊特牲迎貓為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

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矣崔祐甫一名家貴

一名烏圓自非夏至之時鼻端多冷倘值日午之候

目睛如涎蚤蝨之所不處蛺蝶之所浪傳吾又以卜

其客至怪其火燃并酉僻其好者製以佳名退食自

公延頸曳尾以相戲新南部疏其事者按諸典故沉分

夜半濡毫吮墨以爭奇野其鬼有靈厭之無術金

其浴有會六以為期天而不見月下酣飲之歡雜男

茹古舉集八卷之二十八

書 顏悅

女以並坐稽神中岩升降之會杳鷄犬以羈遲山川

指仙姑其舊識天深阿武以怨咨舊升中早定泊閭

外事司薛季曾傳觀之未遍武則那介立之多思奇

豈曰作妖捷音已至續墨客將無判狀諧笑相隨元

傳信互乳于王燧之家從其習慣命廢職于隴州之

野屬在生疑唐則義甫之柔而害物上德柔之渺而

寡學者南唐不可謂非貓事之所由也

鼠

夫玉衡星之為鼠也其為狀也惜悵胆肝睢離睨睨

質如麥芒半垂眼如豆角中勞劇鼠賦遣去呼來縣

識謫仙姓字南齊高逸畫伏夜動緊看臧紇行藏

著得仙環聽沙門以祝願西域記緣從庭樹視施者以

留芳錄如是日遊佃使者馳道都尉東垣執戟西

閤舍人河東記有擅仲能之卜抱朴子旋看甲子之因碎瑣掌

銓選兮得當談叢銜宴數其何狗漢書求其大如牛盾雜

焚若豹文賈氏家傳曾猿猴之嗅夜天不鷄犬之升雲錄

第百集人卷之二十八 重 韻樓燕版

記璞于何腊上清錄腹于何捫維密啣稱乎至味食

特愈乎瘡痕唐舊而乃名先家鹿錄語判化龍言

雌雄兮以鐵述轉晝夜兮以銅西申長者之微詞侍

從槐市何讀褚昌之啓事通謁承豐天射覆已奇檢

發于陰內袁天符咒何似任伏于庭中別如是判其

為吉為凶者乎豈擲鞞而怒未甚史豈噬衣而難為

惟北豈鼓足鳴歡李氏之摧圯無恙宣豈張口欲

語嘉夫之獲報有時異入營以成胡象新出囊以釀

禍基宣載死者以喪車庭前之塚忽爾唐勅酒

吏以脯食端門之舞常期元更冠者無從作怪

錄擁杖者了不為悲唐于以振衣厲災罰惡之美錄

記將無銜軸登科予善之資錄豈入媚于冶姿蕉

花有色錄豈處肥于通體芭菽多知淮豈達旦以為

期相供諧笑史豈抱死以為恨具仰師資楊余意蒼

舒之早慧志張湯之獄詞本入角厓將來之勢史

失宿為未有之訾載不肖有心賢者自處史母徒首

端之持漢母來尾燒之語瑣坐拂塵以何之世

乘車而未許夢其縱市之猶人陽馮社之諒汝乎韓

第百集人卷之二十八 重 韻樓燕版

外嗟乎在物最為可賤毛骨莫充于玩賞脂膏不登

于俎膳盧碩肉以之貽譏詩飲河因之自便莊

雖為黠智無足堪稱雖有相體更何得見詩若其傷

繡領之新毀羅衣之練騰踐茵席歆覆箱套盧余幾

擲筆而廢之傳

總獸

天天祿之題閣也晉帝紀注舍利之從佛也選此獸之嘉

名也乃如能之借名于才士史嬾之幻化于婦流南

徵事者之多奇哉伺其獨步經像其比肩瑞應圖或隻

戔而合一山海經抑羅羅以幾全上變星有神于周印

書嗽月故飲于金泉拾遺積薪之所不死西寒絲之所

莫牽洞冥似有偏于惡逆神異夫何解于人言王會云架以

津梁非脂膏而有枯朽之患癸辛雜志覆當舟次寧利涉

而稍號令之顛山海經忽而懼罪陳情小杖指麾寧泗之

茹甘泉集人卷之二十八 圭 韻樓藏板

稱富有南州異物記又鏡志曾是羅鼎相攫一牙形似俚俗之

乃廣傳經圖速自白公若鑒炎洲之梟增憐僂伏劉禔

篇辦多紅業試驗天台之雌音位何怪孤懸蘇光錄若乃

百靈與震經稟氣自然總負妒類抱憂肚還其至性

因診益火異蛇誦有佳緣事筆墨以性靈文則有史

杞和菊花以服食壽可稱仙十洲記狀若婦人鬢髻簪

耳兮悉具集微役以獅子風雲雨露兮非偏十洲記嗟乎

誅及于士庶六威震于四夷周書期幽遠之必照白

無刑罰之少飲銀于以見金沙之粲粲拾遺天穰不

禧福山海經治水之功已奏昆適野之遇尤奇說林

有宜孫子鹿聊已座天痺謹又何多作階于河間書

而大不祥于宮帷山海經嗟乎困者尤聞左象者有差

書書豈大牢而在野之享淮豈功人而發縱之非史固

多識于獸之名哉

茹甘泉集人卷之二十八

圭 韻樓藏板

楚人 程良孺 稱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友人 高文煒 元素父 訂

龍

龍之噬氣成雲雲固弗靈于龍也韓飛在天見在田

乾清風兮高舉通景雲兮孤騫淮神變騁于三池後魏

文彩備于五方唐尺木可階試攷博山疑似祖憂銅

逗響請看雲氣回翔異怪則夫應和氣而遊天外瑞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九

配五德而出河干元命無魚腮之是暴三泰非蟻

蟻之所難楚辭稽其事軒帝由其受錄河大昊以之紀

官史莫不詠游官沼瑞應馴服輿鑾柳氏辰日隱見

抱木德有無封莫不挾雲真龍集霧新陽銜燭楚詞

捧爐三泰大人利見之象晉天使自然之靈管子視若

靈蛇掉尾而去淮精化如蠶燭披色不勝管子五老之

相與楚辭有屬晏殊九子之競鬪絳綃每形趙鼎龍

司典守于阿羅吁從奴子外國工繪事于秘府禱以

不與浙江胡為戰于野易潛于陰別食之五花括地

吐之玄金唐芮以名草起膏以作燈拾遺捕而就脯黃

冠之不了事戎幕射而斷舌紫誥之有明徵宣室胡

為脫蛻如新蟬之殼春清餌釣自白馬之蹄朝鮮曳

尾何似博剔肝以幾載嗜有甘于燒鶩南部語有狎

于別池法迎可七夕列仙朝可玉京奇傳浸假而轉

尾觸穴中委積而堆骨崇感應伺其熟睡九國

候其長鳴寰宇長懶者脉線有在高力闢者爾猶仍

補錄唐勿湫泊之厲孽玉泉可石渠之清凌玄怪則夫

辨雄劉氏東果報孫登山川走極兒以應募紀異

茹古畧集卷之二十九

勞牛賈以相憑法苑淵潭咒于方士抱片石揭于山僧

後杖從陂化後校自壁騰異羊鬚三埒幽明駒齒別

乘論衡服食有書就凌陽而把釣列仙草廬伺養指八月

而呼朋上過露井之旁妬生官寢南牽始興之棹孝

絕山陵南風雨催殘雙根之時阿護史雲霧四合

靈和之任詔矜晉義重隋師色象俱備陳化成北

地岡嶺稱雄水經造次庭陰指顧而語夫婦乘異造

映江水會聚而泣老翁王僧懼護金錢封氏屬厭錢

銅西京爭七箸而落石法撲蘆荻以迴風北于以訊

彈獨眼五代借譽人中晉盤桓溫之齋舍上卧南陽之

渚宮三國志推華歆而為首魏志美高祖以稱隆史假寢

而醉陳書所見非同晉書孕以沉木後漢負以飛蓬豫章吾

欲九色驂乘漢武內傳五采負圖河圖入見荀淑後漢六美卞

壺晉書看劍氣于豐獄世說美羹味于君厨元年云何董

史之見授左汙漫之學屠莊又何患以豫且之屬說苑

負以師呈之徒列仙茹古氏曰領有明珠取之不易莊

喉有逆鱗櫻之甚難韓追老氏之玄踪而其不測傳

慕李膺之往哲孰不云歎傳蓋好龍而何期真假無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九韻樓藏

辨好士如之何賢愚攸宜新序聖賢在上將利益于物

天下無道必亢悔于時豈徒矯矯欄端露威于葉公

而誇爪喙哉盛均真

蛟

蛟龍屬也說文記月令命漁人伐蛟爰為蠹毒方能率

魚飛文大以嬰頸郭璞生以連舂述束帛而從湖畔獨

靚粧而遊水濱北求之茂草豐林翊羽零亂者奚自

清堂求之深宮大內治容驕麗者何人述將子則逆

從河濱西京雜記化身則出暴沱津輿地志赴自黃牛任江

湖以出淚許真君傳乘茲赤鯉迅雷電以交鳴張三河水

隈潭恨鄧遐之未遇襄陽江流鼓浪那飲飛之留行

覽惟是而投璧博而沉符澤陽而渭水之登俎拾遺

茹古畧集八卷之二十九韻樓藏

幽怪之潛連赤壁賦求漢武于潯陽圻的中以奮臂封元

年觀曹公于譙水任洛事以從容唐飲馬神淵就擊

事于雷威寧甘一渺韓詩泛舟雪水聽傳呼于人語卒

致三公廣異記痼疾猶存試誦岑參之賦北終事與客

疇追周處之踪志吾又以題歐陽詢之墨妙比孟

學士之詞宗滕王閣序吁嗟今安知一淵不兩有淮而在

池以非終也哉三

龜

龜之為言舊也家語十朋之益易五行之精龜語吾就其

體與色兮冥辨禮依其時與向兮兼名龜經宜水火

而昭山澤爾雅承桂露而伴松聲禮身分俯仰爾雅壽別

神靈述異灼中而艾外國語離象而坎形李頎以卜吉凶

豈同藿葦葉之屬衡論以驗存亡亦有蛇頭龍翅之

經說苑則夫角以一現鼎錄首可兩成居中通橫文之一

級金華極妬性之無情北夢胡以兩日並出簡五雲下

垂抱僅七八寸而可寶記亘幾千里而不知余異

者千歲而解語言縱遊蓮葉靈瑞廿年而行導引穩

負牀汀史若耶溪頭倏爾歌聲間發五色掖庭池畔

胡然淫思深情隋志問答以元緒之徒相憐禍及異縱

談如毛生之輩乃事怪存異聞宗祝致詞玉靈夫子

之在上史主賓方洽洞玄先生之候門宣隱玉石而

習化錄列科斗以成文述時越水時踰山俗敢莫犯

子金樓一者籍八者導聖亦有羣雜繞身未也嘉興負

背從之九江通呼吸于泉澗博物警寤寐于淮淝載

旅館神明果祛蛇寃之孽錄響溪叶吉旋符龍德之

期寶持刀披鎧之人入水而恍然石上續搜醉土戾

封之子佩印而緬想龍私後賢咒指窮途何似情垂

賈客搜夢偕清夜將無味損厨兒夢於是常懷海畔

更有願泥途莊魯津之伯符叢葦之浦九江見漁而

刳腸殊困神智莊捕蟬而綠木為饜脂腴南越所恨

老樹之隈見不達于天日北齊所笑瓷盤之下術有傳

于道師北齊繁瓶內之多藏誇稀世相憐海舶金儻

具之利用更千載與嘆舊者戎幕則又攷掌記之屬

月出處之宜哀禱則事應萬畢藏則亾靈太至人已

審魏嘉林不勝史無道悲其空腹淮有德識其自

宋如是稱以時君抱朴名以督郵古今攻之以春取之

以秋若其解飲太白本博識踐猷韻又何不利并

辭之用而第爭楚蔡之由也乎豪亂曰稽大疑决

頌畫罔積中而致毀威著下以慎擇既蒙之而有微

願係之而無斃王起寅月

蛇

草澤之中實惟有蛇用兵者取喻孫脩政者靡加賈

其乘氣而遊矣豈不交而貞耶抱吾紀其老壽

斷續窮神更攷其騰蟄屈伸後武邑湖邊屬有擔生

之子經水社中已日勿謂寡人之身抱竟日尾見野間人

百尺身長天寶炫五色于洛水經水負兩翼于柴桑海

聲如風雨經圖體若臙骸馬援求之磬而音似海山索之

璚而毫蒙山海兩日相摩夜光如晝是為何崇江潮隱

隱來垂漸漸更逼曾否相同物未市胡人高舉夜光

第百零集人卷之二十一

之直廣異如逢捕者生憎川澤之窮錄試以求五丁

之往事紀本九女之遺踪坤元其橫斜而絕客旅北其

變化而妙鬼工寓其乘風噴雷而存城郭樓櫓之舊

益州其懸珠影翠而紀草木水土之同戶遺髮有存

數過黃鄉之野史負形迥異力爭疆土之封神俯仰

生哀若是草間有屬後從東請謁豈謂庭際皆空般

小寶藏之阿麼連環若係杜青衣之童子冊卷幾逢

廣陵則夫闕于鄭野左立以煬宮神升之御座漢見

之省中神抱傳緯之冤聲諸彈指後上恣李勢之姤

色美冶容獨憤惡逸于王倫垂耳有象晉兆廢亾于

處直寶祠在躬五而不見醉卧低頭刺史之司化晉

龍既誠懺禮舍利之切供梁武從事居亭何似屠殺

之慘王堂就語行道會看符咒之庸後栢壁之整

軍容卒驚以鼠唐武牢之多叛狀雖亦名龍魏鴻卿

獨以終吉俗薛濬不以履因善隋侯而德報水經

感馬援而靈通武陵血濺黃柑相求木實北曲盤玄

苑屬厭錢銅南沙河之龜約登于棠樹建中黃津之

鹿繞伺于青蔥字于是辨兩頭于嬰兒之膚賈紀六

第百零集人卷之二十一

足于泰華之峰海樵採以志其毒刺物躁嫵以辨且

雌雄典吁嗟乎當道可斬吾狀神威于漢世大屬地

可祀吾隆廟貌于秦時上勿叔虎而忘深山大澤之

懼左勿樂廣而滋角弓杯酒之疑書大者行小者從

武神君之我奉韓解其腕斷其隴故壯士之多奇李

傳悲夫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臂曲胷惟

行之紆而不開潤澤之遊乎銀登曰憂稱一足蛇有

二片少不如無多不覺有夫然無異駢拇

蟹

十二星宮有巨蟹焉名之曰公子抱字之曰長卿

其應月有候氏羅其畏雷有情杜牧瀕海之家列陣而

填砌傳嘉冬筭之下喫味而引身蟹何遜之詩既不

分于摧劍顏氏蔡謨之學乃未熟于令烹世說故曰外

視多足內無寸腸口裏雌黃每失途而相煦胸中戈

甲常聚眾以橫行江文蔚明瘦黑肥吾以攷其狀貌

雅廣鯁鯁博帶吾以別其雄雌廣合體共生博物與蚌

越耶有辨持螯作壘鵲與螺今非奇北廣哀千里

北齊書蟹集卷之二十九 九 蟹

大盈一車周書瓊海之涯差能班虎山鼉鼉之界雅足

捕魚十二藏海鏡以為子嶺表比榆莢以稱奴北直

行則澍雨之應建寧水化則長生之俱仙約三日以

燒除鼠來若集仙隨八月以退縮虎鬪不如西倏爾

毛生嗔作斯人之毒上依然荻刺誇是海神之輪西

乃若林木洲生維舟而得岸異物海峰水立駕船以

懷珠廣鳳花之鏤貼于江都第以方貢清驛馬之

奔馳于河間幾事上腴西養資夏統晉口實錢昆田

錄無費千錢于一箸梁斯貺三老以並尊張浮泊

酒池聊足一生以樂卓旋思枕畔許邀七子多恩清

紀陶穀之使江南漸次不及聖宋拾遺杜相之成痼疾屬

厭有存志力起隣兒破見頭中之石錄賂工王愷

競求帳下之殮名王倫之首誅夷似波兄弟傳解嚴

續之居僕射賦就主臣湘山則夫敗漆有用抱灼艾

或任淮是鳳喙而較勝洞非螳穴以無尋荷其為瘡

鬼之用筆介士之靈蟹筐有比于續事核眼有當于

茶經茶來從何來朝魁有其事會志去從何去禁火

有其令新蟹况乎不穴處而亂石從生受之以解

蟹集卷之二十九 十 蟹

集求遺種而人事未盡需之以屯金黃中通理彼甘

韞者歟雷雨作解彼其名者歟蓋海若之黔首馮夷

之黃丁者歟揚廷秀陸龜蒙曰子雲譏其為躁左氏

記其為災斯水族之微其為蟲也有籍矣哉序

魚

蓋聞之魚星主理陰陽而知雲雨之期也文夜之不

暝芝田蟄之時驚物類相于以求旅行之性陸流淵

之名內擇日以丙本治生以庚秦魚惟謂之酉神枕

謂之丁與撥刺揚鬣新錄震海搖山莊五雲赫灼神枕

三日爛論感星象其若映勝覽載斗烝其恒關雅

小兒音似北戶青郎類繆考語有訛于杜父魚

事有類于娼侯細其化之以益懶雜或佩之以禦凶

海潮夕之所不入史朝暮之所影從魚若乃高幘長

呼探車甲以自奮神紅裳雙袒影沙際以冶容志

入咏溪流奇異兇浣沙之跡志航開明月良緣偕

覆草之踪三變翻碧海志浮戲湯中抱夜飛有

翼左思陸處混從海刻石似為有候雜緣木偏以

在空中與乞從其多少水偶阮信其淡濃西空走車

騎莫歷蔥嶺之北史生憐流水試就桃花之峰集

沉泛相從聲有嫺于金瑣冀州飛鳴比寂依右異于

永穠宜室需時竹竿把釣後漢一日膏澤曹

丹書暫煩于河伯先坎水再反于蜀川靈沼

池遊冀明珠之有獲三丹徒潮去任竹扈之頻率

則以紀蠻府參軍之語世郭莒小國之偏伽

若教西湖不堪使宅錄別通橫濱恰紀從淵拾

可剖于曲直錄租有爭于後先食列在唯盤便

到馮驩食處錄御斷銜索纔從羊續懸來後漢又徐

旋倚千錢試噉同趨之侶齊微歛一醉忻仰至尊之

媒自東海以邇岸山屏風多絕錄召崑崙而揮

窟宅圖諸伊同堂堂策策之聲從教出躍化若人

若存之餌是否相催死知味則嘉耶庸耶六取譬

身黃身蒼子無深點額之嘆博無勞顏尾之忙食

之不盡買之不售誠有詞以請乞新以盆為沼以池

為島故盡日以盤桓尹種亦有經操守陶朱之業一

樂未有極追隨濠上之觀莊丹帛何事史刀架何為

半豚一魴孔泔之與之荀卽以邀從河伯西通問

謁人見豈不決從唐律西乳謝君仁唐故曰戒場

澤死惡用明史烹嫌于屢授子水忌于太清東方翔

因為加美志較可忘田異外須升斗之水莊中

有尺素之箋古涵浦風霽在蘇日徐李相忘于

江湖悵望于泥塗盧照隣窮魚賦江潭舟子海曲蘆人王起烹小

望噏噏而注目聆澆滑以勞神漁人曰子過矣無

端而窺其發發無苟而思其唯唯斯言富哉感激而

回求詹公之術列盡任子之才莊是以結網而復來

王起美
魚賦

易集卷之二十九

茹古畧集第三十卷

楚人 程良孺 稗脩父 著

男程正揆端伯父 較

弟 程良秉 小脩父 訂

蠱

天道健惛是生萬物化而為鳥之舒形化而為蟲之

聚族育于腐草月變以朽木爾即衣書之裏而潛藏

豈糞土之中而渺畜上夫試辨其紆行仄行禮有

已無足爾鳴之以有翼股胸周怒之以噬螫跌觸淮

弓類處蹉渺爾何愛于焦螟列爭地伏尸戰氣爭高

于蠱觸莊坯戶有時禮語冰匪屬上夢占坤德從膚

裏以分飛呂氏春秋應叶侯封自睂邊而躑躅齊胡自舍

沙射人博云何吐絲自促爾則又有時術言功初學

求伸不屈易轉丸之智已工非嗜帶之情可掬莊百

足扶僵博五采奪目廣志蚯蚓訝其無心淮蜂蠆畏其

有毒左附驥則千里之遊淮南扣輪則大勇之狀莊

變珠莫從博還錢轉覆神或法之而結網世或傷之

以赴燭齊則何如夢蝶枕其栩栩莊映螢囊其郁郁

陽秋 蝗飛上花況爾利以弭災唐書 蝗入盤厨感至仁

而蒙福賈誼新書 伏甕而處應否醢雞之流莊 慕類而來

熟是飛羊之續莊 余因是有感于秋焉鳴因夜急思

以秋苦始超超而緣堦轉嚶嚶而入戶顧其展轉孤

枕偏驚故時念燕鵲之正弊恨躍馬之將遲彼數蠱

今何知

卷之三十一

蝦蟆

余讀衝波傳蝦蟆無腸龍蛇屬也鼃黽色青似蝦蟆

耳本草分條載者近是御覽諸書混而一者何哉則

夫名去甫名苦蟄本草 戚施取譬外傳 括蒼比隆游宦紀聞 擬

割積而形似雜 妙塗玉而昉庸本 覆盆無愧于天使

西陽 狀鼎持紀乎神龍五行志 負水嘉山看活師之蕃育

雅爾雅 深溪曉洞多石撞之混蒙官遊紀聞 猓可療其狂噬宋

蛇忽逐其行程洽問記 炫彼火光草次為明堂之廟天

二辟茲兵氣盡地為流水之聲抱 忽而夜半馳跡憶

千錢之往事微戒錄 因而深宮肆殺怪別洛之相稱湘

錄齊沐 以長辭青城幾幸茅亭客話 潛形而邀鹿朱崖有

徵北 毒自菜生驚靈牀以入夢南史 病從水得恨薦刻

以垂情日曆 則又求之疥皮錦襖南楚新開 魚服芋羹上

其蚊已去淮 斯蟲伏陰陸機賦 應弦看其舞態仙悵土

若其夙心雅 夢入綠衣已下御供之禁類 闕于元鼎

行看軍旅之征漢書 作吾世之佳祥背生芝草道 極人

間之壽考角道山精玄中記 噫嘻翩翩歸妹西行途大

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張衡靈志 詩取戚施之喻外傳

盡五月之望林至于今紀乖政春秋經考亂圖謂

日照天下餉于唐諸也不亦傷哉淮

卷之三

賦

蛙

蝸氏之所掌也歟求之絲苔碧草青泉白石艾跳梁

號呼意氣橫逸張文銳頭儲股文身皖日方將樂彼

泥中與井底安能出賦大河長與海闊賦流潦初溢陰

霖未晴洞雷殷其混萬籟而爲一喧應鼓弄但異類

以那驚賦精屬于蠻首南夢通于玄陰宣幽賞與闌

仍絲竹之成響南清疎風韵恣鼓吹之繁音談井幹

耶缺甃耶相誇于東海莊在官耶在私耶肆辨于

華林晉中偶折如故北取給莫禁東勿洒灰相

制周顧滅膳何心霍彼肉芝兮延年可耽于兌穴

憑式韓關不元鼎之從征漢邊幅徒脩井底子

陽爲妄馬保障得當寵邊尹鐸有聲史賦自卞彬

比之令史南謎雄曹著困自友生廣雌雄吐沫

以成子試看兩負天蝦蟆相似而非類妄擬同盟上

此爲鳴蛙若啼若訴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若怒而詬

若噉而嘔若咽而噉瘡者之呼吃者之闕若羌絲鼓

雜亂無節今又似夫蠻歌僚語譌怪之造作也爾其

困于泥濘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

處而樂也

張文潛賦蛙哉

嘉禾集卷之三十

韻樓藏

蟬

應律初蟬其翼翩翩避曉鶯于春後伴鳴蛩于秋前

馬吉甫賦食不求粒雖黍稷而非珍棲不擇林從梧桐而

何貴繁音遙進顧白雪而難酬逸韻爭馳對薰風而

繼未賦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官非徵胡然而鳴胡

然而止歐陽脩蟬鳴賦如是曰螳螂公子莊辛論痾瘳丈人莊

絕有需于驚癘陶隱居亦何知夫秋春雅圖我佳容髮

舒于魏姬古今注服茲首冠貂飾于侍臣漢書集朱异

之冠除書有在書畫何哉之扇殊寵惟煩紀書鬻自青

嘉禾集卷之三十

韻樓藏

林聲何角于勝負清異志豐從庭樹恨有切于生平古今

注入隣舍之琴聲殺機忽動帖白看顧家之柳葉痴絕

以名傳鳴不失時妖言放逸之兆周禮振如有候光輝

照耀之英禮乃其無知雪之遠識論徒飲露以自

資曹大曲跗今作狀說儕偶今行危論蛞蝓瞻于朽

木西蛞蝓喻于武丁詩了天垂天之翼莊終不朝陽

之鳴史斯亦蟬之不韻者矣噫嘻因物造形能變化

者耶出自糞壤慕清虛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耶

嘉禾茂樹喜清陰者耶呼吸風露能尸解者耶綽約

雙髻脩嬋娟者耶賦 吟遠樹于荒塘思盈秋夜噪寒
花于別浦韻遠晴墟英華 前程而遠寄園林如矜得路
下視而若遺枯朽孰肯守株上 委蛻難留冲虛已久
儻假一枝願飛聲于不朽李遠賦

第十卷人卷之十

韻樓藏板

蝶

余讀滕王蛺蝶圖而有如江夏功人海眼村裡來菜
花子其聲錫余以嘉名也哉韓憑之魂所不可曉考
周昉之筆似屬名流藝文志 香鬢賞其臭味北史 金眼想
其根由雜 若乃色盡胭脂更有分于燕尾北史 翠妍紺
縷並有紀于蝠頭上 蔓草春生媚入越女之衿北史 鉏
花粧豔爭回官嬪之睥遺事 叶吉兆于長安禁苑花明
偏期雪夜滿湘錄 嘗異味于南海孤嶼帆迴事紀扁舟
異物志 朗朗而吟名有專于謝逸齊遜 翩翩而逝語有刺
于魏收北齊書 遠遽然栩栩然無分夢覺莊 為今宵為昨
夜恰爾好仇六朝錄 則夫葛仙之所變化舊志 非熊之所
景從西陽 百合泥封約以經宿上 諸饑絲縷旋以乘風
陽求之烏足莊 像之鳳車古今注 乃其類交而粉退天中
花謝而時噓詩 又何憐無知于麥化搜神異 所生于蠶
餘也哉上

螢

余讀螢賦光色孔嘉明影暢遐如丹陰之在葩若流

金之在沙賦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繞堂皇

而影過疑秉燭以嬉遊駢從微至著出死入生賦悲

我憊期故分形于夜朗自他有耀因異貌而宵行陳

腐草于時而寒猶火之薰傳不復為腐蓋離之明合月

其羞之以白鳥禮或却之以紫驛淮投務成子之

方矢下如雨神工車家兒之學書亂以星晉

而不見陳留未還逐露車而至止後景華偶出徧山

卷之三十

谷以飛停書撲飛于扇高爐照于幃朱每愛餘光

相借駢何嘆飄零無歸杜嗟夫暗不可以同德明不

可以並欺李雖無補于日月傳從數點于客承

杜槍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倘餘輝之可照庶

寒灰之重然

峰

葩葩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王以余

所聞化從土木爾禮重君臣化為將為相七八月兩

有候肆分行分隊千百處而適均上則夫少探用罰

上兼採稱隆易注器塗蠟而期至博房納卵而不容

若壺呈狀楚托稷潛踪爾媚股之間其拱手而獻

于王者若貴近銳岐之錫其仰綴以固其蒂者曷

從雅遡彼五原狂走崑崙之野抱寄來方物看司煙

火之功嶺表蓋其化旌旗以表瑞裕蕤胡蘇以自封

卷之三十

遺毒矣而思有備左茲矣未其偶逢契聲有聞于

我似穎莽有中于予雄周果見誅夷雖討逆以何效

後旋聞滅沒庸守官以尋凶書撥手興饒吾既憐于

吉甫傳吐口作戲吾奚慕于仙翁神然則為蜂計者

可集蓬山今如常山母食田苗今作崇洪不然

懷袖今相驚晉何如處岩兮寓意合鸞鳳諧聲矧候

兒童若一杜琅玕款語將無仙伯與同西憶皇甫之

相遭善價而行箕歛史彼建安之有幸狂噬而走兇

鋒宣室藥有金房壘構玉質咀嚼耐于露華招徵速

乎羽檄賦記有云予愛其王之無毒似有德而王者
又愛其王之子復盡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
者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
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于刺王之臺使絕其
息不仁之甚矣噫

蟻

以余紀于蟻也一拳之蟻與衆處之一隅之臺與衆
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師之一罪
無疑與衆罰之有是哉六七隊行疑相呼召雜十餘
萬騎旋動往還古今戴粒而遊若巨鰲之冠神獄符
體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論衡又李城則雉堞通
及西官則欄櫓通連兩京其居有凌雲候雨繁異其
官有蜃飛知玄上赤幘紫衣競逐以觀魚之樂異被
鎧持槊縱橫以櫻肉之偏異余嘉夫編竹橋邊篤陰
行而問渡長晉蘆江岸第左顧以周旋齊諧娛意空
城寧寄思于鳥雀應璩與曹達觀天壤母偏視于鳥
鳶莊彼仲堪之聞聲關牛從似世若嶺南之食味脫
蝦焉傳倦遊則夫濟桓師之泛管子慕鳩德之羶盧相
兼弱之微識抱資時術以萬全初臨封穴而已早易
乃泛齊而每先爾雅火攻非策古今水患時牽易千金
之堤何潰于四隅之車以懸禮則又以辨其蚋螻功
分此蠅蚋馬爾雅斯向蟻而言曰爾為蚋呼爾為玄駒
古今勿聚衽席勿入盤盂蚋序不壬淳于屈守之夢

寧少馬緒跨耀之餘物志蟻凡不言但宜以意
吾值溫晏今出遊當祁寒今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
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羣羊之聚進
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之可制無其執也雖
蛙蟪而不傷

蠅

夫物類之有蠅也天運地軸融融蚩蚩何物不有何
生不滋張復之屬爾形至渺爾欲易盈歐賦吾以辨蒼

青負金之色合璧審雄狀清聒之聲上或因腐聚易林或

自灰生淮何以絕羣曾騏驎之見附張傳何以集畏惟

鷹鵠之可憑袁楚客規嗜汁而溺班固遇凍而痴金

刺之者曰衣服有時遭點染盃盤無處不迫隨后山

解之者曰海上弔喪知義重別傳筆端窺赦豈才遲六帖

又曹文詩以余所聞段成式之讀書觸睫以隱字六帖郭

代公之登第俯躬以申詞青陽記筆無妨于偶誤肅劍

可怒于移時北史罪在厨人雅度之密置昭明太子過非門

者褊性之橫施北史必欲謝此聲名過耳何似傳無從

航此高爵集鼻有期廣志則又為之說曰適從何來

元禎之知制誥唐書丁時有象方慶之愧鼎彝命有自

塗錫奔逐爭看于十步金溪記忽而聽漏倦勤起視乎

丹墀詩試想君側之議志讒人之詩青蠅則續紙胎

恨西陽而擲豆傳奇西陽也乎於是連呼童奴疾致如意

當案徹食對客接臂指西風而罵曰未斷爾祖終惡

鵲類營營乎青蠅止于藩

蚊

有物于此孕于丹顛氏于白鳥大禮育于朱陵殷于

豐草翺翺以作狀翬翬以成象昭昭以相避冥冥以

相向賦謂爾有睫奚誰撫今列謂爾有臂奚誰恍今

黍民有號古今注血國已開相吾竊笑其負山上更

懼其成雷中山靖王傳滋生嶺表嶺海志飛吐鵲青錄煮鰲

為用並山錄驅鰲何靈雅約之以幃帳梁孫處之以高

薨合璧女自有貞過高郵今常恨上君臣憂國坐栢寢

耶多驚金樓何事矯情任往來以為容孝子于焉射覆

後辨博以相爭方朔傳所以不自門入附我垣墻遊戲

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怛怛死者核核格鬪而死主人

披創東方朔傳嗟乎飽類櫻桃妄擬炎官之色饑方柳絮

妄學阿香之聲捷實茸茸擅處閣閣要地冒系子子

敢偷郁郁佳名妬文苑之思便便奚用擾仙遊之夢

栩栩難成如花越女嚙娥捺亂應以柳張郎挫精

俾直露殿余如是出火攻之策而看汝待旦之戰

虱

夫求諸物類之虱其不足齒歟鴻若有丹旣以俾其名字類璣如聚族更以利其子孫說文曾玄素之相移

莫定以質抱故湯沐之與弔匪樂以生淮吾欲捫以

談當世之務晉聽以期射者之神璧多任擇于月旦

語忽對覓于佳賓耶子其為江泌之至性北金士蔚

之居貧璧事累囚之生活北拜佛子之前因傳三有

不堪試憶章服趨跼之會稽康與山濤書小有告急載聽阿

房咏吟之辰清徵夢吾儕刺客之操劍以從事裴殺

取喻賊子黃門之抱額以相狗東後餽飽而先冷淘

從教屬厭長公游相鬚而經御覽曾否逡巡墨客乃

若肥瘠相商母若供其聚噉韓朋黨共角父且快于

解紛符于焉大囿于焉曲隈何必知鼓臂屠兒居室

誰已莊自為叶言自為中絕了不意焦頭炎上禪處

皆君大人于是從病者以上其向背西從忌者以

徵其事文上無俟邀龍圖以誇德報國老何似廣蚤

賦以斥升聞令噫嘻職惟司嚙而不善嚙回臭而多

妒香而絕斯亦余體物以及也哉

蜘蛛

大太昊之所有師乎獨星懸于浮處賦固南北以巡

行之易并布網引綱賦既如魯而伺其右繞論就地絡

草亦踣長而倍其所橫格物論螭螭蟄于以攷其方

語方班文毛刺載以別其體形格物論彼蠅蚋之偶遭于

籬幾幸廣即松栢之相值且瘁以生上若乃客至而

作逢迎相呼喜母郭鬼蜮而無尊覓戲語頗當爾帝

王之瑞應有徵何疑鵲噪西仕宦之浮名政爾莫誤

蟲僵金樓如紀仇讐一日而房幃晝寢原化記一夕而

樓觀震驚玉堂則夙寃之未了若紀幻妄突狂走而

望都巖西便燕爾而親枕席異則異聞之相傳感念

伊人或執矛之從事符多因吉兆同嚙鼠之知前載

寒食會其變化西陽車輪砂有往還上嗟乎蒼蚊夕起

青蠅晚歸營營羣聚飛聽飛聽翼繞足韜絲置罔

衝突必救犯者無遺成公乃枉杖相攜不少貸于洛

陽之肆勝非指絹與債且半意于善歌之兒洛陽母

作妖以為媚江夏其嚙芋以有知筆都哉

靖

余讀古詩舞風愁過雨點水喜初晴斯蜻蛚也耶相

交雲母韓傳眼眩琉璃王振瘞而為珠從午日之習化

志博物點而有子憑水上之塢須會編信宿俛啄空中

豈終遠患楚明日馳驅海上聊甫忘機呂蓋六足四

足韓乃玄乃青其名之以紺幅以素卒注以負

勞雅以胡離求諸水蔓注呼可江雞雅胡自而稱使

者海胡自而稱丈人淮斯亦七月羣飛之候注亭午

命字之因也夫注

命字之因也夫

贊

歲云單矣世婦卒蠶採厥所自肇于西陵氏所養哉

云雲儼儼其狀咻咻非倫於珍有與與暴為隣功臣

而身廢事了而家貧占之五采曰此夫身女好而頭

馬首者歟處室而溫攻之腐刑所忌漢書吐絲而縛聞

之釋氏相傳燈精氣相迫禁有事于周禮禮婚姻好

合法有丐夫于闐唐則夫青州之四熟尹恩益部之

三眠遺事白石多攀吾以涉阜塗之嶺海山清霜異

角吾以摩員嶠之顛拾遺池耀石箔自威公以發響趙

五色借女子以良緣列仙是則九春三卧時雖

易老一歲百育利則何窮挾可續矣送寒暄于四塞

左絲可組矣賦機杼于二東詩及牛以誇祗增月氏

之忘中濯龍有在時看馬氏之功東觀漢紀吁嗟乎東郭

之奇女列女傳陌上之羅敷古今何國有烘樵之嘆於

俗有濮桑之期也悲夫

茹古畧集三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程良孺撰良孺有讀書考定已著錄是書三十
卷凡三百九十四篇每篇皆采摘藻麗之詞聯爲
偶語其體全同事類賦自序稱不奇不已不幽不
已不僻不已不合其奇者幽者僻者以成一家言
不已然觀所徵引實了不異人也

古今好議論十卷

〔明〕呂一經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好議

論十卷》提要

序

古云經術所以經世乃淺人之
議曰經則常矣何以云術而繫
之以世竟未稔經以言乎緯終
變化而不可易蓋聖賢第揭經
常之理隨處穿綜懸以詔人始
於六經廼千萬世而後遇傳聖
傳賢之筆舌覺扁鑰在心眼間
當其鈎挈而欸列渾若嬰兒未
孩而爲學迨得心應手而皇帝

王伯道德事功千門萬戶一往
無迷、抽衍如環、而總是六經之
真種子、作繭胎芽、猶僊家所謂
黍粒金丹、生息變化而不竭、而
真經濟始出、通乎此而知經術
經世之共宗矣、漢武帝表章六
經、董仲舒請絕百家勿進、以明
孔子春秋大一統之義、然仲舒
感憤於嬴秦一炬、僞書繁興、故
有此議、孔子亦有言、天下殊途

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假令千載
而下、言人人殊、各能咀英吐華、
質諸六經大指、自杼自機、在埏
在埴、絡若蠶綴之簇絲、秀若銅
生之新綠、是所謂百世而遇、猶
旦暮也、迺堅儒拘擬帖括、鮮所
涉獵、罔識諸子百家、咸能羽翼
經傳、於是自設鍵鑰、耳目拘滯、
致令有一言之幾於道、而翼經
者不得陳於前、彼於孔子之集

大成孟子之尚論千古數字尚
未能融液大指烏足語學以經
世乎

督學呂非翁奉

簡書來胝豫學甫下車卽爲挈令

序四

與士約確守如金石已馳行州
郡編試所品列上下駟瑩如水
鏡又慮豫士於書旨窅窅未能
洞抉每程藝下上卽餽經叩疏
義莫不虛往寔歸蓋澤官人自

意得而爭濯磨矣公疇昔於諸
書靡所不窺當其魁南宮上第
晉秩宗卽彙平日偏記小部一
切諸子百家上自秦漢以迄吾
明矚其叙事立論凡與六經互相

序五

發明者悉欵核而句櫛之悉錄
以叅質互證而採其議論列爲
若干類若干則而列爲經學經
濟二篇微而身心性命顯而帝
治皇猷總而君臣事使折而兵

農錢穀司徒司空太僕九邊區
畫盈縮之額并水利屯田河渠
漕運鹽鐵措置之宜極古今來
之大政事無不鉤摭傳乘創記
區別羣分以所詮次而總括之

序六

以議論覺經術經世之大略備
具矣蓋世代相閱開闔循環惟
此寔理寔事之種子炳於六經
萬古常鮮而支分派別於傳乘
誌林往往有博極萬卷闔於一

貫惟別具手眼之異人能變化
錯綜復能反約精寔繇經以拓
學篇有萬斛之泉彙子史以佐
經句有千鈞之弩而公之詮次
豈尋常人能理會得乎讀者得

序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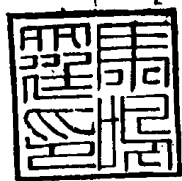
公之意而欄柄在手經綸康定
有餘裕且可以儲金匱之藏而
佐石畫之籌此非第帳中鴻寶
寔渡世之大津梁也而奚議論
之足云乎假使董江都而在亦

必悔絕百家大一統之議爲失
言烏得不降心而問笈也

崇禎丙子王正之吉

構李友弟馬鳴寔國聲父題
於梁園公署

序八



古今絕好議論序

有天下之大文章斯有天下之
大人品有天下之大見解斯識
天下之大文章何者人品者文
章之所自出見解者文章之所
繇取衷也往予欲取古今著述
遠自漢唐近迄隆萬凡有關於
君德治術理學節義人品事功
者彙爲一書以訓子姓而資塵
談緣僕僕吏事志竟不果甲戌
秋視篆豫臬會非菴先生來董
學政一接談見其霏塵湧溢如

萬斛珠璣愈扣愈博不覺恍然
自失曰今天下乃有如此淵源
學問哉元美瓊山何幸身親見
之一日出其絕好議論視予凡
如千卷子捧誦再四不覺擊節
嘆賞而自愧弗如顧議論亦多
岐已有千古不易之議論一人
倡而萬人守不失爲絕好議論
一人開山萬人赴壑也有一人
獨到之議論萬人執而一人破
亦不失爲絕好議論萬人膠柱
一人棟金也先生上下千百年

問於叅錯揉雜中字比句櫛而
一歸於黎然至當勿以炙轂雕
龍而棄菽粟布帛勿以揮塵清
譚而廢功成樽俎探玄珠於罔
象添頰上之三毛大海而觀迴
瀾浮屠而登絕頂折衷千古取
裁寸心如大將提百萬之師登
壇指揮操縱如意又如戰合平
原整我六師五花八陣任人之
攻擊衝突而把持在我萃古今
得失之林採至當不易之論天
人一貫妙有的本觀止矣嘗見

世儒無根學問、謬執經經之論、
或泥古而非今、或蹈今而薄古、
皆起於見解不定、較讐不精、故
耳、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有小范
老子之志、其所採之議論、皆冀
欲見之實事者、逮夫金門射策、
中土衡文、一變軋茁椎魯之習、
而垂江河雲漢之章、乃出枕中
鴻寶、梓而公諸同志、頃艷雪集
成、予業已謬爲數語、弁之簡端
矣、是集告竣、又以序文見屬、予
重違先生意、故不揣不文、而再

序之如左、亦以見予二人之有
同心也

通家舊寅弟、濟南王象晉
頌首撰

浚令孫承澤書



序

余嘗論春秋兩闡典文事者僅可曰掄材而學政振鐸一方斯云造士夫旣造士爲職取風簷尺幅丹鉛之甲乙之亦足廣厲群蒙登掖後進雖然其道未備也孟子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先覺之先非取其自有餘也以我有餘振人不足入其門升其堂瞿然而聞未聞焉恍然而見未見焉如趙鞅夢之帝所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

舞聲動人心徬徨七日而始返又如八公鼎邊鷄犬餽其餘丹便得易骨仙去是則可爲能造士也已且末世士習不謹繇於士心不醇士心不醇夸者逐聲華之浮卑者爭簞豆之細而大要則不讀書三字槩之誠欲造士莫若使之讀書使之讀書何處讀起夫士或無書不能讀或有書不知讀朶頤無以望腹則空質堪憐買櫝未免還珠則記博滋醜是故以人所應讀之書

與人讀人未必讀也以吾所已
讀之書與人讀人未必讀也以
人所應讀與吾所已讀之書擇
而識之博而約之砂礫盡而黃
金出糟魄化而佳釀成寓目者
自然賞心展卷者惟恐終帙是

序

三

鼓舞天下之知識相與踴躍游
翔於書而不能自已也則造士
之微權也天中學政呂非菴文
章聲價足以追賈董揖韓歐諸
所品題幾幾乎驪黃可略淄沔
必辦一時河朔弟子罔不喁喁

嚮風者非庵曰此正士之可以
造而吾可以造士之日也發其
生平下帷時所輯諸書授剞劂
題曰古今好議論其議論分經
學經濟兩大條經學之條爲類
二十有二經濟之條爲類二十

序

四

有四漢儒以下迄於

本朝名公鉅篇多所載入而又芟
蕪鉢穢提要纂玄譬之探龍者
崑摘其領下之珠所餘鱗爪棄
而不用於以津筏後學嘉惠靡
窮而後知非庵造士之心真不

啻提其耳而命之也抑更有進於此者

聖明注意經學

講筵之上曾以鄉三物爲問又拊

髀四方多故令郡國各舉堪爲

州刺史縣長吏者籍其名獻諸

序

王

廷士生斯時稱塞米易讀非虛

所輯好議論根據六經洞達時

務上下千百年間可法可行者

瞭如指掌陳之則清廟琮璜明

堂瑚鼎用之則寒年纖績儉歲

粢梁進德居業任大致遠皆於

原缺

古今好議論目錄

一經學議論 共二十二類計二百三十二則

一經濟議論 共二十四類計三百二十四則

第一卷

經學一

總論六經 八則

易 二十三則

詩 十一則

書 七則

第二卷

古今好議論目錄

經學二

春秋 十六則

禮 八則

周禮 九則

樂 十八則

經史 十六則

第三卷

經學三

諸子百家 十五則

學 十五則

生本	七則
心性	十五則
命	四則
理通	四十五則
第四卷	
經學四	
文章	二十一則
詩賦	十一則
三教	九則
衡運災祥	十則
古今好義論	目錄
陰陽五行	十二則
曆律	十四則
地理	三則
第五卷	
經濟一	
君道	十則
臣道	十三則
任事	八則
英雄	十一則
人物	二十六則

才品	十二則
治道一	歷代治亂 九則
治道二	國都形勢 五則
治道三	政法 十五則
第七卷	
經濟三	
治道四	聽言用人 二十二則
治道五	文武 五則
古今好義論	目錄
治道六	井田封建 十一則
治道七	婦寺小人 十六則
第八卷	
經濟四	
治道八	官制 十六則
治道九	選舉制度 十六則
治道十	田賦財用 二十一則
治道十一	戶部 十四則
治道十二	荒政 四則
第九卷	

經濟五	治道十三	兵部	二十二則
	治道十四	兵部	二十四則
	治道十五	兵部	七則
第十卷	經濟六		
	治道十六	兵部	二十五則
	治道十七	刑部	五則
	治道十八	工部	十二則
古今好議論目錄終			
古今好議論目錄			

古今好議論卷之一

吳郡呂一經編纂

一經學議論

一經濟議論

經學一

總論六經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邵雍皇極經世書內篇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

河然鴻

大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同上

孔子贊易自義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同上

古今好議論卷一

六經惟禮樂為開，位天開于人，義始盡易，皇道而前，書首唐虞，帝降而王，詩首商頌，王分而伯，春秋首平，隱此四經之傳，皆與五德之運代為終始。

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欣喜和平而時生焉，誠偽邪

以心說
之論

古今好議論卷一

正而時辨焉，所以尊禮樂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之籍以貽之，使世守其積而享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積，存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何意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以至于窶人丐夫，而猶罵訐然拍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嗚呼！六經之學，不明于世，非朝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以塗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說辯飾，好心盜行而猶自謂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并其所謂記籍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尊經也乎？王陽明六經論

天下珠碧孔翠香澤奇絕之玩，寒之不可以衣，饑之不可以食，萬里而走五嶺之南，務取多而爭美，以耀其軀顏，充其室御，而相與誇給上郡之人，以爲是能得所不易致者。至于六經先王所爲飲食被服，天下入於性命形色之微，出乎文理事業之大積之若尺椳之用之不可既陳之若九鼎而其用日新，此其相珠翠奇麗也不亦急乎？又非有

遠萬里險絕瘴瘴之虞安坐而致各可以相得而無容以
夸者然過之而不取取之而不能以多畧其粗而不爭其
美者何也且彼之取焉者有禁取六經者非惟莫之禁苟
有意乎上之人將歡然而與之惟恐不家笥而人誦焉何
也法不勝道道勝而風移吾亦可以簡法而治也然予觀
下之取于六經者鮮矣雖上之人持六經以予人者亦未
能往往而是教衰道微上之人亦猶卑古尊今之爲見爾
今夫尊天者用其日月風霆而後曰仁尊父母者用其聲
色意氣而後曰孝尊生者用其饑渴寒暖之時而後曰知
經于人如天如父母如生尊而用之性命形色之微文章

古今好議論 卷一

四

事業之大皆取乎是不然皮閣之鋪管之擇日而蠹焉有
啓閱者以辨以文弗躬弗視此又以六經爲孔翠朱碧之
玩者也非吾所貴於尊焉者 湯若士尊經閣碑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燬燬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
遠尚遺孔門之舊公羊穀梁蓋傳子夏氏之學儀禮有子
夏傳易有子夏傳而亡之詩序相傳亦云子夏作易傳於
商瞿書傳於伏生之口孔安國又得於孔壁所藏劉向別
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蒼師荀卿
者也左傳出蒼家蒼亦有功于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
人申公事之是爲魯詩根牟子傳荀卿子荀卿子傳大毛

經學淵
源豈可
不知

公尼爲毛詩是時諸儒綴拾補苴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
說其後鄭玄之徒箋註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
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
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于十三經註疏幸閩中尚
有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 論漢儒經學源流派震澤長

按秦雖出于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於豐岐者數
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于諸侯秦誓紀于書車鄰小
戎列於詩聲名文物蓋萬然先王之道風矣今下令焚詩
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晉秦風亦秦記也獨非
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固世所羞稱者然斯

古今好議論 卷一

五

學子荀卿卿之道蓋祖述六經者也是其初自儒者法門
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編夷而驟有中華李斯
亦非樵朴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今乃焚滅經籍坑戮
儒生者其說有二曰媿曰畏媿則媿其議已也畏則畏其
害已也自載籍以來桀有暴德天下歸殷紂有暴德天下
歸周幽厲暴德寢微寢滅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談
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其所行則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
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
不啻燭照數計以示後來蓋始皇之所媿而畏者此也自
夫子歷聘孟氏以儒術游諸侯思濟天下繼而蘇張之徒

說出焚
書病根

昔人不
無此法

事以口舌干時君范睢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睢皆逞其
辨口抗其吭而奪之位于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為
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
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晚其後
乎蓋李斯之所媿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
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
守者私其土地于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
經術于已也然陳勝項籍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
生之夙志俱以麗于禁網遁跡亡命奮挺而起以成瓦解
之勢趙高重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辨足以傾動上聽徒
古今好議論 卷一 六

以習深文伎忍故陷扶蘇蒙恬戮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
而作亂者陳吳諸人也倚法而作奸者趙高也然則應察
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馬端臨論
秦焚書
淵乎詩易之為書也有天下難明難象之理焉不可以口
舌求訓詁盡也且如乾之初九第一句曰潛龍勿用是乾
之初九一事物也其在天地人蟲之內天地人蟲之外其
象如潛龍勿用不可以千萬計也皆乾之初九所統攝也
如必曰潛龍然後可以象乾之初九他無預焉未可以語
易也詩三百篇第一句曰關關雎鳩后妃之德也是作詩
者一時之興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也凡興者所見在

提

提足說

此門疑在

分

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義理求也興在鸛鳴
則鸛鳴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鴈鳴則鴈鳴在桑可以
美后妃也如必曰關雎然後可以美后妃他無預焉不可
以語詩也故舉詩易第一句以明之 鄭樵讀詩易法

易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
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
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
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
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
古今好議論 卷一 七

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為之後衣耕而後食率天
下而勞之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奔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
為君師而遵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
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
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
無已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
逸死而予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
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
達則義衰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
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文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

論其未
必入其
其變其
成起伏

之信以為辭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
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
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
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
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信聖人之道而尊之
不然則易者聖人務為新奇秘詭以誇後世耶聖人不
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吾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
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管之人者
也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
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易老泉
古今好義論 卷一
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云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此言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
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云云
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 孔穎達易論
易理備包有無而易象惟在於有者蓋以聖人作易本以
垂教教之所備本備於有故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無
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
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

先天後
天之旨
宋世諸
儒言之
詳明矣

平其易 同上
若夫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
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魏珠璣重
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京則有荀劉馬
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御冠古
今江左諸儒並傳其學 孔穎達易義序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以後傳授不絕儒林傳
云商瞿子木本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
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
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為卜筮之書獨得不禁
古今好義論 卷一
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
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授京房
京房傳梁丘賀賀授子臨臨授王駿其後丁寬又別授桓
王孫孫授施雠雠授張禹禹授彭宣此前漢大畧授受之
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及王輔
嗣也 同上
先天始於復垢終於剝夫此伏羲之易也後天始於乾坤
終於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坎居四正
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反對純
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者取其金木

妙在不盡

與言

水火之正焉生民日用不可無也嘗謂先天者易之理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自然之易次言聖人說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剛柔者晝夜之象此言後天已然之易先天得於伏羲歷數千載而其圖獨傳於陳希夷何也蓋伏羲示人特以象耳而理與數皆不傳最非秘之也聖人以爲天地之數後世必有因象而明之者不可以一人之見遠盡其蘊也是以文王作卦辭以明理周公孔子作彖大傳之辭以明理而大衍五十之數參天兩地之數五行生成之數亦由是而見也于是希夷始發之以示斯世其曰乾一兌

古今好義論卷一

十

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此十六字卻節節得之於希夷將啓手足之日又爲圖以示人參之繫辭所載則六十四卦伏羲之前已具矣

之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言先天也帝出乎震齊乎巽至成言乎艮後天也

後天文王之易必以坎離震兌居四正而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者何也曰以天地之象言之水火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日用不可無故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之所宅也震巽居西而少南地祇之所

舍也故西北爲乾而西南爲坤也搖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爲巽五嶽之尊莫如泰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此皆象之大者若以理而論之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北者萬物成就肅殺之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萬物萬物之生盛於西南西南者萬物長物茂盛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於乾者乾統三男而長男用事也巽離兌方位夾乎坤者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也若以氣而論之西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險以一陽犯衆陰而位乎北

古今好義論卷一

十一

萬物於此時方以用藏受納爲勞故曰勞乎坎艮者止也東北之卦也物來地上將出而止待春之謂也此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故曰成乎艮物之始生動出乎震齊乎巽故曰出乎震齊乎巽至南方得明而相見故曰相見乎離坤者地也萬物致養乎地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以成就爲說故曰說言乎兌此文王後天之易次序也

同上

參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曰日月爲易乾坤門戶坎離匡郭牝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牝牡兌震巽艮四卦又曰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變陰用九老陰變陽用六其牝牡之

體九六之用皆坎離也姑就參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
在其中乾坤鑪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
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則仍為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夫
離已日光坎戊月精互相根依在納甲則生中宮戊己之
功在先則為日東月西之象在後天則正火南水北之
位八卦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惟坎
離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他卦天降而地升陽倡而陰
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曰為太陽精離者日之象何不
三爻純陽而中有陰爻才說太陽其間便有少陰所以日
納月之鳥認得日中有月則可以知離卦月為太陰精坎
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純陰而中有陽爻才說太陰其間便
有少陽所以月納日之兔認得月中有日則可以知坎卦
乾與離同受太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
極之陰而坎者中滿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坎離太極之
四象是以離坎二卦常為陰陽造化之樞紐也

熊朋來論先後天圖坎離方位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紋也
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伏羲則八卦者非人之所為是
天之所降也又曰庖犧氏之為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古今好議論 卷一

十二

于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為也河圖不與焉
斯二說已不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
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
三說出於一人乎不可以為一人之說其可以為聖人之
作也 歐陽脩論繫辭非聖人作

古今好議論 卷一

十三

經曰乾元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蓋言既剛之純也不可復
剛焉必也無首而得又曰坤元用六利永貞蓋言既柔之
純也不可復柔焉必也永貞而可輔嗣曰九天之德也能
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
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邪佞之道也故乾吉在無
首坤利在永貞康伯曰所貴剛者剛邪存誠含弘居中順
而不失其正者也若剛以厲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使則
非柔之義是以聖人假乾坤剛柔二理以為教而已未能
明乎無首永貞之義則六九可遺而群龍無取矣今徒說
說曰六九何數也群龍牛馬何類也無乃弄意泥象之甚
而于聖人之意戾耶 義海

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
安于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不足以
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

此言不
滿難明

此與是
主理陽
極必陰
陽而巳

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居多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
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
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
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
蓋如此○小過宜乎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
柔弱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也則應反為之累
矣 許衡讀易私言

夫積陽則蒸凝水則壯男老則弱女壯則雄故廉草死于
始夏齊麥生于孟冬數已盡而氣存時已極而物反天地
之常理陰陽之本性陰之極有龍戰之災故剝盡則復
古今好義論卷一 十四

上反下皆正理也言窮者剝之盡也言反者復之初也
胡旦論七日來復之義

夫易生生不窮之謂也天陽主生而陰主死言陽陰則是
既生而死不復生矣言陰陽則雖死而復生猶言晦朔而
不云晦朔蓋明既晦而又有朔焉亦猶言死生有命而不
言生死蓋明既死而又有生焉故聖人序卦先既濟而後
未濟乃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此聖人之意
也 義海

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
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

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
統陰而聲其變數之用也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
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
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三者以一為一故三其一陽而為
三圓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
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皆以五為
中也 朱文公論河圖洛書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河圖四十有五虛十而不用何也
蓋十數雖不用然一與九為十二與八為十三與七為十
合居中之五數縱橫皆十五是知十數不用之中有至用
古今好義論卷一 十五

者存焉河圖之數四十五而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虛九數
而不用何也蓋九數雖不用然乾之與坤其數則九震之
與巽其數則九艮之與兌其數則九九數不用之中有至
用者存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虛五數
而不用何也蓋五數雖不用然天一生水加五為六故曰
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加五為七故曰天七成之天三生木
加五為八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加五為九故曰天九
成之天五生土加五為十故曰地十成之是知五數不用
之中有至用者存焉易之為數無往而不合何疑九數之
不可為河圖十數之不可為洛書哉 鄭玄與論河圖八
卦大衍之數

其說見
古本易
次序了
然

余始讀易至繫詞傳曰大哉言乎天地陰陽造化之順
在是矣非聖人孰能作之而歐陽永叔以為非聖人作何
也讀至序卦雜卦乃有疑焉若永叔之為見讀漢水集
彼亦疑之謂有不合而強通之者余因是考之伏羲卦
文王係辭周公又詞共為一篇曰正經孔子于正經之後
翼以十篇曰上彖傳下象傳人彖傳繫詞傳上繫詞傳下
文言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為十翼經自經翼自翼孔
子不敢同于前聖也自商瞿傳至梁丘賀曰彖辭所以擇
經乃分二翼于各卦之下鄭康成又移文言傳于乾坤二
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于各爻之後經至秦亂既亂上經
古今好義論 卷一 十
又失十翼非復易之舊矣諸儒多欲較定而不能蓋秦火
之後易以卜筮獨存而十翼散在人間漢文帝廣文學十
翼所存唯彖傳繫詞之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搦彖得易
全書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
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則二篇果非聖人作乎胡一桂
翼傳又謂聖人讀易超然意與易會而為之辭豈當人尋
行數墨者比則亦未敢遽疑之也 論易 震澤長筮
周易備三易之義闡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
盛乎艮即連山 魏鶴由師友傳言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天地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易即天
天方剛
上者是
地

萍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初見乎
離致役乎坤云云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兌初
肇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
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
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入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
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
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
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子按邵康節先天後天源出于此
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
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楊用脩文集按中文
古今好義論 卷一 十七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
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
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生不窮之義焉匪特此也易曰知
死生之說又曰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
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闔闢
而曰闔闢亦猶曆家朔先于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
例之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于此孔子曰
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楊用脩
京房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立論從
史通圖
風好色
而不淫
一句來
而本體
說起其
易論相
表裏是
老泉經
學貫串

奇

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
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通明日有四象而兩儀
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
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說精可補註疏之遺 楊用修
伏一健于二順之下健者安得不怒而為雷閉一健于一
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環而為風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
所為矣 楊誠齋論震巽之象

易者道變之名守官是已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
取其變也象者茅犀之名稀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微
是則象者取其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快其

古今好議論卷一

十

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卦者卦也卦之于像也蓋物之
狀也木經云父者交疏之憲其字象憲形所取于父者義
取于旁通所取于卦者懸有大小也 楊用修卦父義

詩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
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子不可有
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
兄夫豈不善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賦諸其中
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災而上不顧利害趨死而後
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致乎可以博生者則

別

曲折

篇開錢

是治世
妙用

詩得老

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心勃然發於中而先以
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益
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疆人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
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
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將
遂大弃而不顧吾法既已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
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
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好色而至
于淫禁人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
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于

古今好議論卷一

十九

禮而寬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
而無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于叛嚴以待天下之賢
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
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
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弃於淫叛
之地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
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吁禮之權
窮于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于疆
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老泉詩論
齊魯韓三家皆以開雕為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衰迄

詩關雅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雅見幾而作太史公
曰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雅作范曄曰康王晚朝關
雅作諷諫諸文皆謂作于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雅
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其周德之
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鹿鳴
詩皆非治世音矣曰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
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
諷故曰作之為義如始作翁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于
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謂說詩之義如何如曰
關雅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關雅之亂皆樂之聲也序
古今好義論卷一

二十

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何以不列二南蓋周大
夫行役至宗周之地閱其懷而思其舊詩雖作于西周其
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地則東周
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離騷齊
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皆衛詩而在邶
鄘召穆之民勞衛武賁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
聲別也夫風之詩出于土風而雅則出于朝廷爾文王之
詩見于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于風者幽風是也平
王之詩見于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
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幽詩亦可降耶
古今好義論卷一

二十一

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錄之
聖人何容心哉 鄭樵國風辨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
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為濫及
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以六月采芑為北伐南征皆為政
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
賢何以大于鹿鳴乎蓋大雅小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
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至正變之言
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
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臚庭燎之美宣王崧高蒸民

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謂詩之次第皆以先後爲序
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厲王繼成康之後宣王繼厲王之
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無有正
變之說也 同上雅無有正變辨

鄭康成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
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
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
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
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其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也詩有五際推

古今好義論卷一
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考索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曰雅頌各
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然猶
恐夫子偶不及之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大雅
小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率皆
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名目也當季札時未有夫子而詩名
有無與論語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國風
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其官者也南有
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係其國上也二雅
獨無所係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又自別

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
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及檜曹幽此十三國者詩皆
可採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
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程大昌詩議又云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
季札觀樂有舞象前南箭者謂而推之南箏二南之
箏也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箏鼓南者則南之爲
樂古今詩更秦火學者不能不求之古但從世傳
以國風泰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于國風部彙之
內杜預左氏亦知南箏當爲文樂不勝傳習之久無
敢正指以爲二南劉炫之釋鼓鐘疑雅南之南當爲
二南亦不敢自信惟微出疑見曰如周南之意而
惟鈞命映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銘南者鄭氏因
朱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
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

古今好義論卷一

二十三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毛萼各有序制以說相
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因其說而究論之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儒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
節之書也後儒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
勝故也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
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
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
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
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意陳其數祝
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

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如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戶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

說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于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馬端臨論聲樂不得之由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絃可舞太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絃之則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國君臣朝聘燕饗賦詩見志微寓相諷鮮有不能答者以詩學素明也後之絃歌與舞俱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咏歌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為主歌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

世欲求歌咏之文太過直以史觀之則非矣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聯一二言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標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綿蠻黃鳥不遇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為人君止於仁云云焉飛戾天不遇喻惡人遠出而民喜得其所子思推而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而子貢達之於食言之間可笑倩兮而子夏悟乎禮儀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

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怨不怒不

至此異以多為維岳降神宣王詩也未子以為文成武王

夙夜匪懈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

也祭父以為文王戎狄是膺僖公詩也孟子以為周公引

詩若此異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標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

言詩也必欲以實迹驗之則不可以言詩 鄭推讀詩法

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于實學則置

而不講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論語于詩言之又言弟

子有能言詩者則深喜之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仲

尼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之宗也其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致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窮窈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則洋洋盈耳之音安在乎臣之序詩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於二南曰周為河

洛召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體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韻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臣之序詩專為聲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詩專為草木鳥獸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然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瞽史經亦眉董卓之亂體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即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

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鶩之類其喙獨者則其聲關關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鶩鶩此天籟也雉鳩之喙類鳬鴈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萋萋之趣也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繁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機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為此思為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機本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多支離自機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為名物之宗然孫瑒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

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

鄭雅論鳥獸草木兼論聲詩序

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謂其詩而為之說

視古註簡切易曉可謂有功于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
自命題借使亡焉國人采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夫
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
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
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于鄭衛
之風多指為淫奢楊文愨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
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
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
類序以為思賢木瓜以為報功采芣以為懷護青青子衿
以為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且書未為不可也

論詩小序可從震澤

書

愚讀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秦風俗誅秦民之議令
者數千人黥殺師傅而後法令大行未嘗不杜其勇而有
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
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下之事事將有格
而不成者及觀三代之時至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
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
如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其言迴曲宛轉譬
如羣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疑以為近于迂遠而無決

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詘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成而無

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竟舜時君

臣相得歡然無間相與叮俞嗟歎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

友之親無足怪者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

兵之意以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第二惟天下既安君民潤遠

天下有所欲為而匹夫匹婦私有其論於下以齟齬其上

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夫誰敢不聽而上之人優游而

徐譬之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若商君

則不然以為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

于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先諭天下然其事亦終于有成是

以後世之論以三代之治柔轡不決然三代之君惟不忍

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

之所嚮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

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伯之所為不同也哉蘇軾

歲差之說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蓋天度

于零分而有餘歲日子于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

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

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

祖冲之隋張胄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

之為百年皇極曆酌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

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
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日已差五度矣今又參之大
衍曆及近世景祐新曆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叙會
天曆者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
一說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
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
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
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
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異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
星同異難矣哉且是說也一行常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
古今好義論卷一

以月鉅衡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近課昏明
中星爲法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衡雖近于密而水有
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雍則漏有遲莫臣等頻夜候中
星前後相差或至三度愚讀唐書至此未嘗不喟然嘆曰
嗟乎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定矣而
又病于水也壺也積塵也以至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
一刻之差也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章卦之大象傳曰
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之必不容不華尚矣唐二百九十年
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曆必一改惟不免于差也是
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曆可膠固守之則何取于治

曆何足以明時哉

陳樸文獻志 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未子之
時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恒于中星知之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
言見者見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
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也中星之說雖
經傳無明文要其說有二有正于午者謂之中方有申于
未者謂之中星宿之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爲中月
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爲中以午爲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
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爲中若論星辰之出人則
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北

古今好義論卷一

三十一

星辰之運始則見于辰終則伏于戌自辰自戌正于午中
于未故以未爲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爲正故堯典
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惟其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
六月昏火中惟其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爲
見以戌爲伏故曰火見于辰火伏而蟄者畢不特火星爲
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于未也夫
抵已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爲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爲火見
伏之始終則以未爲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
而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堯典言分至之月今言昏旦之中 鄭樵中星

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

以月建對衝昏旦五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

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星之捷法也

熊朋來論月令中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如天乃錫王勇智之錫湯武征伐皆稱天尚書官必稱天此其常也愚人遂謂禹治水至洛

得龜書昇詞人言之則可而不可用於解經孔子于河

圖洛書但言聖人則之非天以此分送羲禹也或謂九疇

中龜書該幾字皆感事然錫禹之說不思易中兼有河圖

古今考索卷一

五十五

洛書參伍錯綜即洛書者易謂易為河圖範為洛書真俗儒之言也

熊朋來洛書即是河圖中天數二十有五圖○大傳

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即夫子發明洛書之數參

者三而數之伍者五而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

而罕之即洛書之數而易用之以變易所以成天地

之文定天下之象者也故聖人于易以圖書並言之

又按王禕云洛書非洪範也有辨甚詳見本集

漢氏得本書于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也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南漢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晉世皇清猶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皇

貴姓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肯趣多或因循義皆淺累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能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稍省要又好改張義更大略辭又通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亦未為得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序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歸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昇洪範九疇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通錫之洪範九疇蓋九疇之綱領在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

古今考索卷一

五十五

此似漢儒不無穿鑿

州始冀為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夷次齊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之水既治水生火火屬南方故次豫次梁皆南方也揚荆之水既治水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次梁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水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兗接境兗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揚次荆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縣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縣渚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昇

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

鄭樵論禹貢洪範相爲用

古今好議論卷一終

古今好議論卷一

三千四

古今好議論卷之二

吳郡呂一經編纂

經學二

春秋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綠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盡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編類而長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貢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子設而君

叔夷下陵上禁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于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極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捷故附勢匪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

范甯穀梁傳序

春秋之傳有三而臧否不同褒貶殊致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入爲合正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而強通者也左氏謹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古今好議論

卷二

二

同上

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故君子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春秋程傳序

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平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世之亂臣賊子恣睢跋扈豈其悉無是非之

疾言

心哉故雖恣意所爲莫之或制而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已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爲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何幸之又幸耶

呂大圭論夫子作春秋

春秋之爲春秋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其德則聖人也不幸而不得位則猶夫人之臣子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位乎荒君僭室之朝

古今好議論

卷二

三

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以明王法彰亂逆毋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豈以其聖而傲世乎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弑也而書曰趙盾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也太史之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而况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言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是以聖

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夫豈曰咬周制寓王法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

劉永之論春秋書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原起於三傳而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於是月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國

古今好義論 卷二

四

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於處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月則曰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日之或曰危之或曰美之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飲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飲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

兩段中
各舉數
事以得
精明

數千年
續疑一
朝而可
以終然
殆有
十日也
出何止
幽谷一

古今好義論 卷二

五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孰謂春秋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期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舍賄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賄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舍賄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乎穀梁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或曰滕本侯爵朝弑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願迺進夷狄而退中國乎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

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史但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著之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四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有之矣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至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螽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郎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兵勞於外也若此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

古今好議論卷三

本

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禦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嘗於災餘之爲不敬若此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爲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

之以詳畧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子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蠆萊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如也曹曹無大夫於後則曹曹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大夫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待來於中國矣杞公爵也而書伯爵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

古今好議論卷三

七

而以國之大小爲強弱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於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貞因而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也

呂大圭辨日月褒貶之例此篇最說得痛快

或曰若是則春秋所書皆舊史耳所謂不能贊一辭者某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如日則書日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戰則書戰伐則書伐一因其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

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信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立黃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君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是非者聖人之精義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 同上

古今考義論卷二

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于晉靈公之事孔子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趙盾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于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止不當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當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繁而奇簡直無欺其之言辭亦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

歐陽脩春秋論言三傳未可信

如老史
則效判
聖如山

古今考義論卷二

竊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顯其在法也無赦法施于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傷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若是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彼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誠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穿弑而盾不討逆法于與弑此疑似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盾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既不可幸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者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

矯激之爲爾非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今舊史如此其肯從而正之乎其肯從而矯哉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然則夷臯就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

同上論趙盾弑其君

今有一人焉父病窮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不窮進藥其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刀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知其不可同也窮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于禮是可哀也不窮藥者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刀殊科

古今好議論卷十二

況以窮藥之孝反與操刀同其罪乎然則許世子實止不嘗藥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曰不然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邑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惡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于所傳者如是是

可盡信乎

同上論許世子虛

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王之未與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王之既與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王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年至城濮之戰伯轉而歸晉至平丘之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刺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王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無伯而古今好議論卷十二

七

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 呂大圭論世變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未與與桓公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各殊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比蔡師書賁荆盛于南鄭分許鄆宋廢鄭嗣此桓公之未與也王禁朔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陳旅聶比而狄退獻捷還魯而戎弭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懿滅親而

師無討楚書子而王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者也伐郎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闕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蔡丘以前衣裳不歆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氏與其爲盛是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于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啓滅項則衆志離會下則家法墮蓋桓公成伯之後也所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變三者此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爲有功卽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政古今好議論卷二

十一

爲不遠 李琪序齊桓紀

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年晉威襄晦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石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徊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可發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戰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而曰文非桓匹何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于桓公者義尤壞于桓公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所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

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所不敢爲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于華懼其樊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斁矣此又桓所不忍爲也觀此則夫子正誦之辨獨不深切著明也哉 李琪序晉文紀
深於仇人者無急謀巧於用國者無適功齊桓紀晉君子不樂其力之有餘魯釋齊怨君子不怒其力之不足當木王之時而不殄厥愷以駭昆夷可也當秦襄之時而驅吐孔阜以討西戎亦可也有一成有衆一族則綸之餘邑足以祀夏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則曹之遺民亦足以造衛此皆已事之驗夫五千之甲衆至小也會稽之棲地至褊古今好議論卷二

十一

也仇吳之念隱於柔服之初勝吳之計蓄於薪膽之下而沼吳之志卒逞于生聚教訓之後二十年間如執券責豈非勾踐之所以伯種蠡之所以善謀者歟吁天下事無小大也能勝者勢而先勝者理可爲者力而必爲者志由越之事則興事造業者可以畧觀矣 李琪序越世紀

深哉遠乎春秋之爲中國慮也大而吳楚之君戎狄之人亦既深排而力抑之矣至于最爾之夷至無足道聖人猶必因事謹識焉何哉春秋之世其始也王室與伯者相爲強弱其後也王室不必尊矣乃中國與夷狄相爲消長又其後也中國不足畏矣夷狄又自相爲盛衰隱桓之初夷

之見于經者不過曰戎曰荆爾非信以後介也徐也舒也
庸也累累而書於冊已以人稱甲潞以氏稱鮮虞庸咎如
以號稱不一而足嗚呼彼吳楚戎狄之國既得以交也而
迭什也藐然極陋之夷習於遠志安知其終不足以抗衡
哉是聖人之所憂也在易遇之初六曰羸豕孚蹢躅夫陰
始生而將長之卦也制之道膏于其微羸弱之豕雖未
強猛而中心常在干跳躑猶陰微而在外其心常在干剋
陽小人雖微而其心常在於勝君子中國之有夷狄豈陽
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春秋于其微國會不少焉焉其
爲中國慮豈不甚深遠乎

同上序夷微國紀

古今好議論卷二

十四

禮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乙之初原始要終禮之乃人
情之欲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古
先聖王欲保之以正直納之于德義猶羸之浸脩隄防
以制之然飛走之倫皆有懷于嗜欲則羸荒之世非無心
于性情燔黍則大享之禮燔土鼓乃雲門之樂石冠冕飾
于軒初玉帛朝于虞始泊乎姬旦負屨臨朝述曲禮以節
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綱紀萬事雕琢六情管彼日月照
大明于寰宇類此於筠貞貞心于霜雪順之則君臣序朝
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召王南

征之後藝倫漸壞慧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

正樂而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于縱橫非馬之談辨離

于堅白道喪兩極義華四術秦漢之際詭說競起而博物

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典章泰當時之得失各記舊聞

錯總鳩聚禮記之目于是乎在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

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

于周隋其爲義疏者有賀徐等見于世者皇熊二家而已

孔穎達禮記正義序○皇甫熊安皇氏勝于熊氏

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

名三名公卿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也矩法言遂皇始王天

古今好議論卷二

十五

下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云始王天下是尊卑

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

官主君商王臣角王父徵王于羽王夫少宮主婦少商王

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

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又

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

譙周古史考有聖人以火德王鑠燧出火教民熟食至伏

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爲樂則嫁娶嘉禮始于伏

犧也世紀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禮運云夫禮

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黃梓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

葦簫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卽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簫又與黃樛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卽神農也則祭祀吉禮起于神農也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云古者葵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羲至黃帝吉凶軍賓嘉五禮始具

孔穎達正義攷五禮所從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于太乙禮事起于途皇禮名起于黃帝

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變始于晉髮始于魯廟有二王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古今好義論卷二

十六

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昔者七十二子之名聖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褐裘而弔小飲而奠子游曰於西方曾子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于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制度文義俱不能無乖異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日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又烏能使

之無乖異也春秋之未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灰滅殆盡漢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斷簡諸儒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有以霍大爲南岳以天尉以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方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爲六官當時信爲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是非紛擾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鄭氏注經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至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太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皆古今好義論卷二

十七

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皆宗詞其所自則皆三禮之書也何以使後世無疑哉鄭樵論三禮同異夫禮始于太乙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齊之爲言一也一道德而齊禮以叶一尚曰黎民咸二哉儀禮自姬魯家禮自文公姬公從朔于至德龍予之國至今有儀而文公亦有儀訓焉余未睹其一也論非恰纒取數多於東晉之四種陶匏不登庖代贊矣百兩浮滯三周之輪枳矣棘人虛廬茅馬塞途掩骼愆令焦尾典謠上寶亞寶焚而資冥野仲游光匹於家祐矣斯之所行四禮者耶儉耶一面齊之可無節耶任余稽先後會典文公家禮以四禮示

今人不
有死而
無子者
則其子
亦不立
實利其
有耳以

野古

四比之莊官斯土而頌文諭行禮軒刻陳禪道之禮書者
奚耻塚在故有典之家取便流箱無稽之家懸其測鑑明
四禮明于四目蓋一付梓而免代植之誦也如字蟬朽迫
今日何四履既拓一視罔淪流行六論速于置郵脩同軌
同倫之教彌以所提之刑克一克齊猶之不貳事不移君
也惟茲臣庶勿認于訓乃飾黑幪乃斷結稱乃究蟬棲乃
投豺獸四刑也者懲四禮之不踐民無或焉且汝不有田
體我仁者體也體一不備謂之不成人經訓也體猶體也
野土而禮者理也心也可無認于訓還于太乙哉瘡體則
心唐風是訓而奚其訓然有問焉胡不聚醵示以書胡不
古今好議論卷一 十九
離魚示以書胡不屑屈而燃號示以書心安而邑餘常
其富守禮之效也藉第令鄙至于濯冠瓦肆肩不掩耳
心作容泚企而及之定于一矣賈公彥云儀禮為本周禮
為末周禮大屬條收綿綿而莫棄于優優之儀是故君子
務焉 虞德國家禮儀節序
今之為人後以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吾何予焉然則如
何曰卜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
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
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世小宗
五世之嫡而輒為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

死而無子
所以此

死而無子然後得為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
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
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為之後是曰懷利三
者皆自叛于先王之教者也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為
厲乎曰禮曰殯與無後者從祖耐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
為厲也 為人後議
五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
為經禮記為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
附以冠義士婚禮附以婚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
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大射禮附以
古今好議論卷二 十九
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如
紳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如循
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意 震澤長語
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
禮經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
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後
劉歆欲列之學宮諸博士不肯置對而止孔鄭所引逸中
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
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草廬撰拾殘缺合為經八篇其
投壺奔喪禮取之小戴公冠禮諸侯遷廟禮蒙廟禮取之

大戴中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取之郊註離合以成之亦愛禮存羊之意乎

同上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說蓋自董仲舒伯之也求之文經驗之孔孟則無是說也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哉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也粵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熾則君臣上下無別人倫不明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爲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潰亂也是以書稱堯爲文思舜爲文明禹

古今好議論卷二

二十

爲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而爲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身而於文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爲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爲尤盛上古樸樸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華堯禹湯土階卑宮土牆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禮二代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與睦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爲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

千古不磨之義

冠婚射享之制存而垂等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

而個強之不聞矣國家官室車旂衣服之有等則爵旋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爲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爲先也奈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惛惛爲文之弊耶諸退之唐之人傑也疑若可與語此其作本政乃曰周之政文既弊也後世不知其弊其有作者無文貌而尚忠行則道之行其廢乎蓋亦習聞此陋說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乎

論三代忠質文山堂考索

周禮

古今好議論卷二

二十一

業水心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于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其臣久於官而乃欲米鹽靡密無不盡今也包匭貊之外以爲域事雖毫末一自上出法嚴令具臣又不以于其官而有苟簡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于亂也愚按周之建官備于尚書周官三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爲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孟子時已不可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卿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府胥二三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服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于王莽用于王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盡信其書必古書也

黃氏日抄

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目詳有能舉而行之則治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者家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職也而宮禁婦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獸人管人司喪染人履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誅司教五六員而已其他六卿六遂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市城管籥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述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樾庭王次熙獨謂未嘗亡也混于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田之屬人

古今好義論卷二
主

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圭土均之法不宜爲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土役令賦之事不宜爲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燦然無缺誠千古之一快也而余不敢從曰亂經

震澤長語

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相屬人主之無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分裂四出而不在已百官隨所寵幸而用事人主意向羣臣覘影而疾趨之大臣反低回顧忌以取容是無體統之爲也若昔大臣非不知

論道經邦之任重而業鉅不必親有司之細務而設官分職之際必權利害而擇本末焉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係于人之心術者則翕然皆在于掌握之中使之比附連絡受制于己非集權勢以自尊體統之所在也每讀天官治典博觀六十官之職事未嘗不深嘆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道之有本也蓋三公下攝冢宰冢宰掌六卿天下萬務無所不統而王朝內外之臣關節脈理相應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玉府財用之司存官中使令之雙密一舉而盡屬之家宰夫是以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必術有所礙而不敢目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而左右前後之人無敢專壞至心而侵竊大臣之權者體統之正孰大於此後人不

古今好義論卷二
主

知此道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儒者又曰大臣不當屑細務則又從而削奪之使之權虛名于百官之上爲大臣者亦拱手清談而不事事矣人主惟意所欲爲小人惟利是視相與快意于法度之外而亂前禍基四面併起是可恨也究論其自則起於陳平之自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遂舉而授其權于羣臣上下相臨之統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五

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夫元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異名耳自是以後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而內朝之事宰相不得聞九卿更進用事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吏一言合意立取榮寵氣餒方張宰相大臣反被屈辱大臣無權而小臣專橫至此豈復有紀綱名分也哉

論周官家宰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吏曰長曰正者官也凡可

古今好義論卷二

五

以助君而得民固其分也有如師儒族族之階山林藪澤之豪而均曰得民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王畿之外其公侯而下皆侯伯也王畿之內鄉遂鄙鄙其官皆長吏也三等采地之間卿有邦縣公有邦都其人皆主也蚩蚩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群不為之兩則渙散四出而其勢不可合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于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挾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于其間則禍心之包藏將何以制之先王于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

世變事殊當今之聘而不身其者鮮矣

邦國之民有所耦合而後相訓相保相利相安之道昔者孔孟以布衣而衣冠禮樂足師表一世門人弟子數千里而從之濱于死而不去此師以賢得民也庚桑子居畏壘而畏壘之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陽城居于晉之鄙董其德而善長者幾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武莊之族齊諸田楚懷屈率以強宗大族更相維持繫屬人心若漢郭解輕財重義出萬死一生以救人之急而任之事則民心爭慕而恐後蜀卓氏孔氏程鄭之徒占山林藪澤之利殖貨累鉅萬富比封君隱民皆取食焉此以族以任以富而得民也此九者各有以得民之心相制相

古今好義論卷二

五

維故彼動而此禁一萌則一握先王經理邦國之大意隱然可見于此 同上論九兩繫民

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于太宰而總于太府至於司會而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然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反以中大夫為之長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何敢以究幽莽而察姦欺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為可觀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均之理財也而皆司會王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太

國家財用何患不足只是取固使涸乾沒耳故會計清而百廢

府頒貨頒賄凡掌財用財者皆干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
冢宰廢置乃司會王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不惟此也六
與八法八則乃太宰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彼司會
司書亦得而掌其二司會之權不亦重乎惟會計之權重
則糾察鉤攷之勢得以行于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僞用
不至於乾沒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廢
無所虧可以並舉無遺向使司會之于太府不敢論其曲
直當否上下相蒙以爲欺彼此相容以爲姦則不終日而
匱乏隨之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
宰之治也 同上論理財重會計之任

古今好議論卷二

二十六

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爲盡善者不獨攷其國之財亦將以
併攷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
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
事官府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
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株野畜產有蕃而有
耗無不攷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
殖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攷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
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
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而爲之不若漢之判然
不相關也 同上

按萬物之所以得生者陽陰二氣陽之盛爲火之熱而物
資之以暢茂條達否則萎而不榮陰之極爲水之寒而物
資之以縮聚凝結否則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而太
蚤則過盛而爲災當伏而不伏則錯行而傷陰此春秋所
以出火納火也水有藏啟藏之以抑伏藏之火俾之滅息
啓之以發沉伏之陰俾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
夫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太過則陰
血不及偕而百疾作故治疾者以滋降火爲王天地之氣
亦惟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于是乎有災故夏旱則秋勞
冬雷則春陰凡震電冰雹烈風甚雨皆陽驕陰急疾所致

古今好議論卷二

二十七

也故調元以宣陰助陽爲貴司燿凌人皆此道也

王應龍論司燿凌人

嘗疑周禮皆經世大典中間所載夷隸掌與鳥言貉諫掌
與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蒺蒺氏掌覆天鳥之巢期
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去天鳥則以
揀日之弓揀月之矢夜射之他如草莽以董蠶而履炭以
攻狸而牡菑以瘡鼃而牡梓午貫象齒以殺水蟲之神何
若是之瑣屑而亦豈必盡可用耶及觀楚蒙氏迷于歸路
公爲作指南車昔年而至國指南之鍼陰陽家至今用之
方隅立定文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十里則城

一寸乃知聖人精義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謂多才多藝孔子謂之才之美其謂是耶

震澤長語

周禮六職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職以待用故司空有官而無職蓋自唐虞已然故禹作司空而亦以總百揆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召穆公平淮夷亦命以營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扑春秋築城作邑無慮百千能者爲之亦未有專屬于司空也且其命官則謂之冬冬者藏也蓋仲舒云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由此言之冬官不補

古今好義論 卷二

王

此篇素經

何害晚宋俞廷椿氏作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在五官之內于是取其近似者別爲一卷以補冬官又于五官之內盡剔其不類者而各從其類夫周官易嘗有類其精神脉絡環流于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非如後世某官任某職某事而專責某官也自俞氏之求類而五官大亂其後五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最後何喬新氏相繼增損之各持其見各異其指于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此如無主之田而五入者爲之耕也其不墾而傷也者希矣猶且攘臂而謂曰一古之荒一日而易不外索而六事燦然如在成周之世嗟乎所貴古棄鼎

爲其有瑕璽而神明之公惡其微疾而改作之款識皆非形容不似則爲新造奚貴焉世遠文湮卽有懸疑闕之可耳形名不肖作私論駁辨之可耳願視爲草萊人肆其筆舞智而私裂之何哉

右論周禮震澤

樂

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于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聲氣就形形理如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間類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

古今好義論 卷二

王

其聖心以乘聰明就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

大史公律書

曰八十四聲生于十有二律十有二律生于黃鍾黃鍾者聲氣之元萬事之根本也此亦不然周禮太師以六律爲之音蓋言先令歌者作聲而吹律以合之視律與歌聲同乃令歌其所宜之詩此以律效人而非以人效律也故論樂者徒曰樂高于律或下于律雖賢者有所未喻直曰樂聲高下于歌聲則童子可知也故必以人聲爲主而截管以效之則元聲可得而定矣夫人聲也者氣出于喉而爲聲其輕重清濁疾徐之節其一定不易之倫還相爲官之

序心實至之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又非預爲擬度而後然者是聲音之道雖存乎人其實出于天也聖人作樂母亦寫乎是耳後世求律太深謂人聲凡近無足貴者乃從事乎斛銘玉尺累黍候氣而警校乎杪忽之末聖人設本因人情會若是謫且艱哉

論古樂之難復

天地之大共用在坎離人之爲靈其用在耳目聖人創律所以導耳之聽制字所以擴目之明雖曰皇頡制字伶倫制律歷代相傳未聞其書漢人譚籍諱始爲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始爲韻書以通聲韻之學然漢人識文字而不識字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

古今好義論

卷二

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漢儒知以說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子爲母從母爲子子母不公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知縱有乎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以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源起自西域流入諸夏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爲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于此矣雖鶴唳風聲鸚鵡鳴狗吠雷霆驚天蚊蚋過耳皆可譯也况于人言乎

鄭熊七音序

字書王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書王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必聲中之形

同上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毛韓四家各爲序訓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湮滅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賢史之徒例能歌也秦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襲襲老不肄習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李延年新得惟

古今好義論

卷二

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汗隆而存亡繼三代之作者樂府是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于太師氏然後正焉列十五國之風以明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三頌之音以侑祭也定

先王用
四夷之
樂禁於
世胡部
意亦祖
此但先
王制之
明德之
實及第

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
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
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所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
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
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毛韓言詩無以異也
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鄭樵論聲詩不傳 樂府總序
樂之道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
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景祐之樂李照至之太
常歌王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聲而聲稍
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至之欲廢舊鍾樂
古今好議論 卷二
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
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
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
韻辨折離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馬端臨論儒生不知樂
前代議樂自和峴以後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死蓋
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然漢
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復悉以胡樂定雅樂 漢世雅樂
荆楚燕代之調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隋後天下後世
鄭譯因襲益入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天下後世
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胡俗雜

以安樂
朱軺鼓
作樂樂
之非反
用其聲
胡以入
中國也
律歷一
原此標
本之論

行率多輕儇剽殺嗷嗷縱肆前後後驟不中音節也音節
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此雖小節所係甚大朝廷
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
于正而後止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為用予謂宜依占法
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鍾律之中聲當
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
也 吳萊論樂
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以
六十律分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煖
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聲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
古今好議論 卷二
則無不有所合 范曄東漢律曆志
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記其鏘
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
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者其不能以盡記也以
是言之豈不難哉夫聲詩者古之樂章也詩之為用猶史
也史官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
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人情殷而不迫風
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濫廣而不宣是
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奢強者多悍淫
亂者忘反憂深者思慮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

聲有五
音有八
律有十二
出於五
行土潤
宮金潤
商水潤
徵火潤
羽木潤
風亦
八風亦
卦法八
卦風坎

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並存而不廢至所以用之郊廟朝廷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渾而後樂府有是哉以其郊祀安世黃門鼓吹統歌琴操雅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渾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艷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唐初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變積會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心乎
胡翰古樂府序
五音原于天而生于人官聲最居上元聲出于中宮其氣直升商聲次上元聲出于中前其氣斜升角聲平舒元聲又出於前其氣橫出徵聲下行元聲出于前下其氣舒連羽聲下降元聲出于下下其氣沉滯上下升沉秩不紊也
律呂元聲
五聲之生出于中也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爲宮再出到喉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唇爲羽喉鳴舌齒唇連人元氣也出隨所到之處而得官商角徵羽之聲也凡聲上騰升揚者清下沉重滯者濁喉鳴之聲上騰故有商唇之聲下沉故濁莫非聲氣之自然不假于安排也
同上
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覺于燕享豈以正聲不美聽哉

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悅豫和

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觀於太常其樂縣鍾磬瑱瑒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于咸之制皆倣諸古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樂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防樂音殊絕何哉昔李昭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解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卒無所成獨人房底亦添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今樂本卑不遑大畧觀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之爲箏笛簫笙也攬之以斗瑱土也變而爲瓦鞀箏麻料也變而爲鼓木祝敔也異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爲鍾磬官軒爲正聲而樂謂胡部曲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樞輪龍輿生于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格孟古者簞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掛簾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格孟榻案而復俎豆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之不若古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惡惡靡曼而歸之中雅雅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

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

宋兩朝樂志論今樂器可通于古

按明堂位言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禮註師掌教誅樂誅即昧也獨西戎北狄之樂不見於經豈周之興也肇於西北而化行及於東南故必俟東夷南蠻之樂盡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聲教之遠被耶然觀隋唐所謂雅樂則西戎之樂居其大半鄭夾漈以為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以金為王五方之樂惟西是承是固一說也愚又以為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符氏出于氐姚氏出于羌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

古今好義論卷二

三

原而以儀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能得華夏

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西戎也蓋華夏

入於西戎西戎之樂混入於華夏自此始矣隋既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為七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入於涼州張氏亡而入於秦姚氏亡而入於江南陳亡而復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初固本不出於西戎也

馬端臨論夷樂西戎獨多

本乎乾父者為六律本乎坤父者為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六同右轉而生律為異位所以象

乎母間八而生所以象八卦旋之為宮所以象二才又之

以聲不過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大司樂以是合大樂則遠近微顯

幽明內外無在不通豈非樂道倫理之效耶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與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圓鍾以春主規言之函鍾亦謂之林鍾以夏至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中宮亦謂之小呂則陰之始萌者小而巳六律謂之六始其位始乎陰也六呂謂之六間其位間乎陽也亦謂之六同其情同乎陽也分而言之則然合而論之皆述陽氣而上下通焉此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

古今好義論卷二

三

陳賜論十二律

按律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聲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也

蔡元定律呂新書 按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

合八十四聲

按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

而陰之升於上者亦未已至已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疆在律爲九疆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九弱在呂爲差疆多寡分數雖若不齊然則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蟻螻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

古今好議論卷二

定

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地贊化育之道也

同上

自律度數不見于經而擇經者反援漢志以爲據蓋蓋饒子管子呂氏春秋流行於淮南子司馬遷之書而波助于劉歆京房之學歷代合樂不爲無人而終不足以得天地陰陽之和聲者大抵皆三分損益之說拘之也夫律固不能含損益之說以求之由其有損有益而後有上生下生之異至其專用三分以爲損益之法則失之未免乎聲與數之不相合有非天成之自然耳

後世制樂者不知律法之有未善而思聲音哀下之不協以至取古遺下之器而求之蓋亦不知本矣聲以數而傳

數以聲而定二者皆有自然之則如侈者聲必咋侖者聲必鬱高者數必短下者數必長侈侖者數也未聞其聲而已知其有咋鬱之分高下者聲也未見其數而已知其有長短之異故不得自然之聲則數不可得而考不得自然之數則聲不可得而言今之制律者不知出此而顧先區區於秬黍之縱橫古尺之脩短斛斗之廣狹謀之是何足以得其聲之和哉

一段俱臥陽之秀律通序辨三分損益之誤

古人言律爲萬事根本度量衡皆由焉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然度量衡之長短小大輕重雖庸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濫或和或乖雖賢哲

古今好議論卷二

三九

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議律爲難度或長短量或小大衡或輕重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于用而初無害于事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諸聲聲不諧不足以爲樂蓋四者之中制律爲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鐘鐘簫簫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盡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協律和聲之法乎後世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衆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衆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

簞黃鐘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
言黍黍以爲律也至於古之度量則周嗣漢斛與魏晉以
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今者是乎非乎不
可得而詳也卽果爲古器不知造此器之時其於虞朝之
同律度量衡周王之考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
而詳也而方悵悵然于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于荒
丘古墓之中自以爲得之蓋亦疎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
爲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衡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
屢易而不害於事者度量衡也一定而不易易則害於樂
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于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
古今好議論卷二

聖

而反取則于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爲欲製律必如杜夔荀
易阮咸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知其可以諧音
聽玉磬而知其爲閏月所造之類後可以語此不然或專
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嗣漢斛魏尺之屬毋異刻舟
而尋劍也

馬端臨辨累黍之誤按李照胡瑗房庶皆以黍求律
者也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
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
分四釐則太短庶不論縱橫以千二百黍亂實管中
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
九寸之管此其言皆未是

經籍史傳

比干箕子俱以死諫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

快

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乃謂
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
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
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金履祥
乾六龍皆聖人也聖人不能爲時能因時耳文王遜五者
也是以四也孔子振初者也是以二也能爲時哉然而文
王則易孔子難六龍皆聖人何以有憂有疑有晦非德之
不足位不當也聖人能易之賢者勉焉愚者路矣在田之
龍何以使天下文明哉夫子蓋深知之曰時舍也明非時
所能舍也自任確矣
兪州

古今好議論卷二

聖

此論絕
快千秋
眼孔

論語一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一言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俱無始末莫知所指卽孟子尚論古人止言伯夷
亦大概稱其制行之清而未有發倘不得史記以知二
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
知之後世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所以有功也然遷好奇
而輕信上世之事以滋無窮之惑如夷齊不食周粟之類
罪豈相掩哉學古者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
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其偏信者
則曰夷齊謂武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嗚呼此
事孔孟未嘗言而遷安得此歟且孔子止言餓于首陽之

古今好議論 卷二

下未嘗言其餓而死也而遷何以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疑在燕晉間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唐風曰采芩采芩首陽之巔或卽此蓋晉地也二子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不食周粟而後隱此卽以意度之國諒立君而已逃去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不可知耳踰月移時風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

四二

王直夷齊子辨

齊者但指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本文之所無也自遷之說出而後之君子斷然按之以擇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狗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可也而武王何罪哉

古今好議論 卷二

聖

考工記其殆遠古之書歟何器與名之不近人也是故蔡氏之爲削也是氏之爲聲也東氏之爲量鍾氏之爲染羽也其義不通于今古音也餓獻鬪鬲庾豆皆埴也有虞氏尚陶則河濱之物耳古俗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土古東南不開用車多用舟少舟制不傳也虛何以爲戈秘宣何以爲人頭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鹿量耒古度也守奇而法詞富而鏗不與五官同者文也營國經野不與五官同者古莫泐法也文辭曲朽以反爲真大巧若拙也百藉皆有僞獨此書以枝故傲然于秦焰之間而弗爲避後之儒者亦鄙以枝故弗爲名也然非劉氏之補則天下亦以技而弃之矣劉氏之功偉矣哉或曰形而下爲器成而下爲執子何尚之歟余曰不然也道者儵忽爲宰寂冥爲尸非得形則神無所用故上聖有言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一器一用何非聖人之神况通神明

之戶而開百世之氤氲者乎由其爲其決其以御大猷應變化耦萬方其于菽苑亦優游矣商書銘將商頌文采則虞書之繪繡尺度則禹貢之斤後之作者猶騏驥之計日而馳遶乎其不相及矣是何故凡辭之近人者非其至也 右論考工記見周禮訓傳

趙寧弒君而春秋書趙盾弒其君爲亡不出境返不討賊仲尼善盾以其爲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亶又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而靈公欲殺盾不

古今好議論卷二

聖

獲而見弒弒非盾爲而事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辭若祭仲自昭公之未立也固已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已志宋實劫之若曰喪君有君社稷無隕多矣是仲之心也至高渠彌立子亶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亶無君臣之分故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篡立爲君矣石碯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石厚之黨于州吁猶高渠彌之黨于子亶也石厚教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爲社稷下則下之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下非其

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碯晏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以知

免而仲曰信也者知其不可辨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

君爲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夫鄭之亂

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言之矣宋既劫之非其死

所而三公子又自爭立以乃於難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

于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矣 晁無咎

鄭自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產固自以救鄭鄧析又改

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

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

得作是乃馴獸之所以爲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

古今好議論卷二

聖

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爲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謂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于鄭去一亂人之雄忠于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謂苟可以加于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于國家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弃其人若召伯可也以此竹書異哉李斯爲秦立法漢亦因之不害于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弃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爲政數難子產子產屈之俄而誅之以爲鄧

古今好議論卷二

聖本

事如指掌若曰生財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排者也乃謂家貧不能贖刑而致美于富厚也豈不謬哉

鍾惺集

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謂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嚴幹共辨析長短按大官賣餅之喻故不誣然大官不無宿食而賣餅家或有精設諺云貴人無美食不若小家單肴獨菜足爽喉舌今稱大家能文者多需酬應手腕不給使墓滔生時露其醜豈若匹夫之思鈎玄振秀時亦弋獲哉左氏載記既博不無疵處其與公羊各有長短宜爾爾蘭腐爲芻蕘時爲帝豈定論哉

馮時可

子史定

天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爲最紀傳者居其一而司馬氏爲最左氏之始末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東于事而不能旁及人苦於畧而不偏重在人則東于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苦於繁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

弁州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張紳之說曰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爲一代之制故太史

古今好議論卷二

聖本

公之史其體本乎尙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也而韓嬰之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

用修

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于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同上

吳楚之際兵之所繇吳越江湖間其民氣急去就頗輕秦伯虞仲被髮採藥蠻荆荆人悅之因爲君厥後楚漢時吳芮保聚江湖間人亦因而君之雖其俗易教便亦其民

性不重去就也故曰吳數有反氣起淮南至百粵修之不
一性然大勢可睹矣皆速大而疾亡絕無間河延傳之意
之意傳曰兵妖由人與太伯兄弟三讓至德其後閭閻等
兄弟叔姪以國爭相殺無已時如此則謀臣子胥必入子
胥入必霸而有越有越則西子必入西子入必挾子胥之
目而食吳王之心越必有吳司馬氏有八王而氏羌八氣
常然也地勢吳爲喉越爲尾爲國則必相圖此亦延陵季
子王子搜所以不顧爲君耳范大夫似有道術存吳而去
亦未爲不存越也

湯若士吳越史纂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一孝經也孝經自天

古今好議論卷二

聖人

子諸侯卿大夫庶人皆爲分明其孝曰資孝以事君而敬
同春秋多嚴君之義周公以父配天孔子以王係天所謂
其敬同諸侯卿大夫有事君不忠者非孝也五刑之屬三
千無大不孝者春秋其刑書與蓋至孟子以幾希別人于
禽獸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歷敘君子存之者至君子之
澤五世而斬五世者有虞氏三王孔子也孔子存幾希之
性全在春秋故又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君子存之天下有
孝子忠臣庶民去之天下有亂臣賊子亂賊興而小人之
澤亦斬矣得春秋爲之懼而澤存得孟子辨無父無君者
爲禽獸而春秋之義蓋存忠孝同春秋一孝經也安見明

德先王言孝經非即言春秋與乾則雲行坤則履霜氣一
而已

湯若士春秋輯畧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不逢不若魑魅魍魎其能
逢之此山海經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于是
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木之
奇草木之奇禽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
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
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
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

古今好議論卷二

聖人

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因以爲恒而不怪矣此聖
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于
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
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姚姒盤孟之銘皆緝之以爲書
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
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
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
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
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
疑者遂斥爲後人贗作詭譎抑亦軋矣

楊用修山海經序

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悱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謬才揚已忿懟不容沈江而宛自太史與班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于性而束于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于太史公大要欲求其見所爲屈伸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爲詞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

古今好議論卷二

五十一

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于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頌重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逞算妖淫之俗蟬媛其文而侏軼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雖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

必擄而列之楚風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過於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畧于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

王余州楚辭序

史稱魏何晏好老莊與夏侯玄荀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史氏意以王何用老莊虛無自然之道禍其身以禍天下嗚呼冤哉何鄧之徒與老莊果有毫髮相應否老莊大道虛無自然恬于勢利漠然無營一絲不掛其首萬物不干其府乃合大道之大旨得其道者若清泉之

古今好議論卷二

五十二

海塵垢何害之有何鄧躁競之士嗜富貴如膏粱望三公若白渴與老莊相去何啻風馬而徒事口吻問津津老莊以此習而成風是躁競之爲害非虛無之爲害也其後王行庾亮得意公卿而口吻清虛王戎和嶠聚斂錢癖而空談玄遠向阮取麴蘖而作達瑛成耽聲色以爲高心之所嗜者脂膏醢鮮口之所談者金莖沆瀣何益哉以贗而病真亦史氏不察之過也故余謂趙綰王臧以姦利而好儒術其取禍也姦利之過非儒術之過也張離張良以貪倖而好佛氏其取禍也貪倖之過非佛氏之過也何晏鄧粲以躁競而好老莊其取禍也躁競之過非老莊之過也

古今好議論卷之二終

古今好議論卷之三

吳郡呂一經編纂

經學三

諸子百家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昌黎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于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于是非迷謬之日難自戰國縱橫之說興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并收一世之惟大辟之口以戰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於斯時也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氏而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派而荀子斥老聃為知訕而不知仲斥莊周為蔽于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繇於漢及唐之學者相背馳宜其不知稱也獨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謬迷尊孔子以積孔氏而表荀子以次孟子卓哉其關係邪正之辨何如哉迨我朝理學大明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獨遠追戰國縱橫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歐陽子一見乃驚嘆以為荀子夫荀明儒術于戰國縱橫之時而老蘇祖縱橫于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耶而謂蘇為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

之邪且昌黎謂荀子大醇小疵世因而指其疵曰非子思
孟子也曰謂性惡而謂為善者偽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
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妄以知道自任故欲排二子
而去之以直繼孔子之傳其意蓋于篇末可見矣止坐不
自量耳至其以善為偽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錄蓋彼
所謂偽者人為之名非詐偽之偽若曰人性本惡脩為斯
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
不同如古以媚為深愛而後世以為邪古以侯為能
後世以為誦荀子之所謂偽殆中庸之所謂矯而擇
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善為詐偽之偽也哉惟其
古今好義論卷三

黃發荀子論

老子五千言道德之言蓋不幸居亂世愛懼者之所
為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武
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于一曲也至于成敗生
死則以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于其間以求全特
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
懼之心焉今老子之書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
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公
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
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備
謙下為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于咎矣用此
古今好義論卷三

老子
龍作用
是過世
人

所謂
不足
其

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于求全故中懷
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蔽也大
老子之學所以不免列于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也
通考論道能經

亢龍有悔其聖人閱世之言乎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其
聖人處世之言乎老子得易之徧用而深者也
老子習禮而薄禮者也莊生畏死而齊死者也佛氏畏滅
而樂滅者也有者諱之不及者文之斯其所以異哉
鬼谷子命篇甚奇至所以押闔張翕之機大要出於老氏
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雖天下

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深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
諱者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不終諱以諱
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為儀
秦慘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悍而為梁角於乎可勝亂哉

同上

關尹子包含精理老子道德經超越形器冥合觀元蓋世
命之書之祖也鄙俗老生乃認以為噓陰喻陽縱橫錯駁
變狀孤虛機設於此至謂申韓之源出于黃氏謬甚矣夫
明虛無自然其究也清淨灑脫申韓明政形賞罰其
流也慘酷不仁源流遠于萬里鄙腐者蓋以老氏獨狗其

古今好義論卷三

物為申韓殘虐之本不知老氏之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
為獨狗者言天地不自有其仁施仁于萬物而不責其報
耳蓋草芥蝼蟻之謂哉然申韓自以其意為學術實未嘗
託之黃老蓋出于後儒之臆見也黃帝陰符亦大道之祖
從有返無從無起有動殺機益元氣其機在目目者神游
之庭迴光返照虛無自然期于完真了道而已何與用其
而後世陰謀權譎之士見其有機出機入益殺伏動等語
遂認以為兵家之書蓋出于驪山老姥之告李筌者有曰
此書凡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術百言演法上有神仙
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而後

之六韜三畧兵書皆付託焉亦淺之乎讀陰符矣夫黃帝
時蚩尤作亂帝百戰不勝天命玄女教以九天六甲兵符
而擒蚩尤乎區宇令有道之士為國家定難戡亂用陰符
行師玄機神智固無所不勝乃遂以此書專為用兵而設
不亦謬乎農夫得寶劍以刈葵藿者得明鏡以蓋厄越人
得衣衣以負薪後世得陰符以用兵其為顛謬可惜均矣

唐長卿論陰符非用兵之書

管子之權三皇也權五帝也權三王也權先公也以功賜
以道賜萬世也夫白心之素紫宙分陰而已橫若水
乎天津浸假而合焉故凶不權也管子天下才也先倚相

古今好義論卷三

五

國僑而博者也貧而賈移權市者權于國事紆紆外通國
先公望是矣惟望藏殺機于漁絲涿鹿以掩有熊
是兆非熊非熊之謀陰謀也謀八十年而果于周蓋以
里之演金匱韜鈴積帙四六博矣仲舉大木橫泉府而合
之一入其彙宙斯以合于是探王于棠陽桓而不愛取
于棠陽桓而桓受矣冀方有人焉曰無名公得其環中測
宙之終命五伯之時為冬蓋桓公顓頊也仲玄冥也子與
獻五霸曰三王之罪人然則顓頊玄冥少皞降收之罪人
哉冬令攸行其道光明猶之夫計耕事歷田數巡積聚收
澤賦察阿黨固封疆完要塞命將帥而約以齋戒肅戒矣

安形與性待陰陽之定定復爲春故心術之屬皇之霸也
冬之春也勿官之屬帝之霸也冬之夏也牧民之屬王之
霸也冬之秋也匡霸權數之術霸之霸也冬之冬未列也
管子之書若時以救列者也權皇帝而興王者金匱輶
而救肅殺者太公望乎權太公望而成伯者八十六章而
救凜冽者管子乎以其子孫伯也以千萬世之君皇帝王
也則白心之合紫宙也當冬之春六典寒矣權之則害伯
勿離則偕王陰謀仰思必齊必時必良必得而醢法醢霸
也人以含歡是酤權之艱者也 虞長權管子權序

武曰管子何以稱刑名夫其便百姓懷諸侯豈其牛羊用
古今好議論 卷三

人而語刑名曰非也刑者法也恩以輔法故其法行牛羊
周人者暴也無刑矣 馬元成

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
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況四乎四者何也錄往者述其
考世者証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辭者襲其智襲智者讀
模辭者巧証變者會述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
斥者何也以此之經則畔經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
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擘細卵人詳物素采
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詭故曰述
事者該而其爲書也立縱橫倡抑閭勢利啖札議誑傾奪

無復廉耻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羣兒一餅爭奪自矜於
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証變者會遂使無
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爲詰儀奉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
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說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
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開其情隱其辭妙是文也
有竟日之難辨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
淵就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
辭者巧蓋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何則巧以賊拙
譎以妨直時變世態傷往憂來夫俗成于尚士壞于緣尚
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于習述者狃于襲雖知其

古今好議論 卷三

七

非駸駸入之矣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曰文禍之也先王
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適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
政廣之天下益矣于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來
也弊巧譎相射遂爲戰國讀其書者不駸駸入之乎反古
之道忠焉厲焉或可矣 李空同集戰國策序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爲偽書余反覆考之其玉參竹林
王英至十指皆說春秋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也考
功名即考績之義度制即限田之義陰陽終始五行生勝
反覆乎天人之際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
陰常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

不惟此
也易六
爻應六
為上從
卦名象
而取意
乃玄之

篇之中三致意焉豈非平日講貫蘊畜者是在是因爲武帝
置對耶抑既以告于君又退而申衍其說耶郊祀所以告
張湯問仁所以告易王其說具在祈雨止雨雖流于災異
漢儒之所不免也獨何疑于仲舒耶其文詞高古亦非近
世所能爲也

右論春秋繁露

楊子作太玄以擬易易自復至乾爲陽自垢至坤爲陰此
二至陰始陽生之機也玄自中至法爲陽自應至養爲陰
此亦二至陰始陽生之候也復之初九姤之初六當二至
晝夜于午之半中之次六應之次二亦當二至晝夜于午
之半此則易之與玄應天之運也雖然易之儀象卦數布

古今好議論 卷三

置錯綜與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於自然玄之方州
部家方綴附會求律曆節候而強其合由其智出於臆見
易之立象命名莫不有義如乾之六陽健莫如也故以名
乾坤之六陰順莫如也故以名坤天地交而爲泰天地隔
而爲否一陽來而爲復一陰生而爲姤五陽決一陰而爲
夬五陰剝一陽而爲剝以至六十四卦莫不皆然我不知
玄之爲中爲周爲積爲闕以至八十一首其於四書之位
果何所見以取象命名乎此未通者一也夫卦與首既不
同爻與位亦有異徒擬中爲中乎擬周爲周擬闕爲闕
吾不知何中之虛何陽之復何剛柔始交而難生初無其

此未通者二也易之爻位吉凶推之以才德時象之
錯之以中正剛柔之位故可吉可凶其法變動而不拘今
玄例以陽家一三五七九爲晝措辭吉二四六八爲夜措
辭凶陰家二四六八爲晝措辭吉一三五七九爲夜措辭
凶自始至終一定不移其法膠固而無變此未通者三也
聖人之於易雖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義然陰陽者道
化之本不可相無聖人於其不可相無者則以健順仁義
之屬明之雖其消息之際有淑慝之分固未始以陽全吉
而陰全凶也今玄例以晝士夜凶陰禍陽神心未足以盡
聖人之微旨此未通者四也

古今好議論 卷三

素子奇論太玄不可以準易

九

潛虛心學也以元爲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
地而地溫公之學于雲之學也元天圖皆自中起萬事萬
化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
而開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
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
天地之心愚于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
一心法之妙也

王應麟論潛虛○按潛虛氣圖原一變二本三廿四
基五委六象七未八九累十合咸五十五終原泰
即天一地六之水姤榮即天二地七之火未即天
三地八之木廿五即天四地九之金基聚即天五地

風后握奇經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諸葛武侯八陣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卦之變其出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耳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于握奇而又有人陣爲出于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入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于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

古今好議論卷三

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搏噬帝用經略北逐煙囂南平蠻尤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者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大于握奇順其妙而窮其神者武侯而已

高似孫論握奇經

嘗細讀老聃之書蓋詭譎之雄而慘刻之祖也而猶得列爲道家者尚有一死生齊萬物之說以蓋之也是故裂絮寇莊周得乎此而老聃爲清虛此人所同知也申不害韓非得乎彼而老聃爲刑名非太史公之見微其誰知之今

說得快

在下北

觀其言有曰柔之勝剛柔之勝強夫吾以柔弱爲道則柔弱而已又何以勝剛勝強爲哉是則老子之柔弱者適所以濟其勝心也又曰無私故能成其私夫吾以無私爲道則無私而已而何以成其私爲哉是則老子之無私者所以濟其私心也甚者則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吁可畏也天下之人將疾走捨耳之不暇其誰敢當老子之興受老子之與哉天下之變詐慘刻尚有加于此者乎彼申韓其資又特甚者耳其有學聃之道德而不刑名者乎非道德之弊而爲刑名也蓋其道本刑名之道其德本刑名之德而非吾之道德也申韓者疾輓而急趨之其優入于刑名之域何疑焉嗟夫作俑者非期于用殉學劍者非期于爲盜則術之不擇而本之不正也爲莊爲列老子之幸也爲申爲韓老子之極也老子之幸幸矣

古今好議論卷三

十一

老子之極生靈幸乎哉

談齋文贈論老子

夫敬仲欲存糾于齊不得改而縛于小白卒相之爲天下榮非子欲存韓于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僇爲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霄壤雖然三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爲則不得終避營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而有相

有僂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
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以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
說之欲勝其素所任之人而自玄功則機不合機不合非
不得不輕今夫始皇者固暴仇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
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僂非二子
之工於薦與問若是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然則管
子與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
毗父子皆聖辟其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渙之受
子之毗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之

古今好議論 卷三

十三

王齊不管子不為伯固也不然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
辨心術亦寧無敬忌義欲之微旨一二乎哉非子之所為
言雖鑿已辨悍其伎彈于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為并
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以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
秦之守守之無敝以亦安所縛非子是非子之于伯若不
足而管子之于伯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管子鉅
卿也其于文辨而嚴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
之疎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鳴其不平其餘文峭而深奇
而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

王奔州合刻管韓子序

學

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
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于用亦一也匠鑿也陶埴也埴
埴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
巧矣而同足于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
于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
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辨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
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埴廢聖人不欲人人而
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辨之嚴者曲之致也

王陽明論教不一

古今好議論 卷三

十三

後人學術不及前人。大槩有二。一義理之學。一辭章之學。
義理之學尚攻訐。詞章之學務雕搜。二者皆從事于語言
之末。而非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及漢者。抑有
餘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矣。其間有能
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代得一二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
度紀綱之盟主也。然人希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
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官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
其博物。此非博物之效。見漢官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明
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
此非明春秋之効。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盡漢

蓋非年

漢人之書亦莫如前代宮室之山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錫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錄是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失學術之大體是所見有異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絕紐是誰之過歟

鄭樵原學篇

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舟裳之於容珩璫之於步豆蓬之于陳琴瑟之于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接于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廟庭遊于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于一室之間哉

古今好議論卷三

十四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買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開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爲霸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雖窮鄉處家樹志于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高平迪

是無答

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治儒術之不可一日無也如此

昔者子產爲鄭陳伐之子產能以其衆入陳蓋數俘而致地而還以獻捷于晉晉人難焉子產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順而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左辭不爲功夫子產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受之又不以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者獨其文辭足以發之若俗吏一切用其力於簿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哉

是無答

夫已也者豈其寓天地肖父母默然哲然岸然頽然其形乎抑魁梧肖翹自標之質以每生乎將使臂使指拮擻運而橐籥旋乎固脂韋喔咻丰容色澤以盡飾行遠乎藉令古今好議論卷三

十五

如是則捧土揭禾而輒見之安所不稱已哉即斤斤爲之何言學也廼學者命曰爲已則是上下四傍羅而成宇往古來今植以爲宙俯仰宇宙凝之于已諸所發發闡舒布實于外勸美者德洪豐者行昭夏者治尊顯者爵侈富者祿適勿遷世勉而循章欽而輟晦下首重足僅而自安君子不言人而言已啐益勿豫稿賦勿耻故明于已之說而爲之何異古今哉巧言令色食壬之徒載其浮名詡相逐于唐室虞廷而龍旂一舉華言亮語者爭射之奈何算古而卑今耶聖人曰誇耀之俗不易弊危瑣之行不易振凡民滯于所習學者錮于所聞無若乘好名之憐而騰達之

故不斥言爲人失也而寄思于古謂黃收純衣藥也而憂
古則爲之而今不爲耻矣今人矣圭窻繩樞憂也而樂古
則爲之而今不爲耻矣今人矣夷禮蕪樂僇工義屑能也
而不爭古則爲之而今不爲耻矣今人矣聖人之言出則
知名者必耻耻則去其知名者相爲于所不爲德焉功美
不斬于聲行焉洪屯不微于譽治焉昭夏不驚于華尊顯
不淪于縱侈富不淫于情循莛非媚韜晦非暗下首非諂
重足非再真我還而我爲主我爲主是我先天下理也所
非刺行之至而聖人縱史學士之明效哉

虞長孺爲已論

古今好議論卷三

十本

今夫向志樞傳鴻烈中虛洵耶非耶墨墨哉窻言爾矣靈
笈玉樞洞玄曲密洵耶非耶罔罔哉大言爾矣在昔聖哲
名欽天者祈天者卽知天乎乃無能置一語爲天關說何
則天不言也仲尼曰予欲無言豈不稱準天哉顧能以其
言折衷乎來世而不能來世之言我者復折衷于我以斯
多言之士幸其無言辭然以言喉之莊列之文多于向志
樞傳左遷之書憤于鴻烈中虛傳國語說苑之詞侈于
靈笈玉樞洞玄曲密繁矣士所欽祈惟孔氏忍不爲孔氏
關說崖畧令其言盈于庭乎則請無以夫子之言者折衷
夫子而以夫子之所不言者折衷夫子齊魯之士脫劍掛

子堂俄測之無奇也作而言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假令諸
家語語合是行所不語者滋口語夫子哉吾想夫鬼瑣俗
于之徒陽浮慕夫子而陰詆焉輟材承學謂爲羽翼吾道
而遽收之經令眩瞽不可辨說則衆言淆亂之辜矣雖然
此無以爲也斷龍煉石命曰惟欺而猶蒼蒼乎爾天吳丁
申命曰力歟而猶蒼蒼乎爾虹交星會命曰亂歟而猶蒼
蒼乎爾五帝萬靈命曰神歟而猶蒼蒼乎爾故知天以其
可見不以其不可見知聖以所不語不以其所語

虞長孺集

古今好議論卷三

十七

士大夫居世運之江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
津師倖而職取之雖賢者亦不能行其志况竊位苟祿騁
人肥已者乎惟讀古人書于其正者則觀其所以居身入
世進退出處之跡夷險昭晦之故真著述猶愈于僞經濟
此非空言正爲實事而于其奇者若事關妖祥爲國家興
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錄之成書傳之其人此亦有深
心大用焉非旁史稗官之屬而已

鍾集

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達成兼欲盡窺諸子百家之奧是以
水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人之
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
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

至于有事跡而事跡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
既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誠後先翻異譬如疑
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証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
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
也

徐文長集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
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
所說解而以施之于戰爭管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
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盡爲之解其要在子
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于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

古今好義論卷三

十八

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瘴者指瘴以爲瘴求爲不瘴
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瘴者
指瘴以爲瘴未爲瘴也

徐文長詩說序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
盡也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
起而日變學者亦皆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
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持更
作正大高明之論耳傳注疏釋之未經卜得六七宋儒用
力之勤創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

劉靜修論學見楊升庵文集

醍醐者鍊酥之基晶佛氏借以喻性也夫從乳出酪從酪
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
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怠言乎語理其可遺物乎故儒
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煩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
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
曰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際則極長河爲酥酪而空則納須
彌于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証吾道
一也醍云醍云徒味云乎哉

楊用脩醍醐說

予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
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植物花者爲實乎實者爲花乎

古今好義論卷三

十九

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
厭博而經約屏文而經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
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
不徑爲實奚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經約
况於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
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

楊用脩雲雨觀記

生本

古無學字。惟孝字。古無經名。惟孝經。參無聲無形之有。致天明地察之知也。

世儒雅言尼父刪述六經。尼父不自明經也。繇援天經授曾氏而始自名經曰孝曰吾行宛然在焉。其志未逮者在誅不孝大復讐之典。第紀春秋耳。曾氏戰兢兢傳得其宗命之曰道學。開宗第一義云時亦虹自天化爲黃玉河洛靈源于斯濬矣。學之篇文孝也。魯論首言學。繼問孝明孝學之通故曰古有孝字。無學字。孝在混沌中實兩儀之父母有道學而不原太極者乎。是學也千秋之絕學也。

古今好讓論卷三

並虞淳熙集

二十

孝通神明自神明也。無所不通自利也。自順也。三才五等贊立成身。明王則天之明以察地。彰神光于四海。煜然緯然。媲曜靈參維斗。棣通于兆形。斯其炯炯者耳。炯炯者字宙一人也。名天字性。號以良知有剝膚而不撓。擢髮而不變者。無之故六合六民一體一身。集其形形不可單集也。集其靈靈夙集矣。神鏡之攝百采也。以明神劍之曜而見立決也。以利神泉之注千里不留行也。以順天明地利人順而潤乃身。惟心四洽天下和平。潤身之效而靈爲之基主也。

長編孝經集靈序

蒼頡家云母者慕也。嬰兒之所慕也。夫母感而有子。繫于命門是母之命也。胞閭形而臟六腑七息通神流母因是以典思變味思始欲酸應其生機。逮子受氣有中州之上以爲心官而思藏則子之思母之授哉。子之思授之母也。子之母卽其思也。業云感而有子矣。然則何以不思父。吾觀坤乾之義地天之卦而信母之體。圖以闕云媼神之稱母尚矣。后土也而蒼蒼者辰均命曰土。維斗之母憑而運帝車焉。雖乾亦坤也。若柱下所貴之母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蓋生乾生坤。羅字包宙此之爲慕。安有涯哉。思乎。

古今好讓論卷三

三十

稱母乎

虞長編思母編序

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于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于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于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一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未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鮮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鼈橫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肓生焉。故獸形近人。至于六陽既合。

達始備斯人立矣故首居上足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或物之氣不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

朱有物初論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反自賤者何也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視其身適言此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寶而奉之知此則思生生者誰人孝之人事天如親事親如天故曰盡死如生孝之至也治天下如郊與禘孝之達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寶此位有位者能爲天下大生廣生故觀卦有位者觀我生則天下之生皆屬于我無位者止于觀我生天下之生雖屬于人亦不

古今好義論卷三

三

大人之學起于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然則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壞之書曰恐人倚乃身言破壞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倚不正也凡此皆縣不知吾生與天下之生可貴故仁孝之心盡死雖有其生正與凶等況于其位有何寶乎偶讀至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乃嘆曰謂之天民當如是矣始知君子學道則愛人書貴生說

溫若士

委運造化任其死生不貪不怖是達生者也寡慾清心存神養氣出離生死是尊生者也尊生而不達生則生死之

念雖勤生死之關不破功雖切于脩持心乃住于食着不名爲尊達生而不尊生則不知命有可延之理徒爲是賺達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姑云聽其來去不名爲達古人云塵勞中隨處下手是尊生者也生死上不須用心是達生者也兼此二者乃謂之道裴晉公曰生老病死時即即行安知非無可奈何而強顏作達哉士大夫平居抵掌嘆達自命一旦臨小利害便動其心此豈真達也乎故曰能尊生者能達生

唐長卿論尊生達生

古今好義論卷三

三

心性

聖人未嘗無悔至所不可得而聞者豈非性哉令性可深
入而耳順也聖人且屬而聽之惟其凌軼于言象之外故
曰予欲無言以聖人之不能言子貢之不能聞今人人能
而漫謂彼中人我勿語上嗟乎性果形而上者是亦形而
上者之形而已詎知彼語上非語性也間常語其近語其
成語其生而靜近則對乎遠成則本乎繼靜則因乎動土
圭之測景圭非影也孔子沒天下之訟在性子思識之其
辭曰天命之謂性子思沒天下之訟在性孟子識之其辭
曰人性善二子不畏口過而能其師之所不能顧其所稱

古今好議論卷三

二十四

天命者述相近之指所云皆善者述成性與生而靜之指
而標幟焉故咻益衆夫天者理而已非蒼蒼昭昭之天也
人有形氣若或使之生名壽命死老終命命之義也性無
定體由命而見故睹聞情想命也不睹不聞無間無息即
此未發天理常存儼所謂性哉求命于理因以見性性卒
不可言也求理于天因以見理理亦不可言也子思末如
之何也孟子力不贖言性則舉天下之言性以言性而謂
之利謂之故謂之端子思之測以命孟子之測以才以情
並土圭耳形色天性初何異天命語而命也有性性也有
命望化裁于君子其情窮矣程氏釋一陰一陽之謂道曰

說則無可說釋繼善成性曰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

孟子所謂道性善哉無已言窮而托之乎象象湍水象也
柳董仲舒以爲象質樸二氏善窺恍若有見象環焉鏡焉
珠焉筏象帝青焉上士介紹群象依光性主下士泥象赤
子撥於辟盤哀哉弱喪遂疑此理虛無隱秘聖賢不爲我
輕洩其機矣性也者非善非非善非理非非理非靜非非
靜以至非象非非象非言非非言故離命無性我性安寄
離性無命他性奚有二離俱無同性何存易稱不測子與
以不可知之神是之謂矣故虬漏未沉夢歷旬紀古今一
息也靈臺運寸文憶五車大小一幻也層波千頃俯睇貝

古今好議論卷三

二十五

官通塞一途也月落萬川俱時影現多寡一轍也晃然湛
然交容交入安所物物而格之乎是謂妙圓真性而對妙
者弃俗執圓者遺方微存少情即非見性况復彌天窮宙
之談猶象形輿地徒見笑于豎亥耳然則性終不可見歟
曰道不可離寧不可見鳥空魚水任運皆與乘舟覓舟自
爲迷也自迷不覺更標幟而語人曰主靜見靜不見性矣
語人曰主敬見敬不見性矣語人曰致良知見良知不見
性矣滯名之蔽支離心性乃疑孔子仲尼二人者也語孔
孟之不能語又支離焉難矣哉
庚澤愚意解論性

竊意一心虛靈六民同共觀心于有感有固焉有觀心于

無感有無卽有鼎鼎百年之內呼吸夢寐間非無感之有則有感之有而有實未嘗有也離乾坤無易離百慮無何思何慮離見顯無不睹不聞離上天之載無無聲無臭此吾儒之常道雖二氏安能外之未審此中可偏着一有字一善字一無字一一字否耶雖使渾淪而言曰體用一源曰顯微無間曰無而有曰有而無曰離有離無曰卽有卽無云云者亦不得已耳置道目前而品題之若景物然求其切肖不几于弄精魂矣乎請以目喻金屑入眼爲病一金屑也善金屑也故人性上不可添一物而象山惡能害善亦能害心之論非敢叛孔孟從二氏以取詆媒真見其古今好議論卷三

卷三

二十六

如此耳人心不同有如其目故裂眦而怒微睇而笑方瞳而仙重瞳而帝微障而盲皆得名爲眼而善瞽眼者弗授鏡使自照而已不必譜以示人如列眉然也在昔堯舜之前無書可讀庖犧之前無畫可玩當其時林林以生者豈遽不得爲人而良心死乎意者自得獨見之士猶有與焉世下衰至于秦竹簡灰滅老儒童師丹之健忘繆指城墓而詒宋人悲啼不自禁非一日矣獨易以卜筮存斷然可信諸子顧不取衷于易反敵精熈熈蠹朽間寶治病之藥爲神方借善誘之門爲正路甚至執一曲之見据以爲是而道凡喪指繼之者善爲性卽是善殆同

說眼者只認笑眼得微有少執與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曰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易曰繼之者善程子曰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蓋真知聖人不得已而立言豈顧宗名非常名之文而以惑天下乎故性善繼善道一一貫皆所云無可得名權且目之之謂也自之爲一而不知其無可得名之一則其萬爲九千九百九十九而一亦萬中之一矣是孟子所惡之執一也目之爲善而不知其無可得名之善則善爲不踐迹不入室之善是孔子所少之善也夫情善才善因徵性善如木具四時之火木非是火珠舍五方之色珠非是色木卽是火青

卷三

二十七

者灰珠卽是色燥燥者失性卽是善必礙情才而無別故性中有善善原于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何容擬議耶況世固有不衰墟墓不欽宗廟不救入井之孺子者是故倚門之歌背闕之坐舞榭之戲曾不介意彼獨非人哉蓋心本至神無方無體不可知不可測不可以心復知心不可以心復測心學者苟求所以神明其德但當準易齋戒洗心退藏于密此無物之物不知萬感不離萬感繼續光明敬止所止其神明者自然知來藏往開物成務至於乾坤震艮頤咸大畜之理取之逢源而覆載生成飲食男女五經四書皆從此出矣又安有所遺弃哉神者學者之正鵠不

至於神則推測之知俱不得爲良知故知仁知智知有知無與日用而不知者盡不知也吾獨惟今之言圓者象厄與孟而異光光相入之鏡今之言神者捧土揭木而非洋洋如之靈其爭若聚訟其容若戲刺其不可用如重藥之締絡噫安得知易理之密者與之神明其德哉

虞長瑞

所謂明德如此而已堯舜之道如此而已良知者吾心之明德也動而爲意凝而爲身散而爲物家國天下皆物也格者感通之義也致者詣極之義也物無所不通則知無所不極齋明以脩身物之所絳通而知之所絳以極也大

古今好議論

卷三

二人

傳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戴記曰齋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此德之所絳明而明之所絳以盡天下也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夫以齋明釋脩身乃夫子自爲訓詁而通神之爲格物正合格于上下之旨格於上固爲天地鬼神矣格于下非國家天下耶誠本諸父母所生之身而格之猶以源捫水以燧捫火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其爲至善莫加焉不然先後本末厚薄之序紊而悖德悖禮是凶德非明德是不在于善而非止于至善免

虞澤熙書于漸明德卷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

之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難而難者也何者之不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于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米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爲不及于中

古今好議論

卷三

十七

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尚德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微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消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徐文長集論中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于骸一不役于骸故一不病一役于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

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實以高矣中之云也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謂也是中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于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于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三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此二聖人之中之功也二聖人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

古今好議論 卷三

同上

三十

之天也

勝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于墨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明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知學沒者遂遷其學于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蠲興而榛塞之繇也故道之名岐于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

咤也

文長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然其

古今好議論 卷三

三十一

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復救之以龍之惕夫龍之惕也即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于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于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足之行自然也其持行而至于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于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亦自然也然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突或爲瞶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罹是患也既以

任而又作偽以著其善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故舜入官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媿自然也既而又作偽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孰知其病孰知其不病哉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于沉溺况于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于是以見起者爲本來踰矩者爲帝則因真怒妄所遺實多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鳴爲于于爲鳴自以爲聰者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于此也心本自然然而自然之體不容古今好議論卷三

三十一

說者也既病之人所急在於工夫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于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聾者肩之矣先儒常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惟聖人常戒懼無有時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以知所謂惕矣

徐文長讀龍惕言

爾知造物之機振乎震不茁而蟠氣不旋而青義不烘而

燠蟠不筵而涼風不簫而號雪不篩而粉有物官之而然乎無物官之而然乎太空混沌爾造者自造化者自化帝無瑣權神無奔命然屑雲裁雪隸新昇灝清者頗勞焉雷門攫鼓其事亦噉悉歸沌沌無乃幻帝乎夫萬卉之紛錯也種別而不亂歲同而不謬葉繁則華疎色麗則香減核堅則殼薄表剛則肉柔魚淵居空其鰓鳥霄翔輕其翮蜚求食利其喙獸無衣溫其毛猿猱居捷其臂馬驟陸馳勁其蹄其最眇者蛛有巧蜣有智蠕之善迹旬旬解化螭蟠而祝仙仙而蛻斯已奇矣產母甫產子而乳至于免乳而乳絕嬰兒之出胎也百無一知而知食與智人同夫嬰兒古今好議論卷三

三十二

顯然造物者使之也敢問機根曰理無極出而爲太極無極無物萬物生焉無極之妙妙有光霽上帝者無極之有光霽者也光霽包含莫可端倪無自含有有自含無有總歸無無不害有當其無也何一物之可名當其有也何一物之不屬故絳霄紫府清微大赤千祇萬靈統屬分職生物宣教無非實有是帝之神道也小儒闢局妄名有理無神夫帝之造物章章神矣道生帝帝生神神妙物必曰無帝曰理自神斯之爲大矯誣古聖詰曰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是皆徒以理求之乎

屠蘇真樞與集黃眉史傳

天地所患在有天地人身所患在有人身有天地而陰陽

造化于是乎立有人身而善惡情慾于是乎生陰陽造化
成天地而即壞天地善惡情慾成人身而即壞人身猶水
生蛆壞水者蛆水生蟲壞水者蟲至人所以脩脩其大忘
也無所不忘而其中一靈不昧故曰脩其未生天地之初
也

同上

寂感動靜如何而得一致曰寂而靜用定也而不離慧常
惺惺然感而動用慧也而不離定常湛湛然萬事萬物常
應常靜此中乃疑故寂合乎感斯爲真寂靜合乎動斯爲
真靜求感覓動非寂靜也惡感厭動非寂靜也譬之于照
鏡不求照照來不辭照去不戀是寂靜之本也照有去來

古今好議論

卷三

鏡常自考人心亦然

屠緯真

三十四

凡天下從大觀小不精從小而觀大不盡此夫以識爲大
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見暗在暗可以見明此夫以境爲辨
塞者也惟道顯諸仁藏諸用其藏也復其顯也辨物無非
用用無非仁逆而反廣而微非心之所爲也道也然而舉
九德之卦復若小焉耳言復者其辨于大學之道知止而
后有定以能慮止者復也不復不止止而慮則其辨也天
下而反之身心意通相復也通相小也而意復于知復于
知則彌小耳乃又在乎格物物天下之物也格則其辨也
心不在焉乃至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在者不

復止不復雖食味聲色不可知而又奚辨焉學道者西至
日閉關之文爲主靜之說夫自然之道靜知止則靜耳安
所得靜而主之象曰商賈不行后不省方此非主靜之言
也環天下之辨于物者莫若商賈之行與夫后之省方何
也合其意識境界與天下之物遇而後辨夫遇而後辨因
其所不及辨者若夫不行而行不省而省所謂自然之辨
也與然則聖人何小乎復而大乎乾復之小乾之小也乾
之大復之大也乾大而明終始復小而辨于物其知一也

右湯若士小辨軒記

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蓋乾南坤北以

古今好議論

卷三

三十五

定天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
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所謂性之體也至于文王八卦
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奉
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
謂坤之正位變乾爲離乾之正位變坤爲坎者是也坤道
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之本體
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乎
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曰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
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虛而陽爲實此性之定體即乾南
坤北之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

不聞之極功所以爲性之用卽離南坎北是也

魏鶴山集又云乾變坤爲坎坎中一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根乎中者也坤變乾爲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天地間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內外之辨矣又云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惟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復于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蓋鶴山于此信之真而言之詳且切矣

尚書而下孟荀揚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

古今好義論

卷三

三十一

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不善曰性者本然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鍾會曰情生于陰以繫念性生于陽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盪情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觀于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脫脫其仁淵淵其溫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

揚明脩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惟也

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于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智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于六氣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樂生于明哀生于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榮曰人之性靜欲實汨之性也者所稟于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于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性則根抵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屢數寄

古今好義論

卷三

三十一

生也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雜性情而爲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是則堯舜無情桀紂無性耶曰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情其性免同上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聞于動靜其靜也嘗覺而未嘗無也

故嘗應其動也。嘗定而未嘗有也。故嘗寂嘗應嘗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無能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焉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于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動而萬變皆靜也。淵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集義者也。從欲焉。則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王陽明答倫彦式論心無動靜

古今好義論 卷三

王本

命

子不觀夫槎乎。衆槎之流。同寄于水也。而泐薄蕩汨。或淪于泥沙。或棲于洲渚。或爲漁樵之所薪。或爲蟲蠹之所齧。或泛或止。方此倏彼。而不可期者。水實使之也。然槎雖寄于水。而無求于水。水雖能使槎。而無意于槎。其漂然而行。泊然而滯。隨水之勢。隨人之生。而繫命于天者。亦何異是哉。林林而立者。皆人也。有貴爲王公。有賤爲輿隸。有富有千駟。有貧不能飽一簞。亦有一人之身。而始困終亨。前興後化。變遷無常。非天孰使之然。天雖使之。而豈有意哉。磅礴細縕。隨其所得。而人自不能違爾。世之不安乎天者。乃疲智力。以管所欲。悲失喜得。而卒不知得失之不在已也。非惑歟。

高季迪楚軒記

古今好義論 卷三

王本

余讀列子力命篇。達哉其言之也。孔孟大聖賢。皆言存命。世人惜惜。欲以匹夫之力。起而與造物爭。殫智竭謀。張機設筭。僥倖萬一。卒與禍會。此皆起於不知命之過也。書紀所載。帝王受天明命。曆數在躬。非人力可及。善乎班彪王命一論。寒奸雄之心。幾至于將相大臣。往往徵兆夢卜。惑會風雲。良非偶然。下此卽一錢一粟。一飲一嚔。莫不有命。限定數焉。達者無爲造物所笑。雖然。天命乃造化所定。卽造物亦不得而自主。譬如天王賞罰政令。天王所出。悉

止人之善惡取之。天王固不得以私意主張其間。造物定命。亦猶是也。上帝憐周畢之食。不能自主。問之司命。司命亦不能自主。聽之張車子。如是。而人尚得以強力智計與造物爭乎。世人深知此。則可以消躁競而游于清涼國矣。世有貧窮無事。坐享逍遙。日唱渭城。似能安命。一旦本領既大。心計轉粗。無暇唱渭城者。此蓋無資則無營。故適有利。則有義。故勞。即當其日唱渭城時。不可謂之清涼也。謝安優游東山。旁觀其捉鼻而恐不免胸中故有凱觀。殷浩任物縱情。至書空咄咄。外恬內躁。此亦不可謂之清涼也。二公之於命。尚未了達矣。

居長卿知命篇序

古今好議論卷三

四

放勳重華。曆數在躬。則瞽瞍于黃屋。空同握伶。天命不屬。則遺身於白雲。孔子命不應君天下。故終身素王。命應師萬世。故古今廟祀。太史命運未泰。妻子笑爲愚人。垂釣鼓刀。氣數一亨。聖王驚其神智。揮旗仗鉞。淮陰困時。市井之子。侮之若遺塵。及其得志。蓋世之雄。舉之若振袖。重耳一返晉國。賡玉食其何勝。當其乞塊野人。望壺餐而不得。呂文穆明旦傳臚。賜八珍于殿上。今夕貧困。噎一瓜于亭中。豈惟達人貴仕高官厚祿。紫衣作膾乃不得于一羹。趙生發藏終輸金于巨室。白蠟盈窰。命薄者化而爲泥沙。鈔紙幾何。無福者見以爲荷葉。豈惟人類靈龜能見夢于元君。

理通

故動而開天。所以生智慧。靜而藏天。所以全用默。德有心則作德于物。物之知心有眼。則役心于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本然之忘恬。不爲迷妄。情之息反。以爲病安。知古人語致者。必貴忘乎。夫人相忘于道術。真也。魚相忘于江湖。性也。有足則履。非真忘足。則履適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足。則帶適矣。隨烟而上下者。忘火也。操舟若神者。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兀者喪而不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華子之病。幾其真者歟。

李元卓莊列論此論宋華子病忘

古今好議論卷三

四十二

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乃萬物皆長。孰爲可解之。牛虎丁解牛。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謂之對。有生而死。謂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溼。又况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擊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

幾丹山

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擇也。萬巖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錯錯。一道之所原也。神人得之。

不離于情至人得之不離于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卽之以爲道術者非累于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于智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于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于是也

古之道術並同上

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讐也爲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樸然乎然而將以益天地故弗與也是故有周孔無期羨

古今好議論卷三

四十三

不學之謂貪無成之謂愚心死之謂天失身之謂無後

生焉其惟吾乎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美哉言也信眉而談性命舉足而稱聖賢皆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仁乎夫未有生而不死者是生與殺相半也而又加以豺虎兵盜災疫斬刈之屬是殺當勝生也黃虞以來非一代矣桀何繁舜何惠也是亂常勝治也盡諸橫生以奉縱生是不仁物也縱夷狄暴兵而血牙中原是不仁人也渾淪一氣而已子子焉而望之且責之噫不亦左乎

卷三

人與天地乃相似耳聖人未嘗與天地相似也天地無心而任氣任氣故不能無過無心故未嘗累德天地之有薄餌暈宇震電水旱崩竭災厲也是陰陽之所爲也猶之人血氣之疾疾也若以聖人之賞罰比天地之生殺過矣故曰聖人無復

天下之事名執其虛而利執其實聖賢莫能踰也

以上並王參州策部

生人之用皆七情也道何之乎舍七情奚托焉聖人順焉而立道釋氏逆焉而立性賢者勉焉而就則不肖者任焉而忘本夫父子生於欲者也君臣生於利者也奈之何其

古今好議論卷三

四十四

逆而銷之也

咸感也晉進也然而聖人未嘗不重抒焉寒遊之參音錄也甚矣躁之爲人害也

不飽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泝統方其泝泝統也不自知其可以封也及其封也天下不以其止于泝泝統而已也水之于井也日汲則涸不汲則竭其行于地上也隨所遇而變生焉

黃氏曰抄范氏湖文

大用人者主人之才爲人用者必非主人也長者常能誘人誘于人者必少年兒也難動者精奇易動者必蚩蚩之民也

湯若士

虎以操麋。龍以靜金。花以上披。蟻以下有。各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以暴危。虛以居之。可以待時。

潘若士

天積氣也。星隕爲石。何以成形。地積形也。山川出雲。何以成氣。地在天中。不知何物爲能載地。天包地外。復有何物可以包天。虛空之中。更有虛空。畢竟何者是空。世界之外。定無世界。畢竟以何爲界。雨雪之隕也。則以陰。霜露之隕也。則以陽。日月有影。則無聲。風雷有聲。則無影。百升望暑。則焦。美稊。綱暑而盛。草木經寒。則凋。梅凌寒。則開。松之性惡濕。栢之性則惡乾。黍之性喜高。稻之性則喜下。均一草木也。何以致毒。何以解毒。均一藥物也。何以宜溫。何以宜涼。

古今好議論 卷三

四十五

涼。草與母何與而益母。花與男何干而宜男。萬物入水則死。魚得水則生。萬物入火則焚。火浣得火則潔。獸見風而活。豹隱霧則斑。萬物以耳而聽。龍無耳而其聽日遠。萬物以足而行。蛇無足而其行反疾。燕何智而知歲華。鵲何慧而避太歲。萬物日則作。飛鼠晝伏。萬物夜則息。燭耀宵遊。蜂蝶何以尋香。蠅蚋何以逐臭。人之孩也。事事未知。而飲食獨解。人之老也。事事皆衰。而見慮則長。齒何以居晉而黃。頸何以在魯而瘦。膚從白而得黑。髮從黑而得白。忠臣感六月之霜。屈原何以不甯。孝女致三年之旱。申生何以不旱。祥覽以盛德有後。伯道以忠孝無兒。彭老以至真延。

年。顏回以大賢夭死。上帝尊嚴。何爲而笑玉女。太白高真。何爲而竊玉清。神龍何爲而藏于人。爪樂神何爲而隱于女。鼻似此紛紛。皆理之所不可知者也。

屠綽真理排

謂材者必福。則蘭以香薰膏。以油焚。謂材者必禍。則蔡以智衛足。輔果以智免患。謂不材者必福。則馬以老棄。鴈以不鳴殺。謂不材者必禍。則櫟社之木以朽全。其天幸。魯人之子以瞽免于兵難。謂賢者必福。則鳴犢以善以善人誅。牛缺以不怙死。謂賢者必禍。則禹稷以累善王。旦天以盛德興。謂不賢者必福。則崇侯以佞醢。羊舌以貪族。謂不賢者必禍。則衛宣以無道。亂賢盜者以殺人壽考。好兵好學。

古今好議論 卷三

四十六

施氏與孟氏子同也。施以之爵。孟以之刑。人貌言行。北宮與西門同也。北宮則窮。西門則達。均一中立也。里克則殺。身馮道蒙福。均一矯勁也。孔融構難。高允獲全。閭閻備齊。不謂難起于越。始皇防胡。豈知禍生於亥。龍孫亡周。燕啄傾漢。變詐可測乎。侯景覆梁。祿山亂唐。繫可預謀乎。牛哀化虎而噬兄。蟹令流尸而禪蜀。虞氏之滅。起于腐鼠。邯鄲之圍。兆于魯酒。秦穆之禍。成于馬肉。華元之禍。始于羊羹。鄭靈見弑。胎于龜鼎。齊頃召師。基于帷婦。何不相蒙也。古人云。天下之變。無窮。智不能防。勇不能挽。君子安義命而已。

同上

武問鬼神答云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地載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此地之神惟獄降神生甫及中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為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揚用脩環語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六欲皆得其宜全生也六欲分得其宜虧生也六欲莫得其宜迫生也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告今好議論

卷三

四七

之不盡焉魚之不察精意之不致龍蟄之不知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格物也

千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于樵杙故曰大器晚成龍吟虎嘯大音也尚頰舌之感必下于蛙黾故曰大音希聲

希聲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紛華逐欲而生純朴從物而死

衆流既分其原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毀

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荼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圓乎喪

其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關至矣

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着焉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水涵太乙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綏如安裘晏如覆杼靜而極也行以業養趨以肆夏動而則也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鍾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必以

告今好議論

卷三

四八

柔翰輔強毅者必以弱輻

理者太虛之寶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

可論理而遺數

此係係張行成語

律呂造夫婦之端官商合君臣之宜填澆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感舞綴以勸勞逸官軒以等貴賤故曰成于

樂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

是故渭以涇清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

已上並用脩環語

范積作神滅論謂不開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不通之說也。夫刀頑物也。神靈物也。利因刀而有。神非因形而生者也。利存于有刀之後。神立于無形之先者也。利因刀而後有。故亦與刀而俱亡。神非因形而後生。故亦不與形而俱滅也。利附于刀。即刀之所生。神雖附于形。非形之所得生也。知神非形之所得生。則知神非形之所得滅也。今天地有壞。虛空不壞。天地滯于形氣也。虛空不滯于形氣也。形猶之乎天地。神猶之乎虛空也。水能溺形。不能溺神。火能焦形。不能焦神。附于形後而立于形先。合于形內而超于形表。但神待形而有附。斯神之所以益靈。形待神而有主。斯神之所以能動。形待神而有主。豈謂形遠能滅神乎。神待形而有附。豈謂神遠與形俱滅乎。清長卿天下之物。無有不無。無無不有。物虛則生。何無不有。物過則寂。何有不無。無而之有。如水之凝為冰。有而之無。如水之銷為水。無而不無。奚以言無。有而不有。奚以言有。故先儒謂大易不言有無。有無諸子之陋。管商申韓。雖而來諸有者也。釋老莊列。皆而求諸無者也。天下之患。何者不從有起。大地山河。從而有。凝胎卵濕。化從有而結。喜怒哀樂。從有而萌。是利非害。從有而起。貪愆執着。從有而生。爭鬭角奪。從有而盛。煩惱焦勞。從有而煎。憊盛。從有而轉。

古今好議論

卷三

四十九

所謂火宅也。見不得。不以無救之。以無救有。如以清涼水止炎。譬罔不灑然。同上

夫水之受刃也。刃過而水不傷。水虛也。聲之度垣也。垣實而聲不礙。聲虛也。日之照也。玉階糞壤。無擇也。日公也。雪之墜也。稻穢溷廁。無擇也。雪公也。人礙形骸。則實。執形骸則私。必也舍形骸以養其公。忘形骸以養其虛。既公且虛。大道來集。譬如浮雲游空。世所不能難也。同上

學道之人。精專且久。無有不成者。重之視子。蟬之蛻殼。精也。犀之孕月。蚌之胎珠。專也。繩之鋸木。水之穿石。久也。精專且久。凡物亦有成者。鶴鹿之長年是也。外道亦有成者。

古今好議論

卷三

五十

外道仙人之神是也。精魅亦有成者。復狐山鬼之通靈是也。然鶴鹿雖壽。人得而殺之。不通性靈故也。外道雖神。人得而燒之。不聞大道故也。精魅人得而治之。不行正道故也。況聞大道。行正事。養性靈。而精專且久。何患不成哉。不精。不專。不久。僥倖而求速效。非有志者也。同上

蛆生乎糞。亦死乎糞。人生乎情。亦死乎情。

耽溺昏迷。侵精耗氣。愚人以苦為樂。戕敗暴殄。損人利己。凡人以罪為福。魚之在水也。人以為水。而魚不知其為水也。蛆之在糞也。人以為糞。而蛆不知其為糞也。

目者心之宅。夢者心之游。君子觀心于目。驗心于夢。是故

賁存神返視。

夫名之所出。雖義猶假齊桓晉文之事是也。心之所安。雖不義猶真。賁高蔡邕之事是也。

以世法治世。以道法治身。何謂以世法治世。物應喜與之以喜。物應怒與之以怒。物應動與之以動。物應勞與之以勞。物有順逆。物有去來。與之以順逆。與之以去來。是為以世法治世。何謂以道法治身。因物以喜。我不喜。因物以怒。我不怒。因物以動。我不動。因物以勞。我不勞。因物以順逆。以去來。我無順逆。去來是為以道法治身。不出世法而得道法。即治世而得治身。是故荃宰何妨。軒冕不遜。

古今好議論卷三

並肩緯真

五十一上

列子莊生最喜天機。天機者。馬之所以千里。而人之所以深機。機深則安機淺則危。性命之先相為寢息。

湯若士

因心為量者。錄乎我。而自知。錄器為功者。好乎世。而靡必。

同上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吳郡呂一經編纂

經學四

文章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垠。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韓昌黎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于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為常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同上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忘返。亦猶紙作繁奏。必有希聲。抑揚頓挫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

有迴洪遙遇觀之者不厭從兄瀚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是謂也

李德裕文章論○李又有文箴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梓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凋良寶斯棄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若乃宣傳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誦屈平宋玉爲謗者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繁華失實無裨勸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二

樊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于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摧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何者昔大道爲公以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以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碑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教諭重沓跡實同于莽卓言乃類于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形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服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士者兩軍爲敵自相稱述言無所隱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欺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曰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

時玄黃列宅建都若鴛鴦之巢華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令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見詔書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聖詔下綸言申側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助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光武謂寵萌可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三

所慎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僚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筲下才罪不容貸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于俄頃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與諸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頌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偶而言併吞六合屬不盈時而言威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義理無易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此所謂一概也考茲三夫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盡憑虛夫鑲冰爲壁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

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

劉知幾史通論載文

人文之顯。肇於庖犧之世。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而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取諸大壯。書契之造。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應何莫非燦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彛之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并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復有乎他也。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

古今好義論 卷之四

四

如禹敷土。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萬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泉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光之舒疾也。有大射於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序階之揚鞭也。荷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

宋濂二原上

為文必在養氣。氣得其養。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

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煥魄淵。運行不息。基址萬奠。躍次弗紊。吾文之敏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潛層城九重之嚴。逮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眇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會莫窮其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下。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渾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其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靈有以

古今好義論 卷之四

五

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兼本末不止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起之謂。凡是四者。賦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誠。擯者將以假夫圖。庸者將以溺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峭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華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靈。滑其真。散其神。操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于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鳴號林而蜚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蝶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

知養氣之故也

宋濂原文下

明興世世右垂紳委蛇之業士大夫作爲歌詩以紹明正始之音雖如矣至於文而各持門戶以相軋卒勝卒負而莫有竟者其故何也尚法則爲法用裁而傷乎氣達意則爲意用縱而舍其津筏畏于思之難信心而成之苟取其近者囂囂然而自足耻于名之易釣棘以探之務剽其異者沾沾然以爲非常夫其各相軋而卒莫相竟也彼各有以持其角之貞然而不善所以爲勝者故弗勝也吾來自意而往之法意至而法借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間矣夫意無方而法有體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窺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之若難此所謂相爲用也左氏法先意者也司馬氏意先法者也然而未有不相爲用者也夫不睹夫造物者之于兆類乎走飛夭喬各有則而不失真迨乎風容精彩流動而爲生氣者不乏也彼見夫剽擬而少獲其似以爲真曰吾司馬左氏矣所謂生氣者安在哉任于才之近一發而自以爲生色曰何所用司馬左氏爲不知其於走飛夭喬之則何如也

弁州五嶽山房文稿序

夫文章之與吏治其宛若霄壤然其精內通而無所不合者物情也故辭士之爲辭以所見無非辭者必欲求高吾思遠出於物情之表而後快法吏之爲法以所見無非

法者顛倒束縛于三尺之末而不能求精於物情之變而後安彼無論其不相通而已其所以爲辭者偏而所爲法者拘也故舉尹翁歸朱博輩而授之管知其無當於語千里之竹百吏之牒以授嵇阮李孟諸公恐亦未暇辨也

弁州集

少習王通氏書疑其用聲韻之微而輕加人以君子小人之目爲過及讀所謂唐廬路沈宋者詩其屬事非不精辭非不彬彬中文質也然往往工於用情而薄于約性其顯而被之廊廟則多侈大其所遭以明得意其氣多輕揚而陵物不幸而往死放寬以死則或追痕其所跡得而其言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七

非或微挾其所自樹而其旨亢其下者有所詢乞而其旨謾高者無所顧藉而其旨誕雖其辭之工有曲盡往死放寬之狀若能致其身於不朽而天下後世更有羨于其窮者然而悖達超曠之士固已陰解其中之淺而預識其一蹟而不復收矣王通氏之書信有味乎言之也

弁州集

以余觀于文章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于世卽北地載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昆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于脩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飲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

至也後生乃惟象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沉藝苑真
爲相合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奎之群贊
取道一夫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稱
汗邪則皆曳踵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
已嚮其利爲有德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僭倖比
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耳復以易曉忘其鄙俗相沿竊譽不
自知其非及見能爲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于時
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二三君子家傳戶
誦則一人又何難焉文章之道童習自紛乃欲一朝使舍
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于不可必致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人

者乎夜蟲傳火不疑于日非虛語也

李于麟送王元美序論文

韓子云維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聖賢懷道諸
子挾術出之有本而育之無窮譬如棄斧之費元氣是故
墨不襲儒莊不做老谷自以精光注于兩間斯千古之業
也近代學者多岐而精光朽矣則不能無扶而必資有待
然而才短巨細識有廣狹區以別矣若乃傾瀝液于前人
而運杆軸于肺腑神胎旨合喻于言外斯田成子竊齊國
而并竊聖智者乎準繩篇章範模格調是負匿揭篋擔囊
而趨巨盜也其或踟躕於韻咀嚙於思夾裂鉅釘句字是

以是穿窬拊提抽箕踰備之姦抑又下矣夫造化之精
爲人。人之精爲言是故文之爲用也準於造化天經而地
緯陽開而陰闔嶽峙而川流神解者離形以爲工遁相以
爲技不法其法而法其所以法解牛如庖丁斯離其形矣
相馬如伯樂斯遁其相矣此神解之喻也彼句字之是也
也則枝經之是膏者也牝牡之是索者也指玄黃而爲天
地指赤白而爲日月指水土而爲川嶽惡能盡其變哉

馮元成

文章闢乎世運國之興也如日始出霞采熹明其盛也如
日方中晴霄晶朗漢盛孝文唐盛文皇宋盛慶曆於時洛
陽射洪廬陸葦挺生關雎塗而導芳軌蒸蒸焉與治化相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九

昭炳豈偶然哉

夫文之爲物也其法與兩儀相不易而其用與萬彙相變
化法有不易故不能舍古以立型範用有變化故不當泥
古以薄風神晚近作者非安凡而固陋則務高而牽合是
以於古不能窺而於變不能盡

馮元成石湖稿

夫凡用之用莫大於文雕蟲璧璫達者往往薄之聖詰脩
道德明仁義則安事文彙條程功令樹鴻鉅則安事文貞
士矯風節標獨行則安事文有道葆貞元養性靈則安事
文文於數者咸亡當而數者非文則湮抑弗傳何以明之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剖判以弄璋畢卓現懸諸日月同敝天壤者何筭獨以劫灰之後載籍不存故無從考鏡洪荒太古以來文字一經秦火帝皇神聖功德率寥寥無聞萬機惜之張茂先博物志為晉武刻削壞事異物罕有存者越絕書極奇偉存其文不自著其姓名至今不知誰作披裘公之行高千秋吳傳失載其為何之子道家稱有道若肩吾禺強綠圖務成中黃九炁徒記其姓名而不詳其道術千載而下莫窺其性靈韜抱其所千里同堂萬古亘莫而罔磨滅者則文字之功絕偉也文與氣運遞升降楊子雲謂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言哉言之三代以還秦文最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漢西漢莊而簡古東漢典而差騰猶不失樸意至魏而始加以藻績遂斷削二京舊管六代是關氣運升降之一機也姑以一人之身之文論義農太古其文則隱周孔神聖其文則經顏會溫溫其文粹美子與巖巖其文高峻莊列超曠其文沈洋靈均忠憤其文斐然左氏博瞻其文華苑靖節澄澹其文冲質潘陸濃至其文華葩本乎心靈發乎詞采以此論世氣運升則文升氣運降則文降若形影聲响弗能越矣

屠隆漢魏叢書序

學綜往古則妙手苦於乏材氣化與世遷遷斯文隨時升降典謨爾雅已闕混茫商周郁文遂臻鴻臚鑿破精元兩司馬氏實鉅靈之斧鍊成五色曹家父子乃女媧之神浸淫齊梁雕繪已極洄沿唐葉風雅漸還至宋而俗秦社鼓于村老逮元而稗謳艷曲于青衣夫三唐清綺固魏國之素而朝天六代英華亦夷光之新粧炫服

屠長卿鴻苞集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世人封已為我謂我在議不少資人至為文章乃不識有我緣左而史緣莊而子緣相如而賦緣陸謝緣李杜而詩說所緣則亦立無一字或綴奇字累累引之炎熒而下為所議得百千字魚貫漫曰我文如是及說字去又復不成我嗟乎何薄待我耶泰濛玄蒼以為質垣野經緯之飛霞幻而色剛風幻而聲縹之內物物自文章已我本自色我本自聲夫安取彼彼固我也我何我也

虞長蘅

九博者一之影也說也而一始安有博九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吾奕也奕有諸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諸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矜以強自強以誦自誦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則今之所云詞家流者是也夫貴于詞者曰

與也故詞一也古之字于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于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與一也而字二耳與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墳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與奪裴葛以取溫良而取溫良于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

古今好義論

卷之四

五

徐文長

戰國之文非縱橫則名法于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

然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于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亾也夫必公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崇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于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用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東坡乎 鍾伯敬東坡文選序

古今好義論

卷之四

五

洋灑灑矣苟按之身心毫不相涉言高于青天行卑于泉泉此與能言之鸚鵡何異文人無行自古著之余以爲不然夫能文者必稟扶輿清淑之氣豈其土直堀堦一出土囊之口俯仰千古要以行潔志芳發爲金玉之聲者其得數多矣游夏宗孔儒行國魯正明素臣書法無隱夷吾博論伯功偉然鄭僑多聞相業鴻峻屈平篤宗臣之義莊列希至人之蹤洛陽經國發義閔純淵川明道操履粹白十長感慨正論而逢禍東方詆譏直言以悟主夏侯耆儒安世長者劉向情忠以憂宗國匡衡敦大以立功名朱雲折角伸節于上翼勝譚經匪躬于漢室班彪拒僭命以尊王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恒譚不附識以媚上賈逵博雅冲虛康成矜莊檢秩隱思
受士共兄大梁遜德北海環姿瑋度元禮齊聲平原兄弟
服膺儒術元凱威信播于襄陽太冲恬退聞于齊國稽阮
挺人外之標江蔡立清士之目叔寶平情于非意夏侯正
色于臨刑逸少才高氣曠作深山道士之觀玄度神散資
澄多神仙烟霞之趣夏侯湛備孝弟之性向子期有莊老
之襟袁山松九死不回羅君章一介無貽王子年玄風大
暢皇甫謐雅志幽潛周明冲遠湯逸人群抱樸博綜蟬蛻
塵垢陶都水高風眇邈徐孝克獨行清孤劉峻知命勇退
多士為楷高允秉節蹈道人倫是宗文中講學于河汾無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功葆光于東臯廣平氣局堅貞曲江風格峻整少陵憂國
緯恤萬方青蓮矯首神游八極右丞淘洗深入禪那襄陽
蕭閒不忝高士昌黎望起山斗柳州氣壯羅池蘇州焚香
掃地氣韻故佳香山玩世脩真風流曠絕皮陸泉石幽情
郊島烟霞深趣范堯夫德符其言胡安定文稱其質廬陵
醇儒後進領袖眉山俊傑國家師模君實朴茂各貫華夷
祖禹沉剛聲聞婦孺黃魯直孝友天成陳無已苦節霜寒
米元章丰神拔俗李龍眠襟度古人嗟乎所貴于雕龍繪
虎先登莠增政以其流品清徹琬琰其雕寶而傳之校全
桂馥有餘芥矣不然金盤盛腐玉膚蒙穢祗可嘔也晉王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嶽之縱誕乃曰井丹高潔不如相如漫世子歆自狀故云
爾然胡可為訓也 屠緯真文行論

詩文之道貴在品格江都孝若德性溫美子卿屈平節氣
貞勁淵明貞白蟬蛻榮祿廣平曲江鳳鳴人倫嗣宗太白
逸韻天放左司右丞清標霞散叔夜稚川大有玄理景純
子年宿具道骨各寫性情不失本來故足貴也若伯喈孟
堅濡迹浮雄子雲茂先甘心纂述相如桑中平臨叩延清
虎子於佞倖何鄧口談清虛嗜血勢利謝范筆掞星漢病
嚙狂謀譬之爛熳之光生平糞穢蛆蚓之响發于泥塗故
品不可不重也古高士至人倏然清遠發光埋照亭亭物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表即一字不傳百代而下可勝欽挹矣

詩賦

詩與山川互相為境也久矣文王化被二南江沱漢清首
膏沐焉迨屈宋出而沅湘豐鄂間芷蘭菌桂胡繩杜若凡
足以襲幽帶而縵奇服者皆以組文心而脩詩腸至於靈
璫喻君鵷鳩方佞雖雄名風雲雨狀神杳渺幻詩義於
茲波矣夫詩言志本人情而為之也盛世錄情而不離
中世變質而不失情至于今則設情為詩而不知有質矣
拾唾浴流轉相剽獵漫曰更靡調為高轉瘁色為艷而以
迹廢心以心逐貌飾文竿以爭香木假粉白以敵皓羽將

誰眩乎江水之發也。岷嶓爲隘，巫峽爲束，嵯峨爲嶺，而後注五湖，灌三江以歸之大海。有本者如是。若夫累石象嶓，夾堤爲澤，假雨盈澗，此則今人之詩。所謂聲聞過情者也。

馮元成集詩序

今天下游道與詩道俱敝矣。阜曄鵬冠之迹接於中原也，豈采真探奇自爲無亦惟是龍旌寵而梟號克所爲雄其舌而雌其腦者泊泊乎至其談詩且曰吾祖屈宋也吾祖李杜也寄人籬而食人脂且趨且赴如飛蛾之逗乎塵紗，隔一絲以望天，抑何以開紙鎖，謝垢氛得浩渺胎靈之言而稱之。

同上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七

人生含一吹萬吐爲聲氣與大塊噫氣相爲填篋，雖工拙孫栗而隆汗乘代虞夏以前無論已，商周之詩至戰國而極，晦漢興始振之，漢魏之詩至六朝而波蕩，唐興復振之，談者每曰三百篇猶崑崙，崑崙漢魏六朝猶龍門，漢石唐猶瀟湘，尾間等世次而遞下之，則于今日遂爲金溝象清之矣，流乎愚謂詩至于唐緣情綺靡之功始爲大備，猶服有九章食有八珍，酒有五齊，豈可執茹毛衣皮，執樽環飲以諒其失古耶？夫三百篇非以字句古也，貴在音溫厚而聲至，上漢魏非以聲律高也，貴在氣渾麗而調不下唐人，之教在能不失三百篇之旨而務完漢魏之氣，且又藻潤以晉。

宋之賡襲梁陳之餘妍，故作者雲合，愈變愈奇，神情俱際，氣貌並玄，至於歌行律絕，暢古開今，即使屈宋操觚，蘇李授簡，能掩其秀而奪其色乎？然而初盛中晚區分，域別大都，初盛以氣馭情，情暢而氣愈完，中晚以情役思，思苦而氣彌衰，要之朝陽暮霞，春卉寒英，咸各有致，章客植本而捐枝，舉首而遺尾。

同上

夫神能飛形，誠能移山，道集者虛，帝畏者專，物未有不精而詣者，靈明一寂，含生而有視其所用之風斤，偃偶條丸，蜺射霍若，神人然語精也，秦鑄越盧，胡弓車豈必其天性能哉？夫中寂而出之爲聲，聲叶而餘之爲韻，韻比而歌之。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七

爲詩帝子皇娥，瑤水白雲，陰陽合節，宮羽流響，其發乎天倪耶？野人擊壤而謳，里婦運袂而謠，而機彌天而音彌真，巧詎必習習，詎必精習而精焉？則唐人爲最，人巧之極幾于天文，皇旣手提戈與群，遂鹿者角，又手操觚與群，雕龍者用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海內士人人畢力稱詩，此物運彙是故堅而括之千古，極情放意是故橫而收之八紘，澤顏膏首是故紉縻而薦施，伐毛洗髓是故銳凡而超聖，聲必諧律，體必稟裁，外無乏境，內無乏思，是唐人之長也。

唐詩類苑序

正則長逝，大雅中天，齊梁諸子，雕鏤近工，緣沾泥之飛英。

終分風之亂霞迨乎初唐日弄五色抽殘偶玉杯穀方采
形儼之始天地其濫觴哉不有二儀誰名四六桑悅自命
詩本太極彼狂矢口中心愴矣夫人類曰詩字母之祖三
百遺音一二偶叶耳沈約儉父親弑渾沌冥冥千秋無人
討賊如何如何山人謂吾師神友氣奴風僕騷故牛鬼夜
泣龍德秋登慢亭既遙里耳焉睦果爾則卿雲之曲便合
夢鈞天來耶吾聞詩緣情不聞緣陳死人發其已閉之寂
也藜蒸而葉灼灼而花千歲一桃絳者碧者青且黑者巧
奪閨綉千歲一製令東皇走春工而問前蒙之舊細核其
矣譬如虎跡前跡如益後亦如益在山君自提踏即波會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太

不斬其肖然則東皇握龍漢之玄符何年不與此君曉
藍之密印何古弗叶獨奈何屈作正則衡竄哉
詩者風而已矣或曰風者物所以相移亦物所自足有不
可得而後者十三國之風采而為詩舒促節秀澹穠纖
各以所從星氣有直水土有北宮南之民不得輕而徵獨
明條之地不得垂而閭莫此儀所以南操而為所以莊吟
也

湯若士王若堂集

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然樂府蓋取民
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
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

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
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

文長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
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有當
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為物不能不如是
也且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
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
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賦之
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未
詩取斷章者也斷之於此而無損于彼此無所予而彼取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太

之說詩者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詩之為詩自如也今或是
漢而非宋是宋而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為詩
之指歸盡于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考亭儒者
虛而慎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疎者近迂
者考亭之意非以為詩盡于吾之法凡以為最下者先分
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
而不敢以吾之注畫天下之為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
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
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為究極之地可乎

鍾伯敬詩論

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澤。穢則否。其境取幽。穢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小米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選集之。夫必不于市于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為吊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為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與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

鍾伯敬

風雅變而為騷。江潭尚矣。其徒二三。連肖其下。波流騷變。

古今好義論

卷之四

主

而為選郊。蘇李而稀。張衡柏梁。梁父。祧矣。漢其室事也。魏其堂事也。晉猶在祔。餘悉在祔。故波流無騷。非無騷也。善哭者無情。而不哀。騷之優孟也。繹祔無選。非無選也。騷幾工而太僕。喪選之枯倦也。以騷則逸。為政以選則親。為政又惡乎取之。或類有同方。有體有各。至藉令必要其極。寧詎能舉一而廢百耶。許繇有言。有族有祖。聚族則繇後率。祖則繇前比。而合之選。其族也。騷其祖也。繇前則推而進。為六義。為四詩。繇後則放而文。為貞觀。為開元。為大曆。二氏迄今。誦之勿絕。其斯一當衡石也歟哉。

汪司馬騷選序

予稱詩大率祖三百篇。宗楚騷。漢魏而祧六代。卽盛唐具在。祔澤與王杜陵。顧惟道古為洋洋。或者不然。其言謂四序推斥。天道則然。夏則副瓜。冬則椒酒。寒則狐白。當暑則絺綌。夫侍瓜葛而將輟。寒時宜何有。予始改慮。而求唐體。乃知猶韋不能不波。寧詎能舉一而廢百。夫天建北辰。以為極。三垣列宿。經之七政。緯之觀象。明時于是乎在。而恒星萬二千五百。可仰而闕。不則合譽。不名而宣。夜有遺視矣。堪輿氏司地。習形家言。極其致。則方里可布。闕庭而堂坊。直一杯土耳。然必相方。隅察源委。明審背附。采周覽窮探。而後可從主。測不則舉一毛而失馬。體將厭笑于大方。故大海稽天。三山始壯。周虛環列。黃屋始尊。何以故。得全故也要。自九歌二雅。是及齊梁。惡可同。器自開元。迄于季世。惡可同。半彼其耳。食而務屬。餐焉知正。味藉令太犬官而為之。宰吾其從。割烹者品嘗之。六藝若在。尸饗日用。不廢楚騷。則朝踐漢魏。則常珍齊梁。其餘闕與吾。將虛。矣。則唐則醴醢盛。唐則榮醢中。則醢醢則昔。方丈不取。盈于一。一。九。債。不取。足于。詩。豚。皆。是。物。也。雖然。群。飲。江。河。不。過。克。腹。雖。有。敏。者。嚙。能。吞。雲。夢。而。引。明。河。挹。彼。注。茲。由。博。返。約。深。于。詩。者。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猥。云。刪。後。無。詩。則。是。歷。年。三。千。天。無。章。而。地。無。紀。矣。

六書之藝自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嶇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泰五經文字及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而中其說曰伏羲觀圖書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至周公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平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詩叔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圭

重者說文十四篇本蒼頡之篇其所載秦篆之全古文籀文軒周之跡猶有存者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峯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口訛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以小楷寫籀古十說其九唐孫強又增加俗字其間若李陽水則戾古祗俗陸德明則從俗詁音又字學之不幸也今曰此學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剿程朱之瀆魄工文辭者止于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絕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麗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墻哉

楊用脩六書索隱序

堉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下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能爲祖也黃梅之徒蓋千餘焉引而不發躍如也達磨之示旨微矣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悟解悟也解悟非悟也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得也日携醍醐而食人知味者寡矣

王弼州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爲蚌生也儒謂珠跡內出生于蚌胎佛謂珠跡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跡諸已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草木子

圭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與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同上

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境即所謂正智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因始覺而合本覺其至也始覺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五陰色受想行識也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

第六卷 非本覺即無以為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
羅欽順

達磨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性。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著顯宗記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足以發達磨之旨。此與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然執知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為性。此其所為甚異也。
同上

古今好義論 卷之四

今夫方器盛空則方圓器盛空則圓孔。顏膚華乃盛孔。顏食五牲而膚革不盈。安用五牲。食五牲而膚華豐盈。盛者五牲也。五牲之膚革而盛孔。顏哉。或道難曰牛首蛇身。內盛庖養恃艸水而生。終化龍之僧也。曰否。近有王大夫浸假而化為牛。以放生免著結繩解調。佃漁字皆從田。結繩而為網罟。不過禦田虎。田禾田中之魚。故曰結繩而治。庸詎知庖養犯此形造。此業政爾。不必為古人曲解也。若乃無情則性見。草木無情。食之亦無情。依草附木。鬼神猶靈。而況于人乎。

使道塵溝。碑以杏粥。起是為李老之長生。使蒙魏璽子以

山泉養是為桐孔之先覺。淡泊世味。斷了塵劫。以慧門。臨是為蕲釋之向上事。
虞德園

夫出世者貴禪。理貴其清虛。在世者尚儒術。尚其實。清虛者薄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尚實際者薄出世。謂其空廓而必當。是皆未流之言也。夫天下之道。惟空實兩端。不有其實。空何繇存。不有其空。實何繇傳。釋氏所守者。靈明一竅。視萬緣為障。而一切遺之。似與天地萬物。了不相關。不知有為之法。從無為起。天地萬物。惟其能空之。而後能有之。世之士。直黃屋浮座之事者。適足與辨空。率大衆即上帝。生物何者。不倚虛空。立儒者乘理觀化。蕩煩除累。

古今好義論 卷之四

跳于陰陽之外。而立於冥寥之先。然後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空為實。實之所為不壞。仲尼無意必固我。空若謂也。若儒者不枵其中。而日以天地萬物膠其府。縱橫晉則。枉估之夫耳。夫儒釋之不同者。在世出世。而其大原同也。儒之用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儒貴人儒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云真空。亦稱妙有。妙有者實也。若綴綿煩躁。而自同枉估。何名為儒。儒空而見而淪于死灰。何名為釋。余見佛子之徒。以性空自詡。而非薄儒者。俗儒不達。又矜詡名實。而詆訶西方。自非精詣玄覽之士。烏能究其指歸乎。
屠緯真

曾一以貫之。者無也。貴者有也。一以貫之。有無合一也。貴而隱。貴者有也。隱者無也。貴而隱者。有無合一也。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無也。生其心者。有也。無住生心。有無合一也。老谷神不死。谷神無也。呼之即應。不死也。有也。谷神不死。有無合一也。儒顧謨天之明命。顧謨。即內照也。天命無聲臭而聲臭所由生。故必顧謨焉。佛照見五蘊。照。即顧謨也。五蘊非無也。皆空非有也。老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嘗有欲以觀其寂。觀。即照也。即顧謨也。兩觀最重。是其入道之功。有無合一。非無非有。乃三教至道。非頓悟何以知之。故聖功。即在內照。無下手處也。人止一心。但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主

靈光外馳。則爲人心。所謂情識也。靈光內照。則爲道心。所謂見性也。玄門指情識爲順行。見性爲逆行。故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壇經曰。煩惱即是菩提。但在悟與不悟耳。故偈曰。誰中火宅內。元是法中王。人無二心。非離衆生而爲佛也。

層層真論三教

士大夫既知二氏之道之美。而畏人以異端目已。乃動輒託附儒術以迷人。其心猶不能忘情于宣廟兩廡下之組豆者。以愚論之。吾儒仙佛。其理雖一。其作用成就。實自不同。學者持論。宜明目張膽。各探其本源。各要其至處。以示天下後世。乃爲作三教張主。如云。明知二氏可貴。第以

世人不悟俗儒異議。姑託之儒術牽合。附會其說。使不至駭人。陽詆仙佛。陰爲主張。是豈大豪傑卓絕千古之見哉。儒者世法。仙佛出世法。在世不可無法。是故貴儒。出世不可無法。是故貴仙。仙佛儒學實而公。仙佛學虛而大。儒者實而有虛。虛在忘私。仙佛虛而有實。實在証聖。仙佛出世。故云虛。虛以出世得名。非幻妄也。儒世法。故云實。實以世法得名。非滯着也。所謂各有至處。以此知此則不可相廢明矣。孔子以老爲猶龍。以西方之人爲聖人。是未嘗詆仙佛也。佛之立教。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仙之立教。在淨明忠孝。是仙佛未嘗詆儒也。三教之所以卒於鼎立也。同上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衡運史祥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舜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孫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恒。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

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良良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于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無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有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龜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于母女應于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三六

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陽剛治政是爲剛中健正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

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辟愚位賢之運陰隨于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有年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于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息既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爲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寒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三九

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華也仲尼沒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華也民泯莽莽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

胡翰衛運論

陽九百六者自然之運也載于太乙肘後甚詳曰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窮皆所謂厄候也故之

羿浞而得陽九七周赧而得陽九八漢延熹光和而得陽九九隋大業而得陽九十周厲幽而其間得百六十二敬王而得百六十三六國與秦之際而得百六十四晉爲十六國而得百六之數極而反于一五代而得百六之數三其分裂華散章章應矣然舜禹而得百六之數七小甲雍已而得陽九之數五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不降而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而得百六之數十周成康而得百六之數十一漢明章而得百六之數十五唐文皇而得百六之數二此於時不大小稱治哉而又胡以盤矣若此也

王世貞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三

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然則天果與于人乎果不與于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于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于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于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

不知吾見人之禍福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于物者以測之若人則可知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未有人心悅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墜迷于下而天道順于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

歐陽脩五代司天考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三

如斯而已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候時而行之者有不候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脩封疆經術相土宜毋聚大眾李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器械孟夏無起土功勸勉農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地養田噉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具衣裘舉五谷之要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窬窖脩囷舍什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等類此固候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賜貧窮

賢者非夏無以贊俊傑遂賢良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正貴戚罷官之無事者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配人之紀含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

柳宗元月令論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也然則麒麟闕而日月蝕鯨鯢死而慧星出河變應于千年山崩跡于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通代如盈縮循環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决疑龜焦著折宋古今好叢論卷之四

宋之四

王

王晉象平壤幡云象止梁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莫之測也然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谷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先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于蜚域蜚螽震食崩析隕雨霜雹大水無水其所証明實皆迂闊況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知其所累益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灾肯于二百年外討符會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于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

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
按王札子之亂在彼成
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高
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高
宗諒陰毫都實生桑穀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
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簡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
詎知來者難誣取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大爲國哉

爲強艸誇著素色負鑿非中國之虫鸚鵡爲夷狄之鳥如
斯詭妄不可彈論且每有敘一灾推一恠董京之說前後
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精
審者乎然則天道遠遠神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
如梓慎之占星象趙建之明風角單颺識魏作于黃龍董

古今好叢論卷之四

王

食微音亂于蒼鳥斯皆鑿彰先覺取驗將來苟有竹魚雖
曰不然

劉知幾史通言五行祥灾志

世儒有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說春
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于一字以陰中時人三傳唱之諸
儒和之盡推己意而誣以聖人之意此欺人之學說洪範
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于前
諸史因之爲志折天下灾祥之變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
之域乃以時事爲之配此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
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且萬物之理不離五行五行之理
其變無方雖固爲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爲水矣而坎中

有水安得直以秋大水爲水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爲火行之應乎。況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耶。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聽之徐。而能關于五行之涉乎。豈其晉申生一衣之偏。鄒子一冠之異。而能關于五行之涉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竊觀漢儒之說。以亂世無如春秋之深。災異無如春秋之衆。者。是不考其實也。臣每謂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于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五

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春秋大水者八。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痛哭流涕而已哉。蓋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其所以威和氣而禪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其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異。而一一質之以爲禍福之應。其愚甚矣。況禍福有不歸于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以爲異矣。而內史叔與以爲此陰陽之兆。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蓋于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

一則生男墜地。走入窻死。二則大蛇床上銜筆。三則烏入室與燕鬪。兒入窻者。宋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鬪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爲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恙。觀叔與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存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此可爲通論。

鄭熊論災祥

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掩。則日食。是曰陰勝陽。其變重。月行在望。與日衝。月入於日暗虛之內。則月食。是曰陽勝陰。其變輕。聖人扶陽而尊君。曰日。君道也。于其食。謹書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五

而備戒之。然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著見不過三十六而已。前漢二百一十三年。而食者五十二。後漢百九十六年。而食者七十二。豈春秋爲能治于漢耶。抑所預日食。其盡能爲災于漢否也。

介州四部稿

夫呂后以日食而逝。然此非入王比也。歟。宋幾而真主自代。宋以二十二年之治。而承漢祚于四百日。食神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然此非易柱比也。立宋幾而仁義行有效。以二十三年之治。而昌唐曆于三百。災在太自之爲天下兵也。文帝時一日而嬰山者二十九。一雨而

爲日者二十五壤民居至八千之衆法以爲君道廢壞民失所應也夫君道不壞而安佚孰有踰文帝者也又四年六月兩雷法以爲誅殺過當應也君仁而不過誅殺孰有踰文帝者也世治則鳳凰見麒麟遊芝草生鳳一見于漢恒之元嘉再見于靈之光和蒼麟十六驂駕于石虎芝草數萬供養于宣和彼四君者是遵何德哉 同上

分野非故也夫以益州而遠屬魏以冀州而屬最爾之術燕在北而東配折木魯在東而西配降婁秦西北而豫首次東南吳越東南而星紀次東北蓋自古猶疑之況乎今荆揚之地半天下戶口人物當天下十之八疆度安得而

古今好義論

卷之四

三

不下移也且當春秋戰國時國各以地應今廢郡國而盡欲以朝事當之又安能一驗哉 同上

月爲太陰視日爲太陽匹也日食三十六春秋書之月食略不一書何歟月食脩刑與日食脩德類也此日而食于何不滅詩人傷之月食直以爲常何歟且月以日而食此其以爲常則星以月而掩何反以爲變歟星分日之光此月不可以干陽則月亦借日之光何獨謂之陰歟自古皆稱日月望而食而鎮星食月獨載之唐志豈月非日所食而食之者星歟若然則太狼呀咄咄光欺欺或者之說有之矣陰風最厲萬木僵立此何等景象顧不謂之災歟

陰陽五行

天地之所以混而闢闢而混循環而無端者何也太極之理不能不墮於陰陽五行一墮於陰陽五行便有盈虛消息今夫四時之序寒暑推遷萬物之生生死代謝寒暑生死此混闢之小者也自無而倏有謂之造自自而倏無謂之化陰陽五行流行運用久而漸收滅息之幾斯存陰陽五行醞釀伏藏久而漸開生息之理已顯此天地之所以混沌開闢也天地之所以開闢而不免混沌者陰陽五行代謝必至之期天地之所以混沌而必有開闢者太極主宰其常不滅之理也氣有盛而必衰故闢久必混理無時而滅息故混久必開天地混沌息極而消消者自消而非有物以消之也天地開闢消極而息息者自息而非有物以息之也究而言之太極至清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清有濁太極至善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善有惡太極至陽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醇有駁太極常真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成有壞所以有混闢者陰陽五行之爲也所以混混開闢而終于不滅息者太極真常之爲也

居長第二卷

天地之劫運有所以至幸之者有所以感召之者至幸之者以感召之者而足至幸之者無心也治亂興衰循環及

邪雖曰有定數然一視人事之得失如何人事常得則氣數常盛人事既失則氣數斯衰人事之得失有延促故氣數之盛衰有長短天地氣運何常有一定之數哉氣數盛衰本于陰陽五行消息盈虛之幾天地得而宰其機天地亦不得而逃其數政以生人之受劫運歸人事之取捨自取之人事失于下而劫運定于上天地能降人以乘天地不能為劫也雖曰人事亦關于氣數氣數終是人事所為也故君子不論氣數而論人事氣數久盛之後有將衰之幾君子知而力脩人事求治而得亂求興而得亡無是理也譬人之死于水火雖藉氣數若知而避之鬼神寧推而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主人

置之水火哉故曰氣數有定乎曰有定定以人事也氣數不定乎曰不定不定以人事也同上
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剛陰柔陽明陰暗陽善陰惡陽動陰靜陽暖陰寒陽盛陰衰此定數也天包地外地圓天中龍巨無量魚止尺寸此陽大陰小也日輪常圓月光盈虧此陽全陰半也男子強悍女子幽閑此陽剛陰柔也日照晝明月照夕晦此陽明陰暗也麒麟晝出蛇虺宵行此陽善陰惡也男性衝路女性閨閣此陽動陰靜也朱夏炎炎玄冬烈烈此陽暖陰寒也花木之向陽者必長向陰者多枯此陽盛陰衰也故陽常處其勝陰常處其不勝此常也

常則吉祥善事也陰勝其陽此變也變則災害凶敗也高而上地卑而下日明而晝月隱而夕春夏主生秋冬主殺君子在朝小人在野男子制義女子順從陽勝而陰不勝也常也月反缺日冬行春令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夫男不剛婦執家政陰勝而陽不勝也變也
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白虎通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主人

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也
天淵發微論天一生水魯齋氏
雨霽風晴非陽也陰之靜而斂也欽則清而明雲霧霧合非陰也陽動而變也變則濁而闇故三春多雲霧而九秋多晴霽陰陽本然之體象也夏雖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發滅火氣盛而火體衰也冬坎水用事然寒氣甚而水流涸水氣盛而水體衰也一氣之闔闢聚散于此可見北方屬水而土厚所以制水故不亢而害寒于南者水之氣非

此等亦
解不可
解之問

體也。南方屬火而水盛所以制火使不亢而害熱于北者
火之氣非體也。水克火。火克金。置金于水火之間則相濟
木克土。土克水。植木于水土之間則相資。人爲乎造化也。
油水類也。不克火而資火。油出于木而木生火也。灰木成
也。不克土而資土。灰化于火而火生土也。火生土而木而焚
木。金生于土而鋤土。火燥而金剛也。木克土而土養木。土
克水而水澤土。水柔而土厚也。五行生克之性有如此者
不可不知。
儲永袞疑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晁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
不能順陰也。水爲火變則沸而熱。物火爲水沃則滅矣。晉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紀瞻舉秀才陸機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二
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
白虎殿諸儒講論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然今湯泉
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巨盧等處皆
表表在人耳目。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
山烈。箭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鱉。僅可尋狐兔。獨未見所謂
寒火。西京雜記：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
涼。又抱朴子曰：水性絕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
而有蕭丘之寒。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
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猶曰：

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
以爲無耳。
論溫泉寒火

天得奇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
得偶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水
者初生之陽。木者極感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感之
陰。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終
而言也。或以爲火能克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爲秋。
取借曰：中央有戊巳土。不知何月日屬戊巳耶。土旺四季
何一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
謂之火生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克。又何疑焉。故論得數奇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
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謂先有水、火、後有木、金
則亦不成造化矣。
黃氏曰抄東萊文集卷

素問謂心爲火而以坎維心亨觀之則易中惟坎有心字
是心屬土。漢五行傳專以心屬土。意素問之書東漢後撰
又極而言之。土旺四季。蓋日自東行北陸以往。每季月則
日回行黃道。此可見四季十八日土旺不爲無據。蓋日東
行星正中恰在未申間。亦可見心屬土。況心星起牽牛牛
亦土屬也。
此見左氏與後漢歷律志。○魏鶴山

漁樵問對說水有形。火無形。水以體行。火以用行。水隨而

不能迎火迎而不能隨故天地有溫泉而無寒火此理極深可意喻而不可言傳

同上

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藏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亦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于內也音之作也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聖

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觸耳彼狸狢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耶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嘗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哉則禹湯天論朱子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論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陸子靜辨之曰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也使人窺弄于舌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

其足不足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奚可哉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其傳出千陳希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言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見于此學用力之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陸九淵與朱元晦書

律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然天體無定占中星以知方位天行健而不息如磨之旋自東運而南而西而北而東又東以為昏明寒暑一儀運而出沒五緯隨而起伏列舍就之隱見炎夏天道南行日出於寅入於戌陽盛於陰也日影隨短窮冬天道北行日出於辰入於申陰盛于陽也日影隨長春秋天道行於正中日出於卯入於酉陰陽平也日影隨停南為明都天體前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明北為幽都天體所隱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晦非天入于地也

若天入於地則日月隨之地中為日月所照安得為幽都哉此說與渾天不同然不為無理故著之

震澤長語

天地盈虛因月而見初三月出庚為一氣之候初八兌丁上弦陰中陽半十五日乾甲周滿純陽無陰故為盈十六日巽辛一陰生二十二日艮丙下弦陽中陰半三十日坤乙消盡純陰無陽北冬至之節故曰虛也

氣有盈虛何謂也曰天地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日一陽自地而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二百四十步五日為一候二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二十步三候為一氣升七千里三氣為一節其卦為泰則立春之日也升二萬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聖

一千里二節為一時陽氣上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天地之中春分之節也其卦為大壯陰中陽半氣變寒為溫萬物發生之時也自是陽氣復升又九十日為夏至之節陽氣共升八萬四千里極于天是為純陽於卦為乾氣變溫為熱萬物茂盛陽氣盈滿天地之間故曰盛陽極則陰生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降十五日降七千里三氣為一節凡四十五日為立秋節下降凡二萬一千里其卦為否二節為一時陰氣下降共四萬二千里正及天地之中為秋分之節其卦為觀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為涼萬物結實之時也自是陰氣復降凡九十日為冬至節陰氣共降八萬四

千里而至於地是為純陰于卦為坤變涼為寒萬物收藏之時也故曰虛

右考氣盈朔虛 震澤長語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元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六之會

出漢書注

或問歷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何也曰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歲在金積水毀木饑火旱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大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水旱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聖

美有水至卯

俱王守溪震澤長語

曆之名始于黃帝曆之筭定于容成夫上稽天象下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累實於黃鐘是已有積之以數者較分于絲毫是已又有驗之以象者作儀于渾天是已由古迄今造曆者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歲差之可証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

十一度則言十分者為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為不一然曆取更曆之義故世代更曆羣言不厭其紛否則治曆明時之語聖人何以待取于革哉嘗因是而為之說曰革之為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特以革卦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

山堂考索論曆法不容不變

按歲差之法自漢改曆之初洛下閎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然當時改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閎不知察至晉虞喜始覺其差述立歲差之法以五十年日退一度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之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度退一度雖為差近亦未甚密唐一行復以大衍之法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惟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星七

宋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為密率

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帝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咎矣

唐一行日食議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惟留連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錄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絕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

夢溪筆談

今時曆家之言天者率以宋興七政皆左旋與二十八宿次舍循環而轉以曆數考之固無不驗然愚獨以夫與日

月皆右旋惟五星為左旋何也天晝夜一周而過一度日晝夜適一周月不及日十三度不及天十四度假如日月與天皆會于角之初度明日天從軫順行一周而過一度日適一周因天之過一度故宿于角之一度也若逆旋而過一度則日當宿于軫十八度矣惟月亦然順旋而不及十四度故今宿于角初度者明宿于亢之七度也若左旋則明當宿軫之十五度矣此理甚明而人不覺者據其當然而不考其所以然也蓋曆家取捷徑之筭故但據奇刻為見在而著于曆非天行固然也不然日月之流行如駛一呼一吸而行八萬四千里今曆書止著日行一度月行

古今好義論卷之四

星七

十三度何耶知是數之為退數而非進數則其為右旋彰矣惟五星之行甚遲占進數而不占退數今亦循二十八宿之次舍而行其為左旋無足怪者

莊元臣論天與七政遲行

五緯星者即人間日用木火土金水之精光也其實在下其精在上上之精氣散而凝結於地則為五行之質下之精質聚而衝氣于天則為五緯之星如寶劍在地而白虹在天其形光自相依附耳精變于上則質動于下故占星者占其變凡歲星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災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星緩則不見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星緩則不出急則

不入非時則占凡五星之變同舍曰合若角相及曰犯居其所曰守相肩而過之曰陵徑之曰歷相擊曰闕離而合合復離亦曰闕

莊元臣論五星又按自古曆五緯皆順軌無逆行至甘石曆五星法惟榮或有反逆行太白亦時有之故古人曰天下太平五星順軌此其正也自周衰而榮或太白之變時有故甘石著之于曆已非常道至漢而五星之出無不反行者而日用簿錄亦有恒數豈古曆疎而失察歟抑七政之軌固與緯俱變而漢之反也不可曉矣

夫經宿盡于分野而堪輿不盡于九州自九州之外如九州者不可意計謂共此經宿耶則一星變而不必萬國同殃謂非此星宿耶則天樞旋而所見止此名數此其故難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聖人

言之矣吾謂天之旋如蓋然雖有轉移不離其處九州居其中央所仰者特蓋中之一處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星特九州中五行人物之精氣結為輝光故野有分而占有應耳若疆野易則五行人物亦易而天之經緯宿亦易譬如懸巨鏡于空中隨下所聚之形而各異其影豈能同哉人特目窮于所見足窮于所至不能徧觀四海之天文而徂渾儀覆矩之載以為法象止乎爾也是坐井之見也夫幾衡之曆定于堯堯之觀天南至南交則今交趾之地北至幽都則今燕薊之地東至嵎夷則今登萊之地惟昧谷不可考然亦必在陝蜀之界而非陟崑崙踰葱嶺明矣

則亦止推著中國之法象而非謂大圓之儀盡于此也亦如大禹圖神姦于九鼎亦謂舟車所至中國之民所得見者豈謂山海異物止是而已哉即如東宿窮于魯則三韓不得占奎婁也南宿窮于楚則交廣不得占翼軫也北宿窮于趙則匈奴不得占畢昂也西宿窮于秦則羌胡不得占井鬼也昊天亦大矣彼數國者將遂無宿之可占乎知其必不然也吾故曰地異則星異地無盡則星亦無盡而

五宮二十八宿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星特中國之星而非周天之星也必以為周天之星何異指五岳四瀆三江五湖而謂盡山海之形勢乎且三垣匡衡之星其官名

古今好議論

卷之四

聖人

國號惟中國有之而王良傳說奚仲造父亦皆中國降生之宿耳海外之國豈有是名此又理之易識者也

莊元臣論星宿分野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一曰光道日之長短以去北極遠近為度夏至日北至于東井去極最近立八尺之表晷影長一尺五寸八分故晷短則日長冬至日極南至子牽牛去極最遠立八尺之表晷影長一丈三尺二寸四分故晷長則日短日在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晷影長七尺三寸六分故晷中則日中凡立表考晷其長短皆有定數或加長至尺有二寸者陽侵陰而月將食也或加

短至尺有二寸者陰使陽而日將食也暑長主陰暑短主
旱暑暑大為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也冬至後陽生
用事而日反行陰之北方夏至後陰生用事而日反行陽
之南方者蓋陽用事則日氣盛故能進而入于陰方陰用
事則日氣衰故退而反于本方陰氣不盛則日南不極日
南不極則多愆陽而冬溫無冰陽氣不盛則日北不極日
北不極則多伏陰而夏涼雨雹此其大較也

莊元臣考論日行之度

天壤者地之氣也天地之氣互相升降交接自十一月陽
生而天氣始降至四月而乾元之氣悉究乎地當是時陽
古今考議論卷之四

幸

氣之發生於地者不遺餘力而草木暢茂動物舒揚易所
謂天道下濟而光明也自五月陰生而地氣始升至十月
而坤元之氣悉究乎天當是時陰氣之肅殺于天者亦不
遺餘力而霜雪飛零萬物凋歛易所謂地道卑而上行也
凡陽性主升而不降則不能升故天之道在于下濟陰性
主降而不升則不能降故地之道在于上行陽生十一月
開黃鐘潛動于三泉之下故方嚴冬而荔挺生則一陽用
事之驗也陰生五月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故方盛夏
而齊麥死則一陰用事之驗也雲漢起于天稷沉于天淵
天稷當西北方鵠水之太分野為秦蜀故秦蜀為百川上

流居兩戒山河之首天淵當東南方星紀之次分野為吳
越故吳越為百川下流居兩戒山河之末雲漢升于天淵
地之江淮河漢皆盈雲漢降于天則地之江淮河漢皆涸
陰從陰類也然九月十月雲漢之升氣悉究進與紫宮內
規接陰盛極矣而水反涸焉者以其氣悉升而勢不能
盛故也觀雲漢之始終而造化之用陰陽之理思過半矣

莊元臣論天漢升降

地理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河沔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朱子
曰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九州所錯天地之中
古今考議論卷之四

幸

也川谷之沔東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云渤海之東
不知幾億萬里有六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
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
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闕泄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虛列子曰東窮歸虛又環西盈厓水
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濕燥濕淖濁而升充融有餘泄瀉
行器運激激又何溢焉三子之言迥相祖述而柳又明歸
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于東而後繞于西又
淖瀾而升乃復出于高原而下流于東此亦近似以理驗
之則天地之化任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

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
墟尾閭復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山水澤通氣而流注
不窮也

朱晦庵解天問川流不溢之義

天與水違行天文起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闔闔為天門崑
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此天地相
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為逆日月五星逆天右行而歲
成地理逆則氣固大逆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
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
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目矣吁玄矣哉

魏校地理說下詳論崑崙南北二絡大形勢帝王都
會龍氣

古今好議論卷之四

子一

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而逆者何也曰人有
五臟外應天九北有九氣以應之陽施陰受以傳代也
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
生草木榮也猶繩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
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秉之機矣

趙訪

古今好議論卷之五

吳郡呂一經編纂

經濟一

君道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勲亦必有
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知之亂
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為漢
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為唐先驅者也
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為明先驅者也嘗勝國之全盛
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饒虎也是

古今好議論卷之五

一

故餌之以強有力者摘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
屢相扼者彼雖未暗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
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解多好
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桀驁之氣猶存
多陰覲而輕舉事兩賢阨而不下也才智出誠慮長大命
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
蕩滌穢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而不復有斷斷闢攘之患
則誰力也哉

余州四部精論帝王之興

知乾坤不毀之故則知帝王不墜之業矣夫乾坤若為不
毀也五行弗言氣而言德德之運無垠氣之運有時一索

一 審六神鼓之命曰盈虛一清一寧二儀俱之命曰眞實
玄王契其符而鴻曆延英台左其命而璣圖永蓋言永德
豈其游氣是屬而美長世必不然矣邠鄭定鼎年世考卜
果泰龜之有常乎召公詎小神物之應而顧曰監于有夏
監于有殷意錫圭之后必命昆吾受球之后必命巫咸出
周而觀其卜卜不協而不得不疑于受與辛也故稱監焉
蓋九道三垣終古而莫莫于德也九廟二社終古而存存
于德也金水火之周天常速木運而十二歲土運而二十
八歲然千歲猶是耳是以爲木德爲火德爲金德爲水德
土德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及夫土信各稱德而乾坤所經
古今好義論卷五
以不毀也三五之主通以其德王不以其氣王當特秉一
德計傳之萬子孫不圖貴氣而陵遲衰微也彼服色徽號
皆氣也若之何以是王哉人身盈華厚理骨管而神王爲
唐舉之術者必曰每生然中道闕也則狂僭而害許自耗
非氣不盛德之闕也柰之何刻精王克之道創三十五探
之傳而曰以是王乎彼夫援神之契感精之符運斗之樞
鈞命之訣緯非經也安見出精反初必孔子之語者獨元
會運世書論氣而不遺德歷年圖論德而不遺氣倘亦有
周召之心哉夫提鏡往而拂鑒來有如德樹安問旁察是
以君子不貴嚴天衍也 虞仲照論曆數五德之運

王太史繼瑟太師吹律則在娠之學鮑魚弗登則飲食之
惡僕臣正慎簡女御女侍則替御妃嬪之學是以簡練于
習成熟于師昔堯舜治天地之事學天地之學其他必從
見聞入以見入者伊尹于太甲以聞入者高宗于傳說人
主見聞與經生異聞則選集帝王而告誥之見則直督咳
其祖先耳堯之學問天曆象授時是也舜之學問地十有
二州是也文王及先天爲後天是謂人學人學必得力于
陰阻姬公教成王從陰阻逆入無欺其康事而學力見矣
次若漢高于陸賈賈質言不迂漢家寬大其臣多政事才
皆出此高語太子踐祚省書乃知作者之意殊悔前非微
古今好義論卷五
天下逸經古禮曆笑鍾律爲駕車輶傳遺勅公卿習月令
其不事學及不能通一藝輒罷官又次若唐太宗于李靖
靖稱符堅善用兵太宗立取傳觀之孫武一書懼爲空文
所誘苦心商確說者謂夜分講經歲周御覽隻日不廢講
讀無救于亂夫釀亂非也講學未嘗不是也太宗四部玄
宗質難宋仁論語哲宗經筵其臣虞世南褚亮程頤范祖
禹輩多端士庸詎非講學力也 陳仁錫
千金之子或勿失父母之教亡賴日扶而誘之不親師友
不近正人則不至墜落不已何況人主生長深宮居則繡
劇行則翊與靡受御其前貂狗侍其側四海之遠九州之

愁歎遍于閭閻憂患興于衽席孰從而知之是以人主須日與天下臣民延接無論宰輔近臣從容講論即疏遠小臣蒞蒞賤萌工瞽瞍夫皆得至人主之前親觀天顏應接譬咳于以咨諏治理勤求善道訪民間之疾苦考吏治之得失曉暢世務洞悉人情主德之所以聖詔而國家治安也明目達聰不惟古聖王爲然漢之人主坐便殿小臣哀盎乃得至其前引卻慎夫人之座又降顏與齊夫面談唐主從容與來朝縣令談論風俗治道君廣虛懷事無壅闕歷代若此秦奸臣欺紿二世云人主深居宮中群臣罕得見其面如是尊貴此亾秦之轍耳今此一節乃製秦

古今事義論卷五

四

白何也古帝王詢及蒞蒞工瞽而令則殿庭臣僚終其身不得一接天語古帝王延見縣吏問治道風俗而今則輔弼大臣見則敬憚威嚴不敢仰視又安能披肝瀝胆盡言抗論乎經筵講課之後亦須訪問政事辨難義理何嫌婉婉乃講官擇語而談主上拱默而聽徒取了事講罷退矣此何益乎人主溫顏接下虛懷受人益成其盛德豈必深居罕接而後爲尊貴哉且此一事獨起于秦二世又安足法也

屠隆書語論當開延悅之路

人君不患乎太剛而常患乎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舉然不失爲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蓋剛者多

明柔者多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帝勵精圖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不能無過然卒爲賢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不能無過然卒爲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之禍今觀元帝寬弘盡下出于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製然有一蕭望之卒信讒使自殺至委用弘石則膠固而不移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與文宗恭儉儒雅出于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然一任宋申錫卒爲閹宦所誣而斥之至委用訓注則一意而不疑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

古今事義論卷五

五

與夫人君取象于天則以剛爲德也取象于日則以明爲德也剛掩而柔明蔽而暗失所以爲君之德矣雖欲建功立業惡可得哉

李綱論人主之剛明

吾推腹心人而何耳目也且是孰非我耳目也上好名民得以名中之上好釣奇民故爲奇以釣吾釣上好察小猾以察投之大猾故爲愚若墮吾之察而反避吾察凡此者非其下罪也吾故示之寬而彼始求入也

弁州

光武取天下真情與權術兼濟而人莫之測也始伯升結客誅莽光武獨勤稼穡而已故比之高祖兄仲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于宛則勇敢過人光武之意在莽豈

一日間耶。然于莽之世。爲伯升之所爲。抑亦危矣。是以光武事田業而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終成大寇者。其真情也。是以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光武。爲不可及矣。

古論大觀

桀紂身亡國者也。赧獻而後吾悲之矣。玄德所以痛恨于桓靈也。夫釀天下之亂者。必不死天下之事者也。死天下之事者。必不與於事天下之奉者也。惟相亦然。

余州

夫君道之所在。強不在于折敵。而莫強于折邪。侯明不在于察淵。而莫明于察奸。欺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刻薄爲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爲明。故怒公輔疑若今好議論。

卷五

木

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而得疑疾之類也。楊誠齋文淵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有爲之喜。其志銳。天下所甚喜。雖然。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于速也。皆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于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于犯曰民未知禮。登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欲用者三也。而于犯三沮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

年。又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如是者又再。蓋越王之志。

其乃過乎。蓋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而沮也。及用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來而不可失。則破楚滅吳。了此不崇朝耳。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于平藩鎮者乎。

然不勝其忿。銳于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于肅而成于德。至于僖。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于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于任

古今好議論

卷五

七

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于明而終于文。至于僖。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猶可爲也。何遽至是哉。本以求天下之大功。反以得天下之大禍。皆不養其志之患也。

楊誠齋文淵論君心始銳終必怠

臣道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下而至于桓文有管

古今好議論卷五

仲孤偃闔閭有伍員勾踐有種蠡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權公至于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酈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熙然太古之世矣乎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天下之變常伏于熙熙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

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代無之當是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無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智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

蘇老泉論腹心之臣

古今好議論卷五

九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亦太過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不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妄肆怠慢于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誡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

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臣有所愛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且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懼。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譴諱。而無所懼。至于國之大吏。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漢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

古今好議論卷五

十

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保全也。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抑聞之。今世之弊。在于法禁太密。一事足不如律。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

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于死。而不較。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于天下哉。

蘇轍論權臣重臣

古今好議論卷五

十一

今夫攝提生人。九淵藏靈。爰有五官以佐天地。天地之佐以佐人主。內事其真君。而外事君天下者。與之任世夫人。何可不任世也。庶民而下。庶毛庶羽。庶麟庶介。咸有知覺。各從其長。長者秉逆。而先導以昏昏。從昭昭。從則吉。不從則凶。蓋太始獨任天地。天地以任君。君以任臣。臣則無幾。可任矣。所謂臣者。非策勲而功。而臣也。非令聞而名。而臣也。非厚祿而富。高爵而貴。而臣也。道在斯。爲臣先知先覺。斯爲道不迷于吉凶之途。斯爲知覺心以藏之志。以期遠。適勿違世。食力而已。壁不出。樞筭茹草。曳管徒隸。相命。都自謂曰。帝心簡我。我惟上臣。無何而哲。荃受資。旌罕來下。始若辭勿勝。終若悔勿亟。乃真人臣矣。夫舉關。搃鼎。顯惠。而執圭璧。見舜常則喜。任功見竹帛。則喜。任名見華表。則喜。任富見寵崇。則喜。任貴知覺不靈。奪于見而傷志。行百里者半五十。是何能達。又鼓刺之岐。必多贅棘。卽四者亦。

不達也伊尹太公聖之任者也知覺先民物敬義辨吉凶其道也志也自農而阿衡乃伊尹無一日不天民自漁而太師乃呂望無一日不尚父二聖人知帝天素臣之故南巢之任不諉仲虺牧野之任不諉周召如功名富貴而已安所不六就禁而從飛濂惡來仕哉虞德園論任天下

天下之物最大者無如道與法希微淵淪慷慨淖營道之

存也剗錯瑩盪方儼負幅法之持也法與道際可以言心

可以言天下心與天下道法之所營也性命功實節烈名譽之士無一不在乎是時一意之時一至之皆足以有言于時而況其存與持焉者哉湯若士玉茗堂又云夫

古今好義論卷五

十二

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最爲名論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繩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蓋昔桀紂之法虐而毫鎔之法常在伊萊且與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教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備仰之間蓋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與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略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

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略以用秦至王荊公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爲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爲也如以荊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爲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爲之無不可用者湯若士

古今好義論卷五

十三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距于劇孟夫周文以閭閻而禦侮孟宜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問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此乎太倉令淳于公嘆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蓋也提紫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春鵲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視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切儆自救此所以可貴也善

人曰士可以澹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惠也則管見先
手曰見勢而作不俟終日見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日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若是安若歲劇孟朱亥哉

李德裕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
者必能立名節二者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
能以勸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
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惟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

李德裕

人臣忠諫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

古今好義論卷五

十五

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託

同上

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
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
校君父之命為買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
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烏得謂之俠哉惟物
魔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憐汲黯
以其守節死義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事而不知義者
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
能出世近代房璠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
對曰學道者惟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

士之無氣義者雖為系門亦不足觀矣

同上

天下國家之事有當朦朧者有當分明者有當調停者有
當決裂者有當簡靜者有當振刷者有當柔和者有當剛
嚴者有當圓轉者有當執持者有當深沉者有當開朗者
有當學古者有當通方者當朦朧而不朦朧是為苛察當
分明而不分明是為模稜當調停而不調停是為過激當
決裂而不決裂是為無斷當簡靜而不簡靜是為生事當
振刷而不振刷是為頹廢當柔和而不柔和是為暴戾當
剛嚴而不剛嚴易涉選要當圓轉而不圓轉未免執拘當
執持而不執持必至詭隨器不深沉則病于佻恣中不開
古今好義論卷五

十五

明則苦其艱深學不知古則無以法先王所創立疎陋而
不典才不通方則無以達時務所譬畫膠固而難行失大
臣之道若斯之純且備也則豈恒人庸品之所能勝哉

折長卿

易否泰發乎微翻餽之義詩傷風雅之變疾時類之不明
而號令之多瘠益惟體從知意心而平天下好善惡不善
是也不治者反是中治者其人公然邪而或留公然直而
或去非盡其私暗乃以為術而輕重之然術未脫于門面
疑填于市矣術安得施近時名卿大夫亦多上比執政而
以為用執政尚刑名則亦殺人執政惡言者則亦不善言

者自謂吾將用相國然已為相國用矣竊意定亂利機權
武多意外輕重治平久人才不甚相遠去留之際風體所
歸莫若以正至于執政處勢倍而更事點急恐未得用之
不為執政用而可矣

湯若士玉茗堂集

安危之所注意焉者惟將與相然少卿寬弱翁嚴兩人者
為相不同同有聲于漢應變者崇守文者璟兩人者為相
不同同有聲於唐李將軍簡程衛尉煩兩人者為將不同
同有聲於漢汾陽惠臨淮威兩人者為將不同同有聲於
唐是數子者去就取舍參差齟齬不啻十指然皆以濟治
晁無咎雜助集

古今好義論

卷五

十六

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不生大辱六計弊群吏皆以
廉而全廉耻實亂賢不肖混淆吏不務平法飾厨傳以取
名譽則茂才孝廉適為樹黨之機夫耶嗟乎伊嚴一介
之取也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自一介之與
絕之無不絕矣大則為伊周武侯小則為公儀休羊斟楊
震裴潛輩總之不昧一介數十年來積于內帑積于貴倖
積于商賈積于仕宦皆積也天子之少府出而臣子之筐
篋不出豈惟不出又附贅之兵也爾亦逃兵死餉亦死受
士大夫故汚辱其家大吏有罪盡入官和洽所訊也在
今日當此而薄此矣雖然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法莫大

于用人今非盡乏之人也不深人重擊不知為戰將不矢盡
力竭不知為死將追戰而甘陳之死而張許之則想視萬
里之外矣昔之知人也于銓樞今之知人也于祠廟猶謂
國有法乎昔刑人反信今賞人反惑故曰重壞臣爵祿輕
壞臣廉耻驟騎玉驟公孤服之不衷災叢于福富鄭公曰
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亦足思矣且文臣
以愛錢巧作不愛命之矯舉武臣以愛死巧作不愛官之
涖徑士大夫之所匿多于廝養士之所竊憚劍荐而甘白
簡天作時作將士不作甚無紀也夫文武大吏之心固人
心何患不固朝廷之法行文武大吏之心何患不固故大
臣以無欲行法小臣以有耻守法吏皆平察愛民亦破虜
之一奇也

陳仁錫策

古今好義論

卷五

十七

任事

世豈有難處之事哉。必值難處者。而能從容善處之。有濟乃見大英雄之才耳。夫殉大事以忠。料大事智。任以大。事以膽。三者缺一難矣。武侯之言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裴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是殉國之忠也。子房之料立六國。後趙普之料各藩鎮。李沆之料少主。寇準之料渡河王旦之料趙德明。范仲淹之料好水軍。是策事之智也。蔡軍百萬壓境。舉國震駭。而謝安方從容談笑圍棋賭墅。韓魏公曰。事不成不遇族耳。是任事之膽也。三者備而天下尚復有難事哉。不忠則身家之念重。不智則斷事之機。古今好叢論卷五

十八

居長卿

無膽則畏禍而恒怯。此非濟事之人。非事之難濟也。

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舉方皇惑震喪。而誰復與爭操乎。于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木之至誠。以立

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惟在舍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災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于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至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臣愛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王守仁論任事

十九

居長卿

古今好叢論卷五

為人臣者。莫難于任。任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後世以為大成。少有更張。則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為循。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文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救。為斯時也。毅然敢任。而不懼者。其亦難矣。廣洋長記。國家之法。當極微之後。純謂必不可為矣。有一人焉。欲起

之已而卒無不爲之而又不勞餘力者是其于所以爲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爲智者之所不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簡極明爲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而後點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何謂其不可爲者或見其爲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而疑有他端焉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厥爲程今責人而抱沉痾亦嘗費歲月康金錢卒無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彈指復起爲人易則易耳當其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談笑而致之者耶乃反以其期之不久費之不奢而不以國醫酬之也豈有是哉大抵人見

古今好義論 卷五

二十一

謂不可爲之日自有難而易者而人第懼其難及爲之不勞餘力之日又自有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豈能一一告人哉夫法之極簡明未有不出于極深密者也庖丁之解牛也視爲止行爲遲四顧躊躇乃在避刃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其設心難易之際先與後有絕不與人同者嗚呼獨鹽法乎哉

趙伯敬集

夫赴机緣會奔電激矢整暇則理猝急則外物情糾雜在在以填之不在詰之詰之則多事而思滋填之則務省而民輯古大臣若呂若勃若魏舒若高允若呂文穆韓稚圭其政精似拙其氣神似遲安和詳緩當時號稱長者輕俊

之乃或當迅疾撼頓之會變態妖伏之鄉從容譚笑坐而策之而推風移俗理棼定傾必歸之若而公而輕俊者不與焉夫士也浮漾跳浮趨捷佻巧觸事風生驟遭之霍焉慢驚徐督之多所敗闕乎居抵掌意氣益不可一世大用見前耳目督亂神識蕩而無主乃始知凝重之與輕用之所爲相距遠矣

屠長卿集

天下之事若布奕天下之機若轉丸古今之變若桴海而捲波英雄之智若朝日而夕月故聖賢之爲人品也若龍而其以權赴機也若鬼大豪傑之處心積慮也皎于天日而其以智籠萬變也巧于狙公聖賢豪傑之人品以方而

古今好義論 卷五

二十一

其機智以圓天下之常事以正應之而天下之變事以權應之彼猶滑稽難以爲人拘牽曲局難與立功是機也聖賢豪傑借之以行其公忠而奸雄亦盜之以濟其淫惡不可不辨也

屠長卿

竊觀先師有戒壯在聞而衰在得益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益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遠相與黨遊而執政之遊絕故其英氣既不習於事又不通於執政之情召位輕而日月未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意議隨意生

風以羽成圖誠有之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吏
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親熟其恩禮
晏笑因知其所難物益而慮周中多脊礙如井汲且收不
復念瓶甕也故傾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然與其開而
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遊于諸老領所官學特
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
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爲執政者所柔因以益
知外事蓋竊惟以血氣損益相補之誼年少之資于老成
人猶老成人之資于少聞在不得得在不聞二也交而用
之以二爲一蓋朝家以聞啓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不
古今好議論卷五
二五
聞資衰者之用朝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以不得
資壯者之用而後知老與壯交相成也 湯若士
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寒經綸惻惻 太宗北
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
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俞一德
密書頭斷萬幾精嚴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原河
洲單縣封丘魏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
細海畜惟愷侯幸請劍必擊使兒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
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
不同邪委任權力殊卑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金陵

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
焉體局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
路志伸毀譽進黜氣餒滿盛公卿欽遜正德以來遂靡靡
難觀工言論務弼縫斯又一變也

李夢陽尚書黃公傳

古今好議論卷五

二五

英雄

又曰
其人
其心
其志
其力
其德
其才
其貌
其聲
其色
其味
其氣
其神
其魂
其魄
其精
其血
其肉
其骨
其髓
其腦
其心
其肝
其脾
其肺
其腎
其膽
其胃
其大腸
其小腸
其膀胱
其三焦
其心包
其肝包
其脾包
其肺包
其腎包
其膽包
其胃包
其大腸包
其小腸包
其膀胱包
其三焦包
其心包
其肝包
其脾包
其肺包
其腎包
其膽包
其胃包
其大腸包
其小腸包
其膀胱包
其三焦包

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明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應變。

劉邵人物志

英分少則智者去。英分多故群。雄服之。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知者不歸也。故雄能得雄。英能得英。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

同上

古今好議論 卷三

二十五

古今至人。爲帝王世主而來者不同。有聲應氣求符契而合者。有乘機借力功存匡濟者。有志慮足采冀以開導者。有流毒方熾。出而拯救。若客成昌明之千軒后。龍威玄爽之於神禹。聲應氣求符契而合者也。若千房之千漢高武。疾之于昭烈。乘機借力功存匡濟者也。若東方之千武帝。達磨之于梁祖。志慮足采冀以開導者也。若圖澄之千石虎。羅什之于符堅。流毒方熾出而拯救者也。

唐韓愈原道說

仲尼曰。老子其猶龍乎。仲尼所謂猶龍。大道之宗也。下此而非常豪傑。可以猶龍稱者。上下古今。吾得其人焉。太公

望未見文王先入夢兆爲灌壇令龍神至不敢以風雨

八十而始遇文王相武王伐紂不獨運籌帷幄又躬馳驅

甲馬分茅裂土百餘年而後卒吾不能窺其神謀秘略卽

精神筋力何其迥異乎人也季札一廉潔清虛上直富貴

公子乃觀周樂審音妙賞雖師曠不能過彼生長文身之

地自非天縱無以至此既以遜國而去飄然物外吳人何

故而所至歸之如流水至孔子服季札吳之知禮者特往

而觀其麤博之葬則又不特妙識音樂而已范蠡圖伯則

伯致富則富學仙則仙吳官既治西施無恙亡吳者此物

也在太公猶掩面而斬妲己少伯乃載之而逃千古人無

古今好議論 卷五

二十五

敢議其無行五湖一轉風流掩映又不以此而妨其得仙

異哉越大夫吾誠不得而測其津涯也張良挾力士雅始

皇博浪沙中當時大索亡命說敢爲千房通趾藪者不推

自免併免力士是挾何術哉較視秦皇而乃屈體黃石下

邳橋下校之博浪沙中其氣骨一何強弱霄壤也良纖妍

美好女子人耳鴻門一謝他人無敢留而良獨留以良當

啗啞叱咤之雄如以一髮引千鈞范增者又磨刃耽耽其

側竟無恙而事復講解良之一犯秦皇再當項籍誰不爲

寒心吐舌哉良固探之如戲迹其一生雄豪跌蕩氣似難

降而警爾寂寞飄然亦松矣安期生始以長策千頃羽

是收之令與良平對局勝負未可知惟赤帝之符已
天命羽是以不能用生而用居巢一叟棄乘龍收蝦蟇
睡無殊矣生乃急而棄蟬蛻之短景脩龜鶴之長年輕舊
戶之徵侯證三山之仙伯不亦快乎人起安期仙人不知
其英雄嗟乎仙人亦何有于英雄哉東方朔學綜玄微志
凌霄漢正諫托諷莊語詼譎間見雜出貌萬乘轅公卿嘲
豪傑彼其輕世肆志如此夫豈爲武帝之刃不利乎其神
通變化足以自全帝固無如之何也嚴光傲倪萬乘至以
足加天子之腹其胸中復着何物目以狂奴差亦非過然
其凱切侯君房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止

古今好議論卷五

二十六

兩言耳而意氣千古其抱負固非世人所易窺天下雲擾
英雄龍戰故人方作天子不以此時國竹帛取侯封而方
且栖遲雲山放浪烟水不肯爲故人屈非抱道有得何能
甘此寂寞哉孔明高卧南陽時曹操營許誰定中原事已
大就先主尚無棲足地一見輒許以三分鼎足甫出而馳
驅所遇吳魏皆勁敵猛將謀臣如雲如雨無一足當孔明
旗鼓者六出師後司馬懿已束手無策直以炎祚既盡大
星告隕而已耳其萬古獨步之才乎才略如此而繩尺拘
謹都無英雄簸蕩之氣吾安敢謂其爲三代以下人物也
陸法和不信不斂才足戮禍亂道足了生死遊戲三昧者

與徐洪客獻李密一策世民而下無一能及者長策不集
鴻冥鳳逸杳不知其所之其安期生之流耶余每讀其推
密數語未嘗不灑灑神王也楊廣地下之魂有餘魂矣李
泌宰相而白承如辭萬戶不食粟而食梨如辟穀善處肅
宗父子之間如羽翼太子願一枕天子股如足加帝腹傳
言長源若升時空中累以天樂迎其家搗蒜仰觸而後不
下理或然與夫天地之氣化無窮異人之隱伏無盡世界
苟有一大事造物必命一二人出而負荷料理昔人所謂
生有自由有爲者是也事了還其故處必不先朝露切蒿
土以其非常情所測故曰猶龍也

屠緯真

古今好議論卷五

二十七

人之才力各有所長度才量力勳乃無咎巨舟宜水安車
宜陸龍刀宜割惜矢宜射用建其械雖不修事子房與元
侯並籌畫之臣子房惟坐策帷幄所以萬全鄧禹乃身提
大兵故有破敗謝安與殷浩咸端委之器安石遣將運謀
立功却敵深源躬履行陣自限勳名受器不同事將已定
烏可強諸任事材也成功輸也今夫舟行者有堅舟完船
舟壞有敝舟過安流而完堅舟過風濤而壞有同一堅舟
前完而後壞同一敝舟前壞而後完機以龍興起以銀岳
良平侯增且死此舟以堅完以敝壞也李廣與衛霍少卿
與貳師同出塞衛霍貳師天幸而侯廣陵百戰而敗此敝

舟以安流完堅舟以風濤壞也安石與深源張巡與李光弼伯仲之才謝却符秦殷困姚襄張死孤城李復宗社此同一堅舟完與壞異也虞世基與裴矩皆隨室佞臣世基幸取夷滅矩改行新朝此同一敵舟完與壞又異也則命之說審矣

屠緯真鴻苞集

英雄之興有大略有大體有大機有大數項羽剛暴自用漢高明達任人劉繡調露才先武謹厚沉毅孔融才疎意廣曹公英敏機權興廢成敗安得不殊袁紹四世五公人望所歸而陰中忌才暗于機事故卒無成殷浩名理清德使之風範多士端委廟廊則可以當桓溫之雄傑如以古今好議論

卷五

二十人

王抗石不敵明甚自非智略不世出而遇事變之衝雖寬如徐惺仁如劉虞功蔑以濟故曰有大略張良一見沛公輒嘆以為天授馬援一見光武遂信帝王自有真許邵謂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魏先生謂李密曰吾子無帝王之規模非將相之才略公孫自尊豪傑望而引去更始刮席識者知其無成故曰有大體耳徐勝廣當秦政苛暴黔首倒懸因而起兵天下騷動漢高乘之遂成帝業新莽篡逆人心思漢白水真主得以中興若不過此時二公雖有安天下之大志亦終身一匹夫而已秦滅六國物情洶洶不忘宗親項梁因而立六國後樹黨益敵以圖伯

漢獻之時諸將擁兵各相雄長此時長策無如奉迎獻帝以從人望挾天子令諸侯沮授以此勸袁紹紹不能用荀彧說操操遂從之西迎天子遷都許昌動輒以奉主伐叛為辭呼吸指顧而魏業以創矣韓信身未登壇已策高祖起巴蜀一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劉項與亡機刮了了胸中久矣孔明方卧隆中已識天下大勢三分鼎足一出山而若持左券當曹操東擊劉備諸將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其後奈何郭嘉曰紹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紹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

卷五

二十九

古今好議論 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失其食惜哉事去矣及操破備還官渡紹乃議攻許豐曰操既破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不如以久待之紹不聽遂大破敗紹當操師盡出許昌空虛一舉搗巢事可大定則狐疑而失其機操既捷還兵勢大合宜圖持久未可輕舉則冒進而喪其衆紹之聞鈍可謂累失事機矣故時未可動智士之持之也若鎮太山機會一來英雄之赴之也若發激矢暗于事机可乘而自失與不量而妄圖未有不敗者也故曰有大机自古豪傑乘時進退建樹勳猷咸天贊之矣有道者能先見而豫十之或告于鬼神或見于符命豈偶然哉故曰有大數

合是四者而能有成吾不知也

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不能與
昔者鮑叔牙薦管仲於桓公曰必欲治國家而伯諸侯非
管仲不可於是三沐三薰饗於廟而問之政仲乃爲陳所
以治國而寓兵者而桓公以伯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信
國士無雙如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計事者於是設壇場擇日而拜爲大將軍信乃爲陳所
以定三秦以弱項羽而高祖遂有天下太宗之爲秦王也
府屬多外遷王患之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
佐才也若終守藩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
古今好議論 卷五 三十

篇于由論非常之人

古今蓋有異人焉特異異氣而生非必身踐大道而神靈
權奇心揮六合手掉電光翕張霍煜莫可端倪東方朔提

虛幻之機極淵冥之數遊天都覽大荒撰神異紀十洲玩
弄萬乘陵轢卿相辨駟牙識畢方言如倒囊智如探海黃
眉指其洗髓太史占其星精猶龍乎王千年奇形怪質玄
思靈心口不吐域中之常言筆每綜區外之秘記繪八荒
于眉睫鑄神姦于臍腑符堅不能籠姚萇不能殺聶禹形
隱形滅神存吾奚以名其爲人佛圖澄驅使萬靈奔走龍
象燭千里於塗掌占吉凶于鈴聲麻襦遠來釋竺授法棘
奴先幾勒虎駭暴撲燃止沸斯爲石氏矣陸法和託沙門
而隱迹覽梁難而挺身師動神從舟行龍躍扇舉風返石
運水分蟲獸毒而法禁牛蛇斷而前知天壤間乃有此人

古今好議論 卷五

三十一

奇矣梁天監中有關杰麟臂四公神恠博物關公射覆具
端公引越裳故事諫止盤盤丹丹加秩雖鴻儒不逮也南
昌獻鹽大如斗白如玉王公士庶皆不知識杰公折使者
悉數其土地山川物產風氣詰其詐贗使者吐舌杰公又
語及方域東至扶桑盡長七尺句麗官內有水精城方一
里西海寶樹林人巧能造寶器辨女國有六蓋周游六合
出入百代矣後魏遣楊駿來聘敏淹博朝士盡屈臂公與
談三光四氣五行十上竟十千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
陰陽曆數輅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鉤志病而死孫
思邈識淹古今學殫層數唐永淳間大旱胡僧請于昆明

池結壇祈雨縮水數尺。池龍請邀求救曰：胡僧利弟子腦爲藥，欺天子祈雨命在旦夕，思邀因得其仙方三十首曰：爾但去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胡僧羞恚而死。李鄴侯泌徵異于鬼谷，識兆于懶處，運籌騁于風雨，冥心合于神靈。蟬蛻公卿，餐霞辟穀，騰躍滅沒之材也。我朝劉青田，基學窺百代，數總上玄，望氣而知龍興，先幾而測成敗。將才日尚，追跡留侯，及捐館舍，乃是北斗第六焉。它如般翟之巧，涓曠之青，鄭僑之辨，臺駘管仲之識，俞見張華之博物，皇甫謐之知古，季主君平，管輅郭璞之上，許負麻衣道者之相，甘蠅飛衛之射，洛下一行之曆，數皆一代異書。今好議論。卷五

三三

人也。或異姿天授，或巧思神授，或受命玄學，或傳法仙靈。然必曠遠高深，忘私絕慾，然後全真會虛，至人爲徒。如稍涉邪見，染利慾，則妖幻也。是胡僧所以限命也歟。

屠長卿異人論

夫使耳聽目視，手持足行者，神也。使形輕骨脫，凌空躡虛者，神也。通天地，斥八極，馭日月，鞭風霆，踏水火，開金石者，神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雲長之義烈也，感婦監，君實之誠格也，勳華夷，此豈有智力驅使乎？其間哉！一神之潛通默運，此英雄巨人欲經略世務，整頓乾坤，盡亦養其神乎？英雄巨人，身肩天下之任，先去聲利，次去身

家。大云性命，方寸之所激切，日夜之所經營，一惟以救濟黔首，盡忠國家爲事。不知其他。若雞抱卵，若鵲守魚，若豹隱霧，精神意氣與四海流決，如是，何事不集，何功不成？若欲以智籠人，則智於我者勝，以勇降人，則勇於我者勝。我一人之識見，手足所運動，能幾何？夫古英雄之成大事，在計畫靈變，筭無遺策，舉事萬全，物莫能難，即如精誠醇白，方寸恪然，而智術迂疎，關于機事，能無敗乎？夫智術迂疎，關于機事者，此庸人昏于利慾而然焉。有號爲英雄而暗昧謬昏者乎？孔明高卧隆中，講軍靜澹泊之學，固已培其神識，養其靈機，及出爲劉氏馳驅，其神算雄略，所向無前。

古今好議論 卷五

三三

而其心逾以冲寂。一則曰謹慎，一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心體之所以無累，而靈明之所以益充。曹操天姿奸狡，詭譎權變，如鬼如域，彼時所籠馭者，悉庸流耳。英雄巨人若孔明者，彼豈得而駕馭之哉？彼方自謂智數權變，天下無能當，而或值窮促，智勇俱困，狼狽倉皇，湊于死地者，亦不知其幾矣。惟天命在操，倖而獲濟，豈其智術萬全，能自立于不敗之地哉？忠誠格天，則鬼神聽命，忠誠感人，則智勇奔走。是英雄集大事，成大功之要領也。

屠長卿論養神，未推原于養德

天以繁氣生愚，精氣生聖，精有幾，一曜注光，五緯并范，以

鍾美於是可見得之耳故極盛有人極衰有人盛衰不極則無人極者精氣所聚也不極者精氣所散也要以世無事則庸夫高枕世有事則豪士着鞭相凝而五方洗將洗戈而萬骨枯世有英雄國多先受其敵者是非臣子所忍言也然而天傾地裂則藉之支植焉人亦津津艷之物朝夕所見者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則心竦色欣英雄所揭固有震耀人世者嗟乎或日進前而不御或遙聞聲而相思志士所以伏死嚴穴乎古來倉卒出奇皆平時以衆人遇甚則擠之無所容身功既震世大饒售則齒劍積猜則藏子英雄豈有幸哉有奇禍有奇窮而後有奇節古今好議論卷五

三陽

媛嫁者無論不敵爲抑不欲道然荷得樹其狀英雄固不愛死而旁視其死者顧憐憫焉軍復有人骨脫概觀世人貪者爭錐刀穢者抵疽痔巧者工嶮巖有清望自負不遇澹水相成虛舟相值稍急則以不侯終日爲見幾國安所賴若人至勤人扼腕思古名賢各賢骨又朽矣安得起之九原爲今人作一障矣哉

東漢儒英雄覽序

昔人有言大丈夫當於橫鼻上磨墨又云卽女子能離斷薄賊况疆夫裂土信乎人人當作英雄觀矣三季而下人多能德國有橫鼻吳野之驛無奇遠東之豕肯白小有才輒趨趨不相下而妒嫉者非好惡憑卽肆勃發矣哉惟乎

人物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日管仲而日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日豎刁易牙開方而日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彼因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桓當是時也吾意仲且舉天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有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弄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古今好議論卷五

三六

彼其初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老泉管仲論

管子一書自定兵制與魚鹽諸大策外往往擇卑而易行

博小以圖大轉敗以爲績巧取而不畧惡其君遂惡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使翕然用于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爲戰國之策士傳會之者晚而信其然不謬矣也夫齊積狙之國也戒與楚積強之虜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不信驟而加戒楚以王楚必不納管子嘗因時者也時至三代人猶純如也及周之衰而人斷斷如也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謂我願之乎又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勝不五十里耶井田之制夫既行矣至於祭薛之間而後其計窮也故曰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欲王而不得王者孟氏也昔宋之古今好議論卷五

聖七

南壓千金若卯矣而濂洛之徒甘諱以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于用略焉萬一不幸而君任之并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島北却虜徐而置濂洛諸儒于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耶

王世貞

程嬰與公孫杵臼脫趙孤杵臼問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爲其難者請先死其後修屠岸賈復趙武田宅武既冠嬰乃自殺以報宣孟與杵臼武曰嬰死過也子則以爲不然凡嬰之所爲存孤者誠難而杵臼死誠易然天下之所睹者生死也所不睹

虛平之

王余州曹趙氏家後

者難易也自趙孤之未立而嬰所以生者爲趙孤也嬰故未嘗忘一日忘死也趙孤立而嬰生則食趙氏也報嬰能無死也杵臼死而以生授嬰嬰生而以死還杵臼夫豈道義至哉蓋有餘仁矣雖然岸賈亦烏可非也盾以不能討賊失之終然其始事可亮也岸賈以不能匡虐失之始然其終事可取也盾既爲法受惡而未有能表岸賈者也

鞅難之相秦也其罪同其禍則異何哉受諫不受諫也夫鞅以殘刻之資事孝公下變法之令以毒秦人至刑公子虔烹公孫賈論因而渭水盡赤蓋仁民之道喪矣難以傾危之性事昭襄進近攻之計以亾山東諸侯至罷穰侯廢太后逐涇陽華陽蓋親親之道滅矣然雖聞蔡澤之言則謝病而歸卒完首領鞅聞趙良之說則貪商於之富能秦國之政徘徊不忍去卒受車裂之慘一人者雖皆不足道然以此則難爲尤勝哉

古今好議論卷五

三十八

大板功
成宜近
唐此必
唐今

商李迪論商鞅死

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勾踐棲于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敗復棲吳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而勾踐不忍欲赦之范蠡以爲不可援得進兵卒劍其頸勾踐既斷髮以書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

而大夫種遂賜劍以自殺。方高祖困于鴻門，張良勸其屈已以謝羽，深交項伯以脫于禍，而謀所以破羽，及高祖定三秦，與楚相持于滎陽成臯間，既割鴻溝為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以之時，不因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道羽，辟穀杜門，欲從赤松子遊，韓彭英盧皆被誅醢，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凡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成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李德裕論范蠡張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視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蓋亦危矣。千金之玉，不

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

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項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固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神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然而不惟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王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

自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宋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子房歟。

東坡列侯論。○張南軒曰：子房始於鴻門，而漢之興，時不足以騁其才，此其處大難也。彼容諍策，不汲汲于售，而所發動中節，會者從之，有不吝辭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身事之，而高帝亦不吝其金，此其所以智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使侍士大夫，猶子房益敬而不驕，慢辱之，秦漢以來，士大夫之遇天子，在下者急于爵祿，而上之人待此以爲與，是以驕天下，故也。子房急可得而驕之者，留侯一生作用，着着在事，外場步步在人，其學問排放全

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鴻門則用項伯。樊噲欲楚之勿西。愛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于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汗。信越之族。子房于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古今好議論。卷五。四十一。

鍾伯敬論晉族

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遺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射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察其動靜顯藏。盡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揆策之始。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九。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

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爲陸生者亦淡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于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胷中矣。當其時。非惟諸呂不知。卽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乎將

古今好議論。卷五。

四十一

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爲僞儲。不出林杓。篋篋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于辨士之名。其薄于食其報者。正厚于託其身者也。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便專之功。可當嬰敬。新語之奏。可當叔孫通。詠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此也。論陸賈同上。英雄之士。常以多筭勝少筭。而未嘗幸人之無筭也。敵人無筭。凡天下之有筭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筭時出其勢。凡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

之者之而愈貴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有餘始知英
雄之爲不可當矣夫韓信佐高祖以謀項氏不以其兵與
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
虜魏豹擒夏說趙引兵下井陘李左車欲假奇兵三萬從
間道絕其輜重餘不能用信通一舉而破趙議者以爲使
左車之策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嗟夫此何待信之博識
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屬於左車之計亦何取於信
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
就縛夫善用兵者不內人于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
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于死地而求人之

古今好議論卷五

四三

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常以
是而勝也然其勝常出于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
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况
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莫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
得爲善謀矣還固不達兵机乃記于傳曰廣武君策不用
信使間知之乃敢引兵迷下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豈
知廣武之策用亦敢下兵哉昔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
後操隨机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于餘表不下于左車
而操之用兵特信流亞也操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
車乎

陳亮論韓信

論蘇軾所爲賈誼論謂非漢文不能用賈生乃賈生不
能用漢文中有云爲賈生者如絳灌之屬優游而深交之
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所欲爲安有
方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相爲賦以弔屈原原
悲鬱憤悶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
者吾未嘗不服蘇氏論人之當發事之長後得班史所著
傳而讀之然後知其不盡悉故實也夫賈生之始建議改
正朔易服色制官名典禮樂固非絳灌所喜實亦非絳灌
所深惡也其所深惡者在進功臣列侯就國而已故假以
紛更之罪而譖之帝帝亦因而姑出誼以慰安之且欲老

古今好議論卷五

四十四

其才而後用之非果于棄誼也何以知其然也諸王太傅
在王相下與郡守等自太中大夫而出不爲左待以長沙
卑濕且一異姓貧弱之王其跡似棄耳以何而召見宣室
自以爲弗如而徙傳梁梁大國也誼不死卽入而九卿矣
曰帝非果于棄誼也誼亦非悲鬱作條而至死者何以明
其然也平屈之辭而實訊其不能自引而高逝其所上治
安策蓋在傳梁之後也所謂立談之頃而遽爲人痛哭者
豈實錄哉且賈生之自傷在爲傳無狀且哭泣以悲梁王
之墮馬而死非以不用也壽夭有命生之死焉知非其命
之盡而歸之自傷又歸之不用冤哉史既稱絳灌之惡之

而絳侯之就國以一言告許而逮繫誼以待大臣之誼風之而上遂幡然改誼不絳侯之惡是脩而脩國體抑何厚也劉向所以深惜之而弑固不知之也

分州書院傳後

司馬長卿不羞淫奔之卓女而自紀其事使史家傳之以稽後人而子長復謂其與卓氏婚饒于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病閒居不慕官爵似未盡得其意者長卿固智人也方其一出使而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婦翁與之易耻以為榮而又成關土之功名于願已滿矣且知武帝易封而亦易侈故避而吏隱于文園擁國色發

古今好義論卷五

四一五

揮文辭以自娛樂不亦泰哉彼其材已試于西南夷武帝固心器之矣使小與公卿國家之事而取通侯之印擁公卿之組固不難其與主父吾丘買臣輩助輩駢首于東市亦易也王于猷知之是故不取并丹之高潔而取長卿之玩世者所謂智也

同上書司馬相如傳後

子讀劉向傳悲其遇始信人主之庸之足以亾天下也暴主終身悍窒終身不悟庸主有時悟悟矣而足以亾者疑為之也何以明之諸周堪劉向下獄者恭顯也則恭顯之不利于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為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為中郎此甚不可解也

原缺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吳郡呂一經編纂

經濟二

才品

天生五材肇于水究于土人有恒言曰水土水土人地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囿也嘗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職產地方貢品明胙列而獨怪其詳于物而略乎人也又讀周官職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惟其詳于民數而略性與俗何哉及記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貢職方之未詳于此備矣水樞列齊楚越晉燕宋六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國而食蠶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地里列秦蜀至吳魯凡十三國而遊俠而柔弱而剛毅而險阻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然與否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之今何啻若槎枻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也習也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禹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之人才之生豈係乎地哉

楊用修貴州鄉試錄序

故以西漢之盛治至于單于來朝而王莽以一孺子而收其國以東漢之衰微至于獻帝不能自存而曹操終身不

敢去臣位何也名節之立不立而已

誠齋文贈論名節
能重人國

世率謂節義之風著自光武之禮殿光始愚謂自西漢之二疎兩龔始蓋東漢之士所以激節義之風雖始于嚴光之召不知二疎兩龔之高蹈遠引實有以爲之先耳節之一卦所以明夫節義之謂也聖人懼夫不知節義之爲重而于三則戒其不節四則取其安節五則述其甘節至于上六處卦之極尤以苦節終之凡此皆以明節義之當守者而聖人猶于初與二之兩爻或有不出戶庭之喜或有不

出戶庭之戒豈非士君子之節義尤在予首明出處之大致乎此東漢之節義所以實始于二疎兩龔也

同上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二

余讀孔孟書其稱才者辨矣夫才因應以成務而一本之性情彼以才見病者爲不能盡其才非才之罪也當世之論才者二下之在于利達而以巧捷辨給爲能上之在于名高而以皎皎者爲奇節此兩者皆非也抑或矚然于聲利之間亦既有樹矣有所激發不能不用其所長舍穀率而從所長不能無生得失此無他無本故也至若本之性情而因應以成務才何可廢哉夫操斤而斲刃之多傷惡斲而廢刃何有成器假令廢刃始爲無失不有郢人之滅聖者乎方其運斤成風非不用刃也得之心而應之手游刃且有餘地庸復何傷當斲之時彼其所見者惟聖耳無

刃也用刃者忘其刃故滅聖而不知用才者忘其才故順事而無迹然此者成于習安于故非朝夕能也郢人往矣何使受業郢人之門兢兢不失尺寸卽不能滅聖何憂血指哉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才亦宜然顧所習何如耳論道而至周公孔子何論郢人周公不以才美而隕名孔子不以多能而貶聖有本則然也學古之士誠能無用其德慧術智而壹稟于中和獨觀昭曠之原而勿忘其所有事及其發皆中節尚安事才以此考袁內無天損以此涉世外無人損此郢人之業也

汪伯玉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三

僭爵執珪之榮及焉是何也曰無何也上以重道微下以行道習節無論德何迺言才哉德者道之位序而才者道之枝葉也鏡黃虞以來諸所懸衡濂鑑者道爲之衡鑑故夫九德六德多材能之號八元八凱敦純懿之行譬之揖衣焉擊領而要衽從之已自老氏道德與申韓刑名分途而出士且繆盭自分是故才下而德尊之說興將復云樗社之夢得與德易而才難之說興將復云使驥之伎單與以德爲目以才自名之說興將復云鸞刀之割利與數者殊科總之無當迺不若說劍相馬之喻得其竅也夫大道之符神瑩而智瞻五官闔而應用靈視才見德視德見才

視其入之可用而忘乎其所以用此之謂以道微道治古之衡見已彼文耳文耳膏繪之技安所獲倚魁之材直且蒿矢乎載道而立之幟末矣誠求之應結縵胡之表而祭之牝牡驪黃之外若虞集所稱不顧注訓者則含光耀景而飛黃驥首矣

虞浮熙論才德

嗟乎世人以恒見爲庸以不恒而驟見爲奇服章甫而入魯魯人以爲奇服逢掖而入宋宋人以爲奇衣冠而入保國保國以爲奇古人以驚世駭俗怪誕不經爲奇而今人則以仁義道德爲奇矣今人之所習而安者在卑所窪陋置仁義道德於不講久矣而一旦驟見之不亦奇乎令人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四

之所習而不以奇見駭者獨有啗飯養衣跪起拜揖辭笑寒噓之類耳世尚舉業帖括而乃有稱詩賦古文者此大奇也世尚功名富貴而乃有高譚性命以爲道學清身寡慾以爲爭業談兵說劍以爲經略犯顏批鱗以爲氣節守官報主以爲公忠執法秉禮以爲直道操持不取以爲清廉者此大奇也以此悉名爲奇固世人所甚譏世安得復有奇詩賦古文爲奇則班馬李杜可廢也性命道學爲奇則孔孟周程可廢也英雄經略爲奇則呂望孔明可廢也犯顏批鱗爲奇則龍比朱雲可廢也守官報主爲奇則廣平曲江可廢也執法秉禮爲奇則下壺包拯可廢也操持

不取爲奇則楊震胡威可廢也古今一切聖賢豪傑仁義道德悉推破去之而獨存啗飯寒噓之類于世以爲中庸不好奇可乎中庸者至當不易之謂非卑瑣陋劣之謂也奇者驚世駭俗怪誕不經之謂非世俗所不恒見便一切指以爲奇也夫道之至當不易者爲中庸不及乎道而論于卑下者爲不肖世則以卑下不肖爲中庸而反以至當不易者爲奇奇于其所習而駭于其所不恒見猶魯人之奇章甫宋人之奇逢掖保國之奇衣冠也

屠綽真庸奇論

今夫殉財之子夜執籌魚視不寐投母錢築黠奴賓客之異譏者驚鳥發而三五入之所市惡無窮不可貸也廉生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五

煨室石生就鎖是財之流生禍耳假令有爲之司計而市義其所得不既弘哉乃病私人之鏐不以市所謂義者市鷓杓虎僕倚醉疾書而已謬云金生玉潤其間問一字一絹無有者也彼知崇肉以圖身積金以養豚犬耳而人血療鶴咄爲怪事此不亦妄語乎

虞長孺

夫太上有操行而辭談說其次有談說而顧操行未有舍躬行而獨操其說者也水決而瀾狂木繁而本蠹始未嘗不悖固後漸披猖浸淫至於今而唇齒爲政矣故聽其言如金城湯池如銳師勅敵風集雲流霜飛露灑春華蔚發秋稿乍零甚足醒人心目夷考其實則跛淫邪遁之習滋

元原以
自配智
而廣不

古今好議論卷之六

戒懼兢業之功。此識者所為汲汲也。學以性為宗。以躬行為準。大學言德必言明。中庸言誠亦必言明。焉有不悟性而能躬行者乎。躬行非真然索塗。僅飾象貌之謂。先儒有言。真意為躬。定力為行。苟或不然。而外托準繩。內慙色色。仁象善。苟之。不疑以至踟躕。為靜。僞像為恭。矯計為直。非陋為儉。恣睢為強。比周為廣。世或不察。目之尚行。此何異蕪之侵。騰而不識。莠之亂苗也。
馮元成

是故君子當亂遭屯。必韜玉匣而埋虹氣。不以所輕傷所重。

同上

蓋聞智居冬官。局司空置。空虛不用之地。孰知貞固介石。正在不用哉。貞固之乾。則進退存亡消長之智。是介石之豫。則剛柔微彰之幾。是夫乾德施溥博而退喪亡。設險其前。豫則真者。肝者鳴者。宜凶咎吝至而吉之。先見巍然。揭萬夫上。蓋智者非爭。一先爭。一正爭。一介也。不能介。知進存得已矣。能介而後知退喪亡。然于乾。不干豫。何也。空虛不用之地。乃嚴冰苦霜。丈夫立足之地。而豫則甘雨和風。小子狎游嬉處者也。且玉溫而栗。貞義也。何以不玉而石。不堅確玉亦偽矣。不明辨玉亦穢矣。故強而立亂。而敬擾而穀。皆石象也。朝受功。夕計過。成切不倦。則有業人矣。其

大

古今好議論卷之六

人石矣。密靜多內力。則成事人矣。其功石矣。陰符盜陰陽之機。不虧陰陽之正。善讀六韜。即情深欲得一語。指可舉。見子房素書。豈辟穀一着奇哉。夫氣發于星辰之際。拂鍾無聲。應機立斷。譬飛兔流星。龍驤不能追。此最上應變之才也。智象也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亦智象也。聰明者。英分多得。雄之膽而行。膽力者。雄分多得。英之智而立。智之半也。若依似間。襟徑露而單持。曾無矯矢。理綸之謀。智之反也。亡已則愚者。平憂國如饑渴。平則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乎。王羲之曰。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更與朝野。思

陳仁錫

介石貞固其唯正人乎

法。今本非粗事。且亦不能俗人。大人經世之實。勝鍊性之借資也。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藏。桓宣武云。我不為此。那得坐談。此之謂也。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為二也。
鍾伯敬文集

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子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于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離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莫觀。若此人者。豈肯洗耳。頰頰。繳繳。然顯出俗之志乎。遜世避世。

節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性晦道。非曰藏身。至乎巢父之名。卽是見稱之號。號曰巢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篠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于自晦。荷篠之隱。事止于達人。論跡既殊。原心亦異也。

沈約論隱逸傳

今夫人所運注。挺持于世者。才與節耳。而末有不稟于氣者也。因應馳驟。非氣鼓之。幾何不中。疲廉隅。維幹非氣凝之。幾何不內。潰才中。疲天下事。非一人可了也。不無起而任之者。而節果內潰。吾之操檢。崇坊表裂。而營魄漁矣。則氣之貴者。不但裕夫才而實挺夫節也。謂節生于氣可也。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然所以無內潰者。何也。人涉世。太繁富貴。食賤兩端。吾輩勝富貴。則不爲富貴。而恬曠之節著矣。何有薰心之虞。吾輩勝貧賤。則不爲貧賤。而峻潔之節彰矣。何有怵目之焦。原以至死生患難。莫不如是。則氣節之相爲。用何如耶。雖然。勝亦難言。請以天地明之。天地之受命于氣。母而享壽乎百昌也。出震見離。亦旣揚。謂無餘而天地曰。吾雖有相禪之氣。萬劫不荒。而終不可屑。越用之。故乾戰而坤役。何盛盈之必益。息而吳落之反握。固也。圓顙方趾。爲氣幾何。二尺之挫。胡不日取半焉。而乃強陽逞乎用。壯用罔何抵昂也。故論氣于今。且不患其不張。而深患其不飲。

不患其不伸。而深患其不屈。夫所謂飲者。非不張也。不欲

謬爲張也。屈者。非不伸也。不欲妄求伸也。昔談氣者曰。一

家之氣勝。一國則吉。一國之氣勝。天下則吉。今宇宙間。惟

一片浮游之氣耳。浮游不已。變而虛憊。變而驚競。又變而

忿戾。若然。則無所以爲節地者矣。而况乎其可投而中也。

其可怖而搖也。其可陰陽而易所向也。順風而俯。逆風而

仰。波頹茅靡。節將安厲。直僞爲名矣。則皆客氣累之也。且

夫名利者。所必爭之物。議論者。所必駕之詞。而沸羹者。所

必耗之氣也。唐之季。小人相攻。而索莫于亂賊。宋之季。君

子相攻。而銷沮于夷狄。是氣逆而節與俱淪也。羣孽覆焚。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九

相讓。無背公之嫌。禮樂工虞。相守無擅柄之忌。是氣平而

節與俱茂也。奈何士大夫有氣而屑越用也。王中書云

治道一

歷代治亂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以強者。亦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併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幽。徐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去居岐山。此能弱者也。突厥頽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

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七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弱。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滅于勾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于韓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乎可定。李德裕論天下強弱之勢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十

者五王。而周止宣王一人而已。夫商多賢君。宜若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多而久于商者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父子相親。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至柔之道。以操天下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卒以不振。為至弱之國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商人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

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後世之賢不賢耳。

蘇頌論商周 太公治齊周公治魯魯弱而齊強魯未亡而齊先亡者大略亦如此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總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哉。春秋之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十一

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獫狁。三川六澤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禱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秦一蕩洗之。而至于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粵。躡五嶺。巴峽。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肯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者。封建也。民之為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略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哉。

兪州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亂者其變易雖一慘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千百年而卒循秦人之敝也此豈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成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崇教化立經紀此其幾也乃高帝命叔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至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十二

唐周之不若乎

胡翰撰

漢之弊過乎變者也唐之弊輕乎變者也過乎變至於矯枉而過正輕乎變適以階弊而召亂漢初懲秦孤立大啓九國跨州連城拜上東門之命適足以爲吳楚連衡之階而三庶孽之封適足以培漢法不行之地後來懲美推恩之令起附益之法設左官之律興諸侯惟得衣食租稅甚而至於乘牛車又甚而至干上聖教以養成王氏之禍光武之興此監未遠于是盡奪三公之權而歸之尚書厥後大臣權輕不足以制小人而順帝之立蠶吾之建閭閻之誅梁冀之夷至此而外戚宦寺始足以病漢故曰漢過乎變矯枉而失正者也唐太宗力剷隋弊斥驕列玉門號令暢南海辨髮之長待唐璽蠶而後立貞觀詔書四夷寶之而傳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夷狄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太宗設府衛之兵居重馭輕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故今日之扶犁南畝卽異時之荷戈閭外者也異時之雲屯塵合卽今日之火耕水耨者也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藩鎮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太宗以親近如內侍省而不立三品官目不以事任之守禦關門掃除庭廡蓋謹于履霜者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閹寺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故曰唐輕乎變階弊而召亂者也雖然挑蠱之不成

而折飛蟻穴之一潰而陷天人君之用心其嚴乎漢侯王之患特外變耳自馬寶權移至上宦者游後定二將軍楊旌陰山而後世外戚宦官吏狄之變皆自武帝之愍心啓之唐女主之禍天所命耳自國忠獲用力士蒙寵而後世女主宦官藩鎮之變皆自元宗之侈心啓之先儒蘇子瞻謂漢有一變石守道謂唐有三患皆貽咎于漢唐諸君愚請用其責于二英主之用心以附責備之法

魏鶴山集

天下之變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兵天下之事皆制于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七

所忌匹夫橫行于四海而莫能禁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其權能使四夷盜賊不至於內天子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于千里內不勝其外以至於外秦人患其外之以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城池殺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二世勝廣大呼而郡縣無敢誰何趙高擅權于內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

不敢校也此患始于外之不足而無以制之也漢興懲秦

孤立乃大封侯王而反者九起其餘烈至於文景而爲吳

楚之亂于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

王莽遂得奮其志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

侵削諸侯四方微弱朝廷權臣山林匹夫常爲大患夫天

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而不

可解也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

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

不可一輕者也唐太宗分四方之地盡以公選爲節度府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七

范陽朔方之軍帶甲十萬外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不至于乘隙伺隙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制從命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莫敢不義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亂而不能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脇于大臣而不能立形格勢禁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徒見開元之後

強兵悍將爲天下之大患遂以太宗之制爲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法制得失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卒于范陽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卒于昭宗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仇士良之徒而不能制唐之命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蘇子由唐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天下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十六

何紛紛也其德不足相君臣而兵不足相吞滅天下大亂離爲南北北又離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百有餘年之中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無隙可入哉亦其勢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多變矣宋有梁陳之變兵交不解內亂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也誠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倉卒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然而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故夫有可以取天

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蘇轍論上代

昔者商周之興始于稷契而至湯武數百年而後得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秦漢之際豪傑之士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蜩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不及百年天下五擅此亦甚可怪也後唐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十七

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蓋唐漢之亂始于功臣而晉之亂始于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故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于明宗後唐之亡何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于晉何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于漢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何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郛史華而周人不服以及于禍彼其初無功臣無何奴則不興而功臣何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誠以爲天下不可以易取也欲取天下而求之易凡事

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非長久之道也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于一時之利僥倖于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

同上論五代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保燕父子以組留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古今事蹟論卷之六

又

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志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他嘗已滅天下已定夫大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于人歟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歐陽文忠公論唐莊宗

治道二

國都形勢

自古帝王定都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利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

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慕布山河瓜分必也守戰兩修軍民兩塞俾其進足以制諸侯退足以保宗社舍長安莫利也軍書混一禮教興行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盛古之隆教化是邇而不以兵革為事舍洛陽莫便也若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訌邊隅僻窺必也德行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強幹弱枝以鎮服夷夏捨大梁莫便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情農險阻逸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艱虞于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廢符秦而姚古今事蹟論卷之六

十七

長安偏堅以至輔民誨而新莽燼涇師繞而德宗跳豈非忘儆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尤重震動此洛邑之不利也故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偏師犯關如履門欄以至典氏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豈非洛陽失守城之備也歟晏安起于無虞弊害生于悠久以安以處而士卒瘁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疆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者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二兵叛於外也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何如

大章三
衛之地
一路全
日燕都
之外屏
也德大
宛并三
衛并三
關而
花天
與山
一關
外屏
在者
為不
冠心

耳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于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也。雲朔未寘。則洛陽未易上。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此之謂矣。由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當。不可一概求也。
考索論三都利害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次則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為之關。南則荆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上厚水深。博大。蓋其人沉鷙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非天

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自古無都汴者。張儀謂其地四通輻輳。國戰場也。魏本都安邑。為秦侵蝕。

不得已東徙大梁。其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一國為魚。朱全忠篡唐。居汴不過五六年。唐莊宗代之。禍甚于王假。石敬瑭因之。視朱氏又酷。宋祖開基。不此之鑒。遂有靖康之禍。宋之失計。未有甚於都汴者也。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藝祖曰。未也。且欲居關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使當時從之。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臣。亦皆徇于治安。未有為無疆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阻。宜以朝陵為名。漸營兵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地。以守中原。其後又以都京城。謂天有九關。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其為慮遠矣。使當時從之。安有靖康之禍哉。
右論定都出王慶澤長語

王者建都。皆重取輕。率制六合。必擇善地。義軒唐虞。並都西北。時敦龐雄厚之氣。維西北是鍾。其後各乘便相機。卜地定鼎。而興衰綿促。大都視人主之賢不肖矣。漢高都關中。光武都河洛。晉宋六朝。並都建業。唐復都關中。宋都汴梁。其後南渡。都錢塘。主東都者。則曰河洛。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至西都者。則曰關中。天府二百之國。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又謂漢唐強大。率以西都。六朝

若使今
金蒙之
必有不
以人心
今且仙
南家而
也江道
失其外
其南
平然
敢開此
不務兵

偏安江左終不能混一區區然秦不都關中乎沛公以十
旅叩關而入易于破竹安在其為阨吭拊背哉謂河洛易
三周以八百不為不長矣關中自昔稱雄今日未必仍如
舊時山川風氣古今不同今土地物產財賦兵甲文武才
略盛于東南矣而關中則邑里蕭條財物瘠薄無復曩時
長安之盛令帝王裏櫨而西掩關塞土而局處于秦地吾
未見可以控制寰宇也我朝都燕薊坐控幽燕彈壓戎虜
成祖神算長策勝矣然而密邇虜人只尺胡馬不可不
虞太祖洪武乃都金陵未必便為失策議者徒以六朝
偏安之金陵非建都之地不知六朝之不能混一良由君
古今好議論卷之六 三三

臣狂于晏安而無大志遠圖豈江東之地不足以制勝天
下哉善乎李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
之犀銳足以破秦兵千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于
靈武自吳而下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桓溫
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劉彥之
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此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
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此非江東之地使于守
而不便于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
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摹進乘機會千騎萬眾
誰謂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為今之計飭戎政慎

勿使根
本重地
至于虛
弱試要

邊防北都固不可不加意而修宮闕護陵寢南都亦不
可不留心南北並重兩都控帶緩急有備計出萬全誠在
事者所當講也然南北相距數千里一時有變猝難策應
順天巡撫威令不易南下淮安巡撫威令不易北上故宜
擇南北之中于徐州設建牙開府重臣以固國家保障以
通南北咽喉此方今第一急務也世不乏深思遠慮之士
奈何不一念及此乎今士大夫深薄南僚以為閒局是豈
知根本重計者哉南都本兵不可不慎選英偉忠篤之臣
治兵講武惡可緩矣 屠隆

古今之所以欲知輿圖形勝者不過四端帝王定鼎也英
雄經略也將士戰陣也高選樓隱也帝王定鼎欲據形勝
占王氣扼險要立萬世不拔之基周都洛邑天地之中陰
陽交會道里適均信王者之都也然議者以為廣衍無名
山大川之限四面受敵故曼敬說高祖徙都關中關中金
城千里天府之國四塞以為固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
制諸侯當時特別議者又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安
在其為金城天府其後符姚都秦山川險要非有改于昔
而皆不如漢長久帝王保世永業或者不盡由于定鼎者
耶漢唐都關中當時上風物產盛于西北江淮吳越尚屬
邊夷故都秦雍為便乃今雍州瘠荒無復往時長安之盛

而東南風氣日開生齒日繁貨產聚于江海賦甲于天下。若都關中則僻在西垂地阻關隴東南遼遠運道不通。吾未見其便也。建康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鬱王氣自秦時鑿之厭之亦東南一大都會然僻在江左難以經營中原六代偏安而我太祖實自金陵混一區宅則知六朝偏安由人至無遠略非地形限之也。北平雖稱天險世淪胡虜自成祖徙都都城雄堅皇居壯麗北控沙漠南帶青徐盛矣然邊界堡塞密邇虜廷胡騎長驅朝發夕抵當其全盛貢市納款不敢生心萬一巨測能無剝床之憂乎大都帝王有道綱紀修明則雖奮跡徒步可以肇造鴻基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三

僻處遐陬可以彈壓疆宇不然揚竿可摧轍函攀樹可覆蜀道險不足恃也英雄經略昔夫差擁吳都茂苑之盛擅江海魚鹽之饒統餘艘舳艫之師控水犀魚腸之利雄視天下勾踐敗亡之餘僅存殘喘卒之夫差以奢淫亡勾踐以憂勤霸兵力果足恃乎始皇仗雍州形勢併吞六國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沙丘之骨未寒也項羽獨據徐沛江淮東南要地置沛公於西蜀阻以棧道然而蜀兵一起還定三秦漢龍興而楚猴滅何反掌也乃若熊鬻之開楚栢翳之啓秦泰伯之肇吳諸葛之治蜀王猛之理符秦也張軌之據西涼也公孫之守遼東也皆斬荆棘披篳路立綱紀

布恩信化畏塗爲樂土易弱邦爲疆國豪傑經營何擇于地乎且山川郡國輿圖阨塞悉了了于禹貢一書豪傑有志經畧焉可不括其梗槩也大抵西北風土碩厚其人物敦大而淳朴東南風土清弱其人物韶華而輕俊此其大略也乃近代以來地氣稍變燕齊秦晉之間尙稱龐厚近則漸趨華巧脂韋妙捷而東南間有直趨西北風平陽潯坂雍岐經堯舜后稷公劉之後今不復見有帝王先聖風而咸陽渭水亦無復秦漢舊時富盛洛邑天地之中今其人民亦不見冲和秀雅獨以雄勝耳齊魯仲尼之邦文學其天性然太史公嘗言之今何寥寥也燕趙多悲歌慷慨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三

士近亦無有六越在商周間號爲斷髮文身不與冠帶朝會今詩書文學遂彬彬秀甲天下閩楚亦然固知風氣有時而開習俗有時而變也將士戰爭必相地形險易布陣設伏乘要害以制敵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言兵以地殊也電銷固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此匈奴之長技也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此中國之長技言技以俗別也陸戰之能南人不如北人故王玄謨敗于滑臺水戰之利北人不如南人故曹操困于赤壁不徑入關而據陳留就積粟鄭生所以佐王業將渡河津而略

南陽下宛郡張良所以開帝基陳餘不阻井陘之險故韓
信得斬餘于泚水吳王不守武關之隘故亞夫得破吳于
穀澗蜀漢不塞陰平之口故後主降于鄧艾梁人不守采
石之渡故武帝困于侯景戰陣之在先據地形也尚矣是
以蕭何入關首收圖籍知天下戶口扼塞功高諸將以此
也高逸樓隱或不受國君之徵聘養志山林或脫迹塵世
之浮榮專修性命一瓢一笠蹤跡所寄不過名山片石耳
而後人必指之曰某山某高士之所棲也某山某名賢之
所游也某山某文士之所題品也而栖真修道食霞絕粒
之人亦多洞天福地而居之抱朴子謂小山僻地乃妖邪
古今好議論卷之六
所憑恒妬人成道而思燒害之惟名山洞府正神寧治好
助善人故宜棲隱洪崖居西山廣成居崆峒浮丘子晉居
嵩高馬明子居東岳龍威丈人居洞庭司馬季主居委羽
皇初平居金華王緯玄居林屋美門居蒙山葛由居緱山
陶都水居句曲王子年居倒獸許遠游居懸壺孫登居蘇
門葛稚川居羅浮孫思邈居峨嵋侯道華居中條陳圖南
居華山至人成道皆有勝地神明相之亦緣也數也夫建
都也經略也戰陣也治世之事也棲隱出世之事也四者
皆有資于輿圖輿圖焉可不研討也
唐都秦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

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食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
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禍
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為池險與
水共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
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不敢望也今舉
國而聽哺漕河者何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
譬不可不應
治道三 政法
會州海漕奏議序
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
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先
古今好議論卷之六
三八
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地天而為泰澤山而為咸
風雷而為益水火而為既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
濟山體不內虛則澤氣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
降則水不升也於是而為否為損為恒為未濟又即其大
體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乾坤坎
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後天
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
以下濟為用在下者必以上濟為功天地萬物之理凡莫
不然况乾天也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
臣之象其理頗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

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躋斯世于泰和也

魏鶴山封事體八卦往來之用以盡下情又見于叙州圖說云澤山而為咸山高澤下位不易也高者內虛則下者上通地天而為泰天尊地卑位自定也高者下降則卑者上躋以至水火之相濟雷風之相益夫莫不然也而謂居高位者無所資于下乎

孟子告滕世子可以為善國引書若藥不瞋眩厥疾不瘳問者曰滕以殘弱困之可幸旦夕投之瞋眩恐更不勝答者曰有國必有土有土必有民有民必有受藥者顧藥物何如耳然則以何為藥物乎曰性善為藥物然則孰為此方者曰先天地以來即有性善一方伏羲視卦氣神農視毒草軒轅畫井田封建所以利生成世皆是物也至堯著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三

三

其方授舜曰允執其中舜以授禹而湯文周孔守之孟子識其大者故道性善稱堯舜而曰勝可為性善之國至問所以為國大略復井田正經界十一堯舜之道也曰若此則藥性善矣復何所苦而瞋眩與曰舜言之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道心者藥物也其性至微人心起則常與道心為瞋眩善用藥者必致精極一隨瞋眩攻之而不止時必有搥手反唇止其藥物者鎮之曰無稽之言勿聽蓋危之也此孟子所謂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者何言暴汚惠君良吏驟為投此亦有憤憤而不敢遽受者何也皆所謂因之可幸旦夕者也雖然不瞋眩則不受藥瞋眩

則其受藥處也受藥則其性善也

湯顯祖瞋眩錄序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參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耳三公闕于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為他曹以顯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太尉為丞相矣而不為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舉國家于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于外為獨詳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三

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以自論思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顯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僮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煩首而聽于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頸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為髡鉗短後之衣蹙蹙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于弭亂而略于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為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

于漢與明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至於進取之途毋顯科甲而廣選之母限文武而通其用而後人人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今使彫蟲之士從容而蠶蠶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金州集

昔曹平陽相齊其所稱受于蓋公者可幾也夫以齊之利奪任俠承贏秦之亂諸疆田宗耽耽視矣而蓋公者以無擾之一語而偃然避坐之尊其本末不大懸殊哉然平陽用其指相齊無已而又用之相天下謚如也則豈惟齊是賴於乎謂收圖書籍薦賢者平陽耶約三章法者平陽耶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三

僑關中老弱未傳諸軍及爲民請苑者平陽耶此皆無一焉而奈何與鄴侯並也然漢之所以爲漢者一鄴侯足矣平陽以守爲創母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功埒于鄴侯而收其逸高帝則已懸燭之矣故寧以平陽之後付懸之陵水強之勃而不欲令新進者持刀筆而操切之也張釋之賢人豈忌庸于爵夫者彼之所以推進絳侯東陽蓋陰折見錯之斤斧于來主也鄧甯張趙之流雖其人天性滑賊荆枳其復大樂有此覩見緣飾小材以覩一切之好而任事者見其毛舉驚擊工小治辨固欣然忘其害矣且有所大快于前者必有所大不快于後世儒僅識其形以創立

鼎變爲難而忽于循不知才辯敏給之士一不勝其銳雖欲自制亦何可得矣故世儒曙于爲之爲而未曙于不爲之爲也

王金州

余聞易之言曰休否則易保泰則難否泰反其類矣其難易相詭何謂哉乃若涉世之艱罔不厭亂顧誠得社稷之役以身振時之危決策而君行之布令而民之將息肩之不遑何有擁闕故雖鉛刀猶能效其一割豈必于將及功成治辨之秋民志定矣曠日既久相鉛于因循漸積于苦窳一旦陳其利害雖持耿論戶說之聞者有胸而無心鮮不逆耳故漢文非不聰也絳灌非壬人也賈生之策終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三

于不納豈不以漢德方盛胡爲危言而潤于事情故患者偃立白首鬚門齊王貌榮而扁鵲之言不入危者可與圖全安者難與慮患此安危之介有省不省耳夫否之悔則泰矣泰之貞乃兆否焉其幾之先見者較異天地閉賢人隱人人否也乘時而作則休否矣否而亨也不得則蓬萊而行得其時則駕無他端矣當泰之初吉士嚮往進于二則功用既興即委蛇斯時豈遂爲過彼持昭曠之識將摘其瑕纇而彌縫之猶之行爵無筭賓主陵遲一夫宣言座中行法酒以護其慢彼將不堪有納履而逝耳乃今吏不變法民不易俗穰晏安矣而兵端孔棘力詘舉廢時固然

也將改絃而鼓之急則不調緩則不振用事者非中行之德惡能愉快勝任乎

江道昆送林使君序

夫變用重草難禽補爲功易也變用輕獷牙皓角爲治易也惟在變與未變之間若中流之波臨壑之棧輕重須臾而艱危傾刻則其手操而指御之也爲尤難

馮元成

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蕘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著之弊必至于瑤臺瑤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于言而周卒以古口縱橫之辨而亡夫豈言可奇哉快意于一言或以禍萬世發憤于一事或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于持論非知道者也

方希古論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三

自秦漢以來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于安固者莫不自謂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爲變者皆出于思慮之表何哉豈在天有默定之數而不可以人力爲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未盡而變故生于所忽歟蓋雖聖人創業以傳後世亦不能以無弊如太公爲政不免有篡弒周公爲政不免于陵遲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初未嘗不善也而禍患生于不虞者人事有所忽而馴致之勢使然也愷因其弊而採之如善醫者之治病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乎其可也

易之蟲有事而貴有止也事固未有離因革者因而莫可以革革而莫有以因則亦猶之乎因革而已惟夫因而不可以無革革而幸可以無失其因則一不爲過勞而示可以幾逸法易以維新而衆可與樂成此其善物也

湯若士

古者醇朴未散人皆務實革變稷契天下真見龍逢比干天下真忠廣武柱下天下真仙石戶務光天下真隱乃今事諱其迹人匿其情一奴物務悉廣而不真矣少年輕後之子委性稍慧略取古人書涉獵一二下筆屬綴文辭輒然傲倪作名士意不可一世氣態又或剽竊兵法象緯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三

高談四座抵掌揮塵便自許英雄面孔或剿取二氏糟粕稍資口吻遂揚眉瞬目傲然有道氣象此其幼學本已不端其後機巧愈熟何所不假乎上好文學則飾文學以進上好武畧則飾武畧以進上好性命則飾性命以進事捷于影響機妙于轉圜如市賈之鬻古器雕鏤黹點悉屬物也爲吏不勤政事不捐黥首惟日務潤囊橐而奔走逢迎善事上官交結要路下疾之如仇讐而上保之如愛子間間目爲鷹鷂而廟廊名爲鸞鳳此國家采名而不采實之過也喜而佯嘆怒而佯笑對面稱頌背而詆嘲握手相知掉臂胡越踰躡而駕隨夷之清高極而託龍比之直可

而假廉闇之驥金張而譚巢許之隱行邪穢于冥冥揚高
察于昭昭風靡波蕩以詐相欺火而成俗類不可挽諸司
不修職事而巧彌縫將相不講韜鈴而善交結制舉不探
本原而騁浮辭婚喪不按古禮而尚奢侈兵戎不勤訓練
而取充數邊境不務力戰而冒首功當今之世何事不尚
虛名乎有識者誠仄仄憂之矣漢宣帝綜覈名實此時救
弊之良藥也

唐陸贄語論綜名實

岷山桐栢崑崙之出分注四游間安所不稱源哉世一切
名功河漢美報以實沉而置不言天一顧天一所出通商
遠矣卽河漢百靈能不凜凜仰流挹澤而天一不靳尊也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三

天下之大禮樂出司徒戎兵出司馬郡國之職出司寇而
井邑封塗之界出司空之度以至一岳之吏一州之牧莫
不各有出以提衡其民民亦弃服磐身而嚴事之假令周
官三百六十屬天下之政卽出于三百六十人若是乎勿
一也當其時質成述職皆一德尊王而稍以意增損其政
則王有削奪流討之政以糾失焉故自命曰予一人予一
人者臣之綱也天下大器也龍璣合璧不利二柄龜符合
信不利二紐天下之政柄惟八而入天王之握者惟一故
不委于內戚不移于宦官不奪于權奸三者得政則臣如
市市官而鬻官市獄而鬻獄夫爵與刑非其故物也彼亦

從天子而鬻得之夷施奴妯以為質子奇瑋上珍以為金
錢諸言媚辭以為慰驅密房複道以為壘斷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而天下亂矣夫顯王嚴于邇殪師三皇憲五帝齋
戒明德心一而政一政一而天下一則體統先正不與小
人爲市之效也

虞淳熙論政出于一

詩曰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如琴通斯言也可以爲政于天
下夫組之爲言柔也琴之爲言和也聖人亦以柔和平治天
下乎此言善御民而使之柔和平也又曰馬之剛矣轡之柔
矣以柔轡御剛馬所謂平也世之言曰喙腐者不能廉而
樹芳者不能平此非綜其質者也濁河無滄波清泉無狂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三

濁政所以平由心平也平如權衡然加銖銖則移矣心能
無欲則虛虛則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何銖銖之能加損

馮元成

漢所謂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卽
黃次翁爲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寬和爲名號
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
各稱天下治行第一乃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爲不
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
弟文辭相矜不達于政雖摘藻如春華何益于殿最世務
狙悟所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潤飾吏治也毋論君子自

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以罔而務不相能卽上之臺
省若藩臬下之丞尉若縣令無不相待以爲治而相適以
有成此霸所以母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
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爲緊援使游
聲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惛惛無辨吏緣爲姦
乏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凌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
則迂濶聖化鹵奔勸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愀焉
輕省之貌焉過聽偏昵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
無從善開疑之度不則牽于猜忌取于嫌疑佯示求諫之
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親仁之名而惟恐昵

古今好議論卷之六

三六

之則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
似倨使故舊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臧口習
者不敢也非所昵而始受其任義者不爲也投給錯餌迎
而吸之不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
之暴不公之心于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
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
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字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
之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爲吏自喜卽經術云益安用從獄
中受書矣

李滄溟送徐子與太守序

夫天乙至難弭也噫噫至難稽也大陵之殺至難消也俱

獲髓而善吟魁我閭市其人至難馭也何方以格之禮言
祗易言乎祗則繁而孚則乘卽有阿堵不以辱口可謂祗
矣卽有機噐不以入心可謂孚矣既祗且孚其于格也奚
難焉

虞長孺○又云帝之使收民也公一省之帝
之使收民也公載有之帝之使屬收民也公
三有之民是以齒生下
文解而主上聲爲垂衣

今夫風發于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踰時而被乎數千里
靡不喧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餘也中之悴者懼開者
暢其惛惛而就悽也中之艸萎毗而木暴樂也中物而物
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
之契唐虞爲盛德讓于朝雍睦被野非無士也夫人而莫

古今好議論卷之六

三七

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摩培植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免
故雖衰季窮域峻夫游女尚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
豈惟士已已哉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
士者耳秦加以徂詐焚坑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史
伍浸淫逮漢因沿未革抑先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
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愚以爲未盡
也人孰不爲其貴而顧爲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
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標本計委殆未可
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耻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
諛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于今名顯祿人所共欲

也。豪傑則不然。其爲豪傑者寡矣。上之人於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其所嚮信爲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愚不敢毛舉其大。乃苞直請托。依憑城社。佯道猶關。禮門微蕪。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爲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爲間。蔑惜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橫溢。併其生平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明識未易析。強力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三八

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未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罔徇法矣。又所使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扶邪而陰爲之相也。抑又有林中慘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體。今乃使獄吏抑接之。榜笞甚齊民頭搶地。赤膚體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乃至子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在約。此于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爲士。而今驅天下之士使爲市氓。嗚呼。可惜哉。愚竊欲探本利委。在細旃之上。與一二元老。端操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輕

統鄙膏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示之以睦。典銓惟薦。共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爲其貴者。松柏之生。匪扶自正。榆柳枳棘。亦且慰裁就矩。風于四海。隆蹟可復。不然而徒欲以尺一考功。炯惕之以三尺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王世貞正士風議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六

三八

古今好議論卷之七

吳郡呂一經編纂

經濟三

治道四

聽言用人

嗚呼用人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言可喜。忠言多訥。諛言順意。直言逆耳。此未足爲難也。有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成功者。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試舉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于用兵者也。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

古今好議論卷之七

括爲能。嘆曰。趙若將括。必敗。奢死。趙遂以括爲將。攻秦。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于長平。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也。始皇欲伐荆。問李信用兵幾何。信年少而勇。曰。不過三十萬。始皇大喜。又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曰。將軍老矣。因以信可用。與兵二十萬。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始皇大慙。謝翦。因強起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滅荆。夫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如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于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

此言在
亦在此

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以秦趙二主。非徒失于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弄老成。此其所以敗。夫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語。則難入也。歐陽公論聽言之難。

古人云。肉食者鄙。故霍食者謀之。夫謀霍肉何擇也。有觸則發。有抱則吐。苟有利于國與民。霍猶肉也。肉食者良。乃能采霍也。上自肉而禁霍。下自霍而自禁。肉不謀霍。又不當謀。有仰屋而嘆。雖大聖賢在。事蔑以濟。古人遭勢陷危。卽廝養卒外。黃小兒之策。亦可采。苟有見焉。烏得以霍食自解。免嗟嗟。謀野則獲。夫夫亦烏能忘。蓋昔人所以歌

古今好議論卷之七

綿綿之葛也

屠隆校荒議序

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于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于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母姑求之于其名。以爲美而遠從之。以爲不美而遠棄之。求之於實可也。余州

人君據諫有二。一曰生于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爲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諫也。如晉獻公非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

李德裕論拒諫

公論何嘗不明。並世而生則不明。人心何嘗不公。極柄忌前則不公。

沈瞻峰集

扶公論當如扶子孫。調人情當如調飲食。

元成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鼈為隣。騷之伏也。孫陽未嘗必與騶駼同概。士之弱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于未聞。察于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震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誼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吹于大寶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而吟。仲尼為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逮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眉睫之微。而形于色。音聲之妙。而動于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難。其善識。韓信之亡于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出而後明。破趙而方識哉。

劉晔知人篇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澹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澹。而後求其聰明。

劉邵人物志

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

劉邵人物志

語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以帝堯之神聖。而不知伯鯀。以晏嬰之淵穎。而不知仲尼。知人之難如此。嗟乎。鑑有昏明。本之皮相之目。則失真。情有愛憎。索之華非之口。則多枉。人終身砥行。而吾欲悉之。幾席之片言。人闔戶銷聲。而吾欲得之。道路之浮語。鮮不謬矣。夫胎禽獸。異于尾元。晦誤以為尾。魚蜥蜴。八足二螯。蔡謨誤以為蟹。物之皮毛。猶難相也。而况人之精神。心術乎。今海內名賢。甲以為鳳。乙以為梟。朝采一人之言。夷齊。暮采一人之言。聽臆。或賓客滿座。月旦盈庭。而雌黃互異。臧否人殊。狐裘蒙茸。何所適從乎。

長卿

古今好議論 卷之七

四

有馬于此。咸良之矣。或曰。是未歷險。斯不知馬者也。汗以血。齒未長也。夫伯樂觀于冀野。而馬羣空。固非險試之也。且當是時。能一一齒之哉。蓋才有常殊。天之界也。如有小巨。人之具也。故見根撥而知品者。知花者也。見形而知千里者。知馬者也。即夷以知險。即少壯以知長老。若知人者也。即平居以知臨變者。知用人者也。

李空同集

語曰。為君難者。蓋莫難于用人。夫用人之術。任必專。信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欲專。則不復謀于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于必行。是不審事之可。不可。

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于能斷。使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信用一失而及于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蔑視東晉。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其所成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皆沮屈而去。惟信一將軍慕容垂。垂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以亂軍。總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于是決意不疑。大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五

舉南伐。大敗而歸。兵威沮喪。至于亂亡。近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侍兵跋扈。議欲徙之于鄆州。舉朝皆諫以爲未可。帝召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曰。臣聞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草制。徙晉祖于鄆州。後六日而晉反書至。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顚。欲抽刀刺之。崧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亦莫如二君之證也。或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曰。齊桓之用管仲。先主

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惑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歎國怨乎。

歐陽公爲君難論論用人之難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林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下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免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與國所用。六國之臣也。夫亂國之君。常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六

置愚不肖于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置賢智于下。而泯滅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陷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遠。而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巳。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傳論

爲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懼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于其遠。而不能已之所知。起李廣于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

詞意者
至李廣
反陳傳
不勝矣

之威

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撥攘然後為有其時哉終文景之盛
 匈奴侵盜所急者將帥才耳奈何自文帝已奇廣乃至武
 帝三世而不用即亦不盡其才厯厯乎以諉人役尚不
 足欲責其成功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結髮數奇功
 名一切聽于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于衛霍
 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為
 青前將軍且密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
 欲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為貳師將輜重陵願自當一
 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與騎二事類也又大將
 軍方以姊子夫寵二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職士大夫擅
 若令好義論卷之七

見補之難助集

自三代之亡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
 王之舊而忠臣孝子仁義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
 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疆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
 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
 而豈其必出于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
 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捨將不以
 教養非是曉曉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

梁之世
 所以止
 有一
 才而不
 能復古
 先王
 治者其
 弊一正
 生此所
 謂有且
 之具權
 直之法
 故也

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
 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法古之
 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效何適而不可其遂黃霸漢之
 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
 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
 歸于治而已雖然此可為通人道難為守文不知變者言
 也 見無咎

語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拘剪局曲此非所以
 預於現奇廓落之觀也吞舟之魚必不經鯀鑿之罅函車
 之獸必不入狐兔之窠拘剪局曲之見必不足以得非常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之人漢武帝詔曰馬以蹄齧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泛駕之馬踴躍之士亦在上所馭之而已武
 王言此有英雄之氣焉管仲之行類頑鈍無耻一旦而佐
 桓定霸雄豪哉淮陰不羞胯下之辱而討項與劉氣蓋一
 世若以勝下一事而輒屏丈夫目之信老死漁釣矣宋玄
 屑削毛薛傳徒信陵輕身就之折節下焉士竊竊笑之卒
 之助公子赴義急難風采聞於天下者即當時所竊笑者
 也戴淵周處亡命無賴之徒奮臂而起為晉室重臣如以
 經管病謝安則却秦寧晉功烈亦泯沒無聞而安一風流
 浪人而已今人之識大都過于曲局恒在坐立拜揖頽笑

飲嚼皮毛相天下士而不知寥廓偉觀得士于驪黃牝牡之外固究竟人奇材大節而好指摘人細尤小過不知非常之人須破常調不次用之而惟以資格日月爲斷資格以待中人豈可以待非常豪傑乎傳說一離版築便拜輔弼韓信起行伍一登壇而輒握大將印若拘資格何年而至將相耶又胡以光商與劉也或曰破格之事以待非常之人今時未必有也以非常處常人可乎嗟乎天生豪傑何代無之一人將與一事將集天必生英傑以肩之有之而恐皮相者不識耳世有非常豪傑抱負環奇胸次灑落抗雲鳳之志謝環蟲之心挾神龍之姿之蟻艇之智不居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九

效世人僂僂唯諾以媚時眼夏蟲井蛙求有不對面而失之者以桓溫之明而失王猛以文正之賢而失張元況下此者乎世無函牛之鼎則賁獲屈首曾不得與負薪擔菜之夫同列若舉巨鼎而頓之田夫肩背之上有不立見摧拉者耶世不患無豪傑患有豪傑而不能用安期長策不售栖真海上徐洪客英略不用卒老泰山鴻臚鳳舉固當格之所不能得也當事者慎無謂世無人哉
屠綽真鴻苟集
帝王之於英傑當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惟漢高祖盡之斯布歸

漢高祖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奮帳御飲食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譏人畜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盡羣弼也蜀先王與關張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雄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思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天資秉受專征之任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鷄障之下非其所據果畜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于于此若以徒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李德裕

十

練畜之豈有斯恨
議者嘗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吊待之如此其厚然有罪亦不

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開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過，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王上過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于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當復何如也。噫，近世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轡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堂儀之官名而呼之者，郡守召胥吏耳。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于用禮，而果于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媿于其君。入君者必有以媿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然則必其特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

蘇老泉論任相此篇議論可與賈誼之論相參看賈誼人主之事譬如坐車至末

入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

于古不易 蘇老泉論御將

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于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天養驥驥者，豈其芻粒，崇其羈絡，居之新闢，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天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于養鷹，則不然。樣一淮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于擊搏，則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驥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驥驥者餓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雖而用之可也。昔漢高帝一見韓信，而受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亦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而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為我。

看義書
別轉斯
青了感

斥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其志不已也至於
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
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計百戰之功
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奮哉知其才小而志小
雖不先賞不然而先賞之彼將泰然自滿不復以立功為
事故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蘇老泉論御將

任將而中制者勝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率
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擊于中者隨成而敗撓于外者
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騁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駕馬先
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十

任將用兵而中制以掣之外監以撓之是繫驥之足而撓
賁之手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
時也中制則事不一而撓撓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
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
早之以立斷之權矣故以一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疑
生千人與驕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
而走也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魏王用穰苴而莊賈施
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
而爲大將再捷而爲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其何以
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哉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

劫卒使田單投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
起坑其降卒是故駢切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
此制之者過也

何景明論任將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未決合中朝之士卒議之自
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不嫌以卑亢尊如鹽鐵
議是也呼韓欵塞卒用郎史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者五
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存公天下之
心今制亦議統于一二尊官而已

右論漢集議之公
震澤長語

治道五

文武

文事武備士君子分內事也天不生仲尼則斯文之統以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十四

墜天不生尚父則勘亂之武曷張七書六經固仁義一原
之理陰陽貞勝之符也今之士大夫何獨不然乎高爵以
崇之厚祿以養之其受之君者重矣一旦邊夷猖獗小醜
跳梁則聚脰戰股張皇錯愕又從而自諉曰儒者習文將
端用武縱儒有知兵者然亦射不穿札騎不絕塵不思于
房無三尺之軀淮陰無縛雞之力綸巾羽扇指顧而挫鋒
芒隻馬單騎談笑而退戎虜所貴乎士者一究心之耳若
能以卧側爲邊防以走使爲卒伍則折衝樽俎決勝幾席
不難矣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豈專在孫吳與太公也哉

張盤武經七書序

予嘗譬人之身然人身有手足蓋皆所以奉衛此身者也故凡目之所欲視耳之所欲聽舌之所欲嘗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則無從而致也故一身而非手足則欲飲誰與持欲食誰與供欲示誰與究欲遠行誰與到我欲尊吾身誰與跪拜而致恭我欲愛吾身誰與奔走而趨事是文用也固此手與足也一旦有外侮或欲無跌也度不能敵則足自能走度能敵則足自能與之交或欲吾搏也度不能敵則自能舉手以相蔽度能敵則自能反手而推擊之是武用也亦此手與足也非他物也故平居無事則手持而足行有所緩急則手抵而足踢執七箸者此手而執棍棒

古今好議論卷之七

十五

者亦此手也執茶挑者此手而執刀劍者亦此手也伸之則爲掌可以恭敬而奉將握之則成拳可以敵愾而禦侮雖手足亦不自知孰爲文用而孰爲武用也蓋衛生之物天寶界之豈直于人爲然雖禽獸亦若此焉耳然則儒者自謂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豈復有能文之理耶則亦不過取給于聞見借功于昔賢而已是自矮痺而自不知也是待人而後能起居飲食而猶強以謂不屑也吾不信也

李贊孫子泰同序

武以匹文猶月以匹日月受日而光武本文而善故以述言則麤翹而猛起以道言則精理而整暇苟求諸迹則一

夫之按劍而厲色即以爲惘然有死封疆之心可橫草而備顏行苟求諸道則雖才百應智百變者亦不足以亞旅中權而必易之丈人詩之元老始足一當天子之推轂何也所重乎才且智謂其足敵愾而捍難也才大者不能不負氣智深者不能不懷伎負氣則不能懼而敬懷伎則不能平而周故易之師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險德也兵實象之溢于地上則爲逆行于地中則爲順容民畜衆順之至也氣無所負伎無所懷武之善物哉非本于道有根抵醞籍者何能然請以海喻海于地中之水最廣大者也其連山彌天嘘噓洗滌撼石飄沙起濤飛沫則

古今好議論卷之七

十六

士之鼓怒當然百尺御風驚鳧逝鳥六鯨所掣一越三千則士之赴機當然靈怪髣髴蜃象冷夷乍而清霄乍而幽暮則士之神變當然天琛地靈蛟室龍宮繁采揚華萬色隱鮮則士之瓌偉當然若乃本太一源雲漢注焉不滿酌焉不竭爲萬物母爲百谷王則所謂根抵醞藉本諸道者周呂方召丈人元老以之

馮元城石湖稿

夫文武非二岐也人具一心靈通虛應孕奇樞變何所不有經緯之謂文振揚之謂武臂之兩手然握而凝神拱而對帝穆然綸結而不事指揮文之喻也及鏤鐫傅體寒煥切膚則上舉以衛首下曳以衛足非武之謂哉故至文不

詘於武真武不離於文離文之武則武之末之而詘于武
之文則文之一察也

馮元成稿

有無以天下爲之心則足辦能以天下爲之氣是故文艷
極而旁射四衝以振武節夫心固武文之府無施不中勇
於敢而毅然則無以天下輕勇於不敢而介然則無以天
下重不然則墨絲楊岐牽引于前輕重靡所定矣好聲則
心以名二偷合則心以諂二陰賊則心以伎二博取則心
以墨二恣睢則心以忍二若是雖有赤堊白羽飛鳧影電
之伎何當于武雖有金板玉韜駭波龍雲之詞何當于文
哉

同上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十七

治道六

井田封堦

井田之法起于步武法半步曰武二武爲步步方六尺百
步爲畝百畝爲夫九夫爲井井方一里民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五以下上所長也十六以上
上所強也強者強以力本趨事而已其頒田之法有不易
地有一易地有再易地歲可耕種不待休息者爲不易土
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爲一易中地休二歲乃可耕者爲再
易下地受上地者百畝之田受五十畝之萊中地百畝之
田受百畝之萊下地百畝之田受二百畝之萊萊者蕪之
不治以待番休者也所謂不盡地力者此矣其辨述之法

起于耒耜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八深八謂之
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遂者言其直遂而通

水也發遂中之土封之而成徑徑容徒行方里爲井井間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溝者遠也九夫之水所遠會也起
溝中之土封之而成畛畛通牛馬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洫者血也旱注潦洩如血脉流注也發洫
中之土封之而成涂涂通車輿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際
二尋謂之澮澮者會也言水所會也發澮中之土封之而
成道道通車二軌兵賦成焉千井萬夫之田有川廣四仞
深四仞而水于是乎終川上有路高廣如川而達于王畿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十八

于是疏浚之法漕輓之便畜洩以御歲封植以息爭訟
以制敵胥于是乎在三載大比則遂大夫各率所屬之吏
與阡而明其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餘六年食進功曰再
登餘九年食曰三登明諸朝而舉之而孝弟九田之舉始
此也

考周井田制莊元臣

按魏文侯用李悝爲盡地力之教其說曰地方百里
之國提封九百萬畝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
百萬畝治田力則畝益三升不力損亦如之故地方
百里而地力之盡與不盡輒相去百八十萬石是
其樹藝必用五種之穀神必盡聖士必盡勤地利
必盡出而周之萊田所謂一易再易者盡聖士勤
自錫給水爲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盡田以井故
也田井間之萊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澮廣

源谷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于梳齒無植膩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陸矣猶髮之舊析于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滄也田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十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

徐文長井田解

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之王也

古今考義論卷之七

十

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于涿鹿之野戰炎帝於阪泉之原亦深苦衛生之難既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為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于是為之井而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名田獵焉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名上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遇戈矛之利甲冑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視將猛獸如

搏田兔然又何有于即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燕樂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受馘而後樂心生也分而為八家布而為八陣其中為中軍八首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間習之矣而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為戰人自為兵

古今考義論卷之七

三

禮樂以明人倫以典則至于今幾千年矣而不知而况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謂聖人于農隙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宅

李載贊井田論

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徒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鑿鑿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

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照絡乎其中。以黜夫。高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慮長謀遠。其事出乎此。而意寓乎彼。卽後之老于周官者。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夫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奸諛。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勢必至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教天下。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善藏其兵法。于不窮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夜戰晝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此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莫得而詳。然井

古今考義論

卷之七

三十一

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于車政七月諸篇。而微隱于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九疇始也。人家皆私百畝。自宓義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其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璠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循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吳兵同。其民日引于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與教盜賊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

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創其說曰。田獵呼。公之心良苦矣。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明四時。職也。質明仆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蕭艾之艸以爲。通帛之旃。以爲門。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示不僂幻也。出則少者在。前。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功變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而周之民亦且感嘆而咏歌之。

古今考義論

卷之七

三十一

曰。而我公田。又曰。獻豸于公。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况溝洫川滄。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綱以制戎馬。距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聚軍藉。田中有廬。疆場有官。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耜。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粟以給饋餉。夫今日之國家。漸趨于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其西北之兵也。公爲借民以足食。而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枝良無營。食斥。振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一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

很戾不自之心而國家坐享數百年金匱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當時但稱師尚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于藏法。一至此哉。

陳繼儒并田兵法之祖論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羣后布履星羅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卒不能定魯侯之嗣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余以爲周之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三

喪久矣徒建空名于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秦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捫制四海運于掌握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成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百

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並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周之事跡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亂國多理國少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之事跡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漢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搏而遷之勒兵而移之耳太逆未彰姦利浚財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三

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今國家盡制郡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困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何繫于諸侯哉或者又以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

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柳宗元封建論

救士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

歐陽修封建論按唐李百藥言帝王自有命歷祚之短長不緣封建杜佑曰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矣萊曰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井田廢封建不得廢皆主李斯罷封建之說者也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曹固曰百足之至使不便扶之者衆胡致堂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云云馬端臨曰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此調停兩家之說然畢竟在封建而百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五

封建之難行久矣蓋其弊不特見于周秦之際而已見于三代之初何也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皋陶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舞干羽而格是亦不戰而屈之也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建封而建封之所以無弊也封建之弊始于夏而成于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急弁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一廷尉足以治之而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卽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有不恭命之僇有愛克厥威之戒則兵師之間

所傷多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于興師則封建之弊也舜

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怠慢沉湎之過則可見當時諸侯富強非文誥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甲兵而擅用之幸而遇賢君德足以懷威足以制猶可捫服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叛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于秦而必欲易之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

馬端臨

賈誼之論宗封也曰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至父偃曰願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五

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主父偃之說卽賈誼之遺意也然衆建則自上令而行之爲倫爲各推恩則本下情而行之爲恕爲仁豈可以人廢言哉

馬廷鸞論漢諸侯王

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建而以界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界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界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自其出于私心則忌疏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一朝居景武而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

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得而擅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實廢矣至東漢更始雖盡封諸造謀復漢者然多聚處京師布列要職實未嘗有裂土建國之事光武初封諸王子爲公後進爲王未嘗有盡王子弟以鎮服天下之意蓋是時封建之實已亡尺土一民皆自上制之諸侯王不過食其邑入之租而於所謂藩維屏翰本無所預故亦不必視爲大事如周漢有天下之初也

馬端臨論漢世宗封

漢文之時賈誼奉率以諸侯強大皇子卑弱爲慮欲帝徙皇子大其封疆後漢顯宗則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于是封皇子悉半光武所封諸王與孝文異意何也蓋孝文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王

之時分封之大小可以驗國勢之強弱顯宗時分封之大小不過依租入之豐儉國勢則宗藩強而皇子弱殊非強幹弱枝之遠慮租入則兄弟豐而子弟儉乃見先已後人之公心然亦可見封建一事至東漢之初名存實亡故諸侯王之大小初無係于理亂安危之大勢矣

同上

高皇定天下之三年詔封皇子十人爲王儀衛規制下天子一等歲祿多者至五萬石親王之子爲郡王郡王諸子爲鎮國將軍孫爲輔國將軍曾孫爲奉國將軍代而降爲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卽爲藉最疏遠者皆得封奉國中尉祿二百石無無封無祿者然但有名銜而無職

事食租衣稅而已當是時天子都金陵去塞垣萬里慮勞桀橫難制于是大啓諸王之封且匣于三垂皆近塞備邊傳以元侯擁以宿將得專制其國中兵車城郭崇重擬天子蓋草昧利丁建侯板蕩維於宗子亦其勢也自永樂時谷王穗反宣德時漢王高煦反而晉王濟熿與趙王高燧皆獲罪于是稍稍吏法制爲峻防雖親王儀禮不改其舊而權愈輕矣成化中宗室益煩奉旨定祿萬石者支米二千石折銀一兩千石者支米五百石折銀八錢餘折

鈔至世宗時陝西河南湖廣積祿米數十百萬石有司不能給宗人饑饉有司有司杜門或踰垣走于是棗陽王祐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三八

樞上書言順准漢唐宋故事得應舉效用或力田自活免徵寒不敢煩歲祿而禮部格不行當是時霍綱上疏謂國家百六十年來宗支日廣祿糧不給郡王而上猶享厚祿將軍而下有晨昏進膳併一筵餅者有假息蓬蒿無室可居者有死無棺歛者有女子四十不嫁者臣考洪武中開封一郡惟周王一府循至今日郡王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至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而下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山西巡撫奏題積欠王府糧至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石舉一省而各省又可知也夫大明會典著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者宗人令

其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調是國典未嘗不許宗人出仕也自漢庶人反而大臣倡王府不得從仕之令于是才能之士無所自試皆坐而仰食于有司矣又倡王姻不得任京職之令凡將軍中尉之女非奏聞不得擅自婚配而嫁娶之不時者多矣已上當會戶部奏代襄陵等府乏祿給詔發太倉粟及河東運司鹽銀數萬兩補支給事秦釐官太倉銀若鹽銀者固上供及邊需之用也今以捐給藩封事豈可繼耶然邇來宗室之困已極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矣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矣而地方之困日甚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矣河南因祿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三九

米不足借用仁壽官木料矣今陝西告乏不得已而出公帑以補之矣竊恐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以供各府之奏討也是豈可不汲汲爲之處哉又洪武中雖定王府祿秩而多寡給發亦無常藩府六千石秦府唐府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或二千石或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無滿萬石者是時瓜隄未煩而祿米已不能給矣今宗室之數百倍于前而親王之祿無府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萬石而宗室祿米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萬

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卽無水旱蠲免不少升斗猶不足以供祿米之半况官吏俸給軍士餉糧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也嘉靖初豐林王台瀚奏欲定限郡王將軍中尉子女之數若限外所生止給冠帶口糧不得受封請祿台瀚亦郡王也其爲此奏一則仰體國家賦祿煩重節私厚公一則欲國家以實惠敦宗裁此恤彼然事亦不行後第損中尉女卦但稱宗壻通計天下所省已數萬不訾矣王世貞常言今時在位之臣見宗室之如縣磬突無烟而衣露脰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產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三九

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今自將軍而下少裁其祿數而實其惠中尉以下則無賜爵祿而寬其禁使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任不肖者從事南晦以其力自養而官弗與焉庶乎其有支也

莊元臣考國朝封建宗藩

治道七

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謂唐末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焉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夏以妹喜商以姐己周之東遷以褒姒秦后始有宜太后之專莊襄從美姬以易其宗漢高祖於閭閻呂氏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每以呂氏雅故輔

穀高帝就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惻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陰妻邪謀特覺之蚤耳而終不免莽之亂焉曹魏之見篡於司馬也一再廢弑專以母后爲之主及晉武耽惑女寵楊賈賈召五湖亂華之禍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帝竊官妃以取隋太宗取武才人開聚唐之醜子孫繼焉祿山之起爲太真妃也唐衰於此矣朱梁以女寵開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斬軍賞而亡皆女子之爲也

馬廷鸞論歷代女禍

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震象王林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三

義璧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榮帝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仰斯之調歟若乃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神靈贊壽兵之道至若僂極闕憑天作孽則龍駭結繫宗周鞠爲黍苗鸞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雉之響晉承其末后採長門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猶在

綈綈

晉后妃論

又據隋鳴哇智皆文拾晉惠帝

內外之勢合則朝廷皆正人甚矣天下之政不可多門而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嘗觀周之盛時外朝之上槐棘森列而內廷之秘且統于冢宰之職治朝之上百司星環而燕朝之暇亦無非保師之官前有官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沐浴之養而隱然厲其縱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等職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微而第欲防其奢用亂政之原凡此所以合內外之勢而無女寵之習閹宦之患者豈無故而然耶漢初猶識此意宰相監宮中大臣劾閹宦外得以統內也三官之屬有御史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九卿之屬有少府尚書在內主吏民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三

章報內復屬于外也于斯時也官闈嚴遠姬麗嬖倖而廷臣奏事者或得致榮紂之諫排闥直前者且得躬獻其社稷之忠以士人得任中常侍之官以郎將得却內夫人之座凜凜有周人之風自侍中爲加官之親數詰三公而大臣唯唯退聽大司馬爲內朝之寵典領尚書而丞相僅取充位向之以外統內安在哉諸吏居中執法而御史之中丞其權始分宦官典事尚書而少府之尚書其職益廢向之以內屬外又安在哉自是而後內朝事權一移于權臣指霍氏再移于諸嬖指蔡氏又再移于戚晚氏推其由皆武帝親內朝疎外朝之過也東都以後流弊愈甚議郎不在

宿直之中郎皆皆爲黃門之應。至御史之權盡移于尚書。尚書之權盡歸于宦官。而宰相疎隔于外。御史緘默于內。噫可嘆也。

林回論內外分合之勢

周以冢宰統閹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于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倖與政。唐命中人典兵。于是有內庭之變。此本末源流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嗟夫。爲閹而稱士爲巷伯。而疾惡勃。貂管蘇有功于晉。楚景監繆賢著庸于秦。趙皆有益。人國君子必欲絕之去之。而後已。何耶。蓋熏腐之徒。無所愛惜。視其室則無妻妾之情。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惟是依勢怙寵。竊柄弄權。故君子患之。雖然。在周漢初不

古今好義論卷之六

三

聞有蠹害而漢唐末世往往有之者。豈盡閹宦罪哉。亦不善處閹宦者之失也。考之成周。閹人守中門之禁。吏掌之戒。內小臣四人。王之正內五人。一以冢宰領之。此其預防之意。豈不深哉。漢初宰相得監宮中。文帝時鄧通之幸。小有怠慢。丞相檄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敢言。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若有間矣。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脉絡猶得相屬。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

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官禁。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向使人主一旦反悟。則反亂爲治。亦易易耳。若夫兵權在其掌握。能使人主欲謀去而不可得。至長吁飲恨。而後已。此典兵尤慘于與政也。國朝懲且季。閹宦之弊。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蓋罪不輕。免官不輕。進或賞。貳罰一聽。大臣宜乎謹畏。而不敢肆也。夫河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乃使王中王預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由廢置。而祖宗不與政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三

不典兵之法。安在哉。異時重賈握兵權於外。以典兵爲常。梁師成擅文柄于內。以預政爲例。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君子推未流之禍。固蔡京王輔之之罪。亦元豐大爲臣作俑之失也。

林回論歷代宦官

古今宦者之禍。無如漢唐之季。然考其盤固猖獗之由。有自來矣。蓋將相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爲政本。而中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狗。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屬之貂狗。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

也故窮捕鈎黨剿戮名士皆黃門北寺獄之所為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為也蓋將相之權彼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賢之君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嗚呼其所由來者漸矣

馬端臨論宦官○又司馬光曰宦官為國害猶非如公卿可嚴彈也復有性識優利語言辨給善伺顏色迎合無違忤之患有解恩之效耳言畢親狎非如公卿可嚴彈也復有性識優利語言辨給善伺顏色迎合無違忤之患有解恩之效耳言畢

宋忠文公奏宦官之害曰宦官之害天下未有能劫天子如唐世者非他慮不極也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禍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迂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不善中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禍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中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惟闕則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以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

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奸豪得借資而起至挾其程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宦官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為人主者非欲養禍于內而疎忠臣碩士于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禍不幸而不悟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

歐陽修五代史

論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餘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于君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

程伊川傳易明夷之六四

以道合者必以隱僻之道自結于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於君之腹入腹者其交深也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於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無悟乎於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于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盡其心能行於外

程伊川傳易明夷之六四

日月之明而蟪蛄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倖小人能賊之皆禍伏于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為之防

于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經始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之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強胡卒之滅秦者中軍令高而非胡也蓋近習托身于王而能禍王若蟾蜍托身于月而能食月也

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

真德秀論倂幸又曰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于天下之情不先明于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蓋人有好為名高者方為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而參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與之則可以致其才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聞而不和有所相惡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幸

而不先避之則事私怒而不求成功凡此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非所以馭天下之奸雄天下之奸雄其為心甚深而其為跡也甚為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于左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激翔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而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君不之知既獲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服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之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

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人之

將欲為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于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成故古之奸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若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

蘇子由論奸雄之情

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于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桓靈之後天下之患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

古今好義論卷之七

幸

于身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亡輔國元振之後天子廢立聽于宦官當時士大夫亦惟宦官之去然李訓鄭注擊之不勝止於身死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亡方其未去是果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敗決裂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

蘇子瞻論去小人之難

古之為兵者國師勿過窮寇勿追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日夜為計以備一旦不可測之患君子又從而嫉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

忿矣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
速之也。智者則不然。內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
以陽浮而不逆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征之
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
待其發而乘其隙。故用力也約而無後患。君不怒而勢不
遏。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
不爭。見患不能不避。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
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同上
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擯之。恭
顯之于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于任
愷是也。真能秀 充薦愷忠正官在東宮是故排之
待中之職又薦之為吏部尚書遂以事排之
而斥廢焉陽借薦舉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可謂巧
矣趙亮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為趙王
尋強貴相而周昌昌公孫弘穢董仲舒則官于武帝
而薦為膠西相皆此類也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
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
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因常寡過。小人欲加之。朋則有
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
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
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
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

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故
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
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譽。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
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
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俟俟乎誰與圖治安之計哉。
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
君子存。小人雖眾。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無
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為。則漢唐之際是也。故
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
朋黨而去之也。歐陽修五代史朋黨論
古今好論論卷之七
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為保其不為盜
而衣食有足。盜豈不能返為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
關其和食之源。使彼其業善。除小人。故誘以富貴之道。使
壞其量。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叅之治
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奸固不可長。而亦
不可不容也。若奸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蘇軾論
朋黨論
王安石挾高世之資。而行驚世之行。其所喜名也。循而不
創。用眾而不獨運。則無以為名高。是以紛紛舉行新法。以
求過乎前人而附和者。又以為堯舜周公之業。宜其蔽而
不自覺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安石之變法。自其

天敵食蠱之際而可窺矣若所謂奸者卑而鮒入恣而鯢
黠貨鉅權若李林甫盧杞是也安石曰孔老而身義齊
人閑無所踰細利無所賴而何以奸哉抑其誤天下有由
大抵喜名好怪者多高標而濶視高標則易於忽君子
濶視則難于察小人彼其磨磨間問務以釣奇而不知
爲呂蔡諸人之奇貨可悲矣指奸而擣扞之不無過焉
奸者習人情以賊物而僻者昧人情以拂衆奸者如鵠酒
輩物意死人而死之也僻者如金丹石散意生人而死之
也奸者亂天下而僻者誤天下吾不敢以誤天下者而爲
亂天下也雖然誤天下斯亂天下矣安石非林甫杞也所

古今好議論卷之七

聖

引則林甫盧杞也靖康之變熙寧爲之也韓子曰服文采
帶利劍是謂盜等謂安石非奸則可而寧非奸之竿哉
高皇帝謂侍臣曰朕觀周禮官禁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
于數千因用階亂今雖未能盡復古制當豫計防微毋過
多又言此輩自古來其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
若用爲耳目即耳目蔽用爲腹心即腹心病御之道在
使之畏法而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洪武
六年遂置宮正司專糾內宮不法者又制內侍無得識字
讀書十七年鑄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置
宮門中又勅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蓋其深慮預

防者如此宣德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覆奏再得旨
乃下防欺蔽後令吏卻擇待選教官入教內侍已又選翰
林檢討學正教之今司禮監遂得堯中外章奏復逆與閣
臣共得擬票注權與宰相等其甚者擅傳詔旨私閣効章
無忌矣

莊元臣考內官始末

古今好議論卷之七

四七五

古今好議論卷之八

吳郡呂一經編纂

經濟四

治道八

官制○俱吏部

侍中秦官特丞相史之任漢選貢游充爲加官掌侍左右分典服物嚴助詞臣得備顧問安國名儒特掌唾盂其微可知也中書令漢官特少府之屬晚年倦政游宴後庭遂置中書俾領章奏武帝初用宦者成帝懲用士人甚欲輕其權也秦時少府主發書殿中者謂之尚書令不過任贊室至賤之人通掌圖書宣達封奏而政不與焉秦時以善

古今好議論卷之八

射者掌事謂之僕射乃謁者冗從之徒此三省之職起于秦漢然也西漢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事東都事權歸臺閣而尚書分曹出納王言敷奏萬幾令則總領紀綱僕射則分掌錢穀而尚書之權始重魏武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置中書令罷秘書之官屬職重情親專掌機要而中書之任始重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與議政事始不專用中書入侍帷幄出擁華蓋于是中書之權分而門下之機重此三省之任重于東都魏晉然也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故以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爲宰相其後以品高不除他官參預故有

參議朝政參知政事之名又其後或加平章或加同品至拜僕射亦必帶之蓋欲令中書令之權耳國初三省長官第爲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元豐正名三省並建然愚所深惜者小人用事托公濟私其弊有三不可不論如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二省宜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凡有除吏珪不與聞蓋僕射爲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有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卽已奉行又復有審駁此事權盡歸于右僕射之手蔡確偏重右相之弊一也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三省宜同心矣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

古今好議論卷之八

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易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由尚書省徑上但遇門下而已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也又有甚者蔡京相既大兼總三省號爲公相宰相執大臣皆居其下益肆其無忌憚之心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意其變已三流害尤甚歟嗟夫罷平章之名定丞相之稱此乾道之令典也宜爲萬世家法云

林朝論三省

按樞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至僖昭間遂至于視行

文書矣至後唐而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是宰相之外復有宰相三省之外又有一省矣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之設始專有職掌然祖宗時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間中書命秘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宣勅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朝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也又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得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曆始以宰相兼樞密副使以言新法不見聽力辭上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辭文潞公亦在樞府終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初蔡確為相溫公為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溫公欲復差役法而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同議取旨惇果駁溫公所言然則又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溫公潞公當熙寧之時與國論不合則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之初欲引章惇以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陰排正人至紹聖以後則兩府皆憸人附會紹述更無異議亦不復以文馬之儔參錯其間矣

馬端臨論樞密

周公冢宰出征東山畢公為公兼任司馬嗟夫軍旅之事

非縉紳之所當預將相之權非廟堂之所可侵周人必使兼統不曰侵官何耶蓋出征重寄也握兵大權也身為大臣不得與知則渙不相通其弊豈勝言哉當以周之六官攷之冢宰所以掌邦治總百官司馬所以統六師平邦國二卿適相等耳至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噫先王之為慮也遠矣故呂伋掌兵若無關于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于尹氏而尹氏實命之于分之中而有合者存于判然不相屬之際而有貫通之意寓此周人所以為良法歟更秦歷漢官制益紊諸臣北轅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權太尉而左袒之功僅濟擁

古今好議論卷之八

四

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敵至不敢言而太尉軍光燭廢立之權自任夫以宰相之重而下聽命于一將兄至葉無所不統如周人之制歲厥後以北衙抗南衙之權以西府敵東府之勢自朝廷而言則曰軍國而軍先于國自士大夫而言則曰將相而將先于相古人事權一切倒置而天下之事王國朝范質趙普皆以宰相兼樞密之柄故時方有事則參議機謀之秘時方無事則各任兵民之寄太宗朝獲繼遷母之議非細故也宰相目端告樞使寇公曰逆鄙常事端不敢與軍國大計不可不知于是覆奏養視招揀繼遷果動九重撫髯之嘆真宗朝契丹寇遼之舉非細

故也真宗謂宰相寇準曰中書總文武大政密院雖專兵
讀本中書于是建議親征天筆答之三十餘年無北顧之
憂迨慶曆間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院
事因張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兼樞密未幾邊事寧而兼
職遂罷建紹間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尹兼樞密復以
張浚趙鼎兼樞使未幾和議成而兼職復罷然方夷簡判
樞院命范公出撫陝西而趙元昊送款終身膽破而西邊
晏然矣張魏公都督兵馬命張韓劉岳分屯江淮大敗劉
猗而北虜始懼矣此非兵民相通之驗歟不然雍熙議征
幽州獨與密院詳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能成幽薊之功

古今好義論卷之人

五

康定滅西歸附諫官方爾論劄而中書初不預知不免有
區處之失其弊亦可見矣甚至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
書賞功而樞密約束郭遵修堡柵密院詰之而中書復解
勝達道之言其深知事情歟其有感祖宗舊制歟

林駟論兩府宜相通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
煩省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觀周之建官也百
官聽命于六卿六卿聽命于冢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
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布滿于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實
以冢宰統之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旌政勸民宗伯以

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有寇兵民之權若不出于
一而實以三公兼之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
然爾彼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嘗魯晁錯而內史得侵宰
相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
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開決于丞相禮事
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
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此漢
事權偏重之由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
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卿大夫
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

古今好義論卷之人

六

然爾彼唐之九卿吾惑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
卿寺同漢官之名其繁之弊則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
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之說其曠
之弊則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
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煩其數煩則其事必曠太農少府
復分于戶部太常宗正復散于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于
衛尉又掌于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于光祿又任于膳部
其餘三寺亦多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國初省部寺
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皆不齊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
典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大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

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也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參舉于劉安世也

林淵論漢唐宋九卿之職

古者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爲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爲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地之廣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之衆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

帝今好義論

卷之八

七

正正足以正三十國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爲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王制言凡州千七百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于州縣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然書與周

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屈于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然周牧伯之名見于經傳多矣連帥特見于詩序若夫五國之屬于經無聞左傳曰晉欒享請公屈鄆豈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商所謂天子之元二人一矣

陳祥道論牧伯

帝今好義論

卷之八

八

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則其初立品非品秩也乃人品耳云云馬端臨田淳熙所謂九品者官品也以別官之崇卑陳羣所謂九品者人品也以定人之優劣二者皆出于曹魏之初人品自爲人品官品自爲官品品貴氏合而爲一以爲官品者逆設之以待品之入此說恐未然劉毅備華論中正九品之弊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所謂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與貶所加足爲勸勵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爲貴貴氏專舉此段以爲官品即人品之明証然詳其所言蓋如後世權貴之人挾勢取科第于薦舉之類

耳非謂中正者逆設此官以自以待所舉之人也

馬端臨論九品

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于外而皆有屬以在內猶近于周制也故丞相御史大夫得見奏事聞宦雖寵丞相得以徵召而詰責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自武帝晚年宴游內庭不復與士大夫接于是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內外判然此漢治所由盛衰也宣帝復遵漢制中外之政復合爲一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廢哀平之間又歸外戚而遂趨于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古今好議論者之入

九

乃取尚書中丞專委任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以奏事歸尚書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于尚書尚書之權又移于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疎隔于外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其源實始于光武究論之又始于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于法度之外使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于大臣末流遂以若此哉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于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爲尚書中書之任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自宿衛之親人不

領于大臣而宮正官伯之官遂去爲光祿勳之任光祿

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侍中遂爲宰相矣自供奉之

近習不領于大臣而膳夫而下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以

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

唐璽林太盈之名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

臣所與聞則母后臨政國命寄之刑人或享專土之封夫

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于武帝其流至于不可救其禍

生于殺戮大臣而無顧忌之心也

鄭伯謙太平經國書內外論

三代官制見于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于

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

古今好議論者之入

十

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以失職矣魏

文帝置中書有令有監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矣東晉後

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于是又有門下而中

書權始分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

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

下封駁日有爭端故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唐

宋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

及五代改用古人樞密使爲腹心之臣口議軍國大事其

權重于宰相宋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掌武事謂之

兩府

右漢唐以來大臣沿革 義澤長語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必折減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于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爲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至有異姓王者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告身止易一醉名器之濫極矣宋朝臺省寺監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十一

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人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

右論唐宋以來官階 同上

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敘勞勳以敘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亦有勳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同則無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爲定爲是官則勳階爵隨之無復敘勞敘功之意 同上

宋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三省長官不預

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結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肯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以登臺閣禁從爲顯宦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階勳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 論宋官制之弊 同上

漢以來重守令守令親民得行其職故當時循吏爲多雖有刺史部使者綉衣直指之屬問一命之不專以爲治也唐世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觀察使其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无法爲道州謂諸使誅求二百餘通陽城守道州稅賦不特爲觀察所謂韓文公所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十二

謂觀察恒急于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者也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而已宋時控制按刺率五六人又多於唐我朝各省置布政使司布政使二人叅政二人叅議二人按察使一人則使二人僉事二人又有都御史統之歲命御史按之又多于宋世愈降官愈繁政令紛然守令欲舉其職難矣 右論守令多監察之司 同上

三代官制凡春秋戰國以來棄近人主者皆持權當三代時三公論道六卿率屬甚尊嚴如肉史外史御史五史止掌策命王之親近之臣至春秋如趙盾弑君專畏南史淳于髡雖玩臣乃云御史在前執法在後則一斗而醉是御

史執法君臣胥畏之。至秦則御史爲執政。漢初御史大夫爲三公。丞相多擁虛器。蓋惟三公六卿尊嚴爲後世之君所憚。所以歸御史。武帝以後。爲中常侍。大司馬。歸尚書。光武以後。歸臺閣。御史大夫又尊而疏之。至魏晉則事歸秘書典樞機。唐末五代又以中官典領樞要。謂之樞密。至本朝又以中書尚書樞密並爲二府。大率秦漢以後。三代所謂最尊近之臣。最秉重權。而三公六卿之官。多擁虛位。世變然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

古稱秦雍爲天府。齊地負海。亦號東秦。唐世頗稱揚一益二。而東西秦寢爲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內總二十三古今好義論卷之八

主

路外制遼國大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歲窘于兵。不服自救。一旦南遷。吳會荆襄兩淮。又爲邊面。而應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甸空虛。蜀本最險。平世金珠錦繡之美。永被中國。金房假道。徒云夾攻。黎嵩奇兵。竟成幹腹。由是兵燹相仍。創殘不振。則亦非復唐舊矣。然惟吳會近畿之地。自唐五代以來。吳越世奉正朔。保障生民。蓋至宋移蹕江闕。嶺海之所奔奏。及其既亡。宋嘗苦操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所產。猶足以爲天下最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廩。要亦取之有窮用。

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強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也。

吳萊書歐陽子急就章後

總論國家官制。有品有階。有勲有祿。自一品至九品。分正從爲十八等。曰品。自特進光祿大夫至將仕佐郎。凡四十四級。曰文階。自特進光祿大夫至昭信校尉。凡二十五級。曰武階。初入官。初改官。不授階。一考稱職。曰初授。再考曰再授。三考曰加授。文官自左柱國至雲騎尉。凡十二等。曰武勲。文官兩考乃授勲。然未至五品。則不授武官。不拘考然。未至六品。則不授文武官。祿多者歲一千石。少至五十石而止。武

古今好義論卷之八

十兩

官惟公侯伯。祿多者至五千石。少至七百石而止。京官祿一品至五品。實支十之三。六品至九品。實支十之四。餘給錄俸。外官實支各視省府爲豐儉。無常額。凡陞官必滿考。不待考滿者曰推陞。類推者上二人。取旨單推者上一人。自三品以上。九卿及食都御史祭酒。則延推上二人。或三人。自內閣吏部尚書。則勅推上二人。或三四人。至五六人。惟上所命王官。不外調。王姻不內授。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屬。有族人下避。上京官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其乞致仕者。不限年。凡內外官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大臣不註考。京官五品下。已亥年四品上。自陳外官展

戊丑末年考王官考察如京官教官及流外冗官九年始
陟不得過一等惟舉人教官得引選試陞陟無等凡文官
一歲二選屬吏部武官一歲六選屬兵部總計天下之官
凡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北京一千四百七十六員南
京五百五十八員外任二萬二千九百員

莊元臣總論國朝官制

高皇帝以文武二科進天下士弘武三年始開科舉至六
年以科舉終浮文罷不設詔有司察賢材先德行次文
是時郡縣奏舉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材
幹等科又詔天下朝覲官各舉茂材一人蓋純用薦舉至

古今考議論卷之人

十七年始復科舉法十九年復詔郡國舉經明行修之士
蓋科薦並行一時州縣耆民以解運赴京者不勝枚舉
肯卽擢不次而國子生奉命巡列郡廉吏治問民疾苦還
報稱意卽擢爲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甚有裨於都御
史者尤重府州縣親民之選每之任召見賜綺帛路費而
遣又作須知冊使訓守之三歲入覲上考者賜坐宴又謂
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士惟賢是用何可以資格
限也于是有以如府升尚書者選舉中令京官七品以上
外任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才幹堪牧民居風憲者一人洪
熙復申此令薦舉之法不廢也正統復辟以後建行人奉

書幣聘臨川處士吳與弼廷見問勞有加禮則近朝典數
也傳朝故事有銓選不由吏部而出自內寺令中官傳奉
授官謂之簡除蓋取簡在帝心之義成化間特盛其以進
獻珍玩得官者不可勝數至弘治始革嘉靖中復裁冗官
至革二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千有百人而仕路一清
至今日而官冗可裁者又不知其凡幾矣要之貢舉以文
尊銓選以資格此隋唐以來之大弊國朝沿而不革故人
才不能比隆周漢然攷洪永之時則辟薦與文章並行超
擢與資格兼用其純用文章資格者獨在近代而已若夫
進士入官而卽補縣令則我朝之獨陋于前代者也嘉靖

古今考議論卷之人

十本

中嘗用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任親民練政事而府州縣
官簡入院爲侍從官其法最妙夫字令親民宰相親君雖
尊卑懸絕而職司均重今選守令于初出草茅之士選等
相于高坐玉堂之生以至難至重之事而委之漫不更事
之人賢者不能無紕繆庸庸者乎授之民社而不必其
民故之周知委之國鈞而不必其國體之通達此政之最
不可知者也又縣佐之職以給吏員京官之費取資與卑
一則令其入貴于國而取償于民一則令其省約于公而
殷剋于私馭富之方豈宜如此又其甚者則壞國學以爲
鴻都抗厥監而奔政府使士習日墮奄權日熾凡此皆非

國初之法波流積漸使之然也夫天下有法弊有人弊法弊則雖賢者不能致理是爲以法敗人人弊則雖善政適以生姦是爲以人敗法凡前所論皆法弊也若夫御史薦劾之不公吏部黜陟之不當臺諫採聽之不實監司激揚之不準此人弊也人之弊不可以爲法法之弊不可以啓人察其弊之所屬而更之庶乎其有瘳也

蘇元臣論國朝鈐選之法

治道九 選舉制度○俱屬禮部

舜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八

十七

子皆造焉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聚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子之子弟凡有道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以樂語教國子以樂舞教國子此教國子之法也大司徒審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乃師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所治民因此五物而施十脩二嚴焉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五禮

防萬方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教俊造之法也若夫選舉之法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諸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國子之選舉如此也王制曰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此鄉舉俊造者如此也若夫諸教養選舉之法亦有可攷者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諸侯教俊造之法也射義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八

十八

試之于射宮書傳曰諸侯之于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諸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此諸侯之貢士如此也春秋之時若季文子之忠叔孫穆子之公孟獻子之加于八一等皆出于魯之三戚也若子皮之舉賢子產之惠子太叔之美秀皆出于鄭之七穆也宋之良臣多出戴威衛之良臣亦皆公族齊之高國鮑晏楚之闕焉遠屈皆能世其家而不忝乃祖此諸侯用國子之法如此也管子載齊威公爲軌里連鄉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于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聞于鄉里者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于是鄉長退而

修德進賢蓋古者鄉舉之意此諸侯舉俊造之法也漢選士之法有三老如新城三老說高祖以仁義是也有孝悌力田有操史有多貲入粟如張釋之以譽為騎郎司馬相如以譽為郎漢景詔曰今貲第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有從軍良家子李廣以良家子擊胡有功為散騎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有賢良有大災異大政事即下詔求賢良董仲舒公孫弘等俱以賢良對策有文學有孝廉元光初用董仲舒言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詔各郡不舉孝廉者罪有茂才亦自仲舒發之元封中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有射策自武帝立五經

古今考議論卷之八

十九

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謂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等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蕭望之翟方進王嘉等皆以射策甲科為郎有明經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龔遂以明經為官又有任子哀益以兄任汲黯以父任有下詔特舉有正召為博士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為博士有公府辟召有上書有童子有武勇等科漢經材之法甚簡所以得人魏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倘道義虧缺則降下之其弊也至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劉毅所以疏論其非也晉衛玠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李重上疏宜明貢舉之法宋制

丹陽吳會四郡歲舉二人餘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序才銓用元嘉中有限年之制齊梁皆依之宋三十不得入仕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賢良天子坐于朝堂秀孝各以班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隋開皇制諸州歲貢三人又詔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權為侍郎最為稱職唐承隋舊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科之目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畧策五道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有明法試律七條有明字試說文字林二十條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凡史內史問大義百條通一史者有出身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有通舉有童子李泌以童子召劉晏八歲獻頌時號神童有俊士有進士凡進士試時策五道帖一大經其天子目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制舉之名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學宏詞等有武舉武后時置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咸再造之功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為得人方其序取以文章類若浮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

通楊綰鄭覃李德裕皆以進士浮薄不根藝實請罷之卒
不行雖然士風所在唯上之人如何耳轉移變革豈無其
道張昌齡有時名而王師旦惡其浮華盧昭降駱賓王文
章寇時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使不進豈不足以勵方來而
移風俗哉殿武自武后天授二年始按自漢至隋以前惟
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
寧間收取士之法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歷代選舉取
士考略

漢初選人之法未備高帝求賢之詔但曰郡國人才有意
稱明德者郡守諸侯王身爲之勸駕遣詣相國府不設科
目也至孝惠時始詔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文帝時復增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三

廉吏之賞開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又漢法舉官觀實
算著算不盈十者不得舉官意謂欲足者當不復貪也而
廉貪之士失其職矣至景帝時其法始罷武帝初有不舉
孝廉之罪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
二人百萬五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銓次視其行能不
以日月爲斷故或有終身不離博士而公孫弘以春秋起
徒數月至宰相封侯其郡縣守相高第者擢二千石二
千石有治行者擢九卿九卿稱職者爲御史大夫備丞相
之權焉其州郡自別駕長史而下刺史太守得自辟除相
用而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舉殿最上丞相已又令

郡國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其優予
戈日尋國計虛耗則置武功等爵以軍功補者至封侯以
入賞補者試郎吏于是入穀入牛羊入奴婢若貴鹽冶鐵
者皆得官矣大抵漢武之世吏道最穢而多端然皆試其
功効著見者用之不稱者亦易誅戮故其時得人獨盛由
取博而擇嚴故也宣帝綜覈名實不得相冒故自丞相而
下各遵職奏事考試功能不敢以具文欺飾元帝詔舉實
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又詔列侯舉茂才不稱者坐削戶大
抵西漢取士之法無專科改官之級無定次惟人主好尚
以爲取舍升降之度而已故遇其君則或以得不遇其君
古今好議論

宋之人

三

則或以失公孫弘以數月而爲丞相董賢以弱冠爲三公
皆不任法而任意之驗也光武重舉吏官曹之選令三公
歲舉茂才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察廉吏各一人光祿卿
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察廉吏各一
人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其選舉于郡國者以
功曹選于公府者曰庫曹其以公車特徵者屬吏曹以
尚書令主之而尚書之重始此是時以四行取士一曰總
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
令能決疑事四曰剛毅不惑才任三輔四科以德爲首故
其時士皆喜爲名高勉爲詭激之行以邀聲譽而公府郡

縣又各以能致賢才自期故修身飾行之士致有五府俱
辟四司並命者州牧之守于士望先以禮托爲布衣交已
乃辟用其辟除不赴者爲顯與虛坐不更署而南陽樊英
之倫至歷天子備玄纁玉帛禮聘之既至天子降輿設壇
几杖尚書奉引延問得失如待神明其流風相煽激而爲
黨錮之禍大抵東漢之士皆務養私名而鮮實用故未用
則爲龍已用則爲鼠雖以陳寶李杜之聲稱位鼎足然不
能有所施設權奄一怒斃之如狐憤然其也可知已
莊元臣論兩漢銓選之法

神宗憫貢舉之弊王安石議更法請興學校以復古廢明
古今好義論卷之八

五

經增進士額蘇軾議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
于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
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
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
之制臣以爲不足矣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
有道何必由學乎至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
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疆
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表俗若
欲設科立名以取之是教天下以僞也上以幸取人則勇
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非食凡

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論策爲有用詩
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
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遇如此也近世文章華
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
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濶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
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
蘇東坡論取士○後卒用王安石議熙寧三年親試
進士始專以策策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盡人杜
愈于以詩
賦取人爾

宋朝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又
有制科童子科而進士爲尤盛太祖初開貢舉惟試策賦
古今好義論卷之八

五

及論諸科有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之目太宗始試
律賦真宗時嚴挾書之令下乘燭之禁諸糊名之法仁宗
時富弼言省試有三場一日試詩賦一日試論一日試策
詩賦可以見辭論策可以見才識熙寧中罷詩賦帖墨義
令各占一經兼論語孟子之學試以大義殿策一篇諸科
稍令改易許應明法科試以律進士第一人而下令皆試
律後又詩賦經義定爲兩科高宗時詩賦經義並行然進
士科往往爲將相極顯至明經科不遇爲學究之類當
時語曰焚香取進士噴目待明經蓋進士有設焚香之禮
而明經則設棘監守恐其傳義也宋初有三科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聞史理達于政化三
科許諸州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亦許詣闕自薦累
德間增置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達于教
化科才識並茂明于體用科武足安邊科洞明船畧運籌
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天聖間又增置高錡立圖
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又有書判拔萃諸科是爲天聖
十科

宋制取士考畧

古之取士。取于盜賊。取于夷狄。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
也。以賢之所在而已。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
焉。是以盜賊夷狄。雖奴隸之所耻。而往往鑒之朝廷。坐之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五

邦國。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擯棄不用。然則天下
之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衆也。古者管夷吾相齊而舉
二盜焉。穆公霸秦而舉由余焉。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
鄙之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于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
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胥吏賤
吏而賢則用之。昔者漢有天下。平津樂安輩。號爲儒宗。而
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乃
其出于吏胥中者耳。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
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
雄俊明博。出可爲將而入可爲相者也。而皆出于吏胥也。

吏胥之人。少習法律。長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懾伏。因而
官之。則豪猾之弊。畢見于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
以才。遇之以禮。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公卿。故終不肯自
弃于惡。以賈罪戾。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
數聲律之學。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
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
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綱之于上。此又綱之于下。
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蘇老泉論廣士

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擢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
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人未有不以揖讓賢于騎射矣。然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五

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舍其弓以揖讓于其間。則
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可
以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曰我貴賢
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
亦有由矣。奇傑之士。常好自負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
觸禁。呼號譁呼。以發其一時之樂。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
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于向所謂道與
德者。則何病不至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遇也。
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
貴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自縱之心。今則不然。奇傑

無尺寸之柄無升斗之祿彼又安得而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自困于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奇傑無所復用而八議之中猶有曰識能者况今天下未甚治而奇傑之士乃困于簿書未鹽閭巷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同上論秦才

古今身義論 卷之八

三

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于三五之法不使之效職于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與郡府之事為高而與守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停理之胥吏大率皆土人也豈三五之法可行之于僚掾而獨不可行之于胥吏乎

馮端臨論胥吏

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于科目者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去古遠愈遠拘以資格而側僮跼蹐之士少得以

日而言哉臣聞才生於代代實須才有志之士在富貴之與貧賤皆思立於功名傳芳於竹帛故班超投筆而嘆祖逖擊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伸其用矣且知已難逢英哲罕遇士之懷琬琰而困塵埃者則悠悠之徒直睹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歎嗟嗟乎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至於此也亦有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展其志略身為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則貧賤之士焉足道哉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為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賢而囚之不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嘆李廣恨生不逢時而乃遠想廉

古今身義論 卷之八

三

頗李牧疎斥賈誼復何怪哉晉羊祜獻計平吳賈荀沮其策祐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緣此竟不大舉此則身為時主所知不能盡其才用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得展其志畧乃布衣庸常之人懷一奇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而望夕召何可得哉

魏元忠上封事

人物者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漢之用度不足權宜為之然賢如張釋之以此為騎郎位至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貨官為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未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于爰盎父故為羣盜漢用盎材亦不問其所從來盜子猶可賞何不可乎雖公孫弘之徒

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經
術取士公卿貴人捨白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
一介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難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
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難如此而不
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
天下爲一家無爲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
而爲君子以家爲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
人趨利皆流而爲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難而賢多擇之
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

見無咎

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于王庭多拜爲郎若三署武
官今好議論卷之人

三

至千人屬光祿勳光祿勳詮第郎吏出爲它官以補員缺
是時未屬尚書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王公卿二
千石曹尚書一人王郡國二千石章璽曹之所始也光武
詔三公等各舉茂材廉吏改常侍曹爲吏部尚書其璽選
察於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令
掌之

右考漢選舉法

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布帛之於衣穀米之
於食每須而常效而後世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名異
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食享禘饗之文而蓬豆之器饌
器祝歌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爲

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組黼而情不安是先王之
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一日而無禮樂
賢君良吏誠心於爲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
敬而交懽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減裂於已壞之餘
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蓋禮樂
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

見無咎

食飲以蓬豆夷而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
於野中國而用夷事也則伊川爲戎此非夫文存則實存
文先喪則實併亡者乎故魯不棄周禮君子謂未可動子
貢欲去餼羊聖人謂我愛其禮此深知爲治之意者其於
古今好議論卷之人

三

守先王之故雖既絕之緒不可復之餘而董董焉不欲其
廢而不舉者如此也

見補之

衣服之制雖其于化民也外抑古人先而不敢忽見而垂
旒衣十二章王以象道而公侯伯子男其制以是爲差燕
衣猶衣元衣以養老者不可以加幼細布皮弁爵弁以加
幼者不可以養老都人之緇撮無用于野野人之黃冠不
施于都其義豈無所當哉自天子出以禮義授則人于是
焉榮之否則終朝三褫以訟而授者爲不足欽豈曰無衣
以已所製者非安且吉嗚呼何修而得此于人耶禮義既
亡法度不審門閭無苛而奇衷之民用以亂古廣袖之朝

流于四方均中國也而齊魯異制况斷髮文身者乎民無
常心惟其耳目習熟者爲是一旦革焉不非且笑者幾希
亦其所作有損益所施有先後俾不悖于亡可宜於今則
非疏通知治體者安可以議此

是無咎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謚所以示萬世之公
也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謚不應則
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
爲褒美之見而已嘗由翰林者皆得謚文不以人而以
官已不免外議定謚出于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
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古今論謚法同上

三三

治道十

田賦財用○以下屬戶部

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
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
其後六百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
之遺制遺意泰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
益敝敝矣方文景之世宗戚大臣馮藉貴高之勢爭取美
田宅爲子孫利益富商大賈賈累鉅萬生產畜牧膏壤十
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錫之地貧富不均故董仲舒
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

兼併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
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議者以三十
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
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
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故名田雖有古
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大和中獨能均其土田
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隋文因之
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
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卒倍之口分
八十畝而不倍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
所以課蒔桑麻也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
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安給之三十畝雖不耕
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
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齊吾法
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
也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井田詳于周制
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都鄙之田或不易或
一易再易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收以濟之所謂萊與
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
者其變也井地均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由是

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爲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數辨京陵表淳鹵數置濼規堰浦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量濼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何憚而不爲乎況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八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籍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六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漢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

胡翰井牧論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

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武長或火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上者必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于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食夫豪民不得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竊意當時授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宗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八

五

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利病皆少壯所習聞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比七地廣人衆政教難施故法制盡廢而奸弊滋多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承而不能復三代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和龔黃精明如張趙既不能久于其政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後世豈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

欲其均乎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散又爲隱匿隱匿在乎權宜權宜在乎簿書簿書既廣必籍衆功政由羣吏人所無信矣夫行不盡之法委政于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弄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來之弊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魏孝文始行均田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一傳而後政已圯壞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多踵後魏之法永徽而後兼併如故矣何三代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八

三

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馬端臨論井田

秦廢井田之制任民所耕不計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其後至三十而稅一然漢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至文帝時算賦減其三之一且

一歲方徵一次其賦甚輕昭宣以後又時有減免至魏武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疋綿三斤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則出此戶賦者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也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賦戶而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租身與戶則出絹帛綾錦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項則此租庸調者皆受田一項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所謂輸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八

三七

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與豪富者一例出賦可乎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乃抹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此乃措刻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陸贄與齊抗所言固爲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爲厚薄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錫者乃厚賦之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尤爲的當蓋賦稅必視田

配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是故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

馬端臨論兩稅

今夫平天下者均天下王人執矩司空執度以爲均也陞步而無矩則爭于步立錐而無度則爭于立察后英辟割汚暴而食良與必有矩度曰區曰畧曰井曰廬曰封植溝塗曰阪險原隰曰公私中外皆均也漕澮若帶而視如紅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三

河崇墜若城而喻如山岳故天下鮮極富極貧之家而無患寡患貧之意居無何學校興賢矣禮耕義種不所土地以爲富者起而讓路于畔則仁政之終哉是以虞芮實心于周路商賁代耕於葛郊亦言安原寧靜之極而已自商李梁其地紀政斯志其割折新室不足美新法不足變周公太平之書幾爲千人鵠而洞壞已甚則有請限田者矣其人江都之逐臣也請均田者矣其人疎逖之賤吏也自井而自分之名一家之三代者矣其人關中之廢儒也彼其量而入量而出君臣之間淺深長短猶然未測而謂遠能均乎天下乎若均平天下則無如此時也諭出于朝而

臣爲綸諭宣于野而民爲梓則當承聖諭而徐德鶴營四海于目厥田惟官官若干畝無以交于民厥田惟寺寺若干畝無以交于民厥田惟庄庄若干畝無以交于民厥田惟屯屯若干畝無以交于民天下田多在民耳先其不在民而民之賦其心者不能射也厥土肥惟上上從其上于賦而則重厥土良惟中中從其中于賦而則減厥土磽惟下下從其下于賦而則輕天下田用成賦耳分其田爲三則而數之浮于籍者可盡去也厥民巧計弓而畝則武之便厥民殷計區而畝則畫之便厥民淳計日計種而畝則景移黍積之便天下田隨土風耳因其俗之利而法之局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三

于古者罔足程也嗟乎軒轅之立算後世命曰圓測當其迎隨之靡定而膠者苑者執以疾民禍民無已時况率屬而據其與使婦子坐行膳藁短井落田是用增彼靜耶抑爲擾耶孟軻之經界于時猶曰潤澤當其通變以不倦而刻者文者執以疾民禍民無已時况同井而割其界使比隣得志抑首怨氣賦是用增彼靜耶抑爲擾耶抑聞之丈畝諭下諸王孫遮道而躁諸軍士荷戈而闕此何故哉飯之田猶之乎海民之田猶之乎流民之所藏疾而避禍者彼之所居倖而受寄者也民無由藏疾而得棄疾之疾無由避禍而衷嫁禍之禍蓋一二豪右捍閭者爲之集耳

然力能鼓民以逆命是故貴先治矣或有道曰李也年丈
里十法可嗽也乎其書石其見超其人非逐臣賤吏廢儒
也安勿嗽也

李翱平賦書

民生所資曰食與貨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于上代
昔醉民未離情宵疎寡一夫躬稼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
則兼衣被體雖憊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寡
而事有譌變姦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工
事逸故木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于是競
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綵繡文
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為事豐衍則同多餘之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早

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于堯年且或如
輪信無救于湯世其為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寶
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為貨事難于
懷璧萬斛為市未易于越鄉斯可使未伎自禁游食知反
沈約論

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
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土地
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
日益匱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
日來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

為國之所患法亡限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幹於公庶民農
工商賈乘時取予富至伴封君或不佐縣官之急而貧與
拙者益困故為之法曰更縣租賦鹽酒茶茗其物有禁
麻竹木鳥獸魚鼈果肱有筭上取焉輕十一重十二下賴
焉多十九寡十八由漢以來未之改也雖然法日設貨日
出民用不加少而縣官之力滋屈猶曰法未善從而改之
所以勸課推行第其增耗而為之賞罰明且具矣而吏日
趨事比不增民疾作起上而病于莫贍何也夫人才無常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早

是可則用之要騏驎以千里責狸狌以捕鼠用所在也賣
爵喻侈酒削鼎食胃脯連騎馬警擊鐘彼其以匹夫操是
權而私之則與千乘同利乃至官師有司之貴禁凡自我
莫之或奪而董董乎繼日不足願匪拙與米公在越而越
強適陶則三致千金卜式牧羊而肥以致卿士治國猶治
家則將欲與利盡試求之朱卜之間其可哉 見無咎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
緩急故物有重輕人君不理則蓄買游于市乘民之不給
百倍其本矣故為之輕重斂散不失其時此常平之法所
從始也漢數征伐海內虛耗耽壽昌以善筭得幸令邊郡

築倉穀賤增買而糴穀貴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其法視時而低昂穀無常買而買不失平糴以貴入故不傷農糴貴以賤出故不傷末賤下極則雖貴入而實非貴貴上極則雖賤出而實非賤故不害于公設有旱乾水溢食至足而民莫知法甚美也雖然法在國行在入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而猶或後故賤不以時入則害公貴不以時出則病私甚者至利于積泉而憚于積穀則法滋害夫積泉則有貫朽之憂蓄穀則有紅腐之患非疏通明于治體者孰能通其變使無弊也

晁無咎

理財與聚歛異今言理財者聚歛而已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其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可也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哉

黃氏日抄

貨殖之說昉于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此皆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

得意既已施于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其通篇歸里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及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以卓任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于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整齊之理俱可于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三

論貨殖傳鍾伯敬

洪武二十年上念貧富不均而賦役不實往往有飛酒能倚之弊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集者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與其丈尺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次號田魚鱗圖冊又計戶口男女之數書其姓名而登之號曰黃冊魚鱗圖冊以土田爲主田各歸其都圖詳其高

下肥瘠以爲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黃冊以戶爲主用各歸其戶詳其舊管新收之數以爲之編而賦役之法從焉其後魚鱗冊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獨賦役冊以田從戶而田在所不可復辨于是飛洒詭寄之弊復生嘉靖中尚書桂萼始議丈量田田之肥瘠以制其畝之廣狹平原衍沃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山石岡田三而當一至其糧賦則通計一縣上供之舊數而槩派之俾因戶推田因田推糧因糧編差田與賦有一定之則使奸民不得以輕重欺隱焉

右國朝定田賦制畧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四

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歲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開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

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墾且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千

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室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

右考國朝歲出入之數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四

歲運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宜分派官軍于內支運于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趕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孤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浙江六十萬

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斤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絳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二千員外置千員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古今好議論卷之八

聖六

上三千員衣紫者千餘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為額後增至二百五十人

今上即位之初綿承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紗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右論上用宦官冗費 同上

昔文帝十三年詔除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

出于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阻稅適足以資富強也

荀悅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于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功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耻之為易也請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望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眾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食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儒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其費用之眾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

古今好議論卷之八

聖七

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開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爲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不能使之因此萬世之計也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古今好義論卷之八

卷之八

四八

計也夫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征市租鹽鐵酒茶有推課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將何以待其後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所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請舉其所聞而餘可以類求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官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河水爲患不使濱河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

監夫四方水患豈其一人坐籌于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忠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疵長疵長立而馬益瘠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

蘇軾省費用策

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因而備粟各省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由古今好義論卷之八

卷之八

四九

洪武迄弘治間百四十年而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此非播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荒據于夷獍耳何以致此洪武初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有奇弘治四年戶九百一十一萬是減戶百五十四萬也口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是減口百十六萬也夫國初兵火之後戶口宜少而多承平蕃息之久戶口宜多而少又何以致此洪武初山西藩封惟晉王一府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則祿加乎前八十六倍矣然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

萬頃矣夫祿米則由一萬增而至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為三十八萬頃將何以支此洪武初天下武職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則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天下猶一家也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則寬然而饒再世而五千金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而各五千金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盡乎上皆霍韜所考于成弘間者國家財賦正供之數一歲輸太倉銀庫者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

古今好議論 卷之人

辛

之數皆在其中矣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九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四十餘萬兩矣問之該部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贓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入數頗少又上取用皆額外之供故出數反多已上皆張居正奏疏中所考之數又應變矣○莊元臣考國朝財用損益之數

治道十一 漕運鹽課

唐都長安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用物有節故漕事

簡高宗已後歲益增加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率一斛得八斗後裴耀卿以四月度淮入汴苦水淺至七月河口又苦水漲漕路多梗江南人不習河事轉雇四師水手重為勞費可于河口置兩倉使江南之舟不入東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謂之北運後罷北運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而堅又于長樂坡鑿渾于望春樓下以聚漕舟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常堅為最肅宗末年淮運阻絕河南尹劉晏為度支轉運使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廣德中凡漕

古今好議論 卷之人

辛

事皆決于晏晏即鹽利顧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十萬石無升斗溺者歲省費錢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寔減矣至李異乃復如晏之多

唐漕法

今論天下財力所從出姑畫大江而南北之則南田財而北困力夫所謂力者其最重非馬也耶今太僕馬歲亡廔十餘萬匹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得馬不能

勢苦與寇角馳逐亡所用之而衛士得馬以便騎乘而已
縣官給芻費割以自供分鬻市槽啖馬馬不能飽而以醉
父之則先其齒而老死矣馬所從產則責駒馬所寄秣則
責肥甚至家破而人繼之然豈獨馬今江淮處漕粟四百
萬石悉以予衛士而餘粟盡令入白金共邊戍邊戍猶曰
執于戈以爲儲胥也而與衛士食譬之搏雪而寒衡何所
取功焉然是二者見以爲固然而無能有所變也幸而爲
縣官衛士則日芻豢之而彼不任德不幸而爲縣官民則
日魚肉之而不敢任怨者此何說也

金州集

夫漕河通而海運之說漸紬矣海運之說得之漕河咀而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八

五

後入其言大計二曰歲往返不過四月而艘卒以三之二
而自便耗餘可小裁而美饒可積也曰縣官即萬一以咽
喉憂能別于咽喉之外而濟大命誠亦利便哉然不克如
勝國終始之海利者何也勝國業下來而宋之戈船下瀨
之卒嘯聚而不敢歸者數萬此其人皆習風濤躡蹻待命
者也宋清張瑄一刺盜耳驟以東南天下之半而委之金
虎符萬戶而下聽其自爵賞而不從中命也錢穀聽其自
出沒而不從中管也故清瑄得以畢見其才而爲百餘年
之利今亡論守臣自一顰笑外斤斤束三尺士亦安能舍
燕中贖而見富貴乎夫魏與卒陽爲募而陰則拘攝也別

妻子若脫裸見制問若束濕不待納之鯨鯢之口而得就
死矣吾固知策海漕之不可以久也

金州

天下有非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而別寶貨者海
濱斥鹵滲漉所加不養而滋人之賴之與穀同化惟鹽而
已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未嘗勸課而
日暮欲之古者與民共財平民力田有餘譬如鈞弋人自
取給不營于上故法無張弛而利常阜後世費日益廣一
切皆取于民則牢籠不毛烹煮水鹵收其棄利猶法之善
也今大池井皆幹于公浮食奇民無所踰禁財足賴矣然
議者曰資商以阜通而官收其筭與官轉輸而民不得私

古今好義論

卷之八

五

賣買便於公孰宜于民管子曰假名有海之國集鹽于
吾國夫以千里爲國不必去其國也然集鹽有道况以天
下爲國則出之吾國東移之吾國也豈固難哉欲使法行
如古于國可以取盈而家獲作職之利將不必釜十五吾
受而官出以百其饒如此然後爲美也

是無咎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日至其初
也奪鹽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
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
易則課利反虧于商稅于是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
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

東島黎所以駁議之者其慮已及此矣

馬端臨論鹽法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背緯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至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鹽者論以法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國則足用于上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更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雖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糴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還吏曉導倍于勸農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至大曆末得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屬販御古今好議論卷之八

唐書

軍饑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晏罷而陳少游奏加屬民始怨矣其後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鹽估益貴商人射利貧民至有淡食者

唐鹽法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額鹽周官所謂鹽鹽是也煮海煮井煮鹽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故鹽是也宋自創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為鹽曰解縣安邑兩池鹽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為畦夫官鹽給之復其家墓廬之兵百人歲二月鹽畦四月和種月為種實都按邑池族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

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類未鹽皆以五斤為斗咸平中令商人入芻粟運解鹽于邊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通民力自元昊反縣官急于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入中他貨與券償以池鹽猾商貪吏表裏為奸至入榷木二估錢于給鹽一大席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

宋鹽法

自伯至以內政疆齊即王者起率治鹽筴以紓國用今制大司農歲入四百萬取給鹽筴者什二三諸賈外餉邊內古今好議論卷之八

至

充國戮力以應度支第時至則市原大而饒其徒坐享素封齋用奢溢即有瑕瑣目揖者務毛舉之及其不支瓦解勿恤抑或姦萌滋起扞文罔以干利權斯其為賤丈夫將不容于阜民之世遷怒者或擊一鵠而掩羣雉不已甚乎頃年遣紀綱之臣修畫一之法顧不決裂則分更商益困而國無補夫利不百不變法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彼其反求負薪諄矣宜莫若罷新科仍舊貫其概有三故事場鹽淮輪而壘揚州既復運真州聽掣有美則割課額之仿徵價類解太倉其後揚州自河出灣委官驗引引符輒放無留行近始立法抽掣之以議闡出當事者建議抽掣輪

則併鹽引入官非法也故事部出引場出鹽引則守支
則買補領有場必有引而有引不皆有鹽有無相通即
以此引而支彼鹽引易銷鹽易辦于策便當事者建議毋
相假借必分場坐引支鹽于時坐場無鹽引悉擁格鹽多
引少鹽亦停留非法也故事先驗引而後掣鹽自南海始
引利廣布必稽掣以摩之是謂朝三取具數而已于時甲
操乙引乙津甲錢第從輕料是為兩利當事者建議引必
自名罔上應文不讐而不可為也夫力有贏訕時有變通
察見淵魚不祥故力出者不振藏者不萃非法也 太函

古今好義論 卷之人
國家天下粟強半仰于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苦中于兩淮

十餘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復積見引積
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無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困
全以為奸民利佐計大農者大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
為主期十年套盡復鹽法之故乃事中外之人謂鹽
法壞盡矣如沈疴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頭紙上醫
必可經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
庸醫無異彼奸民為利者亦樂有是說惟正行見引察之
人情樂于趨而或苦其多于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強其所
苦畫為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換
而交得所欲不妙于害之中開之以利妙于利之中察其

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也

鍾伯敬鹽法編序

仇池筆記曰王莽時省中黃金六十萬金陳平用四萬金
問楚董卓郿塢金亦多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
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石林葉氏曰漢時賜臣下
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
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萬斤按此二說則金
真多于漢然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徵餉史未嘗言之未必
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時服食器用下之貢獻有程上之
用度有節後之言利者始以山海天地之藏富取其利以
富國其說發于管仲而甚于桑孔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

古今好義論 卷之人

五七

金為天地秘寶獨不聞有征權之事漢法民私鑄錢者鈇
左趾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
也而用之始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于金也貨殖傳
所載蜀卓氏山東程富然皆言其擅鐵冶利而未聞有藏
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不由于金也上下之間好尚如
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遺意云 馬端臨論鑑

古今創泉布之本意實取其流通緣貨則滯于民間而錢
則無所不通故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
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
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之非為謀利取息設也不原其立

官之本意而課天下可也

買之于方滯之時賣之于欲買之際此與常平賤糶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糶且以其所儲他用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美亦以理財之法視之矣

二條馬端臨論錢布

國朝鹽課不以入少府而用以給邊餉水旱凶荒亦時籍以賑民法至公也產鹽之地首兩淮次浙次長蘆次福建次廣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而兩淮之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他處亦皆次利至厚也各出鹽之所設都轉運

古今好議論卷之人

五

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二中有引目行鹽有分地開津有查掣虧課者追理夾帶者罰殺私販者謫戍法至嚴也洪武初鹽百斤為一引灶戶以丁產殷實人極充免課泛徭分給鹵地以為刮煮分給山蕩以為薪蒸每一引鹽官給工本米一石又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所以優恤灶戶意至厚也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又無搭配之法無守支之苦永樂中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荒田藝菽麥立保伍田日就墾年谷屢豐至天順成化間粟石值銀二錢而邊以大裕商人出粟收

古今好議論卷之人

五

引于邊而支鹽于場引到即支不許留難而又嚴勢要中鹽之禁邊人商人俱得兩利令至便也其後承平日久蠹弊橫生其灶戶場蕩為總催者兼併之課額有餘為總催者乾沒之課額虧損為官吏者嚴督之雨水銷敗為官吏者責償之引到無支為商賈者逼辱之而又禁餘鹽不得私賣官抑其價而收之每餘鹽二百斤或給米麥一石利固已削矣又墨吏朘其米麥而徒征其餘鹽于是灶戶妻鬻子猶復不給壯者逃而弱者死矣此灶戶之苦也成化間戶尚書葉淇奏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引二百五十斤而私賄場官可得三百斤今邊方粟石二錢是以銀五分得鹽三百斤也于為利已奏請更法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以邊粟之直計之一引鹽可得粟二石于國大利奏可于是商人輸鹽于運司鹽估驟增矣至嘉靖中引銀增至八錢五分又權勢之府占賣窩經紀之包攬侵漁衙門之斗頭火耗守候查盤開領勘合費復不貲至長蘆兩浙兼配搭支商人一身三路守候每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較永樂中五分之估去四十倍矣又分鹽額而二之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用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于是奸商皆取提支鹽而常股之商益艱滯壅積至有老

死不得支兄弟子孫相守而及者矣又灶戶餘鹽官以米麥收之而聽商人納銀自買附于引內此官商相貿易而得之非夾帶例也而拮据之臣舉以夾帶之律割沒之是公貿之而公奪之也凡此皆商人之苦也自葉洪創輸銀開中之例而西北墾田之商皆散業而歸徙家于淮以便鹽于是田作盡廢保伍坐圯游民盡散邊地為墟米石直銀五兩洪見謂一倍而益入倍者今一倍而損二十五倍利害相較得不償失而邊計枵然此又邊戍之苦也其行鹽之地開中商力不能自致則四方小賈買鹽執引代行官為登名具冊批驗矣已迺送抽掣鹽院掣之而鹽院不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李

以時掣視待積至百餘艘方始行掣故商有守半年而不得掣者比掣而輕重稍不如冊者輕以盜賣論重以夾帶論此江運小商之苦也夫鹽本天下之大利而今使灶戶苦于煎大商苦于中小商苦于運遠人苦于餉網民苦于食而獨以利賊司之墨吏兼併之總催品官之黠僕里閭之奸民則朝廷亦何賴焉故不復祖宗之舊制而欲使鹽法疏通公私兩利未之有也

莊元臣鹽法考

初運道有二一由海運達直沽迤而險一由江入淮而淮入河道兼水陸為力艱于是潘正叔言元時山東臨清之間原有會通河引汶絕濟以屬于衛衛者即今御河也但

岸逼水淺不能負重載歲不過運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倚海運為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河決原武而會通之跡始湮今誠求故道濟而廣之則內漕通而海之險陸之艱可兩省也于是天子命官董其事而有老人白英者獻議以為會通河之地勢以南旺為中自南旺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自南旺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蓋中高而兩頭下雖會通可開然舟至南旺而水淺涸不能負重載其勢然也今誠能築壩于東平州之載村以遏汶水使無東流而引之盡入南旺湖南旺受全汶之水而居南北最高之處則勢必分流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之

古今好議論

卷之人

李

六北流以達臨清因相地勢高下而築閘以啓閉蓄洩則漕河永無枯涸之患矣遂從其言行之而南北之運始通至平江伯陳瑄來督理漕河則疏清江浦以避河淮之險鑿徐呂工決巨石以平水怒築長堤以蓄高郵寶應諸水鑿高郵梁四里以便舟楫增置閘四十七以便蓄洩沿河置倉以便轉輸而漕河之利益備然原會通河之水本倚給南旺而南旺之水本遏汶水之流而涸之者也自河決張秋奪汶水併入海而南旺涸于是東昌臨清之流絕而漕道幾阻議者始有復海運之說矣若夫軍民襁運之制原自宋樂民運自蘇湖者輸濟寧倉自河南者輸臨清

自江來者輸淮安倉大約至半道而止其半則官爲撥軍運之其後平江伯陳瑄募令兩浙糧運至瓜州卽兌與軍而補其水腳之費民已便之成化中復用都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官軍至江南各州縣交兌而加其過江耗于是純用軍運而惟白糧則仍以民運焉

莊元臣論同漕

治道十二

荒政

古今救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臨期取辦移民移粟下也噫激西江之水不足挾涸轍之魚則拾一時濟用之謀以圖三十年制用之法君子以爲迂求三年之艾不畜終身不得則苟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空

簡應變倉卒就食君子以爲疎行濟時之策而爲經久之圖者其惟常平義倉歟自李悝有平糶之說至晁昌始定常平之策厥後隨罷隨復無有定制熙寧以來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夫祖宗始置常平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糶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粒米狼戾之時民艱于錢則增價以入之菜色隱雷之日民乏于食則減價以出之至義倉輸官之法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豈固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寓至公之用今日常平義倉雖有美名本無實惠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黎藿不繼安能扶持百里取糶于場以活已饑

乎哉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啖以濡沫之利樂不爲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餓之民何益哉寧願爲不望祿之尹鐸毋願爲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爲催科政使之陽城不願爲聚斂之韓韶則裕民實政隱于常平義倉之外矣

林駟論荒政

荒政條目始于黎民阻饑舜命奔爲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于生民之詩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二曰其詳錯見于六官之書然古之荒政以三十年薄征云云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遇歲有不登爲人主者則貶

古今好議論

卷之八

六三

損減省當時天下各有有庫藏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移民平糶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日喪荒之式又遣人掌糶卽之委積以待凶荒犬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爲符信發賑而已當時欲散輕重之式未嘗講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糶于晉晉饑乞糶于齊所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不遇君民互相撻奪收其權于君上荒政一變爲歛散輕重後歛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奸民幸凶年以誅禍害民轉死于溝壑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歛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

稟則其術愈粗且如移民移粟孟子特指爲苟且之政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唐時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不特移民移粟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以此論之時各不同且如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如李愔平糴之法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饑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至于移民移粟不過于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又其下者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季愔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設糜粥最下矣雖然此在有志之士隨時理會措置有法可行者甚多且如漢載

古今好義論

卷之人

李愔

衆入關中無得用傳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又如富鄭公處流民于城外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于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皆近時可行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皆施用已遍今但舉而措之耳

按平糴之法始于李愔至漢耿壽昌爲常平倉宋朝遂爲定制嘉祐間從韓魏公請又置廣惠廣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治于民三倉益有力至王安石賣糶惠之田糶粟轉以爲錢變爲奇貨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勝生○又按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糶民糶濟論諸守以荒歲糶大興土木新倉賑吏皆諸寺工作日夜千夫監司劾奏抗州不恤糶政公乃條所以如此止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換糶

力之人皆得仰食于此而不害

余居海上值歲侵民饑流離之荒所不忍言乃參成法順土風酌緩急作荒政考以告世司牧者一曰蠲歲租之額以蘇民困不饑荒之恤而迫而征之民不支不填溝中則起而爲盜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曰薄征緩刑舍禁弛力漢唐以來諸詔議蠲恤者可攷也二曰發積畜之粟以救饑傷元元枵腹殞死上坐擁困廩之積而不急救旦夕之命如民父母何民饑死盡天下土崩而上能晏然高枕無足理也漢唐以來諸議賑濟者可攷也三曰行官糶之法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須發官帑用忠厚官吏轉糶于

古今好義論

卷之人

李愔

外郡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糶須轉運循環則積穀之家即欲高其價勢不能漸近有秋開藏無用則亦不得不平價而糶矣四曰勸富戶之賑以廣相生五曰藉饑民之口以革冒濫六曰躬賑糶之役以防吏奸七曰詳村落之賑以通窮簷八曰行食粥之法以濟權宜要之煮粥終不如給糧零散終不如預散也九曰厲捐販之禁以祛市姦十曰戒抑價之令以來商糶荒年穀貴民誠不堪有司不忍穀價日高以病小民乃令抑減時價此令一出則他處之販販者畏沮不來本境之有穀者閉而不出民食益乏強則有劫掠弱則有餓死而已十一曰留上供之粟以需賑

濟十二日犯專擅之罪以救然眉民命旦夕為門萬里必請命而後行得報而後發百姓溝壑矣故余以為賑濟之事若猶可稍緩則當以請命為恭若勢在燃眉則先發後聞以身當之可也十三日假便宜之權以倡民牧十四日節國家之費以業貧民十五日立常平之倉以善備賑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十六日兼義社之倉以待凶荒其法詳於朱熹社倉議常平以賑糴義倉以賑濟在糴則止許饑民之零糴而不許販戶之販買在濟則務由城郭之百姓以通鄉村之極貧十七日議救荒之計以首後憂十八日先檢踏之政以免壅閉先古人好義論卷之八

古示

時之憂災不寬而後日之救荒何據乎此臨滿重胃之弊所以紛紛也十九日時奏荒之疏以急上聞二十日嚴蔽災之罰以儆欺玩二十一日修水旱之備以貴豫防二十二日廣道途之賑以集流亡二十三日申保甲之令以遏盜賊二十四日申閉糴之禁以廣通融

居長卿荒政考文詳不能備載

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法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蓋義倉凶年則散豐年則斂意未嘗不善然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虛冒者多其歛也責之于里胥而欲求之弊作若常平豐年則增價以糴凶年則減價以糴願糴者泰

無所強既糴者去無所追其利常周而本不為公私兩利之道也

論常平倉之利 粟澤長語

吳郡呂一經編纂

經濟五

治道十三 兵制○以下屬兵部

漢法京師之軍有南北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俱調發于諸農南軍調郡國之農兵北軍調三輔之農兵皆新故更番每番二萬人當番休之期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勞之以農桑然後遣而更法亦有三品凡更番以一月為期其正當值月而上番者曰卒更以滿月當休得大值者之錢而代為

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之更者曰踐更此衛卒之更法也又天下人各值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不輕復所謂繇戍也然勢不能人人皆行為三日之戍其行者既戍三日亦不可便還因往一歲而更諸不行者輪三日戍錢于官官給戍者而行曰過更此戍卒之更法也若郡國兵制民年二十三而傳籍六十五而免在地勢廣平之所則為輕車騎士在山林險阻則名材官在川澤則號樓船皆以郡太守及都尉主之以秋後講肄課試謂之都試有事聽天子徵發無事則各散而歸農蓋猶有古之遺意焉其非時徵兵尚有謫發還募謫發則有惡少亡命弛月徒等科還募則有勇敢奔命仇健之屬

而漢軍制盡于此其後武帝增置期門羽林屬南軍為宮掖衛增置八校尉隸北軍衛京師然八校尉所統之兵皆選募驍騎為之不盡三輔之卒自是有養兵之費而京師之兵制寢壞矣元狩後徵發騷動于是謫吏謫贅壻謫商賈往往發平民從軍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

莊元臣考漢兵制

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邊戍是以繇有復筭有減更有貸至於將相廢置惟時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

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為左遷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為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募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可以概見其時無有壅蔽謾設之患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斛六斗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良有以也

陳傳良論漢兵制

按杜佑通典言漢時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瀾威因事立編軍事則刑雖衛霍績高勲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最得古意

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三

謂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論漢南北軍

按南軍衛尉王有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司馬屬焉與城門虎賁羽林中郎將等官北軍中尉王有中丞令丞左右京輔都尉屬焉與城門校尉執金吾中壘校尉屯騎步兵長水胡騎等八校尉官

周廬千列設戟百里入守虎關出陪豹尾此古人設衛所以強幹弱枝而威不軌也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官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子太僕守隸之衛掌子司隸其制不一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執劉鉞而止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繇是言之宿衛之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爲之其任嚴矣蓋人君處內庭之時多處外庭之時少今宮正官伯之衛爲太宰之

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四

屬而虎賁虎氏掌子司馬司隸五隸掌子司冠皆聽命于太宰內外相維而政令無下移之漸此周制所以盡善也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分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朱虛入衛平諸呂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却慎夫人之坐日磾以人侍樽莽何羅之逆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媿于周爾然始以南北軍皆隸三公而太府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自武帝疎遠外庭衛尉之職領于將軍城門之兵領于司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與焉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爾東漢以後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屬故宦官內典門戶外典政事皆因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流禍至是也唐制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衛以至千牛皆典扈從綱舉目張惟唐爲詳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長廷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麗王久典宿衛習知制度段志元衛章武門夜不示詔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媿于周爾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

宦宿直辛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者典兵遂致王叔文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何止天淵哉

林駟論漢唐宿衛之兵

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貉以韓平淮以江漢齊衛東討陳濤惟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漢氏獨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帥征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趙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自東都兵不能繼然後盜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邊民不堪命此興克豫四州之卒擊象林萬

古今好義論

卷之九

五

里之蠻李固所以憤惋也三代而上兵權散至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大略可攷是以兵滿天下居然無患迨及叔季兵多常聚帥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爭長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屬而握兵之臣輒重于時太尉相

國列爲三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臣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勢不相下孝文入繼不移日奉絳侯之柄歸代邸之臣蓋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大臣之權尤偏重于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宣帝又悉付之許史子帝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光武蓋創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欲以銷患而蕩無良法其後五營畏服中人公卿就僂爲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實召邊將而董卓之禍以成繇此觀之外內輕重一係于兵古之制爲不可易矣

陳傳良論兵制

古今好義論

卷之九

六

府兵後廢而爲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府兵之制總號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具戎器駿馬孟布弓矢槽鐃篋斧橫刀礪石毬裝行懸糧糧等物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後府兵寔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

曰驍騎驍騎又壞士皆失撫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

六軍宿衛皆市人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土地人民又有甲兵財賦以布列天下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其本道曰大都督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節度使及安史反諸鎮之兵共起討賊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跡是方鎮相望于內地連州十餘故兵驕則逐

古今好義論卷之九

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替驕于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于朝天子顧以不能制悉耻撫之姑息愈甚兵將愈驕自相侵奪備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始爲朝廷患者河朔三鎮及朱全忠李克用更犯京師李茂貞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遂以人滅語曰兵值人也弗敢將自焚夫惡爲亂而欲安全者庸至能知至于積亂之失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可不哀哉

歐陽脩論唐兵制

國家踵隋制開十六衛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以備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第觀車馬歌兒舞女所部之兵三時耕稼撥糗糒未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披人人自愛雖有寇尤爲帥雅不可使亂可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而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

古今好義論卷之九

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卒并豈服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至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博四夷詔曰可于是府兵內割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縛絡萬里事五強寇尾大中乾而天下掀然根墟萌然繇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錠哉

杜牧原十六衛

唐之府兵更番以備邊而禁軍長從以宿衛更番則將不得專其士而其勢離長從則士知愛其君而其心合此內外相制之勢也及更番之制壞于久戍而將得以有其兵

于是方鎮之形成長從之制壞于曠馳而中官得以統其柄于是神策之權重中官挾神策之權以制將帥將帥挾方鎮之勢以抗朝廷當其相結也則中外依倚而天子脅其威及其相讐也則中外交攻而天子蒙其禍其弊皆起于戍兵之外擅而禁兵之內擅也

莊元臣考唐兵制

宋制軍之法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禁兵者天子宿衛兵也選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其親近扈從者曰班直其分管近甸者曰就糧皆為禁軍諸邊防要害有征討屯戍皆遣禁軍使往來道途習勤苦意以強禁衛而重京師廂兵者諸州鎮兵也州鎮各置兵屯守關津

古今好義論

卷之七

九

其不屯守者以給漕輓畜牧繕脩之役鄉兵者民兵也不隸于軍籍廩給于官有部伍無管壁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蕃兵者西北諸羌酋內附者相與團結保塞為藩籬者也是時遣禁兵分行屯守出入交番皆增賜廩給故不畔而聚食于京師者凡百十萬世方晏然而賦歛之厚至不可復加三司用日不給其後承平武備耗鈍禁廂之軍徒食廩餼工販鬻不識戰陣之事一旦趙元昊反中外倉皇于是廣募民兵以充禁廂之數多至一百二十五萬後西事漸寧兵不復散餽餉大絀于是韓琦議汰冗兵以省國用後王安石當國以遣禁兵戍邊民煩卒疲緩急不可使

請總天下之兵置九十二將分地屯守始變禁軍番遣之制又變鄉兵為保甲至蔡京用事國費侈而兵廢蒐補士卒死於逃竄者不追招而儲其廩俸別作封樁之庫以備上供之用及國難作而禁旅單弱倉皇召募雖操行丐之人畢以充伍而猶病其寡矣夫其始也募民兵以分守天下而出入煩擾則其患在分其既也募民兵以支距西北而餽餉不訾則其患在聚其卒也欲兵食以克給上供而行伍缺乏則其患在散蓋制之無法則分之而勞聚之而靡散之而弱其勢然也

莊元臣考宋兵制

國家于京師設都督府者五設衛者七十二于畿甸設衛

古今好義論

卷之九

十

者五十于天下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設衛一百九十一于夷服設宣慰安撫長官司等國有大師則諸文大臣總督提督軍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還上所佩千朝將歸第軍歸衛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此為兵制之大都也國初京軍管制初立五府曰五軍營永樂時得胡騎三千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又立營以演習之曰神機營凡三大營管設管操官而統以文武大臣其錦衣衛至禁廷國體嚴仗之事獨領杖尉力士不隸五府大都京師宿軍三十餘萬以輔二十餘萬合九邊之兵其數亦不過此居重御輕之制可謂善矣承平既久

在往世然已今日之京師可廢也

武備積弛巧偽萌生弊端百出其一日屯政之弊國家衛所兵所在皆有屯田令且耕且守約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官給牛具農器歲收子粒除本軍月糧餘上倉其有番上行役則以倉內米給支口糧法至善也邇來軍屯舊額不爲助貴之家占作莊田則爲鎮統之官侵爲己業軍士無田可屯而一卒一將悉仰給于漕餉免二日月錢之弊國家漕糧養軍率二石而致一石其邊諸又不止是今軍月支米一石又加以馬匹草料而脫身商販或跟挽費人止納月錢二三錢于本官各存伍虛武備益弛是民間每歲出三十石之糧以供一商販無能之夫也豈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士

不痛哉三曰役占之弊養兵者無事之時則養其力養其氣以待倉卒之用今京營之軍公侯之家得役之貴戚勢入之家得役之內官得役之使其筋骨疲于奔命而精力衰于役作又安有投石超距之勇也四曰差檢之弊凡調遣行成極南者或涉隸于北極北者或發配于南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餘里遷路跋涉水土不安不轉徙于溝壑卽逃散而歸耳國家安能得其力而用之五曰清勾之弊朝廷設清軍之官以勾補逃亡之卒爲備軍伍也乃衛所之帥利卒之逃而沒其廩食則左至而卽賣遣之已勾而復逃之清軍則驅而出之于總領帥則驅而出之于衛爲

軍卒者不已難乎且清勾之際有移名換籍者有挾仇妄報者于是正軍以賂而倖免貧民無罪而干連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此清勾之弊也六曰騎養之弊承平既久各邊衛之軍久無節制紀律蕩然有司養若驕子漸長其悍月糧稍不繼卽羣譁稱亂禍始于延平福州而效尤于邊鎮往往羣噪剽掠至有殺參將殺巡撫如大同者朝廷懼激變務爲救撫以弒其心南京浙江所在見告此皆養驕之弊也馬端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而不可用唐兵之弊驕悍而不可使今兼之矣夫軍伍日耗軍職日增軍田日損官田日益民餉日煩民

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士

莊元臣考國朝兵制

國初京軍兵三十萬隸于三大營團操景泰初少保于謙揀選僅得勝兵者十五萬而已于是設爲十八團營各設都督統之弘治中稽其籍已減軍七萬五千七百而支糧如故于是選京衛勝兵八萬外衛八萬共十有六萬定分爲十二團營至嘉靖中而兵侍郎王邦瑞奏近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

任金鼓于是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復舊制爲三大營夫由三十萬之兵再減而爲十五萬三城而爲八萬繇八萬外取兵添補既凡十六萬之數矣未幾而十二營又半空是四減而爲四萬也是何從而耗乎軍額日加耗而軍餉不益寡則百姓之財非靡于無用之弱兵實靡于無功之債帥耳竭天下之力以供數千之債帥而不知變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同上

夫兵害者何也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食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技今在京之兵以備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益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辰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三

之乃僅得十二萬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至今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于前食之者增也一旦很很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糧籍不開除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大騰驤四衛者非今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用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因官者陰狡而很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很貪之人其害可忍言哉且錦衣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八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專掌之諺曰明察

不伐將折斧柯燭燭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誠于此時銷患于未形計之上也

李夢陽上疏

兵法始于黃帝載諸志者有握奇文即握機文也大率正以爲體奇以爲用士列四面以聽命將居中壘以握奇奇者神明之所出變化之所先是知兵以法立而未嘗專泥法也太公教戰有起居進止左右合解之令周公制官有伍兩師旅北閭族黨之衆皆演黃帝之法而爲之然而三五以前師而不陣陣而不戰即菟苗獮狩無缺于時若笥萌蟹胥之佐梁肉牛溲馬渤之入藥籠取備而已春秋以後齊之六卿楚之二廣與夫丘甲技擊武卒銳士紛紛牛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十四

羊其民而草菅其卒無足道也漢有天下置材官于郡國置南北軍於京師南軍取諸列郡以其去鄉遠無顧慮而便于衛宮寢北軍取諸三輔以其距京近同利害而便于衛都城以至更有三品貴介不遺諷有七科惡少必及及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相表裏制莫善于此矣元狩以後兵制漸壞而其未召邊兵除官豎漢遂以公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在關中者二百六十一以居重馭輕民年二十爲兵六十罷免平日則安田畝而不移有難則隨符契而即發將不專兵兵無常將實得成周遺意開元以後務恢封略號將銳卒萃于兩邊尾大不擇卒遺其患

宋制軍法有四：一禁兵，二廂兵，三鄉兵，四蕃兵。揀號勇以壯京師，收獲悍以實營伍。初未嘗不善自康定、慶邊召募日廣，于是有百萬坐食之兵，甘養而習惰廢，元豐憤之。保甲行而募兵日衰，後保甲罷而民兵又衰，其後羣小府權閹豎握兵，勝張敗諱，額耗伍以比秋入而倉皇召援不能軍矣。嗚呼！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于宋之失策者也。我朝兵制監于累代，府部相維，管衛相制，總事權于督撫，稽功罪于臺使，無以議矣。法久而玩變有三焉：始郡國置衛所，領以百夫長、千夫長，統于萬夫長，其弊也統絀弱帥，旋倪克伍；一變為民兵，廩於里甲，古今好義論 卷之九

五

隸于有司，其弊也比肩廝與，駢足郵遞，闕于千楨，無補城堦，再變為召募，半四方無賴者，郊塋多壘，稍藉其勁悍，其弊也恃力驕主，憑衆悅中，識者謂今之兵冗額於宋，悍類于唐，而強不及漢。按籍則病其多，徵發則病其寡，故當全盛之日，有單弱之虞，茲欲起積廢而振明作，要在任有制之將，以成有制之兵，而奈何其不能也？魏絳與司馬剛則曲梁之亂行，雖侯弟必戮其僕，祭遵令軍市則舍兒之犯法，雖帝使必伏其辜，其用法如此，今自偏裨以下，倚與主而仗中涓者，將能一一教以軍與乎？奉天之役，子儀出獻俘以款回紇，代宗酬以御庫絀九萬，雙岡之攻，馬燧殲家資

以勵戰士，而德宗償以度支錢五千，其施恩如此，今自新養以上奉桑棧而效閭閻者，將能一一勞以官帑乎？以衆制衆法也，馬隆之西討，盡去州郡練兵，而獨募引重勇士三千，與渡溫水，卒滅樹機，能可謂善用衆矣。乃今則衆目睽睽，能不以阻衆遏之乎？以夷攻夷法也，秋青之征，蠻力却交趾助兵，自攜善射，蕃部一軍與奪，崑崙卒滅，濃智高可謂善用衆矣。乃今則衆口吮吮，能不以失便泥之乎？李抱真在澤潞，盡籍民戶，三丁抽一，獨其徭租，給弓矢習射，得精兵二萬，今之司封疆者，能藉民戶而捐租徭乎？种世衡在青澗，大起營田，募商賈本，轉息十倍，僧道婦女一切

古今好義論 卷之九

六

習射銀為中的，中者自取米几，擊羗斬獲萬級，今之膺保障者，能通商賈而役婦人乎？大抵天下有必制之法，以禦乎人，亦必有不可制之人，以運其法。漢唐法不勝乎人，晚宋人亦不勝乎法。今日蓋庫廩而法與人俱散矣，國無其忠難之臣，將無托腹心之士，勤萬里以護一夷，而不聞旗鼓相當，勞四方以制一酋，而僅幸唇齒自斃，往者紛紛，來者累累，已不勝騷動，倘非瘴在中原而盡壞在腹心，又何藉以制之？則立格威而張軍勢，誠今日所當亟講也。陰謀秘畫，遠敵先幾，使天下不能窺吾之用，而乘吾之暇，斯將之威也。擊首尾應，擊尾首應，銳若撲邪之鉅利，聚若磨石之磨

岢斯軍之勢也。軍得將而張其勢，將得軍而振其威。今日之威與勢何如也？錢穀如山，錙銖不得自擅，文符如雨，弛張不得自操。縱橫押閣，長才大略之士不得收幕中而賞游文識，或此有難，則沉鷲驍勇，風角占測之技不得置麾下而輦轂優伶或接踵生食，有部便為之司察矣。而又有內庭之特選，閱其功能，則彌縫益多，有大臣為之節制矣。而又有事外之旁觀，操其籌筭，則視聽益亂。如是則彼之心志不能自持，而能使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乎？故雖有將而無威，入衛之卒，經年旅處，每以主客異視，而不為撫恤。召募之師，萬里奔命，常以逆情塞責，而不加揀選脩築。古今好義論 卷之九 七

馮元成石湖稿

識者必曰：不用承庫，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

今日之
也真同
兒戲

又兵出民間，合于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各與古同，而實異。蓋州縣承朝廷之意，上求數多，閱教之日，但見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有節，莫不以為可戰。殊不知彼猶聚為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藉其身為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民之財力安得不屈？司馬光論刺義勇之非

古今好義論 卷之九 八
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剗割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其要在乎擇

師臣以總之，師臣得人，則法不患不明，兵不患不足。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遂募廝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之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避，為戰車，肩以役，現象列戟于後，行以戟兵止以為陣。遇險則制齒，居一年間，羅兵三萬，威震北狄。李抱真之鎮澤路也，乘戰後，軍近凋，乃籍戶三丁，擇一，蠲租徭，給弓矢。令閑月得介偶習射，歲終大校，第能者賞，比三年，皆為精兵，得卒二萬，不嫌于官，而府庫實。繼甲卒兵遂雄山東。李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募無子遺，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十三四，又請甲八千安

定弓人于河中營人于浙西錄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
取一人使習戰謂之雄邊子弟其士曰飛星擊擊奇鋒流
電總十二軍而威聲震于西南錄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
難足但當假以權柄使得盡心而已或謂增募兵之數則
養兵之費何以給之不知國家屯重兵于畿甸故歲漕東
南六百萬斛州郡僅足以辦上供今歲兵寡矣正當量養
兵之費捐正供之數以給之何為而不可事固有時而變
通者正謂此也

李氏論擇帥以練民兵○按蘇東坡亦言河朔沿邊
宜用土兵使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
下戶出一人擇家貴武族為衆所服者為社頭社頭
帶弓劍立賞罰人自為戰

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九

養兵雖非古然亦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
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
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
保骨肉之樂父子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

韓魏公養兵議○羅大經曰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今
觀梅里俞為集縣宰記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長號
弓箭手田里驍然望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
稅秋禾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多自
水衡于屋水既害我菽煌又食我粟前月詔書未生
齒復版籍三丁籍一壯慈使食我粟前月詔書未生
齒復版籍三丁籍一壯慈使食我粟前月詔書未生
史持鞭朴搜索推與父惟存破無目田里故也
子各悲哭南詔焉何事買箭費牛犢悉氣使
金空無所自波不能辨死公在過速觀此詩與石壕
吏何異乃知養兵之制實為世之利而魏公之論
可易也○附石壕吏詩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踰牆走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二男郭城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備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衣
老婦力雖衰請吏于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
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故無事而
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兵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
卒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于是始有老弱
之卒夫既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
而其姓名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
食于官是故無用之卒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三十

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二

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餘年其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
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
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
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
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
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
敗之多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
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于數千之
卒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吸賊嗟夫三代之衰
民之無罪而死者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

民以爲兵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

蘇軾練軍實策

天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於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而鍊武藝者所以爲國也。乃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而或負販以爲商或他技以爲工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何異驅羣羊以當猛虎哉。夫養兵之費既出于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于民猶將帥之刻削于兵也。惟恩不加于貪吏罰不貸于舉主民庶蒙其惠耳。

劉定之奏議

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戰士一奈何腹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

周世宗語

古之兵皆出于民者也。秦漢始有募兵猶與民兵參用。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既盡出于召募于是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于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供奉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于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募勢不相下。

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叛而于儀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賣土地。鼎祚移于內。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宋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傳。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女真南牧勤王之師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于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于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紹興之間騎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又陷城邑荼毒生靈。而所謂盜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及其末夏貴之于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

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三

戰自潰。于是賣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馳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于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爲用。猶病狂之人奮拳舉爪自啗其膺自屠其腸。以至于殞。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非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至于殞。可勝慨。

馬端臨論募兵之害

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左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歸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

韓愈論邊兵○帝亦曰今之邊兵過乎時其勢如倒植浮國 窮吾國用者尤矣也

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于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焉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挑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時內郡之盛阡陌成蹊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數出師馬大耗乏乃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有馬者無望復卒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畜蓄難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疋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領以太僕左右六閑總十有二閑

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三

爲二廐太僕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閒地廣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以給芻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死失者十萬四千後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至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許爲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維胡性馬乃益壯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銳意武事遂弱西北蕃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宋熙寧以後有保馬戶馬皆是以官馬責之于民令其守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

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京畿願應募者千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一縣願應募者爲馬已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夫樂從之說出于建議者之口而所謂役牒募非樂爲養馬也當時科賦征役甚是繁重故苟有一役于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服詳慮却顧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蛇尚有則然然而卧時而獻之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貲且奉行之吏務爲苛峻徵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爲民病矣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太宗曰陰陽術數察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焉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與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繇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于是以火牛出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說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李衛公兵法

又曰詭道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三

凡詭道奇謀要不過爲將者臨時因敵制勝以佐之耳其必勝之戰豈至此而後決乎故曰始計言計之于始者不可以不豫也若臨敵而後還將又安得爲豫計于始而得廟筭之勝也耶其爲志戰之王必危之國無疑矣

李贊注孫子始計篇

太宗曰鐵炭聚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李衛公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與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

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爲辭也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三

矣得一者百戰百勝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孰能知其然哉

同上

又曰教士猶布棋于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

兵無一定之勢故奇正亦無一定之用勢者因利而制權故奇正之勢亦因敵而變化也無正不成奇無奇不成正謂奇正之相爲用可無有奇而不正者亦無有正而不奇在謂奇正之合爲一又奇正之變化其勢又焉能定耶故凡可以誘敵者皆奇也是權勢也是詭道也凡所以待

敵者皆正也。皆本也。所謂以本待之也。是故以利動之。以形示之。以亂與之。使敵人但見吾之爲怯。而聞吾之弱也。此奇也。然已使敵人見而聞之矣。則雖奇亦正。夫亂實生於治也。怯實生於勇也。弱實生於強也。此正也。然吾之實治實勇實強。夫誰則知之。惟其不可知。則雖正亦奇。奇正之用。又曷可窮也。故凡敵之人。未有誘之以利而不來者。未有多方以誤之而不可致者。然亦未可以一定執也。設便利之而敵不動。形之而敵不從。與之而敵不取。則雖孫武子亦且柰之何哉。故敵人如泰山。吾雖勢如激水之疾。可如何。敵人如狡兔之藏于穴。吾雖勢如驚鳥之節。可如何。古今奇議論 卷之九 主

何。敵人先爲不可勝。以藏于九地之下也。吾之勢縱如轉圓石如千仞之山也。可如何。故任勢者可動。即動不可動。即不敢動。可動。即如轉圓石。如驚鳥節。如漂石激水。遲慢一毫不得矣。不敢動。即如山之安。如木之靜。如方之正。夫如是。故其勢常在我也。 李靖

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 李靖
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一。是而盲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今素行。

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于君者也。又曰。兵不預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闖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李靖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古今奇議論 卷之九 主

同上

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 同上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龍道也可廢乎。曰。有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此皆兵家自古說。道存之。則餘說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 同上

李靖

談兵與談禪。一也。不悟。則終不可得而用也。 李靖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成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祕藏此法。故號爲八名耳。八陳。一也。分爲八。

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列後世誤傳說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李衛公

太宗曰數起于五而終于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通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開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闖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闕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同上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古今好義論

卷之九

三

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同上

孫子言善用兵者達其銳氣擊其惰歸靖曰夫舍生稟血鼓作聞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上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服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

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同上

古者以農教戰以戰教農農戰非異道也自夏后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法始興至周井九百畝中為公田數起于五成十八此陣法所從出也兵法曰餘奇為握蓋大將所居以制四面八陣而要其說四為正四為奇古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萬之有二十二千之有五百則餘奇為控其意亦猶是也諸葛武侯用以驅獨壘石八行以遺後世而天下莫或知其法已亡無所從考也抑前者微其傳後者昧其習耶夫魚羅鵠鶴伍承彌縫之說於陣其在古今好義論

卷之九

三

晁無咎

昔者尉佗畔越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獨上書發巴蜀罪人下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佗蜀姜維拒劔閣鄧艾乃潛自陰平馳無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劉禪兩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皆近于不知迂直之計而臣則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可得而入

同上

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故立大國于陳涉所謂多已之黨

而益人之敵取非其有以千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敗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也伐趙之役韓信泚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傾之士攻之彭城之戰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推移應物變化

古今策議論卷之九
前悅論立策決勝之說

三

一曰論兵機機者變也變無窮也夫數止五然而五數之變不可勝窮也聲止五然而五聲之變不可勝窮也色止五然而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奕必以勢然從一局二局至百千局迄無定勢執定勢以臨局鮮不敗兵者法也法者律也攻守進退坐作老壯主客堅瑕強弱緩急皆有法焉法不可不講也然機會變於須臾勝敗在于呼吸或以成法臨敵敵人之來或出吾成法之外膠柱鼓瑟必無幸矣練列陣之法熟馳突之方用之平原曠野則可若遇溪山險隘依巷叢薄則無所用之矣藏機設伏偃旗息鼓應

師以餌之佯北以誘之伏兵一起或衝其中或乘其後迅雷飄忽此奇兵也施之險隘叢薄則可若遇平原曠野一望浩衍則無所用之矣實則示之以虛衆則示之以寡強則示之以弱以誘敵驕使懈而不爲備故孫臏減甯關屢虞師然恐敵人知兵窺我之有所匿而給彼而堅壁不動則我計窮矣虛則示之以實寡則示之以衆弱則示之以強以張威懾敵使懼而不敢乘故虞謂增竈道濟量沙然恐敵人有智料我之無所恃而虛張而果于一逞則我危矣弱者在前強者在後弱先嘗敵強者忽起而取勝此一法也然恐前弱一敗後強之氣亦奪士崩瓦解不可不慮也強者在弱者在後強先取勝弱者之勇氣自倍此亦一法也然恐強偶不勝後之弱者氣益挫而不復能振不可不慮也兵有當安定持久老彼之師以萬全而不困敵人者若誤用兵貴神速之說輕敵遠進或至潰亂而不收兵有宜速乘機會一戰而成功者若妄主堅壁持重之見彼勢既定我氣已衰然後從而攻之晚矣先王連營故敗十陸遜曹操連艦故燒于赤壁法宜散處也然散處而勢不連絡緩急之間首尾不應則危道也之死而生之亡而存置之窮絕之地士知必死轉而力鬪必勝無疑然必王將知兵善駕馭士卒乃可成功不然死地當其前大敵

古今策議論卷之九

三

促其後有束手駢頸而已法云歸師勿掩窮寇勿追獸窮則觸士窮則闕恐窮追之彼計無復之還而致死召後患而喪前功故云勿掩勿追也若事有必當乘破竹之勢爲削草之謀乘勝長驅遂其歸路滅此而後朝食者而徒徂于窮寇勿追之說生失機會養虎遺患不又左筭乎王剪必請六十萬破楚而歸符堅以百萬之衆敗于淝水剪善取而練堅屢勝而驕用衆不可以執一論也李陵以五千卒敗降匈奴班超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屢戰深入氣盡而敗超相機蓄銳謀定而後用寡不可以執一論也偶有小敗氣不爲挫或一奮而大捷徂于小勝其志輒驕或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三

一跌而大潰敵有必勝之具而我善取之敵具反爲我用我據上游之勝而敵巧乘之我勝反爲敵資嗟乎機會之來疾如風雨呼吸變幻何常之有而欲以一成之法應之胡可得哉天下之事變無窮英傑之應變亦無窮必也以某書求某法以某法應某事是拘勢而夾執方而陷者也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變馬服君之所不許馬謖最善談兵玄德以爲言過其實故兵貴知法貴合變法稟于古者也變妙于心者也孫子之所謂戰以正合以奇勝也李靖之所謂正兵受命于君奇兵將所自出也岳武穆之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試觀古人隨機應變出奇無窮

孰能踰此哉

屠海真論兵機

人道尚正兵道尚詭天下之事其變無窮謂兵在地險則天府百二無攻也秦胡以短漢胡以綿謂兵在糧餉則積貯飛輓無攻也蕭何胡以呂李密胡以公澤蛇魚書同一誦惟也一以之帝一以之虞陰符六甲同一神異也一以興周一以覆宋仁義一也湯武用之則王宋襄用之則殃兵法一也趙奢用之則勝趙括用之則敗滅竈增竈張疑不同而同歸于克敵擊刁斗不擊刁斗紀律不同而同歸于立功謂兵貴多也則符堅六十萬之衆誠投鞭足以斷流何卒阬于肥水而曹孟德則又以許昌全師走玄德于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三

新野謂兵貴寡也則李陵五千之騎誠空奉以冒白刃何以卒沒于匈奴而班定遠則又以三十六人立奇功于西域兵事尚機密故有以銜枚宵度克蔡州之師而又或以火牛鼓譟而破燕軍兵事尚鎮靜故有堅卧不起定軍中之亂而又或以閉門脩飾而饋西事拔劍所案事以斷成也而孟明之違衆而行亦斷也胡爲而卒有殺師之辱力之和議事以怯敗也而越人之力請行成亦怯也胡爲而卒收霸越之功殷浩才名不減謝安而成敗之迹頓殊仲達智畧不下武侯而雌雄之形甚判變出無常權難設天下事非拘曲之士所了也

屠海真論兵機

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于人事善為國者取于人事夫戰守兵事也太公以人事盡之此言為國也而兵之體用不出乎此嘗試論之軌里連鄉之屬有國者之人也不能外是人而別有戰守之人耕桑畜牧之屬者國者之事也不能外是事而別有戰守之事故井田而事使出焉不言車徒可也里黨而什伍出焉不言什伍可也蒐狩而武功出焉不言武功可也妙于出而善其藏可使錄而不可使知意有所隱而事有所寄此非管子之言古之善為國者皆于是乎取之請以太公人事之說實之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圭

凡為國者不能使其民無耒耜鋤耨蓑笠之用而疾黎予戰于櫓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無服牛乘馬雞犬之畜而營壘轉輸伺候取其中不能使其民婦不織紵男不墾壤而旌旗攻城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田無相伍里無吏官無長周垣無限而約束符信將帥隊分取其中不能使民勿為者所以為國也而能取其中者所謂藏其用于為國之中者也吾又以為無治法有治人三代尚矣有鄭白之人而後有開渠之事有李牧之人而後有畜牧之事有充克之人而後有盡地力之事有蠲錯趙克國之人而後有積粟屯田之事食其事之人非創其事之人創其事之人非守

其事之人善乎武王之言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夫脩事難任人尤難任人難養人知人尤難夫安定無爭天所假以事與人之時也得時忽急急則失人失人則失事失事則失國于是舍其所以常然之道而出于一切以救之其說曰以饑勝飽以寡勝衆以不習勝習夫所以使之饑且寡與不習者豈可謂工哉夫以飽勝衆勝習勝者中庸之所易反是者賢智難之制勝者不取于中庸之所易而萬一于賢智之所難此以其國卜者也

前善為國者取于人事鍾伯敬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外而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古今好議論卷之九

圭

也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為王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界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携之曹衛告絕於楚曹衛告絕於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及化為宋曹衛之形化為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

在我而不在人，謂則謂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論城濮之戰

三代以前有兵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為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日相視，足以相識其情，惟忻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為兵，而意不必為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為兵，有國伯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今日隱政曰：昔陰陽其氏使其為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論管仲俱鍾伯敬

三

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于王也。

論管仲俱鍾伯敬

符堅之伐晉，勢在必克，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王而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提，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冲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膽奪矣。陽平率張軌之卒以三千萬而萃于荆州，必破桓氏，必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誘長淮之南，以

綴謝玄而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擣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于一擲，其不知勝道

一也。堅又散氏于中土，而留鮮卑及羗于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涼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晉而宿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蜂起而應之，羗亦從而訐焉。不踰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為二北之併，南若三而夫有下先下荆襄者也。王濬之平吳，伯顏之下宋，皆繇江而達者也。雖以資弼糾擒之捷，亦楊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十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王

萬而弑魏武，號百萬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哉。

王世貞論符堅

治道十五 將畧

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賤丈夫亦能及夫御三軍之衆
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
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
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
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
視其衆而已矣

蘇老泉孫武子論

子文之治兵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終日而罷
鞭七人貫三人耳然而君子與于文李廣之行軍逐水草
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軍嚴斥埃擊刁斗自衛然而士卒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三

樂李廣將之才固不可一也孫武之試于吳也以婦人預
願之試于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于婦人用之于馳馬非
將之常也兩人者惟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
將吳以入郢臆能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哉驪山之閱
天下懷戎服以令賢如郭元振幾以失軍客而誅而薛訥
解琬乃獨有不動之軍教使然也

晁無咎

自昔觀士莫難于論將必有前識如蕭何者而後可以
淮陰乎未識不然則如趙括之可窮以解天下幾何不蘇
是而信之人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治三畝之宅
者持籌而坐百萬並進則飭然不勞於其間平居無事祖

務按劍志厲青雲而聞金鼓之聲失氣不振此情之反也
將其可以不試與

晁無咎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御軍之要也夫
三代之兵出于民居則習其政教而知義出則聞其節制
而知法皆有尊君死上之心赴公戰如報私仇者抑且有
卒戮之刑弗勗之戒焉近世之聚而爲兵者非田野之惰
夫則鄉里之惡少必命行剽惟埋鼓鑄之流也政教不習
而節制無聞苟無威以臨之則其桀傲狠戾悻悻自肆者
可勝道哉家有驕子非其性驕也愛之而致其驕也將之
于三軍又非若父子之有天性之親者愛之其可遇于威
古今好議論 卷之九

四

毛況戰者所以驅之于死也奸生惡死人之至情非得專
君死上之人則視白刃之交于前流矢之集于左其不震
懼辟易而奔走者幾希矣故兵法曰畏敵者不戰我
者不戰敵具立威者非欲其若楊素之求人過而殺之也
亦曰令之嚴而罰之果不爲煦煦姑息之計耳古之豪傑
所以能使士卒畏之若鬼神之不可犯百戰百勝功立於
當時而名存於後世者用此道也

向季迪論威愛

威天下者五兵之利也貴豫備矣毒天下者四民之從也
先推轂矣故方武夫于干城則千雉非險比奇材于莫邪
則鋒沉非類烈士于良驥則上駟非駿有人而河水可

堅無人而趙鞅可拔有人而抵銳于刀髀捷于舟無人而藉寇以兵資盜以糧也經武者所必權也

虞淳熙將材

焉將於今之世亦難矣始而牽絲不賄貂璫則封疏上遇不賄權要則墻宇外孤繼而受任不媚文吏則顛受衆議不媚游客則暗招私釐其欲散椒宣猷計不負錫冠而臨不辱魚服者比當廣利用創必驅死士以擣其根株于漠外南備倭利用遇必驅死士以挫其鋒芒於海外又若金繒米粟以酬款市非多金不能美善樓櫓塹壑以障神阜非多金不能堅緻若是者上能一一不問出入乎一不較錙銖乎是故資緩急於丐貸借餽餽爲侵牟遂使

古今軒輊論卷之九

聖

不肖者踴真貪之業而賢者冒似貪之疑無怪其然哉誠欲得使貪之益而絕縱貪之害此非可形禁而勢格也古者重祿勸士儉廩勸工況夫捐軀命以扞國家國者敗時矢之錫鐘鼓之饗圭璫鉅幣以寵其先山川土田以祥其後先王所以命帥而勞帥者如此卽伯國猶能捐市租致廟稅推牛不責其費食馬不嫌其糞以此勵士何士不願誠能用先王之意倣伯國之法祿入薄則厚優之以養其廉體貌卑則賁行之以作其氣又必上下通分閭之衷文武操同舟之慮上推赤於下當難難則曲體其拮据之憐而無務爲裁節下輸丹於上遇緩急則明陳其表侮之費

而無務爲彌縫鶴陰鷄鳴文吏不得緩帶而潤弁鵠之膏肱虎旅鷹揚武帥不得袖手而讓秉羽之勲績取譽可畧則分財之仲受金之平不輕棄以墮于城廉靖可風則雅歌之違倚樹之異必顯用以樹羽儀如此其勢既不至爲貪其心亦不肯爲貪詩書禮樂之敦悅滄泊寧靜之操將將在郤穀人人孔明以保又王家四垂九塞安於覆盆矣

馮元成使貪策畧

國家不得已而用兵猶人不得已而用藥兵之有制猶藥之有方也立方者審君臣察佐使以爲治療之方然而善醫者必有神巧運于方之外而後能普其方制兵者處內

古今軒輊論卷之九

聖

外權輕重以爲控馭之術然而善將者亦必有神巧運於制之外而後能善其制故督非和扁卽有方猶無方也將非孫吳卽有制猶無制也

古今好議論卷之十

吳郡呂一經編纂

經濟六

治道十六 邊防

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備存史籍。大抵尊卑敘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不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姪。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

古今好議論 卷十

有也。尚薄伐者。曰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聖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驛之不能去也。籌邊之要。略盡于斯。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敘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猘狁懷。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于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享于累葉。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如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于殺降。安得

不存而撫之。卽而敘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論之不樂。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雖非禦戎之善經。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倘夷夏之勢。強弱不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內固。訓師以待寇。求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于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敘。周之於攘。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

古今好議論 卷十

二

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體。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敘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机而養寇矣。有讓却乏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勝勇伐之略。卽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殆。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無必定之規。無長勝之法。得失若效。不其然歟。

陸宣公論治邊守備事宜

自古議邊者。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

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殲
戎之勲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禦戎之上
策周人之道也易稱王公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
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
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王築長城以
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蓋理城塹城全
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脩或築無代無之
後魏時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開牛羊不暇
牧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城役三十萬
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

古今好義論卷十

三

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
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
抗哉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王反呂氏責
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
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謀耶
且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與其不與外祖爭豈不貳
哉然以天下初定苟紆歲月之禍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
益鮮疎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連兵積年殷尤以爲
下策可矣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斥候
精審胡入則移居又畏避收邊窮窟朝廷不遠窮周之

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無慮歲二億
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宿于宮
廬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皆言
其來不言云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
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
並爲戎妻燕母報子從其汚俗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東漢
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之費有踰于昔百人之
酋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邀綾紈之利人焉得不勞國焉
得不貪當其強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
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

古今好義論卷十

四

知恤可不悲哉故曰漢無策焉

劉瓛武作

漢之邊防簡于高文而詳于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于太
宗而疎于玄宗之後則武帝喜功之過而玄宗以下不知
備邊之道也蓋漢之失于喜功唐之失于寡謀

林嗣論漢唐邊防

天下無事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朽鈍車馬利弱
天下維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
過六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
悍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
貞賞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

賞武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來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
田官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
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事顛湖大都則跳身而去刺邦而
去迴視刀鋸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壇墀之上此輕罰
之過其敗四也大將之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
魚麗二軍萬夫環旋剗伴慨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
之過其敗五也

杜牧論邊事

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于畿內鳴鏑渭橋按轡後官辱于
邈裘宗室降于絕域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單于滅兩突
厥擒回紇制延陀漢南塞北皆漢之賦盧龍松漠皆唐之
古今好議論卷一

五

府然後知北胡之盛維莫盛漢唐而所以制亦漢唐爲得
也冒頓烏維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倦匈奴絕
幕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
人故匈奴至於孕重墮憤能極苦之夫捕鼠當庭善通易
失灌垣燬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
其情自昔然也頡利突利進如颶風而太宗知兵善戰勇
在其術中兩陣馳語二主坐攜六騎臨水群會奪魄靈劍
之境曰我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勒思摩屏備
至感恩流涕願爲一大守吹北門蓋五十年無異服忠臣
嘗壯二主以爲得一時之權置三王之事則漢唐猶在中

策何遠無策乎

吳無咎雜助集論北事書

秦得由余而八國賓燕人秦關而東胡破漢厚關氏而冒
彭解唐語突厥而頡利疑此中國之以間勝夷狄者也韓
王信在胡而匈奴入太原盧綰在胡而匈奴入上谷中行
說在胡而漢不得美幣市匈奴以至唐突厥以萬榮侍于
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恩而入涇陽此夷狄之以間勝
中國者也自昔兵家之用間者不可得而數在中國則夷
狄憂在夷狄則中國病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難成不可不
察也

同上

天下皆以北胡爲善用兵而臣獨謂胡非能出奇合變循
古今好議論卷十

六

環無窮也顧其長在騎射而已自圖志言之多馬之地半
出於胡而其能挽弓騎射蓋亦天性使然趙武靈王變服
從胡騎射而由是以取中山非以其所長制其長哉冒頓
控絃百萬白登之圍驍驍驪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馬
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漢武帝中年銳意馬備阡陌之間
盛或成群北戰數勝匈奴罷極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
出則度漢之能以其長弊匈奴亦在騎不在徒明矣
百蠻之地皆阻山負海其土地風俗皆非國家之所習知
卒百萬之衆而頭絕微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譬
之逐鬼龍林遇穴而失則良驚逸足猶翱翔傍徨雖巧而

無所効其理然也論其近而與中國比者莫若北胡北胡
本非與中國近且此也喻塞而北至于寒露遠野人跡所
不至者乃稍稍屯聚蓋李牧破林胡雖斥地千里而胡不
能各自潰至唐迄於五代始侵尋曼衍寢有中國之地自
王畿而言則白溝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驛十數則舉朔漢
之事十日而傳之可聞城郭邑居漢也耕田作業漢也文
書約束漢也管陣行伍漢也舉山前後之地而言無非漢
者皆披圖而觀起白溝趨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
安泰谷崆峒之山環抱如箕而燕城時其中自白溝而北
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由燕城之三

古今好義論卷十

七

隅東西與北衆山之塞川閼要遠者不過四百里近者
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涉也水非不可涉也風氣水泉百
物之產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可徒可騎可車可正可奇
可伏顧爲將者如何耳 同上

善爲天下者敵之強不足畏敵之弱不敢忽顧吾所以自
治之道何如耳獵仇孔熾我是用急此以弱敵強也而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則敵雖強而不足畏矣爾蠻荆大邦爲
讐此以強禦弱也而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則敵雖弱而不
敢忽故凡忽弱而畏強者皆事外忘內者之爲也晉攻之
狄之始蓋自山戎獵仇至于冒頓而其地始大東抵朝鮮

南距長城西接烏孫北窮瀚海匈奴既弱鮮卑嗣興蠕蠕
浸衰突厥踵盛回紇僅破契丹崛起女真垂弱韓韃靼
種族不一迭相更代長爲北邊之患其間惟秦皇漢武長
驅深入漢和唐太宗事皆然而卒莫能殄其遺育豈天地
間固不可有陽而無陰耶契丹之始至不足道也自入魏
後其名始見于中國爰暨五年間擾疆場太宗既平河東
聲勢響震取幽薊如振槁耳然不過旋師于幽迨其主少
國危而伐之乃以名將銳卒剿于岐溝此何爲者至咸平
景德以來虜勢猖獗而乘輿既駕虜折比不支求成而退
夫太平雍熙以全盛而不能乘虜之衰咸平景德以晏安

古今好義論卷十

人

而反能抗鳴張之勢豈勝負果不可以人力計耶政宣以
後虜已爲女貞所噬一虎交斃我若可以分功者然以一
時宿將悉關陝之兵當契丹垂亡之餘而不能勝乃返以
夾功背約重女貞之忿契丹既滅女貞孔熾航江極海迫
我未已敵之強若此而士氣國威反振于昔數年之間虜
抹死扶傷不暇至以金亮之暴而采石瓜州之勝卒使自
斃以強弱之勢論之相反乃若此豈非所謂敵之強不足
畏敵之弱不敢忽惟內脩政事外固封守將無不可爲之
時耶 魏鶴山策問

自古畿輔之地必設重兵所謂強幹弱枝陸上都以觀萬

國者也。我國家京營之弊，未易更張。領三輔之閒，八籍僅
僅耳。昌平北捍邊圉，陵寢在焉。頃設專道治其兵，隆慶
初，言官請昌平團游兵三萬，命將專練之。其後建議增置
大臣守昌平，守通州，責以防虜，誠知昌平地重，宜必重為
之防。今以京師而視薊昌宣大，皆在肩背肘腋間，親光
邊尤急。頻年內握勝筭，外藉壯猷，才力畢殫，卒鮮底績。即
其弊，求可俟指，其大較有兩端：盡地而守，聲援不通，一弊
也。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二弊也。夫匈奴雖強，不過中國一
大縣，計彼弦控十萬，通計九邊之閒，士且什倍之。曾何負
于虜？顧今督府相望，鎮撫比隣，朝廷分信地而責成之。

古今好義論

卷十

九

使各保其境，內然或聚虜數萬，直趨一隅，一隅敢戰之兵
會不足以當其什一，所謂無所不寡是也。既分信地，會何
患于其鄰？束手而坐視之，不啻素越虜之始至，既不能併
力而遏其方張，及其情歸又不能出奇而乘其既敗，所謂
聲援不通是也。甚或以鄰為壑，賂虜而結，禍于鄰弊也。外
矣。使謀者得虜方嚮，則當虜者為主，諸路悉自遠近赴之。
譬之常山之蛇，首尾擊應，借使虜犯宣府，則宣府為主，大
同赴之。虜犯大同，則大同為主，宣府赴之。通力合謀，交相
重矣。虜果能得志乎？其未耶？由二鎮觀之，則四鎮可知。為
今之計，請通四鎮之勢，而懸衡其間，設輔兵六萬，軍昌平。

左右顧以伺虜便，四鎮之謀者，皆能深入虜地，畢得虜情
縱或大舉，必先旬日知之。自此勒兵長驅，可一當虜如虜
犯薊，則薊主兵守以待戰，而輔兵赴戰以協守。如犯宣大
亦然。乃若因時制宜，戰守互用，悉在主持，藉令分犯四鎮
虜勢必輕，各鎮全力足以應之。即分遣輔兵以為之援，無
不可者。夫東西一舉，什餘萬衆，豈直足以禦虜而已哉？聲
勢既振，心力既一，猶之臂指，伸縮自如。即東擣東虜，西控
西酋，惟所命耳。

汪道昆輔兵議

古今好義論

卷十

十

何謂蓄材以備急？將者三軍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
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
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二之外，曾
無可繼之者。克敵致勝，其將何恃？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
宗岳韓劉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
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任事如數子者，未見有一人。
一虜寇長驅，就可禦之。今之武舉，僅可得騎射搏擊之士
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
擇文武兼濟者一文教習之，授以韜畧謀猷，又于武學內
升其超異者于此，使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比年校試。
三年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兩侍郎，使每歲更迭巡邊，于
利道節屬之內，擇通變特達者一二人以從，使之得以周

知道理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請熟察。一旦有急。所以進度而往。洩之者。不慮其人矣。何謂舍短以用長。吳起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于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煥。鉅。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何謂簡師以省費。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國。因糧于敵。猶且曰費千金。今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則。是故不可言因糧于敵矣。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何足以濟事者哉。何謂

古今好義論 卷十

十一

行法以振威。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于戲下。是以能振疲散之卒。而摧強虜。今邊城失機者。朝喪師于東陲。暮調守于西鄙。不惟不置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加哉。何謂嚴守以乘弊。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于印。而胡虜長于戰。戰惟宜嬰城固守。遠近。以助。勤。間。謀。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疏。令。以。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水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事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拒之。至不

可禁邊而始奮威并出。是以一戰而破強胡。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者也。王守仁邊事疏

盜賊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賞罰之不行。盜賊之性。雖皆兇頑。亦未嘗不畏誅計。惟為之而誅。誅不及。又從而招撫之。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施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長行于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于隨招隨叛之黨。然有司者。必欲招撫。亦立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繼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地方之患。豈非所欲。惟兵不素練。類皆脆弱驕惰。望

古今好義論 卷十

十二

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用兵者。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也之罰。應名剿捕。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言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剿捕未必能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四面而起。招撫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無調發之勞。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是故。常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曲一卒以忤賊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今之兵豈盡無可用。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奔。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餘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可保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法令

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益于用故曰兵力之不足由賞罰之不行者此也

王陽明附賞罰議

所謂明賞罰者其說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之夫古將兵而峻于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于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為素兵者樂微功之見知樂為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千金之易致也故峻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國家於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于數十金而爵不及世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也人主精意于此必不愛通侯世爵之俸以待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朝奏功而夕報璽書毋使愚

古今好議論

卷十

十三

東持文法訛訛之而後嚴傳社之令使天下有所其欲者以易其生而又有其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力而致之於敵者鮮也

金州

五胡之有晉也非五胡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留中國金元之有宋此非金元之能宋之罪而石晉之罪也石晉以幽州照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耕其長我金元用之以揚我國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留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制金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操掠足

承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眾甘膻腥暖氍毹喜好射獵擁婦女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机之猝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繼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阻卻勢不可也然則虜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力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讐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為妖服以羨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

古今好議論

卷十

十四

可立受事於麾下指淮漕則天下之咽喉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聳指陪宗則天下之根本搖我欲抽北兵而虜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於乎亦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遊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魏羽林曉張彝弟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對曰事可知矣歸散貨結豪傑走事爾朱亮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舉事一不當而家亦得以其間吁可畏哉

王世貞集略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芟治閭于肆時而施之蒐苗獮狩者

甚祥而不煩。獨其諸侯四夷之役往往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于戰國而周僅以空言彌縫于天下。實不能當諸侯之一巖邑裨師也。此不戰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略漢北磔胡。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頽北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洽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牂柯。夜郎下大宛。百試而鏑不折。故武之強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彌也。

古今好議論 卷十

十五

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踴躍射力。扼虎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以非所素習也。勇公戰怯私鬥。豈獨秦民信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今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用。以論影避役。占名在實。公者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責育。怒馬厲刃。亡益于用也。此非所以強兵之實也。天下轉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米之半。可悉徵其資。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強。益兵而兵弱。此猶之說也。不戰

而強。強以爲弱。戰則轉弱以爲強。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同上

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統。統乳臭債帥者。目參焉。率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昇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仆。若偃若蜩。若蝸。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爲大軍。以撥我而雜出其騎。爲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應。陣動而敵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

古今好議論 卷十

十六

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逗逼者。軌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于將。而將不敢輕用之于卒。其極至于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賂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甘心者。不賞此。以賈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

弁州集

莫尊於中國。若嚴於畿輔。虜數入寇。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脩。必剪滅此。而後朝食者。臣之心也。自今觀之。置累狼待

敵之士不以食版築自衛之力則坐費而其防必不工中
屬夷挾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探之情則仰寄而其備必
不豫欲惟勢是乘戰守相為非先立於自強之地則失恃
而其應必不給也調集兵馬戰守奇正見以為得策猶曰
設守之兵于深于堅可據以形印未出鋒鏑之下終不敢
自詭必勝是豈一日忘戰也不然無剪滅而後朝食之心
猥以幸不可知之數于殘傷之餘施無次第挑怨嘗禍若
然于易置不著超然超覽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忸率常
以塞命此何義乎兵勢國之大事身閱利害豈嫌創舉以
要明主哉昔人蓋嘗憂之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古今好議論 卷十

十七

見事必不從分自報罷重得讓誰復言之者不知其所條
奏無以使其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止趙充國伐匈奴右
地而先零之役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乎雋傑
之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音人所誰能從容辯順身任
其計非凡所見較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然從闕外奏請
便宜計定而後發族可而後舉得之于慮失之一詰豈其
才之輝也

李于麟集序邊臣奏議

之御夷狄大要非和則戰兵不可窮武不可驕誰能
不和要使和之權常在我物極則反勢窮則變誰能不戰
要使戰之權常在我微貢責斃無可奈何惟處命是從則

和之權虜操之矣和不如意拔袂而起尋戈相向則戰之
權虜操之矣和戰之權虜操之則日以和款我而我備益
弛日以戰恐我而我氣益喪困也必矣

屠長卿

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饑餉者縱吏而累竊縣官當給島則
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
之不暇又安得殊死而力戰乎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論天下之勢非平居養兵之為難兵出千里坐而餉焉使
不乏之為難一人荷戈前敵一人持糒從後亦足矣然且
樵蘇有後憂之憂師徒無宿飽之具若此其難者王維涉
間圍鉅鹿章邯築甬道而輸之粟知兵如項羽渡河沉船

古今好議論 卷十

十八

以示必死九戰乃絕甬道敗秦軍諸葛武侯出祁山以木
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引重致遠而力不窮其法至于頭
腹背肋舌齒之細寸尺具在嘗試使巧者述焉損益其法
以佐軍用不亦利乎古者務食于敵不有智將其誰知之
必假人力轉移以購急則殺者兵之司命不可不先講也

晁無咎

軍之為民病久矣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于農官無常
廩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
地中有水為師地上有水為此其義也居則北閭族黨
出則伍兩卒旅此其制也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立

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諉曰互文可也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既匪令典亦無明文雖攷之將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師又各有受焉授兵之文則有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象無傳而四司馬與士均治恤之官皆已去籍康成諸儒直以田穰直司馬法爲証審如其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車三甲士四馬十一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多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錄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有所不堪魯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

古今好議論 卷十

子九

出七萬五千人夫大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筭証邦賦以秦制擬國服以沒財檢商爲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法何惟乎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然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註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訖今二千年而寢者僅五百逮其盡壞也則又因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惜夫

魏鶴山

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既曰食與兵矣又何所遜于富強之名自孟子折梁王言利利之爲言政如殺不辜取非其

有云爾宋儒漫然以富強解之使人誦富強并諱兵食豈不悖哉強生于富金與粟皆富之資也管子論金粟生死寧生粟而死金金之用耗不如粟之用直富之中又審所取焉古人謀國操術之約責效之核持論之精如此豈苟焉已哉富強生于兵食兵食出于耕戰管商耕戰之說皆出太公而其本不同爲戰而耕者秦所以暴也用耕以戰者齊所以伯也耕非以戰而戰不出于耕者周所以至也故曰非有道者不能與于此也太公是也

鍾伯敬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二者皆無事之時所

古今好議論 卷十

二十

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屬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箇路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簷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于廬寓兵于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品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脩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爲可歎也定之詩爲衛文公復國而作也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夫蓬豆之用在榛栗琴瑟之用在椅

桐梓漆然語有之十年之計在木禮樂者國之所不可斯須去者也若必待榛栗而後有蓬豆待椅桐而後有琴瑟十年之中得無禮壞而樂崩哉若曰種樹者民生日用之常也不必聲言爲禮樂用而禮樂之用取諸此也云爾古之善脩備者孰有如文公者哉若陶士行之竹頭木屑則又倣其意而善用之者也

論重安十

天子無外夷巨觚竹西衍蒲蒿南傾丹穴北極禺強靡不蓋而誰敢哉以其蛙繩之旅井幹之區振臂昂首以招吳蒼曰惟若與我和矧有螳螂之斧敢搏大輿乃至穹窿之宇欲煩圍帶乎已請第三策之用不戰無和而無不守

古今好議論卷十

十一

上策也戰以定守守以待戰曰中策戰守備曰下策和無策矣戰者以士馬予敵而固其圍守者以圍予敵而固其居和者以居于敵也虛帑弛兵割地以至盡已耳和者降之飾也納者獻之溫也唯之與阿去幾何矣是故墮戰而言守者弱之倪託守而事和者亡之媒斯皆全軀保妻子之徒以國家僥倖旦夕寵其名臘幾而免焉以貽後人豈真爲天子策者與何謂上策禹其善用此矣苗不卽工三年舞干羽七旬而苗從北禹之和不以歲弊其戰不以肝腦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所謂上策也何謂中策有熊氏戰烈山于阪泉禽蚩尤于涿鹿已乃則天垂冕而天下胥靡

帝偃武數百年居無城郭以師爲管衛今所傳九宮之法是矣于是成湯則之七十征而九圍式故伊尹之令東豎子穢人武王則之滅國五十而六服諧故周公萊弊至于稷慎穢人稷慎故女直四部之墟也無戰何以臻此彼謂不能戰而可守者爲言哉此夫偏取閉關謝西域一語而貌報之世祖時天下定而輒叛不遠外略故強紆其辭未幾鄯煌四郡中虜而實固耿秉有涼州之役班超有疏勒之戰矣玉關終何嘗閉乎此謂戰以定守其次則如李牧居鴈門虜至清野收保故示以怯數年而攻其驕遂以斥塞魏尚居雲中軍租私養盡以饗士虜聞一入師騎擊破

古今好議論卷十

十二

之趙充國阻辛武賢之兵而屯金城卒以殲罕开珍先零此以守待戰者也然我不能無事矣故命之中策也何謂戰守備昔者秦作巨防踰河而城中假以爲金城千里之固銷鋒鑄鐻而錢鏹亡之阪泉蚩尤并兼無親誅戰不休窮後射烏而酣小子侯亡之進者狼狽退者燕棲而恒狙于小騰不亡何待故曰下策至于和無策矣漢高神武一困平城委聰妻敬貴主變禮太后眇謾無何右賢襲新秦王庭直上谷歲入至燒回中徵武帝漢其左衽矣典午宅五胡于腹心遂使腥膻蒸于高岱膏血流于河洛唐先若突厥既臣之乃虞之六州而安史相繼陷京師燕雲之藩

永元輪契丹以魏輪完顏以制遼而中原輪
奇渥溫以制金而天下殆猶爭一獻納既而以神器俾
之豈知元成受服要感于絕祭而明越一家式靈于傾
利之戒刀爭之士舉偏辭以惑人主妄彈場以媚蠶食
保醢醢以寧妻孥六王鬼餒而儀衍不與其也悲哉

王字擬武策

竊觀國家批政表裏不具名實相外上之綜覈為迂緩調
停為便宜下之蔽虧為不能清理為苛切天下皆然矣往
蒲之弊羽書微戍懸賞一級至于通侯追事平論賞則中
猶于查核外稽于勘報刀筆之吏徐起而議之喪敗者未

古今好議論卷十

二十五

皆誅瘡痍者未賞恤通侯之賞幾不費元而已蒿艾之征
車無見糧急則增派又急則預徵事定功成而以予者嬰
其累此夫罔其民而唆之髓者也每一治粟妻議之妻非
之俛問之俛提之粟吏不敢自主持籌張皇求之則如救
焚後事而議其冰更不可問也每一治兵或以為在眾或
以為在精或調之見伍武募之死力充國未至金城而庭
已聚訟矣小勝若驚小敗若劇喪地數州若以為常擣粟
斥塞反以為罪機括諸事命定于呼吸而後之三景月拔
上方畧謀之三慮而失之于十諸十變萬應百死一生以
恭成功執一失而誅之更不可對也晏安偷幸所屬在債

帥而所晉在恒縣後急用人北十幾天帥而侶馬馳之夫
項以賞薄而感遂以罰輕而滅晉以三公而喪宋以煩議
而公今朝廷無三日之功令四方無經年之法守元戎大
將未出而懷詐懷薄僥倖調笑而處優此以臨俠烈之志
傷忠義之心雖周公為相尚父為帥安望陳紅若孝文神
武若孝武乎

王字擬武策

治道十七 刑法○屬刑部

按崔寔政論主于嚴刑而其論發于桓帝之初溫公以為
矯一時之枉然漢自中興而後政日以弛其弊蓋原于
主恩庸戚恩相繼秉政紀綱日亂皆不在于刑較也且二

古今好議論卷十

二十四

帝時屢有詔書戒死罪惟謀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件眾
與而亡命者死坐張儉親知及所經過者死豈亦反逆乎
且當時姦凶得志忠賢受禍民不見德公形已具猶幸刑
制稍寬時有恤之詔故其所誅殄及于黨錮之清流而
不及于無事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則狼虎之徒作
威殺戮毒痛四海必又有不可勝言者自古人主淫刑者
如武帝則天寵用張湯義縱周興來俊臣之徒然不旋踵
而以法誅之以謝天下張而能弛故不至公國桓靈皆庸
豈足以語此以昏庸之主而復欲其行嚴酷之法則止前
九解之勢亦豈待建安之末而漢祚始移哉

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則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于文則狠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報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于議事以制聽言則美論理則違天下至大事務重難時有不得循文切古今好議論卷十

二十五

晉劉頌刑法書一第

易之大象言刑獄者凡五噬嗑旅豐是也然皆因離體以發其義中孚風澤之卦也以外實內虛其象似離故亦曰議獄殺死解雷用之卦也互體有離故亦有有過赦罪之文嗚呼刑獄法令之設昔人所以善善惡惡所開至不小故惟天下之大明至正者乃可任其事難也者先天之

位則正東東陽之中也後天之位則正南南天地之中也其位既大且正其本體則在天爲日月行乎晝宇宙之內無纖微弗燭也在地爲火火明乎夜闇室之中無幽枉可欺也位大且正而光明若此人心之本明實肖之人之于聽訟也若盡心而求則而造五辭之來雖貌稽氣聽亦可瞭然坐判夫安得遁然愚嘗於離之繇而深有感焉且二明相續而乎乾陽之正以照四方而其詞乃曰畜牝牛吉牛土物也坤爲牛順也土物而又牝焉中順之至也以離火之光而上下二陽養至中至順之坤土於內則沆瀣蘊畜其明在內乃義理之明也嗚呼世以赫赫爲光察察爲古今好議論卷十

二十六

魏鶴山送虞提刑序

楚俗良獄頌永載道而特拳盈行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鞠者非一吏繫者非一日衆大所謂無罪者牽於文致不可得反所謂有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案不徒受賕吏撓法舞文人有智愚卽文有害辭微意迷隱雖咎辭聽之上觀下獲有不可信者矣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代去人情寃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號呼共

之則上以爲犯已而又被近刑彼知無益于刑而且被近刑也後有心知其冤指道以明之者且以身無見府庭有尺箠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兇鉗戮回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爲是固亦將一戍而不可變當無異于它吏者云爾此猶百不有一然已足以損吾照覆之明而况大猾元慙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株連蔓引坐罪無辜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禦人之貨售府幸功百金易字千金易辭而成怨家積憤靡于歲月有司姑息久繫憚于論報使其終年造佞一夕訊焉則出焉而投抵獄文之隙兩造不情肆爲單辭欺玩厚貌其示人辭色且懼且疑詩爲

古今好議論

卷十

錯愕何可復得恃其五聽之術如初捕時哉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習掠定之一刀筆吏足矣烏在其爲奉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國也

李于麟集論獄獄

爲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爲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飲其法援勢者爲之沮行貨者爲之誘沽強者爲之撓造詐者爲之竊法無不蔽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法不可以有已則上不得賈而下不得請賈請不則法行如流故法不可以有已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金之寶不可以與人也非愛千金反不愛千金也密

也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之也已不得與而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主車馬則后弗敢怨邀太子車駕則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聞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武侯斬馬謖皆垂泣焉夫丁公于漢高至恩也馬謖于武侯至驥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昔者石奢爲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爲晉文理刑過聽殺人請死王曰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是觀之法非不得以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夫炎鑪通于頑鐵利刃切于輕毛密網漏于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清法之國人民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民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非國之美也

古今好議論

卷十一

二十八

何景明行法論

治道十八

屯田水利工部

西邊自羅寇虜以來原堡多毀地利悉奪以故流人久不

口正
要若

復舊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速行屯田則合葺邊堡合用兵耕邊堡必及冬時何乘機便適可脩築兵耕則項年累減軍額以之坐守尚多閑數矧久戍之餘難再加役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獲之實效往往多于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穀貴則民散民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穀賤則人聚人聚則兵強此理所必然惟母責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今聞三路土家之為忠義者有願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

古今好義論 卷十

二十九

利趁時開墾亦有願略資官司給助者計所耕可數千頃明年此時便可收地利濟裕兵民使食賤粟况耕田之民又皆可助之兵不數年間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為守人自為戰比于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伴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騎蹇之兵不惟不畏虜亦可不畏他盜則今之墾田又可為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為後之精兵救弊永圖無出于此

建鵠山論邊堡田事

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海沮洳歲霖雨輒漲溢為患嘉靖

中治事中泰鰲言畿輔之地北抵深州南距慶雲皆土曠人稀生理鮮少然水土深厚地肥饒可田乞選江浙士為之長吏使訪募江南佃作隨其地高下以畊或鑿渠畜水或築隄環田畢力樹稅其中仍倣古孝弟力田之科有能以千夫耕者即為千夫長有能以萬夫畊者即為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為殿最即三數年而京輔充實必且有萬倉之積矣

古今好義論 卷十

三十

畿輔捐瘠之地為富饒且以限制戎馬不得決驤亦設險守國之道也萬曆中御史徐貞明亦議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而水與田平皆可田官先為之經理溝洫備時田器而召民業之助其力而不急登其賦則亦樂趨事先之京東數處而畿內諸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諸郡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也在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可漸行也且陳其數利謂國家餽餉皆仰給東南每數石而致一石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人即省東南數石之輸

利一。此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水利興，則溝洫
滌洩，旱潦有備。利二。且水既不漲溢，則河流殺而無衝決
之禍。利三。邊地平原，千里虜騎便于馳突，今隄有樹，溝有
水，則田野皆金湯。利四。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
班軍有春秋更番之勞，籍軍有逃亡勾補之苦。今以軍營
田以田養軍，則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五。宗祿勢將難繼，
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開其治生之
端，令為永業，後不再授，使彼得勤生積產，以為子孫計。利
六。疏上當事者，迂其說，尼不行。

右京輔開墾田利害宜

古今好義論 卷十

三十一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
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
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行何
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亶，荒虜胡田
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
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
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以為屯田，
內有以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
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
旁近便地連歲大熟，軍不復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

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
于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
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右論屯田足邊事宜廣澤長語

夫邊計之重且亟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
種者，悉為官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蓋
卽古寓兵于農之意。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
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
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何也？高皇帝憫海運之艱，詔群
臣議屯田，法用軍餉所餘，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
近相望，首尾相應，剗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

古今好義論 卷十

三十二

卒，僅備訊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汾州民
若干戶，願應募受屯，實以鈔定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
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皆樹桑棗，果隨地所宜，地利
如此，其盡也。文皇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
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
空土，不問土客軍民，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
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
此，其殷也。以軍夏積穀獨多，降勅獎勵，總兵何福激勸如
此，其明也。仁宗令母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
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于拉數多，則遣人勸賞，賞之論功

古今好義論卷十

三十五

禹之一朝一夕之故也。戰國及秦用兵不暇事河而元光中再決興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詞哀焉。今考武帝時至于王莽言河利害大槩十五家其可行無害者十而十者之論其詳者曰賈氏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與隄防健弱與河爭勝負故凡言分河救水怒與觀水勢復禹之舊無與水爭地者其言皆可用焉。逡言分殺水勢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李尋解光言觀水勢所欲居則易爲功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引河水以溉田猶築垣而居水可順從其性勿復灌漑則水道自利許商韓牧欲求禹之迹王橫欲使緣西山東北入海平

古今好義論卷十

三十六

當言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關並言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皆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舍而已至賈氏之上策不欲與水爭地蓋與平當開並之論合其言曰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各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尚有所遊蕩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隘若此不得安息令行上策徒與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寄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漢方制萬里

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故謂之上策自禹迹廢由決以終于有餘年河決自黎陽而下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故賈氏言不獨在漢雖施諸方今爲人遠慮不能加者知此

成周之盡力于溝洫西漢之用功于河渠不貪小利以害大不怠通功以遺遠田畝有灌漑之益則澤無壅塞之憂此周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之意歟。且成周匠人之職方井之地自四尺之溝積而至于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凡幾畝也自一成之地積而至于一同萬人之衆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者凡幾人也。成

相望西漢之君不計地利之廣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漢人得享漑灌之利也然周漢所以得水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盡心于溝洫河渠之間是故周官管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溝之功也地官治人以備蓄水以防不虞以遂均水以合水以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俾專治溝水儲蓄之利也漢則少府總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池監有都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有都水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有淮浦官南郡則有雲夢官任于其內分于其外又安有壅閉之憂哉國朝惠養元元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有提舉守令皆得以行浚溝儲

古今好議論 卷十

三十七

蓄之利故脩蕭何之故堰則若許景山而廢壞之地復蒙大利正鄭公在前白公在後之意也脩召信臣之舊渠則若趙尚寬而荒廢之場變爲沃壤正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意也築海隄以衛田而臣享其利則如范文正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聲則如劉彙得人如是其利可勝計耶今日聞有論水利之事矣而不蒙其利有行水利之官矣而不任其勞數澤畝遂水所滯泄皆爲創置之良田曩之仰其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倘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于紛紛母付之悠悠則何患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得專其美哉

則堂考索古今水利總論

所在水利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易惟本郡西南受江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高若建瓴東北自崑山至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而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洩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濱海之田則枯涸自如古人隨地形而爲之計于宜興以西設爲伍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于崑山常熟以東設壩門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趨內若中閘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焉蓋吳地中間不特太湖三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崑山有陽城湖他如邪塘等濠黃天等濠皆

古今好議論 卷十

三十八

蓄水深處脉絡與太湖貫通水向濶遠止藉吳松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所藉又在塘浦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于江塘浦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濶率三二十丈塘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以不無水災古人爲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今無存者五堰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壩門斗門壞崑常二縣水反入內地矣塘浦壞于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湖之增已至小迅之隨去未盡大迅之擁回反多水去遲緩而一雨卽成大浸矣古人合數郡之規模而成之慮及萬世後人求一已

宅之利便而壞之見止一時壞之入門復甚難此泄水
一說未可倉卒議也

黃氏曰杜子江有泄水古

東南水利以百川為支以震澤為源以三江為襟帶以大
海為宗以常鎮為上源以蘇松為下委要其利害之大端
不過視水道之通塞而已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定言巨
浸之委輸不壅而百川流通也百川之水泄于震澤震澤
泄于三江三江入于大海舊洩以時灌漑常足吾見水之
為利而不為害也禹迹既遠世代累遷疏之政廢而不講
上流壅閉則下流橫溢一遇淫潦能不為菑何也百川之
水道不通則不能盡趨于震澤震澤之水口不導則不能
古今好議論

卷一

三十九

盡洩于三江三江之咽喉復滯則不能盡入于大海而欲
其不為菑也得乎蓋大海之所以能納江湖百川之水者
以其洩于尾間如沃焦然故萬水歸之而不盈夫震澤雖
巨容納百川苟不得三江以洩之于大海而欲總三吳之
水積之震澤勢必不能內不得洩外必不能受則不惟震
澤之溢能使平陸成川而一渠一瀆之水皆足以為菑矣
故疏濬之政不可不講也

唐長卿水考紀畧

夫河事自古稱難漢以來無上策矣瓠子之決人主自臨
河沉馬王壁從官皆負薪下捷而河伯卒不效命館陶金
堤之決王延世以竹石隄防三旬立塞遂賜爵爵內戾黃

金百斤甫二歲復決復再塞而拜黃金之賜如昔益河溢
有數河變無形治者以人力爭天數以有形備無形故成
則崇賞而決則無讓治之之法雖竭智畢議不過曰疏曰
塞而端而已鴻嘉以後術窮而專主縱奔不與水爭故賈
侍詔三策以繕完故堤增卑倍薄為最下然古河堤使者
專為護田慮免昏墊而已今國家且借以緩急為肺腑喉
咽計河決而北則慮梗漕決而南則虞嚙陵其重且難何
如也河之初力如風起弩張然不能不分于多潰及其東
流如風衰弩末女不能不逆于積闕聞先哲之治也以堤
捍堤以水導水使其力不分而怒不移之且歸于一而整
古今好議論

卷十

四

請海矣問者人各一心爭持一議新與舊欲分岐而疏與
塞如聚訟工何時已河何時寧其能不虞枕花而警竹箭
耶

馮元成石湖稿

嘗論河之所以決者有四河行西北皆出于山陝之間山
能束水而水不能嚙山故不為暴至出河南土皆夷曠得
以肆其奔突一也河行萬里乘高而下其力甚猛得二三
百里寬閑之澤如洞庭彭蠡太湖者匯而承之以急其銳
然後其下流不悍而可以漸導今獨以河南開封府之渦
可與徐州之漕河束而委之淮其勢排山而難禦二也河
於是宿者其流遠而愈多矣及入中國又挾涇渭湟沮

汾沁伊洛潞滹沱淮諸名川之水及五才入霖潦合而集之以助其奔決之勢三也水性條達而直遂若赴海之途徑則不拂其性而不爲患令治河者不便于北則障之使南不利于西則遏之使東紆迴百折以逆其性而甚其怒四也夫是四者其二不可奈何其二可奈何蓋山不可以人力建而澤可以人力滙也水之合者不能使分而隄之曲者可使徑也誠于河南山東之間相地形卑下之處棄數百里之地滄爲大澤以寬其上流然後就其下流支分而引之不迂其徑不激其怒徐徐而導之入海當必無潰決之患矣昔禹之治河也先厥爲二渠而後播爲九河

古今好議論

卷十

四十一

禹貢亦言九河既蕪夏既澤意雷夏之澤卽所謂二渠者耶今國家虞河北徙以患漕河南徙以患陵寢力欲驅之而東合淮以入海而未有大事以紆其上流之勢恐南北之決不可必無而徒委漕民而爲魚也嘉靖中御史周用以爲河決之害其原起于井田之廢以井田廢則溝洫壞溝洫壞則河入中國以來水有并集而無引洩故勢盛而易決今欲治河須先行井地之政其說近迂然井地雖不可復而西北墾田之政不可不舉今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皆荒莽而京東瀕海數千里徒爲荊棘之區而已夫西北之田不墾則東南之漕未已漕道不可不通則河

原缺

古今好議論十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呂一經編一經字子傳號非庵吳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是書輯漢唐以下迄於明季諸儒議論分經學經濟二門經學爲類三十有二經濟爲類二十有四共五百五十六則蓋以備場屋策論之用者也

名物通十卷附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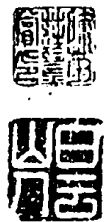
〔明〕劉侗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王氏整萬館刻
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物考十

卷》提要

題辭



夫士能於天地萬物之品族涉
廣而造微則舌底自生花筆端
多舞浪何虞澹畵哉余漁獵百
氏穿穴舊聞輯名物通十卷雖
物不徵奇而辭必澤雅析觀之
如簷雷注雨滴滴至地合觀之
如晴沙映日星星呈露屬詞者

比物連類旁引曲貫自可仗境
 生情攬空成色信裁雲之瓊尺
 繪月之粉毫也其事詞之穿如
 奧如淵如者別有巨觀無取咸

載

楚黃劉侗同人父識



名物通目次

卷一

天部

卷二

歲時部

卷三

文墨部

容止部

卷四

器用部

目次

卷五

衣服部

珍異部

附香藥

卷六

穀部

竹部

卷七

花部

卷八

果部

地部

樂部

宮室部

飲食部

纂組部

菜部

艸部

木部

卷九

鳥部

卷十

獸部

蟲豸部

附物性考

鱗介部

通微志

王氏整萬館梓

目次

名物通 卷一

天部

天文錄曰天如欽車蓋南高北下唐僧一行亦云

抱朴子曰宜夜說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蒼蒼然也譬

遠望黃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點黑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

中而或晨星辰浮於太空所以有行而有息

周髀說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卵

人。首。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

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

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辰星附月之光也因其

天文

卷一

何名浮蓋則

波瀾

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

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衾以抑水而不

流者氣充其中也

江淹詩屬我磁景半賞而若光初磁景嶮嶮之景若光若木之

光也未有日時其光照下地

燭龍在天西北不見日故龍以目照之長十里視為晝瞑為夜

吹為冬呼為夏

李商隱漏刻法日以罷貯水以銅為漏鳥狀如鉤曲以引罷中水

於銀龍口中吐入權罷漏水一升秤重一觔時經一刻

廣雅云九天之際曰九垓。垓也 九天之針次曰九域。階也 言階次有九

唐天文志玄宗詔一行與梁令瓚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

晉天文志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蟻不得不西

天文

卷一

二

三

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水因其灼激而退。退於彼必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水而潮大。地浮於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列子 經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五星緯外日月居中。

東方蒼龍七宿其屬三十二星七十五度

角木亢金龍 氐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北方玄武七宿其屬三十五星九十八度

斗木獬 牛金斗 女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龜

西方白虎七宿其屬五十一星八十度

奎木狼 婁金狗 胃土雉 昂日雞 畢月烏 觜火猴 參水猿

南方朱雀七宿其屬六十四星一百一十二度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翼火蛇 轸水蚓 所謂禽

星者在天為星宿在地為禽獸。包羅天地掌握吉凶於是焉係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出後漢地理志注

孤虛

子年孤在亥虛在巳 丑年孤在子虛在午 寅年孤在丑虛在卯

卯年孤在寅虛在辰 辰年孤在卯虛在巳 巳年孤在辰

在戌 戌年孤在巳虛在亥 未年孤在午虛在子 申年孤在未虛在丑

酉年孤在申虛在寅 戌年孤在卯虛在辰 亥年孤在辰虛在巳

日孤虛同月孤虛孤之上二支為青龍數下隔四為華蓋假如子日青龍在戌華蓋在辰也

千支字釋後漢劉瓛著

甲手也 乙角也 丙目也 丁心也 戊口也 己耳也 庚鼻也 辛齒也 壬舌也 癸陰也

子子也 丑牛也 寅虎也 卯兔也 辰龍也 巳蛇也 午馬也 未羊也 申猴也 酉雞也 戌狗也 亥猪也

乾天也 坤地也 震雷也 巽風也 坎水也 離火也 艮山也 兌澤也

甲子也 乙丑也 丙寅也 丁卯也 戊辰也 己巳也 庚午也 辛未也 壬申也 癸酉也

戊戌也 己亥也 庚子也 辛丑也 壬寅也 癸卯也 甲辰也 乙巳也 丙午也 丁未也

戊申也 己酉也 庚戌也 辛亥也 壬子也 癸丑也 甲寅也 乙卯也 丙辰也 丁巳也

戊午也 己未也 庚申也 辛酉也 壬戌也 癸亥也 甲子也 乙丑也 丙寅也 丁卯也

戊辰也 己巳也 庚午也 辛未也 壬申也 癸酉也 甲戌也 乙亥也 丙子也 丁丑也

戊寅也 己卯也 庚辰也 辛巳也 壬午也 癸未也 甲申也 乙酉也 丙戌也 丁亥也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

在燈焰滿春池柳陰栽靡靡影復離離曾泉亭含桑榆忽

在新。週。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冲。情。愛。景。落。清。晏。惜。光。馳。溫。暉。徒。已。荷。深。心。竊。自。知。

月。初。日。望。舒。亦。日。橫。阿。月。沒。之。處。日。全。照。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輪。體。就。穴。鼻。始。明。穴。決。也。決。鼻。光。也。晦。而。見。西。方。日。照。銅。而。見。東。方。日。照。亦。謂。之。側。照。

新月。梁。蕭。綸。霜。氣。含。月。采。蕭。蕭。下。南。樓。霧。浪。光。若。畫。雲。駛。影。疑。流。

何。遜。初。宿。長。淮。上。破。鏡。出。雲。明。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的。的。與。沙。淨。肥。肥。逐。波。輕。

宋。謝。莊。賦。氣。霽。地。表。雲。飲。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列。宿。掩。輝。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冰。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

天文

卷一

六

周。上。袁。月。色。當。秋。夜。針。暉。映。薄。帷。上。弦。如。半。壁。初。魄。似。蛾。眉。度。雲。光。忽。駛。中。天。影。更。遲。高。陽。懷。許。掾。對。此。益。相。思。

梁。虞。寄。清。夜。未。云。疲。珠。簾。聊。可。發。冷。泠。玉。潭。水。映。見。蛾。眉。月。靡。靡。露。方。垂。暉。暉。光。稍。沒。佳。人。復。千。里。餘。影。徒。揮。忽。

月。未。望。梁。劉。孝。綽。輪。光。缺。不。半。扇。影。出。將。圓。流。光。照。滿。潒。波。動。映。洽。漣。

月。滿。隋。江。總。三。五。兔。輝。成。浮。雲。冷。復。輕。雙。輪。非。戰。返。圓。扇。少。歌。聲。雲。前。來。往。色。水。上。動。搖。明。况。復。高。樓。照。何。曉。攪。不。盈。

江。中。望。月。梁。元。帝。澄。光。涵。皓。月。水。影。若。浮。天。風。來。如。可。汎。流。急。不。成。圓。泰。鈞。斷。復。接。和。璧。碎。還。連。裂。統。依。岸。艸。斜。桂。逐。行。船。卽。

此。春。江。上。無。俟。百。枝。然。

梁。沈。約。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又。入。詠。秋。月。明。如。練。照。耀。三。爵。室。徘徊。九。華。殿。九。華。瑤。瑁。梁。華。棖。與。碧。瑤。以。茲。雕。麗。色。持。照。明。月。光。凝。華。人。舖。帳。清。輝。懸。洞。房。光。過。飛。燕。戶。却。映。班。姬。床。湛。秀。質。今。似。規。委。清。光。今。如。素。照。愁。軒。之。蓬。髮。影。金。階。之。輕。步。居。人。臨。此。笑。以。歌。別。客。對。之。傷。且。慕。經。我。園。映。寒。叢。凝。清。夜。帶。秋。風。隨。庭。雲。以。階。素。與。荷。池。而。共。紅。照。玉。墀。之。皎。皎。含。霜。蕭。之。淒。淒。隱。巖。崖。而。半。隔。出。帷。晃。而。纔。通。

天文

卷一

七

散。朱。庭。之。奕。奕。入。青。瑣。而。玲。瓏。

梁。庾。肩。吾。樓。上。月。徘徊。窗。中。愁。思。人。照。雪。光。偏。冷。臨。花。色。轉。春。星。流。時。入。疊。柱。長。欲。侵。輪。願。以。重。光。曲。承。君。歌。扇。塵。又。渡。河。光。不。濕。移。輪。轍。詎。開。

梁。劉。琨。移。榻。坐。庭。陰。初。茲。時。復。臨。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栢。葉。生。鬟。內。桃。花。出。髻。心。月。光。移。數。尺。方。知。夜。已。深。

林。下。映。月。梁。劉。孝。綽。明。明。三。五。月。垂。影。當。高。樹。橫。柯。半。玉。蟾。裏。葉。影。金。兔。茲。林。有。夜。坐。嘯。歌。無。與。晤。側。光。聊。可。書。含。毫。且。成。賦。

江。上。望。月。梁。鮑。泉。客。行。鈞。始。懸。此。夜。月。將。茲。川。澄。光。尚。動。流。映。影。難。圓。蒼。蒼。隨。遠。色。潒。潒。逐。清。漣。無。因。轉。還。汎。回。首。春。前。賢。

舟中望月 宋朱起 大江潤千里。孤舟無四鄰。餘故樓。月遠近。

必隨人微風光遠。薄霧急移輪。若教長似扇。堪拂歌塵。

舟子夜離家。開船望月華。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天

漢看珠蚌。星橋視桂花。灰飛重疊缺。葉落獨輪斜。

惟中鑒月 陳張正見 長河上桂月。澄彩照高樓。分簾疑碎壁。隔

幔似垂鈎。窗外光恒滿。帷中影暫流。豈及西園夜。長隨飛蓋遊。

唐王月 高卧南齋時。閒帷月初吐。清輝涵水木。演漾在窗戶。

冉冉幾盈虛。澄澄變今古。美人清江畔。是夜越吟苦。千里其何

如。微風吹蘭杜。

池上月 唐沈佺期 春風搖碧樹。秋露卷丹臺。復有相宜夕。池清

月正開。玉流寒水動。金魄度雲來。烟燭光如沸。翻翻影若摧。破

環投積草。碎壁聚流盃。夜久平蕪渚。天晴皎未階。鏡將池作匣。

珠以岸爲胎。

月臨花 唐元稹 凌風颺颺花。透影靡靡月。巫峽隔波雲。姑峰漏

霞雪。鏡勾妓面粉。燈泛高籠額。夜久清露多。啼珠隱遠結。

月照冰池 唐林藻 瑤池洞徹今。堅冰始指玄。天皎晶兮皓。月

初圓。冰含虛以淒。冷月委照而光寒。既合體以凝質。故清輝而

可觀。又奪銀河之晚色。掩水鏡之秋光。

新月 唐徐寅 雲際嬋娟出。又藏。美人腸斷開金方。嫦娥一隻眉

先婦。織女三分鏡未光。珠箔寄鈎懸香。白龍遺爪印穿蒼。更

期十五圓明夜。與破陰靈照八荒。

開月 唐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

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綵烟滅盡青輝發。但

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

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皆如此。惟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金樽裏。

初月 蘇軾 初出如弓未上弦。分明掛在碧霄邊。時人莫道蛾

眉小。十五圓圓照滿天。

十四夜月 碧空雲淨。碾琉璃。二七良宵。月色奇。未滿已周千里。

共將圓。猶訝一分虧。尚勞玉斧修輪影。願借金風。長桂枝來夕。

嫦娥應有約。賞心端不負佳期。

江月 杜甫 驪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

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

初月 光細絃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

又落照西山。夜色浮。變嶺新桂。碧雲頭。寶奩新樣。橫眉黛。珠箔

斜懸半額鈎。丹桂一枝初。淺露金波千里未。圓流嬋娟三五纔。

成魄散滿清光盡九州。

又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客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

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

又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兔應疑

鶴髮嬌亦戀貂裘。對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漢公孫乘賦

倚。嗟。明月。常。心。而。出。隱。圓。嶠。而。似。鉤。蔽。修。牒。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壁。非。淨。縹。度。運。行。陰。陽。以。正。

月中桂樹

張。喬。與。月。轉。鴻。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墮。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舉。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王。兔。宮。如。何。當。羽。化。細。得。問。元。功。

唐趙蕃賦

圓。月。如。霜。有。仙。桂。今。宛。在。中。央。映。澄。澈。之。素。彩。逗。歲。寒。之。冷。香。杳。杳。低。枝。拂。孤。輪。而。挺。秀。依依。密。樹。浸。清。魄。而。含。芳。觀。其。皓。爾。方。凝。脩。然。不。改。隨。升。沉。而。自。若。貫。盈。缺。而。長。在。危。巖。

天文

卷一

十

舉。而。臨。空。香。淒。淒。而。發。彩。同。蟾。嶠。之。片。影。以。濯。瑤。池。異。瑤。瑤。之。幽。叢。徒。生。滄。海。埃。壘。初。歇。關。山。正。秋。空。沈。寥。而。逾。淨。色。冉。冉。而。彌。幽。謂。扇。花。薄。如。珪。玷。浮。望。玉。露。之。初。垂。遙。疑。滴。瀝。聽。金。風。之。乍。起。遠。若。颺。颺。于。子。孤。懸。亭。亭。相。向。纔。分。杳。藹。之。質。微。辨。輪。圓。之。狀。諒。攀。援。而。莫。及。寧。欲。淹。留。嘆。音。塵。之。未。期。空。勞。瞻。望。嘉。其。疎。本。無。地。分。輝。有。餘。轉。低。影。於。等。碧。推。幽。姿。於。顯。初。訝。姮。娥。之。繪。成。文。逾。靈。靡。並。泰。鏡。之。照。出。勢。自。蕭。疏。斯。所。以。且。雲。路。委。天。衢。弱。質。中。植。纖。條。外。扶。亂。彩。時。搖。起。飛。飛。之。驚。詭。澄。波。靡。隔。掩。歷。歷。之。高。榆。是。故。迎。彼。輕。霄。呈。茲。永。夕。紛。敷。遠。望。慙。寒。旁。射。夾。餘。霞。而。暫。丹。經。斜。漢。而。彌。白。臨。紫。極。而。天。香。不。散。指。北。斗。而。仙。

花可摘。况其遠。象。曉。曉。桂。子。冥。空。惜。迢。遞。而。遙。想。况。嬋。娟。而。白。

融。素。色。不。凋。自。挺。雪。霜。之。外。清。陰。迥。泛。頻。移。霄。漢。之。中。何。必。咏。

招。隱。卧。幽。叢。庶。高。枝。今。可。折。願。追。遙。今。嬋。官。

江月

宋。蘇。軾。九。月。望。後。作。一。更。山。吐。月。玉。塔。挂。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冰。輪。橫。海。澗。香。霧。入。樓。寒。停。輟。且。莫。上。照。我。一。杯。殘。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

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闌。卧。唧。唧。蟲。夜。語。

三。更。山。吐。月。樓。烏。亦。驚。起。起。尋。夢。中。遊。清。絕。正。如。此。驅。雲。掃。氛。

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遠。洗。耳。

天文

卷一

十

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多。斷。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力。夢。中。遊。化。城。五。更。山。吐。月。宿。過。室。幽。幽。玉。鈞。還。掛。戶。江。練。却。明。樓。星。河。淡。欲。曉。數。角。冷。知。秋。不。眠。翻。五。咏。清。切。變。蟬。語。宋。朱。希。聖。歌。高。高。疑。碧。夜。色。卷。八。荒。更。無。纖。雲。屯。冰。輪。直。壓。巨。壑。首。東。海。萬。里。齊。崩。奔。仰。觀。左。右。骨。毛。竦。徐。掃。羣。烟。攝。羣。動。寥。沈。相。疑。玉。兔。跳。銀。漢。更。恐。金。波。湧。兒。童。爭。指。桂。枝。好。遊。人。不。厭。嬌。娥。老。苦。留。清。景。拂。疎。星。要。與。羲。和。接。昏。曉。光。到。長。門。知。不。知。猶。勝。關。山。人。未。歸。清。風。看。我。生。羽。儀。來。作。嬋。官。變。化。飛。又。姮。娥。竊。藥。爲。飛。仙。夜。食。丹。霞。發。紫。烟。管。閑。瑤。排。翠。鈿。信。手。拂。

略新粧妍。蛾眉點出爭輝娟。皎然嬌額臨風前。佳人再拜心拳拳。多生端有好因緣。歡雲直指烏號。憑下射萬頃。楊花現南飛。驚鷗殊可憐。北堂人。冷空無眠。彩霞欲掣舞衣。掣水晶梳。插龍鬃。然方諸。滴瀝生流泉。老蚌呼吸。凝芳鮮。誰家破鏡。飛上天。滿林玉玦。相勾連。多情應照。戴花缸。無窮解。越尋春。鞭。其階自與桂花偏。駒隙誰爭白兔先。斯須幾。望博清圓。白毫宛轉。吞大千。纖埃不隔。知無邊。葉官可掬。宜深穿。瓊花隨步。翻繡筵。瑠璃倒海。傾長川。買來曾不用一錢。笙歌醉賞。須年年。

月食 謂之闕虛。火日外影其中。實闕至明中有闕。虛其虛甚微。望時日與相對。即食故謂之闕虛。

光交貫。寒。腫。龐。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練。鏡。照。見。照。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蟾。蛤。胎。權。聚。破。壁。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始。磨。踪。滅。迹。須。更。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狠。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性。燈。掩。滅。如。玳。瑁。今。夜。吐。焰。長。如。虹。孔。隙。千。道。射。戶。外。近。月。暗。黑。邊。有。似。動。劍。戟。須。臾。森。森。精。兩。吻。自。決。折。初。露。半。箇。壁。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赦。一。暮。獨。誅。孽。腹。肚。忽。脫。落。依。特。掛。穿。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黃。道。中。道。也。

納音 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爲水三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五行中推金木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支于令而納音出納者台也。

風角 候四方四隅之氣以占吉凶。

十輝 謂禮賦。祿音支。掌十輝之法。輝謂日之氣輝光也。一日。二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碧落 日。月。星。宿。當其同謂之令朔。

合朔 日。月。星。宿。當其同謂之令朔。

閏除 日。月。星。宿。當其同謂之令朔。

河圖 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生中央之土。

洛書 魁數也。魁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魁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魁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魁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魁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魁中央之土。

星 陽精爲日。日分爲星。萬物之精上爲列星。

農丈人 在南斗主農。正其明暗。枉矢。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

輓瓜星 明則歲大熟。

太白 少陰星也。以已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至于是爲經天。

五星東方歲 南方熒惑 西方太白 北方辰 中央鎮

客星周伯老示王蓬萊國皇溫星也則伯大而色黃老子明大

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天文志曰天曜而見景星

德星陰德三星直斗口隨北斗小而銳若見若不見或曰即天

北斗七星第一天樞 第二璇 第三璣 第四張 第五衡 第六開陽 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

靈憲曰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

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神有五列焉是謂三十五名一居中

天文

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名者百有二

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

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爾雅曰彗星為撓搶奔星為約約

淫反祭星曰布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北斗七星星

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東

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

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

李靖蜀郡靈樞轉豐城寶劍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入西秦未作

三台輔寧為五老臣今宵頴川曲誰識張賢人

杜甫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五更鼓角悲聲壯

三峽星河影動搖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共東萬古永相望七

夕誰見同

李白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日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漢

無鵲橋非時將安適

唐董思恭歷歷東井含昭昭右掖垣雲際龍文出池中鳥色翻

流暉下月露墜影入河源方知頴川集別有太丘門

梁陸倕臣聞連珠合璧曜靈之所起也春鳥秋虎曆數之所

紀也應黃鐘而正位建玉衡以辨方五緯麗而周道四野分而

實顯至如下方與德上玄告變或守位而易所或凌光而掩炫

故夫應若轉環信若合契俾明鏡與玄龜宜勅身而炯戒曰日

天文

隱於西月生於東重輪掩而時缺上枝棲而未融豈若帝車之

獨運隨圓蓋而不窮乃歌曰白日沒兮明月移繁星聚兮情未

疲

老人星治平則見於秋分

北齊郡子才瑞動星光照化穆月輪重庶徵符社籙將以贊時

雍

宋范仲淹賦萬壽之靈三辰之英其出也表君之瑞其大也助

月之明但仰祥光莫辨曉然之象方資廣弄斯垂髦矣之名南

郊響處能無鼓缶之歌銀漢經時誰是遊河之友觀夫落著正

位榮榮影孤應春秋之候出丙丁之隅視合璧之祥兮未具顧

廊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巖英煥鸞翔鳳翥鴻驚鶴香鯨鯢游
波蛟鱗衝逝朱絲亂紀羅鞋失領飛仙凌虛隨風游騁有若夫
榮華披薜華總會碑礫繞理瑪瑙綉紋若拒壘揚芒嘉敦垂
穎紅蓋發而茵舊金翹援而含葩神收鬼化弱性違序鳥殊類
而比棲獸異跡而同處蛟引臂而竝前龍攀鴻而雙舉鸞舞角
以軒麗鸞企翮而延佇長城曲蛇采閣相扶登瑤臺之巖辭搆
瓊臺之離婁雄虹矯而垂天翠鳥軒而扶日
新雲陳張正見西北春雲起遙臨儼蒼松根危繞吐葉氣淺未
成峰風前飛未斷日處影疑重體輕無五色詎是得從龍
春雲陳恭甫春色過空明春雲處處生入風衣漸歛隨車蓋轉

天文 卷一 七

輕作葉還依樹為樓欲近城含情上對影似有別離情
含峰雲唐太宗翠樓含曉霧遙峰帶晚雲玉葉依巖展金枝觸
石分橫天結陣影逐吹起羅文非復陽臺下恐將感楚君
白雲釋皎然一見西山雲使人情意遠意高登詠何迢迢道妙
有如君舒卷紫空疊景多麗容眾峰峰上自為峰潔白不由陰
雨積高明方共雜烟同萬物有形皆有滯白雲無形無繫縛黃
金被傑玉亦取一片飄然污不著
慶雲李紳禮成中嶽陳金冊祥報卿雲冠玉峰輕未透林疑待
鳳細非行雨詎從龍卷風變彩霞微薄照日龍光隱映重還入
九霄成沉潛夕嵐生處鶴歸松

又從風忽消索依漢便氣氣影徹天初霽光解日未曉
宋秋庭度 秋風吹白雲觸處自何谷初猶半洞門款出遍巖腹
零落伊水溜片段掛枯木餘影透微白滅跡混空絲烟曼自翳
蒼島嶼徒繁曲安知蒼梧野下覆猿鳥哭誰能久徘徊返顧視
黃鶴
司馬光 映日隨丹鳳隨風變白衣去來皆絕跡隱顯兩忘機
風為飛廉聖風四面皆至者也石尤風亦其類牛角風言
打殺得風還流
王母曰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杜甫詩飯抄雲子白瓜霽水晶

寒 天文 卷一 六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
聞之參寥子長風聲山林之長佳大木自圍之竅穴似鼻似口
似耳似枅似罔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洑者叱者吸者呌者
謔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焉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
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清止也
楚宋玉賦 對楚襄王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谷
感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湧滂激
颺標怒眩眩雷聲迴穴錯迂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
被麗披離衝孔動捷駒煥擊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
舉升降乘陵高城入於深宮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

上獵蕙艸，離秦蕙，樂辛夷，被穉楊，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故其風清，清冷冷，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夫塢然起於窮巷之間，動沙堦，吹死灰，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晉潘方生賦：有氣曰風，出自幽冥，蕭然而起，寂爾而停，雖宇宙之洪遠，倏俄頃而屢經，同神功於不疾，等至道於無情，胡馬威而增思，風母殞而復生，起慘冬之潛蟄，達青春之勾萌，因嚴霜以厲威，順和澤以開榮，故君德喻其靡艸，風人假以爲名，及其狂勢將奮，屯雲結陰，洪氣鬱拂，殷雷發音，勃然誠作，拂高凌深，天無滯景，嶺無停林，六鳴爲之退飛，萬竅爲之哀吟，亦有飄零

天文

卷一

七

之氣不疾不徐，颺颺微扇，疊疊清飈，王喬以之控鶴，劉子以之乘虛，若乃春惠始和，重爽初釋，遨步蘭皋，進聘平陌，聲詠空嶺，朗吟竹柏，穆開林以流惠，疏神襟以清滌，軒淩梁之逸興，暢芳外之冥適。

漢簡文：飄飄散芳勢，汎汎下蓬葉，傳涼入樓檻，發氣滿階臺，登承周邦儼，飛鷁宋都回，玉搖故葉落，星蕩新花開，暫舞驚鳬去，時送麝香來，已拂巫山雨，何用捲寒灰。

梁元帝：樓上試朝妝，風花下初傍，入鏡先飄粉，翻衫好染香，度舞飛長袖，傳歌共繞梁，欲因吹少女，還將拂大王，竹裏風翻花，疑風下颺，水似龍移帶，露依深葉飄，寒入勁枝。

春風 梁沈約：臨春風，春風起，春樹遊，思暖如網，落花零似霧，先沉天津池，還過細柳枝，蝶逢飛搖深，燕值羽參差，揚桂旆，動芝蓋，開燕裾，吹趙帶，趙帶飛參差，燕裾合復離，容儀已照灼，春風復迴薄，氛氲桃李花，青附含素華，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搖綠帶，挾紫莖，舞春雪，雜流鶯，迎行雨，於高唐，送歸鴻，於碣石，拂明鏡之冬塵，解羅衣之秋縠，既鏗鏘以動旆，又紛紜而流射，始搖蕩以入國，終徘徊而緣隙，明珠廉於綉戶，散芳塵於綺席，佳人不在茲，春風爲誰惜。

天文

卷一

三

劉孝綽：嫋嫋秋聲，習習春吹，鳴茲玉樹，煥此銅池，羅帷自舉，袖可開，不可見，能重復，能輕鏡，前飄落絮，琴上響餘聲。

庾堅：玉壘墮，柳動竹吹，薤欲成書，陳祖孫登：飄飄楚王宮，徘徊繞竹叢，帶葉俱吟樹，將花共舞空。

李嶠：飛香雙袖裏，亂曲五絃中，試上高臺聽，悲響定無窮。

唐徐寅：解落三秋月，能開二月花，渡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飄成遠浪江湖際，吹起暮塵京洛中，飛雪蕭條殘臘節，落花狼籍古行宮。

柳絮風 三月韶光天氣清，游絲舒卷大無情，微飄縹緲當春盡，亂撲亭臺似雪晴，醉臉欲吹新燕弱，舞腰初軟落花輕，江頭點點行人淚，相逐離歌酒客程。

雨天地之施也。而師辨。小雨曰霖。三日以上曰霖。久雨曰霖。暴雨曰潦。時雨曰時雨。徐至曰霖。雨而晝晴曰霽。雨水曰潦。雨雲曰滃。

子曰：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又云：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

梁何遜：夜雨滴空階。滴滴空階裏。空階滴不入。滴入愁人耳。

晉張協：金風扇素節。丹霞落陰期。騰雲似涌烟。密雨如散絲。寒

花發黃彩。秋草含綠滋。

齊謝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

梁簡文：細雨增前人。洒砌復沾帷。漬花知覺重。濕鳥翻飛遲。倘令斜日照。併欲似遊絲。

梁元帝：風輕不動葉。雨細未沾衣。入樓如霧上。拂馬似塵飛。

梁劉孝威：葉珠垂滴水。檐繩下溜空。蝶濡飛不颺。花沾色更紅。

又：清陰蕩暗濁。飛雨入階廊。瞻空亂無緒。望溜耿成行。交枝含

曉潤。雜葉帶新光。芳卉離還聚。泓沍減復張。浴禽飄落弄。亂行

散餘香。寄言楚臺客。雄風詎獨涼。

梁朱超：當夏苦炎埃。暫對花臺落。照依山盡浮。涼帶雨來重。

雲吐飛電。高棟響行雷。酒樹輕花發。滿沼細萍開。泛沫繁階艸。

奔流起砌塵。

北齊劉逖：重輪宵犯畢。行雨旦浮空。細落疑含霧。斜飛覺帶風。

周度信：白沙如濕粉。蓮花類洗盆。鸞鳥渡濕雁。斷行來。

摘句：隴麥霑逾翠。山花濕更燃。

梁虞荔：清風送涼氣。薄暮蕩炎氛。虹照漣漪水。電出嵯峨雲。落

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

秋雨梁張繼賦：乍斜檐而上階。或從風而洒。幙周小庭而密。

下。注高枝而疎。落池沬。潞員波。儵儵低昂。弱篠葳蕤。叢薄

李白：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銀竹。

大雨杜牧：東堤黑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鐙樓雷車軸轍

壯矯激。蛟龍爪尾長。神鞭鬼御。蔽陰帝來往。噴洒何顛狂。四方

歲騰玉京伏。萬里橫牙羽。木杓。

宋張耒賦：談海天之蒼茫。觀濤雨之滂沱。飄風擊而雲奔。噴萬

里而一鼓。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今車旗奔騰而矢石亂

至也。已而餘飄既定。賊怒已洩。雲逐逐而散。歸從橫委於天末。

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

野闊。夫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之變。非工力之能。回畫人間

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閣之崢嶸。憑高山巨壑之空曠。徹除耳

目之障。而後能窮極變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狹。今東視聽於

詩丈。

久旱得雨宋張耒：青蓋美人回鳳蓋。綉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

色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東坡傳實此詩。

細雨 宋翁宏 何處殘春夜。和花落故宮。

雨問答 陶望齡 遠山饒雅容。追視反成老。蛾眉通烟霧。所得徒
悴。稍避彼淇澳。遊紫手聚羣。姚山行不見。山對食。嗟不飽。借問
行雨兒。嘲哉底相惱。雨言子何愚。子勞豈云小。贈子松江綾。百
疋掛村杪。先以秦珠圓。作之吳帶縞。享子以廣樂。鐘鼓互擅考。
自餘琴筑奏。一一音綴繞。觀子水犀軍。組練同輕矯。騰騰裝百萬。
騎各各勢。繁撓眺遠。諒微礙臨流。得新巧。金魚食熊蹯。異味子
須曉。慎勿憎雨行。雨行亦自好。

雷 雷師也。陰陽相薄。感而為雷。物理論曰。積氣成雷。
二月出地百八十。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
雷入則萬物入。人則除害。出則興利。爾雅疾雷謂之霆。

天文

卷一

五

晉李願賦 伊青陽之肇化兮。陶萬殊於天壤。結鬱蒸以成雷兮。
鼓訇發之逸響。應萬物以相薄。包舉動而為長。乘雲氣之鬱滯。
今舒電光之爛晃。驚蟄蟲於始作。今懼遠邇之異象。爾其發也。
則騰躍潰薄。砰礚隱天。起偉建於霄際。摧勁木於巖巔。聖宏威
之迅烈。若崩嶽之寘實。斯實陽臺之變化。固大壯之宗源。若乃
駭氣奔激。震響交橫。潰淪隱輪。崩騰磊落。來無轍跡。去無阡陌。
君子恐懼而修省。聖人因象以制作。審其體勢。觀其曲折。輕如
伐鼓。轟若走轍。累猶地傾。建似天裂。比五音而無常。較辰聲而
稱傑。於是上穆下明。順天承法。戒刑獄以致亨。執非善而可攝。
正震體於東方。立不易之恒業。豫行師而景春。解宿過而人惕。

若夫洪細靡常。廢興難克。殷其山陽。勸義崇德。起五龍於河始。
戕武乙於渭北。啓周成之冲昧。舒展氏之凶慝。雖通塞於萬形。
猶達虛而守盈。肆大夏而有烈。奮嚴冬而弗經。保恬靜以處順。
乃上善以屏營。夫有往而為閔。若大音之希聲。

杜浦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替天地。割爭迴。
電 雷光也。莊子曰。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
爭故為電。

晉顧凱之賦 夫其聲無定響。光不恒照。研訇輪轉。條閃羅曜。若
夫子午相乘。水旱太零。仲冬奮發。代雷先行。林鐘統節。潯暑烟
燭。星月不朗。衣牀若焚。爾乃清風前颺。蕩濁流塵。豐隆破響。列
缺電名。開雲當時。倦容靡焉。清新豈直。驚安疎寐。乃以暢精怡。

天文

卷一

五

神天怒將凌。赤電先發。窺巖四照。映流雙絕。雷電赫以驚。衡山
海嶺其崩烈。
明徐渭 列缺儼雕肝。排冠絳袴。穢碑鮮石。哆烟焰漲天。號侍
從。排焦額。槐檜塞太虛。光中藏。栲栳。麥處借。旂旗雞吐。朝官綬
龍。逢海豈。驅阿香。開鏡數。玉女笑。壺輪。好作王戎眼。休燒李訪
頻。滅明難捉摸。搜索愈通。或見焚。鱗尾。徒聞達斗。樞金蛇。穿
雨。劃赤鬼。駕雷屠。蝦蟇。乾坤。精。飛騰。日日。徐。閉門。遭。斧鑿。馮塔
養。蛛。如。鎗。斗。何。工。鍛。硫。礞。若。幣。儲。早。乾。於。閔。版。冬。盤。伴。泥。豬。萬
瓦。穿。如。散。孤。窗。熱。欲。糜。淫。威。神。幽。莽。僥。倖。是。柳。榆。昨。夕。狂。傾。潦
君。靈。儼。聚。誅。彌。霄。紅。落。燕。雷。火。如。無。出。炎。聖。志。楚。海。白。跳。珠。但

劈梧桐去何會打即且

雹 雨冰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薄之凝為雹也。

陳陸聖 惟微動羽。惟陰升陽。雨冰作珍。凝氣為祥。

威陰雨。雪凝清而冰寒。陽氣清之不相入。則散為霰。

雪花遣汝作前鋒。勢頗張皇欲暗空。篩瓦巧尋疎處漏。

跳街誤到煖邊融。寒聲帶雨山難白。冷氣侵人火火紅。

霰 論衡云。項曼都。好道仙人。飲以流霞。每飲一杯。數日不饑。

吾阮籍賦 朕白玉以為面。飛丹霞以為裳。

齊謝朓 餘霞散成綺。唐王勃 落霞與孤鶩齊飛。

杜甫 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

天文

卷一

五

李白 雨後烟景綠。晴天散餘霞。一澹無纖埃。五內發金沙。

唐徐寅 流為洞府千年酒。化作雲山幾襲衣。野燒烟連殊赫奕。

愁雲陰隔乍依稀。

露 露之與有五色者。大地氣和則為雨。天氣下降。地氣不應。

北齊那弼頌 流甘委素。玉潤冰鮮。窈房下結。珠琲上懸。

飛空猶蘊伏。集物始呈華。若黃病秋。爭厭泥長春芽。非

惟薄蔓艸。頗亦變葳蕤。何增江海浪。聊點木蘭花。

隋李德裕表 上玄乃顧神物。薦委飛甘。酒潤玉散。珠連昔魏明

仙掌。竟無靈液。漢武金莖。玉空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味。九戶

之前。天酒自靈。凝照三階之下。

隋唐思道表 河榮洛變。授社於勳華。玄玉素鱗。降靈於湯武。其

間微禽。弱艸。改狀異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

秋露 唐駱賓王 玉關寒氣早。金塘秋色歸。近掌光逾淨。添河滴

尚微。變霜凝曉液。承月委圓輝。別有長臺上。應濕楚臣衣。

唐張彥勝賦 天地之靈液。秋冬濁而春夏清。晞於朝而生於夕。

隨時應變。不凝不積。遇物受形。因象而光。天無雲。今珠的皪。

野有草。今玉扶疎。寫出鳥兮為篆。懷蛟龍兮著書。或汎灑池

臺。或歲縫竹。析介庚鳴。今色紫鴻雁來。今光白。昔時春晚。拂

楊柳於南津。今日秋深。落芙蓉於北渚。

明夏言表 蜜醇冰瑩。傾仙掌於雲中。委素流甘。結珠琲於林表。

天文

卷一

五

稽首以事。憶金莖之沆瀣。入口而化。疑玉杵之玄霜。

霜 陰氣勝則凝。而為霜。易傳云。露不原積。其霜附木不下地。

霜封其條。漢張衡七命。日晞三春之溫露。迺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

雪見視軋度。鐘鳴測地。機秋冬交代。序朝霜白。綏綏原

野生。暮藹階墀。散夕霏。徘徊總嚴氣。悵望淪清輝。平臺寒月。色

池水。愴風威。凝陰同。徂夜。遶雁獨歸。飛繁叢亂。蕪絕繁林。紛已

疎貞松。非受令芳。草徒具。匪

唐蘇味述 金祇暮律盡。玉女暝氣歸。孕冷隨鍾微。飄華逐劍飛。

淵日浮寒景。乘風進曉威。自有貞筠竹。寧將庶艸肥。

霧 猶雜口。地氣發。天不應日。霧日也。氣蒙日覆地物也。望氣經六月三日有霧歲熟。

梁元帝 三晨生遠霧。五里暗城門。從風疑細雨。映日似遊塵。乍若輕烟散。時如佳氣新。不妨鳴樹鳥。時蔽摘花人。

曉霧晦階前。隨珠帶葉邊。五里浮長闕。三辰晦遠天。傍通似佳氣。却望若飛烟。疎簾還復密。新棟更疑連。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寒。

蘇味道 飏飏起洞壑。遙裔絕平嶂。乍似含龍劍。還疑映麝機。拂林隨雨密。度迥帶烟浮。方謝公超步。終從彥輔遊。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

李觀 樹在溪無影。禽來鵲未知。愛花留潤與。避暑卷陰移。

舟中見霧 案伏擬 水霧雜山烟。冥冥不見天。聽猿方付岫。聞笛始知川。漁人感澳浦。行舟迷派沿。日中氛滿盡。空水共澄鮮。

花庭霧 唐太宗 蘭氣已薰官。新葢半妝叢。色含輕重霧。香引去來風。拂樹濃舒碧。繁花薄蔽紅。還當推行雨。彷彿隱遙空。

遠山澄碧霧 唐太宗 殘雲收翠嶺。夕霧結長空。帶岫疑全碧。障霞隱半紅。彷彿分初見。飄飄度曉風。還因三里處。冠蓋遠相通。

山光全曉水光浮。數里霏霏曉未收。露彩乍疑迷漢殿。日華不逐掩秦樓。豈競文豹遲留隱。應有靈蛇取次遊。聖世妖氛已消盡。結成佳氣滿南州。

雪 陰氣凝而為雪。仙人遺雪。雪為天公玉戲。

劉宋謝惠連 賦 若夫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湧炎風。不與北戶墜。扉裸壤。垂綯於是河漢生雲。

朔漠飛沙。連雲累雪。掩日翳霞。散漸瀝而先集。雪粉糅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雷雷浮浮。漉漉奕奕。聯翩飛酒。徘徊委積。始結縈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靡未繁。

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規。亦遇圓而成璧。既照則萬頃同。竊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堂。連似連環。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鵲失素。紙綉慙冶。玉顏掩媚。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見山爾其垂滴。流水綠雷。承閭繁兮。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續紛繁。驚之貌。皓汁皎潔之儀。迴散紫積之勢。飛聚疑曜之奇。因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

宋謝莊 賦 火洲滅。日望清。龍閣沙。蒸河微雲。鷺暮未沉。而井闕寓方靈。而海冥如蒼蓋。以氣轉終徘徊。而烟曳狀素鏡之晨光。寫金波之夜晰。

柔簡文 同雲凝暮序。嚴陰屯廣隰。落梅飛四注。翻英舞三襲。實斷壁如連。恒分似相及。已觀池影亂。復視簾珠濕。晚霰飛銀。礫浮雲暗。未開入池消。不積因風隨。復來。又類制使前。壺飛亂蝶舞。花落飄粉散。還如驅玉馬。暫似獵銀猱。

梁劉孝綽 桂花殊皎皎。柳絮亦霏霏。詎北咸池曲。飄銀千里飛。恥均班女扇。羞灑曹人衣。浮光亂粉壁。積照朗彤闥。

子 221-672

梁任昉 土膏候年動積雪表辰暮散施似浮玉飛英若總素東

序皆白珩西澗盡翔鸞山經陋審榮騷人貶瓊樹

梁襄子野 飄飄千里雪倏忽度龍沙從雲合且散因風卷復邪

拂艸如連蝶落樹似飛花若贈離居者折以代瑤華

梁吳均

微風搖庭樹細雪下簾隙榮空如霧轉凝階似花積不見楊柳春徒看桂枝白

梁何遜 凝階遠似月拂樹曉疑春蕭散忽如盡徘徊已復覩若

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塵

唐太宗 秋雲有過宿素雪曉凝華入牖千重碎迎風一半斜不

挺空散粉無相獨飄花榮空慙夕照破彩謝晨霞

天文

卷一

元

唐李嶠 瑞雪驚千里同雲暗九霄龍沙飛正遠玉馬地還銷逐

舞花光動臨歌扇影飄大周天關路今日海神朝

唐上官儀

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暉花明樓閣閑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光向舞移幸同千里映還繞萬年枝

唐劉廷琦

紫宸飛雪曉徘徊層閣重門雪照開九衢晶耀浮埃盡千品差池贊帛來何處田中非種玉誰家院裏不生梅埋雲

翳景無窮已因風落地吹還起先過翡翠房中轉入鸞鴛金

殿裏美人含笑出聯翩艷逸相輕容止羅衣點有渾似花玉

手搏米半成水奕奕紛紛何所如顛憶楊出三月初差同班妾

高秋扇欲照明王一夜書姑射山中符聖壽芙蓉閣下降仙車

願隨瑞澤流無限長挹豐年貴有餘

杜甫 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

韓愈 慢有先居後輕多去復回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

逢坎井集早鎮層臺砧練終宜揭階絛未暇裁隨風翻綰帶逐

馬放銀盃誤難宵呢呢驚雀暗徘徊

已訝凌歌扇還來伴舞腰酒筵留直節看柳送長條舞鏡驚窺

李賀 馬渡橋城險宜懸布砧寒未掃霜

李賀 有田皆種玉無樹不開花遠牆全剝粉傍井漸銷銀

刻獸堆鹽虎爲山倒玉人珠還曾照魏壁碎尚留秦簾冰滴露

管尾瓦錢魚鱗

天文

卷一

三

宋孔平仲 斜拖闌角龍千變淡抹牆腰月半稜

宋唐庚 客來迷舊徑虎過識新蹤浦近渾無鶴林疎只有松

宋陳瑩中 碧空點淡寒雲繞聽枕上風聲峭明遠紗窗天欲曉

珠簾纔捲美人驚報一夜青山老使君留客金樽倒瓊瑤未

輕掃歌播梅花春正早十分農事滿城和氣管取來年好

大雪 宋魯文 萬象曉一色皓然天地中楚山雲母障漢殿水晶

宮遠近梅花信高低柳絮風吟魂清夜微和月上晴空

宋歐陽修 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窗盡聞樂酒壚成徑集瓶

罍獵騎尋蹤得輶路龍蛇歸處斷復續猊虎圍城呀且攫共貪

終歲飽楚麥豈恤空林饑鳥雀沙雁朝賀迎象笏桑野行歌沒

世屬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喜胡爲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脫言前日笑塵雜。總索萬象窺冥漠。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噉。永叔在穎川咏雪凡五首。皆與蘇軾和。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守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辰宵起舞舞風行。紀老子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衾。却怕初陽生眼顧。欲浮太白追餘賞。幸有回廊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管。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所聽。白戰不許持寸鐵。大雪徐渭把炬循除立斷藜。鴉驚彈雪宿印低。終宵有許番番。

天文

卷一

三

頃刻應能沒馬蹄。一一劈分舒潤掌。團團捲擲似霜梨。紅塲盡海毬爭打。白霧橫江荻未栖。崩屋塌簷支正急。窺窗入實倚相睨。後飛輕薄高難下。先引威稜導且齊。穿重解深三窟鬼。侵多不剩一丸泥。暗隨鵬翼長沙拍。亮誤雞司短曙啼。鮫室百窗簾蛤蚌。兔胡一國水玻璃。將紉作蓋俱成羽。取綴爲裘盡是麕。霽微未必清鐘磬。酒急如堪付鼓鼙。粧塗恨少施肌髮。刻畫爭先解佩觿。凍蜜尖持燕七首。明窗塵射魏刀圭。隨處過越迎開吠。度葉爲花帶鳥栖。形虎似壺虛晉祖。調梅無味枉商錫。

虹霓

詩曰。虹霓。陰陽交結之氣。著於形者也。虹。改也。霓。陽改陰氣也。禮記曰。天地絪縕之氣也。白霓。霓也。霓。虹也。

也名華。狀凡虹霓。色解感者爲虹。開者爲霓。陽氣下。而陰應則爲雲。而陰氣起而陽氣不應則爲虹。紫霧上河。絳氛下。漢白。日無雲。碧雲卷。半殘雨。蕭索光烟。艷爛水學金波。石似瓊岸。錯龜麟之稜稜。遠蛟色之漫漫。俄而赤蜺電出。蚺蚪神驤。曖昧似變。依稀不常。非虛非實。乍滅乍光。絕赫山頂。煥燦水陽。想番禺之廣澤。憶丹山之喬峰。騎傳說之一星。乘夏后之兩龍。彼靈物其詎。數寂火滅而山紅。餘形可覽。殘色未去。耀葳蕤而在草。映青蔥而結樹。昏青苔於丹渚。藹朱艸於石路。霞見朗而下飛。日曛曉而上度。

霧

霧。水也。又名凍洛。有紫。又名洛澤。

天文

卷一

三

秋霽宋謝夕霽風氣涼。閒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夏霽梁簡文散綵與山氣。忽合又俄晴。雷音稍入嶺。電影尚連城。雨餘雲稍薄。風收熱復生。周庚信雨住便生熱。雲晴即作峰。夕霽梁王筠連山卷配雲。長林息殷籟。密樹含綠滋。遙峰凝翠。滿石溜正淙淙。山泉始澄汰。物華方入賞。歧子心期會。初霽周庚信濕花飛未遠。陰雲欲尚低。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雨晴隋王貴初晴物候涼。夕景照山莊。殘虹低飲澗。新溜上侵塘。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唐虞世南蕭城郡上苑。黃山通桂宮。雨歇連峰翠。烟開竟野通。

排虛翔戲鳥。跨水落長虹。日下林泉暗。雲收嶺半空。山泉鳴石
澗。地簫聲生風。歸雲半入嶺。殘滴尚懸枝。薄雲向空盡。輕
虹逐望斜。

杜甫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

梁簡文 浮空覆雜影。含樹密花簾。乍如落霞發。頗類巫雲登。映
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出翡翠色。時出鯨魚燈。

唐徐寅 燎野焚林見所聞。蒼空橫水映形容。能滋甘雨隨車潤。
不疏行雲逐客蹤。暗鳥迴籠嘉樹小。始暮好花濃。有時片
片風吹去。海碧山青過幾重。

天
文

卷一

三

名物通 卷二

歲時部

春

望春 葉濃知柳密。花盡覺梅疏。蘭生未可握。蒲小不勝書。
唐李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陽。
陌頭楊柳黃金色。

立春 唐韋莊 青帝東來日御遲。煖烟輕逐曉風吹。扇袍公子樽
前覺。錦帳佳人夢裏知。雪圖乍開紅葉甲。絲幡新剪綠楊絲。殷
勤爲作宜春曲。題向花前貼綉帷。

歲時

卷二

久屈龍蛇漸覺伸。對景設傾玉兔酒。看花遙想玉京人。東都明
日迎陽去。踈曉驕嘶踏軟塵。

春日 梁元帝 新鶯隱葉轉。新燕向窗飛。柳絮時依酒。梅花乍入
衣。玉珂逐風度。金鞍照日輝。無令春色晚。獨望行人歸。

周庚信賦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新年鳥聲百種
鳴。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

香艸足。暖人。數尺游絲。卽橫路。苦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
吹蕭弄玉之臺。鳴珮凌波之水。移戚里之家。富人新豐而酒美。
石榴聊泛。葡萄深酷。芙蓉玉盞。蓮子金盃。新芽竹笋。細核楊梅。
絲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玉管初調。鳴絃乍撫。陽春綠水之曲。

對鳳迴鸞之舞。更炙笙簧。還移箏柱。月入歌扇。花承節鼓。協律都尉。射雉中郎。連車小苑。列騎長楊。金鞍始被。拓月新張。拂塵看馬。塢塢入射堂。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荆山之玉梁。艷錦安天祥。新綾織鳳凰。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解人。樹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鑲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百丈山頭日欲斜。三脯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豈若花。

春思 唐王勃賦 蜀川風候隔秦川。今年節物異常年。霜前柳葉

柳霜翠。雪裏梅花呈雪妍。霜前雪裏知春早。看柳看梅覺春好。思萬里之佳期。憶三秦之遠道。淡蕩春色。悠揚懷抱。野何樹而無花。水何堤而無艸。昭陽殿裏報春歸。未央臺上看春暉。水

歲時 卷二 二

精却掛驚鴻。慢雲母斜開翡翠幃。競道西園梅色淺。爭如北閣柳陰稀。欽態調歌扇。迴身正舞衣。銀香吐絲猶未暖。金燕啣泥試學飛。章臺接建章。垂柳復垂楊。艸開馳馬埭。花滿關雞場。南隣少婦多妖婉。北里王孫駐行轡。乍怪前春節候遲。預道今年寒食晚。傷繁陌之春度。惜青樓之望遠。紫陌青樓照月華。珠帷繡帳七香車。蛾眉畫來應幾樣。蟬髮梳時半欲斜。恨離鞍之屆晚。痛銀箭之更賒。行行遊葉。步步看花。因狂夫之蕩子。成賤妾之倡家。君行塞外多霜露。爲想春臺起烟霧。游絲空罨合歡枝。落花自繞相思樹。艸犯春而爭密。花牽風而亂下。錦障紫山羅幃照野。春江淡采。春期無處所。春水春魚落。春江

春雁舉。君道玉門關。何如金陵渚。爲問逐春人。年光幾處新。何年春不至。何地不宜春。亦有當春逢遠客。亦有當春別故人。風物雖同候。悲歡各異倫。歸去春山恣閑放。惠曉蘭皋行可望。何爲悠悠坐惆悵。比來作客住臨邛。春風春日自相逢。石徑岩前花屢密。玉輪江上葉頻濃。高平灞岸三千里。少道梁山一萬重。自有春花煎別思。無勞春鏡照愁容。年年送春應未盡。一歲逢春自有人。

春遊 晉謝方賦 青陽司候。勾芒御辰。陳條龍以摧枯。初蕓蔚其曜新。幕豐葉而爲暉。靡翠艸而成陰。輕雲曉滿而羃岫。和風清冷而啓衿。

歲時 卷二 三

春風 梁簡文帝 排簾動輕幔。汎水拂垂楊。本將飄落蕊。翻送舞衣香。 春風 梁簡文帝 岸烟起暮色。岸水帶斜暉。還狹橫枝度。簾搖鶯燕飛。落花承步履。流澗寫行衣。何殊九芝蓋。薄暮洞庭歸。 莫春 盡道春多雨。傷摧花易空。不知春態度。猶在綠陰中。 春風 霧中分曉日。花裏弄春禽。蜂蝶開河柳。池紅照海榴。 翠枝結斜影。綠水散圓文。戲魚兩相歡。遊鳥半藏雲。 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春光落雲葉。花影發晴枝。 泉

水急雲來覺山近。雪羅枝即青冰開水便綠。復聞黃鳥聲全

作相思曲。柳絲遮綠浪。花片落青苔。暗梅朱粉色。嫩水碧

羅光。春晴寄柳色。鳥語出梅中。金堤柳非舊。玉池泉已新。

風生似半角。雲上若魚鱗。草散虛嵐翠。花禁冷葉紅。碧林

青舊竹。綠沼翠新苔。沙長見水綠。歌道浣浦深。由吟春破

碎。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馬蹄無處避殘紅。

元日 飲屠蘇酒以大黃等八味咀嚙羹飯貯酒飲之無疾

瑞英錢臘粉荔迎祥 洛陽正旦造粉荔枝

田家元日 唐孟浩然 昨夜斗迴北今朝歲起東我今已強仕未

祿尚憂農桑野就耕父荷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

人日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勳植蔬得吏錄之其載

人日開筵必首進傍

隋薛道衡 立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唐杜甫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可見

梅花滿枝空斷腸

唐沈佺期 拂旦雞鳴仙術陳憑高龍首帝城春千官鋪帳杯前

壽百福香奩勝裏人山鳥初來猶怯鳴林花未發已偷新天文

正應韶光轉設報懸知用此辰

人日剪綵 唐徐延壽 葉催情綴色花寄手成春

元宵 傅柑之夕

唐盧照隣 錦里開芳宴蘭缸幸蚤年綰朱遙分地繁光遠綴天

接漢疑星落依樓似月圓別有千金笑來映九枝前

唐王諷 九陌連燈影千門慶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

燭惟愁曉周遊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

唐陳嘉言 今夜可憐春河橋多麗人寶馬金為絡香車玉作輪

連手窺潘牀分頭看洛神重城自不掩出向小平津

唐韓仲宣 他鄉月夜人相伴看燈輪光隨九華出影共百枝新

歌鐘感北里車馬沸南都今宵何處好惟有洛城春

唐蘇味道 今夕重門啓遊春得夜芳月華連畫色燈影雜星光

南陌青絲騎東鄰紅粉妝管絃遙辨曲羅綺暗聞香人擁行歌

路車指開舞場經過猶未已鐘鼓出長場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騎皆褰

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唐崔液 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開坐

何處聞燈不看來神燈佛火百輪張刻像圓容七寶粧影裏

如聞金口說空中似放玉毫光金勒銀鞍控紫騮玉輪珠轡

駕青牛驂驛始散東城曲候忽還來南陌頭公子王孫意氣

驕不論相識也相邀最憐長袖風前弱更賞新絃暗裏調星

移漢轉月將微露酒烟飄燈漸稀猶惜道傍歌舞處踟躕相顧

不能歸

石曼卿 天醉笙歌外。風香羅綺餘。

汴中元夕 明李夢陽 花燭沉沉動玉樓。月明春女大堤遊。空中

騎吹名王過。散落天聲滿汴州。玉詔朱城柳陌斜。宋京燈月

散。烟花門外香車若流水。不知青鳥向誰家。中山孺子倚新

妝。鄭女燕姬獨擅場。齊唱憲王春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細

雨春燈夜色新。酒樓花市不勝春。和風欲動千門月。醉殺東西

南北人。

宋柳耆卿 柳耆卿 禁漏花深。綉工日永。熏風布燠。愛韶景都

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連雲複道。交飛艷艷。皇居住麗氣

辰時

卷二

六

瑞烟蔥蒨。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闔苑。龍鳳燭。交光星漢。對咫尺

八。紫山開雉扇。會樂府。雨簾神仙梨園四部。絃管向曉色。都人

未散。盈萬井。山呼聲。排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

康伯可 寶鼎現

夕陽西下。暮靄紅臨。香風羅綺。乘麗景。華燈

爭放。濃艷燒空。連錦砌。都門皓月。浸嚴城。如畫花影。寒籠綠。蓋

漸掩映。芙蓉萬頃。迤邐齊開秋水。太守無限行歌意。擁麾幢

光動珠翠。傾萬井。歌臺舞榭。瞻望朱輪。曉鼓吹。控寶馬。耀貔貅。

千騎。銀燭交光。數里似亂簇。寒星萬點。擁入蓬壺影裏。宴閣

多才。環豔粉。瑤簪珠履。恐看看。看丹詔催奉。宸遊燕侍。便趁早。占

通宵醉。緩引笙歌。妓任畫角吹。老寒梅。月滿西樓十二。

孫巨源傳言玉女詞

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烟煖。對整

山綵結。蕭鼓向晚。鳳輦初回。官闕千門燈火。九達風月。綉閣

人人乍嬉遊。困又歇。艷粧初試。把珠簾半揭。嬌羞向人。手撚玉

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

閨元宵 吳子和 喜遷鶯詞 銀蟾光彩。喜稔歲闌正。元宵還再樂

事難并。佳時罕遇。依舊試燈何礙。花市又移星。漢蓮炬。重芳人

海盡勾引。遍嬉遊。寶馬香車填隘。晴快天意。教人月更闌。值

足風流。債媚柳烟濃。天桃紅小。景物迥然。堪愛老陌笑聲。不斷

襟袖餘香。仍在待歸也。便相期。明日踏青挑菜。

明詩集

卷二

七

宵明月滿蓬萊。春色先從上苑來。千門宛轉銀屏隔。萬戶參差

金鎖開。千門萬戶連雙闕。綵女新妝。暗明月。映闌窺窺。態轉多

含嬌。凝睇情無歇。正逢春日愛芳菲。復值春宵縱舞衣。燈光斜

照珊瑚枕。香氣空薰雲母屏。此時天子感遨遊。離宮別館足風

流。纔開鳳島張燈架。更起鰲山結綵樓。綵樓迢遞南山側。複道

交衝對南北。萬燭翻疑白日光。千燈却亂春星色。春星掩謫迷

烟霧。仙樂分明見天路。空裏翩翩翠蓋飛。雲中冉冉鸞輿度。翠

旌鸞輿千萬騎。伐鼓縱金動天地。御帳層層錦綉圍。廣塲隊隊

魚龍戲。就中別有王侯客。三三五五長安陌。夜夜經過許史家。

朝朝遊戲金張宅。金張許史開驕奢。金燈玉帶剪春紗。驚鸞比

眞玫瑰樹。翡翠雙棲。蘭蓓花。龍膏鳳炬。列千行。蕙火蘭烟。百和
香。月華照耀。瑤瑤帳。霧影氤氲。玳瑁梁。可憐豪侈。誰能似。可憐
行樂心。無已。曲罷頻移歌舞筵。醉後重遊燈火市。月市星衢遊
未過。東城南陌。時相見。妖童綉勒五花馬。倡女銀車九華扇。妖
童倡女繁華子。雙去雙來帝城裏。粉色偏從月下明。衣香故向
風前起。調笑行歌。歡未闌。浮影流光夜。遮殘朝來試過狹邪路。
墜。歷歷花那忍看。

明居隱 太平元夕在青陽。銀漏遲遲夜未央。絳嶼風中吹不斷。
紅蓮火裏暗生香。疎星低戶天河近。明月窺簾海色長。管絃處
處聲相送。清歌子夜梅花弄。六街塵起萬人來。車馬踏城城欲

歲時

卷二

八

動傑閣朱樓。大路平。誰家妖麗不關情。王孫映雪披官錦。少女
如花坐玉笙。王孫少女兩相憐。香粉叢中綵袖聯。墻頭醉客欲
青鬟。陌上遊人拾翠鈿。人間此夕復何夕。莫遣東方聞曙色。不
知天上夜何其。應念嫦娥眠不得。幃帷裊裊出行春。羽騎霓旌
從若雲。千家綺繡懸華屋。一道燈光擁使君。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也。官中有晏日燒尾。

正月晦日

公羊傳提月提月者何。僅建是月也。

唐宋之間。春豫靈池近。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動。槎拂斗牛回。
節晦賞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却便沉灰。餽飲周文
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二月八日。梁陳興。皎鏡壽陽宮。四面起香風。樓形若飛鳳。城勢
似盤龍。

上巳。後漢禮儀志。是日官民皆潔於東流。

梁簡文。握蘭惟是日。采艾亦今朝。

唐王勃。上巳年光促。中川興緒遙。綠齊山葉滿。紅屑片花銷。泉

聲喧後澗。虹影照前橋。遙悲春望遠。江路積波潮。

唐萬齊融。春潭滉漾接隋宮。宮闕連延潭水東。蘋苔嫩色含波

絲。桃李新花照底紅。垂菱布藻如妝鏡。麗日晴天相照應。素影

沉沉對蝶飛。金沙礫礫見魚泳。佳人被覆賓韶年。傾國傾城併

可憐。拾翠總來芳樹下。踏青爭近綠苔邊。公子王孫恣遊阮。沙

歲時

卷二

九

場水曲情無厭。禽浮似揭羽觴杯。麟躍疑投水。金鞍玉勒
騁輕肥。落絮紅塵擁路飛。絲水殘霞催席散。書樓初月待人歸。
寒食

唐孟雲卿。二月江南花滿枝。他鄉寒食遠堪悲。貧居往往無烟

火。不獨明朝爲子推。

小寒食。唐杜甫。佳晨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裁臘冠。春水紅如

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慢。片片輕鷗下急湍。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唐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烟散入五侯家。

唐王維 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清明

唐杜甫 朝來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淨客船。綉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

新火

會易

今節傳龍臘，君恩賜近臣。乍燃烟尚短，初出焰猶新。

游絲 搖曳春光百丈輕，烟銷舞斷任縱橫。暗榮芳眼應無力，亂綉花愁近有情。一縷絲楊風正軟，半痕紅杏雨初晴。莫教飛到天機上空恨，龍梭擲不成。

歲時

卷二

十

樓上錦機香，落花低趁蝶。殘絲欲沾衣，無由繫得東君。駕空向春風上下飛。

晴窗飛素掛春烟，繚繞隨風百丈懸。綉戶粘針窺弱縷，芳郊調馬綰輕鞭。乍霑蛛網紫花片，忽傍鶯梭織柳綿。斷却脚根無定著，牽情偏在困人天。

夏

禮記夏至，神在崑崙。

日出寅入戌，照九不覆三。

北方亥子丑也。

立夏

晉阮籍 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

唐太宗

一朝春夏收，隔夜鳥聲還。陰陽深淺葉，曉夕重輕烟。呀

鶯猶响，駭橫絲。正網天，珮高蘭影。綫綫細，神文連。碧鱗驚掉劍。

玄燕舞筵前，何必汶陽處。始復有山泉。

月度信

朱簾卷麗日，翠幕蔽重陽。五月炎蒸氣，三時刻漏長。夢

隨風裏，熱梅逐雨中。黃開水帶井，水和粉雜生。香衫含蕉葉，氣

扇動竹花涼。早菱生軟角，初蓮開細房。願陪仙鶴舉，洛浦聽笙簧。

贊

舉彥琛

出簾飛小燕，映戶落殘花。舞衫飄細發，歌扇掩輕紗。蘭

房本宜晏，不畏日光斜。

五日

梁王筠

裁縫逗早夏，點畫守初晨。綉統既妍媚，脂粉亦香

新。長綵表良節，命縷應嘉辰。結廬同楚客，採艾異詩人。折花競

解彩，拭露染芳津。含嬌起斜睨，欲笑動微顰。依洛浦懷珉。

歲時

卷二

十

似江清，須待恩光接。中夜奉衣巾。

唐杜甫

宮衣亦有名，端午破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

五日觀妓

唐萬楚

西施謾道浣春沙，碧玉今時鬪麗華。脣黛奪

將萱艸色，紅裙妬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艷，醉舞雙眸欲

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却憐今日死君家。

納涼

陳餘慶

昔有北山北，今余東海東。納涼高樹下，直坐落花

中。休境長無跡，茅齋本是空。提琴就竹篠，酌酒勸梧桐。

秋

立秋

唐司空圖 花酣蓮報謝，葉在柳呈疎。淡日非雲映，晴風

雨餘。露彩朝還冷，雲峰晚更奇。

新秋 唐杜甫

火雲猶未歛奇峰。欹枕初驚一葉風。幾處園林蕭瑟裏。誰家砧杵寂寥中。蟬聲斷續悲殘月。螢焰高低照暮空。賦就金門期再獻。夜深搔首嘆飛蓬。

唐王維

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

唐韓愈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古鏡開庭函。

秋色 唐王涯

駿鳥滅黑。顧鬼添門。池上落紅蕖之態。烟中吟玉笛之聲。華嶽峰高。染蓮花而翠活。湘川樹老。換楓葉以霞生。

秋色 唐劉詠

秋夢紅秋水。綠茵香。見鷗浴。陌上人歌。綠首詞。

月中漁唱江南曲。

唐盧世南

雲既淨而天高。潦將收而水潔。凝朱露之清冷。鏡

歲時

卷二

十三

青山之是微。燕還幕而巢空。雁驚羣而行絕。蓮尚香於隔浦。

草猶青於河畔。

秋興 唐杜甫

庭樹撼以酒落。勁風厲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

雁飄飄而南飛。天是朗以彌高。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景。

覺涼夜之方永。月朦朧以含光。露凄清以凝冷。蟬燿燿於階闥。

今蟋蟀鳴於軒屏。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

秋夜 唐祖詠

前階微雨歇。開戶散窺林。月出夜方淺。水涼池更

深。餘風生竹樹。清露薄衣襟。遇物遂遙歎。懷人滋遠心。依稀成

夢想。影響絕徽音。誰念窮居者。明時坐陸沉。

餘秋 唐庚

前對金井坂。傍臨圓水池。照影破浮葉。青山通

迥枝雁行連霧盡。雨足帶山移。

唐太宗

寒氣澄蘭沼。秋風動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叢金。日

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娛心。

菊散金風起。荷疎玉露圓。將秋數行雁。離夏幾林蟬。雲凝愁半

嶺。露碎額高天。還似成都望。真見蛾眉前。

秋光凝翠嶺。涼吹肅離宮。荷疎一蓋缺。樹冷半帷空。側陣移鴻

影。回花釘菊叢。憶懷俗塵外。高眺白雲中。

秋深 唐庾信

王倪逢齧缺。桀溺偶長沮。蓼床負日卧。麥隴帶經

鋤。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

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

歲時

卷二

十三

仲蔚廬

唐周朴

柳色尚沉沉。風吹秋更深。山河空遠道。鄉國自鳴砧。巷

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長城哭崩後。寂絕至今。

秋夜 斜廊連綺閣。初月照宵帷。塞冷雁飛疾。園秋蟬噪遲。露

結林疎葉。寒輕菊吐滋。愁心逢此節。長嘆獨含悲。

山亭秋已滿。巖牖涼風度。疎蘭尚染烟。殘菊猶留露。古石衣新

苔。新巢封古樹。歷歷情無極。咫尺輪光暮。

華澄有象詩。思在無形微。曙都忘寢。虛窗自照經。

雁聲風處斷。樹影月中寒。雲飛遂斷雁。月上淨疎林。清澹

清澹

露長空。空濛烟望深。浮陰始染浪。清氣始蕤衣。

秋夢明王世貞。愁聞盧女罷流黃。露井銀床夜未央。酒闌朱門

花底月。析寒清海樹頭霜。逢時宛轉歡娛隔。覺後蒼茫道路長。不信狂夫能憶否。欲乘雲雨問瀟湘。

七夕

梁簡文。憐從帳裏出。想見夜窗開。針欸疑月暗。綫散恨風來。

梁劉遵。步月如有意。情來不自禁。向光穿一綫。舉袖弄雙針。

梁劉孝威。機亂恐風來。衫輕羞指現。故穿雙眼針。時縫合歡扇。

代牽牛答織女梁王筠。新知與生別。由來倘相似。如何寸心中。一宵懷兩事。歡娛未縫絕。倏忽成離異。終日遙相望。祇益生愁

康時

卷二

十四

恩猶憶。今春悲。尚有故年淚。忽遇長河轉。獨喜涼颼至。奔情翼鳳軫。纖阿警龍轡。

梁何遜。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

隋張文恭。鳳曆驚秋氣。龍梭靜夜機。星橋百枝動。雲路七香飛。

映日冠雕扇。凌霞曳綺衣。含情向華屋。流態入重闈。歡餘夕漏盡。怨結曉驂歸。誰念分河漢。還憶兩心違。

唐李義山。已駕七香車。心心待曉霞。風輕唯響珥。日暮不驚花。

桂嫩傳香遠。榆高送影斜。成都過卜肆。曾是識靈樞。

唐王勃賦。玉繩湛色金。漢餘光。烟樓碧樹。露濕銀塘。視蓮渾之

變彩。見松院之生涼。引鶯蟬於寶瑟。宿蘭燕於瑤篁。綠壺分十

仍。飛樓兮百常。拂花筵而慘惻。披葉序而怆狂。結遙情於漢陌。

飛永睇於霞莊。想佳人兮如在。怨靈歡兮未央。促遙悲於四運。

咏遺歌兮七襄。

唐崔颢。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夜持針線。仙裙玉佩空自知。

天上人間不相見。長信陰深夜轉幽。瑤階金闕數螢流。班姬此

夕愁無限。河漢三更看斗牛。

徐延祚。竹枝詞。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騰拋萬斛。

胭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唐王勃。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天連。燈花

灼燦九微映。香氣氤氳百和燃。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

康時

卷二

十四

牛客。宮中授綬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塵。曝衣何計。聽牛黃宮

中絲女。提玉箱。珠履奔騰上蘭砌。金閨婉轉出梅梁。絳河裏。碧

烟上。雙花伏兔畫屏風。四子盤龍擎手帳。針羅散轂雲霧開。綬

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彩羞衣架。曉月分光劣鏡臺。上有仙人

長命絳。中有玉女迎歡綉。玳瑁筵中別作春。珊瑚窗裏翻成畫。

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驕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產。晉武須

燒前殿柴。

唐僧清江。月為開帳燭。雲作渡河橋。映水金冠動。當風玉珮搖。

唐李商隱。露日風清夜向晨。小星香珥月埋輪。絳河浪淺休相

隔。滄海波深尚作塵。天外鳳凰何寂寞。世間烏鵲設辛勤。倚闌

殿北斜樓上多少通宵不寐人

處暑 處暑後秋分前晴明日沒之時登高遠望其南方若虹

中元 以百味五果貯廟舍俱祭十方

臘 八月一日祭神日臘

中秋

唐杜甫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柱仰天高。水

露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唐李洞 四十五秋宵。月分千里毫。吟沉嵩嶽短。光溢太行高。不

寐清人眼。移棲濕鶴毛。露華臺上別。吟望十年勞。

蘇句 影寒池更澈。露冷樹銷青。冷搜驪頰重。寒徹蚌胎深。

歲時

卷二

七

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逢人盡冰雪。遇境即神仙。引素

吞銀漢。疑光洗綠烟。水是還珠浦。山成種玉田。劍沉三尺

影。燈罷九枝燃。象外形無迹。環中影有遷。天近星明屋。山

空明照門。羣木水光下。萬象雲氣中。風應落桂子。露恐滿

金波。滿衣冰彩拂不落。遍地水光疑欲流。平分秋色一輪

滿。長伴雲衢千里明。狡兔空從弦外落。妖蟄休向眼前生。

九日

唐杜甫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

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

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澤國雖無戲馬臺。仙都別是一蓬萊。登高本爲酬佳節。好笑前

賢只避灾。

唐錢起 今日無家野興偏。東籬黃菊映秋田。浮雲瞑鳥思將盡。

始達青山新月前。

食糕 宋子京 飈館輕霜拂曙袍。糗糒花飲開分曹。劉郎不敢題

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井花汲水銀瓶冷。雁字吹高玉露寒。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

空。新霜染楓葉。江月借蘆花。一庭鳥跡天書怪。八尺簾紋

人字寒。水退池生熱。風生松下涼。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

冬至 日月會於龍統。音聞晝極短。照三不覆九。照三者南三。

方已午未也。冬至後。月養魄於廣寒宮。

歲時

卷二

七

周庚信 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遊仙半壁書。隱士床書子。

月泉心動。陽爻地氣舒。雪花深數尺。冰床厚尺餘。蒼鷹斜望雉。

白鷺下看魚。更想東都外。羣公別二疏。

晚 景 稀 風 度 改 日 至 晷 還 換 取 取 負 霜 鶴 皎 皎 帶 雲 雁 長 河

夜闌千層冰如玉岸。

冬日集句 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倚天松骨冷。背日海雲

高。風葉亂辭木。雪猿清叫山。雪竹低寒翠。風梅落曉香。

清卷海門石。雪橫天際山。

臘 歲終大祭也。宋朝用冬至後第三戌。遇閏用第四戌。因獵

取獸以祭先祖也。大寒至。常苦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濕

氣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王者各以五行感

爲祖。袁山爲臘。

杜甫 臘月常年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向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罍下九霄。

除夕 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盞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唐王諷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過。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已著後園梅。

唐高適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自轉凄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

蘇軾 臘卽又盡。東風應漸開。一宵猶幾刻。兩歲欲平分。臘

歲時 卷二

盡傾時手。春通綻處雲。明朝造捧酒。先合祝吾君。

唐韋莊 我惜今宵促。君愁玉漏頻。豈知新歲日。猶作異鄉身。雲

唐戴叔倫 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唐李福業 寒暄一夜隔。客艤兩年催。

除日立春 王安石 猶殘一日臘。便見兩年春。物以終爲始。人從

故得新。迎春朝剪綵。守歲夜傾銀。恩賜隨佳節。天功祇自陳。

朝 杜甫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

曉 遠似烟霏近。又空。非明非夜兩朦朧。一天清露洗難盡。

樹暗雲遮不窮。斷角樓臺淡漠裏。殘燈院落有無中。蒼苔半逐

雞聲散。又使朝陽染作紅。

晨星 錢琦 曉鐘聲裏聽烏啼。正是星辰落落時。殘影盡消江上

水。珠光微影道傍枝。征人相對何偏急。宿鳥頻窺意尚疑。牛女

畏看河漢滅。宵衣暫爾待朝曦。

夜天 星懸玉李月上金。波霧生猶殺河。垂如帶。唐杜甫 杖藜尋曉巷。炙背近墻暄。人見幽居僻。吾知養拙身。朝

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栖定。寒燈亦閉門。

中宵 杜甫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

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十二月錦帶書 梁昭明太子 梅花舒兩歲之裝。栢葉汎三光之酒。飄飄餘雪。入簫管

以成歌。皎潔輕冰。帶蟾光而寫鏡。二月 立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日。光浮寶氏之

機。鳥鳴芳園。韻響王喬之管。三月 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藻飛林。競散佳人之屬。魚

遊碧沼。疑呈遠道之書。燕語雕梁。似對幽閨之女。四月 依依簪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竝挂陶潛之柳。梅

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盈樓東雨澆梅樹之中火雲燒
桂林之上

六月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簾

七月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滋仙人之掌桂
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

八月白雲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傾玉醅于風前弄
瓊琚於月下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泛
陶潛之酌

九月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
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

十月愁雲拂袖帶枯葉以飄空祥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迥胡
風起截耳之凍越日與曝背之思牛衣當被畏見王章
情鼻親探恐逢犬子

十一月冷風威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
橋而送語形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

十二月嚴風薦冷苦露添寒冰空漠地之池雪積表安之宅
附十二事詩 士子十二人送侍郎楊客赴召察即夕賦成

十二天之數今宵夕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鄭極醉巫山
側連吟嶰管清他年為舜牧叶力濟蒼生

地部 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軸
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

山 三襲曰陟也 雙重再成曰英 兩山一成曰伍 尚書至山大而高曰
崧小而高曰岑 言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厓小而眾曰歸小

山曰岌也 高通大山曰垣屬者曰嶧 言嶧獨者曰蜀上正曰章 上
平宛中曰隆 高也 中央山脊曰岡遠曰翠微山頂冢山曲曰圪崂者

日屈屨 屨音侯 山如堂曰密如防者曰威 防隱也 巒山曰墮 山
長狹重獻曰障 音假山形左右有岸曰厓 山有岸反夫大山曰宮

者 謂之小山曰霍小山別大山曰旣 音吉山絕曰陁 山連中斷絕燕
多小石曰礫多大山曰礫 音多草本日岵無草木曰岐 音山上

有水曰坪 停泉也 夏有水冬無水曰梁 音山嶺無所通曰谿 與水
同石戴土曰崔嵬土戴石為岨山夾水曰澗陵夾水曰澗 注川

穴為岫山傍曰陂山根受雷處曰咧海中山曰隅山腰曰椒小
石曰礫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山銳而出者曰虎牙尖而背

者為熊耳角而缺者為牛首冠而峭者曰雞頭 海山微凸而
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窮窅而幽深寒山童顛而堆阜

附相山之法欲如生蛇之度水 取其曲 又欲如啄木之飛翔 取
其一高一下

玉帳山 北周庾信錦玉帳寥廓崑山抵鶴總葉成帷連雲起暮
玉策難移金花不落隱士彈琴仙人看博巖留舊閣雲上新荆

煮石初爛燒丹欲成桑田屢變海水頻盈長聞鳳曲永聽簫聲
至仁山銘峰橫鶴嶺水學龍津臨去一片仙童兩人三秋雲薄
九日寒新真花漸落畫樹長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碧繞藤面
窗衙竹影菊落秋潭刺疎寒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行雨山銘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翠幔朝開
新粧旦起樹入床頭花來鏡裏艸綠山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
正月遊春俱除錦被併脫紅綸天彩劇稱蝶粉生塵橫藤礙路
弱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
仙都山唐張翥銘絕頂霄嶠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孰窺其狀日
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洒沾衣谷來松音潭影瞻暉往

地理

卷二

三

往鶴吸不知所歸

華山唐楊敬之賦見若咫尺田于畝矣見若環堵城于雉矣見

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醢往來周東西矣蟻

蟻紛紛秦速亡矣蜂窩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

星奕奕焚咸陽矣繁繁蘭栗祖龍藏矣此賦出杜牧阿房宮賦

前敘述尤壯

水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汙汙曰坻坻曰池曲
日沼人所爲曰瀾凡水邊皆曰垂日涯日畔日子日濱日濱日
濱日渙日浦同物而異名也上平坦而下水深曰潛水返入爲

澶重涯日岸岸上地日詩曲涯日渙水草交日淵大防日墳所
澤日衍澤曲日阜障日陂土人所止日澁水曲日洶出山石間
日澹石絕水日梁築土過水日塘水本日源深水日潭沙石上
日瀨水別流日派風吹水湧日波小波日淪平波日瀾直波日
涇水朝夕而至日潮風行水成文日漣波如錦文日漪水行日
涉逆流而上日溯洄順流而下日溯洄絕流而渡日亂以衣涉
水日厲絳膝以下日揭絳膝以上日涉渡水處日津潛行水下
日泳水神日天吳大波之神日陽侯濤之神日靈胥水之精爲
天漢自坤抵艮爲地紀星多則潦少則旱又川壅爲澤澤無
水有草木曰菰湖大陂也斷水爲陂注川日谿又山澤無所通

地理

卷二

三

日谿水通谷日壑水注谿日谷在兩山間日澗水別通爲浦水

涉日津小津日澗水防日渠日堰日埭水中細屑日沙山間之

流通江者日潢江傍支流日池如海之澤也急瀄日瀄音戛即

淵也水同源異流而復合日肥異出同流日潰停水日汪左傳

尸諸雍氏之注聚石渡水日砥又曰待淵曰汎

陳祖孫登龍川紫閣映珠浦碧沙沉岸澗蓮香遠流清雲影深

風潭如拂鏡山溜似調琴請君看皎潔知有淡然心

陳郡惠休會漆疎勒井經涌戒師營玉津花色亮銀溪錦瑣明

舟如空裏過人似鏡中行持將狀上善利得動高情

海晉水華賦波若連山乍合乍散噓吸百川洗滌淮漢龜陸

潛消莫震莫疎。輕塵不飛。鐵難不動。猶尚呀呀。餘波獨湧。雲錦散文于沙。消之際。綾羅被光于螺蚌之節。吸波則洪連敗。踏吹湧則百川倒流。

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山在碧海中。沃焦山在碧海東。

海不揚波。阮曰。於賦。收碣石之宿霧。飲蒼梧之夕雲。八月。雲。槎。

沉。靈。光。而。靜。去。三。山。神。劍。湛。清。影。以。遙。連。

海。鹽。齊。王。融。賦。漉。沙。搗。白。熱。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江。晉。郭。璞。賦。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于。益。船。聿。經。始。于。洛。沐。龍。

也。括。束。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騰。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

地理。卷二。主。

運。狀。滔。天。以。森。茫。總。括。漢。潤。兼。包。淮。湖。併。吞。沅。澧。汲。引。沮。漳。源。

二。分。於。崑。崙。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乎。赤。岸。淪。餘。波。于。紫。系。綢。

絡。羣。流。商。摧。涓。冷。表。神。委。于。江。都。水所。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

以。漫。漭。灌。三。江。而。湖。沛。滿。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

作。限。于。華。裔。壯。天。地。之。峻。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

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眉。爲。泉。陽。之。揭。玉。壘。

作。東。別。之。標。衝。霍。拓。落。以。連。鎮。巫。廬。鬼。嵐。而。比。嶠。協。靈。通。氣。噴。

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

黃。河。唐。孟。郊。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積。雨。飛。作。風。驚。龍。噴。爲。波。

湖。宋。蘇。舜。欽。潤。通。曉。月。爲。清。露。氣。入。霜。天。作。曉。陰。笠。澤。隨。肥。入。鮪。玉。洞。庭。橋。熱。客。分。金。

瀑布。一名天紳。

唐。張。九。齡。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烟。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分。曉。

四。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灑。流。濕。行。雲。濺。沫。驚。飛。鳥。雷。吼。何。噴。

薄。箭。馳。入。窮。窅。昔。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物。情。有。詭。激。坤。元。曷。

茲。矧。默。然。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唐。李。白。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欲。

若。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洒。雲。天。裏。仰。觀。勢。轉。雄。

壯。哉。造。化。工。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濺。射。左。右。洗。青。

地理。卷二。主。

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拂。穹。石。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閒。無。論。漱。

項。液。且。得。洗。塵。顏。更。諧。夙。所。好。永。願。辭。人。間。

唐。李。華。賦。孤。流。皎。皎。于。蒼。梁。翠。淙。千。仞。兮。懸。帛。玉。繩。垂。于。寥。天。

銀。河。垂。于。廣。澤。春。風。雷。兮。徒。霜。雪。穿。重。雲。而。下。射。白。龍。倒。影。于。

平。湖。若。天。地。之。初。開。

唐。劉。禹。錫。飛。流。透。嵌。隙。噴。酒。如。絲。芬。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暉。

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遙。遙。見。脉。分。

唐。徐。寅。名。齊。火。浣。溢。山。椒。誰。把。驚。虹。掛。一。條。天。外。倚。來。秋。水。外。

海。心。飛。上。白。龍。納。民。田。鑿。斷。雲。根。引。僧。圓。穿。通。竹。影。澆。噴。石。似。烟。輕。漠。漠。濃。崖。如。雨。冷。滿。滿。水。中。掛。絳。纒。蒼。壁。日。裏。虹。精。貫。峰。

霄寒漱綠陰仙桂老。碎流紅艷野桃夭。千尋練寫長年在。六出
花開夏日消。急恐劃分青嶂骨。久應翻裂翠微腰。濯纓便可
漁父洗耳還宜傲帝堯。林際猿猱偏得飯。岸邊烏鵲擬爲橋。赤
城未到詩先寄。處阜曾遊夢已遙。數夜積霖聲更遠。郡樓欹枕
聽良宵。

浮漚 唐楊州賦 曲澗今增波。砌塘今漲水。雷滴漚今行。初潺
湲而浪起。乍明乍滅。時行時止。排雨足而分規。擊波心而對峙。
輕盈徘徊。客與庭階狀若初蓮。出浦映清波而未開。又似繁星
落曙映針。漢而將迴。雨密翻生。風牽亂上。若乃寧濛來。濛濛汗
浮。天流平。舊沼溢。滿新泉。分客封出。吐映均鮮。觸流萍而欲散。

地理

卷二

主

凝浮芥而還。連光凌虛而半動。影倒水而分圓。始泰差而別趣。
終宛轉而同滄。歷亂如珠。漂沸繁軒。細而察之。若美人臨鏡。開
寶曆立而望也。若馮夷制蚌。列明珠。逐風波而澹蕩。乃一化而
須臾。跡均頃瞬。妙合虛無。同至人之體道。亦隨時而不拘。夫其
得抵則止。乘流則返。處上下而無窮。任推移而不係。似君子之
從容。常卷舒而不滯。雲銷而霽。寂無處所。暫假有而示。榮終淪
空。而匪輝。苟無心以自累。夫何適而有違。

浪 不向天邊帶露裁。却憑風信幾番催。一枝纔見遙遙
動。萬朵俄驚頃刻開。溢浦秋容和雨待。練江春色逐人來。分明
一段西川錦。付與良工仔細裁。

沙 宋龍太初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象潮回日射
星。

水影 元倪瓚 日池浮湛淡。霞曠上紫迥。敷腴三素雲。照曜青蓮
臺。高流輝自下。含漪欽復開。尸坐以默觀。靜極自春回。
橋 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

泉

一見一否爲濺。濺泉湧出。從下沃泉懸出。懸下汎泉側出。
惠泉 元周植 慧山鬱律九老峯。磅礴大地包鴻濛。剏然一夕震
風雨。欲啓靈境昭神功。六丁行空怒鞭斥。電火搖光飛霹靂。一
聲槌裂老雲根。嵌洞中間迸寒液。道人梵玉深護藏。鏡源萬古

地理

卷二

主

凝秋光陸翁甄品親嘗試。翠浪煮山松風香。我來山下討幽境。
自挈餅餌汲清冷。味如甘雪凍齒牙。紺碧光中敲鳳餅。晷塵添
盡清淨觀。心源點透詩中禪。丞呼陶泓挾玄玉。揮酒字字泉聲
寒。投閒半日聊此貯。孤棹明朝又東去。紅塵人世幾浮雲。鐘鼓
空山自朝暮。

井 晉王彪之賦 考五材之物化。寂寞威而資靜。水帶地而壤潤。
月流天而宵迥。燧鑽木而發火。益穿坤而構井。羣玄義之靈文。
仰東宿之飛景。步土脉。測水泉。方欄結。轆轤懸。下沉瓶而互汲。
飛纖梗而幽牽。于是杳黃墟之遠。鮮潤下之繁。澄瀾恬以清淨。
弘冷朗以寥戾。協太陰以化液。體上善以流惠。

石 侵霞去石近。鎮水激流分。對影疑雙門。孤生若斷雲。

遇風靜華浪。鵬翔起薄暉。雖言近七嶺。獨高成不羣。

陳陰鑑 天漢支機罷。仙嶺博棋餘。零陵舊是燕。比池水學魚。雲

移逆勢出。苦戰錦文疏。還當殺城下。別自解兵書。

宋黃庚 山鬼水怪着薜荔。天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口。

曾見漢唐池館來。

唐鄭惟忠賦 天台始裂地。乳初分丹青。孕采隱起成文。盈尺則

內含明月。府寸則外吐浮雲。別有兩楹分疎。雙闕相向依依。議

啓母之形。亭亭表望夫之狀。鼓迎桴而若動。帆映舟而似颺。此

並流亭曲。淵滴髓危峯。據谷成虎。臨池作龍。鋪英九節。蓮葉千

地理 卷二 天

重。若乃泗水之上。岐山之側。撫之則磐。動之音。被之則錦。開新

色。匠石見而驚駭。師涓聞而嘆息。于是琢磨成狀。雕瑩生輝。似

龜則負圖。盤峙如鵲。則絨印。卷飛在地者。佳人矯練登天者。纖

女支機及其火烈。崑崙墟星流宋國。被隕形碎。遭焚影黑。碑沉鄂

路之東。柱折陽關之北。昔之開壇竹笠。抱劍松抽。礎應山雲之

潤。橋通海水之流。柳谷岸崩之馬。鬱林泥落之牛。莫不歲月凋

訖。丘陵蕪沒。顛陸坑阱。枕倚岩窟。據洞口而差義。出泉心而碑

祝。徒見新排。理拆舊。蹙文迴圓。分者電散。方裂者冰開。既裁霞

而被。薛又抱穴以侵。苦豈非寫鏡。能明磨鋒。可利擊拊。克帝庭

之樂。關和親王府之審。總五色而補天。含九光而鎮地者矣。乃

爲古石之歌曰。江東藏瑞簡。濟北蘊兵書。若非平固湖。中雁定

是昆明池。哀魚歌響既終。神儀有憐。左右驚視。符采傍射。使玉

人攻之。果得連城之壁。

田 苗一歲田。舍二歲田。新三歲田。嚶不耕燒種田。販平

田。頃城下田。增水田。昌比田。崎嗟殘田。畧田間。

畔田界。嚶田隴。畹田中穴。嚶厓也。又曰水埒。嚶墜土

畹。畹也。境也。町田殘處。營墾田。畔畹耕田。橫東西

耕。由南北耕。畹耕外地。汗邪下地。嚶田多。阡田間

南北道。陌田間東西道。畹隴中深尺廣尺也。六畹爲一畝。

地理 卷二 天

畹百步。步以人足爲數。程子曰。古百畹止。當今之四十畹。今百

畹當古之二十五畹。畹三十畹。畦五十畹。雙五畹。頤

百步。畹亦百畹。畹溝上塗也。十夫有溝溝上有畹。井九百

畹。丘十六井。甸六十井。成田方十里。三百步爲里。武曰

三百六十步六尺爲步。

丘 一成爲畝丘。成猶重也。再成爲陶丘。再成鏡上爲融丘。三成爲

崑崙丘。如乘者爲乘丘。如階者爲階丘。水潦所止爲泥丘。頂上

者方丘爲壺丘。水潦所環爲圻丘。上正爲莫丘。澤中有丘爲都

丘。當途爲梧丘。途出其右而還之爲畫丘。言爲道途出其前爲

共守礪聲之鉞鉞鑄定銅鑄之名車改金掛之月知一束二

之爲來。指二首六身之爲亥。印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
傳疑。考義共感於三豕。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折爲三刀之州。合
樂之奏。妄加文武爲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爲易。字失部居。改
白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緋衣小兒之謬。四十八安取於桑。
三十七未足語世。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尉律。四十九類書。
蓋已亡。誤存舟二間之爲航。安識門三日之爲閭。
文字。王嬰古今通論云。倉頡造書。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
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故謂之文字。許叔
重云。獨體爲字。合體爲文。
古文。黃帝史蒼頡所造。畧舉一二。如八卦中三。卽古文天字。

文選

卷三

二

文選

卷三

三

三地字。三風字。三山字。三水字。三火字。三雷字。三澤字。朋鳳字。
之類。衛恒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
時謂之科斗書。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蔡邕之三字。石經轉
失。淳法惟恒猶有彷彿。
奇字。甄豐稽正古文。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
卽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彫鏤遺傳是已。
奇字怪巧而難工。若漢劉棻從楊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
聲韻是已。
其物理。施之無窮。有十二家。古文篆。飛白篆。捲雲篆。垂露篆。柳

大篆。周宣王太史籀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篆者。傳也。傳

葉篆。薤葉篆。懸針篆。龍爪篆。回鶻篆。離蟲篆。填篆。垂篆。甄豐定
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
篇。並大篆也。古有尉律。學童十七以上。試詠籀書九千字。乃
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併課最者。爲尚書史。
篆勢。漢蔡邕賦。蒼頡作則。體有六篆。或象龜文。或比龍鱗。舒體
放尾。長短短身。頡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
龍躍鳥震。迴頸鴈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澁末。若絕若
連。似冰露懸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趨。不方
不員。若行若飛。岐岐翺翺。遠而望之。若鴻鵠群遊。絡繹遷延。迫
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

小篆。秦李斯所作。增損大篆。異同橋文。謂之小篆。漢建初中
曹喜師斯邯鄲淳師喜章詠師淳而不及也。漢末蔡邕爲古今
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趙泉曰。須如叙頭屈玉。隄足垂
金。
八分。秦羽人上客王次仲所作。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
少波勢。以隸草作楷。法字爲八分。始皇以其簡畧。赴急疾之用。
甚喜此法。惟鍾繇最妙。點如山頽。陷如雨驟。縱動如絲。輕重
如雲。霧去若鳴鳳。遊雲漢。來若遊女。入花林。燦燦分明。遙遙遠
映者矣。

唐杜南畝

倉頡鳥跡既茫昧。事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

說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有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崑山之碑、野火焚、東木傳、刻肥失真。若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生李潮下筆新。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過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值百金。蛟龍蟠拏肉偃蹇。

玉筋。李斯發倉頡篆文爲玉筋篆。成一家法。八姓無出其右。隸書。秦下邳人程邈所作。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員爲隸書。以爲隸人佐書也。有十二種。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梁鵠、師宜官、魏武、懸鵠書帳中及釘壁玩之。

文墨

卷三

四

隸書體。晉成公綏賦。篆既繁。草稿近僞。適之中庸。其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磔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炳耀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懸意腕。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統。染玄翰。形管電流。雨下電散。點點星隨。剛挫安按。竊紛絡繹。華藻燦爛。網細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玩。若乃八分聖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恭布星列。超首舉尾。直刺邪掬。纖纖結體。剝彩膏節。或若虬龍盤遊。蛻蛻蟬軒。清風鳳翔。翔矯翼欲去。或若鸞鳥將擊。併體抑怒。良馬騰驤。奔

放向路。仰而望之。蔚若霄霧。朝升遊烟。連雲俯而察之。凜若清風。厲冰滴瀾。成文。

隸勢。漢蔡邕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針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繆。或長邪角趨。或規施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各盡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虬設張。庭燎飛烟。蔚蔚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父書。徐鉉曰。書於父。父體入。隨其勢而書之。

飛白。蔡中郎所作。在鴻都見匠人施壁。帝遂創意焉。王隱王惜並云。變楷製也。本宮殿題署勢。宜輕肥。不滿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惟梁蕭子雲工此。武帝贊之云。蔡邕飛而不自養。

文墨

卷三

五

之白而不飛。惟子雲稱獨擅。李約贊之云。昔創飛白。蔡氏所稱。起於聖帝。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層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遊霧縈空。撥刺勢動。蟠螭氣雄。昆池駭鯨。孟門關龍。橫毫疊札。或橫或從。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雜。疎而有容。執通造化。比象無窮。汲冢。魏安釐王時。魏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署書。始於蕭何。其後梁鵠、師宜官、魏時北宮。咸是鵠書。南宮既建。章誕以古篆書之。魏遷始令沈含以父書書之。後又令江

式以大篆易之

某印 蕭子良以刻符某印合爲一體徐鉉以爲符者竹而中
剖之字形半分理應刻爲一體若某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
蟲書 卽鳥書以書幡信首象鳥形

草書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丞相杜度號
善作後崔瑗崔實皆工杜氏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其得筆
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轉精巧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
文舒次之又有姜孟頫梁孔達田彥和及章仲將之徒皆伯英
弟子然尚不及文舒也

草書勢 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鷗舒翼未

文墨

卷三

六

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還頗阿娜以靡靡歛奮疊而桓
桓及其逸遊焉喬乍正乍邪駢驥暴怒過其海海水穴隆揚其
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
林偃艸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竊矯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
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復飛配相奔趨陵
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身距
吳楊泉賦 或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翳而齊整或上
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簿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
之陸離發翰舒藻如春華之揚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
其滑澤有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移其斷

除力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呀如嚴霜之傳枝聚巧百態
無畫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唐李自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濱
魚筆鋒殺盡中山鬼八月九日天氣涼酒客詞客滿高堂
素翁排數廂宜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
千張飄風驟雨驚颼颼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
行數字大如斗恍惚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威
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
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
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文墨

卷三

七

唐王昌齡歌

懷素身長五尺四嚼湯誦咒呼可畏銅鐺錫杖倚開

庭斑管投毫多逸意或粉壁或彩箋清蘂竊素何相鮮忽作風
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須飲水臧枯藤壯士伸眉按勁
鐵錚鏦感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蹴又一橫一欹又一
傾臨江不美飛帆勢下筆長爲驟雨聲

楷法 入法楷法之祖也唐天寶三年詔學士衛包改古文作
楷書以便習讀

懸號 顏師古云史籍初製大篆李斯撰蒼頡趙高繼造爰歷
胡毋敬作博學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擬而廣之作急
就篇元成間列於秘府包括品類錯綜古今意趣可觀

六書

一象形 其別有十種、天地、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是也。推象形之類、又有象貌、象數、象位、象氣、象聲、象屬等六象焉。

二指事 聖人造書、形不可象、則屬諸事。如本末、朱禾、未束之類。夫木象形也、加一於下、則指為本、加一於上、則指為未。加一於中、則指為朱。以其首曲而加、則指為禾。以其枝葉之繁而加、則謂之未。以其條幹有物而加、則指為束。

三會意 象形指事、文也。諧聲、字也。會意、文字之間也。如草生田上、則為苗。鼠居穴下、則為窠。如二口為呂、三犬為羣之類也。

文選

卷三

八

四諧聲 其法或取聲以成字、或取音以成字。聲者、平上去入四聲也。音者、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有同聲者、則取同聲而諧。如控銅而諧空、同聲之類是也。無同聲者、則取轉聲而諧。如叨江而諧刀、工聲之類是也。無旁聲者、則取正音而諧。如蕭肥而諧肅、尼音之類是也。無正音者、則取旁音而諧。如知咸須而諧矢、戌音之類是也。有惟取同音而諧者、如風開而諧達、坡音之類是也。此其大畧也。

五假借 有因義之借、初本裁衣之始、而借為凡物之始。狀本犬之形象、而借為凡物之狀。有無義之借者、易本蜥蜴之易、而借為變易之易。財本貨財之財、而借為裁成之財。因借而借者。

商本商度之商、既借為工商之商矣、又借為商賈之商之本、芝草之之、既為之往之之矣、又借為語詞之之也。

六轉注 轉展其聲、而借為他字之用者也。有因義轉注者、惡本善惡之惡、以有惡也、則可惡、故轉為憎惡之惡、以其齊也、則如齋、故轉為齋莊之齋、有無義轉注者、如荷乃蓮荷之荷、而轉為負荷之荷、鴉本烏鴉之鴉、而轉為風雅之雅、有因轉而轉者、如長本長短字、長則物莫先焉、故轉為長幼之長、長則有餘、故長轉為長去之長、行本行止字、行則有轍迹、故轉為德行之行、行則有次序、故又轉為行列之行、又謂之橫行之行、此其類也。

文選

卷三

九

五音解 合口通音謂之宮、開口吐聲謂之商、牙聲謂之角、唇聲謂之徵、齒聲謂之羽。如來胸中有大人相、形如臥字、字文周長壽二年、青為萬道書曰、莊簡佛書曰、貝文史書曰、墨兵增損圖乙、乙止也。

長思 司書鬼名也、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蠶魚不生、雖黃 古人寫書用黃紙、故以離黃滅悞、曾校 劉向云、讀新若怨家、故曰離黃。

珠句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婆娑翰林客、與墳丘室、故帙問所知、夕應曉月流、朝忌懸日馳、選詩 凌澗亭我

垂露春光滿，筋雲骨氣餘。金壁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
之身，身在則有餘，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夜雨深館靜，苦
心黃卷前，雲陰留果沼，螢影傍華編。吟時致我寒，侵骨得處
疑君白盡頭。一卷冰雪言，清冷冷心骨，怪石難爲古，奇花不
放妖。吟去星辰筆下動，醉來嵩華眼中無，明如掄樹虬，蟠古
清似猗山鳳，路孤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寄玉蓮花藏
紙珠貝葉扇。竭雲濤刺巨鯨，搜括造化空，堅牢冥心入海海
神怖，驪龍不敢爲珠主，人間物像不俱取，飽飲遊神向此圖
意下紛紛造化機，筆頭滴文章，隨明月清風三十年，被君驅
使如奴婢。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

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曉川雲添句，寒將雪命篇。句向夜
深得，心從天外歸。盡日竟不得，有時還自來。吟安一箇字
然斷數莖鬚，陰瓦天應閃，狂搜海亦枯。唯向書中得珠玉
收將白雪麗，奔盡碧雲妍。寸截金爲句，雙雕玉作聯。渴讀卽
不渴，讀卽不饑，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
留向人間光焰夜。清閣東九師新得妙，慶春三畫舊通靈。水
浦蹄躡火炫螢尾。清無木之華。或看翡翠蘭花上，未掣鯨魚碧
海中。書小乃
書槐 承書夾也
方 書其幸于木方也
頤 書人頤之頤也

札 木簡之薄小者，編之如群書。聚 斷木爲之，而可修削者。
版 以記戶籍，五者皆以木爲之。簡 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亦謂
策 簡所容一行數行，始盡者書。觚 其形有方角三者，聚青竹爲
筆 一日，果尾一日，果心一日，簡蓋上古用竹簡刀筆畫之。佩門
筆 徐擒 本自靈山出，各因瑞舛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
寫飛蓬牒，橫承終秀篇。一達提握重，寔憶仲升捐。
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穎經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
間墀似橡，懸下五輪涵，夜月几間雪，簡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
事，輕擲毛雉恐未然。
唐柳宗元 貯雲含霧到南溟，筆之未經用者也。

宋黃庭堅 宣城變樣蹲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粘粉爲題樓鳳
竹，帶香因洗落花泉。
漢蔡邕賦 惟羽翰之所主，於季冬之狡兔。性精極以標悍，體過
迅以騁步。創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傳以直端，染玄
黃以定色。
晉孫綽賦 嘉竹翠色，形管含丹。染芳松之淳烟，寫文象於純
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明徐渭詩 慶裏生花，書邊飛卷。長鬚果是通神，作伴云誰都來
席上儒珍。蟾蜍玉滴，鸚鵡金睛。兼收松麝溪藤，併付將雄毫管
領一掃千軍。記得甘泉曾載取，正逢校獵作賦凌雲，小可雕

[illegible]

派爲後摩石、不、劣、也、另、有、自、然、圓、石、青、色、在、力、不、中、耶、此、者、
 爲、最、上、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頂、石、色、紅、旁、中、諸、肝、色、紫、

佳東坡云黃黑相間、照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因旁浸漬、不甚精明、謂之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珠而無光采、謂之虎眼、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躍雲興、石之怪也、結璘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岡、地之僻也、金月雲峯、製之巧也、芝生虹飲、器之瑤也、青鐵浮楂、質之說也、玻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窪腹、業之篤也、盧櫛陶碎、道之窮也、志書
銅雀瓦 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然皆風雨雕鏤、不可得而偽、
青花紫石硯 唐李賀張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備列抱水含清唇、暗晒其弘冷、血痕紗幘晝、煖墨花馨、輕漚漂沫松麝

文星

卷三

方

燕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秋光、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孔硯、寬頤何足云、
杜南 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端溪硯 唐李咸用 著指痕尤濕、經句水未低、呵雲潤柱礎、筆采飲虹電、
月石硯 宋蘇軾 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掛紫翠屏、
龍尾硯 蘇軾 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點黠、忠義老研磨、
石看龍尾豈石林、玉德金聲寓於石、詩成飽謝石、何與筆

鍾王硯不知、碧天如水風吹雲、明窓大几清無塵、涵星硯 蘇軾 陶泓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醺、
肩子石硯 紹興 城愁京兆嫵、北窓散黛東家翠、羽稜稜筆鋒與此等、伍胡不類子英氣、妙語硯米徽宗著其紋如肩、
翠濤硯 元倪瓚 岳翁嘗寶翠濤石、今我還修翠濤硯、翠濤云、生穀文、雲章龍文、發奇受元章、硯山徒自惜、此硯顧應未曾見、我初避亂失神物、玉璫滴淚空凄慙、珠還合浦乃有時、洗滌摩安水、玉姿盡盡舟輕迅、是驚喜出火宅、臨清漪、松雪磨香淬毛錐、天影江波映碧滋、一咏新詩開我眉、
藍磯研 徐渭 恭承錦宇題文石、尚帶青州海氣濃、唇影幾痕疑

文星

卷三

圭

星綉雀臺萬瓦、賤薄銅醉來好、蕭張類髮、老去羞羞鄭氏、應有紅絲螭匣底、官昇爭捧寫頻風、硯出登州島中、
深洞篝燈、古坑懸綆、蒼銅紫玉、璘珣鑿取、歸來濕雲一片、猶津、漳河雀瓦、海島置磯、良材併值千金、明窓下丹鉛隨染、歲月侵尋、總取鐵就磨穿也、若尋行數墨、無補經綸、取法端方、任教酒醒常新、禁園久罷、名園賞、再休論、捧向詩人、更一種、鑄成鼎、樣萬年同鎮周京、
硯北 人取以名、言凡案面前、人生硯北也、反成式云、帝虎硯北、素少天機

陪星之隋安

二字別音

款乃音款 委蛇音委 逶迤音逶 万俟音其 易頓音沒 可汗音克 閼氏音臘 龜茲音丘 允吾音允 祖免音祖 宿留音秀 嫪毐音勞 汴防侯音汴 鄼食其音鄼 金石碑音金 牂牁音牂 谷錄音谷 茶首音茶 方良音方 斯沾音斯 控摠音控 盧維音盧 雷維音雷 綳綳音綳 隆慮音隆 於戲音於 畏佳音畏 嵯隤音嵯 梁開音梁 辟倪音辟 魁結音魁 身毒音身 慮虎音慮 朱提音朱 殊特音殊 取處音取 惡池音惡 谷蠡音谷 鹿野音鹿 柁罕音柁 徐氏音徐 格澤音格

文選補 卷三

古文例語

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榮之爲祥、結之爲解、坐之爲跪、浮之爲沉、面之爲背、養之爲除、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

別姓別音

晉汲郡不準之音浮 晉江夏彬寶之音保 秦大夫鍼虎之音鍼 漢汎勝晉汎毓之音汎 秦芊太后之芊音米 漢游俠萬章之萬音米 漢濟陰太守但巴之但音但 文士傅媽覽之媽音圭 漢陽賢敷授之敷音圭 卜者枯壘之枯音圭 唐男子郇模之郇音圭 漢人駐夸之駐音圭 漢淮南王將簡忌之簡音圭

臣吞景雲之吞音天 晉大夫蛾枕之蛾音蛾 魏任城棧潁之棧音棧

晉西中郎將晏清之晏音晏 漢南郡太守緄祕之緄音緄

後漢大司徒王况之况音况 與寶玉字不同新中常侍慈憚之慈音慈

趙大夫犀賈之犀音犀 楚大夫遽子馮之遽音馮 魯大夫爲氏之爲音爲

晉大夫爲伯草之爲音爲 漢人蟠慎之蟠音蟠

五代處州刺史斜滔之斜音斜 漢富人辟子方之辟音辟

老子弟子蜎淵之蜎音蜎 唐刺史員半千之員音員 唐京兆尹

能延壽之能音能 晉人俚湛之俚音俚 蜀左將軍句扶之句音句

句強之句音句 孔子弟子野臂之野音野 漢京兆尹雋不

疑之雋音雋 漢功臣膠廣德之膠音膠 西魏梁州刺史把秀之

把音把 漢御史大夫繁延壽之繁音繁 漢後宗之後音後 秦將

軍燕王漢唐宜之唐音唐 後漢衛尉範期之範音範 漢中郎將

區呈之區音區 漢九江太守劉修之劉音劉 後漢司徒種昌之

種音種 漢捕賊掾絮舜之絮音絮 漢大鴻臚汪丹之汪音汪

後漢補衡之補音補 晉尼偶攷一二此外尚多未盡已上五則四

撥證法音證 如提經不疾不徐也音提 與查汝懸針垂露皆喻言

影書音影 今之醫胡

廊與音廊 今之雙鉤

飲章音飲 今匿名文書也

子 221-699

樂部

五聲 承雲 六聲 九招 晨露 特帝王祭也

琴

清聲在上曰登歌。苑土在下曰下管。廣陵散言魏

琴散亡自廣陵也。魏末王陵母丘儉等皆廣陵人。藉故托之。

漢蔡邕賦。清聲發今五音。舉韻宮商。今動徵羽。曲引興今繁絃。

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

按絃摧。晉嵇康賦。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榮。

纓徽流芳。于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挽如志。惟意所擬。或

徘徊顧慕。摧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玩。闔爾猶。奮翼風駭。

雲亂或間聲錯。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驟。初若將垂。後

則同趨。時切倚以慷慨。或怨爐。而躊躇忽飄。振以輕邁。乍

留連而扶疎。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擊若離。鳴清池。翼若

遊鴻翔層崖。音宜。或樓挽。別。列。捋。撫。絃。縹。綠。丁。澈。列。聲。相

親。輕行浮彈。明。好也。靜。察音。惠疾而不連。留而不滯。翻。懸

飄。遜微音。迅。遠也。遠而聽之。若響。和鳴。戲雲中。既豐贍

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妓妙以弘麗。何憂態之無窮。

王昌齡。孤桐秘虛明。朴素傳幽貞。彷彿絃指外。遂見初古人意。

遶風雪苦時。來江上。春高宴未終。曲誰能辨。經綸。

蘇軾。秋風拂松疎。月明獨鶴憶。于籠中鳴。鐵擊珊瑚。一兩曲。冰

瀉。玉壺千萬聲。至和無攪。醉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從

何出。散我不平氣。沈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

琴

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多少愁悶。無人問。

偷帝自。損殘粧。粉。抱。瑞。琴。尋出新韻。玉。絃。赴。南風。未解。幽。低。

雲。與。眉。峯。眉。暈。嬌。和。恨。

歌行。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生。寒空。月明。夜氣清。人。何

處。仙。珮。搖。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咽。復。鳴。一。唱。三。嘆。意。未。已。幽

幽。話。出。太。古。情。龍。吟。虎。嘯。通。神。怪。千。山。萬。壑。風。雨。晦。海。濤。震。蕩

林。木。響。亂。徹。全。盤。冰。雹。碎。和。氣。回。春。陽。縹。緲。孤。鸞。翔。三。江。五。湖

烟。水。潤。波。聲。颼。颼。鳴。漁。榔。悲。猿。臨。澗。欲。渡。不。敢。渡。但。聞。澗。下。蕭

瑟。松。風。長。閑。雲。浪。碧。落。勢。去。還。迴。薄。神。仙。恍。惚。無。定。所。微。吟。似

欲。止。所。作。御。風。一。笑。歸。蓬。瀛。猶。有。餘。音。繞。遶。廓。

晉王珣贊。穆穆和琴。至至惜惜。如彼清風。冷焉經林。

殷仲堪贊。五聲不彰。孰表太陰。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由動發。

趙以虛深。李白贊。峰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若霜月。斲為絳綺。徽

聲繁發。秋風人松。萬古奇絕。

風琴。按吳絳。雕楚竹。高詭天風。拂為曲。一宮商。在素空。鸞

鳴。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窓。寒。夢。驚。流。波。愁。鬼。傍。枕

不肯去。翻疑住。處。鄰。湘。娥。金。風。聲。盡。薰。風。發。冷。冷。虛。堂。韻。難。歌。

常恐聽多耳。漸繁清音不絕知音絕。

唐李白。聞坐夜明月。幽人彈素琴。忽聞悲風調。宛若寒松吟。

雪亂纖手。淒水清虛心。鐘期久已沒。世人無知音。
曉。曉。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
郁。紫。無。根。抵。天。地。瀾。隨。隨。飛。揚。喧。呌。百。鳥。群。忽。見。孤。鳳。鳳。踞。琴
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
舟中聽琴。蘇轍。江流浩浩。群動息。琴聲琅琅。中夜鳴。水深天闊。
音響遠。仰視牛斗。皆縱橫。昔有至人。受奇曲。學之三歲。終無成。
一朝隨師過滄海。留置絕島。不復迎。終年見怪心。自感海水震。
掉魚龍。驚翻回。蕩。滴有遺韻。琴意忽忽從此生。師來迎笑問所。
得。撫手無言心已明。世人慕慕好絲竹。撞鐘擊鼓。浪謂雄安知。
江琴韻超絕。擬耳大笑不肯聽。

樂

卷三

三

琵琶。一曰。紫。鳳。其。四。輪。名。華。來。而。孔。名。更。應。見。顧。凱。之。賦。
多。以。發。指。為。琴。琵琶。以。撥。通。為。琴。彈。法。琴。多。操。琵琶。
晉。傅。玄。賦。素。手。紛。其。若。飄。今。逸。響。薄。于。高。梁。弱。腕。忽。以。鼓。騁。今。
象。驚。電。之。絕。光。飛。纖。指。以。促。柱。今。糾。發。越。以。哀。傷。時。旃。揭。以。劫。
寒。今。聲。微。繼。以。激。揚。啓。飛。龍。之。秘。引。逞。奇。妙。于。清。商。哀。聲。內。結。
沉。氣。外。激。舒。誕。浮。浮。迴。翔。曲。折。
唐。虞。世。南。賦。聲。傳。角。商。韻。包。宮。羽。橫。却。月。于。天。漢。寫。迴。風。于。洛。
浦。始。聞。絃。之。既。調。乃。長。弄。而。徐。撫。應。緩。步。之。疎。節。隨。輕。身。之。妙。
舞。悲。紫。塞。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觀。金。谷。之。宴。仲。容。暢。竹。
林。之。苑。如。長。沙。草。綠。高。樓。月。下。入。小。花。而。看。花。遊。上。蘭。而。惜。

野。泛。滄。波。而。轉。鶴。息。長。松。而。繫。馬。臨。清。流。而。揮。絃。與。朱。方。而。俱。
寫。音。則。抑。揚。嘈。囀。聯。綿。斷。續。糾。紛。餘。雙。鶴。之。吟。清。壯。三。秦。之。曲。望。
高。山。之。遙。翠。見。西。河。之。始。綠。
孫。彥。賦。抑。揚。按。念。冉。媚。摧。藏。二。句。極。形。本。之。妙。
齊。王。融。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
抑。有。奇。態。波。銷。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
唐。李。百。藥。歌。聲。扇。後。出。收。影。鏡。中。輕。未。能。令。掩。笑。何。處。欲。彰。聲。
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聲。疑。人。合。笑。情。
佳。人。靚。晚。妝。清。唱。動。蘭。房。影。入。含。風。扇。聲。飛。始。日。梁。嬌。頰。眉。際。
斂。遠。顏。口。中。香。自。有。橫。陳。分。應。憐。秋。夜。長。

樂

卷三

三

琵琶行。白。樂。天。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
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斜。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撥。撥。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
切。如。私。語。嘈。嘈。切。切。誰。縱。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語。語。花。底。
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澁。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
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
鎗。鳴。幽。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風。舡。西。舡。無。言。惟。
見。江。心。秋。月。白。
明。高。啓。歌。行。江。日。未。出。明。月。懸。主。人。飲。客。夜。不。眠。坐。呼。伶。兒。撥。
四。重。龍。頭。高。橫。玉。軫。圓。轉。圓。未。奏。索。索。光。旁。嘈。嘈。咽。切。斷。復。連。波。

如清潤。潤。東。泉。細。若。綠。樹。吟。秋。蟬。忽。然。繁。急。何。難。開。風。沙。滿。把。
散。四。絃。雁。行。驚。起。飛。不。聯。浮。雲。落。葉。俱。綿。綿。一。聲。抹。斷。萬。里。烟。
夢。入。紫。塞。愁。胡。天。問。渠。怨。恨。有。幾。千。口。不。能。說。指。爲。傳。今。人。悵。
望。惠。往。年。梁。園。楚。榭。長。周。旋。帷。中。曲。宴。羅。新。鮮。夜。遣。飛。騎。迎。輝。
娟。低。鬟。出。拜。絳。燭。前。文。絲。香。緒。搭。左。肩。曲。項。紫。鳳。抱。半。邊。楓。香。
一。調。妙。入。玄。好。手。正。可。羞。紅。蓮。座。間。豪。客。皆。詞。仙。舉。杯。邀。我。賦。
短。篇。贈。之。醉。寫。蜀。錦。箋。可。當。十。萬。緡。頭。錢。如。今。遠。客。江。海。邊。欲。
聞。絲。音。久。無。報。故。人。已。散。陵。谷。遷。生。走。流。落。俱。堪。憐。今。宵。聽。此。
真。偶。然。顧。影。慙。悴。非。昔。妍。長。河。欲。曙。落。遠。川。暫。當。歡。娛。反。憂。煎。
向。隅。無。言。涕。淚。漣。此。身。如。在。潯。陽。船。

卷三

三

蕭蕭蕭也中通日洞簫一名石簫一名紫簫

景劉孝儀危聲合鼓吹絕弄混笙簫管饒知氣促欲動覺唇移
仙史安爲貴能令秦女隨

難易簡越江吟

非雲非烟瑞池宴片片君桃冷落黃金殿蝦蟇

半捲天香散春雲和孤竹清影入霄漢紅顏翠態爛熳金輿轉

宛旌影亂簫聲遠

笙仙樂日采蕭列管匏中蘆黃管端名之曰笙五音之長也

清音賦

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則音列其便直也生簫竹

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舉其指也之反謚攝指徽之

焉乃揚管橫羅而表列音嬰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絕大

魁以爲笙。苑中也。基黃鐘以舉。望儀鳳以摧形。寫鳳以揮。
羽。翠。鸞。音。以。爲。聲。如。鳥。斯。鼓。翔。翥。岐。岐。飛。行。貌。明。珠。在。味。笙。
嘴。也。若。銜。者。垂。于。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瘁。憤。激。于。今。賊。承。
懷。乎。故。貴。泉。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咽。
嘆。以。埋。氣。初。雍。容。以。安。暇。中。拂。鬱。以。佛。情。終。鬼。祟。以。塞。滯。又。颯。
合。而。繁。沸。閉。失。志。浪。盪。以。惆。悵。假。聲。也。若。欲。絕。而。復。肆。倒。
也。慨。激。耀。以。奔。逸。疾。也。似。將。放。而。中。匿。武。案。衍。夷。靡。或。疎。
勇。烈。急。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
及。歌。舞。佐。之。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觀。張。女。之。哀。
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天。天。魏。文。帝。曲。名。歌。東。下。之。蔡。蔡。

卷三

三

即飛字引飛龍鳴鳴雙鴻翔白鶴飛重古曲名于喬輕舉明

君依歸荆王謂其長吟楚妃嘆而增悲夫其淒啾半酸嚶嚶關
關若離鴻之鳴子也令胡嘯。謂雍雍。若若群雛之從母也

哇咬咽。聲。煩。細。貌。

壹何察惠。談屬情切。又何磬折。若夫時陽

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提樂關。日移疎客。始闌主人。微我。弛。絃。

韻。寄。微。頊。屏。篋。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

投。甘。傾。縹。纈。以。酌。醖。光。妓。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棟。而。

投琴况齊瑟與秦箏

唐李百藥。婉婉鴻鸞。喈喈鳳鳴。或萬殊而競响。乍孤轉而飛。

聲隨流涕而咽。偷應微舉而悽。悄挫玉蕭之清管。息瓊瑩之虛。

唱落遺轉于梁間。塵腰于掌上。飄餘音于霄漢。越嬌韻于房。龍遠而聽之。若遊鶯翔鶴。嘹唳飛空。近而察之。管瓊枝玉樹。響亮從風。信絕俗之神解。何變態之無窮。爾乃綺帳垂妓。行散巫雲。飲楚妃嘆。獨旋變于瑤笙。尚纏綿于皓腕。梁陸罕。管清羅袖。拂響合終唇。吹人情。應節轉。連態逐聲。移所笑周王子。弄羽一參差。

隋楊希道。短長補鳳翼。洪細摹鸞音。能令楚妃嘆。復使荆王吟。

切切孤竹管。來應雲和琴。

仙樂曰文鵠。樂書云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五絃瑟。十五絃小瑟也。而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用之。琴則朱絃而疏其越。

樂

卷三

五

樂

卷二

七

唐李嶠。伏羲初製法。素女昔傳名。流水嘉魚躍。叢臺舞鳳驚。

唐李商隱。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

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黃庭堅。寒蟲吹織月籠秋。獨鴈叫羣天拍水。楚囚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宮洞房語恩愁。紫燕黃鸝韻桃李。楚狂行歌同市人。漁父擊舟在葭葦。

唐李商隱。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

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黃庭堅。寒蟲吹織月籠秋。獨鴈叫羣天拍水。楚囚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宮洞房語恩愁。紫燕黃鸝韻桃李。楚狂行歌同市人。漁父擊舟在葭葦。

唐李商隱。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

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黃庭堅。寒蟲吹織月籠秋。獨鴈叫羣天拍水。楚囚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宮洞房語恩愁。紫燕黃鸝韻桃李。楚狂行歌同市人。漁父擊舟在葭葦。

唐李嶠。蒙恬芳軌設。游楚妙彈開。新曲帳中發。清音指下來。絳裝模六律。柱列配三才。莫聽西秦奏。箏箏有鄭哀。

唐王諱。調箏夜坐燈光裏。却掛羅帷露纖指。朱絃一一聲不同。玉柱連連影相似。不知何處學新聲。曲曲彈來未覩名。應是石家金谷裏。流傳未滿洛陽城。

王諱。虛室有秦箏。箏新月復清絃。多弄委曲柱促語。分明曉態凝繁手。春嬌人曼聲。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

美人揚箏。唐盧綸。出簾仍有細箏隨。見罷翻令恨識遲。微收皓腕纏紅袖。深遏朱絃低翠眉。忽然高張應繁節。玉指迴旋若飛雪。鳳簫龍管寂不喧。綉幕紗窓儼秋月。有時輕弄和郎歌。慢處

聲遲情更多。已愁紅臉能佯醉。又恐朱門難再過。昭陽伴裏最聰明。出到人間繞長成。遙知禁曲難傳處。舊自君王說小名。

風爭。唐駱賓王。夜靜絃聲韻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笛。唐華琚。秦中笛也。長三尺。三寸六孔。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于下。為商氣。出清列笛曲各。

陳傅韓賦。貞雲翠節。冒霜停雪。江潭鶴竿。巴人所截。五音是備。六孔斯設。殊响抑揚。似出平陽。曲凝高殿。聲幽洞房。既逐舞而迴袖。亦將歌而逸梁。忽從弄而危短。乍調吹而承長。于是時也。趙瑟輟謳。齊竿息唱。見象筵之悅耳。聽清笛之寒亮。

唐劉禹錫。武昌老人七十餘。手把夷今相聞書。自言年少學吹

子 221-703

仙。早。事。曹。王。曾。賞。激。往。年。征。鎮。戍。斬。州。楚。山。蕭。蕭。笛。竹。秋。常。悲。
買。林。恣。搜。索。典。却。身。上。烏。貂。裘。古。苔。蒼。蒼。對。老。節。石。上。孤。生。飽。
風。雪。商。聲。五。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
聲。占。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興。猶。遲。意。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
心。向。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開。笛。唐。杜。甫。離。家。吹。笛。倚。高。樓。明。月。關。山。萬。里。秋。風。落。江。梅。吹。
客。淚。霜。凋。漢。柳。入。邊。愁。龍。吟。海。底。初。聞。細。水。咽。宮。前。久。自。流。何。
事。故。聞。歸。未。得。斷。腸。人。夜。宿。長。洲。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鳴。律。呂。相。和。切。月。傍。關。
山。幾。處。明。胡。騎。中。宵。鼎。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

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西。湖。聞。笛。月。白。霜。寒。客。夢。醒。笛。聲。迤。迤。出。柳。州。亭。莫。教。吹。過。孤。
山。去。風。裏。梅。花。不。耐。聽。

漁。笛。釣。罷。滄。浪。穩。繫。舟。手。橫。青。玉。韻。悠。悠。一。聲。叫。斷。江。天。曉。
幾。曲。吹。殘。海。月。秋。秋。乃。每。驚。商。賈。夢。淒。涼。不。盡。古。今。愁。蒼。龍。吟。
苦。寒。泓。下。落。盡。梅。花。尚。未。收。

石。磬。唐。盧。綸。靈。山。石。磬。生。海。西。海。濤。平。處。與。天。齊。長。和。老。僧。同。
佛。力。兄。使。數。人。往。求。得。珠。穴。沉。成。綠。浪。痕。天。衣。拂。盡。蒼。苔。色。星。
漢。徘徊。山。有。風。禪。翁。靜。知。月。明。中。羣。仙。下。雲。龍。出。水。鶴。鶴。交。飛。
半。空。裏。城。精。木。魅。不。可。聽。落。葉。秋。砧。一。時。起。花。宮。杳。杳。響。冷。冷。

無。數。沙。門。昏。睡。醒。古。廊。燈。下。見。行。道。疎。林。池。邊。聞。誦。經。徒。壯。洪。
鐘。秘。高。閣。萬。金。費。盡。工。雕。鑿。豈。如。全。質。掛。青。松。數。葉。殘。雲。一。片。
峯。吾。師。寶。之。壽。中。國。願。同。刻。石。無。終。極。

鐘。仙。樂。曰。洗。東。一。名。長。庚。一。名。紫。雲。

夜。漏。金。鏡。朝。光。銷。華。鐘。兮。肅。天。居。之。岑。寂。張。猛。漢。兮。壯。神。容。之。
規。煌。含。虛。守。靜。應。用。無。方。聞。之。者。朝。微。而。夕。惕。扣。之。者。神。和。而。
意。揚。此。乃。樂。府。之。要。器。宮。懸。之。高。張。豈。比。夫。羽。箭。絲。竹。匏。土。革。
木。徒。損。雅。以。鏗。鏘。若。乃。九。陌。初。昏。重。門。深。掩。清。禁。將。開。繁。星。乍。
落。月。宿。翠。樓。風。清。金。閣。發。清。聲。之。響。亮。覺。層。樓。之。寥。廓。思。遠。客。

千。鶴。衣。怨。美。人。千。羅。幕。足。使。懷。愁。者。感。之。而。增。啼。得。志。者。聽。之。
而。愈。樂。豈。在。物。之。有。心。伊。人。情。之。所。託。及。夫。離。人。未。唱。鶴。鐘。猶。
封。星。翻。南。陸。月。掛。西。峯。出。入。萬。室。周。流。九。重。走。軒。車。于。金。馬。震。
樓。檻。于。銅。龍。千。官。警。兮。清。佩。響。百。鳥。鳴。兮。春。露。濃。豈。謝。泗。濱。之。
浮。磬。豐。嶺。之。霜。鐘。而。已。哉。夫。其。送。翠。含。空。馳。烟。曉。霧。徘徊。宮。闕。
演。漾。官。署。虎。嘯。空。中。龍。吟。何。處。近。從。丹。庭。之。室。遠。盡。青。門。之。樹。
刺。之。以。劍。思。利。器。之。一。揮。擊。之。以。廷。嘆。酌。斯。之。再。遇。豈。獨。科。是。
氏。于。周。典。發。鯨。魚。以。嘆。賦。爾。其。春。容。鼓。怒。之。音。千。石。萬。鈞。之。實。
洪。爐。鎔。冶。之。資。白。蟲。篆。文。之。質。總。衆。美。以。混。成。亮。吹。萬。而。得。一。
客。有。羈。旅。靈。臺。經。過。年。首。玄。文。未。獻。白。貴。徒。久。聲。聞。于。外。空。美。

唐李嶠

唐李嶠

霜鐘 南陽豐山有九鐘焉霜降則鳴

唐喬潭賦
豐山之峯。巉岩積翠之石。森英冒寒之松。上無飛鳥。

下無人蹤。何杳杳以靜謐。有天然之鼓鐘。兩藥神資。九乳靈化。寧失制于侈拚。豈遺音于寔慨。每虛氣以自得。常宿懸以警下。動于耳而藏于心。必高秋之涼夜。于是寂寥今日暮。而天晶蕭瑟。今霜落而風清。爽氣無朕。潛來滿盈。跳然復出。鏗雨有聲。信

樂 卷三

不擊而不考。乃大鳴而小鳴。始則含咽壅鬱。旋復充豁。若往若還。徘徊其間。爾其舒肆奔放。長驅遠暢。乍浮空以軒餘。更觸物而瀏亮。入林蕭肅。在水湯湯。汎濫小瀨。聯綿疎壑。夜鶴愁今。彌苦寒。猿悲今更長。餘韻春容。隨風悠揚。繞于洞庭。浮于瀟湘。梧揪紛以冱披。兼葭颺其蒼蒼。及夫夜以艾兮。彌靜山無人兮。月冷初蕭蕭。以自淒。復琅琅而虛警。其動愈出。其來甚徐。令于元化。遊于太虛。轉連而盡。誰知所如。聊獨坐于傾聽。惘若失乎躊躇。聽不及想。以存其餘。方其衆氣脫集。鎔然應急。登越林壑。周流井邑。前聲未盡。後韻相及。羈臣之空館。屢來思婦之高樓。泣人無不悵然驚夢。歎歎掩泣。

鼓 周禮寧敎六鼓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鞀鼓鼙鼓鼗鼓也

唐李嶠

唐李嶠
舜日諧韶响。堯年韻土聲。向樓疑吹擊。震谷似雷驚。仙
鶴排門起。靈籟帶水鳴。樂云行已奏。禮曰冀相成。

擊甕唐張籍賦器之爲質兮白而貞水之爲性兮柔而清

琴而有象。器藉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
敲蕭熠燿。撇撇統橫。胡不自鞞絃而起。胡不自金石而生。孰爲
節奏樂我生平。何彼饒矣。高樓燕喜。叩寂含商。窮玄咀微。拂綺
井以連寫。送楓汀之靡遙。岳隈有雪彪咻。而雕虎揚睛。渾上無
風。捷獵而金虬跋尾。目蓮心語。波回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
窮而復連。得不似驚沙斗雁。高柳鳴蟬。董雙成青瑣鸞飢咏。開

卷三

主

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蹠破瓊田騰胎衝肝神清調古既嗟嘆
之不足復悲哀以爲主誓不向單于臺畔和塞葉胡笳定不入
宋玉筵中隨齊宇楚舞疾徐奮袂曲折縈組潺湲下隴底之泉
鳴咽上岑陽之樽鶯隔溪而對語一滴花紅猿集樹以哀吟千
山月午斯皆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灑颺則水心雲母叮嚀則杜
杪真珠于是登春卉駭靈姝羞殺兮鈿筆金鐸愁聞兮鬼嘯神
呼時也出闌酒闌烟迷霧隔覽故步以踟躕有餘聲而滴瀝臨
流而欲去依依轉首而相看脉脉太守曰遭此良辰好樂還淳
賦孤已勞于進牘謳歌爲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
春千里萬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今闌山道江上孤帆今揚

誰是何賊。我今擊拊。我今殷勤。迺首而漁。翁鼓柁。凝眸而思。
婦。常中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拏乎。是非何顧。慕乎降。替
飄。纓。宜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際。

筵後。狀如張其。探手摘絃。山聲其曲。公無渡河。

李賀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頽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態。李
源。中國輝。篋篋。見山玉碎。鳳凰。吐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
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夢入神仙。啟神姬。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
飛。濕寒兔。

齊果 卷蘆葉為頭。篋竹為管。即今頭管。

樂

卷三

世

唐李頎

南山截竹為簫。此樂本自龜茲出。流傳漢地曲轉奇。

涼州胡人。為我吹。傍鄰聞者多嘆息。遠客思鄉皆淚垂。世人解
聽不解。賞長。殿風中。自來往。枯桑老柏寒颼颼。九雛鳴鳳亂秋
歌。龍吟虎嘯。一時發。萬籟百泉相與秋。忽然更作漁陽操。黃雲
蕭條白日暗。變調如聞楊柳春。上林繁花嬌眼新。歲歲高堂列
明燭。美酒一杯歌一曲。

箏

毛伯溫

塞垣秋冷。沙塵沙。幽咽愁聞。蘆葉落。滴淚征袍人去國。
夢回孤枕客思家。悲聲切切胡風勁。殘月淒淒隴月斜。千古令
人思。蔡琰拍成十八盡。吁嗟。

角

陳沂 高樓吹角正黃昏。城郭千家早閉門。嗚咽未成初似語。淒
涼三疊轉銷魂。胡兒入塞應長泣。老戍臨邊幾尚存。腸斷關山
今夜月。梅花落盡楚江村。

拍板 牛僧孺初以所業謁韓愈。首篇說樂。韓掩卷問曰。且以
拍板為甚。摩答曰。樂句也。乃大賞。

羅綺叢中。樂役英曲。催檀板。開升平和諧。蕭鼓歌。詞合。調暢宮
商。節奏清。楊柳樓頭。敲月落。桃花扇裏。引風生。涼州唱罷。庭開
處。疑是林梢。綠木聲。

雅 樂器也。狀如漆。樂記。訊疾以雅。中有椎。口大二。圓。長五
寸。以羊。字。抗之。有兩。組。
如。箭。三。孔。而。短。小。吹。以。節。舞。

樂

卷三

世

似夾鍾

鍾于則如鐘
其筒也



眼明耳聰恐貽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曰

滋霜肅肅而敢避

垂虹亭 宋米芾 斷雲一片洞庭帆。玉破鰓魚金破柑。好作新詩

吟景物。垂虹秋色滿東南。

燕思亭

宋馬子才

李白騎鯨飛上天。江南風月開多年。縱有高

亭與美酒。何如一斗詩百篇。主人定是金龜老。未到亭中名已

好。紫螭肥時晚稻香。黃雞啄處秋風早。我憶金鑾殿上人。醉着

宮錦烏角巾。巨靈壁山洪河竭。長鯨吸海萬壑空。如傾元氣入

胸腹。須臾百媚生。陽春讀書不必破萬卷。筆下自有鬼與神。我

曹本是狂吟客。寄語溪山莫相憶。他年須使襄陽兒。再唱銅鑊

滿街陌。

翠龍亭

宋僧仲殊

素虬盤屈走靈泉。樹葉塗紅作畫船。轉玉

宮室

卷三

三

繩光影旋。杯卿金鏡酒痕圓。篆形彩字方傳世。星落光塵忽下

天。遠想螭蟠殊未若。小圓河曲宛依然。緩浮松蘊環雲際。不動

蘭橈到席邊。上已浮恩非此日。山陰盛事掩多年。從觀未省向

樽俎。屢酒何嘗議聖賢。翰墨主人今獨步。蒼鵝雁復降飛仙。

鱸香亭

宋陳堯佐

平波渺渺朔明蒼。蒼蒼蒲才熟。楊柳黃扁丹繫

嘶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

湧翠亭

取東坡山爲翠浪湧之句也

宋白玉蟾記 風間柳眼露。范桃腮。黃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

紫。芍藥嬌紅。宜其春也。碧荷鑄錢。綠柳綴絲。龍孫脫殼。鳩婦喚

晴雨。釀黃梅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信雁初來。秋鶯無

言曉露欲結。蓀收避席。青女辦裝。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蘆花月

者。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巖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復何所

宜哉。朝陽東。泉萬山青。紅夕鳥南飛。翠木紫翠。桐花落盡。柏子

燒殘。閒中。日長。靜裏。天大。漁歌唱晚。樵笛驚霞。有時而琴。胸中

猿咽。月下。泉悲。有時而棋。剡琢玉聲。縱橫星點。有時而書。春蛇

入草。暮雁歸。蘆。有時而畫。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此

清幽。收拾酒生涯。擁歸詩世界。有得于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

堂

清虛堂

王萊居

蘇軾 清虛堂裏王居士。閉眼觀身如止水。水中照見萬象空。敢

宮室

卷三

子

問堂中誰隱兒。吳興太守老且病。堆案滿前長渴睡。願君勿笑

反自觀。夢幻去來殊未已。長疑安石恐不免。未信犀首終無事

勿將一念住清虛。居士與我蓋同耳。

山堂

徐陵

梁嶺承金闕。飛橋對石梁。竹密山齊冷。荷開水殿香。

山花臨舞席。水影照歌牀。

山林堂

宋米芾

洗竹延清景。培松衛歲芳。好峯多樣翠。嘉卉襲

人香。犀玉開書札。龍蛇起混茫。微風北窻臥。真可上羲皇。

宜其春也。碧荷鑄錢。綠柳綴絲。龍孫脫殼。鳩婦喚

晴雨。釀黃梅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信雁初來。秋鶯無

石潭。浪欲歸。應未得。夜來頻夢赤城霞。

秋水軒

元倪瓚 秋水如玉滴綠蒲。玉壺美酒清若無。佳人倚窗調錦瑟。
支君勸飲坐當爐。昔年種柳繞濃南。樹今搖落人何堪。惟有年
年秋水至。翠烟石黛漾晴嵐。開軒晴映隔秋水。斜日荷花淡相
倚。凌波微步幾生塵。交甫凝情佩還委。

龍門茶屋

龍門秋月影茶屋。白雲泉不與世人賞。理草自年年。上有天池
水。松風舞淪漣。何當躡飛鳧。去采池中蓮。

室

禪室 柳宗元 發地結青瑯。圓閣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
客。

卷三

三

涉有本非取。炤空不待折。萬類俱共生。冥然喧中寂。心境本
洞如。易飛無遺跡。

虛室

唐張說賦

明月窓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樽酒。絕南鄰之
管絃。理涉虛趣。心階靜緣。至惟生白人。則思玄厭百慮之勞止。
歸一途之兀然。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
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慧遠遊。

居

山居 心心心不住希夷。石室巉岩白髮垂。惜竹不除當路笋。
愛松留得礙人枝。焚香開卷雲生硯。卷箔冥心月在池。無限故

人頭盡白。不知頭白欲何之。

隱居 隱居 雖有柴門長不開。片雲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
處。見擬移家更上山。

茅茨

唐薛稷 谷中偏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毛衣真亂錦。

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絃聲緩急向我前。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
遊蜂入。水開綠水更應流。草長堦前還復濕。

道館

周王褒 松古無年月。鶴去復來歸。石壁藤爲路。山窻雲作扉。

芙蓉城

王迥與仙人周珏芙蓉城 蘇軾作此詩紀其事

宮室

卷三

三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樓翡翠屏。雲舒霞
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疎星。往來三世空鍊
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轡。俗緣
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委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
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窻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
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蹕鳳凰翎。徑度萬里
如奔霆。玉樓浮空空登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遠樓飛步高吟。攀
仙風。鏘然韻流鈴。遙遙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
水不返餅。羅巾別淚空英英。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離
離。此生流浪隨滄浪。偶然相遇值雨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

嘉穀生蝗蝻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

園

芙蓉園 呂令問賦 鳴管則嬌鳥不飛拂簾則輕花自落陌上氣合花間露法

小園 庚信 宿室徘徊聊同盤坏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款側八九丈從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蔥竹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雄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寶覆地有堂切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且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碍斜坐帳無鶴支床有龜鳥多開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

宮室

卷三

三九

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蓋著金精養于秋菊落葉半床在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池

山池 唐王勃賦 花鳥繁紅蘋魚深碧 景沉西崦月下東嶺峯深夜久潭靜秋新荷抽水葢薛引山茵雪芝獻微露菊傾津蓮池 丹琳瑯觸目閉月清風之後人珠玉在傍鸞鳳虬龍之君子汀州地遠波濤澌日月之輝人野路殊原隰擁神仙之氣平郊樹直曲浦道肥隱士泥青仙人水綠越林葦而極望生死都捐出宇宙以長懷心靈若喪

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客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

參差夕樹烟侵橘柚之園的歷秋荷月照芙蓉之水遲遲風景出沒媚于郊原片片仙雲遠近生于林薄良談吐玉長江與斜漢爭流清歌遶梁白雲將紅塵並落山腰半折溜王烈之香膏洞口橫間滴嚴遵之芳乳山情放曠卽淪浪之水清野氣蕭條卽空同之人智情與木已勿令樽中酒空彩筆未窮須使山中兔盡此山有月此地無人清風入琴黃雲對酒雖形骸真性得禮樂于身中而宇宙神交卷烟霞于物表思飛情逸風雲坐宅于筆端與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調下

宮室

卷三

下

四角稜層夜不收覆成行脫仰成溝能令有漏爲無漏解使斜流作正流蟬蛻一條橫脊上管書幾對宿簷頭莫言陶冶工夫小曾爲吳王蓋九州

容止部

面

雲。卷。踏。莎。行。水。鑑。懸。秋。瓊。恩。凝。素。鉛。華。但。揭。長。生。兔。玉。容。自。凝。
比。姮。娥。妝。成。又。恐。姮。娥。妬。花。影。涵。空。蟾。光。籠。霧。芙蓉。一。朶。薄。
秋。露。年。年。只。在。廣。寒。宮。今。宵。驚。影。驚。相。過。

髮

李。賀。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韃。韃。呀。轉。鳴。玉。鶯。
起。芙。蓉。睡。新。足。雙。臂。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
雲。微。地。玉。釵。落。處。無。聲。膩。纖。手。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
春。風。爛。熳。嬌。容。十。八。鬟。多。無。氣。力。收。成。髮。髻。欹。不。斜。雲。裾。散。

容止

卷三

至

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

唇

唐。崔。珣。雲。鬟。枕。落。困。泥。春。玉。郎。爲。張。瑟。瑟。塵。開。教。鸚。鵡。啼。啼。啼。
和。嬌。扶。起。濃。睡。人。銀。瓶。貯。泉。水。一。掬。松。雨。聲。來。乳。花。燕。朱。唇。吸。
破。綠。雪。時。咽。入。香。喉。與。紅。玉。明。眸。漸。開。橫。秋。水。手。撥。絲。簧。睡。初。
起。臺。前。却。坐。推。金。箏。不。語。思。量。夢。中。事。

腰肢

唐。韓。偓。裏。娜。腰。肢。淡。薄。妝。六。朝。宮。樣。窄。衣。裳。著。辭。暫。見。櫻。桃。破。
飛。盡。遙。聞。豈。覺。香。春。緩。襟。懷。身。覺。瘦。酒。添。顏。色。粉。生。光。此。時。不。
敢。分。明。道。風。月。應。知。暗。斷。腸。

指甲

宋。劉。過。沁。園。春。詞。銷。薄。春。水。碾。輕。寒。玉。漸。長。漸。淺。見。鳳。鞋。泥。汗。
假。人。強。別。龍。涎。香。斷。潑。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樹。水。魚。
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錢。聚。成。班。時。將。粉。淚。偷。彈。記。綰。
玉。曾。教。柳。條。看。算。恩。情。相。著。擾。便。玉。體。歸。期。暗。數。畫。偏。闌。干。每。
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指。莫。放。
春。閒。

容止

卷三

至

纖趾

宋。劉。過。沁。園。春。詞。洛。浦。凌。波。爲。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
亂。紅。不。損。步。首。幽。初。嫩。綠。無。痕。視。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
盈。一。段。春。嬌。遊。倦。笑。教。人。欵。捻。微。視。此。痕。有。時。自。度。歌。聲。悄。不。
覺。微。尖。點。拍。頻。傳。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綉。茵。催。滾。舞。鳳。輕。分。悵。
恨。深。遠。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烟。曉。看。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
籠。雲。

目

那。有。貞。前。題。漆。點。瑣。眸。鳳。梢。侵。異。天。然。俊。生。記。隔。花。瞥。見。疎。星。
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鷗。並。枕。睨。睨。檀。郎。長。是。

容止

卷三

五

131

舞 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 霓裳曲凡十
三疊前六疊無曲至第七疊始有曲而舞作

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足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

頓此翼爾悠往聞復輒已及至迴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

紫紵雙轉芬穠一房頻隻

遠○今○如○謝○忽○抗○足○而○相○趾○復○和○容○而○考○籍○

低惟
面也
喻喻
自媚
肤麗
猶食
嬌紋
女子
面上

脂 胡切
脂也

脰 頸也
頸 才力爲頸也

子 221-712

器用部

鏡

宋簡文 鑄鉢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水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壁歸。

梁何遜

珠簾且初捲。停機人未織。玉匣開雙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花時轉側。聊爲出。爾看試染天桃色。羽釵如可聞。

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粧坐相憶。

宋未超道 折花須自挿。不用暫臨池。當猶可伶面。偏與鏡相宜。

安釵鉏獨警。刷髮袖俱移。惟餘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器用

卷四

宋王孝禮

可。伶。不。自。識。終。爾。因。鏡。中。分。看。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裏。促。看。人。未。好。通。

周庚信

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掛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隋李巨仁

魏宮知本性。秦樓識舊名。鳳從臺上出。龍就匣中生。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恒明。非惟照佳麗。復得厭山精。

唐李嶠

明鏡掛塵埃。含情照魏臺。日中烏鵲至。花裏鳳凰來。玉朱徒水微。金輝似月開。方知樂彥輔。自有鑒人才。

唐駱賓王

寫月無芳桂。照月有花菱。不特光謝水。翻將影學水。晉傅咸賦。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

同。實。錄。干。良。史。隨。善。惡。而。是。彰。

劉綬賦 夜鶯已竭。曉鐘將絕。窓外明來。惟前影滅。荆王欲起。

侍妾應還。前齊上慢。內閣除關。開屏易疊。捲簾設攤。搔頭欲髻。

釵子紫鬟。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訝宿扮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

欲開奩而更設。乃當憲而取鏡。臺本王宮氏姓。溫背後盟文宜。

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勾欄。匪似城門。分明似無碍。影前彌。

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即時好。看猶約。黛世間好鏡似無多。惟。

聞一箇比娉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夏天金薄。漠秋日寶。

棠更銀。纏辟鬼咒。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描非是長釵梳。

器用

卷四

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見眼。早風吹面。臨折下而。

牽衫就。廂邊而著。釧宿鬟向。卷殘妝已薄。無復唇珠。繞餘眉。

唇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乃挂迴風。

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勝照心。難逢難值。鑲五色之龍盤。

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

出。照日則壁上。菱生。暫收妝。春還。抽鏡。屢。就。學生。情。爭。怜。今。世。

疑。齊。故。掠。眉。平。猶。刺。飛。花。導。子。次。弟。須。安。朱。開。錦。賸。黛。點。油。檀。

脂和甲。煎。澤。清。香。蘭。量。髻。髮。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憑。銷。子。于。

搔頭。拭。釵。梁。于。粉。絮。梳。頭。新。罷。照。着。衣。還。將。妝。處。取。將。歸。暫。看。

弦繁。懸。知。額。綬。衫。正。身。長。裙。釵。假。擇。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

時藏匣裏。曾出園中也自隨。

有玉辭夏。舞金去秦。俱隨幸故。其焦鼎新儀。天為質象。日開輪幸。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

練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幕。俱照泰宮。

小古鏡。唐項斯。字已無人識。唯應記錢年。見來清似水。攜去重

於錢。鸞翅巢空。月菱花遍。小天宮中。照黃帝。曾得化為仙。

鏡花。唐何仲舉。金鏡精寶。明珠秀華。臺榭珊瑚之樹。鈎垂蘭首

之花。映若無質。循則有體。洞碧空。其何塵。湛清潭。其絕底。鸞舞

翻于睡。龍怒驚于清。此兩乃遇妖閑之逸女。閨清爽之芳時。

器用

三

爭捧鸞匣。臨乎鳳墀。既翻輪而陰耀。又飛花以生姿。如玉之明

如雪之皎。度翠壁以星落。薄承塵而霜晶。拂高凌深。綠隙入與

乍滅。沒而在空。遂迷失其所造。徒羨夫不根不底。尾尾煌煌。若

漢皇靈媛。解仙佩。洛川神女。獻明璫。似珠水之皎皎。日月之相

望。芒角璀璨。錯罔兩提揚。至用在無。今搏之不得。極虛為有。分應

而不藏。

鏡臺。齊謝朓。玲瓏類丹楹。若亭似玄闕。對鳳懸清水。垂龍掛明

月。照粉拂紅粧。挿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

鏡燈。孤影徘徊入。照臨西風不動。竟沉沉。一池鉛汞。銘其火。

半夜金星犯太陰。難超拍時紅。娟思蛾頭。觸處碧光深。從渠有

煉千鏡後。依舊剛明一片心。

鏡殿。元楊廉夫。鏡殿春深。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磨。六宮酣戰

明空笑。隊隊鸞鴛戲綠波。

臨鏡。唐楊齊華。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

磨鏡。唐劉禹錫。泮開綠池滿。並盡金波溢。白日邪空心。圓光走

幽室。

劍。起至春如珠。柱龍泉。如登高山。臨深淵。純鈎湛盧。紫曹

宋鮑參。雙劍將離。別先在匣中。鳴雖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

江深無底。楚關有崇。高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

器用

卷四

四

千機倘還并。

吳筠。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谿。鑄人如照水。切玉似切泥。鐫

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諸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唐李嶠。吳山開。越溪澗。三金合冶。成寶鐔。泮綠水。鑒紅雲。五彩

焰起。光氣氤氳。背上盟為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

虹色。轆轤宛轉黃金條。駭犀中斷。寧方利。駿馬羣驅未健。值風

霜。凜凜匣上清。精氣遠達。通平開明。避災朝穿。晉帝屋。逃難夜入

楚王城。一朝配偶。逢上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皇提升。紫微坐

西王。佩下赤城田。

唐郭振。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

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絡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游。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舞劍唐王起陸離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炤迷衣之采。以宣其利。翕然膚揚翼。爾龍驤。鋒隨指顧。鐔意迴翔。取之身而聳躍。上其手以激昂。從橫擢穎。左右交驤。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掣轆轤。計牛斗。空中悍慄。不下將久。歛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其凌厲清淳。絢緯曼絕。青

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覩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干之逸勢。應金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冲融兮其外氣。混合兮其間。若涌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脰爲之慙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風生兮藉旆。襜褕電走兮彤庭。燁燁陰冥。變見靈惟。離獵將鬼神之無遁逃。豈蠻夷之足震懾。嗟夫簡子之迭耀。其人未雄。仲由之自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飾。奮紫韝之游。亦發帝庭之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力。

刀神一名滄耳。肚光。八陌。青嶺。漏景。百鍊。皆寶刀名也。

梁簡文啓 名均素質。神號肱光。
魏文帝銘 於鍊良刀。胡鍊竄特。辟之麟角。麋所任茲。不達不若。
永世寶持。利用安身。以威弗治。

弓

弓矢 弓神名而張矢名忘歸又名重飛開東謂之矢江淮謂之鐵西漢以前其曰鈞弁人謂之鐵其末曰拈又曰箛薛令援曰獲括旁曰又竹矢曰德矢鐵曰鈞拈前曰箛薛令曰鈞皆沾利也竹箭以竹爲幹弓彈以藤謂之桃阿者弓梢之名左傳左執鞭弭六藝中三日五射

式

西征賦
駱子巨黍與秦同機駿石雷駿迅矢盲飛
駱子蠻夷古良工

唐太宗

太宗 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雁帶書驚。啼猿映枝轉。
蘇秦得時力。距來韓之勁弩也。又玄懷絳微。出關居賦中。

矛、鍾、鐵、鉞、皆矛之名。柄謂之矜。其制上銳而旁勾。長八尺曰

器用

卷四

六

甲冑 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臂鎧曰鈎頭鎧曰鎧假
有用鐵者有犀兕者有皮布者畢果

干 盾也

戈 如戟而橫安刃戟則有枝兵也

揚鉞也卽大斧

鐵馬

王半山
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枕。

翻作幽窓枕上聲。

屏風
一名清防

高閣千層跨重簷。百尺齊雲度三分。花飛一倍低吹。

簫迎白鶴。炤鏡舞山雞。何勞愁日暮。自有夜烏啼。

三危出鳳翼九阪度龍鱗路意山突樹雲低馬上人懸若泉溜

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逍遙遊桂苑。寂絕想桃源。俠石分花徑。長鑄映水門。管聲驚百
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惟未足。橫琴坐石根。
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琴絃。澗水連窓
外。山花即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今朝好風日。園花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面紅新着
酒。風晚細吹衣。歧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唐袁恕已。綺閣雲霞滿。芳林草樹新。鳥驚疑欲曙。花笑不開春。
山對彈琴客。溪流垂釣人。請看車馬客。行處有風塵。
去馬不移足。來車豈動塵。

器用

卷四

七

鶴屏皮日休。三幅吹空殺。號寫仙禽狀。牀耳側似聽。赤精噴如
望。引吭抗雲勢。翹足臨池漾。頗似近羣席。還如入方丈。盡日空
不鳴。窮年但相向。未許子晉乘。難教道林放。貌既合羽儀。骨亦
符法相。願升君子堂。不必思崑岡。
破山水屏風章孝標。時人嫌古畫。倚壁不曾收。雨滴膠山斷。風
吹絹海殘。雲飛屋裏片。水落牀頭尚。勝凡花鳥。君能補綴休。
月石屏宋歐陽修。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
千尺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潔石瑩淨
咸。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爲三清光。萬
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藏。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驟斡岩巖。

器用

卷四

八

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臺。蝦蟇白兔。天上空留桂影。
猶杉杉。景山得之惜不得。贈我意與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
石在暗室光出。磨大哉天地間。萬古難悉。嗟予不度量。每事
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絨。煌煌三辰行日月。
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爲比。擬擬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
有口欲說。嗟如鉗。吾奇蘇子胸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胸寬膽
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
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鑄錢呼工畫。石持寄似幸子留意其無
誤。
蘇子美和。日月行上天下。照萬物根向之生榮。背則死故爲萬
物生死門。東西兩交征。晝夜不停停。胡爲號山石。留此皎月痕。
常存桂樹散疎陰。有若圓畫成。永叔得之不能曉。作歌使我窮
其源。且疑月入此石中。分此兩曜三處明。或云蟾蜍好溪山。近
逃出月。不可關浮波。越石恣所樂。嫦娥孤坐初。不覺玉析夜無
聲。無物來揭藥。嫦娥驚推輪。下天自尋捉。遠地揪江踏山岳。二
物驚奔不復見。留此玉輪之迹在青壁。風雨不可剝。此說亦詭
異。余知未精確。物有無情自相感。不問由微與高。邈老蚌吸月。
月降胎水犀。望星星入角。形霞礫石變。靈砂白虹貫。岩生美璞
此乃西山石。久爲月照着。歲久光不滅。遂有團圓月。寒輝龍龍
出。輕霧坐對不復嗟。殘缺蝦蟇蟄從此。惡嗜吻可能食。此清光沒。

玉川子若在見必喜不微此雖在石中時有靈光發土怪山鬼不敢近炤之價仆肝腦裂有如君上明下燭萬類無遁形光艷百世無虧盈

棋唐司馬退之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

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

王無功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

投壺

魏卽卿淳賦植茲華壺見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係焉極駐矢維二四或枳或棘豈本纖末調勁且直悅笑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

器用

卷四

九

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閑習察巧妙之所極絡繹聯翩爰爰鬼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荏苒倏仰僂俯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促議于此命中于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辟之爲政尋職罔弛左右畢投効奇數均列置功音美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此投不釋曾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墨亦猶是類也若乃撒矢作騎累擲聯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稠雖就置猶弗然矧迥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傳調心術于混冥適容體于便安紛縱奇于施舍順必中以敬觀悅與衆之耳目樂求心而不

倦瑣瑣百變鳥可窮讀

廣雅名隄快廉鈞爲銀花

唐孫逸賦少婦重閨王孫華館映錦屏以猗猗增綉戶之煥煥

瓊鈞上而齊女詠珠影垂而楚妃嘆蓋私燕之樂飾與在公之達觀隔至人之清境集仙署之餘香禁中啓明納暗天之曙色

嚴城警夕引華日之宵光

唐太宗參差垂玉隔舒卷映蘭宮珠光提素月竹影亂清風彩

散銀鈞上文斜挂戶中惟當雜羅綺相與媚房櫳

唐高楚玳瑁昔稱華玲瓏薄絳紗鈞啣門勢曲節亂水紋斜日

弄長飛鳥風搖不卷花自當分內外非是爲驕奢

器用

卷四

十

琉璃簾吳儂巧製玉玲瓏翡翠蝦蟇迥不同萬縷橫陳銀色

一塵不入水晶宮月華遠射離離白燈影邪穿細細紅相照

仙纓咫尺靈犀一點若爲通

唐韓明欲飲韶檻色將長可伶疎復密隱映當

憲人浮清帝遠吹含光動細塵落花時屢拂會待玉階春

唐徐鉉朝逐珠胎卷夜傍玉鈞垂恒交羅袖拂不分秋風吹

簾一作從筌照日與前謂之簾後謂之簾詩載翠簾

梁簡文濯龍之木文燭稀瑣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

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羅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

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樽 紫姑仙 寒烟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新削。

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

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

又 斷木為竿駕客舟。翩然快我下中流。雙龍形落湘江曉。百雁

聲傳楚岸秋。素練撥開波浩渺。黃金撈碎月沉浮。長難鷗鷺多

如雪。一路驚飛不敢留。

誰倩公輪巧。斷成。翩翩潭訝逐風鷹。分開水面秋烟冷。斫破波

心夜月明。紅尾駕來三尺短。棹頭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

笛。客裏聞來倍慘情。

帆 以受風曰帆。般

皇甫冉 一帆何處去。正在望中微。滿道搖空色。汀迴日落暉。每

爭高鳥度能送遠。人歸偏似南浮客。悠揚無所依。

歸帆 元陳子遠 日落牛羊歸。渡頭暝鼓咽。烟昏不見人。隱隱數

聲橋。

雨濕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木蘭舟。棹從紅蓼灘頭掛。又向白

蘋洲畔收。數葉飽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萬千

里。藉爾何當作勝遊。

浮查 唐駱賓王 似舟飄不定。如梗泛何從。

木椿 獨立在沉沙。經今幾歲華。有心依古岸。無意向仙槎。春

至萍為蕪。風來浪作花。本來探棹客。無奈用時差。

石牛

嗟峨怪石倚雲間。唐寅 拋擲于今定幾年。祝允明 苔蘚作毛因

雨濕。寅 藤蘿穿鼻任風牽。允明 從來不食溪邊草。寅 自古難耕

龍上山。允明 怪殺牧童鞭不起。寅 笛聲斜掛夕陽烟。允明

車 車之制。前軾後戶。前軾而後軾。旁軾而前軾。下軾而

牙。軾之曲。對人者謂之軾。軾如舟者謂之軾。軾而相連者謂之

下木。皆曰任。任其功。任于此也。軾之與軾。軾之與軾。軾之

軾。以其旁止于此也。軾之與軾。軾之與軾。軾之與軾。軾之

風樓金轡非熊載。寶軒無階忝虛左。珠乘奉玉顏。

水車 小車曰水車。春

宋蘇軾 翻翻聯聯脚尾鴉。竿竿磳磳蛇骨蛇。江浙間曰水車為

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飛沙。鼉鳴窟

中如打衙。天公不見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六赤 古曰夏及今穀于也。又云六鶴齊飛。又曰五白。

唐李洞 打葉子詞 紅蠟香烟撲盡。梅花落盡。更樓清。光輝四

魄。卿山冷。彩鑲方牙着腕輕。寶帳牽衣。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

輕。微黃。吉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柳印成。

格五 謂之鑿。又謂之鑿。鑿止用數。共行一道。亦有能否。

雙陸 古提提戲也。 屈成 門上張環也。

銀牀 井欄也。

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

碎邪足嫌也

鳧藻手爐也

篋方器受五斛

篋同器稍也受半斛

銅木屬三足等也

釜無足者

蓮竹豆也

餅餅餅餅餅

豆木豆也其實並臨高二尺二寸漆亦其中有耐足也有枝徑三寸

豪犀振子也

打漆器

側叙移袖拂豪犀

念珠根銅環

估錫發子也

磁車炭

渠苔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三步一谷

阜比虎皮也武王克殷倒載干戈棠以虎皮名曰棠號

器用

卷四

十七

虎落今之竹虎以竹皮相連連落之也

枝一名和鞭一名藝林又名石上坐

濃雅明頌植根于湘浦承雷夏之洪澤寓浮雲而貽我令天生

之質直用以爲杖飾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祿壽如南極千

孫千億

則度信賦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葵蓮花而不萎

迎仙客千錦市逸游龍干葛陵將以養老將以扶危

印竹杖唐李商隱靜吟穿樹遠滑想過苔遲

柳栗枝唐曹松盡月冷光在指雲秋片移

瓶

漢楊雄賦視瓶之居居井之淵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

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千種纏一旦擊碍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瓶

唐崔曙賦外象招搖中虛索綯汎然無繫似爲客之漂流如徒

卒之鳴躍許何挂而厭煩顏何欲而爲樂

蕭龍古名蕭局又名泰集陸應華有金虬屈膝倒鳳柳花等

齊謝朓庭雪亂如花井水梨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溫奉芳褥體

容用宜適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

五彩竹蕭龍女沈清順可伶酒桑質纖制復毫分纖作迴風縷

器用

卷四

六

製爲榮綺文含芳出赤被縹緗接湘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

雲燈燈一名履足

唐李商隱皎潔終無勸煎慈亦自求花時隨酒遠雨夜背聽休

今暗黃茅驛喧明紫桂樓錦囊名畫掩玉局敗棋收何處無佳

夢誰人不隱憂形隨簾柳轉光信簾文流客自勝清岳儼今定

莫愁固應留半婦迴矚下惟羞

唐徐寅分影由來恨不同綠窻孤館雨何窮焚煌短焰長疑暗

零落綫花旋委空幾處隔簾愁夜雨誰家當戶怯秋風莫言明

滅無多事曾比人生一世中

東江淹風。夫霜封園。箭水裂地。森雲雪。無際河海。方昏冬宵。既
變冬箭。未度。消連東寂。歷冬心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爲傷故。
周度信威。九龍將嶼。三爵行樓。瓊約半上。弱木全低。窻藏明于。
粉壁。柳助暗于。蘭開。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膝之屏。風掩芙。
蓉之行帳。卷衣。泰后之床。送枕。荆臺之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炤
連盤。香添然。密氣。雜燒蘭。爐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玩膏。
炤。灼動鱗甲。于鯨魚。炤。光芒于靈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
流星。細落。汎復上。蘭深夜中。山。醉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
著節。游絃。絕鳴。輝輝。朱。燈。炤。紅。紫。乍九光。而聯彩。或雙花。而
並明。寄言。蘇李。丁。應知。餘。炤。情。

器用

卷四

九

齊燈。銘。武子。聚。堂。孫。生。映。雪。雪。因。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鈺。不
滅。其。光。黃。簾。綠。幕。永。夕。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
此。燈。火。

近馬燈。明陳繼儒。一。夜。俄。驚。萬。電。明。軍。中。斥。候。接。連。城。虛。空。閃
出。旌。旗。影。尺。難。分。部。曲。各。疾。走。玉。關。愁。暗。度。飛。來。鐵。騎。憤。青。
征。明。朝。報。得。烽。烟。息。誰。與。將。軍。去。請。纓。

電去無聲。秦軍夜潰。成陽火。吳炬宵馳。赤壁兵。更憶。離。鐘。年。少。
客。章。臺。踏。碎。月。華。明。

紗燈。李頎。禪。室。吐。香。煙。輕。紗。籠。翠。烟。長。繩。掛。青。竹。百。尺。垂。紅。蓮。

燈。燭。求。星。下。玲。瓏。雙。塔。前。含。光。待。明。發。此。別。豈。徒。然。
料。稱。出。雲。南。金。齒。衛。用。瑪。瑙。紫。石。夾。諸。葉。爲。屏。漢。廟。爲。粉。川
北。方。天。花。來。照。梁。成。齊。乃。縱。橫。纖。絲。如。絹。勻。薄。上。施。繪。畫。
也。

燈籠。梁簡文。動。炤。翠。帷。裏。散。影。羅。帳。前。花。心。生。復。落。明。銷。君。豈
伶。

佛燈。明李瀚。依。約。禪。關。入。定。鐘。佛。前。燈。火。隔。疎。松。山。僧。添。夜。渾
無。寐。更。借。寒。光。炤。鉢。籠。

東江總贊。寶。燈。夜。開。光。遍。花。臺。烟。抽。細。飲。爐。落。輕。灰。珠。慚。色。並
月。恥。光。來。一。明。暗。室。若。遣。塵。埃。

山燈。陳江總。百。花。疑。吐。夜。四。炤。似。含。春。的。的。連。星。出。亭。亭。向。月
器用 卷四 十

新採珠非合浦。贈。瑤。異。江。濱。若。任。扶。桑。路。堪。言。並。日。輪。
茶。王。筠。昔。在。鳳。凰。閣。七。采。蓮。花。莖。陸。離。看。寶。帳。燭。炤。文。屏。檣。

鏡。烟。花。轉。氣。氤。霧。裏。輕。能。方。三。五。夜。桂。樹。月。中。生。

水燈。明唐順之。正。冷。火。樹。關。春。妍。忽。見。清。輝。炤。眼。前。出。海。蛟。珠
猶。帶。濕。滿。堂。羅。袖。欲。生。寒。獨。花。不。礙。空。中。影。景。氣。疑。從。月。裏。看。

爲語東風。暫。相。借。來。朝。猶。得。盡。餘。歡。

燈花。唐韓愈。今。夕。是。何。夕。花。燃。錦。帳。中。自。能。當。雪。落。乃。肯。待。春
紅。黃。裏。排。金。粟。銀。頭。綴。玉。垂。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破。燈。梁。紀。少。瑜。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燈。裁。得。解
羅衣。

韋應物 獨招碧窻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遠眠。解帶翻成結。

燭

梁元帝賦 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秋兮不同。爾乃傳芳綠揚清曲。長袖留賓待華燭。燭落燭光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燭還輕。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光一雙炷。詎知離人兩處情。

周庚信賦 龍沙雁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燈前析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歸風街連國龍並。眠爐高宜數剪。心濕斷難燃。銅荷承喉。鐵鍊染。

浮船

去四

王

浮船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連帳繁榮應掃。簾筠籠薰火香盈絮。俯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燭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花。芙蓉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沒芳蕪。歡還持。招夜遊。詎減西園月。

唐太宗

燭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千行淚。非是爲思人。

蘇煌煌

丹燭夜夜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

紹棋燭

梁劉孝綽 側光全照局。迴光半隱身。

燭花

唐補亮 蘭徑香風滿。梅梁燭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陌車。歷星隔夜燭。省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晚。自有鎖關花。

燭影 齊謝朓 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沉。暖色輕帷裏。低光焰寶

翠排。雲影形的。樂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還我洞房陰。

北角度信 垂燭垂花北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秦城軟舞原中

來。李母夜續光中。度燭龍。潛曜城烏啼。陰陰鼓朝天子。

池中燭影 梁元帝 漁燈且滅。爐燭暫停輝。自有街龍燭。青火

入朱扉。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

低扇月落。露上珠星稀。章華終宴所。飛蓋且相追。

曲水中燭影 梁劉孝威 大浣花心猶未長。金枝客焰已流芳。美

春池畔。酒停影。桃花水脉引行光。

佛鉢

唐明

去四

王

持次想添香積寺。隨時應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金毛鹿。响靜堪降白耳龍。

摩尼

陸龜蒙賦 天機發而萬物張。大壑開而百川入。

梁宣帝 臣上生光影。毫際起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陳後良 爰有妙物。窮茲巧製。圖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垂

綿。綿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璧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

亦通神女。用勤舍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煩疑。拂靜塵暑。

引佛妙詞。謹云質殿左右宜之。

胡床

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狀形已正。又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澗館下。淹留奉盛明。

寒漏

唐皇甫冉 清。冬洛陽客寒漏建章臺。出禁因風微。禁聽共月來。偏將殘漏雜。乍與遠鴻哀。遠夜重城警。流年滴水催。閒齋堪坐。聽況有故人杯。

竹夾膝

唐陸龜蒙 截得筇簿冷似龍。翠光橫在暑天中。堪臨蘆簾開憑。月添君雅具。兼多著。為著西齋請一通。

唐皮日休 拂潤恐飛清夏雨。叩虛疑貯碧湘風。

器用

卷四

五

白蠅拂

唐盧綸 華堂多衆珍。白拂稱殊異。柄裁沉節香。襲人上結為。文下垂穗。霜縷霏微。瑩且柔。虎鬚乍細。龍髯稠。皎然素色不。因染浙爾涼風。非為秋。羣蠅青蒼恣遊息。廣庖萬品無顏色。金屏成點玉成瑕。畫眼宛轉空咨嗟。此時滿筵有一舉。荻花忽旋楊花舞。妻如寒雀驚。暮禽。飛若繁埃得輕雨。主人說是故人留。每誠如新比白頭。若將揮玩。隔臨水。願接波中一白鷗。

大邑磁碗

唐杜山 大邑燒磁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盞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怜。

既

圓似月現。隨輕如雲魄起。

砧

唐孟郊 杜鵑聲不哀。斷猿啼不切。月下誰家砧。一聲腸一絕。杵聲不為客。客聞聲自白。杵聲不為衣。欲令遊子歸。

秤

唐包何 願以金秤銀。因君贈別離。鈞懸新月吐。衡直衆星隨。掌提須平執。銖銖必盡知。由來按分審。莫放弄權移。

牙簪

唐李標 牙簪不可忘。來處隔炎荒。截得半輪月。磨成四寸霜。

器用

卷四

五

辭梳齒。秋入髮根涼。好似紗巾下。纖纖雜出囊。

白角篋

唐羅隱 白似瓊瑤滑似昔。隨梳伴鏡拂塵埃。莫言此箇尖頭物。幾度撩人惡髮來。

印囊

唐陸龜蒙 鵲印龜顧妙無餘。不愛封侯愛石渠。應笑休文過萬卷。至今誰道沈家書。

藥合

朱查 勝生南海濱。引蔓青且長。剪削為花枝。何人無文章。妙才亦有心。割骨問徐芳。繁葉落何處。孤貞在中央。願盛黃金膏。寄

與青眼郎路遠莫知意水深天蒼蒼

剪刀

唐徐寅 寶持多用綉爲囊。雙日交加兩翼。金匣掠平花翡翠。綠窻裁破錦鴛鴦。初裁連理枝猶短。誤縮同心帶不長。欲製羅袍先把看。質非執綺愧鉛銕。

枕

環材枕 後漢張翥賦 有卓爾之殊環。超瑰異之選絕。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葡萄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

器用

卷四

叢生。其似鳥者。若鸞鶴之徑遊。或類鴻鵠之上征。有若孤雛之無味。或效鸞鶯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家文之炯明。灼燦燦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會數密固。絕際無間。形妍體法。既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用珠璧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鏤。錯無丹漆之形。朱圓鴈象之佐。副較呈形。而露露真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璆璠富也。美梓遠巡。不敢與並。相思底幾。睡風于未列。神龍之姿。衆鮮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聚。季世加以綉綉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于德。豈如茲環。既剖既斷。斯須所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

美睡春榮

水晶枕

唐崔莊

千年積雪萬年冰。掌上初擎力不勝。南國舊知何處得。北方寒氣此中凝。黃昏轉燭螢飛。白日零簾水在。絃新。簾竹琴相對。好裁詩。却與滌煩蒸。

花石長枕

唐釋皎然

楚山有石。郢人琢成。長枕知是玉。金

疑水片。睡恐銷閒。發花叢。驚不足。贈予比之金琅玕。瓊花爛爛。浮席端。吾師造吾不執寶。今日感君因執看。試叩鏗然應清律。纖塵不留蠅敢拂。凡物皆因造化資。如何獨負清貞質。南山有雲。錫在空。長松爲我生涼風。高支抱。咏樂其中。行住四儀皆道意。不覺小乘西竺士。惟將此物安上。隅取次。閑眠有禪味。

器用

卷四

美

桃花石枕 卞山幽石產奇璞。荆人至死採不着。何人琢枕持贈君。片片桃花開未落。六月江南暑未闌。一尺花水試枕看。高意正午風展。變室中不減春。天寒主人所重重。枕德文章外。餘徒相或更有堅貞不易心。與君天下爲士則。

席

齊蕭統

本生湖。汝地落影。娒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弄江蘺。遇

君時採蘋

玉座奉君。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迷。

梁張均

始日汀洲際。搖風綠渾側。雖無獨爾絲。幸有青袍色。羅

袖少輕塵。象床多麗飾。願君蘭夜飲。佳人時宴息。

唐李端

桂香浮半月。蘭氣襲回風。舞拂丹霞上。吹消白雪中。

飲食部

茶 爾雅一曰茶二曰檟苦茶也。三日發四曰茗五日葍。葍早
晚之別也。茗飲起晉宋間。

茶名

月兔

紫英

雲花

萱草帶

萬春銀葉

產茶地

峽山碧澗

陽美

建州

蒙山

浮雲

土以

精腴

如霜

者自

採至

于封

七經

月自

胡餅

至于

紫笋

皋盧

玉蟬膏

紫茸香

綠昌明

東川神泉

明月峽

茶葉寮

淳甸

雙井

安州

沙溪

牛臚

此皆

茶之

精腴

如霜

者自

採至

于封

七經

森伯

綠英

清風使

玉液長春

五花

朱葉寮

淳甸

雙井

安州

沙溪

牛臚

此皆

茶之

精腴

如霜

者自

採至

于封

七經

月自

胡餅

白合

金片

晚甘侯

龍花報春

五花

朱葉寮

淳甸

雙井

安州

沙溪

牛臚

此皆

茶之

精腴

如霜

者自

採至

于封

七經

月自

胡餅

雨脚

六班

驚雷美

龍花報春

五花

朱葉寮

淳甸

雙井

安州

沙溪

牛臚

此皆

茶之

精腴

如霜

者自

採至

于封

七經

月自

胡餅

茶品有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先次蒸熟置木盆中剔取其精英
僅如針小謂之水芽小芽中最精者曰中芽即一槍二旗也曰

紫英者葉之紫者也曰白合者乃小芽有兩葉抱而生者也曰

鳥底者茶之帶頭者也

唐觀况賦可憐翠瀾陰此中有泉流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

之既輕烟細珠藹然浮真氣淡烟風雨秋夢裏還錢懷中贈橘

雖神祕而焉求

唐僧皎然歌丹丘羽人輕玉石採茶飲之生羽翼茗藏仙府世

莫知骨化雲宮人不識雪山童子調金鑪楚人茶經虛得名霜

天半夜芳草折爛熳湘花啜又生常說茶茶祛我疾使人胸中

飲食

遊憂慄日上香爐情未畢亂踏虎溪雲高歌送君出

乞茶 孟郊 道意勿乏味心緒病無惊蒙茗玉花盡越既荷葉空

錦水有鮮色蜀山饒芳葉雲根纔剪綠印縫已飛紅曾向貴人

得最將詩與同幸為乞寄來助此病劣躬

映中管茶 鄭谷 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園裏火煎嘗吳僧謾說

鴉山好蜀叟休誇鳥嘴香合坐半甌輕汎綠開瓶數片淺含黃

鹿門病客不歸去酒渴更知春味長

茶晏 唐錢起 竹下忘言對紫茶全勝羽客醉流霞塵心洗盡興

難盡一樹蟬聲片影斜

寄茶 唐曹鄴 劍外九華英城廛下玉京開時微月上碾處亂泉

聲半夜招僧至。孤吟對月烹碧沉霞脚。碎。香泥乳花輕。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

盧仝歌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扣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

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定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蟬垂驚動春風起。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璣。瑞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吝。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幮挂頭自煎吃。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

飲食

卷四

元

吃不得也。唯有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

唐李咸用 空門少年初志堅。摘芳爲藥除睡眠。斥山茗樹朝陽

偏。緩萌如爪罕飛禽。枝枝膏露凝滴圓。參差失向虎羅綿。傾筐投甌蒸新鮮。白矜眼細勻千研。甌排古砌春苔乾。展動寄我清明前。金槽無聲飛碧烟。赤獸呵水急鉄甌。林風夕和珍珠泉。半匙青粉攪潺湲。綠雲輕綰細娘鬟。曾來縱使重支枕。蝴蝶寂寥空掩關。

唐劉禹錫

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嘴。斯須妙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河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盞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醒醒。清峭徹骨煩襟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洞君有錄乃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沾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佳客。不辭緘封寄郡齋。瓶井銅爐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趁風塵。可知花蕊清冷味。須是眠雲跣石人。

關茶

范希文歌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煖水微開。溪邊奇茗

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綠笑穿雲去。

飲食

卷四

三

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器。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今圓中蟬。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甌携江上中流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闕茶味兮輕醍醐。闕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日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耻。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增前莫。衆人之涓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虛全不敢歇。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南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其美花間女郎只闕草。

贏得珠璣滿斗歸。

茶山唐杜牧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入仙

才。溪壑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嘩。等級雲

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開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湧。芽香

紫壁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潤。歌聲谷答迴。碧

音藏葉鳥。雪皚皚。渾梅好。是全。家到。今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

花境落成堆。景物剛三月。登臨恰一盃。

仙人掌茶出荆川玉泉寺近清溪諸山枝葉如碧玉狀如手惟玉泉與公密林飲之年八十顏如桃花

李白。昔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深路月。茗生

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採服淵肌骨。齒老捲綠葉。枝

枝相接連。聯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顧渚茶唐僧皎然我有雲泉鄰。渚山山中茶事頗相關。鷄鳴

時。芳草死。山家漸欲收。茶子伯勞飛。日芳草滋。山僧又是採

茶時。山來慣採無近遠。陰嶺長兮陽崖淺。大寒山下葉未生。小

寒山中葉初卷。吳姁攜籠上翠微。蒙蒙香刺背春衣。山邊乍可

落花亂。流水時驚啼。鳥飛家園不遠。乘露摘歸時。露采猶滴瀝。

初看抽出欺玉英。更取香來勝金液。昨夜西風雨色過。朝華新

茗復如何。女宮露滋青芽老。堯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誰得

識。日暮採之長太息。清冷真人待子元。貯此芳香思何極。

月兔茶蘇軾環非環。坎非坎。中有迷離玉兔來。一似佳人裙上

月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關茶公子不恐

壑源茶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

破武陵春。要知水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

笑。從來佳茗是佳人。

雙井茶黃庭堅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

舊居士。揮毫百斛雙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磴霏霏雪不如。

爲君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

汲江烹茶。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鈞石汲。深清大瓢貯。月歸

春瓮小。杓分江入夜。餅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忽作海。時聲枯

腸未易禁。三椀臥聽山城長。短更。

茶事十詠唐皮日休作陸龜蒙和

茶場。開尋堯山氏。遂入深深場。種薈已成園。栽設寧記石

窪泉。似掬岩罅雲。如樓好是夏初時。白花滿烟雨。

茗地曲隈回。野竹多繚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連盤雲疊

慢。亂簇香簫小。何處好幽期。滿岩春露曉。

茶人。生于顧渚山。老在漫石塢。語氣爲茶癖。衣香是烟霧。庭

從橫子。遶果任儒師。虜日晚相笑。歸腰間似輕。髮

天賦。靈草自然鍾。野姿開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採芳

去雲間幽路危。惟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

茶筴 稟然三五寸。生必依岩洞。寒恐結紅鉛。煖疑銷紫汞。圓如玉軸光。脆似瓊英凍。每爲遇之疎。南山掛幽夢。所孕和氣深。時抽玉茗短。輕烟漸結花。嫩蕊初成管。尋來青蒲。願欲去紅雲。暖秀色自難逢。傾筐不覺滿。

茶籠 箕勞曉摘去。藝過山桑場。開時送紫茗。負處沾清露。歇把傷雲泉。歸時掛烟樹。滿地是生涯。黃金何足數。

金刀劈翠筠。纖似波文針。製作自野老。攜持倚山娃。昨日關烟粒。今朝貯綠華。爭看調笑曲。日暮方還家。

茶舍 陽崖枕白屋。幾口嬉嬉活。欄上汲紅泉。焙煎蒸紫蕨。乃

翁研茗後。中婦拍茶歌。相向掩柴扉。清香滿山月。旋取山上材。架爲山下屋。門因水勢斜。壁任岩隈曲。朝隨易俱

散。暮與雲同宿。不憚採掇勞。止憂官未足。

茶竈 南山茶事動。龍起若根傍。水煮石髮氣。薪燃杉脂香。青

瓊蒸後凝。綠髓吹來光。如何重辛苦。一一輸膏梁。

無突抱輕嵐。有烟應初旭。盈鍋玉泉沸。滿甕雲芽熟。奇香籠春

桂。嫩色凌秋菊。煬者若吾徒。年年看不足。

茶焙 鑿彼碧岩下。却應深二尺。泥易帶雲根。燒難碍石脉。初

下火候還文武。見說前焙人。時時炙花脯。

茶鼎 龍舒有良匠。鑄此佳樣成。立作箇壺勢。前爲潺湲聲。華

堂暮雲陰。松窗曉雪明。此時夕夜茗。野語知逾清。

新泉氣味良。古鉄形狀醜。乃堪風雪夜。更值烟霞友。曾過賴石

下。又住清溪口。且共薦草廬。何勞傾斗酒。

茶甌 邢客與越人。皆能造磁器。圓如月。瓊瓏似雲甌。起聚

花勢旋。眼頻沐香沾齒。松下時一看。支公亦如此。

昔人謝驅役。徒爲妍詞飾。豈知珪璧姿。又有烟嵐色。光參筠席

上。韻雅金鼎側。直使于閭君。從來未嘗識。

煮茶 香泉一合乳。煎作連珠沸。時看蠅目測。乍見魚鱗起。聲

疑蔡松雨。餘恐生烟翠。倘把溼中山。必無千日醉。

開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于浪花裏。併下藍英末。傾餘精爽

健。忽似氛埃滅。不合別觀書。但宜窺玉札。

月夜啜茶 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清言。醒酒宜華席。留僧

想獨閑。不須攀月桂。何暇樹庭萱。御史秋風勁。向書北斗

尊。流華淨肌骨。疏淪滌心源。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葢繁。

惠茶 唐劉兼 題背起紋輕。炙處雲頭細。液乍烹時。

酒 清者曰醪。濁者曰盎。厚者曰醢。薄者曰醢。重者曰醢。輕者曰醢。

酒名 一宿曰醪。美曰醢。未醢曰醢。紅曰醢。綠曰醢。白曰醢。

天乳	春秋	明水	禮記	九醞	三杓	宋	四酎	楚詞
忘憂	漢	紅友		玉友	劉琨作傳		蒲萄	西京
天祿大夫	王世充	青州從事		金莖露	釀花露而成		秋露白	
鹿腸酒	虎國人	真一仙人		平原督郵		紅泥酒	張山江詩	冷仙
郎官清	黃山谷	麻姑	以泉名	白雪清泉	雪千日	瑞露	中山	
雪腴	宋王	齊雲清露	宋	天醇	宋向后	醒醐	紅色	縹醪
王露春		明星		月波		醒醐	紅色	縹醪
清醇		碧香	王訛	清醕		蜜液		凝醪
嘉成		玉液	古名	蛇液		瓊綠		瓊酥
瓊醕		瓊飴		瓊醕		玉腴		玉膏
號珀	漢	珍珠紅		銀光	宋	漂玉	枚乘	碎玉
玉浮梁	李白	玉練槌		玉蘭		瑤泉	宋	瑤源
雲液		玉漿		流霞		金泉	洛口	金波
瑤池	劉后	金漿醪	漢西京	成春		留都春		
浮春	清王	燒春	劍南	麴米春	雲安	羅浮春	蘇子瞻	香液
萬里春	范能	石練春	富平	土窟春	萊陽	洞庭春	吳會	皇都春
十洲春		海岳春	皆宋	竹葉春	宣城	石梁春		
蓮葉春	趙州	錦波春		浮玉香		秦淮春	是原	豐和春
穀溪春	蘭溪	慶雲	皇由別駕	含春玉		梨花春		春泉
春蟻	唐	白蟻	侯	綠蟻	謝玄暉	浮蟻		鳧花
								文

坎小

伯雅

仲雅

季雅

經雅

鸞鶴

勺

黍酒

散酒

散酒

青田植

鸛鶴勺

偏提

金巨羅

碧筒

鸛鶴

金盤落

不落

龍杓

鸛尾杓

梓杓

木也出

盆

窪尊

服匣

單于酒

小口方

總爵

渾脫

紫皮鴨

訶陵尊

周禮六葵皆以舟

鄭康成注舟下室

也即今之酒盤

也

鸛鶴

華開與賢開仙

氣自遠來

幽杯常伴許

陋巷亦隨同

挂影憐紅壁

傾心向綠盆

何曾斟酌處

不使玉山頽

酒胡

同注

同心相遇思同歡

擊出酒胡當玉盤

盤中軌線不

飲食

卷四

三

自定。四生清貧注意看。可亦不在心。亦不在面。猶客隨時自

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饑。爾不

盤亦有衣。有眼不能分。爾飯有口不能明。是非何失。眼何碧

俄形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妝飾。長安斗

酒十千。酷劉伶平生為酒徒。劉伶須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

浮。酒胡一滴不入眼。空令酒胡名酒胡。

金蓮盃。羅宗信謂。金蓮盃。一指嬌香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

書生量窄。受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臨釀朝雲。對量霖雨。

能使。適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尊。留跡。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

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

金厄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

醉。此恨誰知。

玉厄無當。當底也。

將防。美玉常為器。茲焉變漏厄。酒漿悲莫挹。樽俎念空施。符采

功難補。盈虛數已虧。豈惟孤玩好。抑亦類瑕疵。清越音雖在。操

持意漸衰。賦形期大匠。良璞物同斯。

月下傳杯。楊萬里。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

天。得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

舌。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

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下詩腸。冰雪澄。一杯未盡詩

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

飲酣。臨風竹葉滿。湛月桂香浮。醒醉還大笑。發言各不領。

飲酣。盃盃有浪。新酒欲生波。滿樽凝止水。祝地落繁星。

試滴盤心露。疑添案上螢。雪映烟光薄。霜含露色冷。蚌珠

懸皎晶。桂魄倒瀲灩。玉莖沁露心。猶苦翠蓋擎雲手。亦香

光。釀梨花常欲灑。灑杯浮玉液。更磨香。笑吞竹葉杯中月。香瀉

桃花瓮底春。色洞玉壺無表裏。光提金盞有精神。常嫌竹

葉猶凡濁。始覺榴花不正真。

典寶。已下出別。

五齊。重。一日泛齊。泛者浮也。二日醴齊。醴者汁相得而三

日晝齊晝者謂清熱也 四日縱齊縱者成紅赤色也 五日沉齊沉者成而清也

四飲 一日清清者謂清而為之 二日醫醫者謂去聲而為之 三日漿漿者謂今三 四日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穀者謂稌黍稷粱麥也 膳用六牲馬牛犬羊豕豕豕也 牛夜鳴則病 羊冷毛而毳 羶犬赤股

而狂躁 豚鳥醺色而沙鳴 豕豕目視而交脰 腥馬黑脊而般臂 婁此六者皆不可食

羞用百有二十品既飲既食曰羞 未飲未食曰羞 珍用八物淳熬淳母炮豚炮羔醢珍漬肝腎也

六獸 鹿麋麋 六禽 雁鴈鴒 三轉 鹿麋麋也

二羹 大羹劉羹也 五齊 呂木齊 五齊 豚拍深蒲也 七醢 醢麋鹿也

七菹 菹菁藟落葵芹笋也 湯之薄者為沫 厚者為俸

庖人製法 春行羔豚膳膏齊 夏行腍醢膳膏臊 秋行犢麋膳膏腥 冬行蠃羽膳膏醢

享宴 解享有體薦宴有折俎 凡享解其體而薦之 宴則體解節折升之

字釋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膳 音越多汁 膳 泥 險 膳也 菹 乾魚也 厭 厭也

豈敢如酥

青餠飯色青如蟹珠食之延年

唐皮日休 傳得三元精餠名大宛聞說有仙卿分泉過屋春青

稻拂霧影衣折紫華蒸處不教雙鶴見服來惟怕五雲生草堂
空坐無饑色時把金津嗽一聲

槐葉冷淘杜甫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粳來近市汁滓定

相俱入鼎資已熟加食愁欲無碧鮮俱炤飭香飯兼包蘆經齒

冷于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腰褭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

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水清玉壺

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飲食

卷四

四

餠

唐項斯 行到鱸魚鄉里時餠盤如雪怕風吹猶憐醉裏江南路

馬上垂鞭舉釣時

餠絲結

唐司空圖 主人薤盤盤素絲寒女簪簪墨子悲蒼乃假使傷為

之八珍重杏失顏色手援玉節不敢持始狀芙蓉新出水仰折

重衣傾萬蓋又如合歡交亂枝紅茸向暮花參差吳蠶落蘭抽

尚絕細縷纖毫看欲滅雲鬟羞隨倭墮環綉要長並紫莢結我

愛此絲巧妙絕世無為君坐歌陳座側

糖霜

楊廷秀

亦非崖蜜亦非餠青女吹霜凍作水透骨清寒輕着齒

嚼成人跡板橋聲

糖合山

唐王冷然賦 原其所管妙實難名素手淋漓而象起玄冬洄瀾

而體成盤根趾于一器擬崖峯千四明或峻或危其勢參差隱

映陸離凝雪岫之座窺乍輝乍煥其色璀璨灼燦皓軒與玉臺

今相亂縱天台掛起而凌霞太華削成而侵漢雖萬仞之奇特

非四座之榮觀豈若茲山咀豆之間蒙綠樹而形綺羅紅花而

色班吮其味則峯巒入口玩其象則瓊瑤在筵

蜜

飲食

四

晉郭璞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醴滑蘭香

英 王摩詰作露葵英杜子美作錦帶英陳思王作七寶英羅

浮穎老有骨董英交趾作不乃英不錄英蘇子瞻作百兩英吳

淑作玉杆英金綿酢蘇山平為玉杆英黃雀脂為金綿酢

菜具

唐劉禹錫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波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濃于

酒壓過佳人纏臂金

餅

唐劉琚 細似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

玉腴唐詩也補注

驛驛輝輝唐詩也補注半九吳中肉山菜也

黍蒸今角 藏魚鮓也 幽救也 救乳也 水黍食之

酒骨也 肉磨健咳 軟盤家令執手執 浮蛆酒杯上跳沫者

毛澤民 水紗臥瓮青蓮墨浮蛆欲上真珠泣

濛濛崑山清露寒洗下雲腴和玉汁小槽決決秋泉語老盆說
混春光濕

卷四

名物通 卷五

衣服御謂之濕絲謂之純袂謂之裳音營衣背謂之襟 音促

袞衣九章 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彙虎雉皆畫以為繪
六藻七粉米八繡九黼皆繡以為緇衣五章裳四章

皇后六服 祿衣從王祭先王禴狄祭先公鞠衣告喪色黃闕
狄祭羣小祀展衣見王見賓祿衣以御于王色黑

袷袷人上袷袷也袷袷也袷袷也 袷袷也袷也袷也 袷袷也袷也袷也 袷袷也袷也袷也

袷袷也袷也袷也 袷袷也袷也袷也 袷袷也袷也袷也 袷袷也袷也袷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緇衣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具世上何人識羽袍。狐貉近懷珠。履貴辟羅遙。美白巾高陳王。

輕煖如相遠。免製裝荷效廣堅。

氈毼禮也。稱者謂氈毼。音登。坐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止也。

巾并制如兩手相合。并時也。後漢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如覆杯。前高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廣之章甫者也。方言云。大巾謂之給。音分。又謂之帟。亦謂之隊。

巾名

鶴尾巾漢高祖微時製 練巾爾衡 綸巾諸葛孔明製。綸音絲。綸也。音倫。

白綸巾謝萬 紫綸巾石季倫 白幹巾音葛。弁。缺。日。幹。即。桐。巾。音牛。

烏角巾杜詩。晚風 烏角巾杜詩。錦。聖。先 仙桃巾

角巾晉羊祜折角巾。郭林 葛巾陶淵明。幅巾。見家禮。漢末王公士

王導製。折角巾。宗

踏養唐中宗賜百官者 鹿皮巾陶洪化巾。秦繼翰 尖巾蜀王

僕射巾裴冕 一褶巾 華山巾上下 蓮花巾女冠 漁巾高九

雲巾又名無尾巾 冒絮扶頤帶

華陽巾 剪霧裁烟。勝角冠。來從玉洞五雲端。醉宜薤葉欹斜。

影穩稱菱花。仔細看野客。愛聞龍鶴髮。溪翁爭乞配魚竿。與仙

首飾。勞相寄塵土。翻慙戴去難。

紗巾唐陸龜蒙 薄如蟬翅。背斜陽。不稱春前贈昌郎。初覺頂寒。

生遠翠。頂憂頭。白戴新霜。堪窺水檻澄波影。好排花樹亞藥香。

知有芙蓉甯自戴。欲畏烟霧訪黃房。

帽名

縹布冠

遠遊冠

進賢冠文冠

芙蓉冠

玄冠宗廟行禮所服

獬豸冠法官所服

黃冠

九氣冠

貂蟬冠

幘古卑賤不冠者。用以覆髻。謂頭巾。古以皂羅三尺裹頭。號幘之承露。

衣服

通天冠

方山冠天子所服

惠文冠武冠。又有杜後惠文法。官所服。趙惠文王所造。

雕玉冠神仙所服

仄注冠儒生所服

鵲冠鄭太子服

簪冠

鵲冠

鐵冠隱士道流所服

綠霞冠上真所服

鶴鶴冠後倖少年所服

衣船衣之圓領也。在項下。屈曲處。即襟也。如船形。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言醉後不整領也。

結髻下音耳。緝。髻。羽以爲衣也。

偏髻音篤。新衣聲。國語申生。衣偏髻之衣。

緋交襜即視也。

幘其即切。周禮掌練絲帛。

襦羅衣

黃羅紫羅謂如箇黃羅。乳母服紫羅。杜詩。雲山紫羅深。

翠離婦人覆頭者

綰古神字 紒古晉字 褐音機。船 幘音鼻。視 如南夷。關頭衣。

綰統素聲 成削示髮也 繩環戒指也 劍葉翠聲

綉帽唐李 白帽管仲 研硝帽汝陽 鹿皮帽何商 紗帽唐

研光帽西王母舞 裘帽宋 黃帽刺船 蓮帽吐蕃

席帽西羌 突何西戎帽 履展木履 接目離履展

警一名關端唐詩選梳關端學官教 履展履展 接目離履展

轆唐李商隱 嘗聞宓妃。渡水欲生塵。好借嫦娥着。清秋踏月輪。

山水袍 濫時來之寵沐。振長纓以祗肅。奉性典之文章。待相

陳江總賦 縠之絲竹。解女蘿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繁霞。針

縠則千岩映目。岡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將符采于彫煥。

衣履 卷五 三

並芬芳于蘭菊。憫四遇之徂。軫百慮之遐。遙霜飛空而侵。霧

歷。矧月而猜。弦。聽風。鐘之易近。對水。霄之疎懸。若董衣之百結。

同衛服之十年。嗟班。髮之已。颯。愧冶。袖之為。妍。謝。卿。珠之有。執。

荷。墜。履之無。捐。

五雲裘 唐李白歌 粉圖珍裘五雲色。曄如晴天散彩紅。文章彪炳光陸

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為。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苦錦含碧滋。

裙襦 陳齊郭 晶晶金紗淨。離離寶綫裙。腰非學楚舞。寬帶為思君。

續衣

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

線。含情更著眠。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

衣香 梁劉孝威 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曆比

洛妃。香。纓。麝。帶。逢。金。縷。瑣。花。玉。勝。綴。珠。微。蘇。合。故。年。微。恨。飲。都

梁路遠。恐非新。猶賢淡。君芳千里。尚笑荀令止三句。

擣衣 劉希儀 秋天瑟瑟夜漫漫。月白風清玉露溥。燕山遊子衣裳薄。

秦地佳人閨閣寒。欲向樓中繫楚練。還來機上裂齊紈。攬紅袖

分愁。徒倚。盼。青。帖。今。悵。盤。桓。盤。桓。徒。倚。夜。已。久。螢。火。雙。飛。入。簾

衣履 卷五 四

廡西北風來吹細腰。東南月上浮纖手。此時秋月可憐明。此時

秋風別有情。君看月下參差影。為聽莎間斷續聲。絳河轉兮青

雲曉。飛鳥鳴。今行人少。攢眉結縷思紛紛。對影穿砧魂悄悄。聞

道還家未有期。誰怜登龍不勝悲。夢見形容亦舊日。為許裁縫

改昔時。紙書遠寄交河曲。須及明年春草綠。莫嫌衣上有班班。

只為思君淚相漬。

梁齊梁 關闔下重關。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砧城外發。浮

聲遠。雀臺飄。響。渡。龍。閣。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裁。摧。方。未。已。

定自乘軒里。乘軒靈世家。佳麗似朝霞。貝瑤耳上昭。方纔領聞

針衣重。百和屑。髮。揮。九。枝。花。昨。夢。庭。槐。落。今。朝。羅。綺。薄。拂。席。卷

針衣重百和屑。髮。揮。九。枝。花。昨。夢。庭。槐。落。今。朝。羅。綺。薄。拂。席。卷

針衣重百和屑。髮。揮。九。枝。花。昨。夢。庭。槐。落。今。朝。羅。綺。薄。拂。席。卷

驚。開。繡。舒。通。鶴。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還。紫。素。腕。
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
獨。杵。搗。衣。非。是。無。人。助。意。欲。自。鳴。砧。月。缺。孤。影。乘。風。送。迴。
音。言。搗。雙。絲。練。似。奏。一。絃。琴。令。君。聞。獨。杵。知。妾。有。專。心。

搗素

班。使。什。賦。若。乃。廣。儲。圓。月。暉。木。流。青。桂。露。朝。滿。涼。衿。夕。輕。改。容。
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朱。珮。之。精。明。若。乃。
呵。眸。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靡。千。是。投。香。杵。叩。玫。砧。
揮。覺。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桂。由。貞。而。響。沉。散。繁。輕。而。浮。捷。
節。疎。亮。而。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

衣服

卷五

五

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傷。長。袖。千。蘭。秋。綠。半。月。千。
蘭。襟。表。纖。手。于。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計。修。路。之。遐。迤。恐。芬。芳。之。
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

帳

齊。王。融。幸。得。與。珠。綴。最。塵。君。之。楹。月。缺。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
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缸。當。夜。明。

宋。沈。約

甲。帳。垂。和。壁。蟾。雲。張。桂。宮。隋。珠。既。吐。耀。翠。被。復。含。風。

唐。李。嶠

久。閉。先。生。戶。高。寒。太。守。襦。羅。將。翡。翠。合。錦。逐。鳳。凰。舒。明。

日。彈。琴。夜。清。風。入。幌。初。方。知。決。勝。策。黃。石。受。兵。書。

美人帳 窻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

被。被。頭。別。施。帛。為。綵。謂。之。被。池。

李。嶠。桂。友。尋。東。閣。蘭。交。聚。北。堂。象。筵。分。錦。綉。羅。薦。合。鴛。鴦。光。逸。
偷。眠。穩。王。章。泣。恨。長。孔。懷。欣。共。寢。棣。萼。幾。含。芳。

宋。劉。孝。威。啓

色。咆。桃。采。逾。聯。璧。鄒。君。慚。秀。楚。侍。羞。珠。雖。復。帝。

賜。鶴。綾。客。贈。寫。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
其。香。氣。

集。句

雪。來。松。更。綠。霜。降。月。彌。輝。袴。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千。

春。草。濃。

將。同。玉。蝶。侵。肌。冷。也。道。金。鵬。逼。體。飛。容。貌。常。目。中。

長。短。不。復。疑。腰。帶。定。知。今。瘦。小。衣。衫。難。作。遠。裁。縫。

山。蘆。花。被。

衣服

卷五

六

採。得。蘆。花。不。浣。塵。翠。簾。聊。復。藉。為。褥。西。風。括。夢。秋。無。際。夜。月。生。
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鞵。莫。為。鴛。鴦。
妬。款。乃。聲。中。別。有。春。

紙帳

清。隱。四。壁。刻。溪。霜。高。臥。梅。花。月。半。床。蠶。食。有。天。春。不。老。瑤。臺。無。
夜。雪。生。香。覺。來。虛。白。神。光。發。睡。去。清。閑。好。夢。長。一。林。總。無。塵。土。
氣。何。妨。留。我。白。雲。鄉。

纂組部 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節白與黑謂之繡

針

有兄賦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處于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巧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銳其刺者耶頭銛達而剽趙繚者耶趙繚為特神繚長貌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遠而事已簪以為艾管以為母既以逢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針理

纂組

卷五

七

玩珍蚕 三月 柘蚕 四月 玩蚕 三月 愛珍蚕 五月

寒珍蚕 七月 四出蚕 九月 寒蚕 十月 續

有兄賦 有物於此偽儼兮毛貌其狀屢化若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

焉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化壯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蠅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

吳楊泉賦 喻用清明浴用穀雨多求柔桑切若綢繆起止得時

水盤

唐王起賦 懿北極之寒境有水蚕之處水匪系桑之是食匪幽

既遠燥而就濕知同類而殊能爾其玄律窮芳歲暮百谷風壯翠川水固游片片之凝光映重重之積素十畝之間今洩洩何勞六尺之內今涓涓正沍既苦寒而不倦將載績而是務觀夫如臨如履經之管之隔瞻瞻之層水吐漠漠之輕絲朱絲曳而

纂組

卷五

八

愈出。繡成而是安。煥乎有章。豈寒女之能得。超然獨處。信夏蟲之所凝。淋漓未判。組織方逞。匪絲于盆。匪懸于井。蚕事登矣。必因之而制。水繭稅求焉。將取之而越境。豈比夫風戾之所生。歲單之所成。蚕月而方育。蚕器而見營。安能苦其節。嚴其貞。窺之有戰戰之色。取之有冲冲之聲。匪樹而遊。奚咸仙而化。不筐而積。奚假蟹為名。宜乎海人見採。堯舜斯呈。伊泰蠶之繁。委寔生之殊。詭鼠遊水下。我亦來斯。龜生火中。吾乃異彼。况乎雪霜是履。麟角多奇。若解以東風。與泉魚而共躍。藏諸北陸。幸與人之見知。宜乎含章勿改。牽絲有待。倘來獻于九重。必相宣于五彩。

機

漢王逸賦。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翼齊首。傲若將征。方員綺錯。微妙窮奇。重食品飲。物有其宜。兔耳跼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窺身匿跡。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御餌。澆滑其陂。虎盧重起。藏微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于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委人告訖。含罷獻絲。或黃或白。蠶蠟凝脂。織女手經之絡。之關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翠釋羅衣。披華幘登神機。乘輕杼覽床。掉動捷多。容俯仰生姿。

唐詩。勤得。不盈筐。燈下。線絲恨。更長。着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綉。鴛鴦。

秦組

卷五

九

織

鮫綃。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綃績。從水中出。寄人家。賣綃其眼能泣。則出珠。

左思吳都賦。泉室潛藏。而卷綃。淵客懷慨。而泣珠。

珠館馮夷室。靈鮫信所潛。幽閨雲碧。隔澗溪。水中簾。機動龍梭。躍絲繁。藕絲添。七葉牛女恨。三日大人嫌。

焦仲卿妻。透手擊吳練。凝冰笑越縠。無因聽札札。空想濯纖纖。周成王時。因祇之闕。織女工。壹人。體貌輕整。被纖羅維綉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搖。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采色絲。納于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來獻有雲霓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燦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雉樓。雜珠錦。

文似貫珠。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幅皆廣三尺。出王于年拾遺記。

織婦。梁劉孝威。妖姬含怨情。織緯起秋聲。度梭環玉動。踏緯珠鳴。經稀疑杆。澁緯斷恨。絲輕蒲葦。始欲罷。驚。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窗相向。開窻疎斜。語度紗輕。眼笑來。麗麗。隔淺紗的的。見妝華。鑲玉同心。藕絲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簪。臨。斜。機。頂掛流蘇。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鮫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問遺五馬。共脚。踟。直為。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消。花。枕。覺。泪。濕。羅巾。獨眠。真自難。重。食。猶。覺。寒。久。憶。凝脂。緩。彌。想。橫。陳。歎。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端。南。端。稍。有。期。想。

秦組

卷五

十

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釵更堪怡。新妝不點黛。余還自畫眉。陳徐陵。織織。連玉指。脉脉。正。眠。斜。振。振。同。交。縷。停。梭。續。斷。絲。簾。前。初。月。照。洞。戶。未。垂。帷。弄。機。猶。掩。淚。爾。令。織。素。遲。遲。髮。蓬。門。積。恨。多。夜。闌。燈。下。不。停。梭。成。緣。猶。自。貽。錢。納。未。直。清。機。一曲歌。

錦

唐李嶠。漢使巾車遠。河陽步障陳。雲浮仙日出。霞滿蜀江春。機。迴。文。巧。紳。叢。束。髮。新。若。逢。楚。王。貴。不。作。夜。行。人。織。錦。唐虞世南。寒。閨。織。素。錦。含。怨。欲。雙。蛾。結。去。聲。新。交。縷。盛。經。脫。斷。絲。多。衣。香。逐。舉。袖。劍。動。鳴。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

臨風舒錦唐蕭郎麗錦正云終。襜褕展向風花間。翻覆翠色亂。

動搖紅。縷散悠颺裏。文冠彩灼中。低垂疑步障。吹起作晴虹。既

與丘遲受。深知卓氏功。還將製服。從此表亨通。

文君濯錦唐張何賦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迴文之重錦。鮑

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華宜疎。安花巧密。寫庭葵

而不欠。假山鳥而能悉。績縷嫌遲。嘲娥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

與纈而成疋。言濯春流。鳴環乃出。于是近深沅。傍清沚。朱顏始

映珍篋。方啓其始入也。就芳樹影。落澗中。少將安焉。若晴霞色

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法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懸林崖。出泉

洞。遲日徐轉。和風緩送。稍變迴鶯。全分舞鳳。戲蝶時遠。嬌鶯欲

集

卷五

十一

弄。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而入貢。懿其采色足重。鮮明可嘉。青

爲禁柳。紅作官花。能使御尉榮帳。夫人傍車。郎官衣而列宿。郡

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統之與地。練豈非細葛之與輕紗。

綾

唐李嶠 金縷通秦國。爲裘指魏君。落花過寫露。飛鶴近圓雲。馬

眼水凌影。竹根雪霰文。何當畫素女。烟際坐氤氳。

梁庾肩吾 團雲緝鶴。都市希逢。寫露傳花。畫臺罕遇。

織綾 唐李峴 去年蚤惡。後帛貴。官急無絲。織紅浹。殘經脆薄。

不通後。鶴鳳蘭。失頭尾。今年蚤好。絲白絲。易鮮花。活人不知。

望。雪裏鶴。張翅禁苑。風前梅。折枝不學。都家婦。懶懶。蠟。捐粉。

拭設官眼

精 魯病生新也

梁庾肩吾 表 鶴露宵凝。輕綈立變。雁風朝急。冷服成溫。霜絕

雪委。霧殺水鮮。

羅

李嶠 妙舞隨裙動。行歌入扇清。蓮花依帳發。秋月鑒帷明。雲薄

衣初捲。蟬飛翼轉輕。若珍三代服。同體綺統名。

周庚信 啟 懸機巧織。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

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縷之重。

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月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

集

卷五

十一

終自無期。黃雀啣恩。竟知何日。

紫霞綺

白居易 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杏綺紫氛氳。開誠日映晚霞色。

滿幅風生秋水紋。爲稱欲裁。裁條葉破。製裘將剪。惜花分。不如裁

作合歡被。寤寐相思如對君。

紗 方空縠 薄如 水丸 也 吹綸絮 似絮而細言吹噓

縠

杜荀 縠綵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床玉手亂殷紅。萬

草千花動。疑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對美人細意。

縫。貼平裁。縫減盡針線跡。春天衣着爲君舞。秋蝶飛來黃鸝語。

洛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炤日宜輕舉。香汗清塵汗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恐羈旅。

白晝

高昌有草。其葉如蘭。其中絲為細。名曰晝。國人取之織。

采一賦

尋造物之妙巧。圓飾化于百工。嗟莫先于繡。繡自帝

虞。裁風雜藻。火與粉米。夢山龍與華虫。觀其締綴。與其依倣。

龍為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為形。既綿華而稠采。亦密紈而疏明。若春陽之

揚。似秋漢之含星。已間紅而韻紫。亦表玄而裏素。間綠竹與

蘭。在維春松與芳樹。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媚。窺鏡

自憐。車馬之光。飾畫衣裳之妖妍。既徒倚于丹墀。亦徘徊于

琴組

卷五

三

青閨不怠末而反本。吾謂遂惟乎澆薄。

繡樣

日落堂前花蓋嬌。爭拈小筆上林描。綉成安向春園裏。惹得黃

鶯下柳條。花隨玉指添春色。鳥逐金針長羽毛。

唐李新玉

桃花日日覓新奇。有鏡何曾及畫眉。祇恐輕梭難作

正。登辭纖手遍生眠。合蟬巧間雙盤帶。聯雁斜卿小折枝。豪貴

大堆曲。微可憐辛苦一絲絲。

駢然。為黃葉與作秋。駢然。為細中琴瑟之絃。蘭生山。承不

落。不辭居民。製為細。名山。幽。幽。出。青。霞。青。葉。亦。有。之。

葛。即。而。首。升。服。也。

弱質人皆棄。惟君手自裁。萬金霜後竹。香惹眼前梅。

凌雲勢。須憑接引才。綠陰如可惜。黃鳥定飛來。

採綿

秋陽收盡枝頭露。烘綻青囊紛白素。田婦携籃採得歸。渾家

指作機中布。大兒來覓襦。小兒來覓褲。半擬償私債。半擬輸官

府。竹籠漸看活火薰。蠶垂母子走紛紛。尺鐵碾出瑤空雪。一弓

彈破秋江雲。中虛外泛提成索。晝夜踏車聲落落。車聲絕。冷催

上機。知作誰人身上衣。小女背面臨風泣。憶從隨母園中拾。

布。南方大山中有火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居山中。

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沃之。即死。積其毛作布。若汗以火

燒之。則潔。

李晴

御績創裁黃。細冠表素王。瀑飛臨碧海。火浣擅炎方。孫被

琴組

卷五

古

登三柏。劉衣關四方。竹因春斗栗。來向棟樑芳。

阿錫。阿。細。細。錫。細。布。

剪絲

唐沈佺期。宮女伶芳樹。裁花競早榮。寒依刀尺盡。春向綺羅生。

弱蒂盤絲發。香蕤結素成。纖枝幸不棄。長就玉階傾。

唐張九齡。蛇女矜容色。為花不讓春。既爭芳意盛。誰待物華真。

華作參差發。枝從點綴新。自然無限態。長作宛陽晨。

吉貝。細。容。瑩。白。熟。時。碧。纈。中。行。實。如。珠。珣。細。過。絲。綿。將。用。之。則

車。輪。絞。出。其。絲。但。紡。不。織。任。意。以。抽。相。牽。不。斷。林。邑。績

任。土。作。貢。練。熟。絹。也。

齊謝眺 澄江靜如練

斑枝花 木高四五丈花殷紅大于盃花落而繁蕊焉即木綿

明汪廣洋曲

斑枝花 光輝燦爛耀交州二三月交州人家花滿

城滿城花開未抽葉焜煌隔水散霞采綠空張錦繡信非

韓郎丹染根恐是杜宇啼成血啼成血着樹枝點盡濃芳也自

奇嶺南到處都種此嶺北居人希見之穠芳曉落花時雨東家

西家具雞黍當門笑拾瑪瑙鐘持向城南踏春去交州地煖春

歸蚤一夕東風為誰老翠苞半折漸吐綿雪花填滿行人道越

娃榜官爭採綿採綿盈筐勝萬錢提就瓊舒酥如蠶絲成水縷

細如烟千萬縷綿綿到底知幾許的的煙煤夜結花輒輒機聲

卷五

卷五

五

暗相語停梭拚袂乃得眠吉貝相將下機杆并刀裁剪秋江雲

與郎為衣白且新鄉社年豐載春酒郎試新衣賽海神從今只

種斑枝樹開花結子兩成趨勸郎切莫種垂楊引惹長條繫愁

緒

顏色 考工記一染絲再染纈三染纈五入紺七入緋紅色染

絢 五采

絢 初生色

絢 淺青

絢 綠色

絢 綠色

絢 綠色

絢 綠色

絢 綠色

縹 縹而

縹 沙紋

縹 取如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縹而

縹 沙紋

縹 取如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縹而

縹 沙紋

縹 取如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縹而

縹 沙紋

縹 取如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縹而

縹 沙紋

縹 取如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縹而

縹 沙紋

縹 取如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縹而

縹 沙紋

縹 取如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縹 綠色

赤 勞勞遘清內汗馬火旗間平生血誠盡不獨左輪服

黑 已見池盡墨誰言笑不熱漆身思未報貂裘貧豈嫌

又 路關天光遠春還月道臨草積河畔色楓結路邊陰未映

君王史先標胄子襟經明如可拾自有致雲心

卅九旗日月為常交龍為旗通帛為旂 旂色 雜帛為物熊虎

為 鳥華為旂龜蛇為旂 長 日 旂 全羽為旂析羽為旂

卷五

六

白玉琯唐王起賦虹彩潛射。蜺旌並建。鸞鶴映之以生光。烟霞

奏之以適願。同鈞天之樂。靈境獨聞。在層城之宮。人寰共遠。

圓其表而合規虛其中而通理光連素手雖提握之不忘色映丹唇在吹噓而成美色遡瓊樹影雜瑤臺怪清越之音不扣

而和馨香之德不召而來固仙侶之所執非玉人之取材

珠有八品。有瑤珠、走珠、滑珠、礫柯珠、官雨珠、鏡珠、蔥符珠。其品則遁下也。圖珠名黃支。不圖者曰瑤。陰之陽也。故勝。

大海中多珠璣狀如肺有四眼六腳而吐珠龍珠在
額髮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
百珠爲一珠

一、珍吳

卷五

充

晉張隨賦
初解磧礫。訝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

王奉珪賦
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東海之上。逐明月而虧全。

色奪琉璃光射金石。鮫人泣吳江之際。遊女弄漢臯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自綠。無脰而至。有威必通。去映魏車之裏。

來還合浦之中垂輕廉而璀璨綴珠網之玲瓏

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烟冉冉以四收萬籟

息而無聲是珠也。靈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耀周閭皆明。呀紺石而爲官被綠苔以垂纓挹波星之光芒吸沆瀣之精英。

木散景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鳥警而移珠。羣犬搏兮爭鳴。

唐李嶠
聚網金與側玲瓏玉殿隈。昆池明月滿。合浦夜光迴。

逐靈蛇轉形。隨舞鳳來甘泉宮。起罷花媚望風臺。

三珠樹生赤水上樹如伯葉皆爲珠珠生蚌中蚌生樹上綴著不解而樹乃生于石在海濱

琥珀生樞要其上方瘠不生草澤者八九尺大如能削去皮則小如斗切如匙參差疑乃成又曰慈虎用十手爲參

瑟瑟 碧珠也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

水面風吹瑟瑟羅

唐白樂天
半江瑟瑟半江紅。

一蓬秋雨睡初起。半硯冷雲吟未成。

木難 祖母綠也。出烏日中結沐所成。其色碧。上者名助把。避深
積翠。中者名助本。明綠。下者名數小。思美。翠。出

同
同
山
中

金 黃、銔、飯、銕、音蕩。或板笑四者皆金名也。溫、黃金。美者曰銔。銔、金曰銔。錫之純澤曰純。上山有礦，下有金，掘地丈餘，至

珍異

卷五

三

紛子皆一頭黑焦此鎔石也下有金大者如蒜小者麻豆色如桑黃咬之極軟卽真金

南楚標前貢。西秦議舊城。祭天封漢嶺。擲地警孫聲。向日

披沙淨含風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獨有四知名

金蟻 自然國石如龜形式如簪附乃重疊如壳相包斷之至盡其大如拳復破之中有一蚤如蟬蟪蠕蠕能動育之則寶

自至有金蚕毒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蚕楚局則越俱
蟬摘之必獲。

中合括光一縷出南蕃性堅黃如酒次者名走水紅

辟珠 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竹木不能損謂之聖鐵

山南舊西溝卽寶石山

婆娑石 解一切毒擇色無斑點有金星磨之成乳汁者爲上能令難愈熱血化成水出而滅

鏡 大如錢形質明而透色如雲母用作眼鏡出西域蒲刺國
取 名如輕雲之望日月也

玳瑁 狀如龜，大者如盤，背負十二綵，有文，滿取用時必倒，則其甲自動。

紅鞦韆 大如巨果，赤爛如朱，美觀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又堅重，不可破。

火齊 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砂，較重者也。

雲母 入地千歲不朽，有八種，向日視之，色青白，多者名雲母，色黃白者名雲母，色青黃者名雲母，色青白者名雲母，色青黃者名雲母，色青白者名雲母，色青黃者名雲母。

空青 生於州山谷，及越山，有銅處，銅積重則生空青，狀如楊梅，故別名楊梅青，其腹中空，破之有聲，若絕難得，亦有大有如雞子，小者如豆，三月中旬采，又曾青，其色理亦無異，但其形如雲母，如連珠相綴，難得，又有白青，出豫章山，亦似空青，則如銀珠，色白，腹不空，亦名碧青，研之色別名魚目青。

珍異 卷五 五

李嶠 思婦屏輝掩，遊人燭影長。玉壺初下箭，桐井共安床。色帶長河色，光浮滿月光。靈山有珍寶，仙閣薦君王。

銀

錢 李嶠 錢名，錢刀，王莽名，以金鑄其文，形如刀，元錢，唐初進式，文德皇以指甲指一痕。

唐李嶠 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帶泉寶地，馬將金滿。趙壹囊初乏，何曾箸欲收。金門應入論，玉井冀來求。

歷代錢法 九府圖法 秦法重半兩 榆莢五銖赤

乃當五 漢武 隋錢千不盈一斤 唐初行錢，聚銀

金鋼 出扶南，質類水晶，色微黃，可以割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銀乳人汲取之，竟口乃出，以錢之不傷，惟於牛角能碎之，於羊角高山出一角而白，貨一云金鋼，鐵生極高峯上，鷹鷂之屬打食于上，遂方。

復出

青鳧 形如鵝，大其子若草葉，如香，種能還錢。

蚌淚 南倭海，水或減，則蚌積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點，得之和色者，物則清，而夜照，沃焦山或風捷，外與物志。

邱君子 生南海，有雌雄，青碧色，狀如杏仁，欲驗真，假先于口內，含令熱，然後放，醋中，雖難相起，遂便合，即下其邪如，果粒此真也，主難產，人聞不易得者。

無名異 小，黑石子也，出大食國山谷間，大者如彈丸，小者若指，果，顏色黑，褐，賣之如附，錄血滴之即化。

蟾桃核 長四寸，廣四寸七分，元內庫所藏物也，止半核耳，明朱濂 斯核也，匪鑄而成，匪桃而凝，藉五行之毒，毒資六氣，以流形，鄙猥卑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扣則有聲，知

何年之中折，存半壁之晶英，俯貼金盤，巢連之龜藏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杯弗傾，銳首聳兮尖岑，豐下積兮陸星，東轍絕背文之箱，一霍瑩面色之類，荷盤欲展，蚌甲未局，藏仁之迹猶在，含肌之鮮如生，因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文層，靈鶴軒翥，今頭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自鸞儀，同藏珍于天府，星形屏魄，挾瀨氣于蓬瀛。

水犀如意 樂前文啓 使歌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名儒，折驥駟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惡其大資，旄牛輕拂，張敬愜其舊儀。

水晶念珠

等量紅縷貫晶英盡道勾圓別未勝。鑿斷玉潭盈尺水琢成金。
地兩條水輪時祇恐星侵佛掛處常疑露滴僧。幾度夜深尋不
着琉璃爲殿月爲燈。

金剛子念珠

不共番經出寶函。定從胡脫摘偏衫。核堆縹子鑄蟬爛。
果聚香林孔雀啣。不斷百思惟嶺臘。手提一串縛狂繆。儀來換
米無人識。從與遊僧上海帆。

九貢

官受方物各貢其土之所出

一祀貢 菁藟茅區三牲魚腊。鰾之醬。盧牛封鼠。蠟。玆海物。屈
天地之美也。

珍異

卷五

三

二類貢

縣絲、獻泉、江歷、照貝、姑妹、之珍、翡翠之羽、

三器貢

厲砥、磬錯、浮磬、惟石、鏐枝、蘭鼓、彤弓、楛膏、闕象之旌、
魚支之輶、鮫肢白茅、

四幣貢

織貝、文皮、石璧、圭瓊、嵌琮、玄練、碧璫、碧琰、青馬、乘黃、
玆白、素驪、白玉、駒駟、駿騏、

五材貢

鄒桐、枏、松、欂、櫨、幹、栝、柏、篠、簞、箇、幹、
縹、鐵、銀、鑲、瑱、珠、金、錫、瑱、琨、琅、玕、丹青、犀、貝、文、犀、象、齒、

六貨貢

龍角、火龜、

七服貢

玄纁、璣、組、紵、紵、纁、虎、豹、狐、狸、之、紕、屬、

八游貢

夏翟、揚、鸞、阜、雞、孔、鳥、簡、鶴、短、狗、露、犬、白、鹿、麋、

九物貢

香 取異者

龍腦香

出西方。木形似杉。香乃其膏也。瘦者出龍腦。肥者出婆
律。溫時無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冰
雪。清香。爲百藥之先。于茶亦相宜。多則掩茶氣味。萬物
之香。無出其右。一名栴檀。布羅香。

龍涎

出大食國。羣龍遺涎于洋中。國王駕大舟取之。其涎初
若脂。膠黑。黃色。有魚腥氣。久而成大塊。香品中最貴者。
燒之。去惡氣。除病疫。出梵國。如大豆。香聞百里。

旃木香

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
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却
死香。死尸在地。焚氣。卽活。漢時月氏國曾獻之。武帝

返魂香

出波弋國。焚著衣。則月不絕。所過地土。石皆香。輟朽木
腐草。皆榮秀。用熏栴檀。則肌肉再生。出獨異志。

都夷香

如粟。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饑。以粒如粟。米投水中。俄而
滿大盂也。

煖香

出雲漢。有僧舍。盛冬。若客至。不燃薪火。煖香一炷。滿室如
春。人士更收餘燼。

降真香

出南海山中。根本其大。代之四五十年。木皆朽敗。惟中節堅固。芬香獨存。
取以爲香。今有草亦名降真。香以氣味相似也。

藿香

大者如藿。面一。名流。葉如蝶。中流。葉最厚。味其最大。如小
甲香。葉青。黃色。長四五寸。用其葉。先以酒煮。去腥。及涎。雜衆香
燒。萬歲。藥水香。出晉池。寒國。言曰。從雲。出。雲來。掩日。風
吹。掛枝。拂雲。間口。光也。對有汁。清如松脂。

安息香

出三佛齊。安南。四樹。如苦楸。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
心有脂。類核。燒。不宜燒。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其
服之。金顏香。亦能聚衆香。

馬蹄香

樹如杉。輪。香薰于皮。老而脂自漣。名白馬。冬月因其
樹而取之。名黑馬。香盛以氣。碎。熟。之。亦香。
速暫香。出真臘者。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
香存者。謂之熟速。樹木半存者。謂之暫香。黃熟。黃而熟者。爲
黃熟。通黑者。爲熟。熟。葉。廷。香。黃熟。熟。橘。皮。堅。而。中。腐。
形。如。瓶。謂之黃熟。橘。香。

伽南香

出占城山上酋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此者斬手其香木枝何處露木死而木存者氣性皆散故為大體所欠

女香

影散池有之枝葉細結人帶之香終身不減

麝香

形似麝而小其香在陰前皮內別有膜聚之春分取之生

綠洋

出交廣

迷迭香

出西域

檀香

樹與葉似荔枝

薔薇水

此花之露也與中國薔薇不同土人多取其花以代

卷五

五

蘇合油

出三佛齊樹生膏可為藥以濃而無滓者為上以諸香

吳少微

北林朝日明光錦南國微風蘇合香

片腦

出暹羅諸國惟初打死者為上樹如杉檜取者必齊淋而

雞舌香

可含以香不入衣服其為才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

一水四香

根、枝、節、花、葉、五種皆香也其香之盛夏水膠流出或人

心與節不壞者乃香也細枝緊實為清佳香黑而沉

水為沉香半沉浮為雞骨香最粗為煎香又云沉者

卷五

五

沈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爐煖玉樓春伶君亦是無端物食

作聲香忘却身

香堪 元稹 腸俗惟員轉居中莫動搖愛君心不倒猶訝久長燒

香印 王建 閒坐燒印香滿戶松柏氣火盡轉分明青苔碑上字

香煙 明陳繼儒 誰將金鳴啣微息我只磁甕待爾灰軟度低窻

領風影濃梳高髻綰雲堆絲遊不解黏花落簾曉如能惹蝶來

京賈漸疎包亦盡空餘紅印一梢眉

午坐焚香枉連歲香烟妙賞始今朝龍拿雲霧終傷猛蜃起樓

臺不暇飄直上亭亭纔佇立斜飛冉冉忽逍遙細思絕景雙

比除是錢塘八月潮

霜沉欄竹更無他。叶施底事游魂演百魔。函谷迎關僂紫氣。雪山灌頂散青螺。孤螢一點停灰冷。古樹千藤寫影拖。春夢婆今何處去。憑誰舉此似東坡。

簪菊花香形不似。菖蒲花似不如香。揣摩范曄鼻何暇。應接王郎眼倍忙。滄海霧蒸神伏煖。峨眉雪掛佛燈涼。并儂三物如堪捉。捉付孫娘刺綉床。

記與焚香知不知。最堪描畫是烟時。陽成罐口飛逃。永太古坑中。刺裊絲想見當初。勞造化亦如此物。辦恢奇道人不解供。呼吸間看須臾變換姑。

香筒 西窗影歇觀星寂。左柳籠穿息不遮。懶學吳兒煖銀杏。

香筒 卷五

且隨道士袖青蛇。掃空烟火香嚴鼻。琢盡玲瓏海象牙。莫訝因風忽濃淡。高空刻刻改雲霞。

帳中香 黃庭堅 螺甲割昆崙耳。香材屑鷓鴣斑。欲雨鳴鳩日永。

下帷睡鴨春間迎。燕溫風旖旎。潤花小雨班班。一炷烟香得意。

九衢沉裏偷閒。

香塵 喧妍花氣滿晴暉。紫陌紅崖黯自隳。芳徑暗生游女。殘豔樓輕點酒人衣。談深玉塵臨風遠。曲度雕梁映月飛。落日都門紛撲面。五侯車馬踏春歸。

藥 取有題詠者

肉芝 白如雪。大如小兒手。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啣食之。壽等通鑑。

焚火芝 大如蓮。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野食七枚。心中

鬱金 出嶺南。花正黃而細。與芙蓉花裏皮連者相似。國人

轉賣與他國。出梁書。

蓬蒿 狀如蓬。枝多葉少。根如絲。葉如扇。不挂自動。生風。主庖厨

阿魏 出二佛。藥樹小。葉如扇。或曰其脂最毒。人不取。近每採時。繫

云。其根性至臭。而能止臭。今人日煎蒜白。為假者。又

乾者為次。體性至臭。而能止臭。今人日煎蒜白。為假者。又

熟銅器中。一宿至明。當阿魏處。白如銀。永無赤色。第二驗

將一鉢安樹上。樹立乾。便是真。一名典梁。

人參

卷五

高麗志贊 三稜五葉 初生小者一稜。兩葉。年久漸生。四稜五葉。

白色。秋後結子。如大。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概。樹相尋。樹類梧

生。生青。熟紅。白落。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概。樹相尋。樹類梧

唐皮日休 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誰披露記三稜。開時的定涵雲

液。斷後還應帶石花。

唐陸龜蒙 五葉初成檳樹陰。紫園峯外即雞林。名參鬼蓋須難

見。材似人形不可尋。品第已聞升碧筍。携持應合重黃金。慙動

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帝心。

唐蘇軾 玄泉傾海腹。白露灑天醴。

紫欄參 紫大稍扁。出漳州。紫園山。

唐錢起

遠公林下滿清苔。春藥偏宜問石開。往往幽人尋水見。時時仙蝶隔雲來。陰陽雕刻花如鳥。對鳳連雞一何小。春風宛轉虎溪傍。紫翼紅翅翻舜光。貝葉經前無住色。蓮花會裏暫留香。蓬山才子憐幽性。白雪陽春動新咏。應知仙丹老煙霞。莫負天桃滿蹊徑。

高麗參 俗呼雞參。色紫。體虛。

白調參 俗呼羊角參。白。堅。且圓。出邊外百濟國。今臣屬高麗。

新羅參 極黃。味薄。諸種不如黃參。

黃參 生遼東。黃潤有核。稍纖長。人即走氣息自若。有人形。神皆具。如人雙手足者。神力全具。人參之名。因類著者也。類

參成膠布金井玉蘭入方劑極品。每參一兩和細辛二兩。

卷五

封固磁碗中不蛀。

辰砂 生辰州。宜州。隋州。辰州。最勝。生深山石崖間。土人採者。穴

如雞子。小如石榴子。狀若芙蓉。箭鐵連床者。紫黑若鉄色。而光明瑩徹似雲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無石者。爾佳。

牛黃 出林縣。凡牛有黃者。皮毛光澤。睛色如血。時鳴吼而好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將吐。乃喝迫之。即墮水中。如雞子。重大。重者可揭。輕盈而香。厚爪甲上。其色不落者佳。

石蟹 生崖州。翰林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蟹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夾相傳置。于几案。能明目。

花蓋石 極大。堅重。出自陝州。顏邑。彷彿琉璃。中則有白點。因名。花蓋石。最難真。

藥樹 出淳泥。取其根煎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刀所傷。皆不死。

蒼耳

杜南

登床半生肉。下筋還小益。加點瓜蒌。開依稀。摘奴跡。

山茱萸

唐王維 朱寔山下開。清香寒更發。幸有叢桂花。窓前向秋月。

兔絲

唐元稹 桂實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鵝渡海食。應龍升天行。靈

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繫。纏繫竟何者。荆棘與飛草。

地黃 俗者名天黃。半浮沉者。名人黃。沉者名地黃。以水試之。

蘇軾 地黃飼老馬。可使矧地光。

薏苡

蘇軾 伏波飯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瘧毒。不救謔言傷。謔言

風雨過瘴癘。久亦止。兩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珍

卷五

庭驛南荒。絳囊懸荔枝。雪粉剖桃梅。不謂蓬萊姿。中有藥與糧。

春為天珠圓。欬作菰米香。子美拾橡栗。黃精誑空腸。今吾獨何

者。玉粒輝座光。

名物通 卷六

穀部 舊字法之與雅者，載農桑書者不具錄。

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

二十種爲六十種。蔬果助穀各二十種，共爲百穀。

禾，注穀連葉結之總名。又云，禾，稂、梁之屬皆禾也。禾之秀

則在野曰稊，伏之曰稊。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種。先種

日種後種曰種。嘉生，禾既秀之稊秀而不成者謂之童。節用雅

謂之童梁。又禾，不實曰穞。穞，如累切。天子禾熟祭宗廟也。出管子。

梁，有赤白二色。詩：「梁亦梁果也。」芭白梁果也。首稻，出西域，今鵲頂仲。

香其，祭宗廟之梁。

卷六

五穀，稻、黍、稷、粱、粟，稷爲長。

六穀，稌、黍、稷、粱、粟、苽。

稷米，有青白夏之稱。

風寇粟，似風之寇。

游龍粟，枝葉屈曲如游龍。

瓊膏，色白如銀也。

拒，黑黍。

葉，與利利同。

吳米，范石湖詩：「長腰瓊犀瘦，齊頭珠顆圓。」

精米曰粲，曰粳，曰粳，音窮。日桓，日楊，音唐。日秩，日權，沮日切。

粳，音窮。日桓，日楊，音唐。日秩，日權，沮日切。

惡米曰辨，曰糊，曰老，音達。潰米也。曰紅，陳良米也。日橋，日練，損

米也。日糊，音同。日糊，熬米壞也。菽，音豆也。在菽，大豆也。旋，音野。

來，平。麥也。麥心曰以，一來二穗。祝，自生稻。

稻，音呂。亦自生禾。稊，重生禾。

秋，音夫。亦再生稻。稊，草之似穀者。

莠，似稷而無實，即狗尾草。稊，稊也。稊，麥也。

苽，麥。幹葉如稊，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穎如針。

禾，禾也。穀而實大，而登白花，開于頂實，結于節。

胡麻，木出大宛，葉如麻，花黃，莢圓，爲胡麻。入棧而漚，方色純黑，爲

麻。胡水，浸地，蒸白也。也。杜詩：「波風燕米沉雲。」

稻，穀熟而漚之也。稊，音促。殺生而漚之也。

稊，米粒也。疏，粗也。

稊，稊也。亦曰稊。稊，春去穀麥皮也。

稊，禾四百里也。稊，故切。稊，稊也。

稊，禾秀稊向上貌。稊，稊也。

稊，稊也。稊，稊也。稊，稊也。

稊，稊也。稊，稊也。稊，稊也。

稊，稊也。稊，稊也。稊，稊也。

稊，稊也。稊，稊也。稊，稊也。

稊，稊也。稊，稊也。稊，稊也。

稊，稊也。稊，稊也。稊，稊也。

葵爲百草之王。味尤甘滑。天有十日。葵與之終始。故葵從葵。

園葵鮑照賦風煖凌開土。冒泉動游塵。曝日鳴雉依隴。主人拂黃冠。拭藜杖。布蔬種。平圻壤。通畔修植膏。畝夷敞。白莖紫蒂。豚耳鴨掌。溝東陌西。行三畦兩。旣區旣鋤。乃露乃韜。勾萌欲伸。蓂芽將散。爾乃晨露夕陰。霏雲四委。沉雷遠震。飛雨輕灑。徐未及晞。疾而不靡。柔苒爰秀。剛甲以解。稚葉萍布。弱陰競抽。萋萋翼翼。沃沃油油。下葦蕤而被運。上參差而覆疇。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賓非二仲無逸馬之憂。顧董茶而莫偶。豈蘋藻之薦羞。若乃鄰老淡稼。女姬歸桑。拂此葦

席炊彼稷梁。甕壺援醢曲。酈卷漿。乃美乃淪。堆鼎盈筐。甘脂舊
脆柔滑。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盪然。任心樂道。安命春風。夕
來。秋日晨映。獨酌南軒。擁琴孤聽。篇章間作。以歌以咏。魚深沉
而鳥高飛。孰知美色之爲正。

茄 種法初分茄栽時于根指間入硫黃一荳大以泥浩之結
多結 子倍多而大味益佳開花時摘其葉以布路以灰圍之則
實

草澄茄 出爪哇其莖蔓延春花夏實花白實黑

紫茄 一名落莖又名崑崙瓜又名小茄食之厚腸胃理氣疾足根凍瘡

董其昌 五首 何物崑崙種。曾經御苑題。似葵能衛足。非李亦成蹊。落實尋常味。攀條徑寸低。玉盤如可薦。寧復悵雲泥。

欲辨嘉蔬種應同藿食人。累垂貪結子。低矮巧藏身。被攬千百
赤連畦萬顆勻。清齋頻擷取。老圃未生嗔。

蔡蔡稱天萬羊羊見土毛知非豐歲寶卿將腐儒養落處亨爲

瓠投來頗類桃。米家圖矮樹。怪爾蠹雲高。

卑棲性所便。尺五卽爲天。每帶胭脂色。來登玳瑁筵。江尊下豔

美筠膏點庖鮮能誤青鞵客忙趨過邵田

不敢怨無詩秋當誅菊時封關尤可弄覆餗印何景槐園分陰

近焦僥假蓋迎誰能識吉意更好助觀願

酸角菜 出臨安狀如猪牙皂角沒水和姜、酸、美、過、丁、中、原、法、醋、

磨菇 瀕河地多有之惟出考城者
勝或曰無種腐舟木所生也 箇名林雞

卷六
五

薺粟 一名象穀、一名米囊、一名御名花、一名囊子葉、似葶子、似苧麻、花又四瓣、

睡菜 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荇菜根如藕
梢土人採根爲鹽筍又名五味草

菱首 心中黑點者曰烏菱俗名灰菱曰齧黍
蓬者野菱也通志菱首爲菱草之首

薺 草薺之屬

薺 古稱草薺

龍鬚菜 葉如繒
合歡葉 喬木出四葉對生

菰菜 李刀劍今不鑄
銳菜 能解野毒

雞侯菜 似文

醒蘭菜 有乳汁出香甜入煎

蒿苳 名千金菜

東風菜 韋氏謂之陰絲藤人行
山中遇則取其汁飲之

金毛菜 石髮也

石花菜 一名珊瑚菜 鹿角菜爲類

木耳 有玉桑榆格槐柳上
生六月多雨則生繁
葉字說強我者也

菲 種法畦欲極深二月七
月種其性號草鍾乳
蒹葭 即蒹葭初出自西域

其可為藥出詩彼汾沮洳章
優來 以葦蓄汁茹食之
蒹葭 入屬幽風八月斷壺即此

服 爾雅曰電菱一日燕赤一日刀劍衣一日王酥

杜前 長安冬蒹葭且練金城土酥淨如練

薤 如韭而無葉

東比青薤色圓齊玉筋頭

卷六

六

竹部 竹之類有六十一種而竹有八十五
竹節曰箨竹皮曰箬竹葉曰箬竹枝曰箨竹節曰
竹節曰箨竹皮曰箬竹葉曰箬竹枝曰箨竹節曰

竹實 大如雞子竹葉居厚包果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曠清涼
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而味尚存此為風之所噬也

竹名

共谷 鉤端

管 吳越春秋班

孤

尋 俱山海經箋釋牛風

負篋 生木邊長數丈圍一尺
五十一節相去六七尺

林終 是妻公與越女試劍者
射筒 長寸餘無節可以為射筒

桂 生于小桂樹大者
開二丈長四五尺

勞 有毒夷人以為藥利歌中之
必死 以上俱吳郡風

竹

卷六

七

樹

棘

單

苦

甘

狗

簾

簾

簾

蓋

百葉

雞脰

簾

簾

簾

漢利

簾

簾

簾

簾

叢

簾

簾

簾

簾

齊

簾

簾

簾

簾

光疎

簾

簾

簾

簾

根株

長別離

簾

簾

簾

采元帝

嶺谷管新抽淇園節復修作龍還幕水為馬向并州柯

亭臨絕澗。桃枝火細流。冠學芙蓉樣。花堪威鳳游。叩王若有獻。
張翥應拜候。

宋光緒

萌開釋已垂。結葉始成枝。繁陰上蒼耳。促節下離離。風

動露滴。月照影參差。得生君戶牖。不願夾華池。

宋江洪

本生出高嶺。移貴入庭蹊。檀欒拂桂楹。蒼慈傍朱闥。夜

條風析。析曉葉露淒淒。綠葉春芳思。筠綠寒蛩啼。不惜凌雲茂。

遂聽羣雀樓。願抽一莖實。試看翔鳳來。

梁劉孝先

竹生空野外。梢雲登百尋。無人賞高節。徒自抱貞心。

恥染湘妃泪。羞入上官琴。誰能製長笛。當爲吐龍吟。

唐太宗

貞條郁曲砌。翠葉負寒霜。拂榻分龍影。臨池待鳳翔。

竹

卷六

八

唐虞世南

蔥翠捎雲質。垂彩映清池。波泛含風影。流搖防露枝。

龍鱗漾。嶰谷鳳翅拂。連漪欲識凌冬性。惟有歲寒知。

杜甫

綠竹半含箨。新梢纔出墻。色侵書帙曉。陰過酒樽涼。雨洗

渭涓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

宋文同

竹竹森寒索綠。湘江濱。渭水曲。惟懷翠錦戈矛。蒼玉心

虛異。眾草節勁。踰凡木。化龍仗入仙。陵呼鳳律鳴神谷。月娥巾

帳靜冉冉。風女笙竿清蕭蕭。林間飲酒碎影搖。樽石上圍棋輕

陰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植

樂之操。無敵于君。欲圖滿洲之姿。莫賢于僕。

高明甫

世人還愛竹。只爲時花能奪日。籬邊桃臉紅似霞。陌上

梨花白于玉。偶因一夜風雨多。紅霞散盡玉消磨。却來此軒看

此竹。行看坐看。看看不足。

陳鳳 出檻亦不剪。從教長瘦。數年年到朱夏。葉葉是清風。寒

生綠樽上。影入翠屏中。

宋謝文 有便娟之茂條。寄江上而叢生。玉腸桃枝之麗。魚腸

雲目之名。日映花房。風動枝輕。

錦竹 梅聖俞 江湘竹枝。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

實本。與凡草俱偶。視君子室。

孤竹 根露若龍脊。骨寒葉盤丹。鳳舞相端。風雷未化秋塘影。

魚鱗長。猜是釣竿。

竹

卷六

九

竹箇

元倪瓚 竹下拾幽箇。筠藍初送將。亭亭是三秀。楚楚異衆

芳。猶帶雨露氣。更懷泉石香。此日山中客。荀蕝得先嘗。

竹粉 萬竿晴拂渭川煙。解籜瓊枝自晶然。湘水帶珠佩冷。

葛陂雲護玉床。眠看來翻恨何郎。妬裁處。應將漢署連。六月林

間猶帶雪。可留清酌待琴賢。

竹花

唐肅大 賦

嗟春色之澄明。映陽流之澈清。花繞樹而競

笑。鳥徧野而俱鳴。殘臘萍合。斜暎草繁。喧條絮滿。緩路絲橫。游

蜂集而卻避。戲蝶飛而帶英。鵲欲啼而雁欲去。而歲生別

有。戴裝綉。嬌媚綠筒。綠枝承露。細若來風。漢律依節。月桂臨

義。乍影翻于樂沼。時名留于瑤宮。學應龍于葛水。宿鸞鳳于古

桐洛下七賢。湘濱二女。傾翠蓋之。却。踟。汎蓮舟之。容與。側儻。傲人。便。媚笑。女。俯。嫩。笋。以。含。啼。顧。貞。筠。而。命。酌。

嫩竹 陳張正見 翠竹捎雲自結叢。輕花嫩笋欲凌空。砌曲橫枝

壓解籜。階前疎葉。強來風。欲知抱節成龍處。當于山路。葛。陵。中。

新竹 皮日休 圓紫珊瑚節。影挺翡翠翎。儼若青帝伏。轟如紫姑

屏。撼。撼。微。風。度。漠。漠。輕。蕩。生。

枯葉竹 梁劉孝威 枯楊猶更綠。臥柳尚還生。勿嫌鳳不至。終當

待聖明。

夾池修竹 陳賀循 綠竹影參差。歲寒帶曲池。逢秋葉不落。經寒

色。詎。移。來。風。韻。晚。遲。集。鳳。動。春。枝。所。欣。高。蹈。客。未。待。伶。倫。吹。

卷六

陳陰鑒 夾池一叢竹。垂翠不驚寒。葉隨宜城酒。皮裁薛縣冠。湘

川。染。別。淚。衡。嶺。拂。仙。源。欲。見。凌。冬。質。當。爲。雪。中。看。

山中翠竹 修竹壓簷垂。來風異夾池。復潤藏高節。重林影勁

枝。雲。生。龍。未。上。花。落。鳳。將。移。莫。言。樓。嶠。谷。伶。倫。不。復。吹。

篋丘竹 梁江淹 登崎嶇之碧嶺。入宋宮之玲瓏。臨曲江之迴

瀉。望。南。山。之。蔥。青。鬱。春。華。于。石。岸。靄。夏。彩。于。沙。汀。遠。且。紫。林。秘。

野。近。匪。玉。花。禁。矧。于。是。綠。雲。遠。幽。翠。篋。綿。嶺。參。差。黛。色。陸。離。紺。

影。上。溢。溢。而。留。閑。下。微。微。而。停。靖。蒙。朱。實。之。丹。氣。暖。白。日。之。素。

景。故。非。英。非。蕤。非。香。非。靄。而。珍。跨。仙。草。寶。踰。璽。木。夾。池。水。而。植。

藥。遠。閨。堂。而。繡。蟲。既。閒。霜。而。無。彫。亦。中。暑。而。增。肅。每。冠。名。于。

戎。將。擅。奇。于。水。陸。况。有。朝。雲。之。館。行。雨。之。宮。窻。靜。嶸。而。綠。色。戶。脚。踟。而。臨。空。綺。疏。敞。而。停。日。朱。簾。開。而。留。風。被。箇。幣。之。窈。鬱。結。篠。蕩。之。真。濛。或。產。鳩。鵲。之。左。或。植。露。寒。之。冬。此。皆。金。輿。之。所。出。入。瑤。輦。之。所。周。通。

笋 僧贊寧語 採笋一日曰筍。二日曰筍。見風則兩本堅。入水

也。盛而苦。風非藏也。揀之。晚最。非。淨。之。入。水。非。洗。也。

唐李頎 並抽新笋色漸綠。迥出空林雙碧玉。春風解籜雨潤根。

一枝半葉青露痕。爲君當面拂雲日。孤生四遠何足論。再三抱

此。帳。爲。別。嵩。洛。故。人。與。之。說。

卷六

士

名物通 卷七

花部 花苞曰萼。萼下有柄。花底也。蓋花心始也。

蘭 有春蘭、秋蘭、鳳尾蘭、素蘭、石蘭、竹蘭、諸種。春蘭花生葉下。素蘭花生葉上。蜀中有素蘭花小如金粟。一名端世。

唐太宗 春輝開紫苑。淑景媚蘭湯。映庭含淺色。凝露滋浮光。

麗參差影風和。輕重香會須。君子折佩裏。自芬芳。

綽約風前意。態殊移來九。晚作清臚品。評花譜稱芳。友兒向仙。

源是靜妹雅。操每從琴韻。得幽香羞與麝。媒俱雲間月。淡湘波。

香一卷離騷興不孤。

幽蘭 唐顏師古賦 浮雲卷袖明月澄天光。風細轉清露微懸。紫莖青潤綠葉水鮮。若翠羽之羣集。辟彤霞之競然。

花 卷七

唐楊炯明賦 照有蘭兮蘭有枝。側遠別兮交新知。氣如蘭兮長不。

改心若蘭兮終不移。若有人兮山之阿。初秋蘭兮歲月多思。

握之兮猶未得。空佩之兮欲若何。

猗蘭操 孔子傷不遇也。韓愈擬其體。

蘭兮猗猗揚揚其香。不味而佩于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為然。

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賀賀。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再觀。

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畫蘭 倪瓚 天上宜和落墨花。葵齊松雪擅名家。遙看蒼雪山如。

雪雪後春風自出芽。芝 神草也。有百許種。

如龍復如馬。成閣復成宮。黃金九華發。紫莖六英通。隱士蒼山。

北神仙海穴東。隨丹聊變水。獨挂不須風。

蕙 綠葉紫花。一幹兩三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十數花。而香不足。者蕙。

杜牧 尋常詩思巧如春。又喜幽庭蕙草新。本是替香比君子。達。

欄今更為何人。

蘇軾 意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為水仙佩。相識楚辭中。幻色。

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醺。鼻韻已先通。

其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漫。春夏葉密。秋並冬。

元載 其葉似柳。而高。淡樹之蘭。臺石室以附。其花似玉。

水仙花 一名女史。一名桃女兒。一名麗玄。一名蘭蘭。一名蘭蘭。

下輕黃上淡白。此真水仙。種。決六月不在。土七月不在。房。

藥粉當妝匣。拋脂落粉。黃姑柳金。驚織女洗銀河。敢以人間。

色。來分天上娥。借煙行作雨。不驚掃成娥。渡海羣騎燕。橫江或。

騰鶴。盈盈素羅襪。泛泛綠鱗波。刺殺迷湘浦。餘嬌付越荷。免房。

秋杵藥鼓。室夜珠梭。道子描難似。非烟綉不過。張顓狂草筆。塗。

罷一高歌。

倪瓚 曉夢盈盈湘水春。翠翹白鳳照江濱。香魂莫逐冷風散。擬。

學黃初賦洛神。

畫水仙 倪瓚 宋諸王孫釋大雲。清詩多為雪精神。誰言一點金。

壺墨解寄湘江萬里春

瓊花

木高數尺。開小白花。有三異。一花皆落地。此則...

西。一異也。一葉服之。可已瘡。二異也。一葉...

唐王建

一樹瓊花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

唯見階前碎月明。

茉莉

佛書曰。曼花。可飾髮。有一種紅者。無香。佛書...

加持約。竹梢脫青錦。格葉隨黃雲。嶺南暑正煩。見此萼綠君。欲...

卷七

三

花

卷七

四

言久不吐。藏意久未分。最憐月初上。濃香夢中聞。蕭然六曲屏。

西施帶微暈。叢深珊瑚帳。枝轉翡翠帶。辟如追風騎。一抹萬馬...

王世貞

小立亭亭度夕陽。水肌却洗市門妝。目成還擬昏黃約。

鼻觀先參黯淡香。自是維摩羞簷薄。虛勞樂府咏都梁。應憐舊...

伴顏如玉。瘳雨蠻烟總斷腸。

視尤明

江離湘芷競芳時。盆檻悠然趣亦奇。說國已公雷玉骨。

華清猶記浴香肌。水耐賁樓珠含粉。檀板侵鬟蝶弄姿。入夜情...

來和露浸。一杯靈液浣詩脾。

素馨

有白。有淡黃。四瓣。香特勝。廣中女子以...

紙然。盤花。燒。素馨。南。廣。中。女。子。以...

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

楊慎。金碧佳人墮馬妝。鵲鳴林裏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鬢。曾...

把風流。惱陸郎。陸員也。

菖蒲。一曰昌歆。昌氏春秋云。昌始生。乃菖...

梁江淹。藥。寔靈品。爰乃輔性。却病衛福。獨邪養正。縹色外妍。

金光內映。草經所珍。仙圖是咏。

石菖蒲

唐張籍。石上生菖蒲。一生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青面如...

雪。

蘇軾。春莢秋莢兩須臾。神藥人間果有無。無鼻何由識簷。有...

花今始信菖蒲芳。心未飽兩峽。蝶寒意知鳴。幾蟄。記取明年...

十二節。小兒休更簪霜鬢。

謝枋得歌。有石奇峭天琢成。有草夭夭冬夏青。人言菖蒲非一...

種。上品九節通仙靈。異根不帶沉埃氣。孤操愛結泉石銘。明窓...

淨几有宿弊。花林草砌無交情。夜深不嫌清露重。晨光疑有白...

雲生。嫩如素時童女登蓬瀛。手持綠玉杖。徐行瘦如天台山。上...

賢聖僧。休糧絕粒孤鶴形。勁如五百義士從田橫。英氣凜凜席...

滄溟。清如三千弟子立孔庭。同琴點瑟天機鳴。堂前不入紅粉...

意。席上常聽詩書聲。惟石條簾皆克貢。此物舜廟當共登。神農...

知已入本草。靈均蔽賢遺騷經。幽人耽玩發仙興。方士服餌延...

修齡彩鸞紫鳳琪花苑。赤虬玉鱗芙蓉城。上界真人好清淨。見此靈苗當大驚。我欲携之朝太清。瑤草不敢專芳馨。玉皇一笑留香案。錫與有道者。長生人間千花萬蕊儘榮艷。未必敢與此草爭高名。

王世貞 曾聞異種饒嵩岳。又見樞精應玉衡。老去乾坤尋一室。少來泉石使同盟。仙人數節真堪餌。怨婦怜花枉得名。欲向韓終爲弟子。還丹未擬付誰成。

菊 抱朴子曰。菊花與萸相似。苗可以菜。花可以藥。葉可以飲。醴可以飲。爾雅名。菊。品曰。極多。難悉載。標。幹。綠。葉。青。何。紅。甚。芳。實。離。離。暉。灑。灑。微。風。扇。動。照。耀。重。光。

秋菊 駱賓王 擢秀三秋晚。開芳十步中。分黃俱笑日。含翠共搖風。碎影含流動。浮香隔岸通。金翅徒可泛。玉竿意誰同。唐公乘使。陶令籬邊菊。秋來色轉佳。翠攢千片葉。金剪一枝花。蓋逐風鬚亂。英隨蝶翅斜。帶香飄綠綺。和酒上烏紗。散漫搖霜彩。嬌妍美日華。芳菲彭澤見。刪更在誰家。

楊妃菊 昭陽舊恨逐風飄。歲晚山中霜露饒。彭澤歸來空自老。中原舞破爲誰嬌。返魂碧海熏初炷。宿酒沉香暈不消。亦是前身曾捧硯。品題應得入詩瓢。

蘭菊 晉王叔之銘 蘭既春敷。菊又秋榮。芳薰百草。色麗羣英。孰是芳質。在幽愈馨。

殘菊 唐太宗 階間駁曙霜。岸菊照晨光。露濃晞曉笑。風勁淺殘香。細葉彫輕翠。圓花疑碎黃。還將今歲色。復結後年芳。

荷 美。葉。也。未。發。爲。荷。苗。已。發。爲。芙。蓉。其。實。連。其。根。藕。其。中。的。中。也。側。生。而。不。一。成。菱。荷。一。藕。而。又。生。一。牙。爲。花。晉。傅。玄。渡。江。南。採。蓮。花。芙。蓉。增。曄。曄。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迎。風。亦。與。動。纖。柯。煌。煌。美。紫。從。風。紛。葩。照。以。皎。日。濯。以。清。波。陰。結。其。實。陽。發。其。花。金。房。綠。葉。素。株。翠。柯。

梁簡文 園花一蒂卷。交葉半心開。影前光照耀。香裏蝶徘徊。欣隨玉露照。不逐秋風催。

魏曹植賦 其始榮也。皎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日出。賜谷。芙蓉。塞。庭。苗。舊。星。屬。絲。條。垂。枝。丹。榮。吐。綠。

晉夏侯湛賦 題繁外散。苗昔內離。的出艷。葉似花披。綠房。蒂紫。飾紅。敷黃。蝶。團。出。垂。綫。散。舒。纓。以。金。芽。點。以。素。珠。木。鮑。黑。賦。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曜。綉。羽。而。晨。過。結。遊。童。之。細。吹。起。榜。妾。之。江。歌。被。瑤。塘。之。周。流。迷。金。渠。之。屈。曲。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以。爲。珠。條。垂。露。而。承。玉。潤。蓬。山。之。瓊。膏。蟬。惠。河。之。銀。燭。冠。五。華。于。仙。草。超。四。照。于。靈。木。

同心荷 蔡文超 青山麗朝景。玄峯朗夜光。未及清池上。紅蕖並出房。日分雙帶影。風合兩花香。魚驚畏連折。龜上礙荷長。雲雨留輕潤。草木應嘉祥。徒歌涉江曲。誰見緝爲裳。

留輕潤。草木應嘉祥。徒歌涉江曲。誰見緝爲裳。

唐杜公

灼灼荷花蓋。亭亭出水一。並孤引綠。雙影共分紅。

色奪歌人臉。香亂舞衣風。名蓮自可念。況復雨心同。

佛坐道。佛愛我亦愛。清香不倫一般。奇絕處不上婦人頭。

白蓮。含看翠蓋。擁紅妝。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雲錦段。

從教匹練寫秋光。

皮日休。素鶻多蒙別。肥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限何人見。

月曉風清欲墮時。

重臺蓮。唐李建勳。斜倚秋風絕比倫。千英和露染難勻。自爲祥。

瑞生南國誰把丹青寄北人。明月幾宵同綠水。牡丹無路出紅。

塵。伶伊不第多時立。贏得香脂上身。

花 卷七 七

並頭蓮。宋歐陽修。賦。曲沼微陽橫。橫塘細雨墮。虹梁而鏡影。隔風。

臺而欲舞。覆翠被以熏香。照犀燈而照滿。雙心並根。千株泣露。

送艇子于西洲。問棹謳于北渚。迎桃根而待棹。逢宓妃而未渡。

迫而視之。視若星妃。隔水而脉脉。脉脉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

雲而朝朝暮暮。東西隨。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

笑驚鸞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昏地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

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石蓮。司空圖。今逢石上生。本自波中有。紅艷秋風裏。誰怜衆芳。

後。

荷珠。白樂天。賦。進水所集。輕荷正敷。引修莖而出葉。凝玉液以。

成珠。淨綠田田。神龜之巢處斯在。虛明皎皎。靈鶴之卿來並珠。

亂點的皪。分規青瑩。仰虛無以上出。掩晶瑩而外映。灑之不。

着。湛兮逾淨。不寄寓于傾欹。每因依于平正。可止則止。必荷之。

中央在圓而圓得水之本性。因沾濡而小大隨散。合以粉全。

明。曉而夜月爭光。丹粟而晨霞散入其息也。與波俱停其動。

也。與風皆急。

蓮葉。鄭谷。移舟水濺。菱葉綠。倚檻風搖。柳香。多謝沅溪人不。

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初荷。沈約。微根纔出浪。短幹未搖風。寧知寸心裏。蓄紫復含紅。

李願。微風和衆草。大葉長圓陰。晴露珠垂合。夕陽花映深。從來。

花 卷七 八

不着水。清淨本因心。

芙蓉出水。唐陳至。昔昔迎秋吐。天天映水瀟。劍芒開寶匣。翠影。

寫滿津。下照參差若。高辭薄弱蘋。自當衆翠甲。非止戲頰鱗。莫。

以時先後而言色。故新芳春正堪玩。誰報涉江人。

阮荷。唐羊士諤。荷衣欲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

已無限。莫教長袖倚欄干。

採蓮。梁劉緩。機小宜迴徑。船輕好入叢。釵光逐影亂。衣香隨逆。

風。

采劉孝威。金葉木蘭船。戲採江南蓮。蓮香開浦度。荷葉滿江鮮。

房垂易入手。柄曲自臨盤。露花時濕劍。風葉乍拂綰。

錦帶雜花鉤羅衣垂綠川問子今何去出採江南道

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反及此荷花鮮

沈約微風搖紫葉輕露拂朱房中池所以緣待我汎紅光

陳祖孫登浮照滿川漲芙蓉永落光人來問花影衣度得荷香

隋殷英童蕩舟無數伴解纜自相催汗粉天庸拭風裙隨意開

棹移浮行亂船進倚荷來藕絲牽作縷蓮葉捧成杯

唐太常結伴戲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細浪風散動浮香游

爲無定曲驚是有亂行蓮稀鉤聲斷水廣棹歌長棲鳥還密樹
沈流歸建章

花 卷七 九

唐王昌齡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

見聞歌始覺有人來采采六郎花衣濕花間露不惜羅衣寒

祇恐秋光暮

唐李白若邪溪傍采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

風飄香袂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驕嘶

入落花去見此躊躇空斷腸

梁簡文帝荷稠刺密由牽衣而縮寒人喧水濺惜虧朱而壞教

物色雖晚徘徊未返畏風多而楊危驚舟移而花遠歌曰嘗聞

藥可愛採擷欲爲裙葉滑不留澣心忙無暇熏千春誰與樂惟

有妾隨君

傾船而飲裾荷濕沾衫菱長繞鉤歌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

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覩芙蓉裳

藕種法以播之則盛

惜絲不肯織官鞋花月仙人謫下來河伯借泥封玉腕風神翻

浪沃香腮無房不許蜂歸宿有蕊還令鷺自開何事究他結青

女一朝收拾付塵灰

藕花風舞罷紅衣起未休水雲香裏冷颼颼五更清逼銀塘

曉六月涼生玉井秋颼浪低翻霞影亂凌波輕颺錦香浮其教
吹醒鴛鴦夢好送真人一葉舟

花 卷七 十

牡丹本草一名鹿韭一名鼠姑苗似羊桃根似芍藥肉白皮

叔云延州牡丹與荆棘不異花莫多干陝西延安府歐陽永

唐李商隱錦幃初捲衛夫人綉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羅玉

環招腰爭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我是

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

唐李正封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初唐以此二句

唐許元興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

形草木得之發爲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

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也如珠清露宵傾韶光曉
驅動盛支節如解凝結百脉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得憤

月。淑色披開。照耀醅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
川。濃者如赫。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決。拆者如語。含者如
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裏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
拆。密者如織。疎者如缺。鮮者如濯。慘者如別。初。朦朧而下。上。火
鱗鱗而重。疊。錦衾相覆。綉障連接。精籠畫熏。宿露宵裏。或灼灼
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颯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泣
露如悲。或童然如健。或爛然如披。或迎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
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
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提提纖柯。玉欄風動。流霞成
波。歷階重臺。萬朵千顆。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顏色

卷七

十二

配名。艷紅缸。爭掣翠蛾。灼灼天天。委委佗佗。漢宮三千。艷列星
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采呈妍。歷景駢肩。席發銀燭。爐升絳
烟。洞府真人。會于羣仙。晶瑩往來。金缸列錢。凝睇相看。曾不語
言。未及行雨。先驚早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此繁
華。遑恤終日。一言相誇。列。庭中。步障。開霞。曲。廬。重梁。松篁交
加。如貯深閨。似隔憲紗。彷彿息。媽。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
槎。脉脉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人。俊馬香車。有酒如。酒。萬坐笙
歌。一醉是。就。孰知其他。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羣類。獨占春
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捧抱。飾比。羞如金屑。妝飾淑
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欲。路。濃李。慙出。踟躕。有。清。水。蘭。潛

翼。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

白牡丹 唐。效。白。牡丹。姓。張。名。珍。同。道。士。教。之。修。煉。

唐。表。辭。一。色。霓。裳。弄。曉。寒。沉。香。亭。畔。愜。幽。歡。細。傾。仙。掌。金。華。盞。
競。捧。天。厨。碧。玉。盤。圓。苑。翠。禽。來。尺。素。珪。階。神。女。度。青。鸞。幽。閒。不
作。繁。華。態。別。與。人。間。共。眼。看。

唐。裴。士。淹。

長。安。豪。富。競。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獨。有。玉。盤。承。露
冷。無。人。知。向。月。中。看。

唐。成。又。珪。

紅。艷。裏。烟。疑。欲。語。素。華。映。月。只。聞。香。翦。裁。偏。得。東。風
意。淡。薄。如。矜。西。子。妝。

姚。黃 徐。鉉。孝。歌。黃。河。南。畔。伊。川。北。姚。家。宅。是。真。花。窟。古。來。多。少

花

卷七

十二

豪。奢。兒。埋。却。千。營。萬。雉。骨。中。央。精。粹。得。之。多。西。方。秀。氣。來。相。和。
天。與。明。光。常。借。日。水。宮。暗。脉。正。通。和。春。風。如。酒。半。酣。時。誰。家。穀
雨。報。花。期。司。馬。坂。前。橋。半。圯。洛。陽。城。內。人。俱。知。姚。家。閭。巷。車。馬
填。塢。頭。塢。下。人。差。肩。花。上。紅。綃。却。蔽。日。花。傍。翠。幃。恰。如。烟。玉。面
兒。來。爭。供。帳。錦。囊。抱。去。閒。拋。錢。無。人。不。說。姚。花。好。貴。却。春。工。亦
不。少。日。長。風。暖。綠。稍。低。坐。上。金。仙。困。將。倒。鞠。塵。餅。劑。和。香。檀。何
以。貯。之。承。露。盤。爛。錦。脫。來。嫌。大。艷。鮮。衣。染。就。欲。驄。鸞。君。重。此。花
千。萬。重。教。面。深。藏。青。步。障。寶。冠。斜。墮。碧。霞。叢。步。搖。好。稱。釵。鳳。凰。
玉。環。犀。珮。珠。鳴。璫。帝。女。何。緣。心。好。道。阿。嬌。何。用。金。爲。房。紺。粟。果
棲。舒。鴈。雛。沉。烟。噴。出。後。猊。爐。一。種。養。成。餘。意。態。千。花。瘦。盡。春。肥。

駭峨峨一器欽且傾。覆盃難辨鐘與甌。染以絞絹求正色。叩之
玉挺希宮聲。魏家紅共牟家碧。迭霸花中得高格。如今僂首甘
下風。九卜種中爲第一。此花莫似武昭儀。出得宮來不盡君情
貌。欲爲狐媚態。衣裳却是比丘尼。楊家本是傾國身。脫却紅襦
號太真。河水欲濡頭上髮。馬嵬猶著舊時裙。物色一定猶可楚
人心。多變宜難知。客易莫評真與欺。貌或如是心或非。君不見
老莊有深意。萬物之中最防僞。

綠牡丹 王世貞 洛陽名園十萬家。天香國艷自爭誇。何如王子
猷仙嶺。獨有仙人萼綠華。素女曉妝將掩髮。曲江春燕剪爲紗。
姚黃魏紫應無限。併作山城五色霞。

卷七

十三

百寶臺前百艷明。競家眉淡轉輕盈。狂蜂採去初疑葉。么鳳藏
來止辨聲。自是色香堪絕世。不須紅粉也傾城。江南新樣誇天
水。調笑春風倍有情。

魏紫姚黃不復誇。綠英冉冉變鉛華。風前玉態時籠葉。雨後苔
痕忽上花。出水湘君羅袖濕。浣紗西子鬢雲斜。也應仙吏忘春
色。竹葉盃中寫碧霞。

誰使花神別改妍。翠翹青鳳鎖嬋娟。巫陽曉夢迷歸路。金谷春
雲怨楚天。香異專房椒殿裏。恩殊傾國寶欄前。不須更向東風
問。萼綠花妹本是仙。

紫牡丹 王穉登 名花開近掖垣邊。一朵風吹映日鮮。色借相公

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杯含仙艷春爲酒。翰染天葩錦作篇。
何幸書生叨共賞。不才深愧沐恩偏。

未開牡丹 唐韓琬 殘花何處藏。盡在牡丹房。嫩蕊包金粉。重葩

結秀囊。雲凝巫峽夢。簾閉景陽粧。應恨年華促。遲遲待日長。

芍藥 有二十四種。榮于孟春。華于仲夏。當盛而花。減其艷。

乃最後之至此花 韓詩名河離。本草名黑芍藥。一名婪尾。春尾酒

白居易 羅草紫泥詔。起吟紅藥詩。詞頭封送後。花口折開時。坐

對鈞簾久。行觀步履遲。兩三叢爛熳。十二紫參差。昔日房微欲。

常階采旋欬。釵苕抽碧股。粉蕊撲黃絲。動盪情無限。低斜力不

支。周迴看未足。比喻語難爲。勾漏丹砂裏。焦僊火欲旗。彤雲騰

花 卷七

十四

根蒂。終情欠綴。終况有晴風。度仍兼宿露。垂髮香薰。盡似淚
着胭脂。有意雷連我。無言怨思誰。應愁明日落。如恨隔年期。苗

舊泥連。芍玫瑰刺繞枝。等量無勝者。惟眼與心知。

王世貞 露浥風翻。舊欲流。盈盈溱洧布芳洲。誰家女士來相訪。

何處王孫不少留。姝似芙蓉。還怯水。弱于叢菊。未經秋。惟應摘

取玄暉句。消破春風爛熳愁。

風和雨細。曲欄清。嫩蕊柔枝。爛熳生。羞向花王稱近侍。獨收春

意付朱明。嬌疑西子含顰語。詭比真妃帶酒頰。不是玄暉工秀

句。更誰描寫十分情。

紅芍藥 元稹 芍藥綻紅綃。巴羅織青瑣。繁絲蹙金蕊。高焰煥爐

火剪刻形雲片。開張赤霜。烟輕琉璃葉。風亞珊瑚朵。受露色低。連向人嬌。婀娜配顏。醉後並小女。粧成坐。艷艷錦不如。天天桃未可。晴霞畏欲散。晚日愁將隨。信植本爲誰。賞心期在我。採之諒多思。幽贈何由果。

海棠 共有十二種。棠梨樹高丈。開白花。即詩有枝之什。亦棠也。餘如郁李之類不一。

露重長門歛淚。吟低傍繡簾。人易折。密藏香。蘼蝶難尋。良宵更有多情處。月下芬芳伴醉吟。

唐鄭谷 春風用意勻顏色。銷得慙顰與賦詩。艷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莫愁粉黛臨妝懶。梁廣丹青點筆遲。朝醉莫

花 卷七

吟看不足。美他蝴蝶宿深枝。

蘇軾 江城地瘴蕃艸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應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凄慘。月下無人更清淑。

垂絲 婉轉風前不自持。妖嬈惟傳淡胭脂。花如剪綵層層見。枝似輕絲裊裊垂。

丁香

唐杜甫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瑩。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艷。深

我小苑後。庭近幽人占。晚墮蘭若中。休懷粉身念。

薔薇 一名牛棘。一名牛勒。一名山刺。一名青刺。

齊謝朓

低枝豈勝葉。輕香幸自通。發萼初騰紫。餘采尚垂紅。新花對白日。故蕊逐行風。

宋簡文

燕來枝益軟。風飄花轉光。氤氳不宣去。還來階上香。石榴珊瑚蕊。木槿僅星葩。簪若茲草麗。逢春始發花。迴風舒紫萼。照日吐新芽。

梁柳惲

當戶種薔薇。枝葉太葳蕤。不槿香已亂。無風花自飛。春

閨不能靜。開匣理明妃。曲池浮采采。斜岸列依依。或聞好音渡。時見唧泥歸。且對清醅湛。其餘任是非。

花 卷七

六

唐儲光義

裊裊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獨秀富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影離離正堪玩。枝上嬌鶯不畏人。葉底飛蛾似相亂。秦家女兒愛芳菲。畫眉相伴采葳蕤。高處紅鬟欲就手。低邊綠刺已牽衣。葡萄架上朝光滿。楊柳園中曉鳥飛。連袂踏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陸龜蒙

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不似貧。外布芳菲雖笑口。中含荏刺欲傷人。清香往往生遲茂。狂蔓看看及四鄰。遇有客來堪玩處。一端晴綺照烟新。

紅薔薇 唐牛峤

曉啼珠露渾無力。綉簇羅襦不著行。若綴壽陽公主額。六宮爭肯學梅妝。

唐李建勳

萬籟爭開照檻光。詩家何物可相方。錦江風撼雲霞散。碎仙子衣飄飄散香。泥露早英。樓壓架。背人狂。蔓暗穿牆綠。箋蠻。樹旬休日。欲召賓朋看一場。

舊微架

白居易

托質依高架。攢花對小堂。曉開春去後。獨秀院中央。齊景未明早。芳時白晝長。總因天與色。麗共日爭光。剪碧排千萼。研珠染萬房。烟條塗石綠。粉蕊撲雄黃。根動形雲湧。枝搖赤羽翔。九微燈炫轉。七寶帳榮煌。淑氣重行徑。清陰接步廊。照梁迷藻梲。耀壁變雕牆。燭若叢然火。殷于葉得霜。胭脂含笑。臉。融合衰衣香。泠泠洽。清晨露玲瓏。漏夕陽。合羅排勘額。醉暈淺深收。乍見疑迴面。遙看悞斷腸。風朝舞飛燕。雨夜泣瀟湘。桃李

花

卷七

七

漸無語。芝蘭讓不芳。山榴何細碎。石竹苦尋常。悲慘畏欄避。羞映浦藏。怯教蕉葉取。始得柳花狂。豈可輕嘲咏。應須痛比方。鳳屏風自展。綉幕蓋誰張。翠錦挑成字。丹砂印着行。猩猩凝血點。瑟瑟蹙金筐。散亂萎紅片。尖纖嫩紫芒。嬌僧飄毳褐。留妓見羅裳。寡和陽春曲。多情騎省郎。綠鵲美顏色。引出好文章。東顧辭仁里。西歸入帝鄉。假如君愛獎。留看某移將。摘荷微。元帝。倡女倦春閨。迎風戲玉池。近看影密隔樹望。銀球橫枝斜。綉袖緩。葉下牽裙。增高舉。不及花新摘。未舒。其疑。擲髮少。分人猶有餘。美人摘薔薇。梁劉棻。新花臨曲池。佳麗復相隨。鮮紅同映水。輕

香共逐吹。繞角尋多處。窺素見好枝。矜新猶恨少。將故使嬾。敘邊爛熳。無處不相宜。

十姊妹

輕妓絕艷一重春。月下風前意態真。七姊妹妍三姐媚。小姨含笑大姨嗔。侯家肉帳圓珠玉。金谷琴姬集主賓。莫是漢宮灰却盡香魂無數逐香塵。

杜甫。綉屏綠屋引成行。淺白深紅別樣妝。却笑姑娘無別意。只將紅粉鬧兒郎。

醉離花

清異錄載醉離花小名七白。其花四子。天花。花聖人慈恩傳。綠衣。即步春。沉香。客友。一類三葉。

天將花王國。飽毀春色。醉離洗妝素顏。相追陪。絕勝濃

花

卷七

六

陰殺枝不韻。半堪友橫斜。照水攪先梅。

暗香柔態出風塵。未取蒙茸刺眼新。妝粉不隨朝雨盡。額黃常傍晚山勻。六朝清咏傳媚女。三殿芳醪徧從臣。記取落英收拾後。流離帳底有餘春。

山茶

有數種。寶珠茶。雲茶。石榴茶。海榴茶。羅帶茶。朱紫茶。珍珠茶。串珠茶。正宮松。賽宮粉。一拾紅。照殿紅。千葉紅。千葉白。寶珠。又曰。都勝。色淡而無心者曰玉茗。即粉紅。山茶也。古詩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曰海紅。

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樽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白山茶

黃庭堅詩。是花也。稟金天之正氣。非木果之匹亞。乃得骨于昆圓。非乞靈于施夏。高潔特白。清修閒暇。徘徊水雪之晨。

仙寒霜月之夜當時而見尊顯處于瑤臺玉界之上是以用藏
而無悶淡然于乾根枯柳之下或謂山片之皓質足以爭長
而更霸知我如此不幾乎馬雖毀華明后主之祠自蓮秀遠公
之社皆聲名籍甚俗態不捨狹脂粉之氣而蘊蘭麝與君月旋
共避三舍

鄧鶚花

唐五郊

不似人手致豈關地勢偏孤光媚餘翠獨影舞多妍迸
火燒開地紅星墮遠天忽驚物表物佳客爲留連

海紅花

唐劉長卿

何事一花殘開庭百草闌綠滋經雨發紅艷隔林看

花 卷七

竟日餘香在過時獨秀難共怜芳意晚秋露未須溥

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
熙帶雪枝

錦帶花

長蔓系纖花葉側如漂帶因象
作名也形似飛鳥亦號飛鳥

柳枝婀娜海棠枝情得春江與盡描碎壁紫綿拖碧綫細刺紅
葉貫糸條開從露下珠猶漏折向風前影共飄宛似翠盤呈舞
態小蠻垂手束纖腰

冬瑰花

唐 卽月半

獨鶴寄烟霜雙鸞思晚芳舊陰依謝宅新葩出蕭牆蝶散
搖輕露鶯啣入夕陽雨朝勝濯錦風夜刺焚香斷日千層籠孤

霞一片光密來驚葉少動處覺枝長布影期高賞留春爲遠方
富筵賄瑣玳瑁和愧升堂

司空曙 仙吏紫微郎奇花共玩芳攢星排綠蒂照眼發紅光暗
如翻階葉遙連直署香遊枝蜂逐易得刺鳥啣芳露濕凝衣粉
風吹散黃藤臘珠樹合煥爛錦屏張留客勝看竹思人比愛
紫如傳承蘋咏遠思滿滿湘

瑞香 楚詞所謂落甲也一名睡香廬山記有山僧
睡石岩畔時覺奇香送鼻端因名之曰睡香

蘇軾 上苑天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新賞問
對宮花識舊香欲贈佳人非泛消好紉幽佩弔沉湘鶴林神女
無消息爲問何年返帝鄉

花 卷七

木香花

唐岑參 移根自遠方種得在僧房六月花新吐三春葉已長抽
莖高錫杖引影到繩床只爲能除疾傾心向藥王

麗春花

杜甫 百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段枝條刺紛紛
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種却怕有人知

金錢花

唐羅隱 占得佳名繞樹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交此物也收貯
應被豪門盡斷將

山人貢卜歸滿砌正芳菲不堪懸竹枝留取市荷衣

迎春花

唐白居易 幸與松筠相近栽。不隨桃李一時開。杏園豈敢妨春去。未有花時且看來。

剪春羅

昔聞綵作花。花却春羅似。欲覓剪刀痕。盡付東風裏。

錦荔枝

一名紅姑娘。外垂綠葉。中空有子如丹珠。酸甜可食。十八娘豐煞。有名紅姑娘。弱更多情。秋風一聚。呈丹齒。幸免騷人。謂側生。

牽牛花

元倪贊

小盤承露淨。鈴華玉露依稀稀。紫霞弱質幽姿。嫵老眼。

傍人籬落蔓秋花

扶桑花

非紅佛桑也。紅佛桑其葉似桑。其花深紅。俗呼照殿紅。四時長開。昔者曾怜佛桑。賤今來却見貴。扶桑天雞。叫罷。胃纔上。海。

蜃樓高霞正。惟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林是朵。舊成行。都爭茜。頰。

堪千鑑。誰問蓮花似六郎。

翠幃青欄半面扶。烘脂炙粉照蒼梧。稍疑盛處婦頻中酒。莫認昭。

君宵。嫁胡。幸爾波。帆收北。指。慙子。雙鬟對東塗。嫣然一笑如相。

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將軍池館有王戎。何似扶桑到海東。越嶺風塵雙袖暗。際天烟。

漲。一。帶。紅。網。腰。迴。雪。憎。魔。女。濃。頰。閑。燈。笑。醉。舞。寄。語。寒。溫。須。着。

別來淚血尚溶溶

紫薇花

唐白居易 紫薇花對紫薇翁。名目雖同貌不同。獨占芳菲當夏。

景。不將顏色托春風。尋陽宮舍雙高樹。與善僧庭一大叢。何似。

舊州安置處。花堂欄下月明中。

二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聞人此地知多少。物。

化無涯。生有涯。

折得芳枝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

光照海涯

紫荆花

唐韋應物

維英粉已積。含芳獨暮春。還如故園樹。忽憶故園人。

木蘭花 似桂而香。去風熱。明耳目。即玉蘭也。素似蘭。桂有三。

中。有。香。班。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七里洲。

唐白居易 紫房日照胭脂折。素艷風吹膩粉開。惟得獨饒脂粉。

態。木蘭曾作女郎來。

賦如玉。指塗脂。粉光似金刀剪紫霞。從此時時春夢裏。應添一。

樹女郎花

唐方干 蝶舞狂風。燕啼含露。珠。

唐劉長卿 映日成華蓋。搖風散錦茵。色空榮落處。香醉往來人。

唐李商隱 弄粉知傷重。調紅或有餘。波痕空映曉。機杼不勝。

晉成公綏賦 覽衆樹之列植。嘉木蘭之殊觀。至于玄冥投節。猛

寒嚴烈。峨峨堅氷。霏霏白雪。木應霜而枯。艸隨風而摧折。顧

青翠之茂葉。繁綺旒之弱條。諒抗節而矯時。獨滋茂而不凋。

唐李賀詩 山有佳樹兮。名木蘭。鬱森森以蒼若。更稜沱之爲虐。

貫霜雪而不彫。白波潤其根抵。玄雪暢其枝條。沐春雨之濯濯。

鳴秋風以蕭蕭。素膚紫肌。綠葉湘蒂。疎密登附。高卑庇庇。花如

霜雪。實若星麗。節勁松竹。香凝蘭桂。宜不植于人間。聊獨立於

天際。

辛夷花 光華後葉。其花苞有毛。又名木筆。最先春。甘

皮日休 臘前千朵亞芳叢。細膩偏勝素捺功。蠟首不言披曉雪。

花 卷七

麝臍無主住春風。一枝拂地成瑤圃。數樹參亭是蓋宮。應爲當

時天女服。至今猶未放全紅。

紅辛夷 白居易 紫粉筆含尖火燄。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香思

知多少。惱得山僧悔出家。

柳李花

辭枝朱粉細。覆地紅綃薄。

石竹花

唐皇甫冉 數點空階下。閑凝細雨中。那能久相伴。嗟爾滯秋風。

唐獨孤及 殷疑曙霞染。巧類匣刀裁。不怕南風熱。能迎小暑開。

唐司空曙 一自幽山別。相逢此寺中。高低俱出葉。深淺不分莖。

野蝶離爭粉。庭榴暗讓紅。誰怜芳最久。春露到秋風。

玉簪花

唐盧綸 美矣新成泰華峯。翠連枝折葉重重。松陰滿洞間飛鶴。

潭影通雲暗上龍。淡漠木香風頗動。清潤乳溜味何濃。因聲遠

報淨丘子。不奏登封時不容。

王世貞 湛湛涓涓白露清。折來纖手應俱寒。斜倚阿簪千蕊發。

好傍芙蓉七葉冠。擁坐金釵愁自失。辟塵犀導懶同看。佳人別

有真心托倚過。東風十二欄。

木芙蓉 杜荀 木芙蓉

唐黃滔 黃鳥啼鶯二月朝。苦教開即牡丹燒。天嫌青帝恩光盛。

三竹 黃鳥啼鶯二月朝。苦教開即牡丹燒。天嫌青帝恩光盛。

花 卷七

留與秋風雪寂寥。

却假青腰女。巧成綠羅未綻絲。霞呈誰怜不及黃花菊。只遇陶

潛便得名。

須到露寒方有態。爲經霜裏稍無香。移根若在秦宮裡。多少佳

人泣曉妝。

王世貞 江浦波心千葉殘。江干木末萬花酣。夾城含露輝天仗。

高葉垂霞護錦官。歡似美人臨鏡坐。愁如思婦怯衣寒。幽懷一

片憑秋月。桃李如今夢已闌。

杜鵑花 一名山石榴。一名山躑躅。貞元中外國僧

唐曹松 一朵又一朵。併開寒食時。誰家不禁火。纔在此花枝。

王世貞

蜀魄何年別錦城。洛陽春事劇縱橫。扶枝細碧消涓淨。折筵妖紅的的明。啼血自疑新染袂。陽臺無復舊歸聲。如何百羽稱尊後。不向烟花暫主盟。

繡毼花 惠州有特色者

萬葩千瓣奏成毼。入眼分明白玉樓。香雪青天三月樹。瓊花紅蕊總揚州。月宮漫逞霓裳舞。漢渚休傳素女遊。傳粉何郎腸欲斷。只將詩句惱風流。

百般紅紫委香泥。喜見冰丸壓樹低。千片碎雲成朵聚。一規寒玉綴枝齊。三郎醉裏偏乘興。諸語風前富品題。結結流蕤相伴臥。素姿涼月夢妻迷。

卷七

玉

花

卷七

玉

王世貞 淺白微青。靚更柔。淡烟輕雨。施仍收。流蘇帶結初成結。翡翠簾垂半壓鉤。候馬染塵香自淡。窺枝圖月碧俱浮。蘭臺任更吹多少。不結丁香一段愁。

虞美人

沈香妝殘。垓下霸圖空。顏色如花舊楚宮。恐就羊腸三尺雪。染成猩血一枝紅。微香細吐春心解。廣袖翻增舞節同。應恨拔山人不渡。托根芳草到江東。

紫藤花

蒙茸一架自成林。窈窕繁葩灼暮陰。南園紅蕉將比貌。西陵青柏結同心。裁霞綴綺光相亂。蔓雨繁烟態轉深。最是纏綿長到

老羞聽澤畔女貞吟。

夾竹桃

一枝幽艶兩分柯。豈比長松附女蘿。有節不愁春事晚。無言自擬歲寒過。枝枝上苑啼紅頰。葉葉清潭寫翠娥。好似王家佳子弟。隔江團扇唱儂歌。

爲以幽姿凌雪霰。不將纖骨傍風塵。輕迴粉面依蕭史。細裊瓊瑤似洛神。棲鳳錯疑瑤海質。化龍還憶武陵人。肩輿徑造無煩主。怕向漁郎指避秦。

佛見笑

曼陀優鉢總堪疑。上苑何由借一枝。爲問天花拈法處。可當迦

葉破顏時。給園初果知難結。色界孤根未可移。肯爲東君怨搖落。因風片片浴香池。

梔子花

按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其形六出。

杜南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于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占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葵

爾雅名有葵。類府。詩七月烹葵及菹。此秋葵也。又視葵。爾如收此。與葵也。取葵子微煖。散著溫地上。通胎之朝。

種葵

花千木槿花相似。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樹千遮不盡。尚留一半與君看。

王世貞

萬里錦城通道遠。十年金井沐恩深。幽蘭空谷各從好。

時時疾風知見尋不獨秋霜能衛足由來朝日便傾心殷勤好
頌虞慈賦笑殺相如漏上林

梁王竹屋 既扶疎而雲蔓亦灼爍而星微布渡交加藉茸紛葩

疏莖密葉翠萼丹華

黃菊葵 色配中央心傾太陽布葉近臨于玉砌移恨

這自于銅梁暮絲華未見楊義冠簪駢駢杜蘭香喜逢張碩巾

被飄揚銀漢之星機欲沒金臺之漏箭初長動人妖艷覆鼻生

香千日鵲鵲濫得名于太液三秋菊疏虛長價于柴桑送日微

困迎風欲翔周助神疲吹筆而深慚思拙江淹色退孽孽而所

恨才荒蝶翅堪惜蜂須可妬幾多之金粉遭竊一點之檀心未

花 卷十 七

許何須逼視漢人主之鴛鴦多羞不待含情晉天子之羊車自

駐激電寒蟻蹤泥鳥兔得不淹雷深勞顧慕慎恨張京兆惟將

桂枝沾眉悵望齊東昏却把蓮花襯步騷人易老絕色多愁眉

恐在綺窗側畔唯當居綉戶前頭目斷猶駐魂消未收映葉似

掌歌扇猥闌如墜妝樓感荷倚之殷勤昔無絨看怨謝鯉之強

暴未近風流清且常啼黃昏客散鷓鴣頭兮長引須腸兮愈斷反

條立處林鳥應笑千后樓欹枕看時梁燕或聞于長嘆已而已

而止醉眠于東籬叢畔

木樹花 柳宗元 上苑年年占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祇因長作龍城守

刺種亭前木樹花

芭蕉 一名甘蕉 出交趾建安 草類 望之如樹 攷大者一

如美 莖著連末或七八尺廣二尺許華大如酒盃形色

較實 莖著連末或七八尺廣二尺許華大如酒盃形色

花不俱落此蕉有三種一子大如手搗指長而銳有

似羊角名羊角蕉味甘汁大如手搗指長而銳有

乳名牛乳蕉味酸減羊角一種大如雞長六七尺形正方

少甘最不好也取其葉以灰漬之績以為布 山居人

治以為布者一名博祖 水蕉

不結實 另有美人蕉開赤花

唐詩 德 是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

青庭 堅 有底春風能好事解將刀尺剪青天知君新得草書法

旋卷碧雲供小箋

芭蕉種四年華蓋發芙蓉玉蘭為腰婦木筆是曾玄十一希蓮

芭蕉 常類馬肝折難劃海蚌瓣厚落河蚶香色無非飲蜂蛸有

自閉古妝盤婦出立馬使君寒春久枝俱果霞長雁正還寄

蘇蕙老換扇旋好屏我昔南過嶺蠻多種在田實甜藤瓊上絲

冷葛機邊和荔燒天紫同柳蓋海炎別來頻屈指先後止餘顛

不道孤亭畔言抽徑尺圖逡巡無術致描寫恨才怪太華尖崩

半平原頓脫剝鹿連標者夢魚沉美人舟若少榴枝泛珊瑚奉

倚欄 王世貞 亭午方床鹿夢過起看沙碧上文波琤瑯半雜淇園竹

握曳仍疑下澤荷太液風低初捲旂陽臺雨細不沾羅其言彈

事休文若聽罷秋聲恨轉多

紅芭蕉 唐韓偓賦 瞥見紅蕉。曉斷魂銷。陰火與朱華共快神霞。
將日脚相燒。謝家之麗句難窮。多烘重紙。洛浦之下裳頻換。刺
染蛟鰓。鶴頂儘伴雞冠。詎擬蘭泥露以殊。奈楓經霜而莫比。趙
飛燕裙間一點。願同白玉唾壺。鄧夫人頭上微霞。却賴水晶如
意。森森嚶嚶。脉脉亭亭。舊玉之瑤來若指形雲之暫出。如屏鴛
舌無端。如含桃而未咽。猩唇易染。點浮蟻以難醒。在物無雙。千
情可溺。橫波接紅臉之。詎含貝發朱霞之色。僧虔密炬。燦桂棟
以難藏。潛岳金釵。蔽綉幃而不隔。所以月彩下。蛩珠之水。梅酸
生鵝喙之津。寧關巧運自合天眞。

美人蕉 芭蕉葉葉。國理空丹。尋高擎映日紅。一似美人初睡。

起絳唇 翠袖舞東風。
未展葉蕉 唐錢明 冷燭無烟。綠燭乾。芳心猶卷怯春寒。一絨書
札。藏何事。會被東風暗拆看。

木綿花 出蜀銅梁縣巴山。高五六尺。葉如櫻桃花。如齒。出山則不植。
周茂叔 仙姿元是華嶺栽。不向東林沼上開。嫩蕊晚隨梅雨放。
清香時傍竹風來。枝懸綉帶垂金彈。瓣落蒼苔墜玉杯。若使耶
溪少年見。定拋蘭漿到岩隈。

紫陽花 唐白居易 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
識。與君名作紫陽花。

長春花
東吳有靈艸。生在剡溪傍。既亂莓苔色。仍連菡萏香。綴之
稱遠士。持以奉明王。北國顏彌著。南山壽更長。

明王立道 倘使涓涓滴。還遊不死方。

風仙花
長殊 几苞顏色春霞翠。

茱萸
唐王維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山中倘遇客。置此芙蓉杯。

水林檎花

唐鄭谷 一露一朝新。簾櫳曉景分。顰和蜂蝶動。香帶管絃聞。笑
擬春無力。妝濃酒漸醺。直疑風雨夜。飛去替行雲。

垂雲花
蘇軾 道人心似水。不碍照花妍。燕坐春強半。清陰月屢遷。平生
無起滅。一念有塵鮮。嫋嫋風枝舉。離離日華薦。病吟終少味。老
醉不成癡。何必遶頭去。湖中有散仙。

優鉢羅花 狀異衆草。勢從從如冠弁。上生不生旁。引攢花中。折葉外。包異香。秀色媚景。
唐岑參歌 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
葉六瓣。花九房。夜掩畫闥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務
根在庭。媚我公堂。耻有衆艸之爲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爲！

賞今。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窮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于君王。

續陽花 類白。其花紅而且大有如牡丹。

惟見堦前碎月明。

小笑花 春日開。

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乃似白花妝。

燕子花 紫花。絕類燕子。生。

金堇花 如蝶。發風狂。

日給花 似金。余實。

五衛花 花五出。如雲。

卷七

三

龍花 地上有樹形似。

瑞聖花 幹不條。高至尋丈。花開于秋。四出。與桃花類。然數十。

石巖花 與紅。體本一種。石巖先放。後葉。後着花。其。

鉢囊花 生葉上。如黃。葉長。色翠。而澤。花。

密蒙花 產自野木。高丈餘。葉青。冬不開。花。

史君子花 生作。細。千。房。一朵。故謂密蒙。

野悉密花 出拂林。因前長八尺。葉似梅。四時敷榮。其花五。

鎮樹花 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小。額。石。始。費。理。顯。厚。

金銀花 花。出。淡。香。帶。紅。色。初。開。

山丹花 一葉。百。蓋。狀。如。錦。花。深。紅。色。一。花。

上元紅 深紅色。似紅木。瓜。花。不。

紅荳蔻花 葉生。葉度。如。碧。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葉。

西蕃蓮 有黃赤二種。幹。圓。六。七。寸。葉。長。尺。餘。花。如。下。葉。蓮。以。一。

雜詠 唐黃滔。莫道顏色如渥丹。莫道馨香過薝蔔。東風吹。終。還。吹。

落花 晉劉琨妻王氏賦。翠顏競。珠。來。條。頻。英。或。異。色。同。形。或。齊。

花 唐黃滔。莫道顏色如渥丹。莫道馨香過薝蔔。東風吹。終。還。吹。

落明日誰為今日看。

春花 晉劉琨妻王氏賦。翠顏競。珠。來。條。頻。英。或。異。色。同。形。或。齊。

芳珠制。自然神香不可勝計。獨若羅宿之垂光。灼若晴珠之會。

列與若翡翠之翠。期練若珊瑚之映日。

岸花臨水 唐張正見。奇樹滿春洲。落。影。映。紅。浮。影。間。蓮。花。石。光。

滴瀝錦流。淡色隨桃水。飄香入桂舟。別有仙潭菊。含芳獨向秋。

唐包融。笑。笑。岸。溪。花。叢。叢。逐。岸。邪。朝。開。川。上。日。夜。發。浦。中。霞。照。

灼如曉鏡。手。弄。勝。浣。沙。春。來。武。陵。道。幾。樹。落。仙。家。

城花 唐。二。八。佳。人。綢。馬。駛。十。千。美。酒。消。城。歌。屢。前。柳。絮。驚。春。

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淹。卅。月。明。歸。去。影。安。安。綠。珠。

吹笛何。時。兒。欲。把。斜。紅。插。皂。羅。

半開花 白居易。勿。訝。春。來。晚。無。嫌。花。發。遲。人。伶。全。盛。日。我。愛。半。

開時紫蠟枯爲蒂。紅酥點作粧。淺深妝剝落。高下火參差。蝶戲爭香采。鶯啼逗穩枝。明朝應爛熳。後夜更離披。林下還相憶。樽前更有期。

花底杜甫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清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落花唐白居易。飄飄紅醖醖。烈烈雪漫漫。獨有病眼花。春風吹不落。

李商隱。落時尤自舞。處更聞香。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上句舊詩。下句求王琪續。晏元獻大嘆賞之。薦居館職。

花 卷七

三

舟前落花杜甫江上人家桃李枝。春風細細出疎籬。影遺碧水

潏勾引風。如紅花却倒吹。吹花困懶勞丹楫。水光風力俱相怯。

亦惜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溫久飛。遲半欲。高紫河惹。

神繡于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

珠綵網落。花倪瓚。落花綴蛛網。蜀錦一規紅。既映綺疏外。復照

碧池中。含樓戀餘景。散魄曳微風。昔人開樂穢。詎識本俱空。

花影疎疎。密密上。簾櫳。模寫誰如。造化工。綴壁難禁。樓島踏。

沉波。不得戲魚通。條多雅量。更宜月恨少。清香空裊。風範李濃。

桃休獻笑。繁華過眼。與伊同。

瑤臺仙。態自重重。色相原來未是空。暫試新妝。隔曉鏡。更伶殘。

照倚東風。洛神解佩。凌波上巫女。行雲度峽中。幾向雕欄頻想。

象蛾眉偏愛。月如弓。

廣殿朱欄。玉砌中。婆娑滿地。細含風。芳魂脉脉。嬌無語。夜

色娟娟。照欲空。黃鳥踏來。驚水上。水輪忽送。過牆東。朝朝夜夜

如神女。除是高唐夢。可通。

剪綵花。葉劉孝威。葉舒非漸大。花發是初開。無論人訝。似蜂見

也爭來。

采采起。淺深依樹色。舒卷聽人裁。假令春已度。終任手中開。

采采泉。花生剪刀裏。從來訝。逼真風動。最難落。蜂飛欲向人。不

知今日。後誰能逆作春。

花 卷七

三

天棘刺梅也

江蓮。捉白羽。天棘弄青絲。

舊艸未芟新
艸又生曰芳
艸節曰蕢

著艸 言著也。百年一本生百莖。上有叢著下有伏處。秋後花出枝端。紅紫色。形如菊莖。

梁范筠 數奇不可調性血雖能千貞茶犬靈具羊言各呈也

一名曆莢。一名仙茅。其實曰茆。

元稹
將課司天曆先觀近砌其一旬開應月五日數從星挂滿

叢初合。塘影漸零。辨時長有數。數閏或餘青。隨葉推前事。新

芽察未形堯年始今歲方欲瑞千齡

蔣也其米謂之雕胡其根曰菰蔣又曰薏陸机曰藝苽郭璞曰松菜陸佃曰薏苡方言謂之薏大奈肯非太爾心未

即今
菱節

卷七
三

結根布洲渚。垂葉滿皐澤。匹彼露葵羹。可以留上客。

叢生水中。莖圓。用以爲蓆。卽燈心草。

齊謝朓離離水上蒲。結水散爲珠。初萌實難用。暮益難與全。所

宏堂上曲遂錄黃金軀。

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揮錄若轉月拂水生蓮珠此草

最可珍何必貴。龍鬚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羅衣能再拂。不

長素塵集

其大者曰蘋蘩方正中折如十字色白曰白蘋若青蘋則

錦鱗密密不容針帶葉連根難計深常與白雲平水面豈容明

月。墜。波。心。千。層。浪。擊。誠。難。破。萬。陣。風。欺。永。不。沉。無。數。魚。龍。藏。裏。

面太公無計下釣尋。

嫩似金脂。颯似烟。多情渾欲擁紅蓮。明明。慙付西風言。月。月。

妃作琴細ニ

密會、予喜、不日、召、下、○

客名月。遊里塘。不密。明月照滄浪。有時風約泥灘上。燕子啣

齊川會

○可○怜○池○內○萍○氣○氤○氳○紫○復○青○巧○隨○浪○開○合○能○逐○水○低○平○微○

恨無所綴細葉詎須萼飄泊終難測留連如有情

風翻乍青紫浪起時疏密不欲撲無眼。星驚能育寶。

李嶠
二月
初見三
春議正
乎青嶺
含翠
轉紫
帶波
直星

用申薦常隨客差旣能卒以客置能過三十

卷七

晉夏侯湛賦 步長渠以避目。覽隨波之微坤。紛票蔽以登凌。荒

瓜生于藍召。司藏限以自茲乃。逸焉。平。皮。長。故。員。其。以。外。三。十。

早以含靈齊賦之靈。麟有角也。之骨。先哲聖賢。以舒形發。

羣終以含絲而作魚之華。鰭翬蘭池之清。滌既澹。淡以順流。又

雍容以隨風有纏薄于岸側或迴滯乎湍中紛上下而靡常漂

往來其無窮。仰熙陽曜。俯憑綠水。渟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

寧濟援則動浮輕善移勢危易盪似孤臣之介立隨排擠之所

往內一志以奉朝兮外結心以絕黨萍出水而立枯兮七失處

而身。在。觀。斯。中。而。曠。既。分。固。知。直。道。之。維。矣。

藻
沉曰蘋浮曰藻

唐柳元超賦。遊子行。遵登晉山之孤。欵翠谷。鼎以命蓮。工章秀。

今崩厥爾其雲崖委瀾風整鳴泉吉形彪以滑石蕨漫莽兮山
川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沼沚之毛汗潭之藻藿靡靡汎汎悠
悠乍黃綠於春水或羣歷于春洲觀其往往索散離離無畔
娟島嶼曄曄江漢碎流月于澄波隱孤雲于斷岸生不擇所長
亦無叢不資潤于微露不俱威于勁風纖雲璫璫密葉茸茸宿
銀塘之白鷺嬌清水之文虹乘流則遊遇砥則止柔而能全弱
而能直其爲隱也不居高而處卑其爲謀也常韜光而晦色嗟
茂族之無托顧貞芳之見移生君之銅沼汎君之瑤池離青蓮
與翠荇偶杜若與江離生于水人不知歲歲年年幽澗垂
苦爾雅曰萍不永也 述異記名重泉宜蘇始華青膚 苦蘗雅曰萍不永也 述異記名重泉宜蘇始華青膚 苦蘗雅曰萍不永也 述異記名重泉宜蘇始華青膚

綠階已漠漠帆水復綿綿微根知欲斷輕絲似更聯長
風隱細草深堂沒綺錢紫鸞無人贈蕙蕤徒可伶
唐包何 雨痕連地綠日映出林班却要與公賦臨危滑石間
江淹賦 崎屈上生斑駁下布異人貴其貞精道士悅其迥越咀
松屑以高想俯丹經而水暮若其在水則鏡帶湖沼錦匝池林
春塘秀色陽鳥好音青郊未謝今白日昭路貫千里今綠艸深
乃生水而搖蕩遂出波而沉滯假青條今總翠借黃花今舒金
新苔梁庚肩吾 隨潮染岸石逐沫聚浮查徒令阿谷裏停筐不
汰沙
苦錢鄭谷 春紅秋紫繞池臺個個圓如濟世才雨後無端滿窮

此買花不得買愁來
苦薛山唐顧况 野人夜夢江南山江南山深松桂閑野人此後
長嘆息帖薛結苦作山色閉門無事任盈虛終日歌眠觀四時
一如白雲飛出碧二如飛雨簷前滴三如騰虎欲咆哮四如翻
龍遭霹靂發峭嵌空潭洞寒小兒兩手扶欄杆
蘆大口草亦曰葦其花風吹輒揚如絮淮南子曰蒹葭類絮 不可以爲絮木秀曰葦一名葦初生日莢在青白之間又 名葦未秀亦曰 葦一物七名
唐張翥 叢叢寒水邊曾折打魚船忽與亭臺近翻嫌鳥嶼偏花
明無月夜聲急正秋天遙憶巴陵渡殘陽一望烟
杜甫 推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處葉沈波體弱

春苗發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春款梁元帝 翠莢玉池前遙映江南蓮非秋無有恥未燒不生
烟
蘆花羅邛 如練如霜乾復輕西風處處拂江城長隨釣叟看不
足暫泊王孫愁亦生好傍翠樓裝月色枉隨紅葉舞秋聲最宜
羣鷺斜陽裡閒捕纖鱗傍爾行
茅爾雅曰葦牡茅也江淹問青茅一莖三春零陵出日香茅 古貢之蒲酒鄒州有青茅可染青其始生日莢似茅而 滑俗名白芒黃花者名黃茅即 爾也詩雖有絲麻無葉青爾
李商隱 楚甸供王日衡陽入貢年腐包青野外鴨笑綺筵前堯舜
成茨罷殷湯祭雨旋方期大君錫不懼小巫捐

轉蓬離本根。飄搖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

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流宕子。捐軀從遠戎。毛褐不掩形。微藿常不克。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

秋蓬王績遇坎聊知止，逢風忽未歸。孤根何處斷，輕葉強能飛。

艾附雅曰水臺艾正而咲菊妖而珍

楚詞 蘭蕭艾于篋笥謂蕙芷而不香 戶服艾以盈腰兮謂幽

屨其不可佩蕭艾之香者

藤有數種。筒子藤。酒杯藤。引藤。蟻架藤。菱葉藤。五色藤。青藤。

曰大又

卷七

三九

策簡文
纖條奇秀木，弱影掣風斗。
漂春袖晚翠出，霧挂懸空。

生葉依公證竹苗畏石皆申農膏藥罷賣子寄寄來也快

思其什材石無寸土不皆神屏掌藥龍質子寄書來色眼
 黑花分竹葉不全是不見微玉閣山重開
 葡萄架不金是不見微玉閣山重開

唐李頎詩云秦也人益材良正豐古也直也傳有言直上二句是也。

古藤池水盤榕樹左撥右爭龍虎踞橫空直上相凌突

丰茸離縹若無骨風雷霹靂連理枝人言其下藏妖魅空庭落

葉乍開合十月苦寒常倒垂憶昨花飛滿空殿密葉吹香飯僧

過南階雙栢一百尺相與年年老霜霞

其間詩誰謂茶苦茶也。以蘗茶。蘗此蘗也。有女如茶。

茅秀也
竹葉屬

花唐鄭谷簇簇復悠悠
年年拂漫流
差池伴黃菊
冷淡過清秋

秋曉帶鳴蟲急。寒藏宿鷺幽。故溪歸不得。憑仗繫漁舟。

石芥

唐錢起
洞明遺愛處。石芥綠芳初。翫此春陰色。猶滋夜雨餘。隔

溪烟萼小覆石雪花舒采采還相贈瑤華信不如

瓦松生于久屋之瓦或言屋上木多松栽土木氣洩則

李華
華省秘仙叢
高堂露華松
葉因春後長
花爲雨來濃
影混

爲。碧。色。光。含。翡翠。容。天。然。所。寄。地。勢。本。無。從。接。棟。連。雙。闕。連。

麋迫九重寧知深閣底霜雪歲兼封

帝雀融賦
披美嘉美
衣千夏屋
皇皇勿秀
犬金玄一
分產霜蓬
蓬蓬

空懸若星榆而種天芩尊丰茸青冥芊眠葩條郁毓根底連拳

卷七

附

聞青苔而淝露陵碧瓦而含烟春風搖兮轡起冬雪糝兮蒼然

詎充采掇罕任雕鐫桐君欲賞梓匠難甄用匪適于時要名蓋

聞于俗傳○懸魏宮之烏韭○而漢殿之紅蓮○觀其衆開榮列○虛心

獨潔高寧我慕無木禾之五尋卑以自安類石蒲之九節進不

必○謂○居○不○求○利○芳○不○爲○人○生○不○因○地○其○質○也○非○無○忝○于○天○樂○其○

陰也。薄繞足以自蔽。望之常見其表。尋之罔得其秘。肅穆承華。

聖○不○余○恩○象○孝○惠○口○別○菱○花○竹○簪○夏○而○來○色○樹○連○理○而○相○加○

美華發地分昭關日及縣雷分紛能。彼輩實以題貫此不才而

已能羞丁莫千肯問下無見千尼少已矣哉不學彖離卦而直

見○吻○鉞○有○募○于○附○隨○亦○無○出○于○汙○泥○日○矣○

述送 出西賦

魏曹植賦 播西都之麗艸兮。應青春而發輝。流翠葉于纖柯兮。結微根于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彫于嚴霜。芳暮秋之幽蘭兮。麗崑崙之芝英。既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投以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兮。入綃紵之窈窕。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書帶艸

唐陸龜蒙 彼君者艸。云書帶名。先儒既沒。後代還生。有味非甘。莫共三山芝。校無香。可媚難將。九畹蘭爭。叨詞林叶。種在經苑。中榮翠影。臨波恐被芙蓉。見郎貞姿。傍砌愁爲芍藥。相輕發地。抽英因人。授性紛雅。圭池上之宅。拂仲蔚門前之徑。不省教施。

草 卷七

異術安得返。竟未嘗輒入明廷。何當指侯。我臨寒日。幸到青春。莎蓋未傳于漁父。補茸竊咏于詩人。霜亦曾沾。潘令偏知。白薤風常過。起宋生。惟道青蘋。栽培只倚于賢鄰。舉擢長憂乎。維岐山。慚無用。舒還有異。當琴操。發伯牙山水之情。值儒編。動鑿齒陽秋之思。敢曰求友。寧忘慕義。吳娃楫上空羨。苦滋。魏王惟中。惟通。惠氣。或乃蘭榮。越微。薰茂。周原。幽搜。莫及。興咏。徒存。此則對仲舉蕭疎之室。處子山搖落之園。不識深宮。豈是曾爲。帝女非侵。遠道誰言。能憶王孫。徒愛其飲。疎烟披曉。露弱可提。結勻能布。護蕭蕭而不計。榮枯漠漠。而何于好惡。金燈。灼灼。尚矜。秦帝之焚粉。蝶流連。真謂羽陵之靈。爾乃高推。離菊。瑞許。階焚。我

則惟記志士每聚流螢。登便離蒿萊于隙地。希杜若于汀側。遇翰林主人之一顧。庶長保于青青。

萱 忘憂草

唐陽休之 開闢幽澗底。散采曲堂垂。優柔清露濕。微飈惠風吹。朝朝含麗景。夜夜對華池。

唐陸龜蒙 綠艸正含芳。霍靡映前堂。帶心花欲發。依籠葉已長。

雲度時無影。風來乍有香。橫得忘憂號。余憂遂不忘。

榮華艸賦 爰有幽人。庭閑志靜。高木列其陰。芳蘭標其影。玩叢

藹之爭芬。悅群根之競穎。或開紅而散紫。或芬藍于上春。信茲

花之獨秀。投金質于炎晨。既耀色以祛瘴。亦含香而可均。不俟

草 卷七

四

合歡之木。無侯孫枝之筠。同菱荷于閨署。及蟬露于首夏。其葉四垂。其附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華而不豔。雅而不質。隨晦明而舒卷。與風霜而榮悴。笑杜蘅與揚車。何衆彙之能匹。

唐盧 宜男艸。鹿好食之。附名。又曰令艸。

晉夏侯湛賦 淑大邦之奇艸兮。應則百之休祥。稟至貞之靈氣。

今顯嘉名。以自彰。冠衆卉之挺生。承木德于少陽。體柔性剛。惠

結蘭芳。結纖根。以立本。今靈渥液于青雲。順陰陽于滋茂。今笑

含章之有文。遠而望之。若丹霞。昭青天。近而觀之。若芙蓉。盛綠

泉。淒淒翠葉。灼灼朱華。睇若珠玉之樹。煥若景星之羅。克后妃

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回日月之暉光兮。隨大地以虛盈。

艸

艸號宜男。既曄且貞。厥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益斯。微立孔臧。福齊太姒。永世克昌。

金堽艸

又有青堽如金堽而色類堽出夷中

山華綺錯。綠葉錦名。金堽麗艸。鑄氣含英。若其碧草。凌露玉根。升霜翠葉。其媚紫榮。晨光非錦。扇之可學。詎瓊瑤之能芳。乃御秋風之獨秀。值秋露之餘芳。出萬枝而更明。冠衆葩而不羣。既艷溢于時暮。方媚麗于霜分。是以移馥蘭畹。徒色曲池。執長洲兮杜若。跨幽渚兮芳離。映霜光而燦燦。懷風氣而參差。故植君玉臺。生君椒室。炎萼耀天。朱英亂日。藉綺帳與羅鞋。

卷七

信艸木之願華

白頭翁草

李白。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艸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髮同。微芳似相誚。留恨向東風。

雁來紅

元周翼

翔雁南來塞艸秋。未霜紅葉已先抽。綠珠宴罷歸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

老少年

疊疊層層曉霞。牡丹開處不如他。任教蝴蝶飛千遍。此物原來不是花。

秋色空庭媚眼明。嫣然衰葉轉盈盈。虛怜夏女能傾族。恰比徐

艸

娘尚有情。衰露丹楓。聊借潤拒霜。黃菊肯同盟。春英三五爭塗抹。短蔓長條恨已生。

雞冠

雞冠一枝濃豔對秋光。露滴風搖倚砌傍。曉景平看何處似。謝家新染紫羅裳。

陳劉

葉綫千年益。餘依百尺枝。屬與松風動。時將薜影垂。學帶非難結。爲衣或易披。山阿若近遠。獨有楚人知。

蓮艸

蓮艸頭花似葉。裙蒲葵樹下舞。雲

卷七

藍

詩終朝采藍。荀子青出于藍。有三種。藍音機。藍之小者。

唐李益

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小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

即

即澤中尋與若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滑。即張翰所思者。

明虞澤

冷侵白鷺洲。邊艸香。敵青泥坊底。片鳥紋魚鱗形較似。泮宮無日不思君。

虞澤

初沈水底。亂魚鱗。忽滿洲邊。磯釣綸。知是泮宮尊已苗。

朝來一棹入青蘋

應時靈丹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已後。日落一葉。葉美亦然。藕是花藕。拔芋赤箭。皆應月。藕十二孔。閨盆一孔。是此藕。拔芋皆十二子。閨

益一子赤箭亦十二根爲衛

荷似赤箭

獨自艸 獨莖大毒傳病

牧靡 鳥多候食味此艸解之

藥草 葉如餅而小三月采細

養香 葉如都梁揮之便生

揭車草 朱辛溫主鬼氣去臭及

鴛鴦草 春晚葉生其鴛在葉中

三白草 初生不自入夏葉

馬藍 止林賦之賦極若葉是

卷七

杜若 楚辭蘇也

葍 白芷地楚辭蘇夫蘭芷

葍 似括葉葉盛而

茶 苦菜生山田吸澤中生子

蓬蒲 瑞草也

葛 大紫白花根如指可啖

馬蘭 即月令荔枝出是也

夫娘子 婦人無行者曰夫娘

文章草 即五加皮

鹹 似鹽脚又似蒜頭

留英 香州 蔓約尾州

薊 出燕地薊州以此草名薊

草荳蔻 葉大而長開紅花作

千步草 葉似杜若而紅碧無

勝草 出蒼梧桂林二郡

園草 即麻黃草詩東有園草

茨 義藜也有二種杜蒺藜即

慎火 生廣州可禦火多種屋上

蘼蕪 香艸魏武以藏衣

芡芎 西天草名體性柔軟引蔓

菲 即葛也詩言采其葛蔓

葛 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

蓬 其首以至葛可二十步

蓬 言采其葛是也頗似葛首

白蘘荷 即甘藷子可製

薇 莖葉如小豆

桔 今益母草方草

白 白花花生節間

蔓 蔓草如小豆

蔓 蔓草如小豆

蔓 生下田中初生可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蔓 葉似艾草正白

知風草 每一節則一風無

長卿 脫翠

銷明草 夜視如列星雲則光

鹿活草 醫傷折

昌陽 能去風濕而來

土常山 苗葉極甘出天台山

甘艸 詩隰有苓蔓生葉似荷

密草 蔓生大葉秋冬不

地榆 一名玉頭

茅茨 大葉長穗即車前子

洪水草

胡繩

羅漢絲 兩莖相纏香頭如

蝴蝶 高三五尺葉嫩

燕脂 葉似燕花似滿公出西方土人

迎涼艸 其狀類碧而幹似苦竹葉潤若

舞草 遇聲三葉葉如決明一統賦有却

石髮 生水底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月後可采過此則

望舒草 其色紅葉如荷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狀支國獻

葳 爾雅正等也葉似竹而細薄

葳 爾雅正等也葉似竹而細薄

倍蓄 叢生三二十花開四葉相對

獨插草 頭如野馬尾如鳥尾兩片開合見大自靜即羌活也見女帶之相婦生南又移楊亦無風自動

蔞草 高五丈葉色紺形如半片蔞如全無花無實其質溫柔

耳母 北地寒食此草生宋徽宗清明日詩

天葵 前雅曰水葵葉如雲公地天所居葉如袋而厚嫩

光蘭 一作莨菪詩一名莨菪比人曰雀巢東人曰白環藤可作藥茹能補精氣氣生有白汁可啖根曰白藥

傾知子 有四名實如兒笑取二枚縱

胡椒 出摩伽陀國其苗莖生莖葉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

卷耳 義生似盤葉如鼠耳色白草細似胡荽莖生可煮茹滑而

味如婦人耳端多刺好著人衣即楚詞蔬也以之喻小人也名

卷七

紫白蒿也即莨菪葉似艾上有白毛粗澁俗呼蓬

若毛詩有青蒿夏生莖如莖莖而細葉似

迷陽 見莊子出刺莖葉生枝條四時發韻春夏交花亦

封 莖葉也葉潤味甜可食其子與蘆葦子相似諸葛公出師

行 白莖葉正圓一名皂莢俗名

薰艸 朝朝生花山中海經云薰艸麻葉

斷腸草 一枝三葉葉大如薔食之輒死

牧麻草 大毒風吹其氣所至則數里內積死李淳風云其汁

溫本清得水則獨見日則渴入陰即乾在夏欲涼在冬欲

若葉 如雞蘇莖大如芥長四五尺

莎 爾雅曰其根為香附子葉即為莎

臭此 爾雅曰莎生下田中苗似龍

合歡草 狀如著一林百莖畫則象條拔踐夜乃合一作莖

賸蓮 葉如荇浮于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常晝開夜

芭 今野苦苗生山田及津中得霜晚美可茹而味

合生艸 產嶺口中含之立效亦咽其汁

金星草 葉上生黃星點兩兩相對色如

金 鹿鳴篇食野之苓莖如釵股葉

女蘿 自蔓松上生枝正青 虎經其連草上黃赤如

異草 虎溪縣出二種草一如婦人髮

卷七

雜詠 梁元帝 依階凝綠薛傍渚若青苔漫生雖欲逼人跡會應

細艸 梁元帝 依階凝綠薛傍渚若青苔漫生雖欲逼人跡會應

玉階春艸 梁丘遲 潑溜始參差扶階方沃若雜葉半藏靖叢花

未隱雀 葳蕤亂碧紫蒼黃間濃薄

青草 陳劉剛 雨淋三春葉風傳十步香映袍伶色重臨書喜帶

長 衰艸 梁沈約賦 愍衰艸衰草無容色憔悴荒徑中寒葉不可識

昔時今春日 昔日今春風御花今佩實垂絲今散紅巖隈今海

岸冰多兮霰積布綿密于寒皐吐纖纖于危石雕芳卉之九衢

岸冰多兮霰積布綿密于寒皐吐纖纖于危石雕芳卉之九衢

岸冰多兮霰積布綿密于寒皐吐纖纖于危石雕芳卉之九衢

質靈茅之三春風急峭道難。秋至客衣單。既舒岩下菊。復悲池
上蘭。飄落逐風盡。方知歲早寒。流螢暗明燭。雁聲斷裁續。霜奪
草上紫。風銷葉中綠。秋鴻今疏引。寒鳥今聚飛。徑荒寒艸合。艸
長荒徑遠。閑庭漸蕪沒。霜露日沾衣。
草色一夜春風到處生。青青漸入馬蹄輕。和烟便帶王孫恨。
若雨偏深戎婦情。寒北江南空有路。隋堤漢苑總無名。怪渠碌
碌欺人眼。到得黃時心又驚。
春草明楊基。嫩色柔香遠更濃。春來無處不茸茸。六朝舊恨斜
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裙紅。平
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

卷七

四九

生芻干結。比玉人應重。爲芻物自輕。向風傾弱葉。泥露示纖莖。
荷練宜春景。芋眠對雨情。每慚蘋藻用。多謝芷蘭榮。孺子才難
遠。公孫策未行。咨詢如不棄。終冀及微生。
全美根似
無菁

名物通 卷八

果部 瓜。果朋切。直生日果。蔓生日
瓜。又玉篇有核曰果。無核曰瓜。
梅。范石湖梅譜。凡九十餘種。其結實最遲。必
十二年方結實。接桃最大。接李紅華。
唐李燔。大庾欽寒光。南枝獨蚤芳。雪含朝暝色。風引去來香。粧
面迴青鏡。歌塵起畫梁。若能逢止渴。何假泛瓊漿。
杜牧。輕盈照溪水。掩飲下瑤臺。妬雪聊相比。欺春不逐來。偶同
佳客見。似爲凍醪開。若在秦樓畔。堪爲弄玉媒。
溫庭皓。曉覺添霜白。寒梅月借開。雪繁鸞不識。風裊空迴
羅。經雨不隨山鳥散。倚風疑共路人言。愁憐粉艷飄歌席。靜
愛寒香撲鼻梅。

果部

卷八

乙

皮日休。萬拂蘿梢一樹梅。玉妃無侶獨徘徊。好臨王母瑤池發
合傍蕭家粉水開。共月已爲迷眼伴。與春先作斷腸媒。不堪便
向多情道。萬片霜華雨損來。
宋王安石。牆角數枝梅。凌雲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明高棅。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疎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
郎無好韻。東風愁絕幾回開。
明王世貞。窈窕娉婷白玉膚。立殘清照角聲孤。龍頭風起家家
雪。庾嶺人歸字字珠。南國容華愁易老。中原消息夢還徂。東君
大許群芳在。次第冰霜問有無。

梁簡文賦

年歸氣新。搖芸動塵。梅花特發。偏能識春。或承陽而

發金。乍離雪而飄銀。吐豔四照之林。舒榮五衢之路。既玉綴而珠離。且冰懸而電布。葉嫩出而未成。枝抽心而抃故。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棧中之纖素。乍開花而傍嶽。或含影而臨池。向玉堦而結絲。拂網戶而低枝。

唐宋學賦

高齋遠開。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以亂吟。

坐窮簷以無朋。命一鶴而孤斟。步前除以躑躅。俯藜杖於墻陰。

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梓。擢秀敷榮。

冰玉一色。胡雅選於衆艸。又蕪沒於叢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

果疏

卷八

二

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

謝集。疏蕊暗嗅。又如敲香。是謂韓壽。東風晚濕。風露朝滋。又如

英皇泣於九疑。愛日烘晴。明蟾凍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烟晦

晨昏。陰雲晝閣。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拂沙飄素。擁柔又如

綠珠輕身。隋樓半含。半開。非嘿非言。溫伯雪子。口擊道存。或俯

或仰。匪笑匪怒。東郭慎子。正容獨悟。或憔悴若靈均。或歌傲若

曼倩。或嫵媚如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雖黃。擬議難過。彼其

桃蘭兮九畹。采惠兮五柞。拊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

叢桂。授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於地產之奇。名著於風人之托。托

然而艷於春者。望秋先零。盛於夏者。末冬已瘁。或朝榮而速謝。

或夕秀而過哀。苟若茲卉。歲寒特妍。水凝霜悍。擅其專權。惟彼

百花。孰敢爭先。鶯語鶯聲。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如

樓。遠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塵。甘遜岩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寂

不怨。凄凄。陶淵明之三徑。扶開。無情結。諒不移於本性。方可

儼於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於來哲。

紅梅。蘇軾。二首。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水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

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青。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

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幽人自恨探春遲。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靨奪胎乃是寶玉人。根

類更多姿。抱叢暗藥初含子。落盞濃香已透肌。乞與徐熙新畫

果疏

卷八

三

樣竹間瓊瑤出斜枝。

王安石。春牛花纔發。多應不耐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

王世貞。瓊姿元自傲冰霜。不作東風桃李腸。舞罷轉憐如意點。

歌殘別擬壽陽粧。瑤池月上僊人醉。洛浦霞生帝子狂。爲問燕

脂山下雪。可擬新譜到西羌。

早梅。梁何遜。兔園舊館。前序。驚時最是梅。柳。霜。當。路。發。映。雪。疑。寒。

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蚤。飄。落。故。逐。上。春。來。

唐戎昱。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村野傍溪橋。不知近水花先發。

疑是輕春雪未消。

唐僧齊己。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

風送幽香出。含窺素艷來。明年如應律。先發映春臺。

李商隱 謝郎衣袖初飄雪。荀令薰爐更煥香。匝路亭亭艷。非

時裏裏香。素娥唯與月。青女不饒霜。

蘇軾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

風鬢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枝浦。卧樹獨秀桃榔園。豈惟幽光

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荆棘裏。兩枝玉蕊明朝暎。

海南儋雲嬌。隨砌月下縞。衣來叩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

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復歡息。幸有落月窺清樽。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

與星橫。先生索居江海上海上。情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

宋

卷八

四

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紫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掛。扶桑。曉抱。羞

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酒埽烏能歌舞花。

能言酒醒人散山。寒窗惟有落藥粘空樽。

落梅 蘇軾 玉妃清曉雨。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艸木非我

對。奔月偶掛成幽昏。暗香入戶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園。披衣

連夜喚客飲。坐膚滿地聊相溫。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

而嗽。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餘習氣。惜

花未忍都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壘罇。

梅花落 唐盧照隣 梅嶺花初發。天山雪未開。雪處疑花滿。花邊

似雪迴。因風入舞袖。雜粉向粧臺。何奴幾萬里。春至不知來。

唐劉方平

新歲芳梅樹。繁華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

少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其將遶海雪。來比後庭中。

雪裏梅 梁王筠 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翻光同舞雪。落素混

水池

陳陰鏗 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銷。葉開隨足影。花多助重條。

人日梅花 唐李群玉 半落半開臨野岸。團情團思媚韶光。玉蟬

寂寂飛斜月。素手停停對夕陽。

摘梅 梁庚有 吾憲梅朝始發。庭雪晚初消。折花牽短樹。幽叢入

細條。番冰溜玉手。含刺冒春腰。遠道終難寄。清香徒自饒。

李 李有九標。謂香雅潔。密細淡。宜月夜。宜綠。宜冷。西。有紅標。李均亭。李若韓。終李則五。千年一熟者。

五

古歌 桃生露井上。李生桃樹傍。蟲來嚼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

自相代骨肉。還相忘。

陳江 嘉樹春風蚤。春風花落新。但見成蹊處。幾得正冠人。當

知露井側。復與天桃鄰。

唐太宗 玉衡流桂圃。成蹊正可尋。鸞啼密葉外。蝶戲脆花心。麗

景光朝彩輕烟散。夕陰暫顧暉。章側還眺靈山林。

王世貞 郭曲千林花事新。一林嬌婉出風塵。歌濃處處停遊妓。

報政時時憶故人。露井設為桃恨恨。烟江未損玉精神。君听大

業歌中女。只有楊花泣暮春。

桃 枝節間相去四寸。有金桃。油桃。一石桃。句鼻桃。玉桃。山桃。諸種。冬桃。日托桃。山海經云。東海度索山有。

桃屬盛三十
異名蟠桃

唐太宗 禁花春暉。花暉綺樹粧。綴條深淺色。點露參差光。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如何僊嶺側。獨秀隱遙芳。

唐張說 林間艷色嬌天馬。花裏濃粧作麗人。願逐南風飛帝席。年年含笑舞青春。

唐李義 綺萼成蹊遍藥芳。紅英撲地滿筵香。莫將秋宴傳王母。來比春華壽聖皇。

王世貞 度索山頭春正奢。安期玉棗並如瓜。誰留漢殿千秋核。瞥見秦人萬樹花。枝動乍沾眉際月。葢殘微破臉中霞。真嫌蜂蝶無才思。閒道東隣有宋家。

果疏

卷八

六

唐皮日休賦 伊仰氏之作春也。有艷外之艷。花中之花。衆木不德。融爲桃花。厥花伊何。其美寔多。僊隸衆芳。綠歸陽和。開破嫩蕊。壓低柔柯。其色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玉顏半醺。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幹。繁若無枝。姍姍婉婉。天天怡怡。或俯者若想。或閒者如痴。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磨而可重。或矮嬌而莫持。或幽柔而旁午。或拚冶而倒披。或翹兮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奕僎以作態。或窈窕而逞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粧翠。曆映楊柳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裏香。宛若鄭袖初見。楚王夜景皎潔。閑然秀發。又若嫦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脉脉。又若姐姪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

果疏

卷八

七

艷春暉。又若息嬌含情不語。或臨金堂。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脈脈。妖紅墜濕。又若騶姬。將諧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庭。或登高會。又若姐姪。將歌飲態。微動輕風。婆娑煖紅。又若飛燕。舞於掌中。半霑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旎。交互遶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張嬪。初隨戎虜。滿地春色。階前砌側。又若戚姬。灰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秩之悲寒士。他目則目。他耳則耳。或以睨而解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花垂。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克君之口腹。匪於茲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爲第一。懼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媸決於心。取舍斷於志。豈於艸木之品。獨然信爲國兮如此。

碧桃 倚雲凝露影蕭蕭。秀奪群芳五色標。雅淡晴敷一叢素。輕盈風動幾枝嬌。石橋人去門常鎖。玉洞春深雪不消。疑有飛僊明月裏。鳳簫雙度紫烟遙。

山桃 梁江淹頌 惟固有有。惟山有叢。丹葩擊露。紫榮繞風。伊春之秀。乃花之宗。

初桃 梁簡文 初桃麗新采。照地吐其芳。枝間留紫蕤。葉裏發香飛。花入露井交。幹拂華生若映。窻前柳。懸疑紅粉粧。

吳桃 陳張正見賦 岩岩秀峰吐桂榮松獨天桃之灼灼輕擢采

於寒蹤爾乃萬株成錦千林似翼昔畫波文花然樹色發秦源
而逸氣飄漢綬而流芳辟蘭缸之夜炷似明鏡之朝妝成蹊列
逕光崖艷記間真定之滄梨雜房陵之縹李芬芳難飲照夜無
倚舒若霞光欲起散似電影將收既而風落新枝霜飛故葉嘆
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杏 裁法杏須熟者口中啣過種肥土中及牛馬糞壅之出後
不宜移動濟南有一種金杏大如梨黃於橘味獨美

周度信 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映村塢燭燭開山城好
折待賓旅金盤觀紅瓊

唐徐寅 杏花蕭聲好醉鄉春風嘉宴更無雙憑誰為語撥天子
果蘇 卷八

其把瑤池並曲江
只愁風雨劫春回怕見枝頭爛熳開野鳥不知人意緒啄教零
亂點蒼苔

薛能 活色生香第一流手中移得近青樓誰知艷色纔相負亂
向春風笑不休

李嶠 殷紅鄙桃艷淡白笑梨花落處飄微霞煩時疊翠霞苑宜
開帝里壇稱在儒家麗日明珠清香襲絳紗

梨 木草名快果有紅消秋白消水鵝梨瓶梨諸種有含消
金消金液東王翰海棠花三蕉等名桑上接梨則脫而
又燒紅鐵器焙定津脈栽入地二尺只春分一日可用

梁劉孝綽 玉壘稱津潤金谷咏芳菲詎匹龍樓下素葉映華屏

雜雨疑霰落因風似蝶飛豈不憐飄墮願入九重闈

唐丘爲 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唐王維 閑酒階前艸輕隨箔外風黃鸝弄不足啣入未央宮
唐錢起 艷靜如籠月香寒未逐風桃花徒照地終被笑妖紅
秦鳴雷 紅紫紛紛共闌春何如潔白絕纖塵一枝帶雨冰魂冷
幾樹含風雪色新鶯織金梭香易辨蝶穿玉拍認難真洗妝樹
底貪權笑猶記唐時對酒人

柑 樹屬莖葉無異於橘但無刺爲異耳出溫台最良皮薄味
珍脈不枯鹹食不潤津柑名有生枝柑郭柑海紅柑
柑 大者掌破氣如霜露老杜云破柑霜落爪柑爲至
所食取蠟集於其上則垂自去唐時上元館以荆州進
柑分賜從臣各一
二枚謂之傳柑

柳宗元 手種黃柑三百株春來新葉滿然隅方同楚客憐皇樹
不學荆州利木奴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
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梁劉孝儀 削彼金衣咽茲玉液其於萍實冷亞冰壺立消煩
銷煩除酩酊近嗤齊王進不割之實遠笑魏君逢裂牙之味

橘 小者曰檮檮之蠶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變然類蝟蟬
而青棘鳴葉如飢之連人或振輻之輻奮角而怒氣色
榮驚一旦視之弗食
弗動明日化爲蝴蝶

周李元操 嘉樹出巫陰分根洗上林白花如霰雪朱實似懸金
希影臨丹地飛香度玉岑自有零冬質能守歲寒心

梁沈約 綠葉迎露滋朱苞待霜潤但今入玉盤金衣非所云

唐李嶠 玉蘂含霜動金衣逐翠鉤

唐張彤 樹樹籠烟疑帶火。山山照實似懸金。

唐孟浩然 骨刺紅羅被。香粘翠羽簪。

唐皮日休 剖似日魂初破後。弄如星髓未消前。

唐陸龜蒙 良玉有漿須讓味。明珠無類亦羞圓。

梁吳筠賦 增枝之木。既稱英於綠地。金衣之粟。亦委體於玉盤。

見雪夢之千樹。笑江陵之十蘭。葉葉之雲。共琉璃而並碧。枝枝

之日。與金輪而共丹。若乃秋夜初露。長郊欲素。風賁寒而北來。

雁郵霜而南渡。方散藻於年深。遂凝貞於冬暮。

櫻桃 一名荆桃。一名朱菜。一名牛桃。一名麥英。為蜀

果。一名合口。含桃。亦曰崖蜜。唐新進士重櫻桃宴。

梁簡文 倒流映碧。點露擊朱。實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已

麗金釵。瓜仍美玉盤。橘寧異梅似丸。不羨萍如實。永植平臺。垂

長與雲桂密。徒然奉推。終以愧操筆。

唐太宗 華林滿芳景。洛陽遍陽春。朱顏含遠日。翠色影長津。喬

柯轉嬌鳥。低枝映美人。昔作園中實。今來席上珍。

唐權德輿 圓疑竊龍領。色已奪鷄冠。

唐白居易 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燒人。瓊液酸甜足。金丸大小

勻。手擘纔離核。匙抄半是津。

文與可 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禦朱盤斑若頰。上幸離宮促薦新。

膝藍寶龍貂。瑤發凝霞作九珠。尚軟。油露承津。審初割。君王午

坐倚欄杆。翡翠二盤紅粧。

王世貞 景毒棘刺。青林端。鸚鵡啣春。春未殘。聚似玉。雖微啟笑。

煜如金。母乍成丹。我來並耀明光殿。賜出騰輝赤玉盤。不獨荀

菊先讓色。玉門澄耐有餘酸。

陳維禱 藥欄春盡。少花開。葉底朱英。若個倩熟。後雨。紅玉破。

生前。烟棒荔枝來。唇脂清淺。疑無骨。風味溫柔。別有胎。鸚鵡莫

教輕啄碎。擲他年少。滿車回。

泉庚堅吾啟 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

丸。

百果嘲櫻桃 唐李商隱 朱實雖先熟。瓊膚縱早開。流鶯猶故在。

爭得諱舍來。

櫻桃答百果 眾果莫相謂。天生名品高。何因古樂府。惟有鄭

櫻桃。

朱實鳥啣盡。青樓人未歸。南園無限樹。獨自并如帷。

白櫻桃 韋莊 王母堦前種幾株。水晶簾外看如無。只因漢武金

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

佛手柑

明王世貞 萬里烟波貢越舡。上元燈火禁中傳。歡連遙望排空

迹。金粟曾看授記年。自有色香通妙諦。欲將清苦味真詮。漢官

虛擢銅仙掌。消渴文園病未痊。

楊梅

唐杜甫

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

梁江淹

懷藥挺實。含黃綠丹。鏡日繡壁。照霞綺窗。

來禽

以味此來禽也。似赤李。實大如小黃。色白如玉。間以朱點。即文林葉。亦曰黃婆。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吾之地。楊最。

唐鄭谷

詩經有之

一露一初新

簾梳曉景分

詠和蜂蝶動

香帶管絃聞

笑

擬春無力

抽濃酒漸曛

直疑風起夜

飛去替行雲

石榴

本名若榴

初來安石園

故名石榴

一日塗林

未應發春

暮轉相催

然燈疑夜火

連枝勝早梅

西

城移根至

南方釀酒來

葉翠如新剪

花紅似故栽

還憶河陽縣

映水珊瑚開

隋魏彥深

分根金谷裡

移植黃庭中

新枝含淺綠

晚萼散輕紅

影入環階水

香隨度隙風

路遠無由寄

徒念春閨空

元稹

何年安石園

萬里貢榴花

迢遞河源道

因依漢使槎

酸辛

犯葱嶺憔悴

涉龍沙初到

標珍木多來

比亂麻深拋

故園裡少

種貴人家惟

我荆州見憐

君胡地賒從

教當路長兼

恣入簾斜

綠葉裁烟翠

紅英動日華

新簾初透影

疏隔燭籠紗

委作金爐

燭飄成玉砌

霞乍驚珠綴

密終候繡幃

奢琥珀烘梳

碎脂脂懶

頻查風翻一

樹火雷轉五

雲車絳帳迎

宵日芙蓉綻

蚤芽淺深

俱隱映前後

各分葩宿露

低蓮臉朝光

借綺霞時虹

徒繼統

覆

錦莫周適俗態能嫌舊芳姿尚可嘉非專愛顏色同恨四幽遐

浦眼思鄉淚相嗟亦自嗟

晉范堅賦

紅鬚內艷

頰牙外標

似花燈之

映翠幕若

丹璫之

玉瑤

海榴

唐權德輿

淮陽尉理有清風

臘日榴花帶雪紅

閉閣寂寥

常對此江湖心在數枝中

柿

南唐李煜

今馬姑柿也別有柿樹可作漆生江淮

南似柿而青黑開若賦梁侯烏之柿是也

果瘦仲容

發葉臨層檻

翻英綠花藥

風生樹影移

露重新枝弱

花珠正苞翠

梁鳥未消鑠

李

子有白赤青三種花有白紫綠三種今嘉慶子

梁蕭瑀

俱榮上節初獨秀高秋晚

吐綠變衰園舒紅搖落苑

不

逐奇幻生

寧從吹律煖

幸同瑤華折

爲君聊贈遠

唐白居易

東都綠李萬州栽

君手封題我手開

把得欲嘗先恨

望與渠同別故鄉來

王衡

翠蓋葳蕤結香包長娜懸

霞含穠李艷

露濯海棠鮮

入眼

花三五停車酒

十千葡萄如可架

錦袖曉風前

梁

前雅名龍骨洗火有拂林果

年蘇西王聚碧果膠果才熟諸種

皮似龜手葉小如鼠耳

果

即半也葉以標花噴黃色秋熟時實如爆去根幹甚速

所開果狀其質瀟瀟故稱玉黃似栗謂之栗玉當心一子

謂之栗核

治血效

四時逸盛百果玄芳綠梅春靚紅桃夏香何草品之浮

脆惟此質之久長外刺同夫拱疎內繁盛於冰霜

枇杷葉名無夏扇 極法以林 過淡灰葉根則花多實小

劉宋周祇賦名同音器質真松竹四序一采素花冬覆雪雲潤

其綠貌商風理其勁條望之冥濛仰之疎寥

山枇杷元傾山枇杷花似牡丹殷潑血往年乘傳過青山正值

山花好時節歷枝凝艷已全開映葉香包纔半裂紫搏紅袖欲

支願慢解絲囊如破結金線叢繁藥亂珊瑚朵重纖華折因

風旋落甜片飛帶日斜看日精折亞水倚巖半傾側籠雲隱霧

多愁絕綠珠語盡身欲投漢武眼穿神漸滅濃姿秀色人皆愛

果藏

卷八

古

怨媚羞容我偏別

白居易

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溪野枇杷火樹風來翻綠綺

瓊枝日出晒紅紗迴看桃李都無色映得芙蓉不似花爭奈結

根深石底無因移得到人家

橄欖名橄欖又名餘甘子又名青子又名諫果又名馬乳生 嶺南似木德而高且端而可愛二月生花八月熟其子 先生向有脂膏如食膠南人採其皮藥煎之如黑錫謂之 橄欖其子則相與有如此者 橄欖酸素皆高數丈深 秋熟但刻其根下寸許 納鹽於中其子自落

黃庭堅想共餘甘有底苦中真味晚方回

蘇軾

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

輪屋蜜十分甜

葡萄

出於大宛有黃白黑三種宜種聚樹傍春間鑽聚樹作 一窠引之俟大滿後斫其根使托囊生實則甘美水淋 澆之更引於西面有一種名山葡萄 野生實小亦可為酒在仲木之間

明工世自消渴秋風簾欲蘇珍苞准擬勝醍醐朝華露結房中

液夜色星完帳裏珠西域酒香眠校尉上林宮就舍單于君聽

魏帝當年詔擬向甘泉借一枝

綠葉蒼鬱嫩若重陰翳義和秀房陸離規若紫英乘

素波仰承甘液之靈露下飲豐潤於醴泉總眾和之淑美體至

氣於自然珍尾充脩與物無倚清濁外暢甘旨內道滋淨膏潤

入口散流

果藏

卷八

古

荔枝

生巴閩間形狀圓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葉 葉如丹夏熟采如蒲桃核如荔枝殼如紅網膜如紫錦 種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香如醴酪蔡襄記其狀三寸 至難長二寸 四五年乃實

白居易深於紅躑躅大校白檳榔星綴連心朵珠排耀眼房裁

羅裁觀殼白玉製瑱瑱

蘇軾

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眼冬不枯垂黃綴紫烟雨裏特 與荔子為先驪海山僊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敷不須更待 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殊不知天公有意無遺此尤物生海隅

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因楂梨粗先生洗盥酌桂醑冰盤薦

此頗亂珠似聞江瑤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

後漢王逸賦

諸若朝雲之興森若橫天之華。湛若大厦之容。若峻岳之勢。脩幹紛錯。綠葉秦秦。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若繁星之著天。皮似丹橘。膚若明璫。潤俾和璧。奇踰五黃。仰歎麗表。俯管佳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儔。超眾果而獨貴。

唐張九齡賦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酸於此裔。爰附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戲。下合圓以擢本。傍蔭臥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細枝。蒼茸窈窕。環合焚纓。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烟沃若。孔翠于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嶮巖。彼前志之或妄。何

果藏

卷八

六

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律。摩兒含滋。芬敷謚溢。綠蔥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華。但育其實。如有意於敦本。故從文而妙質。蒂葯房以掛幸。披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爛然數寸。猶不可疋。未玉齒而殆銷。雖現漿而可軌。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援蒲桃以見擬。亦古今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佳賓四合。信刻盤之僊液。實玳筵之綺縠。沉李美而莫取。浮瓜甘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賈四時而爲最。夫其實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兮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春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一。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梨

何幸于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

龍眼

一名龍目。一名比目。一名益母。樹如荔枝。但枝葉稍小。如葡萄。荔枝過龍眼。熟時日多。如

蘇軾

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異哉南海濱。琪樹羅玄圃。繁葉似桃李。一流膏乳。坐疑星隕空。又恐珠還浦。圓經未嘗說。玉食遠其數。獨有破皮生。弄色映雕俎。盤荒非汝辱。幸無妃子汗。

羊

葉似荷而不圓。一名上慈。一名薄。一名有。每葉高四五六寸。不可食。

玉

似龍涎。仍酸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整脣輕比東坡玉。珍羹。

果藏

卷八

七

椰子

出信州玉山縣。對大連池。葉類杉。實與橄欖同形。秋熟。色紫。而

蘇軾

彼美玉山果。聚爲金盤實。瘴霧脫蠻溪。清樽奉佳客。客行何以贈。一語當加璧。視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澤。聖懷三彭。已我心腹疾。願君如此木。凜凜傲霜雪。斷爲君倚几。滑淨不容剝。物微興不淺。此贈無輕擲。

蘇

日都。蘇可愈。瘧疾。瘧者。色白。而其細其。聖如竹。名石室。節節則生。草之。出者。

蘇

控斯。蘇而療渴。共漱醴。而含蜜。清津滋於紫梨。流液。豐於朱橘。擇蘇妙而不逮。何況沙棠與柳實。

著

梁江淹

花不可炫。葉非足憐。微根儻餌。孫劍爲僞。黃金共鑄。

青幾爭妍君謂無安我驗衡山

菱 采菱歌曰菱花兩角菱三角四角菱通謂之木菱開花背

影搖江浦月香引棹歌風日色鱗池上潭花發鏡中

採菱 采菱歌 妾家五湖口採菱五湖側玉面不關粧雙眉本翠

色日斜天欲暮風生浪未息

梁陸卓 參差雜荇枝田田競荷密轉葉任香風舒花影流日戲

鳥波中動游魚菱下出不與文王賢羞持比萍實

梁江洪 風生綠葉聚波動紫莖開含花復含實正待佳人來

梁江洪 秋日心容與涉水望碧蓮紫菱亦可採試以綬愁顏參

差萬葉下汎漾百流前高彩隘通壑香氣麗黃川歌山樵女曲

梁陳 卷八

餅入江南結梁冠非逐俗駕鯉乃懷儂眾美信如此無恨出清

胡桃 本出羌胡後漸生東土出陳倉者薄皮多肌出陰平

白胡桃 李白紅羅衫裏分明見白玉盤中看却無疑是老僧休

念誦腕前推下水晶珠

盧橘 皮厚大如柑酢司馬相如賦盧橘夏熟黃柑橙橘枇杷然

給客棧通歲

食之此是也

文官果 出青州德州四棧內 宜母子 形如枇杷出廣州

草櫻子 味辛烈子如櫻 人面子 赤花夏實秋熟其

秋子 其色赤味甘而酸若 沙棠果 龍水縣出如李無核

英 各鴻頭金詩鴻頭 君遷子 生海南樹高大餘其實

似橘而有刺葉大而形圓 漆 似栗而小詩山有漆

木竹子 皮色形狀全似大蛇 金橘 出營道者為天下冠

似橘而大味能皮厚 白檫 出交州樹高大餘其

木蜜 生南方合體甜軟可啖味如蜜老枝煎取倍甜可止渴

鳳尾蕉 一名金果類聚出成都府江清廟前漢唐以來有之樹

生枝葉若櫻櫚狀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大聚每歲

仲春有司其性儀祭畢然後採摘金鼓儀衛迎入公廟

聖廟工以刀逐個剖去青皮后灰湯焯過入熱水

煮之持貯進獻否 無花果 果形如葡萄類長硬而厚稍作三叉枝葉圓生

果初則青小熟則大狀如李子色似紫紫味甘

銀杏 一名鴨脚其葉五似有雌雄雄二條雌

餘甘 出泉州深山窮谷自生之實如梅實而味甜如蜜

柿 有七種一為二葉陰三無鳥巢四無五葉可

羅里子 正丹內有二三葉食其美

鴨哥子 即紅草菓之珍者實如結

羊桃 郭註桃也毛詩長楚也葉長而狹花紫赤色其

似梨而小亦作杏

瓜 其有金鈴玄新素胎虎踞龍蹲歌字羊頭女臂

瓜 二月辰日宜種瓜瓜之屬曰蜜音也瓜也草木

皆自堅也惟瓜瓜而不起似若類人故也宛然長而瘦

瘦日大服短頸日曉苦瓠可濟水亦可
李時 酌酒甚寒盛水不洩本州有苦瓠則苦瓜藥也
欲識東陵味青門五色瓜龍蹄遠珠履女臂動金花六平

方呈瑞三僊實可嘉終朝奉締結渴帝竹非踪
杜甫 沉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艸落刀嚼水霜開懷樹枯稿

晉稽含賦 世云三芝瓜具處全焉植根玉岩潤葉飛采挽之者
壽食之者僊是謂雲芝其葉振采擢穎玄纈葩映金榮莫此爲

最是謂水芝其瓜普植用薦神祇其名龍膽其味亦奇是謂土
芝乃剖其瓜既浮且馨荒者饗之忘困解醒流味通其五臟冷

氣反其迷精
昔陸機賦 佳哉瓜之爲德題衆果而莫賢殷中和之淳祐播滋

榮於甫田肯芳春以初載近朱夏而自延奮修系之莫莫邁秀
體之繇繇赴廣武以長蔓燦烟接以雲連感佳時而促節蒙惠

露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越婆娑發彼適此迭相經過照朗
日以熠燿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藟之覃及象椒聊之衆多發金

紫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蔽翠景以自育綴修莖而星羅夫其
種族類數則有括萐定桃黃臥白搏金文蜜甯小青大斑玄肝

青腕狸首虎踏東陵出於秦谷桂隨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
異端或奔頽以表類或惠心而醜顏或據父以抱膝或披素而

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克室味窮理而
不閉德弘濟於饑渴道殊流於貴賤若夫灌以寒水淬以夏燄

越氣外飲溫液蜜凝體猶握虛離若剖水
傳玄賦 黃喻金細青伴含翠嘉味溢口鮮類寡儔一味之傾至

三播頭
果張籍賦 始懷微而苦發終感官而其通信不和而自聲與九

曲而齊功蔓艸是籍密葉是蔽潛秋獨熟墮莖落蒂芬馥酷烈
氣暢雲際

波羅蜜 形如東瓜味如蜜出廣州皮有軟刺核可煮食
一名髮伽結

葫瓜 長江山有草蔓生藤臥具鱗魚而無目可以漬蜜
黃瓜 俗名瓜瓞葉似括萐實似果產之實也名黃瓜圓無了鈔

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
今藥中所用者
其根爲青木香

果張 卷八

石瓜 樹生堅如石藥類也

子 221-790

木部 樹木曰木。音韻 木根曰根。木所斂復生曰萌。
琪樹 樹木曰木。音韻 木根曰根。木所斂復生曰萌。

唐羊士諤

愛此山中物。烟霜盡日看。無窮碧雲意。更助綠蘿寒。
安羅樹 母枝生葉七片。有花穗長而黃。秋後結實。如栗。可食。

宋歐陽修

伊洛多奇樹。安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中生。

布榮番根。比月中之桂樹。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東病則青。

郊苦而不其。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蓋異種也。

松 有幾種。惟五葉者結子。皮上蘇衣曰艾。納合清香。燒之其酒團聚。三千歲松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名飛節脂。

五叙松出西域。每枝五花五服。其實可食。文理綜練。

木 卷八

如羅穀其尤異者。每一枝枯則旁透一小枝。

恆松似松而葉細軟幹挺直。萬年松草類也。高三四丈。冬不凋。連根拔之。收巾筒中。歷數十年可取植也。

金松枝似怪葉如羅麥。海松子生新羅三角。其仁香美。

唐李嶠 鬱鬱高巖表。森森幽澗隅。鶴棲君子樹。風拂大夫枝。百

尺條陰合千年蓋。影披歲寒終不改。勁節幸君知。

隋李德林 結根生上苑。擢秀遡華池。歲寒無改色。年長有倒枝。

露自金盤洒。風從玉樹吹。寄言謝松雪。貞心自不移。

齊王儉賦 貫四時而不改。超五王之嘉客。上拂天而獨遠。下流

雲而自重。重陰微微。漏景含暉。日既升而猶晦。時方中而未晡。

通宵漢而隱影。集寫鳳以毓飛。

松柏 漢上官庭賦 葉離離而日來。冬暖枝梢梢而風至。夏寒

裴度賦 產二儀之內。我獨後彫。處羣木之中。孰云其貴。

齊謝朓賦 修幹垂陰。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開。即微微而方靜。

懷風音而遠聲。當月露而流影。即芊芊於廣臨。亦迢遞於孤嶺。

集九儒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衆木之爲選。貫山川而自永。

梁沈約賦 蟠枝聳幹之鉉。含星漏月之奇。經千霜而得拱。仰百

仞而方枝。朝吐輕烟。薄霧夜宿。迷鳥羈棲。露既滋而不潤。風未

動而先知。既梢雲於清漢。亦倒景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護。

葉斷禽蹤。枝通猿路。聽騷騷於既曉。望隱隱於將暮。暖平湖而

漾青。綠綈綈而凌丹。素於時風。急隴首。寒蓬蓬。天流蓬蓬不息。

木 卷八

明月孤懸。植榮之竹可咏。鄒枚之客在焉。清都之念方遠。姑射

之想悠然。擢柔情於蕙圖。涵寶思於珠泉。豈徒爲善之小善。離

繳之短篇而已哉。

古松 隋楊帝 古松惟一樹。森疎詎成林。獨留塵尾影。猶橫偃蓋

陰雲來聚雲色。風度雜風音。孤生小亭裏。尚表歲寒心。

小松 唐皮日休 葉徒似虬鬚。枝脆非鶴脰。清音猶未成。糾采空

不定。陰圓少芝蓋。鱗澁脩荷柄。先愁被鷄搶。預恐遭螭病。

相 竹栢葉繁長而澤似竹。栢子栢實似白珠子。叢生葉上甚香。連葉附華花分五朵。

唐劉禹錫賦

原斯木之攸挺。極新浦之高岑。干宵漢以上秀。絕無

地以下。龍日月以散彩。俯雲霞而結陰。邁千祀而逾茂。乘四時而一心。靈根再徙。茲庭爰植。高節未彰。貞心誰識。既難侔乎衆艸。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志耿介其何極。若乃春風起於蘋末。美景麗於中國。水合苔於山浦。艸鋪露於平原。成蹊花亂。幽谷鶯喧。徒耿然而自持。謝桃李而無言。至於日窮於紀。歲暮止。飄蓬亂驚。愁雲疊起。冰凝無際。雪飛千里。顧衆類之。飄然。修亭亭而孤峙。貴不移於本性。方有饒於君子。聊染翰以寄懷。庶無虧於善始。

古栢 唐李洞 手植知何代。年齊偃蓋松。結根生別樹。吹子落鄰封。古幹結龍吟。高煙過雁衝。可佳繁葉盡。聲不碍秋鍾。

杉 杉用驚蟄前後五日

古杉 皮日休 種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鱗狂將立處。蟻闢未開時。卓犖擲槍幹。又牙東戟枝。初驚亂策活。復訝獨狂痴。勁質如充瘦。貞容學舜徽。力能食土栢。醜可駭山祗。虎爪孳岩穩。亂身脫浪歎。

桐 素萼皆五 一名榮水

梧桐皮白葉青而有子。四月開花。子肥美。知日月正開。生十二葉。一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明。有間月十二葉。視桐小者在第幾葉。則知開在此月矣。在桐早春先開。淡黃花。子作桐海。亦曰黃桐。白桐可斷。翠翠葉三火。開白花。不結子。機桐最大。有花與子。其花清明。舒若不花。歲久寒。漸桐夏花紅如火。紫桐花如百合。

刺桐出車師淚可以錫金銀。食其樹而汁出。

南齊蕭子良賦 植椅桐於廣園。嗟倏忽而成林。依層陰而吐秀。臨平臺而結陰。乃抽葉於露始。亦結實於星沉。繁輕條而麗景。涵清風而散陰。發雅咏於攸音。流素賞之在今。必鸞鳳而後集。何燕雀之能臨。匪伊楚宮側。豈獨崢嶸山岑。迥蒿萊之難儼。永配道於僊琴。

葉沈約賦 龍門之桐。遠望青葱。專岩擅嶺。或孤或叢。枝封暮雲。葉映晝虹。抗蘭橈以棲龍。拂雕窗而溥露。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鸞基。合影陽崖。標封東陸。俯結玄陰。仰成翠幄。乍彷彿於行雨。時徘徊於丹轂。造齊綵於碧林。豈慚光於若木。

臨川桐 梁王筠 伊昔擅羽儀。待價龍門垂。悠游清露點。微穆惠風吹。月上陰陽幹。雲覆死生枝。公子存高尚。聊用影華池。栖鸞既不重。舞鶴復何施。方用散木爨。清响竟誰知。

悲落桐 梁沈約 悲落桐。悲落桐。早霜露。燕至葉未抽。鴻來枝已素。幽根未結。孤枝復危絕。初不照光景。終年負霜雪。勿言草木賤。徒照君末光。末光不徒照。為君含噉曉。陽阿泣綠水。陰枝苦寒調。厚德非所任。不敢虛其心。若逢陽春至。吐綠照清澤。視畫嚴夜舒。俗名合歡。似梧桐。枝葉互相結。有數種。葉大而黑者。名棲其葉可薦。茶花可染。色根可作神藥。牛嚼暮律移。寒火春宮長。舊栽葉生。馳道側。花落鳳庭。殷烈。

懷忠觸鴻儒訪業來何當赤墀下疎幹凝三台

晉聲虞賦龍升南陸火集正陽恢茲鬱陶靜暑無方鼓柯命風振葉致涼

楊柳楊葉短柳葉長說又曰楊蒲柳又小楊曰柳楊花入水經宿化浮萍把澤柳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色白理微赤

梁簡文帝垂陰滿上路結草早知春花絮時隨鳥風枝屢拂塵欲散依依承時要歌吹人

梁元帝長條隨拂地輕花上逐風露凝疑染綠葉小未卽空陳祖孫登馳道藏烏日爵爵正翫風抽翠爭連影飛綿亂上空

高葉臨春塞長枝拂漢宮欲驗傷攀折三春憤笛中

木 卷八

唐李嶠庭前花類雪樓際葉如雲

唐李商隱紫飛藏皓蝶帶弱露黃鸝見說風流極來當婀娜

時唐李商隱千條垂柳拂金絲日暖牽風葉學眉愁見花狂飛不定

唐李商隱還同輕薄五陵兒已帶黃金縷還飛白玉花長時須拂馬密處少

藏鴉肩細從他飲腰輕莫自斜飛梁誰道好偏擬映盧家

柳花李商隱舞雪舞風態自都天青水碧影橫柳乍驚燕子飛

迥有忽到魚兒沐處無漢館陰濃歌王帳隋堤春盡點青燕生

惜綿綿全無賴腸斷伊人覓念奴

連臂歌殘楊白花恨他飛去向天涯漂零幾處王孫路惆悵無

人帝子家小雨旗亭沽馬濕夕陽江郭送帆斜樓臺側畔休穿過粘著蛛絲空怨嗟

隨風飄泊轉霏微似雪輕盈如落暉倦蝶欲憑香夢杳遊絲空逐漸魂飛化萍雨後魚鱗細移徑苔前燕嘴肥最是傷心三月其長途客淚共沾衣

渭北江東春盡時香雲送暖日遲遲飛來却似彌天雪亂落何嫌雜雨絲白未學梅上點額翠曾疑黛巧羞眉誰憐空折長條

處送客臨風泣路岐

晉伍輯賦步江皋兮春望感春柳之依依垂柯葉而雲布揚零

木 卷八

花而雪飛或風迴而游薄或霧亂而飄零野淨穢而同降物均色而齊明

新柳唐賀知章碧玉粧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杜甫只道梅花發乃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翫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潮上遠愁人

明陳繼儒新生楊柳舊生沙柳綠沙青欲聚鴉小立春風聞香

艸首艸護持濃艸待桃花漢管十里黃雲淡楚國雙蛾翠斜當此

柔條不相惜直教搖落怨年華

輕暖輕寒曉氣冥柔枝翠翠水冷冷官牆未遣花如雪客店

子 221-793

輪酒似泥。婀娜含風。嬌白馬。參差籠月。露紅亭。年來怕見陽關路。三疊新聲。取次聽。

翠條金穗。舞娉婷。野渡津頭。驛外亭。啼鳥踏來枝。太怯春風。扶起態。沉寢黃河。水破初回。綠紫塞沙。寒不放青。此日深閨。游子婦。只愁飄泊。逐浮萍。

去年約畧。半池萍。容易韶光。到客亭。一夜微波。消積雪。滿城疎柳。帶殘星。含顰眼。化憐人。碧入書眉。添京兆。青如此。纖纖可憐色。誰言。番老望秋零。

東風。潑蕩影徘徊。飲態凝愁。傍落梅。疎翠護枝。披蚤霰。綻黃枯凍。候輕雷。此時。稍銀陰。全薄。幾夜。羌吹。花不開。依舊。西京。春月。

木 卷八

三

色。何人走馬過重臺。

新律陽和變歲寒。希圖裁畫。頓加餐。建章官曉春驛動。太液波。渾雨雪。寬碧水。纒絲初放。蘭綠雲。散髮不勝冠。繡隱紗外。簾櫳上。非霧。非烟。仔細看。

半含殘黛。半輕黃。展瘦眉。纖絃斷腸。甲破漸分。榆火。碧芽肥欲。闌乳茶香。雄然離別。難攀折。得似風流。漫學狂會。憶年年。芳草路。嫩寒搖曳。酒旗旁。

物候驚春。土脉和未闌。寒食已。婆娑輕勻。霜後黃柑。色清淺。墟頭綠。酒波。翡翠簾。虛煙半。鷓鴣聲。凍雨無多。河橋車馬。頻回首。一片青青。奈若何。

柳 梁元帝 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覽春林邊。通粉。色葉裏映紅。巾帶日交。簾影因吹。掃席塵。拂簾應有意。偏宜桃李人。

番柳映斜谷。陳張正見。千仞青溪陰。三陽弱柳。垂葉細。臨湍合。根空帶石。危風。鱗夾浦。絮雨。濯倚流枝。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

春池柳 唐太宗 年柳變池臺。隨堤曲直。隈逐浪。絲陰去。迎風帶影。來疎黃。一鳥。啼半翠。幾眉開。紫雪臨春岸。參差間。畫梅臨池柳。岸曲絲陰聚。波移帶影疎。還將眉裏翠。來就鏡中舒。

桑 爾雅曰。女桑。長條者。扶桑。聚桑。仰山桑。有黑文。三子也。精神木。食葉為文章。人食之。老翁為小童。樹桑久不耕。種者先耕。治之。桑。樹子各三升。三合。和種之。桑桑。

卷八

三

俱生。錫之。今桑。疎條。適黍熟。獲之。放火。燒之。桑至春生。一畝。食三。薄桑。

扶桑。生東方。長數丈。廣二。千。圓。葉長丈。廣六尺。同。樹。根。依。故。曰。扶。桑。其。權。九。千。歲。一。生。淮南子曰。十日所浴。魏。繁。欽。賦。上。似。華。蓋。紫。極。比。形。下。象。鳳。闕。萬。桷。一。極。叢。枝。互。出。乃。錯。乃。并。燁。燁。陰。暑。涼。風。自。生。微。條。綴。繞。隨。風。浮。沉。陽。鳴。其。南。枝。寒。皚。噪。其。北。陰。秋。風。忽。其。將。來。咸。感。節。而。悲。吟。玩。庇。陰。之。厚。惠。情。眷。眷。而。愛。深。

採桑 梁吳筠 脫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綰。髮亂風風簪。花舞依長薄。娥飛愛綠潭。無繇報君信。流涕向春蚕。

建木 青葉。紫莖。玄花。黃實。百。保。無。枝。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建木。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唐敬括賦 廣都有建木焉。大五千圓。高八千尺。生不知始。仰不

文木

木之花者曰櫻。

卷八

三

木槿

花可食	詩頌如薺華	一名
日及	一名胡華	一名王蒸

晉傅咸賦。應青春而敷榮。逮朱夏而誕英。布天天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燿。爛若列星。

木

卷八

三十一

梁苑雲

南中有八樹繁華無

唐李嶠

未值銀宮裏寧移玉殿頭。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俠

王世貞

五嶺秋清瘴欲消尉陀城外鎖岩峩金鵝岫煖花爭發。

王世貞 五嶺秋清瘴欲消。尉陀城外鎖岩峩。金鵝岫煖花爭發。
玉兔宮寒葉未凋。明月自吹靈隱粟。白雲誰誦小山謠。天香莫
怪誇君採。曾躡仙人上漢橋。

桂子今江東諸處每至四五月後于衡路得之大如荳破
唐白樂天之辛香相傳是月中下也南方當月路所以有桂子
偃蹇月中桂結根倚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

檳榔性疏通而不洩氣味嚴正而有餘甘皮可作糖樹若
出若黍秀也。無華而為實大如桃李。天生林

俞益期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一名仁類
檳榔信南越之可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大者三圍。

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摧蓋似

木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

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邪。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

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

比植。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恨深。

周庚信綠房子子熟紫穗百花生開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
檳榔即西河柳爾雅翼云天將雨檳先起氣應之一名雨師

梁簡文凌寒競貞節負雪固難虧無慚雲母柱詎減珊瑚珠
椒爾雅大椒曰機

郭璞質椒之質植實繁有榛熏林烈薄辭其芬辛服之不已洞
見通神

楓爾雅曰楓天風則鳴故曰楓樹似白楊葉員而岐有
脂而香。今云楓香木厚葉勁苦搖並結珠而不結子。

梁簡文萎葉映霞青疏紅分浪白花葉洒行舟仍持送遠客
雪壽木木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

雪壽木杖漢李尤銘亭亭奇幹寔曰雪壽甘泉固根清露

乃制爲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女貞又曰正女木長十仞大連抱冬夏長青
唐許渾雪霰不凋色雨枝交石壇未秋紅實淺經夏綠陰寒露

重蟬鳴急風多鳥宿難。何如西禁柳。晴舞玉欄杆。

其德而貞女慕其名。或樹之於雲堂。或植之於階庭。

白榆葉諸相似皮吸木理異呼有數種一日燕夷榆之有刺
美者一日姑榆一日明榆一日粉榆自榆而先生葉者

有駁焉梓榆乳木似榆
唐釋皎然歌天下生白榆白榆直上連天根高枝不知幾

萬丈世人仰望徒扳援。誰能上天採其子。種向人間笑桃李。因

問僊人求種法。僊人咤我愚。不答始知此道難。成還如瞽夫

學長生

黃連木神經名玉連
梁江淹黃連上神丹砂之次禦孽辟妖長靈久視驂龍行天

亦連高四五丈巴民呼爲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
大葉如梓厚大無春花如蓮香色藍脉皆同獨房葉有

二十日有青黃紅白四種

唐居易紅似胭脂脈如粉傷心好物不須更山中風起無時節
明月重來得在無

梁江淹進承泉壑騰光洞丘湘麗碧巖紅艷桂洲山人結侶

靈俗共遊。時至不採爲子淹留。

秋有行列。梓、楸、楨、一物而四名。楸之疏理色白而生子如線材可作槍。即終南詩有條有梅之條。

韓愈詩北山有楸。使亦楸屬。今謂之苦楸。青檀紫蓋立童童。細雨浮煙作綠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生中。

知難見一生中。

梔子樹

唐包何。木梔希難識。沙門種則生。葉殊經寫字。子爲佛稱名。漣

水澆新長。燃燈煖更榮。亭亭無別意。只是勸修行。

平仲。木作梔實白如銀。上林賦華峰杆。檳榔木理平可爲棋局。故棋盤曰檳。

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

木 卷八

柳。出交趾。高二三十丈。通身無枝。至百餘年。纔有葉。其水如蜜。可祛暑氣。核中有白膜。厚半寸。味似胡桃。三月花連着。

實房房三十或二十七八子至六月熟。

沈佺期。日南椰子樹。香裊出風塵。叢生稠木首。圓實檳榔身。玉

房九霄露。碧葉四時春。不及塗林果。移根隨漢臣。

炬樹似白楊。極堅如葉似蒲。椰子似珊瑚。味如蜜。詩南山有

孟郊。深鎖銀泉甕。高葉架雲空。不與凡木並。自將僊蓋同。影疎

千點月聲細。萬條風。遊子。溝外飄香客。位中花。五承此飲。椿

歲小無窮。

白居易。山陰太守政嚴。吏靜民安無犬驚。不知靈藥根成枸。

怪得時聞吠夜聲。

杞。時有三杞。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若南山湛露之。

杞菊。唐陸龜蒙賦。惟杞與菊。借寒互綠。或顯或若。烟披雨沐。我

衣敗。我飯脫粟。登慚齒牙。苟且梁肉。夏延駢羅。其生實多。爾

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練花香。其質如小鈴。可以練。其材宜枯。練。

溫庭筠。院裏鶯歌歇。牆頭舞蝶孤。天香雲羽葆。官紫暈流蘇。曉

蕩迷青瑣。氣重向書圖。只因春惜別。留與博山爐。

榕。有仁種。一種較而盤桓。其葉着地。又一種名赤榕。最高大

客也。新長未空者。鐵作盤合。甚輕。此

榕生至福州而止。故福州有榕城云。

榕宗元。榕葉滿城鶯亂啼。

木 卷八

石楠。野生。二月花。仍連着實。實如燕巢。

白居易。七八月熟。花有紫碧白三色。

可憐顏色好。陰涼葉剪紅。雙花樓前。金盞低垂。金翡翠

薰籠亂捲。繡衣寒。春芽細。挂千燈。燭夏。藥濃。焚百和香。見說上

林無此樹。只教桃李占年芳。

何梨勒。生交愛州。廣州亦盛。枝似木。花白。子似梨。子青黃

水。皮肉相。七八月熟。廣州法性寺有古井。水極熱。法

法用新摘。阿子五枚。甘草一寸。皆碎。汲木下井水。同

煎茶。

唐包佶。一葉生西徼。齋來上海槎。歲時經水府。根本別天涯。方

士貴難見。商胡轉自誇。此香同異域。看色勝傳家。若飲暫調氣。

梅先舊伐邪。幸蒙祛老疾。深願駐韶華。

相思樹 即紅樹其材可為棋枰托芭櫟

唐王維 紅荳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頻采摘。此物最相思。

檳榔 檳也。一名蒲葵。又名蕉葵。檳榔狀如魚。味如苦笋。

柳句 芍藥花開菩薩面。李群玉 棕櫚葉散夜叉頭。王璣

杜甫 龍鱗屋角相錯落。蒼榜白皮十抱文。

櫻筍 宋蘇軾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鴉黃子魚子。夜叉剖。癡欲

分甘。釋龍藏頭敢言笑。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

君何事食木魚。豈不能鳴固其理。

杜荀 草堂墜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木三年大。與

木 卷八 三六

致溪邊十畝陰

烏茸樹 一名合歡。一名青棠。一名合昏。一名

李願 開花復捲葉。肥眼又驚心。蝶迷西枝露。風披東幹陰。黃衫

飄細蕊。時拂女郎砧。

元稹 綺樹滿朝陽。融融有露光。雨多疑濯錦。風散自分粧。葉密

烟蒙火枝低。繡拂墻。更憐當暑見。留味日偏長。

唐李賀 玉 翠雲交幹瘦輪囷。嘯雨吟風幾百春。深蓋屈盤青塵

尾。老皮張蓋黑龍鱗。准堆寒色資琴興。不礙癡聲下俗塵。歲月

如波事如夢。竟留蒼翠待何人。

檀皮正青滑澤生而連長

檀皮可作炷

瓜盧木 似茶出廣州

丹青樹 其葉一青一赤

無思 用以厭鬼 木實可去垢

朱樹 赤松也出崑崙

楸 其實作楸日皂斗

楸 詩條栢濟濟其木中

楸 南越志曰似穀皮可為繩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楸 無核皮也易生實如楊梅而

梅 實繁停翠

桤木 色青縣生于山剝其皮以

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翳

疎麻樹 大二圍高數丈四月結

沙棠 如梨味如李無核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皂莢 一名鵲棲子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枳 枳也詩山有苞枳

樟 正義曰：今枕木，今樟木，二木生七

古度 一呼，即不花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殆大如

黃楊 歲長三寸，遇閏則退一寸，青楊出蜀中

葛 葉如葡萄，而小，四月結實，其汁白而甜，五

枕 椰 出南海，葉有翅，大者出翅至百，耐以牛乳啜之，甚美

紗木 生南中，八郡樹高數十餘丈，潤四五，附葉

石都念子 正赤，如小棗，密漬為粉，其美益人

梓 木之長，故昔曰梓林，匠人曰梓人，室有此木，則餘材不復

榔 披 二木也，甚相類，榔披而披垂枝

枹木 產水中，葉如檜，身堅，類桐，惟

石帆 海樹也，其根株着石

椿 樗 樗即臭椿，葉脫處有痕，如樗蒲子

檉 兩雅曰：樗，詩北山有樗，二月花，白子

長生樹 冬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花色

杜 赤者，杜白者，棠，棠其棠也，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之海

唐棣 凡木之花皆先開而後合，此花先合而後開，故曰偏其反

常棣 今謂之玉李，其花如李，而小，玉李

波羅密樹 類冬青，而黑，潤倍之，幹至斗大，方結實，多者十顆，少

栗 蓬多棘，刺熱，時重五六斤，去

外殼內肉層，查如橘，囊甘如蜜

菩提樹 亦名畢鉢羅，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高四五百尺

淨土樹 二月開，如楊花，八月結實，狀如小栗，殼中皆黃土

黃藥 根甚遠，去本株四十丈，細根相連，狀如縷，名檀栢，老

雲桑 生密縣山中，枝葉皆類桑，葉如雲頭花

紅樹 唐吳融 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此是孤根非

暖地，莫驚他葉耐秋風，青烟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半空，長

憶洞庭千萬樹，映山橫浦夕陽中

紅葉 纔見芳紅照眼新，又看紅葉點衣頻，只言春色能嬌物，

不道秋霜解媚人，官水正寒愁字字，吳江初冷錦鱗鱗，更餘一

種閒風景，醉雜黃花野老巾

木

霜氣冷淒淒，林阜變在茲，青娥連夕染，白帝一朝司，戶戶朱堪

映，山山麗可窺，風吹霞片斷，鳥繡錦枝栖，歷歷依雲爛，鱗鱗炙

日低，挂藤丹壁泥，番果絳梨迷，時落秋官裡，孤飄浣女衣，翠裙

嬌點滿，纖手拾乾脂，供掃楓君半，權書柿苦稀，天與漁樵景，莫

令一夕飛

悲落葉 梁蕭綸 悲落葉，聯翩下重疊，重疊落且飛，縱橫去不歸

長枝交蔭昔何密，黃鳥間關動相失，夕藥雜凝露，朝花亂繖日

春日，起春風，春風春日此時同，一霜兩霜猶可當，六晨六旦與

已黃，乍逐驚風舉，高下任飄颻，悲落葉，何時還，宿昔其根本，無

復一相關，各隨灰土去，高枝難重榮

鳥部

鳥部 鳥子曰。鳥伏卵曰苞。破卵曰殫。音溫。鳥翅上下。鳥翼也。經古送切。飛至也。被振。音世。於于切。飛動貌。成鳥聲。鵲飛聲。

鳳

六像 頭像天 足像地 尾像綽 耳聽達 距腹鉤 音激揚 具文順

九苞

彩色光 冠距州 耳聽達 距腹鉤 音激揚 具文順

五德

首文德 背文義 具文順

五鳴

行鳴歸 止鳴提 夜鳴善 晨鳴賀 世

鳳鳴

飛鳴都 郎知我 惟黃持竹 實來其音 節足是

鳳鳴

色者多 白色者多 紫色者多 黃色者多 雞雞多青

鳳鳴

鳳鳴高 岡有翼 不好飛 安知鳳 鳳德貴 其來見希

漢李陵

鳳鳴高 岡有翼 不好飛 安知鳳 鳳德貴 其來見希

唐太宗賦

有一威鳳 越關朝陽 晨遊紫霧 夕飲玄霜 養長風以

舉翰

戾天 衡而遠翔 西翥則烟氛闕色 東飛則日月騰光 化垂

鵬于北

齊訓 羣鳥于南 荒彌亂世 而方降 屏明時而自彰

鸞

赤色 鳴中五 首頌聲 作則至 鳳凰之位 似鳳而白 殺心

鵬

唐李白賦

鵬化大鵬 質疑胚渾 脫修翮于海島 張廣翅于天門 刷渤澥之春流 聯扶桑之朝暾 赫奕乎宇宙 凌厲乎崑崙 一鼓

一舞 烟蒙沙昏 五岳為之震蕩 百川為之奔崩 爾乃嶽厚地 摩

太清 亘重霄 突重溟 激三千以崛起 搏九萬而迅征 背崇太山

之崔巍 翼舉垂雲之從橫 左迴右旋 倏忽明 歷汗漫以天矯

詭聞閭之崢嶸 簸鴻濛扇雷霆 斗轉而天動 山提而海傾 怒無

所搏 雄無所爭 固可想像其勢 彷彿其形 若乃足榮虹霓 目耀

日月 連杆杳杳 揮霍翕忽 噴氣則六合生雲 灑毛則千里飛雪

邈彼北荒 將窮南隅 通逸翮以傍鼓 擊奔騰而長驅 竹龍御光

唐李

以照影

列缺

施鞭而啓途

塊視三山

杯觀五湖

其動也神

應其

行也道

俱任公

見之而罷

釣有窮

不敢以鸞

孤莫不投竿

失簇

仰之長吁

爾其雄姿

壯觀映背

河漢上摩蒼蒼

下覆漫漫

盤古

開天而直視

之玄鳳耀。采質與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衛慙
愁于唧木。爰居悲愁于鷺鷥。天雞警曙于蟠桃。跋鳥炳耀于太
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鵠之逍遙。無厥類以
比方。

鵠亦名鵠。其色黃。王者知音樂之。節則至。

晉阮籍。鴻鵠相隨去。飛飛適荒裔。雙翻凌長風。須臾萬里逝。朝
霞琅玕實。夕宿西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

孔雀。鸞背。鸞頭。生高山喬木上。人採其雛育之。喜臥沙中。以
沙自浴。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有大尾。尾端一寸各
珠。正。因雷聲而孕。飼以猪腸及
生來惟不食菰。欽州有孔雀嶺。

炎德由來應火離。卽看珠樹十雙棲。葳蕤翠葆裁金剪。

卷九

三

崑崙丹塗間碧泥。咸陽公主蕭史曲。廬江小婦仲卿妻。十里徘徊
猶君一顧。應傳樂府有新題。

魏鍾會賦。有炎方之偉鳥。威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

穴之南垂。戴翠旄以表弁。垂綠綵之森纒。裁修尾之翹翹。若順
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隣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輪。

玄目素規。或舒翼軒時。奮迅洪姿。或蹀足躊躇。鳴嘯郁伊。

鸞。爾雅曰。春鵠。大如鵠。高以七八寸。尾如鷹。喙
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枝。欲取魚時。則張之。

唐劉象。紫白孤高性不同。頂絲清染冷搖風。鏡魚翹立荷香裏。

慕侶低翻柳影中。幾日下巢辭紫閣。多時凝目向晴空。摩霄志

在浴修羽。會接鸞凰別葦葦。

唐杜牧之。霜衣雪髮青玉嘴。羣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跡碧山
去。一樹梨花洛晚風。

唐羅隱。斜陽澹澹柳陰陰。風裊寒絲映水深。不要向人誇潔白。

也知常有羨魚心。

宋文同。避雨竹邊點點迎風。柳葉翻翻靜依寒。夢如畫。獨立晴

沙可憐。

雙白鸞。居雍陶。雙鸞應伶霜滿池。風飄不動頂垂絲。立當青草

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

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家物色宜。

鶴。水鳥。知收牛。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
益喜而鳴。能進步。禁蛇。故食蛇。

淮南八公相鶴經。鶴者因金氣。獨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

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

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于前。故後

趾短。棲于陸。故足高。而尾凋。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

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大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水土

之氣。內養。故不表于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鶴之上

相。瘦頭。朱頂。露眼。玄睛。高鼻。短喙。喙。故解。頰。德宅。耳長。頭促

身。燕膚。鳳翼。雀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頭。粗節。洪髀。纖指。此

相之備者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事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

點。三年產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

七年。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

七年書夜十二時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百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汗。復百六十年。雖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同爲羣。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于句。

浮丘公相鶴經。鶴者。仙人之馭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睛。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及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高脚疎節。則多力。

陳陰鑿。依池屢獨舞。對影或孤鳴。乍動軒墀步。時轉入琴聲。唐李嶠。黃鶴遠勝。翻從鸞下紫烟。翔翔一萬里。來去幾千年。已

鳥 卷九 五

愁青田側。時遊丹禁前。莫言空警路。猶冀一聞天。

宋臨川王賦。其狀也。紺絡頭而成飾。頰點首以表儀。羽凝素而雪映。尾舒玄而參差。趾象蚪以振步。形亞鳳以擅奇。

黃鶴。唐沈佺期。黃鶴佐丹鳳。不能羣白鵠。拂雲遊四海。弄影到三山。適意君軒上。來下天池間。明珠世不重。知有報恩環。

舞鶴。宋鮑照賦。晴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引員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矯。登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獨鶴。梁簡文。遠霧且氛氲。單飛纔可分。孤鶩宿與浦。羈淡下江濱。意感東西水。心迷四面雲。誰知獨辛苦。江上念離羣。

失鶴。唐李遠。秋風吹却九皋禽。一片閒雲萬里心。碧落有情應

帳望青天無路可追尋。來時白雪翎猶短。去日丹砂頂漸深。華表柱頭留語後。更無消息到千今。

鴻鴈。爾雅曰。其足蹠。其踵企。飛則脚根企直。其行斜步。側身。出鴈門山。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子稚弱。秋深乃來北方。

白鴈。是也。北人謂之霜信。畫顧曉。候遠夜警。循相衛。廣雅曰。鴻鵠。音何。又音加。一名朱鳥。一名陽鳥。

周王褒。伺潮聞曙雞。如釐有春聲。豈若雲中鴈。秋時寒外歸。河長猶可涉。海澗故難飛。霜多聲轉急。風疎行屢稀。園池若可至。不復怯虞機。

駱賓王。唼藻滄江遠。啣蘆紫塞長。霧深連晚景。風急斷秋行。陣照通宵月。書封幾夜霜。無復能鳴分。空知守稻梁。昔年祐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

鳥 卷九 六

而自至。同趨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臨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滅其目。白鴈。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梨花映月述清影。江水涵秋點素暉。錦瑟夜調水作柱。玉關晨渡雪霑衣。天涯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

鴈初飛。梁簡文。高翔憚澗海。下去怯虞機。霧闇蚤相失。沙明還共飛。隴狹朝聲聚。風急暮行稀。雖彌輪臺拔。未解隴城圍。相思不得反。且寄別書歸。

送征鴈。唐錢起。秋空萬里靜。旅雁獨南征。風急翻霜冷。雲開見月驚。塞長憐去翼。影滅有餘聲。長望遙天外。鄉愁滿目生。

早鴈唐太宗 初秋玉露清。早鴈出空鳴。隔雲時亂影。因風乍含聲。

歸鴈唐錢起 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孤鴈北周庾信 失羣寒鴈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憶。今暝將渠俱不眠。

孤鴈杜甫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高多如更聞。野鵝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天鴈宋玉 河白夜星稀。一鴈聲嘶何處歸。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

卷九

湖中鴈沈約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徊翔。啜牽弱藻。飲翻帶餘霜。懸飛竟不下。機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池鴈北周庾信 逢風時警度。逐侶乍爭飛。猶憶方塘水。今秋已復歸。

鴈字 蘆花月底寄秋情。陣影南飛寫不停。一帶畫開湘水碧。半行草破楚天青。雲霞冷印垂書跡。烟墨濃磨易篆形。題盡故鄉心事苦。斷文無數落寒汀。

收國前省舊遊 夕陽影裏見銀鈎。都將塞北千年恨。寫破江南萬里秋。一畫如真橫遠漢。數行帶草落平洲。傳書莫到秦淮上。明月蘆花客正愁。

聽曉鴻梁沈約 聽曉鴻。曉鴻度將旦。跨弱水之微瀾。發成山之遠岸。無東西之可辨。執遐邇之能算。秋蓬飛兮未極。寒艸寒兮無容色。吳山高兮高難度。越水深兮深不測。美明月之馳光。顧征禽之駛翼。夜絛絛而難曉。愁參差而盈虛。孤鴈夜難飛。客淚夜霑衣。春鴻且暮反。客子方未歸。

夜聽鴈梁蕭子範 天月廣夜輝。遊鴈犯霜飛。連翩辭明氣。嘹唳獨南歸。夜長寒復靜。燈光煖欲微。嗟嗟不可聽。何況觸愁機。夜亭度鴈。陳後主 春望山楹。日煖苔生。雲隨竹動。月共水明。暫逍遙于夕遲。聽雙鴻之度聲。度聲已凄切。猶懷關塞鳴。從風兮前侶。駛帶暗兮後羣。驚帛久兮書字滅。蘆東兮斷街輕。行雜響。

卷九

時亂響雜行時散。已定空閨愁。還長倡樓嘆。空閨倡樓本寂寂。况此寒夜寒。乘慢心悲調。管曲未成。雙手撫絃聊一彈。一彈管且陳歌。翻使怨情多。

鴈鷗鷺也。一名題肩。一名征鳥。爾雅曰。鷗鷺。一歲黃。二歲蒼。三歲白。四歲黑。五歲赤。六歲青。七歲白。八歲黑。九歲赤。十歲白。十一歲黑。十二歲赤。十三歲白。十四歲黑。十五歲赤。十六歲白。十七歲黑。十八歲赤。十九歲白。二十歲黑。二十一歲赤。二十二歲白。二十三歲黑。二十四歲赤。二十五歲白。二十六歲黑。二十七歲赤。二十八歲白。二十九歲黑。三十歲赤。三十一歲白。三十二歲黑。三十三歲赤。三十四歲白。三十五歲黑。三十六歲赤。三十七歲白。三十八歲黑。三十九歲赤。四十歲白。四十一歲黑。四十二歲赤。四十三歲白。四十四歲黑。四十五歲赤。四十六歲白。四十七歲黑。四十八歲赤。四十九歲白。五十歲黑。五十一歲赤。五十二歲白。五十三歲黑。五十四歲赤。五十五歲白。五十六歲黑。五十七歲赤。五十八歲白。五十九歲黑。六十歲赤。六十一歲白。六十二歲黑。六十三歲赤。六十四歲白。六十五歲黑。六十六歲赤。六十七歲白。六十八歲黑。六十九歲赤。七十歲白。七十一歲黑。七十二歲赤。七十三歲白。七十四歲黑。七十五歲赤。七十六歲白。七十七歲黑。七十八歲赤。七十九歲白。八十歲黑。八十一歲赤。八十二歲白。八十三歲黑。八十四歲赤。八十五歲白。八十六歲黑。八十七歲赤。八十八歲白。八十九歲黑。九十歲赤。九十一歲白。九十二歲黑。九十三歲赤。九十四歲白。九十五歲黑。九十六歲赤。九十七歲白。九十八歲黑。九十九歲赤。一百歲白。

晉張華 如黃批狡兔青微撮飛雉。鵲鸞不盡收小鳥。安足視。晉傅玄賦 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鈎爪懸。足如枯荆。嘴利吳戟。目類星明。雄姿逸世。送氣橫生。南觀彥深賦 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指重十字。尾貴合。

虛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嘴同利劍。脚等荊枯。亦有白如散花。赤若點血。大紋若錦。細斑似縵。眼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如金。爪剛如鐵。生于窟則好伏。巢于木則常立。雙枝長則起遲。六翮短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為王。二周作揚。千日成蒼。雖則體大。雄則形小。遇大驚猜。得人馴擾。
黑鷺 杜甫 黑鷺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翻博風起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只一目。金眸玉爪不凡材。
白鷺 杜甫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半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耻下韉。鵬碍

卷九 九

九天須却避。免經三窟莫深憂。
李白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萬里見秋毫。
崔旰 天邊心。鷹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縈人。
鷓鴣 擊鳩鵲無雀食之狀類鷓鴣化鷓鴣化布穀布穀復化鷓鴣鷹鷓鴣皆雄者小鷓鴣者大廣島則否
鷓鴣 曹孟合賦 鷓鴣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雖些小。肌肉瘠瘦。所得益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鷓鴣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鷓鴣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鷓鴣意。甚怔忡。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賢者是鷓鴣。得雀言。意甚沮悅。當使弊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

列頭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鷓言。意甚不移。目如剝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略無可避。鷓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艸。共上一樹。仍共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為鷓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于兔。自今從意。莫復相妬。
隼 又名鷂。即鷂之小而鷂者。隼擊物。遇隼。唐耿綽。又陽分素臆。秋色上花衣。舉翅雲天近。回眸燕雀稀。
鷓鴣 朱日丹趾類甚多。大者鷓鴣。鳴有還聲。主晴。無還聲。主雨。
左傳五鳩。鳩。民者也。

卷九 十

祝鳩氏司徒。鷓鴣也。有十四名。四牡。嘉魚之類。是也。一尸鳩氏司空。鷓鴣也。見曹風。
鷓鴣氏司徒。今之鷓也。鷓易。故主盜賊。
鷓鴣氏司事。鷓鴣也。多聲。一曰鷓鴣。見小宛。又曰鷓鴣。春來冬去。似山鷓。而小短尾。青黑色。
鷓鴣項有絳紋。
寶誌公偈。人言鷓鴣拙。我道鷓鴣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春鳩。元稹。春鳩與百舌。音響詎同年。如何一時語。俱得春風憐。猶知造物意。當春不生蟬。免教爭叫噪。沸嚙桃花前。
鷓鴣 似鷓鴣者。大而色青。出羌中。鷓鴣色黑。出上党。武士服鷓冠。以其關死乃止也。
曹孟賦。遊不同嶺。棲必異林。若有翻雄駭。遊孤雌驚翔。則長鳴。

挑敵。鼓翼專場。踰高越壑。雙不隻便。

鸚鵡

一名乾墨。斷舌可使語。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此則兩指向後。其眼系直度兩眶。鸚鵡大而白色。遠出

西洋。鸚哥小而毛羽鮮明。諸番皆有。

李白

落羽辭金殿。孤鳴吒綉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西飛。

羅隱

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

得分明。出轉難。

鵲

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嘴。綠衣翠衿。采采麗容。皎

皎好音。

晉傅玄賦

奇毛曜體。綠采含英。鳳翔鸞峙。孔質翠榮。發言輒應。

若響。追聲懸頰。衣于丹足。婉朱珠之熒熒。

卷九

十一

披丹唇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聆明眸以承顏。側聰

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唇影而隨形。

晉曹毗賦

其形則雉顧鵠盼。應趾應息。丹喙含影。湘葩煥翼。森

森修尾。蔚蔚紅臆。金采員嬰于雙眸。朱藻爛暉于首側。

梁蕭統賦

喙前鈎而趨步。翼高舞而翩翾。足若丹而三布。目若

金而雙圓。

五色鸚鵡

徐渭。合殿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占錦紋奇。兼呈五德

靈雞綬。倒掛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綉。有時人語出花枝。

侍兒不用拋紅苴。自有佳音慰聖慈。

赤鸚鵡

宋謝莊賦。徒觀其柔儀所踐。頰藻所挺。華景夕映。容光

瞬。群惠性昭。和天機自曉。審國音于寰中。達芳聲于裔表。及其

雲移霞時。霞委雪翻。陸離漸容。裔湯軒躍。林飛岫煥。若煙電

溢。烟門集。場樓圓。睥若天桃。被玉園。至于氛浮。體浮。霧下。崖沉。

月。圖光。于綠水。雲寫影。于青林。邇還風。而聳。翻。露。露。而調音。

白鸚鵡

唐王維賦。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

于素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于人。見珍奇

質。狎蘭房之伎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

室。慕侶方遠。依人未畢。托言語而雖通。顧形影之非匹。經過珠

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常孤。偶白鵲于池側。對皓鶴于庭

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

卷九

十一

想。雕梁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寡。雅容非

飾。含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篋之可

依山。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美。麗奉日月之光。輝登

於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純質。采奪繪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倘

見。借其羽翼。與遷寫而共飛。

黃鸚鵡

徐渭。鸚鵡由來只翠衿。中央正色見于今。將懸牛。映初

生。柳。欲。綉。全。疑。細。縷。金。教。言。一。一。聞。清。禁。啣。果。時。時。摘。上。林。不

是黃筌能畫取。誰知殿角有祥禽。

見識黃鸚鵡。西來自氏羌。色金分閭正。天與改文章。竟奪春鵲

羽。全為漢鵲。鵲能言。程敢並。借染靈。初房。稍挂楊絲。老。聊。聽。菊。

張金釵。翹衛女。紅豔。惹蕭娘。憫燕伊人。紫愁。應撩。惹香。春
間。鎖。爪。妙。影。閃。銅。梁。江。夏。理。桐。客。泰。山。問。上。皇。緒。袍。雙。映。淺。芳
草。一。洲。長。夢。兆。呈。妃。子。琵琶。喚。海。倡。性。情。胎。皮。已。音。韻。合。宮。商。
自。鳥。窺。應。噪。孤。鳳。見。必。傷。未。能。求。一。友。差。可。哭。三。良。老。病。津。如
昨。新。聞。喜。未。嘗。借。看。如。可。計。香。稻。當。茶。湯。

翡翠

爾雅曰。翡翠。一名。翡。一名。翠。說文曰。翡。赤。雀。廣
志。又曰。翡。色。赤。翠。色。綠。一。云。雄。曰。翡。雌。曰。翠。先。高。作
翠。生。于。受。之。恐。墮。下。巢。子。
生。羽。毛。益。愛。之。又。更。下。巢。

梁江淹賦。彼二鳥之奇。雅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灌碧
橙之江泉。石錦質而入海。雲綺色而出天。峯炎嚴而蔽日。樹靜
照而臨泉。霞輕重而成彩。烟尺寸而作緒。叶上聲。熱風翕而起

鳥

卷九

古

濤丹氣赫而為暑。對滂流之蛟龍。衝汶漭之霧雨。耀綠素于冬
岫。鏡朱華于寒渚。飲慧性及馴心。寧賴葉與青羽。備實帳之光
儀。登美女之麗飾。雜白玉以成文。標紫金而為色。專妙彩于五
都。擅精華于八極。傳貴質于竹素。晦深聲于百億。

倒掛鳥

即絲毛公鳥。又名。探花使。又名。收香。性極馴。好集。美
人。似。上。宴。客。終。夕。不。去。惟。飲。桐。花。汁。不。食。他。物。身。形
如。燕。而。羽。五。色。相。間。好。香。則。收。藏。
尾。翼。間。夜。則。張。尾。翼。以。放。香。出。成。都。

李之儀詞

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
頭。開。未。開。魂。欲。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果。知。何。處。是。仙。才。何。妨
如。夢。來。

鳥爾雅名曰。鷦鷯。鳥。鷦鷯。鳥。也。古者。祀。人。為。鷦鷯。其。像
之。狀。如。書。鳥。呼。鳥。之。呼。如。人。之。嘆。也。

唐李商隱。日落朝飛急。霜臺夕影寒。聯翩衣月樹。迢遞遠風竿。白
首何年改青琴。此夜彈。靈臺。如可託。千里向長安。

唐李義府

日裏。翻。朝。彩。琴。中。倦。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

八歲

時作

晉成公綏賦。起彼高林。集此叢淮。棲息重陰。列巢布幹。續紛露
會。迴。皇。塵。亂。來。若。雨。集。去。若。雲。散。哀。鳴。日。夕。鼓。翼。昧。旦。呶。啞。相
和。音。聲。可。玩。

窮鳥

何遜賦。嗟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而。知。哀。翻
排。空。而。不。矯。望。絕。侶。于。夕。霞。聽。翔。禽。今。月。曉。既。滅。志。于。雲。霄。迷
甘。心。于。園。沼。時。復。搶。榆。決。至。觸。案。窮。歸。若。中。氣。而。自。墮。似。驚。絃

之不飛。同雞。時而共宿。啄野稗以爭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青鳥
之是非。豈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暉。雖有知于理會。終
失悟於心機。

鳥生八九子

梁劉孝威。城上鳥。一年生九雛。鵝毛不自煖。張翼
強。相。呼。羽。成。翻。備。各。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尊。側。
遠。託。日。輪。中。向。逢。王。吉。箭。猶。嬰。唐。野。弓。豈。如。變。采。救。燕。賈。人。聲。
祚。昭。公。流。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象。流。蘊。時。候。風。
巢。鳥。隋。楊。師。道。桂。樹。春。暉。滿。巢。鳥。刷。羽。儀。朝。飛。麗。城。上。夜。宿。碧
林。陸。背。風。藏。密。葉。何。日。逐。疎。枝。仰。德。還。能。哺。依。仁。遂。可。窺。驚。鳴
雕。鸞。側。王。吉。自。相。知。

鳥

卷九

古

城上烏 梁朱起 朝飛集麗城。猶作夜啼聲。近日毛雖煖。聞絃心

尚驚。

晚飛烏 虞世基 何日晚飛低。飛飛未得棲。只爲歸林遠。恒常侵

夜啼。

晚接烏 梁元帝 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多前鳥駛。雲暗後

羣遙。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從故鄉反。幾過入蘭閨。借問

倡樓妾。何如蕩子蹄。

烏棲 李白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

未畢。青山欲啣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

方漸高奈樂何。賀知章 此詩可泣鬼神。

鳥 卷九 十五

黃鳥 一名黃鸝一名倉庚一名黃栗一名黃栗留一名黃鸝

一名楚雀一名轉黍黑尾尖嘴青脚身純色杏黃初則

黑羽羽甚鮮明鳴于仲春應節起時之鳥也流鶯不解

語啼鶯解語每聲連呼起云水中黃刺魚能變黃鶯

荆州人每冬月于田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

之則鶯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

唐僧齊已 何事經年閉好音。暖風催出轉喬林。羽毛新刷陶潛

菊。喉舌初調叔夜琴。怕雨並棲紅杏密。避人雙入綠楊深。曉來

枝上千般語。似共桃花訴舊心。

聽鶯 韋應物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

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苑下苑。綿綿蠻蠻如有情。欲

轉不轉意似嬌。毛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

指猶遲。須臾風煖朝日暝。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柳絲驚殘夢。

何處愁人憶故園。伯勞飛過聲局促。黃鸝下時桑田綠。不及流

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閒。有時所續聽不了。飛去花枝

猶裊裊。還棲碧樹。猶在春漏方殘一夢殘。

鵲 一日鵲鵲一日鵲鵲一日鵲鵲一日鵲鵲一日鵲鵲一日鵲鵲

知風所起。應巢木故免鵲鵲之害。鵲鵲之害。鵲鵲之害。鵲鵲之害。

呼喜鵲爲鵲。冬冬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者。能制鵲鵲之所止。鵲鵲之所止。鵲鵲之所止。鵲鵲之所止。

而。石號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山。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鵲鵲之止。

大夏初成日嘉賓集杏梁街書表周瑞入幕應王祥幕宿

江城裏朝遊連水旁願齊鴻鵠志希逐鳳凰翔

黃雀李白遊莫逐炎州翠樓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窩炎

州逐翠還網羅蕭條兩處逢蒿下縱有鷹鷂奈若何

赤雀周庚信表光同朱風色類丹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

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

燕爾雅曰鼠莊子曰鴟鵂即說避戊巳燕惡

唐白居易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唧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虫不易捕黃口無飽期嘴爪雖欲

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千來往猶恐巢中餓辛勤三十日母瘦雛

漸飛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

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却入空巢裏唧唧終夜悲燕

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爲難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

今日爾應知

白燕表凱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

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

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

明王世貞掠水穿花拂畫梁此星方合字瑤光珠簾不辨差池

影玉樹常嘶旋旂香明月張機衣是素昭陽趙殿粉爲妝零陵

一片無情石巫女風多也學狂

黎民表曾是烏衣國裏身玉樓瓊樹換手神雙飛剪出機中素

獨立裝成掌上人月下步綈花有態水邊飄動幾生塵陳王亦

自多情調洛浦相逢總未真

李先芳昭陽宮裏洗新裝粉黛三千枉斷腸不似樓臺涼似水

誰教毛羽化爲霜河邊度影銀生色花底唧泥玉有香莫向衆

中誇素質娥眉偏妬雪衣娘

張之象御溝東畔柳條春天女驚看色更新飛絮乍迷波上影

被風初化掌中身霓裳散彩人如玉雪羽凝寒月似銀愛爾素

衣能不染詎愁京洛有細塵

雙燕宋鮑照雙燕戲雪崖羽翮始差池出入南閣裏經過花堂

陸意欲巢君幕層盤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驚歌辭

舊愛銜淚覓新知

梁簡文帝雙燕有雄雌媚日羽差池唧花落北戶逐蝶上南樓

桂棟不曾宿虹梁早自窺願得長如此無令雙燕離

杜甫旅食兼雙燕唧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簷子

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唧泥燕陳蕭詮唧泥金屋外表瑞玉筐中學飛疑漢妾舉幕憐

吳宮瓜戡還猶短巢成新尚空詎並零陵石飛舞逐春風

新燕梁簡文帝新禽應節歸俱向吹樓飛入簾鸞銅響來應得

舞衣

洞房燕唐張祐清曉洞房開。佳人喜燕來。乍疑釵上動。輕似掌中迴。暗語臨窻戶。深窺傍鏡臺。妝成正含思。莫拂畫梁埃。
睡燕補巢卿得落花泥。困倚東風倦翅低。金屋畫間隨蝶化。玉堂春淨怕鶯啼。魂飛漢殿人應遠。夢入烏衣路欲迷。却被捲簾人喚醒。小橋流水夕陽西。

易

卷九

十九

鵲鵲形似燕。雌雄常向日。而飛畏霜。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千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其聲若云行不。

唐鄭谷得詩哥。一日鈞翰。南飛不北。煖戲萍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宿。

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紅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斑竹叢中春日西。

江天梅雨濕江籬。此處香烟是此時。苦竹嶺無歸去日。海棠花落舊樓枝。春宵思極蘭燈暗。曉月啼多錦幕垂。唯有佳人憶南

國。慙慙爲爾唱愁辭。鄭以此二詩著名。

鷓鴣如雞。雖有文采。行不出域。飛不及遠。毛詩陳風有鷓鴣。羊止是也。一日謂孤。一日謂云。即鷓鴣與鷓鴣音近。物味。巢食母眼。乃能飛。此土巢詩。鷓鴣風流難之。子是也。形似大黃雀。莊子曰。青鷩文云。即鷓鴣。

漢朱穆北山有鷓鴣。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餓則木杪。飽則泥伏。所性含汗。臭腐是食。填腸滿腹。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域從此決。各自努力。
鷓鴣兩雅曰。鷓鴣。似鳥。脚高。文目。翠鬚紫。駢羽。朱翼。巢于清。對生于在。窠中。未幾。飛。母。鷓鴣。上下。有。屬。玉。似。鷓鴣。
杜牧之芝。腰。袖。紺。趾。清。吹。絳。金。梭。日。翅。啣。張。錦。風。池。去。晉。羅。靜。眠。倚。翠。荷。煖。戲。折。高。荷。山。陰。豈。無。爾。爾。字。換。羣。鵝。
鷓鴣水鳥。毛。有。五。色。能。食。短。瓜。能。動。水。故。宿。水。而。物。不。害。
杜甫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關。曾。經。剪。孤。飛。只。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舊唐書卷九。土。窟。

易

卷九

十

唐崔珣翠。鵲。紅。衣。舞。落。暉。水。禽。情。似。此。禽。時。暫。分。烟。島。猶。迴。首。祇。過。寒。塘。亦。並。飛。映。霧。乍。迷。金。殿。瓦。逐。投。齊。上。玉。人。機。采。蓮。行。限。蘭。桃。女。笑。指。中。流。候。爾。歸。

王世貞翠。領。文。綃。淡。着。緋。軟。波。芳。渚。自。依。依。生。怜。蕭。史。前。身。足。長。向。韓。朋。故。冢。飛。壁。月。瑞。窺。秦。殿。瓦。銀。燈。雙。上。寶。家。機。烟。波。最。好。翻。新。曲。聽。罷。吳。儂。並。手。歸。

果簡文賦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落。日。而。俱。吟。追。清。風。而。變。學。時。排。荷。帶。乍。拂。菱。花。始。隔。崖。而。作。影。逐。塵。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復。宜。嘖。既。是。金。蘭。新。入。窠。復。是。蘭。房。得。燕。人。見。茲。禽。之。棲。宿。想。君。意。之。相。親。

見茲禽之棲宿。想君意之相親。

元帝賦 青田之鶴。晝夜俱飛。日南之雁。從來共歸。雙飛兮不

息。自伶兮何極。一別兮經年。相去兮幾千。雄飛入玄菟。雌去往
朱陽。豈如鴛鴦相逐。俱棲俱宿。勝林鳥之同心。邁池魚之比目。
朝浮兮浪花。夜集兮江沙。萍隨流而傳岸。網因風而綴花。見虹
梁之春色。復相鳴而戾翼。蘭渚兮相倚。同盛兮同衰。魂止相思
之樹。文生新市之機。金雞玉鵲不成羣。紫鶴紅雉一生分。願學
鴛鴦鳥。連翩恒逐羣。

周庚信賦 虞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

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見鴛鴦之相學。還歎眼而淚落。南陽
濱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送嬾約。况復雙心並翼。馴狎池龍。浮波

弄影。刷羽乘風。共飛簷几。同開魏宮。俱是梓樹。堪是驪馬。若乃

韓壽欲婚。溫嶠願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
牀之難守。

陳徐陵賦 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織素之佳人。

未若宋玉之小史。含情而死。憶少婦之生離。恨斷閨之無子。既
交頸于千年。亦相隨于萬里。山雞映水。乃自得。鳳鸞照鏡。不成
雙。天下真成長合會。無勝比翼與鴛鴦。觀其弄沉浮。沉輕。輕濕
潤。拂行威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鴛鴦情長。真可念。許
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聞道鴛鴦一鳥鳴。教人如有逐春情。不
見臨卽卓家女。祇爲琴中作詩聲。

鴛鴦 爾雅曰。鴛。其雛。俗名巧婦。好刺。

青張華賦 飛不羈。颺翔不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果林不過
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荇蘭。
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

百舌 唐杜甫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

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謏人。

劉禹錫吟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開關啼。花枝滿空迷處
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轉音韻多。黃鸝不聲燕無語。東方

朝日遲遲升。迎風弄影如自矜。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絳

楊路。絲蠻宛轉似娛人。一心百舌何紛紜。酡顏俠少停歌聽。墮

珥妖姬和睡聞。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頭避鷹隼。廷尉張羅

似不關。潘郎挾彈無情損。天生羽族爾甚微。舌端萬變乘春暉。

南方朱鳥一朝見。索莫無言蒿下飛。

反舌 風土記曰。視鳩。仲夏月反舌無聲。又云。能反覆其口。隨

梁劉孝綽 山人惜春暮。旭日坐花枝。復值懷春鳥。枝間弄好音。

遙喬聲迥出。赴谷響幽深。下聽長而短。時聞絕復尋。孤鳴若無
對。百轉似羣吟。昔聞屢歎昔。今嘆忽悲今。聽聞非時異。遲暮獨
傷心。

梁徐悱婦 庭樹旦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

浮寫山陽笛今作洛濱笙。注意欲留聽誤令妝不成。

宋沈約賦

谷玄造之大德播含靈于無小有反舌之微鳥亦班

名于庶鳥之嘉容之可玩因繁聲以自表其聲也驚詭啁啾繁

紆雜亂駢浮迴合品危瑣散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

子將曉亦留妍於未旦雜沓逶迤噉咻參差贊嬌動葉促轉繁

枝分官析微萬矩千規因風起嘒曳響生奇對芳辰于此月屬

今余之遵茲倦賦之喧疲愛田間之閒素眷春物而懷之聞好

音于庭樹

梁蕭子顯賦 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于春沼眷霏霏之花落愛

翹翹之今鳥無榮辱之可因弄樞機而白表爾其聲也嘹唳骨

卷九

三

結鬱抑索咽繁音瑱碎泉響噴噴或急轉赴機或緩引趨節或

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垂聲憑林

而逾厲響因風而益危

畫眉

明王世貞 驕飛初罷上林春。百舌黃鸝圖巧類。白雪似侵風裏

調青山仍隱書中聲。爭誇京兆雙鸞。別取成都十樣新。典

未除吾計得平陽。歌舞不須人。

白鷗

素質黑章。爪青純丹。體備冠距。頗類鷗鷺。

唐李白

請以雙白鷗。買君雙白鷗。白鷗如白綿。白雪恥容顏。照

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明王世貞

紺趾霜毛亦太奇。亭亭孤立夕陽移。雞羣欲挽難爲

色。鷗侶雖盟不並姿。琪樹寸紅分歷亂。碧潭雙玉照參差。知卿

久擅南州譽。曾記開元李白詞。

鷗鷺

即八哥。舊言可使取火。又云。即今牛不鷺。有孔子歌。

王世貞

屈成春寒楊柳烟。雕籠愁閉自年年。曾教府掾吳兒舞。

好聽參軍蜀國絃。欲語畏人還刺促。多才翻更恨羊眠。烟霄極

目空惆悵。笑殺韓生成過篇。

白鷗鷺

唐韋應物 鷗鷺鷗鷺衆皆如漆。爾獨如玉。鷗之鷺之衆

皆蓬蒿。下爾自三山來。三山處子下人間。綽約不裝冰雪顏。仙

卷九

三

鳥隨飛來掌上。時拂拭人心。鳥意自無猜。玉指霜毛一。同色有

時。一去凌蒼蒼。朝遊汗漫暮玉堂。巫峽雨中飛暫濕。杏花林裏

過來香。日夕依人金羽翼。立欲啣環非報德。豈不及阿母之家

青鳥兒。漢宮來往傳消息。

鷗鷺

雀屬。長喙尖尾。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

錢。鳴則天當大雪。兩雅曰。鷗鷺無巢。無雛。不知棲息。其

取。朝夕常在人間。竟不知此鳥所自來。鷗鷺

唐喬林賦

何鷗鷺之小鳥。與羽族而特殊。鷗鷺飛鳴。肖翹畢通。

金鷄玉爪。紺尾青。顧電。督機駭。火馳風趨。來何遲而去何適。似

泊之所。乳伏之節。吾自見爾。爾翻一狀。小大無別。莫涯雛孕之

源似出陶鈞之轍。亦稱王母之使。豈在神仙之列。咏啄銻銘毛。衣雪霜。惟若驚之近道。思數顧以周防。荷彈射之莫中。匪綱罟而奚張。齊姜所以遣重耳。范蠡所以逃越王。慮宴安之有毒。斯微戒以爲良。務相時而達變。豈膠柱而守常。偶來池館。非意稻梁。吾將注目而悠然已。逝色斯舉矣。而物莫之傷。旣忘情于進取。遂遊仍以翔翔。乘興于人間之世。全身于自遠之場。荷日新于運用。能獨善于行藏。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爲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精衛叩石填海 唐韓愈 易有償究者終年抱寸誠口啣山石細

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

精步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慚刺客傳。不著報譽名。

啄木 大如雀喙足皆赤毛正赤翠鳥類也淮南子曰啄木食

出 白居易 莫買寶剪刀。虛費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剪不得。

莫磨解結鐮。虛勞人氣力。我有腸中結。知君解不得。莫染紅絲

線。徒誇好顏色。我有雙淚珠。知君穿不得。莫近紅爐火。火氣徒

相逼。我有兩鬢霜。知君銷不得。刀不能剪心愁。鐮不能解腸結。

線不能穿淚珠。火不能消鬢雪。不如飲此神聖杯。萬念千憂一

時歇。

信天翁 不能捕魚。俟魚腐所得。偶墜者拾食之

新延瑞 荷錢符帶綠江空。啞鯉含鰓淺草中。波上魚鷹食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杜鵑 成都記杜宇自天降得聖帝好稼穡教人間務農後以

之位禪開明望帝死魂化爲鵑其鳴也出血始止生子青

之他鵑百鳥爲何之知有專也人遂于鵑字上加茲謂

之杜鵑赤分鳴則東草生秋分鳴則東芳歇有子

成勝也戴鵑鵑鵑周燕勝等名 即雕鵑

王 戴勝誰與爾爲名。木中作窠樹上鳴。聲聲催我急種穀。人

間向田不歸宿。紫冠采采褐羽斑。啣得蜻蜓飛過屋。可憐白鷺

滿綠池。不如戴勝知天時。

李 萬古瀟湘波上雲。化爲流血杜鵑身。長疑啄破青山色。祇

恐啼穿白日輪。花落玄宗迴蜀道。雨收工部宿江津。聲聲猶得

到君耳。不見千秋一飯塵。

唐 星點花冠道士衣。紫陽宮女化身飛。能傳上界春消息。

若到蓬山莫放歸。

羅 蜀魄千年尚怨誰。聲聲啼血血花枝。滿山明月東風夜。正

是愁人不寐時。

雉 共有十二種外者雉則諸雉可通

稱 正月雷不正聞雉必先聞

雉 長尾走且鳴詩有集雉鳴

雉 青質五采皇太后服用之

雉 青質五采皇太后服用之

雉 青質五采皇太后服用之

雉 青質五采皇太后服用之

雉 青質五采皇太后服用之

左傳少皞以五雉爲五工正

西方曰鷩攻木之工也

東方曰鷩攻土之工也

南方曰鷮攻金之工也

北方曰鷦攻石之工也

伊洛之南曰翟設五色之工也

宋鮑照雉朝飛振羽翼專場俠兩雌恃強力媒已驚翳已逼蒿

間潛殺盧矢直刺繡頭碎錦臆絕命前無怨色

梁簡文帝晨光照麥畿平野度春暉避鷹時聳角妬壘或斜飛

少年從遠役有恨意多違不如隨遊蕩羅袂拂塵衣

白雉李嶠白雉振朝聲飛來表太平楚郊疑鳳出陳寶告雞鳴

童子懷仁至中郎作賦成冀君看飲啄耿介獨含情

射雉陳肅有二月春聲動曹王俠妬媒插翳依花合芟場向野

卷九

毛

開隔田間雉近橫路見影來弦鳴青臚碎箭落錦衣推

雞五德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

碧雞山九華山雞雄相逐性不肯羣形采如鴉翠

杜甫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問俗

人情似克庖爾輩堪氣交亨育際巫峽漏司南

梁劉孝威竊脂善盜布穀難馴絲緞智淺蒼鷹害深兼資五

德歸于翰音

長鳴雞晉習微賦嘉鳴雞之令美智窮神而入靈審璇璣之迴

遠定昏明之至精應青陽于將旦忽鵠立而鳳停乃撫翼以讚

時遂延頸而長鳴若乃本其形象詳其羽儀朱冠玉璫形素並

施紛葩赫奕五色流離殊姿艷逸彩耀華披雍容鬱茂飄搖風

靡扇六翮以增輝舒毳毛而下垂違雙距之岌岌曳長尾之

迤

鳴雞宋張耒賦先生閒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

畜之既老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戡戡朱冠丹頸玄膚

蒼距矯擢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

山川蒼蒼風霞宵凝點幽窓之沉沉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

鐘鼓無聲聞振衣之隔牖忽孤奏而冷冷委更籌之雜亂和城

角之凄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

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運馬行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卷九

天

雞鳴梁簡文特雞識將曙長鳴高樹嶽啄葉疑障羽排花強欲

前意氣多驚舉飄飄獨無侶陳思助闢協狸膏邱昭妬敵安金

距丹山可愛有鳳凰金門飛舞有鸞鸞何如五德美豈勝千甲

期

關雞魏曹植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來賓進樂

方長筵坐戲客關雞閑觀房羣雄正脅赫雙翅自飛揚揮羽歌

清風悍目發朱光嘴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翕翼

獨翔翔願掌狸膏助常得擅此場雞長狸故云

雞句大雞昂然來小雞疎而待韓愈峰嶸巖盛氣洗刷凝鮮彩

主邪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伺殆金精光目相射劍戟心獨在如

无

綠眼紅喙霜毛玉羽一日鴉鵒一曰
鸛鵒性頑而傲以其昂首似傲也

鷺有升藻鴨赤色不食五穀惟啞芙蓉上垂露

三

鳧一名鴝鶒。性好沒。脚連尾不能獨行。常在水中。人至則沉。或擊之便起。青可治耳聾。青稟似鳧。

海

野鳬音張望賦惟此小易。託川湖以繁育。翩舒翮以和鳴。匪窘
惕于籠畜。澹澹洞沿。容與河洲。翔而不淹。集而不流。值汗則止
遇澤則游。淪渾裏以御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渠。娛不擇川。
隨風騰起。與濤回旋。沈窺則足撥圓波。浮泳則應排微漣。率性
命以閑放。獨遨遊而獲全。
宋王徽賦。翺翺雙鶩。體葢羽微。和鳴愧雁。麗采慚鴈。仰鵠推高。
瞻隼憚威。遵時弄音。假曰于飛。爾乃湛澹揚瀾。俯仰威儀。心矜
遠野。意暢近洲。
齊謝朓賦。夫何羅人之伎巧。薦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絕
飛驚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納綺綠之翠衿。孤雌喧而靡翼。羈

卷九

三

雌叫而莫尋。
寒鳬梁簡文帝迴水浮輕浪。沙場弄羽衣。眇眇隨山沒。離離傍
海飛。

鴈海鳬也。信鳥也。在廣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
至乃還洲。頗知風雲。鳬也。是為鴈。好浮。
杜甫江浦寒鴈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宇。隨意點春苗。雪暗
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入蕭蕭。

提壺鳥狀頭燕。色錯黃褐。春日則叫曰提壺。蓋沽美酒。
白居易厭聽秋猿催下淚。喜聞春鳥勸提壺。誰家紅樹先花發。
何處青樓有酒沽。

阿藍堆其聲似之。古樂府名。

應張祐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北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
村笛猶吹阿藍堆。
鴈鴈類。不善搏擊。飛在下無力。至手極
上。登力直翅而已。詩云。鴈戾天。
唐韓愈奉懷不覩。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
凌紫鳳羣。肯顧鴻鵠卑。
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魏明帝時。以真珠及龜脂
常吐金屑。不畏寒。所吐金謂之辟寒金。可為釵鈿。
宮人歌。不服辟寒金。乃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金。乃得君王憐。
鴝鵒大。而色白。出
中。
越王鳥似鴝鵒。而口外可受二
升。南人以爲酒杯。
交精似鳥。而高。有
毛。冠。如。火。狀。
駝鳥高七尺。色玄。足如駝。鼓翅
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鐵。
獅子禽毛黃赤。光鮮。鳴
則地動。石裂。

卷九

三

鸚鵒出波斯國。歌羊土人
極以爲患。見梁書。
鸚鵒知天。將雨。
鸚鵒胎生。從口中吐。雜
如兒。類善捕魚。相間。
十二紅羽毛紅。相間。
時樂鳥鳴云太平。天
下有道。則見。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鵲與鵲。鳥。凡三
種。皆吐而生子。

桐花鳳鸞也。小千玄鳥。來集桐花
以飲。其花及花落。則飛而飲。
有二三。其一純黑。紅足。朱喙。惟頭盡白。
白頭翁小。其二純黑。紅足。朱喙。惟頭盡白。

白頭翁小。其二純黑。紅足。朱喙。惟頭盡白。

揭藥鳥 曰克丁當寬如竹日敲擊聲

念佛鳥 大如鳩羽色黃褐翠壁間而成文音

比翼 得乃飛狀如鳥青赤色一翼一月相

揭藥鳥 居如雁自然有行列無後趾有羽文揭藥鳥

揭藥鳥 好能擊 應陰而殺蛇在上鳴蛇不敢動五更鳴不止至曙乃

揭藥鳥 搏 應 九頭 夷堅志載其身圓如一頭各

木客鳥 相欠出吉安府左翼後有文飛特高者謂之五馬前正

揭藥鳥 明之音 俗名夏雞亦能司谷旦為催

揭藥鳥 卷九 至 候乃鳴曰札山札火

揭藥鳥 種即 鴨 亦有金眼之別皆驚鳥也而有義鶻冬取小

揭藥鳥 方則是 日不于其方取食即鴉也

揭藥鳥 桑尾 春鳥 鳴 不分晝夜詩交桑尾 左傳九尾為九農正

揭藥鳥 揭藥 雀類 即 透 意 鳥 差 小 多 季 即 詩

揭藥鳥 泰吉了 有 終 如 人 分 髮 能 人 言 此 焉 哥 尤 甚 大 抵 鴉 聲 如 兄

揭藥鳥 揭藥 大 如 鴉 毛 紫 綠 色 頭 長 七 八 寸 純 食 蛇 蟻 雄 名 運 日 雞

揭藥鳥 揭藥 金 喙 鳥 也 似 鷹 而 大 土 黃 色 能 步 禁 蛇 亦 名 鴉 詔 可 為

揭藥鳥 揭藥 方 言 云 似 雞 五 色 冬 無 毛 常

揭藥鳥 揭藥 赤 保 晝 夜 常 鳴 好 自 低 昂

揭藥鳥

揭藥鳥

揭藥鳥

飯鳥 出彭蠡湖隨舟行舟人嘗搏飯拋與則接食之

細鳥 數百頭大如蠅狀如鸚鵡聲聞數里漢

蚊母鳥 形如鸚鵡大面長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口能捕魚

吐綬鳥 出夔州大如鸚鵡羽毛多黑雜以黃白首似雉丹采彪

飛涎鳥 似鼠兩翼如鳥每至曉諸棲禽已散各各占一樹

水鳥 巢居如風長頸黑尾翅常泥其巢傍為池名長水石舍

水鳥 但 以 啄 相 擊 而 鳴 人 探 巢 取 鷄 子 六 十 里 早 伏 邪 時 數

意怠 莊子曰其為鳥也紛紛然欲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有

鵲 居而設食取此也鵲字有三義師曠曰赤鵲曰鵲故南方朱

鳥 七 宿 取 名 焉 詳 匪 鵲 匪 鳥

鵲 是 鵲 也 又 鵲 之 奔 奔 此 是 也

鵲 禿 鶻 狀 如 鶻 而 大 者 高 八 尺 善 與 人 鬪 好 咬 蛇

鵲 水 鳥 一 名 汗 濁 一 名 海 河 一 名 渴 澤 即 水 老 鴉 身 形 似 鴉

鵲 把 水 滿 其 領 而 去 令 水

鵲 鵲 魚 在 陸 地 故 曰 洵 河

雜詠

獨棲鳥 梁朱超 河水聞寒已成凍寒艸愁霜慙自哀可憐無端

失林鳥 此夜逆風何處歸列網遮山不聽度懸水繞樹滑難依

細石似燕能隨雨片木作鴉猶解機但令積風多少便何患有

翼不能飛寄語故林無數鳥會入羣裏比毛衣

飛鳥 晉夏侯湛賦 見逸遊之高鳥起飄搖而殊逝羣華毛以迅

驚迴勁翼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遞。遂乃矜形遠
廓。憑虛安翔。翩翩徘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于日
光。玩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抑揚。振雙翅以高舉。舒修頸以竊
睨。目悅妙勢。心嘉羽儀。愛惠音之嚶嚶。美弱翰之參差。暫高陵
乎景外。又抑身乎雲崖。乍來乍往。若懸若垂。象流星之麗天。似
圓物之墜危。何斯遊之自得。諒悅豫之可希。苟隔川而羨魚。亦
觀翔而樂飛。

卷九

三

名物通 卷十

獸部

麟

前兩足高九尺餘。後兩足高六尺。長頸。頭高丈六。尺。鹿
牛。尾如狼。額如馬。蹄如牛。五爪。有五色。身黃。腹赤。肉紫。虎爪。龍
吻。吐日。麟北曰。麒麟。無角。牡曰。鳴。日遊。聖也。鳴曰。歸。和。項。鳴
曰。扶。秋。鳴曰。養。殺。其鳴。般般。角端有肉。麟鳳龜龍
四靈。

唐李嶠

漢祀應祥開。魯郊西狩迴。奇音中鐘呂。成角喻英才。盡
墮臨仙閣。藏書入帝臺。若驚龍吐哺。爲觀鳳凰來。

獅

說文曰。楚虎交反。爾雅曰。狻猊。音。藏。宜曰。走五百里。食虎
豹。似虎。正黃毛。淺尾端有毛大如斗。以其筋爲琴絃。一奏
諸獸孔中悉化爲水。

唐虞世南

卷十

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授其爲狀也。則筋骨

糾纏。殊姿異制。洞隱修尾。勁毫柔毳。鈎爪鋸牙。藏鋒蓄銳。耳耳
宛足。伺間借勢。暨乎奮翼。砥居倏來。忽往。瞋目電曜。發聲雷響。

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隨兕于麒麟。屈巴蛇于指掌。踐藉則林
麓摧殘。嗔呼則江河振盪。服猜心于猛氣。遂感德以依仁。同百

獸之率舞。共六極而來馴。

麟虞

白虎。黑大。不食生物。嗜則風。與。麟如雲。而無。尾極長。

晉郭璞贊

怪獸五采。尾參千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駟虞。

世嘆其仁。

贊

者犬有力。

希。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饑則馴伏。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

貳

豹

似虎而圖文黑如錢 一名程生馬
上豹毛無文
海豹出東年文身五色巢居水涯常以

亦不能燒名類詩其退其新也今驗對亦時有能

李

昭

羊羴飛名列虎侯若今逢雨露常隱南山幽

象

肉有二十種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本草云身有百獸
肉背自有分頭惟鼻是其本肉鼻為口役望頭若尾有六
牙易密取以象六文皆稱呢引

李

奔

吳戰量丹入魏墟六牙行致遠千集奉高居

狀

卷十

二

音

郭璞贊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若尾

動若丘徙

貌

狀如大風極肥甚畏日偶為隙光所射則能摩肉

音

郭璞贊貌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

熊似豕山居赤出冬整人足黑也華其堅硬者刺之不入以

能於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味苦經錄則張寧故享味美

李

導洛宜陽古乘春別館前昭儀忠漢日大傳甥周年列射

三

侯滿典師七步旋莫言舒紫梅猶與飲清泉

鹿

一歲曰麋二歲曰鹿鹿子曰麋音須一角曰天祿兩
角曰辟邪大鹿曰麋化鹿曰麋鹿分背而食食則相
呼羣居則環其角外角以防物之害
已鹿鹿其首曰角角其足曰蹄

由鹿虞人用以致羣鹿者
雲鹿出若三足牛尾郡中有災禍及使者則先鳴

兩頭鹿出永昌名茶音蔡茂
鹿大鹿羣鹿隨之皆視處所往其尾辟塵一名龍鹿

鹿善食蛇毛長狗足猶亦獸也如鹿善食木性多疑

鹿出瓊州角常額上戴科藤一枝三
四條長可一尋獵人見之不取取

鹿青黑色大者值十餘金一夜頓生四目其二夜目下

有數夜即能視此澤獸也千百為羣一壯鹿乘十他

鹿按似鹿長尾一名符按
李 涿鹿開中冀秦原開帝畿奈花開舊苑萍葉萬前詩道士

乘仙日先生折角時方懷丈夫志抗首別心期

李 月中有兔世皆謂惟月兔惟月而孕大者
兔日兔咬兔口說音送祭宗廟之禮兔日明視

李 七蔡應初擊平岡遠不稀目隨楓葉長形逐桂條乘漢月

澄秋色梁園映雪輝惟當感純孝郭郭引兵威

白兔 漢簡文表表瑞丹靈祥因舊沛四靈可遵既驗玉衡之精

千歲變形有符明月之狀豈止丹山之羽來止帝梧庶比素質

之禽得遊君園

周庚信表光鮮越雉色麗秦孤月德符徵金精表瑞

明徐渭噫吁嘻蝦蟇無翼能載昇妻宋鵲之捷寧不能飛人

言日廣千里月亦如之七為樓臺三為城吳豈斫桂不得睡帝

命牽犬而獵之妻金之宿徒有光茫趙簡之翟既以贈將豈今

持手不得獵下呼鵲也騰蒼蒼玉兔告暮暮不得庇宋鵲上天

玉兔下地

題兔 羣頭 鬼子死蘭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

猿長臂似猿大而黑好引氣

猿夜啼陳蕭詮桂月影繞通猿鳴迫人風隔簾還嘯侶臨潭自

響空掛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三聲派沾棠竟不窮

獨猴孫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獼猴似犬母猴也色

後漢王延壽賦有玉孫之狡獸形陋質而醜儀形狀類乎老公

軀體似乎小兒眼睜睜五流以眩卽視職曉以映反平從以

反寔高目而曲頸眼保反乎久歷而縈離鼻許解反以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駁許夫耳聿役以瞶通知口呼反以以餘反以餘反以餘反

歌

卷十

四

馬行曰鵠中鬣反疾行曰獸音史不行曰達音宗

馬援相法

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

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

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寬膝欲小季肋

欲長縣薄也欲厚而緩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

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又云望之大就之小筋

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肉後視見足駉

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

相馬毛

相馬毛

白馬披綵練一圓。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空留跡。月下

人則飛赴水皮堪弓韃脂可燃燈出登舟。

頻喘月奔夢驚風不用五丁士如何九折通

青牛梁劉孝威贊泰山怒特吳清神牛氣噓風噴精迴莫流

詎牽和執不入裴執狡力難京肆怒橫行朗陵望角介有瞻聲

通仙託稱妖寇所馮名震八區威凌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

仇寬獻豆膝嬰進劔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逸成圖

羊咩咩也咩咩也羊子也咩咩也五月生羔也咩咩也六月生羔也咩咩也李士

羊食口咩咩

地中及長駕以木解斷便行囑草至秋可食膺內復有種

李嬌絕飲慾流俗行驅夢逸才仙人擁石去童子馭車來夜王

含星動晨起映雪開莫言鴻漸力長牧上林隈

卷十

八

犬長喙短喙獸

犬狗形如鬼車能登木其皮用為衣履能運動人身血氣

犬狗形如鬼車能登木其皮用為衣履能運動人身血氣

犬狗形如鬼車能登木其皮用為衣履能運動人身血氣

犬狗形如鬼車能登木其皮用為衣履能運動人身血氣

犬狗形如鬼車能登木其皮用為衣履能運動人身血氣

犬狗形如鬼車能登木其皮用為衣履能運動人身血氣

犬狗形如鬼車能登木其皮用為衣履能運動人身血氣

犬狗形如鬼車能登木其皮用為衣履能運動人身血氣

犬狗形如鬼車能登木其皮用為衣履能運動人身血氣

峻厄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

獵犬晉傅玄賦希代來貢作珍王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

鈎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頸潤腋廣前拍後豐顙

促耳長又緩口舒節怒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若

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睛震茹黃而惛宋鵲今

越鈔古而揚名于是尋漏跡躡遺踪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逸朝

鳥之輕機兮絕猛狩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今逾窮冥而騰起

凌岡越壑橫山超谷原無遁逸林無隱鹿顧正隰以嬉遊今步

蘭皋而踣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采以待蹤逐東郭

之狡兔

獸

卷十

九

貓鼻常冷夏至一日暖一名烏圓一名白老

纖鈎時得小溪魚飽卧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言尸

素在吾廬

覓得狐奴大有情烏髯一點抱唇生牡丹架煖眠春晝薄荷香

濃醉曉晴分睡掌中頻洗面引兒窻下自呼名溪魚不惜

鼠

種類最多鼠鼠類則有自死則無

水鼠鮒魚善食水鼠每揭尾沙際以指鼠鼠以其

水鼠鮒魚善食水鼠每揭尾沙際以指鼠鼠以其

水鼠鮒魚善食水鼠每揭尾沙際以指鼠鼠以其

一 是然則可乎也

江西贛州繁昌縣形似琵琶自稱古州

蛇一日黑蛇種類甚多爾雅所載惟蝮蛇蝮蛇四蛇蛇無足

而飛蛇蛇最大稱爲王蛇蝮蛇形短而扁獨胎產黃領尖口黃黑色折母腹而出蛇蝮蛇頭大頭色如紋綴文間有毛似

禾葉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云蛇色與土色相類所

在右之語曰爲蛇推爲蛇將若何則又似蛇而小者

巴蛇能吞象鱗中有細虫曰蟻蟻人成瘡以狀葉傳之則念

素鼻蛇巢其穴下者有塔蜂其巢中

蛇大者如杜食鹿常出逐鹿捕者滿頭神花趨赴蛇喜

必駐視漸近俯其首大吐紅涎示其頭益俯不動壯士

大切斷其首其牙尤重能碎不祥其嚙上句在頭中句

在心下句近尾欲試其偽則取米粒許著淨水上浮者

爲真

新蛇白花蛇也頭長小角斜呢生佛指印項透真珠白點背

腹方勝秋諸蛇鼻生向下此獨向上諸蛇城閉眼此則

眼開如活若生舒舒兩界間者則一開一閉

蛇有足五月五日取蛇燒之今燕以酒沃之則出

復生者三乃已性嗜睡能橫飛不能上騰

九肋者出汪江

卷十

龜一名神字水居陸生以思化其龜以

龜記龜去龜寡也頭下骨能毒人

龜類

魚有力日嫩魚枕謂之小魚勝謂之心以魚體中有毒如

魚乙之形也魚尾謂之丙魚字曰鯢西南夷呼魚曰鯢

紫以蛇足害人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魚日念音沈魚掉尾日鯢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公魚出雲南水

鯢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無

厚今勝以向

蟬因雀變化不逐月齡。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相好全如楚端倪祇爲隋寧同蚌頭惡但與蟬相持。

蟬爾雅曰蟬其行郭索和之登車執一穗以朝其祀然後從其所之一名鼓蟬一名長卿小者曰蟬又曰石蟬。

蟬者律蕭乘流障之名蟬節。惟曰蟬蟬蟬曰蟬節。

海蟹皮日休維甲青筐染箔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

帆覺失伴惟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瑣珞形容好箇似蟬。病

中無用雙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

陸龜蒙答藥杯應阻蟹螯香却寄江邊採捕郎。自是楊雄知郭

索且非何胤取餓饑骨清猶似含春藹沫白還疑帶海霜強作

詩介

卷上

六

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鮫魚即江魚

琵琶魚鱗似之

新婦魚長一丈

鮓魚如鮓四足長尾能上樹聲

印魚印魚先印封之

江瑋柱即瑋之大者

石華附石生

蛤蚧產雲南元江桂樹中其雄聲曰蛤雌聲曰蚧聲相和然

附鳥屬玉似鳧長頸赤目紫紺濯濯出青丘狀如鳩梵梵形如

蟲牙部音蟬有足曰蟲無足曰蟬

蟬有十二種。蟬蛻脫殼而成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

蛻不脫者至秋則蛻上有一角如花冠名蟬花。大者曰

蟬小者曰蟬。形聲大而黑無口而索鳴。一名蟬蟬。一

名復育一名玄蟲。雄者能鳴雌者啞而無聲。即蟬蟬一

梁格雲。避雀芳枝裏飛空華殿曲天寒響屢嘶日暮聲逾促繁

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表清輕身易知足。

陳劉剛。聲流上林苑影入侍臣冠得飲玄天露何辭高柳寒

江總。白露涼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噪林柳流響遍臺池村聲

如易得尋忽却難知。

隋王山禮。園柳吟良久嘶蟬應序驚露下綬恒濕風高翅轉輕

葉疎飛更迥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翳遂入蔡琴聲。

唐陸雲賦。夫頭上有綬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

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險也應候守實則其信也如以冠

冕則其容也飄如飛焱之連驚風眇如輕雲之麗太陽不御草

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

唐馬吉甫賦。三危露結四野雲平蒼茫日暮爽朗天明托高枝

以蔽影竄密葉以流聲匝池臺之響亮洞岩壑之清冷群吟則

少懼孤引則多驚時行時止有虧有盈疑紡絡之雙至似蕭韶

之九成避雀飛急迎風翅輕飾異裁新樣圓冠有舊名雖屈蟬

蟬之斧終齊鵬鵠之情應從軫而方遠赴調絃而轉麗繁音

通進。顧白雪而難酬。逸韻爭馳。對薰風而莫繼。足使牧子興感。

雍門下涕。降祥鶴於雲端。出潛魚于水際。

宋歐陽修賦。爰有一物。鳴于樹巔。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

嘆。嗚呼。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繼而還連。吐孤韻

以雜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

能變化者耶。出自糞壤。慕清虛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耶。嘉

木茂樹。喜清陰者耶。呼吸風露。能尸解者耶。綽約雙鬟。修嫵媚

者耶。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

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吟。一氣候至。百

蟲驚。今嬌兒姹女。語鵲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

可愛。今引腹動股。豈勉強而為之。今至于汙池濁水。得雨而貼

今飲泉食土。長夜而歌。今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今

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

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

早蟬。梁范雲。生隨春冰薄。質與秋塵輕。端綏挹宵液。飛音承露

清。

後梁沈君攸。日莫野風生。林蟬候節鳴。望枝疑數處。尋空定一

聲。地幽吟不斷。葉動噪羣驚。獨有河陽令。偏嫌秋翅輕。

盧同。泉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還在樹枝間。

僧貫休。尋常看不見。花落樹多苔。忽向高枝發。又從何處來。風

清聲更揭。月苦思彌哀。多少求名者。年年被爾催。

秋蟬。唐虞世南。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

秋風。

駱賓王。九秋行已暮。一枝聊暫安。隱榆非諫楚。噪柳異悲潘。分

形枉。薄髮鏤影飾危冠。自憐疎影斷。荒林夕吹寒。

寒蟬。陳張正見。寒蟬噪楊柳。朔吹犯梧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

共空。聲疎飲露後。唱絕斷烟中。還因搖落處。寂寞盡秋風。

螢。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一名丹鳥。北地也。別有

螢。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一名丹鳥。北地也。別有

梁簡文帝。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輕。騰空數星隕。拂樹若花生。

井疑神火。炤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怯此身輕。

梁元帝。著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

梁沈旋。火中變腐艸。明滅靡恒調。雨墜弗虧光。陽昇反奪炤。泊

樹類奔星。集艸疑餘燦。望之如可灼。損之徒有燿。

唐虞世南。的歷流光小。飄揚弱翅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唐李百藥。窓裏憐燈暗。階前長月明。不辭逢露濕。祇為重宵行。

唐杜甫。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

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李嘉祐。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

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此傍簷檠。

子 221—827

水殿清風玉戶開。飛花千點去還來。無風無月長門夜。偏

到堦前點綠苔。

唐徐寅 月隱西樓夜影空。透簾穿幙達房櫺。流光堪在珠璣列。

爲火不生榆柳中。一點通黃卷字。輕輕化出綠蕪叢。欲知應

候何時節。六月初迎大暑風。

晉潘岳賦 類若飛電之宵逝。嗟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

隋珠。熠熠燿燿。若丹英之焰葩。飄飄耿耿。若流金之在沙。載飛

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

梁蕭和賦 聊披書以娛性。悅艸螢之夜翔。乍依欄而回亮。或傍

牖而舒光。忽翔飛而暫隱。時凌空而更颺。竹依窓而度影。蘭因

蟲

卷十

二十三

風而送香。此時逸趣方道。良夜淹留。眺姮娥之澄景。觀熠燿之

羣遊。類乾沙之飛火。若清漢之星流。入玄夜而光淨。出明燈而

色幽。時臨池而汎影。與列宿而俱浮。覺更籌之稍竭。見微光之

漸收。

月中螢 梁紀少瑜 遠度時依幕。斜來如畏臆。向月光還盡。臨池

影更雙。

熠燿螢 陳楊縉 秋窓餘燭盡。入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恒然詎

落灰。飛影黃金散。依稀縹帙開。含明終不息。夜月空徘徊。

秋蟲 唐駱賓王 玉趾分靜夜。金光曜晚涼。含輝宜泛月。帶火怯

波霜。散綠繁虛牖。懸花繞洞房。下帷如不見。當解借餘光。

水螢 唐李子卿賦 水螢惟蟲。惟蟲能天。彼何爲而化。此何事

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取于蟹。足能自運。亦何憐于蛇。其形也

蠢爾。其光也爛然。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

于頴川。明不可以並時。故當晝而潛曜。暗不可以同德。故候夜

而開明。近而察之。若海底之陰火。遠而望也。譬山邊之寒燐。

倘欲觀書。顧不惜于餘燭。如將按劍。非有意于暗投。

蝶 梁簡文 空園暮烟起。迢迢獨未歸。翠黛藏高柳。紅蓮拂水衣。復

此從風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

唐李商隱 長眉畫了綉簾開。碧玉行收白玉臺。爲問翠釵釵上

鳳。不知香頸爲誰迴。

唐

卷十

二十三

唐陽公主嫁時裝。八字宮眉粉額黃。見我伴羞頻媚影。不知身

屬冶遊郎。

羅隱 漢王刀筆精。寫爾通天生。舞巧何妨急。飛高所恨輕。

鄭谷 尋豔復尋香。似閒還似忙。緩烟沈蕙徑。微雨宿花房。青幌

輕隨夢。歌樓悞採芳。王孫深屬意。綉入舞衣裳。

唐徐寅 拂綠穿紅麗日長。一生心事住春光。最嫌神女來行雨。

愛伴西施去採香。風定只應攢藥粉。夜深長是宿花房。鳴蟬宿

分弄爲空。空解三秋噪夕陽。

素蝶

梁劉孝綽

隨車繞綠蕙。避雀隱青薇。映日忽終起。因風乍

降歸。出沒花中見。參差葉際飛。芳華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蝶依草

梁徐昉

秋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乃知不夢作。眠覺也

恒飛。

蟬蟻

蟬蟻一名不翅。又曰蟬以能捷飛。名天馬。其卵

晉成公綏賦

仰乃茂陰。俯綠條枝。冠角異裁。足翹跂。跂尋喬木

而上綴。從蔓艸而下垂。戴翼鷹跂。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斧高

抗。鳥伏蛇騰。鶴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蟬而逞壯。距車輪

而軒翥。固齊侯之所尚。

蚊

長喙細身。又曰蠅。胎蠅蚊類也。

蟲類

卷十

二十四

百傳通賦

水與艸其漸茹。育茲孽而為蚊。嗜味銳於秋毫。刺錐

利于芒鉞。無胎卵而化生。傳物翼而能飛。聲孟夏以朋起。迄季

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群聲而成雷。肆慘毒于有生。乃食

膚以療飢。妨農功于南畝。廢女紅于杆機。

科斗

爾雅曰。汙東

唐岑參

臨池美科斗。美爾繁有餘。不憂網與釣。幸得免為魚。且

願充文字。登君尺素書。

焦螟

列子

江浦之間。生度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角也。

棲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畫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

其形。師曠方夜側耳。俯首聽之。弗聞其聲。惟黃帝與廣成子居

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條以神視。歛然見之。若嵩山之

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

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未足喻其大。

蜂

百。花。釀。密。蜂。也。

土蜂在地中作房者。

大黃蜂在屋上作房。即漆以固。底陰陽在尾末。

壺蜂即黑蜂。端有岐者。此蜂者。壯嶺南人作饌食之。

蜜蜂尾有刺。獨為王者。無之。兩銜應潮。檀弓曰。范。

黃蠟蜂。蠟也。凡蜂作密皆結房。房中藏蜜。取密房則成蠟。

白蠟。蟲蠟也。其蟲取蜜。冬青樹枝上。每繭藏蟲數百。細如

絲。髮。此為種子。秋冬剪取。藏之。及春將種子。縛置樹

上。蟲出。食樹津液。因而放。蠟漫注于枝。柄及成。制

取而烹鍊。之白如雪。

梁簡文。逐風從汎漾。炤日乍依微。知君不留盼。嚙花空自飛。

李商隱。沙苑華池爛熳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宛如腰細纔勝露。

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空密盡。碧簾迢遞霧巢空。青陵粉

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

密蜂。晉郭璞賦。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

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

蜘蛛 一日登小者蟻。又曰尺蠖。又曰蜘蛛。長脚者蟻。子花者名天。蛇牽絲山。谷樹木間。觸其毒。秦凡湯解之。又有蛛。似蜘蛛。在穴中者。

孟郊 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蠶身與汝身。汝身何太訛。蠶身不爲已。汝身不爲他。蠶絲爲衣裳。汝身爲網羅。濟物既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恨。其將奈爾何。

晉成公綏賦 吐絲屬絡。布網引綱。纖羅絡幕。綺錯交張。

蠟蛾

唐孟郊 燈前飛舞蛾。厭主何太切。想爾飛來心。畏明不畏滅。天

蟲考

卷十

二十六

若百尺高。應去摘明月。

蛙

唐楊牧 兔邊分玉樹。龍底躍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

長尾蠟也。常爲蠅牛所食。術家以器盛之。食以丹砂。滿七言十二時。易色也。一名蠟蛾。一名蠟虎。

名蠟蛾。一物四名。即壁虎。

蘇軾 黃雞啄蠟如啄黍。窓間守宮稱蠟虎。關中繳尾何飛蟲。巧捷工夫在腰臂。跂跂脉脉善緣壁。陋質從來誰比數。今年歲早號蜥蜴。狂走兒童聞歌舞。能啣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龍覓雲雨。守宮努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

自是官中一粒丹。記時何易守時難。驚夢冷情初斷蜥蜴。竟

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劍滑茜花光。映玉鈎寒。幾回試卷香羅袖。留與君家細細看。

天牛 皂角末五六月多大黑蟲。俗呼天牛。

朱蘇軾 兩角徒自張。空飛不服箱。爲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

蝸牛 爾雅曰。蝸。蝸。音夷。出。即蝸也。小者蝸。

蘇軾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止。竟作枯壁枯。

鬼蝶 一足着木。如乾木葉。

蘇軾 雙眉卷鐵絲。兩翅疊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蟬 音蒲。書中。蠶魚也。名壁魚。

唐李遠 蟬細粉光鮮。開書亂眼前。透懸疑漏網。落研自流泉。潛

蟲考

卷十

二十七

穴河圖內吞鈎乙字。邊莫言。蟬小。食盡白蘋篇。

計蟬露布 非羽非蟲。蛇蛭若長蛇。列陣出經入史。奔馳隱戰馬。

挑鋒。貪神仙之畫。而五色爲腸。食賢聖之精。而千秋晦跡。殺字。

如草。假道猶龍。因瑯弓寶劍之難加。致斷簡殘編之莫救。鑽琅。

函而侵錦字。受秘秩而閱寶符。古人之猶柏幾盡。文章之神骨。

半埋。恨血盈篇。冤聲震策。其等以筆花充劍花。開卷拂拭。假書。

草爲檄。艸。撥墨靖銷。黎光豈下策之火攻。犀炤固奇計之水戰。

剝膚鉗髓。彼何力之能支。薰骨腐腸。悔惜書之已晚。俾學士冥。

心考古。觀風雲月露之全。今。卿。嫫。者。意。藏。奇。無。蹤。蕞。凡。殘。之。提。書。時。發。馳。報。宵。征。

蠅大如指似蠶出葵中獨行故
東山詩以比教然獨宿者

草螽
宿羊也

蠅瓜中黃甲子蟲一名守瓜

強蚌
水中蚌子

螂蛆
蜈蚣也能食蛇腦

蟻
水蟻

黃輓

商距
即馬岐

蛸
井中蟲也

蜣
小黑蟲喜自經

蜚
剖母背而出

蟪蛄
旱蟲也

蟪蛄
音英
寒蟪

卷十

三十

物性考

天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驗風雲以表
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
應。是以宋襄失德。孕輶之鵠過都。伯姬大祥。焚巢之鳥叫號四
國。未火。木母振條。衆鳥夾日。南風改服。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
之明符也。鳥獸之通靈于天。昭昭矣。

邵康節云。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
在根。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
地。而升降以津。動者取氣于地。而乘載以地。植者取津于地。而

物性考

生養以天。本諸天者。體溫。本諸地者。體冷。陰陽之分也。植物去
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肉則死。神在中也。

飛者棲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棲草。食草。虎豹之毛。猶
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

者不順。在風在地者。順。走之類上。曉接下。飛之類下。曉接上。類
使然也。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龜黿鵝鳬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風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行。則健。故曰。風馬牛不相及。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

來。但觀鳥之所向。
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為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

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着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

物有貴賤。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是胎生貴于卵生也。卵而陸生。自能開閉。卵而濕生者。則不能矣。是陸又貴于濕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隨氣化而成。其為物益微矣。是濕又貴于化矣。此動物之異也。卽以此推之。植物草木可揮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活者。卵生類也。荷葉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之異也。鱗虫皆卵生也。獨海鯢胎生。故其為物最巨。

胎生者。眼有胞。濕生者。眼無胞。常不瞑也。故不寐。化生者。眼無數。惟有黑點耳。又其微也。蚌蛤則無目也。

物性考

二

鷹鷂能持雁鷺。而反受逐于鵲。鵲非力不及也。智不及也。崖鷂能持鵲。鷺而不能得飛。鵲非其飛之不能及也。不能鵲鷂也。物有相資以生者。瑣蛤腹蟹也。物有相待以動者。水母目蝦也。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于物。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之精。龜之異以殼。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星。蚌之異以珠。故胎月。麝之異以膻。故香可通關。鹿之異以角。故可補虛。獺之異以肝。故月生葉。而可祛瘡。狸之異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往也。玳瑁之異以甲。故可器。鱸魚胎生也。其異以皮。故可作鞘。鱗角鳳嘴也。其異以膠。可以續斷。絃象以牙。翠以羽。魚以鱗。是皆有異于物。而得氣之盛者也。

土重不息。凡鳥之死。皆散於風。

雁順陰陽而南北。魚順陰陽而上下。鸞燕蛇蛙。順陰陽而出入。江之水族。如揚子大江。族類各有所限。江蟬至潯陽則少。鮪魚至鴨欄磯則少。麴條魚。惟城陵磯。冬至前後始有之。其理猶鶻。鶻不踰濟。貉踰淮而死是也。

喘蟻之重。多蟻生。蛸翅之物。多水虫生。

虫風族也。魚水族也。介虫石族也。是以螺螄多附石。從其類也。甲虫木之族也。螢腐草生也。商羊腐木生也。皆食于草木。而附于草木。

林棲之羽。似葉。草宿之毛。似草。螭蟻蛸。土族也。故土居而土。

物性考

三

食岩石。蚕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

鱖虫有蟄。龍蛇是也。羽虫有蟄。鸞燕是也。毛虫有蟄。黃鼠是也。介虫有蟄。龜鼈是也。

南海中秋有月。則蚌蛤生珠。

雄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

馬蹄圓。屬陽。牛蹄拆。屬陰。馬臥起。自前足。牛臥起。自後足。

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

萬物皆生虫。而水則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同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虫則火鼠也。南方雞亦食火。陰山以北。積雪不消。其中。

生蛆其大如瓢。味極甘美。儒門事親書中云。民家一鉄鍋。底上起一鉄泡。鏽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甚硬。是金鉄中虫也。虎每月望前耳能聽。目不能視。望後目能見。耳不能聽。又有胃無脾。亦造物限制之也。狐狼知孤虛。虎豹識衝破。

天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比垂皆有奇耦。氣分不同。天一地二。人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爲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

物性考

四

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虫。虫八月而生。餘各從其類。

鳥魚生於陰。而屬于陽。故皆卵生。魚遊于水。鳥遊于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

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而冬蟄。鼈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

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蠟。食肉者勇藝而悍。食氣者

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屬屬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碑。鳴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于鐘上。竄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蜥蜴其形似鬼。頭性好程。故用之刀柄上。螭螭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于碑文上。金貌形似獅。性好火。故立香爐蓋上。椒圖形似螺。獅性好閉口。故立于門上。蚩蚩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于護朽上。鰲魚形似龍。性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吻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用

物性考

五

巡警 出山海經博物志

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

龍脂可以然鐵。駝糞能殺壁虫。瓜兩蒂。菓雙仁者。皆能殺人生人。髮掛樹上。鳥鳥不敢食其實。

誤吞銅鐵。葶藶解之。誤吞稻芒。鵝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水。

解之。誤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鵠鵠毒。田泥解之。中諸藥毒。甘草。

解之。中砒毒。綠苴解之。中鉛錫毒。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麝毒。蘿蔔解之。中瘕狗毒。斑毛解之。中菌草毒。地漿。

解之。烟熏死者。蘿蔔汁解之。諸虫入耳。生油灌之。

騰蛇無足而飛。展尾五技而窮。是多之屈于寡也。玄蟬饑而深。

遇虎而鳴。鵝飛則城沉。鵝鳴則蛇結。鼉一鳴而龜伏。獨一叫而猿散。鵝激矢。鷲毛脫。楊居路。蠶蓋除。鵝使虎申。蛇令豹止。鵝令蜩仰。鼠令猿伏。鵝令魚沸。

羚羊掛角。塵以涎拒。虎望鼻。貉曲穴。兔三窟。蛇窟。剔香。狢也。犴也。蚡蛤也。寤則自斷其尾。蛭蛻轉丸而嘔。莫狢粘。蟻蛭而乳。蟻熊抵其白。蟻蛇順其黃。獬豸夏宿水澤。冬宿松柏。雙魚綠竹。菴龜登木。王鮪岫居。丙魚穴處。

海鵝之頂五尺。海燕擬于鳩。鵝擬于燕。海牛之皮可韃。海豹之皮可韃。海驢之皮辟濡。潮州有盈尺之蟻。祖州有八尺之鰩。交廣之蝦蟇。四丈黃州。蚰蛆表丈。南越蚰蛆之皮。可以鞣鼓。思州

物性考

八

有鵝毳之艇。武陽滇池有一斤千頭之魚。伊水有三足之龜。水有三足之鼈。奇。肱有兩頭之鳥。互人有六首之鰐。海陽有專車之蟹。女丑有十里之蟹。

土獾也。獾羊也。諸獾也。駭駭也。夫麟也。四角之獸也。長右也。獾地也。四耳之獸也。康也。山馬也。四目之獸也。獬豸。駭。駭。疏。獾也。一角之獸也。從從六足。獬三足。獬脰九首。葵茂兩頭。

一足之鳥。有橐。有跛。踵有單方。有商羊。三足者。有瞿。有酸。雞。三首之鳥。有鵝。余九首之鳥。有鵝。有鬼車。鵝四足。鵝六足。鵝傷六足而三首。鵝魚鰩。遺鵝。鵝皆六足。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鰩魚十翼。

無知化有知也。稷米為餅。腐草為螢。朽木為蠹。朽稻為蠹。朽竹為蠹。腐箇為蜻蛉。朽爪為蠹。魚荇葉為蠹。蒿為蜻蛉之類是也。禽魚之互化也。田鼠之為鴉。田雞之為鴉。雉之為鴉。燕雀之為鴉。蛤寒鳥之為鴉。公鴉蛇為鴉。水蠶為鴉。鼉鼠為鴉。老獺為鴉。石首魚為鴉。冠冕鴉為鴉。鴉為布穀。布穀復為鴉也。龍亦為鴉。服翼亦為鴉。魁蛤黃魚為鴉。鵝鵝泡魚為鴉。海鯨為虎。海魚為黃雀。外骨龜屬。內骨龜屬。却行蟻屬。不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以頭鳴蛙屬。以注鳴精列屬。化滅。以旁鳴蟬屬。以翼鳴發皇屬。以股鳴蚣蟬屬。以胸鳴

物性考

九

天鵝之為莎雞也。蜚鴻之為蟻蟻也。蒲盧之為蜾蠃也。蛤之為蝦蟇也。白魚之為衣也。王孫之為猴也。白鳥之為蚊也。赤鳥之為螢也。皆以大名小者也。蟬鼠之為牛也。以小名大者也。合桃來鳥。極梨來蜂。松柏來鼠。人子之藤來象。降真集香來鶴。燕葛刺之椒來鳳凰。

人嘗以五木候五穀之豐儉。虫食桃則粟儉。食李則黍儉。食杏則麥儉。杏多實不虫者。來歲穰。大葵不虫者。牛馬賤。秋葵下草水生者。牛馬貴。

梧之葉。花菰之實。羊之魁。藕之蒂。皆識閭者也。黃楊當盛。歲長守宮之槐。朝聶。胡椒之葉。朝展夕聶。赤箭也。獨活也。皆無風獨

提銀杏乙夜而花。丙夜而實。美人草聞吳歎而舞。紫微。極之則頭。沙筋聞人聲則縮。牧靡之樹。曝之日則濕。雀芋處濕地而燥。慈孝竹一歲再笋。

南中之澤有石髮焉。隨晦朔生死。割漆者以昧旦。樹蘭者以女子。種胡麻者必夫婦俱。潯陽之楠。西榮則冬枯。大庾之梅。南煖而北寒。梓河之交讓也。兩樹相代而為盛衰。竹米而枯。蕉花而稿。松柏飴而稿。

萌瓜有鱗鬣焉。質管有髮。規焉。卷施拔其心不死。水藤斷其根輒生。芸蒿可以死而復榮。涪陵有靈壽之木。高潯州有千歲之藤。伊尹墓之棘直。周公墓有模木。其葉四時代色。

物性考

十

容梧之蒿可棟。蘇門荅刺之瓜茄。一種而五歲。儋州荷。四時作花。暹羅之稻粒盈寸。羅昌之麻實如蓮荷。

端溪有肉樹。東海有倒生木。蝕之則葉翕。施州有普合樹。四時作花。其花有種。邛州有芙蓉木。五色代變。隨州有菱花藤。朝暈異色。上黨有不灰木。薰以石腦油則燃。大食之西有嬰彌之樹。見人喜則笑。摘之則稿。真臘有勒佉之樹。露雨之際。輒產紫餅。交州有蜜香樹。一本四香而四十有二狀。廣州有膏藤。其藤可以陸地行舟。南荒有如何之樹。其實似聚。其長五尺。剖以金刀。則甘。蘆刀則辛。竹刀則苦。木刀則酢。東南荒有綺縞之樹。三百歲而花。又二百歲而實。東荒有粗稼樵樹。三千歲花。九千歲實。

歲甘則薺草先焉。歲苦則葶藶先焉。歲惡則水藻先焉。歲旱則葵藜先焉。歲雨則藹先焉。歲病則艾先焉。歲流徙蓬草先焉。菱荷叱蠱。葵莢知朔。芙蓉晝炕。菱花夜炕。合歡夕珥。

荷之綠也。藍之青也。藟之紫也。緞之綠也。梔之黃也。櫟斗之皂也。蘇木之赤也。槐夾之黃也。皆丹青之佐也。

瓊州有占風草。與化有候潮莢。常山有護門草。蝕之則叱。然有聲。衡黎洪饒之間有草。厚巴。西有草。敗交荷多草。蜜。

管子曰。榮下于壘。壘下于莧。莧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藎。藎下于蔓。蔓下于萍。萍下于蕭。蕭下于薜。薜下于桂。桂下于茅。凡彼草木有二十衰。

物性考

十一

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十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初傳。則未嘗死也。

凡草木之初生曰甲。既秀曰英。草曰榮。木曰華。草曰夭。木曰喬。草曰豐。木曰灌。草曰薄。木曰叢。草曰樵。木曰落。草曰芳。木曰佳。

通微 屠隆志

孔子知赤雀。卿書爲禹石函之文。知防風骨節專車。識桔矢爲蕭慎氏之物。知一足兩股爲商羊。土之性爲獐羊。大如斗。赤如日。甘如蜜者爲萍實。顏回聞婦人哭。知其所苦以爲類完山之鳥。晏子知泰山二神。子產知實沉爲參神。臺駘爲汾神。管子知山神。俞兒見之。霸天下。又知駁馬爲虎所伏。東方朔知水木之精名藻。廉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知獨足鶴爲畢方。知駟牙知鑊空枕。知太乙星。知柔毫水藻。禱知鏡火山產明莖。艸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炤見鬼物之形。仙人寧封嘗服此艸。夜見腹光通外。知吉雲地神馬步景駒。知古泰獄地赤肝虫。爲積憂所結。

通微

十二

得酒而解。知能言龜飲桂露。知神女巨靈。知地日艸食之使人不老。知鳴鴻刀乃黃帝採首山之銅所鑄。知八荒外艸木禽獸人物之形。漢宣帝發上郡觀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劉向據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竄竄帝乃梏之。疏屬山蔡邕識柯庭之笛。辨饗下之桐。終軍知一角五蹄之獸。應在外夷慕化而至。知豹文鼠出爾雅。張寬知渭橋子乃天上主祭祀神現。賈逵知鸞鷟。樊英知殿前鐘忽大鳴。是蜀銅山崩。母崩子鳴也。嚴君平知客星犯牛女。又知客所取爲織女支機石。諸葛恪知猊囊山精如小兒。陸敬叔知彭侯。黑狗無尾。郭子瑱知豹子山有丹蘂。寒荷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奔霄室。

望嶠閣。曹稚川知九品神丹五芝。木威喜芝。猿人芝。飛節芝。草芝。肉芝。靈寶五符。開山却害符。服珠王法。孫吳胡綜掘地得銅

匣。長二尺四寸。知爲秦始皇東遊金陵。以此當王氣。張華知臨平石鼓。知九館龍洞。知然石。知海鳧毛。龍鮓肉。豐城寶。龍穴玉。漿。知銅澡盤晨夕鳴。與洛陽官鐘相應。束皙知顯節陵科斗策。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亡新威斗。王子年知霞漿。夜明玉。知帝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若星月出入。名貫月槎。亦曰掛星槎。有羽人仙客棲息其上。知蒼梧之野有珠丘。細風吹如塵起。名珠塵。服之不滅。帶之身輕。陶貞白知金陵句曲華陽洞天有神芝。白璧。丹砂。寶金。知句曲山下有石室銀

通微

十三

戶方員百里。又知六天鬼神之官。段成式知四天曰常融。王隆光度。覆奕。三清曰大赤。禹餘糧。清微。又知鄴都稻名重思。又知地下主爲東西南北曰明公。又知名在琳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服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有迴瀾。又知三尸仙藥。句曲五芝。知天山神名渾敦。知東王公諱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此皆庶識中含。靈心外朗。洞晰王才。妙通八荒者也。



名物考十卷

門府藏本

明劉侗撰侗有帝京景物畧已著錄是書分二十
三部附物理考通微志二篇皆采輯類書而成卷
帙無多搜羅甚隘不足以供考核也